中国医学大系

曹炳章 原编 孔伟 孔云 论分册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

（第九册）

原辑 曹炳章

主校 樊正伦

协校 张年顺　芮立新　闫志安
宋乃光　吴少祯　田思胜
胡国臣　张林国　孔　立
蕲丽霞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医学大成　（9）/樊正伦主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89-657-9

Ⅰ．中…　Ⅱ．樊…　Ⅲ．中国医药学-全集　Ⅳ．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114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608 千字
印　张：62.5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2000
书　号：ISBN7-80089-657-9/R・656
定　价：113.00 元

《中国医学大成》整理委员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川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余瀛鳌　张灿玾　郭霭春　颜正华

主任委员 余　靖

副主任委员 胡国臣　傅　芳　宋志恒　张年顺
田思胜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居英　孔　立　王　凯　王国辰
田思胜　冯兴中　李东晓　李世华
李振波　李志庸　刘清国　闫志安
芮立新　吴少祯　宋乃光　杨利平
杨金萍　张年顺　张林国　张　琨
胡国臣　赵含森　郭洪耀　夏魁周
高　萍　谭　红　樊正伦　潘桂娟

总 策 划 樊正伦　吴少祯

责任编辑 吴少祯

前　言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近代浙江鄞县曹妙乡人，商人曹显卿之子。炳章幼承庭训，学习经商，拜师于绍兴方晓安门下。时年尚少，即志在医，料理业务之余，则诵读医经，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其师见其可造，赠以《内经》、《金匮》及历代医书。自此，益刻苦自励，晨夕研求，历七载而妙悟医理，声誉鹊起。年二十余，应聘任春成及致大药栈经理，兼行医。此时，财力稍裕，则广收医药孤本秘籍，揣摩研读，学术益精。光绪癸卯（1903）年，浙江名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药月报》，邀请炳章任编辑，遂得以问业于何氏，并钻研叶、薛、吴、王四家温暑治法，医道乃大行。先后应诊于同善、同义药局，并创办“和剂药局”，日治近百人，皆应手奏效，危险大症，无不药到病除，名望日隆，病家争先延致。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炳章出任绍兴分会评议，首倡改良药品，并创办医药卫生报，订正丸散方及炮制药物法，以身作则，旨在振兴中医，造福病家。1920年废止中医事起，炳章被公举为绍兴医药学会会长，与裘吉生等代表中医界赴南京请愿，并组织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南京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在此期间，他面对海禁开放，西学东渐，中医衰落之情状，应大东书局之请，奋而约集名医，遍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抄本，进行整理，共同批校圈注，补阙正谬。历三十年，于万种古籍中，精选出365种，编成巨帙，名曰《中国医学大成》。炳章不仅汇编此书，其自著医书亦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刊行外，尚有22种未梓，其手稿仍存。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为中医古籍的保存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在当时倍受中医界的推崇，认为此书是“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原书共计365种，分13类，曰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以及痘疹、推拿、疑难杂症等。每书均写有提要，以明此书之来历、内容之要点；每一类之中均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以便考证。可惜此书刊行未半，日本人侵入，印刷被迫中断，仅有136种问世。199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岳麓书社均将曹氏所刊之书影印出版。之后，岳麓书社又将曹氏已列书目而未刊的医书，稍作调整增补，作“续编”影印刊行，完成了曹氏未完成的大业。

《中国医学大成》的编纂对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秘籍。是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殆有万余种，约集名医，精校圈点，厘订精选365种。其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匮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匮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瘟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其次，系统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曹氏将其所选医籍分为13类，每一类之中则按朝代先后为序，每一种书之前有提要，简介全书要点，这样，尽管全书博大，但条理清晰、系统连贯，阅一书则遍览历代医论，窥一类则尽知各家学说，中医精论全在此书之中。再次，普及

推广了中医学术理论。当时正值废止中医案起之时，中医学术低迷衰微，此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支兴奋剂，使整个中医界振奋起来，叹为观止。不仅如此，就对提高整体中医素质，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言，此书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凡治医者，非博览存书，无以阐明医术，医术不精，何谈着手成春？然秦汉至今，医书逾万，即使毕生考校，犹恐不能，况且一般人所购医书，版本不良，校勘不精，错误百出，怎能精通医理？此书一出，实为业医之准绳，医门之法律，而被称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即使现在也同样如此！

鉴于此，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新对此书（仅限于曹炳章厘定刊行的136种）进行点校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需要。

此次整理，在尽量维护原书风格的同时，进行了必要地调整，以方便当今读者阅读，几点原则，简述如下：

1. 全书以现代简化字，标点符号横排；

2. 由于版式的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律径改为“下”、“上”；

3. 出于今人的用字习惯，原书“已上”、“已下”一律径改为“以上”、“以下”，量词“钟”径改为“盅”；

4. 中药名称除将“黄耆”径改为“黄芪”外，一律不作改动；

5. 凡属书名，一律加书名号，不出注；

6. 如明显系由刊刻，抄写等所致的错误，则径予改正。如“灸甘草”改为“炙甘草”等等；

7. 原书眉批内容，移于相应章节中，前加“眉批”二字，不出注。

限于我们的整理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1997年6月

《中国医学大成》总目录

第一册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清） 张隐庵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 ……（清） 张隐庵
灵枢识 ……〔日〕 丹波元简

第二册

伤寒九十论 ……（宋） 许叔微
阴证略例 ……（元） 王好古
伤寒明理论 ……（宋） 成无己
（明） 吴学勉
伤寒兼证析义 ……（清） 张倬
伤寒贯珠集 ……（清） 尤在泾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 沈目南
张卿子伤寒论 ……（清） 张卿子
伤寒补例 ……（清） 周学海
伤寒来苏集(附论翼、附翼) ……（清） 柯琴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 ……（宋） 赵以德
（清） 周扬俊
沈注金匮要略 ……（清） 沈目南
金匮要略心典 ……（清） 尤在泾
金匮翼 ……（清） 尤在泾

第三册

脉经 ……（晋） 王叔和
玉函经 ……（唐） 杜光庭
重订太素脉秘诀 ……（明） 张太素
（清） 刘伯祥
脉语 ……（明） 吴昆
医灯续焰 ……（明） 王绍隆
脉说 ……（清） 叶子雨
望诊遵经 ……（清） 汪广庵
重订诊家直诀 ……（清） 周学海
临证验舌法 ……（清） 杨云峰
察舌辨症新法 ……（清） 刘恒瑞
脉学辑要评 ……〔日〕 丹波元简
针灸甲乙经 ……（晋） 皇甫谧
巢氏病源补养宣导法 ……（隋） 巢元方
（清） 廖平
针灸素难要旨 ……（明） 高武
〔日〕 冈本一抱子

第四册

瘟疫论 ……（明） 吴有性
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 ……（明） 吴有性
（清） 孔以立
（清） 龚绍林
张氏温暑医旨 ……（清） 张畹香
瘟疫明辨 ……（清） 戴天章
温热暑疫全书 ……（清） 周禹载
（清） 薛生白
（清） 吴正功
温证指归 ……（清） 周杓元
温热病指南集 ……（清） 陈平伯
南病别鉴 ……（清） 叶香岩
（清） 薛生白
（清） 薛公望
痧胀玉衡 ……（清） 郭右陶
疟疾论 ……（清） 韩善征
湿温时疫治疗法 …… 绍兴医学会
增订叶评伤暑全书 ……（清） 张凤逵
（清） 叶子雨
伏气解 ……（清） 叶子雨
伏邪新书 ……（清） 刘吉人
伏阴论 ……（清） 田云槎
羊毛瘟论 ……（清） 隋万宁
温热逢源 ……（清） 柳宝诒
随息居霍乱论 ……（清） 王士雄

瘟疫霍乱答问 …… （清） 陈垫庐
霍乱审证举要 …… （清） 连文冲
鼠疫抉微 …… （清） 余伯陶
增补评注温病条辨 …… （清） 吴鞠通
（清） 王士雄
（清） 叶子雨

第五册

十药神书 …… （元） 葛可久
（元） 葛文久
增订十药神书 …… （清） 周扬俊
（清） 陈修园
（清） 潘霨
痰火点雪 …… （明） 龚居中
慎柔五书 …… （明） 胡慎柔
理虚元鉴 …… （明） 绮石
虚损启微 …… （清） 洪缉庵
何氏虚劳心传 …… （清） 何嗣宗
症因脉治 …… （明） 秦景明
（明） 秦之桢
周慎斋遗书 …… （明） 周慎斋
医原 …… （清） 石寿棠
脉因证治 …… （元） 朱丹溪
韩氏医通 …… （明） 韩懋
医林改错 …… （清） 王清任
医学举要 …… （清） 徐镛

第六册

一草亭目科全书 …… （清） 邓苑
异授眼科 …… （清） 胡芝樵
银海指南 …… （清） 顾锡
口齿类要 …… （明） 薛己
尤氏喉科秘书 …… （清） 尤乘
重订咽喉脉证通论 …… （清） 许槤
喉舌备要秘旨 …… （清） 佚名
包氏喉证家宝 …… （清） 包三镛
重订囊秘喉书 …… （清） 杨龙九
正体类要 …… （明） 薛己
外科证治全生集 …… （清） 王洪绪
外科选要 …… （清） 唐芹洲
外科医镜 …… （清） 张贞庵
疡科全书 …… （清） 梁柘轩
痰疡法门 …… （清） 李子毅
徐评外科正宗 …… （明） 陈实功
（清） 徐灵胎

第七册

盘珠集胎产证治 …… （清） 施漪宁
（清） 严西亭
（清） 洪缉庵
胎产指南 …… （清） 单南山
重订产孕集 …… （清） 张曜孙
（清） 包兴言
女科切要 …… （清） 吴道源
经效产宝 …… （唐） 昝殷
女科经纶 …… （清） 萧赓六
校注妇人良方 …… （宋） 陈自明
（明） 薛立斋
慈幼新书 …… （明） 程凤雏
原痘要论 …… （清） 袁（佚名）
麻疹备要方论 …… （清） 吴砚丞
活幼心书 …… （元） 曾世荣
幼科直言 …… （清） 孟介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 佚名
幼幼集成 …… （清） 陈复正

第八册

眉寿堂方案选存 …… （清） 叶天士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 （清） 叶天士
（清） 徐灵胎
孙文垣医案 …… （明） 孙泰来
（明） 孙文来
三家医案合刻 …… （清） 叶天士
（清） 缪宜亭
（清） 薛生白
张畹香医案 …… （清） 张畹香
程杏轩医案 …… （清） 程杏轩
何澹安医案 …… （清） 何澹安

邵兰荪医案 …… （清） 邵兰荪
吴鞠通医案 …… （清） 吴 瑭
冷庐医话 …… （清） 陆定圃
柳洲医话 …… （清） 魏玉横
醧塘医话 …… （清） 张景熹
先哲医话 …… 〔日〕 浅田惟常
潜斋医话 …… （清） 王士雄
友渔斋医话 …… （清） 黄退庵
对山医话 …… （清） 毛对山
客尘医话 …… （清） 计寿乔

第九册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 （隋） 巢元方
儒门事亲 …… （金） 张从正
重订灵兰要览 …… （明） 王肯堂
肯堂医论 …… （明） 王肯堂
知医必辨 …… （清） 李冠仙
研经言 …… （清） 莫枚士
医学读书记 …… （清） 尤在泾
读医随笔 …… （清） 周学海
市隐庐医学杂著 …… （清） 王严士
叶选医衡 …… （清） 叶天士
医学源流论 …… （清） 徐大椿
慎疾刍言 …… （清） 徐大椿
医暇卮言 …… （清） 程 林
医学心悟 …… （清） 程国彭

第十册

神农本草经 …… （魏） 吴 普
（清） 孙星衍
（清） 孙冯翼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 （元） 李东垣
（清） 王晋三
雷公炮制药性解 …… （明） 李中梓
…… （清） 王晋三
重刊本草衍义 …… （宋） 寇宗奭
药征 …… 〔日〕 吉益东洞
药征续编 …… 〔日〕 村井 祇
刘涓子鬼遗方 …… （宋） 龚庆宣
医方考 …… （明） 吴鹤皋
圣济总录纂要 …… （清） 程云来

《中国医学大成》（第九册）总目录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隋）巢元方撰（1）
儒门事亲 ……（金）张从正撰（273）
重订灵兰要览 ……（明）王肯堂撰著（433）
肯堂医论 ……（明）王肯堂撰著（461）
知医必辨 ……（清）李冠仙撰著（483）
研经言 ……（清）莫枚士述（507）
医学读书记 ……（清）尤在泾著述（567）
读医随笔 ……（清）周学海著（603）
市隐庐医学杂著 ……（清）王严士著（699）
叶选医衡 ……（清）叶天士选定（719）
医学源流论 ……（清）徐大椿著（777）
慎疾刍言 ……（清）徐大椿著（821）
医暇卮言 ……（清）程林辑（835）
医学心悟 ……（清）程国彭著（869）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隋〕　巢元方　撰

《巢氏诸病源候论》提要

隋·大业中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则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而不载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亦同，疑是书在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修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实是一书。《新唐书》之重出，误也。观晁公武《读书志》，便知是书确为隋·巢元方撰。惟旧本所列，或不止一人之名，至《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书作五卷，似亦脱漏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今刻本为明汪济川方矿所校，前有宋绶奉敕撰序，书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王焘《外台秘要》诸论，多本此书。今校勘后信然。又第六卷解散病诸候，为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证。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于《北史》及《太平广记》中者，亦惟周齐时有之，皆非唐以后语。其为旧本无疑。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宗《素问》、《难经》之例，惟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亦不言法出谁氏。考《隋志》有导引图三卷，注曰立一坐一卧一，或即以其说编入欤！《读书志》称宋朝旧制，用此书课试学士，而太平兴国中，集《圣惠方》，每门之首，亦必冠以此书，盖其时去古未远。汉以来经方脉论，存者尚多。又裒集众长，共相讨论，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之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后，以此为最古。究其旨要，亦可云证治之津梁矣。王祎青岩《丛录》尝议及其书，不著湿热之说，以为疏漏，不知病态万变，前人所未言，经后人阐明者甚多。且湿热一症，江浙较多，他处则少见，今既属方土病，通行之医书不见，亦不足为病也。

宋　序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玉清昭应宫判官中散大夫尚书左司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
判馆事上护军常山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宋绶奉敕撰

臣闻人之生也，陶六气之和，而过则为沴；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若乃分三部九候之殊，别五声五色之变，揆盈虚于表里，审躁静于性韵，达其消息，谨其攻疗，兹所以辅含灵之命，裨有邦之治也。

国家丕冒，万宇交修，庶职执技，服于官守，宽疾存乎政典。皇上秉灵图而迪成宪，奉母仪而隆至化。明烛幽隐，惠缓动植。悯斯民之疢苦，仁嘉医之拯济。且念幅员之辽邈，闾巷之穷厄。肆业之士，罕尽精良；传方之家，颇承疑舛。四种之书或阙，七年之习未周。以彼粗工，肆其亿度，夭害生理，可不哀哉！是形惨怛，或怀重慎，以为昔之上手，效应参神，前五日而逆知，经三折而取信，得非究源之微妙，用意之详密乎？

盖诊候之教，肇自轩祖。中古以降，论著弥繁。思索其精，博利于众。乃下明诏，畴咨旧闻，上稽圣经，旁摭奇道，发延阁之秘蕴，敕中尚而雠对。《诸病源候论》者，隋大业中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也。会粹群说，沈研精理，形脉治证，罔不该集。明居处、爱欲、风湿之所感，示针镵、挢引、汤熨之所宜，诚术艺之楷模，而诊察之津涉。监署课试，固常用此。乃命以《难经》、《素问》图镂方版，传布海内。洪惟祖宗之训，务推存育之惠。补《农经》之阙漏，班禁方于遐迩。逮今搜采，益穷元本，方论之要殚矣，师药之功备矣。将使后学优而柔之，视色毫而靡愆，应心手而胥验。大哉！昧百草而救枉者，古皇之盛德；忧一夫之失所者，二帝之用心。弥兹札瘥，跻之仁寿。上圣爱人之旨，不其笃欤！

翰林医官副使赵拱等参校既终，缮录以献。爰俾近著，为之题辞。顾惟空疏，莫探秘赜。徒以述善诱之深意，用劝方来；杨勤恤之至仁，式昭大庇云尔。谨序。

周　序

黄帝与其臣岐伯辈，发明腑脏经络脉息病能之旨，著之竹帛，以示万世，其心仁矣，其言详且博矣。后世不能读其书，传其术，各以私见，自逞异议。至有倍经旨而不顾者，著述日纷，略无实际，昔人所为激而欲焚者也。然而汉晋之间，明医辈出，类能推见大义，施治有效，故其论颇多可采。历年久远，散佚不可复见矣。独隋巢氏所辑《病源候论》见传于世，今日而欲考隋唐以前明医之论，独有此书而已耳。其书多载世医方论，反于灵素，采录甚简，其意盖欲为灵素后之一书，故不复一一重出也。中间浅略，于源候无所发明者有之，要其大谬亦罕矣。且博采兼搜，于人间病名略尽，可不谓勤矣哉。顾以有论无方，世之好读汤头歌，趣捷径者，多恶其迂远，不取其书。书肆以其难售而无利也。亦遂无椠板，而海内几不复知有是书矣。亟以家藏旧本付梓，并取《外台秘要》及日本刻本校之。日本本讹脱极多，而两本互勘，略已完善。若导引法，文奇义奥，多不可读。愧未习其法，亦别无善本可据。世有东园用里其人与，吾方执卷而从之矣。

光绪辛卯仲秋周学海澄之记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总目

卷一至卷十

风病 …… 33
虚劳病 …… 47
腰背病 …… 58
消渴病 …… 59
解散病 …… 61
伤寒病 …… 68
时气病 …… 78
热病 …… 81
温病 …… 85
疫疠病 …… 88

卷十一至卷二十

疟病 …… 89
黄病 …… 92
冷热病 …… 94
气病 …… 97
脚气病 …… 100
咳嗽病 …… 102
淋病 …… 104
大小便病 …… 105
脏腑病 …… 108
心病 …… 113
腹病 …… 114
心腹病 …… 115
痢病 …… 117
湿暍病 …… 122
九虫病 …… 123
积聚癥瘕病 …… 125
疝病 …… 129
痰饮病 …… 130
癖病 …… 132
否噎病 …… 133

卷二十一至卷三十

脾胃病 …… 134
呕哕病 …… 134
食不消病 …… 135
水病 …… 136
霍乱病 …… 139
中恶病 …… 143
尸注病 …… 145
蛊毒等病 …… 152
血病 …… 158
毛发病 …… 159
面体病 …… 161
目病 …… 162
鼻病 …… 166
耳病 …… 167
牙齿病 …… 168
唇口病 …… 171
喉心胸病 …… 172
四肢病 …… 174

卷三十一至卷四十

瘿瘤等病 …… 175
丹毒病 …… 176
肿病 …… 177
丁疮病 …… 178
痈疽病 …… 180
痔瘘病 …… 190
疮病 …… 195
伤疮病 …… 200
兽毒病 …… 201
蛇虫毒病 …… 201
杂毒病 …… 202
金疮病 …… 203
腕伤病 …… 205
妇人杂病 …… 207

卷四十一至卷五十

妊娠病 …… 226

将产病…… 235
难产病…… 235
产后病…… 236
小儿杂病…… 344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目录

卷一

风病诸候上 凡二十六论 …… 33
中风候 …… 33
风癔候 …… 33
风口噤候 …… 33
风舌强不得语候 …… 33
风失音不语候 …… 33
贼风候 …… 33
风痉候 …… 34
风角弓反张候 …… 34
风口喎候 …… 34
柔风候 …… 34
风痱候 …… 34
风腿退候 …… 34
风偏枯候 …… 34
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 …… 34
风身体手足不随候 …… 35
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 …… 35
风痹手足不随候 …… 35
风半身不随候 …… 36
偏风候 …… 36
风瘫曳候 …… 36
风不仁候 …… 36
风湿痹候 …… 36
风湿候 …… 36
风痹候 …… 36
血痹候 …… 37
风惊邪候 …… 37
风惊悸候 …… 37
风惊恐候 …… 37
风惊候 …… 38

卷二

风病诸候下 凡三十论 …… 39
历节风候 …… 39
风身体疼痛候 …… 39
风入腹拘急切痛候 …… 39
风经五脏恍惚候 …… 39
刺风候 …… 39
蛊风候 …… 39
风冷候 …… 39
风热候 …… 40
风气候 …… 40
风冷失声候 …… 41
中冷声嘶候 …… 41
头面风候 …… 41
风头眩候 …… 42
风癫候 …… 42
五癫病候 …… 42
风狂病候 …… 42
风邪候 …… 42
鬼邪候 …… 42
鬼魅候 …… 43
恶风须眉堕落候 …… 43
恶风候 …… 44
风瘙隐轸生疮候 …… 44
风瘙身体隐轸候 …… 44
风瘙痒候 …… 44
风身体如虫行候 …… 44
风痒候 …… 44
风瘕瘤候 …… 44
诸癞候 …… 45
乌癞候 …… 45
白癞候 …… 46

卷三

虚劳病诸候上 凡三十九论 …… 47
虚劳候 …… 47
虚劳羸瘦候 …… 48
虚劳不能食候 …… 48
虚劳胃气虚弱不能消谷候 …… 48
虚劳三焦不调候 …… 48
虚劳寒冷候 …… 48
虚劳痰饮候 …… 48
虚劳四肢逆冷候 …… 49
虚劳手足烦疼候 …… 49

虚劳积聚候 …… 48
虚劳癥瘕候 …… 48
虚劳上气候 …… 49
虚劳客热候 …… 49
虚劳少气候 …… 49
虚劳热候 …… 49
虚劳无子候 …… 49
虚劳里急候 …… 49
虚劳伤筋骨候 …… 49
虚劳筋挛候 …… 49
虚劳惊悸候 …… 50
虚劳风痿痹不随候 …… 50
虚劳目暗候 …… 50
虚劳耳聋候 …… 50
虚劳不得眠候 …… 50
大病后不得眠候 …… 50
病后虚肿候 …… 50
虚劳脉结候 …… 50
虚劳汗候 …… 50
虚劳盗汗候 …… 50
诸大病后虚不足候 …… 50
大病后虚汗候 …… 50
风虚汗出候 …… 50
虚劳心腹否满候 …… 51
虚劳心腹痛候 …… 51
虚劳呕逆候 …… 51
虚劳咳嗽候 …… 51
虚劳体痛候 …… 51
虚劳寒热候 …… 51
虚劳口干燥候 …… 51

卷四

虚劳病诸候下 凡三十六论 …… 53
虚劳骨蒸候 …… 53
虚劳舌肿候 …… 53
虚劳手足皮剥候 …… 53
虚劳浮肿候 …… 53
虚劳烦闷候 …… 53
虚劳凝唾候 …… 53
虚劳呕逆唾血候 …… 54
虚劳呕血候 …… 54
虚劳鼻衄候 …… 54
虚劳吐下血候 …… 54
虚劳吐利候 …… 54
虚劳兼痢候 …… 54
虚劳秘涩候 …… 54
虚劳小便利候 …… 54
虚劳小便难候 …… 54
虚劳小便余沥候 …… 54
虚劳小便白浊候 …… 54
虚劳少精候 …… 54
虚劳尿精候 …… 54
虚劳凝精、见阴精出候 …… 54
虚劳失精候 …… 54
虚劳梦泄精候 …… 55
虚劳喜梦候 …… 55
虚劳尿血候 …… 55
虚劳精血出候 …… 55
虚劳腰冷候 …… 55
虚劳脚冷候 …… 56
虚劳脚枢痛候 …… 56
虚劳偏枯候 …… 56
虚劳阴萎候 …… 56
虚劳阴痛候 …… 56
虚劳阴肿候 …… 56
虚劳阴疝肿缩候 …… 56
虚劳阴下湿痒候 …… 56
虚劳阴疮候 …… 56
风虚劳候 …… 56

卷五

腰背病诸候 凡十论 …… 58
腰痛候 …… 58
腰痛不得俯仰候 …… 58
风湿腰痛候 …… 59
卒腰痛候 …… 59
久腰痛候 …… 59
肾著腰痛候 …… 59
肾腰候 …… 59
腰脚疼痛候 …… 59
背偻候 …… 59
胁痛候 …… 59
消渴病诸候 凡八论 …… 59
消渴候 …… 59
渴病候 …… 60
大渴后虚乏候 …… 60
渴利候 …… 60

渴利后损候 …… 60
渴利后发疮候 …… 60
内消候 …… 60
强中候 …… 60

卷六

解散病诸候 凡二十六论 …… 61
寒食散发候 …… 61
解散痰癖候 …… 66
解散除热候 …… 66
解散浮肿候 …… 66
解散渴候 …… 66
解散上气候 …… 66
解散心腹痛心懑候 …… 66
解散大便秘难候 …… 66
解散虚冷小便多候 …… 66
解散大便血候 …… 66
解散卒下利候 …… 66
解散下利后诸病候 …… 67
解散大小便难候 …… 67
解散小便不通候 …… 67
解散热淋候 …… 67
解散发黄候 …… 67
解散脚热腰痛候 …… 67
解散鼻塞候 …… 67
解散发疮候 …… 67
解散痈肿候 …… 67
解散烦闷候 …… 67
解散呕逆候 …… 67
解散目无所见目疼候 …… 67
解散心腹胀满候 …… 67
解散挟风劳候 …… 67
解散饮酒发热候 …… 67

卷七

伤寒病诸候上 凡三十三论 …… 68
伤寒候 …… 68
伤寒发汗不解候 …… 69
伤寒取吐候 …… 69
中风伤寒候 …… 69
伤寒一日候 …… 70
伤寒二日候 …… 70
伤寒三日候 …… 70
伤寒四日候 …… 70
伤寒五日候 …… 70
伤寒六日候 …… 70
伤寒七日候 …… 70
伤寒八日候 …… 70
伤寒九日以上候 …… 70
伤寒咽喉痛候 …… 70
伤寒斑疮候 …… 70
伤寒口疮候 …… 70
伤寒登豆疮候 …… 71
伤寒登豆疮后灭瘢候 …… 71
伤寒谵语候 …… 71
伤寒烦候 …… 71
伤寒虚烦候 …… 71
伤寒烦闷候 …… 71
伤寒渴候 …… 71
伤寒呕候 …… 71
伤寒干呕候 …… 71
伤寒吐逆候 …… 71
伤寒哕候 …… 71
伤寒喘候 …… 72
伤寒厥候 …… 72
伤寒悸候 …… 72
伤寒痉候 …… 72
伤寒心否候 …… 72
伤寒结胸候 …… 72

卷八

伤寒病诸候下 凡四十四论 …… 73
伤寒余热候 …… 73
伤寒五脏热候 …… 73
伤寒变成黄候 …… 73
伤寒心腹胀满痛候 …… 73
伤寒宿食不消候 …… 73
伤寒大便不通候 …… 73
伤寒小便不通候 …… 73
伤寒热毒利候 …… 73
伤寒脓血利候 …… 73
伤寒利候 …… 74
伤寒病后胃气不和利候 …… 74
伤寒上气候 …… 74
伤寒咳嗽候 …… 74
伤寒衄血候 …… 74
伤寒吐血候 …… 74
伤寒阴阳毒候 …… 74

坏伤寒候 …… 74
伤寒百合候 …… 75
伤寒狐惑候 …… 75
伤寒湿置候 …… 75
伤寒下部痛候 …… 75
伤寒病后热不除候 …… 75
伤寒病后渴候 …… 75
伤寒病后不得眠候 …… 75
伤寒病后虚羸候 …… 75
伤寒病后不能食候 …… 75
伤寒病后虚汗候 …… 75
伤寒内有瘀血候 …… 75
伤寒毒攻眼候 …… 76
伤寒毒攻足候 …… 76
伤寒毒流肿候 …… 76
伤寒病后脚气候 …… 76
伤寒病后霍乱候 …… 76
伤寒病后疟候 …… 76
伤寒病后渴利候 …… 76
伤寒肺痿候 …… 76
伤寒失声候 …… 76
伤寒梦泄精候 …… 76
伤寒劳复候 …… 76
伤寒病后食复候 …… 76
伤寒病后令不复候 …… 77
伤寒阴阳易候 …… 77
伤寒交接劳复候 …… 77
伤寒令不相染易候 …… 77

卷九

时气病诸候　凡四十三论 …… 78
时气候 …… 78
时气一日候 …… 78
时气二日候 …… 78
时气三日候 …… 79
时气四日候 …… 79
时气五日候 …… 79
时气六日候 …… 79
时气七日候 …… 79
时气八九日以上候 …… 79
时气取吐候 …… 79
时气烦候 …… 79
时气狂言候 …… 79
时气呕候 …… 79
时气干呕候 …… 79
时气哕候 …… 79
时气嗽候 …… 79
时气渴候 …… 79
时气衄血候 …… 80
时气吐血候 …… 80
时气口疮候 …… 80
时气喉咽痛候 …… 80
时气发斑候 …… 80
时气毒攻眼候 …… 80
时气毒攻手足候 …… 80
时气疱疮候 …… 80
时气瘙疮候 …… 80
时气噩候 …… 80
时气热利候 …… 80
时气脓血利候 …… 80
时气噩利候 …… 80
时气大便不通候 …… 80
时气小便不通候 …… 80
时气阴阳毒候 …… 80
时气变成黄候 …… 81
时气变成疟候 …… 81
时气败候 …… 81
时气劳复候 …… 81
时气食复候 …… 81
时气病瘥后交接劳复候 …… 81
时气病后阴阳易候 …… 81
时气病后虚羸候 …… 81
时气阴茎肿候 …… 81
时气令不相染易候 …… 81
热病诸候　凡二十八论 …… 81
热病候 …… 81
热病一日候 …… 82
热病二日候 …… 82
热病三日候 …… 82
热病四日候 …… 82
热病五日候 …… 82
热病六日候 …… 82
热病七日候 …… 82
热病八九日以上候 …… 82
热病解肌发汗候 …… 82
热病烦候 …… 83
热病疱疮候 …… 83

热病斑疮候 …… 83
热病热疮候 …… 83
热病口疮候 …… 83
热病咽喉疮候 …… 83
热病大便不通候 …… 83
热病小便不通候 …… 83
热病下利候 …… 83
热病噩候 …… 83
热病毒攻眼候 …… 83
热病毒攻手足候 …… 83
热病呕候 …… 83
热病哕候 …… 83
热病口干候 …… 83
热病衄候 …… 83
热病劳复候 …… 83
热病后沉滞候 …… 84

卷十

温病诸候 凡三十四论 …… 85
温病候 …… 85
温病一日候 …… 85
温病二日候 …… 85
温病三日候 …… 85
温病四日候 …… 85
温病五日候 …… 86
温病六日候 …… 86
温病七日候 …… 86
温病八日候 …… 86
温病九日以上候 …… 86
温病发斑候 …… 86
温病烦候 …… 86
温病狂言候 …… 86
温病噦候 …… 86
温病呕候 …… 86
温病哕候 …… 86
温病渴候 …… 86
温病取吐候 …… 86
温病变成黄候 …… 86
温病咽喉痛候 …… 86
温病毒攻眼候 …… 87
温病衄候 …… 87
温病吐血候 …… 87
温病下利候 …… 87
温病脓血利候 …… 87
温病大便不通候 …… 87
温病小便不通候 …… 87
温病下部疮候 …… 87
温病劳复候 …… 87
温病食复候 …… 87
温病阴阳易候 …… 87
温病交接劳复候 …… 87
温病瘥后诸病候 …… 87
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 …… 87
疫疠病诸候 凡三论 …… 88
疫疠病候 …… 88
疫疠疱疮候 …… 88
瘴气候 …… 88

卷十一

疟病诸候 凡十四论 …… 89
疟病候 …… 89
温疟候 …… 90
瘴疟候 …… 90
间日疟候 …… 90
风疟候 …… 90
瘴疟候 …… 91
山瘴疟候 …… 91
痰实疟候 …… 91
寒热疟候 …… 91
往来寒热疟候 …… 91
寒疟候 …… 91
劳疟候 …… 91
发作无时疟候 …… 91
久疟候 …… 91

卷十二

黄病诸候 凡二十八论 …… 92
黄病候 …… 92
急黄候 …… 92
黄汗候 …… 92
犯黄候 …… 92
劳黄候 …… 92
脑黄候 …… 92
阴黄候 …… 92
内黄候 …… 92
行黄候 …… 92
癖黄候 …… 92
噤黄候 …… 93

五色黄候 …… 93
风黄候 …… 93
因黄发血候 …… 93
因黄发痢候 …… 93
因黄发痔候 …… 93
因黄发癖候 …… 93
因黄发病后小便涩兼石淋候 …… 93
因黄发吐候 …… 93
黄疸候 …… 93
酒疸候 …… 93
谷疸候 …… 93
女劳疸候 …… 94
黑疸候 …… 94
九疸候 …… 94
胞疸候 …… 94
风黄疸候 …… 94
湿疸候 …… 94
冷热病诸候　凡七论 …… 94
病热候 …… 94
客热候 …… 94
冷热候 …… 94
寒热候 …… 95
寒热往来候 …… 95
冷热不调候 …… 95
寒热厥候 …… 95
卷十三
气病诸候　凡二十五论 …… 97
上气候 …… 97
卒上气候 …… 97
上气鸣息候 …… 97
上气喉中如水鸡鸣候 …… 98
奔气候 …… 98
奔豚气候 …… 98
上气呕吐候 …… 98
上气肿候 …… 98
结气候 …… 98
冷气候 …… 98
七气候 …… 98
九气候 …… 98
短气候 …… 99
五膈气候 …… 99
逆气候 …… 99
厥逆气候 …… 99
少气候 …… 99
游气候 …… 100
胸胁支满候 …… 100
上气胸胁支满候 …… 100
久寒胸胁支满候 …… 100
乏气候 …… 100
走马奔走及人走乏饮水得上气候 …… 100
食热饼触热饮水发气候 …… 100
气分候 …… 100
脚气病诸候　凡八论 …… 100
脚气缓弱候 …… 100
脚气上气候 …… 101
脚气痹弱候 …… 101
脚气疼不仁候 …… 101
脚气痹挛候 …… 101
脚气心腹胀急候 …… 101
脚气肿满候 …… 101
脚气风经五脏惊悸候 …… 101
卷十四
咳嗽病诸候　凡十五论 …… 102
咳嗽候 …… 102
久咳嗽候 …… 102
咳嗽短气候 …… 102
咳嗽上气候 …… 103
久咳嗽上气候 …… 103
咳嗽脓血候 …… 103
久咳嗽脓血候 …… 103
呷嗽候 …… 103
暴气咳嗽候 …… 103
咳逆候 …… 103
久咳逆候 …… 103
咳逆上气候 …… 103
久咳逆上气候 …… 103
咳逆上气呕吐候 …… 103
咳逆短气候 …… 104
淋病诸候　凡八论 …… 104
诸淋候 …… 104
石淋候 …… 104
气淋候 …… 104
膏淋候 …… 104
劳淋候 …… 104

热淋候 …… 105
血淋候 …… 105
寒淋候 …… 105
小便病诸候 凡八论 …… 105
小便利多候 …… 105
小便数候 …… 105
小便不禁候 …… 105
小便不通候 …… 105
小便难候 …… 105
遗尿候 …… 105
尿床候 …… 106
胞转候 …… 106
大便病诸候 凡五论 …… 106
大便难候 …… 106
大便不通候 …… 106
大便失禁候 …… 106
关格大小便不通候 …… 106
大小便难候 …… 107
卷十五
五脏六腑病诸候 凡十三论 …… 108
肝病候 …… 108
心病候 …… 108
脾病候 …… 109
肺病候 …… 109
肾病候 …… 110
胆病候 …… 110
小肠病候 …… 110
胃病候 …… 111
大肠病候 …… 111
膀胱病候 …… 111
三焦病候 …… 111
五脏横病候 …… 111
脾胀病候 …… 112
卷十六
心痛病诸候 凡五论 …… 113
心痛候 …… 113
久心痛候 …… 113
心悬急懊痛候 …… 113
心痛多唾候 …… 113
心痛不能饮食候 …… 113
腹痛病诸候 凡四论 …… 114
腹痛候 …… 114
久腹痛候 …… 114
腹胀候 …… 114
久腹胀候 …… 115
心腹痛病诸候 凡七论 …… 115
心腹痛候 …… 115
久心腹痛候 …… 115
心腹相引痛候 …… 115
心腹胀候 …… 115
久心腹胀候 …… 115
胸胁痛候 …… 115
卒苦烦满叉胸胁痛欲死候 …… 116
卷十七
痢病诸候 凡四十论 …… 117
水谷痢疾 …… 117
久水谷痢疾 …… 117
赤白痢疾 …… 118
久赤白痢候 …… 118
赤痢候 …… 118
久赤痢候 …… 118
血痢候 …… 118
久血痢候 …… 118
脓血痢候 …… 118
久脓血痢候 …… 118
冷痢候 …… 118
久冷痢候 …… 118
热痢候 …… 119
久热痢候 …… 119
冷热痢候 …… 119
杂痢候 …… 119
休息痢候 …… 119
白滞痢候 …… 119
痢如膏候 …… 119
蛊注痢候 …… 119
肠蛊痢候 …… 119
下痢便肠垢候 …… 119
不伏水土痢候 …… 119
呕逆吐痢候 …… 120
痢兼烦候 …… 120
痢兼渴候 …… 120
下痢口中及肠内生疮候 …… 120
痢兼肿候 …… 120
痢谷道肿痛候 …… 120

痢后虚烦候…… 120
痢后肿候…… 120
痢后不能食候…… 120
痢后腹痛候…… 120
痢后心下逆满候…… 121
脱肛候…… 121
大下后哕候…… 121
谷道生疮候…… 121
谷道虫候…… 121
谷道痒候…… 121
谷道赤痛候…… 121

卷十八

湿瘅病诸候　凡三论…… 122
湿瘅候…… 122
心瘅候…… 122
疳瘅候…… 122
九虫病诸候　凡五论…… 123
九虫候…… 123
三虫候…… 123
蛔虫候…… 123
寸白虫候…… 123
蛲虫候…… 123

卷十九

积聚病诸候　凡六论…… 125
积聚候…… 125
积聚瘤结候…… 126
积聚心腹痛候…… 126
积聚心腹胀满候…… 126
积聚宿食候…… 126
伏梁候…… 126
癥瘕病诸候　凡十八论…… 126
癥候…… 127
瘕瘕候…… 127
暴癥候…… 127
瘿癥候…… 127
虱瘕候…… 127
米瘕候…… 127
食瘕候…… 127
腹内有人声候…… 127
发瘕候…… 127
蛟龙病候…… 127
瘕病候…… 128
瘿瘕候…… 128
鱼瘕候…… 128
蛇瘕候…… 128
肉瘕候…… 128
酒瘕候…… 128
谷瘕候…… 128
腹内有毛候…… 128

卷二十

疝病诸候　凡十一论…… 129
诸疝候…… 129
寒疝候…… 129
寒疝心痛候…… 129
寒疝腹痛候…… 129
寒疝心腹痛候…… 129
寒疝积聚候…… 129
七疝候…… 129
五疝候…… 130
心疝候…… 130
饥疝候…… 130
疝瘕候…… 130
痰饮病诸候　凡十六论…… 130
痰饮候…… 130
痰饮食不消候…… 130
热痰候…… 130
冷痰候…… 130
痰结实候…… 130
膈痰风厥头痛候…… 131
诸痰候…… 131
流饮候…… 131
流饮宿食候…… 131
留饮候…… 131
留饮宿食候…… 131
癖饮候…… 131
诸饮候…… 131
支饮候…… 131
溢饮候…… 131
悬饮候…… 131
癖病诸候　凡十一论…… 132
癖候…… 132
久癖候…… 132
癖结候…… 132
癖食不消候…… 132

寒癖候…… 132
饮癖候…… 132
痰癖候…… 132
悬癖候…… 132
酒癖候…… 132
酒癖宿食不消候…… 132
饮酒人瘀癖澼痰候 …… 132
否噎病诸候　凡八论 …… 133
八否候…… 133
诸否候…… 133
噎候…… 133
五噎候…… 133
气噎候…… 133
食噎候…… 133
久寒积冷候…… 133
腹内结强候 …… 133

卷二十一

脾胃病诸候　凡五论 …… 134
脾胃气虚弱不能饮食候…… 134
脾胃气不和不能饮食候…… 134
胃反候…… 134
五脏及身体热候…… 134
肺萎候 …… 134
呕哕病诸候　凡六论 …… 134
干呕候…… 134
呕哕候…… 134
哕候…… 135
呕吐候…… 135
噫醋候…… 135
恶心候 …… 135
宿食不消病诸候　凡四论 …… 135
宿食不消候…… 135
食伤饱候…… 135
谷劳候…… 136
卒食病似伤寒候 …… 136
水肿病诸候　凡二十二论 …… 136
水肿候…… 136
水通身肿候…… 136
风水候…… 136
十水候…… 136
大腹水肿候…… 136
身面卒洪肿候…… 137
石水候…… 137
皮水候…… 137
水肿咳逆上气候…… 137
水肿从脚起候…… 137
水分候…… 137
毛水候…… 137
疽水候…… 137
燥水候…… 137
湿水候…… 137
犯上肿候…… 137
不伏水上候…… 137
二十四水候…… 138
水癥候…… 138
水瘕候…… 138
水蛊候…… 138
水癖候 …… 138

卷二十二

霍乱病诸候　凡二十四论 …… 139
霍乱候…… 139
霍乱心腹痛候…… 139
霍乱呕吐候…… 139
霍乱心腹胀满候…… 139
霍乱下利候…… 139
霍乱下利不止候…… 139
霍乱欲死候…… 140
霍乱呕哕候…… 140
霍乱烦渴候…… 140
霍乱心烦候…… 140
霍乱干呕候…… 140
霍乱心腹筑悸候…… 140
霍乱呕而烦候…… 140
干霍乱候…… 140
霍乱四逆候…… 140
霍乱转筋候…… 140
中恶霍乱候…… 141
霍乱诸病候…… 141
霍乱后诸病候…… 141
霍乱后烦躁卧不安候…… 141
霍乱后不除候…… 141
转筋候…… 141
筋急候…… 141
结筋候 …… 142

卷二十三

中恶病诸候　凡十四论 …… 143
中恶候 …… 143
中恶死候 …… 143
尸厥候 …… 143
卒死候 …… 143
卒忤候 …… 143
卒忤死候 …… 144
鬼击候 …… 144
卒魇候 …… 144
魇不寤候 …… 144
自缢死候 …… 144
溺死候 …… 144
中热暍候 …… 144
冒热困乏候 …… 144
冻死候 …… 144
尸病诸候　凡十二论 …… 145
诸尸候 …… 145
飞尸候 …… 145
遁尸候 …… 145
沉尸候 …… 145
风尸候 …… 145
尸注候 …… 145
伏尸候 …… 145
阴尸候 …… 145
冷尸候 …… 145
寒尸候 …… 145
丧尸候 …… 145
尸气候 …… 146

卷二十四

注病诸候　凡三十四论 …… 147
诸注候 …… 147
风注候 …… 147
鬼注候 …… 148
五注候 …… 148
转注候 …… 148
生注候 …… 148
死注候 …… 148
邪注候 …… 148
气注候 …… 148
寒注候 …… 148
寒热注候 …… 148
冷注候 …… 148
蛊注候 …… 148
毒注候 …… 149
恶注候 …… 149
注忤候 …… 149
遁注候 …… 149
走注候 …… 149
温注候 …… 149
丧注候 …… 149
哭注候 …… 149
殃注候 …… 149
食注候 …… 149
水注候 …… 150
骨注候 …… 150
血注候 …… 150
湿痹注候 …… 150
劳注候 …… 150
微注候 …… 150
泄注候 …… 150
石注候 …… 150
产注候 …… 150
上注候 …… 150
饮注候 …… 151

卷二十五

蛊毒病诸候上　凡九论 …… 152
蛊毒候 …… 152
蛊吐血候 …… 153
蛊下血候 …… 153
氐羌毒候 …… 153
猫鬼候 …… 153
野道候 …… 153
射工候 …… 153
沙虱候 …… 153
水毒候 …… 154

卷二十六

蛊毒病诸候下　凡二十七论 …… 155
解诸毒候 …… 155
解诸药毒候 …… 155
食鲙鲒鱼中毒候 …… 156
食蟹中毒候 …… 156
食诸菜蕈菌中毒候 …… 156
食诸虫中毒候 …… 156
饮酒大醉连日不解候 …… 156

饮酒中毒候…… 156
饮酒腹满不消候…… 156
恶酒候…… 156
饮酒后诸病候…… 156
服药失度候…… 156
诸饮食中毒候…… 156
食诸肉中毒候…… 156
食牛肉中毒候…… 156
食马肉中毒候…… 157
食六畜肉中毒候…… 157
食六畜百兽肝中毒候…… 157
食郁肉中毒候…… 157
食狗肉中毒候…… 157
食猪肉中毒候…… 157
食射罔肉中毒候…… 157
食鸭肉成病候…… 157
食漏脯中毒候…… 157
食鱼鲙中毒候…… 157
食诸鱼中毒候…… 157
食鲈鱼肝中毒候…… 157

卷二十七

血病诸候 凡九论…… 158
吐血候…… 158
吐血后虚热胸中否口燥候…… 158
呕血候…… 158
唾血候…… 158
舌上出血候…… 158
大便下血候…… 158
小便血候…… 159
九窍四肢出血候…… 159
汗血候…… 159
发毛病诸候 凡十三论…… 159
须发秃落候…… 159
令生鼆候…… 159
白发候…… 159
令长发候…… 160
令发润泽候…… 160
发黄候…… 160
须黄候…… 160
令生眉毛候…… 160
火烧处发不生候…… 160
令毛发不生候…… 160
白秃候…… 160
赤秃候…… 160
鬼舐头候…… 160
面体病诸候 凡五论…… 161
蛇身候…… 161
面疱候…… 161
面皯黯候…… 161
酒皶候…… 161
鼾面候…… 161

卷二十八

目病诸候 凡三十八论…… 162
目赤痛候…… 162
目胎赤候…… 162
目风赤候…… 162
目赤烂眦候…… 162
目数十年赤候…… 162
目风肿候…… 162
目风泪出候…… 162
目泪出不止候…… 162
目肤翳候…… 162
目肤翳覆瞳子候…… 163
目息肉淫肤候…… 163
目暗不明候…… 163
目青盲候…… 163
目青盲有翳候…… 163
目茫茫候…… 163
雀目候…… 163
目珠管候…… 164
目珠子脱出候…… 164
目不能远视候…… 164
目涩候…… 164
目眩候…… 164
目视一物为两候…… 164
目偏视候…… 164
目飞血候…… 164
目黑候…… 164
目晕候…… 164
瞤目候…… 164
目眵瞢候…… 164
睢目候…… 164
目眇候…… 165
目蜡候…… 165

目肥候…… 165
目疱疮候…… 165
目脓漏候…… 165
目封塞候…… 165
目内有丁候…… 165
针眼候…… 165
割目后除痛止血候 …… 165

卷二十九

鼻病诸候　凡十一论 …… 166
鼻衄候…… 166
鼻衄不止候…… 166
鼻大衄候…… 166
鼻久衄候…… 166
鼻齆候…… 166
鼻生疮候…… 167
鼻息肉候…… 167
鼻窒塞气息不通候…… 167
鼻涕候…… 167
鼻痛候…… 167
食诸物误落鼻内候 …… 167
耳病诸候　凡九论 …… 167
耳聋候…… 167
耳风聋候…… 167
劳重聋候…… 167
久聋候…… 168
耳鸣候…… 168
聍耳候…… 168
耳疼痛候…… 168
耳耵聍候…… 168
耳疮候 …… 168
牙齿病诸候　凡二十一论 …… 168
牙齿痛候…… 168
牙痛候…… 168
齿痛候…… 168
风齿候…… 169
齿龂肿候…… 169
齿间血出候…… 169
牙齿虫候…… 169
牙虫候…… 169
齿虫候…… 169
齿龋注候…… 169
齿蠹候…… 169
齿挺候…… 169
齿动摇候…… 169
齿落不生候…… 170
齿音离候…… 170
牙齿历蠹候…… 170
齿漏候…… 170
齿龂候…… 170
拔齿损候…… 170
酢齿候…… 170
齿黄黑候…… 170

卷三十

唇口病诸候　凡十七论 …… 171
口舌疮候…… 171
紧唇候…… 171
唇疮候…… 171
唇生核候…… 171
口吻疮候…… 171
唇口面皶候…… 171
兔缺候…… 171
口臭候…… 171
口舌干焦候…… 172
舌肿强候…… 172
謇吃候…… 172
重舌候…… 172
悬痈候…… 172
咽喉垂倒候…… 172
失欠颔车蹉候…… 172
数欠候…… 172
失枕候 …… 172
咽喉心胸病诸候　凡十一论 …… 172
喉痹候…… 172
马喉痹候…… 173
喉中生谷贼不通候…… 173
狗咽候…… 173
喉咽疮候…… 173
尸咽候…… 173
喉咽肿痛候…… 173
喉痈候…… 173
咽喉不利候…… 173
心痹候…… 173
胸痹候 …… 173
四肢病诸候　凡十四论 …… 174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代指候…… 174
手足发胝候…… 174
手足逆胪候…… 174
肉刺候…… 174
肉裂候…… 174
手足皲裂候…… 174
尸脚候…… 174
足趼候…… 174
五指筋挛不得屈伸候…… 174
四肢痛无常处候…… 174
脚跟痛候…… 174
脚中忽有物牢如石如刀锥所刺候…… 174
土蒸脚趾内候…… 174
脚破候 …… 174

卷三十一

瘿瘤等病诸候 凡十五论…… 175
瘿候…… 175
瘤候…… 175
脑湿候…… 175
黑痣候…… 175
赤痣候…… 175
白癜候…… 175
病疡候…… 175
疣目候…… 175
鼠乳候…… 175
多忘候…… 175
嗜眠候…… 176
鼾眠候…… 176
体臭候…… 176
狐臭候…… 176
漏脐候 …… 176
丹毒病诸候 凡一十三论…… 176
丹候…… 176
白丹候…… 176
黑丹候…… 176
赤丹候…… 176
丹疹候…… 176
室火丹候…… 176
天灶火丹候…… 177
废灶火丹候…… 177
尿灶火丹候…… 177
爆火丹候…… 177
病火丹候…… 177
萤火丹候…… 177
石火丹候…… 177
肿病诸候 凡一十七论…… 177
诸肿候…… 177
风肿候…… 177
卒风肿候…… 177
风毒肿候…… 177
毒肿候…… 177
毒肿入腹候…… 177
恶核肿候…… 177
肿核候…… 177
气肿候…… 178
气痛候…… 178
恶脉候…… 178
恶肉候…… 178
肿有脓使溃候…… 178
肿溃后候…… 178
游肿候…… 178
日游肿候…… 178
流肿候…… 178
丁疮病诸候 凡一十三论…… 178
丁疮候…… 178
雄丁疮候…… 178
雌丁疮候…… 179
紫色火赤丁疮候…… 179
牛丁疮候…… 179
鱼脐丁疮候…… 179
赤根丁疮候…… 179
犯丁疮候…… 179
丁疮肿候…… 179
犯丁疮肿候…… 179
丁肿候…… 179
丁疮久不瘥候…… 179
犯丁肿候…… 179

卷三十二

痈疽病诸候上 凡一十六论…… 180
痈候…… 180
痈有脓候…… 181
痈溃后候…… 181
石痈候…… 181
附骨痈肿候…… 181

痈虚热候…… 181
痈烦渴候…… 181
发痈咳嗽候…… 181
痈下利候…… 181
发痈大小便不通候…… 181
发痈内虚心惊候…… 181
痈肿久不愈汁不绝候…… 181
痈瘥后重发候…… 182
久痈候…… 182
疽候…… 182
疽溃后候…… 184
卷三十三
痈疽病诸候下　凡二十九论…… 185
缓疽候…… 185
燥疽候…… 185
疽发口齿候…… 185
行疽候…… 185
风疽候…… 185
石疽候…… 185
禽疽候…… 185
杼疽候…… 186
水疽候…… 186
肘疽候…… 186
附骨疽候…… 186
久疽候…… 186
疽虚热候…… 186
疽大小便不通候…… 186
痈发背候…… 186
痈发背溃后候…… 186
痈发背后下利候…… 187
痈发背渴候…… 187
痈发背兼嗽候…… 187
痈发背大便不通候…… 187
痈发背恶肉不尽候…… 187
疽发背候…… 187
疽发背溃后候…… 187
疽发背热渴候…… 187
肠痈候…… 188
内痈候…… 188
肺痈候…… 188
脑病候…… 188
痤疖候…… 189
卷三十四
瘿病诸候　凡三十五论…… 190
诸瘿候…… 190
鼠瘿候…… 191
蜂瘿候…… 191
蚊瘿候…… 191
蚍蜉瘿候…… 191
蝇瘿候…… 191
蝼蛄瘿候…… 191
蛇蟠瘿候…… 191
雕鸟鹤瘿候…… 191
尸瘿候…… 191
风瘿候…… 191
鞠瘿候…… 192
蜣螂瘿候…… 192
骨疽瘿候…… 192
蚯蚓瘿候…… 192
花瘿候…… 192
蝎瘿候…… 192
蛇瘿候…… 192
脑瘿候…… 192
痈瘿候…… 192
慨瘿候…… 192
虫瘿候…… 192
石瘿候…… 192
蛙瘿候…… 192
虾蟆瘿候…… 192
蛇瘿候…… 193
蝘蜓瘿候…… 193
赤白瘿候…… 193
内瘿候…… 193
雀瘿候…… 193
脓瘿候…… 193
冷瘿候…… 193
久瘿候…… 193
瘰疬瘿候…… 193
赘瘿候…… 193
痔病诸候　凡六论…… 193
诸痔候…… 193
牡痔候…… 194
牝痔候…… 194
脉痔候…… 194
肠痔候…… 194
血痔候…… 194

卷三十五

疮病诸候　凡六十五论 …… 195
头面身体诸疮候 …… 195
头面身体诸久疮候 …… 195
诸恶疮候 …… 195
久恶疮候 …… 195
病疮候 …… 195
燥病疮候 …… 195
湿病疮候 …… 195
久病疮候 …… 195
癣候 …… 196
干癣候 …… 196
湿癣候 …… 196
风癣候 …… 196
白癣候 …… 196
牛癣候 …… 196
圆癣候 …… 196
狗癣候 …… 196
雀眼癣候 …… 196
刀癣候 …… 196
久癣候 …… 196
疥候 …… 196
干疥候 …… 197
湿疥候 …… 197
热疮候 …… 197
冷疮候 …… 197
疽疮候 …… 197
甲疽候 …… 197
食疽候 …… 197
颅疽候 …… 197
柢疽候 …… 197
月食疮候 …… 197
天上病候 …… 197
甜疮候 …… 197
浸淫疮候 …… 198
反花疮候 …… 198
疮建候 …… 198
王烂疮候 …… 198
白头疮候 …… 198
无名疮候 …… 198
猪灰疮候 …… 198
不痛疮候 …… 198
雁疮候 …… 198
蜂窠疮候 …… 198
断咽疮候 …… 198
毒疮候 …… 198
瓠毒疮候 …… 198
晦疮候 …… 198
集疮候 …… 199
屋食疮候 …… 199
鸟啄疮候 …… 199
摄领疮候 …… 199
鸡督疮候 …… 199
断耳疮候 …… 199
新妇疮候 …… 199
土风疮候 …… 199
逸风疮候 …… 199
甑带疮候 …… 199
兔啮疮候 …… 199
血疮候 …… 199
疮中风寒水候 …… 199
露败疮候 …… 199
疮恶肉候 …… 199
疮瘥复发候 …… 199
漆疮候 …… 200
冻烂肿疮候 …… 200
夏日沸烂疮候 …… 200
伤疮病诸候　凡四论 …… 200
汤火疮候 …… 200
灸疮急肿痛候 …… 200
灸疮久不瘥候 …… 200
针灸疮发洪候 …… 200

卷三十六

兽毒病诸候　凡四论 …… 201
马啮踏人候 …… 201
马毒入疮候 …… 201
猘狗啮候 …… 201
狗啮重发候 …… 201
蛇毒病诸候　凡五论 …… 201
蛇螫候 …… 201
蝮蛇螫候 …… 202
虺螫候 …… 202
青蜂蛇螫候 …… 202
蜈毒候 …… 202
杂毒病诸候　凡十四论 …… 202

蜂螫候…… 202
蝎螫候…… 202
蚕螫候…… 202
蜈蚣螫候…… 202
蜘蛛著人候…… 202
石蛭螫人候…… 202
蚕啮候…… 203
甘鼠啮候…… 203
诸鱼伤人候…… 203
恶蜈啮候…… 203
狐尿刺候…… 203
蛭虫螫候…… 203
蠼螋尿候…… 203
人井塚墓毒气候 …… 203
金疮病诸候　凡二十三论 …… 203
金疮初伤候…… 203
金疮血不止候…… 203
金疮内漏候…… 203
毒箭所伤候…… 203
金疮肠出候…… 204
金疮肠断候…… 204
金疮筋急相引痛不得屈伸候…… 204
金疮伤筋断骨候…… 204
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 204
金疮中风痉候…… 204
金疮惊肿候…… 204
金疮因交接血惊出候…… 204
金疮惊悸候…… 205
金疮烦候…… 205
金疮咳候…… 205
金疮渴候…… 205
金疮虫出候…… 205
金疮着风候…… 205
金疮着风肿候…… 205
金疮成痈肿候…… 205
金疮中风水候…… 205
金疮下血虚竭候…… 205
金疮久不瘥候 …… 205
腕伤病诸候　凡九论 …… 205
被打头破脑出候…… 205
腕折破骨伤筋候…… 205
卒被损瘀血候…… 205
压迮坠堕内损候 …… 206
腕伤初系缚候…… 206
被损久瘀血候…… 206
腕折中风痉候…… 206
腕折中风肿候…… 206
刺伤中风水候 …… 206

卷三十七

妇人杂病诸候一　凡三十二论 …… 207
风虚劳冷候…… 207
风邪惊悸候…… 207
虚汗候…… 207
中风候…… 207
中风口噤候…… 207
角弓反张候…… 208
偏风口喎候…… 208
贼风偏枯候…… 208
风眩候…… 208
癫狂候…… 208
风瘙痒候…… 208
风蛊候…… 208
癫候…… 208
气候…… 208
心痛候…… 208
心腹痛候…… 208
腹中痛候…… 209
小腹痛候…… 209
月水不调候…… 209
月水不利候…… 209
月水来腹痛候…… 209
月水不断候…… 209
月水不通候…… 209
带下候…… 210
带五色俱下候…… 210
带下青候…… 210
带下黄候…… 210
带下赤候…… 211
带下白候…… 211
带下黑候…… 211
带下月水不利候…… 211
带下月水不通候 …… 211

卷三十八

妇人杂病诸候二　凡一十九论 …… 212
漏下候…… 212

漏下五色俱下候…… 212
漏下青候…… 212
漏下黄候…… 212
漏下赤候…… 212
漏下白候…… 213
漏下黑候…… 213
崩中候…… 213
白崩候…… 213
崩中五色俱下候…… 213
崩中漏下候…… 213
崩中漏下五色候…… 213
积聚候…… 213
癥病候…… 213
疝瘕候…… 213
瘕痞候…… 214
八瘕候…… 214
带下三十六疾候…… 215
无子候 …… 215

卷三十九

妇人杂病诸候三 凡四十论 …… 216
月水不利无子候…… 216
月水不通无子候…… 216
子脏冷无子候…… 216
带下无子候…… 216
结积无子候…… 216
数失子候…… 216
腹满少气候…… 216
胸胁胀满候…… 216
客热候…… 216
烦满候…… 217
身体卒痛候…… 217
左胁痛如刀刺候…… 217
痰候…… 217
嗽候…… 217
咽中如炙肉脔候…… 217
喉痛候…… 217
瘿候…… 217
吐血候…… 217
口舌出血候…… 217
汗血候…… 217
金疮败坏候…… 217
耳聋候…… 217
耳聋风肿候…… 218
眼赤候…… 219
风眩鼻塞候…… 219
鼻衄候…… 219
面黑皯候…… 219
面黑子候…… 219
蛇皮候…… 219
手逆胪候…… 219
白秃候…… 219
耳后附骨痈候…… 219
肿满水气候…… 219
血分候…… 219
卒肿候…… 219
赤流肿候…… 220
瘀血候…… 220
伤寒候…… 220
时气候…… 220
疟候 …… 220

卷四十

妇人杂病诸候四 凡五十论 …… 221
霍乱候…… 221
呕吐候…… 221
婴子小儿注车船候…… 221
与鬼交通候…… 221
梦与鬼交通候…… 221
脚气痹弱候…… 221
脚气肿满候…… 222
淋候…… 222
石淋候…… 222
胞转候…… 222
小便不利候…… 222
小便不通候…… 222
大便不通候…… 222
大小便不利候…… 222
大小便不通候…… 222
遗尿候…… 222
小便数候…… 222
下利候…… 222
带利候…… 223
血利候…… 223
阴痒候…… 223
脱肛候…… 223
阴肿候…… 223

阴痛候…… 223
阴疮候…… 223
阴挺出下脱候…… 223
阴冷候…… 223
阴中生息肉候…… 223
痹候…… 223
痔病候…… 223
寸白候…… 223
阴臭候…… 224
尿血候…… 224
大便血候…… 224
失精候…… 224
乳肿候…… 224
妒乳候…… 224
乳痈候…… 224
发乳溃后候…… 224
乳疮候…… 224
疽发乳候…… 224
乳结核候…… 224
石痈候…… 225
发背候…… 225
改发候…… 225
发乳后渴饮候…… 225
发乳下利候…… 225
发乳久不瘥候…… 225
发乳余核不消候…… 225
发乳瘘候 …… 225

卷四十一

妇人妊娠病诸候上　凡二十论…… 226
妊娠候…… 226
妊娠恶阻候…… 227
妊娠转女为男候…… 227
妊娠养胎候…… 227
妊娠禁忌候…… 227
妊娠胎间水气子满体肿候…… 228
妊娠漏胞候…… 228
妊娠胎动候…… 228
妊娠僵仆胎上抢心下血候…… 228
妊娠胎死腹中候…… 228
妊娠腹痛候…… 228
妊娠心痛候…… 228
妊娠心腹痛候…… 228
妊娠腰痛候…… 229
妊娠腰腹痛候…… 229
妊娠小腹痛候…… 229
妊娠卒下血候…… 229
妊娠吐血候…… 229
妊娠尿血候…… 229
妊娠数堕胎候 …… 229

卷四十二

妇人妊娠病诸候下　凡四十一论 ……
…… 230
妊娠伤寒候…… 230
妊娠伤寒后复候…… 230
妊娠时气候…… 230
妊娠温病候…… 230
妊娠热病候…… 230
妊娠寒热候…… 230
妊娠寒疟候…… 230
妊娠下利候…… 231
妊娠滞利候…… 231
妊娠胸胁支满候…… 231
妊娠痰候…… 231
妊娠子烦候…… 231
妊娠霍乱候…… 231
妊娠中恶候…… 231
妊娠腹满候…… 231
妊娠咳嗽候…… 231
妊娠胸痹候…… 231
妊娠咽喉身体蓄毒肿候…… 231
妊娠中蛊毒候…… 232
妊娠飞尸入腹候…… 232
妊娠患子淋候…… 232
妊娠大小便不通候…… 232
妊娠大便秘不通候…… 232
妊娠大小便不利候…… 232
妊娠小便利候…… 232
妊娠小便数候…… 232
妊娠小便不利候…… 232
妊娠小便不通候…… 232
妊娠惊胎候…… 232
妊娠中风候…… 232
妊娠痉候…… 233
妊娠鬼胎候…… 233
妊娠两胎一生一死候…… 233

妊娠胎痿燥候…… 233
妊娠过年久不产候…… 233
妊娠堕胎后血出不止候…… 233
妊娠堕胎后血不出候…… 233
妊娠堕胎胎衣不出候…… 233
妊娠堕胎后腹痛虚乏候…… 233
妊娠堕胎后著风候…… 233
妊娠欲去胎候 …… 234

卷四十三

妇人将产病诸候　凡三论 …… 235
产法…… 235
产防运法…… 235
胞衣不出候…… 235
妇人难产病诸候　凡七论 …… 235
产难候…… 235
横产候…… 235
逆产候…… 235
产子上逼心候…… 236
产子但趋后孔候…… 236
产已死而子不出候…… 236
产难子死腹中候…… 236
女人产后病诸候上　凡三十论 …… 236
产后血运闷候…… 236
产后血露不尽候…… 236
产后恶露不尽腹痛候…… 236
产后血上抢心痛候…… 236
半产候…… 236
产后血瘕痛候…… 237
产后风虚肿候…… 237
产后腹中痛候…… 237
产后心腹痛候…… 237
产后心痛候…… 237
产后小腹痛候…… 237
产后腰痛候…… 237
产后两胁腹满痛候…… 237
产后虚烦短气候…… 237
产后上气候…… 237
产后心虚候…… 237
产后虚烦候…… 237
产后虚热候…… 237
产后虚羸候…… 238
产后风冷虚劳候…… 238
产后汗出不止候…… 238
产后汗血候…… 238
产后虚渴候…… 238
产后余疾候…… 238
产后中风候…… 238
产后中风口噤候…… 239
产后中风痉候…… 239
产后中柔风候…… 239
产后中风不随候…… 239
产后风虚癫狂候 …… 239

卷四十四

妇人产后病诸候下　凡四十一论 ……
…… 240
产后月水不利候…… 240
产后月水不调候…… 240
产后月水不通候…… 240
产后带下候…… 240
产后崩中恶露不尽候…… 240
产后利候…… 240
产后利肿候…… 240
产后虚冷洞利候…… 240
产后滞利候…… 240
产后冷热利候…… 241
产后客热利候…… 241
产后赤利候…… 241
产后阴下脱候…… 241
产后阴道痛肿候…… 241
产后阴道开候…… 241
产后遗尿候…… 241
产后淋候…… 241
产后渴利候…… 241
产后小便数候…… 241
产后尿血候…… 241
产后大小便血候…… 241
产后大小便不通候…… 241
产后大便不通候…… 241
产后小便不通候…… 241
产后小便难候…… 242
产后呕候…… 242
产后咳嗽候…… 242
产后时气热病候…… 242
产后伤寒候…… 242
产后寒热候…… 242

产后疟候…… 242
产后积聚候…… 242
产后癥候…… 242
产后癖候…… 242
产后内极七病候…… 242
产后目瞑候…… 243
产后耳聋候…… 243
产后虚热口生疮候…… 243
产后身生疮候…… 243
产后乳无汁候…… 243
产后乳汁溢候…… 243

卷四十五

小儿杂病诸候一　凡二十九论…… 244
养小儿候…… 244
变蒸候…… 245
温壮候…… 245
壮热候…… 245
惊候…… 245
欲发痫候…… 245
痫候…… 246
发痫瘥后身体头面悉肿满候…… 246
发痫瘥后六七岁不能语候…… 246
惊痫候…… 246
风痫候…… 246
发痫瘥后更发候…… 246
伤寒候…… 246
伤寒解肌发汗候…… 247
伤寒挟实壮热候…… 247
伤寒兼惊候…… 247
伤寒大小便不通候…… 247
伤寒腹满候…… 247
伤寒咽喉痛候…… 247
伤寒嗽候…… 247
伤寒后嗽候…… 247
伤寒汗出候…… 247
伤寒余热往来候…… 248
伤寒已得下后热不除候…… 248
伤寒呕候…… 248
伤寒热渴候…… 248
伤寒口内生疮候…… 248
伤寒鼻衄候…… 248
伤寒后下利候…… 248

卷四十六

小儿杂病诸候二　凡三十四论…… 249
时气病候…… 249
天行病发黄候…… 249
时气腹满候…… 249
时气病结热候…… 249
败时气病候…… 249
时气病兼疟候…… 249
时气病得吐下后犹热候…… 249
时气病后不嗜食面青候…… 249
时气病发复候…… 250
温病候…… 250
温病下利候…… 250
温病鼻衄候…… 250
温病胸结候…… 250
患斑毒病候…… 250
黄病候…… 250
黄疸病候…… 250
胎疸候…… 251
疟病候…… 251
疟后余热候…… 251
患疟后胁内结硬候…… 151
疟后内热渴引饮候…… 251
寒热往来候…… 251
寒热往来五脏烦满候…… 251
寒热往来腹痛候…… 251
寒热结实候…… 251
寒热往来食不消候…… 251
寒热往来能食不生肌肉候…… 252
胃中有热候…… 252
热烦候…… 252
热渴候…… 252
中客忤候…… 252
为鬼所持候…… 252
卒死候…… 252
中恶候…… 252

卷四十七

小儿杂病诸候三　凡四十五论…… 253
注候…… 253
尸注候…… 253
蛊注候…… 253
阴肿候…… 253
腹胀候…… 253

霍乱候…… 253
吐利候…… 253
服汤中毒毒气吐下候…… 254
呕吐逆候…… 254
哕候…… 254
吐血候…… 254
难乳候…… 254
吐脓候…… 254
百病候…… 254
头身喜汗出候…… 254
盗汗候…… 254
痰候…… 254
胸膈有寒候…… 254
癥瘕癖结候…… 255
否结候…… 255
宿食不消候…… 255
伤饱候…… 255
食不知饱候…… 255
喘露候…… 255
大腹丁奚候…… 255
洞泄下利候…… 255
利后虚羸候…… 255
赤白滞下候…… 255
赤利候…… 255
热利候…… 255
冷利候…… 255
冷热利候…… 256
卒利候…… 256
久利候…… 256
重下利候…… 256
利如膏血候…… 256
蛊毒利候…… 256
利兼渴候…… 256
被魅候…… 256
惊啼候…… 256
夜啼候…… 256
尿啼候…… 256
胎寒候…… 256
腹痛候…… 257
心腹痛候…… 257

卷四十八

小儿杂病诸候四　凡四十六论…… 258
解颅候…… 258
囟填候…… 258
囟陷候…… 258
重舌候…… 258
滞颐候…… 258
中风候…… 258
中风四肢拘挛候…… 259
中风不随候…… 259
白虎候…… 259
卒失音不能语候…… 259
中风口噤候…… 259
中风口喎邪僻候…… 259
中风痉候…… 259
羸瘦候…… 259
虚羸候…… 259
嗽候…… 259
咳逆候…… 259
痫气候…… 259
肿满候…… 259
毒肿候…… 260
耳聋候…… 260
耳鸣候…… 260
耳中风掣痛候…… 260
聤耳候…… 260
目赤痛候…… 260
眼障翳候…… 260
目盲候…… 260
雀目候…… 260
缘目生疮候…… 260
鼻齆候…… 260
鼻渊候…… 261
鼾鼻候…… 261
鼻塞候…… 261
喉痹候…… 261
马痹候…… 261
齿不生候…… 261
齿痛风龋候…… 261
齿根血出候…… 261
数岁不能行候…… 261
鹤节候…… 261
头发黄候…… 261
头发不生候…… 261
悟塞候…… 261
落床损瘀候…… 261

唇青候…… 262
无辜病候…… 262
卷四十九
小儿杂病诸候五　凡五十论…… 263
丹候…… 263
五色丹候…… 263
赤黑丹候…… 263
白丹候…… 263
丹火候…… 263
天火丹候…… 263
伊火丹候…… 263
爆火丹候…… 263
骨火丹候…… 263
厉火丹候…… 263
火丹候…… 263
飞火丹候…… 263
游火丹候…… 263
殃火丹候…… 263
尿灶火丹候…… 263
风火丹候…… 264
暴火丹候…… 264
留火丹候…… 264
朱田火丹候…… 264
郁火丹候…… 264
神火丹候…… 264
天灶火丹候…… 264
鬼火丹候…… 264
石火丹候…… 264
野火丹候…… 264
茱萸火丹候…… 264
家火丹候…… 264
废灶火丹候…… 264
萤火丹候…… 264
赤丹候…… 264
风瘤隐胗候…… 264
卒腹皮青黑候…… 264
蓝注候…… 264
身有赤处候…… 264
赤游肿候…… 265
大便不通候…… 265
大小便不利候…… 265
大小便血候…… 265
尿血候…… 265
痔候…… 265
小便不通利候…… 265
大小便数候…… 265
诸淋候…… 265
石淋候…… 265
气淋候…… 265
热淋候…… 265
血淋候…… 266
寒淋候…… 266
小便数候…… 266
遗尿候…… 266
卷五十
小儿杂病诸候六　凡五十一论…… 267
二虫候…… 267
蛔虫候…… 267
蛲虫候…… 267
寸白虫候…… 267
脱肛候…… 267
病癀候…… 267
差癀候…… 267
狐臭候…… 267
四五岁不能语候…… 267
气癯候…… 268
胸胁满痛候…… 268
服汤药中毒候…… 268
蠼螋毒绕腰痛候…… 268
疣目候…… 268
头疮候…… 268
头多虱生疮候…… 268
白秃候…… 268
头面身体诸疮候…… 268
恶疮候…… 268
爆疮候…… 268
瘰疬候…… 268
恶核候…… 268
漆疮候…… 269
痈疮候…… 269
肠痈候…… 269
疖候…… 269
疽候…… 269
疽疮候…… 269
瘘候…… 269
痈候…… 269

疥候…… 269
癣候…… 269
赤𥆧候…… 269
脐疮候…… 269
虫胞候…… 269
口疮候…… 270
鹅口候…… 270
燕口生疮候…… 270
口下黄肥疮候…… 270
舌上疮候…… 270
舌肿候…… 270
噤候…… 270
冻烂疮候…… 270
金疮候…… 270
卒惊疮候…… 270
月食疮候…… 270
耳疮候…… 270
浸淫疮候…… 270
王灼恶疮候…… 270
痟湿疮候…… 270
阴肿成疮候…… 270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一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风病诸候上凡二十九论

中　风　候

中风者，风气中于人也。风是四时之气，分布八方，主长养万物。从其乡来者，人中少死病；不从其乡来者，人中多死病。其为病者，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其入经脉，行于五脏者，各随脏腑而生病焉。

心中风，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若唇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壮。若唇或青或黑，或白或黄，此是心坏为水。面目亭亭，时悚动者，皆不可复治，五六日面死。

肝中风，但踞坐，不得低头。若绕两目连额上，色微有青，唇青面黄者可治，急灸肝俞百壮。若大青黑，面一黄一白者，是肝已伤，不可复治，数日面死。

脾中风，踞而腹满，身通黄，吐咸汁出者可治，急灸脾俞百壮。若手足青者，不可复治。

肾中风，踞而腰痛，视胁左右，未有黄色如饼粜大者可治，急灸肾俞百壮。若齿黄赤，鬓发直，面土色者，不可复治。

肺中风，偃卧而胸满短气，冒闷汗出，视目下鼻上下两旁下行至口，色白者可治，急灸肺俞百壮。若色黄者，为肺已伤，化为血不可复治。其人当妄，掇空指地，或自拈衣寻缝，如此数日面死。

诊其脉，虚弱者，亦风也；缓大者，亦风也；浮虚者，亦风也；滑散者，亦风也。

风　癔　候

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发汗身软者可治，眼下及鼻人中左右上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汗不出，体直者，七日死。

风口噤候

诸阳经筋，皆在于头。手三阳之筋，并结入颔颊；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诸阳为风寒所客则筋急，故口噤不开也。

诊其脉迟者生。

风舌强不得语候

脾脉络胃，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心之别脉系舌本。今心、脾二脏受风邪，故舌强不得语也。

风失音不语候

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也；会厌者，音声之户；舌者，声之机；唇者，声之扇。风寒客于会厌之间，故卒然无音。皆由风邪所伤，故谓风失音不语。

养生方云：醉卧当风，使人发喑。

贼　风　候

贼风者，谓冬至之日，有疾风从南方来，名曰虚风。此风至能伤害于人，故言贼风也。其伤人也，但痛不可得按抑，不可得转动，痛处体卒无热。伤风冷则骨解深痛，按之乃应

骨痛也。但觉身内索索冷，欲得热物熨痛处，即小宽，时有汗。久不去，重遇冷气相搏，乃结成瘰疬及偏枯；遇风热气相搏，乃变附骨疽也。

风　痉　候

风痉者，口噤不开，背强而直，如发痫之状。其重者，耳中策策痛。卒然身体痉直者，死也。由风邪伤于太阳经，复遇寒湿，则发痉也。

诊其脉，筑筑如弦，直上下者，风痉脉也。

风角弓反张候

风邪伤人，令腰背反折，不能俯仰，似角弓者，由邪入诸阳经故也。

风口㖞候

风邪入于足阳明、手太阳之经，遇寒则筋急引颊，故使口㖞解，言语不正，而目不能平视。

诊其脉，浮而迟者可治。

养生方云：夜卧，当耳勿得有孔，风入耳中，喜令口㖞。

柔　风　候

血气俱虚，风邪并入，在于阴则皮肤缓，在于阴则腹里急。柔风之状，四肢不能收，里急不能仰。

风　痱　候

风痱之状，身体无痛，四肢不收，神智不乱，一臂不随者，风痱也。时能言者可治。不能言者不可治。

风腿退候

风腿退者，四肢不收，身体疼痛，肌肉虚满，骨节懈怠，腰脚缓弱，不自觉知是也。由皮肉虚弱，不胜四时之虚风，故令风邪侵于分肉之间，流于血脉之内使之然也。经久不瘥，即变成水病。

风偏枯候

风偏枯者，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风湿客于半身，在分腠之间，使血气凝涩，不能润养。久不瘥，真气去，邪气独留，则成偏枯。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小而痛，言不变，智不乱是也。邪初在分腠之间，宜温卧取汗。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

诊其胃脉沉大，心脉小牢急，皆为偏枯。男子则发左，女子则发右。若不喑，舌转者可治，三十日起。其年未满二十者，三岁死。又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足太阳经虚者，则病恶风偏枯，此由愁思所致，忧虑所为。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倚壁，不息行气，从头至足止。愈疸、疝、大风、偏枯、诸风痹。

又云：仰两足指，五息止。引腰背痹、偏枯，令人耳闻声。常行，眼耳诸根，无有罣碍。

又云：以背正倚，展两足及指，瞑心，从头上引气，想以达足之十趾及足掌心，可三七引，候掌心似受气止。盖谓上引泥丸，下达涌泉是也。

又云：正住倚壁，不息行气，从口趣令气至头始止。治疸、痹、大风偏枯。

又云：一足踢地，足不动，一足向侧相，转身欹势，并手尽急回，左右迭互二七。去脊风冷、偏枯不通润。

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

此由体虚腠理开，风邪在于筋故也。春遇痹，为筋痹，则筋屈。邪客关机，则使筋挛。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肩背拘急也。足厥阴，肝之经也。肝通主诸筋，王在春。其经络虚，遇风邪则伤于筋，使四肢拘挛，不得屈伸。

诊其脉，急细如弦者，筋急足挛也。若筋屈不已，又遇于邪，则移变入肝。其病状，夜卧惊，小便数。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手前后递互拓，极势三七，手掌向下，头低面心，气向下至涌泉、仓门，却努一时取势，散气，放纵。身气平，头动，膊前后欹侧，柔转二七。去膊井冷血，筋急，渐渐如消。

又云：两手抱左膝，伸腰，鼻内气七息，展右足，除难屈伸拜起，胫中痛萎。

又云：两手抱右膝著膺，除下重难屈伸。

又云：踞坐，伸右脚，两手抱左膝头，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展左足著外。除难屈伸拜起，胫中疼痹。

又云：立身，上下正直，一手上拓，仰手如似推物势，一手向下如捺物，极势，上下来去，换易四七。去膊内风，两膊井内冷血，两掖筋脉挛急。

又云：踞坐，伸左脚，两手抱右膝，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展左足著外。除难屈伸拜起，胫中疼。

风身体手足不随候

手足不随者，由体虚腠理开，风气伤于脾胃之经络也。足太阴为脾之经，脾与胃合；足阳明为胃之经，胃为水谷之海也。脾候身之肌肉，主为胃行水谷之气，以养身体四肢。脾气弱，即肌肉虚，受风邪所侵，故不能为胃通行水谷之气，致四肢肌肉无所禀受，而风邪在经络，搏于阳经，气行则迟，关以纵，故令身体手足不随也。

诊脾脉缓者，为风痿，四肢不用。又心脉、肾脉俱至，则难以言，九窍不通，四肢不举。肾脉来多，即死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极力右掖振两臂，不息九通，愈臂痛劳倦，风气不随。振两臂者，更互踶跼，犹言厥，九通中间，偃伏皆为之，名虾蟆行气，不已，愈臂痛劳倦，风气不随，久行不觉痛痒，作种种形状。

又云：偃卧，合两膝，布两足，伸腰，口内气，振腹七息。除壮热疼痛，两胫不随。

又云：治四肢疼闷及不随，腹内积气，床席必须平稳，正身仰卧，缓解衣带，枕高三寸，握固者，以两手各自以四指把手拇指，舒臂，令去身各五寸，两脚竖指，相去五寸，安心定意，调和气息，莫思余事，专意念气，徐徐漱醴泉者，以舌舐略唇口牙齿，然后咽唾，徐徐以口吐气，鼻引气入喉。须微微缓作，不可卒急强作，待好调和。引气，勿令自闻出入之声。每引气，心心念送之，从脚趾头使气出。引气五息、六息。一出入为一息，一息数至十息，渐渐增益，得至百息、二百息，病即除愈。不用食生菜及鱼肥肉；大饱食后，喜怒忧恚，悉不得辄行气。惟须向晓清静时行气，大佳，能愈万病。

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

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其三气时来，亦有偏多偏少，而风湿之气偏多者，名风湿痹也。人腠理虚者，则由风湿气伤之，搏于血气，血气不行，则不宣。真邪相击，在于肌肉之间，故其肌肤尽痛。然诸阳之经，宣行阳气，通于身体，风湿之气客在肌肤，初始为痹。若伤诸阳之经，阳气行则迟缓，而机关弛纵，筋脉不收摄，故风湿痹而复身体手足不随也。

风痹手足不随候

风寒湿三气合面为痹，风多者为风痹。风痹之状，肌肤尽痛。诸阳之经，尽起于手足，而循行于身体。风寒之客肌肤，初始为痹。后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气相搏，血气行则迟缓，使机关弛纵，故风痹而复手足不随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左右拱手、两臂，不

息九通。治臂足痛，劳倦风痹不随。

风半身不随候

半身不随者，脾胃气弱，血气偏虚，为风邪所乘故也。脾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化为血气，润养身体。脾胃既弱，水谷之精润养不周，致血气偏虚，而为风邪所侵，故半身不随也。

诊其寸口沉细，名曰阳内之阴。病苦悲伤不乐，恶闻人声，少气，时汗出，臂偏不举。又寸口偏绝者，则偏不随；其两手尽绝者，不可治也。

偏风候

偏风者，风邪偏客于身一边也。人体有偏虚者，风邪乘虚而伤之，故为偏风也。其状，或不知痛痒，或缓纵，或痹痛是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手长舒，仰掌掌仰，一手捉颊，挽之向外，一时极势二七。左右亦然。手不动，两向侧势，急挽之，二七。去头骨急强，头风脑旋，喉痹，膈内冷注，偏风。

又云：一足踞地，一手向后长舒努之，一手捉涌泉急挽，足努、手挽，一时极势。左右易，俱二七。治上下偏风，阴气不和。

风弹曳候

弹曳者，肢体弛缓不收摄也。人以胃气养于肌肉经络也，胃若衰损，其气不实，经脉虚，则筋肉懈惰，故风邪搏于筋而使弹曳也。

风不仁候

风不仁者，由荣气虚，卫气实，风寒入于肌肉，使血气行不宣流。其状，搔之皮肤如隔衣是也。

诊其寸口脉缓，则不仁。不仁，脉虚数者生，牢急疾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赤松子曰：偃卧，展两胫、两手，足外踵，指相向，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死肌、不仁、足寒。

又云：展两足，上。除不仁、胫寒之疾也。

风湿痹候

风湿痹病之状，或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或痹。其风湿气多而寒气少者，为风湿痹也。由血气虚，则受风湿，而成此病。久不瘥，人于经络，搏于阳经，亦变令身体手足不随。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任臂，不息十二通。愈足湿痹不任行，腰脊痹痛。又正卧，叠两手著背下，伸两脚，不息十二通，愈足湿痹，不任行，腰脊痛痹。有偏患者，患左压右足，患右压左足。久行，手亦如足用行，满十方止。

又云：以手摩腹，从足至头，正卧，踡臂导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闭气不息十二通，以治痹湿不可任，腰脊痛。

风湿候

风湿者，是风气与湿气共伤于人也。风者，八方之虚风；湿者，水湿之蒸气也。若地下湿，复少霜雪，其山水气蒸，兼值暖，腠退人腠理开，便受风湿。其状，令人懈惰，精神昏愦。若经久，亦令人四肢缓纵不随。人脏则喑哑，口舌不收。或脚痹弱，变成脚气。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真诰云：栉头理发，欲得多过，通流血脉，散风湿，数易栉，更番用之。

风痹候

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状，肌肉顽厚，或疼痛。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在阴曰痹；阴阳

俱病，曰风痹。其以春遇痹者为筋痹，则筋屈。筋痹不已，又遇邪者，则移入肝。其状，夜卧则惊，饮多，小便数。夏遇痹者为脉痹，则血凝不流，令人萎黄。脉痹不已，又遇邪者，则移入心。其状，心下鼓，气暴上逆，喘不通，嗌干喜噫。仲夏遇痹为肌痹，肌痹不已，复遇邪者，则移入脾。其状，四肢懈惰，发咳呕汁。秋遇痹者为皮痹，则皮肤无所知。皮痹不已，又遇邪则移入于肺。其状，气奔痛。冬遇痹者为骨痹，则骨重不可举，不随而痛。骨痹不已，又遇邪则移入于肾，其状喜胀。

诊其脉大而涩者，为痹；脉来急者，为痹。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一曰以右踵拘左足拇趾，除风痹；二曰以左踵拘右足拇趾，除厥痹；三曰两手更引足趺，置膝上，除体痹。

又云：因汗入水，即成骨痹。

又云：偃卧，合两膝头，翻两足，伸腰，口内气，胀腹自极七息。除痹痛热痛，两胫不随。

又云：踞坐，伸腰，以两手引两踵，以鼻内气，自极七息，引两手布两膝头。除痹呕。

又云：忍尿不便，膝冷成痹。

又云：偃卧，端展两手足臂，以鼻内气，自极七息，摇足三十而止。除胸足寒，周身痹，厥逆。

又云：正倚壁，不息行气，从头至足止。愈大风、偏枯、诸痹。

又云：左右手夹据地，以仰引腰五息止，去痿痹，利九窍。

又云：仰两足指，引五息止。腰背痹枯，令人耳闻声。久行，眼耳诸根无有罣碍。

又云：踞伸右脚，两手抱左膝头，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难屈伸拜起，胫中疼痛痹。

又云：左右拱两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劳倦，风痹不随。

又云：凡人常觉脊倔强而闷，仰面努膊并向上，头左右两向挼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气动定，然始更用。初缓后急，不得先急后缓。若无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时、日没三辰。如用，辰别二七。阴寒热病，脊、腰、颈项痛，风痹两膝颈头，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腰痹背痛，口内生疮，牙齿风，头眩尽除。

又云：大汗勿偏脱衣，喜偏风半身不随。

养生经要集云：大汗急傅粉，著汗湿衣，令人得疮，大小便不利。

血　痹　候

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血为阴，邪入于血而痹，故为血痹也。其状，形体如被微风所吹。此由忧乐之人，骨弱肌肤盛，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肤腠开，为风邪所侵也。诊其脉自微涩，在寸口，而关上小紧，血痹也。宜可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风 惊 邪 候

风惊邪者，由体虚、风邪伤于心之经也。心为手少阴之经。心气虚，则风邪乘虚伤其经，入舍于心，故为风惊邪也。其状，乍惊乍喜，恍惚失常是也。

风 惊 悸 候

风惊悸者，由体虚，心气不足，心之腑为风邪所乘。或恐惧忧迫，令心气虚，亦受于风邪。风邪搏于心，则惊不自安。惊不已，则悸动不定。其状，目精不转，而不能呼。

诊其脉，动而弱者，惊悸也。动则为惊，弱则为悸。

风 惊 恐 候

风惊恐者，由体虚受风，入乘脏腑。其状，如人将捕之。心虚则惊，肝虚则恐。足

厥阴为肝之经，与胆合。足少阳为胆之经，主决断众事。心肝虚而受风邪，胆气又弱，而为风所乘，恐如人捕之。

风　惊　候

风惊者，由体虚，心气不足，为风邪所乘也。心藏神而主血脉。心气不足则虚，虚则血乱，血乱则气并于血。气血相并，又被风邪所乘，故惊不安定，名为风惊。

诊其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养生方云：精藏于玉房，交接太数，则失精。失精者，令人怅怅，心常惊悸。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风病诸候下凡三十论

历节风候

历节风之状，短气，自汗出，历节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由饮酒腠理开，汗出当风所致也。亦有血气虚，受风邪而得之者。风历关节，与血气相搏交攻，故疼痛。血气虚，则汗也。风冷搏于筋，则不可屈伸，为历节风也。

风身体疼痛候

风身体疼痛者，风湿搏于阳气故也。阳气虚者，腠理易开，而为风湿所折，使阳气不得发泄，而与风湿相搏于分肉之间，相击，故疼痛也。

诊其脉，浮而紧者，则身体疼痛。

风入腹拘急切痛候

风入腹拘急切痛者，是体虚受风冷，风冷客于三焦，经于脏腑，寒热交争，故心腹拘急切痛。

风经五脏恍惚候

五脏处于内，而气行于外。脏气实者，邪不能伤。虚则外气不足，风邪乘之。然五脏，心为神，肝为魂，肺为魄，脾为意，肾为志。若风气经之，是邪干于正，故令恍惚。

刺　风　候

刺风者，由体虚肤腠开，为风所侵也。其状，风邪走遍于身，而皮肤淫跃，邪气与正气交争，风邪击搏，如锥刀所刺，故名刺风也。

养生方云：触寒来，寒未解，食热物，亦成刺风。

蛊　风　候

蛊风者，由体虚受风，其风在于皮肤，淫淫跃跃，若画若刺，一身尽痛，侵伤气血。其动作，状如蛊毒，故名蛊风也。

风　冷　候

风冷者，由脏腑虚，血气不足，受风冷之气。血气得温则宣流，冷则凝涩。然风之伤人，有冷有热。若挟冷者，冷折于气血，使人面青心闷，呕逆吐沫，四肢痛冷，故谓之风冷。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足踞地，足不动，一足向侧，如丁字样，转身倚势，并手尽急回，左右迭互。去脊风冷，偏枯不通润。

又云：蹲坐，身正头平，叉手安颏下，头不动，两肘向上振摇，上下来去七七。亦持手三七，放纵身心。去乳房风冷肿闷，鱼寸不调，日日损。

又云：坐，两足长舒，自纵身，内气向下，使心内柔和适散，然始屈一足，安膝下，长舒一足，仰足趾向上使急，仰眠，头不至

席，两手急努向前，头向上努挽，一时各各取势，来去二七，迭互亦然。去脚疼，腰髀冷血冷，风，日日渐损。

又云：长舒足，肚腹著席，安徐看气向下，知有去处，然始著两手掌拓席，努使臂直，散脊背气向下，渐渐尽势，来去二七。除脏腑内宿冷，脉急，腰髀风冷。

又云：欲以气出汗，拳手屈膝侧卧，闭气自极，欲息气定，复闭气，如此汗出乃止。复转卧，以下居上，复闭气如前，汗大出乃止。此主治身中有风寒。欲治股胫手臂痛法：屈一胫一臂，伸所病者，正偃卧，以鼻引气，令腹满，以意推之，想气行至上，温热，即愈。

又云：肚腹著席，长舒一足向后，急努足指，一手舒向前尽势，将一手向背上挽足倒急势，头仰蹙背，使急。先用手足斜长舒者，两向自相挽急，始屈手足共头，一时取势。常记动手足，先后交番，上下来去二七，左右亦然。去背项腰膝髀并风冷疼闷，脊里僵强。

又云：坐正，两手向后捉腕，反向拓席，尽势，使腹弦弦上下，七，左右换手亦然。去腹肚冷风宿气积，胃口冷，食饮进退，吐逆不下。

又云：凡学将息人，先须正坐，并膝头、足。初坐，先足趾相对，足跟外扒。坐上，欲安稳，须两足跟向内相对，坐上足指外扒上。觉闷痛，渐渐举身似疑便，坐上。待其内坐相似不痛，如双竖足跟向上，坐上，足趾并反向外。每坐常。去膀胱内气，膝冷，两足冷疼，上气，腰痛，尽自消适。

又云：长舒一足，一脚屈，两手挽膝三里，努膝向前，身却挽，一时取势，气内散消，如似骨解。迭互换足，各别三七。渐渐去髀脊冷风冷血，筋急。

又云：两手向后，倒挽两足，极势。头仰，足指向外努之，缓急来去七，始手向前直舒，足自摇，膝不动，手足各二七。去脊腰闷风冷。

又云：身平正，舒两手向后，极势，屈肘向后空捺，四七。转腰，垂手向下，手掌四面转之。去臂内筋急。

又云：两手长舒，合掌向下。手高举与髀齐极势，使髀闷痛，然始上下摇之二七。手下至髀还，上下缓急。轻手前后散振七，去髀内风冷疼，日消散。双手前拓，努手合掌向下。

又云：手掌倒拓两髀井前，极势，上下傍两掖，急努振摇，来去三七，竟。手不移处，努两肘上急势，上下振摇二七，欲得拳两手七，因相将三七。去项髀筋脉急努。一手屈拳向左，一手捉肘头，向内挽之，上下一时尽势。屈手散放，舒指三，方转手，皆极势四七。调肘髀骨筋急强。两手拓，向上极势，上下来去。

又云：手不动，时两肘向上，极势七。不动手肘臂，侧身极势，左右回三七。去颈骨冷气风急。前一十二件有此法，能使气人行之，须在疾中可量。

风　热　候

风热病者，风热之气先从皮毛入于肺也。肺为五脏上盖，候身之皮毛。若肤腠虚，则风热之气先伤皮毛，乃入肺也。其状，使人恶风寒战，目欲脱，涕唾出。候之三日内及五日内，目不精明者是也。七八日，微有青黄脓涕，如弹丸大，从口鼻内出，为善也。若不出，则伤肺，变咳嗽唾脓血也。

风　气　候

风气者，由气虚受风故也。肺主气。气之所行，循经络，荣脏腑，而气虚则受风。风之伤气，有冷有热。冷则厥逆，热则烦愦。其因风所为，故名风气。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手前拓使急，一手发乳房，向后急挽之，不得努用力气，心开

下散，迭互相换手，三七。始将两手攀膝头，急捉，身向后极势，三七。去惋闷疼，风府、云门气散。

风冷失声候

风冷失声者，由风冷之气，客于会厌，伤于悬痈之所为也。声气通发，事因关户。会厌是音声之户，悬痈是音声之关。风冷客于关户之间，所以失声也。

中冷声嘶候

中冷声嘶者，风冷伤于肺之所为也。肺主气，五脏同受气于肺。而五脏有五声，皆禀气而通之。气为阳。若温暖则阳气和宣，其声通畅。风冷为阴。阴邪搏于阳气，使气道不调流，所以声嘶也。

头面风候

头面风者，是体虚，诸阳经脉为风所乘也。诸阳经脉，上走于头面。运动劳役，阳气发泄，腠理开而受风，谓之首风。病状，头面多汗，恶风，病甚则头痛。又，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又，新沐头未干，不可以卧。使头重身热。反得风则烦闷。

诊其脉，寸口阴阳表里互相乘。如风在首，久不瘥，则风入脑，变为头眩。

养生方云：饱食仰卧，久成气病头风。

又云：饱食沐发，作头风。

又云：夏不用露面卧，露下堕面上，令面皮厚，喜成癣。一云作面风。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手拓颐，向上极势。一手向后长舒急努，四方显手掌。一时俱极势，四七。左右换手皆然。拓颐，手两向共头倚侧，转身二七。去臂髆风、头风，眠睡。

又云：解发，东向坐，握固不息一通。举手左右导引，手掩两耳。治头风，令发不白。以手复捋头五，通脉也。

又云：人常须日已没食讫，食讫即更不须饮酒，终天不干呕。诸热食腻物，不饮冷醋浆，喜失声失咽。热食枕手卧，久成头风目涩。

又云：端坐伸腰，左右倾头，闭目，以鼻内气，除头风。自极七息，止。

又云：头痛，以鼻内气，徐吐出气，三十过休。

又云：抱两膝，自弃于地，不息八通。治胸中上至头诸病，耳目鼻喉痛。

又云：欲治头痛，闭气，令鼻极偃卧乃息、汗出乃止。

又云：叉两手头后，极势，振摇二七。手掌翻覆安之七。头欲得向后仰之，一时一势，欲得倚斜四角，急挽之，三七。去头掖髆肘风。

风头眩候

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

诊其脉，洪大而长者，风眩。又得阳脉浮者，暂起目眩也。风眩久不瘥，则变为癫疾。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两手抱右膝，著膺，除风眩。

又云：以两手承辘轳倒悬，令脚反在其上元。愈头眩风癫。坐地，舒两脚，以绳绊之。大绳绊讫，拖辘轳上来下去，以两手挽绳，使脚上头下，使离地，自极十二通。愈头眩风癫。久行，身卧空中，而不堕落。

又云：一手长舒，令掌仰；一手捉颐，挽之向外。一时极势，二七。左右亦然。手不动，两向侧，极势，急挽之，二七。去颈骨急强，头风脑旋，喉痹，髆内冷注，偏风。

又云：凡人常觉脊背倔强，不问时节，缩咽髆内，仰面，努髆并向上，头左右两向掖

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气动住，然始更用。初缓后急，不得先急后缓。若无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时、日没三辰。辰别二七。除寒热病，脊腰颈项痛，风痹，口内生疮，牙齿风，颈头眩，众病尽除。

又云：坐地，交叉两脚，以两手从曲脚中入，低头，叉项上。治久寒不能自温，耳不闻声。

又云：脚著项上，不息十二通。愈。

又云：大寒不觉暖热，久顽冷患，耳聋目眩病。久行即成法，法身五六，不能变也。

又云：低头，不息六通。治耳聋，目癫眩，咽喉不利。

又云：伏，前，侧牢，不息六通。愈耳聋目眩。随左右聋伏，并两膝，耳著地，牢，强意多用力至大极。愈耳聋目眩病。久行不已，耳闻十方，亦能倒头，则不眩也。八件有此术，亦在病疾难为。

风癫候

风癫者，由血气虚，邪入于阴经故也。人有血气少，则心虚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因为风邪所伤，故邪入于阴，则为癫疾。又人在胎，其母卒大惊，精气并居，令子发癫。其发则仆地，吐涎沫，无所觉是也。原其癫病，皆由风邪故也。

养生方云：夫人见十步直墙，勿顺墙而卧。风利吹人，必发癫痫及体重。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此是常法。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还向反望，不息七通。治咳逆，胸中病，寒热癫疾，喉不利，咽干咽塞。

又云：以两手承辘轳倒悬，令脚反在上元。愈头眩风癫。坐地，舒两脚，以绳绊之。以大绳绊讫，拖辘轳上来下去，以两手挽绳，使脚上头上，不使离地，自极十二通。愈头眩风癫。久行，身卧空中，而不坠落。

五癫病候

五癫者，一曰阳癫，发如死人，遗尿，食顷乃解。二曰阴癫，初生小时，脐疮未愈，数洗浴，因此得之。三曰风癫，发时眼目相引，牵纵反强，羊鸣，食顷方解。由热作汗出当风，因房室过度，醉饮，令心意逼迫，短气脉悸得之。四曰湿癫，眉头痛，身重。坐热沐头，湿结，脑汗未止得之。五曰马癫，发作时时，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体皆热。

诊其脉，心脉微涩，并脾脉紧而疾者，为癫脉也。急甚为骨癫疾。脉洪大而长者，癫疾；脉浮大附阴者，癫疾；脉来牢者，癫疾。三部脉紧急者可治；发则仆地，吐沫无知。若强惊起如狂，及遗粪者，难治。脉虚则可治，实则死。脉紧弦实牢者生，脉沉细小者死。脉搏大滑，久久自已。其脉沉小而疾，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

风狂病候

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风邪入血，使人阴阳二气虚实不调。若一实一虚，则令血气相并。气并于阳，则为狂发。或欲走，或自高贤，称神圣是也。又肝藏魂。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明，不敢正当人，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瘁色夭，死于秋。皆由血气虚，受风邪，致令阴阳气相并所致，故名风狂。

风邪候

风邪者，谓风气伤于人也。人以身内血气为正，外风气为邪。若其居处失宜，饮食不节，致腑脏内损，血气外虚，则为风邪所伤。故病有五邪：一曰中风，二曰伤暑，三曰饮食劳倦，四曰中寒，五曰中湿。其为病不同。

风邪者，发则不自觉知，狂惑妄言，悲喜无度是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生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脾主土，土暖如人肉，始得发汗，去风冷邪气。若腹内有气胀，先须暖足，摩脐上下并气海，不限遍数，多为佳。如得左回右转，三七。和气如用，要用身内一百一十三法，回转三百六十骨节，动脉摇筋，气血布泽，二十四气和润，脏腑均调。和气在用，头动转摇振，手气向上，心气则下，分明知去知来。莫问平手、倚腰，转身、摩气，屈戚回动。尽，心气放散，退至涌泉，一一不失气之行度，用之导益。不解用者，疑如气乱。

鬼　邪　候

凡邪气鬼物所为病也，其状不同。或言语错谬，或啼哭惊走，或癫狂昏乱，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惧如人来逐，或歌谣咏啸，或不肯语。持针置发中，入病者门，取坤他盖切岸水，以三尺新白布覆之，横刀膝上，呼病者前，矜庄观视病者语言颜色。应对不精明，乃以含水噀之。勿令病者起，复低头视，满三噀后熟拭之。若病困劣昏冥，无令强起，就视之，昏冥遂不知人，不肯语，以指弹其额，近发际，曰：欲愈乎？犹不肯语，便弹之二七，曰：愈。愈即就鬼，受以情实。

若脉来迟伏，或如鸡啄，或去，此邪物也。若脉来弱，绵绵迟伏，或绵绵不知度数，而颜色不变，此邪病也，脉来乍大乍小，乍短乍长，为祸脉。两手脉浮之细微，绵绵不可知，惧有阴脉，亦细绵绵，此为阴跃、阳跃之脉也。此家曾有病痱风死，苦恍惚，亡人为祸也。脉来洪大弱者，社祟。脉来沉沉涩涩，四肢重，土祟。脉来如飘风，从阴趋阳，风邪也。一来调，一来速，鬼邪也。脉有表无里，邪之祟上得，鬼病也。何谓表里？寸尺为表，关为里；两头有脉，关中绝不至也。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阴绝而阳微，死不治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上清真人诀》曰：夜行常琢齿，杀鬼邪。

又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虫伏尸皆去，面体光泽。又《无生经》曰：治百病、邪鬼、虫毒，当正偃卧，闭目闭气，内视丹田，以鼻徐徐内气，令腹极满，徐徐以口吐之，勿令有声，令入多出少，以微为之。故存视五脏，各如其形色。又存胃中，令鲜明洁白如素。为之倦极，汗出乃止。以粉粉身，摩捋形体。汗不出而倦者，亦可止。明日复为之。

又当存作大雷电，隆隆鬼鬼，走入腹中。为之不止，病自除矣。

又云：封君达常乘青牛，鲁女生常乘驳牛，孟子绰常乘驳马，尹公度常乘青骡。时人莫知其名字为谁，故曰：欲得不死，当问青牛道士。欲得此色，驳牛为上，青牛次之，驳马又次之。二色者，顺生之气也。故云青牛者，乃柏木之精；驳牛者，古之神示之先；驳马者，乃神龙之祖也。云道士乘此以行于路，百物之恶精、疫气之疠鬼，长摄之焉。

鬼　魅　候

凡人有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狂言惊怖，向壁悲啼，梦寐喜魇，或与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热，心腹满，短气，不能饮食。此魅之所持也。

恶风须眉堕落候

大风病，须眉堕落者，皆从风湿冷得之。或因汗出入水得之，或冷水入肌体得之，或饮酒卧湿地得之，或当风冲坐卧树下及湿草上得之，或体痒搔之，渐渐生疮，经年不瘥，即成风疾。八方之风，皆能为邪。邪客于经络，久而不去，与血气相干，则使荣卫不和，淫邪散溢，故而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

西北方乾为老公，名曰金风；一曰黑风，

二曰旋风，三曰愒风，其状似疾。此风奄奄忽忽，不觉得时，以经七年，眉睫堕落。

东方震为长男，名曰青风，一曰终风，二曰冲风，三曰行龙风，其状似疾。此风手脚生疮，来去有时，朝发夕发，以经五年，眉睫坠落。

东北方艮为少男，名曰石风：一曰春风，二曰游风，三曰乱风，其状似疾。此风体肉顽，班白如癞，以经十年，眉睫堕落。

北方坎为中男，名曰水风：一曰面风，二曰瓦字元作瓦风，三曰散风，其状似疾。春秋生疮，淫淫习习，类如虫行，走作无常，以经十年，眉睫堕落。

西南方坤为老母，名曰穴风：一曰吟风，二曰胪风，三曰脑风，其状似疾。不觉痛痒，体不生疮，真似白癞，以经十年，眉睫堕落。

东南方巽为长女，名曰角风：一曰因风，二曰历节风，三曰膀胱风，其状似疾。以此风有虫三色，头赤腹白尾黑，以经三年，眉睫堕落，虫出可治。

南方离为中女，名曰赤风：一曰水风，二曰播风，三曰奸风，其状似疾。此风身体游游奕奕，心不肯定，肉色变异，以经十年，眉睫堕落。

西方兑为少女，名曰淫风：一曰缺风，二曰明风，三曰青风，其状似疾。此风已经百日，体内蒸热，眉发堕落。

恶风候

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凡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复有诸恶横病，诸风生害于人身，所谓五种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黑风生黑虫，黄风生黄虫，青风生青虫，赤风生赤虫，白风生白虫。此五种风，皆是恶风，能坏人身，名曰疾风。入五脏，即与脏食。人虫生，其虫无量，在人身中，乃入骨髓，来去无碍。若食人肝，眉睫堕落；食人肺，鼻柱崩倒；食人脾，语声变散；食人肾，耳鸣啾啾，或如雷声，食人心，心不受触而死。

脉来徐去疾，上虚下实，此为恶风。

风瘙隐轸生疮候

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起隐轸。热多则色赤，风多则色白。甚者痒痛，搔之则成疮。

风瘙身体隐轸候

邪气客于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瘙瘾轸。若赤轸者，由凉湿折于肌中之极热，热结成赤轸也。得天热则剧，取冷则灭也。白轸者，由风气折于肌中热，热与风相搏所为。白轸得天阴雨冷则剧，出风中亦剧，得晴暖则灭，著衣身暖亦瘥也。

脉浮而洪，浮即为风，洪则为气强。风气相搏，隐轸，身体为痒。

养生方云：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热、风轸。

风瘙痒候

此由游风在于皮肤，逢寒则身体疼痛，遇热则瘙痒。

风身体如虫行候

夫人虚，风邪中于荣卫，溢于皮肤之间，与虚热并，故游奕遍体，状若虫行也。

风痒候

邪气客于肌，则令肌肉虚，真气散去，又被寒搏皮肤，皮外发腠理，闭毫毛。淫邪与卫气相搏，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寒则表虚，虚则邪气往来，故肉痒也。凡痹之类，逢热则痒，逢寒则痛。

风瘖瘂候

夫人阳气外虚则多汗。汗出当风，风气

搏于肌肉，与热气并，则生瘖瘟。状如麻豆，甚者渐大，搔之成疮。

诸癞候

凡癞病，皆是恶风及犯触忌害得之。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便急治之，断米谷肴鲑，专食胡麻松术辈，最善也。

夫病之生，多从风起。当时微发，不将为害。初入皮肤里，不能自觉。或流通四肢，潜于经脉，或在五脏，乍寒乍热，纵横脾肾，蔽诸毛腠理，壅塞难通，因兹气血精髓乖离，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或汗不流泄，手足酸疼，针灸不痛；或在面目，习习奕奕；或在胸颈，状如虫行；或身体遍痒，搔之生疮；或身面肿，痛彻骨髓；或顽如钱大，状如蚝毒；或如梳，或如手，锥刺不痛；或青赤黄黑，犹如腐木之形；或痛无常处，流移非一；或如酸枣，或如悬铃；或似绳缚，拘急难以俯仰，手足不能摇动，眼目浮肿，内外生疮，小便赤黄，尿有余沥，面无颜色，恍惚多忘。其间变状多端。

毒虫若食人肝者，眉睫堕落。食人肺，鼻柱崩倒，或鼻生息肉，孔气不通。若食人脾，语声变散。若食入肾，耳鸣啾啾，或如雷鼓之音。若食入筋脉，肢节堕落。若食入皮肉，顽痹不觉痛痒，或如针锥所刺，名曰刺风。若虫乘风走于皮肉，犹若外有虫行。复有食人皮肉，彻外从头面即起为疱肉，如桃核、小枣。从头面起者，名曰顺风；病从两脚起者，名曰逆风。令人多疮，犹如癣疥，或如鱼鳞，或痒或痛，黄水流出。初起之时，或如榆荚，或如钱孔，或青或白，或黑或黄，变异无定，或起或灭。此等皆病之兆状。

又云：风起之由，皆是冷热交通，流于五脏，彻入骨中。虚风因湿，和合虫生，便即作患。论其所犯，多因用力过度，饮食相违，行房太过，毛孔既开，冷热风入五脏，积于寒热，寒热之风，交过通彻，流行诸脉，急者即患，缓者稍远。所食秽杂肉，虫生日久，冷热至甚暴，虫遂多，食人五脏骨髓，及于皮肉筋节，久久皆令坏散，名曰癞风。若其欲治，先与雷丸等散，服之出虫。见其虫形，青赤黑黄白等诸色之虫，与药治者，无有不瘥。

然癞名不一。木癞者，初得先当落眉睫，面目痒，如复生疮，三年成大患。急治之愈，不治患成。火癞者，如火烧疮，或断人支节，七年落眉睫。急治可愈，八年成疾难治。金癞者，是天所为也，负功德崇，初得眉落，三年食鼻，柱崩倒，叵治，良医能愈。土癞者，身体块磊，如鸡子弹丸许。此病宜急治之，六年便成大患，十五年不可治。水癞者，先得水病，因即留停，风触发动，落人眉须。不急治之，经年病成。蟋蟀癞者，虫如蟋蟀，在人身体内，百节头皆欲血出。三年叵治。面癞者，虫如面，举体艾白，难治；熏药可愈，多年叵治。白癞者，斑驳或白或赤。眉须堕落，亦可治。多年难治。疥癞者，状似癣瘙，身体狂痒。十年成大患，可急治之，愈。风癞者，风从体入，或手足刺痛，风冷痹痴。不治，二十年后便成大患，宜急治之。蚵癞者，得之身体沉重，状似风癞。积久成大患，速治之愈。酒癞者，酒醉卧黍穰上，因汗体虚，风从外入，落人眉须，令人惶惧，小治大愈。

养生禁忌云：醉酒露卧，不幸生癞。

又云：鱼无鳃，不可食。食之，令人五月发癞。

乌癞候

凡癞病，皆是恶风及犯触忌害所得。初觉皮毛变异，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言语无定，心常惊恐。皮肉中或如桃李子，隐轸赤黑，手足顽痹，针刺不痛，脚下不得蹋地。凡食之时，开口面鸣，语亦如是，身体疮痛，两肘如绳缚，此名黑癞。

白癜候

凡赖病，语声嘶破，目视不明，四肢顽痹，支节火燃，心里懊热，手脚俱缓，背膂至急，肉如遭劈，身体手足隐轸起，往往正白在肉里，鼻有息肉，目生白珠当瞳子，视无所见，此名白癜。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鄱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虚劳病诸候上　凡三十九论

虚劳候

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是也。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瘦劳。又，肺劳者，短气而面肿，鼻不闻香臭。肝劳者，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独卧，目视不明。心劳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溏，口内生疮。脾劳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肾劳者，背难以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黄而有余沥，茎内痛，阴湿，囊生疮，小腹满急。

六极者，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堕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羸瘦，无润泽，饮食不为肌肤。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嗡嗡然，内虚，五脏气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

七伤者，一曰阴寒，二曰阴萎，三曰里急，四曰精连连，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不卒。又，一曰大饱伤脾。脾伤，善噫，欲卧，面黄。二曰大怒气逆伤肝。肝伤，少血目暗。三曰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肾伤，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四曰形寒寒饮伤肺。肺伤，少气，咳嗽鼻鸣。五曰忧愁思虑伤心。心伤，苦惊，喜忘善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七曰大恐惧，不节伤志。志伤，恍惚不乐。

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男子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酸削。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浮则荣气竭。脉直上者，迟逆虚也。脉涩无阳，是肾气少；寸关涩，无血气，逆冷，是大虚。脉浮微缓，皆为虚；缓而大者，劳也。脉微濡相搏，为五劳；微弱相搏，虚损，为七伤。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唯欲嘿气养神，闭气使极，吐气使微。又不得多言语、大呼唤，令神劳损。亦云：不可泣泪，及多唾涕。此皆为损液漏津，使喉涩大渴。

又云：鸡鸣时，叩齿三十六通讫，舐唇漱口，舌聊上齿表，咽之三过。杀虫，补虚劳。令人强壮。

又云：两手拓两颊，手不动，搂肚肘使急，腰内亦然。住定，放两肋头向外，肘膊腰气散，尽势，大闷始起，来去七通。去肘臂劳。

又云：两手抱两乳，急努，前后振摇，极势二七，手不动，摇两肘头上下来去三七，去两肘内劳损，散心向下，众血脉遍身流布，无有壅滞。

又云：两足跟相对，坐上，两足指向外扒；两膝头拄席，两向外扒使急；始长舒两手，两向取势，一一皆急三七。去五劳、腰脊膝疼、伤冷脾痹。

又云：跪一足，坐上，两手髀内卷足，努踹向下。身外扒，一时取势，向心来去二七。左右亦然。去五劳、足臂疼闷、膝冷阴冷。

又云：坐抱两膝，下去二里二寸，急抱向身极势，足两向身，起，欲似胡床，住势，还坐。上下来去三七。去腰足臂内虚劳、膀胱冷。

又云：外转两脚，平蹋而坐，意努动膝节，令骨中鼓，挽向外十度，非转也。

又云：两足相蹋，向阴端急蹙。将两手捧膝头，两向极势，捺之二七。竟，身侧两向取势二七，前后努腰七。去心劳、痔病、膝冷。调和未损尽时，须言语不瞋喜，偏蹦，两手抱膝头，努膝向外，身手膝齐两向极势，挽之三七。左右亦然。头须左右仰扒。去背急臂劳。

又云：两足相蹋，令掌足合也；蹙足极势，两手长舒，掌相向脑项之后，兼至膊，相挽向头膊，手向席，来去七；仰手七，合手七。始两手角上极势，腰正，足不动。去五劳、七伤、齐下冷暖不和。数用之，常和调适。

又云：一足蹋地，一足屈膝。两手抱鞑鼻下，急挽向身极势，左右换易四七。去五劳、三里气不下。

又云：蛇行气，曲卧以。正身复起，踞，闭目随气所在，不息。少食裁通肠，服气为食，以舐为浆。春出冬藏，不财不养。以治五劳七伤。

又云：虾蟆行气，正坐，动摇两臂不息十二通。以治五劳、七伤、水肿之病也。

又云：外转两足，各十遍引。去心腹诸劳。内转两足，各十遍引，去心五息止。去身一切诸劳疾疹。

虚劳羸瘦候

夫血气者，所以荣养其身也。虚劳之人，精髓萎竭，血气虚弱，不能充盛肌肤，此故羸瘦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壮，有颜色，去虫而牢齿也。玉泉，口中唾也。朝未起，早漱口吞之，辄琢齿二七过。如此者三，乃止。名曰练精。

又云：咽之三过，乃止。补养虚劳，令人强壮。

虚劳不能食候

脾候身之肌肉，胃为水谷之海。虚劳则脏腑不和，脾胃气弱，故不能食也。

虚劳胃气虚弱不能消谷候

胃为府，主盛水谷；脾为脏，主消水谷。若脾胃温和，则能消化。今虚劳，血气衰少，脾胃冷弱，故不消谷也。

虚劳三焦不调候

三焦者，谓上、中、下也。若上焦有热，则胸膈否满，口苦咽干；有寒则吞酢而吐沫。中焦有热，则身重目黄；有寒则善胀而食不消。下焦有热，则大便难；有寒则小腹痛而小便数。三焦之气，主熟水谷，分别清浊。若不调平，则生诸病。

虚劳寒冷候

虚劳之人，血气虚竭，阴阳不守，脏腑俱衰，故内生寒冷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坐地交叉两脚，以两手从曲脚中入；低头，叉手项上。治久寒不能自温，耳不闻声。

虚劳痰饮候

劳伤之人，脾胃虚弱，不能克消水浆，故为痰饮也。痰者，凝液结聚在于胸膈；饮者，水浆停积在膀胱也。

虚劳四肢逆冷候

经脉所行，皆起于手足。虚劳则血气衰损，不能温其四肢，故四肢逆冷也。

虚劳手足烦疼候

虚劳血气衰弱，阴阳不利，邪气乘之，冷热交争，故以烦疼也。

虚劳积聚候

积聚者，腑脏之病也。积者，脏病也，阴气所生也；聚者，腑病也，阳气所成也。虚劳之人，阴阳伤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也。

虚劳癥瘕候

癥瘕病者，皆由久寒积冷，饮食不消所致也。结聚牢强，按之不转动为癥，推之浮移为瘕。虚劳之人，脾胃气弱，不能克消水谷，复为寒冷所乘，故结成此病也。

虚劳上气候

肺主于气。气为阳，气有余则唾满逆上。虚劳之病，或阴阳俱伤，或血气偏损。今是阴不足，阳有余，故上气也。

虚劳客热候

虚劳之人，血气微弱，阴阳俱虚，小劳则生热，热因劳而生，故以名客热也。

虚劳少气候

虚劳伤于肺，故少气。肺主气，气为阳，此为阳气不足故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人能终日不唾，恒含枣核而咽之，受气生津，此大要也。

虚劳热候

虚劳而热者，是阴气不足，阳气有余，故内外生于热，非邪气从外来乘也。

虚劳无子候

丈夫无子者，其精清如水，冷如冰铁，皆为无子之候。又，泄精精不射出，但聚于阴头，亦无子。无此之候，皆有子。交会当用阳时。阳时，从夜半至禺中是也。以此时有子，皆聪明长寿。勿用阴时，阴时，从午至亥。有子皆顽暗而短命，切宜审详之。凡妇人月候来时，候一日至三日，子门开，若交会则有子；过四日则闭，便无子也。

男子脉得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也。

虚劳里急候

虚劳则肾气不足，伤于冲脉。冲脉为阴脉之海，起于关元。关元穴在脐下，随腹直上至咽喉。劳伤内损，故腹里拘急也。

上部之脉微细，而卧引里急。里急心膈上有热者，口干渴。寸口脉阳弦下急，阴弦里急。弦为胃气虚，食难已饱，饱则急痛不得息。寸微关实、尺弦紧者，少腹腰背下苦拘急痛外。如不喜寒，身愦愦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正偃卧，以口徐徐内气，以鼻出之。除里急、饱食。后小咽气数十，令温。寒者，干呕腹痛。从口内气七十所，大填腹后，小咽气数十。两手相摩，令极热，以摩腹，令气下。

虚劳伤筋骨候

肝主筋而藏血，肾主骨而生髓。虚劳损血耗髓，故伤筋骨也。

虚劳筋挛候

肝藏血而候筋。虚劳损血，不能荣养于筋，致使筋气极虚，又为寒邪所侵，故筋挛也。

虚劳惊悸候

心藏神而主血脉。虚劳损伤血脉，致令心气不足，因为邪气所乘，则使惊而悸动不定。

虚劳风痿痹不随候

夫风寒湿三气合为痹。病在于阴，其人苦筋骨痿枯，身体疼痛。此为痿痹之病，皆愁思所致，忧虑所为。

诊其脉，尺中虚小者，是胫寒痿痹也。

虚劳目暗候

肝候于目而藏血，血则荣养于目。腑脏劳伤，血气俱虚，五脏气不足，不能荣于目，故令目暗也。

虚劳耳聋候

肾候于耳，劳伤则肾气虚。风邪入于肾经，则令人耳聋而鸣。若膀胱有停水，浸渍于肾，则耳聋而气满。

虚劳不得眠候

夫邪气之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得眠，何也？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也。化为血，以荣四末，内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其入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肉间，行于五脏六腑。今邪气客于脏腑，则卫气独营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跃满，不得人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眠。

大病后不得眠候

大病之后，脏腑尚虚，荣卫未和，故生于冷热。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若心烦不得眠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眠者，胆冷也。

病后虚肿候

夫病后，经络既虚，受于风湿，肤腠闭塞，荣卫不利，气不宣泄，故致虚肿。虚肿不已，津液涩，或变为微水也。

虚劳脉结候

脉动而暂止，因不能还而复动，是脉结也。虚劳血气衰少，脉虽乘气而动，血气虚则不能连属，故脉为之结也。

虚劳汗候

诸阳主表，在于肤腠之间。若阳气偏虚，则津液发泄，故为汗。汗多则损于心，心液为汗故也。

诊其脉，寸口弱者，阳气虚，为多汗脉也。

虚劳盗汗候

盗汗者，因眠睡而身体流汗也。此由阳虚所致。久不已，令人羸瘠枯瘦，心气不足，亡津液故也。

诊其脉，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皆为盗汗脉也。

诸大病后虚不足候

大病者，中风、伤寒、热劳、温疟之类是也。此病之后，血气减耗，脏腑未和，故使虚乏不足。虚乏不足，则经络受邪，随其所犯，变成诸病。

大病后虚汗候

大病之后，复为风邪所乘，则阳气发泄，故令虚汗。汗多亡阳，则津液竭，令人枯瘦也。

风虚汗出候

夫人腠肉不牢，而无分理。理粗而皮不致者，腠理疏也。此则易生于风。风入于阳，阳虚则汗出也。

若少气口干而渴，近衣则身热如火，临食则流汗如雨，骨节懈惰，不欲自营，此为漏风，由醉酒当风所致也。

虚劳心腹否满候

虚劳损伤，血气皆虚。复为寒邪所乘，脏腑之气不宣发于外，停积在里，故令心腹否满也。

虚劳心腹痛候

虚劳者，脏气不足。复为风邪所乘，邪正相干，冷热击搏，故心腹俱痛。

虚劳呕逆候

劳伤之人，五脏不安，六腑不调。胃为水谷之海，今既虚弱，为寒冷所侵，不胜于水谷，故气逆而呕也。

虚劳咳嗽候

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然肺主于气。气之所行，通荣脏腑，故咳嗽俱入肺也。

虚劳体痛候

劳伤之人，阴阳俱虚，经络脉涩，血气不利。若遇风邪与正气相搏，逢寒则身体痛，值热则皮肤痒。

诊其脉，紧濡相搏，主体节痛。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双手舒指向上，手掌从面向南，四方回之，屈肘上下尽势四七，始放手向下垂之，向后双振，轻散气二七，上下动两膊二七。去身内、臂、肋疼闷。渐用之，则永除。

又云：大踞坐，以两手捉足五指，自极，低头不息九通。治颈、脊、腰、脚痛，劳疾。

又云：偃卧，展两足指右向，直两手身旁，鼻纳气七息。除骨痛。

又云：端坐，伸腰，举右手，仰其掌，却左臂，覆右手，以鼻纳气，自极七息。息间稍顿左手。除两臂、背痛。

又云：胡跪，身向下，头去地五寸，始举头，面向上，将两手一时抽出，先左手向身用长舒，一手向后身用长舒，前后极势二七。左右亦然。去臂、骨、脊、筋阴阳不和，痛闷疼痛。

又云：坐一足上，一足横铺安膝下押之；一手捺上膝向下，急；一手反向取势长舒，头仰向前，共两手一时取势，捺摇二七。左右迭互亦然。去髀、胸、项、掖脉血迟涩，挛痛闷疼。双足互跪安稳，始抽一足向前，极势，头面过前两足指，上下来去三七。左右换足亦然。去臂、腰、背、髀、膝内疼闷不和，五脏六腑、气津调适。一足屈如向前，使膀胱著膝上；一足舒向后，尽势。足指急努，两手向后，形状欲似飞仙虚空，头昂，一时取势二七。足左右换易一过。去遍身不和。

又云：长舒两足，足指努向上；两手长舒，手掌相向，手指直舒；仰头努脊，一时极势，满三通，动足相去一尺，手不移处，手掌向外七通。须臾，动足二尺，手向下拓席，极势，三通。去遍身内筋节劳虚、骨髓疼闷。长舒两手向身角上，两手捉两足指急搦心，不用力，心气并在足下，手足一时努纵，极势，三七。去踹、臂、腰疼。解溪蠼气，日日渐损。

虚劳寒热候

劳伤则血气虚，使阴阳不和，互有胜弱故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相乘，故发寒热。

虚劳口干燥候

此由劳损血气，阴阳断隔，冷热不通，上焦生热，令口干燥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东向坐，仰头不息五通。以舌撩口中，漱满二七，咽。愈口干。若

引肾水发醴泉，来至咽喉，醴泉甘美，能除口苦，恒香洁，食甘味和正。久行不已，味如甘露，无有饥渴。

又云：东向坐，仰头不息五通。以舌撩口，漱满二七，咽。治口苦干燥。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虚劳病诸候下凡三十六论

虚劳骨蒸候

夫蒸病有五：一曰骨蒸，其根在肾，旦起体凉，日晚即热，烦躁，寝不能安，食无味，小便赤黄，忽忽烦乱，细喘无力，腰疼，两足逆冷，手心常热。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脏。二曰脉蒸，其根在心，日增烦闷，掷手出足，翕翕思水，口唾白沫，睡即浪言；或惊恐不定，脉数。若蒸盛之时，或变为疳，脐下闷或暴利不止。三曰皮蒸，其根在肺，心大喘鼻干，口中无水，舌上白，小便赤如血。蒸盛之时，胸满，或自称得注热，两胁下胀，大嗽彻背连脾疼，眠寐不安，或蒸毒伤脏，口内唾血。四曰肉蒸，其根在脾，体热如火，烦躁无汗，心腹鼓胀，食即欲呕，小便如血，大便秘涩。蒸盛之时，身肿目赤，寝卧不安。五曰内蒸，亦名血蒸。所以名内蒸者，必外寒而内热，把手附骨而内热甚，其根在五脏六腑。其人必因患后得之，骨肉自消，饮食无味，或皮燥而无光。蒸盛之时，四支渐细，足趺肿起。

又有二十三蒸。一胞蒸，小便黄赤。二玉房蒸，男则遗沥漏精，女则月候不调。三脑蒸，头眩闷热。四髓蒸，髓沸热。五骨蒸，齿黑。六筋蒸，甲焦。七血蒸，发焦。八脉蒸，脉不调。九肝蒸，眼黑。十心蒸，唇焦。十一脾蒸，舌干。十二肺蒸，鼻干。十三肾蒸，两耳焦。十四膀胱蒸，右耳偏焦。十五胆蒸，眼白失色。十六胃蒸，舌下痛。十七小肠蒸，下唇焦。十八大肠蒸，鼻右孔干痛。十九三焦蒸，亦杂病，乍寒乍热。二十肉蒸。二十一肤蒸。二十二皮蒸。二十三气蒸，遍身热。

凡诸蒸患，多因热病患愈后，食牛羊肉及肥腻，或酒或房，触犯而成此疾。久蒸不除，多变成疳。必须先防下部，不得轻妄治也。

虚劳舌肿候

心候舌，养于血。劳伤血虚，为热气所乘。又，脾之大络，出于舌下。若心脾有热，故令舌肿。

虚劳手足皮剥候

此由五脏之气虚少故也。血行通荣五脏，五脏之气，润养肌肤。虚劳内伤，血气衰弱，不能外荣于皮，故皮剥也。

虚劳浮肿候

肾主水，脾主土。若脾虚则不能克制于水。肾虚则水气流溢，散于皮肤，故令身体浮肿。若血气俱涩，则多变为水病也。

虚劳烦闷候

此由阴阳俱虚，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则热乘于心，故烦闷也。

虚劳凝唾候

虚劳则津液减少，肾气不足故也。肾液

为唾，上焦生热，热冲咽喉，故唾凝结也。

虚劳呕逆唾血候

夫虚劳多伤于肾。肾主唾，肝藏血，胃为水谷之海。胃气逆则呕，肾肝损伤，故因呕逆唾血也。

虚劳呕血候

此内伤损于脏也。肝藏血，肺主气。劳伤于血气，气逆则呕，肝伤则血随呕出也。损轻则唾血，伤重则吐血。

虚劳鼻衄候

肺主气而开窍于鼻，肝藏血。血之与气，相随而行，俱荣于脏腑。今劳伤之人，血虚气逆，故衄。衄者，鼻出血也。

虚劳吐下血候

劳伤于脏腑，内崩之病也。血与气相随而行，外养肌肉，内荣脏腑。脏腑伤损，血则亡行。若胸膈气逆，则吐血也；流于肠胃，肠虚则下血也；若肠虚而气复逆者，则吐血下血；表虚者则汗血。皆由伤损极虚所致也。

虚劳吐利候

夫大肠虚则泄利，胃气逆则呕吐。虚劳又肠虚胃逆者，故吐利。

虚劳兼痢候

脏腑虚损，伤于风冷故也。胃为水谷之海，胃冷肠虚则痢也。

虚劳秘涩候

此由肠胃间有风热故也。凡肠胃虚，伤风冷则泄利；若实，有风热，则秘涩也。

虚劳小便利候

此由下焦虚冷故也。肾主水，与膀胱为表里，膀胱主藏津液。肾气衰弱，不能制于津液，胞内虚冷，水下不禁，故利也。

虚劳小便难候

膀胱，津液之腑。肾主水。二经共为表里。水行于小肠，入于胞而为溲便。今胞内有客热，热则水液涩，故小便难。

虚劳小便余沥候

肾主水。劳伤之人，肾气虚弱，不能藏水，胞内虚冷，故小便后水液不止，而有余沥。尺脉微细者，小便余沥也。

虚劳小便白浊候

劳伤于肾，肾气虚冷故也。肾主水而开窍在阴，阴为溲便之道。胞冷肾损，故小便白而浊也。

虚劳少精候

肾主骨髓，而藏于精。虚劳肾气虚弱，故精液少也。

诊其脉，左手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若足两髀里急。主精气竭少，为劳伤所致也。

虚劳尿精候

肾气衰弱故也。肾藏精，其气通于阴。劳伤肾虚，不能藏于精，故因小便而精液出也。

虚劳溢精、见闻精出候

肾气虚弱，故精溢也。见闻感触，则动肾气。肾藏精，今虚弱不能制于精，故因见闻而精溢出也。

虚劳失精候

肾气虚损，不能藏精，故精漏失。其病小腹弦急，阴头寒，目眶痛，发落。

诊其脉数而散者，失精脉也。凡脉芤动微紧，男子失精也。

虚劳梦泄精候

肾虚为邪所乘，邪客阴则梦交接。肾藏精，今肾虚不能制精，因梦感动而泄也。

虚劳喜梦候

夫虚劳之人，血气衰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邪从外集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若阴虚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燔蒸。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坠。甚饱则梦行，甚饥则梦卧。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喜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厥气客于心，则梦见山岳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器奇物；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见临深，没于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游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割；客于阴，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多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又居深地中；客于股，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而补之立已。寻其兹梦，以设法治，则病无所逃矣。

虚劳尿血候

劳伤而生客热，血渗于胞故也。血得温而妄行，故因热流散，渗于胞而尿血也。

虚劳精血出候

此劳伤肾气故也。肾藏精，精者血之所成也。虚劳则生七伤六极，气血俱损，肾家偏虚，不能藏精，故精血俱出也。

虚劳膝冷候

肾弱髓虚，为风冷所搏故也。肾居下焦，主腰部，其气荣润骨髓。今肾虚受风寒，故令膝冷也。久不已，则脚酸疼屈弱。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反向拓席，一足跪，坐上。一足屈如，仰面。看气道众处散适，极势振之四七。左右亦然。始两足向前双踢，极势二七，去胸腹病、膝冷脐闷。

又云：互跪，调和心气向下至足，意想气索索然，流布得所。始渐渐平手，舒手傍肋，如似手掌内气出气不止，面觉急闷，即起脊至地，来去二七。微减去膝头冷、膀胱宿病、腰内脊强，脐下冷闷。

又云：舒两足坐，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右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挽。足踢手，挽，一时取势。手足用力，送气向下，三七，不失气。数寻，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

又云：跪一足，坐上，两手髀内卷足，努踹向下，身外扒，一时取势，向心来去二七。左右亦然。去痔，五劳，足臂疼闷，膝冷阴冷。

又云：舒展两胫，足十指相柱，伸两手身旁，鼻内气七息。除两胫冷，腿骨中痛。

又云：偃卧，展两胫两手，外踵者相向，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两膝寒、胫骨疼、转筋。

又云：两手指向下柱席，两涌泉相拓，坐两足跟头，两膝头外扒，手身前向下尽势，七通。去劳损阴疼膝冷、脾瘦肾干。

又云：两手抱两膝，极势，来去摇之七七，下头向后。去膝冷。

又云：偃卧：展两胫，两足指左向，直两手身旁，鼻内气七息。除死肌及胫寒。

又云：立，两手搦腰遍，使身正，放纵，气下使得所，前后振摇七七，足并头两向，振摇二七。头上下摇之七。缩咽举两膊，仰柔

脊。冷气散，令脏腑气向涌泉通彻。

又云：互跪，两手向后，掌合地，出气向下。始，渐渐向下。觉腰脊大闷，还上。来去二七。身正，左右散气，转腰三七。去脐下冷闷、膝头冷、解溪内病。

虚劳阴冷候

阴阳俱虚弱故也。肾主精髓，开窍于阴。今阴虚阳弱，血气不能相荣，故使阴冷也。久不已，则阴萎弱。

虚劳髀枢痛候

劳伤血气，肤腠虚疏，而受风冷故也。肾主腰脚，肾虚弱则为风邪所乘。风冷客于髀枢之间，故痛也。

虚劳偏枯候

夫劳损之人，体虚易伤风邪。风邪乘虚客于半身，留在肌肤，未即发作，因饮水，水未消散，即劳于肾，风水相搏，乘虚偏发，风邪留止，血气不行，故半身手足枯细，为偏枯也。

虚劳阴萎候

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

诊其脉，瞥瞥如羹上肥，阳气微；连连如蜘蛛丝，阴气衰。阴阳衰微，风邪入于肾经，故阴不起，或引小腹痛也。

养生方云：水银不得近阴，令玉茎消缩。

虚劳阴痛候

肾气虚损，为风邪所侵。气流入于肾经，与阴气相击，真邪交争，故令阴痛。但冷者唯痛，挟热则肿。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足指向下柱席，两涌泉相拓，坐两足跟头，两膝头外扒，手身前向下尽势，七通。去劳损阴痛膝冷。

虚劳阴肿候

此由风热客于肾经，肾经流于阴器，肾虚不能宣散，故致肿也。

虚劳阴疝肿缩候

疝者，气痛也。众筋会于阴器。邪客于厥阴、少阴之经，与冷气相搏，则阴痛肿而挛缩。

虚劳阴下湿痒候

大虚劳损，肾气不足，故阴冷，汗液自泄。风邪乘之，则瘙痒。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卧令两手布膝头，取踵置尻下，以口内气，腹胀自极。以鼻出气，七息。除阴下湿，少腹里痛，膝冷不随。

虚劳阴疮候

肾荣于阴器。肾气虚，不能制津液，则汗湿。虚则为风邪所乘，邪客腠理，而正气不泄，邪正相干，在于皮肤，故痒。搔之则生疮。

风虚劳候

风虚者，百气之长。劳伤之人，血气虚弱，其肤腠虚疏，风邪易侵。或游易皮肤，或沉滞脏腑，随其所感，而众病生焉。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屈一足，指向地努之，使急；一手倒挽足解溪，向心极势，腰、足解溪，头如似骨解，气散；一手向后拓席，一时尽势三七。左右换手亦然。去手足腰膊风热急闷。

又云：抑头却背，一时极势，手向下至膝头，直腰，面身正。还上，去三七。始正身，纵手向下，左右动腰二七，上下挽背脊七。渐去背脊、臂膊、腰冷不和。头向下努，手长舒向背上高举，手向上，共头，渐渐五

寸，一时极势，手还收向心前，向背后，去来和谐，气共力调，不欲气强于力，不欲力强于气，二七。去胸背前后筋脉不和、气血不调。

又云：伸左胫，屈右膝内压之，五息止。引肺气，去风虚，令人目明。依经为之，引肺中气，去风虚病，令人目明，夜中见色，与昼无异。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五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腰背病诸候凡十论

腰　痛　候

肾主腰脚。肾经虚损，风冷乘之，故腰痛也。又，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不可以仰息。

诊其尺脉沉，主腰背痛。寸口脉弱，腰背痛。尺寸俱浮，直下，此为督脉腰强痛。

凡腰痛病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伤，是以腰痛。二曰风痹，风寒著腰，是以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痛。四曰肾腰，坠堕伤腰，是以痛。五曰寝卧湿地，是以痛。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饭了勿即卧，久成气病，令腰疼痛。

又曰：大便勿强努，令人腰疼目涩。

又云：笑多，即肾转腰痛。

又云：人汗次，勿企床悬脚，久成血痹，两足重及腰痛。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手向上极势，手掌四方转回；一手向下努之，合手掌努指，侧身欹形，转身向似看；手掌向上，心气向下，散适，知气下缘上，始极势。左右上下四七亦然。去膊井、肋、腰脊痛闷。

又云：平跪，长伸两手，拓席向前，待腰脊须转，遍身骨解气散，长引腰极势。然始却跪便急，如似脊内冷气出许，令臂搏痛，痛欲似闷痛，还坐，来去二七。去五藏不和、背痛闷。

又云：凡人常须觉脊强，不问时节，缩咽转内，仰面努膊并向上也。头左右两向掖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气动定，然始更用。初缓后急，若无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时、日没三辰。如用，辰别三七。除寒热，脊、腰、颈痛。

又云：舒两足，足指努上，两手长舒，手掌相向，手指直舒，仰头努脊，一时极势，满三通。动足相向一尺，手不移处，手掌向外七通。更动足二尺，手向下拓席，极势，三通。去遍身内筋脉虚劳、骨髓痛闷。长舒两足，身角上，两手捉两足指急搦，心不用力，心气并在足下，手足一时努纵，极势三七。去踹、臂、腰疼，解溪足气，日日渐损。

又云：凡学将息人，先须正坐，并膝头足。初坐，先足指相对，足跟外扒，坐上少欲安稳，须两足跟向内相对，坐上足指外扒，觉闷痛，渐渐举身似款便，坐足上，待共坐相似，不痛，始双竖足跟向上，足指并反而向外，每坐常学。去膀胱内冷，面冷风、膝冷、足疼、上气、腰痛，尽自消适也。

腰痛不得俯仰候

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阳病者，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阴阳俱受邪气者，故令腰痛而不能俯仰。

又云：伸两足，两手著足五指上。愈腰折不能低著，唾血、久疼愈。

又云：长伸两脚，以两手捉足五指七遍。愈折腰不能低仰也。

风湿腰痛候

劳伤肾气，经络即虚。或因卧湿当风，而风湿乘虚搏于肾经，与血气相击而腰痛，故云风湿腰痛。

卒腰痛候

夫劳伤之人，肾气虚损，而肾主腰脚，其经贯肾络脊。风邪乘虚卒入肾经，故卒然而患腰痛。

久腰痛候

夫腰痛，皆由伤肾气所为。肾虚受于风邪，风邪停积于肾经，与血气相击，久而不散，故久腰痛。

肾著腰痛候

肾主腰脚。肾经虚则受风冷，内有积水，风水相搏，浸积于肾，肾气内著，不能宣通，故令腰痛。其病状，身重腰冷，腰重如带五千钱，如坐于水，形状如水，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久久变为水病，肾湿故也。

臀腰候

臀腰者，谓卒然伤损于腰而致痛也。此由损血搏于背脊所为。久不已，令人气息乏少，面无颜色，损肾故也。

腰脚疼痛候

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风冷与真气交争，故腰脚痛。

背偻候

肝主筋而藏血。血为阴，气为阳。阳气，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和同，则血气调适。共相荣养也，邪不能伤。若虚则受风，风寒搏于脊膂之间，故筋冷则挛急，故令背偻。

胁痛候

邪气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咳，汗出。阴气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引胁与小腹。

诊其脉弦而急，胁下如刀刺，状如飞尸，至困不死。左手脉大，右手脉小，病右胁下痛。寸口脉双弦，则胁下拘急，其人涩涩而寒。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卒左胁痛，念肝为青龙，左目中魂神，将五营兵千乘万骑、从甲寅直符吏，入右胁下取病去。

又云：右胁痛，念肺为白帝，右目中魄神，将五营兵千乘万骑，甲申、直符吏，入右胁下取病去。胁侧卧，伸臂直脚，以鼻内气，以口出之。除胁皮肤痛，七息止。

又云：端坐伸腰，右顾视月，口内气，咽之三十。除左胁痛，开目。

又云：举手交项上，相握自极，治胁下痛。坐地，交两手著不周遍握，当挽久行，实身如金刚。令息调长，如风云，如雷。

消渴病诸候凡八论

消渴候

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诸丸散，积经年岁，石热结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不复能制于石。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故引水而不小便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此坐热气留于经络不引，血气壅涩，故成痈脓。

诊其脉，数大者生，细小浮者死。又沉小者生，实牢大者死。

有病口甘者，名为何？何以得之？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于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溢在脾，令人口甘，此

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内热，甘者令人满，故其气上溢，为消渴。

厥阴之病，消渴重，心中疼，饥而不欲食，甚则欲吐蛔。

养生法云：人睡卧，勿张口，久成消渴及失血色。

赤松子云：卧，闭目不息十二通。治饮食不消。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法云：解衣倮卧，伸腰瞋少腹，五息止。引肾，去消渴，利阴阳。解衣者，使无罣碍。倮卧者，无外想，使气易行。伸腰，使肾无逼蹙。瞋者，大努使气满小腹者，即摄腹牵气使五息即绕之。引肾者，引水来咽喉，润上部，去消渴枯槁病。利阴阳者，饶气力。此中数虚，要与时节而为避。初食后，大饥时，此二时不得导引，伤人。亦避恶日，时节不和时亦避。导已，先行一百二十步，多者千步，然后食之。法不使大冷大热，五味调和。陈秽宿食，虫蝎余残，不得食。少眇著口中，数嚼少漱咽。食已，亦勿眠。此名谷药，并与气和，即真良药。

渴病候

五脏六腑，皆有津液。若脏腑因虚实而生热者，热气在内，则津液竭少，故渴也。夫渴数饮，其人必眩。背寒而呕者，因利虚故也。

诊其脉，心脉滑甚为善渴。其久病变，或发痈疽，或成水疾。

大渴后虚乏候

夫人渴病者，皆由脏腑不和，经络虚竭所为。故病虽瘥，血气未复，仍虚乏也。

渴利候

渴利者，随饮小便故也。由少时服乳石，石热盛时，房室过度，致令肾气虚耗，下焦生热。热则肾燥，燥则渴。肾虚又不得传制水液，故随饮小便。以其病变，多发痈疽。以其内热，小便利故也。小便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经络涩，经络涩则荣卫不行，荣卫不行，则由热气留滞，故成痈疽。

渴利后损候

夫渴利病后，荣卫虚损，脏腑之气未和，故须各宣畅也。

渴利后发疮候

渴利之病，随饮小便也。此谓服石药之人，房室过度，肾气虚耗故也。下焦生热，热则肾燥，肾燥则渴。然肾虚人不能制水，故小便利。其渴利虽瘥，热犹未尽，发于皮肤，皮肤先有风湿，湿热相搏，所以生疮。

内消候

内消病者，不渴而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石热结于肾内也，热之所作。所以服石之人，小便利者，石性归肾，肾得石则实，实则消水浆，故利。利多不得润养五脏，脏衰则生诸病。由肾盛之时，不惜其气，恣意快情，致使虚耗。石热孤盛，则作消利，故不渴而小便多也。

强中候

强中病者，茎长兴盛不痿，精液自出。是由少服五石，五石热住于肾中，下焦虚。少壮之时，血气尚丰，能制子五石。及至年衰，血气减少，肾虚不复能制精液。若精液竭，则诸病生矣。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六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解散病诸候凡二十八论

寒食散发候

夫散脉，或洪实，或断绝不足，欲似死脉；或细数，或弦快，坐所犯非一故也。脉无常投，医不能识。热多则弦快，有癖则洪实，急痛则断绝。凡寒食药率如是。无苦，非死候也。勤从节度，不从节度则死矣。

欲服散，宜诊脉候，审正其候，尔乃毕愈。脉沉数者难发，难发当数下之。脉浮大者易发也。人有服散两三剂不发者，此人脉沉难发，发不令人觉，药势行已，药但于内发，不出形于外。欲候知其得力，人进食多，是一候；气平，颜色和悦，是二候；头面身痒瘙，是三候；策策恶风，是四候；厌厌欲寐，是五候也。诸有此证候者，皆药内发五脏，不形出于外，但如方法服散，勿疑。但数下之，则内虚，当自发也。

诸方互有不同：皇甫唯欲将冷，麋丘公欲得暖将，之意其多有情致也。世人未能得其深趣，故鲜能用之。然其方法，犹多不尽。但论服药之始，将息之度，不言发动之后。治解之官，多有阙略。江左有道弘道人，深识法体，凡所救疗，妙验若神，制《解散对治方》云：

钟乳对术，又对栝蒌，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塞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又，钟乳虽不对海蛤，海蛤动则目痛气短。有时术动钟乳，直头痛胸塞。然钟乳与术所可为患，不过此也。虽所患不同，其治亦一矣。发动之始，要其有由，始觉体中有异，与上患相应，便速服葱白豉汤。

又云：硫黄对防风，又对细辛，其治主脾肾，通腰脚。防风动硫黄，烦疼腰痛或瞋忿无常，或下利不禁。防风、细辛能动硫黄，硫黄不能动彼。始觉发，便服杜仲汤。

白石英对附子，其治主胃，通至脾肾。附子动白石英，烦满腹胀；白石英动附子，则呕逆不得食，或口噤不开，或言语难，手脚疼痛。觉发，服生麦门冬汤。

紫石英对人参，其治主心肝，通至腰脚。人参动紫石英，心急而痛，或惊悸不得眠卧，或恍惚忘误，失性狂发；或黯黯欲眠，或愦愦瞋，或瘛或剧，乍寒乍热；或耳聋目暗。又，防风虽不对紫石，而能动紫石，紫石由防风而动人参。人参动，亦心痛烦热，头项强。始觉，便宜服麻黄汤。

赤石脂对桔梗，其治主心，通至胸背。桔动赤石，心痛口噤，手足逆冷，心中烦闷；赤石动桔梗，头痛目赤，身体壮热。始觉发，即温酒饮之，随能数杯，酒势行则解。亦可服大麦粥良。复若不解，复服。

术对钟乳。术发则头痛目赤，或举身壮热。解与钟乳同。

附子对白石英，亦对赤石脂。附子发，则呕逆，手脚疼，体强，骨节痛，或项强，面目满肿，饮酒食粥自愈。若不愈，与白石英同解。

人参对紫石英。人参发，则烦热，头项强，解与紫石英同。

桔梗对赤石脂，又对茯苓，又对牡蛎。桔梗发，则头痛目赤，身体壮热，解与赤石同。

干姜无所偏对。

有说者云：药性，草木则速发而易歇，土石则迟发而难歇也。夫服药，草、石俱下于喉，其势厉盛衰，皆有先后。其始得效，皆是草木先盛耳。土石方引日月也。草木少时便老，石势犹自未成。其病者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谓病痼药微，倍更增石；或更杂服众石，非一也。石之为性，其精华之气，则合五行，乃益五脏；其滓秽便同灰土也。夫病家气血虚少，不能宣通，杂石之性卒相和合，更相尘瘀，便成牢积。其病身不知是石不和，精华不发，不能致热消疾，便谓是冷盛牢剧，服之无已。不知石之为体，体冷性热，其精华气性不发，其冷如冰。而疾者，其石入腹即热。既不即热，服之弥多，是以患冷癖之人不敢寒食，而大服石，石数弥多，其冷癖尤剧，皆石性不发而积也。亦有杂饵诸石丸酒，单服异石，初不息，惟以大散为数而已。有此诸害，其证甚多。

《小品方》云：道弘道人制《解散对治方》，说烟石相对之和，有的能发动为证。世人逐易，不逆思寻古今方说，至于动散，临急便就服之。既不救疾，便成委祸。大散由来是难将之药，夫以大散难将，而未经服者，乃前有慎耳。既心期得益，苟就服之。已服之人，便应研习救解之宜，异日动之，便得自救也。夫身有五石之药，而门内无解救之人，轻信对治新方，逐易服之，从非弃是，不当枉命误药邪？检《神农本草经》，说烟石性味，无对治之和，无指的发动之说。按其对治之和，亦依本草之说耳。且《大散方》说主患，注药物，不说其所主治，亦不说对和指的发动之性也。览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亦无对和的发之说也。复有廪丘家，将温法以救变败之色，亦无对和的动之说。若以药性相对为神者，栝蒌恶干姜，此是对之大害者。道弘说对治而不辨此，道弘之方焉可从乎？今不从也。当从皇甫节度，自更改栝蒌，便为良矣。患热则不服其药，惟患冷者服之耳，自可以除栝蒌；若虚劳脚弱者，以石斛十分代栝蒌；若风冷上气咳者，当以紫菀十分代栝蒌。二法极良。若杂患常疾者，止除栝蒌而已，慎勿加余物。

皇甫云：然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考之于实：佗之精微，方类单省，而仲景经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数种相出入，节度略同。然则寒食紫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且佗之为治，或剖断肠胃，涤洗五脏，不纯任方也。仲景虽精，不及于佗。至于审方物之候，论药石之宜，亦妙绝众医。及寒食之疗者，御之至难，将之甚苦。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远者数十岁，近者五六岁。余虽视息，犹溺人之笑耳。而世人之患病者，由不能以斯为戒。失节之人，多来问余，乃喟然叹曰：今之医官，精方不及华佗，审治莫如仲景，而兢服至难之药，以招甚苦之患，其夭死者焉可胜计哉？咸宁四年，平阳太守刘泰，亦沉斯病，使使问余救解之宜。先时有姜子者，以药困绝，余实生之，是以闻焉。然身自荷毒，虽才士不能书，辨者不能说也。苟思所不逮，暴至不旋踵，敢以教人乎？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匪曰我能也，盖三折臂者为医，非生而知之，试验亦其次也。

服寒食散，二两为剂，分作三贴。清旦温醇酒服一贴；移日一丈，复服一贴；移日二丈，复服一贴。如此三贴尽。须臾，以寒水洗手足，药力行者，当小痹。便自脱衣，以冷水极浴，药势益行，周体凉了，心意开朗，所患即瘥。虽羸困著床，皆不终日而愈。人有强弱，有耐药。若人羸弱者，可先小食，乃服；若人强者，不须

食也。有至三剂，药不行者。病人有宿癖者，不可便服也。当先服消石大黄丸下去，乃可服之。

服药之后，宜烦劳。若羸著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

若药未发者，不可浴，浴之则矜寒。使药噤不发，令人战掉，当更温酒饮食，起跳踊，舂磨出力，令温乃浴，解则止，勿过多也。又当数冷食，无昼夜也。一日可六七食。若失食，饥亦令人寒，但食则温矣。

若老小不耐药者，可减二两，强者过二两。

少小气盛及产妇卧不起，头不去巾帽，厚衣对火者，服散之后，便去衣巾，将冷如法，勿疑也。虚人亦治，又与此药相宜，实人勿服也。药虽良，令人气力兼倍，然甚难将息。适大要在能善消息节度，专心候察，不可失意，当绝人事。唯病著床，虚所不能言，厌病者，精意能尽药意者，乃可服耳。小病不能自劳者，必废失节度，慎勿服也。

若夫伤寒者，下后乃服之，便极饮冷水。若产妇中风寒，身体强痛，不得动摇者，便温服一剂，因以寒水浴即瘥。以浴后，身有痹处者，便以寒水洗，使周遍，初得小冷，当数食饮酒于意。复愦愦不了快者，当复冷水浴，甚者，水略不去体也。若药偏在一处，偏痛、偏冷、偏热痹及眩烦腹满者，便以水逐洗，于水下即了了矣。如此昼夜洗，药力尽乃止。

凡服此药，不令人吐下也，病皆愈。若膈上大满欲吐者，便饷食即安矣。服药之后，大便当变于常，故小青黑色，是药染耳，勿怪之也。若亦温温欲吐，当遂吐之，不令极也。明旦当更服。

若浴晚者，药势必不行，则不堪冷浴，不可强也，当如法更服之。凡洗太早，则药禁寒；太晚，则吐乱，不可失过也。寒则出力洗，吐则速冷食。若以饥为寒者，食自温。常当将冷，不可热炙之也。若温衣、温食、温卧，则吐逆颠覆矣。但冷饮食、冷浴则瘥矣。

凡服药者，服食皆冷，唯酒冷热自从。或一月而解，或二十余日解，当饮酒，令体中醺醺不绝。当饮醇酒，勿饮薄白酒也。体内重，令人变乱。若不发者，要当先下，乃服之也。

寒食药得节度者，一月转解，或二十日解。堪温不堪寒，即以解之候也。

其失节度者，头痛欲裂，坐服药食温作癖，急宜下之。

或两目欲脱，坐犯热在肝，速下之，将冷自止。

或腰痛欲毙，坐衣厚体温，以冷洗浴，冷石熨也。

或眩冒欲厥，坐衣厚犯热，宜淋头，冷洗之。或腰疼欲折，坐久坐下温，宜常令床上冷水洗也。

或腹胀欲决，甚者断衣带，坐寝处久下热，又得温、失食、失洗、不起行，但冷食、冷洗、当风立。

或心痛如刺，坐当食而不食，当洗而不洗，寒热相结，气不通，结在心中，口噤不得息，当柝口，但与热酒，任本性多少，其令酒气两得行，气自通。得噫，因以冷水浇淹手巾，著所苦处，温复易之，自解。解便速冷食，能多益善。于诸痛之内，心痛最急。救之若赴汤火，乃可济耳。

或有气断绝，不知人，时厥，口不得开。病者不自知，当须傍人救之。要以热酒为性命之本。不得下者，当斫齿，以酒灌咽中。咽中塞逆，酒入腹还出者，但与勿止也。出复内之，如此或半日，酒下气苏，酒不下者，便杀人也。

或下利如寒中，坐行止食饮犯热所致，人多疑冷病。又有滞癖，皆犯热所为，慎勿疑也。速脱衣、冷食饮、冷洗也。

或百节酸疼，坐卧太厚。又入温被中，衣温不脱衣故也。卧下当极薄，单布不著棉也。当薄且垢故，勿著新衣，多著故也。虽冬寒，常当被头受风，以冷石熨，衣带不得系也。若

犯此酸闷者，但入冷水浴，勿忍病而畏浴也。

或矜战恶寒如伤寒，或发热如疟。坐失食忍饥，洗冷不行。便坐食臭故也。急冷洗起行。

或恶食如臭物，坐温食作癖也，当急下之。若不下，万救终不瘥也。

或咽中痛，鼻塞，清涕出，坐温衣近火故也。但脱衣，冷水洗，当风，以冷石熨咽颡五六遍自瘥。

或胸胁气逆，干呕。坐饥而不食，药气熏膈故也。但冷食、冷饮、冷洗即瘥 。

或食下便出，不得安坐，有癖，但下之。

或淋不得小便，久坐温处及骑马鞍，热入膀胱也。冷食，以冷水洗小腹，以冷石熨，一日即止。

或大行难，腹中牢固如蛇盘。坐犯温，久积腹中，干粪不去故也。消酥蜜膏，便寒服一二升，津润则下；不下，更服即瘥。

或寒栗头掉，不自支任。坐食少，药气行于肌肤，五脏失守，百脉摇动，与正气争竞故也。努力强饮热酒，以和其脉；强冷食、冷饮，以定其脏；强起行，以调其关节。强洗以宣其壅滞，酒行充食，关节以调，则洗了矣。云了者，是瑟然病除，神明了然之状也。

或关节强直，不可屈伸。坐久停息，不习烦劳，药气停止，络结不散越，沉滞于血中故也。任力自温，便冷洗即瘥。云任力自温者，令行动出力，从劳则发温也，非厚衣近火之温也。

或小便稠数，坐热食及啖诸含热物饼黍之属故也。以冷水洗少腹，服栀子汤即瘥 。

或失气不可禁，坐犯温不时洗故也。冷洗自寒即止。

或遗粪不自觉，坐久坐下温，热气上入胃，少腹不禁故也。冷洗即瘥。

或目痛如刺，坐热，气冲肝，上奔两眼故也。勤冷食，清旦温小便洗，不过三即瘥 。

或耳鸣如风声，汁出，坐自劳出力过度。房室不节，气进奔耳故也。勤好饮食，稍稍行步，数食节情即止。

或口伤舌强烂燥，不得食。坐食少，谷气不足，药在胃脘中故也。急作栀子豉汤。

或手足偏痛，诸节解，身体发痈疮硬结。坐寝处久不自移徙，暴热偏并，聚在一处，或硬结核痛。甚者，发如痈，便以冷水洗、冷石熨；微者，食顷散也；剧者，数日水不绝乃瘥 。洗之无限，要瘥为期。若乃不瘥，即取磨刀石，火烧令热赤，以石投苦酒中，石入苦酒皆破裂，因捣以汁，和涂痈上，三即瘥。取粪中大蛴螬，捣令熟，以涂痈上，亦不过三再即瘥，尤良。

或饮酒不解，食不复下，乍寒乍热，不洗便热，洗复寒，甚者数十日，轻者数日，昼夜不得寐，愁忧恚怒，自惊跳悸恐，恍惚忘误者，坐犯温积久，寝处失节，食热作癖内实，使热与药并行，寒热交争。虽以法救之，终不可解也。吾尝如此，对食垂涕，援刀欲自刺。未及得施，赖家亲见迫夺，故事不行。退而自思，乃强食冷、饮水，遂止。祸不成，若丝发矣。凡有寒食散药者，虽素聪明，发皆顽鬠，若舍难愈也。以此死者，不可胜计。急饮三黄汤下之。当吾之困也，举家知亲，皆以见分别，赖亡兄士元披方，得三黄汤方，合使吾服，大下即瘥。自此常以救急也。

或脱衣便寒，著衣便热。坐脱著之间无适，故小寒自可著，小温便脱，即洗之即慧矣。慎勿忍，使病发也。洗可得了然瘥，忍之则病成矣。

或齿肿唇烂，齿牙摇痛，颊车噤，坐犯热不时救故也。当风张口，使冷气入咽，漱寒水即瘥。

或周体患肿，不能自转徙，坐久停息，久不饮酒，药气沉在皮肤之内，血脉不通故也。饮酒冷洗，自劳行即瘥。极不能行，使人扶或车行之。事宁违意，勿听从之 ，使支节柔调乃止，勿令过差。过则使极，更为失度。热者复洗也。

或患冷，食不可下。坐久冷食，口中不知味故也。可作白酒糜，益著酥，热食一两顿。闷者，冷饮还冷食。

或阴囊臭烂，坐席厚下热故也。坐冷水中即瘥。

或脚趾间生疮，坐著履温故也。脱履著屐，以冷水洗足即愈。或两腋下烂作疮，坐臂胁相亲也。以物悬手离胁，冷熨之即瘥。

或嗜寐不能自觉，久坐热闷故也。急起洗浴饮冷，自精了，或有癖也，当候所宜下之。

或夜不得眠，坐食少，热在内故也。当服栀子汤，数进冷食。

或咳逆，咽中伤，清血出，坐卧温故也。或食温故也。饮冷水，冷熨咽外也。

或得伤寒，或得温疟，坐犯热所为也。凡常服寒食散，虽以久解而更病者，要先以寒食救之，终不中冷也。若得伤寒及温疟者，亦可以常药治之，无咎也。但不当饮热药耳。伤寒药皆除热，疟药皆除癖，不与寒食相妨，故可服也。

或药发辄尸卧，不以语人。坐热气盛，食少，谷不充，邪干正性故也。饮热酒、冷食、自劳便佳。

或寒热累日，张口大呼，眼视高，精候不与人相当，日用水百余石浇，不解者，坐不能自劳，不饮冷酒，复食温食。譬如喝人，心下更寒，以冷救之愈剧者，气结成冰，得热熨饮，则冰销气通，喝人乃解。令药热聚心，乃更寒战。亦如喝人之类也。速与热酒，寒解气通，酒气行于四肢，周体悉温，然后以冷水三斗洗之，尽然了了矣。

河东裴季彦，服药失度，而处三公之尊，人不敢强所欲。已错之后，其不能自知。左右人不解救之，救之法，但饮冷水，以水洗之，用水数百石，寒遂甚，命绝于水中，良可痛也。夫以十石焦炭，二百石水沃之，则炭灭矣。药热虽甚，未如十石之火也。沃之不已，寒足杀人，何怨于药乎？不可不晓此意。世人失救者，例多如此。欲服此药者，不唯己自知也，家人皆宜习之，使熟解其法，乃可用相救也。吾每一发，气绝不知人。虽复自知有方，力不复施也。如此之弊，岁有八九。幸家人大小以法救之，犹时有小违错，况都不知者哉！

或大便稠数，坐久失节度，将死候也。如此难活矣。为可与汤下之，倘十得一生耳。不与汤必死，莫畏不与也。下已致死，令不恨也。

或人困已，而脉不绝，坐药气盛行于百脉，人之真气已尽，唯有药气尚自独行，故不绝。非生气也。

或死之后，体故温如人肌，腹中雷鸣，颜色不变，一两日乃似死人耳。或灸之寻死，或不死，坐药气有轻重，故有死生。虽灸得生，生非已疾之法，终当作祸，宜慎之，大有此故也。

或服药心中乱，坐服温药与疾争结故也。法当大吐下。若不吐下当死。若不吐死者，冷饮自了然瘥。

或偏臂脚急痛，坐久藉持卧温，不自转移，热气人肌附骨故也。勤以布冷水淹拓之，温复易之。

或肌皮硬如木石枯，不可得屈伸。坐食热卧温作癖，久不下，五脏隔闭，血脉不周通故也。但下之，冷食、饮酒、自劳行即瘥。

或四支面目皆浮肿，坐食饮温，又不自劳，药与正气停并故也。饮热酒、冷食、自劳、冷洗之则瘥。

或瞑无所见，坐饮食居处温故也。脱衣自洗，但冷饮食，须臾自明了。或鼻中作鰕鸡子臭，坐著衣温故也。脱衣冷洗即瘥。

或身皮楚痛，转移不在一处，如风，坐犯热所为，非得风也。冷洗熨之即瘥。

或脚疼欲折，由久坐下温。宜坐单床上，以冷水洗即愈。

或苦头眩目疼，不用食。由食及犯热，心膈有澼故也。可下之。

或臂脚偏急，苦痛者，由久坐卧席温下

热，不自移转，气入肺胃脾骨故也。勤以手巾淹冷水迫之，温则易之，如此不过两日即瘥。

凡治寒食药者，虽治得瘥，师终不可以治为恩，非得治人后忘得效也。昔如文挚治齐王病，先使王怒，而后病已。文挚以是虽愈王病，而终为王所杀。今救寒食者，要当逆常理，反正性，或犯怒之。自非达者，得瘥之后，心念犯怒之怨，不必得治之恩，犹齐王杀文挚也。后与太子不能救，况于凡人哉！然死生大事也，如知可生而不救之，非仁者也。唯仁者心不已，必冒犯怒而治之，为亲戚之故，不但其人而已。

凡此诸救，皆吾所亲更也。试之不借问于他人也。要当违人理，反常性。重衣更寒，一反也；饥则生寒，二反也；极则自劳，三反也；温则滞利，四反也；饮食欲寒，五反也；痈疮水洗，六反也。

当洗勿失时，一急也；当食勿忍饥，二急也；酒必淳清令温，三急也；衣温便脱，四急也；食必极冷，五急也；卧必衣薄，六急也；食不厌多，七急也。

冬寒欲火，一不可也；饮食欲热，二不可也；常疹自疑，三不可也；畏避风凉，四不可也；极不能行，五不可也；饮食畏多，六不可也；居贪厚席，七不可也；所欲从意，八不可也。

务违常理，一无疑也；委心弃本，二无疑也；寝处必寒，三无疑也。

解散痰癖候

服散而饮过度，将适失宜，衣厚食温，则饮结成痰癖。其状：痰多则胸膈否满，头眩痛。癖结则心胁结急是也。

解散除热候

夫服散之人，觉热则洗，觉饥则食。若洗、食不时，失其节度，令石势壅结，否塞不解而生热，故须以药除之。

解散浮肿候

服散而浮肿者，由食饮温而饮不自劳，药势与血气相并，使气壅在肌肤，不得宣散，故令浮肿。或外有风湿，内有停水，皆与散势相搏，致令烦热而气壅滞，亦令浮肿。若食饮温，不自劳而肿者，但烦热虚肿而已。其风湿停水而肿者，则必肿而烦热，或小便涩而肿。

解散渴候

夫服石之人，石势归于肾，而势冲脏腑。腑脏既热，津液竭燥，肾恶燥，故渴而引饮也

解散上气候

服散将适失所，取温太过，热搏荣卫，而气逆上。其状，胸满短气是也。

解散心腹痛心懑候

膈间有寒，胃脘有热；寒热相搏，气逆攻腹乘心，故心腹痛。其寒气盛，胜于热气，荣卫秘涩不通，寒气内结于心，故心腹痛而心懑寒也。其状：心腹痛而战懑，不能言语是也。

解散大便秘难候

将适失宜，犯温过度，散势不宣，热气积在肠胃，故大便秘难也。

解散虚冷小便多候

将适失度，热在上焦，下焦虚冷，冷气乘于胞，故胞冷不能制子小便，则小便多。

解散大便血候

将适失度，或取热，或伤冷，触动于石，冷热交击，俱乘于血，致动血气，血渗入于大肠，肠虚则泄，故大便血。

解散卒下利候

行止违节，饮食失度，犯触解散，而肠胃虚弱，故卒然下利也。

解散下利后诸病候

服散而饮食失度，居处违节，或霍乱，或伤寒，或服药而下利，利虽断而血气不调，石势因动，致生诸病。其状：或手足烦热，或口噤，或呕逆之类是也。随其病证而解之。

解散大小便难候

积服散，散势盛在内，热气乘于大小肠，大小肠否涩，故大小便难也。

解散小便不通候

夫服散石者，石势归于肾，而内生热，热结小肠，胞内否涩，故小便不通。

解散热淋候

夫服散石，石势归于肾。若肾气宿虚者，今因石热，而又将适失度，虚热相搏，热乘于肾。肾主水，水行小肠，入胞为小便。肾虚则小便数，热结则小便涩，涩则茎内痛，故淋沥不快也。

解散发黄候

饮酒内热，因服石，石势又热，热抟脾胃，脾胃主土，其色黄，而候于肌肉。积热壅结，蒸发于肌肤，故成黄也。

解散脚热腰痛候

肾主腰脚。服石，热归于肾。若将适失度，发动石热，气乘腰脚，石与血气相击，故脚热腰痛也。其状：脚烦热而腰挛痛。

解散鼻塞候

石发则将冷，其热尽之后，冷气不退者，冷乘于肺。肺主气，开窍于鼻。其冷滞结不宣通，故鼻塞。

解散发疮候

将适失宜，外有风邪，内有积热，热乘于血，血气壅滞，故使生疮。

解散痈肿候

六腑不和而成痈。夫服散之人，若将适失宜，散动热气，内乘六腑，六腑血气行于经脉，经脉为热所搏，而外有风邪乘之，则石热痈结，血气否涩，而成痈肿

解散烦闷候

将适失宜，冷热相搏，石势不宣化，热气乘于脏，故令烦闷也。

解散呕逆候

将适失宜，脾胃虚弱者，石势结滞，乘于脾胃，致令脾胃气不和，不胜于谷，故气逆而呕。调之即愈。

解散目无所见目疼候

将适失宜，饮食乖度，膈内生痰热，痰热之气熏肝，肝候目，故目无所见而疼痛。

解散心腹胀满候

居处犯温，致令石势不宣，内壅腑脏，与气相搏，故心腹胀满。

解散挟风劳候

本患风劳，而服散石，风劳未尽，石势因发。解石之后，体尚虚羸，故犹挟风劳也。

解散饮酒发热候

服散而积饮酒，石因酒势而盛，敷散经络，故烦而发热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七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伤寒病诸候上凡二十三论

伤　寒　候

经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寒，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夫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温病者，皆由其冬时触冒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其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少长，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洗浴发汗即愈。病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胸心填塞，故头痛、胸中满闷，当吐之则愈。病五日以上，气深结在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

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皆以六七日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何也？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故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两伤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厥逆，水浆不入，则不知人，六日而死。夫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气血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

其不两伤于寒者，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骨，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耳聋。三阳经络皆受病，而未入通于脏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于胃，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肺，系舌本，故口热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满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咳。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治之奈何？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其病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病三日过者，可泄之而已。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并自当愈，其经竟故也。若欲作再经者，当针补阳明，使经不传则愈矣。

相病之法，视色听声，观病之所。候脉要诀，岂不微乎？脉洪大者，有热，此伤寒病也。夫伤寒脉洪浮，秋佳春成病。寸口脉紧者，伤寒头痛。脉来洪大，伤寒病。少阴病，恶寒身倦而利，手足四逆者，不治；其人吐利，躁逆者死。利止而眩，时时自冒者死。四逆，恶寒而倦，其脉不至，其人不烦而躁者死。病六日，其息高者死。伤寒热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头痛，脉短涩者死，浮滑者生。未得汗，脉盛大者生，细小者死。诊人溱溱大热，其脉细小者，死不治。伤寒热病，脉盛躁不得汗者，此阳之极，十死不治。未得汗，脉躁疾，得汗生，不得汗难瘥。头痛脉反涩，此为逆，不治；脉浮大而易治；细微为难治。

发汗若吐下者、若亡血无津液者，而阴阳自和必愈。夫下后发汗，其人小便不利，此亡津液，勿治；其小便利，必自愈。阳已虚，尺中弱者，不可发其汗也。咽干者，不可发其汗也。伤寒病，脉弦细，头痛而发热，此为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为属胃。胃和则愈，不和则烦而悸。少阴病，脉细沉而微，病在里，不可发其汗。少阴病，脉微，亦不可发汗，无阳故也。阳已虚，尺中弱涩者，复不可下。太阳病，发热而恶寒，热多而寒少，脉微弱，则无阳，不可发其汗；脉浮，可发其汗。发热自汗出而不恶寒，关上脉细数，不可吐。若诸四逆病厥者，不可吐，虚家亦然。寒多热少，可吐者，此谓痰多也。治疟亦如之。头项不强痛，其脉微，胸中逼牢，冲喉咽不得息，可吐之。治伤寒欲下之，切其脉牢，牢实之脉，或不能悉解，宜摸视手掌，濈濈汗湿者，便可下矣。若掌不汗，病虽宜下，且当消息，温暖身体，都皆津液通，掌亦自汗，下之即了矣。太阴之为病，腹满吐食，不可下，下之益甚，时腹自痛。下之，胸下结牢，脉浮，可发其汗。阳明病，心下牢满，不可下，下之遂利，杀人，不可不审，不可脱尔，祸福正在于此。

太阳与少阳并病，心下牢，头项强眩，不可下。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大小便调，其脉浮牢而数，渴欲饮水，此不可下。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端坐生腰，徐以鼻内气，以右手持鼻，闭目吐气。治伤寒头痛洗洗，皆当以汗出为度。

又云：举左手，顿左足，仰掌，鼻内气四十息止，除身热背痛。

伤寒发汗不解候

伤寒初一日至二日，病在皮肤，名为在表。表者阳也，法宜发汗。今发汗而不解者，此是阳不受病。阳受病者，其人身体疼痛，发热而恶寒，啬啬拘急，脉洪大，有此证候，则为病在表，发汗则愈。若但烦热，不恶寒，身不疼痛，此为表不受病，故虽强发其汗而不能解也。

伤寒取吐候

伤寒大法，四日病在胸膈，当吐之愈。有得病二三日，便心胸烦闷，此为毒气已入，有痰实者，便宜取吐。

中风伤寒候

中风伤寒之状，阳浮热自发，阴弱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嗡嗡发热，鼻鸣干呕，此其候也。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其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常，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即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齐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言，甚者至哕，手足躁扰，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阳明中风，口苦而咽干，腹满微热恶寒，脉浮若紧。下之则腹满，小便难。阳明病，能食为中风；不能食，此为中寒。

少阳中风，两耳无闻，目赤，胸中满而烦，不可吐之，吐之则悸而惊。

太阴中风，四支烦疼，其脉阳微阴涩而长，为欲愈。

少阴中风，其脉阳微阴浮，为欲愈。

厥阴中风，其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伤寒一日候

伤寒一日，太阳受病。太阳者，膀胱之经也，为三阳之首，故先受病。其脉络于腰脊，主于头项，故得病一日，而头项背膊腰脊痛也。

伤寒二日候

伤寒二日，阳明受病。阳明者，胃之经也，主于肌肉，其脉络鼻入目。故得病二日，肉热鼻干，不得眠也。诸阳在表，表始受病，在皮肤之间，可摩膏、火灸、发汗而愈。

伤寒三日候

伤寒三日，少阳受病。少阳者，胆之经也，其脉循于胁，上于颈耳。故得病三日，胸胁热而耳聋也。三阳经络始相传，病未入于脏，故皆可汗而解。

伤寒四日候

伤寒四日，太阴受病。太阴者，脾之经也，为三阴之首。是故三日已前，阳受病讫，传之于阴，而太阴受病焉。其脉络于脾，主于喉嗌。故得病四日，腹满而嗌干也。其病在胸膈，故可吐而愈。

伤寒五日候

伤寒五日，少阴受病。少阴者，肾之经也，其脉贯肾络肺，系于舌。故得病五日，口热舌干，渴而引饮也。其病在腹，故可下而愈。

伤寒六日候

伤寒六日，厥阴受病。厥阴者，肝之经也，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得病六日，烦满而囊缩也。此则阴阳俱受病，毒气在胃，故可下而愈。

伤寒七日候

伤寒七日，病法当小愈，阴阳诸经，传病竟故也。今七日已后，病反甚者，欲为再经病也。再经病者，是阴阳诸经络，重受病故也。

伤寒八日候

伤寒八日，病不解者，或是诸阴阳经络重受于病，或因发汗吐下之后毒气未尽，所以病证犹有也。

伤寒九日以上候

伤寒九日以上病不除者，或初一经受病，即不能相传；或已传三阳讫，而不能传于阴，致停滞累日，病证不罢者；或三阳三阴传病已竟，又重感于寒，名为两感伤寒，则腑脏俱病，故日数多而病候改变。

伤寒咽喉痛候

伤寒病过经而不愈，脉反沉迟，手足厥逆者，此为下部脉不至，阴阳隔绝，邪客于足少阴之络。毒气上熏，故咽喉不利，或痛而生疮。

伤寒斑疮候

伤寒病证在表，或未发汗，或经发汗未解，或吐下后而热不除，此毒气盛故也。毒既未散，而表已虚，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文。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

伤寒口疮候

夫伤寒，冬时发其汗，必吐利，口中烂生疮，以其表里俱虚热，热不已，毒气熏上焦故也。

伤寒登豆疮候

伤寒热毒气盛，多发疱疮，其疮色白或赤，发于皮肤，头作瘰浆，戴白脓者，其毒则轻；有紫黑色作根，隐隐在肌肉里，其毒则重。甚者五内七窍皆有疮。其疮形如登豆，故以名焉。

伤寒登豆疮后灭瘢候

伤寒病发疮者，皆是热毒所为。其病折则疮愈，而毒气尚未全散，故疮痂虽落，其瘢犹黑，或凹凸肉起，所以宜用消毒灭瘢之药以傅之。

伤寒谵语候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者，沉为在里，而发汗，其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久则谵语。发汗后，重发其汗，亡阳谵语，其脉反和者，不死。阳明病，下血而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穴，随其实者而泻之，濈然汗出者则愈。病若谵言妄语，身当有热，脉当得洪大，而反手足四厥，脉反沉细而微者，死病也。谵语妄语，身热，脉洪大者生；沉细微，手足四逆者死。

伤寒烦候

此由阴气少，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其衣被者，可治也。病脉已解，而反发烦者，病新瘥又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即愈。少阴病，脉微细而沉，但欲卧，汗出不烦，欲自吐，五六日，自利后，烦躁不得卧寐者死。发汗后下之，脉平而小烦，此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伤寒虚烦候

伤寒发汗、吐、下已后，腑脏俱虚，而热气不散，故虚烦也。

伤寒烦闷候

伤寒毒气攻胃，故烦闷。或服药已后，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其人微呕，热满而烦闷也。

伤寒渴候

伤寒渴者，由热气入于脏，流于少阴之经。少阴主肾，肾恶燥，故渴而引饮。

伤寒呕候

伤寒阳明病，热入胃，与谷气并，故令呕。或已经吐下，虚热在脏，必饮水。水入则胃家虚冷，亦呕也。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然，是为转在阳明，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也。少阴病，下利，脉微涩者即呕，汗者，必数更衣，反少当温其上，灸其厥阴，渴欲饮水者，与之愈。

伤寒干呕候

此谓热气在于脾胃也。或发汗解后，胃中不和，尚有蓄热，热气上熏，则心下否结，故干呕。

伤寒吐逆候

伤寒少阴病，其人饮食入则吐。或心中温温，欲吐不能，当遂吐之。若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此中有寒饮，不可吐也，当温之。病人脉数，数为有热，当消谷引食，反吐者，师发其汗，阳微，膈气虚，脉则为数，数为客阳，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

伤寒哕候

伤寒大吐下之后，极虚，复虚极其水郁以发其汗者，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伤寒哕而满者，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阳明病能食，下之不解；其人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哕者，胃中虚冷故也。又病人本虚，伏热在胃，则胸满。胸

满则气逆，气逆不可攻其热，攻其热必哕。

伤寒喘候

伤寒太阳病，下之微喘者，外未解故也。夫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停心下，肾气乘心故喘也。以水灌之，亦令喘也。

伤寒厥候

厥者，逆也。逆者，谓手足逆冷也。此由阳气暴衰，阴气独盛，阴胜于阳，故阳脉为之逆，不通于手足，所以逆冷也。伤寒，一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发热者后必厥，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厥下之，发其汗者，口伤烂赤，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必咽喉中强痛，甚为喉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不止，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伤寒先厥者，不可下之。发热而利者，必止，见厥复利。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之者，自愈。厥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愈也。发热而厥，七日而下利者，为难治。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下利，手足厥，无脉，灸之不温，反微喘者死。下利，厥，烦躁不能卧者死。病六七日，其脉数，手足厥，烦躁，逆厥不还者死。发热，下利至厥不止者死。下利后，其脉绝，手足厥，卒时脉还，手足温者为生，不还者死。

伤寒悸候

悸者，动也，谓心下悸动也。此由伤寒病发汗已后，因又下之，内有虚热则渴，渴则饮水，水气乘心，必振寒面心下悸也。太阳病，小便不利者，为多饮水，心下必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夫脉浮数，法当汗出而愈，而下之，身体重，心悸，不可发汗，当自汗出而解。所以然者，尺中微，里虚表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也。

伤寒痓候

痓之为状，身热足寒，项颈强，恶寒，时头热，面目热，摇头，卒口噤，背直身体反张是也。此由肺移热于肾，传而为痓。痓有刚柔、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反严寒，为刚痓；发热汗出而恶寒，为柔痓。诊其脉沉细，此为痓也。

伤寒心否候

太阳少阳并病，脉浮紧，面下之，紧反入里，则作否。否者，心下满也。病发于阴者，不可下，下之则心下否，按之自软，但气否耳，不可复下也。若热毒乘心，心下否满，面赤目黄，狂言恍惚者，此为有实，宜速吐下之。

伤寒结胸候

结胸者，谓热毒结聚于心胸也。此由病发于阳，而早下之，热气乘虚而否结不散也。按之痛，其脉寸口浮，关上反自沉是也。脉大，不可下，下之即死。脉浮而大，下之为逆。而阳脉浮，关上细沉紧，而饮食如故，时小便利者，名为脏结。脏结病，舌上白胎滑，为难治。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不胎者，不可攻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八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伤寒病诸候下凡四十四论

伤寒余热候

伤寒病，其人或未发汗吐下，或经服药已后，而脉洪大实数，腹内胀满，小便赤黄，大便难，或烦或渴，面色变赤，此为腑脏有结热故也。

伤寒五脏热候

伤寒病，其人先苦身热，哕干而渴，饮水即心下满，洒淅身热，不得汗，恶风，时咳逆者，此肺热也。若其人先苦身热嗌干，而小腹绕脐痛，腹下满，狂言默默，恶风欲呕者，此肝热也。若其人先苦手掌心热，烦心欲呕，身热心下满，口干不能多饮，目黄，汗不出，欲得寒水，时妄笑者，此心热也。若其人先苦身热，四支不举，足胫寒，腹满欲呕而泄，恶闻食臭者，此脾热也。若其人先苦嗌干，内热连足胫，腹满大便难，小便赤黄，腰脊痛者，此肾热也。

伤寒变成黄候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必发黄。若被火，额上微汗出，而但小便不利，亦发黄。其人状，变黄如橘色，或如桃枝色，腹微满，此由寒湿气不散，瘀热在于脾胃故也。

伤寒心腹胀满痛候

此由其人先患冷癖，因发热病，服冷药及饮冷水，结在心下，此为脏虚动于旧癖故也。或吐下已后，病不解，内外有热，故心腹胀满痛，此为有实也。

伤寒宿食不消候

此谓被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热不解，腹满而痛，此为胃内有干粪，挟宿食故也。或先患寒癖，因有宿食。又感于伤寒，热气相搏，故宿食不消。

伤寒大便不通候

伤寒，阳脉微，而汗出少，为自和；汗出多为太过。阳明脉实，因发其汗，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者，阳气绝于里。阳气绝于里则津液竭。热结在内，故大便牢而不通也。

伤寒小便不通候

伤寒，发汗后而汗出不止，津液少，胃内极干，小肠有伏热，故小便不通。

伤寒热毒利候

此由表实里虚，热气乘虚而入，攻于脾胃，则下黄赤汁。此热毒所为也。

伤寒脓血利候

此由热毒伤于肠胃，故下脓血如鱼脑，或如烂肉汁，壮热而腹痛，此湿毒气盛故也。

伤寒利候

伤寒病，若表实里虚，热乘虚而入，攻于肠胃，则下黄赤汁。若湿毒气盛，则腹痛壮热，下脓血如鱼脑，如烂肉汁。若寒毒入胃，则腹满，身热，下清。下清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表里俱虚故也。伤寒六七日不利，更发热而利者，其人汗出不止者死，但有阴无阳故也。下利有微热，其人渴。脉弱者，今自愈。脉沉弱弦者，下重，其脉大者，为未止；脉微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少阴病，八九日，而身手足尽热，热在膀胱，必便血。下利，脉浮数，尺中自滑，其人必清脓血。若利止，恶寒而蜷，手足温者，可治也。阳明病，下利，其脉浮大，此皆为虚弱强下之故。伤寒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实死。

伤寒病后胃气不和利候

此由初受病时，毒热气盛，多服冷药，以自泻下。病折已后，热势既退，冷气乃动，故使心下逼牢，噫哕食臭，腹内雷鸣面泄利，此由脾胃气虚冷故也。

伤寒上气候

此由寒毒气伤于太阴经也。太阴者肺也。肺主气，肺虚为邪热所客，客则胀，胀则上气也。

伤寒咳嗽候

此由邪热客于肺也。上焦有热，其人必饮水，水停心下，则肺为之浮。肺主于咳，水气乘之，故咳嗽。

伤寒衄血候

伤寒病血衄者，此由五脏热结所为也。心主于血，肝藏于血。热邪伤于心肝，故衄血也。衄者，鼻血出也。肺主于气，而开窍于鼻。血随气行，所以从鼻出。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必衄，衄家不可攻其表，汗出额上脉急而紧，直视而不能眴，不得眠。亡血，不可攻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脉浮紧，发热，其身无汗，自衄者愈。

伤寒吐血候

此由诸阳受邪，热初在表，应发汗而汗不发，致使热毒入深，结于五脏，内有瘀积，故吐血。

伤寒阴阳毒候

夫欲辨阴阳毒病者，始得病时，可看手足指，冷者是阴，不冷者是阳。若冷至一二三寸病微，若至肘膝为病极，过此难治。阴阳毒病无常也。或初得病便有毒。或服汤药，经五六日以上，或十余日后不瘥，变成毒者。其候身重背强，喉咽痛，糜粥不下，毒气攻心，心腹烦痛，短气，四支厥逆，呕吐，体如被打，发斑。此皆其候。重过三日则难治。阳毒者，面目赤，或便脓血，阴毒者，面目青而体冷。若发赤斑，十生一死；若发黑斑，十死一生。阳毒为病，而目斑斑如锦纹，喉咽痛，清便脓血。七日不治，五日可治。九日死，十一日亦死。

坏伤寒候

此谓得病十二日以上，六经俱受病讫，或已发汗吐下，而病证不解，邪热留于腑脏，致令病候多变，故曰坏伤寒。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胁下牢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其脉沉紧，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饮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寸口脉洪而大，数而滑，洪大荣气长，滑数胃气实，荣长阳即盛，郁怫不得出，胃实即牢，大便难即干燥。三焦闭塞，津液不通。医发其汗，阳气盛不用，复重下之，胃燥热畜，大便遂侯，小便不利。荣卫相搏，烦心发热，两目如火，鼻干面正赤，舌燥齿黄焦，大渴，过经成坏病。

伤寒百合病

百合病者，谓无经络，百脉一宗，悉致病也。多因伤寒虚劳，大病之后不平复，变成斯疾也。其状，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得卧，复不得卧。欲出行，复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饮时。如强健人，而卧不能行。如有寒，复如无寒。如有热，复如无热。口苦，小便赤黄。百合之病，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人脉微数，每尿辄头痛，其病六十日乃愈。若尿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尿快然，但眩者，二十日愈。体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见，或病二十日、一月微见。其状，恶寒而呕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当愈。其状，腹满微喘，大便硬，三四日一大便，时复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当愈。其状，小便淋沥难者，病在下焦也，四十三日当愈。各随其证，以治之耳。

伤寒狐惑候

夫狐惑二病者，是厥阴之为病也。初得状如伤寒，或因伤寒而变成斯病。其状，默默欲眠，目挛不得眠，卧起不安。虫食于喉咽为惑，食于阴肛为狐。恶饮食，不欲闻食臭，其人面目翕赤翕黑翕白。食于上部其声嗄，食于下部其咽干。此皆由湿毒气所为也。

伤寒湿蜃候

凡得伤寒、时气、热病，腹内有热，又人食少，肠胃空虚，三虫行作求食，食人五脏及下部。蜃病之候，齿龈无色，舌上尽白。甚者唇里有疮，四支沉重，忽忽喜眠，如此皆为虫食其肛。肛烂见五脏即死。当数看其上唇内，有疮唾血，唇内如粟疮者，则心内懊恼痛，此虫在上，食其五脏；下唇内生疮者，其人不寐，此虫食下部，皆能杀人。

伤寒下部痛候

此由大肠偏虚，毒气冲于肛门，故下部卒痛，甚者痛如鸟啄。

伤寒病后热不除候

此谓病已间，五脏尚虚，客邪未散，真气不复，故日暮犹有余热如疟状。此非真实，但客热也。

伤寒病后渴候

此谓经发汗、吐、下已后，腑脏空虚，津液竭绝，肾家有余热，故渴。

伤寒病后不得眠候

夫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阴主夜，夜主卧。谓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矣。今热气未散，与诸阳升，所以阳独盛，阴偏虚。虽复病后，仍不得眠者，阴气未复于本故也。

伤寒病后虚羸候

其人血气先虚，复为虚邪所中，发汗、吐、下之后，经络损伤，阴阳竭绝，热邪始散，真气尚少，五脏犹虚，谷神未复，无津液以荣养，故虚羸而生病焉。

伤寒病后不能食候

此由阳明太阴受病，被下之后，其热已除，而脾胃为之虚冷，谷气未复，故不能食也。

伤寒病后虚汗候

夫诸阳在表，阳气虚则自汗。心主于汗，心脏偏虚，故其液妄出也。

伤寒内有瘀血候

夫人先瘀结在内，因伤寒病。若热搏于久瘀，则发热如狂。若有寒，则小腹满，小便反利，此为血瘀，宜下之。其脉沉结者，血

证谛也。

伤寒毒攻眼候

肝开窍于目。肝气虚，热乘虚上冲于目，故目赤痛。重者生疮翳、白膜、息肉。

伤寒毒攻足候

此由热毒气从内而出，循经络攻于足也。人五脏六腑井荥俞，皆出于手足指，故毒从脏腑而出。

伤寒毒流肿候

人阴阳俱虚，湿毒气与风热相搏，则荣卫涩，荣卫涩则血气不散，血气不散则邪热致壅，随其经络所生而流肿也。

伤寒病后脚气候

此谓风毒湿气，滞于肾经。肾主腰脚。今肾既湿，故脚弱而肿。其人小肠有余热，即小便不利，则气上。脚弱而气上，故为脚气也。

伤寒病后霍乱候

霍乱吐下，利止后，更发热。伤寒其脉微涩，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当利，本素呕下利者，不治。若其人即欲大便，但反失气而不利，是为更属阳明，心强，二十二日愈。所以然者，经竟故也。

下后当强，强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若不愈者，不属阳明也。恶寒脉微而后利，利止必亡血。

伤寒病后疟候

病后邪气未散，阴阳尚虚，因为劳事，致二气交争，阴胜则发寒，阳胜则发热，故寒热往来，有时休作，而成疟也。

伤寒病后渴利候

此谓大渴饮水，而小便多也。其人先患劳损，大病之后，肾气虚则热，热乘之则肾燥，肾燥则渴，渴则引水，肾虚则不能制水，故饮水数升，小便亦数升，名曰渴利也。

伤寒肺痿候

大发汗后，因复下之，则亡津液，而小便反利者，此为上虚不能制于下也。虚邪中于肺，肺痿之病也。欲咳而不能，唾浊涎沫，此为肺痿之病也。

伤寒失声候

邪客于肺，肺主声而通于气。今外邪与真气相搏，真气虚而邪气胜，故声为之不通也。

伤寒梦泄精候

邪热乘于肾，则阴气虚，阴气虚则梦交通。肾藏精，今肾虚不能制于精，故因梦而泄。

伤寒劳复候

伤寒病新瘥，津液未复，血气尚虚。若劳动早，更复成病，故劳复也。若言语思虑则劳神，梳头澡洗则劳力。劳则生热，热气乘虚还入经络，故复病也。其脉紧者，宜下之。

伤寒病后食复候

伤寒病新瘥，及大病之后，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食猪肉、肠、血、肥鱼及肥腻物，必大下利，医所不能治也，必至于死。若食饼糍黍、饴饳、炙鲙、枣、栗诸果脯物，及牢强难消之物，胃气虚弱，不能消化，必更结热。适以药下之，则胃虚冷，大利难禁。不下之必死，下之亦危，皆难救也。大病之后，多坐此死，不可不慎护也。夫病之新瘥后，但

得食糜粥，宁少食令饥，慎勿饱，不得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引日转久，可渐食羊肉糜若羹，慎不可食猪狗等肉。

伤寒病后令不复候

伤寒病后，多因劳动不节，饮食过度，更发于病，名之为复。复者，谓复病如初也。此由经络尚虚，血气未实，更致于病耳。令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故云令不复也。

伤寒阴阳易候

阴阳易病者，是男子妇人伤寒病新瘥未平复，而与之交接得病者，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瘥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阳易。其妇人得病新瘥未平复，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其毒，度着，如人之换易也。其得病之状，身体热上胸，头重不能举，眼内生眯，四支拘急，小腹疗痛，手足拳，皆即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气血虚，骨髓空竭，便恍恍吸吸，气力转少，著床不能摇动，起居仰人，或引岁月方死。

伤寒交接劳复候

夫伤寒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未平复而以房室者，略无不死也。有得此病，愈后六十日，其人已能行射猎，因而房室，即吐涎而死。病虽云瘥，若未平复，不可交接，必小腹急痛，手足拘拳，二时之间亡。《范汪方》云：故督邮顾子献，得病已瘥未健，诣华旉视脉，旉曰：虽瘥尚虚，未平复，阳气不足，勿为劳事也。余劳尚可，女劳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献妇闻其瘥，从百余里来省之，住数宿止。交接之间三日死。妇人伤寒，虽瘥未满百日，气血骨髓未牢实，而合阴阳快者，当时乃未即觉恶，经日则令百节解离，经络缓弱，气血虚，骨髓空竭，便恍恍吸吸，气力不足，着床不能动摇，起居仰人，食如故，是其证也。丈夫亦然。其新瘥，虚热未除而快意交接者，皆即死。若瘥后与童男交接者，多不发复。复者，亦不必死。

伤寒令不相染易候

伤寒之病，但人有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不染着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九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时气病诸候凡四十三论

时气候

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春分后，其中无暴大寒，不冰雪，而人有壮热为病者，此则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也。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一名时行伤寒。此是节后有寒伤于人，非触冒之过也。若三月、四月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小轻也；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也；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小微也。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然得时病，一日在皮毛，当摩膏火灸愈。不解者，二日在肤，法针，服行解散汗出愈。不解，三日在肌，复发汗，若大汗即愈；不解，止勿复发汗也。四日服藜芦丸微吐愈；若病固，藜芦丸不吐者，服赤豆瓜蒂散，吐已解，视病者尚未了了者，复一法针之当解。不愈者，六日热已入胃，乃与鸡子汤下之愈。百无不如意，但当谛视节度与病耳。

食不消病，亦如时行，俱发热头痛。食病，当速下之；时病，当待六七日下之。

时病始得，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热在胃外而下之，热乘虚便入胃，然病要当复下之。不得下，胃中余热致此为病，二死一生。此辈不愈，胃虚热入胃烂。微者赤斑出，五死一生；剧者黑斑出，十死一生。病人有强弱相倍也。

若得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神语言与人不相主当者，勿以火迫，但以猪苓散一方寸匕，以上饮之，以一升，若升半水，可至二升益佳，当以新汲井水强令饮之，以指刺喉中吐之，随手愈。不时吐者，此病皆多不瘥，勿以余药治也。不相主当必危。若此病不时以猪苓散吐解之者，其殆速死，亦可先以法针之，尤佳。以病者过日，不以时得下之，热不得泄，亦胃烂矣。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清旦初起，以左右手交互从头上挽两耳，举，又引鬓发，即流通，令头不白，耳不聋。

又，摩手掌令热，以摩面从上下二七止。去肝气，令面有光。

又，摩手令热，令热从体上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百病皆愈。

时气一日候

时气病一日，太阳受病。太阳为三阳之首，主于头项，故得病一日，头项腰脊痛。

时气二日候

时气病二日，阳明受病。阳明主于肌肉，其脉络鼻入目，故病二日，肉热，鼻干不得眠。夫诸阳在表，始受病，故可摩膏火灸，发

汗而愈。

时气三日候

时气病三日，少阳受病。少阳脉循于胁，上于颈耳，故得病三日，胸胁热而耳聋也。三阳经络始相传病，未入于脏，故可汗而愈。

时气四日候

时气病四日，太阴受病。太阴为三阴之首。三日已后，诸阳受病讫，即传之于阴。太阴之脉，主于喉嗌，故得病四日，腹满而嗌干。其病在胸膈，故可吐而愈也。

时气五日候

时气病五日，少阴受病。少阴脉贯肾络胸系于舌，故得病五日，口热舌干而引饮。其病在腹，故可下而愈。

时气六日候

时气病六日，厥阴受病。厥阴脉循阴器络于肝，故得病六日，烦满而阴缩。此为三阴三阳俱受病，毒气入于肠胃，故可下而愈。

时气七日候

时气病七日，法当小愈。所以然者，阴阳诸经传病竟故也。今病不除者，欲为再经病也。再经病者，谓经络重受病也。

时气八九日以上候

时气病八九日以上不解者，或是诸经络重受于病；或已发汗、吐、下之后，毒气未尽，所以病不能除；或一经受病，未即相传，致使停滞累日，病证不改者，故皆当察其证候而治之。

时气取吐候

夫得病四日，毒在胸膈，故宜取吐。有得病二三日，便心胸烦满，此为毒气已入。或有五六日以上，毒气犹在上焦者，其入有痰实故也，所以复宜取吐也。

时气烦候

夫时气病，阴气少，阳气多，故身热而烦。其毒气在于心而烦者，则令人闷而欲呕；若其人胃内有燥粪而烦者，则谬语，时绕脐痛，腹为之满，皆当察其证候也。

时气狂言候

夫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时所能也。病反能者，皆阴阳争而外并于阳。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邪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而歌；热盛于身，故弃衣而走；阳盛故妄言骂詈，不避亲戚，大热遍身，狂言而妄见妄闻之。

时气呕候

胃家有热，谷气入胃，与热相并，气逆则呕。或吐、下后，饮水多，胃虚冷，亦为呕也。

时气干呕候

热气在于脾胃，或发汗解后，或大下之后，胃内不和，尚有蓄热，热气上熏，故心烦而呕也。

时气哕候

伏热在胃，令人胸满，则气逆，气逆则哕。若大下后，胃气虚冷，亦令致哕也。

时气嗽候

热邪客于肺，上焦有热，其人必饮水。水停心下，则上乘于肺，故上气而嗽也。

时气渴候

热气入于肾脏，肾恶燥，热气盛，则肾燥，肾燥故渴而引饮也。

时气衄血候

时气衄血者，五脏热结所为。心主于血。邪热中于手少阴之经，客于足阳明之络，故衄血也。衄者，血从鼻出也。

时气吐血候

诸阳受病，不发其汗，热毒入深，结在五脏，内有瘀血积，故令吐血也。

时气口疮候

发汗下后，表里俱虚，而毒气未尽，熏于上焦，故喉口生疮也。

时气喉咽痛候

阴阳隔绝，邪客于足少阴之络，毒气上熏，攻于咽喉，故痛或生疮也。

时气发斑候

夫热病在表，已发汗未解，或吐、下后，热毒气不散，烦躁谬言语，此为表虚里实，热气燥于外，故身体发斑如锦文。凡发斑不可用发表药，令疮开泄，更增斑烂，表虚故也。

时气毒攻眼候

肝开窍于目，肝气虚，热毒乘虚上冲于目，故赤痛。或生翳、赤白膜、息肉及疮也。

时气毒攻手足候

热毒气从脏腑出，攻于手足，手足则燋热赤肿疼痛也。入五脏六腑井荥俞，皆出于手足指，故此毒从内而出也。

时气疱疮候

夫表虚里实，热毒内盛，则多发疱疮。重者周布遍身，其状如火疮。若根赤头白者，则毒轻；若色紫黑，则毒重。其疮形如登豆，亦名登豆疮。

时气瘙疮候

夫病新瘥，血气未复，皮肤尚虚疏，而触冒风日，则遍体起细疮，瘙痒如癣疥状，名为逸风。

时气瘕候

毒气结在腹内，谷气衰，毒气盛，三虫动作，食人五脏，多令泄利，下部疮痒。若唇内生疮，但欲痱者，此虫食下部也。重者肛烂，见五脏也。

时气热利候

此由热气在于肠胃，挟毒则下黄赤汁也。

时气脓血利候

此由热伤于肠胃，故下脓血如鱼脑，或如烂肉汁，壮热而腹疗痛，此湿毒气所为也。

时气瘕利候

夫热蓄在脏，多令人下利。若毒气盛，则变脓血，因而成瘕。瘕者，虫食人五脏及下部也。若食下部，则令谷道生疮而下利，名为瘕利；若但生疮而不利者，为瘕也。

时气大便不通候

此由脾胃有热，发汗太过，则津液竭。津液竭，则胃干，结热在内，大便不通也。

时气小便不通候

此由汗后津液虚少，其人小肠有伏热，故小便不通也。

时气阴阳毒候

此谓阴阳二气偏虚，则受于毒。若病身重腰脊痛，烦闷，面赤斑出，咽喉痛，或下利狂走，此为阳毒。若身重背强，短气呕逆，唇青面黑，四支逆冷，为阴毒。或得病数日，变成毒者；或初得病，便有毒者。皆宜依证

急治，失候则杀人。

时气变成黄候

夫时气病，湿毒气盛，蓄于脾胃。脾胃有热，则新谷郁蒸，不能消化，大小便结涩，故令身面变黄，或如橘柚，或如桃枝色。

时气变成疟候

病后邪气未散，阴阳尚虚，因为劳事，致二气交争，阴胜则发寒，阳胜则发热，故令寒热往来，有时休作而成疟。

时气败候

此谓病后余毒未尽，形证变转，久而不瘥，阴阳无复纲纪，名为败病。

时气劳复候

夫病新瘥者，血气尚虚，津液未复，因即劳动，更成病焉。若言语思虑则劳于神，梳头洗澡则劳于力，未堪劳而强劳之，则生热。热气还经络，复为病者，名曰劳复。

时气食复候

夫病新瘥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鲙、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也。

时气病瘥后交接劳复候

夫病新瘥者，阴阳二气未和，早合房室，则令人胀肿入腹，腹内疗痛，名为交接劳复。

时气病后阴阳易候

阴阳易病者，是男子、妇人时气病新瘥未平复，而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瘥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曰阳易。其妇人得病新瘥未平复，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曰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其毒度著于人，如换易也。其病之状，身体热冲胸，头重不能举，眼中生眯，四支拘急，小腹疗痛，手足拳，皆即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里急，热气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气血虚，骨髓竭，便恍恍吸吸，气力转少，着床不能摇动，起居仰人，或引岁月方死。

时气病后虚羸候

夫人荣卫先虚，复为邪热所中，发汗、吐、下之后，经络损伤，阴阳竭绝，虚邪始散，真气尚少，五脏犹虚，谷神未复，无津液以荣养，故虚羸而生众病焉。

时气阴茎肿候

此由肾脏虚所致。肾气通于阴。今肾为热邪所伤，毒气下流，故令阴肿。

时气令不相染易候

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故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

热病诸候凡二十八论

热病候

热病者，伤寒之类也。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重于温也。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冤善呕，头痛面赤无汗。至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腹满泄，两额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肺热病者，先淅然起毛恶风，舌上黄，身热。热

争则喘咳，痹走胸应背，不得大息，头痛不甚，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肾热病者，先腰痛胫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胫寒骨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项痛淖濡。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额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凡病虽未发，见其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一曰汗不出，颠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血衄血，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凡此者，不可刺也。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常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热病七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死；脉代一日死。热病已得汗，脉尚数，躁而喘，且复热，勿庸刺，喘甚者死。热病七八日，脉不躁，躁不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尝汗者，勿庸刺也。

诊人热病七八日，其脉微小，口干，脉代，舌焦黑者死。诊人热病七八日，脉不数不喘者，当喑。之后三日，温汗不出者死。热病已得汗，常热不去者，亦死不治也。脉静安者生，脉躁者难治；脉常躁盛，此气之极，亦死也。腹坚常喘，而热不退者死。多汗，脉虚小者生，坚实者死。

养生方云：三月勿食陈齑，必遭热病。

热病一日候

热病一日，病在太阳。太阳主表，表谓皮肤也。病在皮肤之间，故头项腰脊疼痛。

热病二日候

热病二日，阳明受病。病在肌肉，故肉热鼻干不得眠。故可摩膏火灸，发汗而愈。

热病三日候

热病三日，诸阳相传病讫，病犹在表，未入于脏，故胸胁热而耳聋。故可发汗而愈。

热病四日候

热病四日，太阴受病。太阴者，三阴之首也。三阳受病讫，传入于阴，故毒气已入胸膈，其病喉干腹满，故可吐而愈。

热病五日候

热病五日，少阴受病。毒气入腹内，其病口舌干而引饮。故可下而愈。

热病六日候

热病六日，厥阴受病。毒气入肠胃，其人烦满而阴缩。故可下而愈。

热病七日候

热病七日，三阴三阳传病讫，病法当愈。今病不除者，欲为再经病也。再经者，谓经络重受病也。

热病八九日以上候

热病八九日以上不解者，皆由毒气未尽，所以病证不除也。

热病解肌发汗候

此谓得病三日已还，病法在表，故宜发汗。或病已经五六日，然其人喉口不焦干，心腹不满，又不引饮，但头痛，身体壮热，脉洪大者，此为病证在表，未入于脏。故虽五六日，犹须解肌发汗，不可苟依日数，辄取吐下。

热病烦候

此由阳胜于阴，热气独盛，否结于脏，则三焦隔绝，故身热而烦也。

热病疱疮候

夫热病疱疮者，此由表虚里实，热气盛则发疮，重者周布遍身。若疮色赤、头白，则毒轻，色紫黑则毒重。其形如登豆，故名登豆疮。

热病斑疮候

夫病在表，或未发汗，或已发汗、吐、下后，表证未解，毒气不散，烦热而渴，渴而不能饮，表虚里实，故身体发斑如锦文。

热病热疮候

人脏腑虚实不调，则生于客热。表有风湿，与热气相搏，则身体生疮，痒痛而脓汁出。甚者一瘥一剧，此风热所为也。

热病口疮候

此由脾脏有热，冲于上焦，故口生疮也。

热病咽喉疮候

上实下虚，热气内盛，熏于咽喉，故生疮也。

热病大便不通候

夫经发汗，汗出多则津液少，津液少则胃干结。热在胃，所以大便不通。又有腑脏自生于热者，此由三焦否隔，脾胃不和，蓄热在内，亦大便不通也。

热病小便不通候

热在膀胱，流于小肠，热盛则脾胃干，津液少，故小便不通也。

热病下利候

热气攻于肠胃，胃虚则下赤黄汁，挟毒则成脓血。

热病蜜候

热气攻于肠胃，则谷气衰，所以三虫动作，食人五脏及下部，重者肛烂见腑脏。

热病毒攻眼候

肝脏开窍于目，肝气虚，热毒乘虚则上冲于目，重者生疮翳及赤白膜也。

热病毒攻手足候

夫热病毒攻手足，及人五脏六腑井荥俞皆出于手足指。今毒气从腑脏而出，循于经络，攻于手足，故手足指皆肿赤燃痛也。

热病呕候

胃内有热，则谷气不和。新谷入胃，与热气相搏，胃气不平，故呕。或吐下已后，脏虚亦令呕也。

热病哕候

伏热在胃，则令人胸满，胸满则气逆，气逆则哕。若大下已后，饮水多，胃内虚冷，亦令哕也。

热病口干候

此由五脏有虚热，脾胃不和，津液竭少，故口干也。

热病衄候

心脏伤热所为也。心主血，肺主气，开窍于鼻。邪热与血气并，故衄也。衄者，血从鼻出也。

热病劳复候

夫热病新瘥，津液未复，血气尚虚，因

劳动早，劳则生热，热气乘虚还入经络，故复病也。

热病后沉滞候

凡病新瘥后，食猪肉及肠血，肥鱼脂膩，必大下利，医所不能复治也，必至于死。若食饼饵、粢饴，哺炙脍、枣、栗诸果物脯，及牢实难消之物，胃气尚虚弱，不能消化，必结热复病，还以药下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温病诸候凡三十四论

温病候

经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寒，此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焉。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温病者，皆由其冬时触冒之所致也。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其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

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病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也？曰：病名曰阴阳交，阴阳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之间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则当食而不复热。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

凡皮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凡温病人，二三日，身躯热，脉疾，头痛，饮食如故，脉直疾，八日死。四五日，头痛，脉疾喜吐，脉来细，十二日死，此病不治。八九日，脉不疾，身不痛，目不赤，色不变，而反利，脉来牒牒，按不弹手，时大，心下坚，十七日死。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脉大疾者生；脉细小难得者，死不治也。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存神攘辟，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名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

东海神名阿明，
南海神名祝融，
西海神名巨乘，
北海神名禺强。

又云：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温疫之中。

温病一日候

温病一日，太阳受病。诸阳主表，表谓皮肤也。病在皮肤之间，故头项腰脊痛。

温病二日候

温病二日，阳明受病。病在于肌肉，故肉热鼻干，不得眠，故可摩膏火灸，发汗而愈。

温病三日候

温病三日，少阳受病，故胸胁热而耳聋。三阳始传病讫，未入于脏，故可发汗而愈。

温病四日候

温病四日，太阴受病。太阴者，三阴之

首也。三阳受病讫，传入于阴，故毒气入胸膈之内，其病咽干腹满，故可吐而愈。

温病五日候

温病五日，少阴受病。毒气入腹，其病口热舌干而引饮，故可下而愈。

温病六日候

温病六日，厥阴受病。毒气入腹胃，其病烦满而阴缩，故可下而愈。

温病七日候

温病七日，病法当愈，此是三阴三阳传病竟故也。今七日病不除者，欲为再经病也。再经病者，是经络重受病也。

温病八日候

温病八日以上病不解者，或是诸经络重受于病，或经发汗、吐、下之后，毒气未尽，所以病证不罢也。

温病九日以上候

温病九日以上病不除者，或初一经受病即不能相传，或已传三阳讫而不能传于三阴。所以停滞累日，病证不罢，皆由毒气未尽，表里受邪，经络损伤，腑脏俱病也。

温病发斑候

夫人冬月触冒寒毒者，至春始发病，病初在发。或已发汗、吐、下而表证未罢，毒气不散，故发斑疮，又冬月天时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即发病；至春又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发泄，至夏遇热，温毒始发出于肌肤，斑烂隐轸如锦文也。

温病烦候

此由阴气少，阳气多，故身热而烦。其毒气在于心府而烦者，则令人闷而欲呕；若其胃内有燥粪而烦者，则谬语而绕脐痛也。

温病狂言候

夫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时所能也。病反能者，皆阴阳争而外并于阳。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邪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而歌；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阳盛，故妄言骂詈，不避亲戚，大热遍身，狂言而妄闻视也。

温病噦候

邪热客于胸府，上焦有热，其人必饮水，水停心下，则上乘于肺，故令噦。

温病呕候

胃中有热，谷气入胃，与热相并，气逆则呕。或吐下后，饮水多，胃虚冷，亦为呕也。

温病哕候

伏热在胃，令人胸满。胸满则气逆，气逆则哕。若大下后，胃气虚冷，亦令致哕。

温病渴候

热气入于肾脏，肾脏恶燥，热盛则肾燥，肾燥则渴引饮。

温病取吐候

温病热发四日，病在胸膈，当吐之愈。有得病一二日，便心胸烦满，为毒已入，兼有痰实，亦吐之。

温病变成黄候

发汗不解，温毒气瘀结在胃，小便为之不利，故变成黄，身如橘色。

温病咽喉痛候

热毒在于胸腑，三焦隔绝，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下部脉不通，热气上攻喉咽，故痛或生疮也。

温病毒攻眼候

肝开窍于目，肝气盛，热毒乘虚上冲于目，故赤痛，重者生疮翳也。

温病衄候

由五脏热结所为。心主血，肺主气，而开窍于鼻。邪热伤于心，故衄。衄者，血从鼻出也。

温病吐血候

诸阳受邪，热初在表，应发汗而不发，致热毒入深，结于五脏，内有瘀血积，故吐血也。

温病下利候

风热入于肠胃，故令洞泄。若挟毒，则下黄赤汁及脓血。

温病脓血利候

热毒甚者，伤于肠胃，故下脓血如鱼脑，或如烂肉汁，此由温毒气盛故也。

温病大便不通候

脾胃有热积，发汗太过，则津液少，使胃于，结热在内，故大便不通。

温病小便不通候

发汗后，津液少，膀有结热，移入于小肠，故小便不通也。

温病下部疮候

热攻肠胃，毒气既盛，谷气渐衰，故三虫动作，食人五脏，则下部生疮。重者，肛烂见腑脏。

温病劳复候

谓病新瘥，津液未复，血气尚虚。因劳动早，更生于热。热气还入经络，复成病也。

温病食复候

凡得温毒病新瘥，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食犬、猪、羊肉，并肠、血，及肥鱼炙脂膩食，此必大下利。下利则不可复救。又禁食饼饵、炙脍、枣、栗诸生果难消物，则不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便胀满结实，大小便不通。因更发热，复成病也。非但杂食，栉头、洗浴诸劳事等，皆须慎之。

温病阴阳易候

阴阳易病者，是男子、妇人温病新瘥未平复，而与之交接，因得病者，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瘥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阳易。其妇人得病虽瘥未平复，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自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其毒度着于人，如换易也。其病之状，身体热冲胸，头重不举，眼中生眯，四支拘急，小腹疼痛，手足拳，皆即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气血虚，骨髓竭，便恍恍吸吸，气力转少，著床不能摇动，起居仰人，或引岁月方死。

温病交接劳复候

病虽瘥，阴阳未和，因早房室，令人阴肿缩入腹，腹疼痛，名为交接之劳复也。

温病瘥后诸病候

谓其人先有宿疾，或患虚劳、风冷、积聚、寒疝等疾，因温热病，发汗、吐、下之后，热邪虽退，而血气损伤，腑脏皆虚，故因兹而生诸病。

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

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除之。

疫疠病诸候凡三论

疫疠病候

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养生方云：封君达常乘青牛，鲁女生常乘驳牛，孟子绰常乘驳马，尹公度常乘青骡。时人莫知其名字为谁，故曰：欲得不死，当商青牛道士。欲得此色，驳牛为上，青牛次之，驳马又次之。三色者，顺生之气也。云古之青牛者，乃柏木之精也；驳牛者，古之神宗之先也；驳马者，乃神龙之祖也。云道士乘此以行于路，百物之恶精，疫气之厉鬼，将长揖之焉。

延年之道，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温疫之中。

疫疠疱疮候

热毒盛，则生疱疮，疮周布遍身，状如火疮，色赤头白者毒轻，色黑紫暗者毒重。亦名为登豆疮。

瘴气候

夫岭南青草、黄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故岭南从仲春讫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讫孟冬，行黄芒瘴。量其用药体性，岭南伤寒，但节气多温，冷药小寒于岭北。时用热药，亦减其锱铢，三分去二。但此病外候小迟，因经络之所传，与伤寒不异。然阴阳受病，会同表里，须明识患源，不得妄攻汤艾。假令宿患瘤热，今得瘴毒，毒得热更烦，虽形候正盛，犹在于表，未入肠胃，不妨温而汗之。已入内者，不妨平而下之。假令本有冷，今得温瘴，虽暴壮热烦满，似寒正须用温药汗之，汗之不歇，不妨寒药下之。夫下利治病等药在下品，药性凶毒，专主攻击，不可恒服，疾去即止。病若日数未入于内，不可预服利药。药尽胃虚，病必乘虚而进。此不可轻治。治不差，成黄疸；黄疸不差，为尸疸。尸疸疾者，岭南中瘴气，土人连历不差，变成此病，不须治也。岭北客人，犹得斟酌救之。病前热而后寒者，发于阳；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攻其外；发于阴者，攻其内。其一日、二日，瘴气在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若寒气在表，发汗及针必愈。三日以上，气浮于上，填塞心胸，使头痛胸满而闷，宜以吐药，吐之必愈。五日以上，瘴气深结在脏腑，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或人得病久，方告医，医知病深，病已成结，非可发表解肌，所当问病之得病本末，投药可专依次第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一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疟病诸候凡十四论

疟病候

夏日伤暑，秋必病疟。疟之发以时者，此是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下一节，故其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人，邪气人则病作，此所以日作常晏也。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人脊内，注于伏冲，伏冲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既上，故其病稍早发。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间日蓄积乃作。夫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而开，开则邪人焉；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然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宿，则其病作。

风之与疟也，相与同类，而风独常在也，而疟特以时休何也？由风气留其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阳当陷而不陷，阴当升而不升，为邪所中，阳遇邪则卷，阴遇邪则紧，卷则恶寒，紧则为栗，寒栗相薄，故名疟，弱乃发热，浮乃汗出。旦中旦发，暮中暮发。夫疟，其人形瘦，皮必栗。问曰：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愈，月尽解。

足太阳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喝，喝然后热止而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足少阳疟，令人身体解倦，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足阳明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脚趺上。

足太阴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足少阴疟，令人呕吐甚，久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而处，其病难止。

足厥阴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小便数，意恐惧，气不足，肠中悒悒，刺足厥阴。

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

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多，寒不甚，热，刺手少阴。

肝疟，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脾疟，令人疾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肾疟，令人洒洒，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眩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胃疟，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肺疟为病，乍来乍去，令人心寒，寒甚则热发，善惊，如有所见，此肺疟证也。若人本来语声雄，而恍惚不亮，拖气用力，方得出言，而反于常人，呼共语，直视不应，虽而未病，势当不久。此即肺病声之候也。察

色观疾，表里相应，依源审治，乃不失也。

心病为疟者，令人心烦，其人欲饮清水，多寒少热。若人本来心性和雅，而急卒反于常伦，或言未竟便住，以手剔脚爪，此人必死。祸虽未及，呼曰行尸。此心病声之候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可治者，明而察之。

肝病为疟者，令人色苍苍然，气息喘闷，战掉，状如死者。若人本来少于悲恚，忽尔嗔怒，出言反常，乍宽乍急，言未竟，以手向眼，如有所思。若不即病，祸必至矣。此肝病声之证也。其人若虚，则为寒风所伤；若实，则为热气所损。阳则泻之，阴则补之。

脾病为疟者，令人寒，腹中痛，肠中鸣，鸣已汗出。若其人本来少于喜怒，而忽反常，瞋喜无度，正言忽笑，不答于人，此是脾病声之候证。不盈旬月，祸必至也。

肾病为疟者，令人凄凄然，腰脊痛而宛转，大便涩，自掉不定，手足寒。若人本主不喜不怒，忽然喜而好瞋怒，反于常性，此肾已伤，虽未发觉，是其候也。见人未言而前开口笑，还闭口不声，举手按腹，此是肾病声之证。虚实表里，浮沉清浊，宜以察之，逐以治之。

夫疟脉者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小紧者，可下之；弦迟者，温药已；脉数而紧者，可发其汗，宜针灸之；脉浮大者，不可针灸，可吐之。

凡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之，过之则失时。

温疟候

夫温疟与寒疟安舍？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脉肉消释，腠理发泄，因有所用力，邪气与汗偕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如此则阴虚而阳盛，热衰则气复反人，人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疟先寒而后热，此由夏伤于暑，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病以时作，名曰寒疟。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亦以时作，名曰温疟。

夫病疟六七日，但见热者，温疟矣。

瘅疟候

夫瘅疟者，夏伤于暑也。其病秋则寒甚，冬则寒轻，春则恶风，夏则多汗者，然其蓄作有时，以疟之始发，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痛。寒去则外内皆热，头痛而渴欲饮。何气使然？此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阴气胜，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内外皆热，则喘而渴欲饮。此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之于皮肤之间，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此令汗出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乃得之，及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以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阳，此气得阳即外出，得阴即内薄，是以日作。

其间日而作者，谓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

间日疟候

此由邪气与卫气俱行于风府，而有时相失不相得，故邪气内薄五脏，则道远气深，故其行迟，不能与卫气偕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风疟候

夫疟皆生于风。风者，阳气也。阳主热，故卫气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开则邪入，邪入则病作。先伤于风，故发热而后寒栗。

瘴疟候

夫瘴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之阴，故但热而不寒。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瘴疟。其状，但热不寒，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惋，手足热而呕也。

山瘴疟候

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

痰实疟候

痰实疟者，谓患人胸膈先有停痰结实，因成疟病，则令人心下胀满，气逆烦呕也。

寒热疟候

夫疟者，风寒之气也。邪并于阴则寒，并于阳则热，故发作皆寒热也。

往来寒热疟候

此由寒气并于阴则发寒，风气并于阳则发热，阴阳二气更实更虚，故寒热更往来也。

寒疟候

此由阴阳相并，阳虚则阴胜，阴胜则寒。寒发于内而并于外，所以内外俱寒，故病发但战栗而鼓颔颐也。

劳疟候

凡疟积久不瘥者，则表里俱虚，客邪未散，真气不复，故疾虽暂间，小劳便发。

发作无时疟候

夫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则腠理开。开则邪入，邪入则病作。当其时，阴阳相并，随其所胜，故生寒热，故动作皆有早晏者。若腑脏受邪，内外失守，邪气妄行，所以休作无时也。

久疟候

夫疟，皆由伤暑及伤风所为。热盛之时，发汗吐下过度，腑脏空虚，荣卫伤损，邪气伏藏，所以引日不瘥，故仍休作也。夫疟岁岁发，至三岁发，连月发不解，胁下有否，治之不得攻其否，但得虚其津液。先其时发其汗，服汤已，先小寒者，引衣自温覆汗出，小便自引利，即愈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二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黄病诸候凡二十八论

黄病候

黄病者，一身尽疼，发热，面色洞黄。七八日后，壮热在里，有血当下之法，如豚肝状。其人少腹内急。

若其人眼睛疼涩，鼻骨疼，两髆及项强，腰背急，即是患黄。多大便涩，但令得小便快，即不虑死。不用，大便多，多即心腹胀不存。此由寒湿在表，则热畜于脾胃。腠理不开，瘀热与宿谷相搏，烦郁不得消，则大小便不通，故身体面目皆变黄色。

凡黄候，其寸口近掌无脉，口鼻冷气，并不可治也。

急黄候

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有得病即身体面目发黄者，有初不知是黄，死后乃身面黄者。其候，得病但发热心战者，是急黄也。

黄汗候

黄汗之为病，身体洪肿，发热，汗出不渴，状如风水，汗染衣，色正黄，如柏汁，其脉自沉。此由脾胃有热，汗出而入水中浴，若水入汗孔中，得成黄汗也。

犯黄候

有得黄病已差，而将息失宜，饮食过度，犯触禁忌，致病复发，名为犯黄候。

劳黄候

脾脏中风，风与瘀热相搏，故令身体发黄。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发，膀胱急，四支烦，小便自利，名为劳黄。

脑黄候

热邪在骨髓，而脑为髓海，故热气从骨髓流入于脑，则身体发黄，头脑痛，眉疼，名为脑黄候。

阴黄候

阳气伏，阴气盛，热毒加之，故但身面色黄，头痛而不发热，名为阴黄。

内黄候

热毒气在脾胃，与谷气相搏，热蒸在内，不得宣散，先心腹胀满气急，然后身面悉黄，名为内黄。

行黄候

瘀热在脾脏，但肉微黄而身不甚热，其人头痛心烦，不废行立，名为行黄。

癖黄候

气水饮停滞结聚成癖。因热气相搏，则郁蒸不散，故胁下满痛而身发黄，名为癖黄。

噤黄候

心脾二脏有瘀热所为。心主于舌，脾之络脉出于舌下。若身面发黄，舌下大脉起青黑色，舌噤强，不能语，名为噤黄也。

五色黄候

凡人蓄黄，五种黄皆同。其人至困，冥漠不知东西者，看其左手脉，名手肝脉，两筋中，其脉如有如无。又看近手屈肘前臂上，当有三歧脉。中央者，名为手肝脉；两厢者，名岐脉。看时若肝脉全无，两厢坏，其人十死一生，难可救济。若中央脉近掌三指道有如不绝，其人必不死。脉经三日，渐彻至手掌，必得汗，汗罢必愈。妇人患黄，看右手脉。眼青黄，视其瞳子青，脉亦青，面色青者是，其由脾移热于肝，肝色青也。其人身热而发黄赤，视其眼赤，高视，心腹胀满，脉赤便是。此由脾移热于心，心色赤，故其人身热而发赤黄，不可治，治之难差。其人身热发黄白，视其舌下白垢生者是。此由脾移热于肺，肺色白也。其人身热发黑黄，视其唇黑眼黄，舌下脉黑者是。此由脾移热于肾，肾色黑也，故其身热而发黄也。

风黄候

凡人先患风湿，复遇冷气相搏，则举身疼痛，发热而体黄也。

因黄发血候

此由脾胃大热，热伤于心。心主于血，热气盛，故发黄而动血，故因名为发血。

因黄发痢候

此由瘀热在于脾胃，因而发黄，挟毒即下痢，故名为发痢。

因黄发痔候

此病由热伤于心。心主血，热盛则血随大便而下，名为血痔。

因黄发癖候

夫黄病皆是大热所为。热盛之时，必服冷药，冷药多则动旧癖。

因黄发病后小便涩兼石淋候

黄病后，小便涩，兼石淋，发黄疸，此皆由蓄热所为。热流小肠，小便涩少而痛，下物如沙石也。

因黄发吐候

黄病吐下之后，胃气虚冷，其人宿病有寒饮，故发吐。

黄疸候

黄疸之病，此由酒食过度，腑脏不和，水谷相并，积于脾胃。复为风湿所搏，瘀结不散，热气郁蒸，故食已如饥，令身体面目及爪甲小便尽黄，而欲安卧。

若身体多赤黑、多青皆见者，必寒热身痛。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

渴面疸者，其病难治；疸而不渴，其病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振寒而微热。

酒疸候

夫虚劳之人，若饮酒多，进谷少者，则胃内生热。因大醉当风入水，则身目发黄，心中懊痛，足胫满，小便黄，而发赤斑。若下之，久久变为黑疸，面目黑，心中如啖蒜齑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故知酒疸，心中热，欲呕者，当吐之则愈。其小便不利，其候当心中热，足下热，是其候证明也。脉浮，先吐之。沉弦，先下之。

谷疸候

谷疸之状，食毕头眩，心忪怫郁不安而发黄。由失饥大食，胃气冲熏所致。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者则发烦。头眩者，必小便难，此欲为谷疸。虽下之，其腹必满，其脉迟故也。

女劳疸候

女劳疸之状，身目皆黄，发热恶寒，小腹满急，小便难。由大劳大热而交接，交接竟，入水所致也。

黑疸候

黑疸之状，苦小腹满，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黑疸。

九疸候

夫九疸者，一曰胃疸，二曰心疸，三曰肾疸，四曰肠疸，五曰膏疸，六曰舌疸，七曰体疸，八曰肉疸，九曰肝疸。

凡诸疸病，皆由饮食过度，醉酒劳伤，脾胃有瘀热所致。其病，身面皆发黄，但立名不同耳。

胞疸候

胞疸之病，小肠有热，流于胞内，故大小便皆如柏汁，此为胞疸。

风黄疸候

夫风湿在于腑脏，与热气相搏，便发于黄，即小便或赤或白，好卧而心振，面虚黑，名为风黄疸。

湿疸候

湿疸病者，脾胃有热。与湿气相搏，故病苦身体疼，面目黄，小便不利，此为湿疸。

冷热病诸候凡七论

病热候

夫患热者，皆由血气有虚实。邪在脾胃，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风邪不得宣散，因而生热。热搏于腑脏，故为病热也。

诊其脉，关上浮而数，胃中有热；滑而疾者，亦为有热；弱者无胃气，是为虚热。跗阳脉数者，胃中有热，热则消谷引食。跗阳脉粗而浮者，其病难治。若病者苦发热，身体疼痛，此为表有病，其脉自当浮，今脉反沉而迟，故知难差；其人不即得愈，必当死，以其病与脉相反故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偃卧，合两膝，布两足而伸腰，口内气，振腹七息。除壮热疼痛，通两胫不随。

又云：覆卧去枕，立两足，以鼻内气四十所，复以鼻出之。极令微气入鼻中，勿令鼻知。除身中热，背痛。

又云：两手却据，仰头向日，以口内气，因而咽之数十。除热，身中伤，死肌。

客热候

客热者，由人腑脏不调，生于虚热。客于上焦，则胸膈生痰实，口苦舌干；客于中焦，则烦心闷满，不能下食；客于下焦，则大便难，小便赤涩。

冷热候

夫虚邪在于内，与卫气相搏，阴胜者则为寒；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内生寒。

视其五官，色白为有寒。诊其脉，迟则为寒，紧则为寒，涩迟为寒，微者为寒，迟而缓为寒，微而紧为寒，寸口虚为寒。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足向下踏地，一足

长舒向前，极势，手掌四方取势。左右换易四七。去肠冷，腰脊急闷，骨疼，令使血气上下布润。

又云：两足相合，两手仰捉两脚，向上急挽，头向后振，极势三七。欲得努足，手两向舒张，身手足极势二七。去穷中生百病，下部虚冷。

又云：叉跌，两手反向拓席，渐渐向后，努齐腹向前散气，待火急还放，来去二七。去齐下冷，脚疼，五脏六腑不和。

又云：两手向后拓腰，蹙膊极势，左右转身来去三七。去腹肚齐冷，两膊急，胸腋不和。

又云：牙跪，两手向后，手掌合地，出气向下。始渐渐向下，觉腰脊大闷还上，来去二七。身正，左右散气，转腰三七。去齐下冷，解溪内疼痛。

寒热候

夫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阳者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令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不通则寒独留于外，故寒栗也。阴虚内生热者，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熏胸中，故内热也。阳盛而外热者，上焦不通利，皮肤致密，腠理闭塞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也。阴盛而内寒者，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写，不写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血凝泣则脉不通，其脉不通，脉则盛大以涩，故中寒。阴阳之要，阴密阳固。若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阴气乃绝。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凡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

骨寒热，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本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爪槁，死不治。诊其脉，沉细数散也。

寒热往来候

夫阴气并于阴则发寒，阳气并于阳则发热。阴阳二气虚实不调，故邪气更作，寒热往来也。

脉紧而数，寒热俱发，必当下乃愈。脉急如弦者，邪入阳明，寒热。脾脉小甚为寒热。养生方云：已醉饱食，发寒热也。

冷热不调候

夫人荣卫不调，致令阴阳否塞，阳并于上则上热，阴并于下则下冷。上焦有热，或喉口生疮，胸鬲烦满；下焦有冷，则腹胀肠鸣，绞痛泄痢。

寒热厥候

夫厥者，逆也。谓阴阳二气卒有衰绝，逆于常度。若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

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阳气起于五指之表，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也。故阳胜则足下热。热厥者，酒人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此人必数醉，若饱已入房，气聚于脾中未得散，酒气与谷气相并，热起于内，故遍于身，内热则尿赤。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脚为之热。

寒厥之为寒，必从五指始，上于膝下。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寒。寒厥何失而然？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阳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衰，秋冬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其所用，下气上争，未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故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

夫厥者，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此由阴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乱则不知人。

太阳之厥，踵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则呼腹满能卧，卧则面赤而热，妄见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胸热胁痛，骭支不可以运。太阴之厥，腹满膜胀，后不利，以不欲食，食之则呕，不得卧也。少阴之厥者，则舌干尿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者，少腹肿痛，膜胀，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胫外热。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偃卧，展两足，鼻内气，自极，摇足三十过止。除足寒厥逆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三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气病诸候凡二十五论

上气候

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聚，热则腠理开而气泄，忧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

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上也。喜则气和，荣卫行通利，故气缓焉。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使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内，故气消也。恐则精却，精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寒则经络凝涩，故气收聚也。热则腠理开窍，荣卫通，故汗大泄也。忧则心无所寄，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且汗，外内迅，故气耗矣。思则身心有所止，气留不行，故气结矣。

诊寸口脉伏，胸中逆气，是诸气上冲胸中，故上气、面肿肿、膹息，其脉浮大，不治。上气，脉躁而喘者，属肺。肺胀欲作风水，发汗愈。脉洪则为气。其脉虚宁伏匿者生，牢强者死。喘息低仰，其脉滑，手足温者，生也；涩而四末寒者，死也。数者，死也。谓其形损故。

养生方云：饮水勿急咽，久成气病。其汤煮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向后，合手拓腰向上，极势，振摇臂肘，来去七。始得手不移，直向上向下，尽势，来去二七。去脊、心、肺气，壅闷消散。

正坐，并膝头、足。初坐，先足指相对，足跟外扒。坐上，少欲安稳，须两足跟向内相对。坐足上，足指外扒，觉闷痛，渐渐举身似款便。坐足上，待共内坐相似，不痛，始双竖脚跟向上。坐上，足指并反向外。每坐常学。去膀胱内冷、膝风冷、足疼、上气、腰痛，尽自消适也。

又云：两足两指相向，五息止。引心肺，去厥逆，上气。极用力，令两足相向，意止引肺中气出，病人行肺内外，展转屈伸，随适，无有违逆。

卒上气候

肺主于气。若肺气虚实不调，或暴为风邪所乘，则腑脏不利。经络否涩，气不宣和，则上气也。又因有所怒，则气卒逆上。甚则变呕血，气血俱伤。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交叉颐下，自极。致补气，治暴气咳。

以两手交颐下，各把两颐脉，以颐句交中，急牵来著喉骨，自极三通。致补气充足，治暴气上气、写喉等病。令气调长，音声宏亮。

上气鸣息候

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

诊其肺脉滑甚，为息奔上气。脉出鱼际

者，主喘息。其脉滑者生，快者死也。

上气喉中如水鸡鸣候

肺病令人上气。兼胸膈痰满，气行壅滞，喘息不调，致咽喉有声，如水鸡之鸣也。

奔气候

夫气血循行于经络，周而复始，皆有常度。肺为五脏上盖，主通行于腑脏之气。若肺受邪，则气道不利；气道不利，则诸脏气壅；则失度，故气奔急也。

贲豚气候

夫贲豚气者，肾之积气。起于惊恐，忧思所生。若惊恐，则伤神，心藏神也。忧思则伤志，肾藏志也。神志伤动，气积于肾，而气下上游走，如豚之奔，故曰贲豚。其气乘心，若心中踊踊，如事所惊，如人所恐，五脏不定，食饮辄呕，气满胸中，狂痴不定，妄言妄见，此惊恐奔豚之状。若气满支心，心下闷乱，不欲闻人声，休作有时，乍瘥乍极，吸吸短气，手足厥逆，内烦结痛，温温欲呕，此忧思奔豚之状。

诊其脉来触触，触触者，病贲豚也。肾脉微急，沉厥，奔豚，其足不收，不得前后。

上气呕吐候

肺主于气。肺为邪所乘，则上气。此为膈内有热，胃间有寒。寒从胃上乘于肺，与膈内热相搏，故乍寒乍热而上气。上气动于胃，胃气逆，故呕吐也。

上气肿候

肺主于气，候身之皮毛。而气之行，循环脏腑，流通经络，若外为邪所乘，则肤腠闭密，使气内壅，与津液相并，不得泄越，故上气而身肿也。

结气候

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

养生方云：哭泣悲来，新哭讫，不用即食，久成气病。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坐，伸腰，举左手，仰其掌，却右臂，覆右手，以鼻内气，自极七息。息间，稍顿右手。除两臂背痛、结气。

又云：端坐，伸腰，举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胁，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结气。

又云：两手拓肘头，拄席，努肚上极势。待大闷始下，来去上下五七。去脊背体内疼，骨节急强，肚肠宿气。行忌太饱，不得用肚编也。

冷气候

夫脏气虚，则内生寒也。气常行腑脏，腑脏受寒冷，即气为寒冷所并，故为冷气。其状或腹胀，或腹痛。甚则气逆上而面青、手足冷。

七气候

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恚气、忧气、喜气、愁气。凡七气积聚，牢大如杯若栮，在心下、腹中，疾痛欲死，饮食不能，时来时去，每发欲死，如有祸状，此皆七气所生。

寒气则呕吐、恶心；热气则说物不章，言而遽；怒气则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气息也；恚气则积聚在心下，不可饮食；忧气则不可极作，喜卧不安席；喜气即不可疾行，不能久立；愁气则喜忘，不识人，置物四方，还取不得去处。若闻急，即手足筋挛不举。

九气候

九气者，谓怒、喜、悲、恐、寒、热、忧、

劳、思。因此九事而伤动于气：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也；二曰喜则其气缓，荣卫通利，故气缓；三曰悲则气消，悲则使心系急，肺布叶举，使上焦不通，热气在内，故气消也；四曰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精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气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五曰寒则气收聚，寒使经络凝涩，使气不宣散故也；六曰热则腠理开，腠理开则荣卫通，汗大泄；七曰忧则气乱，气乱则心无所寄，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八曰劳则气耗，气耗则喘且汗，外内皆越，故气耗也；九曰思则气结，气结则心有所止，故气留而不行。

众方说此九气，互有不同，但气上之由有九，故名为九气类也。

短气候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体实，实则气盛，盛则气逆不通，故短气。又，肺虚则气少不足，亦令短气，则其人气微，常如少气，不足以呼吸。

诊其脉，尺寸俱微，血气不足，其人短气。寸口脉沉，胸中短气。脉前小后大，则为胸满短气。脉洪大者，亦短气也。

五膈气候

五膈气者，谓忧膈、恚膈、气膈、寒膈、热膈也。忧膈之病，胸中气结，烦闷，津液不通，饮食不下，羸瘦不为气力。恚膈之为病，心下苦实满，噫辄酢心，食不消，心下积结，牢 在胃中，大小便不利。气膈之为病，胸胁逆满，咽塞，胸膈不通，恶闻食臭。寒膈之为病，心腹胀满，咳逆，腹上苦冷，雷鸣，绕脐痛，食不消，不能食肥。热膈之为病，脏有热气，五心中热，口中烂，生疮，骨烦，四支重，唇口干燥，身体头面手足或热，腰背皆疼痛，胸痹引背，食不消，不能多食，羸瘦少气及癖也。此是方家所说五膈形证也。

经云：阳脉结，谓之膈。言忧恚寒热，动气伤神；而气之与神，并为阳也。伤动阳气，致阴阳不和，而腑脏生病，结于胸膈之间，故称为膈气。众方说五膈，互有不同，但伤动之由有五，故云五膈气。

逆气候

夫逆气者，因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上。

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能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能卧，卧而喘者。皆有所起。

其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阳明者，为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气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夫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

夫起居有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逆；络脉之气不得随经上下，留经而不行。此络脉之疾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

不得卧，卧而喘者，是水气之客。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津液主卧与喘。

诊其脉，趺阳脉太过，则令人逆气，背痛温温然。寸口脉伏，胸中有逆气，关上脉细，其人逆气，腹痛胀满。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左足踵拘右足拇指，鼻内气，自极七息。除癖逆气。

厥逆气候

厥者，逆也。谓阴气乘于阳。阴气居于下，阳气处于上。阳虚则阴实，实则阴盛。阴盛则上乘于阳，卫气为之厥逆，失于常度，故寒从背起。手足冷逆，阴盛故也。

少气候

此由脏气不足故也。肺主于气而通呼吸。脏气不足，则呼吸微弱而少气。胸痛少气者，

水在脏腑。水者，阴气；阴气在内，故少气。

诊右手寸口脉：阴实者，肺实也。苦少气，胸内满彭彭，与膊相引，脉来濡者，虚少气也。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厥阴、少阳俱虚也，病苦少气不能言。右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太阴、阳明俱虚也，病苦胃中如空状，少气不足以息，四逆寒。脉弱者，少气，皮肤寒。脉小者，少气也。

游气候

夫五脏不调，则三焦气满。满则气游于内，不能宣散，故其病但烦满虚胀。

胸胁支满候

肺之积气，在于右胁；肝之积气，在于左胁。二脏虚实不和，气蓄于内，故胸胁支满。

春脉不及，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寸口脉滑为阳实，胸中逆满也。

上气胸胁支满候

寒冷在内，与脏腑相搏，积于胁下。冷乘于气，气则逆上，冲于胸胁，故上气而胸胁支满。

久寒胸胁支满候

阴气积于内，久而不已，则生寒。寒气与脏气相搏，冲于 胸胁，故支满。

乏气候

夫虚极之人，荣卫减耗，腑脏虚弱，气行不足，所以呼吸气短也。

走马奔走及人走乏饮水得上气候

夫走马及人走，则大动于气，气逆于胸内，未得宣散，而又饮水，水搏于气，故有上气。

食热饼触热饮水发气候

夫食热皆触动肺气，则热聚肺间，热气未歇，而饮冷水，水入于肺，冷热相搏，气聚不宣，为冷所乘，故令发气。

气分候

夫气分者，由水饮搏于气，结聚所成。气之流行，常无壅滞。若有停积，水饮搏于气，则气分结而住，故云气分。

脚气病诸候凡八论

脚气缓弱候

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或先无他疾，而忽得之；或因众病后得之。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

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痛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至困能饮食者，或有不能者，或见饮食而呕吐，恶闻食臭；或有物如指，发于腹肠，迳上冲心，气上者；或举体转筋，或壮热、头痛；或胸心冲悸，寝处不欲见明；或腹内苦痛而兼下者；或言语错乱，有善忘误者；或眼浊，精神昏愦者，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日，缓者或一二三月。初得此病，便宜速治之，不同常病。

病既入脏，其脉有三品。内外证候相似，但脉异耳。若病人脉得浮大而缓，宜服续命汤两剂。若风盛，宜作越婢汤加术四两。若脉转快而紧，宜服竹沥汤。脉微而弱，宜服风引汤二三剂。此皆多是因虚而得。若大虚乏气短，可以阴作补汤，随病体之冷热而用。若未愈，更作竹沥汤。

若病人脉浮大而紧快，此是三品之最恶脉。脉或沉细而快者，此脉正与浮大紧者同是恶脉。浮大者，病在外；沉细者，病在内。治亦不异，当消息以意耳。其形或尚可，而手脚未及至弱，数日之内，上气便死。如此之脉，急服竹沥汤，日一剂。汤势恒令相及，勿令半日之内无汤也。若服竹沥汤得下者必佳。竹汁多服之，皆须热服。不热，停在胸膈，更为人患。若已服数剂，病及脉势未折，而若胀满者，可以大鳖甲汤下之。汤势尽而不得佳下，可以丸药助令得下；下后更服竹沥汤，趣令脉势折，气息料理乃佳。

江东、岭南，土地卑下，风湿之地，易伤于人。初得此病，多从下上，所以脚先屈弱，然后毒气循经络，渐入腑脏，腑脏受邪，气便喘满，以其病从脚起，故名脚气。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坐，两足长舒，自纵身，内气向下，使心内柔和适散。然后屈一足，安膝下，努长舒一足，仰足指向上使急。仰眠，头不至席，两手急努向前，头向上努挽。一时各各取势，来去二七，递互亦然，去腰疼、腰髀冷、血冷、风痹，日日渐损。

又云：覆卧，傍视，立两踵，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脚中弦痛，转筋，脚酸疼，脚痹弱。

又云：舒两足坐，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右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挽足踏手挽，一时取势。手足用力，送气向下，三七，不失气。数行，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

又云：一足屈之，足指仰，使急。一足安膝头。散心，两足跟出气向下。一手拓膝头向下急捺，一手向后拓席。一时极势，左右亦然，二七。去膝痹疼急。

又云：一足踏地，一足向后，将足解豁安踹上。急努两手，偏相向后，侧身如转，极势二七，左右亦然。去足疼痛、痹急、腰痛也。

脚气上气候

此由风湿毒气，初从脚上，后转入腹，而乘于气，故上气也。

脚气痹弱候

此由血气虚弱，若受风寒湿毒，与血并行肤腠，邪气盛，正气少，故血气涩，涩则痹，虚则弱，故令痹弱也。

脚气疼不仁候

此由风湿毒气，与血气相搏，正气与邪气交击，而正气不宣散，故疼痛。邪在肤腠，血气则涩，涩则皮肤厚，搔之如隔衣不觉知，是名为不仁也。

脚气痹挛候

脚气之病，有挟风毒，风毒则搏于筋，筋为挛。风湿乘于血气，故令痹挛也。

脚气心腹胀急候

此由风湿毒气，从脚上入于内，与脏气相搏，结聚不散，故心腹胀急也。

脚气肿满候

此由风湿毒气，搏于肾经。肾主于水。今为邪所搏，则肾气不能宣通水液，水液不传于小肠，致壅溢腑脏，腑脏既浸渍于皮肤之间，故肿满也。

脚气风经五脏惊悸候

夫温湿成脚气，而挟风毒，毒少风多，则风证偏见。风邪之来，初客肤腠，后经腑脏，脏虚，乘虚而入，经游五脏，与神气相搏，神气为邪所乘，则心惊悸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四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咳嗽病诸候凡十五论

咳嗽候

咳嗽者，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也。肺主气，合于皮毛。邪之初伤，先客皮毛，故肺先受之。五脏与六腑为表里，皆禀气于肺。以四时更王，五脏六腑皆有咳嗽，各以其时感于寒而受病，故以咳嗽形证不同。

五脏之咳者，乘秋则肺先受之。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声，甚则唾血。乘夏则心先受之，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喝喝如哽，甚则咽肿喉痹。乘春则肝受之。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胁下满。乘季夏则肺受之。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于膺背，甚则不可动，动则咳剧。乘冬则肾受之。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逆。此五脏之咳也。

五脏咳久不已，传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大肠受之。大肠咳之状，咳而遗屎。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之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出。肾咳不已，膀胱受之。膀胱咳之状，咳而遗尿。久咳不已，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又有十种咳。一曰风咳，语因咳，言不得竟是也。二曰寒咳，饮冷食，寒入注胃，从肺脉上气，内外合，因之而咳是也。三曰支咳，心下坚满，咳则引痛，其脉反迟是也。四曰肝咳，咳而引胁下痛是也。五曰心咳，咳而唾血，引手少阴是也。六曰脾咳，咳而涎出，续续不止，引少腹是也。七曰肺咳，咳而引颈项，而唾涎沫是也。八曰肾咳，咳则耳聋无所闻，引腰、脐中是也。九曰胆咳，咳而引头痛口苦是也。十曰厥阴咳，咳而引舌本是也。

诊其右手寸口，名气口以前脉，手阳明经也。其脉浮则为阳。阳实者，病腹满，善气，喘咳，微大为肺痹，咳引小腹也。咳嗽脉浮，喘者生，小沉伏匿者死。

又云：脉浮直者生，沉坚者死。咳且呕，腹胀且泄，其脉弦急欲绝者死。咳，脱形发热，小坚急者死。咳且羸瘦，络脉坚大者死，咳而尿血，羸瘦脉大者死。

久咳嗽候

肺感于寒，微者即成咳嗽。久咳嗽，是连滞岁月，经久不瘥是者也。凡五脏俱有咳嗽。不已，则各传其府。诸久嗽不已，三焦受之。其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寒气聚于胃而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变面浮肿，气逆故也。

咳嗽短气候

肺主气，候皮毛。气虚为微寒客皮毛，入伤于肺，则不足，成咳嗽。夫气得温则宣和，得寒则否涩。虚则气不足，而为寒所迫，并聚上肺间，不得宣发，故令咳面短气也。

咳嗽上气候

夫咳嗽上气者，肺气有余也。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肺主气，气有余则喘咳上气。此为邪搏于气，气壅不得宣发，是为有余，故咳嗽而上气也。其状，喘咳上气，多涕唾，而面目肿肿，气逆也。

久咳嗽上气候

久咳嗽上气者，是肺气虚极，风邪停滞，故其病积月累年。久不瘥，则胸背痛，面肿，甚则唾脓血。

咳嗽脓血候

咳嗽脓血者，损肺损心故也。肺主气，心主血。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嗽伤于阳脉，则有血。血与气相随而行。咳嗽极甚，伤血动气，俱乘于肺。肺与津液相搏，蕴结成脓，故咳嗽而脓血也。

久咳嗽脓血候

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咳嗽极甚，伤于经络。血液蕴结，故有脓血。气血俱伤，故连滞积久。其血黯瘀，与脓相杂而出。

呷嗽候

呷嗽者，犹是咳嗽也。其胸膈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谓之呷嗽。其与咳嗽大体虽同，至于投药，则应加消痰破饮之物，以此为异耳。

暴气咳嗽候

肺主于气，候皮毛。人有运动劳役，其气外泄，腠理则开，因乘风取凉，冷气卒伤于肺，即发成嗽，故为暴气嗽。其状，嗽甚而少涎沫。

咳逆候

咳逆者，是咳嗽而气逆上也。气为阳，流行脏腑，宣发腠理，而气，肺之所主也。咳病由肺虚感微寒所成，寒搏于气，气不得宣，胃逆聚还肺，肺则胀满，气遂不下，故为咳逆。其状，咳而胸满，而气逆，膊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髓、酸内廉切、足皆痛。其汤炙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先以鼻内气，乃闭口咳，还复以鼻内气，咳则愈。

向晨，去枕正卧，伸臂胫，瞑目闭口无息，极胀腹两足再息，顷间，吸腹仰两足，倍拳，欲自微息定，复为之；春三、夏五、秋七、冬九。荡涤五脏，津润六腑。

又云：还向反望，倒望，不息七通。治咳逆、胸中病、寒热也。

久咳逆候

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久咳嗽者，是肺极虚故也。肺既极虚，气还乘之，故连年积月久不瘥。夫气久逆不下，则遍身面皆肿满。表里虚，气往来乘之故也。

咳逆上气候

肺虚，感微寒而成咳。咳而气还聚于肺，肺则胀，是为咳逆也。邪气与正气相搏，正气不得宣通，但逆上喉咽之间。邪伏则气静，邪动则气奔上，烦闷欲绝，故谓之咳逆上气也。

久咳逆上气候

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久咳逆，病虚则邪乘于气，逆奔上也。肺气虚极，邪则停心，时动时作，故发则气奔迫乘心，烦闷欲绝，少时乃定，定后复发，连滞经久也。

咳逆上气呕吐候

五脏皆禀气于肺，肺感微寒则咳嗽也。寒

搏于气，气聚还肺，而邪有动息。邪动则气奔迫上，气上则五脏伤动。动于胃气者，则胃气逆而呕吐也。此是肺咳连滞，气动于胃而呕吐者也。

又有季夏脾王之时，而脾气虚不能王，有寒气伤之而咳嗽，谓之脾咳。其状，咳则右胁下痛，暗暗引膺背，甚则不可动，动咳发。脾与胃合，脾咳不已，则胃受之。其状，咳嗽而呕，呕甚则长虫出是也。

凡诸咳嗽，甚则呕吐，各随证候，知其腑脏也。

咳逆短气候

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嗽则气还于肺间，则肺胀，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否不能宣畅，故咳逆短乏气也。

淋病诸候凡八论

诸淋候

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膀胱与肾为表里，俱主水。水入小肠，下于胞，行于阴，为溲便也。肾气通于阴，阴，津液下流之道也。若饮食不节，喜怒不时，虚实不调，则腑脏不和，致肾虚而膀胱热也。膀胱，津液之府。热则津液内溢而流于睾，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积于胞。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为淋。其状，小便出少起数，小腹弦急，痛引于齐。

又有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诸淋形证，各随名具说于后章，而以一方治之者，故谓之诸淋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偃卧，令两手布膝头，斜踵臀尻，口内气，振腹，鼻出气。去淋、数小便。

又云：蹲踞，高一尺许，以两手从外屈膝内入，至足趺上，急手握足五指，极力一通，令内曲入。利腰髓，治淋。

石淋候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沙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成淋。其病之状，小便则茎里痛，尿不能卒出，痛引少腹，膀胱里急，沙石从小便道出。甚者塞痛，令闷绝。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偃卧，令两手布膝头，斜踵臀尻，口内气，振腹，鼻出气，去石淋、茎中痛。

气淋候

气淋者，肾虚膀胱热，气胀所为也。膀胱合，与肾为表里，膀胱热，热气流入于胞，热则生实，令胞内气胀，则小腹满。肾虚不能制其小便，故成淋。其状，膀胱小腹皆满，尿涩，常有余沥是也。亦曰气癃。诊其少阴脉数者，男子则气淋。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两足踵布膝，除癃。

又云：偃卧，令两手布膝头，取踵臀尻下，以口内气，腹胀自极，以鼻出气七息。除气癃、数小便、茎中痛、阴以下湿、小腹痛、膝不随也。

膏淋候

膏淋者，淋而有肥，状似膏，故谓之膏淋。亦曰肉淋。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故与小便俱出也。

劳淋候

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肾气通于阴。其状，尿留茎内，数起不出，引小腹痛，小便不利，劳倦即发也。

热淋候

热淋者，下焦有热，气搏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其状，小便赤涩。亦有宿病淋，今得热而发者，其热甚则变尿血。亦有小便后如似小豆羹汁状者，奋作有时也。

血淋候

血淋者，是热淋之甚者，则尿血，谓之血淋。心主血。血之行身，通遍经络，循环腑脏。其热甚者，则散失其常经，溢渗入胞，而成血淋也。

寒淋候

寒淋者，其病状，先寒战，然后尿是也。由肾气虚弱，下焦受于冷气，入胞与正气交争，寒气胜则战寒而成淋，正气胜，战寒解，故得小便也。

小便病诸候凡八论

小便利多候

小便利多者，由膀胱虚寒，胞滑故也。肾为脏，膀胱，肾之腑也。其为表里，俱主水，肾气下通于阴，府既虚寒，不能温其脏，故小便白而多。其至夜尿偏甚者，则内阴气生是也。

小便数候

小便数者，膀胱与肾俱虚，而有客热乘之故也。肾与膀胱为表里，俱主水，肾气下通于阴，此二经既虚，致受于客热，虚则不能制水，故令数小便。热则水行涩，涩则小便不快，故令数起也。

诊其跗阳脉数，胃中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两踵布膝，除数尿。

又云：偃卧，令两足布膝头，斜踵置尻，口内气，振腹，鼻出气。去小便数。

小便不禁候

小便不禁者，肾气虚，下焦受冷也。肾主水，其气下通于阴。肾虚下焦冷，不能温制其水液，故小便不禁也。

小便不通候

小便不通，由膀胱与肾俱有热故也。肾主水，膀胱为津液之腑，此二经为表里，而水行于小肠，入胞者为小便。肾与膀胱既热，热入于胞，热气太盛，故结涩，令小便不通，小腹胀满气急。甚者水气上逆，令心急腹满，乃至于死。

诊其脉，紧而滑直者，不得小便也。

小便难候

小便难者，此是肾与膀胱热故也。此二经为表里，俱主水。水行于小肠，入胞为小便。热气在于脏腑，水气则涩，其热势极微，故但小便难也。

诊其尺脉浮，小便难。尺脉濡，小便难。尺脉缓，小便难，有余沥也。

遗尿候

遗尿者，此由膀胱虚冷，不能约于水故也。膀胱为足太阳，肾为足少阴，二经为表里。肾主水，肾气下通于阴。小便者，水液之余也。膀胱为津液之腑，腑既虚冷，阳气衰弱，不能约于水，故令遗尿也。

诊其脉来过寸口，入鱼际，遗尿。肝脉微滑，遗尿。左手关上脉沉为阴，阴绝者，无肝脉也。苦遗尿。尺脉实小腹牢痛，小便不禁。尺中虚，小便不禁。肾病，小便不禁。脉当沉滑，而反浮大，其色当黑，反黄，此土之克水，为逆，不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蹲踞高一尺许，以两

手从外屈膝，至足跌上，急手握足五指，极力一通，令内曲入。利腰髓，治遗尿。

尿床候

夫人有于眠睡不觉尿出者，是其禀质阴气偏盛，阳气偏虚者，则膀胱肾气俱冷，不能温制于水，则小便多，或不禁而遗尿。

膀胱，足太阳也，为肾之腑。肾为足少阴，为脏，与膀胱合，俱主水。凡人之阴阳，日入而阳气尽则阴受气，至夜半阴阳大会，气交则卧睡。小便者，水液之余也，从膀胱入于胞为小便，夜卧则阳气衰伏，不能制于阴，所以阴气独发，水下不禁，故于眠睡而不觉尿出也。

胞转候

胞转者，由是胞屈辟，小便不通，名为胞转。其病状，脐下急痛，小便不通是也。此病或由小便应下，便强忍之。或为寒热所迫。此二者，俱令水气还上，气迫于胞，使胞屈辟不得充张，外水应入不得入，内溲应出不得出，外内相壅塞，故令不通。此病至四五日，乃有致死者。饱食、食讫，应小便而忍之，或饱食讫而走马，或小便急因疾走，或忍尿入房，亦皆令胞转，或胞落，并致死。

大便病诸候凡五论

大便难候

大便难者，由五脏不调，阴阳偏有虚实，谓三焦不和，则冷热并结故也。

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化为荣卫，其糟粕行之于大肠以出也。五脏三焦既不调和，冷热壅涩，结在肠胃之间，其肠胃本实，而又为冷热之气所结聚不宣，故令大便难也。

又云：邪在肾，亦令大便难。所以尔者，肾脏受邪，虚而不能制小便，则小便利。津液枯燥，肠胃干涩，故大便难。

又，渴利之家，大便亦难。所以尔者，为津液枯竭，致令肠胃干燥。

诊其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手少阴经也。脉沉为阴。阴实者，病苦闭，大便不利，腹满四肢重，身热苦胃胀。右手关上脉阴实者，脾实也。苦肠中伏伏如牢状，大便难。脉紧而滑直，大便亦难。

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大便难而脚痛。此虚寒从上向下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偃卧，直两手，捻左右胁。除大便难、腹痛、腹中寒。口内气，鼻出气，温气咽之数十，病愈。

大便不通候

大便不通者，由三焦五脏不和，冷热之气不调，热气偏入肠胃，津液竭燥，故令糟粕否结，壅塞不通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龟行气，伏衣被中，覆口鼻头面，正卧，不息九通，微鼻出气。治闭塞不通。

大便失禁候

大便失禁者，由大肠与肛门虚冷滑故也。肛门，大肠之候也，俱主糟粕，既虚弱冷滑，气不能温制，故使失禁。

关格大小便不通候

关格者，大小便不通也。大便不通，谓之内关；小便不通，谓之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也。由阴阳气不和，荣卫不通故也。阴气大盛，阳气不得荣之，曰内关。阳气大盛，阴气不得荣之，曰外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曰关格。关格则阴阳气否结于腹内，胀满，气不行于大小肠，故关格而大小便不通也。

又风邪在三焦，三焦约者，则小肠痛内闭，大小便不通。日不得前后，而手足寒者，

为三阴俱逆，三日死也。

诊其脉来浮牢且滑直者，不得大小便也。

大小便难候

大小便难者，由冷热不调，大小肠有游气，游气在于肠间，搏于糟粕，溲便不通流，故大小便难也。

诊其尺脉滑而浮大，此为阴干于阴。其人苦小腹痛满，不能尿，尿即阴中痛。大便亦然。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坐，以两手交背后，名曰带便。愈不能大便，利腹，愈虚羸。反叉两手着背上，推上使当心许，踞坐，反倒九通。愈不能大小便，利腹，愈虚羸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五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五脏六腑病诸候凡十三论

肝病候

肝象木，王于春，其脉弦，其神魂，其候目，其华在爪，其充在筋，其声呼，其臭臊，其味酸，其液泣，其色青，其藏血，足厥阴其经也。与胆合，胆为腑而主表，肝为脏而主里。

肝气盛，为血有余，则病目赤，两胁下痛引小腹，善怒。气逆则头眩，耳聋不聪，颊肿，是肝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肝气不足，则病目不明，两胁拘急，筋挛，不得太息，爪甲枯，面青，善悲恐，如人将捕之，是肝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于四时：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于日：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待于壬癸；起于甲乙。于时：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禁当风。

肝部，左手关上是也。平肝脉来，绰绰如按琴瑟之弦，如揭长竿。春以胃气为本。春，肝木王，其脉弦细而长，是平脉也。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克木，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乘肝，子之乘母，虽病当愈；反得沉濡滑者，是肾乘肝，母之归子，虽病当愈；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肝，为土之凌木，土之畏木，虽病不死。病肝脉来，盛实而滑，如循长竿，曰平。肝病，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躁躁然，如新张弓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养生方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春志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也。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于肝，夏变为寒，则奉长者少。

又云：肝脏病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旋眼痛，呵气出而愈。

心病候

心象火，王于夏。其脉如钩而洪大，其候舌，其声言，其臭焦，其味苦，其液汗，其养血，其色赤，其藏神。手少阴其经也。与小肠合。小肠为腑而主表，心为脏而主里。

心气盛，为神有余，则病胸内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臑臂间痛，两臂内痛，喜笑不休，是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心气不足，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善忧悲，是为心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于四时：病在心，愈于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于日：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丙丁。于时：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禁温衣热食。

心部，在左手寸口是也。寸口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平心。夏以胃气为本。夏，心火王，其脉浮，洪大而散，名曰平脉也。反得沉濡滑者，肾之乘心，水之克火，为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弦细而长，是

肝乘心，母归子，虽病当愈；反得大而缓，是脾乘心，子之乘母，虽病当愈；反得微涩而短，是肺之乘心，金之凌火，为微邪，虽病不死。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倨，如操带钩，曰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

养生方云：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英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命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心脏病者，体有冷热。若冷，呼气出；若热，吹气出。

又云：左卧，口内气，鼻出之。除心下不便也。

脾病候

脾象土，王于长夏。其脉缓，其形口，其声歌，其臭香，其味甘，其液涎，其养形肉，其色黄，而藏意。足太阴其经也。与胃合。胃为腑主表，脾为脏主里。

脾气盛，为形有余，则病腹胀，溲不利，身重苦饥，足萎不收，骭善痿，脚下痛，是为脾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脾气不足，则四支不用，后泄，食不化，呕逆，腹胀，肠鸣，是为脾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于四时：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长夏；起于长夏。于日：愈于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于时：日昳慧，平旦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以泻之，甘以补之。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六月，脾土王，其脉大，阿阿而缓，名曰平脉也。长夏以胃气为本，反得弦而急，是肝之乘脾，木之乘土，为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微涩而短，是肺之乘脾，子之乘母，不治自愈；反得浮而洪者，是心乘脾，母之归子，当瘥不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脾，水之凌土，为微邪，当瘥。脾脉长长而弱，来疏去稀，再至曰半，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尽。病脾脉来，实而盛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坚锐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死；真脾脉，弱而乍数乍疏。其色青黄不泽，毛折乃死。

养生方云：脾脏病者，体而上游风习习，痛，身体痒，烦闷疼痛，用嘻气出。

肺病候

肺象金，王于秋。其脉如毛而浮，其候鼻，其声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养皮毛，其藏气，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阴其经。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脏主里。

肺气盛，为气有余，则病喘咳上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踹、胫、足皆痛，是为肺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肺气不足，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喘干，是为肺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于四时：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于日：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禁寒饮食、寒衣。于时：下晡慧，夜半静，日中甚。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辛泻之。

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平肺脉，微短涩如毛。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上下如循鸡羽，曰肺病。肺病，其色白，身体但寒无热，时时欲咳，其脉微迟，为可治。秋，金肺王，其脉浮涩而短，是曰平脉也。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肺，火之克金，为大逆，十死不治也；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肺，子之乘母，病不治自愈；反得缓大而长阿阿者，是脾之乘肺，母之归子，虽病当

愈；反得弦而长者，是肝之乘肺，木之凌金，为微邪，虽病当愈。肺脉来泛泛而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尽。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秋胃微毛曰平，胃气少毛多曰肺病，但如毛无胃气曰死。毛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真肺脉至，大而虚，如毛羽中人肤。其色赤白不泽，毛折乃死。

养生方云：多语则气争，肺胀曰燥。

又云：秋三月，此为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形。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也，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肺脏病者，体胸背痛满，四肢烦闷，用嘘气出。

以两手据地覆之，口内气，鼻出之。除胸中、肺中病也。

肾病候

肾象水，王于冬。其脉如石而沉，其候耳，其声呻，其臭腐，其味咸，其液唾，其养骨，其色黑，其神志。足少阴其经也。与膀胱合。膀胱为腑主表，肾为脏主里。

肾气盛，为志有余，则病腹胀，飧泄，体肿，喘咳，汗出，憎风，面目黑，小便黄，是为肾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肾气不足，则厥，腰背冷，胸内痛，耳鸣苦聋，是为肾气之虚也，则宜补之。肾病者，腹大体肿喘咳，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

于四时：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于日：愈于甲乙；甲乙不愈，加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无犯尘垢，无衣炙衣。于时：夜半慧，日乘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咸以泻之，苦以补之。

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是也。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肾风水，其脉大紧，身无痛，形不瘦，不能食，善惊，惊以心萎者死。冬，肾水王，其脉沉濡而滑，名曰平脉也。反得浮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肾，土之克水，为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可治；反得弦细长者，是肝之乘肾，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肾，火之凌水，虽病，治之不死也。肾死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冬胃微石曰平，胃少石多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真肾脉至，搏而绝，如弹石辟辟然。其色黄黑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

养生方云：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也，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萎厥。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肾脏病者，咽喉窒塞，腹满耳聋，用呬气出。

又云：两足交坐，两手捉两足解溪，挽之，极势，头仰，来去七。去肾气壅塞。

胆病候

胆象木，王于春。足少阳其经也，肝之腑也，谋虑出焉。诸腑脏皆取决断于胆。

其气盛为有余，则病腹内冒冒不安，身躯习习，是为胆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胆气不足，其气上溢而口苦，善太息，呕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数唾，是为胆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小肠病候

小肠象火，王于夏。手太阳其经也，心之腑也。水液之下行为溲便者，流于小肠。

其气盛为有余，则病小腹热，焦竭于涩，

小腹胀满，是为小肠之气实也，则宜泻之；小肠不足，则寒气客之，肠鸣，惊跳不宁，乍来乍去，是为小肠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胃病候

胃象土，王于长夏；足阳明其经也，脾之腑也，为水谷之海。诸脏腑皆受水谷之气于胃。

气盛为有余，则病腹胀满，气满，是为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胃气不足，则饥而不受水谷，飧泄呕逆，是为胃气虚也，则宜补之。

胃脉实则胀，虚则泄。关脉滑，胃中有寒，脉滑为实，气满不欲食。关脉浮，积热在胃内。

大肠病候

大肠象金，王于秋。手阳明其经也，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糟粕出焉。

其气盛为有余，则病肠内切痛，如锥刀刺，无休息，腰背寒痹，挛急，是为大肠气之实，则宜泻之；大肠气不足，则寒气客之，善泄，是大肠之气虚也，则宜补之。

诊其右手寸口脉，手阳明经也。脉浮则为阳；阳实者，大肠实也。若肠切痛，如锥刀刺，无休息时。

膀胱病候

膀胱象水，王于冬。足太阳其经也，肾之腑也。五谷五味之津液悉归于膀胱，气化分入血脉，以成骨髓也；而津液之余者，入胞则为小便。

其气盛为有余，则病热，胞涩，小便不通，小腹偏肿痛，是为膀胱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膀胱气不足，则寒气客之，胞滑，小便数而多也，面色黑，是膀胱气之虚也，则宜补之。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蹲坐，欹身，努两手向前，仰掌，极势，左右转身腰三七。去膀胱内冷血风，骨节急强。

又云：互跪，调和心气，向下至足，意里想气索索然，流布得所，始渐渐平身，舒手傍肋，如似手掌内气出气不止，面觉急闷，即起；脊至地，来去二七。微减膝头冷、膀胱宿病、腰脊强、齐下冷闷。

三焦病候

三焦者，上焦、中焦、下焦是也。上焦之气，出于胃上口，并咽以贯膈，布胸内、走掖，循太阴之分而行，上至舌，下至足阳明，常与荣卫俱行，主内而不出也。

中焦之气，亦并于胃口，出上焦之后，此受气者，泌糟粕，承津液，化为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主不上不下也。

下焦之气，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主出而不内，故水谷常并居于胃，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也。谓此三气，焦于水谷，分别清浊，故名三焦。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

三焦气盛为有余，则胀，气满于皮肤内，轻轻然而不牢，或小便涩，或大便难，是为三焦之实也，则宜泻之；三焦之气不足，则寒气客之，病遗尿，或泄利，或胸满，或食不消，是三焦之气虚也，则宜补之。

诊其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尺脉迟，下焦有寒；尺脉浮者，客阳在下焦。

五脏横病候

夫五脏者，肝象木，心象火，脾象土，肺象金，肾象水。其气更休更王，互虚互实，自相乘克，内生于病，此为正经自病，非外邪伤之也。若寒温失节，将适乖理，血气虚弱，为风湿阴阳毒气所乘，则非正经自生，是外邪所伤，故名横病也。其病之状，随邪所伤之脏而形证见焉。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从膝以下有病，当思

齐下有赤光，内外连没身也。从膝以上至腰有病，当思脾黄光。从腰以上至头有病，当思心内赤光。病在皮肤寒热者，当思肝内青绿光。皆当思其光，内外连而没己身，闭气，收光以照之。此消疾却邪甚验。笃信，精思行之，病无不愈。

脾胀病候

脾胀病者，是脾虚为风邪所乘，正气与邪气交结，令脾气不宣调，拥聚而胀也。其病喜哕，四支急，体重不能胜胃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六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心痛病诸候凡五论

心痛候

心痛者，风冷邪气乘于心也。其痛发，有死者，有不死者，有久成疹者。

心为诸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

心有支别之络脉，其为风冷所乘，不伤于正经者，亦令心痛，则乍间乍甚，故成疹不死。

又，心为火，与诸阳会合，而手少阴心经也。若诸阳气虚，少阴之经气逆，谓之阳虚阴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

又，诸脏虚受病，气乘于心者，亦令心痛，则心下急痛，谓之脾心痛也。

足太阴为脾之经，与胃合。足阳明为胃之经，气虚逆乘心而痛。其状腹胀，归于心而痛甚，谓之胃心痛也。

肾之经，足少阴是也，与膀胱合。膀胱之经，足太阳是也。此二经俱虚而逆，逆气乘心而痛者，其状下重，不自收持，苦泄寒中，为肾心痛。

诊其心脉急者，为心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脉沉紧，苦心下有寒，时痛。关上脉紧，心下苦痛。左手寸口脉沉，则为阴。阴绝者，无心脉也。苦心下毒痛。

久心痛候

心为诸脏主，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者，则朝发夕死，夕发朝死，不暇展治。其久心痛者，是心之支别络，为风邪冷热所乘痛也，故成疹不死。发作有时，经久不瘥也。

心悬急懊痛候

心与小肠，合为表里，俱象于火，而火为阳气也。心为诸脏主，故正经不受邪。若为邪所伤而痛，即死。若支别络为风邪所乘而痛，则经久成疹。其痛悬急懊者，是邪迫于阳，气不得宣畅，壅瘀生热，故心如悬而急，烦懊痛也。

心痛多唾候

心痛而多唾者，停饮乘心之络故也。停饮者，水液之所为也。心气通于舌，心与小肠合，俱象火。小肠，心之腑也。其水气下行于小肠，为溲便，则心络无有停饮也。膀胱与肾俱象水，膀胱为肾之腑，主藏津液。肾之液上为唾，肾气下通于阴。若腑脏和平，则水液下流宣利；若冷热相乘，致腑脏不调，津液水饮停积，上迫于心，令心气不宣畅，故痛而多唾也。

心痛不能饮食候

心痛而不能饮食者，积冷在内，客于脾而乘心络故也。心，阳气也；冷，阴气也。冷乘于心，阴阳相乘，冷热相击，故令痛也。脾主消水谷，冷气客之，则脾气冷弱，不胜于水谷也。心为火，脾为土，是母子也。俱为邪所乘，故痛，复不能饮食也。

腹痛病诸候凡四论

腹痛候

腹痛者，由腑脏虚，寒冷之气客于肠胃、募原之间，结聚不散。正气与邪气交争相夺，故痛。其有阴气搏于阴经者，则腹痛而肠鸣，谓之寒中。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者也。

诊其寸口脉沉而紧，则腹痛。尺脉紧，脐下痛。脉沉迟，腹痛。脉来触触者，少腹痛。脉阴弦，则腹痛。凡腹急痛，此里之有病，其脉当沉。若细而反浮大，故当愈矣。其人不即愈者，必当死，以其病与脉相反故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治股、胫、手臂痛法，屈一胫、臂中所痛者，正偃卧，口鼻闭气，腹痛，以意推之，想气往至痛上，俱热即愈。

又云：偃卧，展两胫、两手，仰足指，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腹中弦急切痛。

又云：偃卧，口内气，鼻出之。除里急。饱咽气数十，令温中寒，于吐呕腹痛。口内气七十所，大振腹。咽气数十，两手相摩，令热，以摩腹，令气下。

又云：偃卧，仰两足、两手，鼻内气七息。除腹中弦切痛。

久腹痛候

久腹痛者，脏腑虚而有寒，客于腹内，连滞不歇，发作有时。发则肠鸣而腹绞痛，谓之寒中。是冷搏于阴经，令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也。寒中久痛不瘥，冷入于大肠，则变下痢。所以然者，肠鸣气虚故也。肠虚则泄，故变下痢也。

腹胀候

腹胀者，由阳气外虚，阴气内积故也。阳气外虚，受风冷邪气。风冷，阴气也。冷积于腑脏之间不散，与脾气相拥，虚则胀，故腹满而气微喘。

诊其脉，右手寸口气口以前，手阳明经也。脉浮为阳，按之牢强，谓之为实。阳实者，病腹满，气喘嗽。左手关上脉，足太阴经也。阴实者，病腹胀满，烦扰不得卧也；关脉实，即腹满响；关上脉浮而大，风在胃内，腹胀急，心内澹澹，食欲呕逆；关脉浮，腹满不欲食，脉浮为是虚满。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足少阴经。沉者为阴。阴实者，病苦小腹满。左手尺中阴实者，肾实也。苦腹胀善鸣。左手关后尺中脉浮为阳。阳实者，膀胱实也，苦少腹满，引腰痛。脉来外涩者，为奔腹胀满也，病苦腹满而喘。

脉反滑利而沉，皆为逆，死不治。腹胀脉浮者生，虚小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蹲坐，住心，卷两手，发心向下，左右手摇臂，递互欹身，尽膊势，卷头筑肚，两手冲脉至脐下，来去三七。渐去腹胀肚急闷，食不消化。

又云：腹中苦胀，有寒，以口呼出气，三十过止。

又云：若腹中满，食饮苦饱，端坐伸腰，以口内气数十，满吐之，以便为故，不便复为之。有寒气，腹中不安，亦行之。

又云：端坐，伸腰，口内气数十。除腹满，食饮过饱，寒热，腹中痛病。

又云：两手向身侧一向，偏相极势；发顶足，气散下，欲似烂物解散。手掌指直舒，左右相皆然，去来三七；始正身，前后转动膊腰七。去腹肚胀、膀胱、腰脊臂冷、血脉急强、悸也。

又云：苦腹内满，饮食善饱，端坐伸腰，以口内气数十，以便为故，不便复为。

又云：脾主土。暖如人肉，如始得发汗，去风冷邪气。若腹内有气胀，先须暖足，摩脐上下并气海，不限遍数，多为佳。始得左回右转三七。和气如用，要身内一百一十三

法，回转三百六十骨节，动脉摇筋，气血布泽，二十四气和润，脏腑均调，和气用。头动摇振，手气向上，心气向下，分明知去来。莫问平手、欹腰，转身，摩气，蹙迴动，尽，心气放散，送至涌泉，一一不失气之行度。用之有益，不解用者，疑如气乱。

久腹胀候

久腹胀者，此由风冷邪气在腹内不散，与脏腑相搏，脾虚故胀。其胀不已，连滞停积，时瘥时发，则成久胀也。久胀不已，则食不消而变下痢。所以然者，脾胃为表里，脾主消水谷，胃为水谷之海，脾虚，寒气积久，脾气衰弱，故食不消也。而冷移入大肠，大肠为水谷糟粕之道路，虚而受冷，故变为痢也。

心腹痛病诸候凡七论

心腹痛候

心腹痛者，由腑脏虚弱，风寒客于其间故也。邪气发作，与正气相击，上冲于心则心痛，下攻于腹则腹痛。下上相攻，故心腹绞痛，气不得息。

诊其脉，左手寸口入迎以前脉，手少阴经也。沉者为阴。阴虚者，病苦心腹痛，难以言，心如寒状，心腹疠痛，不得息。脉细小者生，大坚疾者死。心腹痛，脉沉细小者生，浮大而疾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行大道，常度日月星辰。清净以鸡鸣，安身卧，嗽口三咽之。调五脏，杀蛊虫，令人长生，治心腹痛。

久心腹痛候

久心腹痛者，由寒客于腑脏之间，与血气相搏，随气上下，攻击心腹，绞结而痛。脏气虚，邪气盛，停积成疹，发作有时，为久心腹痛也。然心腹久痛，冷气结聚，连年积岁，日月过深，变为寒疝。

心腹相引痛候

心腹相引痛者，足太阴之经与络俱虚，为寒冷邪气所乘故也。足太阴是脾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上循属脾，络胃。其支脉，复从胃别上注心。经入于胃，络注于心。此二脉俱虚，为邪所乘，正气与邪气交争，在于经则胃脘急痛，在于络则心下急痛。经络之气往来，邪正相击，在于其间，所以心腹相引痛也。

诊其脉，足太阴脉厥逆，骭急挛，心腹引于腹也。

心腹胀候

心腹胀者，脏虚而邪气客之，乘于心脾故也。足太阴，脾之经也，脾虚则胀。足少阴，肾之经也，其脉起于足小指之下，循行上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入肺；其支者，从肺出络于心。脏虚，邪气客于二经，与正气相搏，积聚在内，气并于脾，脾虚则胀，故令心腹烦满，气急而胀也。

诊其脉，迟而滑者，胀满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伸右胫，屈左膝，内压之，五息。引脾，去心腹寒热、胸臆邪胀。依经为之，引脾中热气出，去腹中寒热、胸臆中邪气胀满。久行，无有寒热，时节之所中伤，名为真人之方。

久心腹胀候

久心腹胀者，由腑脏不调，寒气乘之，入并于心脾，脾虚则胀，停积成疹，有时发动，故为久也。久胀不已，脾虚寒气积，胃气亦冷。脾与胃为表里也。此则腑脏俱冷，令饮食不消；若寒移入大肠，则变下痢。

胸胁痛候

胸胁痛者，由胆与肝及肾之支脉虚，为

寒气所乘故也。足少阳，胆之经也。其支脉从目兑眦贯目，下行至胸胁里。足厥阴，肝之经也，其支脉起足大指丛毛，上循入贯膈，布胁肋。足少阴，肾之经也，其支脉从肺出，络心，注胸。此三经之支脉，并循行胸胁，邪气乘于胸胁，故伤其经脉。邪气之与正气交击，故令胸胁相引而急痛也。

诊其寸口脉弦而滑，弦即为痛，滑即为实；痛即为急，实即为跃。弦滑相搏，即胸胁抢急痛也。

卒苦烦满叉胸胁痛欲死候

此由手少阳之络脉虚，为风邪所乘故也。手少阳之脉，起小指次指之端，上循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风邪在其经，邪气迫于心络，心气不得宣畅，故烦满。乍上攻于胸，或下引于胁，故烦满而叉胸胁痛也。若经久，邪气留连，搏于脏则成积，搏于腑则成聚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七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阅点

痢病诸候凡四十论

水谷痢候

水谷痢者，由体虚腠理开，血气虚，春伤于风，邪气留连在肌肉之内，后遇脾胃大肠虚弱，而邪气乘之，故为水谷痢也。

脾与胃为表里。胃者，脾之腑也，为水谷之海；脾者，胃之脏也，其候身之肌肉，而脾气主消水谷。水谷消，其精化为荣卫，中养脏腑，充实肌肤。大肠，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水谷之精，化为血气，行于经脉，其糟粕行于大肠也。肺与大肠为表里，而肺主气，其候身之皮毛。春阳气虽在表，而血气尚弱，其饮食居处，运动劳役，血气虚者，则为风邪所伤，客在肌肉之间，后因脾胃气虚，风邪又乘虚而进入于肠胃。其脾气弱，则不能克制水谷，故糟粕不结聚而变为痢也。

又新食竟取风，名为胃风。其状，恶风，头多汗，膈下塞不通，食饮不下，腹满，形瘦腹大，失衣则胪满，食则洞泄。其洞泄者，痢无度也。若胃气竭者，痢绝则死。

诊其脉微，手足寒，难治也；脉大，手足温，易治。下白沫，脉沉则生，浮则死。身不热，脉不悬绝，滑大者生，悬涩者死，以脏期之也。脉绝而手足寒者死，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脉时小绝生，洪大数者死。悬绝涩者死，细微而涩者生，紧大而滑者死。得代绝脉者亦死。

养生方云：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精。此秋气之应也，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

又云：五月勿食未成核果及桃枣，发痈疖，不尔，发寒热，变黄疸，又为泄痢。

久水谷痢候

夫久水谷痢者，由脾胃大肠虚弱，风邪乘之，则泄痢。虚损不复，遂连滞涉引岁月，则为久痢也。

然痢久则变呕哕。胃弱气逆不下食，故呕逆也。气逆而外冷气乘之，与胃气相折不通，故哕也。

呕又变为蛊，虫动食于五脏也。凡诸虫在人腹内，居肠胃之间。痢则肠胃虚弱，虫动侵食。若上食于脏，则心闷，齿龂紫黑，唇白齿龂生疮；下食于肛门，则谷道伤烂而开也。

亦有变为水肿，所以然者，水气入胃，肠虚则泄。大肠金也，脾土也，金土母子也。脾候身之肌肉，性本克消水谷也。痢由脾弱肠虚，金土气衰，母子俱病，不复相扶，不能克水，致水气流溢，浸渍肌肉，故变肿也。

亦有不及成肿而五脏伤败，水血并下，而五脏五色随之而出，谓之五液俱下也。凡如此者多死。而呕、哕、肿、蜃，治之时有瘥者。若五液俱下者必死，五脏伤败故也。

赤白痢候

凡痢皆由荣卫不足，肠胃虚弱，冷热之气，乘虚入客于肠间，虚则泄，故为痢也。然其痢而赤白者，是热乘于血，血渗肠内则赤也；冷气入肠，搏肠间，津液凝滞则白也；冷热相交，故赤白相杂。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上有赤脉薄血，状如脂膏，世谓之鱼脑痢也。

久赤白痢候

久赤白痢者，是冷热乘于血，血渗肠间，与津液相杂而下。甚者肠虚不复，故赤白连滞，久不瘥也。

凡痢久不瘥，脾胃虚弱，则变呕哕。胃弱气逆，故呕也。气逆而外有冷折之，不通故哕。亦变为蜃，虫食人五脏也。三尸九虫，常居人肠胃。肠胃虚则动，上食于五脏，则心懊而闷，齿龂、唇口并生疮；下食于肠，则肛门伤烂，而谷道开也。轻者可治，重者致死也。

赤痢候

此由肠胃虚弱，为风邪所伤，则挟热。热乘于血，则流渗入肠，与痢相杂下，故为赤痢。

久赤痢候

久赤痢者，由体虚热乘于血，血渗肠间，故痢赤。肠胃虚，不平复，其热不退，故经久不差。胃气逆，则变呕哕也。胃虚谷气衰，虫动侵食，则变为蜃。

血痢候

血痢者，热毒折于血，入大肠故也。血之随气，循环经络，通行脏腑，常无停积。毒热气乘之，遇肠虚者，血渗入于肠，肠虚则泄，故为血痢也。身热者死，身寒者生。

诊其关上脉芤，大便去血，暴下血数升也。

久血痢候

此由体虚受热，热折于血、血渗入肠，故成血痢，热不歇，胃虚不复，故痢血久不差，多变呕哕及为湿蜃。

脓血痢候

夫春阳气在表，人运动劳役，腠理则开。血气虚者伤于风，至夏又热气乘之，血性得热则流散。其遇大肠虚，血渗入焉，与肠间津液相搏，积热蕴结，血化为脓，肠虚则泄，故成脓血痢也。所以夏月多苦脓血痢，肠胃虚也。

秋冬诊其脾脉微涩者，为内溃，多下血脓。又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脉微小者生，实急者死。脉沉细虚迟者生，数疾大而有热者死。

久脓血痢候

久脓血痢者，热毒乘经络，血渗肠内，则变为脓血痢。热久不歇，肠胃转虚，故痢久不断，皆变成湿蜃及呕哕也。

冷痢候

冷痢者，由肠胃虚弱，受于寒气，肠虚则泄，故为冷痢也。凡痢色青、色白、色黑，并皆为冷痢；色黄、色赤，并是热也。故痢色白，食不消，谓之寒中也。

诊其脉，沉则生，浮则死也。

久冷痢候

久冷痢者，由肠虚而寒积，故冷痢久不断也。而巢丘公说云：诸下悉寒也。凡人肠中有寒，大便则常鸭溏，有热则候硬。人见病身体发热而下，便谓热下，非也。平常恒自将节，饮食衣被调适，其人无宿寒者，大便自调。强人适发越，薄衣冷饮食，表有热不觉里冷，而胃内潜冷，冷即下也。今始发

热而下，当与理中汤加大附子一枚，连服三四剂，重覆令微汗出，微汗出则热除，不复思冷，胃气温暖，下与发热俱瘳矣。

宿寒之家，其人常自患冷。蹑湿地，若足踏冻地，或衣被薄，皆发。风下最恶。何谓风下？当风吹腰腹，冷气彻里而暴下者，难治也。

久痢，胃虚气逆则变呕。呕而气逆，遇冷折之，气逆不通则变哕。亦变湿蜃也，胃虚虫动故也。

热痢候

此由肠胃虚弱，风邪挟热乘之，肠虚则泄，故为热痢也，其色黄。若热甚，黄而赤也。

久热痢候

此由肠虚热积，其痢连滞，故久不瘥也。痢久，胃气虚则变呕。呕而气逆，遇冷折之，气不通则变哕。亦变湿蜃也。胃虚虫动故也。

冷热痢候

夫冷热痢者，由肠胃虚弱，宿有寒，而为客热所伤，冷热相乘，其痢乍黄乍白是也。若热搏于血，血渗肠间，则变为血痢也。而冷伏肠内，搏津液，则变凝白，则成白滞，亦变赤白痢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泄下有寒者，微引气，以息内腹，徐吹欲息，以鼻引气，气足复前即愈。其有热者，微呼以去之。

杂痢候

杂痢，谓痢色无定，或水谷，或脓血，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变杂无常，或杂色相兼而痢也。挟热则黄赤，热甚则变脓血也；冷则白，冷甚则青黑。皆由饮食不节，冷热不调，胃气虚，故变易。

休息痢候

休息痢者，胃脘有停饮，因痢积久，或冷气，或热气乘之，气动于饮，则饮动，而肠虚受之，故为痢也。冷热气调，其饮则静，而痢亦休也。肠胃虚弱，易为冷热。其邪气或动或静，故其痢乍发乍止，谓之休息痢也。

白滞痢候

白滞痢者，肠虚而冷气客之，搏于肠间，津液凝滞成白，故为白滞痢也。

痢如膏候

痢如膏者，是由脏腑虚冷，冷气入于大肠成痢，冷气积肠，又虚滑，脂凝如膏也。

蛊注痢候

此由岁时寒暑不调，则有湿毒之气伤人，随经脉血气，渐至于脏腑。大肠虚者，毒气乘之。毒气挟热，与血相搏，则成血痢也。毒气侵蚀于脏腑，如病蛊注之家，痢血杂脓瘀黑，有片如鸡肝，与血杂下是也。

肠蛊痢候

肠蛊痢者，冷热之气人在肠间，先下赤，后下白，连年不愈，侵伤于脏腑，下血杂白，如病蛊之状，名为肠蛊也。

下痢便肠垢候

肠垢者，肠间津汁垢腻也。由热痢蕴积，肠间虚滑，所以因下痢而便肠垢也。

不伏水土痢候

夫四方之气，温凉不同，随方嗜欲，因以成性。若移其旧土，多不习伏。必因饮食以入肠胃，肠胃不习，便为下痢，故名不伏水土痢也。即水谷痢是也。

呕逆吐痢候

呕逆吐痢者，由肠胃虚，邪气并之，脏腑之气自相乘克也。《脉经》云：心乘肝则吐痢。心，火也；肝，木也；火木，子母也。火乘于木，子扶母也，此为二脏偏实也。大肠，金也；胃，土也；金土，母子也。大肠虚则金气衰微，不能扶土，致令胃气虚弱，此两腑偏虚也。木性克土，火性克金，是为火木相扶，心肝俱盛；而金畏于火，土畏于木，则为肠胃皆弱。肠虚弱则泄痢，胃虚弱则呕吐，故逆而复吐利也。

诊其关上脉数，其人吐。跗阳脉微而涩，微则下痢，涩即吐逆也。

痢兼烦候

春伤于风，邪气留连，因饮食不节，肠胃虚弱，邪气乘之，则变为痢。痢则腑脏俱虚，水气相并，上乘于心，心气不宣畅，否满在内，故令痢而兼烦者也。

痢兼渴候

夫水谷之精，化为血气津液，以养脏腑。脏腑虚，受风邪，邪入于肠胃，故痢。痢则津液空竭，腑脏虚燥，故痢而兼渴也。渴而引饮，则痢不止。翻益水气，脾胃已虚，不能克消水，水气流溢，浸渍肌肉，则变肿也。

下痢口中及肠内生疮候

凡痢，口里生疮，则肠间亦有疮也。所以知者，犹如伤寒热病，胃烂身则发疮也。此由挟热痢，脏虚热气内结，则疮生肠间，热气上冲，则疮生口里，然肠间、口里生疮，皆胃之虚热也。胃虚谷气弱，则九虫、三尸发动，则变成蜃。

痢兼肿候

痢兼肿者，是痢久脾虚，水气在于肌肉之所为也。脾与胃合，俱象土。脾候身之肌肉，胃为水谷之海，而以脾气克消水谷也。风邪在内，肠胃虚弱，则水谷变为痢也。膀胱与肾合，俱象水，膀胱为津液之腑。小肠与心合，俱象火，而津液之水行于小肠，下为小便也。土性本克水，今因痢，脾胃虚弱，土气衰微，不能克制于水，致令水得妄行，不流于小肠而浸渍脏腑，散流皮肤，与气相搏，腠理壅闭，故痢而肿也。

痢谷道肿痛候

是由风冷客于肠胃，肠胃虚则痢。痢久肠虚，风邪客于肛门，邪气与真气相搏，故令肿痛也。

痢后虚烦候

夫体虚受风冷，风冷入于肠，故痢。痢后虚烦者，由腑脏尚虚，而气内搏之所为也。水谷之精，以养脏腑。痢则水谷减耗，致令腑脏微弱。痢断之后，气未调理，不能宣畅，则肤腠还相搏脏腑。脏腑既虚，而使气还相搏，故令虚烦。

痢后肿候

痢后肿，由脾胃尚虚，肌肉为风水相乘故也。脾胃虚弱，受于风邪，则水谷变成痢。脾与胃为表里，俱象土。胃为水谷之海，脾候肌肉，土性克水。而痢者，则脾胃虚弱，土气衰微，不能克水，令水妄行，散溢肌肉。痢虽得断，水犹未消，肌肉先受风邪，风水相搏，肤腠闭密而成肿。

痢后不能食候

痢后不能食，由脾胃虚弱，气逆胸间之所为也。风邪入于肠胃而痢，痢则水谷减耗，脾胃虚弱。痢断之后，脾胃尚虚，不胜于食，邪搏于气，逆上，胃弱不能食。

痢后腹痛候

痢后腹痛者，体虚受风冷，风冷入于肠

胃，则痢后腹痛。是脏气犹虚，风冷余热未尽，脏腑未平腹，冷气在内，与脏腑相搏，真邪相击，故令腹痛也。

痢后心下逆满候

痢后而心下逆满，此由脏虚，心下有停饮，气逆乘之所为也。风邪入肠胃则下痢，下痢则腑脏虚弱。痢断之后，腑脏犹未调和，邪气尚不消尽，邪乘于气则气逆，与饮食相搏而上，故令心下逆满也。

脱肛候

脱肛者，肛门脱出也。多因久痢后大肠虚冷所为。肛门为大肠之候，大肠虚而伤于寒，痢而用气嘎，其气下冲，则肛门脱出，因谓脱肛也。

大下后哕候

夫风冷在内，入于肠胃则成大下。下断之后，脾胃虚，气逆，遇冷折之，其气不通，则令哕也。

谷道生疮候

谷道、肛门，大肠之候也。大肠虚热，其气热结肛门，故令生疮。

谷道虫候

谷道虫者，由胃弱肠虚而蛲虫下乘之也。谷道、肛门，大肠之候。蛲虫者，九虫之内一虫也，在于肠间。若腑脏气实，则虫不妄动。胃弱肠虚，则蛲虫乘之。轻者或痒，或虫从谷道中溢出。重者侵食肛门疮烂。

谷道痒候

谷道痒者，由胃弱肠虚，则蛲虫下侵谷道。重者食于肛门，轻者但痒也。蛲虫状极细微，形如今之蜗虫状也。

谷道赤痛候

肛门为大肠之候。其气虚，为风热所乘，热气击搏，故令谷道赤痛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八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湿蜃病诸候凡三论

湿蜃候

湿蜃病，由脾胃虚弱，为水湿所乘，腹内虫动，侵食成蜃也。多因下利不止，或生病后，客热结腹内所为。其状，不能饮食，忽忽喜睡，绵绵微热，骨节沉重，齿无色，舌上尽白，细疮如粟。若上唇生疮，是虫食五脏，则心烦懊；若下唇生疮，是虫食下部，则肛门烂开；甚者腑脏皆被食，齿下上断悉生疮、齿色紫黑，利血而湿，由水气也。

脾与胃合，俱象土。胃为水谷之海，脾气磨而消之。水谷之精，化为血气，以养腑脏。若脾胃和，则土气强盛，水湿不能侵之。脾胃虚弱，则土气衰微，或受于冷，乍伤于热，使水谷不消化，糟粕不傧实，则成下利，翻为水湿所伤。若时病之后，肠胃虚热，皆令三尸九虫因虚动作，侵食五脏，上出唇口，下至肛门，胃虚气逆，则变呕哕。虫食腑脏伤败，利出瘀血，如此者死。其因脾胃虚微，土气衰弱，为水湿所侵，虫动成蜃，故名湿蜃也。

又云：有天行之湿，初得不觉，行坐不废，恒少气力，或微利，或不利，病成则变呕吐，即是虫内食于脏。

又云：有急结湿，先因腹痛下痢，脓血相兼出，病成翻大小便不通，头项满痛，小腹急满，起坐不安，亦是内食五脏。凡如此者，虽初证未发于外，而心腹亦常烦懊。至于临困，唇口及肛门方复生疮，即死也。

心蜃候

心蜃者，由脏虚，诸虫在肠胃间，因虚而动，攻食心，谓之心蜃。初不觉他病，忽忽嗜睡，四肢沉重。此蜃或食心，则心烦闷懊痛，后乃侵食余处。

诊其脉沉而细，手足冷，内湿蜃在心也。

疳 蜃候

人有嗜甘味多，而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食腑脏，此犹是蜃也。凡食五味之物，皆入于胃，其气随其腑脏之味而归之。脾与胃为表里，俱象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润于脾胃。脾胃润则气缓，气缓则虫动，虫动则侵食成疳蜃也。但虫因甘而动，故名之为疳也。

其初患之状，手足烦疼，腰脊无力，夜卧烦躁，昏昏喜忘，嘿嘿眼涩，夜梦颠例，饮食无味，面失颜色，喜睡，起即头眩，体重，股胫酸疼。其上食五脏，则心内懊恼；出食咽喉及齿龂，皆生疮，出黑血，齿色紫黑；下食肠胃，下利黑血；出食肛门，生疮烂开。胃气逆，则变呕哕。急者数日便死。亦有缓者，正沉嘿，支节疼重，食饮减少，面无颜色。在内侵食，乃至数年，方上食口齿生疮，下至肛门伤烂，乃死。

又云：五疳：一是白疳，令人皮肤枯燥，面失颜色。二是赤疳，内食人五脏，令人头发焦枯。三是蛲疳，食人脊膂，游行五脏，体重浮肿。四是疳蜃，食人下部疼痒，腰脊挛急。五是黑疳，食人五脏，多下黑血，数日

即死。凡五疳，白者轻，赤者次，蛲疳又次之，疳蚀又次之。黑者最重。皆从肠里上食，咽喉齿龂并生疮，下至谷道伤烂，下利脓血，呕逆，手足心热，腰痛嗜睡。秋冬可，春夏极。

又云：面青颊赤，眼无精光，唇口燥，腹胀有块，日日瘦损者是疳。食人五脏，至死不觉。

又云：五疳缓者，则变成五蒸。五蒸者，一曰骨蒸，二曰脉蒸，三曰皮蒸，四曰肉蒸，五曰血蒸。其根源初发，形候虽异，至于蒸成，为病大体略同。皆令人腰疼心满，虚乏无力，日渐羸瘦，或寒热无常，或手足烦热，或逆冷，或利，或溏，或汗也。五蒸别自有论，与虚劳诸病相从也。

九虫病诸候凡五论

九虫候

九虫者，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蚕。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

伏虫，群虫之主也。蛔虫，贯心则杀人。白虫相生，子孙转大，长至四五尺，亦能杀人。肉虫，令人烦满。肺虫，令咳嗽。胃虫，令人呕逆吐，喜哕。弱虫，又名膈虫，令人多睡。赤虫，令人肠鸣。蛲虫，居胴肠，多则为痔，极则为癞，因人疮处以生诸痈、疽、癣、瘘、病、疥、齲虫，无所不为。

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

三虫候

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也。为三虫，犹是九虫之数也。长虫，蛔虫也，长一尺，动则吐清水，出则心痛，贯心则死。赤虫，状如生肉，动则肠鸣。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也，居胴肠间，多则为痔，极则为癞，因人疮处，以生诸痈、疽、癣、瘘、病、疥、齲虫，无所不为。

此既是九虫内之三者，而今别立名，当以其三种偏发动成病，故谓之三虫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两手着头相叉，长气，即吐之。坐地，缓舒两脚，以两手外抱膝中，疾低头，入两膝间，两手交叉头上，十三通。愈三尸也。

又云：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虫伏尸皆去，面体光泽也。

蛔虫候

蛔虫者，是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或因腑脏虚弱而动，或因食甘肥而动。其发动则腹中痛，发作肿聚，去足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贯伤心者则死。

诊其脉，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而弦。今反脉洪而大，则是蛔虫也。

寸白虫候

寸白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腑脏虚弱而能发动。或云饮白酒，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成。

又云：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令生之。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腰脚疼弱。

又云：此虫生长一尺，则令人死。

蛲虫候

蛲虫，犹是九虫内之一虫也。形甚细小，如今之蜗虫状。亦因腑脏虚弱，而致发动。甚者则能成痔、瘘、疥、癣、癞、痈、疽、病

诸疮。

蛲虫是人体虚极重者，故为蛲虫。因动作，无所不为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十九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积聚病诸候凡六论

积聚候

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腑脏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腑脏之气所为也，腑者，阳也；脏者，阴也。阳浮而动，阴沉而伏。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始发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

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痞疟，连岁月不已。以季夏戊己得之。何以言之？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肥气以季夏得之也。

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如臂，上至心下。以秋庚辛得之。何以言之？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秋适王，王者不受邪，心欲复还肾，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伏梁以秋得之也。

脾之积，名曰否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支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得之。何以言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冬适王，王者不受邪，脾欲复还肝，肝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否气以冬得之也。

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嗽发肺痈。以春甲乙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王者不受邪，肺欲复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得之也。

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奔走之状，上下无时。久不愈，令人喘逆，骨萎少气。以夏丙丁得之。何以言之？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肾欲复还脾，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贲豚以夏得之也。此五者，为五积也。

诊其脉，弦而紧，积聚；脉浮而牢，积聚；脉横者，胁下有积聚；脉来小沉实者，胃中有积聚，不下食，食即吐出。脉来细沉附骨者，积也。脉出在左，积在左；脉出在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以部处之。

诊得肺积脉，浮而毛，按之辟易。胁下气逆，背相引痛，少气，善忘，目瞑，皮肤寒，秋愈夏剧。主皮中时痛，如虱缘状。其甚如针刺之状，时痒，色白也。

诊得心积脉，沉而芤，时上下无常处。病悸，腹中热，面赤，咽干，心烦，掌中热，甚即唾血。主身瘛疭，主血厥。夏瘥冬剧。色赤也。

诊得脾积脉，浮大而长。饥则减，饱则见。膜起与谷争，累累如桃李，起见于外。腹满，呕，泄，肠鸣，四支重，足胫肿，厥不能卧。是主肌肉损。色黄也。

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邪走心下，足胫寒，胁下引小腹，男子积疝也，女子病淋也。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春瘥秋剧。色青也。

诊得肾积脉，沉而急。苦脊与腰相引。饥

则见，饱则减。病腰痛，小腹里急，口干，咽肿伤烂，目茫茫，骨中寒。主髓厥，喜忘。色黑也。

诊得心腹积聚，其脉牢强急者生，脉虚弱急者死。

又积聚之脉，实强者生，沉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宜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以左足践右足上。除心下积。

又云：病心下积聚，端坐伸腰，向日仰头，徐以口内气。因而咽之，三十过而止，开目。

又云：左胁侧卧，申臂直脚，以口内气，鼻吐之，周而复始。除积聚，心下否硬。

又云：以左手按右胁，举右手极形。除积及老血。

又云：闭口微息，正坐向王气，张鼻取气，逼置脐下，小口微出，十二通气。以除结聚。低头不息十二通，以消饮食，令身轻强。行之冬月，令人不寒。

又云：端坐伸腰，直上，展两臂，仰两手掌，以鼻内气闭之，自极七息，名曰蜀王乔。除胁下积聚。

又云：向晨，去枕，正偃卧，伸臂胫，瞑目闭口不息，极张腹、两足，再息，顷间吸腹仰两足，倍拳，欲自微息定，复为之。春三、夏五、秋七、冬九。荡涤五脏，津润六腑，所病皆愈。腹有病积聚者，张吸其腹，热乃止。癥瘕散破，即愈矣。

积聚痼结候

积聚痼结者，是五脏六腑之气已积聚于内，重因饮食不节，寒温不调，邪气重沓，牢痼盘结者也。若久即成癥。

积聚心腹痛候

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其痛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此皆由寒气搏于脏腑，与阴阳相击下上，故心腹痛也。

诊其寸口之脉沉而横，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聚痛。又，寸口脉细沉滑者，有积聚在胁下，左右皆满，与背相引痛。

又云：寸口脉紧而牢者，胁下腹中有横积结，痛而泄利。脉微细者生，浮者死。

积聚心腹胀满候

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其痛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也。积聚成病，蕴结在内，则气行不宣通，气搏于腑脏，故心腹胀满。心腹胀满则烦而闷，尤短气也。

积聚宿食候

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其痛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也。积聚而宿食不消者，由脏腑为寒气所乘，脾胃虚冷，故不消化，留为宿食也。

诊其脉来实，心腹积聚，饮食不消，胃中冷也。

伏梁候

伏梁者，此犹五脏之积一名也。心之积，名曰伏梁。起于脐上，大如臂。诊得心积脉，沉而扎，时上下无常处。病腹中热而咽干，心烦，掌中热，甚即唾血，身癫疾。夏瘥冬剧。唾脓血者死。又其脉牢强急者生，虚弱急者死。

癥瘕病诸候凡十八论

癥候

癥者，由寒温失节，致腑脏之气虚弱，而食饮不消，聚结在内，渐染生长。块段盘牢不移动者，是癥也。言其形状，可征验也。若积引岁月，人即柴瘦，腹转大，遂致死。

诊其脉弦而伏，其癥不转动者，必死。

癥瘕候

癥瘕者，皆由寒温不调，饮食不化，与脏气相搏结所生也。其病不动者，直名为癥。若病虽有结瘕，而可推移者，名为瘕。瘕者，假也，谓虚假可动也。

候其人发语声嘶，中声浊而后语乏气拖舌，语而不出，此人食结在腹，病寒，口里常水出，四体洒洒常如发疟，饮食不能，常自闷闷而痛，此食癥病也。

诊其脉，沉而中散者，寒食癥也。脉弦紧而细，癥也。若在心下，则寸口脉弦紧；在胃脘，则关上弦紧；在脐，则尺中弦紧。脉癥法，左手脉横，癥在左；右手脉横，癥在右。脉头大在上，头小在下。脉来逆而牢者，为病癥也。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若鼓，皆为瘕。寸口脉结者，癥瘕。脉弦而伏，腹中有癥，不可转动，必死，不治也。

养生方云：饮食大走，肠胃伤，久成癥瘕，时时结痛。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向晨，去枕，正偃卧，伸臂胫，瞑目闭口无息，极张腹、两足再息。顷间吸腹仰两足，倍拳，欲自微息定，复为之。春三、夏五、秋七、冬九。荡涤五脏，津润六腑，所病皆愈。积聚者，张吸其腹，热乃止。癥瘕散破即愈矣。

暴癥候

暴癥者，由腑脏虚弱，食生冷之物，脏既虚弱，不能消之，结聚成块，卒然而起，其生无渐，名曰暴癥也。本由脏弱，其癥暴生，至于成病，死人则速。

鳖癥候

鳖症者，谓腹内癥结如鳖之形状。有食鳖触冷不消生癥者，有食诸杂物得冷不消，变化而作者，此皆脾胃气弱而遇冷，不能克消故也。癥瘕结成，推之不动移是也。

虱癥候

人有多虱而性好啮之，所啮既多，腑脏虚弱，不能消之，不幸变化生癥，而患者亦少。俗云虱癥人见虱必啮之，不能禁止。虱生长在腹内，时有从下部出，亦能毙人。

米癥候

人有好哑米，转久弥嗜哑之。若不得米，则胸中清水出，得米水便止。米不消化，遂生癥结。其人常思米，不能饮食，久则毙。

食癥候

有人卒大能食，乖其常分，因饥值生葱，便大食之，乃生一肉块，绕畔有口，其病则难愈，故谓食癥。特由不幸，致此妖异成癥，非饮食生冷过度之病也。

腹内有人声候

夫有人腹内忽有人声，或学人语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灾变，非关经络腑脏冷热虚实所为也。

发癥候

有人因食饮内误有头发，随食而入成癥。胸喉间如有虫上下来去者是也。

蛟龙病候

蛟龙病者，云三月八月蛟龙子生在芹菜上，人食芹菜，不幸随食入人腹，变成蛟龙，其病之状，发则如癫。

瘕病候

瘕病者，由寒温不适，饮食不消，与脏气相搏，积在腹内，结块瘕痛，随气移动是也。言其虚假不牢，故谓之为瘕也。

鳖瘕候

鳖瘕者，谓腹中瘕结如鳖状是也。有食鳖触冷不消而生者，亦有食诸杂肉，得冷变化而作者。皆由脾胃气虚弱而遇冷，则不能克消所致。瘕言假也，谓其有形，假而推移也。昔曾有人共奴俱患鳖瘕，奴在前死，遂破其腹，得一白鳖，仍故活。有人乘白马来看此鳖，白马遂尿，随落鳖上，即缩头及脚，寻以马尿灌之，即化为水，其主曰：吾将瘥矣。即服之。果如其言，得瘥。

养生方云：六月勿食泽中水，令人成鳖瘕也。

鱼瘕候

有人胃气虚弱者，食生鱼，因为冷气所搏，不能消之，结成鱼瘕，揣之有形，状如鱼是也。亦有饮陂湖之水，误有小鱼入人腹，不幸便即生长。亦有形，状如鱼也。

养生方云：鱼赤目，作鲙食之，生瘕。

蛇瘕候

人有食蛇不消，因腹内生蛇瘕也。亦有蛇之精液误入饮食内，亦令病之。其状常若饥，而食则不下，喉噎塞，食至胸内即吐出。其病在腹，摸揣亦有蛇状，谓蛇瘕也。

肉瘕候

人有病常思肉，得肉食讫，又思之，名为肉瘕也。

酒瘕候

人有性嗜酒，饮酒既多，而食谷常少，积久渐瘦。其病遂当思酒，不得酒即吐，多睡，不复能食。云是胃中有虫使之然，名为酒瘕也。

谷瘕候

人有能食而不大便，初有不觉为患，久乃腹内成块结。推之可动，故名为谷瘕也。

腹内有毛候

人有因饮食内误有毛，随食入腹，则令渐渐羸瘦。但此病不说别有证状，当以举因食毛以知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疝病诸候凡十一论

诸疝候

诸疝者，阴气积于内，复为寒气所加，使荣卫不调，血气虚弱，故风冷入其腹内而成疝也。疝者，痛也。或少腹痛，不得大小便；或手足厥冷，绕脐痛，自汗出；或冷气逆上抢心腹，令心痛；或里急而腹痛。此诸候非一，故云诸疝也。

脉弦紧者，疝也。

寒疝候

寒疝者，阴气积于内，则卫气不行。卫气不行，则寒气盛也。故令恶寒不欲食，手足厥冷，绕脐痛，自汗出，遇寒即发，故云寒疝也。其脉弦紧者是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蹲踞，以两手举足，蹲极横。治气冲肿痛，寒疝入上下。致肾气，蹲踞，以两手捉趾令离地，低跟极横挽，自然一通。愈荣卫中痛。

寒疝心痛候

夫寒疝心痛，阴气积结所生也。阴气不散，则寒气盛。寒气盛，则痛上下无常处，冷气上冲于心，故令心痛也。

寒疝腹痛候

此由阴气积于内，寒气结搏而不散，腑脏虚弱，故风邪冷气与正气相击，则腹痛里急，故云寒疝腹痛也。

寒疝心腹痛候

此由腑脏虚弱，风邪客于其间，与真气相击，故痛，其痛随气上下，或上冲于心，或在于腹。皆由寒气所作，所以谓之寒疝心腹痛也。

寒疝积聚候

积聚者，由寒气在内所生也。血气虚弱，风邪搏于腑脏，寒多则气涩，气涩则生积聚也。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始发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生也，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但诸脏腑受邪，初未能为积聚，邪气留滞不去。乃成积聚，其为病也，或左右胁下如覆杯，或脐上下如臂，或胃脘间覆大如盘，羸瘦少气，或洒淅寒热，四支不收，饮食不为肌肤，或累累如桃李，或腹满呕泄，寒即痛，故云寒疝积聚也。

其脉快而紧，积聚；浮而牢，积聚。牢强急者生，虚而急者死。

七疝候

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气疝、盘疝、附疝、狼疝，此名七疝也。

厥逆心痛，足寒，诸饮食吐不下，名曰厥疝也。腹中气乍满，心下尽痛，气积如臂，名曰癥疝也。寒饮食即胁下腹中尽痛，名曰寒疝也。腹中乍满乍减而痛，名曰气疝也。腹中痛在脐旁，名曰盘疝也。腹中脐下有积聚，

名曰附疝也。小腹与阴相引而痛，大便难，名曰狼疝也。凡七疝，皆由血气虚弱，饮食寒温不调之所生。

五疝候

一曰石疝，二曰血疝，三曰阴疝，四曰妒疝，五曰气疝，是为五疝也。而范汪所录华佗太一决疑双丸，方云：治八否、五疝、积聚、伏热、留饮、往来寒热，而不的显五疝之状。寻此皆由腑脏虚弱，饮食不节，血气不和，寒温不调之所生也。

心疝候

疝者，痛也。由阴气积于内，寒气不散，上冲于心，故使心痛，谓之心疝也。其痛也，或如锥刀所刺，或阴阴而疼，或四支逆冷，或唇口变青，皆其候也。

饥疝候

阴气在内，寒气客于足阳明、手少阴之络，令食竟必饥，心为之痛，故谓之饥疝。

疝瘕候

疝者，痛也；瘕者，假也。其病虽有结瘕，而虚假可推移，故谓之疝瘕也。由寒邪与脏腑相搏所或。其病，腹内急痛，腰背相引痛，亦引小腹痛。

脉沉细而滑者，曰疝瘕；紧急而滑者，曰疝瘕。方云：干脯曝之不燥者，食之成疝瘕。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挽两足指，五息止，引腹中气。去疝瘕，利孔窍。

又云：坐，舒两脚，以两手捉大拇指，使足上头下，极挽，五息止，引腹中气遍行身体。去疝瘕病，利诸孔窍，往来易行，久行精爽，聪明修长。

痰饮病诸候凡十六论

痰饮候

痰饮者，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又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漉漉有声，谓之痰饮。其病也，胸胁胀满，水谷不消，结在腹内两胁，水入肠胃，动作有声，体重多唾，短气好眠，胸背痛。甚则上气咳逆，倚息，短气不能卧，其形如肿是也。

脉偏弦为痰，浮而滑为饮。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左右侧卧，不息十二通，治痰饮不消。右有饮病，右侧卧；左有饮病，左侧卧。又有不消，气排之，左右各十有二息。治痰饮也。

痰饮食不消候

此由痰水结聚在胸腑、膀胱之间，久而不散，流行于脾胃。脾恶湿，得水则胀，胀则不能消食也。或令腹里虚满，或水谷不消化，或时呕逆，皆其候也。

热痰候

热痰者，谓饮水浆结积所生也。言阴阳否隔，土焦生热，热气与痰水相搏，聚而不散，故令身体虚热，避喜饮食，头面喁喁而热，故云热痰也。

冷痰候

冷痰者，言胃气虚弱，不能宣行水谷，故使痰水结聚，停于胸膈之间，时令人吞酸气逆，四支变背，不能食饮也。

痰结实候

此由痰水积聚，在于胸腑。遇冷热之气相搏，结实不消，故令人心腹否满，气息不

安，头眩目暗，常欲呕逆，故言痰结实。

膈痰风厥头痛候

膈痰者，谓痰水在于胸膈之上，又犯大寒，使阳气不行，令痰水结聚不散，而阴气逆上，上与风痰相结，上冲于头，即令头痛或数岁不已，久连脑痛，故云膈痰风厥头痛。若手足寒冷，至节即死。

诸痰候

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或冷，或热，或结实，或食不消，或胸腹否满，或短气好眠。诸候非一，故云诸痰。

流饮候

流饮者，由饮水多，水流走于肠胃之间，漉漉有声，谓之流饮。遇血气否涩，经络不行，水不宣通，停聚溢于膀胱之间，即令人短气。将息遇冷，亦能虚胀。久不瘥，结聚而成癖也。

流饮宿食候

流饮宿食者，由饮水过多，水气流行在脾胃之间，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令人噫则有宿食之气，腹胀满，亦壮热，或吞酸，皆其候也。

留饮候

留饮者，由饮酒后饮水多，水气停留于胸膈之间，而不宣散，乃令人胁下痛，短气而渴，皆其候也。

留饮宿食候

留饮宿食者，由饮酒后饮水多，水气停留于脾胃之间，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令人噫气酸臭，腹胀满，吞酸，所以谓之留饮宿食也。

癖饮候

此由饮水多，水气停聚两胁之间，遇寒气相搏，则结聚而成块，谓之癖饮。在胁下，弦互起，按之则作水声。

诸饮候

诸饮者，皆由荣卫气否涩，三焦不调，而因饮水多，停积而成痰饮。其为病也，或两胁胀满，或心胸烦闷，或眼暗口干，或呕逆短气。诸候非一，故云诸饮。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行左之右之侧卧，闭目，气不息十二通，治诸饮不消。右有饮病，左不息，排下消之。

又云：鹜行气，低头倚壁，不息十二通，以意排之，痰饮宿食，从下部出愈。鹜行气者，身直颈曲，排气下行而一一通，愈宿食。久行自然能出，不须孔塞也。

支饮候

支饮，谓饮水过多，停积于胸膈之间，支乘于心，故云支饮。其病，令人咳逆喘息，身体如肿之状，谓之支饮也。

溢饮候

溢饮，谓因大渴而暴饮水，水气溢于肠胃之外，在于皮肤之间，故言溢饮。令人身体疼重而多汗，是其候也。

悬饮候

悬饮，谓饮水过多，留注胁下，令胁间悬，咳唾引胁痛，故云悬饮。

癖病诸候凡十一论

癖候

夫五脏调和，则荣卫气理。荣卫气理，则津液通流。虽复多饮水浆，不能为病。若摄养乖方，则三焦否隔。三焦否隔，则肠胃不能宣行。因浆水饮过多，便令停滞不散。更遇寒气，积聚而成癖。癖者，谓僻侧在于两胁之间，有时而痛是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卧觉，勿饮水更眠，令人作水癖。

又云：饮水忽急咽，久成水癖。

又云：举两膝，夹两颊边，两手据地蹲坐，故久行之，愈伏梁。伏梁者，宿食不消成癖，腹中如杯如盘。宿痈者，宿水宿气癖数生痈。久行，肠化为筋，骨变为实。

久癖候

久癖，谓因饮水过多，水气壅滞，遇寒热气相搏，便成癖。在于两胁下，经久不瘥，乃结聚成形，段而起，按之乃水鸣，积有岁年，故云久癖。

癖结候

此由饮水聚停不散，复因饮食相搏，致使结积在于胁下，时有弦亘起，或胀痛，或喘息，短气，故云癖结。

脉紧实者，癖结也。

癖食不消候

此由饮水结聚在于膀胱，遇冷热气相搏，因而作癖。癖者，冷气也。冷气久乘于脾，脾得湿冷，则不能消谷，故令食不消。使人羸瘦不能食，时泄利，腹内痛，气力乏弱，颜色黧黑是也。

关脉细微而绝者，腹内有癖，不能食也。

寒癖候

寒癖之为病，是水饮停积，胁下弦强是也。因遇寒即痛，所以谓之寒癖。脉弦而大者，寒癖也。

饮癖候

饮癖者，由饮水过多，在于胁下不散。又遇冷气相触而痛，即呼为饮癖也。其状，胁下弦急，时有水声。

痰癖候

痰癖者，由饮水未散，在于胸膈之间，因遇寒热之气相搏，沉滞而成痰也。痰又停聚流移于胁肋之间，有时而痛，即谓之痰癖。

悬癖候

悬癖者，谓癖气在胁肋之间，弦亘而起，咳唾则引胁下悬痛，所以谓之悬癖。

酒癖候

夫酒癖者，因大饮酒后，渴而引饮无度，酒与饮俱不散，停滞在于胁肋下，结聚成癖，时时而痛，因即呼为酒癖。其状，胁下弦急而痛。

酒癖宿食不消候

此由饮酒多食鱼脍之类，腹内否满，因而成渴。渴又饮水，水气与食结聚，兼遇寒气相加，所以成癖。癖气停聚，乘于脾胃。胃得癖气不能消化，故令宿食不消。腹内胀满，噫气酸臭，吞酸，气急，所以谓之酒癖宿食不消也。

饮酒人瘀癖菹痰候

夫饮酒人大渴，渴而饮水，水与酒停聚胸膈之上，蕴积不散而成癖也。则令呕吐宿水，色如菹汁、小豆汁之类，酸苦者，故谓之酒癖菹痰也。

否噎病诸候凡八论

八否候

夫八否者，荣卫不和，阴阳隔绝，而风邪外入，与卫气相搏，血气壅塞不通，而成否也。否者，塞也，言腑脏否塞不宣通也。由忧恚气积，或坠堕内损所致。其病腹内气结胀满，时时壮热是也。其名有八，故云八否。而方家不的显其证状，范汪所录华佗太一决疑双丸方、云治八否、五疝、积聚、伏热、留饮、往来寒热，亦不说八否之名也。

诸否候

诸否者，荣卫不和，阴阳隔绝，腑脏否塞而不宣通，故谓之否。但方有八否、五否或六否，以其名状非一，故云诸否。其病之候，但腹内气结胀满，闭塞不通，有时壮热，与前八否之势不殊，故云诸否。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坐努腰，胸仰举头，将两手指相对，向前捺席使急，身如共头胸向下，欲至席还起，上下来去二七。去胸肋否、脏冷、膸疼闷、腰脊闷也。

噎候

夫阴阳不和，则三焦隔绝。三焦隔绝，则津液不利。故令气塞不调理也，是以成噎。此由忧恚所致。忧恚则气结，气结则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五噎候

夫五噎，谓一曰气噎，二曰忧噎，三曰食噎，四曰劳噎，五曰思噎。虽有五名，皆由阴阳不和，三焦隔绝，津液不行，忧恚嗔怒所生，谓之五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气噎候

此由阴阳不和，脏气不理，寒气填于胸膈，故气噎塞不通，而谓之气噎。令人喘悸，胸背痛也。

食噎候

此由脏气冷而不理，津液涩少而不能传行饮食，故饮食入则噎塞不通，故谓之食噎。胸内痛，不得喘息，食不下，是故噎也。

久寒积冷候

此患由血气衰少，腑脏虚弱，故令风冷之气独盛于内。其冷气久积不散，所以谓之久寒积冷也。其病，令人羸瘦，不能饮食。久久不瘥，更触犯寒气，乃变成积聚，吐利而呕逆也。

腹内结强候

此由荣卫虚弱，三焦不调，则令虚冷在内，蓄积而不散也。又饮食气与冷气相搏，结强而成块，有上有下，或沉或浮；亦有根亦无根，或左或右也，故谓之腹内结强。久而不瘥，积于年岁，转转长大，乃变成癥瘕病也。

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一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脾胃病诸候凡五论

脾胃气虚弱不能饮食候

脾者，脏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气，相为表里。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盛饮食者也；脾气磨而消之，则能食。今脾胃二气俱虚弱，故不能饮食也。

尺脉浮滑，不能饮食；速疾者，食不消，脾不磨也。

脾胃气不和不能饮食候

脾者，脏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气，相为表里。胃受谷而脾磨之，二气平调，则谷化而能食。若虚实不等，水谷不消，故令腹内虚胀，或泄，不能饮食，所以谓之脾胃气不和不能饮食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欹身，两手一向偏侧，急努身舒头，共手竞扒相牵，渐渐一时尽势。气共力皆和，来去左右亦然，各三七。项前后两角缓舒手，如是似向外扒，放纵身心，摇三七，递互亦然。去太仓不和，臂腰虚闷也。

胃反候

荣卫俱虚，其血气不足，停水积饮在胃脘则脏冷，脏冷则脾不磨，脾不磨则宿谷不化，其气逆而成胃反也。则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往寒热，甚者食已即吐。

其脉紧而弦。紧则为寒，弦则为虚。虚寒相搏，故食已即吐，名为胃反。

五脏及身体热候

荣卫不调，阴阳否隔。若阳气虚，阴气盛，则生寒冷之病。今阴气虚、阳气实，故身体五脏皆生热。其状喁喁而热，唇口干，小便赤也。

肺萎候

肺主气，为五脏上盖。气主皮毛，故易伤于风邪。风邪伤于腑脏，而血气虚弱；又因劳役，大汗之后，或经大下，而亡津液，津液竭绝，肺气壅塞，不能宣通诸脏之气，因成肺萎也。其病咳唾而呕逆涎沫，小便数是也。咳唾咽燥，欲饮者，必愈。欲咳而不能咳，唾干沫而小便不利者，难治。

诊其寸口脉数，肺萎也。甚则脉浮弱。

呕哕病诸候凡六论

干呕候

干呕者，胃气逆故也。但呕而欲吐，吐而无所出，故谓之干呕。

呕哕候

呕哕之病者，由脾胃有邪，谷气不治所为也。胃受邪气则呕；脾受邪气，脾胀气逆，遇姜折之。气逆不通则哕也。

哕候

脾胃俱虚，受于风邪，故令新谷入胃，不能传化。故谷之气与新谷相干，胃气则逆。胃逆则脾胀气逆。因遇冷折之，则哕也。

右手关上脉沉而虚者，善哕也。

呕吐候

呕吐者，皆由脾胃虚弱，受于风邪所为也。若风邪在胃，则呕；膈间有停饮，胃内有久寒，则呕而吐。其状：长太息，心里澹澹然，或烦满而大便难，或溏泄，并其候也。

养生方云：八月勿食姜。一云：被霜瓜，向冬发寒热及温病，食欲吐，或心中停饮不消，或为反胃。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坐，两手向后捉腕，反拓席，尽势，使腹弦弦，上下七，左右换手亦然。除肚腹冷风、宿气积、胃口冷、食饮进退吐逆不下。

又云：偃卧，展两胫两手，左右跖两足踵，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腹中病、食苦呕。

又云：坐，直舒两脚，以两手挽两足，自极十二通。愈肠胃不能受食，吐逆。以两手直叉两脚底，两脚痛，舒。以头抵膝上，自极十二通。愈肠胃不能受食、吐逆。

噫醋候

噫醋者，由上焦有停痰，脾胃有宿冷，故不能消谷。谷不消则胀满而气逆。所以好噫而吞酸，气息醋臭。

恶心候

恶心者，由心下有停水积饮所为也。心主火，脾主土，土性克水。今脾虚则土气衰弱，不能克消水饮。水饮之气不散，上乘于心，复遇冷气所加之，故令火气不宣，则心里澹澹然欲吐，名为恶心也。

宿食不消病诸候凡四论

宿食不消候

宿食不消，由脏气虚弱，寒气在于脾胃之间，故使谷不化也。宿谷未消，新谷又入，脾气既弱，故不能磨之，则经宿而不消也。令人腹胀气急，噫气醋臭，时复憎寒壮热是也。或头痛如疟之状。

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脉亦微而涩者，则宿食不消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凡食讫，觉腹内过饱，肠内先有宿气，常须食前后，两手撩膝，左右欹身，肚腹向前，胃腰就肚，左三七，右三七，转身按腰脊极势。去大仓腹内宿气不化，脾痹肠瘦，脏腑不和。得令腹胀满，日日消除。

又云：闭口微息，正坐向王气，张鼻取气，通胃齐下，小口微出十二通气，以除结聚；低头不息十二通，以消饮食，令身轻强。行之，冬月不寒。

又云：端坐伸腰，举右手，仰掌，左手承左胁，以鼻内气，自极七息。所除胃寒，食不变，则愈。

又云：鹜行气，低头倚壁，不息十二通。以意排，痰饮宿食从下部出，自愈。鹜行气者，身直颈曲，排气下行十二通，愈宿食。

又云：雁行气，低臂推膝踞，以绳自缚拘左，低头，不息十二通。消食轻身，益精神，恶气不入，去万邪。一本云：正坐，仰天，呼吸天精，解酒食饮饱。出气吐之数十，须臾立饥且醒，夏月行之，令人清凉。

食伤饱候

夫食过于饱，则脾不能磨消，令气急烦闷，睡卧不安。

寸口脉盛而紧者，伤于食。脉缓大而实

者，伤于食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若腹中满，食饮苦饱端坐伸腰，以口内气数十，满，吐之，以便为故，不便复为之。有寒气，腹中不安，亦行之。

又云：端坐伸腰，口内气数十。除腹中满、食饮过饱、寒热、腹中痛病。

谷劳候

脾胃虚弱，不能传消谷食，使腑脏气否塞。其状，令人食已则卧，支体烦重而嗜眠是也。

卒食病似伤寒候

此由脾胃有伏热，因食不消，所以发热。状似伤寒，但言身不疼痛为异也。

水肿病诸候凡二十二论

水肿候

肾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克水。脾与胃合，相为表里。胃为水谷之海，今胃虚不能传化水气，使水气渗溢经络，浸渍腑脏。脾得水湿之气，加之则病。脾病则不能制水，故水气独归于肾。三焦不泻，经脉闭塞，故水气溢于皮肤而令肿也。其状：目裹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颈脉动，时咳，股间冷，以手按肿处，随手而起，如物裹水之状，口苦舌干，不得正偃，偃则咳清水，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小便黄涩是也。

水病有五不可治：第一唇黑伤肝，第二缺盆平伤心，第三脐出伤脾，第四足下平满伤肾，第五背平伤肺。凡此五伤，必不可治。

脉沉者水也。脉洪大者可治，微细者死。养生方云：十一月，勿食经夏自死肉脯，内动于肾，喜成水病。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蛤蟆行气，正坐，动摇两臂，不息十二通。以治五劳、水肿之病。

又云：人卧，勿以脚悬踏高处，不久遂致成肾水也。

水通身肿候

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故水气盈溢，渗液皮肤，流遍四支，所以通身肿也。令人上气，体重，小便黄涩，肿处按之随手而起是也。

风水候

风水病者，由脾肾气虚弱所为也。肾劳则虚，虚则汗出，汗出逢风，风气内人，还客于肾，脾虚又不能制于水，故水散溢皮肤，又与风湿相搏，故云风水也。令人身浮肿，如裹水之状，颈脉动，时咳，按肿上凹而不起也，骨节疼痛而恶风是也。

脉浮大者，名曰风水也。

十水候

十水者，青水、赤水、黄水、白水、黑水、悬水、风水、石水、暴水、气水也。青水者，先从面目。肿遍一身，其根在肝。赤水者，先从胸肿，其根在心。黄水者，先从腹肿，其根在肺，白水者，先从脚肿，上气而咳，其根在肺。黑水者，先从脚跌肿，其根在肾。悬水者，先从面肿至足，其根在胆。风水者，先从四肢起，腹满大，身尽肿，其根在胃。石水者，先从四支，小腹肿独大，其根在膀胱。暴水者，先腹满，其根在小肠。气水者。乍盛乍虚，乍来乍去，其根在大肠。皆由荣卫否涩，三焦不调，腑脏虚弱所生。虽名证不同，并令身体虚肿，喘息上气，小便黄涩也。

大腹水肿候

夫水肿病者，皆由荣卫2否涩，肾脾虚

弱所为。而大腹水肿者，或因大病之后，或积虚劳损，或新热食竟，入于水，自渍及浴，令水气不散，流溢肠外，三焦闭塞，小便不通，水气结聚于内，乃腹大而肿。故四支小，阴下湿，手足逆冷，腰痛，上气，咳嗽，烦疼，故云大腹水肿。

身面卒洪肿候

身面卒洪肿者，亦水病之候，肾脾虚弱所为。肾主水，肾虚故水妄行；脾主土，脾虚不能克制水，故水流溢，散于皮肤，令身体卒然洪肿，股间寒，足骭壅是也。

石水候

肾主水，肾虚则水气妄行，不依经络，停胁结在脐间，小腹肿大，硬如石，故云石水。其候，引胁下胀痛，而不喘是也。

脉沉者，名曰石水。尺脉微大，亦为石水。肿起脐下，至小腹垂垂然，上至胃脘，则死不治。

皮水候

肺主于皮毛，肾主于水。肾虚则水妄行，流溢于皮肤，故令身体而目悉肿，按之没指，而无汗也。腹如故而不满，亦不渴，四支重而不恶风是也。

脉浮者，名曰皮水也。

水肿咳逆上气候

肾主水，肺主气。肾虚不能制水，故水妄行，浸溢皮肤，面身体肿满。流散不已，上乘于肺，肺得水而浮，浮则上气而咳嗽也。

水肿从脚起候

肾者阴气，主于水而又主腰脚。肾虚则腰脚血气不足，水之流溢，先从虚而入，故腰脚先肿也。

水分候

水分者，言肾气虚弱，不能制水，令水气分散，流布四支，故云水分。但四支皮肤虚肿，聂聂而动者，名水分也。

毛水候

夫水之病，皆由肾虚所为。肾虚则水流散经络，始溢皮毛。今此毛水者，乃肺家停积之水，流溢于外。肺主皮毛，故余经未伤，皮毛先肿，因名毛水。

疸水候

水病无不由脾肾虚所为。脾肾虚则水妄行，盈溢皮肤而令身体肿满。此疸水者，言脾胃有热，热气流于膀胱，使小便涩而身面尽黄，腹满如水状，因名疸水也。

燥水候

燥水，谓水气溢于皮肤，因令肿满。以指画肉上，则隐隐成文字者，名曰燥水也。

湿水候

湿水者，谓水气溢于皮肤，因令肿满，以指画肉上，随画随散，不成文字者，名曰湿水也。

犯土肿候

犯土之病，由居住之处，穿凿地土，犯之土气而致病也。令人身之肌肉、头面、遍体尽肿满，气急，故谓之犯土也。

不伏水土候

不伏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离封邑，气候既殊，水土亦别，因而生病，故云不伏水土。病之状，身体虚肿，或下利而不能食，烦满气上是也。

二十四水候

夫水之病，皆生于腑脏。方家所出，立名不同。亦有二十四水，或十八水，或十二水，或五水，不的显名证。寻其病根，皆由荣卫不调，经脉否涩，脾胃虚弱，使水气流溢，盈散皮肤，故令遍体肿满，喘息上气，目裹浮肿，颈脉急动，不得眠卧，股间冷，小便不通，是其候也。

水癖候

水癖者，由经络否涩，水气停聚，在于腹内，大小肠不利所为也。其病腹内有结块坚强，在两胁间，膨膨胀满，遍身肿，所以谓之水癖。

水瘕候

水瘕者，由经络否涩，水气停聚，在于心下。肾经又虚，不能宣利溲便，致令水气结聚，而成形段，在于心腹之间，抑按作水声，但欲饮而不用食，遍身虚肿是也。

水蛊候

此由水毒气结聚于内，令腹渐大，动摇有声，常欲饮水，皮肤粗黑，如似肿状，名水蛊也。

水癖候

水癖，由饮水浆不消，水气结聚而成癖，在于两胁之侧，转动便痛，不耐风寒，不欲食而短气是也。癖者，谓僻侧在于胁间，故受名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二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霍乱病诸候凡二十四论

霍乱候

霍乱者，由人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有相干乱之时，其乱在于肠胃之间者，因遇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绞痛。其有先心痛者，则先吐；先腹痛者，则先利；心腹并痛者，则吐利俱发。挟风而实者，身发热，头痛体疼而复吐利；虚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因居处不节，或露卧湿地，或当风取凉，而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则不磨，不磨则水谷不消化。亦令清浊二气相干，脾胃虚弱，便为吐利；水谷不消，则心腹胀满。皆成霍乱。

霍乱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气虚逆，反吐饮食也。二名霍乱，言其病挥霍之间，便致缭乱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变逆者也。

诊其脉来代者，霍乱；又脉代而绝者，亦霍乱也。霍乱，脉大可治，微细不可治。霍乱吐下，脉微迟，气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养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发霍乱。

霍乱心腹痛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心腹痛者，是风邪之气客于脏腑之间，冷气与真气相击，或上攻心，或下攻腹，故心腹痛也。

霍乱呕吐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呕吐者，是冷气客于腑脏之间，或上攻于心，则心痛；或下攻于腹，则腹痛。若先心痛者，则先吐；先腹痛者，则先利。而此呕吐，是冷入于胃，胃气变乱，冷邪既盛，谷气不和，胃气逆上，故呕吐也。

霍乱心腹胀满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心腹胀满者，是寒气与脏气相搏。真邪相攻，不得吐利，故令心腹胀满。其有吐利过多，脏虚，邪犹未尽，邪搏于气，气不宣发，亦令心腹胀满。

霍乱下利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下利，是冷气先入于肠胃，肠胃之气得冷则交击而痛，故霍乱若先腹痛者，则先利也。

霍乱下利不止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下利不止者，因肠胃俱冷。而挟宿虚，谷

气不消，肠滑故洞下不止也。利不止，虚冷气极，冷入于筋，则变转筋。其胃虚，冷气乘之，亦变呕哕。

霍乱欲死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欲死者，由饮食不消，冷气内搏，或未得吐利，或虽得吐利，冷气未歇，致真邪相干，阴阳交争，气厥不理，则烦闷逆满困乏，故欲死也。

霍乱呕哕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呕哕者，由吐利后，胃虚而逆则呕；气逆遇冷折之，气不通则哕。

霍乱烦渴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烦渴者，由大吐逆，上焦虚，气不调理，气乘于心则烦闷；大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脏燥，脏燥则渴，烦渴不止则引饮，引饮则利亦不止也。

霍乱心烦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心烦者，由大吐大利，腑脏气暴极。夫吐者，胃气逆也；利者，肠虚也。若大吐大利，虚逆则甚，三焦不理，五脏未和，冷搏于气，逆上乘心，故心烦。亦有未经吐利心烦者，是冷气入于肠胃，水谷得冷则不消，壅塞不宣，气亦逆上，故亦心烦。

霍乱干呕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干呕者，由吐下之后，脾胃虚极，三焦不理，气否结于心下，气时逆上，故干呕。干呕者，谓欲呕而无所出也。若更遇冷，冷折于胃气，胃气不通，则变成哕。

霍乱心腹筑悸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心腹筑悸者，由吐下之后，三焦五脏不和，而水气上乘于心故也。肾主水，其气通于阴。吐下三焦五脏不和，故脾气亦虚，不能制水，水不下宣，与气俱上乘心。其状起脐下，上从腹至心，气筑筑然而悸动不定也。

霍乱呕而烦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呕而烦者，由吐下后胃虚而气逆，故呕也；气逆乘心，故烦。所以呕而烦也。

干霍乱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者，多吐利也。而霍乱者，是冷气搏于肠胃，致饮食不消，但腹满烦乱，绞痛，短气。其肠胃先挟实，故不吐利，名为干霍乱也。

霍乱四逆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大吐下后，其肠胃俱虚，乃至汗出，其脉欲绝，手足皆冷，名为四逆。四逆者，谓阴阳卒厥绝也。

霍乱转筋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而转筋者，由冷气入于筋故也。足之三阴三阳之筋起于人足指，手之三阴三阳之筋起

于手指，并循络于身。夫霍乱大吐下之后，阴阳俱虚，其血气虚极，则手足逆冷，而荣卫不理。冷搏于筋，则筋为之转；冷入于足之三阴三阳，则脚筋转；入于手之三阴三阳，则手筋转；随冷所入之筋，筋则转。转者，皆由邪冷之气击动其筋而移转也。

中恶霍乱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而云中恶者，谓鬼气卒中于人也。其状卒然心腹绞痛，而客邪内击。与饮食、寒冷相搏，致阴阳之气亦相干乱，肠胃虚，则变吐利烦毒，为中恶霍乱也。

霍乱诸病候

霍乱之病，由冷热不调，饮食不节，阴阳错乱，清浊之气相干在肠胃之间。发则心腹绞痛吐利。腑脏虚弱，或烦、或渴、或呕哕、或手足冷、或本挟宿疹，今因虚而发也。

霍乱后诸病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而霍乱之后，荣卫未和调，脏腑尚虚冷；或吐利不止，呕逆未定；或宿疹乘虚而发，更生诸病也。

霍乱后烦躁卧不安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之后而烦躁卧不安者，由吐下之后，腑脏虚极，阴阳未理，血虚气乱，故血气之行未复常度。内乘于腑脏，故烦躁而不得安卧也。

霍乱后不除候

冷热不调，饮食不节，使人阴阳清浊之气相干，而变乱于肠胃之间，则成霍乱。霍乱之后而不除者，由吐胸膈宿食不尽，或不得吐而但利，其冷气不散，因而著食入胃。胃气未和，故犹胀痛烦满，谓之不除也。

转筋候

转筋者，由荣卫气虚，风冷气搏于筋故也。手足之三阴三阳之筋，皆起于手足指，而并络于身。若血气不足，阴阳虚者，风冷邪气中于筋，随邪所中之筋，筋则转。转者，谓其转动也。经云：足太阳下，血气皆少，则喜转筋。喜踵下痛者，是血气少则易虚，虚而风冷乘之故也。

诊其左手关上，肝脉也。沉为阴，阴实者，肝实也，若肉动转筋。左手尺中名神门，以候肾，足少阴经也。浮为阳，阳虚者，病苦转筋。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偃卧，展两胫两手，足外踵，指相向，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两膝寒、胫骨疼、转筋。

又法：覆卧，傍视，立两踵，伸腰，鼻内气，去转筋。

又云：张胫两足指，号五息，令人不转筋。极自用力张脚，痛挽两指，号言宽大。去筋节急挛躄痛。久行，身开张。

又云：覆卧，傍视，立两踵，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已。除脚中弦痛，转筋，脚酸疼。一本云：治脚弱。

筋急候

凡筋中于风热则弛纵，中于风冷则挛急。十二经筋皆起于手足指，循络于身也。体虚弱，若中风寒，随邪所中之筋则挛急，不可屈伸。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抱足，头不动，足向口面，受气，众节气散，来往三七。欲得捉足，左右侧身，各各急挽，腰不动。去四支腰上下腰髓内冷、脉冷、筋急。

又云：一足向前互跪，押踹极势；一手

向前，长努拓势；一足向后屈，一手搦解溪，急挽尽势；膝头搂席使急，面头渐举，气融散流上下。左右换易四七。去腰、伏兔、掖下闷疼，髓筋急。

又云：长舒一足，屈一足，两手抱膝三里，努膝向前，身却挽，一时取势，气内散消，如似骨解，递互换足，各别三七。渐渐去膊脊冷风、冷血筋急。

又云：张脐两足指，号五息止，令人不转筋。极自用力张脚，痛挽两足指，号言宽大，去筋节急挛躄痛。久行，身开张。

又云：双手反向拓腰，仰头向后努急，手拓处不动，展两肘头相向，极势三七。去两臂膊筋急冷血、咽骨掘弱。

又云：一手拓前极势长努，一手向后长舒尽势，身似夫形，左右迭互换手亦二七，腰脊不动。去身内八节骨内冷血、筋髓虚、颈项膊急。

又云：一足踏地，一手向前长舒，一足向后极势，长舒一手一足，一时尽意，急振二七。左右亦然。去髓疼筋急、百脉不和。

又云：两手掌倒拓膊两井前极势，上下傍两掖，急努振摇，来去三七竟，手不移处，努两肘向上急势，上下振摇二七，欲得卷两手七，自相将三七。去项膊筋脉急劳。一手屈卷向后左，一手捉肘头向内挽之，上下一时尽势，屈手散放，舒指三，左转手，皆极势四七。调肘膊骨筋急张，两手拓向上极势，上下来往三七，手不动，将两肘向外极势七，不动手肘臂，侧身极势，左右回三七。去胫骨冷气风急。

结筋候

凡筋中于风热则弛纵，中于风冷则挛急。十二经之筋皆起于手足指，而络于身也。体虚者，风冷之气中之。冷气停积，故结聚，谓之结筋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三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中恶病诸候凡十四论

中恶候

中恶者，是人精神衰弱，为鬼神之气卒中之也。夫人阴阳顺理，荣卫调平，神守则强，邪不干正。若将摄失宜，精神衰弱，便中鬼毒之气。其状：卒然心腹刺痛，闷乱欲死。

凡卒中恶，腹大而满者，诊其脉，紧大而浮者死，紧细而微者生。

又，中恶吐血数升，脉沉数细者死，浮数如疾者生。

中恶者差后，余势停滞，发作则变成注。

中恶死候

中鬼邪之气，卒然心腹绞痛闷绝，此是客邪暴盛，阴阳为之离绝，上下不通，故气暴厥绝如死。良久，其真气复，则生也。而有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谓之三虚；三虚而腑脏衰弱，精神微羸，中之则真气竭绝，则死。其得瘥者，若余势停滞，发作则变成注。

尸厥候

尸厥者，阴气逆也。此由阳脉卒下坠，阴脉卒上升，阴阳离居，荣卫不通，真气厥乱，客邪乘之，其状如死，犹微有息而不恒，脉尚动而形无知也。听其耳内，循循有如啸之声，而股间软是也。耳内虽无啸声，而脉动者，故当以尸厥治之。

诊其寸口脉，沉大而滑，沉即为实，滑即为气，实气相搏，身温而汗，此为入腑，虽卒厥不知人，气复则自愈也。若唇正青，身冷，此为入脏。亦卒厥不知人，即死。候其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厥阴、足少阳俱虚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有所见。

卒死候

卒死者，由三虚而遇贼风所为也。三虚，谓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时之和，三也。人有此三虚，而为贼风所伤，使阴气偏竭于内，阳气阻隔于外，二气壅闭，故暴绝如死。若腑脏气未竭者，良久乃苏。

然亦有挟鬼神之气而卒死者，皆有顷邪退，乃活也。凡中恶及卒忤，卒然气绝，其后得苏。若其邪气不尽者，停滞心腹，或心腹痛，或身体沉重，不能饮食，而成宿疹，皆变成注。

卒忤候

卒忤者，亦名客忤，谓邪客之气，卒犯忤人精神也。此是鬼厉之毒气，中恶之类。人有魂魄衰弱者，则为鬼气所犯忤，喜于道间门外得之。其状：心腹绞痛胀满，气冲心胸。或即闷绝，不复识人，肉色变异，腑脏虚竭者。不即治，乃至于死。然其毒气有轻重。轻者微治而瘥，重者侵克腑脏，虽当时救疗，余气停滞，久后犹发，乃变成注。

卒忤死候

犯卒忤，客邪鬼气卒急伤人，入于腑脏，使阴阳离绝，气血暴不通流，奄然厥绝如死状也。良久，阴阳之气和。乃苏。若腑脏虚弱者，即死。亦有虽瘥而毒气不尽，时发，则心腹刺痛，连滞变成注。

鬼击候

鬼击者，谓鬼厉之气击著于人也。得之无渐，卒著如人以刀矛刺状，胸胁腹内绞急切痛，不可抑按，或吐血，或鼻中出血，或下血。

一名为鬼排，言鬼排触于人也。人有气血虚弱，精魂衰微，忽与鬼神遇相触突，致为其所排击，轻者困而获免，重者多死。

卒魇候

卒魇者，屈也，谓梦里为鬼邪之所魇屈。人卧不寤，皆是魂魄外游。为他邪所执录，欲还未得，致成魇也，忌火照。火照则神魂遂不复人，乃至于死。而人有于灯光前魇者，是本由明出，是以不忌火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拘魂门，制魄户，名曰握固法。屈大母指，著四小指内抱之，积习不止，眠时亦不复开，令人不魇魅。

又云：人魇，忽然明唤之，魇死不疑。暗唤之好。唯得远唤，亦不得近而急唤，亦喜失魂魄也。

魇不寤候

人眠睡，则魂魄外游，为鬼邪所魇屈。其精神弱者，魇则久不得寤，乃至气暴绝。所以须傍人助唤，并以方术治之，乃苏。

自溢死候

人有不得意志者，多生忿恨，往往自缢。以绳物系颈，自悬挂致死，呼为自缢。若觉早，虽已死，徐徐捧下，其阴阳经络虽暴壅闭，而脏腑真气故有未尽，所以犹可救疗，故有得活者，若见其悬挂，便忽遽截断其绳，旧云则不可救。此言气已壅闭，绳忽暴断，其气虽通，而奔迸运闷，则气不能还，即不得复生。

又云：自缢死，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则难治。此谓其昼则阳盛，其气易通；夜则阴盛，其气难通。

又云：夏则夜短，又热，则易活。

又云：气虽已断，而心微温者，一日以上，犹可活也。

溺死候

人为水所没溺，水从孔窍入，灌注腑脏，其气壅闭，故死。若早拯救得出，即泄沥其水，令气血得通，便得活。

又云：经半日及一日，犹可活；气若已绝，心上暖，亦可活。

中热喝候

夏月炎热，人冒涉途路，热毒入内，与五脏相并，客邪炽盛，或郁瘀不宣，致阴气卒绝，阳气暴壅，经络不通，故奄然闷绝，谓之喝。然此乃外邪所击，真脏未坏。若便遇治救，气宣则苏。

夫热喝不可得冷，得冷便死。此谓外卒以冷触，其热蕴积于内，不得宣发故也。

冒热困乏候

人盛暑之时，触冒大热。热毒气入脏腑，则令人烦闷郁冒，至于困乏也。

冻死候

人有生于途路，遇骤风苦雨，繁霜大雪，衣服沾濡，冷气入脏，致令阴气闭于内，阳气绝于外，荣卫结涩，不复流通，故致噤绝而死。若早得救疗，血温气通则生。

又云：冻死一日犹可治，过此则不可。

尸病诸候凡十二论

诸尸候

人身内自有三尸诸虫，与人俱生，而此虫忌恶，能与鬼灵相通，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其发作之状，或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无处不恶。或腹痛胀急，或磊块踊起，或挛引腰脊，或精神杂错。变状多端，其病大体略同，而有小异 。但以一方治之者，故名诸尸也。

飞尸候

飞尸者，发无由渐，忽然而至。若飞走之急疾，故谓之飞尸。其状：心腹刺痛，气息喘急胀满，上冲心胸者是也。

遁尸候

遁尸者，言其停遁在人肌肉血脉之间。若卒有犯触，即发动。亦令人心腹胀满刺痛，气息喘急，傍攻两胁，上冲心胸，瘥后复发，停遁不消，故谓之遁尸也。

沉尸候

沉尸者，发时亦心腹绞痛，胀满喘急，冲刺心胸，攻击胁肋。虽歇之后，犹沉痼在人腑脏，令人四体无处不恶，故谓之沉尸。

风尸候

风尸者，在人四肢，循环经络。其状：淫跃去来，沉沉默默，不知痛处，若冲风则发是也。

尸注候

尸注病者，则是五尸内之尸注，而挟外鬼邪之气，流注身体，令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无处不恶。或腹痛胀满，喘急不得气息，上冲心胸，傍攻两胁；或磊块踊起；或挛引腰脊；或举身沉重，精神杂错，恒觉惛谬。每节气改变，辄致大恶。积月累年，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易傍人，乃至灭门。以其尸病注易傍人，故为尸注。

伏尸候

伏尸者，谓其病隐伏在人五脏内，积年不除。未发之时，身体平调，都如无患；若发动，则心腹刺痛，胀满喘急。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此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伏尸皆去，而体光泽。

阴尸候

阴尸者，由体虚受于外邪，搏于阴气，阴气壅积。初著之状，起于皮肤内。卒有物，状似虾蟆。经宿与身内尸虫相搏，如杯大。动摇掣痛，不可堪忍。此多因天雨得之，过数日不治即死。

冷尸候

冷尸者，由是身内尸虫与外邪相接引为病。发动亦心腹胀满刺痛，气急。但因触冷即发，故谓之冷尸。

寒尸候

寒尸者，由身内尸虫与外邪相接引所成。发动亦令人心腹胀满刺痛。但以其至冬月感于寒气则发。故谓之寒尸。

丧尸候

人有年命衰弱，至于丧死之处，而心意忽有所畏恶，其身内尸虫，性既忌恶，便更接引外邪，共为疹病。其发亦心腹刺痛，胀满气急。但逢丧处，其病则发，故谓之丧尸。

尸气候

人有触值死尸，或临尸，其尸气入腹内，与尸虫相接成病。其发亦心腹刺痛，胀满气急。但闻尸气则发，故谓之尸气。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四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鄱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注病诸候凡三十四论

诸注候

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住人身内，故名为注。此由阴阳失守，经络空虚，风寒暑湿劳倦之所致也。其伤寒不时发汗，或发汗不得真汗，三阳传于诸阴，入于五脏，不时除瘥，留滞或宿食，冷热不调，邪气流注；或乍感生死之气，卒犯鬼物之精，皆能成此病。其变状多端，乃至三十六种，九十九种，而方不皆显其名也。

又有九种注：一曰风注。皮肉掣振，或游易不定。一年之后，头发堕落，颈项掣痛，骨立解鸣，两目疼，鼻中酸切，牙齿虫蚀。又云：其病人头痛，欲得解却头巾，此名湿风。病人体热头痛，骨节厥强，此名寒风。或游肿在眼，或在手脚，此名柔风。或啖食眠卧汗出，此名水风。或脑转肉裂，目系痛，不欲闻人语声，此名大风。或不觉绝倒，口有白沫，此名绝风。或被发狂走，打破人物，此名颠风。或叫呼骂詈，独语谈笑，此名狂风。或口噤面㖞戾，四支不随，此名寄风。或体上生疮，眉毛堕落，此名纠风。或顽痹如蚝螯，或疮或痒或痛，此名蚝风。或举身战动，或鼻塞，此名窠风。又云：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

二曰寒注。心腹懊痛呕沫。二年之后，大便便血，吐逆青沫，心懊痛硬，腹满，腰脊疼强痛。

三曰气注。走入神机，妄言。百日之后，体皮肿起，乍来乍去。一年之后，体满失颜色。三年之后，变吐作虫，难治。

四曰生注。心胁痛，转移无常。三日之后，体中痛，移易牵掣，冲绞心胁。一年之后，颜目赤，精泽青黑。二年之后，咳逆下痢，变作虫，难治。

五曰凉注。心下乍热乍寒。一年之后，四支重，喜卧噫酢，体常浮肿，往来不时，皮肉黑，羸瘦，生瘭，目黄，爪甲及口唇青。

六曰酒注。体气动，热气从胸中上下，无处不痛。一年之后，四支重，喜卧，喜哕噫酸，体面浮肿，往来不时。

七曰食注。心下硬痛，懊侬彻背。一年之后，令人羸瘦虚肿，先从脚起，体肉变黑，脐内时绞痛。

八曰水注。手脚起肿。百日之后，体肉变黄，发落，目失明。一年之后难治。三年身体肿，水转盛，体生虫，死不可治。

九曰尸注。体痛牵掣非常。七日之后，体肉变白驳，咽喉内吞如有物，两胁里硬，时痛。

凡欲知是注非注，取纸覆痛处，烧头发令焦，以簇纸上。若是注，发黏著纸，此注气引之也。若非注，发即不著纸。

诊其注病，脉浮大可治，细而数难治。

养生方云：诸湿食不见影，食之成卒注。

风注候

注之言住也，言其连滞停住也。风注之状，皮肤游易往来，痛无常处是也。由体虚

受风邪，邪气客于荣卫，随气行游，故谓风注。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交拓两膊头面，两肘头仰上极势，身平头仰，同时取势，肘头上下三七摇之。去膊肘风注，咽项急，血脉不通。

鬼注候

注之言住也，言其连滞停住也。人有先无他病，忽被鬼排击，当时或心腹刺痛，或闷绝倒地，如中恶之类。其得差之后，余气不歇，停住积久，有时发动，连滞停住，乃至于死。死后注易傍人，故谓之鬼注。

五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注病之状，或乍寒乍热，或皮肤淫跃，或心腹胀刺痛，或支节沉重，变状多端，而方云三十六种，九十九种，及此等五注病，皆不显出其名，大体与诸注皆同。

转注候

转注，言死又注易傍人。转注之状，与诸注略同。以其在于身内移转无常，故谓之转注。

生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阴阳不调和，血气虚弱，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扶接，而注气流移，染易得注，与病者相似，故名生注。

死注候

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傍人，故谓之死注。

邪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凡云邪者，不正之气也。谓人之腑脏血气为正气，其风寒暑湿，魅魃魍魉，皆谓为邪也。邪注者，由人体虚弱，为邪气所伤，贯注经络，留滞腑脏，令人神志不定，或悲或恐，故谓之邪注。

气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风邪搏于肺气所为也。肺主气，气通行表里，邪乘虚弱，故相搏之。随气游走冲击，痛无定所，故名为气注。

寒注候

人虚为寒邪所伤，又搏于阴。阴气久不泄，从外流内结积。其病之状，心腹痛而呕沫，爪青，休作有时，至冬便剧，故名为寒注也。

寒热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阴阳俱虚，腑脏不和，为风邪搏于血气。血者阴也，气者阳也。邪搏于阴则寒，搏于阳则热。致使阴阳不调，互相乘加，故发寒热，去来连年。有时暂瘥而复发，故谓之寒热注。

冷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阴阳偏虚，为冷邪所伤，留连腑脏，停滞经络，内外贯注，得冷则发，腹内时时痛，骨节痹疼，故谓之冷注。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手长舒，合掌。一手捉颏，挽之向外。一时极势二七，左右亦然。手不动，两向侧势，急挽之二七。去颈骨急强、头风脑旋、喉痹、膊内冷注偏风。

蛊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

傍人也。蛊是聚蛇虫之类，以器皿盛之，令其自相啖食，余有一个存者，为蛊也，而能变化。人有造作敬事之者，以毒害于他，多于饮食内而行用之。人中之者，心闷腹痛，其食五脏尽则死。有缓有急。急者仓卒，十数日之间便死；缓者延引岁月，游走腹内，常气力羸惫，骨节沉重，发则心腹烦懊而痛，令人所食之物亦变化为蛊，渐侵食腑脏尽而死。则病流注染著傍人，故谓之蛊注。

毒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毒者，是鬼毒之气，因饮食入人腹内，或上至喉间，状如有物，吞吐不出；或游走身体，痛如锥刀所刺。连滞停久，故谓之毒注。

恶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恶注者，恶毒之气，人体虚者受之。毒气入于经络，遂流移心腹。其状往来击痛，痛不一处，故名为恶注。

注忤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忤者，犯也。人有卒然心腹急痛，乃至顿闷，谓之客忤，是触犯鬼邪之毒气。当时疗治虽歇，余毒不尽，留住身体，随血气而行，发则四肢肌肉淫跃，或五内刺痛，时休时作。其变动无常，是因犯忤得之成注，故名为注忤。

遁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由人体虚，受邪毒之气，停遁经络脏腑之间。发则四支沉重，而腹内刺痛。发作无时，病亦无定。以其停遁不差，故谓之遁注。

养生方云：背汗倚壁，成遁注。又鸡肉合獭肉食之，令人病成遁注。

走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体虚，受邪气，邪气随血而行，或淫跃皮肤，去来击痛，游走无有常所，故名为走注。

养生方云：食米甘甜粥，变成走注。又两胁也。

温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染温热之病，瘥后余毒不除，停滞皮肤之间，流入脏腑之内，令人血气虚弱，不甚变食，或起或卧，沉滞不瘥，时时发热，名为温注。

丧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临尸丧，体虚者则受其气，停经络腑脏。若触见丧柩，便即发动，则心腹刺痛，乃至变吐，故谓之丧注。

哭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因哭泣悲伤，情性感动，腑脏致虚，凶邪之气因入腹内，使人四肢沉重。其后若自哭及闻哭声，怅然不能自禁持，悲感不已，故谓之哭注。

殃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得病证状，与死者相似，故名为殃注。

食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因吉凶坐席饮啖，而有外邪恶

毒之气，随食饮入五脏，沉滞在内，流注于外，使人支体沉重，心腹绞痛，乍瘥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

水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肾虚受邪，不能通传水液故也。肾与膀胱合，俱主水。膀胱为津液之腑，肾气下通于阴。若肾气平和，则能通传水液；若虚，则不能通传。脾与胃合，俱主土。胃为水谷之海，脾候身之肌肉。土性本克水，今肾不能通传，则水气盛溢，致令胃脾翻弱，不能克水，故水气流散四支，内溃五脏，令人身体虚肿，腹内鼓胀，淹滞积久，乍瘥乍甚，故谓之水注。

骨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凡人血气虚，为风邪所伤。初始客在皮肤，后重遇气血劳损，骨髓空虚，遂流注停滞，令入气血减耗，肌肉消尽，骨髓间时嗡嗡而热，或濈濈而汗，柴瘦骨立，故谓之骨注。

血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血气虚，为邪所乘故也。心主血脉，心为五脏之主。血虚受邪，心气亦不足。其状，邪气与血并心，心守虚，恍惚不定。邪并于血，则经脉之内，淫奕沉重，往来休作有时，连注不差，故谓之血注。

湿痹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凡有入风寒湿三气合至，而为痹也。湿痹者，是湿气多也，名为湿痹。湿痹之状，四支或缓或急，骨节疼痛。邪气往来，连注不差，休作无度，故为湿痹注。

劳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大劳，虚而血气空竭，为风邪所乘，致不平复，小运动，便四肢体节沉重，虚噏啜乏，汗出，连滞不差，小劳则极，故谓之劳注。

微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血气虚损，为微风所乘，搏人血气，在于皮肤络脉之间，随气游走，与气血相击而痛，去来无有常处，但邪势浮薄，去来几微，而连滞不瘥，故谓之微注。

泄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腑脏虚弱，其气外泄，致风邪内侵，邪搏于气，乘心之经络，则心痛如虫啮。气上搏喉间，如有物之状，吞吐不去，发作有时，连注不瘥，故谓之泄注。

石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血气虚，为风冷邪气客在皮肤，折于血气；或痛或肿，其牢强如石，故谓之石注。

产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产后经络空虚，血气伤竭，为风邪所搏，致不平复，虚乏羸极，血气减少，形体柴瘦，沉痼不已，因产后得之，故谓之产注。

土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夫五行金木水火土，六甲之辰，并有禁忌。人禀阴阳而生，含血气而长。人之五

脏，配合五行。土内主于脾气，为五行五脏之主。其所禁忌，尤难触犯。人有居住穿凿地土，不择便利，触犯禁害，土气与人血气相感，便致疾病。其状，土气流注皮肤，连入腑脏，骨节沉重，遍身虚肿，其肿自破，故谓之土注。

饮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饮水浆多，水气不消，停积为饮。而重因体虚受风冷，风冷搏于饮，则成结实，风饮俱乘于腑脏，使阴阳不宣，寒热来往，沉滞积月累时，故名为饮注。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五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蛊毒病诸候上凡九论

蛊毒候

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佗，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

着蛊毒，面色青黄者是蛇蛊，其脉洪壮。病发之时，腹内热闷，胸胁支满，舌本胀强，不喜言语，身体恒痛；又心腹似如虫行，颜色赤，唇口干燥。经年不治，肝鬲烂而死。

其而色赤黄者，是蝎蜥蛊，其脉浮滑而短。病发之时，腰背微满，手脚唇口，悉皆习习。而候脉急，舌上生疮。二而日不治，啖人心肝尽烂，下脓血，羸瘦，颜色枯黑而死。

其而色青白，又云：其脉沉濡。病发时咽喉塞，不欲闻人语，腹内鸣唤，或下或上，天阴雨转剧，皮内如虫行，手脚烦热，嗜醋食，咳唾脓血，颜色乍白乍青，腹内胀满，状如虾蟆。若或虫，吐出成科斗形，是虾蟆蛊。经年不治，啖人脾胃尽，唇口裂而死。

其脉缓而散者，病发之时，身体乍冷乍热，手脚烦疼，无时节吐逆，小便赤黄，腹内闷，胸痛，颜色多青，毒或吐出似蜣螂，有足翅，是蜣螂蛊。经年不治，啖人血脉，枯尽而死。

欲知是蛊与非，当令病人唾水内，沉者是蛊，浮者非蛊。

又云：旦起取井花水，未食前，当令病人唾水内，唾如柱脚，直下沉者，是蛊毒。沉散不至下者，草毒。

又云：含大豆，若是蛊，豆胀皮脱；若非蛊，豆不烂脱。

又云：以鹄皮置病人卧下，勿令病人知，若病剧者，是蛊也。

又云：取新生鸡子煮熟，去皮，留黄白，令完全，日晚口含，以齿微微隐之，勿令破。作两炊时，夜吐一瓦上，着霜露内，旦看大青，是蛊毒也。

昔有人食新变鲤鱼中毒，病心腹痛，心下硬，发热烦冤，欲得水洗沃，身体摇动，如鱼得水状。有人诊云：是蛊。其家云：野间相承无此毒，不作蛊治，遂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着头相叉，坐地，缓舒两脚，以两手从外抱膝中，曲低头入两膝间，两手交叉头十二通，愈蛊毒及三尸毒，腰中大气。

又云：常度日月星辰，清净，以鸡鸣，安身卧，嗽口三咽之。调五脏，杀蛊虫，令人长生，治心腹痛。

又云：治百病邪蛊，当正偃卧，闭目闭气，内视丹田，以鼻徐徐内气，令腹极满，徐徐以口吐之，勿令有声，令人多出少，以微为之。故存视五脏，各如其形色；又存胃中，令鲜明洁白如素。为之倦极，汗出乃止。以

粉粉身，摩捋形体。汗不出而倦者，亦可止。明日复为之。

又当存作大雷电，隆晃走入腹中，为之不止，病自除。

蛊吐血候

蛊是合聚虫蛇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啖食，余一存者，名为蛊。能害人食人腑脏。其状心切痛，如被物啮，或硬，面目青黄，病变无常。是先伤于膈上，则吐血也。不即治之，食脏腑尽则死。

蛊下血候

蛊是合聚虫蛇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自相食啖，余留一存者为蛊。能变化为毒，害人。有事之以毒害，多因饮食内行之。人中之者，心腹懊痛，烦闷不可忍，食人五脏，下血瘀黑，如烂鸡肝。

氐羌毒候

氐羌毒者，犹是蛊毒之类。于氐羌界域得之，故名焉。然其发病之状，犹如中蛊毒，心腹刺痛，食人五脏，吐血利血，故是蛊之类也。

猫鬼候

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蜮，面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利血而死。

野道候

野道者，是无主之蛊也。人有畜事蛊，以毒害人。为恶既积，乃至死灭绝。其蛊则无所依止，浮游田野道路之间，有犯害人者。其病发，犹是蛊之状。但以其于田野道路得之，故以谓之野道。

射工候

江南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涧水内，此虫口内有横骨，状如有角弓，其虫形正黑，状如大蜚，生齿发，而有雌雄者，口边两角，角端有拄，能屈伸。冬月并在土内蛰，其上气蒸忡忡。冬月有雪，落其上不凝。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因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道上牛马等迹内即停住，其含沙射人影，便病。

初得时，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身体苦强，或恶寒热，四支拘急，头痛，骨悚久伸，张口欠欬，或清朝小苏，晡夕则剧。剧者不过三日，则齿间有血出，不即治杀人。又云：初始证候，先寒热恶冷，欠欬，筋急头痛目疼，状如伤寒，亦如中尸，便不能语。朝旦小苏，晡夕辄剧，寒热闷乱是也。始得三四日可治，急者七日皆死，缓者二七日，远不过三七日皆死。

其毒中人，初未有疮，但恶风瘆瘆寒热，或如针刺。及其成疮，初如豆粒黑子，或如火烧，或如螻蝼尿疮，皆肉内有穿空如大针孔也。其射中入头面尤急，腰以上去人心近者多死；中人腰以下者小宽，不治亦死；虽不死，皆百日内乃可保瘥。

又云：疮有数种。其一种，中入疮正黑如橘子状，或周遍悉赤，衣被犯之，如有芒刺痛。其一种，作疮久即穿陷，或晡间寒热。其一种，如火炙人肉，燻起作疮，此最急，数日杀人。其一种，突起如石疖状。俱能杀人，自有迟速耳。大都此病多令人寒热欠伸，张口闭眼。

此虫冬月蜇在土内，人有识之者，取带之溪边行亦佳。若得此病毒，仍以为屑渐服之。夏月在水中者，则不可用。

沙虱候

山内水间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

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著身，及阴雨日行草间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时，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赤上，痛如刺。过三日之后，令百节疼强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

入在山涧洗浴竟，巾拭燋燋如芒毛针刺，熟看见处，以竹簪挑拂去之。已深者，用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着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挑不得，灸上三七壮，则虫死病除。若止两三，不能为害。多处不可尽挑灸。挑灸其上而犹觉昏昏，是其已入深，便应须依土俗作方术拂出之。并作诸药汤浴，皆得一二升，出都尽乃止。

此七日内宜瘥，不尔则续有飞虫来，人攻啖心脏便死。飞虫，白色，如韭叶大，长四五寸。初著腹胁，肿痛如刺。即破鸡拓之，尽出食鸡。或得三四数过，与取尽乃止。兼取麝香犀角护其内，作此治可瘥。勿谓小小，不速治，则杀人。

彼土呼此病为呼蛩吴音沙，作蛩读。如鸟长尾蛩蛩音也。言此虫能招呼沙虱人入体内。人行有得沙虱，还至即以火自炙燎令遍，则此虫自堕地也。

水毒候

自三吴已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一名中水，一名中溪，一名中洒苏骚反。一名水中病，亦名溪温，令人中溪。以其病与射工诊候相似，通呼溪病。其实有异。有疮是射工，无疮是溪病。

初得恶寒，头微痛，目匡疼，心内烦懊，四支振燃，腰背骨节皆强，两膝疼，或喑喑热，但欲睡，旦醒暮剧，手足指逆冷至肘膝。二三日则复生虫，食下部，肛内有疮，不痒不痛，令人不觉，视之乃知，不即治，六七日下部便脓溃，虫上食五脏，热盛烦毒，注下不禁，八九日死。一云十余日死。

水毒有阴阳，觉之急视下部，若有疮正赤如截肉者，为阳毒，最急；若疮如鳢鱼齿者，为阴毒，犹小缓，皆杀人，不过二十日。又云，水毒有雌雄。脉洪大而数者为阳，是雄溪，易治，宜先发汗及浴；脉沉细迟者为阴，是雌溪，难治。

欲知审是中水者，手足指冷即是，若不冷非也。其冷或一寸，或至腕，或至肘膝。冷至二寸为微，至肘膝为剧。又云：作数斗汤，以蒜四五升捣碎投汤内，消息视之，莫令大热，绞去滓，适寒温，以自浴，若身体发赤斑文者是也。又云：若有发疮处，但如黑点，绕边赤，状似鸡眼。在高处难治，下处易治。余诊同，无复异。但觉寒热头痛，腰背急强，手脚冷，欠欬欲眠，朝瘥暮剧，便判是溪病，不假蒜汤及视下部疮也。

此证有至困时，亦不皆洞利及齿间血出。惟热势猛者，则心腹烦乱，不食而狂语，或有下血物如烂肝，十余日至二十日则死。

又云：溪病不歇，仍飞虫来入，或皮肤腹胁间突起，如烧痛，如刺。登破生鸡拓上，辄得白虫，状似蛆，长四五六七寸，或三四六八枚无定。此即应是所云虫啖食五脏及下部之事。

又云：中溪及射工法急救，令七日内瘥，不尔则有飞虫来入人身内，攻啖五脏便死。彼土辟却之法，略与射工相似。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六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蠱毒病诸候下凡二十七论

解诸毒候

凡药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即杀人者，一曰钩吻，生朱崖；二曰鸆，又名鸩，曰状如黑雄鸡，生山中；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生山海；四曰海姜，状如石龙芮，赤色，生海中；五曰鸩羽，状如雀，黑项赤喙，食蝮蛇，生海内。但被此诸毒药，发动之状，皆似劳黄，头项强直，背痛而欲寒，四支酸洒，毛悴色枯，肌肉缩急，神情不乐。又欲似瘴病，或振寒如疟，或壮热似时行，或吐或利，多苦头痛。又言人齿色黑，舌色赤多黑少，并著药之候也。

岭南俚人，别有不强药，有蓝药，有焦铜药，金药，菌药。此五种药中人者，亦能杀人。但此毒初著，人不能知。欲知是毒非毒者，初得便以灰磨洗好熟银令净，复以水杨枝洗口齿，含此银一宿卧，明旦吐出看之。银黑者是不强药，银青黑者是蓝药，银紫斑者是焦铜药。此三种，但以不强药最急毒。若热酒食里著者，六七日便觉异；若冷酒食里著，经半月始可知耳。若含银，银色不异，而病候与著药之状不殊，心疑是毒，欲得即知者，可食鲤鱼鲙，食竟此毒即发。亦空腹取银口含之，可两食顷，出著露下，明旦看银色，若变黑，即是药毒。又言取鸡子煮去壳，令病人齿啮鸡子白处，亦著露下，若齿啮痕处黑，即是也。又言觉四大不调，即须空腹食炙鸡、炙豚鸭等肉，触犯令药发，即治之便瘥；若久不治，毒侵肠胃，难复攻治。若定知著药，而四大未羸者，取大戟长三寸许食之，必大吐利。若色青者，是焦铜药；色赤者，是金药；吐菌子者，是菌药。此外，杂药利亦无定色，但小异常利耳。

又有两种毒药，并名当孤草。其一种著人时，脉浮大而洪，病发时喘喘恶寒，头微痛，干呕，背迫急，口噤，不觉嚼舌，大小便秘涩，眼匡唇口指甲颜色皆青是也。又一种当孤草毒者，其病发时，口噤而干，舌不得言，咽喉如锥刀刺，胸中甚热，膊胛满，不至百日，身体唇口手脚指甲青而死。

又著乌头毒者，其病发时，咽喉强而眼睛疼，鼻中艾臭，手脚沉重，常呕吐，腹中热闷，唇口习习，颜色乍青乍赤，经百日死。

凡人若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胃厚，则胜毒；若瘦者，则胃薄，不胜毒也。

解诸药毒候

凡药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但毒有大小，自可随所犯而救解之。但著毒重者，亦令人发病时咽喉强直，而两眼睛疼，鼻干，手脚沉重，常呕吐，腹里热闷，唇口习习，颜色乍青乍赤，经百日便死。其轻者，乃身体习习而痹，心胸涌涌然而吐，或利无度是也。但从酒得者难治。言酒性行诸血脉，流遍周体，故难治。因食得者易愈。言食与药俱入胃，胃能容杂毒，又逐大便泄毒气，毒气未流入血脉，故易治。若但觉有前诸候，便以解毒药法救之。

食鲅鲐鱼中毒候俗名河豚

此鱼肝及腹内子有大毒，不可食，食之往往致死。

食蟹中毒候

此蟹食水莨，水莨有大毒，故蟹亦有毒。中其毒则闷乱欲死。若经霜已后，遇毒即不能害人。未被霜蟹，煮食之则多有中毒，令人闷乱，精神不安。

食诸菜蕈菌中毒候

凡园圃所种之菜本无毒。但蕈、菌等物，皆是草木变化所生，出于树者为蕈，生于地者为菌，并是郁蒸湿气变化所生，故或有毒者。人食遇此毒，多致死，甚疾速；其不死者，犹能令烦闷吐利，良久始醒。

食诸虫中毒候

野菜芹荇之类，多有毒虫水蛭附之。人误食之，便中其毒，亦能闷乱，烦躁不安。

饮酒大醉连日不解候

饮酒过多，酒毒溃于肠胃，流溢经络，使血令脉充满，令人烦毒惛乱，呕吐无度，乃至累日不醒。往往有腹背穿穴者，是酒热毒气所为。故须摇动其身，以消散也。

饮酒中毒候

凡酒性有毒，人若饮之，有不能消，便令人烦毒闷乱。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正坐仰天，呼出酒食醉饱之气。出气之后，立饥且醒。

饮酒腹满不消候

夫酒性宣通而不停聚，故醉而复醒，随血脉流散故也。令人有荣卫否涩，痰水停积者，因复饮酒，不至大醉大吐，故酒与痰相搏，不能消散，故令腹满不消。

恶酒候

酒者，水谷之精也，其气慓悍而有大毒。入于胃则酒胀气逆；上逆于胸，内熏于肝胆，故令肝浮胆横，而狂悖变怒，失于常性，故云恶酒也。

饮酒后诸病候

酒性有毒，而复大热，饮之过多，故毒热气渗溢经络，浸渍腑脏，而生诸病也。或烦毒壮热而似伤寒；或酒渐恶寒，有同温疟；或吐利不安；或呕逆烦闷，随脏气虚实而生病焉。病候非一，故云诸病。

服药失度候

凡合和汤药，自有限剂，至于圭、铢、分、两，不可乖违。若增加失宜，便生他疾。其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呕逆而闷乱，手足厥冷，腹痛转筋。久不以药解之，亦能致死，速治即无害。

诸饮食中毒候

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至死者，名为饮食中毒，盲人假以毒物投食里而杀人。但其病烦闷或悬痈内初如酸枣大，渐渐长大，是中毒也。急治则差。久不治，毒人腹则死。

但诊其脉，浮之无阳，微细而不可知者，中毒也。

食诸肉中毒候

凡可食之肉，无甚有毒。自死者，多因疫气所毙，其肉则有毒。若食此毒肉，便令人困闷，吐利无度，是中毒。

食牛肉中毒候

凡食牛肉有毒者，由毒蛇在草，牛食因误啖蛇则死。亦有蛇吐毒著草，牛食其草亦

死，此牛肉则有大毒。又因疫病而死者，亦有毒。食此牛肉，则令人心闷，身体痹。甚者乃吐逆下利，腹痛不可堪，因而致死者非一也。

食马肉中毒候

凡骏马及马鞍下肉，皆有毒，不可食之，食之则死。其有凡马肉则无毒。因疫病死者，肉亦有毒。此毒中人，多洞下而烦乱。

食六畜肉中毒候

六畜者，谓牛、马、猪、羊、鸡、狗也。凡此等肉本无毒，不害人。其自死及著疫死者，皆有毒。中此毒者，亦令人心烦闷而吐利无度。

食六畜百兽肝中毒候

凡禽兽六畜自死者，肝皆有毒，不可食，往往伤人。其疫死者弥甚。被其毒者，多洞利呕吐而烦闷不安。

食郁肉中毒候

郁肉毒者，谓诸生肉及熟肉内器中，密闭头，其气壅积不泄，则为郁肉，有毒。不幸而食之，乃杀人。其轻者，亦吐利烦乱不安。有脯炙之不动，得水而动，食之亦杀人。

食狗肉中毒候

凡狗肉性甚躁热，其疫死及狂死者，皆有毒，食之难消，故令人烦毒闷乱。

食猪肉中毒候

凡猪肉本无毒。其野田间，或放食杂毒物而遇死者，此肉则有毒。人食之则毒气攻脏，故令人吐利，困闷不安。

食射莨肉中毒候

射猎人多用射莨药涂箭头，以射虫鹿，伤皮则死，以其有毒故也。人获此肉，除箭处毒肉不尽，食之则被毒致死。其不死者，所误食肉处去毒箭远，毒气不深，其毒则轻。虽不死，犹能令人困闷吐利，身体痹不安。

莨药者，以生乌头捣汁，日作之是也。

食鸭肉成病候

鸭肉本无毒，不能损人。偶食触冷不消，因结聚成腹内之病。

食漏脯中毒候

凡诸肉脯，若为久故茅草屋漏所湿，则有大毒。食之三日，乃成暴瘕，不可治，亦有即杀人者。凡脯，炙之不动，得水则动，亦杀人。

食鱼鲙中毒候

凡人食鱼鲙者，皆是使生冷之物，食之甚利口，人多嗜之。食伤多，则难消化，令人心腹否满，烦乱不安。

食诸鱼中毒候

凡食诸鱼有中毒者，皆由鱼在水中，食毒虫恶草则有毒。人食之，不能消化，即令闷乱不安也。

食鲈鱼肝中毒候

此鱼肝有毒，人食之中其毒者，即面皮剥落。虽尔，不至于死。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七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血病诸候凡九论

吐血候

夫吐血者，皆由大虚损及饮酒、劳损所致也。但肺者，五脏上盖也，心肝又俱主于血。上焦有邪，则伤诸脏。脏伤血下入于胃，胃得血则闷满气逆，气逆故吐血也。

但吐血有三种：一曰内衄，二曰肺疽，三曰伤胃。内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从鼻孔出，是近心肺间津出，还流入胃内。或如豆汁，或如衄血，凝停胃里，因即满闷便吐，或去数升乃至一斗是也。肺疽者，言饮酒之后，毒满便吐，吐已后有一合二合，或半升一升是也。伤胃者，是饮食大饱之后，胃内冷，不能消化，则便烦闷，强呕吐之，所食之物与气共上冲厮，因伤损胃口，便吐血，色鲜正赤是也。

凡吐血之后，体恒惚惚，心里不闷者，辄自愈。假令烦躁，闷乱纷纷欲吐，颠倒不安，卒至不救。

寸口脉微而弱，血气俱虚，则吐血。关上脉微而芤，亦吐血。脉细沉者生，喘咳上气，脉数浮大者死。久不瘥，面色黄黑，无复血气，时寒时热，难治也。

养生方云：思虑伤心，心伤则吐衄，发则发焦也。

吐血后虚热胸中否口燥候

吐血之后，脏腑虚竭，荣卫不理，阴阳隔绝，阳虚于上，故身体虚热。胸中否而口燥。

呕血候

夫心者，主血；肝者，藏血。愁忧思虑则伤心，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肝心二脏伤，故血流散不止，气逆则呕而出血。

唾血候

唾血者，由伤损肺。肺者，为五脏上盖，易为伤损。若为热气所加则唾血。唾上如红缕者，此伤肺也；胁下痛，唾鲜血者，此伤肝。

关上脉微芤，则唾血。脉沉弱者生，牢实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伸两脚，两手指着足五指上，愈腰折不能低。若唾血，久疼，为之愈。

长伸两脚，以两手捉足五指七遍。愈腰折不能低仰，若唾血、久疼、血病。久行，身则可卷转也。

舌上出血候

心主血脉而候于舌。若心脏有热，则舌上出血如涌泉。

大便下血候

此由五脏伤损所为。脏气既伤，则风邪易入，热气在内，亦大便下血，鲜而腹痛。冷气在内，亦大便血下，其色如小豆汁，出时

疼而不甚痛。

前便后下血者，血来远；前下血后便者，血来近。远近者，言病在上焦、下焦也。令人面无血色，时寒时热。

脉浮弱，按之绝者，下血。

小便血候

心主于血，与小肠合。若心家有热，结于小肠，故小便血也。

下部脉急而弦者，风邪入于少阴，则尿血；尺脉微而芤，亦尿血。

养生方云：人食甜酪，勿食大酢，必变为尿血。

九窍四肢出血候

凡荣卫大虚，腑脏伤损，血脉空竭，因而恚怒失节，惊忿过度，暴气逆溢，致令腠理开张，血脉流散也，故九窍出血。

喘咳而上气逆，其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汗血候

肝藏血，心之液为汗。言肝心俱伤于邪，故血从肤腠而出也。

发毛病诸候凡十三论

须发秃落候

足少阳，胆之经也，其荣在须；足少阴，肾之经也，其华在发。冲任之脉，为十二经之海，谓之血海。其别络上唇口。若血盛则荣于头发，故须发美；若血气衰弱，经脉虚竭，不能荣润，故须发秃落。

养生方云：热食汗出，勿伤风，令发堕落。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欲理发，向王地。既栉发之始，而微咒曰：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为隐月，右为日根。六合清炼，百神受恩。咒华，咽唾三过。能常行之，发不落而生。

又云：当数易栉，栉之取多，不得使痛，亦可令侍者栉。取多，血液不滞，发根常牢。

令生髭候

手阳明为大肠之经。其支络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间。髭者，是血气之所生也。若手阳明之经血盛，则髭美而长，血气衰少则不生。

白发候

足少阴，肾之经也。肾主骨髓，其华在发。若血气盛，则肾气强。肾气强，则骨髓充满，故发润而黑；若血气虚，则肾气弱。肾气弱，则骨髓枯竭，故发变白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解发，东向坐。握固不息一通。举左右手导引，手掩两耳。治头风，令发不白。以手复捋头五，通脉也。

又云：清旦初起，左右手交互，从头上挽两耳，举；又引须发，即流通。

又云：坐地，直两脚，以两手指脚胫，以头至地。调脊诸椎，利发根，令长美。坐舒两脚，相去一尺，以扼脚两胫，以顶至地十二通。调身脊无患害，致精气润泽。发根长美者，令青黑柔濡滑泽，发恒不白。

又云：伏，解发东向，握固，不息一通，举手左右导引，掩两耳。令发黑不白。伏者，双膝著地，额直至地，解发，破髻，舒头，长敷在地。向东者，向长生之术。握固，两手如婴儿握，不令气出。不息，不使息出，极闷已，三嘘而长细引。一通者，一为之，令此身囊之中满其气。引之者，引此旧身内恶邪伏气，随引而出，故名导引。举左右手各一通，两掩耳，塞鼻孔三通。除白发患也。

又云：蹲踞，以两手举足五趾，低头自极，则五脏气偏至。治耳不闻，目不明。久为之，则令发白复黑。

又云：正月十日沐发，发白更黑。

又云：千过梳头，头不白。

又云：正月一日，取五香煮作汤。沐头不白。

又云：十日沐浴，头不白。

又云：十四日沐浴，令齿牢发黑。

又云：常向本命，栉发之始，叩齿九通，阴咒曰：大常散灵，五老返真。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回拘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炼，百神愈因。咽唾三过，常数行之，使人齿不痛，发牢不白。一云头脑不痛。

又云：思心气上下四布，正赤，通天地，自身大且长。令人气力增益，发白更黑，齿落再生。

令长发候

发是足少阴之经血所荣也。血气盛，则发长美；若血虚少，则发不长，须以药治之令长。

令发润泽候

足少阴之经血，外养于发。血气盛，发则光润；若虚则血不能养发，故发无润泽也。则须以药，令其润泽。

发黄候

足少阴之经血，外养于发。血气盛，发则润黑；虚竭者，不能荣发，故令发变黄。

须黄候

足少阳之经血，外荣于须。血气盛，须则美而长；若虚少不足，不能荣润于外，故令须黄。

令生眉毛候

足太阳之经，其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血气盛，则眉美有毫；血少则眉恶。又眉为风邪所伤，则眉脱。皆是血气伤损，不能荣养，故须以药生之。

火烧处发不生候

夫发之生，血气所润养也。火烧之处，疮痕致密，则血气下沉，不能荣宣腠理，故发不生。

令毛发不生候

足少阴之血气，其华在发。足太阳之血气盛，则眉美；足少阳之血气盛，则须美；足阳明之血气盛，则发美；手阳明之血气盛，则髭美；诸经血气盛，则眉、髭、须、发美泽。若虚少枯竭，则变黄、白、悴、秃；若风邪乘其经络，血气改变，则异毛恶发妄生也。则须以药敷，令不生也。

白秃候

凡人皆有九虫在腹内，值血气虚则能侵食。而蛲虫发动，最能生疮，乃成疽、癣、疯、疥之属，无所不为。言白秃者，皆由此虫所作，谓在头生疮，有虫，白痂，甚痒，其上发并秃落不生，故谓之白秃。

赤秃候

此由头疮，虫食发秃落，无白痂，有汁，皮赤而痒，故谓之赤秃。

鬼舐头候

有人风邪在于头，有偏虚处，则发秃落，肌肉枯死。或如钱大，或如指大，发不生，亦不痒，故谓之鬼舐头。

面体病诸候凡五论

蛇身候

蛇身者，谓人皮肤上如蛇皮而有鳞甲，世谓之蛇身也。此由血气否涩，不通润于皮肤故也。

面疱候

面疱者，谓面上有风热气生疱，头如米大，亦如谷大，白色者是。

养生方云：醉不可露卧，令人面发疮疱。

又云：饮酒热未解，以冷水洗面，令人面发疮，轻者楂疱。

面皯黯候

人面皮上，或有如乌麻，或如雀卵上之色是也。此由风邪客于皮肤，痰饮渍于腑脏，故生皯黯。

养生方云：饱食而坐，不行步，有所作务，不但无益，乃使人得积聚不消之病，及手足痹，面目黧皯。

酒皶候

此由饮酒，热势冲面，面遇风冷之气相搏所生，故令鼻面生楂，赤疱币币然也

鼾面候

鼾面者，云面皮上有滓如米粒者也。此由肤腠受于风邪，搏于津液，津液之气，因虚作之也。亦言因傅胡粉而皮肤虚者，粉气入腠理化生之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八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目病诸候凡三十八论

目赤痛候

凡人肝气通于目。言肝气有热，热冲于目，故令赤痛。

目胎赤候

胎赤者，是人初生，洗目不净，令秽汁浸渍于眦，使睑赤烂，至大不瘥，故云胎赤。

目风赤候

目者，肝之窍。风热在内乘肝，其气外冲于目，故见风泪出，目睑皆赤。

目赤烂眦候

此由冒触风日，风热之气伤于目，而眦睑皆赤烂，见风弥甚，世亦云风眼。

目数十年赤候

风热伤于目眦，则眦赤烂。其风热不去，故眦常赤烂，积年不瘥。

目风肿候

目为肝之外候，肝虚不足，为冷热之气所干，故气上冲于目，外复遇风冷所击，冷热相搏而令睑内结肿，或如杏核大，或如酸枣之状。肿而因风所发，故谓之风肿。

目风泪出候

目为肝之外候。若被风邪伤肝，肝气不足，故令目泪出。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踞，伸右脚，两手抱左膝头，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难屈伸拜起，去胫中痛痹，风目耳聋。

又云：踞，伸左脚，两手抱右膝，伸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展左足著外。除难屈伸拜起，去胫中疼。一本云：除风目暗、耳聋。

又云：以鼻内气，左手持鼻，除目暗泣出。鼻内气，口闭，自极七息。除两胁下积血气。

又云：端坐，伸腰，徐以鼻内气，以右手持鼻，除目暗、苦泪出。闭目吐气，鼻中息肉、耳聋亦然。能除伤寒头痛洗洗。皆当以汗出为度。

目泪出不止候

夫五脏六腑皆有津液，通于目者为泪。若脏气不足，则不能收制其液，故目自然泪出。亦不因风而出不止，本无赤痛。

目肤翳候

阴阳之气，皆上注于目。若风邪痰气乘于腑脏，腑脏之气，虚实不调，故气冲于目，久不散，变生肤翳。肤翳者，明眼睛上有物如蝇翅者即是。

目肤翳覆瞳子候

此言肝脏不足，为风热之气所干，故于目睛上生翳。翳久不散，渐渐长，侵覆瞳子。

目息肉淫肤候

息肉淫肤者，此由邪热在脏，气冲于目，热气攻于血脉，蕴积不散，结而生息肉，在于白睛肤睑之间，即谓之息肉淫肤也。

目暗不明候

夫目者，五脏六腑阴阳精气，皆上注于目。若为血气充实，则视瞻分明；血气虚竭，则风邪所侵，令目暗不明。

养生方云：恣乐伤魂，魄通于目，损于肝，则目暗。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蹲踞，以两手举足五趾，低头自极，则五脏气遍。主治耳不闻人语声、目不明。久为之，则令发白复黑。

又云：仰两足指，五息止。引腰背痹痛，偏枯，令人耳闻声。久行，眼耳诸根，无有罣碍。

又云：伸左胫，屈右膝内压之，五息止。引肺，去风虚，令人目明。依经为之，引肺中气，去风虚病，令人目明，夜中见色，与昼无异。

又云：鸡鸣以两手相摩令热，以熨目，三行，以指抑目，左右有神光。令目明，不病痛。

又云：东向坐，不息再通，以两手中指口唾之二七，相摩拭目。令人目明。以甘泉漱之，洗目，去其翳垢，令目清明。上以内气洗身中，令内睛洁。此以外洗，去其尘障。

又云：卧，引为三，以手爪项边脉五通，令人目明。卧正偃，头下却亢引三通，以两手指爪项边大脉为五通。除目暗患。久行，令人眼能见色。为久不已，通见十方，无有剂限。

目青盲候

青盲者，谓眼本无异，瞳子黑白分明，直不见物耳。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若脏虚有风邪痰饮乘之，有热则赤痛，无热但内生障，是腑脏血气不荣于睛，故外状不异，只不见物而已。是之谓青盲。

养生方云：勿塞故井及水渎，令人耳聋目盲。

又云：正月八日沐浴，除目盲。

目青盲有翳候

白黑二睛无有损伤，瞳子分明，但不见物，名为青盲。更加以风热乘之，气不外泄，蕴积于睛间，而生翳似蝇翅者，覆瞳子上，故为青盲翳也。

目茫茫候

夫目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腑脏虚损，为风邪痰热所乘，气传于肝，上冲于目，故令视瞻不分明，谓之茫茫也。凡目病若肝气不足，兼胸膈风痰劳热，则目不能远视，视物则茫茫漠漠也。若心气虚，亦令目茫茫，或恶见火光，视见蜚蝇黄黑也。

诊其左手尺中脉，沉为阴，阴实者目视茫茫。其脉浮大而缓者，此为逆，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鸡鸣欲起，先屈左手啖盐指，以指相摩，咒曰：西王母女，名曰益愈，赐我目，受之于口。即精摩形。常鸡鸣二七著唾；除目茫茫，致其精光，彻视万里，遍见四方。咽二七唾之，以热指摩目二七，令人目不瞑。

雀目候

人有昼而睛明，至暝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言其如鸟雀，暝便无所见也。

目珠管候

目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若腑脏气血调和，则目精彩明净；若风热痰饮渍于脏腑，使肝脏血气蕴积，冲发于眼，津液变生结聚，状如珠管。

目珠子脱出候

目，是脏腑阴阳之精华，宗脉之所聚，上液之道，肝之外候。凡人风热痰饮渍于脏腑，阴阳不和，肝气蕴积生热，热冲于目，使目睛疼痛。热气冲击其珠子，故令脱出。

目不能远视候

夫目不能远视者，由目为肝之外候，腑脏之精华，若劳伤腑脏，肝气不足，兼受风邪，使精华之气衰弱，故不能远视。

目涩候

目，肝之外候也，腑脏之精华，宗脉之所聚，上液之道。若悲哀内动腑脏，则液道开而泣下，其液竭者，则目涩。又风邪内乘其腑脏，外传于液道，亦令泣下而数欠，泣竭则目涩。若腑脏劳热，热气乘于肝，而冲发于目，则目热而涩也，甚则赤痛。

目眩候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华，宗脉之所聚也。筋骨血气之精，与脉并为目系。系上属于脑。若腑脏虚，风邪乘虚随目系入于脑，则令脑转而目系急，则目眴，而眩也。

目视一物为两候

目，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凡人腑脏不足，精虚而邪气乘之，则精散，故视一物为两也。

目偏视候

目，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入腑脏虚而风邪入于目，而瞳子被风所射，睛不正则偏视此患亦有从小而得之者，亦有长大方病之者，皆由目之精气虚，而受风邪所射故也。

目飞血候

目，肝之外候也。肝藏血，足厥阴也。其脉起足大趾之丛毛，入连于目系。其经脉之血气虚，而为风热所乘，故血脉生于白睛之上，谓之飞血。

目黑候

目黑者，肝虚故也。目是脏腑之精华，肝之外候，而肝藏血。腑脏虚损，血气不足，故肝虚不能荣于目，致精彩不分明，故目黑。

目晕候

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目，目为肝之外候，肝藏血，血气不足，则肝虚，致受风邪。风邪搏于精气，故精气聚生于白睛之上，绕于黑睛之际，精彩昏浊，黑白不明审，谓之目晕。

睑目候

睑目者，是风气客于睑眦之间，与血气津液相搏，使眦目痒而泪出，目眦恒湿，故谓之睑目。

目眵瞢候

目，是腑脏之精华，肝之外候。夫目上液之道，腑脏有热，气熏于肝，冲发于目眦睑，使液道热涩，滞结成眵瞢也。

睢目候

目，是腑脏血气之精华，肝之外候。然则五脏六腑之血气，皆上荣于目也，若血气虚，则肤腠开而受风。风客于睑肤之间，所以其皮缓纵。垂覆于目，则不能开。世呼为睢目，亦名侵风。

目眇候

目者，腑脏之精华，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风邪停饮在于脏腑，侵于肝气，上冲于眼，则生障翳、珠管、息肉。其经络有偏虚者，翳障则偏覆一瞳子，故偏不见物，谓之眇目。

目蜡候蜡，音即觜

蜡目者，是蝇蛆目眦成疮，故谓之蜡目。

目肥候

肥目者，白睛上生点注，或如浮萍，或如榆荚。有如胡粉色者，有作青黑色者，似羹上脂，致令目暗，世呼为肥目。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目，为肝之外候，宗脉所聚，上液之道，此由腑脏气虚，津液为邪所搏，变化而生也。

目疱疮候

目，肝之候也。五脏六腑之精华，上荣于目。腑脏有热，气乘于肝，冲发于目，热气结聚，故睛上生疱疮也。

目脓漏候

目，是肝之外候，上液之道。风热客于睑眦之间，热搏于血液，令眦内结聚，津液乘之不止，故成脓汁不尽，谓之脓漏。

目封塞候

目，肝之外候也，肝气通于目。风邪毒气客于睑肤之间，结聚成肿。肿而睑合不开，故谓之封塞。然外为风毒结肿，内则蕴积生热。若肿不即消，热势留滞，则变生肤翳、息肉、白障也。

目内有丁候

目，肝之外候也。脏腑热盛，热乘于肝，气冲于目，热气结聚，而目内变生状如丁也。

针眼候

人有眼内眦头忽结成疱，三五日间便生脓汁，世呼为偷针。此由热气客在眦间，热搏于津液所成。但其热势轻者，故止小小结聚，汁溃热歇乃瘥。

割目后除痛止血候

夫目生淫肤息肉，其根皆从目眦染渐而起。五脏六腑之精华，上注于目。目，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十二经脉，有起内眦兑眦者，风热气乘其脏腑，脏腑生热，热气熏肝，冲发于目，热搏血结，故生淫肤息肉。割之而伤经脉者，则令痛不止。血出不住，即须方药除疗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九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鼻病诸候凡十一论

鼻衄候

经云：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脾，土也；肝，木也。木本克土，今脾热，为土气翻盛，逆往乘木，是木之虚，不能制土，故受脾之移热也。肝之神为魂，而藏血，虚热则魂神不定，故惊也。凡血与气，内荣腑脏，外循经络，相随而行于身，周而复始。血性得寒则凝涩，热则流散。而气，肺之所生也，肺开窍于鼻。热乘于血，则气亦热也。血气俱热，血随气发出于鼻，为鼻衄。

诊其寸口微扎者，衄血。寸脉微，苦寒，为是衄血。

寸脉微弱，尺脉涩。弱则发热，涩为无血。其人必厥，微呕。夫厥当眩，不眩而反头痛。痛为实，下虚上实，必衄也。

肝脉大，喜为衄。脉阴阳错而浮，必衄血。脉细而数，数反在上，法当吐而不吐，其而颧上小赤，眼中白肤上自有细赤脉如发，其趣至黑瞳子上者，当衄。病人而无血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也。

衄发从春至夏，为太阳衄；从秋至冬，为阳明衄。连日不止者，其脉轻轻在肌，尺中自浮，目精鼻黄，衄必未止；若目睛了慧，知衄今止。

脉滑小弱者生，实大者死。诊人衄，其脉小滑者生，大躁者死不治也。鼻衄，脉沉细者生，浮大而牢者死。

养生方云：思虑则伤心，心伤则吐、衄血。

鼻衄不止候

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血之与气，相随而行。内荣腑脏，外循经络。腑脏有热，热乘血气，血性得热即流溢妄行，发于鼻者为鼻衄。脏虚血盛，故衄不止。

鼻大衄候

鼻衄，由气虚热故也。肝藏血。肺主气，而开窍于鼻。血之与气，相随而行。循于经络，荣于腑脏。若劳伤过度，腑脏生热，热乘血气，血性得热则流散妄行。从鼻出者，谓之衄。其云鼻大衄者，是因鼻衄而口、耳、鼻皆出血，故云鼻大衄也。

鼻久衄候

鼻衄，由热乘血气也。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劳损脏腑，血气生热，血得热则流散妄行，随气发于鼻者，名为鼻衄。脏虚不复，劳热停积，故衄经久不瘥。

鼻齆候

肺主气，其经手太阴之脉也，其气通鼻。若肺脏调和，则鼻气通利，而知香臭。若风冷伤于脏腑，而邪气乘于太阴之经，其气蕴积于鼻者，则津液壅塞，鼻气不宣调，故不知香臭，而为齆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东向坐，不息三通，手

捻鼻两孔。治鼻中患。交脚踑坐，治鼻中患，通脚痈疮，去其涕唾，令鼻道通，得闻香臭。久行不已，彻闻十方。

鼻生疮候

鼻是肺之候，肺气通于鼻。其脏有热，气冲于鼻，故生疮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踞坐，合两膝，张两足，不息五通。治鼻疮。

鼻息肉候

肺气通于鼻。肺脏为风冷所乘，则鼻气不和，津液壅塞，而为鼻龈。冷搏于血气，停结鼻内，故变生息肉。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端坐伸腰，徐徐以鼻内气，以右手捻鼻，除目暗、泪苦出。徐徐闭目吐气。鼻中息肉、耳聋，亦能除。伤寒头痛洗洗。皆当以汗出为度。

又云：东向坐，不息三通，以手捻鼻两孔。治鼻中息肉。

鼻窒塞气息不通候

肺气通于鼻。其脏为冷风所伤，故鼻气不宣利，壅塞成龈。冷气结聚，搏于血气，则生息肉。冷气盛者，则息肉生长，气息窒塞不通也。

鼻涕候

夫津液涕唾，得热即干燥，得冷则流溢，不能自收。肺气通于鼻，其脏有冷，冷随气入乘于鼻，故使津涕不能自收。

鼻痛候

肺气通于鼻。风邪随气入于鼻内，搏于血气，邪正相击，气道不宣，故鼻痛。

食诸物误落鼻内候

颃音亢颡之间，通于鼻道。气入，有食物未及下喉，或因言语，或因嚏咳而气则逆，故食物因气逆者误落鼻内。

耳病诸候凡九论

耳聋候

肾为足少阴之经而藏精，气通于耳。耳，宗脉之所聚也。若精气调和，则肾脏强盛，耳闻五音。若劳伤血气，兼受风邪，损于肾脏而精脱。精脱者，则耳聋。然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其阴阳经气有相并时，并则有脏气逆，名之为厥。厥气相搏。入于耳之脉，则令聋。

其肾病精脱耳聋者，其候颊颧色黑。手少阳之脉动，而气厥逆，而耳聋者，其候耳内烨烨焞焞也。手太阳厥而聋者，其候聋而耳内气满。

养生方云：勿塞故井及水渎，令人耳聋目盲。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坐地，交叉两脚，以两手从曲脚中入，低头叉项上。治久寒不能自温，耳不闻声。

又云：脚着项上，不息十二通。必愈大寒、不觉暖热、久顽冷患、耳聋目眩。久行即成法，法身五六，不能变。

耳风聋候

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其经脉虚，风邪乘之，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否塞不宣，故为风聋。风随气脉，行于头脑，则聋而时头痛，故谓之风聋。

劳重聋候

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

于耳。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故为劳聋。劳聋为病，因劳则甚。有时将适得所，血气平和，其聋则轻。

久聋候

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为风邪所乘，故成耳聋。劳伤甚者，血虚气极，风邪停滞，故为久聋。

耳鸣候

肾气通于耳，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劳动经血，而血气不足，宗脉则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与气相击，故为耳鸣。

诊其右手脉，寸口名曰气口以前脉。浮则为阳，手阳明大肠脉也；沉则为阴，手太阴肺脉也。阴阳俱虚者，此为血气虚损，宗脉不足，病苦耳鸣嘈嘈，眼时妄见光，此是肺与大肠俱虚也。

左手尺中名曰神门，其脉浮为阳，足太阳膀胱脉也。虚者，膀胱虚也。肾与膀胱合，病苦耳鸣，忽然不闻，时恶风。膀胱虚则三焦实也。膀胱为津液之府。若三焦实，则竞消津液。克消津液，故膀胱虚也。耳鸣不止，则变成聋。

聍耳候

耳者，宗脉之所聚，肾气之所通。足少阴，肾之经也。劳伤血气。热乘虚而入于其经，邪随则气至耳，热气聚则生脓汁，故谓之聍耳。

耳疼痛候

凡患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入于肾之经也。不治，流入肾，则卒然变脊强背直成痉也。若因痛而肿，生痈疖，脓溃邪气散，则不成痉。所以然者，足少阴为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流至耳内，与气相击，故耳中痛。耳为肾候，其气相通，肾候腰脊，主骨髓，故邪流入肾，脊强背直。

耳耵聍候

耳耵聍者，耳里津液结聚所成。人耳皆有之，轻者不能为患。若加以风热乘之，则结硬成丸核塞耳，亦令耳暴聋。

耳疮候

足少阴为肾之经，其气通于耳。其经虚，风热乘之，随脉入于耳，与血气相搏，故耳生疮。

牙齿病诸候凡二十一论

牙齿痛候

牙齿痛者，是牙齿相引痛。牙齿是骨之所终，髓之所养。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若髓气不足，阳明脉虚，不能荣于牙齿，为风冷所伤，故疼痛也。又有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皆疼痛。此则针灸不瘥，傅药虫死，乃痛止。

牙痛候

牙齿皆是骨之所终，髓气所养，而手阳明支脉入于齿。脉虚髓气不足，风冷伤之，故疼痛也。又虫食于齿，则根有孔。虫于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痛难忍。若虫痛，非针灸可瘥，傅药虫死，乃痛止。

齿痛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齿是骨之所终，髓之所养。若风冷客于经络，伤于骨髓，冷气入齿根，则齿痛。若虫食齿而痛者，齿根有孔，虫在其间，此则针灸不瘥，傅药虫死，痛乃止。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常向本命日，栉发之始，叩

齿九通，阴咒曰：太帝散灵，五老返真。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回拘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练，百疾愈因。咽唾三通。常数行之，使齿不痛，发牢不白，头脑不痛。

又云：东向坐，不息四通，琢齿二七。治齿痛病。大张口，琢齿二七，一通二七。又解，四通中间，其二七大势，以意消息。瘥病而已，不复疼痛。解病，鲜白不黧，亦不疏离。久行不已，能破金则。

又云：东向坐，不息四通，上下琢齿三十六下。治齿痛。

风齿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头面有风，阳明之脉虚，风乘虚随脉流入于齿者，则令齿有风，微肿而根浮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凡人觉脊背皆崛强，不问时节，缩咽膊肉，仰面努膊并向上，头左右两向按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气动定，然始更用。初缓后急，不得先急后缓。若无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时、日没三辰。如用，辰别三七。除寒热病，脊、腰、颈、项痛，风痹。口内生疮，牙齿风，头眩，终尽除也。

齿断肿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头面有风，风气流入阳明之脉，与断间血气相搏，故成肿。

养生方云：水银不得近牙齿，发肿，善落齿。

齿间血出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头面有风，而阳明脉虚。风挟热乘虚入齿断，搏于血，故血出也。

牙齿虫候

牙齿虫是虫食牙，又食于齿，亦令牙齿疼痛。皆牙齿根有虫孔，居其内，食牙齿尽，又度食余牙齿。

牙虫候

牙虫是虫食于牙，牙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牙疼痛。食一牙尽，又度食余牙。

齿虫候

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食一齿尽，又度食余齿。

养生方云：鸡鸣时，常叩齿三十六下。长行之，齿不蠹虫，令人齿牢。

又云：朝未起，早漱口中唾，满口乃吞之，辄琢齿二七过。使人丁壮有颜色，去虫而牢齿。

又云：人能恒服玉泉，必可丁壮妍悦，去虫牢齿。谓口中唾也。

齿龋注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足阳明脉有入于颊，遍于齿者。其经虚，风气客之，风搏齿间，与血气相乘，则断肿。热气加之，脓汁出而臭，侵食齿断，谓之龋齿。亦曰风龋。

养生方云：朝夕琢齿，齿不龋。

又云：食毕，常漱口数过。不尔，使人病龋齿。

齿蜃候

齿蜃者，是虫食齿至蜃，脓烂汁臭，如蚀之状，故谓之齿蜃。

齿挺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头面有风冷，传入其脉，令齿断间津液化为脓汁，血气虚竭，不能荣于齿，故齿根露而挺出。

齿动摇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足阳明之脉又遍于齿。齿为骨之所终，髓之所养。经脉虚，风

邪乘之，血气不能荣润，故令摇动。

齿落不生候

齿牙皆是骨之所终，髓之所养。手阳明、足阳明之脉，并入于齿。若血气充实，则骨髓强盛，其齿损落，犹能更生。若血气虚耗，风冷乘之，致令齿或龋或断落者，不能复生。

齿音离候

齿音离者，是风冷客于齿断间，令齿断落而脓出，其齿则疏，语则齿间有风过之声，世谓齿音离也。

牙齿历瓤候

牙齿皆是骨之所终，髓之所养也。手阳明、足阳明之脉，皆入于齿。风冷乘其经脉，则髓骨血损，不能荣润于牙齿，故令牙齿黯黑，谓之历瓤。

齿漏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风邪客于经脉，流滞齿根，使断肿脓汁出，愈而更发，谓之齿漏。

齿断候音楚，齿伤酢也。

齿者，骨之所终，髓之所养。髓弱骨虚，风气客之，则齿断。

拔齿损候

手阳明、足阳明之脉，并入于齿。拔齿而损脉者，则经血不止，脏虚而眩闷。

龂齿候

龂齿者，是睡眠而相磨切也。此由血气虚，风邪客于牙车筋脉之间，故因睡眠气息喘而邪动，引其筋脉，故上下齿相磨切有声，谓之龂齿。

齿黄黑候

齿者，骨之所终，髓之所养，手阳明、足阳明之脉，皆入于齿。风邪冷气，客于经络，髓虚血弱，不能荣养于骨，枯燥无润，故令齿黄黑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唇口病诸候凡十七论

口舌疮候

手少阴，心之经也，心气通于舌。足太阴，脾之经也，脾气通于口。腑脏热盛，热乘心脾，气冲于口与舌，故令口舌生疮也。

诊其脉，浮则为阳。阳数者，口生疮。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凡人常觉脊背崛强，不问时节，缩咽膊内，仰面努腰并向头上，左右两向按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气行动定，然始更用。初缓后急，不得先急后缓。若无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时、日没三辰。如用，辰别二七。除寒热病、脊腰颈项痛、风痹。口内生疮。牙齿风，头眩，终尽除也。

紧唇候

脾与胃合。胃为足阳明，其经脉起鼻，环于唇，其支脉人络于脾胃。脾胃有热，气发于唇，则唇生疮。而重被风邪寒湿之气搏于疮，则微肿湿烂，或冷或热，乍瘥乍发，积月累年谓之紧唇。亦名沸唇。

唇疮候

脾与胃合。足阳明之经，胃之脉也。其经起于鼻，环于唇，其支脉入络于脾。脾胃有热，气发于唇，则唇生疮。

唇生核候

足阳明为胃之经，其支脉环于唇，入络于脾。然脾胃为表里。有风热邪气乘之，而冲发于唇，与血气相搏，则肿结：外为风冷乘，其结肿不消，则成核。

口吻疮候

足太阴为脾之经，其气通于口。足阳明为胃之经，手阳明为大肠之经，此二经脉并侠于口。其腑脏虚，为风邪湿热所乘，气发于脉，与津液相搏，则生疮，恒湿烂有汁，世谓之肥疮。亦名燕口。

唇口面皴候

唇口面皴者，寒时触冒风冷，冷折腠理，伤其皮肤，故令皴劈。经络之气，诸阳之会，皆在于面。其脉有环唇侠于口者。若血气实者，虽劲风严寒，不能伤之；虚则腠理开而受邪，故得风冷而皴劈也。

又，冬时以暖汤洗面及向火，外假热气，动于腠理，而触风冷，亦令病皴。

兔缺候

人有生而唇缺，似兔唇，故谓之兔缺。世云：由妇人娠妊时见兔及食兔肉使然。

口臭候

口臭，由五脏六腑不调，气上胸隔。然腑脏气臊腐不同，蕴积胸膈之间，而生于热，冲发于口，故口臭也。

养生方云：空腹不用见臭尸，气入脾，舌上白黄起，口常臭也。

口舌干焦候

手少阴，心之经也，其气通于舌；足太阴，脾之经也，其气通于口。腑脏虚热，气乘心脾，津液竭燥，故令口舌干焦也。

诊其右手寸口名曰气口以前脉，沉为阴，手太阴肺之经也。其脉虚者，病苦少气不足以息，嗌干、无津液故也。又，右手关上脉，浮为阳，足阳明胃之经也。其脉虚者，病苦唇口干。又，左手关上脉，浮为阳，足少阳胆之经也。其脉实者，病苦腹中满，饮食不下，咽干。

舌肿强候

手少阴，为心之经，其气通于舌；足太阴，脾之经，其气通于口。太阴之脉起于足大指，入连舌本。心脾虚，为风热所乘，邪随脉至舌，热气留心，血气壅涩，故舌肿。舌肿脉胀急，则舌肿强。

謇吃候

人之五脏六腑，禀四时五行之气，阴阳相扶，刚柔相生。若阴阳和平，血气调适，则言语无滞，吐纳应机。若阴阳之气不和，腑脏之气不足，而生謇吃。此则禀性有关，非针药所疗治也。

若腑脏虚损，经络受邪，亦令语言謇吃。所以然者，心气通于舌，脾气通于口，脾脉连舌本。邪乘其脏，而搏于气，发言气动，邪随气而干之，邪气与正气相交，搏于口舌之间，脉则否涩，气则壅滞，亦令言謇吃，此则可治。

养生方云：愤满伤神，神通于舌，损心则謇吃。

重舌候

舌，心之候也。脾之脉起于足大指，入连于舌本。心脾有热，热气随脉冲于舌本，血脉胀起，变生如舌之状，在于舌本之下，谓之重舌。

悬痈候

悬痈，为音声之阙也。喉咙，气之所上下。五脏六腑有伏热，上冲于喉咽，热气乘于悬痈，或长或肿。

咽喉垂倒候

喉咙者，气之所上下也。五脏六腑，呼吸之道路。腑脏有风邪，热气上冲咽喉，则肿垂，故谓之垂倒。

失欠颔车蹉候

肾主欠。阴阳之气相引则欠。诸阳之筋脉，有循颔车者，欠则动于筋脉。筋脉挟有风邪，邪因欠发，其气急疾，故令失欠颔车蹉也。

数欠候

肾主欠，而肾为阴也。阴气主上，阴气主下。其阴积于下者，而阳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二气交争，而挟有风者，欠则风动，风动与气相击，故欠数。

失枕候

失枕，头项有风，在于筋脉间，因卧而气血虚者，值风发动，故失枕。

咽喉心胸病诸候凡十一论

喉痹候

喉痹者，喉里肿塞痹痛，水浆不得入也。人阴阳之气出于肺，循喉咙而上下也。风毒客于喉间，气结壅积而生热，故喉肿塞而痹痛。

脉沉者为阴，浮者为阳。若右手关上脉

阴阳俱实者，是喉痹之候也。亦令人壮热而恶寒。七八日不治，则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两手拓两颊，手不动，楼肘使急，腰内亦然，住定。放两肋头向外，肘髆腰气散尽势，大闷始起，来去七通。去喉痹。

又云：一手长舒，合掌仰；一手捉颔，挽之向外，一时极势二七。左右亦然。手不动，两向侧势，急挽之二七。去颈来急强，头风脑旋，喉痹，髆内冷注偏风。

马喉痹候

马喉痹者，谓热毒之气结于喉间，肿连颊而微壮热，烦满而数吐气，呼之为马喉痹。

喉中生谷贼不通候

谷贼者，禾里有短穗，而强涩者是也。误作米而人食之，则令喉里肿结不通，今风热气在于喉间，与血气相搏，则生肿结，如食谷贼者也，故谓之喉中生谷贼。不急治，亦能杀人。

狗咽候

喉内忽有气结塞不通，世谓之狗咽，此由风热所作，与喉痹之状相似。但俗云误吞狗毛所作。

又云：治此病者，以一团饭共狗分食便瘥，所以谓之狗咽。

咽喉疮候

咽喉者，脾胃之候也。由脾胃热，其气上冲喉咽，所以生疮。其疮或白头，或赤根，皆由挟热所致。

尸咽候

尸咽者，谓腹内尸虫，上食人喉咽生疮。其状，或痒或痛，如甘露之候。

喉咽肿痛候

喉咽者，脾胃之候，气所上下，脾胃有热，热气上冲，则喉咽肿痛，夫生肿痛者，皆挟热则为之。若风毒结于喉间，其热盛则肿塞不通，而水浆不入，便能杀人。脏气微热，其气冲喉，亦能肿痛，但不过重也。

喉痈候

六腑不和，血气不调，风邪客于喉间，为寒所折，气壅而上散，故结而成痈。凡结肿一寸为疖，二寸至五寸为痈。

咽喉不利候

腑脏冷热不调，气上下哽涩，结搏于喉间，吞吐不利，或塞或痛，故言喉咽不利。

心痹候

思虑烦多则损心，心虚故邪乘之。邪积而不去，则时害饮食，心里愊愊如满，蕴蕴而痛，是谓之心痹。

诊其脉，沉而弦者，心痹之候也。

胸痹候

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因虚而发，上冲胸间，则胸痹。胸痹之候，胸中愊愊如满，噎塞不利，习习如痒，喉里涩，唾燥。甚者，心里强否急痛，肌肉苦痹，绞急如刺，不得俯仰，胸前皮皆痛，手不能犯，胸满短气，咳唾引痛，烦闷，自汗出，或彻背膂，其脉浮而微者是也。不治，数日杀人。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以右足践左足上。除胸痹、食热呕。

四肢病诸候凡十四论

代指候

代指者，其指先肿，燋燋热痛，其色不黯，然后方缘爪甲边结脓，极者爪甲脱也。亦名代甲，亦名糟指，亦名土窟。一作灶。夫爪甲，筋之余也。由筋骨热盛，气涩不通，故肿结生脓，而爪甲脱。

手足发胝候

人手足忽然皮厚涩，而圈短如茧者，谓之胼胝。此由血气沉行，不荣其表，故皮涩厚而成胝。

手足逆胪候

手足爪甲际皮剥起，谓之逆胪。风邪入于腠理，血气不和故也。

肉刺候

脚趾间生肉如刺，谓之肉刺。肉刺者，由著靴急小，趾相揩而生也。

肉裂候

肉裂者，皮急肉坼破也。由腠理虚，风邪乘之，与血气相冲击，随所击处而肉坼裂也。

手足鞭裂候鞭，音军

鞭裂者，肌肉破也。言冬时触冒风寒，手足破，故谓之鞭裂。

尸脚候

尸脚者，脚跟坼破之名也。亦是冬时触犯寒气所以然。又言脚踏死尸所卧地，亦令脚坼破。

足趼候

趼病者，自膝以下至踝及趾，俱肿直是也。皆由血气虚弱，风邪伤之，经络否涩而成也。亦言江东诸山县人多病趼，云彼土有草名其草，人行误践触之，则令病趼。

五指筋挛不得屈伸候

筋挛不得屈伸者，是筋急挛缩，不得伸也。筋得风热则弛纵，得风冷则挛急。

四肢痛无常处候

四肢痛无常处者，手足肢节皆卒然而痛，不在一处，其痛处不肿，色亦不异。但肉里掣痛，如锥刀所刺。由体虚受于风邪，风邪随气而行，气虚之时，邪气则胜，与正气交争相击，痛随虚而生，故无常处也。

脚跟颓候

脚跟颓者，脚跟忽痛，不得著地，世呼为脚跟颓。

脚中忽有物牢如石如刀锥所刺候

言脚下有结物，牢硬如石，痛如锥刀所刺。此由肾经虚，风毒之气伤之，与血气相击，故痛而结硬不散。

土落脚趾内候

此由脚趾先有疮，而土落疮里，更令疮肿痛，亦令人憎寒壮热。

脚破候

脚破者，脚心坼开也。世谓之脚破。脚心肾脉所出，由肾气虚，风邪客于腠理，致使津液不荣，故坼破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一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瘿瘤等病诸候凡一十五论

瘿候

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亦曰饮沙水，沙随气入于脉，搏颈下而成之。初作与瘿核相似，而当颈下也。皮宽不急。垂捶捶然是也。恚气结成瘿者，但垂核捶捶，无脉也；饮沙水成瘿者，有核瘰瘰无根，浮动在皮中。

又云：有三种瘿。有血瘿，可破之；有息肉瘿，可割之；有气瘿，可具针之。

养生方云：诸山水黑土中出泉流者，不可久居。常食令人作瘿病，动气增患。

瘤候

瘤者，皮肉中忽肿起，起初如梅李大，渐长大，不痛不痒，又不结强

言留结不散，谓之为瘤。不治，乃至坻大，则不复消，不能杀人，亦慎不可辄破。

脑湿候

脑湿，谓头上忽生肉如角，谓之脑湿。言脑湿气蕴蒸，冲击所生也。

黑痣候

黑痣者，风邪搏于血气，变化所生也。夫人血气充盛，则皮肤润悦，不生疵瘕。若虚损，则黑痣变生。然黑痣者，是风邪变其血气所生也。若生而有之者，非药可治。面及体生黑点为黑痣，亦云黑子。

赤疵候

面及身体皮肉变赤，与肉色不同，或如手大，或如钱大，亦不痒痛，谓之赤疵。此亦是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也。

白癜候

白癜者，面及颈项、身体肉色变白，与肉色不同，亦不痒痛，谓之白癜。此亦是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也。

疬疡候

疬疡者，人有颈边、胸前、腋下自然斑剥，点相连，色微白而圆。亦有乌色者。亦无痛痒，谓之疬疡风。此亦是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也。

疣目候

疣目者，人手足边忽生如豆，或如结筋，或五个，或十个，相连肌里，粗强于肉，谓之疣目。此亦是风邪搏于肌肉而变生也。

鼠乳候

鼠乳者，身面忽生肉如鼠乳之状，谓之鼠乳也。此亦是风邪搏于肌肉而变生也。

多忘候

多忘者，心虚也。心主血脉而藏于神。若风邪乘于血气，使阴阳不和，时相并隔，乍虚乍实，血气相乱，致心神虚损而多忘。

养生方云：丈夫头勿北首卧，神魂不安，

多愁忘。

嗜眠候

嗜眠者，由人有肠胃大，皮肤涩者，则令分肉不开解，其气行，则于阴而迟留，其阳气不精，神明昏塞，故令嗜眠。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踑踞，交两手内并脚中入，且两手急引之。愈久痱、精气不明。交脚踑踞。凡故言踑踞，以两手从内屈脚中入，左手从右趺腕上入左足，随孔下；右手从左足腕上人右足，随孔下；出抱两脚，急把两手极引二通。愈久痱、精神不明。久行则不睡，长精明。

又云：一手拓颏，向上极势；一手向后长舒急努，四方显手掌，一时俱极势四七。左右换手皆然。拓颏手两向共头，欹侧转身二七。去臂膊风、眠睡。寻用，永吉日康。

鼾眠候

鼾眠者，眠里喉咽间有声也。入喉咙，气上下也。气血若调，虽寤痱不妨宣畅；气有不和，则冲击喉咽而作声也。其有肥人眠作声者，但肥人气血沉厚，迫隘喉间，涩而不利，亦作声。

体臭候

人有体气不和，使精液杂秽，故令身体臭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以手掩口鼻，临目微气，久许时，手中生液，速以手摩面目。常行之，使人体香。

狐臭候

人腋下臭，如葱豉之气者，亦言如狐狸之气者，故谓之狐臭。此皆血气不和，蕴积故气臭。

漏腋候

腋下常湿，仍臭生疮，谓之漏腋。此亦是气血不和，为风邪所搏，津液蕴瘀，故令湿臭。

丹毒病诸候凡一十三论

丹候

丹者，人身体忽然焮赤，如丹涂之状，故谓之丹。或发手足，或发腹上，如手掌大，皆风热恶毒所为。重者亦有疽之类。不急治，则痛不可堪。久乃坏烂，去脓血数升。若发于节间，便流之四支；毒入腹，则杀人。小儿得之最忌。

白丹候

白丹者，初发痒痛，微虚肿，如吹轸，轸起不痛，不赤而白色。由挟风冷。故使色白也。

黑丹候

黑丹者，初发亦痒痛，或㷮肿起，微黑色，由挟风冷，故色黑也。

赤丹候

赤丹者，初发轸起，大者如连钱，小者如麻豆，肉上粟如鸡冠肌理，由风毒之重，故使赤也。亦名茱萸丹。

丹轸候

丹轸者，肉色不变，又不热，但起隐轸，相连而微痒，故谓为丹轸也。

室火丹候

室火丹，初发时必在腓肠，如指大，长三二寸，皮色赤而热是也。

天灶火丹候

天灶火丹，发时必在于两股里，渐引至阴头而赤肿是也。

废灶火丹候

废灶火丹，发时必于足趺上，而皮色赤者是也。

尿灶火丹候

尿灶火丹，发于胸腹，及胁，连阴头皆赤是也。

熛火丹候

熛火丹者，发于背，亦在于臂，皮色赤是也。

疯火丹候

疯火丹者，发于髀，而散走无常处，著皮赤是也。

萤火丹候

萤火丹者，发于膊，至胁，皮赤是也。

石火丹候

石火丹者，发通身，似缬，自突如粟是也。皮色青黑。

肿病诸候凡一十七论

诸肿候

肿之生也，皆由风邪寒热毒气，客于经络，使血涩不通，壅结皆成肿也。其风邪所作者，肿无头无根，浮在皮上，如吹之状也。不赤不痛，或肿或散，不常肿。其寒气与血相搏作者，有头有根，色赤肿痛。其热毒作者，亦无正头，但急肿，久不消，热气结盛，壅则为脓。其候非一，故谓之诸肿。

风肿候

凡人忽发肿，或著四支，或在胸背，或著头项，水牛如胖大，虚肿回回，如吹之状，不痛不赤。著四支者，乃欲不遂。令人烦满短气，身体常冷。皆由冬月遇温，风入人肌里，至春复适大寒，风不得出，气壅肌间，不自觉；至夏取风凉，湿气聚不散而成肿，久不瘥，气结盛生热，乃化为脓血，并皆烂败，则杀人。

右手关上脉浮而虚者，病肿。

卒风肿候

人卒有肿，不痛不赤，移无常处而兼痒。由先无患，偶腠理虚，而逢风所作也。

风毒肿候

风毒肿者，其先赤痛飐热，肿上生㾦浆，如火灼是也。

毒肿候

毒肿之候，与风肿不殊，时令人壮热。其邪毒甚者，入腹杀人。

毒肿入腹候

此候与前毒肿不殊，但言肿热渐盛，人腹故也。毒入腹之候，先令人啬啬恶寒，心烦闷而呕逆，气急而腹满，如此者杀人。

恶核肿候

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恻恻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久不瘥，则变作瘘。

肿核候

凡肿，挟风冷则不消，而结成核也。

气肿候

气肿者，其状如痈，无头虚肿，色不变，皮上急痛，手才著，便即痛，此风邪搏于气所生也。

气痛候

人身忽然有一处痛，如打不可堪耐。亦乍走身间，发作有时。痛发则小热，痛静便如冰霜所加，故云气痛。亦由体虚受风邪所搏，遇寒气而折之，邪气不出故也。

恶脉候

恶脉者，身里忽有赤络，脉起宛宛，聚如死蚯蚓状；看如似有水在脉中，长短皆逐其络脉所生是也。由春冬受恶风，入络脉中，其血瘀结所生。久不瘥，缘脉结而成瘘。

恶肉候

恶肉者，身里忽有肉如小豆突出，细细长，乃如牛马乳，亦如鸡冠之状，不痒不痛。久不治，长不已。由春冬被恶风所伤，风入肌肉，结瘀血积而生也。

肿有脓使溃候

肿，壮热结盛，则血化为脓。若不早出脓，脓食筋烂骨，则不可治也。

肿溃后候

凡痈肿既溃讫，脓汁须及时而尽。若汁不尽，还复结肿，如初肿之候无异，即稍难治。

游肿候

游肿之候，青、黄、赤、白，无复定色，游走皮肤之间，肉上微光是也。

日游肿候

日游肿，其候与前游肿相似，但手近之微痛，如复小痒为异。世言犯触日游神之所作。

流肿候

流肿，凡有两候，有热有冷。冷肿者，其痛隐隐然沉深，著臂膊，在背上则肿起，凭凭然而急痛。若手按及针灸之即肿起是也。热肿者，四支热如火炙之状，移无常处，或如手，或如盘，著背腹是；剧则背热如火，遍身熠熠然，五心烦热，唇口干燥，如注之状。此皆风邪搏血气所生。以其移无常处，故谓流肿。

丁疮病诸候凡一十三论

丁疮候

丁疮者，风邪毒气于肌肉所生也。凡有十种：一者，疮头乌而强凹；二者，疮头白而肿实；三者，疮头如豆堊色；四者，疮头似葩红色；五者，疮头内有黑脉；六者，疮头赤红而浮虚；七者，疮头葩而黄；八者，疮头如金薄；九者，疮头如茱萸；十得，疮头如石榴子。

亦有初如风轸气，搔破青黄汁出，里有赤黑脉而小肿；亦有全不令人知，忽以衣物触及摸著则痛，若故取，便不知处；亦有肉突起如鱼眼之状，赤黑惨痛彻骨。久结皆变至烂成疮，疮下深孔，如火针穿之状。

初作时，突起如丁盖，故谓之丁疮。令人恶寒，四支强痛，兼忉忉然牵痛，一二日疮便变焦黑色，肿大光起，根硬强，全不得近，酸痛，皆其候也。在手足头面骨节间者最急，其余处则缓耐也。毒入腹，则烦闷，恍惚不佳，或如醉。甚剧者，三二日便死。

养生方云：人汗入诸食内，食之作丁疮。

雄丁疮候

雄丁疮者，大如钱孔，乌靥似灸疮，四

畔泡浆色赤，又有赤粟。乃言疮而不肿，刺之不痛，而兼热者，名为雄丁疮。

雌丁疮候

雌丁疮者，头小黄，向里靥，亦似灸疮。四畔泡浆外赤，大如钱孔而多汁。肿而不痛，疮内有十字画而兼冷者，谓之雌丁疮。

紫色火赤丁疮候

此疮色紫赤，如火之色，即谓紫色火赤丁疮也。

牛丁疮候

牛丁疮，皮色不异，但肿而头黑，挑之黄水出，四边赤似朱萸房者，名为牛丁疮。

鱼脐下疮候

此疮头黑深，破之黄水出，四畔浮浆起，狭长似鱼脐，故谓之鱼脐丁疮。

赤根丁疮候

疮形状如赤豆，或生腋下，如鸭子大者，世人不识，但见其赤，即谓之赤根丁疮。

犯丁疮候

犯丁疮，谓丁疮欲瘥，更犯触之。若大嗔，及食猪、鱼、麻子，并狐臭人气熏之，皆能触犯之，则更剧，乃甚于初。更令热燃肿，先寒后热，四支沉重，头痛心惊，呕逆烦闷，则不可治。

丁疮肿候

丁疮肿，谓此疮热气乘之，与寒毒相搏而成肿。

犯丁疮肿候

犯丁疮肿，谓疮肿欲瘥，更犯触之，疮势转剧，乃甚于初。或肿热疼掣，或心闷恍惚，或四肢沉重，或呕逆烦心。此皆犯疮之候，多杀人。

丁肿候

此犹是丁疮而带肿，燃而无根者也。

丁疮久不瘥候

疮久不瘥，谓此丁疮脓汁水止，亦平陷不满，皆由过冷所作也。

犯丁肿候

犯丁肿，谓病丁肿，而或饮食，或居处，触犯之，令肿增剧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二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痈疽病诸候上凡一十六论

痈候

痈者，由六腑不和所生也。六腑主表，气行经络而浮。若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阳不调，则六腑不和。荣卫虚者，肤理则开。寒客于经络之间，经络为寒所折，则荣卫稽留于脉。荣者，血也；卫者，气也。荣血得寒，则涩而不行。卫气从之，与寒相搏，亦壅遏不通。气者，阳也。阳气蕴积，则生于热。寒热不散，故聚积成痈。腑气浮行，主表，故痈浮浅，皮薄以泽。久则热胜于寒，热气蕴积，伤肉而败肌，故血肉腐坏，化而为脓。其患在表浮浅，则骨髓不焦枯，腑脏不伤败，故可治而愈也。

又，少苦消渴，年四十已外，多发痈疽，所以然者，体虚热而荣卫否涩故也。有膈痰而渴者，年盛必作黄疽，此由脾胃虚热故也。年衰亦发痈疽，腑脏虚热，血气否涩故也。

又，肿一寸至二寸，疖也；二寸至五寸，痈也；五寸至一尺，痈疽也；一尺至三尺者，名曰竟体痈。痈成，九窍皆出。诸气愤郁，不遂志欲者，血气畜积，多发此疾。

诊其寸口脉，外结者，痈肿，肾脉涩甚，为大痈。脉滑而数，滑即为实，数即为热，滑即为荣，数即为卫，荣卫相逢，则结为痈；热之所过，即为脓也。脉弱而数者，此为战寒，必发痈肿。脉浮而数。身体无热，其形默默者，胃中微躁，不知痛所在，此主当发痈肿。脉来细而沉，时直者，身有痈肿。若腹中有伏梁，脉肺肝俱到，即发痈疽。四支沉重，肺脉多即死。

凡痈疽脉，洪粗难治，脉微涩者易愈。诸浮数之脉，应当发热，而反洗淅恶寒，若痛处，当有痈也。此或附骨有脓也。脉弦洪相薄，外内急热，故欲发痈疽。

凡发痈肿高者，疹源浅；肿下者，疹源深。大热者，易治；小热者，难治。初便大痛，伤肌；晚乃大痛，伤骨。诸痈发于节者，不可治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四十日死也。

尻太阳脉有肿痈在足心，少阳脉，八日死；发脓血，八十日死。头阳明脉有肿痈在尻，六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股太阳有肿痈在足太阳，七十日死；发脓血，百日死。膊太阳、太阴脉有肿痈在胫，八日死；发脓血，四百日肿。足少阳脉有肿痈在胁，八日死；发脓血，六百日死。手阳明脉有肿痈在掖渊，一岁死；发脓血，二岁死。发肿牢如石，走皮中，无根，瘰疬也；久久不消，因得他热乘之，时有发者，亦为痈也。又，手心主之脉气发，有肿痈在股胫，六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又有痈在脏肠中，九日死也。

养生方云：五月勿食不成核果及桃、枣，发痈疖。不尔，发寒热，变为黄疽，又为泄利。

又云：人汗入诸食中，食之则作丁疮、痈、疖也。

痈有脓候

此由寒气搏于肌肉，折于血气，结聚乃成痈。凡痈经久，不复可消者，若按之都牢坚者，未有脓也；按之半坚半软者，有脓也。又，以手掩肿上，不热者，为无脓；若热甚者，为有脓。凡觉有脓，宜急破之。不尔，侵食筋骨也。

痈溃后候

此由寒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结聚乃成痈。丹痈破溃之后，有逆有顺。其眼白睛青黑，而眼小者，一逆也；内药而呕，二逆也；伤痛渴甚者，三逆也；膊项中不便者，四逆也；音嘶色脱者，五逆也。除此者并为顺也。此五种皆死候。

凡发痈疽，则热流入。内五脏焦燥者，渴而引饮，兼多取冷，则肠胃受冷而变下利。利则肠胃俱虚，而冷搏于胃。气逆则变呕逆，气不通。遇冷折之，则变哕也。

石痈候

石痈者，亦是寒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结聚所成。其肿结确实，至牢有根，核皮相亲，不甚热，微痛，热时自歇。此寒多热少，坚如石，故谓之石痈也。久久热气乘之，乃有脓也。

附骨痈肿候

附骨痈，亦由体盛热而当风取凉，风冷入于肌肉，与热气相搏，伏结近骨成痈。其状无头，但肿痛而阔，其皮薄泽，谓之附骨痈也。

痈虚热候

此是寒客于经络，使血气否涩，乃结肿成痈。热气壅结，则血化为脓。脓溃瘥之后，余热未尽，而血气已虚，其人喘喘卒热，惙惙虚乏，故谓之虚热。

痈烦渴候

痈由寒搏于血，血涩不通，而热归之，壅结所成。热气不得宣泄，内熏五脏，故烦躁而渴。

凡痈肿热渴引饮，冷气入肠胃，即变下痢，并变呕哕。所以然者，本内虚热，气逆，故呕；呕而气逆，外冷乘之，气不通，故哕也。

发痈咳嗽候

夫肺主气，候于皮毛。气虚腠理受寒，寒客经络，则血否涩。热气乘之，则结成痈也。肺气虚寒，寒复乘肺，感于寒则成咳嗽，故发痈而嗽也。

痈下利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壅结不通，结成痈肿。发痈而利者，由内热而引饮，取冷太过，冷入肠胃，故令下利也。下利不止，则变呕哕。所以然者，脾与胃合，俱象土，脾候身之肌肉，胃为水谷之海。脾虚，肌肉受邪；胃虚，则变下利。下利不止。则变呕哕也

发痈大小便不通候。

此由寒客于经络，寒搏于血，血涩不通，壅结成痈。脏热不泄，热入大小肠，故大小便不通。

发痈内虚心惊候

此由体虚受寒，寒客于经络，血脉否涩，热气蕴积，结聚成痈。结热不散，热气内迫于心，故心虚热，则惊不定也。

痈肿久愈汁不绝候

此由寒客于经络，则血涩不通。与寒相搏，则结成痈肿。热气乘之，则血化为脓。脓溃之后，热肿乃散。余寒不尽，肌肉未生，故

有恶液澳汁，清而色黄不绝也。

痈瘥后重发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血涩不通，壅结成痈。凡痈脓溃之后，须著排脓药令热毒脓血俱散尽。若有恶肉，亦傅药食之，则好肉得生，真气得复。若脓血未尽，犹挟余毒，疮口便合。当时虽瘥，而后终更发。

久痈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血涩不通，壅结成痈。发痈之后，热毒未尽，重有风冷乘之，冷搏于肿，蕴结不消，故经久一瘥一发，入则变成瘘也。

疽候

疽者，五脏不调所生也。五脏主里，气行经络而沉。若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阳不和，则五脏不调。荣卫虚者，腠理则开。寒客经络之间，经络为寒所折，则荣卫稽留于脉。荣者，血也；卫者，气也。荣血得寒则涩而不行，卫气从之，与寒相搏，亦壅遏不通。气者，阳也。阳气蕴积，则生于热。寒热不散，故积聚成疽。脏气沉行，主里，故疽肿深厚，其上皮强如牛领之皮。久则热胜于寒，热气淳盛，蕴结伤肉也。血肉腐坏，化而为脓，乃至伤骨烂筋，不可治而死也。

又，少苦消渴，年至四十以上，多发痈疽。所以然者，体虚热而荣卫否涩故也。又有膈痰而渴者，年盛必作黄疽，此由脾胃虚热故也。年衰亦发痈疽，脏虚，血气否涩故也。

又，肿一寸至二寸，疖也；二寸至五寸，痈也；五寸至一尺，痈疽也；一尺至三尺者，名曰竞体痈，痈成九窍。皆由诸气愤郁，不遂志欲者，血气畜积，多发此疾。

诊其脉，弦洪相薄，外急内热，欲发痈疽。脉来细而沉，时直者，身有痈肿。若腹中有伏梁，脉肺肝俱到，即发痈疽；四支沉重，肺脉多即死。凡痈疽脉，洪粗难治，脉微涩者易愈。诸浮数之脉，应当发热，而反洗淅恶寒，若痛处，当有痈也。此或附骨有脓也。

身有五部：伏菟一，脽二，背三，五脏之俞四，项五。五部有疽者死。

又，疽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作脓，泻之则已。

发于颈，名曰夭疽，其肿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掖澜。前伤任脉，内熏肝肺。熏肝肺，十余日而死矣。

阳气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铄。其色不乐，项痛而刺以针。烦心者，死不可治。

发于膺及腹，名曰疵疽。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脏。痈发四五日，炖煸之也。

发于掖下，赤坚者，名曰米疽也。坚而不溃者，为马刀也。

发于胸，名曰井疽也。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中。不治，十日死。

发于膺，名曰甘疽。其状如谷实、瓠瓜，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不治，十岁死，死后出脓。

发于股阳，名曰兑疽。其状不甚变，而脓附骨，不急治，四十日死。

发于胁，名曰改聲。改聲者，女子之病也。又云：痈发女子阴傍，名曰改聲疽。久不治，其中生息肉，如赤小豆麻黍也。

发于尻，名曰兑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四十日死。若发尻尾，名曰兑疽。若不急治，便通洞一身，十日死。

发于股阴，名曰赤弛。不急治之，六日死。在两股内者，不治，六十日当死。

发于膝，名曰疵疽。其状大，痈色不变，寒热而坚，勿石，石之则死。须其色黑柔，乃石之，生也。

发于胫，名曰兔啮疽。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发于踝，名曰走缓。色不变。数灸而止其寒热，不死。

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不急治之，百日死。

发于足傍，名曰疬疽。其状不大，初小指发，急治之。其状黑者，不可治，百日死也。

发于足趾，名曰脱疽。其状赤黑，死；不赤黑，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活也；不斩者，死矣。

赤疽发额，不泻，十余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脓赤多血，死；未有脓，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百神皆在额，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赤疽发，身肿，牢核而身热，不可以坐，不可以行，不可以屈伸。成脓，刺之即已。

赤疽发胸，可治；赤疽发髀枢，六月内可治；不治，出岁死。

赤疽发阴股，牢者死，濡者可治。

赤疽发掌中，可治。

赤疽发胫，死不可治。

白疽发膊若肘后，痒，目痛伤精，及身热多汗，五六处死。

黑疽发肿，居背大骨上，八日可刺也。过时不刺为骨疽。骨疽脓出不可止者，出碎骨，六十日死。

黑疽发掖渊，死。

黑疽发耳中，如米，此名文疽，死。

黑疽发膊，死。

黑疽发缺盆中，名曰伏痈，死。

黑疽发肘上下，不死可治。

黑疽发腓肠，死。

黑疽发膝膑，牢者死，濡者可治。

黑疽发趺上，牢者死。

仓疽发身，痒后痛。此故伤寒，气人脏，笃，发为仓疽。九日可治，九十日死。

钉疽发两膊，此起有所逐，恶血结留内外，荣卫不通，发为钉疽。三日身肿，痛甚，口噤如痉状。十一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疽起于内，上如丁盖，下有脚至骨，名钉疽也。

锋疽发背，起心俞若膊髑。二十日不泻，死。其八日可刺也。其色赤黑。脓见青者，死不治。人年一十八、二十四、四十、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神皆在膊，不可见血，见血必死。

阴疽发髀若阴股，如发，腰强，内不能自止。数饮不能多，五日牢痛。如此不治，三岁死。

刺疽发，起肺俞若肝俞，不泻，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也。发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脉疽发环项，始病，身随而热，不欲动，悁悁或不能食。此有所大畏恐怖而不精，上气嗽。其发引耳，不可以动，二十日可刺。如不刺，八十日死。

龙疽发背，起胃俞若肾俞。二十日不泻，死。九日可刺。其上赤下黑，若青黑者，死。发血脓者，不死。

首疽发背，发热八十日，大热汗头，引身尽。加嗽，身热同同如沸者，皮泽颇肿处浅刺之。不刺，入腹中，二十日死。

侠荣疽发胁，起若两肘头。二十五日不泻，死。其九日可刺。发赤白间，其脓多白而无赤，可治也。人年一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神皆在胁，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勇疽发股，起太阴若伏兔。二十五日不泻，死。其十日可刺。勇疽发，清脓赤黑，死；白者，尚可治。人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神皆在尻尾，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标叔疽，热同同，耳聋，后六十日肿如裹水状，如此可刺之。但出水后乃有血，血出即除也。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

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痨疽发足趺若足下。三十日不泻，死。其十二日可刺。痨疽发赤白脓而不大多，其上痒，赤黑，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神皆在足，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冲疽发在小腹，痛而战寒热冒，五日悄悄，六日而变，可刺之，五十日死。

脾疽发两手五指头，若足五指头，十八日不泻，死。其四日可刺。其发而黑，痈不甚赤，过节，可治也。

疥疽发掖下若臂、两掌中，振寒，热而嗌干者，饮多即呕，烦心悄悄。或卒肿者，如此可汗。不汗者死

筋疽发背，侠脊两边大筋，其色苍，八日可刺也。

陈干疽发臂，三四日痛不可动，五十日身热而赤，六十日可刺之。如刺之肺无血，三四日病已。

蚤疽发手足五指头，起节色不变，十日之内可刺也。过时不刺，后为食。痈在掖，三岁死。

养生方云：铜器盖食，汗入食，食之令人发恶疮内疽。

又云：鲫鱼脍合猪肝肺，食之发疽。

又云：乌鸡肉合鲤鱼肉食，发疽。

又云：鱼腹内有白如膏，合乌鸡肉食之，亦发疽也。

又云：鱼金鳃，食发疽也。

又云：已醉，强饱食，不幸发疽。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正倚壁，不息行气，从头至足止。愈疽。行气者，鼻内息，五入方一吐，为一通。满十二通愈。

又云：正坐倚壁，不息行气，从口辄令气至头而止。治疽痹，气不足。

疽溃后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成疽发。疽溃之后，有逆有顺。其眼白睛青黑而眼小者，一逆也；内药而呕者，二逆也；伤痛渴甚者，三逆也；膊项中不便者，四逆也；音嘶色脱者，五逆也。除此者并为顺矣。此五种皆死候。

凡发痈疽，则热流入五脏，焦燥，渴而引饮，兼多取冷，则肠胃受冷而变下利。利则肠胃俱虚，而冷搏胃气，气逆则变呕。逆气不通，遇冷折之，则哕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三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痈疽病诸候下凡二十九论

缓疽候

缓疽者，由寒气客于经络，致荣卫凝涩，气血壅结所成。其寒盛者，则肿结痛深，而回回无头尾，大者如拳，小者如桃李，冰冰与皮肉相亲著。热气少，其肿与肉相似，不甚赤，积日不溃，久乃变紫黯色，皮肉俱烂，如牛领疮，渐至通体青黯，不作头，而穿溃脓出是也。以其结肿积久，而内腐坏迟，故名缓疽。亦名肉色疽也。缓疽急者，一年杀人；缓者，数年乃死。

熛疽候

熛疽之状，肉生小黯点，小者如粟豆，大者如梅李，或赤或黑，乍青乍白，有实核，惨痛应心。或著身体。其著手指者，似代指。人不别者，呼为代指。不急治，毒逐脉上，入脏则杀人。南方人得此疾，皆截去指，恐其毒上攻脏故也。

又云：十指端忽策策痛，人心不可忍。向明望之，晃晃黄赤，或黯黯青黑，是熛疽。直截后节，十有一愈。

又云：风胗痛不可忍者，熛疽，发五脏俞，节解相应，通同熛疽也。诸是熛疽皆死。又齿间臭热，血出不止，熛疽也，七日死。治所不瘥，以灰掩覆其血，不尔著人。

又云：诸是熛疽皆死。唯痛取利，十有一活耳。此皆毒气客于经络，气血否涩，毒变所生也。

疽发口齿候

寒气客于经络，血涩不通，结而成疽。五脏之气，皆出于口。十二经脉，有入齿者，有连舌本者。荣卫之气，无处不行。虚则受邪挟毒，乘虚而入脉故也。其发口齿者，多血出不可禁，皆死。

行疽候

行疽候者，发疮小者如豆，大者如钱，往来币身。及生面上，谓之行疽。此亦寒热客于腠理，与血气相搏所生也。

风疽候

肿起，流之血脉，而挛曲疾痛，所以发疮历年，谓之风疽。此由风湿之气，客于经络，与气相搏所成也。

养生方云：大解汗，当以粉粉身。若令自干者，成风疽也。

石疽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与血气相搏，血涩结而成疽也。其寒毒偏多，则气结聚而皮厚，状如痤疖，坚如石，故谓之石疽也。

禽疽候

禽疽，发如胗者数十处。其得四日，肿合牢核痛，其状若挛，十日可刺。其初发，身战寒，齿如噤，欲痉。如是者，十五日死也。此是寒湿之气，客于肌肉所生也。

杼疽候

杼疽者，发项及两耳下。不泻，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见脓如痈者，死不可治。人年三十、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神皆在两耳下，不可见血，见血者死。此是寒湿之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之所生也。

水疽候

此由寒湿之气，客于皮肤，搏于津液，使血气否涩，湿气偏多，则发水疽。其肿状如物裹水，多发于手足，此是随肌肤虚处而发也。亦有发身体数处而壮热，遂至死。

肘疽候

肘疽，是疽发于肘，谓之肘疽。凡诸疽发节解，并皆断筋节，而发肘者，尤为重也。此亦是寒湿之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所生也。

附骨疽候

附骨疽者，由当风入骨解，风与热相搏，复遇冷湿；或秋夏露卧，为冷所折，风热伏结，壅遏附骨成疽。喜著大节解间，丈夫及产妇、女人，喜著鼠鼷、髂头、膝膝间，婴孩、嫩儿，亦著膊、肘、背脊也。其大人、老人著急者，则先觉痛，不得转动，授之应骨痛，经日便觉皮肉生急，洪洪如肥状，则是也。其小儿不知字名，抱之才近，其便啼唤，则是支节有痛处，便是其候也。大人、老人著缓者，则先觉如肥洪洪耳，经日便觉皮痛不随也。其小儿则觉四支偏有不动，不动摇者，如不随状，看支节解中，则有肥洪洪处，其名不知是附骨疽，乃至合身成脓，不溃至死，皆觉身体变青黯也。其大人、老人，皆不悟是疽，乃至于死也。亦有不别是附骨疽，呼为急贼风，其缓者谓风肿而已。

久疽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疽。凡疽发诸节及腑脏之俞，则卒急也；其久疽者，发于身体闭处，故经久积年，致脓汁不尽，则疮内生虫，而变成瘘也。

疽虚热候

此由寒搏于热，结壅血涩，乃成疽。疽脓虽溃，瘥之后，余热未尽，而血已虚。其人喁喁苦热，惙惙虚乏，故谓虚热也。

疽大小便不通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寒搏于血，血涩不通，壅结成疽。腑脏热不泄，热入大小肠，故大小便不通也。

痈发背候

夫痈发于背者，多发于诸腑俞也。六腑不和则生痈，诸腑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周于身，腑气不和，腠理虚者，经络为寒所客，寒折于血则壅不通，故结成痈，发其俞也。热气加于血，则肉血败化，故为脓。痈初结之状，肿而皮薄以泽。

又云：背上忽有赤肿而头白，摇根，入应胸里动，是痈也。

又，发背苦热，手不可得近者，内先服王不留行散，外摩发背膏大黄贴。若在背，先破无苦，良不得脓，以食肉膏、散著兑头，内痈口中。入体热气歇，服木散。五日后痈欲瘥者，服排脓内塞散。

痈发背溃后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血气，血涩不通，乃结成痈发背。痈脓出之后，眼白睛青黑而眼小，一逆也；内药而呕，二逆也；伤痛渴甚，三逆也；膊项中不仁，四逆也；音嘶色脱，五逆也。此等五逆者，皆不可治也。

或热或渴，非仓卒之急，可得渐治之也。

凡发背，则热气流入腑脏。溃之后，血气则虚。腑脏燥热，渴而引饮，饮冷入肠胃，则变下利。胃虚气逆，则变呕也。呕逆若遇冷折之，气不通则哕也。

其疮若脓汁不尽，而疮口早合，虽瘥更发，恶汁连滞，则变成瘘也。

痈发背后下利候

此是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痈。痈发后利者，由内热而引饮，取冷太过，冷入肠胃，故令下利不止，则变呕。所以然者，脾与胃合，俱象土；脾候身之肌肉，胃为水谷之海；脾虚则肌肉受邪，胃虚则变下利。下利不止，气逆，故变呕；呕而遇冷折，气逆不通，则哕也。

痈发背渴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痈也。痈发背，五脏热盛虚燥，故渴。而冷饮入肠胃，则变利也。

痈发背兼嗽候

肺主气，候于皮毛。气虚腠理受寒，客于经络，则血否涩，热气乘之，则成痈也。肺气虚，其寒复乘肺，肺感于寒，则成咳嗽，故发痈而兼嗽也。

痈发背大便不通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血气否涩，则生热，蕴结成痈。气壅在脏腑，热入肠胃，故令大便不通也。

痈发背恶肉不尽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痈发背。脓溃之后，外有风气搏之，变生恶肉，壅塞于疮者，则毒气内侵，须傅药以食之。

疽发背候

疽发背者，多发于诸脏俞也。五脏不调则发疽。五脏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周于身；腑脏不调，腠理虚者，经脉为寒所客，寒折于血，血壅不通，故乃结成疽，而发脏俞也。热气施于血，则肉血败腐为脓也。疽初结之状，皮强如牛领之皮是也。疽重于痈，发者多死。又发起肺俞若肝俞，不泻，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也。发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蜂疽发背，起心俞若膍胲，二十日不泻即死。其八日可刺也。其色赤黑，脓见青者，死不治。人年六岁、十八、二十四、四十、五十六、六十七、八十二、九十八，神皆在膍，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疽发背溃后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疽发背。疽脓出之后，眼白睛青黑而眼小，一逆也；内药而呕，二逆也；伤痛渴甚，三逆也；膍项中不便，四逆也；音嘶色脖，五逆也。皆不可治。其余或热渴，或刺痛，非仓卒之急也，可得渐治。

风发背，则热气流入腑脏。脓溃之后，血气则虚。腑脏积热，渴而引饮，饮冷入于肠胃，则变下利。胃虚气逆，则变呕也。呕逆若遇冷折之，气不通即哕也。

其疮若脓汁不尽，而疮口早合，虽瘥更发，恶汁连滞，则变成瘘也。

疽发背热渴候

此由寒气客于经络，折于气血，血涩不通，乃结成疽。疽发背，则腑脏皆热。热则脏燥，故渴也。而冷饮入肠胃，则变利也。

肠痈候

肠痈者，由寒温不适，喜怒无度，使邪气与荣卫相干，在于肠内，遇热加之，血气蕴积，结聚成痈。热积不散，血肉腐坏，化而为脓。其病之状，小腹重而微强，抑之即痛，小便数似淋，时时汗出。复恶寒，其身皮皆甲错，腹皮急，如肿状。诊其脉，洪数者，已有脓也；其脉迟紧者，未有脓也。甚者腹胀大，转侧闻水声；或绕脐生疮，穿而脓出；或脓自脐中出；或大便去脓血，惟宜急治之。

又云：大便脓血，似赤白下，而实非者，是肠痈也。卒得肠痈而不晓，治之错者，杀人。

寸脉滑而数，滑则为实，数则为热；滑则为荣，数则为卫；卫下降，荣上升；遇热荣卫相干，血为浊败；小腹否坚，小便或难，汗出，或复恶寒，脓为已成。设脉迟紧，聚为瘀血，血下则愈，脓成引日。

又，诸浮数脉，当发热。而反洗淅恶寒，若有痛处者，当积有脓。脉滑涩者，小肠痈出血者也。

养生方云：六畜卒疫死，及夏病者，脑不中食，喜生肠痈也。

内痈候

内痈者，由饮食不节，冷热不调，寒气客于内，或在胸膈，或在肠胃。寒折于血，血气留止，与寒相搏，壅结不散，热气乘之，则化为脓，故曰内痈也。

胸内痛，少气而发热，以手按左眼，而其右眼见光者，胸内结痈也；若不见光，瘭疽内；若吐脓血者，不可治也。急以灰掩其脓血，不尔者著人。肠内有结痛，或在胁下，或在脐左近，结成块而壮热，必作痈脓。

诊其脉数，而身无热者，内有痈也。

养生方云：四月勿食螺鸡肉，作内痈，在胸掖下，出瘘孔。

肺痈候

肺痈者，由风寒伤于肺，其气结聚所成也。肺主气，候皮毛。劳伤血气，腠理则开，而受风寒。其气虚者，寒乘虚伤肺，寒搏于血，蕴结成痈；热又加之，积热不散，血败为脓。

肺处胸间，初肺伤于寒，则微嗽。肺痈之状，其人咳，胸内满，隐隐痛而战寒。诊其肺部脉紧，为肺痈。

又，肺痈喘而胸满。

又，寸口脉数而实，咽干，口内辟辟燥，不渴，时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粳米粥者，难治也。

又，肺痈有脓而呕者，不须治其呕，脓止自愈。

又，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出；热过于荣，吸而不入。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而唾浊沫，时时战寒。热之所过，血为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又，欲知有脓者，其脉紧数，脓为未成；其脉紧去但数，脓为已成。

又，肺病身当有热，咳嗽短气，唾出脓血，其脉当短涩，而反浮大；其色当白，而反赤者，此是火之克金，大逆不治也。

脏病候

脏病者，由劳役，肢体热盛，自取风冷，而为凉湿所折，人于肌肉筋脉，结聚所成也。其状，赤脉起，如编绳，急痛壮热。其发于脚者，患从鼠鼷起，至踝。赤如编绳，故谓脏病也。发于臂者，从掖下起，至手也。可即治取，消其溃，去脓则筋挛也。其著脚，若置不治，不消复不溃，其热歇，气不散，变作瘭。脉缓涩相搏，肿脏已成脓也。

瘰疬候

瘰疬者，由风湿冷气搏于血，结聚所生也。人运役劳动，则阳气发泄，因而汗出。遇风冷湿气搏于经络，经络之血，得冷所折，则结涩不通，而生瘰疬，肿结如梅李也。

又云：肿一寸、二寸，疬也。其不消而溃者，即宜熟捻去脓，至清血出。若脓汁未尽，其疮合者，则更发。其著耳下、颔、颈、掖下，若脓汁不尽，多变成瘘也。

养生方云：人汗入诸食中，食之作痈疬。

又云：五月，勿食不成核果及桃、枣，发痈疬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四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瘿病诸候　凡三十五论

诸瘿候

诸瘿者，谓瘿病初发之由不同，至于瘿成，形状亦异，有以一方而治之者，故名诸瘿，非是诸病共成一瘿也。而方说九瘿者，是狼瘿、鼠瘿、蝼蛄瘿、蜂瘿、蚍蜉瘿、蛴螬瘿、浮疽瘿、瘰疬瘿、转脉瘿。此颈之九瘿也。

狼瘿者，年少之时，不自谨慎或大怒，气上不下之所生也。始发之时，在于颈项，有根，出缺盆，上转连耳本。其根在肝。

鼠瘿者，饮食之时不择，虫蛆毒变化所生也。使人寒热。其根在胃。

蝼蛄瘿者，食果蓏子，不避有虫，即便啖之，外绝于纲，内绝于肠，有毒不去，变化所生也。始发之时，在于颈上，状如蜗形，瘿胗而出也。其根在大肠。

蜂瘿者，食饮劳倦，渴乏多饮流水，即得蜂毒不去，变化所生也。始发之时，其根在颈，历历三四处，俱肿，以溃生疮，状如痈形，瘥而复移。其根在脾。

蚍蜉瘿者，因寒，腹中胪胀，所得寒毒不去，变化所生也。始发之时，在于颈项，使人壮热若伤寒，有似疥癣，娄娄孔出。其根在肺。

蛴螬瘿者，恐惧、愁忧、思虑，哭泣不止，余毒变化所生也。始发之时，在其颈项，无头尾，如枣核，或移动皮中，使人寒热心满。其根在心。

浮疽瘿者，因恚结驰思，往反变化所生也。始发之时，在于颈，亦在掖下，如两指，无头尾，使人寒热，欲呕吐。其根在胆。

瘰疬瘿者，因强力入水，坐湿地，或新沐浴，汗入头中，流在颈上之所生也。始发之时，在其颈项，恒有脓，使人寒热。其根在肾。

转脉瘿者，因饮酒大醉，夜卧不安，惊，欲呕，转侧失枕之所生也。始发之时，在其颈项，濯濯脉转，身如振，使人寒热。其根在小肠。

复有三十六种瘿，方不可次第显其名；而有蜣螂、蚯蚓等诸瘿，非九瘿之名，此即应是三十六种瘿之数也。但瘿病之生，或因寒暑不调，故血气壅结所作；或由饮食乖节，狼鼠之精，入于腑脏，毒流经脉，变化而生。皆能使血脉结聚，寒热相交，久则成脓而溃漏也。其生身体皮肉者，亦有始结肿，与石痈相似。所可异者，其肿之中，按之累累有数脉，喜发于颈边，或两边俱起，便是瘿证也。亦发两掖下，及两颞颥间。初作喜不痛不热，若失时不治，即生寒热。

所发之处，而有轻重。重者有两种：一则发口上腭，有结核，大小无定，或如桃李大，此虫之窠窟，止在其中。二则发口之下，无有结核，而穿溃成疮。又，蛊毒之居，或腑脏无定，故瘿发身体，亦有数处，其相应通者多死。其瘿形状，起发之由，今辨于后章。

养生方云：六月勿食自落地五果，经宿

蚍蜉、蝼蛄、蜣螂游上，喜为九瘘。

又云：十二月勿食狗、鼠残肉，生疮及瘘，出颈项及口里，或生咽内。

鼠瘘候

鼠瘘者，由饮食不择，蛊蛆毒变化，入于腑脏，出于脉，稽留脉内而不去，使入寒热。其根在肺。出于颈掖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决其生死者，反其日视之：其中有赤脉，从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赤脉而不下贯瞳子，可治也。

养生方云：正月勿食鼠残食，作鼠瘘，发于颈项；或毒入腹，下血不止；或口生疮，如有虫食。

蜂瘘候

蜂瘘者，由饮食劳倦，渴乏多饮流水，即得蜂毒，流入于脏。其根在脾。出发于颈项，历历三四处，或累累四五处蜂台，或发胸前俱肿，以溃生疮，状如痈形，瘥而复移。

蚁瘘候

蚁瘘者，由饮食有蚁精气，毒入于五脏，流出经络，多著颈项，戢戢然小肿核细，乃遍身体。

蚍蜉瘘候

蚍蜉瘘者，由饮食内有蚍蜉毒气，入于脏，流于经脉，使身寒似伤寒，腹虚胪胀。其根在肺。发于颈项，如疥癣，娄娄孔出。初生痒，搔之生痕。不治，一百日生治蚍蜉瘘。

蝇瘘候

此由饮食内有蝇窠子，因误食之，入于肠胃，流注入血脉，变化生瘘，发于颈下。初生痒，币币如蝇窠于状，使人寒热。久，其中化生蝇也。

蝼蛄瘘候

蝼蛄瘘者，由食果蓏子，不避有虫，即便啖之，有虫毒气入于腹内，外发于颈。其根在大肠。初生之时，其状如风矢，亦如蜗形，瘾胗而痒，搔之则引大如四寸，更其中生孔道，乃有数十；中生蝼蛄，亦有十数。不治，二年杀人。

蛴螬瘘候

此由恐惧、愁忧、思虚、哭泣不止，余毒变化所生。内动于脏，外发颈项。其根在心。又方，根在膀胱。初生之时无头尾，肿如枣核，或移动皮内，使人寒热心满，状似蜂瘘而深坎，蜂瘘则高而圆。蛴螬瘘，方五寸，作坑，边有唇畔而痒，搔之则引大如六寸，更疼痛，日夜令人呻号。三年生孔道，有十数；中生蛴螬，有百数，不治，五年杀人。

雕鸟鹤瘘候

雕鸟鹤瘘者，初肿如覆手，疼痛。一年生孔道数十处，黄水出；二年化生鹤、水鸟首而生口嘴是也。

尸瘘候

人皆有五尸，在人腹内发动，令心腹胀，气息喘急，冲击心胸，攻刺胁肋，因而寒热。颈掖之下结瘰疬，脓溃成瘘，时还冲击，则腹内胀痛，腰脊挛急是也。

风瘘候

此由风邪在经脉，经脉结聚所成。或诸疮得风，不即瘥，变作其疮。得风者，是由疮遇冷，脓汁不尽乃成也。其风在经脉者，初生之时，其状如肿，有似覆手，搔之则皮脱，赤汁出。乍肿乍减，渐渐生根结实，且附骨间，不知首尾，即溃成瘘。若至五十日不消不溃，变成石肿，名为石痈。久久不治，令

寒热，恶气入腹，绝闷刺心，及咽项悉皆肿。经一年不治者，死。

鞭瘘候

肿痛初生痈，如大桃状，亦如瘤。脓溃为疮，不治成石瘘，化生鞭，作窍傍行，世呼为石鞭瘘。

蜣螂瘘候

此由饮食居处有蜣螂毒气，入于脏腑，流于经脉所生也。初生之时，其状如鼠乳，直下肿如覆手而痒，搔之疼痹，至百日，有十八窍，深三寸；中生蜣螂，乃有一百数。蜣螂成尾，自覆刺人，大如盂升。至三年杀人。

骨疽瘘候

骨疽瘘者，或寒热之气搏经脉所成，或虫蛆之气，因饮食入入腑脏所生。以其脓渍，侵食于骨，故名骨疽瘘也。初肿后乃破，破而还合，边傍更生。如是或六七度，中有脓血，至日西痛发，如有针刺。

蚯蚓瘘候

蚯蚓瘘者，由居处饮食有蚯蚓之气，或饮食入腹内，流于经脉所生。其根在大肠。其状肿核溃漏。

花瘘候

花瘘者，风湿客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因面成疮。风湿气多，其肉突出，外如花开之状，世谓之反花疮。不瘥，生虫成瘘，故谓之花瘘也。

蝎瘘候

此由饮食居处有蝎虫毒气，入子腑脏，流于经脉。或生掖下，或生颈边，肿起如蝎虫之形，寒热而溃成瘘。久则疮里生细蝎虫也。

蚝瘘候

蚝瘘者，由饮食居处有蚝虫毒气，入于腑脏，流于经脉，变化而生。著面颊边即脱肉结肿，初如蚝虫之窠，后溃成瘘，而蚝生是也。

脑瘘候

脑瘘者，头颈，逐气上下疼痛，而后脑瘘。

痈瘘候

痈瘘者，是痈溃疮后久不瘥，脓汁不尽，因变生虫成瘘，故为痈瘘也。

槲瘘候

槲瘘者，其疮横阔作头，状如杏子形，亦似瘰疬，出血是也。

虫瘘候

诸瘘皆有虫，而此独以虫为名者，是诸疮初本无虫，经久不瘥，而变生虫，故以为名也。

石瘘候

石瘘之状，初起两头如梅李核，坚实，按之强如石而寒热，热后溃成瘘是也。

蛙瘘候

此由饮食居处有蛙之毒气，入于腑脏，流于经脉而成瘘。因服药，随小便出物，状似蛙形是也。

虾蟆瘘候

此由饮食有虾蟆之毒气，入腑脏，流于经脉，结肿寒热，因溃成瘘。服药，有物随小便出，如虾蟆之状，故谓之虾蟆瘘也。

蛇瘘候

蛇瘘者，由居处饮食有蛇毒气，入于腑脏，流于经脉，寒热结肿，出处无定，因溃成瘘。服药，有物随小便出，如蛇形状，谓之蛇瘘。

蝼蛄瘘候

蝼蛄瘘者，由居处饮食有蝼蛄毒气，入于腑脏，流于经脉所生。初得之时，如枣核许，庆契。或满百日，或满周年，走不定一处，成窍而脓汁溃瘘也，故谓之蝼蛄瘘。

赤白瘘候

人有患疮，色赤白分明，因而成瘘，谓之赤白瘘。

内瘘候

人有发疮，色黑有结，内有脓，久乃积生，侵食筋骨，谓之内瘘。

雀瘘候

此由居处饮食有雀毒气，入于脏，流于脉，发无定处，肿，因溃成瘘。服药，有物随小便出，状如雀卵，故谓之雀瘘。

脓瘘候

诸瘘皆有脓汁。此瘘独以脓为名者，是诸疮久不瘥，成瘘，而重为热毒气停积生脓，常不绝，故谓之脓瘘也。

冷瘘候

冷瘘者，亦是谓疮得风冷，久不瘥，因成疮，脓汁不绝，故为冷瘘也。

久瘘候

久瘘者，是诸瘘连滞，经久不瘥，或暂瘥复发，或移易三两处，更相应通，故为久瘘也。

瘰疬瘘候

此由风邪毒气客于肌肉，随虚处而停，结为瘰疬。或如梅、李、枣核等大小，两三相连，在皮间，而时发寒热是也。久则变脓，溃成瘘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踞踞，以两手从曲脚入，据地，曲脚加其上，举尻。其可用行气。愈瘰疬、乳痈。

痿瘘候

瘘病之状，阴核肿大，有时小歇，歇时终大于常。劳冷阴雨便发，发则胀大，使人腰背牵急，身体恶寒，骨节沉重。此病由于损肾也。足少阴之经，肾之脉也，其气下通于阴；阴，宗脉之所聚，积阴之气也。劳伤举重，伤于少阴之经，其气不卫于阴，气胀不通，故成痿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生方导引法云：正偃卧，直两手、两足，念月所在，令赤如油囊丹。除痿，少腹重不便。腹中热，但口内气，息出之，数十，不须小咽气。即肠中不热者，七息已温热，咽之十数。

痔病诸候凡六论

诸痔候

诸痔者，谓牡痔、牝痔、脉痔、肠痔、血痔也。其形证各条如后章。又有酒痔，肛边生疮，亦有血出。又有气痔，大便难而血出，肛亦出外，良久不肯入。

诸痔皆由伤风，房室不慎，醉饱合阴阳，致劳扰血气，而经脉流溢，渗漏肠间，冲发下部。有一方而治之者，名为诸痔，非为诸病共成一痔。痔久不瘥，变为瘘也。

养生方云：忍大便不出，久作气痔。其

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一足踏地，一足屈膝，两手抱犊鼻下，急挽向身，极势，左右换易四七。去痔、五劳、三里气不下。

又云：踞坐，合两膝，张两足，不息两通。治五痔。

又云：两手抱足，头不动，足向口受气，众节气散，来去三七。欲得捉左右侧身，各急挽，腰不动，去四肢、腰上下髓内冷、血冷、筋急闷、痔。

又云：两足相踏，向阴端急蹙，将两手捧膝头，两向极势，捧之，二七竟；身侧两向取势，二七；前后努腰七。去心劳、痔病。

牡痔候

肛边生鼠乳，出在外者，时时出脓血者是也。

牝痔候

肛边肿，生疮而出血者，牝痔也。

脉痔候

肛边生疮，痒而复痛，出血者，脉痔也。

肠痔候

肛边肿核痛，发寒热而血出者，肠痔也。

血痔候

因便而清血随出者，血痔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五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曹赤电炳章圈点

疮病诸候凡六十五论

头面身体诸疮候

夫内热外虚，为风湿所乘，则生疮。所以然者，肺主气，候于皮毛；脾主肌肉。气虚则肤腠开，为风湿所乘；内热则脾气温，脾气温则肌肉生热也。湿热相搏，故头面身体皆生疮。其疮初如疱，须臾生汁。热盛者，则变为脓。随瘥随发。

头面身体诸久疮候

诸久疮者，内热外虚，为风湿所乘，则头面身体生疮。其脏内热实气盛，热结肌肉，其热留滞不歇，故疮经久不瘥。

诸恶疮候

诸疮生身体，皆是体虚受风热，风热与血气相搏，故发疮。若风热挟湿毒之气者，则疮痒痛脓肿，而疮多汁，身体壮热，谓之恶疮也。

养生方云：铜器盖食，汗入食，发恶疮、内疽也。

又云：醉而交接，或致恶疮。

又云：饮酒热未解，以冷水洗面，令恶疮，轻者皴疱。

又云：五月五日，取枣叶三升，井华水捣取汁，浴，永不生恶疮。

又云：井华水和粉洗足，不病恶疮。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龙行气，叩头下视，不息十二通。愈风疥、恶疮，热不能入。

又云：五月一日、八月三日、九月九日、十月七日、十一月四日、十二月十三日，沐浴，除恶疮。

久恶疮候

夫体虚受风热湿毒之气，则生疮。痒痛脓肿多汁，壮热，谓之恶疮。而湿毒气盛，体外虚内热，其疮渐增，经久不瘥，为久恶疮。

病疮候

病疮者，由肤腠虚，风湿之气，折于血气，结聚所生。多著手足间，递相对，如新生茱萸于，痛痒，抓搔成疮，黄汁出，浸淫生长，拆裂，时瘥时剧，变化生虫，故名病疮。

燥病疮候

肤腠虚，风湿搏于血气，则生病疮。若湿气少，风气多者，其病则干燥；但痒，搔之白屑出，干枯拆痛。此虫毒气浅在皮肤，故名燥病疮也。

湿病疮候

肤腠虚，风湿搏于血气，生病疮。若风气少，湿气多，其疮痛痒，搔之汁出，常濡湿者，此虫毒气深，在于肌肉内故也。

久病疮候

病疮积久不瘥者，由肤腠虚，则风湿之

气停滞，虫在肌肉之间，则生长，常痒痛，故经久不瘥。

癣候

癣病之状，皮肉隐胗如钱文，渐渐增长，或圆或斜，痒痛，有匡郭，里生虫，搔之有汁。此由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则血气否涩，发此疾也。

按九虫论云：蛲虫在人肠内，变化多端，发动亦能为癣，而癣内实有虫也。

养生方云：夏勿露面卧，露下堕面，皮厚，及喜成癣。

干癣候

干癣，但有匡郭，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是也。皆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若其风毒气多，湿气少，故风沉入深，故无汁，为干癣也。其中亦生虫。

湿癣候

湿癣者，亦有匡郭，如虫行，浸淫，赤，湿痒，搔之多汁成疮，是其风毒气浅，湿多风少，故为湿癣也。其中亦有虫。

风癣候

风癣，是恶风冷气客于皮，折于血气所生。亦作圆文匡郭，但抓搔顽痹，不知痛痒。其中亦有虫。

白癣候

白癣之状，白色，硿硿然而痒。此亦是腠理虚受风，风与气并，血涩而不能荣肌肉故也。

牛癣候

俗云：以盆器盛水饮牛，用其余水洗手、面，即生癣，名牛癣。其状皮厚，抓之硬强而痒是也。其里亦生虫。

圆癣候

圆癣之状，作圆文隐起，四畔赤，亦痒痛是也。其里亦生虫。

狗癣候

俗云：狗舐之水，用洗手、面，即生癣。其状微白，点缀相连，亦微痒是也。其里亦生虫。

雀眼癣候

雀眼癣，亦是风湿所生。其文细似雀眼，故谓之雀眼癣。搔之亦痒，中亦生虫。

刀癣候

俗云：以磨刀水用洗手、面，而生癣，名为刀癣。其形无匡郭，纵斜无定是也。中亦生虫。

久癣候

久癣，是诸癣有虫，而经久不瘥者也。癣病之状，皮内隐胗如钱文，渐渐增长，或圆或斜，痒痛，有匡郭，搔之有汁。又有干癣，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又有湿癣，如虫行，浸淫，赤，湿痒，搔之多汁。又有风癣，搔抓顽痹，不知痛痒。又有牛癣，因饮牛余水得之，其状皮厚，抓之硬强。又有圆癣，作圆文隐起，四面赤。又有狗癣，因以狗舐余水洗手、面得之，其状微白，点缀相连，亦微痒。又有雀眼癣，作细文似雀眼，搔之亦痒痛。又有刀癣，因以磨刀水洗手、面得之，其状无匡郭，纵邪无定。如此之癣，初得或因风湿客于肌肤，折于血气所生；或因用牛、狗所饮余水洗手、面得之。至其病成，皆有虫侵食。转深，连滞不瘥，故成久癣。

疥候

疥者，有数种。有大疥，有马疥，有水疥，有干疥，有湿疥。多生手足，乃至遍体。

大疥者，作疮，有脓汁，燃赤痒痛是也。马疥者，皮内隐嶙起，作根墟，搔之不知痛。此二者则重。水疥者，痦瘰如小瘰浆，摘破有水出。此一种小轻。干疥者，但痒，搔之皮起，作干痂。湿疥者，小疮，皮薄，常有汁出。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病虫。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

按九虫论云：蛲虫多所，变化多端，或作病、疥、痔、瘘，无所不为。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龙行气，叩头下视，不息十二通。愈风疥、恶疮，热不能入。

干疥候

干疥但痒，搔之皮起，作干痂。此风热气深，在肌肉间故也。

湿疥候

湿疥起小疮，皮薄，常有水汁出。此风热气浅，在皮肤间故也。

热疮候

诸阳气在表，阳气盛则表热。因运动劳役，腠理则虚而开，为风邪所客，气热相搏，留于皮肤则生疮。初作瘰浆，黄汁出；风多则痒，热多则痛；血气乘之，则多脓血，故名热疮也。

冷疮候

凡身体发疮，皆是风热所为。然血虚者，亦伤于邪。若重触风寒，则冷气入于疮，令血涩不行，其疮则顽，令不知痛痒，亦经久难瘥，名为冷疮。

疽疮候

此疽疮，是痈之类也，非痈疽之疽。世云痈疽，即是此也。多发于指节脚胫间，相对生，市市作细孔，如针头，其里有虫，痒痛，搔之黄汁出，随瘥随发。皆是风邪客于皮肤，血气之所变生。亦有因诸浅疮经久不瘥、痒痛抓搔之，或衣揩拂之，其疮则经久不瘥，而变作疽疮者。里皆有细虫。

甲疽候

甲疽之状，疮皮厚，甲错剥起是也。其疮亦痒痛，常欲抓搔之，汁出。其初皆是风邪折于血气所生，而里亦有虫。

查疽候

查疽之状，隐胗赤起，如今查树子形是也。亦是风邪客于皮肤，血气之所变生也。其疮内有虫，亦痒痛，时燃肿汁出。

顽疽候

此由风湿客于皮肤，血气所变，隐胗生疮，痒而不痛，故名顽疽。

枨疽候

枨疽，是诸杂疮带风湿，苦痒，数以手抓搔枨触，便侵食，阔，久不瘥，乃变生虫，故名枨疽。

月食疮候

月食疮，生于两耳及鼻面间，并下部诸孔窍侧，侵食乃至筋骨。月初则疮盛，月末则疮衰。以其随月生，因名之为月食疮也。

又，小儿耳下生疮，亦名月食。世云：小儿见月，以手指指之，则令病此疮也。其生诸孔窍，有虫，久不瘥，则变成瘘也。

天上病候

天上病者，人神采昏塞，身体沉重，下部生疮，上食五脏，甚者至死。世人隐避其名，故云天上病也。此是腑脏虚，肠胃之间虫动，侵食人五脏故也。

甜疮候

甜疮生面上，不痒不痛，常有肥汁出。汁

所溜处，随即成疮。亦生身上。小儿多患之。亦是风湿搏于血气所生。以其不痒不痛，故名甜疮。

浸淫疮候

浸淫疮，是心家有风热，发于肌肤。初生甚小，先痒后痛而成疮，汁出，侵溃肌肉；浸淫渐阔，乃遍体。其疮若从口出，流散四肢，则轻；若从四肢生，然后入口者，则重。以其渐渐增长，因名浸淫也。

反花疮候

反花疮者，由风毒相搏所为。初生如饭粒，其头破则血出，便生恶肉，渐大有根，脓汁出。肉反散如花状，因名反花疮。凡诸恶疮，久不瘥者，亦恶肉反出，如反花形。

疮建候

人身上患诸疮，热气盛者，肿痛，附畔别结聚，状如瘰疬者，名为疮建，亦名疮根也。

王烂疮候王，音旺。

王烂疮者，由腑脏实热，皮肤虚，而受风湿。与热相搏，故初起作瘰浆，渐渐王烂，汁流浸渍，故名王烂疮也。亦名王灼疮。其初作瘰浆，如汤火所灼也。又名洪烛疮。初生如沸汤洒，作瘰浆，赤烂如火烛，故名洪烛也。

白头疮候

白头疮者，由体虚带风热，遍身生疮，疮似大疥，痒，渐白头而有脓，四边赤，疼痛是也。

无名疮候

此疮非痈非疽，非癣非疥，状如恶疮，或瘥或剧，人不能名，故名无名疮也。此亦是风热搏于血气所生也。

猪灰疮候

猪灰疮者，坐处生疮，赤黑有窍，深如大豆许，四边青，中央坏作臼陷，而不甚痛，状如猪灰，因以为名。此亦是风热搏于血气所生也。

不痛疮候

诸疮久不瘥，触风冷，有恶肉，则搔、针、灸不觉痛，因以不痛为名。

雁疮候

雁疮者，其状生于体上，如湿癣、疡疡，多著四支，乃遍身。其疮大而热，疼痛。得此疮者，常在春秋二月、八月。雁来时则发，雁去时便瘥，故以为名。亦云：雁过荆汉之域，多有此病。

蜂窠疮候

其疮如疽、瘘之类，有小孔，象于蜂窠，因以为名。此亦风湿搏于血气之所生也。

断咽疮候

此疮绕颈而生，皮伤赤，若匝颈，则害人。此亦是风湿搏于血气之所生也。

毒疮候

此由风气相搏，变成热毒，而生疮于指节，或指头。初似疥，甚痒，经宿乃紫黑也。

瓠毒疮候

俗云：人有用瓠花上露水以洗水，遇毒即作疮，因以名之。

晦疮候

其疮生，皆两两相对，头戴白脓。俗云：人有误小便故灶处，即生此疮。小儿多患也。

集疮候

此疮十数个集生一处，因以为名。亦是皮肤偏有虚处，风湿搏于血气变生。

屋食疮候

方云：犯屋示所为，未详其形状。

乌啄疮候

乌啄疮，四畔起，中央空是也。此亦是风湿搏于血气之所变生。以其如乌鸟所啄，因以名之也。

摄领疮候

摄领疮，如癣之类，生于颈上，痒痛，衣领拂着即剧。云是衣领揩所作，故名摄领疮也。

鸡督疮候

鸡督疮，生胁傍。此疮亦是风湿搏于血气之所变生。以其形似鸡屎，因以为名也。

断耳疮候

断耳疮，生于耳边。久不瘥，耳乃取断。此亦月食之类，但不随月生长为异。此疮亦是风湿搏血气所生。以其断耳，因以为名也。

新妇疮候

此疮状绕腰生，如蠼螋尿，但不痛为异耳。此疮亦是风湿搏于血气所生，而世人呼之为新妇疮也。

土风疮候

土风疮，状如风胗而头破，乍发乍瘥。此由肌腠虚疏，风尘入于皮肤故也。俗呼之为土风疮也。

逸风疮候

逸风疮，生则遍体，状如癣疥而痒。此由风气散逸于皮肤，因名逸风疮也。

甑带疮候

甑带疮者，绕腰生。此亦风湿搏于血气所生，状如甑带，因以为名。又云：此疮绕腰，币则杀人。

兔啮疮候

凡疽发于胫，名曰兔啮疮。一名血实疮。又随月生死。盖月食之类，非胫疮也。寻此疮，亦风湿搏于血气，血气实热所生，故一名血实。又名兔啮者，亦当以其形状似于兔啮，因以为名。

血疮候

血疮者，云诸患风湿搏于血气而生疮。其热气发逸，疮但出血者，名为血疮也。

疮中风寒水候

凡诸疮生之初，因风湿搏于血气，发于皮肤，故生也。若久不瘥，多中风、冷、水气。若中风，则噤痉；中冷，则难瘥；中水，则肿也。

露败疮候

凡患诸疮及恶疮，初虽因风湿搏于血气，蕴结生热，蒸发皮肉成疮。若触水露气，动经，十数年不瘥。其疮瘀黑作痈，如被霜瓠皮，疮内肉似断，故名露败疮也。

疮恶肉候

诸疮及痈疽，皆是风湿搏于血气，血气蕴结生热，而发肌肉成疮。久不瘥者，多生恶肉，四边突起，而好肉不生。此由毒热未尽，经络尚壅，血气不到故也。

疮瘥复发候

诸恶疮，皆因风湿毒所生也。当时虽瘥，其风毒气犹在经络者，后小劳热，或食毒物，

则复更发。

漆疮候

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然后胸、臂、胫、腨皆悉瘙痒，面为起肿，绕眼微赤。诸所痒处，以手搔之，随手辈展，起赤瘖瘰，瘖瘰消已，生细粟疮甚微。有中毒轻者，证候如此。其有重者，遍身作疮。小者如麻豆，大者如枣、杏。脓燃疼痛，摘破小定。有小瘥，随次更生。若火烧漆，其毒气则厉，著人急重。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

冻烂肿疮候

严冬之月，触冒风雪。寒毒之气，伤于肌肤。血气壅涩，因即瘃冻。燃赤疼肿，便成冻疮。乃至皮肉烂溃，重者支节堕落。

夏日沸烂疮候

盛夏之月，人肤腠开，易伤风热。风热毒气，搏于皮肤，则生沸疮。其状如汤之沸。轻者，币币如粟粒；重者，热汗浸渍成疮，因以为名。世呼为沸子也。

伤疮病诸候凡四论

汤火疮候

凡被汤火烧者，初慎勿以冷物及井下泥、尿泥及蜜淋拓之。其热气得冷即却，深搏至骨，烂人筋也。所以人中汤火后，喜挛缩者，良由此也。

灸疮急肿痛候

夫灸疮，脓溃已后，更燃肿急痛者，此中风冷故也。

灸疮久不瘥候

夫灸之法，中病则止，病已则疮瘥。若病势未除，或中风冷，故久不瘥也。

针灸疮发洪候

夫针灸，皆是节、穴、俞、募之处。若病甚，则风气冲击于疮。凡血与气，相随而行。故风乘于气，而动于血。血从灸疮处出，气盛则血不止，名为发洪。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六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鄱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兽毒病诸候凡四论

马啮踏人候

凡人被马啮踏，及马骨所伤刺，并马缰、绊、勒所伤，皆为毒疮。若肿痛致烦闷，是毒入腹，亦毙人。

马毒入疮候

凡人先有疮而乘马，马汗并马毛垢，及马屎尿，及坐马皮鞯，并能有毒。毒气入疮，致槌肿疼痛，烦热。毒人腹，亦毙人。

猘狗啮候

凡猘狗啮人，七日辄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无苦也。要过百日，方大免耳。当终身禁食犬肉及蚕蛹。食此，发则死不可救矣。疮未愈之间，禁食生鱼、猪、鸡、肥腻。过一年禁之乃佳。但于饭下蒸鱼，及于肥器中食便发。若人曾食落葵得犬啮者，自难治。若疮瘥十数年后，食落葵便发。

狗啮重发候

凡被狗啮疮，忌食落葵及狗肉。云：虽瘥，经一二年，但食此者必重发。重发者，与初被啮不殊。其猘狗啮疮重发，则令人狂乱，如猘狗之状。

蛇毒病诸候凡五论

蛇螫候

凡中蛇，不应言蛇，皆言虫，及云地索，勿正言其名也。

恶蛇之类甚多，而毒有猛剧。时四月、五月中，青蝰、三角，苍虺、白颈、大蝪；六月、七月中，竹狩、艾蝮、黑甲、赤目、黄口、反钩、白蝰、三角，此皆蛇毒之猛者，中人不即治，多死。又有赤连、黄颔之类，复有六七种，而方不尽记其名。

水中黑色者，名公蛎。山中一种亦相似，不常闻螫人。

又有钩蛇，尾如钩，能倒牵人兽入水，没而食之。

又，南方有呴蛇，人忽伤之，不死，终身伺觅其主不置。虽百人众中，亦直来取之。惟远去出百里乃免耳。

又有柁蛇，长七八尺，如船柁状，毒人必死。即削取船柁，煮汁渍之便瘥。

但蛇例虽多，今皆以青条矫尾、白颈艾蝮，其毒尤剧。大者中人，若不即治，一日间举体洪肿，皮肉坏烂。中者，尚可得二三日也。

凡被蛇螫，第一禁，第二药。无此二者，有全剂，雄黄、麝香可预办。故山居者，宜令知禁法也。

又，恶蛇螫者，人即头解散，言此蛇名黑帝。其疮冷如冻凌，此大毒恶。不治，一

日即死。若头不散，此蛇名赤帝。其毒小轻，疮上冷。不治，故得七日死。

凡蛇疮未愈，禁热食，热食便发。治之依初被螫法也。

蝮蛇螫候

凡蝮中人，不治，一日死。若不早治之，纵不死者，多残断人手足。

蝮蛇形乃长，头褊口尖，颈斑，身亦艾斑，色青黑。人犯之，颈腹帖著地者是也。江东诸山甚多，其毒最烈，草行不可不慎。

又有一种，状如蝮而短，有四脚，能跳来啮人，名曰千岁蝮，中人必死。然其啮人竟，即跳上树，作声云斫木者，但营棺具，不可救；若云捣菽者，犹可治。吴音呼药为菽故也。

虺螫候

虺形短而褊，身亦青黑色。山草自不甚多，每六七月中，夕时出路上，喜入车辚中，令车辚腹破而子出。人侵晨及冒昏行者，每倾意看之。其螫人亦往往有死者。

青蝰蛇螫候

青蝰蛇者，正绿色，喜绿树及竹上，自挂与竹树色一种，人看不觉。若人林中行，有落人项背上者，然自不伤啮人，啮人必死。此蛇无正形，极大者不过四五寸，世人皆呼为青条蛇，言其与枝条同色。乍看难觉，其尾二三寸，色黑者，名蝎尾，毒最猛烈，中人立死。

蚺毒候

此是诸毒蛇夏日毒盛不泄，皆啮草木，及吐毒著草木上。人误犯著此者，其毒如被蛇螫不殊。但疮肿上有物如虫蛇眼状，以此别之，名为蚺毒。

杂毒病诸候凡十四论

蜂螫候

蜂类甚多，而方家不具显其名。唯地中大土蜂最有毒，一螫中人，便即倒闷，举体洪肿。诸药治之，皆不能卒止。旧方都无其法。虽然，不至杀人。有禁术封唾，亦微效。又有瓠瓢蜂，抑亦其次。余者犹瘥。

蝎螫候

此虫五月、六月毒最盛。云有八节、九节者弥甚。螫人，毒势流行，多至牵引四支皆痛，过一周时始定。

蚤螫候

陶隐居云：蚤虫，方家亦不能的辨正，云是蠓蜒子，或云是小乌虫，尾有两歧者。然皆恐非也。疑即是蝎。蝎尾歧而曲上，故《周诗》云：彼都人士，挛发如蚤。

蜈蚣螫候

此则百足虫也。虽复有毒，而不甚螫人。人误触之者，故时有中其毒。

蜞蜍著人候

江东及岭南，无处不有蜞蜍。蜞蜍乃是两种物。蜞者，在草里，名为山蜞；在水里，名马蜞。皆长四五寸许，黑色，身滑。入行涉山水，即著人肉，不甚痛而痒，两头皆能嘬人血，血满腹，能自脱地，无甚毒害。

蜍者，无不背作文理，粗涩。多著龟、螺壳上。若著人肉，即于肉里生子，乃至十数枚，经日便肿痒，隐轸趣，久久亦成疮瘘。

石蛭螫人候

山中草木及路上、石上，石蛭著人，则穿啮肌皮，行人肉中，浸淫起疮。灸断其道

则愈。凡行山草之中，常以膏和盐涂足胫，则蛭不得著人。

蚕啮候

蚕既是人养之物，性非毒害之虫。然时有啮人者，乃令人增寒壮热，经时不瘥，亦有因此而致毙。斯乃一时之怪异，救解之方愈。

甘鼠啮候

此即鼹鼠也，形小而口尖，多食伤牛马，不甚痛。云其口甜，故名甘鼠。时有啮人者。

诸鱼伤人候

鱼类甚多，其鲔鲨、鳠鲐之徒，髻、骨、芒刺有毒，伤人则肿痛。

恶蜈啮候蜈：房中切

恶蜈，一名满，大如毒蜂，似蝗无尾，前有两角。触后则傍后，触前则却行。生于树皮内及屋壁间，又喜在纸书内。圆似榆荚，其色赤黑，背横理。二月生，十月蛰。螫人唯以三时，五月、六月、七月尤毒。初如疱状，中央紫黑，大如粟粒，四傍微肿，煴煴色赤，或有青色者。痒，喜搔之。若饮酒、房室，近不过八九日，远不过十余日，烂溃为脓汁，亦杀人。

狐尿刺候

云是野狐尿棘刺头，有人犯之者，则多中于人手指、足指，肿痛煴热。有端居不出而着此毒者，则不必是狐尿刺也，盖恶毒气耳。故方亦云恶刺毒者也。

蚖虫螫候

此则树上毛虫耳。以其毛刺能螫人，故名蚖虫。此毒盖轻，不至深毙。然亦甚痛，螫处作轸起者是也。

蠼螋尿候

蠼螋虫，云能尿人影，即令所尿之处，惨痛如芒刺。亦如蚖虫所螫，然后起细痦瘰，作聚如茱萸子状。其痦瘰遍赤，中央有白脓如粟粒，亦令人皮肉拘急，恶寒壮热。极者连起，多着腰胁及胸。若绕腰匝遍者，重也。

入井冢墓毒气候

凡古井、冢及深坑冢中，多有毒气，不可辄入。五月、六月间最甚，以其郁气盛故也。若事辄必须入者，先下鸡、鸭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是有毒，便不可入。

金疮病诸候凡二十三论

金疮初伤候

夫被金刃所伤，其疮多有变动。若按疮边干急，肌肉不生，青黄汁出，疮边寒清，肉消臭败，前出赤血，后出黑血，如熟烂者，及血出不止，白汁随出，如是者多凶。若中络脉、髀内、阴股、天聪、眉角，横断腓肠，乳上乳下及与鸠尾、攒毛、小腹，尿从疮出，气如贲豚，及脑出，诸疮如是者，多凶少愈。

诊金疮，血出太多，其脉虚细者生，数实大者死；小者生，浮大者死。所伤在阳处者，去血四五斗，脉微缓而迟者生，急疾者死。

金疮血不止候

金疮血出不断，其脉大而止者，三七日死。金疮血出不可止，前赤后黑，或黄或白，肌肉腐臭，寒冷硬急者，其疮难愈，亦死。

金疮内漏候

凡金疮通内，血多内漏。若腹胀满，两胁胀，不能食者死。瘀血在内，腹胀，脉大者生，沉细者死。

毒箭所伤候

夫被弓弩所伤，若箭镞有菌药，入人皮脉，令人短气，须臾命绝。口噤唇干，血为断绝，腹满不言，其人如醉，未死之间，为不可治。若荣卫有瘀，血应时出，疮边温热，口开能言，其人乃活。

毒箭有三种：岭南夷俚，用焦铜作箭镞。次，岭北诸处，以蛇虫毒熬物汁着管中，渍箭镞。此二种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唯射猪犬，虽困得活，以其啖粪故也。人若中之，便即食粪，或饮粪汁，并涂疮即愈。不尔，须臾不可复救。菌箭着宽处者，虽困渐治，不必死。若近胸腹，便宜速治。小缓，毒入内，则不可救。

金疮肠出候

此谓为矛箭所伤，若中于腹，则气激，气激则肠随疮孔出也。

金疮肠断候

夫金疮肠断者，视病深浅，各有死生。肠一头见者，不可连也。若腹痛短气，不得饮食者，大肠一日半死，小肠三日死。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肠但出不断者，当作大麦粥，取其汁，持洗肠，以水渍内之，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饮耳。饱食者，令人肠痛决漏，常服钱屑散。

若肠腹腘音珊，从疮出，有死者，有生者，但视病取之，各有吉凶。腘出如手，其下牢核，烦满短气，发作有时，不过三日必死。腘下不留，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

金疮筋急相引痛不得屈伸候

夫金疮愈已后，肌肉充满，不得屈伸者，此由伤绝经筋，荣卫不得循行也。其疮虽愈，筋急不得屈伸也。

金疮伤筋断骨候

夫金疮始伤之时，半伤其筋，荣卫不通，其疮虽愈合，后仍令痹不仁也。若被疮截断诸解、身躯、肘中，及腕、膝、髀若踝际，亦可连续，须急及热疗之，其血气未寒，碎骨，便更缝连，其愈后直不屈伸。若碎骨不去，令人痛烦，脓血不绝。不绝者，不得安。诸中伤人神，十死一生。

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

箭镞、金刃中骨，骨破碎者，须令箭镞出，仍应除碎骨尽，乃傅药。不尔，疮永不合。纵合，常疼痛。若更犯触损伤，便惊血沸溃，有死者。

金疮中风痉候

夫金疮痉者，此由血脉虚竭，饮食未复，未满月日，荣卫伤穿，风气得人，五脏受寒，则痉。其状，口急背直，摇头马鸣，腰为反折，须臾十发，气息如绝，汗出如雨。不及时救者，皆死。

凡金疮卒无汗者，中风也；边自出黄汁者，中水也。并欲作痉，急治之。又，痛不在疮处者，伤经络，亦死。

金疮惊肿候

夫金疮愈闭后，忽惊肿，动起糜沸跳手，大者如盂，小者如杯，名为盗血。此由肌未定，里不满，因作劳、起早，故令盗血涌出，在人皮中，不肯自消，亦不成脓，反牢核。又有加血，加血者，盗血之满也。其血凝深，不可妄破。破之者，盗血前出，不可禁止，加血追之。出即满疮中，便留止，令人短气，须臾命绝。

金疮因交接血惊出候

夫金疮，多伤经络，去血损气。其疮未瘥，则血气尚虚。若因而房室，致情意感动，阴阳发泄惊触于疮，故血汁重出。

金疮惊悸候

金疮失血多者，必惊悸，以其损于心故也。心主血，血虚则心守不安。心守不安，则喜惊悸。悸者，心动也。

金疮烦候

金疮损伤血气，经络空虚，则生热。热则烦痛不安也。

金疮咳候

金疮伤血损气。气者，肺之所主。风邪中于肺，故咳也。

金疮渴候

夫金疮失血，则经络空竭，津液不足，肾脏虚燥，故渴也。

金疮虫出候

夫金疮久不瘥，及裹缚不如法，疮内败坏，故生虫也。

金疮着风候

夫金疮于无汁，亦不大肿者，中风也。寒气得大深者，至脏便发作痉，多凶少愈。中水者则肿，多汁或成脓。

金疮着风肿候

此由疮着于风，风气相搏，故肿也。

金疮成痈肿候

夫金疮，冬月之时，衣厚絮温，故裹欲薄；夏月之时，衣单日凉，故裹欲厚。重寒伤荣，重热伤卫。筋劳结急，肉劳惊肿，骨劳折沸，难可屈伸。血脉劳者，变化作脓。荣卫不通，留结成痈。

凡始缝其疮，各有纵横。鸡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阴阳闭塞，不必作脓。荣卫不通，留结为痈。昼夜不卧，语言不同。碎骨不去，其人必凶。鸡舌隔角，房不相当。头毛解脱，忘失故常。疮不再缝，膏不再浆。

金疮中风水候

夫金疮裹缚不密，为风水气所中，则疼痛不止，而肿痛，内生青黄汁。

金疮下血虚竭候

金刃中于经络者，下血必多，腑脏空虚，津液竭少，无血气荣养，故须补之。

金疮久不瘥候

夫金疮有久不瘥，脓汁不绝，肌肉不生者，其疮内有破骨、断筋、伏血、腐肉、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喜出青汁。当破出之，疮则愈。

腕伤病诸候凡九论

被打头破脑出候

夫被打，陷骨伤脑，头眩不举，戴眼直视，口不能语，咽中沸声如豚子喘，口急，手为妄取，一日不死，三日小愈。

腕折破骨伤筋候

凡人伤折之法，即夜盗汗者，此髓断也，七日死；不汗者，不死。

卒被损瘀血候

夫有瘀血者，其人喜忘，不欲闻物声。病

人胸满，唇萎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腹满，为有瘀血。汗当出不出，内结亦为瘀。病人胸满，口干，膊痛，渴，无寒热，为有瘀血。腹满，口燥不渴，唾如浆状，此有留血尔。

从高顿仆，内有血，腹胀满。其脉牢强者生，小弱者死。得笞掠，内有结血。脉实大者生，虚小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端坐，伸腰，举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胁，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瘀血、结气。

又云：鼻内气，口闭，自极七息。除两胁下积血气。

又云：端坐，伸腰，举左手，右手承右胁，鼻内气七息。除瘀血。

又云：端坐，右手持腰，鼻内气七息，左右戾头各三十止。除体瘀血、项颈痛。

又云：双手搦腰，手指相对向，尽势，前后振摇二七。又，将手大指向后，极势，振摇二七。不移手，上下对，与气下尽势，来去三七。去云门、腰掖血气闭塞。

压迮坠堕内损候迮，音责

此为人卒被重物压迮，或从高坠下，致吐、下血，此五伤内故也。

腕伤初系缚候

夫腕伤重者，为断皮肉、骨髓，伤筋脉。皆是卒然致损，故血气隔绝，不能周荣，所以须善系缚，按摩导引，令其血气复也。

被损久瘀血候

此为被损伤，仍为风冷搏，故令血瘀结在内，久不瘥也。

腕折中风痉候

夫腕折伤皮肉，作疮者，慎不可当风及自扇，若风入疮内，犯诸经络，即致痉。痉者，脊背强直，口噤不能言也。

腕折中风肿候

此为风入疮内，而不入经络，其搏于气，故但肿也。

刺伤中风水候

此为竹木所刺伤，其疮中风水者，则肿痛，乃至成脓。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七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杂病诸候一凡三十二论

风虚劳冷候

风虚劳冷者，是为人体虚劳，而受于冷也。夫人将摄顺理，则血气调和，风寒暑湿，不能为害。若劳伤血气，便致虚损，则风冷乘虚而干之，或客于经络，或人于腹内。其经络得风冷，则气血冷涩，不能自温于肌肤也。腹内得风冷，则脾胃弱，不消饮食也。随其所伤而变成病：若大肠虚者，则变下利；若风冷入于子脏，则令脏冷，致使无儿；若搏于血，则血涩壅；亦令经水不利，断绝不通。

风邪惊悸候

风邪惊悸者，是为风乘于心故也。心藏神，为诸脏之主。若血气调和，则心神安定；若虚损，则心神虚弱，致风邪乘虚干之，故惊而悸动不定也。其惊悸不止，则变恍惚而忧惧。

虚汗候

人以水谷之精，化为血气津液，津液行于腠理。若劳伤损动，阳气外虚，腠理开，血气衰弱，故津液泄越，令多汗也。其虚汗不止，则变短气，柴瘦而羸瘠也。亦令血脉减损，经水否涩，甚者闭断不通也。

中风候

中风者，虚风中于人也。风是四时八方之气，常以冬至之日，候其八方之风，从其乡来者，主长养万物。若不从其乡来，名为虚风，则害万物。人体虚者，则中之。当时虽不即发，停在肌肤，后或重伤于风，前后重沓，因体虚则发。人腑脏俞皆在背，中风多从俞入，随所中之俞而发病。

若心中风，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若唇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壮。若唇或青或白，或黄或黑，此是心坏为水，面目亭亭，时悚动，皆不可复治，五六日而死。

若肝中风，踞坐，不得低头。若绕两目连额上，色微有青者，唇青而面黄，可治，急灸肝俞百壮。若大青黑，面一黄一白者，是肝已伤，不可复治，数日而死。

若脾中风，踞而腹满，身通黄，吐咸水，汗出者，可治，急灸脾俞百壮。若手足青者，不可复治。

肾中风，踞而腰痛，视胁左右，未有黄色如饼粿大者，可治，急灸肾俞百壮。若齿黄赤，鬓发直，面土色，不可复治。

肺中风，侧卧而胸满短气，冒闷汗出，视目下鼻上下两边下行至口，色白，可治，急灸肺俞百壮。若色黄，为肺已伤，化为血，而不可复治。其人当妄，掇空自拈衣，此亦数日而死。

中风口噤候

中风口噤，是体虚受风，风人颔颊夹口之筋也。手三阳之筋，结入于颔颊。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而风挟冷，乘虚而入其筋，则筋挛，故引牙关急而口噤。

角弓反张候

角弓反张，是体虚受风，风入诸阳之经也。人阴阳经络，周环于身。风邪乘虚入诸阳之经，则腰背反折，挛急如角弓之状。

偏风口喎候

偏风口喎，是体虚受风，风入于夹口之筋也。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其筋偏虚，而风因乘之，使其经筋偏急不调，故令口喎僻也。

贼风偏枯候

贼风偏枯，是体偏受风，风客于半身也。人有劳伤血气，半身偏虚者，风乘虚入客，为偏风也。其风邪入深，真气去，邪气留，则为偏枯。此由血气衰损，为风所客，令血气不相周荣于肌肉，故令偏枯也。

风眩候

风眩是体虚受风，风人于脑也。诸腑脏之精，皆上注于目。其血气与脉，并上属于脑。循脉引于目系，目系急，故令眩也。其眩不止，风邪甚者，变颠倒为癫疾。

癫狂候

癫者，卒发仆地，吐涎沫，口喎，目急，手足缭戾，无所觉知，良久乃苏。狂者，或言语倒错，或自高贤，或骂詈，不避亲疏。亦有自定之时，皆由血气虚，受风邪所为。人禀阴阳之气而生，风邪入并于阴则为癫，入并于阳则为狂。阴之与阳，更有虚有实。随其虚时，为邪所并则发，故发癫又发狂。

又在胎之时，其母卒大惊动，精气并居，亦令子发癫。此则小儿而发癫者，是非关长因血气虚损，受风邪所为。

又有五癫：一曰阳癫，二曰阴癫，三曰风癫，四曰湿癫，五曰劳癫。此盖随其感处之由立名。

又有牛、马、猪、鸡、狗之癫，皆以其癫发之时，声形状似于牛、马等，故以为名也。俗云：病癫人忌食六畜之肉，食者癫发之状，皆悉象之。

风瘙痒候

风瘙痒者，是体虚受风，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搏，而俱往来，在于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

风蛊候

风蛊者，由体虚受风，风在皮肤之间。其状，淫淫跃跃，若蛊物刺，一身尽痛，侵伤血气，动作如蛊毒之状，谓之风蛊。

癞候

癞病，是贼风入百脉，伤五脏，连注，骨髓俱伤，而发于外，使眉睫堕落，皮肉生疮，筋烂节断，语声嘶破。而毒风之变，冷热不同，故腠理发癞，形状亦异。

气候

气病，是肺虚所为。肺主气，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肺。忧思恐怒，居处饮食不节，伤动肺气者，并成病。其气之病，有虚有实。其肺气实，谓之有余，则喘逆上气。其肺气虚，谓之不足，则短乏少气。而有冷有热，热则四肢烦热也，冷则手足逆冷也。

心痛候

心痛，是脏虚受风，风冷邪气乘于心也。其痛发，有死者，有不死成疹者。心为诸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者，名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心之支别络，为风冷所乘而痛者，故痛发乍间乍甚，而成疹也。

心腹痛候

心腹痛者，腑脏虚弱，风邪客于其间，与真气相击，故痛。其痛随气下上，或上冲于

心，或下攻于腹，故心腹痛。

腹中痛候

腹痛者，由肝腑虚弱，风冷邪气乘之，邪气与正气相击，则腹痛也。

小腹痛候

小腹痛者，此由胞络之间，宿有风冷，搏于血气，停结小腹。因风虚发动，与血相击，故痛。

月水不调候

妇人月水不调，由劳伤气血，致体虚受风冷。风冷之气客于胞内，伤冲脉、任脉，损手太阳、少阴之经也。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络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手少阴，心之经。此二经为表里，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然则月水是经络之余。若冷热调和，则冲脉、任脉气盛，太阳、少阴所主之血宣流，以时而下；若寒温乖适，经脉则虚，有风冷乘之，邪搏于血，或寒或温，寒则血结，温则血消，故月水乍多乍少，为不调也。

诊其脾脉，沉之而濡，浮之而虚，若腹胀烦满，胃中有热，不嗜食，食不化，大便难，四支苦痹，时不仁，得之房内，月事不来，来而并。

又，少阴脉涩则血不来，此为居经，三月一来。又，脉微，血气俱虚，年少者，亡血之脉也。乳子下利为可。不尔者，此为居经，亦三月一来。又，经水一月再来者，经来时，其脉欲自如常，而反微者，不利、不汗出者，其经二月必来。

养生方云：病忧恚泣哭，以令阴阳结气不和，故令月水时少时多，内热苦渴，色恶，体肌枯，身重。

月水不利候

妇人月水不利者，由劳伤血气，致令体虚而受风冷，风冷客于胞内，损伤冲任之脉，手太阳、少阴之经故也。冲脉、任脉之海，皆起于胞内。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为表里，主下为月水。风冷客于经络，搏于血气，血得冷则壅滞，故令月水来不宣利也。

诊其脉，从寸口邪入上者，名曰解脉。来全状如琴弦，苦小腹痛，经月不利，孔窍生疮。又，左手关上脉，足厥阴经也，沉为阴。阴虚者，主月经不利，腰腹痛。尺脉滑，血气实，经绝不利。又，脉左手尺来而断绝者，月水不利也。又，脉寸关调如故，而尺脉绝而不至者，月经不利，当患小腹引腰绞痛，气积聚上叉胸胁。

月水来腹痛候

妇人月水来腹痛者，由劳伤血气，以致体虚，受风冷之气，客于胞络，损冲任之脉，手太阳、少阴之经。冲脉、任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也。手太阳，小肠之经；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共为表里，主下为月水。其经血虚，受风冷，故月水将下之际，血气动于风冷，风冷与血气相击，故令痛也。

月水不断候

妇人月水不断者，由损伤经血，冲脉、任脉虚损故也。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为表里，主下为月水。劳伤经脉，冲任之气虚损，故不能制其经血，故令月水不断也。凡月水不止而合阴阳，冷气上入脏，令人身体面目痿黄，亦令绝子不产也。

月水不通候

妇人月水不通者，由劳损血气，致令体虚受风冷，风冷邪气客于胞内，伤损冲任之脉，并手太阳、少阴之经，致胞络内绝，血气不通故也。冲任之脉，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为表里，主下为月水。风冷伤

其经血，血性得温则宣流，得寒则涩闭。既为冷所结搏，血结在内，故令月水不通。

又云：肠中鸣，则月事不来，病本于胃。所以然者，风冷干于胃气，胃气虚，不能分别水谷，使津液不生，血气不成故也。

又云：醉以入房，则内气竭绝，伤肝，使月事衰少不来也。所以尔者，肝藏于血，劳伤过度，血气枯竭于内也。

又，先经唾血，及吐血、下血，谓之脱血，使血枯，亦月事不来也。

又，利血，经水亦断。所以尔者，津液减耗故也。须利止，津液生，其经自下。

诊其肾脉微涩，不下利者，是月水不来也。又左手关后尺内浮，为阳。阳绝者，无膀胱脉也，月事则闭。又，肝脉沉之而急，浮之亦然，时小便难，苦头眩痛，腰背痛，足为寒，时疼，月事不来，时恐，得之少时有所堕坠也。

月水不通，久则血结于内生块，变为血瘕，亦作血癥。血水相并，壅涩不宣通，脾胃虚弱，变为水肿也。所以然者，脾候身之肌肉，象于土，土主能克消于水。水血既并，脾气衰弱，不能克消，故水气流溢，浸渍肌肉，故肿满也。

带下候

带下者，由劳伤过度，损动经血，致令体虚受风冷，风冷入于胞络，搏其血之所成也。冲脉、任脉为经络之海。任之为病，女子则带下。而手太阳，为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心为脏，主于里；小肠为腑，主于表。此二经之血，在于妇人，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冲任之所统也。冲任之脉既起于胞内，阴阳过度，则伤胞络，故风邪乘虚而入于胞，损冲任之经，伤太阳、少阴之血，致令胞络之间，秽液与血相兼，连带而下。冷则多白，热则多赤，故名带下。

又，带有三门：一曰胞门，二曰龙门，三曰玉门。已产属胞门，未产属龙门，未嫁玉门。又，未嫁女亦有三病：一者，经水初下，阴内热，或当风，或因扇得冷。二者，或因以寒水洗之得病。三者，或见月水初下，惊恐得病，皆属带下也。

又，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发热，小腹里急痛，腹满，手掌热烦，唇口干燥，此因曾经半产，瘀血在小腹不去，此疾必带下。所以知瘀血者，唇口燥，即是其证。

又，妇人年五十所，病但苦背痛，时时腹中痛，少食多厌。诊其脉，阳微，关尺小紧，形脉不相应。病如此，在下焦，此必带下。

又，妇人带下，六极之病，脉浮即肠鸣腹满，脉紧即腹中痛，脉数则阴中痒痛生疮，脉弦即阴疼掣痛。

带五色俱下候

带下病者，由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致令其血与秽液兼带而下也。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经血之行，内荣五脏。五脏之色，随脏不同。伤损经血，或冷或热，而五脏俱虚损者，故其色随秽液而下，为带五色俱下。

带下青候

此由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若经脉伤损，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则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然五脏皆禀血气，其色则随脏而不同。肝脏之色青，带下青者，是肝脏虚损，故带下而挟青色。

带下黄候

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若经脉伤损，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

则血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然五脏皆禀血气，其色则随脏不同。脾脏之色黄，带下黄者，是脾脏虚损，故带下而挟黄色。

带下赤候

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若经脉伤损，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则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然五脏皆禀血气，其色则随脏不同。心脏之色赤，带下赤者，是心脏虚损，故带下而挟赤色。

带下白候

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若经脉伤损，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则血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然五脏皆禀血气，其色则随脏不同。肺脏之色白，带下白者，肺脏虚损，故带下而挟白色也。

带下黑候

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若经脉伤损，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则血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然五脏皆禀血气，其色则随脏不同。肾脏之色黑，带下黑者，是肾脏虚损，故带下而挟黑色也。

带下月水不利候

带下之病，由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任之脉，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经血伤损，故血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带下输泻则脏虚，而重被风冷乘之，入伤手太阳、少阴之经，则使月水不利。所以尔者，手太阳，小肠之经也，为腑主表；手少阴，心之经也，为脏主里。此二经共合，其经血上为乳汁，下为月水。血性得寒则涩，既为风冷所乘，故带下而血涩，所以月水不利也。

带下月水不通候

带下之病，由劳伤血气，损动冲脉、任脉。冲脉、任脉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经血伤损，故血与秽液相兼而成带下。带下输泻则脏虚，而重被风冷乘之，入伤手太阳、少阴之经，则使月水不通。所以尔者，手太阳，小肠之经也，为腑主表；手少阴，心之经也，为脏主里。此二经共合，其经血上为乳汁，下为月水。血性得寒则涩，既为风冷所乘，冷气沉积，故血结壅，所以带下月水不通。凡月水不通，血结积聚，变成血瘕，亦变而目浮肿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八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杂病诸候二凡一十九论

漏下候

漏下者，由劳伤血气，冲任之脉虚损故也。冲脉、任脉为十二经脉之海，皆起于胞内。而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妇人经脉调适，则月下以时，若劳伤者，以冲任之气虚损，不能制其经脉，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谓之漏下也。

诊其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即为寒，芤即为虚。寒虚相搏，其脉为革。妇人即半产漏下。又，尺寸脉虚者，漏血。漏血脉浮，不可治也。

养生方云：怀娠未满三月，服药自伤下血，下血未止而合阴阳，邪气结，因漏胎不止，状如腐肉，在于子脏，令内虚。

漏五色俱下候

漏下之病，由劳伤血气，冲任之脉虚损故也。冲脉、任脉为经脉之海，起于胞内。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之血，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冲任之脉虚损，不能约制其经血，故血非时而下，淋沥成漏也。五脏皆禀血气，虚则淋沥成漏，五脏伤损。五脏之色，随脏不同。若五脏皆虚损者，则漏五色，随血而下。

诊其尺脉急而弦大者，风邪入少阴，女子漏下赤白。又，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脉大紧实数者死也。又，漏血下赤白，日下血数升，脉急疾者死，迟者生。

养生方云：夫妇自共诤讼，讼意未和平，强从，子脏闭塞，留结为病，遂成漏下黄白如膏。

漏下青候

劳伤血气，冲脉、任脉虚损。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伤损经血，冲任之气虚，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而成漏下。五脏皆禀血气。肝脏之色青，漏下青者，是肝脏之虚损，故漏下而挟青色也。

漏下黄候

劳伤血气，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伤损经血，冲任之气虚，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而成漏下。五脏皆禀血气。脾脏之色黄，漏下黄者，是脾脏之虚损，故漏下而挟黄色也。

漏下赤候

劳伤血气，冲脉、任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者，主下为月水。伤损经血，冲任之气虚，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止，而成漏下。五脏皆禀血气。心脏之色赤，漏下赤者，是心脏之虚损，故漏下而挟赤色也。

漏下白候

劳伤血气，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少阴二经主下为月水。伤损经血，冲任之气虚，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而成漏下。五脏皆禀血气。肺脏之色白，漏下白者，是肺脏之虚损，故漏下而挟白色也。

漏下黑候

劳伤血气，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手太阳，小肠之经也；手少阴，心之经也。此二经主下为月水。伤损经血，冲任之气虚，故血非时而下，淋沥不断，而成漏下。五脏皆禀血气。肾脏之色黑，漏下黑者，是肾脏之虚损，故漏下而挟黑色也。

崩中候

崩中者，腑脏伤损，冲脉、任脉血气俱虚故也。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血气之行，外循经络，内荣腑脏。若无伤，则腑脏平和，而气血调适，经下以时。若劳动过度，致腑脏俱伤，而冲任之气虚，不能约制其经血，故忽然暴下，谓之崩中。

诊其寸口脉微迟，尺脉微于寸。寸迟为寒在上焦，但吐耳。今尺脉迟而弦，如此小腹痛，腰脊痛者，必下血也。

白崩候

白崩者，是劳伤胞络，而气极所为。肺主气，气极则肺虚冷也。肺脏之色白，虚冷劳极，其色与胞络之间秽液相挟，崩伤而下，为白崩也。

崩中五色俱下候

崩中之病，是伤损冲任之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劳伤过度，冲任气虚，不能统制经血，故忽然崩下，谓之崩中。五脏皆禀血气。五脏之色，随脏不同。伤损之人，五脏皆虚者，故五色随崩俱下。其状：白崩形如涕，赤崩形如红汁，黄崩形如烂瓜汁，青崩形如蓝色，黑崩形如干血色。

崩中漏下候

崩中之病，是伤损冲任之脉。冲任之脉皆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劳伤过度，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故忽然崩下，谓之崩中。崩而内有瘀血，故时崩时止，淋沥不断，名曰崩中漏下。

崩中漏下五色候

崩中之病，是劳伤冲任之脉。冲任之脉起于胞内，为经脉之海。劳伤过度，冲任气虚，不能统制经血，故忽然崩下，谓之崩中。而有瘀血在内，遂淋沥不断，谓之漏下。漏下不止，致损于五脏。五脏之色，随脏不同，因虚而五色与血俱下。其状：白者如涕，赤者如红汁，黄者如烂瓜汁，青者如蓝色，黑者如干血色，相杂而下也。

积聚候

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五脏之气积，名曰积；六腑之气聚，名曰聚也。积痛不离其部；聚者，其痛无有常处。皆由阴阳不和，风冷搏于脏腑而生积聚也。妇人病积经久，则令无子，亦令月水不通。所以然者，积聚起于冷结，入子脏，故令无子。若冷气入于胞络，冷搏子血，血冷则涩结，故令月水不通。

癖病候

癖病者，由冷气结聚，饮食不消，停积于胁下，则成癖病。其状，弦急刺痛，得冷则发作也。

疝瘕候

疝瘕之病，由饮食不节，寒温不调，气血劳伤，脏腑虚弱，受于风冷，令入腹内，与

血气相结所生。疝者，痛也；瘕者，假也。其结聚浮假而痛，推移而动。妇人病之有异于丈夫者，或因产后脏虚受寒，或因经水往来，取冷过度，非独关饮食失节，多挟有血气所成也。

诊妇人疝瘕，其脉弦急者生，虚弱小者死。又尺脉涩而浮牢，为血实气虚也。其发腹痛逆满，气上行，此为妇人胞中绝伤，有恶血，久成结瘕。得病以冬时来，其鼻则赤。

癥瘕候

癥瘕者，由冷热不调，饮食不节，积在腹内，或肠胃之间，与脏相结搏。其牢强，推之不移，名曰癥，言其病形征可验也；气壅塞为瘕，言其气瘕涩不宣畅也。皆得冷则发动刺痛。癥瘕之病，其形冷结。若冷气入于子脏，则使无子；若冷气入于胞络，搏于血气，血得冷则涩，令月水不通也。

八瘕候

八瘕者，皆胞胎生产，月水往来，血脉精气不调之所生也。肾为阴，主开闭。左为胞门，右为子户，主定月水，生子之道。胞门、子户，主子精，神气所出入，合于中黄门、玉门四边，主持关元，禁闭子精。脐下三寸，名曰关元，主藏魂魄。妇人之胞，三焦之腑，常所从止。然妇人经脉俞络合调，则月水以时来至，故能生子而无病。妇人荣卫经络断绝不通，邪气便得往入，合于子脏；若经血未尽，而合阴阳，即令妇人血脉挛急，小腹重急、支满，胸胁腰背相引，四支酸痛，饮食不调，结牢。恶血不除，月水不时，或月前月后，因生积聚，如怀胎状。邪气甚盛者，令人恍惚多梦，寒热，四肢不欲动，阴中生气，肿内生风。甚者害小便涩、涩而痛、淋沥，面黄黑，成病，则不复生子。

其八瘕者，黄瘕、青瘕、燥瘕、血瘕、脂瘕、狐瘕、蛇瘕、鳖瘕也。

黄瘕者，妇人月水始下，若新伤堕，血气未止，卧寒未定，五脏六腑虚羸，精神不治，因以当向大风便利，阴阳开阖，关节四边中于湿，气从下上入阴里，稽留不去，名为阴阳虚，则生黄瘕。瘕之聚，令人苦四肢寒热，身重淋露，不欲食，左胁下有血气结牢，不可得而抑，苦腰背相引痛，月水不利，令人不产。小腹下阴中如刀刺，不得小便，时苦寒热，下赤黄。病令人无子。

青瘕者，妇人新产，未满十日起行，以浣洗太早，阴阳虚，玉门四边皆解散，子户未安，骨肉皆痛，手臂不举，饮食未复，内脏吸吸。又当风卧，不自隐蔽。若居湿席，令人苦寒洒洒，入腹，烦闷沉淖。恶血不除，结热不得前后，便化生青瘕。瘕聚在右胁，藏于背膂，上与膊，髀腰下挛，两足肿，面目黄，大小便难。其后月水为之不通利，或不复禁，状如崩中。此自其过所致，令人少子。

燥瘕者，妇人月水下，恶血未尽，其人虚惫，而以夏月热行疾走，若举重移轻，汗出交流，气力未平，而率以急怒甚喜，致猥咽不泄，经脉挛急，内结不舒，烦满少气，上达胸膈背膂，小腹为急，月水与气俱不通，而反以饮清水快心，月水横流，衍入他脏不去，有热，因生燥瘕之聚。大如半杯，上下腹中苦痛，还两胁下，上引心而烦，害饮食，欲吐，胸及腹中不得太息，腰背重，喜卧盗汗，足酸疼痛，久立而痛，小便失时，居然自出若失精。月水闭塞，大便难。病如此者，其人少子。

血瘕病，妇人月水新下，未满日数而中止，饮食过度，五谷气盛，溢入他脏。若大饥寒，汲汲不足，呼吸未调，而自劳，血下未定，左右走肠胃之间，留结不去，内有寒热，与月水合会，为血瘕之聚。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横骨下有积气，牢如石，小腹里急苦痛，背膂疼，深达腰腹下挛，阴里若生风冷，子门掰，月水不时，乍来乍不来，此病令人无子。

脂瘕者，妇人月水新来，若生未满三十

日，以合阴阳，络脉分，胞门伤，子户失禁，关节散，五脏六腑，津液流行，阴道胴动，百脉关枢、四解，外不见其形。子精与血气相遇，犯禁，子精化，不足成子，则为脂瘕之聚。令人支满，里急痛，疾痹引小腹重，腰背如刺状，四肢不举，饮食不甘，卧不安席，左右走，腹中切痛，时瘥时甚，或时少气头眩，身体解堕，苦寒恶风，膀胱胀，月水乍来乍去，不如常，大小便血不止。如此者，令人无子。

狐瘕者，妇人月水当月数来，而反悲哀忧恐，以远行逢暴风疾雨，雷电惊恐，衣被沉湿，疲倦少气，心中悦悦未定，四肢懈惰，振寒，脉气绝，精神游亡，邪气入子阴里不去，生狐瘕之聚。食人脏，令人月水闭不通，小腹瘀血，胸胁腰背痛，阴中肿，小便难，胞门子户不受男精。五脏气盛，令嗜食，欲呕，若睡，多所思，如有娠状，四肢不举。有此病者，终身无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杀人也。未成者可治。

蛇瘕者，妇人月水以下新止，适闭未复，胞门子户劳伤，阴阳未平复，荣卫分行，若其中风，暴病羸劣，饮食未调；若已起，当风行，厥度泥涂，用清寒太早；若坐湿地，名阴阳乱，腹中虚，且未饮食；若远道之余，饮污井之水，不洁之食，吞蛇鼠之精，留结不去，因生蛇瘕之聚。上食心肝，长大，其形若漆，在脐上下，还疗左右胁，不得吐气，两股胫间若漆疾，小腹急，小便赤黄，膀胱引阴中挛，腰背痛，难以动作，苦寒热，月水有多有少。有此病者，不复生子。其瘕手足成形者杀人，未成者可治。

鳖瘕者，妇人月水新至，其人剧吐疲劳，衣服沉湿，不以时去；若当风睡，两足践湿地，恍惚觉悟，蹠立未安，颜色未平，复见所好，心为开荡，魂魄感动，五内脱消；若以入水浣洗沐浴，不以时出，神不守，水精与邪气俱入，至上三焦之中募，玉门先闭，津液妄行，留结不去，因生鳖瘕之聚。大如小盘，令人小腹切痛，恶气走上下，腹中苦痛，若存若亡，持之跃手，下引阴里，腰背亦痛，不可以息，月水喜败不通，面目黄黑，脱声少气。有此病者，令人绝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杀人，未成者可治。

带下三十六疾候

诸方说三十六疾者，是十二瘕、九痛、七害、五伤、三固，谓之三十六疾也。

十二瘕者，是所下之物，一者如膏，二者如青血，三者如紫汁，四者如赤皮，五者如脓痂，六者如豆汁，七者如葵羹，八者如凝血，九者如清血，血似水，十者如米汁，十一者如月浣，十二者经度不应期也。

九痛者，一者阴中痛伤，二者阴中淋痛，三者小便即痛，四者寒冷痛，五者月水来腹痛，六者气满并痛，七者汁出，阴中如虫啮痛，八者胁下皮痛，九者腰痛。

七害者，一者害食，二者害气，三者害冷，四者害劳，五者害房，六者害妊，七者害睡。

五伤者，一者穷孔痛，二者中寒热痛，三者小腹急牢痛，四者脏不仁，五者子门不正，引背痛。

三固者，一者月水闭塞不通。其余二固者，文阙不载。而张仲景所说三十六种疾，皆由子脏冷热劳损，而挟带下，起于阴内。条目混漫，与诸方不同。但仲景义最玄深，非愚浅能解。恐其文虽异，其义理实同也。

无子候

妇人无子者，其事有三也，一者坟墓不祀，二者夫妇年命相克，三者夫病妇疹，皆使无子。其若是坟墓不祀，年命相克，此二者，非药能益。若夫病妇疹，须将药饵，故得有效也。然妇人挟疾无子，皆由劳伤血气，冷热不调，而受风寒，客于子宫，致使胞内生病，或月经涩闭，或崩血带下，致阴阳之气不和，经血之行乖候，故无子也。

诊其右手关后尺脉，浮则为阳，阳脉绝，无子也。又，脉微涩，中年得此，为绝产也。少阴脉如浮紧，则绝产，恶寒。脉尺寸俱微弱，则绝嗣不产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益吐纳，今附于后。

养生方云：月初出时、日入时，向月正立，不息八通。仰头吸月光精，入咽之，令入阴气长。妇人吸之，阴气益盛，子道通。阴气长，益精髓脑。少小者妇人，至四十九以上，还子。断绪者，即有子。久行不已，即成仙矣。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九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杂病诸候三凡四十论

月水不利无子候

月水不利而无子者，由风寒邪气客于经血，则令月水否涩，血结子脏，阴阳之气不能施化，所以无子也。

月水不通无子候

月水不通而无子者，由风寒邪气客于经血。夫血得温则宣流，得寒则凝结，故月水不通。冷热血结，搏于脏而成病，致阴阳之气不调和，月水不通而无子也。

月水久不通，非止令无子，血结聚不消，则变为血瘕。经久盘结成块，亦作血癖，血水相并，津液壅涩，脾胃衰弱者，水气流溢，变为水肿。如此难可复治，多致毙人。

养生方云：少时，若新产后，急带举重，子阴挺出或倾邪，月水不泻，阴中激痛，下塞，令人无子。

子脏冷无子候

子脏冷无子者，由将摄失宜，饮食不节，乘风取冷，或劳伤过度，致风冷之气乘其经血，结于子脏，子脏则冷，故无子。

带下无子候

带下无子者，由劳伤于经血，经血受风邪则成带下。带下之病，白沃与血相兼带而下也。病在子脏，胞内受邪，故令无子也。

诊其右手关后尺中脉，浮为阳，阳绝者，无子脉也。苦足逆冷，带下故也。

结积无子候

五脏之气积，名曰积。脏积之生，皆因饮食不节，当风取冷过度。其子脏劳伤者，积气结搏于子脏，致阴阳血气不调和，故病结积而无子。

养生方云：月水未绝，以合阴阳，精气入内，令月水不节，内生积聚，令绝子，不复产乳。

数失子候

妇人数失子者，或由乖阴阳之理，或由触犯禁忌。既产之后，而数失儿，乃非腑脏生病，故可以方术防断之也。

腹满少气候

腹满少气者，由脏虚而触风冷，风冷搏于血气，故腹满。腹满则气壅在内，而呼吸不足，常如少气之状，故云少气腹满也。

胸胁胀满候

胸胁胀满者，由劳伤体虚，而风冷之气乘之，客于脏腑肠胃之间，搏于血气，血气壅之不宣，气得冷则逆，与血饮相搏，上抢胸胁，所以令胸胁胀满也。

客热候

人血气有阴阳，脏腑有虚实。实则生热，虚则受寒。互相乘加，此人身内阴阳冷热自

相乘也。此云客热者，是体虚而将温过度，外热加之，非腑脏自生，故云客热也。其状，上焦胸膈之间虚热，口燥，或手足烦热，肠胃之内无实热也。

烦满候

烦满者，由体虚受邪，使气血相搏而气逆，上乘于心胸，气否不宣，故令烦满。烦满者，心烦，胸间气满急也。

身体卒痛候

身体卒痛者，由劳动血气而体虚，受于风冷，客其经络，邪气与正气交击于肌肉之间，故身体卒痛也。

左胁痛如刀刺候

左胁偏痛者，由经络偏虚受风邪故也。人之经络，循环于身，左右表里皆周遍。若气血调和，不生虚实，邪不能伤。偏虚者，偏受风邪。今此左胁痛者，左边偏受病也。但风邪在于经络，与血气相乘，交争冲击，故痛发如刀刺。

痰候

痰者，由水饮停积在于胸膈所成。人皆有痰，少者不能为害，多则成患。但胸膈饮渍于五脏，则变令目眩头痛也。

嗽候

嗽者，肺伤微寒故也。寒之伤人，先伤肺者，肺主气，候皮毛，故寒客皮毛，先伤肺也。其或寒微者，则咳嗽也。

咽中如炙肉脔候

咽中如炙肉脔者，此是胸膈痰结，与气相搏，逆上咽喉之间，结聚，状如炙肉之脔也。

喉痛候

喉痛者，风热毒客于其间故也。十二经脉，有循颊喉者。五脏在内，而经脉循于外。脏气虚，则经络受邪。邪气搏于脏气，则生热。热乘其脉，而搏咽喉，故令喉痛也。

瘿候

瘿病者，是气结所成。其状，颈下及皮宽腿腿然，忧恚思虑，动于肾气，肾气逆，结实所生。又，诸山州县人，饮沙水多者，沙搏于气，结颈下，亦成瘿也。

吐血候

吐血者，皆由伤损腑脏所为。夫血外行经络，内荣腑脏。若伤损经络，脏腑则虚，血行失其常理，气逆者，吐血。又，怒则气逆，甚则呕血。然忧思惊怒，内伤腑脏，气逆上者，皆吐血也。

口舌出血候

口舌出血者，心脾伤损故也。脾气通于口，心气通于舌，而心主血脉，血荣于腑脏，通于经络。若劳损脏腑，伤动经脉，随其所伤之经，虚者血则妄行。然口舌出血，心脾二脏之经伤也。

汗血候

汗血者，肝心二脏虚故也。肝藏血，而心主血脉，心之液为汗。肝是木，心是火，母子也。血之行，内在腑脏，外通经络。劳伤肝心，其血脉虚者，随液发为汗而出也。

金疮败坏候

妇人金疮未瘥而交会，动于血气，故令疮败坏。

耳聋候

耳聋者，风冷伤于肾。肾气通于耳，劳

伤肾气，风冷客之，邪与正气相搏，使经气不通，故耳聋也。

耳聋风肿候

耳聋风肿者，风邪搏于肾气故也。肾气通于耳。邪搏其经，血气壅涩，不得宣发，故结肿也。

眼赤候

眼眦赤者，风冷客于眦间，与血气相搏，而泪液乘之，挟热者则令眦赤。

风眩鼻塞候

风眩而鼻塞者，风邪乘腑脏，入于脑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与气并属于脑。体虚为风邪入脑，则引目。目系急，故令头眩。而腑脏皆受气于肺，肺主气，外候在鼻，风邪入脑，又搏肺气，故头眩而鼻塞。

鼻衄候

鼻衄者，由伤动血气所为。五脏皆禀血气。血气和调，则循环经络，不溢不散。若劳伤损动，因而生热，气逆流溢入鼻者，则成鼻衄也。

面黑皯候

面黑皯者，或脏腑有痰饮，或皮肤受风邪，皆令血气不调，致生黑皯。五脏六腑，十二经血，皆上于面。夫血之行，俱荣表里。入或痰饮渍脏，或腠理受风，致血气不和，或涩或浊，不能荣于皮肤，故变生黑皯。若皮肤受风，外治则瘥；腑脏有饮，内疗方愈也。

面黑子候

面黑子者，风邪搏血气，变化所生。夫人血气充盛，则皮肤润悦。若虚损，疵点变生。黑子者，是风邪变其血气所生。若生而有之者，非药可治也。

蛇皮候

蛇皮者，由风邪客于腠理也。人腠理受于风则闭密，使血气涩浊，不能荣润，皮肤斑剥。其状如蛇鳞，世呼蛇体也。亦谓之蛇皮也。

手逆胪候

手逆胪者，经脉受风邪，血气否涩也。十二经筋脉，有起手指者。其经虚，风邪客之，使血气否涩，皮胪枯剥逆起，谓之逆胪。

白秃候

头疮有虫，痂白而发秃落，谓之白秃。云是人腹内九虫内蛲虫，值血气虚发动所作也。

耳后附骨痈候

附骨痈，是风寒搏血脉入深，近附于骨也。十二经之筋脉，有络耳后完骨者，虚则风寒客之。寒气折血，血否涩不通，深附于骨而成痈也。其状，无头但肿痛。

肿满水气候

水病，由体虚受风湿，入皮肤，搏津液，津液否涩，壅滞在内不消，而流溢皮肤。所以然者，肾主水，与膀胱合。膀胱为津液之府，津液不消，则水停蓄。其外候，目下如卧蚕，颈边人迎脉动甚也。脾为土，主克水，而脾候肌肉，肾水停积，脾土衰微，不能消，令水气流溢，浸渍皮肤而肿满。

血分候

血分病者，是经血先断，而后成水病。以其月水壅涩不通，经血分而为水，故曰血分。妇人月经通流，则水血消化。若风寒搏于经脉，血结不通，则血水蓄积，成水肿病也。

卒肿候

夫肿，或风冷，或水气，或热毒。此卒

肿，由腠理虚而风冷搏于血气，壅结不宣，故卒然而肿。其状，但结肿而不热是也。

赤流肿候

赤流肿者，由体虚腠理开，而风热之气客之，风热与血气相搏，挟热毒。其状，肿起色赤，随气流行移易，故云流肿。

瘀血候

此或月经否涩不通，或产后余秽未尽，因而乘风取凉，为风冷所乘，血得冷则结成瘀也。血瘀在内，则时时体热面黄。瘀久不消，则变成积聚癥瘕也。

伤寒候

此谓人触冒于寒气而成病。冬时严寒，摄卫周密者，则寒不能伤人。若辛苦劳役，汗出触冒寒气，即发成病，谓之伤寒也。其轻者，微咳嗽鼻塞，啬啬小寒，噫噫微热，数日而歇。重者，头痛体疼，恶寒壮热。而膏腴之人，肌肤脆弱，虽不大触冒，其居处小有失宜，则易伤于寒也。自有四时节内，忽有暴寒，伤于人成病者，亦名伤寒，谓之时行伤寒，非触冒所致。言此时通行此气，故为时行也。

时气候

此谓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而成病也。如春时应暖而寒，夏时应热而冷，秋时应凉而热，冬时应寒而温。言此四时通行此气，一气之至，无问少长，病皆相似，故名为时气也。但言其病，若风寒所伤，则轻，状犹如伤寒，小头痛，壮热也。若挟毒厉之气则重，壮热烦毒，或心腹胀满，多死也。

疟候

夫疟病者，由夏伤于暑，客在皮肤，至秋因劳动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动前暑热，正邪相击，阴阳交争，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更虚更盛，故发寒热。阴阳相离，则寒热俱歇。若邪动气至，交争复发，故疟休作有时。

其发时节渐晏者，此由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日晏。其发日早者，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内，上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内，其气既上，故其病发更早。

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间日蓄积乃发。

凡病疟多渴引饮，饮不消，乃变为癖。大肠虚引饮，水入肠胃，则变为利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杂病诸候四凡五十论

霍乱候

阴阳清浊相干，谓之气乱。气乱在肠胃，为霍乱也。多因饮食过度，冒触风冷，冷气入于腹内。脾气得冷则不消水谷，胃气得冷则吐逆，肠气得冷则下利。其心痛者先吐，腹痛者先利，心腹俱痛，吐利并发。其有头痛壮热而吐利者，由体盛而挟风之气搏之，外与血气交争，故头痛发热也。内乘肠胃，故霍乱吐利也。

呕吐候

胃气逆则呕吐。胃为水谷之海，其气不调，而有风冷乘之，冷搏于胃气，胃气逆则呕吐也。

嬰子小儿注车船候

无问男子女人，乘车船则心闷乱，头痛吐逆，谓之注车、注船。特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

与鬼交通候

人禀五行秀气而生，承五脏神气而养。若阴阳调和，则脏腑强盛，风邪鬼魅不能伤之。若摄卫失节，而血气虚衰，则风邪乘其虚，鬼干其正。然妇人与鬼交通者，脏腑虚，神守弱，故鬼气得病之也。其状，不欲见人，如有对忤，独言笑，或时悲泣是也。

脉来迟伏，或如鸟啄，皆邪物病也。又脉来绵绵，不知度数，而颜色不变，此亦病也。

梦与鬼交通候

夫脏虚者喜梦。妇人梦与鬼交，亦由腑脏气弱，神守虚衰，故乘虚因梦与鬼交通也。

脚气痛弱候

脚气之病，由人体虚，温湿风毒之气先客于脚，从下而上，动于气，故名脚气也。江东岭南，土地卑下，风湿之气易伤于人。初得此病，多不即觉。或先无他疾，而忽得之；或因众病后得之。此病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其状，从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疼痛，或缓纵不随，或有挛急；或有至困能饮食，或有不能食者；或有见饮食而呕吐者，恶闻食臭者；或有物如脂，发于腨肠，逆上冲心，气上者；或有举体转筋者；或壮热头痛者；或心胸冲悸，寝处不欲见明；或腹内苦痛而兼下者；或言语错乱，喜忘误者；或眼浊、精神昏愦者，此皆其证候也。治之缓者，便上入腹。腹或肿，胸胁满，上气贲便死。急者，不全日；缓者，二三日也。

其病既入脏，证皆相似，但脉有三品：若脉浮大而缓，宜服续命汤两剂；若风盛者，宜作越婢汤加术四两；若脉转快而紧，宜服竹沥汤；若脉微，宜服风引汤二三剂。其紧快之脉，是三品之最恶脉也。脉浮大者，病在外；沉细者，病在内。皆当急治之。治之缓

慢，则上气便死也。

脚气肿满候

温湿风毒，从脚而上，故令四肢懈惰，缓弱疼痹；甚则上攻，名脚气。而津液为风湿所折，则津液否涩，而蓄积成水。内则浸渍脏腑，外则流溢皮肤。故令腠理胀密，水气积不散，故肿也。

淋候

淋者，肾虚而膀胱热也。膀胱与肾为表里，俱主水。行于胞者，为小便也。腑脏不调，为邪所乘。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小便涩。其状，小便痛疼涩数，淋沥不宣，故谓之淋也。

石淋候

淋而出石，谓之石淋。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沙石。肾为热所乘，则成淋。肾虚则不能制石，故淋而出石。细者如麻如豆，大者亦有结如皂荚核状者，发则塞痛闷绝，石出乃歇。

胞转候

胞转之病，由胞为热所迫，或忍小便，俱令水气还迫于胞，屈辟不得充张，外水应入不得入，内溲应出不得出，内外壅胀不通，故为胞转。其状，小腹急痛，不得小便，甚者至死。

张仲景云：妇人本肥盛，头举身满，今反羸瘦，头举空减，胞系了戾，亦致胞转。

小便不利候

肾与膀胱为表里，俱主水。水行小肠，入胞为小便。热搏其脏，热气蕴积，水行则涩，故小便不利也。

小便不通候

水行于小肠，入胞为小便。肾与膀胱俱主水，此二经为脏腑。若内生大热，热气入小肠及胞，胞内热，故小便不通，令小腹胀满，气喘息也。

大便不通候

三焦五脏不调和，冷热之邪结于肠胃，津液竭燥，大肠壅涩，故大便不通。张仲景云：妇人经水过多，亡津液者，亦大便难也。

大小便不利候

冷热不调，大小肠有游气，壅在大小肠，不得宣散，蓄积结生热，故大小便涩，不流利也。

大小便不通候

腑脏不和，荣卫不调，阴阳不相通，大小肠否结，名曰关格。关格，故大小便不通。自有热结于大肠，则大便不通；热结于小肠，则小便不通。今大小便不通者，是大小二肠受客热结聚，则大小便不通。此止客热暴结，非阴阳不通流，故不称关格，而直云大小便不通。

遗尿候

肾与膀胱为表里，而俱主水。肾气通于阴而小便，水液之下行者也。肾气冷，冷入胞，胞虚冷，不能制小便，故遗尿。

小便数候

肾与膀胱为表里，俱主于水。肾气通于阴，此二经虚，而有热乘之，热则小便涩，虚则小便数，热涩数也。

下利候

肠胃虚弱，为风邪冷热之气所乘。肠虚则泄，故变为利也。此下利是水谷利也，热色黄，冷色白。

带利候

带利，由冷热不调，大肠虚，冷热气客于肠间，热气乘之则变赤，冷气乘之则变白。冷热相交，则赤白相杂而连带不止，名为带利也。其状，白脓如涕，而有血杂。亦有少血者。如白脓涕而有赤脉，如鱼脑，又名鱼脑利。

血利候

热乘血，入于大肠，为血利也。血之随气，外行经络，内通脏腑，皆无滞积。若冒触劳动，生于热，热乘血散，渗入大肠，肠虚相化，故血利也。

阴痒候

妇人阴痒，是虫食所为。三虫九虫在肠胃之间，因脏虚虫动作，食于阴，其虫作势，微则痒，重者乃痛。

脱肛候

肛门，大肠候也。大肠虚冷，其气下冲者，肛门反出。亦有因产用力努偃，气冲其肛，亦令反出也。

阴肿候

阴肿者，是虚损受风邪所为。胞络虚而有风邪客之，风气乘于阴，与血气相搏，令气血否涩，腠理壅闭，不得泄越，故令阴肿也。

阴痛候

阴痛之病，由胞络伤损，致脏虚受风邪，而三虫、九虫因虚动作。食阴则痛者，其状成疮；其风邪乘气冲击而痛者，无疮，但疼痛而已。

阴疮候

阴疮者，由三虫、九虫动作，侵食所为也。诸虫在人肠胃之间。若脏腑调和，血气充实，不能为害。若劳伤经络，肠胃虚损，则动作侵食于阴。轻者或痒或痛，重者生疮也。

诊其少阴之脉，滑而数者，阴中生疮也。

阴挺出下脱候

胞络伤损，子脏虚冷，气下冲，则令阴挺出，谓之下脱。亦有因产而用力偃气，而阴下脱者。

诊其少阴脉浮动，浮则为虚，动则为悸，故脱也。

阴冷候

胞络劳伤，子脏虚损，风冷客之，冷乘于阴，故令冷也。

阴中生息肉候

此由胞络虚损，冷热不调，风邪客之，邪气乘于阴，搏于血气，变而生息肉也。其状如鼠乳。

癀候

此或因带下，或举重，或因产时用力，损于胞门，损于子脏，肠下乘而成癀。

痔病候

痔病，由劳伤经络，而血流渗之所成也。而有五种：肛边生疮，如鼠乳出在外，时出脓血者，牡痔也；肛边肿，生疮而出血者，牝痔也；肛边生疮，痒而复痛者，为血脉痔也；肛边肿核痛，发寒热而出血者，肠痔也；因便而清血出者，血痔也。

寸白候

寸白，是九虫内之一虫也。凡九虫在人腹内，居肠胃之间，脏腑气实，则虫不动，不为人害。虚者，虫便发动滋长，乃至毙人。

又云：饮白酒，以桑枝贯牛肉，食生菜、生鱼，仍饮乳酪，能变生寸白者也。

阴臭候

阴臭，由子脏有寒，寒搏于津液，蕴积，气冲于阴，故变臭也。

尿血候

血性得寒则凝，得热则流散。若劳伤经络，其血虚，热渗入胞，故尿血也。

大便血候

劳伤经脉则生热。热乘于血，血得热则流散，渗入于大肠，故大便血也。

失精候

肾与膀胱合，而肾藏精。若劳动膀胱伤，损肾气，则表里俱虚，不收制于精，故失精也。

乳肿候

足阳明之经，胃之脉也。其直者，从缺盆下于乳。因劳动则腠理虚，受风邪，入于荣卫。荣卫否涩，血气不流，热结于乳，故令乳肿。其结肿不散则成痈。

妒乳候

此由新产后，儿未能饮之，及饮不泄；或断儿乳，捻其乳汁不尽，皆令乳汁畜积，与血气相搏，即壮热大渴引饮，牢强掣痛，手不得近是也。

初觉便以手助捻去其汁，并令旁人助嘬引之。不尔，成疮有脓。其热势盛，则成痈。

乳痈候

肿结皮薄以泽，是痈也。足阳明之经脉，有从缺盆下于乳者，劳伤血气，其脉虚，腠理虚，寒客于经络，寒搏于血，则血涩不通。其气又归之，气积不散，故结聚成痈。痈气不宣，与血相搏，则生热。热盛乘于血，血化成脓。亦有因乳汁蓄结，与血相搏，蕴积生热，结聚而成乳痈。

年四十已还，治之多愈；年五十以上，慎，不当治之，多死。不治，自当终年。又，怀娠发乳痈肿及体结痈，此无害也。盖怀胎之痈，病起阳明。阳明胃之脉也，主肌肉，不伤脏，故无害。

诊其右手关上脉，沉则为阴，虚者则病乳痈。乳痈久不瘥，因变为瘘。

养生方云：热食汗出，露乳伤风，喜发乳肿，名吹乳，因喜作痈。

发乳溃后候

此谓痈疽发于乳，脓溃之后，或虚惙，或疼痛，或渴也。凡发乳溃后，出脓血多，则腑脏虚燥，则渴而引饮。饮入肠胃，肠胃虚，则变下利也。

乳疮候

此谓肤腠理虚，有风湿之气乘虚客之，与血气相搏，而热加之，则生疮也。

疽发乳候

肿而皮强，上如牛领之皮，谓之疽也。足阳明之脉，有从缺盆下于乳者，其脉虚则腠理开，寒气客之，寒搏于血，则血涩不通，故结肿。而气又归之，热气洪盛，故成疽也。热久不散，则肉败为脓也。

乳结核候

足阳明之经脉，有从缺盆下于乳者，其经虚，风冷乘之，冷折于血，则结肿。夫肿热则变败血为脓，冷则核不消。又重疲劳，动气而生热，亦煴烊。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

养生方导引法云：踑踞，以两手从曲脚内入，据地，曲脚加其上，举尻。其可用行气，愈瘰疬、乳痛。交两脚，以两手从曲脚任挖，举十二通，愈瘰疬乳痛也。

石痈候

石痈之状，微强不甚大，不赤，微痛热，热自歇，是足阳明之脉，有下于乳者，其经虚，为风寒气客之，则血涩结成痈肿。而寒多热少者，则无大热，但结核如石，谓之石痈。

发背候

五脏不调则致疽。疽者，肿结皮强，如牛领之皮。六腑不和则致痈。痈者，肿结薄以泽是也。腑与脏为表里，其经脉循行于身，俞皆在背。腑脏不调和，而腠理开，受于风寒，折于血，则结聚成肿。深则为疽，浅乃为痈。随寒所客之处，血则否涩不通，热又加之，故成痈疽发背也。

改砦候

此为内痈发于胁，名为改砦。由邪气聚在下管，与经络血气相搏所生也。至其变败，状如痈疽。

发乳后渴饮候

此谓发乳脓溃之后，血气虚竭，腑脏焦燥，故令渴也。渴引饮不止，饮入肠胃，则变为下利也。

发乳下利候

此谓发乳而肠胃虚，受冷则下利也。大肠为金，水谷之道；胃为土，水谷之海也。金土子母，而足阳明为胃之经，其脉有从缺盆下于乳者。因劳伤，其脉虚而受风寒，风寒搏血，气血否涩不通，故结痈肿。肿结皮薄以泽者，为痈。而风气乘虚入胃，则水谷糟粕变败不结聚，肠虚则泄为利。金土子母俱虚，故发乳而复利也。又，发乳渴引饮多，亦变利也。

发乳久不瘥候

此谓发乳痈而有冷气乘之，故痈疽结，经久不消不溃；而为冷所客，则脓汁出不尽，而久不瘥。

发乳余核不消候

此谓发乳之后，余热未尽，而有冷气乘之，故余核不消。复遇热，蕴积为脓。亦有淋沥不瘥，而变为瘘也。

发乳瘘候

此谓因发痈疮，而脓汁未尽。其疮暴瘥，则恶汁内食。后更发，则成瘘者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一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妊娠病诸候上　凡二十论

妊娠候

经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此是气血和调，阳施阴化也。

诊其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少阴，心脉也，心主血脉。又肾名胞门、子户。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者，妊娠脉也。三部脉沉浮正等，按之无断绝者，有娠也。

又，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俱沉实，生二男；左右俱浮大，生二女。又，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二子。又，左右手尺脉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女作男生；俱沉，为产二女，不尔，男作女生。又，左手尺中脉浮大者男，右手尺脉沉细者女。又，得太阴脉为男，得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

欲知男女，遣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又，看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妇人妊娠，其夫左边乳房有核是男，右边乳房有核是女。

妊娠一月，名曰始形。饮食精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之物。是谓才贞，足厥阴养之。足厥阴者，肝之脉也。肝主血。一月之时，血流溼，始不出，故足厥阴养之。足厥阴穴，在足大指歧间白肉际是。

妊娠二月，名曰始胎。无食腥辛之物。居必静处，男子勿劳，百节皆痛。是谓始藏也，足少阳养之。足少阳者，胆之脉也，主于精。二月之时，儿精成于胞里，故足少阳养之。足少阳穴，在足小指间本节后附骨上一寸陷中者是。

妊娠三月，名始胎。当此之时，血不流，形象始化，未有定仪，见物而变。欲令见贵盛公王好人，端正庄严。不欲令见伛偻侏儒，丑恶形人，及猿猴之类。无食姜兔，无怀刀绳。欲得男者，操弓矢，射雄雉，乘肥马于田野，观虎豹及走犬；其欲得女者，则著簪珂环佩，弄珠玑。欲令子美好端正者，数视白璧美玉，看孔雀，食鲤鱼；欲令儿多智有力，则啖牛心，食大麦；欲令子贤良盛德，则端心正坐，清虚和气，坐无邪席，立无偏倚，行无邪径，目无邪视，耳无邪听，口无邪言，心无邪念，无妄喜怒，无得思虑，食无到脐，无邪卧，无横足，思欲果瓜，啖味酸萡，好芬芳，恶见秽臭。是谓外象而变者也，手心主养之。手心主者，脉中精神，内属于心，能清神，故手心主养之。手心主穴，在掌后横文是。诊其妊娠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

妊娠四月之时，始受水精，以成血脉。其食宜稻秔，其羹宜鱼雁。是谓盛荣，以通耳目，而行经络，洗浴远避寒暑，是手少阳养之。手少阳者，三焦之脉也，内属于膻。四月之时，儿六腑顺成，故手少阳养之。手少阳穴，在手小指间本节后二寸是也。诊其妊娠四月，欲知男女，左脉疾为男，右脉疾为女。左右俱疾，为生二子。当此之时，慎勿泻之，必致产后之殃。何谓也？是手少阳三

焦之脉，内属于三焦。静形体，和心志，节饮食。

妊娠五月，始受火精，以成其气，卧必晏起，洗浣衣服，深其屋室，厚其衣裳，朝吸天光，以避寒殃。其食宜稻麦，其羹宜牛羊，和以菜萸，调以五味。是谓养气，以定五脏者也。一本云：宜食鱼鳖。足太阴养之。足太阴脾之脉，主四季。五月之时，儿四支皆成，故足太阴养之。足太阴穴，在足内踝上三寸是也。诊其妊娠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又，其脉数者，必向坏；脉紧者，必胞阻；脉迟者，必腹满湍；脉乳者，必水坏为肿。

妊娠六月，始受金精，以成其筋。身欲微劳，无得静处。出游于野，数观走犬，及视走马。宜食鸷鸟猛兽之肉。是谓变腠膂筋，以养其爪，以牢其背膂。足阳明养之。足阳明者，胃之脉，主其口目。六月之时，儿口目皆成，故足阳明养之。足阳明穴，在太冲上二寸是也。

妊娠七月，始受木精，以成其骨。劳躬摇支，无使定止。动作屈伸，居处必燥，饮食避寒。常宜食稻秔，以密腠理。是谓养骨牢齿者也。手太阴养之。手太阴者，肺脉，主皮毛。七月之时，儿皮毛已成，故手太阴养之。手太阴穴，在手大指本节后，白肉际陷中是。诊其妊娠七月脉，实大牢强者生，沉细者死。怀躯七月，而不可知，时时衄而转筋者，此为躯衄；时嚏而动者，非躯也。怀躯七月，暴下斗余水，其胎必倚而堕，此非时孤浆预下故也。

妊娠八月，始受上精，以成肤革。和心静息，无使气极。是谓密腠理而光泽颜色，手阳明养之，手阳明者，大肠脉，大肠主九窍。八月之时，儿九窍皆成，故手阳明养之。手阳明穴，在大指本节后宛宛中是。诊其妊娠八月脉，实大牢强弦紧者生，沉细者死。

妊娠九月，始受石精，以成皮毛。六腑百节，莫不毕备。饮醴食甘，缓带自持而待之，是谓养毛发，多才力，足少阴养之。足少阴者，肾之脉，肾主续缕。九月之时，儿脉续缕皆成，故足少阴养之。足少阴穴，在足内踝后微近下前动脉是也。

妊娠十月，五脏俱备，六俯齐通，纳天地气于丹田，故使关节人神咸备，然可预修滑胎方法也。

妊娠恶阻候

恶阻病者，心中愦闷，头眩，四支烦疼，懈惰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啖咸酸果实，多睡少起，世云恶食，又云恶字是也。乃至三四月日以上，大剧者，不能自胜举也。此由妇人元本虚羸，血气不足，肾气又弱，兼当风饮冷太过，心下有痰水挟之，而有娠也。经血既闭，水渍于脏，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经络否涩，则四支沉重。挟风则头目眩，故欲有胎，而病恶阻。所谓欲有胎者，其人月水尚来，而颜色皮肤如常，但苦沉重愦闷，不欲食饮，又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即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通，则结胎也。

妊娠转女为男候

阴阳和调，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是以有娠。而三阴所会，则多生女。但妊娠二月，名曰始藏，精气成于胞里。至于三月，名曰始胎，血脉不流，象形而变，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时男女未分，故未满三月者，可服药方术转之，令生男也。

妊娠养胎候

妊娠之人，有宿挟痼疹，因而有娠。或有娠之时，节适乖理，致生疾病。并令腑脏衰损，气力虚羸，令胎不长。故须服药去其疾病，益其气血，以扶养胎也。

妊娠禁忌候

妊娠男女未分之时，未有定仪，见物而

化，故须端正庄严，清静和平，无倾视，无邪听。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腑脏骨节，皆未成足，故自初讫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

妊娠胎间水气子满体肿候

胎间水气，子满体肿者，此由脾胃虚弱，腑脏之间有停水，而挟以妊娠故也。妊娠之人，经血壅闭，以养于胎。若挟有水气，则水气相搏，水渍于胎，兼伤腑脏。脾胃主身之肌肉，故气虚弱，肌肉则虚，水气流溢于肌，故令体肿。水渍于胞，则令胎坏。

然妊娠临将产之月而脚微肿者，其产易。所以尔者，胞脏水血俱多，故令易产。而水乘于外，故微肿，但须将产之月耳。若初妊而肿者，是水气过多，儿未成具，故坏胎也。

怀胎脉浮者，必腹满而喘。怀娠为水肿。

妊娠漏胞候

漏胞者，谓妊娠数月而经水时下。此由冲脉、任脉虚，不能约制太阳、少阴之经血故也。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皆起于胞内。手太阳，小肠脉也；手少阴，心脉也。是二经为表里，上为乳汁，下为月水。有娠之人，经水所以断者，壅之以养胎，而蓄之为乳汁。冲任气虚，则胞内泄漏，不能制其经血，故月水时下，亦名胞阻。漏血尽，则人毙也。

妊娠胎动候

胎动不安者，多因劳役气力，或触冒冷热，或饮食不适，或居处失宜。轻者止转动不安，重者便致伤堕。若其母有疾以动胎，治母则胎安；若其胎有不牢固，致动以病母者，治胎则母瘥。若伤动甚者，候其母，面赤舌青者，儿死母活；母唇口青，口两边沫出者，母子俱死；母面青舌赤，口中沫出，母死子活。

妊娠僵仆胎上抢心下血候

此谓行动倒仆，或从高堕下，伤损胞络，致血下动胎，而血伤气逆者，胎随气上抢心。其死生之候：其母舌青者，儿死母活；唇口无沫，儿生；唇青沫出者，母子俱死；唇口青舌赤者，母死儿活。若下血不住，胞燥胎枯，则令胎死。

妊娠胎死腹中候

此或因惊动倒仆，或染温疫、伤寒，邪毒人于胞脏，致令胎死。其候当胎处冷，为胎已死也。

妊娠腹痛候

腹痛皆由风邪入于腑脏，与血气相击搏所为。妊娠之人，或宿挟冷疹，或新触风邪，疹结而痛。其腹痛不已，邪正相干，血气相乱，致伤损胞络，则令动胎也。

妊娠心痛候

夫心痛，多是风邪痰饮，乘心之经络，邪气搏于正气，交结而痛也。若伤心正经而痛者，为真心痛。心为神，统领诸脏，不可受邪。邪若伤之，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若伤心支别络而痛者，则乍间乍盛，休作有时。妊娠之人，感其病者，痛不已。气乘胞络，伤损子脏，则令动胎。凡胎动，则胎转移不安，不安而动于血者，则血下也。

妊娠心腹痛候

妊娠心腹痛者，或由腹内宿有冷疹，或新触风寒，皆因脏虚而至发动，邪正相击，而并于气，随气下上，上冲于心则心痛，下攻于腹则腹痛，故令心腹痛也。妊娠而病之者，正邪二气交击于内。若不时瘥者，其痛冲击胞络，必致动胎，甚则伤堕。

妊娠腰痛候

肾主腰脚。因劳损伤动，其经虚，则风冷乘之，故腰痛。妇人肾以系胞，妊娠而腰痛甚者，多堕胎也。

妊娠腰腹痛候

肾主腰脚。其经虚，风冷客之，则腰痛；冷气乘虚入腹，则腹痛。故令腰腹相引而痛不止，多动胎，腰痛甚者，则胎堕也。

妊娠小腹痛候

妊娠小腹痛者，由胞络宿有冷，而妊娠血不通，冷血相搏，故痛也。痛甚亦令动胎也。

妊娠卒下血候

此谓卒有损动，或冷热不调和，致伤于胎，故卒痛。下血不止者，堕胎也。

妊娠吐血候

吐血，皆由脏腑伤所为。忧思惊怒，皆伤脏腑，气逆故吐血。吐血而心闷胸满，未欲止，心闷甚者死。妊娠病之，多堕胎也。

妊娠尿血候

尿血，由劳伤经络而有热，热乘于血，血得热流溢，渗入于胞，故尿血也。

妊娠数堕胎候

阳施阴化，故得有胎。荣卫和调，则经养周足，故胎得安，而能成长。若血气虚损者，子脏为风冷所居，则血气不足，故不能养胎，所以致胎数堕。候其妊娠而恒腰痛者，喜堕胎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二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妊娠病诸候下　凡四十一论

妊娠伤寒候

冬时严寒，人体虚而为寒所伤，即成病为伤寒也。轻者啬啬恶寒，噏噏发热，微咳鼻壅，数日乃止；重者头痛体疼，增寒壮热。久不歇，亦伤胎也。

妊娠伤寒后复候

冬时严寒，人体虚，触冒之得病，名伤寒。其状，头痛，体疼，壮热。瘥后体虚，尚未平复，或起早，或饮食过度，病更如初，故谓之复也。

妊娠时气候

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如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节而有其气。一气之至，无人不伤，长少虽殊，病皆相似者，多挟于毒。言此时普行此气，故云时气也。妊娠遇之，重者伤胎也。

妊娠温病候

冬时严寒，人有触冒之，寒气伏藏肌骨，未即病，至春而发，谓之温也。亦壮热，大体与伤寒相似。又冬时应寒而反温，温气伤人即病，亦令壮热，谓之温病。妊娠遇此病，热搏于胎，皆损胎也。

妊娠热病候

冬时严寒，触冒伤之，藏于肌骨，夏至乃发，壮热，又为暑病。暑病，即热病也。此寒气蕴积，发即有毒。妊娠遇之，多致堕胎也。

妊娠寒热候

妊娠寒热病者，犹是时气之病也。此病起于血气虚损，风邪乘之，致阴阳并隔。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相乘，二气交争，故寒热。其妊娠而感此病者，热甚则伤胎也。

妊娠寒疟候

夫疟者，由夏伤于暑，客于皮肤。至秋因劳动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动前暑热，正邪相击，阴阳交争，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更虚更盛，故发寒热。阴阳相离，寒热俱歇。若邪动气至，交争则复发，故疟体作有时。

其发时节渐晏者，此由风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发日晏。其发日早者，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内，上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内，其气既上，故其病发更早。

其间日发者，由风邪内薄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间日蓄积乃发。

妊娠而发者，寒热之气迫伤于胎，多致

损动也。

妊娠下利候

春伤于风，邪气留连。遇肠胃虚弱，风邪因而伤之，肠虚则泄，故为下利。然此水谷利也。

妊娠滞利候

冷热不调，肠虚者，冷热之气客于其间。热气乘之则赤，冷气乘之则白，冷热相交连滞，故赤白如鱼脑鼻涕相杂，为滞利也。

妊娠胸胁支满候

妊娠经血不通，上为乳汁，兼以养胎。若宿有停饮者，则血饮相搏。又因冷热不调，动于血饮，血饮乘气逆上，抢于胸胁，胀满，而气小喘，谓之支满。

妊娠痰候

水饮停积，结聚为痰，人皆有之。少者不能为害，若多则成病，妨害饮食，乃至呕吐。妊娠病之，若呕吐甚者，伤胎也。

妊娠子烦候

脏虚而热气乘于心，则令心烦。停痰积饮，在于心胸，其冷冲心者，亦令烦也。若虚热而烦者，但烦热而已；若有痰热而烦者，则呕吐涎沫。妊娠之人，既血饮停积，或虚热相搏，故亦烦。以其妊娠而烦，故谓之子烦也。

妊娠霍乱候

阴阳清浊相干，谓之气乱。气乱于肠胃之间，为霍乱也。但饮食过度，冒触风冷，使阴阳不和，致清浊相干，肠胃虚者受之，故霍乱也。先心痛则先吐，先腹痛则先利，心腹俱痛，吐利并发。

有头痛体疼，发热而吐利者，亦为霍乱。所以然者，挟风而有实故也。风折血气，皮肤闭密，血气不得宣，故令壮热；风邪乘其经脉，气上冲于头，则头痛；风气入于肠胃，肠虚则泄利，胃逆则呕吐，故吐利也。吐利甚则烦，腑脏虚故也。又手足逆冷，阴阳气暴竭，谓之四逆也。妊娠而病之，吐利甚者，则伤损胎也。

妊娠中恶候

人有忽然心腹刺痛，闷乱欲死，谓之中恶。言恶邪之气中伤于人也。所以然者，人之血气自养，而精神为主。若血气不和，则精神衰弱，故厉毒鬼气得中之。妊娠病之，亦致损胎也。

妊娠腹满候

妊娠腹满者，由腹内宿有寒冷停饮，挟以妊娠。重因触冷，则冷饮发动，邪气相干，故令腹满也。

妊娠咳嗽候

肺感于微寒，寒伤于肺，则成咳嗽。所以然者，肺主气，候皮毛。寒之伤人，先客皮毛，故肺受之。又，五脏六腑，俱受气于肺，以四时更王。五脏六腑亦皆有咳嗽，各以其时感于寒，而为咳嗽也。秋则肺受之，冬则肾受之，春则肝受之，夏则心受之。其诸脏咳嗽不已，各传于腑。妊娠而病之者，久不已，伤于胎也。

妊娠胸痹候

胸痹者，由寒气客于脏腑，上冲胸心，愊愊如满，噎塞，习习而痹痛，胸中栗栗然，饮食不下，谓之胸痹也。而脾胃渐弱，乃至毙人。妊娠而病之，非直妊妇为患，亦伤损于胎也。

妊娠咽喉身体著毒肿候

毒肿者，是风邪厉毒之气，客入肌肉，搏于血气，积聚所成。然邪毒伤人，无有定处，

随经络虚处而留止之，故或著身体，或著咽喉。但毒之所停，血则否涩。血气与邪相搏，故成肿也。其毒发于身体，犹为小缓；若著咽喉最急，便肿塞痹痛，乃至水浆不通；毒入攻心，心烦闷。妊娠者，尤宜急救。不尔，子母俱伤也。

妊娠中蛊毒候

蛊毒者，人有以蛇、蝮、蜣螂诸虫，合著一处，令其自相残食。余一个在者，名之为蛊。诸山县人多作而敬事之，因饮食裹以毒毒人。又，或吐血利血，是食人腑脏则死。又云有缓急，缓者延引日月，急者止在旦夕。以法术知其主，呼之蛊去乃瘥。平人遇之尚死，况妊娠者，故子母俱伤也。

妊娠飞尸入腹候

飞尸者，是五尸中一尸也。其游走皮肤，贯穿脏腑，每发刺痛，变作无常，为飞尸也。妊娠病之者，亦损胎也。

妊娠患子淋候

淋者，肾虚膀胱热也。肾虚不能制水，则小便数也。膀胱热则水行涩，涩而且数，淋沥不宣。妊娠之人，胞系于肾，肾患虚热成淋，故谓子淋也。

妊娠大小便不通候

人有腑脏气实，而生子热者，随停积之处成病。若热结大肠，大便不通；热结小肠，小便不通；若大小肠俱为热所结，故烦满，大小便不通也。凡大小便不通，则内热，肠胃气逆，令变干呕也。

妊娠大便秘不通候

三焦五脏不调和，冷热否结，津液竭燥，肠胃否涩，蕴积结于肠间，则大便不通，令腹否满烦热，甚者变于呕。所以然者，胃内热气逆也。

妊娠大小便不利候

冷热之气不调，乘于大小肠，则谓之为游气，壅否而生热；或热病，热入大小肠，并令大小便不利也。凡大小便不利，则心胁满，食不下，而烦躁不安也。

妊娠小便利候

小便利者，肾虚胞冷，不能温制于小便，故小便利也。

妊娠小便数候

肾与膀胱合，俱主水。肾气通于阴。肾虚而生热，则小便涩，虚则小便数，虚热相搏，虽数起而不宣快也。

妊娠小便不利候

肾与膀胱合，俱主水，水行入胞为小便。脏腑有热，热入于胞，故令小便不利也。

妊娠小便不通候

小肠有热，热入于胞，内热结甚者，故小便不通，则心胁小肠俱满，气喘急也。

妊娠惊胎候

惊胎者，见怀妊月将满，或将产，其胎神识已具，外有劳伤损动，而胎在内惊动也。

妊娠中风候

四时八方之气为风，常以冬至之日候之。风从其乡来者，长养万物；若不从乡来者为虚风，贼于人，入体虚者则中之。五脏六腑，俞皆在背。脏腑虚，风邪皆从其俞入，人中之，随腑脏所感而发也。

心中风，但僵卧，不得倾侧，汗出。唇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壮。若唇或青或白，或黄或黑，此是心坏为水，面目亭亭，时悚动者，皆不可治，五六日而死。

若肝中风，但踞坐，不得低头。若绕两

甘连额，色微有青，唇青而黄，可治，急灸肝俞百壮。若大青黑，面一黄一白者，是肝已伤，不可治，数日而死。

若脾中风，踞而腹满，身通黄，吐咸汁出者，可治，急灸脾俞百壮。若手足青者，不可治。

若肾中风，踞而腰痛，视脐左右，本有黄，如饼铛大者，可治，急灸肾俞百壮。若齿黄赤，鬓发直，面土色者，不可治也。

若肺中风，偃卧而胸满短气，冒闷汗出，视目下鼻上下两边，下行至口色白者，可治，急灸肺俞百壮。若色黄，为肺已伤，化为血，不可治。其人当妄掇空，或自拈衣，如此数日而死。妊娠而中风，非止妊娠为病，甚者损胎也。

妊娠痉候

体虚受风，而伤太阳之经，停滞经络，后复遇寒湿相搏，发则口噤背强，名之为痉。妊娠而发者，闷冒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是风伤太阳之经作痉也。亦名子痫，亦名子冒也。

妊娠鬼胎候

夫人脏腑调和，则血气充实，风邪鬼魅，不能干之。若荣卫虚损，则精神衰弱，妖魅鬼精，得入于脏，状如怀娠，故曰鬼胎也。

妊娠两胎一生一死候

阳施阴化，精盛有余者，则成两胎。胎之在胞，以血气资养。若寒温节适，虚实调和，气血强盛，则胎无伤夭；若冷热失宜，气血损弱，则胎翳燥不育。其两胎而一死者，是血遇于寒，其经养不调，故偏夭死也。候其胎上冷，是胎已死也。

妊娠胎痿燥候

胎之在胞，血气资养。若血气虚损，胞脏冷者，胎则翳燥，委伏不长。其状，儿在胎都不转动，日月虽满，亦不能生，是其候也。而胎在内痿燥，其胎多死。

妊娠过年久不产候

过年不产，由挟寒冷宿血在胞而有胎，则冷血相搏，令胎不长，产不以时，若其胎在胞，日月虽多，其胎翳小，转动劳羸，是挟宿病，必过时乃产。

妊娠堕胎后血出不止候

堕胎损经脉，损经脉，故血不止也。泻血多者，便致烦闷，乃至死也。

妊娠堕胎后血不出候

此由宿有风冷，因堕胎，血冷相搏，气虚逆上者，则血结不出也。其血逆上抢心，则亦烦闷，甚者致死。

妊娠堕胎胎衣不出候

此由堕胎初下，妇人力羸，不能更用气产胞，便遇冷。冷则血涩，故胞衣不出也。若胞上掩心，烦闷，乃至于死也。

妊娠堕始后腹痛虚乏候

此由堕胎之时，血下过少，后余血不尽，将摄未复，而劳伤气力，触冒风冷，风冷搏于血气，故令腹痛。劳损血气，不复则虚乏。而余血不尽，结搏于内，多变成血瘕，亦令月水不通也。

妊娠堕胎后著风候

堕胎后荣卫损伤，腠理虚疏，未得平复，若起早当风取凉，即著于风。初止羸弱，或饮食减少，气力不即平复。若风挟冷入腹内，搏于血，结成刺痛。若入肠胃，亦下利。入经络，或痹或疼痛。若入太阳之经，则腰背强直成痉，或角弓反张，或口喎僻，或缓弱不随，或一边挛急。各随所伤处而成病也。

妊娠欲去胎候

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三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妇人将产病诸候凡三论

产法

人处三才之间，禀五行之气，阳施阴化，故令有子。然五行虽复相生，而刚柔刑杀，互相害克。至于将产，则有日游、反支禁忌。若犯触之，或横致诸病，至产时坐卧产处，须顺四时五行之气，故谓之产法也。

产防运法

防运者，诸临产若触犯日游、反支诸所禁忌，则令血气不调理，而致运也。其运之状，心烦闷，气欲绝是也，故须预以法术防之。

胞衣不出候

有产儿下，苦胞衣不落者，世谓之息胞。由产妇初时用力，比产儿出而体已疲顿，不能更用气，产胞经停之间，外冷乘之，则血道否涩，故胞久不出。弥须急以方药救治，不尔，害于儿。所以尔者，胞系连儿脐，胞不出，则不得以时断脐浴洗，冷气伤儿，则成病也。

旧方胞衣久不出，恐损儿者，依法截脐，而以物系其带一头。亦有产而看产人不用意慎护，而挽牵甚，胞系断者，其胞上掩心，则毙人也。纵令不死，久则成病也

妇人难产病诸候　凡七论

产难候

产难者，或先因漏胎，去血脏燥，或子脏宿挟疹病，或触禁忌，或始觉腹痛，产时未到，便即惊动，秽露早下，致子道干涩，产妇力疲，皆令难也。

候其产妇，舌青者，儿死母活；唇青口青，口两边沫出者，子母俱死；面青舌赤，沫出者，母死子活。故将产坐卧产处，须顺四时方面，并避五行禁忌。若有犯触，多令产难。

产妇腹痛而腰不痛者，未产也；若腹痛连腰甚者，即产。所以然者，肾候于腰，胞系于肾故也。

诊其尺脉，转急如切绳转珠者，即产也。

横产候

横产由初觉腹痛，产时未至，惊动伤早，儿转未竟，便用力产之，故令横也。或触犯禁忌所为。将产坐卧产处。须顺四时方面，并避五行禁忌。若触犯，多致灾祸也。

逆产候

逆产者，初觉腹痛，产时未至，惊动伤早，儿转未竟，便用力产之，则令逆也。或触犯禁忌。故产处及坐卧，须顺四时方面，并避五行禁忌。若触犯，多致灾祸也。

养生方云：妊娠，大小便勿至非常之去

处，必逆产杀人也。

产子上逼心候

妊娠将养得所，则气血调和，故儿在胎则安，当产亦易。若节适失宜，则血气乖戾，儿在胎则惊动，至产育亦难。产而子上迫于心者，由产难用力，胎动气逆，胎上冲迫于心也。凡胎上迫于心，则暴闷绝，胎下乃苏，甚者至死。凡产处及坐卧，须顺四时方面，并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致灾祸也。

产子但趋后孔候

产子但趋后孔者，由坐卧未安，匆遽强嗳，气暴冲击，故儿失其道。妇人产有坐有卧。若坐产者，须正坐，傍人扶抱肋腰持捉之，勿使倾斜，故儿得顺其理。卧产者，亦待卧定，背平著席，体不伛曲，则儿不失其道。若坐卧未安，身体斜曲，儿身转动，匆遽强嗳，气暴冲击，则令儿趋后孔，或横或逆，皆由产时匆遽，或触犯禁忌，坐卧不安，审所为，故产坐卧须平正，顺四时方面，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致灾祸也。

产已死而子不出候

产妇已死，而子不出，或触犯禁忌，或产时未到，惊动伤早，或傍看产人抱腰持捉失理，皆令产难，而致胎上掩心，闷绝故死也。候其妇将困乏际，面青舌赤，口沫出者，则母死儿活也。故产处坐卧，须顺四时方面，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招灾祸也。

产难子死腹中候

产难子死腹中者，多因惊动过早，或触犯禁忌，致令产难。产难则秽沃下，产时未到，秽露已尽，而胎枯燥，故子死腹中。候其产妇舌青黑，及胎上冷者，子已死也。故产处坐卧须顺四时方面，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招灾祸也。

妇人产后病诸候上　凡二十论

产后血运闷候

运闷之状，心烦气欲绝是也。亦有去血过多，亦有下血极少，皆令运。若产去血过多，血虚气极，如此而运闷者，但烦闷而已。若下血过少，而气逆者，则血随气上掩于心，亦令运闷，则烦闷而心满急。二者为异。亦当候其产妇血下多少，则知其产后应运与不运也。然烦闷不止，则毙人。凡产时当向坐卧，若触犯禁忌，多令运闷，故血下或多或少。是以产处及坐卧，须顺四时方面，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招灾祸也。

产后血露不尽候

凡妊娠当风取凉，则胞络有冷。至于产时，其血下必少。或新产而取风凉，皆令风冷搏于血，致使血不宣消，蓄积在内，则有时血露淋沥下不尽。

产后恶露不尽腹痛候

妊娠取风冷过度，胞络有冷，比产血下则少。或新产血露未尽，而取风凉，皆令风冷搏于血，血则壅滞不宣消，蓄积在内，内有冷气，共相搏击，故令痛也。甚者则变成血瘕，亦令月水不通也。

产后血上抢心痛候

产后气虚挟宿寒，寒搏于血，血则凝结不消，气逆上者，则血随上抢，冲击而心痛也。凡产，余血不尽，得冷则结，与气相搏相痛。因重遇于寒，血结弥甚，变成血瘕，亦令月水否涩不通。

半产候

半产，谓妊娠儿骨节脏腑渐具，而日月未足便产也。多因劳役惊动所致，或触犯禁

忌亦然也。

产后血瘕痛候

新产后，有血气相击而痛者，谓之瘕痛。瘕之言假也。谓其痛浮假无定处也。此由宿有风冷，血气不治，至产血下少，故致此病也。不急治，多成积结，妨害月水。轻则否涩，重则不通。

产后风虚肿候

夫产伤血劳气，腠理则虚，为风邪所乘。邪搏于气，不得宣泄，故令虚肿，轻浮如吹者，是邪搏于气，气肿也。若皮薄如熟李状，则变为水肿也。气肿发汗即愈，水肿利小便即瘥。

产后腹中痛候

产后脏虚，或宿挟风寒，或新触冷，与气相击搏，故腹痛。若气逆上者，亦令心痛、胸胁痛也。久则变成疝瘕。

产后心腹痛候

产后气血俱虚，遇风寒乘之，与血气相击，随气而上冲于心，或下攻于腹，故令心腹痛。若久痛不止，则变成疝瘕。

产后心痛候

产后脏虚，遇风冷客之，与血气相搏，而气逆者，上攻于心之络，则心痛。凡心痛，乍间乍甚，心之支别络为邪所伤也。若邪伤心之正经，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所以然者，心为诸脏之主，不受邪，邪伤即死也。

产后小腹痛候

此由产时恶露下少，胞络之间，有余血者，与气相击搏，令小腹痛也。因重遇冷，则血结，变成血瘕，亦令月水不利也。

产后腰痛候

肾主腰脚，而妇人以肾系胞。产则劳伤，肾气损动，胞络虚，未平复，而风冷客之。冷气乘腰者，则令腰痛也。若寒冷邪气连滞腰脊，则痛久不已。后有娠，喜堕胎。所以然者，胞系肾，肾主腰脊也。

产后两胁腹满痛候

膀胱宿有停水，因产恶露下少，血不宣消，水血壅否，与气相搏，积在膀胱，故令胁腹俱满，而气动与水血相击，则痛也。故令两胁腹满痛，亦令月水不利，亦令成血瘕也。

产后虚烦短气候

此由产时劳伤重者，血气虚极，则其后未得平和，而气逆乘心，故心烦也。气虚不足，故短气也。

产后上气候

肺主气。五脏六腑，俱禀气于肺。产则气血俱伤，脏腑皆损。其后肺气未复，虚竭逆上，故上气也。

产后心虚候

肺主气，心主血脉，而血气通荣脏腑，遍循经络，产则血气伤损，脏腑不足，而心统领诸脏，其劳伤不足，则令惊悸恍惚，是心气虚也。

产后虚烦候

产血气俱伤，脏腑虚竭，气在内不宣，故令烦也。

产后虚热候

产后脏脏劳伤，血虚不复，而风邪乘之，搏于血气，使气不宣泄，而苦涩生热，或支节烦愦，或唇干燥，但因虚生热，故谓之虚

热也。

产后虚羸候

夫产损动腑脏，劳伤气血。轻者，节养将摄，满月便得平复；重者，其日月虽满，气血犹未调和，故虚羸也。然产后虚羸，将养失所，多沉滞劳瘠，乍起乍卧。风冷多则辟瘦，颜色枯黑，食饮不消。风热多则腨腿虚乏，颜色无异于常，食亦无味。甚伤损者，皆著床，此劳瘠也。

产后风冷虚劳候

产则血气劳伤，腑脏虚弱，而风冷客之。风冷搏于血气。血气不能自温于肌肤，使人虚乏疲顿，致羸损不平复，谓之风冷虚劳。若久不瘥，风冷乘虚而入腹，搏于血则否涩；入肠则下利不能养，或食不消；入于脏，则胞脏冷，亦使无子也。

产后汗出不止候

夫汗，由阴气虚而阳气加之，里虚表实，阳气独发于外，故汗出也。血为阴，产则伤血，是为阴气虚也；气为阳，其气实者，阳加于阴，故令汗出，而阴气虚弱不复者，则汗出不止也。凡产后皆血虚，故多汗。因之遇风，则变为痉，纵不成痉，则虚乏短气，身体柴瘦，唇口干燥。久变经水断绝，津液竭故也。

产后汗血候

肝藏血，心主血脉。产则劳损肝心，伤动血气。血为阴，阴虚而阳气乘之，即令汗血。此为阴气大虚，血气伤动，故因汗血出，乃至毙人。

产后虚渴候

夫产水血俱下，腑脏血燥，津液不足，宿挟虚热者，燥竭则甚，故令渴。

产后余疾候

产后余疾，由产劳伤腑脏，血气不足，日月未满，而起早劳役，虚损不复，为风邪所乘，令气力疲乏，肌肉柴瘦。若气冷入于肠胃，肠胃虚冷，时变下利；若入搏于血，则经水否涩；冷搏气血，亦令腹痛。随腑脏虚处，乘虚伤之，变成诸疾。以其因产伤损，余势不复，致羸瘠疲顿，乍瘥乍甚，故谓产后余疾也。

产后中风候

产则伤动血气，劳损腑脏。其后未平复，起早劳动，气虚而风邪乘虚伤之，致发病者，故曰中风。若风邪冷气，初客皮肤经络，疼痹不仁，若乏少气；其人筋脉挟寒，则挛急喎僻；挟湿则强，脉缓弱；若入伤诸脏腑，恍惚惊悸。随其所伤腑脏经络，而为诸疾。

凡中风，风先客皮肤。后因虚入伤五脏，多从诸脏俞入。若心中风，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若唇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壮。唇或青或白，或黄或黑，此是心坏为水，面目亭亭，时悚动，皆不可复治，五六日而死。

若肝中风，踞坐，不得低头。若绕两目连额上，色微有青，唇青面黄，可治，急灸肝俞百壮。若大青黑，面一黄一白者，是肝已伤。不可复治。数日面死。

若脾中风，踞而腹满，体通黄，吐咸水出，可治，急灸脾俞百壮。若手足青者，不可复治也。

肾中风，踞而腰痛，视胁左右，未有黄色如饼饵大者，可治，急灸肾俞百壮。若齿黄赤，鬓发直，面土色，不可复治也。

肺中风，偃卧而胸满短气，冒闷汗出，视目下鼻上下两边下行至口，色白可治，急灸肺俞百壮。若色黄为肺已伤，化为血，而不可复治。其人当妄掇空，或自拈衣，如此数日而死。

产后中风口噤候

产后中风口噤者，是血气虚，而风入于颌颊。夹口之筋也。手三阳之筋结入于颔，产则劳损脏腑，伤动筋脉。风乘之者，其二阳之筋偏虚，则风偏搏之。筋得风冷则急，故令口噤也。

产后中风痉候

产后中风痉者，因产伤动血脉，脏腑虚竭，饮食未复，未满日月。荣卫虚伤，风气得入五脏，伤太阳之经。复感寒湿，寒搏于筋则发痉。其状，口急噤，背强直，摇头马鸣，腰为反折，须臾卜发，气急如绝，汗出如雨，手拭不及者，皆死。

产后中柔风候

柔风者，四肢不收，或缓或急，不得俯仰也。由阴阳俱虚，风邪乘之，风入于阳则表缓，四肢不收也；入于阴则里急，不得俯仰也。产则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未得平复，而风邪乘之故也。

产后中风不随候

产后腑脏伤动，经络虚损，日月未满，未得平复，而起早劳动，风邪乘虚入，邪搏于阳经者，气行则迟，机关缓纵，故令不随也。

产后风虚癫狂候

产后血气俱虚，受风邪，入并于阴，则癫忽发，卧地吐涎，口吲目急，手足缭，左右又无所觉知，良久乃苏是也。邪入并于阳则狂，发则言语倒错，或自高贤，或骂詈不避尊卑是也。产则伤损血气，阴阳俱虚。未平复者，为风邪所乘，邪乘血气，乍并于阳，乍并于阴，故癫狂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四

隋　大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云　曹赤电祠章圈点

妇人产后病诸候下　凡四十一论

产后月水不利候

手太阳、少阴之经，主下为月水。太阳，小肠之经。少阴，心之经也。心主血脉。因产伤动血气，其后虚损未复，而为风冷客于经络，冷搏于血，则血凝涩，故令月水不利也。

产后月水不调候

夫产伤动血气，虚损未复，而风邪冷热之气客于经络，乍冷乍热，冷则血结，热则血消，故令血或多或少；乍在月前，乍在月后，故为不调也。

产后月水不通候

夫产伤动血气，其后虚损未平复，为风冷所伤。血之为性，得冷则凝结。故风冷伤经，血结于胞络之间，故令月水不通也。凡血结月水不通，则变成血瘕。水血相并，后遇脾胃衰弱，肌肉虚者，变水肿也。

产后带下候

带下之病，由任脉虚损，任脉为经络之海，产后血气劳损未平复，为风冷所乘，伤于任脉。冷热相交，冷多则白多，热多则赤多也，相兼为带下也。

又云：带下有三门：一曰胞门，二曰龙门，三曰玉门。产后属胞门，谓因产伤损胞络故也。

产后崩中恶露不尽候

产伤于经血，其后虚损未平复，或劳役损动，而血暴崩下，遂因淋沥不断时来，故为崩中，恶露不尽。

凡崩中，若小腹急满，为内有瘀血，不可断之。断之终不断，而加小腹胀满，为难愈。若无瘀血，则可断，易治也。

产后利候

产后虚损未平复而起早，伤于风冷。冷风乘虚入于大肠，肠虚则泄，故令利也。产后利若变为血利，则难治，世谓之产子利也。

产后利肿候

因产劳伤荣卫，脾胃虚弱，风冷乘之，水谷不结，大肠虚则泄成利也。利而肿者，脾主土，候肌肉，土性本克水，今脾气衰微，不能克消于水，水气流溢，散在皮肤，故令肿也。

产后虚冷洞利候

产劳伤而血气虚极，风冷乘之，入于肠胃。肠胃虚而暴得冷，肠虚则泄，遇冷极虚，故变洞利也。

产后滞利候

产后虚损，冷热之气客于肠胃，热乘血，血渗于肠则赤；冷搏肠间，津液则变白；其冷热相交，故赤白相杂，连滞不止，故谓滞

利也。

产后冷热利候

产后脏虚，而冷热之气入于肠胃，肠虚则泄，故成冷热利。凡利色青与白为冷，黄与赤为热。久不止，热甚则变生血，冷极则生白脓。脓血相杂，冷热不调，则变滞利也。

产后客热利候

产后脏虚，而热气乘之，热入于肠，肠虚则泄，故为客热利，色黄是也。热甚，则黄赤而有血也。

产后赤利候

赤利，血利也。因产后血虚，为热气所乘，热搏血渗入肠，肠虚而泄，为血利。凡血利，皆是多热，热血不止，蕴瘀成脓血利也。

产后阴下脱候

产而阴脱者，由宿有虚冷，因产用力过度，其气下冲，则阴下脱也。

产后阴道痛肿候

脏气宿虚，因产风邪乘于阴，邪与血气相搏，在其腠理，故令痛；血气为邪所壅否，故肿也。

产后阴道开候

子脏宿虚，因产冷气乘之，血气得冷不能相荣，故令开也。

产后遗尿候

因产用气，伤于膀胱，而冷气入胞囊，胞囊缺漏，不禁小便，故遗尿。多因产难所致。

产后淋候

因产虚损，而热气客胞内，虚则起数，热则泄少，故成淋也。

产后渴利候

渴利者，渴而引饮，随饮随小便，而谓之渴利也。膀胱与肾为表里，膀胱为津液之府。妇人以肾系胞，产则血水俱下，伤损肾与膀胱之气，津液竭燥，故令渴也。而肾气下通于阴，肾虚则不能制水，故小便数，是为渴利也。

产后小便数候

胞内宿有冷，因产气虚，而冷发动，冷气入胞，虚弱不能制其小便，故令数。

产后尿血候

夫产伤损血气，血气则虚，而挟于热，搏于血。血得热流散，渗于胞，故血随尿出是为尿血。

产后大小便血候

夫产伤动血气，脏脏劳损，血伤未复，而挟于热，血得热则妄行。大肠及胞囊虚者，则血渗入之，故因大小便而血出也。

产后大小便不通候

大小肠宿有热，因产则血水俱下，津液暴竭，本挟于热，大小肠未调和，故令大小便涩结不通也。

产后大便不通候

肠胃本挟于热，因产又水血俱下，津液竭燥，肠胃否涩，热结肠胃，故大便不通也。

产后小便不通候

因产动气，气冲于胞，胞转屈辟，不得不便故也。亦有小肠本挟于热，因产水血俱下，津液竭燥，胞内热结，则小便不通也。然胞转则小腹胀满，气急绞痛；若虚热津液竭燥者，则不甚胀急，但不通；津液生，气和，则小便也。

产后小便难候

产则津液空竭，血气皆虚，有热客于胞者，热停积，故小便否涩而难出。

产后呕候

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以为血气，血气荣润腑脏。因产则腑脏伤动，有血虚而气独盛者，气乘肠胃，肠胃燥涩，其气则逆，故呕不下食也。

产后咳嗽候

肺感微寒，则成咳嗽。而肺主气，因产气虚，风冷伤于肺，故令咳嗽也。

产后时气热病候

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而为病者，谓之时气。产后体虚，而非节之热气伤之。故为产后时气热病也。

诊其脉，弦小者，足温则生，足寒则死。凡热病，脉应浮滑，而反悬急，为不顺，手足应温而反冷，为四逆，必死也。

产后伤寒候

触冒寒气而为病，谓之伤寒。产妇血气俱虚，日月未满，而起早劳动，为寒所伤，则啬啬恶寒，吸吸微热，数日乃歇。重者，头及骨节皆痛，七八日乃瘥也。

产后寒热候

因产劳伤血气，使阴阳不和，互相乘克。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相加，故发寒热。

凡产余血在内．亦令寒热，其腹时刺痛者是也。

产后疟候

夫疟者，由夏伤于暑，客在皮肤。至秋因劳动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动前暑热，正邪相击，阴阳交争，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更盛，故发寒热；阴阳相离，则寒热俱歇。若邪动气至，交争复发，故疟休作有时。

其发时节渐晏者，此由邪客于风府，邪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日晏。其发早者，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内，上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内，其气既上，故其病发更早。

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间日蓄积乃发。

产后血气损伤，而宿经伤暑热。今因产虚，复遇风邪相折，阴阳交争，邪正相干，故发作成疟也。

产后积聚候

积者阴气，五脏所生；聚者阳气，六腑所成。皆由饮食失节，冷热不调，致五脏之气积，六腑之气聚。积者，痛不离其部；聚者，其痛无有常处。所以然者，积为阴气，阴性沉伏，故痛不离其部；聚为阳气，阳性浮动，故痛无常处。产妇血气伤损，腑脏虚弱，为风冷所乘，搏于脏腑，与气血相结，故成积聚也。

产后癥候

癥病之候，腹内块，按之牢强，推之不移动是也。产后而有癥者，由脏虚，余血不尽，为风冷所乘，血则凝结，而成癥也。

产后癖候

癖病之状，胁下弦急刺痛是也。皆由饮食冷热不调，停积不消所成。产后脏虚，为风冷搏于停饮，结聚故成癖也。

产后内极七病候

产后血气伤竭，为内极七病，则旧方所

云七害也。一者害食，二者害气，三者害冷，四者害劳，五者害房，六者害任，七者害睡。皆产时伤动血气，其后虚极未平复，犯此七条，而生诸病。

凡产后气血内极，其气羸疲萎黄。冷则心腹绞痛，热则肢体烦疼，经血否涩，变为积聚癥瘕也。

产后目瞑候

目不痛不肿，但视物不明，谓之目瞑。肝藏血，候应于目。产则血虚，肝气不足，故目瞑也。

产后耳聋候

肾气通耳，而妇人以肾系胞。因产血气伤损，则肾气虚。其经为风邪所乘，故令耳聋也。

产后虚热口生疮候

产后口生疮者，心脏虚热。心开窍开于口，而主血脉。产则血气虚，脏有客热，气上冲胸膈，熏发于口，故生疮也。

产后身生疮候

产则血气伤损，腠理虚，为风所乘。风邪与血气相搏，脏腑生热，重发肌肤，故生疮也。

产后乳无汁候

妇人手太阳、少阴之脉，下为月水，上为乳汁。妊娠之人，月水不通，初以养胎，既产则水血俱下，津液暴竭，经血不足者，故无乳汁也。

产后乳汁溢候

妇人手太阳、少阴之脉，上为乳汁。其产虽血水俱下，其经血盛者，则津液有余，故乳汁多而溢出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五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小儿杂病诸候——凡二十九论

养小儿候

经说：年六岁以上为小儿，十八以上为少年，三十以上为壮年，五十以上为老年也。其六岁已还者，经所不载，是以乳下婴儿，病难治者，皆无所承按故也。中古有巫方，立小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始有小儿方焉。逮乎晋宋，推诸苏家，传袭有验，流于人间。

小儿始生，肌肤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宜时见风日，若都不见风日，则令肌肤脆软，便易伤损。皆当以故絮著衣，莫用新绵也。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又当薄衣。薄衣之法，当从秋习之，不可以春夏卒减其衣，则令中风寒。从秋习之，以渐稍寒，如此则必耐寒。冬月但当著两薄襦，一复裳耳。非不忍见其寒，适当佳耳。爱而暖之，适所以害之也。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

其饮乳食哺，不能无痰癖，常当节适乳哺。若微不进，仍当将护之。凡不能进乳哺，则宜下之，如此则终不致寒热也。

又，小儿始生，生气尚盛，无有虚劳，微恶则须下之，所损不足言。及其愈病，则致深益。若不时下，则成大疾，疾成则难治矣。其冬月下之，难将护。然有疾者，不可不下。夏月下之后，腹中常当小胀满，故当节哺乳将护之。数日间，又节哺之，当令多少有常剂。

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若减少者，此是腹中已有小不调也。便当微将药，勿复哺之，但当乳之。甚者十许日，轻者五六日，自当如常。若都不肯食哺，而但饮乳者，此是有癖，为疾重，要当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则致寒热，或吐而发热，或致下利，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为也。则难治。先治其轻时，儿不耗损，百病速除矣。

小儿所以少病痛者，其母怀娠，时时劳役，运动骨血，则气强、胎养盛故也。若侍御多，血气微，胎养弱，则儿软脆易伤，故多病痛。

儿皆须著帽、项衣，取燥菊花为枕枕之。儿母乳儿，三时摸儿项风池。若壮热者，即须熨，便微汗。微汗不瘥，便灸两风池及背第三椎、第五椎、第七椎、第九椎两边各二壮，与风池凡为十壮。一岁儿七壮。儿大者，以意节度增壮数，可至三十壮，唯风池特令多。七岁以上可百壮。小儿常须慎护风池。谚云：戒养小儿，慎护风池。风池在颈项筋两辕之边，有病乃治之。疾微，慎不欲妄针灸，亦不用辄吐下。所以然者，针灸伤经络，吐下动腑脏故也。但当以除热汤浴之，除热散粉之，除热赤膏摩之，又以脐中膏涂之。令儿在凉处，勿禁水洗，常以新水洗。

新生无疾，慎不可逆针灸。逆针灸则忍

痛动经脉，因喜成痫。河洛间土地多寒，儿喜病痉。其俗生儿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颊以防噤。凡噤者，舌下脉急，牙车筋急，其土地寒，皆决舌下去血，灸颊以防噤。江东地温无此疾。古方既传有逆针灸之法，今人不详南北之殊，便按方用之，多害于小儿。是以田舍小儿，任自然，皆得无横夭。

又云：春夏决定不得下小儿。所以尔者，小儿腑脏之气软弱，易虚易实。下则下焦必益虚，上焦生热，热则增痰，痰则成病。自非当病，不可下也。

变蒸候

小儿变蒸者，以长血气也。变者上气，蒸者体热。变蒸有轻重。其轻者，体热而微惊，耳冷髓亦冷，上唇头白泡起，如死鱼目珠子，微汗出，而近者五日而歇，远者八九日乃歇；其重者，体壮热而脉乱，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辄吐呪，无所苦也。变蒸之时，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亦无所苦。蒸毕，自明了矣。

先变五日，后蒸五日，为十日之中热乃除。变蒸之时，不欲惊动。勿令傍边多人。变蒸或早或晚、依时如法者少也。

初变之时，或热甚者，连日数不歇，审计日数，必是变蒸，服黑散发汗；热不止者，服紫双丸，小瘥便止，勿复服之。其变蒸之时，遇寒加之，则寒热交争，腹痛夭矫。啼不止者，熨之则愈。变蒸与温壮、伤寒相似。若非变蒸，身热、耳热，髓亦热，此乃为他病，可为余治；审是变蒸，不得为余治。

其变日数，从初生至三十二日一变，六十四日再变，变且蒸；九十六日三变，变者，汗孔出而泄也。至一百二十八日四变，变且蒸；一百六十日五变，一百九十二日六变，变且蒸；二百二十四日七变，二百五十六日八变，变且蒸；二百八十八日九变，三百二十日十变，变且蒸。积三百三十日小蒸毕。后六十四日大蒸，后六十四日复大蒸，后百二十八日复蒸，积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毕也。

温壮候

小儿温壮者，由腑脏不调，内有伏热，或挟宿寒，皆搏于胃气。足阳明为胃之经，主身之肌肉，其胃不和调，则气行壅涩，故蕴积体热，名为温壮。

候小儿大便，其粪黄而臭，此腹内有伏热，宜将服龙胆肠；若粪白而酢臭，则挟宿寒不消，当服紫双丸。轻者少服药，令默除之；甚者小增药，令微利。皆当节乳哺数日，令胃气和调。若不节乳哺，则病易复。复则伤其胃气，令腹满。再、三利尚可，过此则伤小儿矣。

壮热候

小儿壮热者，是小儿血气盛，五脏生热，熏发于外，故令身体壮热。大体与温壮相似，而有小异。或挟伏热，或挟宿寒。其挟伏热者，大便黄而臭；挟宿寒者，粪白而有酸气。

此二者，腑脏不调，冷热之气俱乘肠胃，蕴积染渐而发，温温然热不甚盛，是温壮也；其壮热者，是血气盛，熏发于外，其发无渐，壮热甚，以此为异。若壮热不歇，则变为惊。极重者，亦变痫也。

惊候

小儿惊者，由血气不和，热实在内，心神不定，所以发惊。甚者掣缩变成痫。

又小儿变蒸，亦微惊。所以然者，亦由热气所为。但须微发惊，以长血脉，不欲大惊，大惊乃灸惊脉。若五六十日灸者，惊复更甚，生百日后灸惊脉，乃善耳。

欲发痫候

夫小儿未发痫欲发之候，或温壮连滞，或摇头弄舌，或睡里惊掣，数啮齿，如此是欲发痫之证也。

痫　候

痫者，小儿病也。十岁以上为癫，十岁以下为痫。其发之状，或口眼相引，而目睛上摇，或手足掣纵，或背脊强直，或颈项反折，诸方说痫，名证不同。大体其发之源，皆因三种。三种者，风痫、惊痫、食痫是也。风痫者，因衣厚汗出，而风入为之；惊痫者，因惊怖大啼乃发；食痫者，因乳哺不节所成。然小儿气血微弱，易为伤动，因此三种，变作诸痫。

凡诸痫正发，手足掣缩，慎勿捉持之，捉则令曲突不随也。

发痫瘥后身体头面悉肿满候

凡痫发之状，或口眼相引，或目睛上摇，或手足掣纵，或背脊强直，或头项反折，或屈指如数，皆由以儿当风取凉，乳哺失节之所为也。其痫瘥后而肿满者，是风痫。风痫，因小儿厚衣汗出，因风取凉而得之。初发之状，屈指如数，然后掣缩是也。其痫虽瘥，气血尚虚，而热未尽，在皮肤与气相搏，致令气不宣泄，故停并成肿也。

发痫瘥后六七岁不能语候

凡痫发之状，口眼相引，或目睛上摇，或手足瘛疭，或脊背强直，或头项反折，或屈指如数，皆由以儿当风取凉，乳哺失节所为也。而痫发瘥后不能语者，是风痫。风痫，因儿衣厚汗出，以儿乘风取凉太过，为风所伤得之。其初发之状，屈指如数，然后发瘛疭是也。心之声为言，开窍于口。其痫发虽止，风冷之气犹滞心之络脉，使心气不和，其声不发，故不能言也。

惊　痫　候

惊痫者，起于惊怖大啼，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发作成痫也。初觉儿欲惊，急持抱之，惊自止。故养小儿常慎惊，勿闻大声。每持抱之间，常当安徐，勿令怖。又雷鸣时常塞儿耳，并作余细声以乱之。

惊痫当按图灸之，摩膏，不可大下。何者？惊痫心气不足，下之内虚，则甚难治。凡诸痫正发，手足掣缩，慎不可捉持之，捉之则令曲突不随也。

风　痫　候

风痫者，由乳养失理，血气不和，风邪所中；或衣厚汗出，腠理开，风因而入。初得之时，先屈指如数，乃发掣缩是也。当与豚心汤。

又病先身热，瘛疭惊啼叫唤，而后发痫。脉浮者，为阳痫。内在六腑，外在肌肤，犹易治。病先身冷，不惊瘛，不啼唤，乃成病。发时脉沉者，为阴痫。内在五脏，外在骨髓，极者难治。

病发时，身软时醒者，谓之痫；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

诊其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亦痫瘛筋挛。尺寸脉俱浮，直上直下，此为督脉。腰背强直，不得俯仰。小儿风痫，三部脉紧急，其痫可治。小儿脉多似雀斗，要以三部脉为主。若紧者，必风痫。

凡诸痫发，手足掣缩，慎勿持之，捉则令曲突不随也。

发痫瘥后更发候

痫发之状，或口眼相引，目睛上摇，或手足瘛疭，或背脊强直，或头项反折，或屈指如数，皆由当风取凉，乳哺失节之所为。其瘥之后而更发者，是余势未尽，小儿血气软弱，或因乳食不节，或风冷不调，或更惊动，因而重发。如此者，多成常疹。凡诸痫正发，手足掣缩，慎勿捉持之，捉则令曲突不随也。

伤　寒　候

伤寒者，冬时严寒，而人触冒之。寒气入腠理，搏于血气，则发寒热，头痛体疼，谓

之伤寒。又春时应暖而反寒，此非其时有其气，伤人即发病，谓之时行伤寒者，小儿不能触冒寒气，而病伤寒者，多由大人解脱之时久，故令寒气伤之，是以小儿亦病之。

诊其脉来，一投而止者，便是得病一日。假令六投而止者，便是得病六日。其脉来洪者易治，细微者难治也。

伤寒解肌发汗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寒从外搏于血气，腠理闭密，冷气在内，不得外泄，蕴积生热，故头痛，壮热，体疼。所以须解其肌肤，令腠理开，津液为汗，发泄其气，则热歇。

凡伤寒，无问长幼男女，于春夏宜发汗。又脉浮大宜发汗。所以然者，病在表故也。

伤寒挟实壮热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人本脏气实者，则寒气与实气相搏，而壮热者，谓之挟实，谓之挟实。实者有二种，有冷有热。其热实，粪黄而臭；其冷实，食不消，粪白而酸气，比候知之。其内虽有冷热之殊，外皮肤皆壮热也。

伤寒兼惊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也。其兼惊者，是热乘心。心主血脉。小儿血气软弱，心神易动，为热所乘，故发惊。惊不止，则变惊痫也。

伤寒大小便不通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大小便不通，是寒搏于气而生热，热流入大小肠，故涩结不通。凡大小便不通，则内热不歇，或干呕，或言语。而气还逆上，则心腹胀满也。

伤寒腹满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腹满者，是热入腹，传于脏，脏气结聚，故令腹满。若挟毒者，则腹满，心烦，懊闷，多死。

伤寒咽喉痛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咽喉痛者，是心胸热盛，气上冲于咽喉，故令痛。若挟毒，则喉痛结肿，水浆不入，毒还入心，烦闷者死。

伤寒嗽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嗽者，邪在肺。肺候身之皮毛而主气。伤寒邪气先客皮肤，随气入肺，故令嗽。重者，有脓血也。

伤寒后嗽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壮热，体疼也。瘥后而犹嗽者，是邪气犹停在肺未尽也。寒之伤人，先客皮毛。皮毛肺之候，肺主气，寒搏肺气，入五脏六腑，故表里俱热。热退之后，肺尚未和，邪犹未尽，邪随气入肺，与肺气相搏，故伤寒后犹病嗽也。

伤寒汗出候

伤寒者，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壮热也。而汗出者，阳虚受邪，邪搏于气，故发热；阴气又虚，邪又乘于阴，阴阳俱虚，不能制其津液，所以伤寒而汗出也。

伤寒余热往来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使头痛，体疼而壮热也。其余热往来者，是邪气与正气交争。正气胜，则邪气却散，故寒热俱歇；若邪气未尽者，时干于正气，正气为邪气所干，则壅否还热，故余热往来不已也。

伤寒已得下后热不除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不得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也。若四五日后，热归入里，则宜下之。得利后，热犹不除者，余热未尽故。其状，肉常温温而热也。

伤寒呕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呕者，是胃气虚，热乘虚入胃，胃得热则气逆，故呕也。

伤寒热渴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渴者，是热入脏，脏得热则津液竭燥，故令渴也。

伤寒口内生疮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生热，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口生疮，热毒气在脏，上冲胸膈，气发于口，故生疮也。

伤寒鼻衄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腠理闭密，气不得宣泄，蕴积毒气，故头痛，体疼而壮热。其鼻衄，是热搏于气而乘于血也。肺候身之皮毛，其气开窍于鼻。寒先客于皮肤，搏于气而成热。热乘于血，血得热而妄行，发从鼻出者，名鼻衄也。

凡候热病而应衄者，其人壮热，频发汗，汗不出，或未及发汗，而鼻燥喘息，鼻气鸣即衄。凡衄，小儿止一升或数合，则热因之得减；若一升二升者，死。

伤寒后下利候

伤寒，是寒气客于皮肤，搏于血气，使腠理闭密，气不宣泄，蕴积毒气，头痛，体疼而壮热也。其热歇后而利者，是热从表入里故也。表热虽得解，而里热犹停肠胃，与水谷相并，肠胃虚则泄利。其状，利色黄。若壮热不止，则变为血利。若重遇冷，则冷热相加，则变赤白泻利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六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等撰
新安　吴门毛晋重订

小儿杂病诸候二凡三十四论

时气病候

时气病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如春时应暖反寒，夏时应热而冷，秋时应凉而热，冬时应寒而温。其气伤人，为病亦头痛壮热，大体与伤寒相似，无问长幼，其病形证略同。言此时通行此气，故名时气。亦呼为天行。

天行病发黄候

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谓之天行。大体似伤寒，亦头痛壮热。其热入于脾胃，停滞则发黄也。脾与胃合，俱象土，其色黄，而候于肌肉。热气缊积，其色蒸发于外，故发黄也。

时气腹满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其病状似伤寒，亦头痛壮热也。而腹满者，是热入腹，与脏气相搏，气否涩在内，故令腹满。若毒而满者，毒气乘心，烦懊者死。

时气病结热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其病状似伤寒，亦头痛壮热。热入腹内，与腑脏之气相结，谓之结热。热则大小肠否涩，大小便难而苦烦热是也。

败时气病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其病状似伤寒，亦头痛壮热。若触冒早晚失时，投药不与病相会，致令病连滞不已，作瘥作剧，或寒或热，败坏之证，无常是也。

时气病兼疟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其病状似伤寒，亦头痛壮热。而又兼疟者，是日数未满，本常壮热，而邪不退，或乘于阴，或乘于阳。其乘于阳，阳争则热；其乘于阴，阴争则寒。阴阳之气为邪所并，互相乘加，故发寒热成疟也。

时气病得吐下后犹热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其病似伤寒，亦头痛壮热。而得吐下之后，壮热犹不歇者，是肠胃宿虚，而又吐利，则为重候，其热乘虚而入里，则表里俱热，停滞不歇，故虽吐下而犹热也。

时气病后不嗜食面青候

时气之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客于肌肤，与血气相搏，故头痛壮热。热歇之后，不嗜食而面青者，是胃内余热未尽，气满，故不嗜食也。诸阳之气，俱上荣于面。阳虚未复，本带风邪，风邪挟冷，冷搏于血气，故令面青也。

时气病发复候

时气之病发复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客于肌肤，搏于血气，蕴积则变壮热头痛。热退之后，气血未和，腑脏热势未尽，或起早劳动，或饮食不节，故其病重发，谓之复也。然发复多重于初病者，血气已虚，重伤故也。

温病候

温病者，是冬时严寒，人有触冒之，寒气入肌肉，当时不即发，至春得暖气而发，则头痛壮热，谓之温病。又冬时应寒而反暖，其气伤人即发，亦使人头痛壮热，谓之冬温病。凡邪之伤人，皆由触冒，所以感之。小儿虽不能触冒，其乳母抱持解脱，不避风邪冷热之气，所以感病也。

温病下利候

温病，是冬时严寒，人有触冒之，寒气入肌肉，当时不即发，至春成病，得暖气而发，则头痛壮热，谓之温病。又冬时应寒而反温，其气伤人，即发成病，使人头痛壮热，谓之冬温病也。其下利者，是肠胃宿虚，而感于温热之病，热气入于肠胃，与水谷相搏，肠虚则泄，故下利也。

温病鼻衄候

温病者，是冬时严寒，人有触冒之，寒气入肌肉，当时不即发，至春得暖气而发，则头痛壮热，谓之温病。又冬时应寒而反温，其气伤人，即发成病，谓之冬温病，并皆头痛壮热。其鼻衄者，热乘于气，而入血也。肺候身之皮毛，主于气，开窍于鼻。温病则邪先客皮肤，而搏于气，结聚成热，热乘于血，血得热则流散，发从鼻出者，为衄也。

凡候热病鼻欲衄，其数发汗，汗不出，或初染病已来都不汗，而鼻燥喘息，鼻气有声，如此者，必衄也。小儿衄，止至一升数合，热因得歇。若至一斗数升，则死矣。

温病胸结候

温病是冬时严寒，人有触冒之，寒气入肌肉，当时不即发，至春得暖气而发，则头痛壮热，谓之温病。又冬时应寒而反温，其气伤人，即发成病，谓之冬温病，并皆头痛壮热。凡温热之病，四五日之后，热入里，内热腹满者，宜下之。若热未入里，而下之早者，里虚气逆，热结胸上，则胸否满短气，谓之结胸也。

患斑毒病候

斑毒之病，是热气入胃。而胃主肌肉，其热挟毒，蕴积于胃，毒气熏发于肌肉。状如蚊蚤所啮，赤斑起，周匝遍体。此病或是伤寒，或时气，或温病，皆由热不时歇，故热入胃，变成毒，乃发斑也。凡发赤斑者，十生一死；黑者，十死一生。

黄病候

黄病者，是热人脾胃，热气蕴积，与谷气相搏，蒸发于外，故皮肤悉黄，眼亦黄。脾与胃合，俱象土，候肌肉，其色黄。故脾胃内热积蒸发，令肌肤黄。此或是伤寒，或时行，或温病，皆由热不时解，所以入胃也。

凡发黄而下利、心腹满者，死。诊其脉沉细者，死。

又有百日半岁小儿，非关伤寒、温病，而身微黄者，亦是胃热，慎不可灸也，灸之则热甚。此是将息过度所为。微薄其衣，数与除热粉散，粉之自歇，不得妄与汤药及灸也。

黄疸病候

黄疸之病，由脾胃气实，而外有温气乘之，变生热。脾与胃合，候肌肉，俱象土，其色黄。胃为水谷之海。热搏水谷气，蕴积成黄。蒸发于外，身疼膊背强，大小便涩，皮肤面目齿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著物皆黄

是也。小便宣利者，易治；若心腹满，小便涩者，多难治也。不渴者易治，渴者难治。脉沉细而腹满者，死也。

胎　疸　候

小儿在胎，其母脏气有热，熏蒸于胎，到生下小儿体皆黄，谓之胎疸也。

疟　病　候

疟病者，由夏伤于暑，客于皮肤，至秋因劳动血气，腠理虚而邪乘之，动前暑热，正邪相击，阴阳交争，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更盛更虚，故发寒热；阴阳相离，则寒热俱歇；若邪动气至，交争复发，故疟休作有时。

其发时节渐晏者，此由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日晏。其发早者，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内，上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内，其气日上，故其病发更早。

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间日蓄积乃发也。

小儿未能触冒于暑，而亦病疟者，是乳母抱持解脱，不避风者也。

疟后余热候

夫风邪所伤，是客于皮肤，而痰饮渍于脏腑，致令血气不和，阴阳交争。若真气胜，则邪气退，邪气未尽，故发疟也。邪气虽退，气血尚虚，邪气干于真气，脏腑壅否，热气未散，故余热往来也。

患疟后胁内结硬候

疟是夏伤于暑，热客皮肤，至秋复为风邪所折，阴阳交争，故发寒热。其病正发，寒热交争之时，热气乘脏，脏则燥而渴，渴而引饮，饮停成癖，结于胁下，故瘥后胁内结硬也。

疟后内热渴引饮候

疟病者，是夏伤于暑，热客皮肤。至秋复为风邪所折，阴阳交争，故发寒热成疟。凡疟发欲解则汗，汗则津液减耗。又热乘于脏，脏虚燥。其疟瘥之后，腑脏未和，津液未复，故内犹热渴而引饮也。若引饮不止，小便涩者，则变成癖也。

寒热往来候

风邪外客于皮肤，内而痰饮渍于腑脏，致令血气不和，阴阳更相乘克，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之气，为邪所乘，邪与正相干，阴阳交争，时发时止，则寒热往来也。

寒热往来五脏烦满候

风邪外客于皮肤，内而痰饮渍于腑脏，致令血气不和，阴阳交争，故寒热往来。而热乘五脏，气积不泄，故寒热往来而五脏烦满。

寒热往来腹痛候

风邪外客于皮肤，内而痰饮渍于腑脏，血气不和，则阴阳交争，故寒热往来。而脏虚本挟宿寒，邪入于脏，与寒相搏，而击于脏气，故寒热往来而腹痛也。

寒热结实候

外为风邪客于皮肤，内而痰饮渍于腑脏，使血气不和，阴阳交争，则发寒热。而脏气本实，复为寒热所乘，则积气在内，使人胸胁心腹烦热而满，大便苦难，小便赤涩，是为寒热结实。

寒热往来食不消候

风邪外客于皮肤，内有痰饮渍于腑脏，使血气不和，阴阳交争，则寒热往来。其脾胃之气，宿挟虚冷，表虽寒热，而内冷发动，故食不消也。

寒热往来能食不生肌肉候

风邪外客于皮肤，内而痰饮渍于腑脏，使血气不和，阴阳交争，故发寒热往来。胃气挟热，热则消谷，谷消则引食，阴阳交争，为血气不和，血气不和，则不能充养身体，故寒热往来，虽能食而不生肌肉也。

胃中有热候

小儿血气俱盛者，则腑脏皆实，故胃中生热。其状，大便则黄，四肢温壮，翕然体热。

热　烦　候

小儿脏腑实，血气盛者，表里俱热，则苦烦躁不安，皮肤壮热也。

热　渴　候

小儿血气盛者，则脏腑生热，热则脏燥，故令渴。

中客忤候

小儿中客忤者，是小儿神气软弱，忽有非常之物，或未经识见之人触之，与鬼神气相忤而发病，谓之客忤也。亦名中客，又名中人。其状，吐下青黄白色，水谷解离，腹痛反倒夭矫，面变易五色，其状似痫，但眼不上摇耳。其脉弦急数者是也。若失时不治，久则难治。若乳母饮酒过度，醉及房劳，喘后乳者最剧，能杀儿也。

为鬼所持候

小儿神气软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录。其状，不觉有余疾，直尔萎黄，多大啼唤，口气常臭是也。

卒　死　候

小儿卒死者，是三虚而遇贼风，故无病仓卒而死也。三虚者，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时之和，三也。有人因此三虚，复为贼风所伤，使阴气偏竭于内，阳气阻隔于外，而气壅闭，阴阳不通，故暴绝而死也。若腑脏未竭，良久乃苏。亦有兼挟鬼神气者，皆有顷邪退，乃生也。

凡中客忤及中恶卒死，而邪气不尽，停滞心腹，久乃发动，多变成注也。

中　恶　候

小儿中恶者，是鬼邪之气卒中于人也。无问大小，若阴阳顺理，荣卫平和，神守则强，邪不干正，若精气衰弱，则鬼毒恶气中之。其状，先无他病，卒然心腹刺痛，闷乱欲死是也。

凡中恶腹大而满，脉紧大而浮者死，紧细而微者生。余势不尽，停滞脏腑之间，更发后，变为注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七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鄱县　曹赤电炳章参白

小儿杂病诸候三凡四十五论

注　候

注之言住也，谓之风邪气留人身内也。人无问大小，若血气虚衰，则阴阳失守，风邪鬼气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间，连滞腑脏之内。或皮肤掣动，游易无常，或心腹刺痛，或体热皮肿，沉滞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为注也。

小儿不能触冒风邪，多因乳母解脱之时，不避温凉暑湿；或抱持出入，早晚其神魂软弱，而为鬼气所伤，故病也。

尸　注　候

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无问大小，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小儿血气衰弱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为病。其状沉默，不的知病处。或寒热淋沥，涉引岁月，遂至于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为尸注也。

蛊　注　候

人聚虫蛇杂类，以器皿盛之，令相啖食，余一存者，即名为蛊，能变化。或随饮食入腹，食人五脏。小儿有中者，病状与大人、老子无异，唯心腹刺痛，懊闷。急者即死，缓者涉历岁月，渐深羸困，食心脏尽，利血，心脏烂，乃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为蛊注也。

阴　肿　候

足少阴为肾之经，其气下通于阴。小儿有少阴之经虚而受风邪者，邪气冲于阴，与血气相搏结，则阴肿也。

腹　胀　候

腹胀，是冷气客于脏故也。小儿腑脏嫩弱，有风冷邪气客之，搏于脏气，则令腹胀。若脾虚，冷移入于胃，食则不消。若肠虚，冷气乘之，则变下利。

霍　乱　候

霍乱者，阴阳清浊二气相干，谓之气乱。气乱于肠胃之间，为霍乱也。小儿肠胃嫩弱，因解脱逢风冷，乳哺不消，而变吐利也。或乳母触冒风冷，食饮生冷物，皆冷气流入乳，令乳变败。儿若饮之，亦成霍乱吐利。皆是触犯腑脏，使清浊之气相干，故霍乱也。挟风而络实者，则身发热，头痛体疼，而复吐利。

凡小儿霍乱，皆须暂断乳。亦以药与乳母服，令血气调适，乳汁温和故也。小儿吐利不止，血气变乱，即发惊痫也。

吐　利　候

吐利者，由肠虚而胃气逆故也。小儿有解脱，而风冷入肠胃，肠胃虚则泄利，胃气逆则呕吐。此大体与霍乱相似而小轻，不剧闷顿，故直云吐利，亦不呼为霍乱也。

服汤中毒气吐下候

春夏以汤下小儿，其肠胃脆嫩，不胜药势，遂吐下不止。药气熏脏腑，乃烦懊顿乏者，谓此为中毒，毒气吐下也。

呕吐逆候

儿啼未定，气息未调，乳母忽遽以乳饮之，其气尚逆，乳不得下，停滞胸膈，则胸满气急，令儿呕逆变吐。

又，乳母将息取冷，冷气入乳，乳变坏，不捻除之，仍以饮儿，冷乳入腹，与胃气相逆，则腹胀痛。气息喘急，亦令呕吐。

又，解脱换易衣裳及洗浴，露儿身体，不避风冷，风冷因客肤腠，搏血气则热，入于胃，则腹胀痛而呕吐也。凡如此，风冷变坏之乳，非直令呕吐，胃虚冷入于大肠，则为利也。

哕　候

小儿哕，由哺乳冷，冷气入胃，与胃气相逆，冷折胃气不通，则令哕也。

吐血候

小儿吐血者，是有热气盛而血虚，热乘于血，血性得热则流散妄行，气逆即血随气上，故令吐血也。

难乳候

凡小儿初产，看产人见儿出，急以手料拭儿口，无令恶血得入儿口，则儿腹内调和，无有疾病；若料拭不及时，则恶血秽露，儿咽入腹，令心腹否满短气，儿不能饮乳，谓之难乳。

又云：儿在胎之时，母取冷过度，冷气入胞，令儿著冷。至儿生出，则喜腹痛，不肯饮乳。此则胎寒，亦名难乳也。

吐呪候

小儿吐呪者，由乳哺冷热不调故也。儿乳哺不调，则停积胸膈，因更饮乳哺，前后相触，气不得宣流，故吐呪出。诊其脉浮者，无苦也。

百病候

小儿百病者，由将养乖节，或犯寒温，乳哺失时，乍伤饥饱，致令血气不理，肠胃不调。或欲发惊痫，或欲成伏热。小儿气血脆弱，病易动变，证候百端，故谓之百病也。若见其微证，即便治之，使不成众病；治之若晚，其病则成。

凡诸病，至于困者，汗出如珠，著身不流者，死也。病如胸陷者，其口唇干，目反反，口中气出冷，足与头相抵卧，不举手足，四肢垂，其卧正直如缚状，其掌中冷，至十日必死，不可治也。

头身喜汗出候

小儿有血气未实者，肤腠则疏。若厚衣温卧，腑脏生热，蒸发腠理，津液泄越，故令头身喜汗也。

盗汗候

盗汗者，眠睡而汗自出也。小儿阴阳之气嫩弱，腠理易开。若将养过温，因睡卧阴阳气交，津液发泄，而汗自出也。

痰　候

痰者，水饮停积胸膈之间而结聚也。小儿饮乳，因冷热不调，停积胸膈之间，结聚成痰。痰多则令儿饮乳不下，吐涎沫，变结，而微壮热也；痰实，壮热不止，则发惊痫。

胸膈有寒候

三焦不调，则寒气独留，膈上不通，则令儿乳哺不得消下，噫气酸臭，胸膈否满，甚

则气息喘急。

癥瘕癖结候

五脏不和，三焦不调，有寒冷之气客之，则令乳哺不消化，结聚成癥癖也。其状，按之不动，有形段者，癥也；推之浮移者，瘕也；其弦急牢强，或在左，或在右，癖也。皆由冷气、痰水、食饮结聚所成，故云癥瘕癖结也。

否　结　候

否者，塞也。小儿胸膈热实。腹内有留饮，致令荣卫否塞，腑脏之气不宣通。其病，腹内气结胀满，或时壮热是也。

宿食不消候

小儿宿食不消者，脾胃冷故也。小儿乳哺饮食，取冷过度，冷气积于脾胃，脾胃则冷。胃为水谷之海，脾气磨而消之，胃气和调，则乳哺消化。若伤于冷，则宿食不消。诊其三部脉沉者，乳不消也。

伤　饱　候

小儿食不可过饱，饱则伤脾。脾伤不能磨消于食，令小儿四肢沉重，身体苦热，面黄腹大是也。

食不知饱候

小儿有嗜食，食已仍不知饱足，又不生肌肉。其但腹大，其大便数而多泄，亦呼为谿泄，此肠胃不守故也。

哺　露　候

小儿乳哺不调，伤于脾胃。脾胃衰弱，不能饮食，血气减损，不荣肌肉，而柴辟羸露。其腑脏之不宣，则吸呼苦热，谓之哺露也。

大腹丁奚候

小儿丁奚病者，由哺食过度，而脾胃尚弱，不能磨消故也。哺食不消，则水谷之精减损，无以荣其气血，致肌肉消瘠。其病腹大颈小，黄瘦是也。若久不瘥，则变成谷癥。

伤饱，一名哺露，一名丁奚。三种大体相似，轻重立名也。

洞泄下利候

春伤于风，夏为洞泄。小儿有春时解脱衣服，为风冷所伤，藏在肌肉，至夏因饮食居处不调，又被风冷入于肠胃，先后重沓，为风邪所乘，则下利也。其冷气盛，利甚为洞泄。洞泄不止，为注下也。凡注下不止者，多变惊痫。所以然者，本挟风邪，因利脏虚，风邪乘之故也。亦变眼痛生障，下焦偏冷，热结上焦，熏于肝故也。

利后虚羸候

肠胃虚弱，受风冷则下利。利断之后，脾胃尚虚，谷气犹少，不能荣血气，故虚羸也。

赤白滞下候

小儿体本挟热，忽为寒所折，气血不调，大肠虚弱者，则冷热俱乘之。热搏血，渗肠间，其利则赤；冷搏肠，津液凝，其利则白；冷热相交，血滞相杂，肠虚者泄，故为赤白滞下也。

赤　利　候

小儿有挟客热，客热入于经络，而血得热则流散，渗入大肠，肠虚则泄，故为赤利也。

热　利　候

小儿本挟虚热，而为风所乘。风热俱入于大肠而利，是水谷利而色黄者，为热利也。

冷　利　候

小儿肠胃虚，或解脱遇冷，或饮食伤冷，冷气入于肠胃而利，其色白，是为冷利也。冷

甚则利青也。

冷热利候

小儿先因饮食，有冷气在肠胃之间，而复为热气所伤，而肠胃宿虚，故受于热，冷热相交，而变下利，乍黄乍白，或水或谷，是为冷热利也。

卒利候

小儿卒利者，由肠胃虚，暴为冷热之气所伤，而为卒利。热则色黄赤，冷则色青白。若冷热相交，则变为赤白滞利也。

久利候

春伤于风，至夏为洞泄。小儿春时解脱，为风所伤，藏在肌肉，至夏因为水谷利，经久连滞不瘥也。

凡水谷利久，肠胃虚，易为冷热。得冷则变白脓，得热则变赤血。若冷热相加，则赤白相杂。利久则变肿满，亦变病痞，亦令呕哕。皆由利久脾胃虚所为也。

重下利候

重下利者，此是赤白滞下，利而挟热多者，热结肛门，利不时下，而久嘿气，谓之重下利也。

利如膏血候

此是赤利肠虚极，肠间脂与血俱下，故谓利如膏血也。

蛊毒利候

岁时寒暑不调，而有毒疠之气，小儿解脱，为其所伤，邪与血气相搏，入于肠胃，毒气蕴积，值大肠虚者，则变利血。其利状，血色蕴瘀如鸡鸭肝片，随利下。此是毒气盛热，食于人脏，状如中蛊，故谓之蛊毒利也。

利兼渴候

此是水谷利，津液枯竭，腑脏虚燥则引饮。若小便快者，利断渴则止。若小便涩，水不行于小肠，渗入肠胃，渴亦不止，利亦不断。凡如此者，皆身体浮肿，脾气弱，不能克水故也，亦必眼痛生障。小儿上焦本热，今又利，下焦虚，上焦热气转盛，热气熏肝故也。

被魁候

小儿所以有魁病者，妇人怀娠，有恶神导其腹中胎，妬嫉而制伏他，小儿令病也。妊娠妇人，不必悉能致魁，人时有此耳。魁之为疾，喜微微下，寒热有去来，毫毛发髽髽不悦，是其证也。

惊啼候

小儿惊啼者，是于眠睡里忽然啼而惊觉也。由风热邪气乘于心，则心脏生热。精神不定，故卧不安，则惊而啼也。

夜啼候

小儿夜啼者，脏冷故也。夜阴气盛，与冷相搏则冷动。冷动与脏气相并，或烦或痛，故令小儿夜啼也。然亦有犯触禁忌，亦令儿夜啼，则可法术断之。

躯啼候

小儿在胎时，其母将养伤于风冷，邪气入胞，伤儿脏腑，故儿生之后，邪犹在儿腹内，邪动与正气相搏则腹痛，故儿躯张聱气而啼。

胎寒候

小儿在胎时，其母将养取冷过度，冷气入胞，伤儿肠胃。故儿生之后，冷气犹在肠胃之间。其状，儿肠胃冷，不能消乳哺，或腹胀，或时谷利，令儿颜色萦毗，时啼者，是

胎寒故也。

腹痛候

小儿腹痛，多由冷热不调。冷热之气，与脏腑相击，故痛也。其热而痛者，则面赤，或壮热四肢烦，手足心热是也；冷而痛者，面色或青或白，甚者乃至面黑，唇口爪皆青是也。

心腹痛候

小儿心腹痛者，肠胃宿挟冷，又暴为寒气所加，前后冷气重沓，动与脏气相搏，随气上下，冲击心腹之间，故令心腹痛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八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小儿杂病诸候四 凡四十六论

解　颅　候

解颅者，其状，小儿年大，囟应合而不合，头缝开解是也，由肾气不成故也。肾主骨髓，而脑为髓海。肾气不成，则髓脑不足，不能结成，故头颅开解也。

囟　填　候

小儿囟填，由乳哺不时，饥饱不节，或热或寒，乘于脾胃，致腑脏不调，其气上冲所为也。其状，囟张如物填其上，汗出，毛发黄而短者是也。若寒气上冲，即牢硬；热气上冲，即柔软。

又，小儿胁下有积，又气满而体热，热气乘于脏，脏气上冲于脑囟，亦致囟填。又咳且啼，而气乘脏上冲，亦病之。啼甚久，其气未定，因而乳之，亦令囟填。所以然者，方啼之时，阴阳气逆上冲故也。

囟　陷　候

此谓囟陷下不平也。由肠内有热，热气熏脏，脏热即渴引饮。而小便泄利者，即腑脏血气虚弱，不能上充髓脑，故囟陷也。

重　舌　候

小儿重舌者，心脾热故也。心候于舌，而主于血。脾之络脉，又出舌下。心火脾土二脏，母子也。有热即血气俱盛。其状，附舌下，近舌根，生形如舌而短，故谓之重舌。

滞　颐　候

滞颐之病，是小儿多涎唾流出，渍于颐下，此由脾冷液多故也。脾之液为涎。脾气冷，不能收制其津液，故令涎流出，滞渍于颐也。

中　风　候

小儿血气未定，肌肤脆弱，若将养乖宜，寒温失度，腠理虚开，即为风所中也。

凡中风，皆从背诸脏俞入。

若心中风，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若唇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若唇或青或白，或黄或黑，此是心坏为水，而目亭亭，时悚动者，皆不复可治，五六日而死。

若肝中风，踞坐不得低头，若绕两目连额上，色微有青，唇色青而面黄，可治，急灸肝俞；若大青黑，而一黄一白者，是肝已伤，不可复治，数日而死。

若脾中风，踞而腹满，身通黄，吐咸汁出者，可治，急灸脾俞；若手足青者，不可复治也。

若肾中风，踞而腰痛，视胁左右，未有黄色如饼糍大者，可治，急灸肾俞；若齿黄赤，鬓发直，面土色，不可治也。

肺中风，偃卧而胸满短气，冒闷汗出，视目下鼻上下两边下行至口，色白者，可治，急灸肺俞；若色黄者，为肺已伤，化为血，不可复治也。其人当妄掇空，或自拈衣，如此数日而死。此五脏之中风也。其年长成童者，

灸皆百壮；若五六岁以下，至于婴儿，灸者以意消息之。凡婴儿若中于风，则的成癫痫也。

中风四肢拘挛候

小儿肌肉脆弱，易伤于风。风冷中于肤腠，入于经络，风冷搏于筋脉，筋脉得冷即急，故使四肢拘挛也。

中风不随候

夫风邪中于肢节，经于筋脉。若风挟寒气者，即拘急挛痛；若挟于热，即缓纵不随。

白　虎　候

按《堪舆历游年图》有白虎神，云太岁在卯，即白虎在寅。准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儿有居处触犯此神者，便能为病。其状，身微热，有时啼哭，有时身小冷，屈指如数，似风痫，但手足不瘛疭耳。

卒失音不能语候

喉咙者，气之道路，喉厌者，音声之门户。有暴寒气客于喉厌，喉厌得寒，即不能发声，故卒然失音也。不能语者，语声不出，非牙关噤也。

中风口噤喉

小儿中风口噤者，是风入颔颊之筋故也。手三阳之筋，入结颔颊；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肤腠虚，受风冷，客于诸阳之筋，筋得寒冷则挛急，故机关不利而口噤也。

中风口㖞邪僻候

小儿中风，口㖞邪僻，是风入于颔颊之筋故也。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手三阳之脉偏急，而口㖞邪僻也。

中风痉候

小儿风痉之病，状如痫，而背脊项颈强直，是风伤太阳之经。小儿解脱之时，脐疮未合，为风所伤，皆令发痉。

羸　瘦　候

夫羸瘦不生肌肤，皆为脾胃不和，不能饮食，故血气衰弱，不能荣于肌肤。凡小儿在胎，而遇寒冷，或生而挟伏热，皆令儿不能饮食，故羸瘦也。挟热者，即温壮身热，肌肉微黄；其挟冷者，即时时下利，唇口青黑。

虚　羸　候

此谓小儿经诸大病，或惊痫，或伤寒，或温壮，而服药或吐利发汗，病瘥之后，血气尚虚，脾胃犹弱，不能传化谷气，以荣身体，故气力虚而羸也。

嗽　候

嗽者，由风寒伤于肺也。肺主气，候皮毛，而俞在于背。小儿解脱，风寒伤皮毛，故因从肺俞入伤肺，肺感微寒即嗽也。故小儿生须常暖背。夏月亦须用单背裆。若背冷得嗽，月内不可治。百日内嗽者，十中一两瘥耳。

咳　逆　候

咳逆，由乳哺无度，因挟风冷伤于肺故也。肺主气，为五脏上盖，在胸间。小儿啼，气未定，因而饮乳，乳与气相逆，气相引，乳射于肺，故咳而气逆，谓之咳逆也。冷乳、冷哺伤于肺，搏于肺气，亦令咳逆也。

病　气　候

肺主气。肺气有余，即喘咳上气。若又为风冷所加，即气聚于肺，令肺胀，即胸满气急也。

肿　满　候

小儿肿满，由将养不调，肾脾二脏俱虚也。肾主水，其气下通于阴；脾主土，候肌

肉而克水。肾虚不能传其水液，脾虚不能克制于水，故水气流溢于皮肤，故令肿满。其挟水肿者，即皮薄如熟李之状也。若皮肤受风，风搏于气致肿者，但虚肿如吹，此风气肿也。

毒肿候

毒肿，是风热湿气搏于皮肤，使血气涩不行，蕴积成毒，其肿赤而热是也。

耳聋候

小儿患耳聋，是风入头脑所为也。手太阳之经，入于耳内。头脑有风，风邪随气入乘其脉，与气相搏，风邪停积，即令耳聋。

耳鸣候

手太阳之经脉，入于耳内。小儿头脑有风者，风入乘其脉，与气相击，故令耳鸣。则邪气与正气相击，久即邪气停滞，皆成聋也。

耳中风掣痛候

小儿耳鸣及风掣痛，其风染而皆起于头脑有风，其风入经脉，与气相动而作，故令掣痛。其风染而渐至，与正气相击，轻者动作几微，故但鸣也。其风暴至，正气又盛，相击则其动作疾急，故掣痛也。若不止，则风不散，津液壅聚，热气加之，则生黄汁。甚者亦有薄脓也。

聤耳候

耳，宗脉之所聚，肾气之所通。小儿肾脏盛，而有热者，热气上冲于耳，津液壅结，即生脓汁。亦有因沐浴，水入耳内，而不倾沥令尽，水湿停积，搏于血气，蕴结成热，亦令脓汁出，皆为之聤耳。久不瘥，即变成聋也。

目赤痛候

肝气通于目。脏内客热，与胸膈痰饮相搏，熏渍于肝，肝热气冲发于目，故令目赤痛也。甚则生翳。

眼障翳候

眼是腑脏之精华，肝之外候，而肝气通于眼也。小儿腑脏痰热，熏渍于肝，冲发于眼，初只热痛。热气蕴积，变生障翳。热气轻者，止生白翳结聚，小者如黍粟，大者如麻豆。随其轻重。轻者止生一翳，重者乃至两三翳也。

若不生翳，而生白障者，是疾重极。遍覆黑睛，满眼悉白，则失明也。其障亦有轻重。轻者黑睛边微有白膜，来侵黑睛，渐染散漫。若不急治，热势即重，满目并生白障也。

目盲候

眼无障翳，而不见物，谓之盲。此由小儿脏内有停饮而无热，但有饮水积渍于肝也。目是五脏之精华，肝之外候也。肝气通于目，为停饮水渍，脏气不宣和，精华不明审，故不赤痛，亦无障翳，而不见物，故名青盲也。

雀目候

人有昼而睛明，至暝便不见物，谓之雀目。言如鸟雀，暝便无所见也。

缘目生疮候

风邪客于睑眦之间，与血气相搏，挟热即生疮，浸渍缘目，赤而有汁，时瘥时发。世云小儿初生之时，洗浴儿不净，使秽露津液浸渍眼睑睫眦，后遇风邪，发即目赤烂生疮，喜难瘥。瘥后还发成疹，世人谓之胎赤。

鼻衄候

小儿经脉血气有热，喜令鼻衄。夫血之随气，循行经脉，通游腑脏。若冷热调和，行依其常度，无有壅滞，亦不流溢也。血性得寒即凝涩结聚，得热即流散妄行。小儿热盛

者，热乘于血，血随气发，溢于鼻者，谓之鼻衄。凡人血虚受热，即血失其常度，发溢妄行。乃至发于七窍，谓之大衄也。

疐鼻候

疐鼻之状，鼻下两边赤，发时微有疮而痒是也。亦名赤鼻，亦名疳鼻。然鼻是肺气所通，肺候皮毛。其气不和，风邪客于皮毛，次于血气。夫邪在血气，随虚处而入停之。其停于鼻两边，与血气相搏成疮者，谓之疐鼻也。

齆鼻候

肺主气而通于鼻。而气为阳，诸阳之气，上荣头面。若气虚受风冷，风冷客于头脑，即其气不和。冷气停滞，搏于津液，脓涕结聚，即鼻不闻香臭，谓之齆。

鼻塞候

肺气通于鼻。而气为阳，诸阳之气，上荣头面。其气不和，受风冷，风冷邪气入于脑，停滞鼻间，即气不宣和，结聚不通，故鼻塞也。

喉痹候

喉痹，是风毒之气，客于咽喉之间，与血气相搏，而结肿塞。饮粥不下，乃成脓血。若毒入心，心即烦闷懊侬，不可堪忍，如此者死。

马痹候

马痹与喉痹相似，亦是风热毒气客于咽喉颔颊之间，与血气相搏，结聚肿痛。其状，从颔下肿连颊，下应喉内痛塞，水浆不下，甚者脓溃。毒若攻心，则心烦懊闷致死。

齿不生候

齿是骨之所终，而为髓之所养也。小儿有禀气不足者，髓即不能充于齿骨，故齿久不生。

齿痛风龋候

手阳明、足阳明之脉，并入于齿。风气入其经脉，与血气相搏，齿即肿痛，脓汁出，谓之风龋。

齿根血出候

手阳明、足阳明之脉，并入于齿。小儿风气入其经脉，与血相搏，血气虚热，即齿根血出也。

数岁不能行候

小儿生，自变蒸至于能语，随日数血脉骨节备成。其膑骨成，即能行。骨是髓之所养，若禀生血气不足者，即髓不充强，故其骨不即成，而数岁不能行也。

鹤节候

小儿禀生血气不足，即肌肉不充，肢体柴瘦，骨节皆露，如鹤之膝节也。

头发黄候

足少阴为肾之经，其血气华于发。若血气不足，则不能润悦于发，故发黄也。

头发不生候

足少阴为肾之经，其华在发。小儿有禀性少阴之血气不足，即发疏薄不生。亦有因头疮而秃落不生者，皆由伤损其气血，血气损少，不能荣于发也。

惛塞候

人有禀性阴阳不和，而心神惛塞者；亦有因病而精采暗钝。皆由阴阳之气不足，致神识不分明。

落床损瘀候

血之在身，随气而行，常无停积。若因

堕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凡瘀血在内，颜色萎黄，气息微喘，濇濇小寒，噫噦微热，或时损痛也。

唇青候

小儿脏气不和，血虚为冷所乘，即口唇青𣵀。亦有脏气热，唇生疮，而风冷之气入，疮虽瘥，之后血色不复，故令唇青。

无辜病候

小儿面黄发直，时壮热，饮食不生肌肤，积经日月，遂致死者，谓之无辜。言天上有鸟，名无辜，昼伏夜游。洗浣小儿衣席，露之经宿，此鸟即飞从上过。而取此衣与小儿著，并席与小儿卧，便令儿著此病。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四十九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小儿杂病诸候五凡五十论

丹　候

风热毒气客于腠理，热毒搏于血气，蒸发于外，其皮上热而赤，如丹之涂，故谓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烂伤。

五色丹候

五色丹，发而改变无常，或青、黄、白、黑、赤。此由风毒之热，有盛有衰，或冷或热，故发为五色丹也。

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热折于血气，蕴蒸色赤，而复有冷气乘之，冷热互交，更相积瘀，令色赤黑。

白　丹　候

丹，初是热毒挟风，热搏于血，积蒸发赤也。热轻而挟风多者，则其色微白也。

丹　火　候

丹火之状，发赤，如火之烧，须臾燋浆起是也。

天火丹候

丹发竟身体，斑赤如火之烧，故谓之天火丹也。

伊火丹候

丹发于膀，青黑色，谓之伊火丹也。

燋火丹候

丹发于臂、背、谷道者，谓之燋火丹也。

骨火丹候

丹发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谓之骨火丹也。

厉火丹候

丹发初从髂下起，皆赤，能移走，谓之厉火丹也。

火　丹　候

火丹之状，往往如伤赤著身，而日渐大者，谓之火丹也。

飞火丹候

丹著两臂及背膝，谓之飞火丹也。

游火丹候

丹发两臂及背，如火炙者，谓之游火丹也。

殃火丹候

丹发两胁及腋下、膀上，谓之殃火丹也。

尿灶火丹候

丹发膝上，从两股起及脐间，走入阴头，

谓之尿灶火丹也。

风火丹候

丹，初发肉黑，忽肿起，谓之风火丹也。

暴火丹候

暴火丹之状，带黑皯色，谓之暴火丹也。

留火丹候

留火丹之状，发一日一夜，便成疮，如枣大，正赤色，谓之留火丹也。

朱田火丹候

丹先发背起，遍身，一日一夜而成疮，谓之朱田火丹也。

郁火丹候

丹发从背起，谓之郁火丹也。

神火丹候

丹发两胯，不过一日便赤黑，谓之神火丹也。

天灶火丹候

丹发两胯里，尻间正赤，流阴头，赤肿血出，谓之天灶火丹也。

鬼火丹候

丹发两臂，赤起如李子，谓之鬼火丹也。

石火丹候

丹发通身，自突起，如细粟大，色青黑，谓之石火丹也。

野火丹候

丹发赤，斑斑如梅子，竟背腹，谓之野火丹也。

茱萸火丹候

丹发初从背起，遍身如细缨，谓之茱萸火丹也。

家火丹候

丹初发，著两腋下，两胯上，名之曰家火丹也。

废灶火丹候

丹发从足趺起，正赤者，谓之废灶火丹也。

萤火丹候

丹发如灼，在胁下，正赤，初从髂起而长上，痛，是萤火丹也。

赤丹候

此谓丹之纯赤色者，则是热毒搏血气所为也。

风瘙隐胗候

小儿因汗解脱衣裳，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搏，结聚起，相连成隐胗，风气止在腠理，浮浅，其势微，故不肿不痛，但成隐胗瘙痒耳。

卒腹皮青黑候

小儿因汗，腠理则开。而为风冷所乘，冷搏于血，随肌肉虚处停之，则血气沉涩，不能荣其皮肤。而风冷客于腹皮，故青黑。

蓝注候

小儿为风冷乘其血脉，血得冷则结聚成核，其皮肉色如蓝，乃经久不歇，世谓之蓝注。

身有赤处候

小儿因汗，为风邪毒气所伤，与血气相搏，热气蒸发于外，其肉色赤，而壮热是也。

赤游肿候

小儿有肌肉虚者，为风毒热气所乘，热毒搏于血气，则皮肤赤而肿起。其风随气行游不定，故名赤游肿也。

大便不通候

小儿大便不通者，腑脏有热，乘于大肠故也。脾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华，化为血气，其糟粕行于大肠。若三焦五脏不调和，热气归于大肠，热实，故大便燥涩不通也。

大小便不利候

小儿大小便不利者，腑脏冷热不调，大小肠有游气，气壅在大小肠，不得宣散，故大小便涩，不流利也。

大小便血候

心主血脉。心脏有热，热乘于血，血性得热，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流渗于大小肠者，故大小便血也。

尿　血　候

血性得寒则凝涩，得热则流散，而心主于血，小儿心脏有热，乘于血，血渗于小肠，故尿血也。

痔　　候

痔有牡痔、牝痔、脉痔、肠痔、血痔、酒痔。皆因劳伤过度，损动血气所生。小儿未有虚损，而患痔，止是大便有血出，肠内有结热故也。

小便不通利候

小便不通利者，肾与膀胱热故也。此二经为表里，俱主水。水行于小肠，入胞为小便。热气在其脏腑，水气则涩，故小便不通利也。

大小便数候

脾与胃合。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化为血气，以行经脉。其糟粕水液，行之于大小肠。若三焦平和，则五脏调适，虚实冷热不偏。其脾胃气弱，大小肠偏虚，下焦偏冷，不能制于水谷者，故令大小便数也。

诸　淋　候

小儿诸淋者，肾与膀胱热也。膀胱与肾为表里，俱主水。水入小肠，下于胞，行于阴，为小便也。肾气下通于阴。阴，水液之道路。膀胱，津液之府。膀胱热，津液内溢，而流于泽，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积于胞，肾气不通于阴，肾热，其气则涩，故令水道不利，小便淋沥，故谓为淋。其状，小便出少起数，小腹急痛引脐是也。又有石淋、气淋、热淋、血淋、寒淋。诸淋形证，随名具说于后章。而以一方治之者，故谓诸淋也。

石　淋　候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为热所乘，热则成淋。其状，小便茎中痛，尿不能卒出，时自痛引小腹。膀胱里急，砂石从小便道出。甚者水道塞痛，令闷绝。

气　淋　候

气淋者，肾虚，膀胱受肺之热气，气在膀胱，膀胱则胀。肺主气，气为热所乘，故流入膀胱。膀胱与肾为表里。膀胱热则气壅不散，小腹气满，水不宣利，故小便涩成淋也。其状，膀胱小腹满，尿涩，常有余沥是也。亦曰气癃。

诊其少阴脉数者，男子则气淋也。

热　淋　候

热淋者，三焦有热气，传于肾与膀胱，而热气流入于胞，而成淋也。

血　淋　候

血淋者，是热之甚盛者，则尿血，谓之血淋。心主血。血之行身，通遍经络，循环腑脏。其热甚者，血即散失其常经，溢渗入胞，而成血淋矣。

寒　淋　候

寒淋者，其病状，先寒战，然后尿是也。小儿取冷过度，下焦受之，冷气入胞，与正气交争，寒气胜则战寒，正气胜则战寒解，故得小便也。

小 便 数 候

小便数者，膀胱与肾俱有客热乘之故也。肾与膀胱为表里，俱主水，肾气下通于阴。此二经既受客热，则水行涩，故小便不快而起数也。

遗　尿　候

遗尿者，此由膀胱有冷，不能约于水故也。足太阳为膀胱之经，足少阴为肾之经，此二经为表里。肾主水，肾气下通于阴。小便者，水液之余也。膀胱为津液之腑，既冷，气衰弱，不能约水，故遗尿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卷五十

隋　太医博士巢元方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小儿杂病诸候六凡五十一论

三　虫　候

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为三虫也。犹是九虫之数也。长虫，蛔虫也，长一尺。动则吐清水而心痛，贯心即死。赤虫，状如生肉，动则肠鸣。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也。居胴肠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癞，因人疮处，以生诸痈、疽、癣、瘘、疡、疥、齲虫，无所不为。

此既九虫之内三者，而今则别立名，当以其三种偏发动成病，故谓之三虫也。

蛔　虫　候

蛔虫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者。若因腑脏虚弱而动，或因食甘肥而动。其动则腹中痛，发作肿聚，行来上下，痛有休止，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清水，贯伤心者则死。

诊其脉，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而弦。今反脉洪而大，则是蛔虫也。

蛲　虫　候

蛲虫者，九虫内之一虫也。形甚细小，如今之病虫状。亦因腑脏虚弱而致发。甚者则成痔、瘘、疥、病也。

寸白虫候

寸白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腑脏虚弱而能发动。或云饮白酒，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并食生粟所作。或云食生鱼后，即食乳酪，亦令生之。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腰脚疼弱。

又云：此虫生长一尺，则令人死也。

脱　肛　候

脱肛者，肛门脱出也。肛门，大肠之候。小儿患肛门脱出，多因利久肠虚冷，兼用虮气，故肛门脱出，谓之脱肛也。

病　癀　候

癀者，阴核气结肿大也。小儿患此者，多因啼怒虮气不止，动于阴气，阴气而击，结聚不散所成也。

差　癀　候

差癀者，阴核偏肿大，亦由啼哭虮气，击于下所致。其偏肿者，气偏乘虚而行，故偏结肿也。

狐　臭　候

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而此气能染易著于人。小儿多是乳养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儿。

四五岁不能语候

人之五脏有五声，心之声为言。小儿四五岁不能言者，由在胎之时，其母卒有惊怖，内动于儿脏，邪气乘其心，令心气不和，至四五岁不能言语也。

气瘿候

气瘿之状，颈下皮宽，内结突起，腿腿然，亦渐长大，气结所成也。小儿啼未止，因以乳饮之，令气息喘逆，不得消散，故结聚成瘿也。

胸胁满痛候

看养小儿，有失节度，而为寒冷所伤。寒气入腹内，乘虚停积。后因乳哺冷热不调，触冒宿寒，与气相击不散，在于胸胁之间，故令满痛也。

服汤药中毒候

小儿有疹患，服汤药，其肠胃脆嫩，不胜药气，便致烦毒也，故谓之中毒。

蠼螋毒绕腰痛候

蠼螋虫，长一寸许，身有毛如毫毛，长五六分，脚多而甚细，多处屋壁之间。云其游走遇人，则尿人影，随所尿著影处，人身即应之生疮。世病之者，多著腰。疮初生之状，匝匝起。初结痦瘰，小者如黍粟，大者如麻豆。渐染生长阔大，绕腰，生脓汁成疮也。

疣目候

人有附皮肉生，与肉色无异，如麦豆大，谓之疣子，即疣目也。亦有三数相聚生者。割破里状如筋而强，亦微有血，而亦复生。此多由风邪客于皮肤，血气变化所生。故亦有药治之瘥者，亦有法术治之瘥者，而多生于手足也。

头疮候

脏脏有热，热气上冲于头，而复有风湿乘之，湿热相搏，折血气而变生疮也。

头多虱生疮候

虱者，按《九虫论》云：蛲虫多所变化，亦变为虱。而小儿头栉沐不时，则虱生。滋长偏多，啮头，遂至生疮。疮处虱聚也，谓之虱窠。然人体性自有偏多虱者。

白秃候

白秃之候，头上白点斑剥，初似癣而上有白皮屑，久则生痈瘭成疮，遂至遍头。洗刮除其痂，头皮疮孔如箸头大，里有脓汁出，不痛而有微痒，时其里有虫，甚细微难见。《九虫论》亦云：是蛲虫动作而成此疮，乃至自小及长大不瘥，头发秃落，故谓之白秃也。

头面身体诸疮候

脏脏热甚，热气冲发皮肤，而外有风湿折之，与血气相搏，则生疮。其状，初亦起痦瘭，后乃生脓汁，随瘥随发。或生身体，或出头面，或身体头面皆有也。

恶疮候

夫人身体生疮，皆是脏热冲外，外有风湿相搏所生。而风湿之气，有挟热毒者，其疮则痛痒肿烦，久不瘥，故名恶疮也。

熛疮候

小儿为风热毒气所伤，客于皮肤，生熛浆，而溃成疮，名为熛疮也。

瘰疬候

小儿身生热疮，必生瘰疬。其状作结核，在皮肉间，三两个相连累也。是风邪搏于血气，烦结所生也。

恶核候

恶核者，是风热毒气与血气相搏，结成核，生颈边。又遇风寒所折，遂不消不溃，名为恶核也。

漆疮候

人无问男女大小，有禀性不耐漆者，见漆及新漆器，便着漆毒　令头面身体肿起，隐胗色赤，生疮痒痛是也。

痈疮候

六腑不和，寒气客于皮肤，寒搏于血，则壅遏不通，稽留于经络之间，结肿而成痈。其状，肿上皮薄而泽是也。热气乘之，热胜于寒，则肉血腐败，化为脓。脓溃之后，其疮不瘪，故曰痈疮。

肠痈候

肠痈之状，小腹微强而痛是也。由寒热气搏于肠间，血气否结所生也。

疖候

肿结长一寸至二寸，名之为疖。亦如痈热痛，久则脓溃，捻脓血尽便瘪。亦是风热之气客于皮肤，血气壅结所成。凡痈疖，捻脓血不尽，而疮口便合，其恶汁在里，虽瘪，终能更发，变成漏也。

疽候

五脏不调则生疽。亦是寒气客于皮肤，折于血气，血气否涩不通，结聚所成。大体与痈相似，所可为异，其上如牛领之皮而硬是也。痈则浮浅，疽则深也。至于变败脓溃，重于痈也，伤骨烂筋，遂至于死。

疽疮候

此疽疮者，非痈疽也，是疯之类，世谓之疯疽。多发于指节脚胫间，相对生，作细瘖瘰子，币币而细孔，疮里有虫痒痛，搔之有黄汁出，随瘪随发也。

瘘候

寒热邪气，客于经络，使血气否涩。初生作细瘰疬，或如梅李核大，或如箭干，或圆或长，长者至五六分，不过一寸。或一、或两三相连，时发寒热，仍脓血不止，谓之漏也。皆是五脏六腑之气不和，致血气不足，而受寒热邪气。然瘘者，有鼠瘘、蝼蛄瘘、蚯蚓瘘、蛴螬等瘘，以其于当病名处说之也。

疯候

疯者，风湿搏于血气所成。多著手足节腕间，币币然，搔之痒痛，浸淫生长，世谓之疯。以其疮有细虫，如疯虫故也。

疥候

疥疮，多生手足指间。染渐生至于身体，痒有脓汁。按《九虫论》云：蛲虫多所变化，亦变作疥。其疮里有细虫，甚难见。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著小儿也。

癣候

癣病，由风邪与血气相搏于皮肤之间不散，变生隐轸，轸上如粟粒大，作匡郭，或邪或圆，浸淫长大，痒痛，搔之有汁，名之为癣。

小儿面上癣，皮如甲错起，干燥，谓之乳癣。言儿饮乳，乳汁渍污儿而，变生此症。仍以乳汁洗之便瘪。

赤疵候

小儿有血气不和，肌肉变生赤色，染渐长大无定，或如钱大，或阔三数寸是也。

脐疮候

脐疮，由初生断脐，洗浴不即拭燥，湿气在脐中，因解脱遇风，风湿相搏，故脐疮久不瘪也。脐疮不瘪，风气入伤经脉，则变为痫也。

虫胞候

小儿初生，头即患疮，乃至遍身。其疮

有虫，故因名虫胞也。

口疮候

小儿口疮，由血气盛，兼将养过温，心有客热，熏上焦，令口生疮也。

鹅口候

小儿初生，口里白屑起，乃至舌上生疮，如鹅口里，世谓之鹅口。此由在胎时，受谷气盛，心脾热气熏发于口故也。

燕口生疮候

此由脾胃有客热，热气熏发于口，两吻生疮。其疮白色，如燕子之吻，故名为燕口疮也。

口下黄肥疮候

小儿有涎唾多者，其汁流溢，浸渍于颐，生疮，黄汁出，浸淫肥烂。挟热者，疮汁则多也。

舌上疮候

心候于舌。若心脏有热，则舌上生疮也。

舌肿候

心候舌，脾之络脉出舌下。心脾俱热，气发于口，故舌肿也。

噤候

小儿初生，口里忽结聚，生于舌上，如黍粟大，令儿不能取乳，名之曰噤。此由在胎时，热入儿脏，心气偏受热故也。

冻烂疮候

小儿冬月，为寒气伤于肌肤，搏于血气，血气壅滞，因即生疮。其疮亦燋肿而难瘥，乃至皮肉烂，谓之为冻烂疮也。

金疮候

小儿为金刃所伤，谓之金疮。若伤于经脉，则血出不止，乃至闷顿；若伤于诸脏俞募，亦不可治；自余腹破肠出，头碎脑露，并亦难治；其伤于肌肤，浅则成疮，终不虑死。而金疮得风，则变痉。

卒惊疮候

此由金疮未瘥，忽为外物所触，及大啼呼，谓为惊疮也。凡疮惊，则更血出也。

月食疮候

小儿耳鼻口间生疮，世谓之月食疮。随月生，因以为名也。世云小儿见月初生，以手指指之，则令耳下生疮，故呼为月食疮也。

耳疮候

疮生于小儿两耳，时瘥时发，亦有脓汁。此是风湿搏于血气所生，世亦呼之为月食疮也。

浸淫疮候

小儿五脏有热，熏发皮肤，外为风湿所折，湿热相搏身体。其疮初出甚小，后有脓汁，浸淫渐大，故谓之浸淫疮也。

王灼恶疮候王，音旺

脾脏有热，热熏皮肤，外为湿气所乘，则变生疮。其热偏盛者，其疮发势亦盛。初生如麻子，须臾王大，汁流溃，如汤火所灼，故名王灼疮。

疳湿疮候

疳湿之病，多因久利，脾胃虚弱，肠胃之间虫动，侵蚀五脏，使人心烦懊闷。其上蚀者，则口鼻齿龂生疮；其下蚀者，则肛门伤烂。皆难治。或因久利，或因脏热，嗜眠，或好食甘美之食，并令虫动，致生此病也。

阴肿成疮候

阴肿，下焦热，热气冲阴，阴头忽肿合，

不得小便，乃至生疮。俗云尿灰火所为也。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终

儒门事亲

〔金〕　张从正　撰

《儒门事亲》提要

《四库提要》云：金·张从正撰。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中召补太医，寻辞去，事迹具详《金史·方技传》。从正与麻知几、常仲明辈讲求医理，辑为此书。刘祁《归潜志》称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则此书实知几所记也。其例有说有辨，有记有解，有诫有笺，有诠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术，有衍有读，有十形三疗，有六门三法，名目颇烦碎，而大旨主于用攻。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事亲者能知医也。从正宗河间刘守真，用药多寒凉。其吐汗下三法，当时颇多异议，故书中辨谤之处为多。丹溪朱震亨亦讥其偏，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其弊一也。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妄亦非也。惟中间负气求胜，不免过激，欲矫庸医恃补之失，或至于过直。又传其学者，不知察脉虚实，论病久暂，概以峻利施治，遂致为世所藉口，要皆未明从正之本意耳。

新刻《儒门事亲》序

一气之块然乎太虚之间也。氤氲摩荡，以生生万物。而其禀之驳者，为禽兽，为草木；粹者为人。而其粹者，亦有厚薄强弱之不同，加之六气渗乎外，七情侵乎内，而诸疾生焉。有寒有热，有表有里，千状万证，不可俱述，而要之不过虚实两者之间焉。故经曰：虚则补，实则泻。呜呼！虚实者，诊病之标的，而补泻者，施治之大要也哉！长沙以还，明哲辈出，家擅专门，人立异见，诸说旁舞，多歧亡羊。至若张戴人、薛立斋之学之术，可谓百世之宗师矣。而究其设施之方，则戴人偏于泻，而立斋偏于补。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苟不能无弊，则又不可无辨焉！予窃为二君之术，一补一泻，虽有不同，而各极其至，庶乎圣之功，亦莫以加焉。然天下之病，未必尽实，则其偏于泻也，吾恐虚者之反受其害也；未必尽虚，则其偏于补也，吾恐实者之亦反受其害也。一得一失，明于此而暗于彼，此岂斯道之大成哉！若长沙则不然，可以补则补，而不偏于补；可以泻则泻，而不偏于泻。虚实随证，补泻应机。呜呼！亦可谓大成矣。拟诸古之圣贤，二君之于长沙，犹夷惠之于孔子也。盖补泻之不可偏废，犹裘葛之不可一施也。而今不核虚与实，而致补泻之各偏，犹不审冬夏之异候，而欲偏裘葛之御也，岂其理也哉！故曰：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者，宜大承气汤。补泻不可偏废也，可见矣。方今之世，好补而恶泻，喜温而畏寒，大黄芒硝视如蛇蝎，干姜附子甘如饴蜜。遇硝黄奏效，则曰：此惟取一时之快，后必致寒中之患。姜附错投则曰：姜附犹不验，归之于命。盖亦不思之甚也。故凡治疗之书，偏于补者，盛行于世，而梨枣日广。至于戴人此书，传诵甚罕。予窃恐童蒙学医者，呫哔偏补之书，而不讲泻实之方，则虚虚实实，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乃鸠工寿梓，以广其传。惟冀此书，与立斋之书并行于世，可以泻则师戴人，可以补则师立斋，无致补泻之偏胜，使斯民同跻于仁寿之域矣！

正德辛卯八月望日渡边荣元安甫
书于洛阳松下睡鹤轩

按：本书系明吴勉学校刊本为正本。参校日本刻本。本序乃从日本本转录之。
二十四年九月　编校者曹炳章附志

重刊《儒门事亲》序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书名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亲在堂，逾七望八，涤髓既具，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著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校定锓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儒门事亲》后序

医道之大尚矣。其上医国，其下医人，而身之所系，抑岂小哉！观《抱朴子》之《金匮》、《肘后》，其用心亦精矣，功亦溥矣、久矣。邵君柏崖，以玉牒之亲，存心于天下后世，乃以是书命愚校之寿诸梓，以广其传，功岂在《抱朴子》下哉！愚不学，恐成后人之诮，幸柏崖之知，然日夜是惧，不敢谓尽心力。至于析微剖奥，剔谬辨非，尚俟后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孟冬朔日钱唐者相闻忠校于南圃陋室中

《儒门事亲》目录

卷一

七方十剂绳墨订一…… 287
指风痹痿厥近世差互说二…… 289
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 292
疟非脾寒及鬼神辩四…… 294
小儿疮疱丹熛瘾疹旧蔽记五…… 295
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六…… 296
霍乱吐泻死生如反掌说七…… 297
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八…… 298
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九…… 299
服药一差转成他病说十…… 300

卷二

偶有所遇厥疾获瘳记十一…… 302
攻里发表寒热殊涂箋十二…… 303
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 304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305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307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309
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 311
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十八…… 312
疝本肝经宜通勿塞状十九…… 313
五虚五实攻补悬绝法二十…… 316

卷三

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二十一…… 318
五积六聚治同郁断二十二…… 319
斥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二十三…… 320
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 321
嗽分六气毋拘以寒述二十五…… 322
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 324
三消之说当从火断二十七…… 326
虫蜚之生湿热为主诀二十八…… 327
补论二十九…… 329
水解三十…… 330

卷四

风一…… 332
暑二…… 332
湿三…… 332
火四…… 332
燥五…… 332
寒六…… 332
解利伤寒七…… 333
中风八…… 333
痹九…… 333
痿十…… 334
厥十一…… 334
痫十二…… 334
疟十三…… 334
泄利十四…… 334
疳利十五…… 334
脏毒下血十六…… 334
下利脓血十七…… 335
水泄不止十八…… 335
痔漏肿痛十九…… 335
霍乱吐泻二十…… 335
大便涩滞二十一…… 335
五种淋沥二十二…… 335
酒食不消散二十三…… 335
酒食所伤二十四…… 335
沉积水气二十五…… 336
诸积不化二十六…… 336
骨蒸热劳二十七…… 336
虚损二十八…… 336
上喘中满二十九…… 336
一切涎嗽三十…… 336
咳嗽三十一…… 336
咳逆三十二…… 336
风痰三十三…… 336
咯血衄血嗽血三十四…… 336

消渴三十五…… 337
雷头三十六…… 337
头痛不止三十七…… 337
两目暴赤三十八…… 337
目肿三十九…… 337
病目经年四十…… 337
风冲泣下四十一…… 337
风蛀牙疼四十二…… 337
口疮四十三…… 337
喉闭四十四…… 337
瘿四十五…… 337
背疽四十六…… 338
瘰疬四十七…… 338
便痈四十八…… 338
恶疮四十九…… 338
下疳五十…… 338
卷五
疮疡瘤肿五十一…… 339
疮肿丹毒五十二…… 339
冻疮五十三…… 339
金疮五十四…… 339
误吞铜铁五十五…… 339
鱼刺麦芒五十六…… 340
蛇虫所伤五十七…… 340
杖疮五十八…… 340
禁蝎五十九…… 340
落马坠井六十…… 340
妇人月事沉滞六十一…… 340
血崩六十二…… 340
腰胯疼痛六十三…… 340
头风眩运六十四…… 340
经血暴下六十五…… 341
赤白带下六十六…… 341
月事不来六十七…… 341
妇人无子六十八…… 341
小产六十九…… 341
大产七十…… 341
产后心风七十一…… 341
乳汁不下七十二…… 341
产后潮热七十三…… 342
乳痈七十四…… 342
双身大小便不利七十五…… 342
双身病疟七十六…… 342
双身伤寒七十七…… 342
身重喑哑七十八…… 342
怀身入难七十九…… 342
眉炼八十…… 342
牙疳八十一…… 342
夜啼八十二…… 342
丹瘤八十三…… 343
疳眼八十四…… 343
身瘦肌热八十五…… 343
大小便不利八十六…… 343
久泻不止八十七…… 343
通身浮肿八十八…… 343
发惊潮搐八十九…… 343
拗哭不止九十…… 343
身热吐下九十一…… 343
风热涎嗽九十二…… 344
水泻不止九十三…… 344
疮疥风癣九十四…… 344
甜疮九十五…… 344
白秃疮九十六…… 344
疟疾不愈九十七…… 344
腰痛气刺九十八…… 344
赤瘤丹肿九十九…… 344
疮疱癞疹一百…… 344
卷六
风形…… 345
因惊风搐一…… 345
风搐反张二…… 345
飧泄三…… 345
因风鼻塞四…… 345
风痰五…… 346
癫六…… 346
手足风裂七…… 346
胃脘痛八…… 346
搐搦九…… 346

面肿风十…… 346
惊风十一 …… 346
风温十二…… 346
风水十三…… 347
小儿风水十四…… 347
肾风十五…… 347
劳风十六…… 347
中风十七…… 347
暑形…… 348
中暑十八…… 348
痎疟十九…… 348
火形…… 348
马刀二十…… 348
项疮二十一…… 348
代指痛二十二…… 348
瘰疬二十三…… 349
咽喉肿塞二十四…… 349
舌肿二十五…… 349
腰胯痛二十六…… 349
狂二十七…… 349
痰厥二十八…… 349
滑泄干呕二十九…… 350
笑不止三十…… 350
膈食中满三十一…… 350
目盲三十二…… 350
小儿悲哭不止三十三…… 350
小儿手足搐搦三十四…… 350
目赤三十五…… 350
热形…… 351
沙石淋三十六…… 351
膏淋三十七…… 351
二阳病三十八…… 351
小儿面上赤肿三十九…… 352
头热痛四十…… 352
劳嗽四十一…… 352
劳嗽咯血四十二…… 352
吐血四十三…… 352
呕血四十四…… 352
因药燥热四十五…… 352
肺痈四十六…… 353
痿四十七…… 353
口疮四十八…… 353
虚劳四十九…… 353
心痛五十…… 353
伤寒极热五十一…… 353
失笑五十二…… 354
赤目五十三…… 354
目翳五十四…… 354
疱后呕吐五十五…… 354
热厥头痛五十六…… 354
产前喘五十七…… 354
血崩五十八…… 354
妇人二阳病五十九…… 355
月闭寒热六十…… 355
恶寒实热六十一…… 355
遇寒手热六十二…… 355
呕逆不食六十三…… 355
痤疖六十四…… 355
牙痛六十五…… 355
淋六十六…… 356
口臭六十七…… 356
湿形…… 356
疝六十八…… 356
水疝六十九…… 356
留饮七十…… 356
黄疸七十一…… 356
黄病七十二…… 356
病发黄七十三…… 357
水肿七十四…… 357
涌水七十五…… 357
停饮肿满七十六…… 357
湿痹七十七…… 357
屈膝有声七十八…… 358
白带七十九…… 358
湿嗽八十…… 358
泻儿八十一…… 358
湿癣八十二…… 358
湿蠹疮八十三…… 359

泄泻八十四…… 359
洞泄八十五…… 359
大便少而频八十六…… 359
暑泄八十七…… 359
腹满面肿八十八…… 360
卷七
燥形…… 361
臂麻不便八十九…… 361
大便燥结九十…… 361
孕妇便结九十一…… 361
偏头痛九十二…… 361
腰胯痛九十三…… 362
寒形…… 362
因寒腰强不能屈伸九十四…… 362
寒疝亦名水疝九十五…… 363
感风寒九十六…… 363
冻疮九十七…… 363
寒痰九十八…… 363
泻利恶寒九十九…… 363
内伤形…… 364
因忧结块一百…… 364
病怒不食一百一…… 364
不寐一百二…… 364
惊一百三…… 364
儿寐不寤一百四…… 364
孕妇下血一百五…… 364
收产伤胎一百六…… 365
怀恐胁痛一百七…… 365
背疽一百八…… 365
肺痈一百九…… 365
咽中刺塞一百十…… 365
误吞物咽中一百十一…… 365
肠澼下血一百十二…… 366
水肿舉丸一百十三…… 366
伏惊一百十四…… 366
外伤形…… 366
孕作病治一百十五…… 366
杖疮一百十六…… 366
落马发狂一百十七…… 366
太阳胫肿一百十八…… 367
足闪肭痛一百十九…… 367
膝肭跛行一百二十…… 367
杖疮入水一百二十一…… 367
卷八
内积形…… 368
伤冷酒一百二十二…… 368
心下沉积一百二十三…… 368
茶癖一百二十四…… 368
腹胀水气一百二十五…… 368
痃气一百二十六…… 368
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 368
冷疾一百二十八…… 369
积块一百二十九…… 369
肥气积一百三十…… 369
伏瘕一百三十一…… 369
停饮一百三十二…… 369
积气一百三十三…… 369
沉积疑胎一百三十四…… 370
是胎非积一百三十五…… 370
外积形…… 370
瘤一百三十六…… 370
胶瘤一百三十七…… 370
瘿一百三十八…… 370
痔一百三十九…… 370
卷九
杂记九门…… 371
误中涌法　嗽…… 371
疥…… 371
赤目…… 371
感风寒…… 371
误中寒凉　经闭…… 371
下血…… 371
痢…… 371
临变不惑　涌法…… 371
涌嗽…… 372
当禁不禁　病愈后犯禁而死…… 372
不忌反忌　不忌口得愈…… 372
不可忌口…… 372

高技常孤…… 372
群言难正　谤吐…… 373
谤三法…… 373
谤峻药…… 373
病人负德　愈后吝财…… 373
同类妒才　群口诬戴人…… 373
卷十
撮要图…… 374
风木郁之病…… 375
暑火郁之病…… 375
湿土郁之病…… 375
燥金郁之病…… 375
寒水郁之病…… 375
初之气…… 375
二之气…… 375
三之气…… 375
四之气…… 375
五之气…… 375
终之气…… 375
风木肝酸　达针…… 375
暑火心苦　发汗…… 375
湿土脾甘　夺针…… 376
燥金肺辛　清针…… 376
寒水肾咸　折针…… 376
大寒子上初之气…… 376
春分卯上二之气…… 376
小满巳上三之气…… 376
大暑未上四之气…… 376
秋分酉上五之气…… 376
小雪亥上终之气…… 376
肝之经足厥阴风乙木…… 376
胆之经足少阳风甲木…… 377
心之经手少阴暑丁火…… 377
小肠经手太阳暑丙火…… 377
脾之经足太阴湿己土…… 377
胃之经足阳明湿戊土…… 377
心包络手厥阴为母血…… 377
三焦经手少阳为父气…… 377
大肠经手阳明燥庚金…… 377
肺之经手太阴燥辛金…… 377
肾之经足少阴寒癸水…… 377
膀胱经足太阳寒壬水…… 377
六门病证药方…… 378
内经湿变五泄…… 378
胃泄风湿…… 378
脾泄暑湿…… 378
大肠泄燥湿…… 378
小肠泄热湿…… 378
大瘕泄寒湿…… 378
《金匮》十全之法 …… 378
《金匮》十全五泄法后论 …… 379
卷十一
风论…… 381
论火热二门…… 382
湿热门…… 384
风门…… 384
湿门…… 387
寒门…… 387
内伤…… 387
外伤治法…… 387
妇人风门…… 388
火类门…… 388
妇人湿门…… 389
妇人寒门…… 389
半产…… 389
小儿风门…… 389
二火类…… 390
卷十二
吐剂…… 392
三圣散…… 392
瓜蒂散…… 392
稀涎散…… 392
郁金散…… 392
茶调散（亦名二仙散）…… 392
独圣散…… 392
碧云散…… 392
常山散…… 392
青黛散…… 392

汗剂…… 392
防风通圣散…… 392
双解散…… 392
浮萍散…… 392
升麻汤…… 393
麻黄汤…… 393
桂枝汤…… 393
下剂…… 393
导水丸…… 393
禹功散…… 393
通经散…… 393
神佑丸…… 393
玻珀丸…… 393
益胃散…… 393
大承气汤…… 393
小承气汤…… 393
调胃承气汤…… 393
桃仁承气汤…… 393
玉井散…… 393
水煮桃红丸…… 393
无忧散…… 394
泄水丸…… 394
牛黄通膈丸…… 394
四生丸（一名润肠丸）…… 394
内托散…… 394
藏用丸…… 394
神芎丸…… 394
进食丸…… 394
牛黄白术散…… 394
玉烛散…… 394
三和汤…… 394
丁香化癖散…… 394
抵当汤…… 394
抵当丸…… 394
十枣汤…… 394
除湿丹…… 394
利膈丸…… 394
三一承气汤…… 395
大陷胸汤…… 395
小陷胸汤…… 395
握宣丸…… 395
风门…… 395
防风通圣散…… 395
防风天麻散…… 395
防风汤…… 395
祛风丸…… 395
排风汤…… 395
小续命汤…… 395
消风散…… 395
川芎散…… 395
搜风丸（一名人参半夏丸）…… 395
当归川芎散…… 395
愈风饼子…… 395
疏风丸…… 396
通顶散…… 396
胃风汤…… 396
香芎散…… 396
铁弹丸…… 396
暑门痓附…… 396
白虎汤…… 396
桂苓甘露散…… 396
化痰玉壶丸…… 396
益元散…… 396
玉露散…… 396
石膏散…… 396
辰砂丹…… 396
温脾丸…… 396
温脾散…… 396
湿门痿附…… 396
五苓散…… 396
葶苈木香散…… 397
白术木香散…… 397
大橘皮汤…… 397
神助散…… 397
桂苓白术丸…… 397
桂苓白术散…… 397
白术调中散…… 397
宁神散…… 397

宁肺散…… 397
人参补肺散…… 397
白术汤…… 397
薏苡仁汤…… 397
益黄散…… 397
香连丸…… 397
火门…… 397
凉膈散…… 397
黄连解毒汤…… 398
泻心汤…… 398
八正散…… 398
调胃散…… 398
三黄丸…… 398
芍药柏皮丸…… 398
大金花丸…… 398
清凉饮子…… 398
黄连清心汤…… 398
犀角散…… 398
黄连木通丸…… 398
燥门…… 398
神功丸…… 398
脾约丸…… 398
麻仁丸…… 398
润体丸…… 398
寒门…… 399
姜附汤…… 399
四逆汤…… 399
二姜汤…… 399
术附汤…… 399
大已寒丸…… 399
理中丸…… 399
平胃散…… 399
养脾丸…… 399
兼治于内者…… 399
大柴胡汤…… 399
小柴胡汤…… 399
柴胡饮子…… 399
防风当归饮子…… 399
白术汤…… 399
兼治于外者…… 399
桂苓汤…… 399
麻黄汤…… 399
升麻汤…… 399
五积散…… 399
青衿散…… 400
独治于内者…… 400
陷胸汤…… 400
大黄丸…… 400
备急丸…… 400
枳壳丸…… 400
莲壳散…… 400
木香槟榔丸…… 400
导饮丸…… 400
五香连翘散…… 400
四物汤…… 400
当归散…… 400
又方…… 400
又当归散…… 400
葛根散…… 400
定志丸…… 400
槟榔丸…… 400
小槟榔丸…… 401
瞿麦散…… 401
治气积方…… 401
独治于外者…… 401
青金散…… 401
拔毒散…… 401
水澄膏…… 401
鱼胆丸…… 401
金丝膏…… 401
生肌散…… 401
赴筵散…… 401
麝香玉线子…… 401
化癥丹…… 401
通气丸…… 401
又方…… 401
消毒散…… 402
煮肝散…… 402

枯瘤方…… 402
小黄膏…… 402
刀箭药…… 402
木香槟榔散…… 402
阳起石散…… 402
铅白霜散…… 402
雄黄散…… 402
化斑汤…… 402
调治…… 402
无比山药丸…… 402
当归丸…… 402
香薷汤…… 402
石韦散…… 402
妙功丸…… 402
人参散…… 402
茴香丸…… 403
七宣丸…… 403
人参调中汤…… 403
乌金散 ……
沉香降气丸…… 403
枳术丸…… 403
卷十三
刘河间先生三消论…… 404
神白散 …… 408
猪肚丸 …… 408
葛根丸 …… 408
胡粉散 …… 408
三黄丸 …… 408
人参白术散 …… 408
人参散 …… 408
久亭寺僧悟大师传经验方 …… 409
卷十四
扁鹊化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 410
诊百病死生诀第七…… 411
病机…… 412
标本中气歌…… 413
辨十二经水火分治法…… 413
治病…… 413
六陈…… 413
十八反…… 413
运气歌…… 413
五不及…… 413
断病人生死…… 413
四因…… 414
五苦六辛…… 414
卷十五
疮疡痈肿第一…… 415
口齿咽喉第二…… 419
目疾证第三…… 420
头面风疾第四…… 422
解利伤寒第五…… 423
诸腰脚疼痛第六…… 423
妇人病证第七…… 423
咳嗽痰涎第八…… 424
心气疼痛第九…… 425
小肠疝气第十…… 425
肠风下血第十一…… 426
小儿病证第十二…… 427
破伤风邪第十三…… 427
诸风疾证第十四…… 428
水肿黄疸第十五…… 429
下痢泄泻第十六…… 430
诸杂方药第十七…… 430
辟谷绝食第十八…… 431

儒门事亲　卷一

金　睢州　张子和　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　校订
　　鄞县　曹炳章　圈点

七方十剂绳墨订一

方有七，剂有十，旧矣。虽有说者，辨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创之意而为之订。夫方者，犹方术之谓也。《易》曰：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也。或曰：方，谓五方也。其用药也，各据其方。如东方濒海卤斥，而为痈疡；西方陵居华食，而多颔腄赘瘿；南方瘴雾卑湿，而多痹疝；北方乳食，而多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痹、中满、留饮、吐酸、腹胀之病。盖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处、情性、寿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药也，亦杂诸方而疗之。如东方之藻带，南方之丁木，西方之姜附，北方之参苓，中州之麻黄、远志，莫不辐辏而参尚。故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剂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剂犹羹之和也。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也。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也；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

夫大方之说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有分两大而顿服之大方。盖治肝及在下而远者，宜顿服而数少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专，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王太仆以人之身三折之，上为近，下为远。近为心肺，远为肾肝，中为脾胃。胞膻胆亦有远近。以予观之，身半以上，其气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气三，地之分也；中脘，人之分也。又手之三阴阳，亦天也，其气高；足之三阴阳，亦地也，其气下；戊己之阴阳，亦人也，其气犹中州。故肝之三服，可并心之七服；肾之二服，可并肺之七服也。

小方之说亦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两微而频服之小方。盖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两微而少服而频之小方，徐徐而呷之是也。病无兼证，邪气专，可一二味而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肾之二服，可分为肺之九服及肝之三服也。

缓方之说有五。有“甘以缓之”之缓方，糖、蜜、枣、葵、甘草之属是也。盖病在胸膈，取甘能恋也。有丸以缓之之缓方，盖丸之比汤散，其气力宣行迟故也。有品件群众之缓方，盖药味众，则各不得聘其性也。如万病丸，七八十味递相拘制也。有无毒治病之缓方，盖性无毒则功自缓矣。有气味薄药之缓方，盖药气味薄，则长于补上治上，比至其下，药力已衰。故补上治上，制之以缓，缓则气味薄也。故王太仆云：治上补上，方若迅急，则上不任而迫走于下。制缓方而气味厚，则势与急同。

急方之说有四。有急病急攻之急方，如心腹暴痛，两阴溲便闭塞不通，借备急丹以攻之。此药用不宜恒，盖病不容俟也。又如中风牙关紧急，浆粥不入，用急风散之属亦

是也。有汤散荡涤之急方，盖汤散之比丸，下咽易散而施用速也。有药性有毒之急方，盖有毒之药，能上涌下泄，可以夺病之大势也。有气味厚药之急方，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故王太仆云：治下补下，方之缓慢，则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气味薄，则力与缓等。

奇方之说有二。有古之单方之奇方，独用一物是也。病在上而近者，宜奇方也。有数合阳数之奇方，谓一、三、五、七、九，皆阳之数也。以药味之数皆单也。君一臣三，君三臣五，亦合阳之数也。故奇方宜下不宜汗。

偶方之说有三。有二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复方之偶方。盖方之相合者是也。病在下而远者，宜偶方也。有数合阴阳之偶方，谓二、四、六、八、十也，皆阴之数也。君二臣四，君四臣六，亦合阴之数也。故偶方宜汗不宜下。

复方之说有二。方有二方三方相合之复方，如桂枝二越婢一汤。如调胃承气汤方，芒硝、甘草、大黄外，参以连翘、薄荷、黄芩、栀子以为凉膈散。是本方之外，别加余味者，皆是也。有分两均剂之复方，如胃风汤各等分是也。以《内经》考之，其奇偶四则，反以味数奇者奇方，味数偶者为偶方。下复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及观仲景之制方，桂枝汤，汗药也。反以三味为奇；大承气汤，下药也，反以四味为偶，何也？岂临事制宜，复有增损者乎！考其大旨，王太仆所谓汗药如不以偶，则气不足以外发；下药如不以奇，则药毒攻而致过，必如此言。是奇则单行、偶则并行之谓也。急者下，本易行，故宜单；汗或难出，故宜并。盖单行则力孤而微，并行则力齐而大，此王太仆之意也。然太仆又以奇方为古之单方，偶为复方，今此七方之中，已有偶又有复者，何也？岂有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谓也。复方者，二方四方相合之方欤！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复方者欤？此"复"字，非"重复"之"复"，乃"反复"之"复"。何以言之？盖《内经》既言奇偶之方，不言又有重复之方，惟云"奇之不去则偶之，是为重方"。重方者，即复方也。下又云："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由是言之，复之为方，反复，亦不远《内经》之意也。

所谓宣剂者，俚人皆以宣为泻剂，抑不知十剂之中，已有泻剂。又有言宣为通者，抑不知十剂之中，已有通剂。举世皆曰：春宜宣，以为下夺之药，抑不知仲景曰，大法春宜吐，以春则人病在头故也。况十剂之中，独不见涌剂，岂非宣剂即所谓涌剂者乎！《内经》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郁则达之"。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义或同此。伤寒邪气在上，宜瓜蒂散。头痛，葱根豆豉汤。伤寒懊侬，宜栀子豆豉汤。精神昏愦，宜栀子厚朴汤。自瓜蒂以下，皆涌剂也，乃仲景不传之妙。今人皆作平剂用之。未有发其秘者。予因发之，然则为涌明矣。故风痫中风，胸中诸实痰饮，寒结胸中，热蔚化上，上而不下，久则嗽喘、满胀、水肿之病生焉，非宣剂莫能愈也。

所谓通剂者，流通之谓也。前后不得溲便，宜木通、海金沙、大黄、琥珀、八正散之属；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便，宜通因通用。虽通与泻相类，大率通为轻，而泻为重也。凡痹麻蔚滞，经隧不流，非通剂莫能愈也。

所谓补剂者，补其不足也。俚人皆知山药丸、鹿茸丸之补剂也，然此乃衰老下脱之人方宜用之。今往往于少年之人用之，其舛甚矣。古之甘平、甘温、苦温、辛温，皆作补剂，岂独硫黄、天雄然后为补哉！况五脏各有补泻，肝实泻心，肺虚补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大率虚有六：表虚、里虚、上虚、下虚、阴虚、阳虚。设阳虚则以干姜、附子，阴虚则补以大黄、硝石。世传以热为补，以寒为泻，讹非一日。岂知酸苦甘辛咸，各补其脏。《内经》

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盖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若大邪未去，方满方闷，心火方实，肾水方耗，而骤言鹿茸、附子，庸讵知所谓补剂者乎！

所谓泻剂者，泄泻之谓也。诸痛为实，痛随利减。《经》曰：实则泻之。实则散而泻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大黄、牵牛、甘遂、巴豆之属，皆泻剂也。惟巴豆不可不慎焉。盖巴豆其性燥热，毒不去，变生他疾。纵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他药制其毒。盖百千证中，或可一二用之。非有暴急之疾，大黄、牵牛、甘遂、芒硝足矣。今人往往以巴豆热而不畏，以大黄寒而反畏，庸讵知所谓泻剂者哉！

所谓轻剂者，风寒之邪，始客皮肤，头痛身热，宜轻剂，消风散，升麻、葛根之属也。故《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发扬所谓解表也。疥癣痱宜解表，汗以泄之，毒以熏之，皆轻剂也。故桂枝、麻黄、防风之流亦然。设伤寒冒风，头痛身热，三日内用双解散及噫药解表出汗，皆轻剂之云尔！

所谓重剂者，镇缒之谓也。其药则朱砂、水银、沉香、水石、黄丹之伦，以其体重故也。久病咳嗽，涎潮于上，咽喉不利，形羸不可峻攻，以此缒之。故《内经》曰：重者，因而减之，贵其渐也。

所谓滑剂者，《周礼》曰：滑以养窍。大便燥结，小便淋涩，皆宜滑剂。燥结者，其麻仁、郁李之类乎！淋涩者，其葵子、滑石之类乎！前后不通者，前后两阴俱闭也，此名曰三焦约也。约，犹束也。先以滑剂润养其燥，然后攻之，则无失矣。

所谓涩剂者，寝汗不禁，涩以麻黄根、防己；滑泄不已，涩以豆蔻、枯白矾、木贼、乌鱼骨、罂粟壳。凡酸味亦同乎涩者，收敛之意也。喘嗽上奔，以蜜汁乌梅煎宁肺者，皆酸涩剂也。然此数种，当先论其本，以攻去其邪，不可执一以涩，便为万全也。

所谓燥剂者，积寒久冷，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沏清冷，此为大寒之故。宜用干姜、良姜、附子、胡椒辈以燥之。非积寒之病不可用也。若久服，则变血溢、血泄、大枯大涸、溲便癃闭、聋瞽痿弱之疾。设有久服而此疾不作者，慎勿执以为是。盖疾不作者或一二，误死者百千也。若病湿者，则白术、陈皮、木香、防己、苍术等，皆能除湿、亦燥之平剂也。若黄连、黄柏、栀子、大黄，其味皆苦。苦属火，皆能燥湿，此《内经》之本旨也，而世相违久矣。呜呼！岂独姜附之俦方为燥剂乎？

所谓湿剂者，润湿之谓也。虽与滑相类，其间少有不同。《内经》曰：辛以润之。盖辛能走气、能化液故也。若夫硝性虽咸，本属真阴之水，诚濡枯之上药也。人有枯涸皴揭之病，非独金化为然，盖有火以乘之，非湿剂莫能愈也。

指风痹痿厥近世差互说二

风痹痿厥四论，《内经》言之详矣。今余又为之说，不亦赘乎？曰：非赘也。为近世不读《内经》者，指其差互也。夫风痹痿厥四证，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概作风冷治之，下虚补之，此所以旷日弥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动而或劲者为风，不仁或痛者为痹，弱而不用者为痿，逆而寒热者为厥，此其状未尝同也。故其本源又复大异。风者，必风热相兼；痹者，必风湿寒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热，皆从下起。今之治者，不察其源，见其手足弹曳，便谓之风。然《左传》谓风淫末疾，岂不知风、暑、燥、湿、火、寒六气，皆能为四末之疾也哉！敢详条于下，有意子救物者，试择焉可也。

夫风之为状，善行而数变。《内经》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眩运，非风木之象乎？纡曲劲直，非风木之象乎？手足掣颤，斜目喎口，筋急挛搐，瘛疭惊痫，发作无时，

角弓反张，甚则吐沫，或泣或歌，喜怒失常，顿僵暴仆，昏不知人，兹又非风木之象乎？故善行而数变者，皆是厥阴肝之用也。夫肝木所以自甚而至此者，非独风为然。盖肺金为心火所制，不能胜木故也。此病之作，多发于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气之后，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何以言之？大寒中气之后，厥阴为主气，巳亥之月，亦属厥阴用事之月，皆风主之时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疾风暴雨。振拉摧拔，其化为冰雹。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木发屋之变。故风木郁极甚者，必待此三时而作。凡风病之人，其脉状如弓弦而有力，岂敢以热药投之，更增其势哉！

今人论方者，偶得一方，间曾获效，执以为能。著灸施针，岂由病者！巧说病人，使从己法，不问品味刚柔，君臣轻重，何脏何经，何部何气，凡见风证偏枯，口眼㖞斜，涎潮昏愦，便服灵宝、至宝、清心、续命等药。岂知清心之杂以姜桂，灵宝之乱以起石、硫黄，小续命汤藏以附子！惟夫至宝，其性尚温。《经》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如之何以金石大热之药，以治风邪？有以热治热者，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故今之刘河间自制防风通圣散、搜风丸之类，程参政祛风丸、换骨丹，用之者获效者多矣。而谤议百出，以诬其实。余尝见《内经·气交变论》中，言五郁之法，郁极则为病。况风病之作，仓卒之变生。尝治惊风瘛病，屡用汗、下、吐三法，随治随愈。《内经》中明有此法。五郁中木郁达之者，吐之令其条达也。汗者是风随汗出也。下者是推陈致新也。此为汗、下、吐三法也。愈此风病，莫知其数。如之何废而不用也？余恐来者侮此法，故表而出之。昔项开完颜氏风病，搐，先右臂并右足，约搐六七十数。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搐六七十数，不瘥，两目直视，昏愦不识人。几月余，求治于余，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导水禹功丸散，泄二十余行；次服通圣散辛凉之剂，不数日而瘥，故书此以证之。

夫痹之为状，麻木不仁，以风湿寒三气合而成之。故《内经》曰：风气胜者为行痹。风则阳受之，故其痹行，旦剧而夜静。世俗莫知，反呼为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气胜者为痛痹。寒则阴受之，故其痹痛，旦静而夜剧。世俗不知，反呼为鬼忤。湿气胜者为著痹。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痹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为偏枯。此疾之作，多在四时阴雨之时，及三月九月，太阳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为甚。或濒水之地，劳力之人，辛苦失度，触冒风雨，寝处津湿，痹从外入。况五方地，寒暑殊气，刚柔异禀，饮食起居，莫不相庚。故所受之邪各有浅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缩。寒则虫行，热则纵缓，不相乱也。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内舍其合。若脏腑俱病，虽有智者不能善图也。凡病痹之人，其脉沉涩。今人论方者，见诸痹证，遽作脚气治之，岂知《内经》中本无脚气之说。或曰：诸方亦有脚气统论，又有脚气方药，若止取《素问》，则诸方皆非耶？曰：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奈何治此者，不问经络，不分脏腑，不辨表里，便作寒湿脚气，乌之附之，乳之没之，种种燥热攻之，中脘灸之，脐下烧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汤之炕之，以至便旋涩滞，前后俱闭，虚燥转甚，肌肤日削，食饮不人，邪气外侵，虽遇扁、华，亦难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间有寒痰之故也。痹病本不死，死者医之误也。虽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后诸方皆效。《内经》曰：五脏有俞穴，六腑有合穴。循脉之本分各有所发之源，以砭石补之，则痹病瘳。此其《内经》中明白具载，如之何不读也？陈下酒监魏德新，因赴冬选，犯寒而行。真气无衰，加之坐卧冷湿，食饮失节，以冬遇此，遂作骨痹。骨属肾也。腰之高骨坏而不用，两胯似折，面黑如炭，前

后廉痛，痿厥嗜卧。遍问诸医，皆作肾虚治之。余先以玲珑灶熨蒸数日，次以苦剂，上涌讫寒痰三二升。下虚上实，明可见矣。次以淡剂，使白术除脾湿，令茯苓养肾水，责宫桂伐风木。寒气偏胜，则加姜、附，否则不加。又刺肾俞、太溪二穴，二日一刺。前后一月，平复如故。仆尝用治伤寒汗下吐三法，移为治风痹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痿之为状，两足痿弱，不能行用。由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烁肺金。肺金受火制，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著，则生痿躄。躄者，足不能伸而行也。肾水者，乃肺金之子也。令肾水衰少，随火上炎。肾主两足，故骨髓衰竭，由使内太过而致。然至真要大论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者，上焦也。三焦者，手少阳相火也。痿、喘、呕三病，皆在膈上，属肺金之部分也，故肌痹传为脉痿；湿痹不仁，传为肉痿；髓竭足躄，传为骨痿；房室太过为筋痿，传为白淫。大抵痿之为病，皆因客热而成。好以食色，强力过极，渐成痿疾。故痿躄属肺，脉痿属心，筋痿属肝，肉痿属脾，骨痿属肾，总因肺受火热，叶焦之故。相传于四脏，痿病成矣。直断曰痿病无寒。故痿之作也，五月、六月、七月，皆其时也。午者，少阴君火之位；未者，湿土庚金伏火之地；申者，少阳相火之分。故痿发此三月之内，以为热也。故病痿之人，其脉浮而大。

今之行药者，凡见脚膝痿弱，难子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湿脚气治之。骤用乌、附、乳、没、自然铜、威灵仙之类，燔针、艾火、汤煮、袋蒸，痿弱转加，如此而死，岂亦天乎！夫治痿与治痹，其治颇异。风寒湿痹，犹可蒸汤灸燔，时或一效。惟痿用之转甚者何也？盖以痿肺热为本，叶焦而成痿，以此传于五脏，岂有寒者欤？若痿作寒治，是不刃而杀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用药之误也。陈下一武弁宋子玉，因驻军息城，五六月间，暴得痿病。腰跨两足，皆不任用，躄而不行，求治于予。察其两手，脉俱滑之而有力。予凭《内经》火淫于内，治以咸寒，以盐水越其膈间寒热宿痰，新者为热，旧者为寒，或宿食宿饮在上脘者，皆可涌之。宿痰既尽，因而下之，节次数十行，觉神志日清，饮食日美，两足渐举，脚膝渐伸。心降肾升，便继以黄连解毒汤，加当归等药，及泻心汤、凉膈散、柴胡饮子，大作剂煎，时时呷之。经曰：治心肺之病最近，用药剂不厌频而少。治肾肝之病最远，用药剂不厌顿而多。此法人皆怪之。然余治痿，寻常用之，如拾遗物，予若以此诳人，其如获罪于天何？此宋子玉之证，所以不得不书也。且示信于来世。故《内经》谓治痿之法，独取阳明经。阳明经者，胃脉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主润养宗筋。宗筋主束骨，束骨在脐下阴毛际上是也。又主大利机关。机关者，身中大关节也，以司曲伸。是以阳明虚则宗脉纵，宗脉纵则大脉不伸，两足痿弱。然取阳明者，胃脉也，胃为水谷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气为本，本固则精化，精化则髓充，髓充则足能履也。《阴阳应象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者，五味也。五味调和，则可补精益气也。五味、五谷、五菜、五果、五肉，五味责和，不可偏胜。又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若用金石草木补之者，必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所以久服黄连、苦参者，而反化为热；久服热药之人，可不为寒心哉！余尝用汗、下、吐三法，治风痹痿厥，以其得效者众，其敢诬子后人乎！

厥之为状，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热也。举世传脚气寒湿之病，岂知《内经》中无脚气之说。王太仆亦云：本无脚气，后世广饰方论，而立此名。古之方谓厥者，即今所谓脚气者也。然厥当分两种，次分五脏。所谓两种者，有寒厥，亦有热厥。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热厥为手足热也，寒厥为手足寒也。阳经起于足指之表，阴经起于足心之下。阳气盛，足下热；阴气盛，

足下寒。又曰：阳主外而厥在内，阴主内而厥在外。若此者，阴阳之气逆而上行故也。夫春夏则阳多阴少，秋冬则阴壮阳衰。人或恃赖壮勇，纵情嗜欲于秋冬之时，则阳夺于内，精气下溢，邪气上行。阳气既衰，真精又竭，阳不荣养，阴气独行，故手足寒，发为寒厥也。人或醉饱入房，气聚于脾胃，主行津液，阴气虚，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四肢不荣。酒气与谷气相搏，则内热而尿赤，气壮而懔悍。肾气既衰，阳气独胜，故手足热，发而为热厥也。

厥亦有令人腹暴满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闷乱无觉知者，皆因邪气乱，阳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肾气微少，精血奔逸，使气促迫，上入胞膈，宗气反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络皆会于耳中。五络俱绝，则令人身脉皆动，而形体皆无所知，其状如尸，故曰尸厥。有涎如拽锯声在喉咽中为痰厥；手足搐搦者为风厥；因醉而得之为酒厥；暴怒而得之为气厥；骨痛爪枯为骨厥；两足指挛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结为臂厥；身强直如椽者为肝厥；喘而唬者，狂走攀登为阳明厥。皆气逆之所为也。

今人见兹厥者，皆谓之吸著掠著，此是何等语也。非徒其名之谬，因其名之谬而乖其实也。既言吸著、中著、掠著，必归之风，此清心、灵宝、至宝又为先驱矣！鼻中嗅药，身上烧火，岂知厥之为病，如前所说者耶！项西华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热厥，前后十余年。其妻服逍遥十余剂，终无寸效。一日命余诊之，二人脉皆浮大而无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时时渍以热汤，渍而不能止；吾妇手足之热，终日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余曰："寒热之厥也，此皆得之贪饮食，纵嗜欲。"遂出《内经·厥论》证之。政之喜曰："《内经》真圣书也，十余年之疑，今而释然，纵不服药，逾过半矣！"仆曰："热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热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温剂补肺金；热在上者，以凉剂清心火。"分处二药，令服之不辍。不旬日，政之诣门谢曰："寒热之厥皆愈矣。"其妻当不过数月而有娠，何哉？阴阳皆和故也。凡尸厥、痿厥、风厥、气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火、益肾水、通血和气之药，使粥食调养，无不瘥者。若其余诸厥，信此行之。慎勿当疑似之间，便作风气，相去邈矣。

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

春之温病，夏之热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之曰伤寒。人之劳役辛苦者，触冒此四时风寒暑湿不正之气，遂成此疾。人之伤于寒也，热郁于内，浅则发早为春温。若春不发，而重感于暑，则夏为热病。若夏不发，而重感于湿，则秋变为疟痢。若秋不发，而重感于寒，则冬为伤寒，故伤寒之气最深。然而伤寒及温热，但发必先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者，一日在太阳经故也。《内经》中虽言一日太阳者，传受常也。亦有太阳证至了不传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汤、解肌汤、通毒散、五积散之类，发散则愈也。盖病人热甚，更以辛温，则病必转加。今代刘河间先生自制辛凉之剂，以通圣散、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钱，水一中碗，入生姜十余片，葱须头二十余根，豆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顷以锹股于喉中探引，尽吐前药。因其一涌，腠理开发，汗出周身。复将余药温热而服之，仍以酸醋辛辣浆粥投之，可以立愈。

解利伤寒温湿热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时，人多静逸，乐而不劳。诸静属阴，虽用温剂解表发汗，亦可获愈。及天下多故之时，荧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馑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属阳，内火又侵，医者不

达时变，犹用辛温，兹不近于人情也。止可用刘河间辛凉这剂，三日以里之证，十痊八九。予用此药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非为炫也，将以证后之误用药者也。

予尝见世医，用升麻、五积解利伤寒、温疫等病，往往发狂谵语、衄血泄血、喘满昏瞀、懊侬闷乱、劳复。此数证，非伤寒便有此状，皆由辛温之剂，解之不愈，而热增剧以致然也。凡解利伤寒时气疫疾，当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参之。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少壮气实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温解之。因役劳冒暑而得者，宜辛凉解之。病人禀性怒急者，可辛凉解之；病人禀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病人两手脉浮大者，可辛凉解之；两手脉迟缓者，可辛温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热、寒凉及与辛温，皆不知变通者。夫地有南北，时有寒暑，人有衰旺，脉有浮沉，剂有温凉，服有多少，不可差互；病人禁忌，不可不知。

昔有人春月病瘟，三日之内，以驴车载百余里。比及下车，昏瞀不知人，数日而殂。又有人饮酒过伤，内外感邪，头痛身热，状如伤寒，三四日间，以马驮还家。六七十里，到家百骨节皆痛，昏愦而死，此余亲睹。若此之类，不容更述。假如瘟病、伤寒、热病、中暑、冒风、伤酒，慎勿车载马驮，摇撼顿挫大忌。夫动者，火之化；静者，水之化也。静为阴，动为阳；阳为热，阴为寒。病已内扰，又复外扰，是为至扰。奈人之神，讵能当之？故远行得疾者，宜舟泛床抬，故病不致增剧。

又若伤寒、时气、瘟病，尝六七日之间不大便，心下坚硬，腹胁紧满，止可大小承气汤下之。其肠胃积热，慎勿用巴豆、杏仁性热大毒之药。虽用一二丸下之，利五七行，必反损阴气，涸枯津液，燥热转增，发黄谵语，狂走斑毒，血泄闷乱，轻者为劳复，重得或至死，间有愈者幸矣！不可以为法。故伤寒新愈之人，慎勿食猪鱼杂果、酽酒湿面及沐浴房室事。如犯，病必再发。爱其身者，不可不慎。

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元光春，京师翰林应奉李屏山，得瘟疫证，头痛身热，口干，小便赤涩。渠素嗜饮，医者便与酒癍丸，犯巴豆，利十余行。次日，头痛诸病仍存，医者不识，复以辛温之剂解之，加之卧于暖炕，强食葱醋汤，图获一汗。岂知种种客热，叠发并作，目黄斑生，潮热血泄，大喘大满，后虽有承气下之者，已无及矣！至今议者纷纷，终不知热药之过，往往独归罪于承气汤。用承气汤者，不知其病已危，犹复用药，学经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议者不归罪于酒癍丸者，亦可责也。夫瘟证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巴豆不已，况复发以辛温之剂乎！必有仲尼，方明治长之非罪，微生高之非直。终不肯以数年之功，苦读《内经》，但随众好恶，为之毁誉。若此者，皆妄议者也。不真知其理，遽加毁誉，君子之所不取。

以予论之，凡伤寒之气有六禁：初病之时，甚似中酒伤食者，禁大下之，一禁也；当汗之时，宜详时之寒暑，用衾衣之厚薄，禁沐浴之火炕重被、热粥熁针，二禁也；当汗之时，宜详解脉之迟数，用辛凉之剂，禁妄用热药，三禁也；当下之时，宜审详证下之药，禁巴豆银粉丸方，四禁也；远来之病人，禁车载马驮，五禁也；大汗之后，禁杂食嗜欲，忧思作劳，六禁也。故凡有此者，宜清房凉榻，使不受客热之邪；明窗皓室，使易见斑出黄生之变。病者喜食凉，则从其凉。喜食温，则从其温，清之而勿扰，休之而勿劳，

可辛温则辛温解之，可辛凉则辛凉解之。所察甚微，无拘彼此。欲水之人，慎勿禁水。但饮之后，频与按摩其腹，则心下自动；若按摩其中脘，久则必痛。病人获痛，复若有水结，则不敢按矣。止当禁而不禁者，轻者危，重则死。不当禁而禁者，亦然。今之士大夫，多为俗论，先锢其心，虽有正论，不得而入矣。昔陆象先尝云："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余亦曰："正气本不乱，庸医扰之为剧耳！"

疟非脾寒及鬼神辩四

夫疟，犹酷疟之疟也。以夏伤酷暑而成痎疟也。又有瘠疟，连岁不已，此肝经肥气之积也。多在左胁之下，状如覆杯，是为瘠疟，犹瘠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后世之医者，皆以脾寒治之？世医既不知邪热蓄积之深为寒战，遂为寒战所惑；又不悟邪热入而后出子表，发为燥渴，遂为交争所惑。相传以姜、附、硫黄、平胃、异功散、交解饮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效。执以为是，至使父子兄弟相传。及其疟之甚者，则归之祟怪，岂可不大笑耶！《内经》拘子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也？又或因夏日饮冷过常，伤食生硬瓜果梨枣之属，指为食疟，此又非也。岂知《内经》之论则不然，夏伤于暑，遇秋之风，因劳而汗，玄府受风，夏遇凄怆之水，风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荣卫并行，昼行予阳，夜行于阴。邪热浅，则连日而作；邪热深，则间日而作。并入子里则热，并入子表则寒。若此而论，了不干子脾。

后世论药，如此之差互也。以时言之，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治平之时，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治之，亦能取效。缘治平之时，其民夷静，故虽以热攻热，亦少后患。至于扰攘之时，其民劳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热之药。若以热攻，热甚则转为吐血、泄血、痈疽、疮疡、呕吐之疾。盖扰攘之时，政令烦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伯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哉！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侬，十死八九，皆火之死也。次岁疟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轻者旬月，甚者弥年。夫富贵之人，劳心役智，不可骤用砒石大毒之药，止宜先以白虎汤加人参、小柴胡汤、五苓散之类，顿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佑丸减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气汤下之，五七行或十余行，峻泄夏月积热暑毒之气。此药虽泄而无损于脏腑，乃所以安脏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汤、大小柴胡汤、人参柴胡饮子，量虚实加减而用之。此药皆能治寒热往来、日晡发作。与治伤寒，其法颇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无不愈者。

余尝用张长沙汗、下、吐三法，愈疟极多。大忌错作脾寒，用暴热之药治之，纵有愈者，后必发疮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余自先世授以医方，至于今日，五十余年，苟不谙练，岂敢如是决也！又尝观《刺疟论》五十九刺，一刺则衰，再刺则去，三刺则已。会陈下有病疟二年不愈者，止服温热之剂，渐至衰羸，命予药之。余见其羸，亦不敢便投寒凉之剂，乃取《内经·刺疟论》详之，曰：诸疟不已，刺十指间出血。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热立止，咸骇其神。余非炫术，窃见晚学之人，不考诸典，谬说鬼疾，妄求符箓，祈祷辟匿，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

疟病除岚瘴一二发必死，其余五脏六腑疟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误杀之也。或曰："汝言疟因于暑者，春发之疟，亦伤暑乎？"余曰："此疟最深。"何哉？暑伏于秋冬而不发，至春始发，此疟之深者。《内经·气交变

大论》：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启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于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气不及，故为病。又经曰：岁火太过，大热先发，故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见则山泽燔燎，雨乃下降，烁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见。注曰：火无德令，纵热害金，水复制心，故心火自病。荧惑见则酷法大，故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疟气应于后；或疟气行于先，而酷政应于后。昔人有诗云：大暑去酷吏。此言虽不为医设，亦于医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论疟者，未尝及于此，故予发之。乃知圣人立疟之名，必有所谓云。

小儿疮疱丹熛癮疹旧蔽记五

儿之在母腹也，胞养十月，蕴蓄浊恶热毒之气，非一日，及岁年而后发，虽至贵与至贱，莫不皆然。轻者稀少，重得稠密，皆因胞胎时所感。浊恶热毒之气有轻重，非独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气之属，皆有蕴蓄浊恶热毒之气。有一二岁而发者，有三五岁至七八岁而发者，有年老而发丹熛癮疹者，亦有伤寒中温毒而发斑者，亦有阳毒发斑者。斑有大小，色有轻重，大者为阴，小者为阳，均是热也。但色重赤者热深，色轻红者热浅。凡治者，轻者因而扬之，重者因而减之。

《内经》曰：少阳客胜则丹疹外发，及为丹熛。手少阳者，三焦少阳相火也。启玄子曰：是五寅五申之岁，即少阳相火司天故也。他岁亦有之。但《内经》独明疮疹者，少阳相火之所为也。俗呼曰斑疹伤寒，此言却有理。为此证时，与伤寒相兼而行，必先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从太阳传至四五日，熛疹始发，先从两胁下有之，出于胁肋，次及身表，渐及四肢，故凡小儿疮疱丹熛癮疹，皆少阳相火客气胜也。《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岂有寒乎？故治疮疱，与治伤寒时气同法。初觉头痛，身热恶寒，此小儿初发疮疱之候也。其脉息皆浮大而有力，亦与伤寒、时气、冒风、惊风、宿乳，一概难辨。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阳炎热之时，以辛凉解之；遇久寒凝冽之时，以辛温解之。辛凉之剂者，凉膈、通圣之类是也；辛温之剂者，升麻、葛根之类是也。此二法慎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后，次以白虎汤加人参冷服之，勿辍，盖防疮疹发喘，喘者必死，人参止喘故也。或云立秋之后，不宜服白虎汤者，非也。假如秋深发疟，疟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虎汤证，岂可间以秋冬乎？疮疱癮疹丹熛，皆是火之用也，是肺金之不及也。故曰白虎汤加人参，一日不可阙也。

疮疱熛疹，或出不均，大小如豆黍，相亲见其不齐也。相天之寒温，以蝉壳烧灰，操半字或一字，以淡酒调少许饮之。大人以淡酒温调之，不半日则均齐。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饮子皆可服之。俗以酒醋熏之者，适足增其昏聋耳！至六七日，疮疹出全，可调胃、凉膈下之，同调理伤寒法。或言疮疹首尾俱不可下者，此朱奉议公之言也，适足使人战战兢兢，而不敢用药也。钱仲阳之用百祥丸，其间有大戟，岂奉议公独不见耶？自奉议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矣！

予家其亲属故旧小儿，有患疮疱黑陷腹内喘者，余以白虎汤加人参，凉膈散加当归、桔梗，连进数服，上灌下泄，昼夜不止。又使睡卧于寒凉之处，以新水灌其面目手足，脓水尽去。盖四肢者，诸阳之本也。此方为疮疱外燔，沃以寒水，使阴气循经而入，达于心肺，如醉得醒，是亦开昏破郁之端也。如此救活者，岂啻千数！夫疮疱黑陷喘而满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六七，何世医与病家至今犹未悟也？

近年，予之庄邻沿蔡河，来往之舟，常

般于此。一日，舟师偶见败蒲一束，沿流而下，渐迫舟次，似闻啼声而微。舟师疑其人也，探而出之。开视之，惊见一儿，四五岁许，疮疱周匝，密不容隙，两目皎然，饥而索食，因以粥饱。其舟师之妻怒曰："自家儿女，多惹疮疱传染，奈何私料此儿？"沿蔡河来，其流缓，必不远。持儿一鞋，逆流而上，遍问河之人，皆曰无此儿。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师高唱曰："有儿年状如许，不知谁是疮疱病死，弃之河中，今复活矣！"闻酒邸中，饮者喧哗。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儿四五岁，死于疮疱。"舟师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真吾儿也。"奔走来视，惊见儿活，大痛流涕。拜谢舟师，喜抱儿归，今二十余岁矣！此儿本死，得水而生。

伏谕来者，疮疱之疾，热耶寒耶？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启玄子注云："心寂则痛微，心燥则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疮疱之疾，岂有寒欤？余承医学于先人，阅病多矣。苟诳后人，罪将安逃？诚如此法，则原上之丘，以疮疱而死者，皆误杀人也。疫疗小儿，惟钱仲阳书中可采者最多，但其方为阎孝忠所乱，有识者宜择而取之。

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六

君子非好与昔人辨以要誉也。盖昔人有一误，流为千百世之祸者，苟不证其非，虽曰谦让，其如人命何？如精选《圣惠方》二十三卷，论妇人赤白带下云：妇人带下者，由劳神过度，损动经血，致令身虚，受于风冷，风冷入于脬络，传其血之所成也。又有巢氏内篇四十 四卷，论任脉为经之海。其任之为病，女子则为带下。手太阳为小肠之经也，手少阴为心之经也。心为脏，主于里；小肠为腑，主于表。二经之血，在于妇人，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冲任之所统也。冲任之脉，既起于脬内，阴阳过度，则伤脬络，故风邪乘虚而入于脬中，损冲任之经，伤太阳、少阴之血，致令脬络之间，秽与血相兼带而下，冷则多白，热则多赤，二家之说皆非也。

夫治病当先识经络，《灵枢》十二经中，有是动之病，有所生之病。大经有十二，奇经有八脉。言十二经之外，复有此八道经脉也。十二经与八道经脉，通身往来。经络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相贯周环，昼夜不息，与天同度。自手太阴肺经起，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复会于手太阴肺经也。然此二十道经络，上下周流者，止一十九道耳。惟带脉起少腹侧季胁之端，乃章门穴是也。环身一周，无上下之源，络脬而过，如束带之于身。《难经》曰：带之为病，溶溶如坐水中。冲任者，是经脉之海也。循腹胁，夹脉旁，传流于气冲，属于带脉，络于督脉。督脉者，起于关元穴。任脉者，女子在养胎孕之所。督脉乃是督领妇人经脉之海也。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源而三歧，皆络带脉。冲、任、督三脉，皆统于篡户，巡阴器，行廷孔、溺孔上端。冲、任、督三脉，以带脉束之。

因余经上下往来，遗热于带脉之间。热者血也。血积多日不流，火则从金之化，金曰从革而为白，乘少腹间冤热，白物滑溢，随溲而下，绵绵不绝，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则壅碍，因壅而成痛也。《内经》曰："少腹冤热，溲出白液"。冤者，屈滞也。病非本经，为他经冤抑而成此疾也。冤，一作客，客犹寄也。遗客热于少腹，久不去，从金化而为白。设若赤白痢，赤者新积也，从心火；白者旧积也，从肺金。故赤白痢，不可曲分寒热，止可分新旧而治之。假如痢疟，始赤血，次溃白脓，又岂为寒者哉？而病者未信也，此今之刘河间常言之矣。皆云寒多则白，以于姜赤石脂桃花丸治痢，虽愈，后必生血疾。如白带下病，径以白芍药、干姜，白带虽愈，则小溲必不利。治泻利与治带下，皆不可骤用峻热之药燥之。燥之则内水涸，内水涸则必

烦渴，烦渴则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则足肿面浮，渐至不治。

《内经》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发为筋痿。淫衍白物，如精之状，男子因溲而下，女子绵绵而下。《左传》曰：少男惑长女，风落山之象，是为惑蛊之疾。其文三虫同皿曰蛊。乃是思慕色欲，内生后蚀，甚不可便用燥热之药攻之。渐至形削羸瘦脉大者，必死而不救。且赤白痢者，是邪热传于大肠，下广肠出赤白也。带下者，传于小肠，入脬经下赤白也。据此二证，皆可同治湿法治之。先以导水、禹功泻讫，次以淡剂降心火，益肾水，下小溲，分水道，则自愈矣！

顷顿丘一妇人，病带下连绵不绝，白物或来，已三载矣，命予脉之。诊其两手脉俱滑大而有力，得六七至，常上热口干眩运，时呕醋水。余知其实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讫冷痰三二升，皆醋水也，间如黄涎，状如烂胶。次以浆粥养其胃气；又次用导水、禹功以泻其下，然后以淡剂渗泄之药利其水道，不数日而愈。

余实悟《内经》中所云："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又"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然有此法，亦不可偏执，更宜详其虚实而用之。故知精选《圣惠方》带下风寒之言，与巢氏论中赤热白寒之说，正与《难》、《素》相违。予非敢妄论先贤，恐后学混而不明，未免从之而行也。如其寡学之人，不察病人脉息，不究病人经脉，妄断寒热，信用群方暴热之药，一旦有失，虽悔何追！呜呼，人命一失，其复能生乎！赤白痢与赤白带下，皆不死人。《内经》惟肠澼便血，血温身热者死。赤白带下，白液白物，盅病肾消，皆不能死人。有死者，药之误也。

霍乱吐泻死生如反掌说七

巢氏，先贤也，固不当非。然其说有误者，人命所系，不可不辩也。今之医者，家置本以为绳墨。呜呼！何今之人信巢氏，而不信《素问》也？此予不得不为之说。且巢氏论霍乱吐泻，皆由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相干，致肠胃之间，变而为霍乱。寒气客于脾则泻，寒气客于胃则吐。亦由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或因居处坐卧湿地，当风取凉，风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水谷不消，皆成霍乱。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气虚逆，反吐饮食；二曰霍乱，言其病挥霍之间，便致撩乱也；三曰晡食变逆者也。霍乱者，脉必代。又云：七月间食蜜，令人暴下霍乱。此皆巢氏霍乱之论也。

予以为不然。夫医之治病，犹书生之命题。如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是独以湿为主，此书生之独脚题也。风湿暍三气合而成霍乱，吐泻转筋，此犹书生之鼎足题也。风者，风木也，内应足厥阴肝木。湿者，雨化也，内应于足太阴脾土。暍者，火热也，内应于手少阴心火，此风湿暍三气之所生也。《内经》曰：土气之下，木气乘之。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阳所至为呕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太阴所至为濡化也。注云：湿化也。又曰：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故转筋者，风主肝，肝主筋，风急甚，故转筋也。吐者，暍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呕吐也。泄注者，土主湿，湿主脾，湿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岂非风湿暍，如书生鼎足题耶？脾湿，土气为风木所克，土化不行矣。亢无雨，火盛过极，土怒发焉。极则为雷霆、骤雨、烈风。盖土气在上，木气乘之故也。是以大水横流，山崩岸落，石迸沙飞，岂非太阴湿土

怒发之象耶？故人病心腹满胀，肠鸣而为数便，甚则心痛胁膜，呕吐霍乱，厥发则注下肿身重。启玄子云：以上病证，皆脾热所生也。乃知巢氏所论，正与《素问》、启玄子相违。

故《内经》治法，病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先可用淡剂流其湿，辛凉以退其风，咸苦以解其竭，凉水以救其内涸，大忌食粟米粥，饮者立死。伟哉，王冰之言！脾热一句，可以为方。世俗止知取其头巾而濯之，以饮其水，亦取黑豆、皂矾。头垢寒凉，然近似终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则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为愈也。

泰和间，余亲见陈下广济禅院，其主僧病霍乱，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两者，干姜一两，炮，水一碗，同煎，放冷服之。服讫，呕血而死。顷合流镇李彦甫，中夜忽作吐泻，自取理中丸而服之，医者至，以为有食积，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药亦不动，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携一仆一佃客，至郾城，夜宿邵辅之书斋中，是夜仆逃。仲安觉其逃也，骑马与佃客往临颍急追之。时七月，天大热，炎风如箭，埃尘幔天，至辰时而还。曾不及三时，往返百二十里。既不获其人，复宿于邵氏斋。忽夜间闻呻呼之声，但言救我，不知其谁也。执火寻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泄，目上视而不下，胸胁痛不可动摇，口欠而脱臼，四肢厥冷。此正风湿竭三者俱合之证也。其婿曾闻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锉生姜而调之，顿服半升，其人复吐，乃再调半升而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饮数服，遂能调养，三日平复而去。呜呼！若此三人，其生死岂不如反掌哉？彼世医往往以谓六一散治得其病，此无学之辈也，可胜恨哉！

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八

《内经》曰：目得血而能视。此一句，圣人论人气血之常也。后世之医不达其旨，遂有惜血如金之说。自此说起，目疾头风诸证，不得而愈矣。何以言之？圣人虽言目得血而能视，然血亦有太过不及也。太过则目壅塞而发痛，不及则目耗竭而失睛。故年少之人多太过，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则无不及，但年老之人，其间犹有太过者，不可不察也。

夫目之内眦，太阳经之所起，血多气少。目之锐眦，少阳经也，血少气多。目之上纲，太阳经也，亦血多气少。目之下纲，阳明经也，血气俱多。然阳明经起于目两旁，交鼻颏之中，与太阳、少阳俱会于目。惟足厥阴肝经连于目系而已。故血太过者，太阳、阳明之实也；血不及者，厥阴之虚也。故血出者，宜太阳、阳明，盖此二经血多故也。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阳、阳明出血，则目愈明；刺少阳出血，则目愈昏。要知无使太过不及，以血养目而已。此《内经》所谓目得血而能视者，此也。

凡血之为物，太多则益，太少则枯。人热则血行疾而多，寒则血行迟而少，此常理也。至于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目，在五行属木。然木之为物，太茂则蔽密，太衰则枯瘁。蔽密则风不疏通，故多摧拉；枯瘁则液不浸润，故无荣华。又况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月也。人目之有翳，如日月之有云雾也。凡云之兴，未有不因蒸腾而起者，虽隆冬之时犹且然耳，况于炎夏之时乎！

故目暴赤肿起，羞明隐涩，泪出不止，暴寒目瞤，皆工艺之所为也。夫目之五轮，乃五脏六腑之精华，宗脉之所聚。其气轮属肺金，肉轮属脾土，赤脉属心火，黑水神光属肾水，兼属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则又不知病之理。岂知目不因火则不病，何以言之？气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内经》曰：热胜则肿。

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在针则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血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肿者，可使立消。惟小儿不可刺囟会，为肉分浅薄，恐伤其骨。然小儿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内经》曰：血实者宜决之。又经曰：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如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补肝养肾。至于暴赤肿痛，皆宜以铍针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调盐油以涂发根，甚者虽至于再至三可以也，量其病势平为期。少白可黑，落发可生，有此神验，不可轻传。人年四十、五十，不问男女，目暴赤肿，隐涩难开者，以三棱针刺前顶百会穴出血，大妙。至如年少，发早白落，或白屑者，此血热而太过也。世俗止知：发者，血之余也，血衰故耳。岂知血热而极，发反不茂！肝者，木也。火多水少，木反不荣。火至于顶，炎上之甚也，大热病汗后，劳病之后，皆发多脱落，岂有寒耶？故年衰火胜之人，最宜出血。但人情见出血皆不悦矣！岂知出血者，乃所以养血也。凡兔、鸡、猪、狗、酒、醋、湿面、动风生冷等物，及忧忿劳力等事，如犯之则不愈矣。惟后顶、强间、脑户、风府四穴，不可轻用针灸，以避忌多故也。若有误，不幸令人喑，固宜慎之。其前五穴，非徒治目疾，至于头痛腰脊强，外肾囊燥痒，出血皆愈。凡针此勿深，深则伤骨。唐甄权尤得出血之法。

世俗云："热汤沃眼十日明。"此言谬之久矣！火方乘目，更以热汤沃之，两热相搏，是犹投贼以刃也。岂知凉水沃之，暂涩面久滑；热水沃之，暂滑而久涩！不然，曷以病目者忌沐浴？或曰：世欲皆言凉水沃眼，血脉不行。余闻大笑之。眼药中用黄连、硼砂、朴硝、龙脑、熊胆之属，皆使人血脉不行耶？何谬之甚也！又苦头风之甚者，久则目昏。偏头风者，少阳相火也，久则目束小。大肠闭涩者目必昏，何也？久病滑泄者目皆明。惟小儿利久，反疳眼昏，盖极则反，与此稍异。其余皆宜出血而大下之。余尝病目赤，或肿或翳，作止无时，偶至亲息帅府间，病目百作日，羞明隐涩，肿痛不已。忽眼科姜仲安云：宜上星至百会，速以铍针刺四五十刺，攒竹穴、丝竹穴上兼眉际一十刺，反鼻两孔内，以草茎弹之出血。三处出血如泉，约二升许。来日愈大半，三日平复如故。余自叹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缺此法，不学可乎？惟小儿疮疱入眼者，乃余热不散耳，止宜降心火，泻肝风，益肾水，则愈矣。若人目暴病者，宜汗、下、吐。以其血在表，故宜汗；以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热在中，故宜下。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同，故录《铜人》中五穴照用。

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九

小儿初生之时，肠胃绵脆，易饥易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方书旧说，天下皆知之矣。然《礼记》曲礼及王符潜诀论所云，天下皆不知。《曲礼》云：童子不衣裘裳。《说》云：裘大温，消阴气。且人十五岁成童，尚不许衣裘，今之人养稚子，当正夏时，以绵袜裹腹，日不下怀，人气相蒸；见天稍寒，即封闭密室，睡毡下幕，暖炕红炉，使微寒不入，大暖不泄，虽衰老之人，尚犹不可，况纯阳之小儿乎！然君子当居密室，亦不当如是之暖也。玉符潜诀论云：婴儿之病，伤于饱也。今人养稚子，不察肠胃所容几何，但闻一声哭，将谓饥号，急似潼浮纳之儿口，岂复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应口辄与。夫小儿初生，别无伎俩，惟善号泣为强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

小儿除胎生病外有四种：曰惊，曰疳，曰吐，曰泻。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饱，曰暖。惊

者，火乘肝之风木也；疳者，热乘脾之湿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则上行也；泻者，火乘肝与大肠而泻者也。夫乳者，血从金化而大寒，小儿食之，肌肉充实。然其体为水，故伤乳过多，反从湿化。湿热相兼，吐痢之病作矣！

医者不明其本，辄以紫霜进食比金白饼之属，其中皆巴豆、杏仁，其巴豆大热有大毒，杏仁小热有小毒。小儿阳热，复以热毒之药，留毒在内，久必变生。故刘河间先生，以通圣、凉膈、神芎、益元治之，皆无毒之药。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药，非小儿所宜也。余闻笑曰：大人小儿，虽年壮不同，其五脏六腑，岂复殊耶？大人服多，小儿服少，其实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调胃泻心。然有逐湿为之方者，故余尝以牵牛、大黄、木通三味，末之为丸，以治小儿诸病皆效。盖食乳小儿，多湿热相兼故也。今之医者，多以此药谤予，彼既不明造化，难与力辩，故予书此方，以俟来世知道者。

然善治小儿者，当察其贫富贵贱治之。盖富贵之家，衣食有余，生子常夭。贫贱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坚。贫家之子，不得纵其欲，虽不如意而不敢怒，怒少则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纵其欲，稍不如意则怒多，怒多则肝病多矣！夫肝者，木也，甚则乘脾矣。又况贫家无财少药，故死少；富家有财多药，故死多。故贫家之育子，虽薄于富家，其成全小儿，反出于富家之右。其暗合育子之理者有四焉：薄衣，淡食，少欲，寡怒，一也；无财，少药，其病自痊，不为庸医热药所攻，二也；在母腹中，其母作劳，气血动用，形得充实，三也；母既作劳，多易生产，四也。此四者，与富家相反也。

俚谚曰："儿哭即儿歌，不哭不偻俜。"此言虽鄙，切中其病。世俗岂知号哭者，乃小儿所以泄气之热也。老子曰：终日号而不嗄。余常授人以养子之法，儿未坐时，卧以赤地，及天寒时不与厚衣，布而不绵。及能坐时，以铁铃木壶杂戏之物，连以细绳，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声。当炎暑之时，令坐其旁，掬水弄铃，以散诸热。《内经》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手得寒水，阴气达于心中，乃不药之药也。余尝告于陈敬之，若小儿病缓急无药，不如不用庸医，但恐妻妾怪其不医，宜汤浸蒸饼令软，丸作白丸，给其妻妾，以为真药，使儿服之，以听天命，最为上药。忽岁在丙戌，群儿皆病泄泻，但用药者皆死，盖医者不达湿热之理，以温燥行之，故皆死。惟陈敬之不与药，用余之言，病儿独存。噫！呜呼！班固真良史。尝曰：有病不治得中医。除暴得大疾病服药者，当谨熟阴阳，无与众谋。若未病之前，从予奉养之法，亦复不生病；纵有微疾，虽不服药可也。

服药一差转成他病说十

《语》云：子之所慎，齐战疾。又曰：丘未达，不敢尝。此言服药不可不畏慎也。然世有百十年相袭之弊，至今不除者，敢略数一二，使后车改辙，不蹈前覆。夫伤寒、温疫、时气、中暑、风温、风疟，与中酒伤食者，其初相类，此最误人。或先一日头痛，曾伤酒便归过于酒，曾伤食便归过于食。初觉满闷，医者不察其脉，不言其始，径用备急丹、缠积丹、软金丸、酒癖丸，此药犯巴豆，或出油不尽，大热大毒，走泄五七行或十余行。其人必津液枯涸，肠胃转燥，发黄瘈热，目赤口干，恍惚潮热，昏愦惑狂，诸热交作，如此误死者，不可胜举。若其人或本因酒食致过，亦能头痛身热，战栗恶寒。医者不察其脉，不究其原，反作伤寒发之，桂枝、麻黄、升麻之属，以汗解之。汗而不解，辗转疑惑，反生他证。如此误死者，可胜计哉？

又如久病咳嗽，形体羸瘦，食欲减少，旦

静夜剧。医者不察，便与乌梅、罂粟壳、紫菀、枯矾。如此峻攻，嗽疾未除，涩滞之病作矣。嗽加之涩，饮食弥减，医者不察，更以热剂养胃，温剂和脾，致令头面汗出，燥热潮发，形容瘦瘁，涎液上出，流如涌泉。如此死者，不可胜数。

又如妇人产余之疾，皆是败血恶物，发作寒热，脐腹撮痛，乳潼枯涸，食饮稍减。医者不察，便谓产后血出数斗，气血俱虚，便用温热之剂，养血补虚、止作寒治，举世皆然。岂知妇人之孕，如天地之孕物也。物以阴阳和合而后生，人亦以阴阳和合而后孕。偏阴偏阳，岂有孕乎？此与禾黍瓜果之属何异哉？若水旱不时，则华之与实俱痿落矣！此又与孕而不育者复何异哉？七月立秋后十八日，寸草不结者，犹天寒故也。今妇人妊娠，终十月无难而生，反谓之寒，何不察其理之甚也。窃譬之治砖者，炎火在下，以水沃其窑之巅，遂成砖矣！砖既出窑，窑顿寒耶！世俗竟传黑神散之属，治产后一十八证，非徒其不愈，则经脉涸闭，前后淋闭，呕吐嗽痰，凡百热证生矣！若此误死者，不可计之。曷若四物汤与凉膈散停对，大作汤剂而下之，利以数行，恶物俱尽，后服淡甘之剂自愈矣。

又如小儿腹满，喘嗽，痰涎不利，医者不察，便用白饼子之属。天白饼子，巴豆大热有大毒，兼用腻粉，其后必生口疮、上喘咳嗽、呕吐、不嗜饮食之疾。然此治贫家小儿，犹或可效，膏粱之家，必生他病，又何疑哉！又如泻痢之疾，岁岁有之。医者不察，便用圣散子之属，干姜、赤石脂，乌梅、罂粟壳、官桂、石榴皮、龙骨、牡蛎之属，变生小便癃闭，甚者为胀，又甚者水肿之疾生矣！间有愈者，病有微者也，甚则必不愈矣。

又如人病停饮，或因夏月伤冷过多，皆为脾胃客气有余也。宜逐而去之。医者不可以为脾衰而补之，则痞者更痞，满者更满。复有巴豆丸下之者，病虽少解，必不嗜食，上燥之病生矣！

又如人因闪肭膝髁肘腕大痛，医者不察，便用铍针出血，如未愈者，再三刺血。出血既多，遂成跛躄。《内经》曰：足得血而能步。血尽安得步哉？若余治闪肭则不然，以禹功散，或通经二三钱下神佑丸，或除湿丹百余丸，峻泻一二十行，则痛出当痒发。痛属夏，痒属秋，出则夏衰矣！此五行胜复之理也。故凡腰胯胁痛，杖疮落马，坠堕打扑，莫不同然。盖此痛得之于外，非其先元虚元弱。古人云："痛随利减"。宜峻泻一二十行毕。但忌热酒，可一药而愈。勿谓峻泻，轻侮此法。昔有齿痛，连月不止，以铁铃钮取之，血不止而死。又有人因上下齿痛，凡治痛者辄取，不数年，上下齿尽。至五十岁，生硬之物，皆不能食。夫上下齿痛，皆由手足阳明二经风热甚而痛矣。可用大小承气汤、藏用丸、祛风丸等药泻之，则痛当自止。《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启玄子云：百端之起，皆自心生。心者，火也，火生土之故也，出牙之误，不可不知。

又如治水肿病者，多用水银、轻粉、白丸子大毒之药下之，水肿未消面牙齿落，牙齿落而不进食，水尽而立毙。复有人于两足针之，水出如泉，水尽亦毙矣！

儒门事亲　卷二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偶有所遇厥疾获瘳记十一

余昔过夏邑西，有妇人病腹胀如鼓，饮食乍进乍退，寒热更作而时吐呕，且三年矣。师觋符呪无所不至，惟俟一死。会十月农隙，田夫骤猎，一犬役死，磔于大树根盘，遗腥在其上。病妇偶至树根，顿觉昏愦，眩瞀不知人，枕于根侧，口中虫出，其状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遗腥。其人惊见长虫，两袖裹其手，按虫头极力而出之，且二尺许，重几斤。剖而视之，以示诸人。其妇遂愈，虫亦无名。此正与华元化治法同，盖偶得吐法耳。

又有一书生，疟间日一作。将秋试，及试之日，乃疟之期，书生忧甚，误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数升，瘀血宿食皆尽。同室惊畏，至来日入院，疟亦不发，亦偶得吐法耳。

正隆间有圣旨，取汴梁诸匠氏。有木匠赵作头，铁匠杜作头，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纳，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纳君。"杜作头给曰："此赵公乃汴梁太医之家，今蒙上司见召，迷路至此，盖病者当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复出，将邀二人入室。与之食已。主人请起曰："烦太医看病何如？"赵见而笑曰："一药可愈"。二人窃议曰："来时所携熟药，寄他车上，此中实无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潜出门，得牛粪一块，作三十粒，下以温水。少顷，病人觉胸中如虫行，一涌而出，状若小蛲螂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约一升，顿觉病去。明日主人出谢曰："百岁老人，未尝见此神效之药也。"礼饯二人，遂归。呜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时之寝，遂以秽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

又有一妇病风痫，从六七岁因惊风得之。自后三二年间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余岁至四十岁，日作或一日十余作。以至昏痴健忘，求死而已。会兴定岁大饥，遂采百草而食，于水濒采一种草，状若葱属，泡蒸而食之。食讫，向五更觉心中不安，吐涎如胶，连日不止，约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后三日，轻健非曩之比，病去食进，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访问诸人，乃憨葱苗也。憨葱苗者，《本草》所谓藜芦苗是也。《图经》云：藜芦苗吐风病。此亦偶得吐法耳！

又有一妇，年三十余。病滑泄经年，皆云虚中有积，以无忧散五七日一服，至二十服不效。又服缠积丹、软金丸诸药，皆不效。其人服药愈速，病热愈甚，食饮日减。人或谓曰："此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脐下气海及膀胱穴，以三里引之。每年当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后仅万余壮。忽门外或者曰："此病我屡识，盖大伤饮之故。即目桃花正开，俟其落时，以长棘针刺之，得数十蕚，勿犯人手，以白面和作饼于，文武火烧，令熟，嚼烂，以米饮汤下之。"病人如其言服

之，不一二时，泻如倾，前后泻六七日，仅数百行，昏困无所知觉，惟索冷水徐徐而饮。至七六日少省。尔后食日进，神日昌，气血日和。不数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蕈有取积之神效。亦偶得泻法耳！

余昔过株林，见一童子，误吞铜铁之物，成疾而羸，足不胜身。会六七月，淫雨不止，无薪作食，过饥数日。一旦邻牛死，闻作葵羹粳饭，病人乘饥顿食之。良久，泻注如倾，觉肠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因悟《内经》中"肝苦急，食甘以缓之"。牛肉、大枣、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宽缓肠胃。且肠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铜铁所以下也。亦偶得泻法耳！

顿有老人，年八十岁。脏腑涩滞，数日不便，每临后时，目前星飞，头目昏眩，鼻塞腰痛，积渐食减。纵得食，便结燥如弹。一日，友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渫菠薐菜，遂顿食之，日日下之。前后皆利，食进神精。年九十岁，无疾而终。《图经》云：菠菜寒利肠胃。芝麻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宽肠利小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为急切。此亦偶得泻法耳！

昔一士人赵仲温，赴试暴病，两目赤肿，睛翳不能识路，大痛不任，欲自寻死。一日，与同侪释闷坐于茗肆中，忽钩窗脱钩，其下正中仲温额上，发际裂长三四寸，紫血流数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归。来日能辨屋脊，次见瓦沟，不数日复故。此不药不针，误出血而愈矣。夫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

呜呼！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余何足言哉！此一说，读之者当大笑耳。今之医者，宜熟察之可也。人能谨察其真中之误，精究其误中之真，反复求之，无病不愈。余之所以书此者，庶后之君子，知余之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睹者，思食苦苣，顿顿不阙。医者以为有虫。曾不周岁，两目微痛，如虫行，大眦渐明，俄然大见。又如北方贵人，爱食乳酪、牛酥、羊、生鱼脍、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皆虫之萌也。然而不生虫者，盖筵会中多胡荽、芜荑、酱卤汁，皆能杀九虫。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读此，当触类而长之。

攻里发表寒热殊涂笺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该医之旨者，其惟发表攻里乎！虽千枝万派，不过在表在里而已矣。欲攻其里者，宜以寒为主；欲发其表者，宜以热为主。虽千万世，不可易也。《内经》言之详矣，今人多错解其旨，故重为之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此寒热二字，谓六气中司气之寒热。司气用寒时，用药者不可以寒药；司气用热时，用药者不可以热药，此常理也。惟攻里发表则反之。

然而攻里发表，常分作两涂。若病在表者，虽畏日流金之时，不避司气之热，亦必以热药发其表；若病在里者，虽坚冰积雪之时，不避司气之寒，亦必以寒药攻其里。所谓发表者，出汗是也。所谓攻里者，涌泄是也。王太仆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住于中也。夫不住其中，则其药一去不留，虽以寒药犯司气之寒，热药犯司气之热，亦无害也。若其留药而不出，适足以司气增邪，是谓不发不攻。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无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气用寒之时，病在表而不在里，反以寒药冰其里，不涌不泄，坚腹满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气用热之时，病在里而不在表，反以热药燥其中，又非发汗，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痒、瞀郁注下、胭瘛肿胀、呕吐觖衄、头痛、骨节挛、肉痛、血泄、淋闭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热不能解表，非寒不能攻里，是解表常宜热，攻里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谓妄造。

今之用药者，以荆黄汤解表，以姜桂药

攻里，此与以水济水，以火济火何异哉！故非徒不效，轻者危，甚者死。夫《本草》一书，不过酸苦甘辛咸淡六味而已。圣人既以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又以淡味渗泄为阳，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咸三味以攻里，发表与渗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里而何？此二者，圣人之法尽矣，蔑以加矣。

然而医之法果多乎哉？攻里以寒，解表以热而已矣。虽然表病而里不病者，可专以热药发其表；里病而表不病者，可专以寒药攻其里。表里俱病者，虽可以热解表，亦可以寒攻里，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汤，虽解表亦兼攻里，最为得体。今之用药者，只知用热药解表，不察里之已病，故前所言热证皆作矣。医者不知罪由己作，反谓伤寒变证，以诬病人，非一日也。故刘河间自制通圣散加益元散，名为双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刘河间一人而已。然今之议者，以为双解不可攻里，谤议纷纭，坐井小天，诚可憾也。岂知双解煎以葱须、豆豉，涌而汗之，一剂立雪所苦！纵不痊愈，亦可小瘳。向所谓热证，亦复不作。俟六经传毕，微下而已。今医者不知其济物无穷之功，乃妄作损胃无穷之谤，愤刘河间有能医之名，设坚白之论，以求世誉。孰肯剖璞一试，而追悔和氏之刖足哉。

余之所以屡书此者，叹知音之难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头项强，状类伤寒。服通圣散，虽不得其法，犹无害也。医者见其因通圣散也，立毁其非仲景之药也。渠不察其热已甚矣，复以辛热发之，汗出不解，发黄血泄，竟如前所言。后虽以承气下之不能已。又复下之，至绝汗出，其脉犹搏击。然余亲见其子，言之甚详。至今士大夫，皆不知辛热一发之过也，独归罪于通圣散。呜呼！甚矣，道之难明也。

顷，余之旧契，读孟坚《汉书·艺文志》，载五苦六辛之说，而颜师古辈，皆无注解。渠特以问余。余顾其《内经》诸书中，亦不见其文。既相别矣，乘蹇且十里外，飒然而悟。欲复回以告，予之旧契已归且远。乃令载之以示来者。夫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里者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颜师古不注，盖阙其疑也。乃知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余又徐思，五积六聚，其用药亦不外于是。夫五积在脏，有常形，属里。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六聚在腑，无常形，属表。宜以辛温之药；发之汗之。与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热而可用柴胡之凉者，犹宜热而行之；里寒而可用姜附之热者，犹宜寒而行之。余恐来者不明《内经》发表攻里之旨，故并以孟坚五苦六辛之说，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

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表实者里必虚，里实者表必虚；经实者络必虚，络实者经必虚，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虚，或治其实，有时而幸中，有时而不中。谬工之治病，实实虚虚，其误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自不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补药补我，彼何罪焉？"虽死而亦不知觉。夫粗工之与谬工，非不误人，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呜呼！世无真实，谁能别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诠，所

以该治病之法也，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

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其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况余所论之法，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

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内经》散论诸病，非一状也；流言治法，非一阶也。《至真要大论》等数篇，言远气所生诸病，各断以酸、苦、甘、辛、咸、淡，以总括之。其言补，时见一二。然其补，非今之所谓补也。文具于补论条下，如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若此之外，乃所以发腠理、致津液、通血气。至其统论诸药，则曰：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只有三法，无第四法也。

然则圣人不言补乎？曰：盖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补者，以谷、肉、果、菜养口体者也。夫谷、肉、果、菜之属，犹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属，犹君之刑罚也。故曰：德教，兴平之粱肉；刑罚，治乱之药石。若人无病，粱肉而已。及其有病，当先诛伐有过。病之去也。粱肉补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岂可以药石为补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已。然今之医者，不得尽汗、下、吐法，各立门墙，谁肯屈己之高而一问哉！且予之三法，能兼众法。用药之时，有按有跻，有揣有导，有减有增，有续有止。今之医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黄，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术，从而诬之，予固难与之苦辩，故作此诠。

所谓三法可以兼众法者，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该众法也。然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众所当才一二也。或言《内经》多论针而少论药者，盖圣人欲明经络。岂知针之理，即所谓药之理。即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条药之轻重寒温于下，仍于三法之外，别著原补一篇，使不预三法。恐后之医者泥于补，故置于三篇之末，使用药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内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之谓也。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然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

戏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药，或丸或散，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然则四时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时也。但仲景言其大法耳。

今人不得此法，遂废而不行，试以名方所记者略数之。如仲景《伤寒论》中，以葱根白豆豉汤，以吐头痛；栀子厚朴汤，以吐懊侬；瓜蒂散，以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如此三方，岂有杀人者乎？何今议予好涌者多也！又如孙氏《千金方》风论中数方，往往皆效。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运、头风、恶心、沐浴风。近代《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噤不开、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总录》方中，以常山散吐疟。孙尚方以三圣散吐发狂，神验方吐舌不正。《补亡篇》以远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预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药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议予好涌者多也！

惟《养生必用方》，言如吐其涎，令人跛躄。《校正方》已引风门中碧霞丹为证，予不须辨也。但《内经》明言：高者越之。然《名医录》中，惟见太仓公、华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余无闻。乃知此法废之久矣。今予骤用子千载寂寥之后，宜其惊且骇也。惜乎黄帝、岐伯之书，伊挚、仲景之论，弃为闲物。纵有用者，指为山野无韵之人，岂不谬哉！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

故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论，胸上诸实，郁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余行，其脉沉迟，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则止。仲景所谓胸上诸实，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气在上也。《内经》曰：下痢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实也。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已，吐而夺之。仲景曰：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又如宿饮酒积在上脘者，亦当吐之。在中脘者，当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两手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下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知病在胸中，当吐之。余尝用吐方，皆是仲景方，用瓜蒂散，吐伤寒头痛；用葱根白豆豉汤，以吐杂病头痛；或单瓜蒂，名独圣，加茶末少许，以吐痰、饮食；加全蝎梢，以吐两胁肋刺痛、濯濯水声者。《内经》所谓："湿在上，以苦吐之"者，其是谓欤！

今人亦有窃予之法者，然终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岂知上涌之法名曰撩痰。"撩"之一字，自有擒纵卷舒，颇有一工，吐簇下一妇人，半月不止，涎至数斗，命悬须臾。仓皇失计，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汤，下咽立止。或问麝香何能止吐，予谓之曰：瓜苗闻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芦吐者不止，以葱白汤解之。以石药吐者不止，以甘草、贯众解之。诸草木吐者，可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药之苦寒者，有豆豉、瓜蒂、茶末、栀子、黄连、苦参、大黄、黄芩；辛苦而寒者，有郁金、常山、藜芦；甘苦而寒者，有地黄汁；苦而温者，有木香、远志、厚朴；辛苦而温者，有薄荷、芫花；辛而温者，有谷精草、葱根须；辛而寒者，有轻粉；辛甘而温者，有乌头、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晋矾、绿矾、蔗汁；酸而平者，有铜绿；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温者，有饭浆；酸辛而寒者，有腽肭；酸而寒者，有青盐、白米饮；辛咸而温者，有皂角；甚咸而寒者，有沧盐；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温且寒者，有参芦头；甘辛而热者，有蝎梢。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胆矾、瓜蒂有小毒，藜芦、芫花、轻粉，乌头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药之无毒者。各对证撮而用之。此法宜先

小服，小满，积渐加之。

余之撩痰者，以钗股鸡羽探引不出，以蒜汁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无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惊疑。《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如发头眩，可饮冰水立解。如无冰时，新汲水亦可。强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无损也。吐之次日，有顿快者，有转甚者，盖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数日，当再涌之。如觉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凉物，皆不禁。惟禁贪食过饱硬物、干脯难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冲和，阴道必强，大禁房劳、大忧、悲思。病人既不自责，众议因而噪之，归罪于吐法，起谤其由此也。故性行刚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杂之言，不可吐；病人颇读医书，实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辨邪正之说，不可吐；病人无正性，妄言妄从，反复不定者，不可吐；病势巉危，老弱气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阳血虚者，不可吐；诸吐血、呕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吐则转生他病，浸成不救，反起谤端。虽恳切求，慎勿强从。恐有一失，愈令后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善也。必标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听浮言，审明某经某络，某脏某腑，某气某血，某邪某病，决可吐者，然后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后之君子也。庶凡不使此道湮微，以新传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圣人之刺热五十九刺，为无药而设也。皆所以开玄府而逐邪气，与汗同。然不若以药发之，使一毛一窍，无不启发之为速也。

然发汗亦有数种。世欲只知惟温热者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亦有熏渍而为汗者，亦有导引而为汗者。如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五积散、败毒散，皆发汗甚热之药也。如升麻汤、葛根汤、解肌汤、逼毒散，皆辛温之药也。如大柴胡汤、小柴胡汤、柴胡饮子，苦寒之药也。如通圣散、双解散、当归饮子，皆辛凉之药也。故外热内寒宜辛温，外寒内热宜辛凉。平准所谓导引而汗者，华元化之虎、鹿、熊、猴、鸟五禽之戏，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谓熏渍而汗者，如张苗治陈廪丘，烧地布桃叶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许胤宗治许太后感风不能言，作防风汤数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如其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验者。

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陈皮、半夏、细辛、苍术，其辛而温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热者乎；生姜，其辛而微温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温者乎；防己、秦艽，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黄、人参、大枣，其甘而温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防风、当归，其甘辛而温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热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热者乎；厚朴，其苦而温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温者乎；黄芩、知母、枳实、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温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药，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发散之属也。

惟不善择者，当寒而反热，当热而反寒，此病之所以变也。仲景曰：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阳气在外，人气亦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宜发汗。然仲景举其略耳。设若秋冬得春夏之病，当不发汗乎？但春夏宜汗而秋冬难耳！凡发汗欲周身染染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时为佳。若汗暑出，邪气多不出，则当重发汗，则使人亡阳。凡发汗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要在剂当，不欲过

也。此虽仲景调理伤寒之法，至于杂病，复何异哉？且如伤寒，麻黄之类，为表实而设也；桂枝汤之类，为表虚而设也；承气汤为阴虚而设也；四逆汤为阳虚而设也。表里俱实者，所谓阳盛阴虚，下之则愈。表里俱虚者，所谓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也。所谓阳为表而阴为里也。如表虚亡阳，发汗则死。发汗之法，辨阴阳，别表里，定虚实，然后汗之，随治随应。

设若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下出，发汗可也。《内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此以风为根，风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鸣泄注，水谷不分，小便涩滞，皆曰脾胃虚寒故耳。豆蔻、乌梅、罂粟壳、干姜、附子，曾无一效；中脘脐下，灸已数十，燥热转甚，小溲涸竭，瘦削无力，饮食减少。命予视之，余以谓《应象论》曰：热气在下，水谷不分，化生飧泄；寒气在上，则生膜胀。而气不散，何也？阴静而阳动故也。诊其两手脉息，俱浮大而长，身表微热。用桂枝麻黄汤，以姜枣煎，大剂连进三服，汗出终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风汤，和平脏腑，调养阴阳，食进病愈。

又贫家一男子，年二十余，病破伤风，搐，牙关紧急，角弓反张。弃之空室，无人问者，时时呻呼。余怜其苦，以风药投之。口噤不能下，乃从两鼻窍中灌入咽喉，约一中碗，死中求生。其药皆大黄、甘遂、牵牛、硝石之类。良久，上涌下泄，吐且三四升，下一二十行，风搐立止，肢体柔和，且已自能起。口虽开，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黄汤三两，作一服，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

又如小儿之病，惊风搐搦，涎潮热郁，举世皆用大惊丸、抱龙丸、镇心丸等药。间有不愈者，余潜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为细末，以猪胆汁浸，蒸饼为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浆水、乳汁送之。良久，风涎涌出一两杓，三五日一涌，涌三五次。渐以通圣散稍热服之，汗染染然，病日已矣。

顷又治一狂人，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阳并乃狂。《难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阳为腑，阴为脏，非阳热而阴寒也。热并于阳则狂，狂则生寒；并于阴则癫，癫则死。《内经》曰：足阳明胃实则狂，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无所不为，是热之极也。以调胃承气，大作汤下数十行。三五日，复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复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余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时，暖室置火，以助其热，而汗少解，数汗方平。

又治一酒病人，头痛、身热、恶寒，状类伤寒。诊其脉，两手俱洪大，三两日不圊。余以防风通圣散约一两，用水一中碗，生姜二十余片，葱须根二十茎，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热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须臾，以锻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约一两杓，头上汗出如洗。次服少半，立愈。《内经》曰：火郁发之。发为汗之，令其疏散也。

又尝治一税官，病风寒湿痹，腰脚沉重，浮肿，夜则痛甚。两足恶寒，经五六月间犹绵胫靴足。腰膝皮肤少有跣露，则冷风袭之，流入经络，其痛转剧，走注上下，往来无定。其痛极处，便挛急而肿起，肉色不变。腠理间如虫行。每遇风冷，病必转增，饮食转减，肢体瘦乏，须入扶掖，犹能行立。所服者，乌、附、姜、桂，种种燥热；屠针着灸，莫知其数，前后三年，不获一愈。一日，命予诊之，其两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导水丸、通经散各一服，是夜泻三十余行，痛减半。遂渐服赤茯苓汤、川芎汤、防风汤。此三方在《宣明论》中，治痹方是也。日三服，煎七八钱，漐漐然汗出。余又作玲珑灶法熏蒸，血热病必增剧。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吐发汗者，世罕知之。故余尝曰：吐法兼汗，良以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恶闻也。然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留之则是耶？逐之则是耶？《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只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然欲不信下之为补者，盖庸工妄投下药，当寒反热，当热反寒，未见微功，转成大害，使聪明之士，亦复不信者此也。

所以谓寒药下者，调胃承气汤泄热之上药也；大、小桃仁承气，次也；陷胸汤，又其次也；大柴胡又其次也。以凉药下者，八正散泄热兼利小溲；洗心散抽热兼治头目；黄连解毒散，治内外上下蓄热而不泄者；四物汤凉血而行经者也；神芎丸解上下蓄热而泄者也。以温药而下者，无忧散下诸积之上药也；十枣汤下诸水之上药也。以热药下者，煮黄丸、缠金丸之类也。急则用汤，缓则用丸，或以汤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过而生愈。

仲景曰：大法秋宜泻。谓秋则阳气在下，人气与邪气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概耳！设若春夏有可下之疾，当不下乎？此世上之庸工踌躇迁延，误人大病者也。皆曰：夏月岂敢用过药泻脱胃气？呜呼！何不达造化之甚也？《内经》称土火之郁，发四时之气，以五月先取化源，泻土补水。又曰：土郁则夺之。王太仆注曰：夺，谓下之，令无壅碍也。然则于五月先防土壅之发，令人下夺，《素问》之言非欤？然随证不必下夺，在良工消息之也。予所以言此者，矫世俗，期不误人病、暴病耳。故土郁之为夺，虽大承气汤亦无害也。试举大承气之药论，大黄苦寒，通九窍，利大小便，除五脏六腑积热；芒硝咸寒，破痰散热，润肠胃；枳实苦寒为佐使，散滞气，消痞满，除腹胀；厚朴辛温，和脾胃，宽中通气。此四味虽为下药，有泄有补，卓然有奇功。刘河间又加甘草以为三一承气，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尝以大承气汤改作调中汤，加以姜枣煎之。俗见姜枣，以为补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黄、芒硝也。恶寒喜暖取补，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内经》之法抑屈而不伸也。此药治中满痞气、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气快，膈空食进。《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中州土也，兼载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廪，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犹曰：我善补。大罪也。此药有奇功，皆谓服之便成伤败，乃好丹而非素者也。

或言："男子不可久泄，妇人不可久吐。"何妄论之甚也！可吐则吐，可下则下，岂问男女乎？大人小儿，一切所伤之物在胃脘，如两手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宜下之。何以别乎？盖伤宿食者恶食，伤风者恶风，伤寒者恶寒，伤酒者恶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之，则三部脉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满者，犹宜再下之。如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而为病者，盖下之后热气不尽故也，当再下之。若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内实也。《金匮要略》曰：痛而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难经》曰：痛者为实。腹中满痛，里壅为实，故可下之。不计杂病、伤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或导水丸，或泄水丸等药，过十余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痛已则止。至如伤寒大汗之后，发热、脉沉实及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汤加当归煎服之，下三五行，立愈。产后慎不可作诸虚不足治之，必变作骨蒸寒热，饮

食不入，肌肤瘦削，经水不利，经曰：寒则衰饮食，热则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药消烁之故也。呜呼！人之死者，岂为命乎？《难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至如目黄、九疸、食劳，皆属脾土，可下之，宜茵陈蒿汤。或用导水丸、禹功散，泻十余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术丸等药服之，则愈矣。或腰脚胯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钱，以猪腰子薄批七八片，掺药在内，以湿纸包数重，文武火烧熟，至临卧细嚼，以温酒或米饮汤调下。至平明见一二十行，勿讶，意欲止泻，则饮水或新水顿服之，泻立止。次服通经和气定痛乌金丸、蹁马丹之类则愈矣。《内经》有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者，太仆以为瘴气贼魅虫毒、蜚尸鬼击、冲薄坠堕、风寒暑湿、斫射剥割、撞扑之类。至如诸落马堕井、打扑内肭损折、汤沃火烧、车碾犬伤、肿发脓痛、日夜号泣不止者，予寻常谈笑之间，立获大效。可峻泻三四十行，痛止肿消。乃以通经散下导水丸等药。如泻水少，则可再加汤剂泻之。后服和血消种散毒之药，病去如扫。此法得之睢阳高大明、侯德和。使外伤者，不致癥残跛躄之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

曾有邻人，杖疮发作肿痛，脓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数日不食，皆曰不救。余以通经散三四钱下神佑丸百余丸，相并而下，间有呕吐者，大半以下膈矣！良久，大泻数行，秽不可近，脓血、涎沫、瘀毒约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醒一日一夜。邻问予，予曰：喘息匀停，肿消痛减，故睡也。来且语清进食，不数日，痊。救杖疮欲死者，四十年间二三百，余追思举世杖疮死者，皆枉死也。自后凡见冤人被责者，急以导水丸、禹功散大作剂料，泻惊涎一两盆，更无肿发痛脓之难。如导水丸、禹功散泄泻不动，更加之通经散、神佑丸泻之。泻讫，须忌热物，止可吃新汲水一二顿。泻止立愈。至如沉积多年主羸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药，可服缠积丹、三棱丸之类。《内经》曰：重者，因而减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虚中积聚者，止可五日一服万病无忧散。故凡积年之患，岂可一药而愈，即可减而去之？

以《本草》考之，下之寒者，有戎盐之咸，犀角之酸咸，沧盐、泽泻之甘咸，枳实之苦酸，腻粉之辛，泽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者，有猪胆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黄、瓜蒂、牵牛、苦瓠子、蓝汁、牛胆、羊蹄苗根之苦，大戟、甘遂之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温者，有槟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咸；下之热者，有巴豆之辛；下之辛凉者，有猪羊血之咸；下之平者，有郁李仁之酸，桃花萼之苦。上二十味，惟牵牛、大戟、芫花、皂角、羊蹄苗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腻粉、杏仁之有大毒，余皆无毒。

设若疫气，冒风中酒，小儿疮疹及产后潮热，中满败血，勿用银粉、杏仁大毒之药，下之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槟榔、犀角、皂角皆温平，可以杀虫透关节，除肠中风火燥结；大黄、芒硝、朴硝等咸寒，可以治伤寒热病，时气瘟毒，发斑泻血，燥热发狂，大作汤剂，以荡涤积热；泽泻、羊蹄苗根、牛胆、蓝叶汁、苦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肿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及目黄、湿毒、九疸、食痨、疳虫、食土生米等物，分利水湿，通利大小便，荡涤肠胃间宿谷相搏。又若备急丸，以巴豆、干姜、大黄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药。然止可施于辛苦劳力，贫食粗辣之辈，或心腹胀满、胁肋刺痛、暴痛不住，服五七丸或十丸，泻五七行以救急。若施之富贵城郭之人则非矣！止药用砒石治疟相类，止可施于贫食之人。若备急丸治伤寒风温，中酒冒风及小儿疮疹，产后满闷，用之下膈，不死则危。及夫城郭之人，富贵之家，用此下药，亦不死则危矣！奈何庸人畏大黄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大黄？盖庸人以巴

豆性热而不畏，以大黄性寒而畏之。粗工以巴豆剂小而喜，以大黄剂大而不喜。皆不知理而至是也。岂知诸毒中，惟巴豆为甚。去油匮之蜡，犹能下后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热口燥，他病转生。故下药以巴豆为禁。

余尝用前十余药，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然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谓休息痢也。伤寒脉浮者，不可下。表里俱虚者，不宜下。《内经》中五病心证，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内热深者，宜下；寒者，不宜下，以脉别之。小儿内泻，转生慢惊及两目直视，鱼口出气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经败甚，亦不宜下，止宜调养，温以和之。如下则必误人病耳！若其余大积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坚，下药乃补药也。余尝曰：泻法兼补法，良以此夫。

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

《原补》一篇，不当作，由近论补者与《内经》相违，不得不作耳。夫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然听者皆逆耳，以予言为怪。盖议者尝知补之为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也。论补者盖有六法：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以人参、黄芪之类为平补。以附子、硫黄之类为峻补。以豆蔻、官桂之类为温补。以天门冬、五加皮之类为寒补。以巴戟、肉苁蓉之类为筋力之补。以石燕、海马、起石、丹砂之类为房室之补。此六者，近代之所谓补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阔，至其害不可胜言者。

《难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言肝木实而肺金虚，泻心火，补肾水也。以此论之，前后谓六补者，了不相涉。试举补之所以为害者，如疟，本夏伤于暑，议者以为脾寒而补之，温补之则危，峻补之则死。伤寒热病下之后，若以温辛之药补之，热当复作，甚则不救。泻血，血止之后，有温补之，血复热，小溲不利，或变水肿。霍乱吐泻，本风湿暍合而为之，温补之则危，峻补之则死。小和疮疱之后，若温补之，必发痈肿燃痛。妇人大产之后，必火未降，肾水未升，如黑神散补之，轻则危，甚则死。老人月暗耳聩，肾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补之，则肾水弥涸，心火弥盛。老人肾虚，腰脊痛，肾恶燥，腰者肾之府也，峻补之则肾愈虚矣。老人肾虚无力，夜多小溲。肾主足，肾水虚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补之，则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温补之则甚，峻补之则危。停饮之人不可补，补则痞闷转增。脚重之人不可补，补则胫膝转重。

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人二十上下而血不流，皆二阳之病也。时人不识，便作积冷极急治之，以温平补之。夫积温尚成热，而况燔针于脐下，火灸手足腕骨。《内经》本无劳证，由此变而为劳。烦渴，咳嗽涎痰，肌瘦，寒热往来，寝汗不止，日高则颜赤，皆以为传尸劳。不知本无此病，医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阳者，阳明也，胃之经也。心受之则血不流，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内太过。故隐蔽委屈之事，各不能为也。惟深知涌泄之法者能治之。又如春三月，风伤于荣，荣为血，故阴受之。温伤于卫，卫为气，故阳受之。初发之后，多与伤寒相似。头痛身热，口干潮热，数日不大便，仲景所谓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开者是也。若以寒药下之，则伤脏气；若以温药补之，则火助风温，发黄发斑，温毒热增剧矣！风温外甚，则直视、潮热谵语，寻衣撮空，惊惕而死者，温补之罪也。《内经》虽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气属阳，天食入以五气；血属阴，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胜，非使以温为热也。又若《经》云：损者补之，劳者

温之。此温乃温存之温也，岂以温为热哉！又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者，此欲权衡之得其平也。又乌在燔针灶火，炼石烧砒，硫、姜、乌、附，然后为补哉？所谓补上欲其缓，补下欲其急者，亦焉在此等而为急哉！自有酸、苦、甘、辛、咸、淡，寒、凉、温、热、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谓平补者，使阴阳两停，是谓平补。奈时人往往恶寒喜温，甘受酷热之毒，虽死而不悔也。可胜叹哉！

余用补法则不然。取其气之偏胜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余尝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补。岂不信然！余尝用补法，必观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昔维阳府判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则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软，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又息城酒监赵进道，病腰痛，岁余不愈，诊其两手脉，沉实有力。以通经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细切，炒断丝，为细末，每服三钱，猪腰子一枚，薄批五六片，先以椒盐淹，去腥水，掺药在内，裹以荷叶，外以湿纸数重封，以文武火烧熟，监卧细嚼，以温酒送下。每旦以无比山药丸一服，数日而愈。又相台监酒岳成之，病虚滑泄，日夜不止，肠鸣而口疮，俗呼为心劳口疮，三年不愈。予以长流水，同姜枣煎五苓散五七钱，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黄连与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为末，以白面糊为丸，食后温水下三五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节度副使完颜君宝，病脏毒，下鲜血，发渴，寒热往来，延及六载，日渐瘦弱，无力，面黄如染。余诊其两手脉沉而身凉，《内经》寒以为荣气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黄连解毒汤加当归、赤芍药，与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而愈。

若此数证，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居其先。何也？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故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天之由也。是以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卢氏云：强中生百病。其知言哉！人惟恃强，房劳之病作矣。何贵于补哉？以太宗、宪宗高明之资，犹陷子流俗之蔽，为方士燥药所误；以韩昌黎、元微之犹死于小溲不通、水肿。有服丹砂数妾，而死于暴脱；有服草乌头如圣丸，而死子须疮；有服乳石、硫黄，小溲不通；有习气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发狂见鬼；有好茶而为癖。乃知诸药皆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则已。近年运使张伯英病宿伤，服硫黄、姜、附数月，一日丧明。监察陈威卿病嗽，服钟乳粉数年，呕血而殒，呜呼！后之谈补者，尚监兹哉！

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十八

口眼㖞斜者，俗工多与中风掉眩证一概治之。其药则灵宝、至宝、续命、清心、一字急风乌犀铁弹丸。其方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盖知窍而不知经，知经而不知气故也。何谓知窍而不知经？盖人之首有七窍，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窍目，目为肝之外候；肺窍鼻，鼻为肺之外候，心窍舌，舌无窍，心与肾合而寄窍于耳。故耳与舌，俱为心之外候。俗工止知目病归之肝，口病归之脾，耳病归之肾，舌病归之心，更无改张。岂知目之内眦，上下二纲，足太阳及足阳阴起于此。目之锐眦，足少阳起于此，手少阳至于此；鼻之左右，足阳明、手阳明侠乎此；口之左右，亦此两经还乎此。故七窍有病，不可独归于五脏，当归之六阳经

也。余曰俗工知窍而不知经者，此也。

何谓知纪而不知气？盖世之谈方药者，不啻千万人，止不过坚执《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经所出所入，所循所还，所交所合，所过所注，所起所会，所属所络，所上所下，所侠所贯，所布所散，所结所绕，所抵所连，所系所约，所同所别，千万人中，或见一二名明，可谓难其人矣！然而不过执此十二经，便为病本，将阳经为热、阴经为寒，向《本草》中寻药，药架上检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讶焉！岂知《灵枢》曰：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此十二经及受病之处也，非为病者也。及为病者，天之六气也。六气者何？风、暑、燥、湿、火、寒是也。故曰：俗工知经而不知气者，此矣。

然则口眼㖞斜者，此何经也？何气也？足之太阳，足之阳明，左目有之，右目亦有之；足之阳明，手之阳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两道也。《灵枢》又言：足阳明之筋，其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热则筋弛纵，缓则不胜收，故僻。是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热也。夫寒不可径用辛热之剂，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风者，甲乙木也。口眼阳明，皆为胃土。风偏贼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是则然也。

七窍惟口目㖞斜，而耳鼻独无此病者何也？盖动则风生，静则风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动，坤艮主静。动者皆属木，静者皆属土。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纲则眨，下纲则不眨，故观卦上巽而下坤。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颔则嚼，上贪则不嚼，故颐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动，故风生焉。耳鼻常静，故风息焉。当思目虽斜，而目之眦眶未尝斜；口之㖞，而口之辅车未尝㖞。此经之受病，非窍之受病明矣！而况目有风轮，唇有飞门者耶！余尝治此证，未尝用世俗之药。非故与世参商，方凿圆枘，自然龃龉者。过颖一长吏病此，命予疗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㖞，灸以地仓。俱效。苟不效者，当灸人迎。夫气虚风入而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内经》曰：陷下则灸之，正谓此也。所以立愈。又尝过东杞，一大亦患此，予脉其两手，急数如弦之张，甚力而实，其人齿壮气充，与长吏不同，盖风火交胜，予调承气汤六两，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热啜之。前后约泻四五十行，去一两盆。次以苦剂投之解毒，数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诀》云：热则生风。若此者，不可纯归其病于窗隙之间而得，亦风火素感而然也。盖火胜则制金，金衰则木茂，木茂则风生。若东杞之人，止可流湿润燥。大下之后，使加凉通郁为大。《灵枢》虽有乌膏桂酒双涂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内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单服热水，强引而行之，未见其愈者也。向之用姜、附、乌、桂、起石、硫黄之剂者，是耶？非耶？

痂本肝经宜通勿塞状十九

痂有七，前人论者甚多，非《灵枢》、《素问》、《铜人》之论，余皆不取。非余好异也，但要穷其原耳！七痂者何？寒痂、水痂、筋痂、血痂、气痂、狐痂、癫痂，是谓七痂。俗工不识，因立谬名，或曰膀胱，或曰肾冷，或曰小肠气，小儿曰偏气。立名既谬，并丧其实。何哉？盖医者既断为膀胱、肾冷、小肠气，又曰虚寒所致。其药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则杜仲、苁蓉；不附子、乌头，则干姜、官桂；不楝实、茴香，则金铃、补骨脂。朝吞暮饵，曾无殊效。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间因微病，稍似开通。执此微芒，寝成大错。标既不除，本必为甚。处处相传，曾无觉者。

岂知诸痂，皆归肝经。其奈通流，归之小肠脬囊。大膀胱水府，专司渗泄。小肠水道，专主通流。肾为少阴，总统二水。人之

小溲，自胃入小肠，渗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气化则水出茎端，此常道也。及其为疝，乃属足厥阴肝经。盖环阴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阴肝经也。夫肝肾皆属于下，与冲、任、督相附。然《灵枢经》言足厥阴肝经病，则有遗溺、癃闭、狐疝，主肾与膀胱、小肠三经，则不言疝，是受疝之处，乃肝之部分也。且《内经》男子宗筋，为束骨之会也。而肝主筋，睾者，囊中之丸，虽主外肾，非厥阴环而引之，与玉茎无由伸缩。在女子则为篡户。其内外为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窍漏。此足厥阴与冲、任、督之所会也。《灵枢》言足厥阴之经筋聚于阴器，其病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故阳明与太阴、厥阴之筋，皆会于阴器。惟厥阴主筋，故为疝者，必本之厥阴。《灵枢》又言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循胫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所别矣。岂非厥阴为受病之处耶？《灵枢》又言邪在小肠，连睾系，属于肾，贯肝络肺，结心系。气盛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平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此其初，虽言邪在小肠，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阴以下之，乃知诸疝关于厥阴，可以无疑。以脉者之，《素问》云：厥阴滑为狐疝，少阳滑为肺风疝，太阴滑为脾风疝，阳明滑为心风疝，太阳滑为肾风疝，少阴滑为肝风疝。凡此六疝，虽见于他脉中，皆言风疝者，足厥阴肝经之气也。《灵枢》亦曰：心脉微滑为心疝，肝脉滑甚为瘕疝，肾脉骨甚为癃瘕，凡此三脏脉之疝，亦以滑者为疝也。《素问》又云：肝大急，皆为疝。心脉滑，传为心疝；肺脉沉，传为肺疝。三阴急为疝，三阳急为瘕。王太仆云：太阳受寒，血凝为瘕；太阴受寒，气聚为疝。此言太阴受寒，传之肝经也。可以温药逐之，不可以温药补之。若补之者，是欲病去而强挽留之也。历考《素问》，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癫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处，必传于厥阴部分，然后为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凡言少腹者，岂非厥阴之部分耶？又言脾风传胃，名曰疝瘕。此谓非肝木不能为风气，名曰厥疝。盖脾土虚而不能制水，又为肝木受凌也。又言督脉为冲疝，盖厥阴与冲、任、督俱会于前阴也，岂不明哉！至如运气中，又言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少腹控睾。盖寒客于小肠膀胱，则肝木缩而不得伸行，母传之子也。阳明司天，燥淫所胜，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此言肝气不得上行，为金所抑，鬼贼故也。又言太阴在泉，土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疝。此亦言寒客太阴湿土，土不胜水，水传之肝经也。又尝遍阅《铜人》俞穴，亦相表里。如背上十三椎俞，肝经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阴交一穴言寒疝，任脉之所发也；关元一穴，言暴疝，小肠之募，足三阴任脉之会也；中极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阴任脉之会也；曲骨一穴，言癥疝，任脉足厥阴之会也。其腹部第二行肓腧穴，言寒疝，冲脉足少阴之会也；四满二穴，言疝瘕，冲任脉，足少阴肾之会也。其腹部第三行大巨二穴，言癥疝，足阳明脉气之所发也。气冲二穴，言癫疝，茎中痛，两丸蹇痛，亦足阳明脉气之所发也。其腹部第四行，府舍穴，言疝痛，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交会也，亦太阴部三阴、阳明支别也。冲门二穴，言阴疝，足太阴、厥阴之会也。其在侧胁者，五枢二穴，言寒疝，阴邪上入少腹，带脉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经者，足厥阴穴十名，言疝者七，谓大敦、行间、太冲、中封、蠡沟、中都、曲泉。足少阳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谓丘墟穴也。足太阴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谓阴陵泉也。足阳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谓阴市穴也。足少阴穴十名，言疝者五，谓然谷、太溪、照海、交信、筑宾也。足太阳穴

十八名，言痛者二，谓金门、合阳也。由是言之，惟厥阴言痛独多，为痛之主也。其余经穴，虽亦治痛，终非受痛之地，但与足厥阴相连耳。或在泉寒胜，木气挛缩，禁于此经，或可天燥胜，木气抑郁于此经；或忿怒悲哀，忧抑顿挫，结于此经；或药淋外固闭，尾缩精缠于此经，其病差别如此。

不知世间之药多热补，从谁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则《素问》、《灵枢》、《铜人》皆非也。信《素问》、《灵枢》、《铜人》，则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后之君子，以孰为是？呜呼！予立于医四十余岁，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疗，余亦莫知敢废也。识练日久，因经识病，然后不惑。且夫遗溺闭隆，阴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痛也，不可妄归之肾冷。血溷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躄、喘干、癃闭，少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痛也。但女子不谓之痛，而谓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计男子、妇人，皆无子。故隐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肾小肠之事，乃足厥阴肝经之职也。奈俗方止言脬肾、小肠，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经，乙木也。木属东方，为心火之母也。凡痛者，非肝木受邪，则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虚而补之。《难经》所谓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言泻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

昔审言为蔡之参军也，因坐湿地，痛痛不可堪，诸药莫救。余急以导水丸、禹功散泻三十余行，肿立消，痛立减。又项关一男子，病卒痛暴痛不任，倒于街衢，人莫能动，呼予救之。余引经证之，邪气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痛，故病阴丸痛也。余急泻大敦二穴，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阴之二穴也。珍寇镇一夫，病痎疟发渴，痛饮蜜浆，剧伤冰水，医者莫知泻去其湿，反杂进姜、附，湿为燥热所缠，三焦闭涩，水道不行，阴道不兴，阴囊肿坠，大于升斗。余先以导水百余丸，少顷，以猪肾散投之，是夜泻青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近颖尾一夫，病卒痛，赤肿大痛，数日不止，诸药如水投石。余以导水一百五十丸，令三次咽之。次以通经散二钱，空腹淡酒调下。五更，下脓瓣瘀积之物数行，痛肿皆去。不三日，平复如故。《内经》曰：木郁则达之。达，谓吐也。今条达。肝之郁，本当吐者，然观其病之上下，以顺为贵，仲景所谓上宜吐、下宜泻者，此也。敢列七痛图于左，以示后之君子，庶几有所凭藉者焉。

寒痛，其状囊冷，结硬如石，阴茎不举，或控睾丸而痛。得于坐卧湿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卧坐砖石，或风冷处使内过劳，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

水痛，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声。得于饮水醉酒，使内过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为卒痛。宜以逐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痛，其状阴茎肿胀，或溃或脓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挺纵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而下，久而得于房室劳伤，及邪术所使。宜以降心剂下之。

血痛，其状如黄瓜，在少腹两旁、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得于重感，春夏大懊，劳动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脬囊，留而不去，结成痈肿，脓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

气痛，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号哭忿怒，则气郁之而胀，怒哭号罢，则气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针出气而愈者。然针有得失，宜以散气之药下之。或小儿亦有此疾，俗曰偏气。得于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阴痿精怯，强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痛不治，惟筑宾一穴针之。

狐痛，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狐则昼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此痛出入，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也。亦与气痛大同小异，今人带钩铃是也。宜以逐气疏经之药下之。

癫疝，其状阴囊肿缩，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故江淮之间，湫塘之处，多感此疾。宜以祛湿之药下之。女子阴户突出，虽亦此类，乃热则不禁固也。不可便谓虚寒而涩之、燥之、补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坚之。王冰云：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坠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因作癫疝也。

以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后，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勿拘俗法。《经》所谓阴盛而腹胀不通者，癫癃疝也，不可不下。

五虚五实攻补悬绝法二十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虽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于五实五虚，岂可以泛泛虚实用药哉？《内经》明言其状，如俗工不识何，此二证所以见杀于委靡之手也。坐视人之死，犹相夸口："吾药稳"。以诳病家。天下士大夫亦诚以为然，以诳天下后世，岂不怪哉！夫一身犹一国也，如寻邑百万围昆阳，此五实证也。故箫王亲犯中原而笃战。如河内饥而又经火灾，此五虚证也。故汲黯不避矫诏而发仓。此可与达权知变者论；不可与贪常嗜琐者说也。故曰："庸人误天下，庸工误病人，正一理也。"

《内经》曰：五实者死，五虚者亦死。夫五实者，谓五脏皆实也。五虚者，谓五脏皆虚也。腑病为阳，易治而鲜死；脏病为阴，难治而多死。《经》明言，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者，五实也。脉盛为心，皮热为肺，腹胀为脾，前后不通为肾，闷瞀为肝，五脏皆实之证也。五虚者反是，脉细、皮寒、气少、泻利前后、饮食不人者，五虚也。脉细为心，皮寒为肺，气少为肝，泄利前后为肾，饮食不人为脾，此五脏皆虚之证也。夫五实为五脏俱太过，五虚为五脏俱不及。《内经》言此二证皆死，非谓必死也，谓不救则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复言：将粥入胃则虚者活，身汗后利则实者活。此两证自是前二证之治法也。后人不知是治法，只作辨验生死之断句，直谓病人有此则生，无此则死。虚者听其浆粥自入胃，实者听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地，岂不谬哉！夫浆粥入胃而不注泄，则胃气和。胃气和则五虚皆实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里，并泄则上下通，上下通则五实皆启矣，是以生也。此二证异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谓有病不服药之言，盖其病大且笃故也。

余向日从军于江淮之上，一舟子病。予诊之，乃五实也。余自幼读医经，尝记此五实之证，竟未之遇也。既见其人，窃私料之，此不可以常法治，乃可大作剂而下之。殊不动摇，计竭智穷，无如之何。忽忆桃花蜚丸，顿下七八十丸，连泻二百余行，与前药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数日方已。盖大疾之已去，自然卧憩。不如此，则病气无由衰也。徐以调和胃气之药，馆粥日加，自尔平复。

又尝过鸣鹿邸中，闻有人呻吟声息，瘦削瘵然无力。余视之，乃五虚也。余急以圣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证非三钱二钱可塞也。续以胃风汤、五苓散等药，各大作剂，使顿服，注泻方止。而浆粥入胃，不数日，而其人起矣。

故五虚之受，不加峻塞不可得而实也。彼庸工治此二证，草草补泻，如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竟无成功，反曰：虚者不可补，实者不可泻。此何语也？吁！不虚者强补，不实者强攻，此自是庸工不识虚实之罪也。岂有虚者不可补，实者不可泻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实证，汗、下、吐三法俱行更快；五虚证，一补足矣！今人见五实证，犹有塞之者，见五虚证，虽补之而非其药。本当生者，反钝滞迁延，竟至于死耳！夫圣散子有干姜，寻常泻利勿用，各有标本；胃风、五苓有桂，所以温经散表而分水道。圣散子之

涩燥，胃风、五苓之能分，皆辛热、辛温之剂也。俗工往往聚讼，以予好用寒凉，然予岂不用温补？但不遇可用之证也。谆谆谤喙，咸欲夸己以标名，从谁断之？悲夫！

儒门事亲　卷三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二十一

咽与喉，会厌与舌，此四者，同在一门，而其用各异。喉以候气，故喉气通于天。咽以咽物，故咽气通于地。会厌与喉，上下以司开合，食下则吸而掩，气上则呼而出。是以舌抵上腭，则会厌能闭其咽矣。四者相交为用，阙一则饮食废而死矣！此四者，乃气与食出入之门户，最急之处，故《难经》言"七冲门"。而会厌之下为吸门，及其为病也，一言可了。一言者何？曰火。《内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王太仆注云：一阴者，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气也。二火皆主脉，并络于喉。气热则内结，结甚则肿胀，肿胀甚则痹，痹甚而不通则死矣！

夫足少阴，循喉咙，侠舌本，少阴上侠咽。此二者，诚是也。至于足阳明，下人迎，循喉咙。足太阴，侠咽连舌本。手太阳，循咽下膈。足厥阴，循喉咙之后。此数经皆言咽喉，独少阳不言咽喉。而《内经》言一阴一阳，谓之喉痹，何也？盖人读十二经，多不读《灵枢经》，中经别第十一篇，具载十二经之正。其文云：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侠咽，出颐颔，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又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是手少阳三焦之气，与手心主少阴之气相合，而行于喉咙也。推十二经，惟足太阳别项下，其余皆凑于喉咙。然《内经》何为独言一阴一阳结为喉痹？盖君相二火独胜，则热结正络，故痛且速也。

余谓一言可了者，火是也。故十二经中，言溢干嗌痛，咽肿颔肿，舌本强，皆君火为之也。唯喉痹急速，相火之所为也。夫君火者，犹人火也。相火者，犹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内经》之言喉痹，则咽与舌在其间耳。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后之医者，各详其状，强立八名，曰单乳娥、双乳娥、单闭喉、子舌胀、木舌胀、缠喉风、走马喉闭。热气上行，结薄于喉之两旁，近外肿作，以其形似，是谓乳蛾。一为单，二为双也。其比乳蛾差小者，名闭喉。热结于舌下，复生一小舌子，名曰子舌胀。热结于舌中，舌为之肿，名曰木胀舌。木者，强而不柔和也。热结于咽，项肿绕于外，且麻且痒，肿而大者，名曰缠喉风。喉痹暴发暴死者，名走马喉痹。此八种之名虽详，若不归之火，则相去远矣。

其微者可以咸软之，而大者以辛散之。今之医者，皆有其药也，如薄荷、乌头、僵蚕、白矾、朴硝、铜绿之类也。至于走马喉痹，何待此乎？其生死人，反掌之间耳。其最不误人者，无如砭针出血，血出则病已。《易》曰：血去惕出，良以此夫。昔余以治一妇人木舌胀，其舌满口，诸药不愈，余以铍针小而锐

者砭之五七度，肿减，三日方平。计所出血，几至盈斗。又治一男子缠喉风，肿，表里皆作，药不能下。余以凉药灌于鼻中，下十余行。外以拔毒散傅之。阳起石烧赤，与伏龙肝各等分，细末，每日以新水扫百遍，三日热始退，肿始消。又尝治一贵妇喉痹，盖龙火也。虽用凉药，而不可使冷服，为龙火宜以火逐之。人火者，烹饪之火是也，乃使曝于烈日之中，登于高堂之上，令侍婢携火炉，坐药铫于上，使药常极热，不至大沸，通口时时呷之百余次，龙火自散。此法以热行寒，不为热病格故也。大抵治喉痹，用针出血，最为上策。但人畏针，委曲旁求，瞬息丧命。凡用针而有针创者，宜捣生姜一块，调以热白汤，时时呷之，则创口易合。《铜人》中亦有灸法，然痛微者可用，病速者，恐迟则杀人。故治喉痹之火，与救火同，不容少待。《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然喉咽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后之君子，毋执小方，而曰吾药不动脏腑，又妙于出血，若幸遇小疾而获功，不幸遇大病而死矣。毋遗后悔可矣！

五积六聚治同郁断二十二

先贤说五积六聚甚明，惟治法独隐。其言五积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已，令人发咳逆痎疟，连岁不已者是也。心之积，名曰伏梁，起于脐，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已，令人病烦心。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大如覆盘。久不已，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俗呼为食劳黄也。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嗽，发肺痈。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此五积之状，前贤言之，岂不分明！遍访医门，人人能道，及问治法，不过三棱、广茂、干漆、硇砂、陈皮、礞石、巴豆之类。复有不明标本者，又从而补之，岂有病积之人，大邪不出，而可以补之乎？至于世之磨积取积之药，余初学医时，亦曾用之，知其不效，遂为改辙。因考《内经》，骤然大悟。《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王太仆曰：达谓吐，发谓汗，夺谓下，泄为利小便，折谓折其冲逆。此五者，五运为司天所制，故立此五法，与五积若不相似然。盖五积者，因受胜己之邪，而传于己之所胜，适当旺时，拒而不受，复还于胜己者，胜己者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肝之积，得于季夏戊己日；心之积，得于秋庚辛日；脾之积，得于冬壬癸日；肺之积，得于春甲乙日；肾之积，得于夏丙丁日，此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远，然后为之郁哉？且积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或伤酸、苦、甘、辛、咸之食，或停温、凉、热、寒之饮，或受风、暑、燥、寒、火、湿之邪，其初甚微，可呼吸按导方寸大而去之。不幸而遇庸医，强补而留之，留而不去，遂成五积。

夫肥气者，不独气有余也，其中亦有血矣，盖肝藏血故也。伏梁者，火之郁也，以热药散之则益甚，以火灸之则弥聚。况伏梁证有二，名同而实异，不可不详焉。其一伏梁，上下左右皆有根，在肠胃之外，有大脓血，此伏梁义同肚痈。其一伏梁，身体髀股腘皆肿，环脐而痛，是为风根，不可动，动则为水溺涩之病。此二者《内经》虽言不可动，止谓不可大下，非谓全不可下，恐病去而有害痞气者。举世皆言寒则痞，《内经》以为湿则痞。虽因饮冷而得，其阳气为湿所蓄，以热攻之则不散，以寒攻之则湿去而寒退矣。

息贲者，喘息愤而上行也。此旧说也。余以谓贲者，贲门也。手太阴之筋，结胸里而贯贲。人贲下抵季胁，其病支转筋，痛甚则

成息贲。手心主结于臂，其病胸痛息贲。又云：肺下则居贲迫，肝善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两胁悗为息贲。若是言之，是积气于贲而不散。此《灵枢》说五脏处，言此贲自是多，故予发之。

贲豚者，贲与奔同。《铜人》言：或因读书得之。未必皆然也。肾主骨，此积最深，难疗，大忌吐涌，以其在下止宜下之。故予尝以独圣散吐肥气，揄以木架，必燠室中吐兼汗也。肝之积，便言风也，吐出数升，后必有血一二滴，勿疑，病当然也。续以磨积之药调之。尝治伏梁，先以茶调散吐之兼汗，以禹功、导水夺之，继之以降火之药调之。又尝治痞气，万举万全。先以瓜蒂散，吐其酸苦黄胶腥腐之物三二升，次以导水、禹功，下二三十行，末以五苓淡剂等药调之。又尝治息贲，用瓜蒂散，不计四时，置之燠室中，更以火一炉，以助其汗，吐汗二法齐行。此病不可逗留，久则伤人。又尝治贲豚，以导水、通经，三日一下之，一月十下，前后百行，次用治血化气磨积之药调之。此积虽不伤人，亦与人偕老。

若六聚之物，在腑属阳而无形，亦无定法。故此而行之，何难之有？或言余之治积太峻。予曰：不然。积之在脏，如陈莝之在江河。且积之在脏，中间多着脂膜曲折之处，区曰之中。陈莝之在江河，不在中流，多在汀湾洄薄之地。遇江河之溢，一漂而去。积之在脏，理亦如之。故予先以丸药驱逐新受之食，使无梗塞。其碎着之积，已离而未下，次以散药满胃而下。横江之筏，一壅而尽。设未尽者，以药调之。惟坚积不可用此法，宜以渐除。《内经》曰："坚者削之。"今人言块癖是也。因述九积图，附于篇末，以俟来哲，知余用心独苦久矣，而世无知者。

食积酸心腹满，大黄、牵牛之类，甚者礞石、巴豆。

酒积目黄口干，葛根，麦芽之类，甚者甘遂、牵牛。

气积、噫气、痞塞，木香、槟榔之类，甚者枳壳、牵牛。

涎积咽如拽锯，朱砂、腻粉之类，甚者瓜蒂、甘遂。

痰积涕唾稠粘，半夏、南星之类，甚者瓜蒂、藜芦。

癖积两胁刺痛，三棱，广茂之类，甚者甘遂、蝎梢。

血积足径胀满，郁李、商陆之类，甚者甘遂、芜花。

水积打扑肭瘀，产后不月，桃仁、地榆之类，甚者虻虫、水蛭。

肉积癥瘤核痨，腻粉、白丁香，砭刺出血，甚者硇砂、信石。

九积皆以气为主，各据所属之状而对治之。今人总此诸药，并为一方，曰可治诸积，大谬也。吾无此病，焉用此药？吾无彼病，焉用彼药？十羊九牧，何所适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斥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二十三

病派之分，自巢氏始也。病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也。何者？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且俗谓噎食一证，在《内经》苦无多语，惟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谓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结热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大肠热结则后不圊；膀胱热结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闭塞。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纵下而复出也。

谓胃为水谷之海，日受其新，以易其陈，一日一便乃常度也。今病噎者，三日五日，或五七日不便，是乖其度也，亦明矣。岂非三阳俱结于下，广肠枯涸，所食之物，为咽所拒。纵入太仓，还出咽嗌。此阳火不下，推而上行也。故经曰：少阳所至为呕涌，溢食不下。此理岂不晓然？又《气厥论》云：肝

移寒于心为狂。膈中阳气与寒相薄，故膈食而中不通，此膈阳与寒为之也。非独专于寒也。《六节脏象》又云：人迎，四盛以上为格阳。王太仆云：阳盛之极，故膈拒而食不得入。《正理论》曰：格则吐逆。故膈亦当为格。

后世强分为五噎，谓气、忧、食、思、劳也。后又分为十膈五噎。其派既多，其惑滋甚。人之溢食，初未必遽然也。初，或伤酒食，或胃热欲吐，或胃风欲吐。医氏不察本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丁香未已，豆蔻继之；荜拨未已，胡椒继之。虽曰和胃，胃本不寒；虽曰补胃，胃本不虚。设如伤饮，止可逐饮；设如伤食，止可逐食。岂可言虚，便将热补？《素问》无者，于法犹非。素热之人，三阳必结。三阳既结，食必上潮。医氏犹云：胃寒不纳。燔针钻肉，炷艾灼肌，苦楚万千。三阳热结，分明一句，到了难从。不过抽薪最为紧要，扬汤止沸，愈急愈增。岁月弥深，为医所误。人言可下，退阳养阴。张眼吐舌，恐伤元气。止在冲和，闭塞不通，经无来路，肠宜通畅，是以肠鸣。肠既不通，遂为噎病。

世传五噎宽中散有姜有桂，十膈散有附有乌。今予既斥其方，信乎与否，以听后贤。或云：忧患气结，亦可下乎？余曰：忧患磐礴，便同火郁，太仓公见此皆下。法废以来，千年不复。今代刘河间治膈气噎食，用承气三汤，独超近代。今用药者，不明主使，如病风狂嘻嘻，不及观其效，犹昧本原，既懒问咨，妄兴非毁。今予不恤，姑示后人。用药之时，更详轻重。假如闭久，慎勿陡攻。纵得攻开，必虑后患。宜先润养，小着汤丸，累累加之，关扃自透。其或咽噎上阻涎痰，轻用苦酸，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药势易行。设或不行，蜜盐下导，始终勾引，两药相通，结散阳消，饮食自下。莫将巴豆耗却天真，液燥津枯，留毒不去。人言此病，曾下夺之。从下夺来，转虚转痞。此为巴豆，非大黄、牵牛之过。箕城一酒官，病呕吐，逾年不愈，皆以胃寒治之，丁香、半夏、青、陈、姜、附，种种燥热；烧锥燎艾，莫知其数。或少愈，或复剧，且十年，大便涩燥，小便赤黄。命予视之。予曰：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王太仆云：上，谓上焦也。火气炎上之气，谓皆热甚而为呕。以四生丸下二十行，燥粪肠垢何啻数升？其人昏困一二日，频以冰水呷之，渐投凉乳酪、芝麻饮，时时咽之。数日外大啜饮食，精神气血如昔。继生三子，至五旬而卒。

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

留饮。止证也，不过蓄水而已。王氏《脉经》中派之为四：痰饮、悬饮、支饮、溢饮。《千金方》又派之为五饮，皆观病之形状而定名也。今予皆不论。此论饮之所得，其来有五：有愤郁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虑而得之者，有痛饮而得之者，有热时伤冷而得之者。饮证虽多，无出于此。

夫愤郁而不得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化，故为留饮。肝主虑，久虑而不决则饮气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则脾结，故亦为留饮。人因劳役远来，乘困饮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于脉，亦为留饮。人饮酒过多，肠胃已满，又复增之，膀经不及渗泄，久久如斯，亦为留饮。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饮寒水，本欲止渴，乘快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人若病饮者，岂能出此五者之外乎？

夫水者，阴物也。但积水则生湿，停酒则生燥，久则成痰。在左胁者，同肥气；在右胁者，同息贲。上入肺则多嗽，下入大肠则为泻，入肾则为涌水，濯濯如囊浆。上下无所之，故在太阳则为支饮，皆由气逆而得之。故湿在上者，目黄面浮；在下者，股膝肿厥；在中者，支满痞隔痰逆。在阳不去者，久则化气；在阴不去者，久则成形。

今之用方者，例言饮为寒积，皆用湿热之剂以补之燥之。夫寒饮在中，反以热药从上投之，为寒所拒。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寒栗。《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渠不信夫？况乎留饮下无补法，气方隔塞，补则转增。岂知《内经》所谓"留者攻之"，何后人不师古之甚也！且以白术、参、苓、饮者服之，尚加闭塞，况燔针艾火，其病可知。前人处五饮丸三十余味，其间有矾石、巴豆、附子、乌头，虽是下攻，终同燥热。虽亦有寒药相参，力孤无援。

故今代刘河间依仲景十枣汤，制三花神佑丸，而加大黄、牵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气流饮去。昔有病此者，数十年不愈。予诊之，左手脉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脉三部皆滑而大。微小为寒，滑大为燥。余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数升，汗出如沃；次以导水、禹功，去肠胃中燥垢亦数升，其人半愈。然后以淡剂流其余蕴，以降火之剂开其胃口，不逾月而瘥。夫黄连、黄柏可以清上燥湿；黄芪、茯苓可以补下渗湿。二者可以收后，不可以先驱。复未尽者，可以苦葶苈、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药，伏水皆去矣！

夫治病有先后，不可乱投。邪未去时，慎不可补也。大邪新去，恐反增其气，转甚于未治之时也。昔河内有人病饮，医者断为脾湿，以木香、牵牛二味散之，下十余行，因给病人，复变散为丸，又下十余行，复变丸为散，又十余行。病者大困，睡几昼夜。既觉，肠胃宽润，惟思粥，食少许，日渐愈。虽同断为湿，但补泻不同，其差至此。

《内经》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甚则饮发中满。太阳司天，湿气变物。水饮内蓄，中满不食。注云：此年太阴在泉，湿监于地，病之原始，地气生焉。少阴司天，湿土为四之气，民病骛蛔饮发。又土郁之发，民病饮发注下，跗肿身重。又太阴所至，为积饮痞隔。又太阴所至蓄满。又太阴之胜与太阴之复，皆云饮发于中。以此考之，土主湿化，不主寒，水主寒化，不主湿。天多黔雨，地有积潦，皆以为水，在《内经》属土。冰霜凝沍，风气凄凛，此水之化也。故曰：丑未太阴湿土，辰戌太阳寒水，二化本自不同，其病亦异。夫湿土太过，则饮发于中。今人以为脾土不足，则轩岐千古之书，可从乎？不可从乎？

嗽分六气毋拘以寒述二十五

嗽与咳，一证也。后人或以嗽为阳，咳为阴，亦无考据。且《内经·咳论》一篇，纯说嗽也，其中无咳字。由是言之，咳即嗽也，嗽即咳也。阴阳应象大论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又五脏生成篇云：咳嗽上气。又诊要经终云：春刺秋分，环为咳嗽。又示从容篇云：咳嗽烦冤者，肾气之逆也。《素问》惟以四处连言咳嗽，其余篇中，止言咳不言嗽。乃知咳嗽一证也。或言嗽为别一证，如伤寒书中说咳逆，即咽中作梯磴之声音是也。此一说，非《内经》止以嗽为咳。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应象大论文义同，而无嗽字。乃知咳即是嗽明矣。余所以苦论此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嗽之为病，自古归之肺，此言固不易也。《素问》言肺病，喘咳逆。又曰：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太阴、阳明。《灵枢》十二经，惟太阴肺经云：肺胀满，膨膨而喘咳，他经则不言。《素问·咳论》虽言五脏六腑皆有咳，要之止以肺为主。《素问》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注云：邪为寒气。《经》又曰：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脾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后人见是言，断嗽为寒，更不参较他篇。岂知六气皆能嗽人，若谓咳止为寒邪，何以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咳嗽"？岁木不及，心气晚治，土胜肺金，咳而衄。从革之纪，金不及也，其病嚏咳。坚成之纪，金太过也。土征与正商同，其病咳。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金上从，咳、嚏、衄。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咳、唾血、烦心。少阳司天，土胜则胸满咳。少阳司天之气，热郁于上，咳逆呕吐。三之气，炎暑至，民病咳呕。终之气，阳气不藏而咳。少阳之复，枯燥烦热，惊骇咳衄，其则咳逆而血泄。少阴司天，热气生于上，清气生于下，寒热凌犯而生于中，民病咳喘。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其则血溢。少阴司天，客胜则衄嚏，甚则咳喘。少阴之复，燠热内作，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则入肺，咳而鼽渊。若此之类，皆生于火与热也，岂可专于寒乎？

谓咳止于热与火耶？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若此之类乃生于风。岂可专于热与火也？

谓咳专于风耶？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咳唾则有血，太阴之复，湿变乃举，饮发于中，咳喘有声。若此之类，乃生于湿，岂可专于风也？

谓咳止于湿耶？金郁之发，民病咳逆，心胁痛。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咳、喘逆。逆甚而呕血。阳明司天，金火合德，民病咳、嗌塞。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咳，腹中鸣。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膈中热。咳不止而目血出者死。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嗌塞而咳。阳明之复，清气大举，咳哕烦心。若此之类，皆生于燥，岂可专于湿也？

谓咳止于燥耶？太阳司天，客气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若此之类，乃生于寒，岂可专于燥也？

又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夜暮则甚，亦风咳也。劳风咳出清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亦风咳也。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亦热咳也。阳明厥逆，喘咳身热，亦热咳也。一阳发病，少气善咳，亦火咳也。喘咳者，水气并于阳明，亦湿咳也。风水不能正偃则咳，亦湿咳也。肾气腹大胫肿，喘咳身重，亦湿咳也。脾痹者，四肢懈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寒，亦寒咳也。咳之六气，固然可以辨其六者之状：

风乘肺者，日夜无度，汗出头痛，涎唾不利，非风咳之云乎？

热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热，手足寒，乳子亦多有之，非暑咳之云乎？

火乘肺者，咳喘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窍血溢，非火咳之云乎？

燥乘肺者，气壅不利，百节内痛，头面汗出，寒热往来，皮肤干怙，细疮燥痒，大便秘涩，涕唾稠粘，非燥咳之云乎？

寒乘肺者，或因形寒饮冷，冬月坐卧湿地，或冒冷风寒，秋冬水中感之。嗽急而喘，非寒咳之云乎？

其治法也，风之嗽，治以通圣散加半夏、大人参半夏丸，甚者汗之；暑之嗽，治以白虎汤、洗心散、凉膈散加蜜一匙为呷之；火之嗽，治以黄连解毒汤、洗心散、三黄丸，甚者加以咸寒大下之；湿之嗽，治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及白术丸，甚者以三花神佑丸下之；燥之嗽，治以木香葶苈散、大黄黄连阿胶丸，甚者以咸寒大下之；寒之嗽，治以宁神散、宁肺散，有寒痰在上者，以瓜蒂散越之。此法虽已，几于万全，然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然而枯矾、干姜、乌梅、罂粟壳，其误人也，不为少矣！呜呼！有人自幼咳嗽，至老不愈而亦不死者，余平生见此等无限。或小年咳嗽，不计男女，不数月而殒者，亦无限矣！夫宁神、宁肺散，此等之人，岂有不曾服者哉！其不愈而死者，以其非寒嗽故也。彼执款冬花、佛耳草至死不移者，虽与之割席而坐可也。曹魏时，军吏李

成．苦咳嗽，昼夜不瘥，时吐脓血，华佗以谓“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以苦剂二钱匕，吐脓血二升余而瘥。若此之嗽，人不可不知也。

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

天以气而焘，地以气而持。万物盈乎天地之间，咸以气而生。及其病也，莫不以气而得。且风之气，和平而煦启；热之气，暄而舒荣；火之气，炎暑而出行；湿之气，埃溽而员盈；燥之气，清劲而凄怆；寒之气，寒雰而归藏。此六气时化，司化之常也。

及其变，风之气，飘怒而反大凉；热之气，大暄而反寒；火之气，飘风燔燎而反霜凝；湿之气，雷霆骤注而反烈风；燥之气，散落而反湿；寒之气，寒雪霜雹而反白埃。此六气之变也。故天久寒则治之以暑，天久凉则治之以暄，天久晦则治之以明，天久晴则治之以雨。夫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而况人寮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其外，七情交战于其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大和。此轩岐所以论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

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其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逆上矣。王太仆曰：怒则阳气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则呕血及飧泄也。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王太仆云：恐则阳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阴气亦还回而不散，故聚而胀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气还，故气不行也。《新校正》云：不行当作下行，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王太仆云：身寒则卫气沉。故皮肤文理及渗泄之处，皆闭密而气不流行，卫气收敛于中而不散也。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出，故气泄矣。王太仆云：人在阳则舒，在阴则惨，故热则肤腠开发，荣卫大通，津液外渗，汗大泄。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王太仆云：疲劳役则气奔速，故喘息。气奔速则阳外发，故汗出。内外皆逾越于常纪，故气耗损也。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王太仆云：系心不散，故气亦停留。此《素问》之论九气，其变甚详，其理甚明。

然论九气所感之疾则略，惟论呕血及飧泄，余皆不言。惟《灵枢》论思虑、悲哀、喜乐、愁忧、盛怒、恐惧而言其病。其言曰：知者，知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和刚柔。如是则辟邪不至，而长生久视。是故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神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怵惕思虑而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腘脱肉，毛瘁色夭，死于冬。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恍乱，四肢不举，毛瘁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神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正，当人阴缩挛筋，两胁不举，毛瘁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瘁色夭，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俯仰屈伸，毛瘁色夭，死于季夏。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灵枢》论神意魂魄志精所主之病，然无寒暑惊劳四证，余以是推而广之。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飧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

为消瘅，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解，发于外为疽痈。喜气所至，为笑不休，为毛发焦，为内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至，为阴缩，为筋挛，为肌痹，为脉痿，男为数溲血，女为血崩，为酸鼻辛頞，为目昏、为少气不足以息，为泣则臂麻。恐气所至，为破腘脱肉，为骨酸痿厥，为暴下绿水，为面热肤急，为阴痿，为惧而脱颐。惊气所至，为潮涎，为目瞏，为口呿，为痴痫，为不省人，为僵仆，久则为痛痹。劳气所至，为咽噎病，为喘促，为嗽血，为腰痛骨痿，为肺鸣、为高骨坏，为阴痿，为唾血，为瞑视，为耳闭，男为少精，女为不月，衰甚则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思气所至，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为中痞，三焦闭塞，为咽嗌不利，为胆瘅呕苦，为筋痿，为白淫，为得后与气快然如衰，为不嗜食。寒气所至，为上下所出水液澄沏清冷，下痢清白，吐痢腥秽，食已不饥，坚痞腹满急痛，癥瘕瘿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热气所至，为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混浊，腹胀大而鼓之有声如鼓，疮疡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窒骭衄，血溢血泄，淋闭，身热恶寒，甚则瞀瘛，目昧不明，耳鸣或聋，躁扰狂越，骂詈、惊骇、禁栗，如丧神守，气逆冲上，噫膈涌溢，食不下，跗肿疼酸，暴暗、暴注、暴病、暴死。

凡此九者，《内经》有治法，但以五行相胜之理治之。夫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阳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若胸中无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热可以治寒，寒在外者，以焠针、焫熨、烙、灸、汤而汗之；寒在内者，以热食温剂平之。寒可以治热，热在外者，以清房、凉榻、薄衣，以清剂汗之；热在内者，以寒饮、寒剂平之。惟逸可以治劳。《经》曰：劳者温之。温，谓温存而养之。今之医者，以温为温之药，差之久矣。岐伯曰："以平为期"。亦为休息之也。惟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平，谓平常也。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此九者，《内经》自有至理，庸工废而不行。今代刘河间治五志，独得言外之意。谓五志所发，皆从心造。故凡见喜怒悲惊思之证，皆以平心火为主。至于劳者，伤于动，动便属阳；惊者骇于心，心便属火。二者亦以平心为主。今之医者，不达此旨，遂有寒凉之谤。群而聚蹂之。士大夫又从而惑之，公议何时而定耶？

昔余治一书生，劳苦太过，大便结燥，咳逆上气，时喝喝然有声，唾呕鲜血。余以苦剂解毒黄连汤加木香、汉防己煎服，时时啜之；复以木香槟榔丸泄其逆气，不月余而痊。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窗，使其声不绝，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又尝以酸枣仁丸治人多忧。以白虎汤，不计四时，调理人之暑。余又以无忧散，泻人冬月得水中之寒痹；次以麻黄汤数两作一剂，煎以姜枣，热服汗出而愈。如未愈者，以瓜蒂散涌之，以火助其汗。治寒厥亦然。余尝治大暑之病，诸药无效。余

从其头，数刺其痛，出血立愈。余治此数者如探囊。然惟劳而气耗，恐而气夺者，为难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昔闻山东杨先生，治府主洞泄不已。杨初未对病人，与众人谈日月星辰缠度，及风云雷雨之变，自辰至未，而病者听之而忘其圊。杨尝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问其所好之事。好棋者，与之棋；好乐者，与之笙笛，勿辍。又闻庄先生者，治以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引《素问》曰：惧胜喜。此二人可谓得玄关者也。然华元化以怒郡守而几见杀；文挚以怒齐王而竟杀之。千万人中，仅得一两人，而反招暴祸。若乃医，本至精至微之术，不能自保，果贱技也哉？悲夫！

三消之说当从火断二十七

八卦之中，离能烜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六气之中，惟火能消物。故火之为用，燔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伏龙肝，炼金则消而为汁，煅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盐，干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干于壮火。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无物不长；入火之物，无物不消。夫一身之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则为肠胃之消，甚于下则为膏液之消，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而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而不已，则消及于肝肾；外甚而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问》有消瘅、消中、消渴、风消、膈消、肺消之说。消之证不同，归之火则一也。

故消瘅者，众消之总名；消中者，善饥之通称；消渴者，善饮之同谓。惟风消、膈消、肺消此三说，不可不分。风消者，二阳之病。二阳者，阳明也。阳明者，胃与大肠也。心受之则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皆不能成隐曲之事。火伏于内，久而不已，为风所鼓，消渴肠胃，其状口干，虽饮水而不咽。此风热格拒于贲门也。口者，病之上源，故病如是。又经曰：二阳结谓之消。此消乃肠胃之消也。其善食而瘦者，名曰食㾦，此消乃肌肉之消也。膈消者，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王太仆云：心肺两间，中有斜膈膜，下际内连横膈膜。故心移热于肺，久久传化，内为膈热。消渴而多饮者，此虽肺金受心火之邪，然止是膈消，未及于肺也。故饮水至斗，亦不能止其渴也。其状多饮而数溲，或不数溲变为水肿者，皆是也。此消乃膈膜之消了。肺消者，心移寒于肺，肺主气。《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之精气，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为常也。《灵枢》亦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今心为阳火，先受阳邪，阳火内郁，火郁内传，肺金受制；火与寒邪皆来乘肺，肺外为寒所搏，阳气不得施，内为火所燥，亢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辟著，溲溺积湿而频并，上饮半升，下行十合，故曰饮一溲二者死。膈消不为寒所搏，阳气得宣散于外，故可治。肺消为寒所搏，阳气自溃于中，故不可治。此消乃消及于肺脏者也。又若脾风传之肾，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液，名曰蛊。王太仆云：消灼脂肉，如虫之蚀，日渐损削，此消乃膏液之消也。故后人论三焦，指以为肾消。此犹可治，久则变瘈，不救必死。此消乃消及于肾脏者也。

夫消者必渴。渴亦有三：有甘之渴，有石之渴，有火燥之渴。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经又曰：味

厚者发热。《灵枢》亦曰，咸走血，多食之人渴。咸入于胃中，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肺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于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此皆肥甘之渴。大石药之气悍，适足滋热，与热气相遇，必内伤脾，此药石之渴也。阳明司天，四之气，嗌干引饮，此心火为寒水所郁故然。少阳司天，三之气，炎暑至，民病渴。太阳司天，甚则渴而欲饮。水行凌火，火气郁故然。少阴之复，渴而欲饮。少阳之夏，嗌络焦槁，渴饮水浆，色变黄赤。又伤寒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肾热病者，苦渴数饮，此皆燥热之渴也。故膏粱之人，多肥甘之渴、石药之渴。藜藿奔走之人，多燥热之渴。二者虽殊，其实一也。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消谷善机；火在上中者，善渴多饮而数溲；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火偏上中下者，饮多而数溲，此其别也。后人断消渴为肾虚，水不胜火则是也。

其药则非也，何哉？以八味丸治渴，水未能生而火反助也。此等本不知书，妄引王太仆之注。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但益心之阳，寒热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岂知王太仆之意，以寒热而行之也！肾本恶燥，又益之以火可乎！今代刘河间自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牵牛、大黄驱火气而下，以滑石引入肾经。此方以牵牛、滑石为君，以大黄、黄芩为臣，以芎、连、薄荷为使，将离入坎，真得黄庭之秘旨也。而又以人参白术汤、消痞丸、大人参散、碧玉鸡苏散数法以调之，故治消渴，最为得体。

昔有消渴者，日饮数升。先生以生姜自然汁一盆，置于密室中，具器勺于其间，使其人入室，从而锁其门。病人渴甚，不得已而饮汁尽，渴减。《内经》"辛以润之"之旨。《内经》治渴，以兰除其陈气，亦辛平之剂也。先生之汤剂，虽用此一味，亦必有旁药助之。初虞世曰：凡渴疾未发疮疡，便用大黄寒药利其势，使大困大虚自胜。如发疮疡，脓血流漓而殒，此真俗言也。故巴郡太守秦三黄丸能治消渴。余尝以膈数年不愈者，减去朴硝，加黄连一斤，大作剂，以长流千里水煎五七沸，放冷，日呷之数百次，以柱苓甘露散、白虎汤、生藕节汁、淡竹沥、生地黄汁相间服之。大作剂料，以代饮水，不日而瘥。故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小润小濡，固不能杀炎上之势；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复作。能从此三者，消渴亦不足忧矣！

况《灵枢》又说：心脉滑为善渴。《经》又曰：滑者，阳气胜。又言：五脏脉，心脉微小为消瘅。又言：五脏脆为消瘅。又言：消瘅之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长冲直扬，其心刚。刚者多怒，怒则气上，胸中蓄积，血气逆留，臆皮充肤，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又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者多怒，柔弱者易伤也。余以是遂悟气逆之人，非徒病消渴。若寒薄其外，亦为痈肿少气、狂、膈中、肺消、涌水者。热客其脏，则亦为惊衄、膈消、柔痓。虚肠澼若客其腑，则为瘕、溺血、口糜、虚瘕、为沉、食饮、辛颓鼻渊、衄蔑瞑目。盖此二十一证，皆在《气厥论》中。《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一言可了。善读书者，以是求之。

虫蜃之生湿热为主诀二十八

巢氏之衍九虫三蜃详矣。然虫之变，不可胜穷，要之皆以湿热为主，不可纯归三气虚与食生具。巢氏之衍九虫也，曰：伏、蛔、白、肉、肺、胃、弱、赤、蛲。伏虫，长四分，群虫之主也。蛔虫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其发动则腹中痛，发作肿聚，往来上下，

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贯伤心则死。诊其脉，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今脉反洪大，是蛔虫也。白虫长一寸，相生子孙转大，长四五尺，亦能杀人。寸白虫色白，形扁小，因饮白酒，以桑枝贯牛肉炙食之，并生粟所成。又云：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生。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腰脚疼，此虫长一尺，则令人死。肉虫状如烂杏，令人烦满。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胃虫状如虾蟆，令人呕逆、吐、喜哕。弱虫状如瓜瓣，又名融虫，令人多唾。赤虫状如生肉，动则腹鸣。蛲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肚肠中，多则为痔，极则为癞，因人疮处，以生痈疽、癣、瘘、疬、疡、疥。螨虫无所不为，人患亦不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人脏腑气实，则不为害，虚则侵蚀，随其虫之动，能变成诸疾也。

三蜃者，湿蜃由脾胃虚为水湿所乘，腹内虫动，侵蚀成蜃。若上唇生疮，是虫蚀五脏，则心烦懊；若下唇生疮，是虫蚀下部，则肛门烂开。心蜃者，因虚而动，攻食心，谓之心蜃。疳蜃者有五，曰白、赤、蛲、蜃、黑。凡五疳，白者轻，赤者次，蛲者又次，蜃者又次，黑者最重。皆从肠里上食咽喉、齿龈，并生疮，下至谷道伤烂，下利脓血，呕逆，手足心热，腰脚痛，嗜卧。秋冬可，春夏甚。巢氏之论虫蜃为病之状固详矣。然虫之变此数者，天地之间，气之所至，百虫争出。如厥阴所至为毛化。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应长夏，其虫倮；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畜彘，其虫羽鳞；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脏肝脾，其虫毛介；其脏心肺，其虫羽鳞；其脏脾肾，其虫倮毛；其脏肺肝，其虫介羽；其脏肾心，其虫鳞倮。

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色者，青、黄、赤、白、黑。形者，毛、羽、倮、介、鳞。其生也，胎卵湿化，其成也，蛟行飞走。故五气、五味根于中，五色、五类形于外。而有一岁之中，互有胜复。故厥阴司天，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居泉，毛虫育，倮虫耗，羽虫不育。少阴司天，羽虫静，介虫育，毛虫不成；居泉，羽虫育，介虫耗不育。太阴司天，倮虫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居泉，倮虫育，鳞虫不成。少阳司天，羽虫静，毛虫育，倮虫不成；居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育。阳明司天，介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居泉，介虫育，毛虫耗，羽虫不成。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居泉，鳞虫耗，倮虫不育。如风胜则倮虫不滋。此之类也，皆五行之相克也，惟湿复则鳞见于陆，为湿土相克，水长而反增，水鳞虽多，然见于陆则反当死，故不同也。切巢氏言，脾胃虚而为水湿所乘者，非也。乃脾胃大甚热为水湿多也。以《玄珠》考之，虫得木之气乃生，得雨之气乃化，以知非厥阴风木之气不生非太阴湿土之气不成。岂非风木主热，雨泽主湿所致耶？

故五行之中皆有虫，惟金之中其虫寡，冰之中无虫。且诸木有蠹，诸果有螟，诸菜有虫，诸菽有蚨，五谷有螟螣、蟊蟘，麦杅蛾飞，粟破虫出，草腐而萤蚊，粪积而游蛴，若此者，皆木之虫也。烈火之中有鼠，烂灰之中有蝇，若此者，皆火之虫也。土中盘蛇，坯中走蚓，穴蚁墙蝎，田蝼崖蝎，若此者，皆土之虫也。科斗孕于古池，蛭马跃于荒湫，鱼满江湖，蛟龙藏海，若此者，皆水中之虫也。

昔有冶者，碎一破釜，将入火炉，其铁断处，窠臼中有一虫，如米中虫，其色正赤。此釜烹饪不啻千万，不知何以生了？不可晓，亦金火之气也。惟冰之中，未尝见虫焉。北方虽有冰鼠，止是食冰，非生于冰也。乃知木火属春夏，湿土属季夏，水从土化，故多虫；金从秋气，水从冬气，故无虫焉。若以生物有被，曲有曲虫，酱有酱虫，醯有醯虫，饮食停久皆有虫。若以为动物不生虫，如户

枢不蠹之类。然动劳之人亦有蛊，岂有不动者耶？且文籍衣服，故不阅不衣而不蠹。然非经季夏阴注，或暴干不待冷，纳于笥中，亦不生虫蠹也。或瓮傍地湿，鼠妇来附，墙下壤干，狗蚤居中，岂均生于湿耶？盖蚤虽不生于湿，亦有生于冬。热则虫生，寒则不生，理故然也。

夫虫之所居，必于脾胃深处。药之所过，在于中流。虫闻药气而避之，群者安得取之？予之法，先令饥甚，次以槟榔、雷丸为引，予别下虫药，大下十数行，可以搐而空。濮上张子政用此法，下虫数百相啮长丈余。若夫疮久而虫蛆者，以木香槟榔散傅之，神良。别有坠蛆之药，皆具方中，此不具陈也。

补论二十九

予幼岁留心于医，而未尝见其达者。贞祐间，自沃来河之南，至顿丘，而从游张君仲杰之县舍，得遇太医张子和先生，海仲杰以医，而及于游公君宝及不肖。猗欤大哉，先生之学！明妙道之渊源，造化之根本，讲五运之抑郁发越，六气之胜复淫郁，定以所制之法，配以所宜之方。准绳既陈，曲直自正，规矩既设，方圆自成。先生之学，其学者之准绳规矩欤！虽为人天师可也。望而知之，以尽其神；闻而知之，以尽其圣；问而知之，以尽其工；切而知之，以尽其巧。何假饮上池之水，而照见人五脏乎！一目而无余矣！

至约之法，其治有三；所用之药，其品有六。其治三则汗、下、吐；其品六则辛、甘、酸、苦、咸、淡也。虽不云补，理实具焉。予恐人之惑于补而莫之解，故续补说于先生汗、下、吐三论之后。我辈所当闻，医流所当观，而人之所当共知也。

予考诸经，检诸方，试为天下好补者言之。夫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有有病而补者，无病而补者谁与？上而缙绅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第，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或咨诸庸医，或问诸游客。庸医以要用相求，故所论者轻，轻之则草木而已。草木则苁蓉、牛膝、巴戟天、菟丝之类。游客以好名自高，故所论者重，重之则金石而已。金石则丹砂、起石、硫黄之类。吾不知此为补也，而补何脏乎？

以为补心耶？而心为丁火，其经则手少阴，热则疮疡之类生矣！

以为补肝耶？肝为乙木，其经则足厥阴，热则掉眩之类生矣！

脾为己土，而经则足太阴，以热补之，则病肿满。

肺为辛金，而经则手太阴，以热补之，则病愤郁。

心不可补，肝不可补，脾不可补，肺不可补，莫非为补肾乎？人皆知肾为癸水，而不知经则子午君火焉。补肾之水，火得热而益炽；补肾之火，水得热而益涸。既炽其火，又涸其水，上接于心之丁火，火独用事，肝不得以制脾土，肺金不得以制肝木。五脏之极，传而之六腑；六腑之极，遍而之三焦，则百病交起，万疾俱生。小不足言，大则可惧。不疽则中，不中则暴喑而死矣。以为无病而补之者所得也。

且如有病而补之者谁欤？上面仕宦豪富之家，微而农商市庶之辈，呕而补，吐而补，泄而补，痢而补，疟而补，咳而补，劳而补，产而补。呕吐则和胃丸、丁沉煎；泻痢，豆蔻丸、御米壳散；咳，不五味则宁神散；劳，不桂、附则山药；产，不乌金则黑神。吾不知此为补果何意耶？殊不知呕得热而愈酸，吐得热而愈暴，泄得热而清浊不分，痢得热而休息继至，疟得热而进不能退，咳得热而湿

不能除，劳得热而火益烦，产得热而血愈崩。盖如是而死者八九，生者一二。死者枉，生者幸。幸而一生，憔悴之态，人之所不堪也。视其寒，用热以补之矣。若言其补，则前所补者，此病何如？

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热则芒硝、大黄，损阳而补阴也；寒则干姜、附子，损阴而补阳也。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经曰：因其盛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此之谓也。或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执此温补二字，便为温补之法，惟用温补之药。且温补二字，特为形、精不足而设，岂为病不病而设哉？虽曰温之，只言其气；虽曰补之，止言其味。曷尝言热药哉！至于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实而不满，可下而已；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满而不实，可吐而已；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邪从外入，可汗而已。然发表不远热，而无补之意。

人之所禀，有强有弱。强而病，病而愈，愈而后必能复其旧矣。弱而病，病而愈，愈而后不必复其旧矣。是以有保养之说。然有是说，热药亦安所用哉？慎言语、节饮食是矣。以日用饮食言之，则黍稷禾麦之余，食粳者有几？鸡豚牛羊之余，食血者有几？桃杏李梅之余，食梨者有几？葱韭薤蒜之余，食葵者有几？其助则姜桂荄莳，其和则盐油醯酱，常而粥羹，别而焦炒，异而烧炙，甚则以五辣生鲊。而荐酒之滑，以姜醋羹羊，而按酒之病，大而富贵，比此尤甚，小而市庶，亦得以享。以吾不知何者为寒，何物为冷，而以热药为补哉？日用饮食之间，已为太过矣！尝闻人之所欲者生，所恶者死，今反忘其寒之生，甘于热之死，则何如？由其不明《素问》造化之理，《本草》药性之源，一切委之于庸医之手。医者曰：寒凉之药虽可去疾，奈何脏腑不可使之久冷，脾胃不可使之久寒，保养则同可温补之是宜。斯言方脱诸口，已深信于心矣。如金石之不可变，山岳之不可移，以至于杀身而心无少悔。呜呼！医者之罪，固不容诛，而用之者，亦当分受其责也。病者之不诲，不足怪也。而家家若是，何难见而难察耶？人惟不学故耳！

亦有达者之论，以《素问》为规矩准绳，以《本草》为斤斧法则矣。其药则寒凉，其剂则两，其丸则百。人之闻者，如享美馔而见蛆蝇，惟恐去之不亟也。何哉？而所见者丘垤，及见谈泰山则必骇，不取唾而远则幸矣，尚敢冀其言之能从乎？兹正之所以难立，而邪之所以易行也。吾实忧之。且天下之不知过，不在天下而已。在医流尚不知，何责于天下哉？噫！春秋之法，责贤不责愚。所谓我辈者，犹且弃道学之本源，而拘言语之末节，以文章自富，以谈辨自强，坐而昂昂，立而行行，阔其步，翼其手，自以为高人而出尘表，以天下聪明莫己若也，一旦疾之临身，懵然无所知。茫若抟风之不可得，迷若捕影之不可获。至于不得已，则听庸医之裁判。疾之愈则以为得人，不愈则以为疾之既极，无可奈何，委之于命而甘于泉下矣！呜呼！实与愚夫殆不相远，此吾所以言之喋喋也。然而未敢必其听之何如耳！虽然吾之说非止欲我辈共知，欲医流共知，欲天下共知也。我辈共知，医流共知，天下共知，愜吾之意，满吾所望矣。

水解三十

余昔访灵台间太史，见铜壶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环周，水滑则漏迅，漏迅则刻差，当易新水。余划然而悟曰：天下之水，用之灭火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罔焉。故蜀江濯锦

则鲜，济源烹楮则溷。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荻，其人多发。晋之山矿矾石，泉可愈痘；戒之麓伏硫磺，汤可浴疥。扬子宜莽，淮菜宜醪。沧卤能盐，阿井能胶。澡垢以污，茂田以苦。瘿消于藻带之波，痰破于半夏之洳。冰水咽而霍乱息，流水饮而癃闭通。雪水洗目而赤退，咸水濯肌而疮干。菜之以为蔬，铁之以为浆。曲之以为酒，蘖之以为醋。千派万种，言不容尽。

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数名焉，况其他者乎？及酌而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无根”，无时初出曰“新汲”，将旦首汲曰“井华”。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岂烹煮之间，将行药势，独不择夫水哉？昔有患水瀑闭者，众工不能瘥，予易之长川之急流，取前药而沸之，一饮立瀑。元畴闻之曰：精乎哉，论也！近读《灵枢经》，有半夏汤治不瞑，以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炊以苇薪火，正与此论合。乃知子和之与医，触一事一物皆成治法，如张长史草书妙天下。得之公孙剑器，用心亦劳矣。后之用水者，当以子和之言为制。余于是乎作水解。

儒门事亲　卷四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风　一

夫风者，厥阴风木之主也。诸风掉眩，风痰风厥，涎潮不利，半身不遂，失音不语，留饮飧泄，痰实呕逆，旋运，口㖞抽搐，僵仆目眩，小儿惊悸狂妄，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咽膈不通，偏正头痛，首风沐风，手足挛急，肝木为病，人气在头。

防风通圣散　防风天麻汤　防风汤　祛风丸　排风汤　小续命汤　消风散

暑　二

夫暑者，为少阴君火之主也。诸痛痒疮疡，痈疽肿毒及胃烦热，嗌干咳喘，唾血泄血，附肿，肩胛皆内痛，心痛，肺胀，腹胀，郁闷。风温病多发，风伤于荣，温伤于卫。血为荣，气为卫。其脉两手多沉，自汗出，身重，多睡必鼾。三日以里，且宜辛凉解之，或辛温解之。如不已，表证未罢，大不可下，如下则胃中虚空。四日之外，表热入里，则谵语口干，发疹潮热，直视失溲者，十死八九。肺金为病，人气在胸。及小儿疮疹丹熛，但发人气在腹。

白虎汤　桂苓甘露散　化痰玉壶丸　益元散　玉露散　石膏散

湿　三

夫湿者，为太阴湿土之主也。诸湿肿满，霖乱泄注，附肿骨痛，用腰膝头项痛，风痹，痿厥，唾有血，心悬如饥，热痛始作。三阳受之，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可汗而已。如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可下而已。或七日不愈，再传至十三日，大邪皆去，六经悉和则愈矣，肾水为病。

五苓散　葶苈木香散　白术木香散　益元散　大橘皮汤　神助散　桂苓白术丸

火　四

夫火者，少阳相火之主也。诸暴死，发热恶寒，痛病大作，传为水肿，面黄身痿，泄注脓血，赤白为利，痈肿疽毒，丹熛疡疹，小儿疳泻，腹胀，暴下如水，心胸中热，甚则觖衄，胸胁皆痛，耳聋口苦舌干，与脏毒下血，米谷不化，肠鸣切痛，消渴上喘，肺金为病。

凉膈散　黄连解毒汤　泻心散　神芎丸　八正散　调胃散　调胃承气汤

燥　五

夫燥者，是阳明燥金之主也。诸气愤郁，汤胃干涸，皮肤皴揭，胁痛，寒疟，喘咳，腹中鸣，注泄鹜溏，胁肋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肉脱色恶，及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带下赤白，疮疡痤疖，喘咳潮热，大便涩燥，及马刀挟瘿之疮，肝木为病。

神功丸　脾约丸　麻仁丸　润体丸　四生丸

寒　六

夫寒者，是太阳寒水之主也，诸寒冷湿

痹，肘臂挛急。秋湿既多，寒咳为嗽。痰厥心痛，心中澹澹大动，胸胁胃脘痛不可食，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便，上下所出不禁，目盲，坚痞，色炱，渴而饮冷积水，足浮肿，囊缩，四肢冷，爪甲青，心火为病。

姜附汤　四逆汤　二姜汤　术附汤　大已寒丸　理中汤

解利伤寒　七

大冒风、时气、温病、伤寒，三日以里，头痛身热恶寒，可用通圣散、益元散各五七钱，水一大碗，入生姜十余片，葱白连须者十余茎，豆豉一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热，先以多半投之。良久，用钗子于咽喉中探引吐了，不宜漱口。次用少半，亦稍热投之。更用葱醋酸辣汤投之。衣被盖覆，汗出则愈矣。如遇乱世，《内经》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火气太盛，肺金受邪，上应荧惑，大而明现。若用辛凉之剂解之，则万举万全也。若遇治世人安，可用升麻汤、葛根汤、败毒散辛温之剂解之。亦加葱根白、豆豉，上涌而表汗。《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扬者，发扬也。吐汗发扬寒热之邪。既吐汗之后，必大将息，旬日之后其邪不复作也。

又一法，或于无药之处，可用酸藜汁一大碗，煎三五沸，去菜叶猛服讫。少间，用钗子咽喉间探引，吐了。如此三次。后煎葱酸辣汤投之，以衣被盖覆，汗出则解。《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涌者，吐也。伤寒三日，头痛身热，是病在上也。在上者固宜涌之。然后以淡浆粥养之，一二日则愈矣。

又一法，可用不卧散解之，于两鼻内闻之，连嚏喷三二十次，以衣被盖覆。用此药时，当于暖室中，嚏罢，以酸辣汤粥投之，汗出如洗。嚏喷者，用吐法也。此法可与双解散为表时也。

又有导引一法，可于一间外用之。先教病人盘脚而坐，次用双手交十指，攀脑后风池、风府，二穴乃是风门也。向前叩首，几至于地。如此连点一百二十数。急以葱醋粥辛辣汤投之，汗出立解。

伤寒、温疫、时气、冒风、中暑，俱四时不正之气也。人若初感之，皆头痛恶寒身热及寒热往来，腰脊强。是太阳经受之也。《内经》曰：可先治外而后治内。先用生姜、葱白、豆豉煎双解散，上涌及汗出则解。如不解者，至五六日，或不大便，喘满谵语实热，两手脉沉，可用调胃、大小承气汤下之。慎不可用银粉、巴豆霜、杏仁、芫花热药，下之则必死。此先治外而后治内也。如大汗之后，慎不可食葵羹、藿菜及羊、猪、鸡、犬、鱼、兔等肉。惟不先明，必致重困，后必难治也。伤寒七八日，发黄有斑，潮热腹满者，或痰实作止，虽诸承气汤下过者，仲景曰：寸口脉浮滑者，可用瓜蒂散吐之，然伤寒寸口脉滑者可用，杂病寸口脉沉者可吐。叔和云：寸口沉兮胸有痰。启玄子曰：上盛不已，吐而夺之是也。

风　八

夫中风，失音、闷乱、㖞斜口眼。《内经》曰：风之为病，善行而数变。故百病皆生于风也。可用三圣散吐之。如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粥菜不能下者，煎三圣散，鼻内灌之，吐出涎，口自开也。次服通圣散、凉膈散、大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大忌鸡、猪、鱼、兔、酒、醋、荞面动风引痰之物。吐痰之法，在方论中。

头风眩运，手足时复麻痹，胃脘发痛，心腹满闷，按之如水声，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服辛凉清上之药。仲景曰：此寒痰结于胸中之致然也。

痹　九

夫大人小儿，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及手足麻木不仁者，可用郁金散吐之。吐讫，以导水丸、通经散泄之。泄讫，以辛温之剂发散汗出，则可服当归、芍药、乳、没行经和

血等药。如不愈，则便不宜服此等药。

痿　十

夫男女年少，面黄、身热、肌瘦，寒热往来如疟，更加涎嗽不止，或喘满面浮，此名曰肺痿。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次用人参柴胡饮子、小柴胡饮子加当归、桂苓甘露散之类。《内经》曰：男女之病皆同也。男子精不足，是味不化，女子血不流，是气不用。又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

厥　十一

夫厥之为病，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热也。举世传为脚气寒湿之病，岂知《内经》中本无脚气。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热厥为手足热，寒厥为手足寒也。阳经起于足指之表，阴经起于足心之下。阳气胜则足下热，阴气胜则足下寒。热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热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温剂补肺金；热在上者，以凉剂清心火则愈矣。若尸厥、痿厥、风厥、气厥、酒厥，可以涌而醒。次服降火益水、和血通气之药。使粥食调养，无不瘥者。若其余诸厥，仿此行之，慎勿当疑似之间，便作风气，相去邈矣。

痫　十二

夫痫病不至于目瞪如愚者，用三圣散投之。更用火盆一个，于暖室中，令汗、下、吐三法俱行。次服通圣散，百余日则愈矣。至于目瞪愚者，不可治。《内经》曰：神不得守，谓神乱也。

疟　十三

夫富贵膏粱之人病疟，或间日，或频日，或作热，或作寒，或多寒少热，或多热少寒。宜以大柴胡汤下之，不过三五行。次服白虎汤、玉露散、桂苓甘露散之类。如不愈者，是积热太甚，宜以神芎藏用丸、三花神佑丸、调胃承气汤等药，大作剂料下之。下讫，以长流水煎五苓散服之。或服小柴胡汤数服亦可。如不愈，复以常山散吐之。后服凉膈散、白虎汤之类必愈。大忌热面及羊肉、鸡、猪、鱼、兔等物。如食之，疟疾复作，以致不救。

贫贱刍荛之人病疟，以饮食疏粝，衣服寒薄，劳力动作，不可与膏粱之人同法而治。临发日，可用野夫多效方、温脾散治之。如不愈，用辰砂丹治之则愈矣。如服药讫，宜以长流水煎白虎汤、五苓散服之，不宜食热物及燥热之药。以疟疾是伤暑伏热之故也。《内经》曰：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可不信哉！忌物同前。

泄　利　十四

夫大人小儿暴注，泻水不已。《内经》曰：注，下也。注下者，水利也。火运太过之病，火主暴逆之故也。急宜用水调桂苓甘露散、五苓散、益元散，或以长流水煎过放冷服则愈。慎不可骤服罂粟壳、干姜、豆蔻、圣散子之类。纵泻止则肠胃不通，转生他疾。止可以分阴阳，利水道而已。

疳　利　十五

夫病疳利，米谷不化，日夜无度，腹中雷鸣，下利完谷出。可用导水丸、禹功散。泻讫一二日，可服胃风汤。不愈，则又可与桂枝麻黄汤，发汗则愈矣。《内经》曰：久风人中为肠澼飧泄。启玄子云：风在肠中，上熏于胃，所食不化而出。又云：飧泄者，是暮食不化也。又《经》云：春伤于风，夏必飧泄。故可汗而愈。《内经》曰：风随汗出，痛随利减。若服豆蔻、罂粟壳之类，久而不辍，则变为水肿，以成不救也。

脏毒下血　十六

夫脏毒下血，可用调胃承气汤加当归。泻讫，次用芍药柏皮丸、黄连解毒汤、五苓、益元各散，谓下五七钱服之。《内经》曰：肠澼

便血何如？答曰：澼者，肠间积水也。身热则死，寒则生。热为血气败，故死；寒为荣气在，则生。七日而死者，死于火之成数也。

下利脓血　十七

夫下利脓血，腹痛不止，可用调胃承气汤加生姜、枣煎。更下藏用七八十丸。量虚实加减。泻讫，次用长流水调五苓散五七钱，或加灯芯煎调下亦得。调益元散五七钱亦可。大忌油腻一切热物则愈矣。

水泄不止　十八

夫男子妇人，病水湿泻注不止，因服豆蔻、乌梅、姜附峻热之剂，遂令三焦闭涩，水道不行。水满皮肤，身体否肿，面黄腹大，小便赤涩，两足按之陷而复起。《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可用独圣散吐之。如时月寒凉，宜于暖室不透风处，用一火盆，以借火力出汗。次以导水禹功散，量虚实泻十余行。湿去肿减则愈矣。是汗下吐三法齐行，既汗下吃讫，脏腑空虚，宜以淡浆粥养肠胃二三日。次服五苓散、益元散同煎，灯芯汤调下。如势未尽，更宜服神助散，旧名葶苈散。可以流湿润燥，分阴阳，利小便。不利小便，非其法也。既平之后，宜大将息。忌鱼、盐、酒、肉、果木、房室等事，如此三年则可矣。如或不然。决死而不救也。

痔漏肿痛　十九

夫痔漏肿痛，《内经》曰：因而大饱，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痔而不愈，变而为漏。同治湿法而治之。可先用导水丸、禹功散泻讫，次服枳壳丸、木香槟榔丸，更加以葵羹、菠菜、猪羊肉等通利肠胃。大忌房室。鸡、鱼、酒、醋等物勿食之。

霍乱吐泻　二十

夫霍乱吐泻不止者，可用五苓散、益元散各停，冰水调下五七钱。如无冰水，可用新汲水调下桂苓甘露散、玉露散、清凉饮子，调下五七钱。或香薷汤调下五七钱亦可。如无以上诸药，可服地浆三五盏亦可。地浆者，可于净地掘一井子，用新汲水一桶，并于井子搅令浑，候澄清，连饮三五盏立愈。大忌白术汤、姜、桂、乌、附种种燥热之剂，若服之则必死矣。巢氏曰：霍者，挥霍而成疾；乱者，阴阳乱也。皆由阴阳清浊二气相干故也。

大便涩滞　二十一

夫老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者，可服神功丸、麻仁丸、四生丸则愈矣。时复服葵菜、菠菜、猪羊血，自然通利也。《内经》云：以滑养窍是也。此病不愈，令人失明也。

五种淋沥　二十二

夫大人小儿病沙石淋，及五种淋沥闭癃，并脐腹痛，益元散主之，以长流水调下。八正散、石韦散依方服用。此三药皆可加减服之。

酒食不消散　二十三

夫一切冷食不消，宿酒不散，亦同伤寒身热恶寒、战栗、头项痛、腰脊强及两手脉沉。不可用双解，只可用导饮丸五六十丸，量虚实加减，利五七行。所伤冷食宿酒，若推尽，则头痛等病自愈也。次以五苓散、生姜、枣，长流水煎服五六服。不可服酒癥进食丸，此药皆犯巴豆，有热毒之故也。

酒食所伤　二十四

夫膏粱之人，起居闲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饮胀闷，痞膈醋心，可服木香导饮丸以治之。

夫刍荛之人，饮食粗粝，衣服寒薄，劳役动作，一切酒食所伤，以致心腹满闷，时呕酸水，可用进食丸治之。

沉积水气　二十五

夫一切沉积水气，两胁刺痛，中满不能食，头目眩者，可用茶调散。轻涌讫冷涎一二升，次服七宣丸则愈矣。木香槟榔丸、导饮丸亦妙。不可用巴豆、银粉等药。

诸积不化　二十六

夫诸积不化，可服无忧散，每月泻三五次。可用桂苓白术散、妙功丸。大忌生硬粘滑动风发热等物。

骨蒸热劳　二十七

夫男子妇人，骨蒸热劳，皮肤枯干，痰唾稠粘，四肢疼痛，面赤唇干烦躁，睡卧不宁，或时喘嗽，饮食少味，困弱无力，虚汗黄瘦等疾。《内经》曰：男子因精不足而成；女子因血不流而得也。可先以茶调散轻涌讫，次以导水禹功散轻泻三二行，后服柴胡饮子、桂苓甘露散、搜风丸、白术调中汤、木香槟榔丸、人参犀角散之类，量虚实选而用之。如咯血、吐血、便血，此乃亡血也。并不宜吐，吐之则神昏。《内经》曰：血者，人之神也。故亡血则不宜吐。慎不可服峻热姜附之药，若服之则饮食难进，肌肉消削，转成危笃也。五劳之病，乃今人不明发表攻里之过也。大忌暑月于手腕、足外踝上着灸。手腕者，阳池穴也，此穴皆肌肉浅薄之处，灸疮最难痊。可及胸，次中脘、脐下、背俞、三里等穴，或有灸数十者，及以燔针，终无一效，病人反受苦，不可思之！劳疾多馋所思之物，但可食者，宜《食疗本草》而与之。菠菜、葵羹、冰水凉物，慎不可禁，以图水谷入胃，脉道乃行也。若过忌慎，则胃口闭，胃口闭则形必瘦，形瘦脉空乃死之候也。诸劳皆可仿此。

虚损　二十八

夫病人多日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则愈矣。

上喘中满　二十九

夫上喘中满，醋心腹胀，时时作声，痞气上下不能宣畅。叔和云：气壅三焦不得昌是也。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次用导水、禹功，轻泻三五行。不愈，更以利膈丸泻之，使上下宣通，不能壅滞。后服平胃散、五苓散、益元散、桂苓甘露散、三和散，分阴阳、利水道之药则愈。

一切涎嗽　三十

夫富贵之人，一切涎嗽，是饮食厚味，热痰之致然也。先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服人参散、通圣散加半夏，以此止嗽。更服大人参半夏丸，以之化痰也。大忌酸咸油腻生硬热物也。

咳嗽　三十一

夫贫难之人咳嗽，内外感风冷寒湿之致然也。《内经》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可服宁神散、宁肺散，加白术之类则愈矣。忌法同前。

咳逆　三十二

夫男子妇人咳逆，俗呼曰呃忒，乃阴阳不和也。乃伤寒亦有咳逆者，并可用既济散治之。忌寒热物，宜食温淡物，以养胃气耳。

风痰　三十三

夫风痰酒痰，或热在膈上，头目不清，涕唾稠粘，或咳嗽上喘，时发潮热，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服搜风丸、凉膈散之类。《内经》曰：流湿润燥是也。

咯血衄血嗽血　三十四

夫男子妇人，咯血、衄血、嗽血、咳脓血，可服三黄丸、黄连解毒汤、凉膈散，加桔梗、当归，大煎剂料，时时呷之。《内经》曰：治心肺之病最近，药剂不厌频而少。时

时呷之者是也。

消渴　三十五

夫三消渴，《内经》曰：三消渴者，肺消、膈消、风消也。右以缫丝煮茧汤，澄清，顿服之则愈。或取生藕汁，顿服之亦愈矣。

雷头　三十六

夫雷头懒子，乃俗之谬名也。此疾是胸中有寒痰，多沐之致然也。可以茶调散吐之。吐讫冷痰三二升，次用神芎丸，下三五行，然后服愈风饼子则愈矣。雷头者，是头上赤肿核，或如生姜片、酸枣之状。可用铍针刺而出血，永除根本也。

头痛不止　三十七

夫头痛不止，乃三阳之受病也。三阳者各分部分：头与颈痛者，是足太阳膀胱之经也；攒竹痛，俗呼为眉楞痛者是也；额角上痛，俗呼为偏头痛者，是少阳经也。如痛久不已，则令人丧目。以三阳受病，皆胸膈有宿痰之致然也。先以茶调散吐之，后以香薷饮、白虎汤投之则愈。然头痛不止，可将葱白须豆豉汤吐之。吐讫，可服川芎、薄荷辛凉清上，搜风丸、香芎散之类。仲景曰：葱根豆豉，亦吐伤寒头痛。叔和云：寸脉急而头痛是也。

两目暴赤　三十八

夫两目暴赤，发痛不止，可以长流水煎盐汤吐之。次服神芎丸、四物汤之类。《内经》曰：暴病皆属火也。又曰：治病有缓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者，赤肿也；本者，火热也。以草茎鼻中，出血最妙。

目肿　三十九

夫目暴赤肿痛，不能开者，以清金散鼻内搐之。鼻内出血更捷。

病目经年　四十

夫病目赤，经年不愈者，是头风所加之，令人头痛。可用独圣散、八正散之类。赤目肿作，是足厥阴肝经有热，利小便能去肝经风热也。

风冲泣下　四十一

夫风冲泣下者，俗呼风冷泪者是也。《内经》曰：太阳经不禁固也。又曰：热则五液皆出。肝热故泪出。风冲于外，火发于内，风火相搏，由此而泣下也。治之以贝母一枚，白腻者，胡椒七粒，不犯铜铁，研细，临卧点之愈。

风蛀牙疼　四十二

夫风蛀牙疼久不愈者，用针插巴豆一枚，于灯焰上燎，烟未尽急存性，于牙窝根盘上熏之则愈。

口疮　四十三

夫大人小儿口疮唇紧，用酸浆水洗去白痂，临困点绿饱散。如或不愈，贴赴筵散。又不愈，贴铅白霜散则愈。

喉　闭　四十四

夫男子妇人，喉闭肿痛不能言，微刺两手大拇指去爪甲如韭叶，是少商穴。少商是肺经之井穴也，以铍针刺血出立愈。如不愈，以温白汤口中含漱，是以热导热也。

瘿　四十五

夫瘿囊肿闷，稽叔夜《养生论》云：颈如险而瘿，水土之使然也。可用人参化瘿丹服之，则消也。又以海带、海藻、昆布三味，皆海中之物，但得二味投之于水瓮中，常食，亦可消矣。

背疽　四十六

夫背疮初发，便可用藏用丸、玉烛散，大作剂料，下脏腑一二十行。以锋针于肿燃处乱刺血出，如此者三。后以阳起石散傅之。不可便服内托散，内犯官桂，更用酒煎。男子以背为阳，更以热投热，无乃太热乎！如疮少愈，或疮口未合，疮痂未敛，风痒时作，可服内托散，以辟风邪耳。

瘰疬　四十七

夫人头目，有疮肿瘰疬，及胸臆胠胁之间，或有疮痂肿核不消，及有脓水不止，可用沧盐一二两炒过，以长流水一大碗煎，放温作三五次，顿服讫，候不多时，于咽喉中探引，吐涎三二升。后服和血通经之药，如玉烛散、四物汤之类是也。《内经》曰：咸味涌泄为阴。涌者，吐也；泻者，泄也。《铜人》曰：少阳起于目锐眦，行耳后，下胁肋，过期门。瘰疬结核，马刀挟瘿，是少阳胆经多气少血之病也。

便痈　四十八

夫便痈者，乃男子之疝也，俗呼为便痈。言于不便处害一痈，故名便痈也。便痈者，谬名也，《难》、《素》所不载也。然足厥阴肝经之经络，是气血行流之道路也。冲、任、督脉，亦属肝经之旁络也。《难经》曰男子有七疝是也。便痈者，血疝也。治之以导水丸、桃仁承气汤，或抵当汤投之。同瘀血不散而治，大作剂料，峻泻一二十行。次以玉烛散，和气血通经络之类则是也。世之多用大黄牡蛎而已。间有不愈者，是不知和血通络之道也。

恶疮　四十九

夫一切恶疮久不愈者，以木香槟榔散贴之则愈。

下疳　五十

夫下疳久不愈者，俗呼曰臊疳是也。先以导水、禹功，先泻肝经，外以木香散傅之，日上三两度，然后服淡粥，一二日则止。

儒门事亲　卷五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疮疖瘤肿　五十一

夫大人疮疖，小儿赤瘤，肿发之时，疼痛不止。《内经》曰：夫诸痛痒疮疡，皆生于心火。可用一咒法禁之，法者是心法，咒曰：

龙鬼流兮诸毒肿，痈疮脓血甚被痛。
忘心称意在悲咒，三唾毒肿随手消。

上一气念咒三遍，望日月灯火取气一口，吹在疮肿丹瘤之上，右手在疮上虚收虚撮三次，左手不动。每一气念三遍，虚收虚撮三次，百无禁忌。如用之时心正为是。此法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用之救人，百发百中。若不食荤酒之人，其法更灵。病疮肿者，大忌鸡、猪、鱼、兔，发热动风之物。此法不得轻侮，无药处可用之。

疮肿丹毒　五十二

夫大人小儿，疮肿丹毒，发热疼痛不止者，又有一法：面北端，想北海雪浪滔天，冰山无际，大寒严冷之气。取此气一口，吹在疮肿处立止。用法之人，大忌五辛之菜、五厌之肉。所病之人切忌鸡、猪、鱼、兔、酒、醋、湿面等物。无药之处，可用此法救之。

冻疮　五十三

夫冻疮者，因寒月行于冰雪中而得之。有经年不愈，用陂野中净土曝干，以大蒜捣如泥，和土捏作饼子，如大观钱厚薄，量疮口大小而贴之。泥饼子上，以火艾灸之，不计灸壮数多少，以泥干为度。去干饼以换湿饼，贴定灸之，不问灸数多少。有灸一二日者，直至疮痂内觉痒微痛，是冻疮活也。然后不含浆水澄清，用鸡翎一二十茎缚作刷子，于疮口上洗净。以此而洗之后，肌肤微痛也，用软帛拭干。次用木香槟榔丸傅之，夏月医之妙。

金疮　五十四

夫一切刀箭所伤，有刀箭药。用风化石灰一斤，龙骨四两，二味为细末，先于端四日采下刺蓟菜，于端午日五更，合杵臼内，捣和得所，团作饼子若酒曲，中心穿眼，悬于背阴处阴干。捣罗为细末，于疮口上掺贴。亦治里外臁并诸疮肿，大效。又有咒法，咒曰："今日不祥，正被物伤。一禁不疼，二禁不痈，三禁不脓不作血。急急如律令，奉勅摄。"又每念一遍，以右手收一遍，收在左手中，如此七遍，则放手吹去。却望太阳取气一口，吹在所伤处。如阴晦夜间，望北斗取气亦得。所伤之人，大忌鸡、猪、鱼、兔、酒、醋、热面，动风之物。如食之则疮必发。

又一法，默想东方日出，始取气一口；日出一半，取气一口；日大圆满，取气一口，吹在所伤之处，如此三次则止。用法之人并无所忌，所伤之人禁忌同前。可于无药之处用之。

误吞铜铁　五十五

夫误吞铜铁，以至羸瘦者，宜用肥猪脂与葵菜羹同飧数顿，则铜铁自然下也。神验。

如不食荤腥者，宜以调胃承气汤，大作其剂下之亦可也。

鱼刺麦芒　五十六

夫鱼刺麦芒，一切竹木签刺咽喉，及须发葸伴，在咽嗌中不能下者，《内经》曰：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可用《道藏经》一咒法治之。咒曰：

吾请老君东流顺，老君奉勅摄摄，摄法毒水，吾托大帝尊，不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律令，奉勅摄。

一气念七遍，又以左手屈中指、无名指，作三山印，印上坐净水一盏。右手掏卵文作金枪印，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左手象地，右手象天，虚挽虚卓，九次为定。左足横，右足竖，作丁字立。如作法时，望日月灯火，取气一口，吹在盏内，此法百无禁忌。用法之时，以正神气是也。如所伤物下，不可便与米汤、米饭吃。恐米粒误入疮口中，溃作脓也。姑以拌面糞养之，数日可也。

蛇虫所伤　五十七

夫大咬蛇伤，不可便贴膏药及生肌散之类，谓毒气不出也。《内经》曰：先治内而后治外可也。当先用导水丸、禹功散或通经散，泻十余行，即时痛减肿消。然后用膏药、生肌散傅贴愈。此是先治内而后治外之法也。

杖疮　五十八

夫一切虫兽所伤，及背疮肿毒，杖疮煞发，或透入里者，可服木香槟榔丸七八十丸至百丸，或百五十丸至二百丸，生姜汤下，过五七行。量虚实加减则可矣。

禁蝎　五十九

夫禁蝎有一咒法，咒曰："玉女传仙摄，勒斩蝑蜥灭。"右如有蝎螫之人来求治者，于蝎螫处望而取气一口，默念七遍，怒着作法，吹在蝎螫处。《内经》曰：蜂蚤之毒，皆属于火。可用新水一盆浸之，如浸不得处，速以手帛蘸水搭之，则痛止也。用法之人，大忌五厌肉。

落马坠井　六十

夫一切男子妇人，落马坠井，因而打扑，便生心恙，是痰涎发于上也。《内经》曰：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可用三圣散，空心吐讫。如本人虚弱疲瘁，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服安魂宁魄之药：定志丸、酸枣仁、茯神之类是也。

妇人月事沉滞　六十一

夫妇人月事沉滞，数月不行，肌肉不减，《内经》曰：此名为瘕为沉也。沉者，月事沉滞不行也。急宜服桃仁承气汤加当归，大作剂料服，不过三服立愈。后用四物汤补之。更可用《宣明方》槟榔丸。

血崩　六十二

夫妇人年及四十以上，或悲哀太甚，《内经》曰：悲哀太甚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热气在中故经血崩下。心系者，血山也。如久不愈，则面黄肌瘦。慎不可与燥热之药治之。岂不闻血得热而流散。先以黄连解毒汤，次以凉膈散、四物汤等药治之而愈。四物者，是凉血也，乃妇人之仙药也。量虚实加减，以意消息用之。

腰胯疼痛　六十三

夫妇人腰胯疼痛，两脚麻木，恶寒喜暖者，《内经》曰：乃是风寒湿痹。先可服除湿丹七八十丸，量虚实以意加减。次以禹功散投之，泻十余行清冷积水、青黄涎沫为验。后以长流水同生姜、枣煎五苓散服之，风湿散而血气和也。

头风眩运　六十四

夫妇人头风眩运，登车乘船亦眩运眼涩，

手麻，发退，健忘，喜怒，皆胸中有宿痰使然也。可用瓜蒂散吐之。吐讫，可用长流水煎五苓散、大人参半夏丸，兼常服愈风饼子则愈矣。

经血暴下　六十五

夫妇人年及五十以上，经血暴下者。妇人经血终于七七之数，数外暴下，《内经》曰：火主暴速。亦因暴喜、暴怒、忧结、惊恐之致然也。慎不可作冷病治之，如下峻热之药则死。止可用黄连解毒汤，以清于上；更用莲壳灰、棕毛以渗于下。然后用四物汤加玄胡散，凉血和经之药是也。

赤白带下　六十六

夫妇人赤白带下，或出白物如脂，可服导水丸、禹功散，或单用无忧散，量虚实加减。泻讫，次用桂苓丸、五苓散、葶苈木香散，同治湿治泻法治之。或用独圣散上涌亦可也，室女亦可。

月事不来　六十七

夫妇人月事不来，室女亦同。《内经》曰：月事不来者，是胞脉闭也。胞脉者，属火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可用茶调散吐之，吐讫，可用玉烛散、当归散，或三和汤、桂苓白术散、柴胡饮子，量虚实选而用之。降心火，益肾水，开胃进食，分阴阳、利水道之药是也。慎勿服峻热之药。若服之则变成肺痿，骨蒸潮热，咳嗽咯脓，呕血而喘，小便涩滞，寝汗不已，渐至形瘦脉大。虽遇良医，亦成不救。呜呼！人之死者，岂为命耶？

妇人无子　六十八

夫妇人年及二三十者，虽无病而无子，经血如常，或经血不调，乃阴不升阳下降之故也。可独圣散，上吐讫冷痰三二升；后用导水丸、禹功散，泻讫三五行及十余行；或用无忧散泻十余行；次后吃葱醋白粥三五日。胃气既通，肠中得实，可服玉烛散，更助以桂苓白术丸、散，二药是降心火，益肾水，既济之道，不数月而必有孕也。

若妇人有癃闭、遗溺、嗌干之诸症，虽服药、针灸，亦不能孕也。盖冲任督三脉之病，故不治也。表证见内证及热论中。

小产　六十九

夫妇人半产，俗呼曰小产也。或三月，或四五六月，皆为半产，已成男女故也。或因忧恐暴怒、悲哀太甚；或因劳力、打扑伤损及触风寒；或触暴热。不可用黑神散、乌金散之类，内犯干姜之故。止可用玉烛散、和经散汤之类是也。

大产　七十

夫妇人大产，十月满足降诞者是也。或脐腰痛，乃败血恶物之致然也。举世便作虚寒，以燥热治之，误人多矣。《难经》曰：诸痛为实。实者，热也。可用导水丸、禹功散泻五七行。慎不可便服黑神散、乌金散燥之。同半产治之则可矣。

产后心风　七十一

夫妇人产后心风者，则用调胃承气汤一二两，加当归半两，细锉，用水三四盏，同煎去滓，分作二服，大下三五行则愈。如不愈，三圣散吐之。

乳汁不下　七十二

夫妇人有天生无乳者不治。或因啼哭、悲怒郁结，气溢闭塞，以致乳脉不行。用精猪肉清汤，调和美食，于食后调益元散五七钱，连服三五服；更用木梳梳乳周回百余遍，则乳汁自下也。

又一法：用猪蹄汤调和美味服之，乳汁亦下。合用熟猪蹄四枚食之，亦效。

又一法：针肩井二穴，亦效。

产后潮热　七十三

夫妇人产后一二日，潮热口干，可用新汲水调玉露散，或冰水调服之亦可。或服小柴胡汤加当归，及柴胡饮子亦可。慎不可作虚寒治之。

乳痈　七十四

夫乳痈发痛者，亦生于心也。俗呼曰吹乳是也。吹者，风也，风热结薄于乳房之间，血脉凝注，久而不散，溃腐为脓也。可用一法禁之。咒曰：

谨请东方护司族。吹奶是灰奶子。

上用之时，当先问病人曰：甚病？病人答曰：吹奶。取此气一口，但吹在两手坎字文上，用大拇指紧捏定，面北立，一气念七遍，吹在北方，如此者三遍。若作法时，以左右二妇人，面病人而立，子病乳上痛揉一二百数，如此亦三次则愈。

双身大小便不利　七十五

夫妇人双身大小便不利者，可用八正散，大作剂料，除滑石加葵菜籽煎服。《内经》曰：膀胱不利为癃。癃者，是小便闭而不通也。如八正散加木香，取效更捷。《经》曰：膀胱气化则能出。然后服五苓散，三五服则愈矣。

双身病疟　七十六

夫双身妇人病疟，可煎白虎汤、小柴胡、柴胡饮子等药。如大便结硬，可用大柴胡散，微溏过，不可大吐泻，恐伤其孕也。《内经》曰：夏伤于暑，秋必病疟。

双身伤寒　七十七

夫双身妇人，伤寒、时气、温疫、头痛身热，可服升麻汤一两，水半碗，大煎剂料，去滓，分作二服，先一服吐了，后一服不吐。次以长流水加生姜、枣煎服五苓散热啜之，汗出尽，头痛立止。

身重喑哑　七十八

夫妇人身重，九月而喑哑不言者，是胞之络脉不相接也，则不能言。《经》曰：无治也。虽有此论，可煎玉烛散二两，水一碗同煎至七分，去滓，放冷，入蜜少许，时时呷之，则心火下降而肺金自清，故能作声也。

怀身入难　七十九

夫妇人怀身入难月，可用长流水调益元散，日三服。欲其易产也。产后自无一切虚热、血气不和之疾。如未入月则不宜服也，以滑石滑胎故也。

眉炼　八十

夫小儿眉炼，在面曰眉炼；在耳曰辄耳；在足曰靴癣。此三者，皆谬名也。《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乃心火热盛之致然也。可用铍针刺之而出血，一刺不愈，当再刺之，二刺则必愈矣。《内经》云：血实者，宜决之。决者，破其血也。眉炼者，不可用药傅之。其疮多痒则必爬，若药入眼则眼必损矣。

牙疳　八十一

夫小儿牙疳，牙疳者，齿龋也。龋者，是牙龈腐烂也。上下牙者，是手足阳明二经也。或积热于内，或服银粉、巴豆大毒之药，入于肠胃，乳食不能胜其毒，毒气循经面上至于齿龈，齿龈牙缝为嫩薄之分，反为害也。可以麝香玉线子治之。乳母临卧，当服黄连服毒汤一服，疳病则愈。

夜啼　八十二

夫小儿夜啼不止者，当用灯花一枚研细，随乳汁下，并三服。则每服用灯花一枚，服罢此药，于静室中卧一两日，则止也。

丹瘤　八十三

夫小儿丹瘤，浮赤走引或遍身者，乃邪热之毒在于皮肤，以磁片撤出血则愈。如不愈则以拔毒散扫三二十度，必愈矣。《内经》曰：丹熛赤瘤，火之色也，相火之病是也。

疳眼　八十四

夫小儿疳湿眼，数日不开者，乃肝木风热之致然也。可调服凉膈散数服，眼开而愈。

身瘦肌热　八十五

夫小儿身瘦肌热，面黄腹大，或吐泻，腹有青筋，两胁结硬如碗之状，名乳痈癖，俗呼曰奶癖是也。乳痈得之绵帛太厚，乳食伤多，大热则病生肌，大饱则必伤于肠胃。生于肌表者，赤眼、丹瘤、疥癣、痈疖、眉炼、赤白口疮、牙疳宣烂及寒热往来。此乳母抱不下怀，积热熏蒸之故，两手脉浮而数也。伤于肠胃者，吐泻惊疳，哽气腹胀，肌瘦面黄，肚大筋青，喜食泥土，揉鼻窍，头发作穗，乳癖不化，此皆大饱之致然也。久而不愈，则成乳痈，两手脉沉而紧也，此其辨也。以上诸症，皆乳母怀抱奉养过度之罪。癖之疾，可以丁香化癖散，取过数服，牛黄通膈丸、甘露散、益黄散等药磨之。如不愈者，有揉脾一法。咒曰："日精月华，助吾手法，勅斩灭消，驱毒勅摄。"上用法之人，每念一遍，望日取气一口，吹在手心自揉之。如小儿病在左臂上，用法之人亦左手揉之；在右臂以右手揉之。亦吹在乳癖上，令母揉之。男孩儿用单日，女孩儿用双日，大忌风雨、阴晦、产妇、孝子见之。用法之时宜于日中前，晴明好日色可矣。

大小便不利　八十六

夫小儿大小便不通利者，《内经》曰：三焦约也。约者，不行也。可用长流水煎八正散，时时灌之，候大小便利即止也。

久泻不止　八十七

夫小儿久泻不止者，至八九月间，变为秋深冷痢，泄泻清白，时复撮痛，乳癖不化。可用养脾丸，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下，日三服则愈。若治乌莞之儿，万举万全，富家且宜消息。

通身浮肿　八十八

夫小儿通身浮肿，是水气肿也。小便不利者，通小便则愈。《内经》曰：三焦闭塞，水道不行，水满皮肤，身体痞肿，是风乘湿之证也。可用长流水加灯芯，煎五苓散，时时灌之。更于不透风暖处频浴，汗出则肿消，肿消则自愈，内外兼治故也。

发惊潮搐　八十九

夫小儿三五岁时，或七八岁至十余岁，发惊潮搐，涎如拽锯，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将欲死者，《内经》曰：此皆得于母胎中所授悸惕怕怖、惊骇恐惧之气。故令小儿轻者为惊吊，重者为痫病风搐，为腹中积热，为脐风。以上证候，可用吐涎及吐之药。如吐讫，宜用朱、犀、脑、麝清凉坠涎之药。若食乳之子，母亦宜服安魂定魄之剂、定志丸之类。如妇人怀孕之日，大忌惊忧悲泣。纵得子，必有诸疾。

拗哭不止　九十

夫小儿拗哭不止，或一二日，或三四日，乃邪祟之气凑于心，拗哭不止也。有《藏经》一法：以绵绢带缚手足讫，用三姓妇人净驴糟，卧小儿于其中，不令旁人知而觑之。后移时则拗哭自止也。

身热吐下　九十一

夫小儿身热，吐下腹满，不进乳者，可急可牛黄通膈丸，下过四五行则愈。

风热涎嗽　九十二

夫小儿风热涎嗽，可用通圣加半夏，多煎，少少服之，不过三五日愈。

水泻不止　九十三

夫小儿水泻不止，可服五苓与益元各停，用新水调下一二钱，不拘时报。

疮疥风癣　九十四

夫小儿疮疥风癣，可用雄黄散加芒硝少许，油调傅之。如面上有疮癣，不宜擦药。恐因而入眼则损目矣。

甜疮　九十五

夫小儿甜疮久不愈者，俗呼曰香疮是也。多于面部两耳前。有一法：令母口中嚼白米成膏子，临卧涂之，不过三五上则愈矣。小儿并乳母，皆忌鸡、猪、鱼、兔、酒、醋，动风发热之物。如治甜指亦可。

白秃疮　九十六

夫小儿白秃疮者，俗呼为鸡粪秃者是也。可用甜瓜蔓龙头，不以多少，河水浸之一宿，以砂锅熬取极苦汁，滤去瓜蔓，以文武慢火熬成如稀糖状，盛于磁器中。可先剃头，去尽疮痂，死血出尽，着河水洗净，却用熬下瓜蔓膏子一水盏，加半夏末二钱，生姜自然汁一两匙，狗胆一枚同调，不过三两上立可。大忌鸡、猪、鱼、兔，动风发热之物。

疟疾不愈　九十七

夫疟疾连岁不愈者，可用咒果法治之。果者，谓桃、杏、枣、梨、栗是也。咒曰："吾从东南来，路逢一池水，水里一条龙，九头十八尾，问伊食甚的，只吃疟病鬼。"上念一遍，吹在果子上，念七遍，吹七遍在上。令病人于五更鸡犬不闻时，面东而立，食讫，于净室中安睡。忌食瓜果荤肉热物。此十治八九，无药处可救人。

腰痛气刺　九十八

夫一切男子妇人，或因咳嗽一声，或因悲哭啼泣，抬舁重物，以致腰痛气刺不能转侧，及不能出气者，可用不卧散噙之，汗出痛止。如不食，可用通经散、导水丸泻十余行。泻讫，服乌金丸、和血丹，痛减则止矣。

赤瘤丹肿　九十九

夫小儿有赤瘤丹肿，先用牛黄通膈丸泻之，后用阳起石扫傅，则丹毒自散。如未散，则可用铍针砭刺出血面愈矣。

疮疱瘾疹　一百

夫小儿疮疱瘾疹，跗疮丹熛等疾，如遇火运胜时，不可便用升麻汤解之。升麻汤者是辛温之剂，止可用辛凉之剂解之。太平之时可用辛温之剂发散，后便可用凉膈加当归、白虎汤、化斑汤、玉露散煎服之。甚者，解毒汤、调胃承气汤投入。古人云：疮疡者，首尾俱不可下。此言误入久矣。岂不闻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内经》曰：五寅五申岁，多发此病。此言少阳相火之岁也。少阳客气胜，丹熛痒疱瘾疹之疾生矣。又《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子心火。由是言之，皆明心生，不可用辛温之剂发散，以致热势转增，渐成脏毒下血，咬牙搐搦，为大热之证明矣。如白虎汤加人参、凉膈加桔梗、当归。不论秋冬，但有疮疱之证便可用之。亦且疮疱、瘾疹、丹熛、跗疮者，是天之一气以伤人也。且如疮疱瘾疹，以少为吉，以稠为凶。稀少者，不服药而自愈，稠密者，以寒凉药舍死而治之，十全其一二。敝家亲眷相知，信服此药，获效多矣。

儒门事亲　卷六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风　形

因惊风搐　一

新寨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税，官杖六十，得惊气，成风搐已三年矣。病大发则手足颤掉，不能持物，食则令人代哺，口目张睒，唇舌嚼烂，抖擞之状，如线引傀儡。每发市人皆骤观。夜卧发热，衣被尽去，遍身燥痒，中热而反外寒。久欲自尽，手不能绳。倾产求医，至破其家而病益坚。叟之子，邑中旧小吏也。以父母病讯戴人，戴人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时，不过一涌，再涌，夺则愈矣。今已秋寒可三之，如未，更刺腧穴必愈。先以通圣散汗之，继服涌剂。则痰一二升，至晚又下五七行，其疾小愈。待五日再一涌，出痰三四升，如鸡黄成块，状如汤热。叟以手颤不能自探，妻与代探。咽嗌肿伤，昏愦如醉，约一二时许稍稍省。又下数行，立觉足轻颤减，热亦不作，足亦能步，手能巾栉，自持匙箸。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后但觉极寒。戴人曰：当以食补之，久则自退。盖大疾之去，卫气未复，故宜以散风导气之药。切不可以热剂温之，恐反成他病也。

风搐反张　二

吕君玉之妻，年三十余。病风搐目眩，角弓反张，数日不食。诸医皆作惊风、暗风、风痫治之。以天南星、雄黄、天麻、乌、附用之，殊无少效。戴人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曲直动摇，风之用也。阳主动，阴主静。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先涌风痰二三升，次以寒剂下十余行，又以铍针刺百会穴，出血二杯愈。

飧泄　三

赵明之，米谷不消，腹作雷鸣，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诸医以为脾受大寒，故并与圣散子、豆蔻丸。虽止一二日，药力尽而复作。诸医不知药之非，反责明之不忌口。戴人至而笑曰：春伤于风，夏必飧泄。飧泄者，米谷不化，而直过下出也。又曰：米谷不化，热气在下，久风入中。中者，脾胃也。风属甲乙，脾胃属戊己，甲乙能克戊己，肠中有风故鸣。《经》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诊其两手脉皆浮数，为风在表也，可汗之。直断曰：风随汗出。以火二盆暗置床之下，不令病人见火，恐增其热。给之入室，使服涌剂，以麻黄投之，乃闭其户从外锁之，汗出如洗。待一时许开户，减火一半。须臾汗止，泄亦止。

因风鼻塞　四

常仲明，常于炎暑时风快处，披露肌肤以求爽，为风所贼，三日鼻窒，虽坐于暖处少通，终不大解。戴人使服通圣散，入生姜、葱根、豆豉，同煎三两服。大出汗，鼻立通矣。

风痰　五

常仲明之子，自四岁得风痰疾，至十五岁转甚，每月发一两次。发必头痛，痛则击数百拳，出黄绿涎一两盏方已。比年发益频，目见黑花，发作昏不知人，三四日方省。诸医皆用南星、半夏化痰之药，终无一效。偶遇戴人于澠水之南乡，戴人以双解散发汗，次以苦剂吐痰，病去八九。续以分剂平调，自春至秋，如此数次，方获全瘥。

癫　六

朱葛解家，病癫疾，求治于戴人。戴人辞之：待五六月间，可治之时也。今春初尚寒，未可服药。我已具行装到宛邱，待五六月制药。朱葛解家以为托辞。后戴人果以六月间到朱葛，乃具大蒜、浮萍等药，使人召解家曰：药已成矣，可来就治。解为他药所惑，竟不至。戴人曰：向日我非托也，以春寒未可发汗，暑日易发汗。《内经》论治癫疾，自目眉毛再生，针同发汗也。但无药者，用针一汗，可抵千针。故高俱奉采萍歌曰：不居山兮不在岸，采我之时七月半；选甚瘫风与痪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内下三丸，铁幞头上也出汗。噫！文士相轻，医氏相疾。文士不过自损，医氏至于害人。其解家之谓与！

阳夏张主簿，病癫十余年，眉须皆落，皮肤皴涩如树皮。戴人断之曰：是有汗者可治之。当大发汗，其汗出当臭，其涎当腥。乃置燠室中，遍塞风隙，以三圣散吐之。汗出周身，如卧水中。其汗果粘臭不可闻，痰皆腥如鱼涎，两足心微有汗。次以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五七行，如此数次乃瘳。

手足风裂　七

阳夏胡家妇，手足风裂，其两目昏漫。戴人曰：厥阴所至为璺。又曰：鸣紊启坼，皆风之用。风属木，木郁者达之。达为吐也。先令涌之，继以调胃承气汤加当归泻之，立效。

胃脘痛　八

一将军病心痛不可忍。戴人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当心痛也。《内经》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乃与神佑丸一百余粒，病不减，或问曰：此胃脘有寒，宜温补。将军素知戴人明了，复求药于戴人。戴人复与神佑丸二百余粒，作一服，大下六七行，立愈矣。

搐搦　九

黄如村一叟，两手搐搦，状如拽锯，冬月不能复被。适戴人之舞阳，道经黄如，不及用药，针其两手大指后中注穴上。戴人曰：自肘以上皆无病，惟两手搐搦，左氏所谓风淫末疾者，此也。或刺后溪，手太阳穴也，屈小指握纹尽处是穴也。

面肿风　十

南乡陈君俞，将赴秋试，头项遍肿连一目，状若半壶，其脉洪大。戴人出视，《内经》面肿者风。此风乘阳明经也。阳明气血俱多，风肿宜汗，乃与通圣散人生姜、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盏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茎鼻中，大出血，立消。

惊风　十一

戴人常曰：小儿风热惊搐，乃常病也。当搦时，切戒把捉手足，握持太急必半身不遂也。气血偏胜，必痹其一臂，渐成细瘦，至老难治。当其搐时，置一竹簟，铺之凉地，使小儿寝其上，待其搐，风力行遍经络，茂极自止，不至伤人。

风温　十二

阳夏贺义夫，病伤寒，当三日以里，医者下之而成结胸，求戴人治之。戴人曰：本风温证也，不可下，又下之太早，故发黄结

胸。此已有瘀血在胸中，欲再下之，恐已虚，惟一涌可愈，但出血勿惊。以茶调、瓜蒂散吐之。血数升而衄，且噫逆。乃以巾卷小针，而使枕其刃，不数日平复。

风水　十三

张小一，初病疥爬搔，变而成肿，喘不能食，戴人断为风水。水得风而暴肿，故遍身皆肿。先令浴之，乘腠理开发，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剂加全蝎一枚吐之。节次用药末，至三线许，出痰约数升，汗随涌出，肿去八九分。隔一日，临卧，向一更来，又下神佑丸七十余粒，三次咽之。至夜半动一行，又续下水。煮桃红丸六十丸，以麝香汤下，又利三四行。后二三日，再以舟车丸、通经散及白术散调之，愈。

又曹典吏妻，产后忧恚抱气，浑身肿，绕阴器皆肿，大小便如常，其脉浮而大，此风水肿也。先以蒜水撩其痰，以火助之发汗，次以舟车丸、浚川散泻数行。后四五日，方用苦剂涌讫，用舟车丸、通经散过十余行。又六日，舟车、浚川复下之。末后用水煮桃红丸四十余丸，不一月如故。前后涌者二，泻凡四，通约百余行。当时议者，以为倒布袋法耳。病再来则必死。世俗只见坐市货药者，用银粉、巴豆，虽肿者暂去，复来必死，以为惊俗。岂知此法乃《内经》治郁之玄。兼此药皆小毒。其毒之药，岂有反害者哉！但愈后忌慎房室等事，况风水不同从水，无复来之理。

小儿风水　十四

鄙之营兵秋家小儿，病风水，诸医用银粉、粉霜之药，小溲反涩，饮食不进，头肿如腹，四肢皆满，状若水晶。家人以为勉强，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证不与壮年同，壮年病水者，或因留饮及房室。此小儿才七岁，乃风水证也，宜出汗。乃置燠室，以屏帐遍遮之，不令见火。若内火见外火，必昏愦也。使大服胃风汤而浴之，浴讫，以布单重覆之，凡三五重，其汗如水，肿乃减五分。隔一二日，乃依前法治之。汗出，肿减七分，乃二汗而全减。尚未能食，以槟榔丸调之，儿已喜笑如常日矣。

肾风　十五

桑惠民病风，面黑色，畏风不敢出，爬搔不已，眉毛脱落，作癞医三年。一日，戴人到棠溪，来求治于戴人。戴人曰：非癞也。乃出《素问·风论》曰：肾风之状，多汗恶风，脊痛不能正立，其色始，面庞然浮肿。今公之病肾风也。宜先刺其面，大出血，其血当如墨色。三刺血变色矣。于是下针，自额上下铍针直至颅顶，皆出血，果如墨色。偏肿处皆针之，惟不针目锐眦外两旁，盖少阳经，此少血多气也。隔日又针之，血色乃紫。二日外又刺，其血色变赤。初针时痒，再刺则额觉痛，三刺其痛不可任，盖邪退而然也。待二十余日，又轻刺一遍方已。每刺必以水洗其面血，十日黑色退，一月面稍赤，三月乃红白。但不服除根下热之药，病再作。戴人在东方，无能治者。

劳风　十六

戴人见一男子，目下肿如卧蚕状。戴人曰：目之下，阴也，水亦阴也。肾以水为之主，其肿至于目下故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时，劳汗遇风，风入皮腠得寒则闭，风不能出，与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则死。

中风　十七

高评事，中风稍缓，张令涌之。后服铁弹丸。在《普济》加减方中。或问张曰：君常笑人中风服铁弹丸，今自用之，何也？张曰：此收后之药也。今人用之于大势方来之时，正犹蚍蜉撼大树，不识次第故也。

暑　形

中暑　十八

小郑年十五，田中中暑头痛，困卧不起。戴人以双解散汗之，又以米醋汤投之，未解。薄晚，又以三花神佑丸大下之，遂愈。

又张叟年七十一，暑月田中，因饥困伤暑，食饮不进，时时呕吐，口中常流痰水，腹胁作痛。医者概用平胃散、理中丸、导气丸不效，又加针灸，皆云胃冷，乃问戴人。戴人曰：痰属胃，胃热不收，故流痰水。以公年高，不敢上涌，乃使箸探之，不药而吐之痰涎一升。次用黄连清心散、导饮丸、玉露散以调之。饮食加进，惟大便秘，以生姜、大枣煎调胃承气汤一两夺之，遂愈。

痰　疟　十九

故息城一男子病疟，求治于戴人。诊两手脉，皆沉伏而有力，内有积也，此名肥气。病者曰：左胁下有肥气，肠中作痛，积亦痛，形如覆杯，间发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无所不至，终不能疗。戴人曰：此痰疟也。以三花神佑丸五七十丸，以冷水送，过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主收敛故也。湿水既尽一二日，煎白虎汤，作顿啜之。疟犹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七次，若翻浆。次以柴胡汤合之，间用妙功丸磨之，疟悉除。

火　形

马刀　二十

襄陵马国卿，病左乳下二肋间期间穴中发痈，坚而不溃，痛不可忍。医疡者皆曰乳痈，或曰红系漏，或曰觳心疮。使服内托散百日，又服五香连翘汤数月，皆无验。国卿伛偻而来，求治于戴人。遇诸市，戴人见之曰：此马刀痈也，足少阳胆经之病。出《灵枢·十二经》以示之。其状如马刀，故曰马刀，坚而不溃。乃邀之于食肆中，使食水浸汤饼。国卿曰：稍觉缓。次曰，先以沧盐上涌，又以凉剂涤去热势，约数十行，肿已散矣。

又朱葛黄家妾，左胁病马刀痈，憎寒发痛，已四五日矣。戴人适避暑于寺中，来乞药。戴人曰：此足少阳胆经病也。少血多气，坚而不溃，不可急攻，当以苦剂涌之，以五香连翘汤托之。既而痛止，然痈根未散。有一盗医过，见之曰：我有妙药，可溃而为脓，不如此，何时而愈？既纰毒药，痛不可忍，外寒内热，呕吐不止，大便黑色，食饮不下，号呼闷乱，几至于死。诸姑惶惧，夜投戴人。戴人曰：当寻原医者，余不能治。其主母亦来告，至于再三。戴人曰：胁间皮薄肉浅，岂可轻用毒药！复令洗出，以凉剂下之，痛立止，肿亦消也。

项疮　二十一

戴人在西华，寄于夏官人宅。忽项上病一疮，状如白头，疮肿根红硬，以其微小不虑也。忽遇一故人见邀，以羊羔酒饮，鸡鱼醯蒜皆在焉。戴人以其故旧不能辞，又忘其禁忌。是夜疮疼痛不可忍，项肿及头，口发狂言，因见鬼神。夏君其惧，欲报其家。戴人笑曰：请无虑，来日当平。乃以酒调通圣散六七钱，下舟车丸百余粒。次以热面糊投之，上涌下泄一时齐作，合去半盆。明日日中，疮肿已平。一二日，肿消已愈。夏君见，大奇之。

代指痛　二十二

麻先生妻，病代指痛，不可忍。酒调通圣散一钱，半夜大吐，吐毕而痛减。余因叹曰：向见陈五曾病此，医以为小虫伤，或以草上有毒物，手因触之，迁延数月，脓尽方

已。以今日观之，可以大笑。

瘰疬　二十三

一妇人病瘰疬，延及胸膺，皆成大疮，相连无好皮肉，求戴人疗之。戴人曰：火淫所胜，治以咸寒。命以沧盐吐之。一吐而着痂，次用凉膈散、解毒汤等剂，皮肉乃复如初。

咽喉肿塞　二十四

一妇人病咽喉肿塞，浆粥不下，数日肿不退。药既难下，针也无功。戴人以当归荆芥甘草煎，使热漱之，以冷水拔其两手。不及五六日，痛减肿消，饮食如故。咽喉之病甚急，不可妄用针药。

舌肿　二十五

南邻朱老翁，年六十余岁，身热数日不已，舌根肿起和舌尖亦肿、肿至满口，比原舌大二倍。一外科以燔针刺其舌下两旁廉泉穴，病势转凶，将至颠嶕。戴人曰：血实者宜决之。以铍针磨令锋极尖，轻砭之。日砭八九次，血出约一二盏，如此者三次，渐而血少痛减肿消。夫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则愈。又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燔针、艾火是何义也？

腰胯痛　二十六

戴人女僮，冬间自途来，面赤如火，至澧阳，病腰胯大痛，里急后重，痛则见鬼神。戴人曰：此少阳经也，在身侧为相火。使服舟车丸、通经散，泻至数盆，病忧未瘥。人皆怪之，以为有祟。戴人大怒曰：驴鬼也！复令调胃承气汤二两，加牵牛头末一两，同煎服之。大过数十行，约一二缶，方舍其杖策。但发渴，戴人恣其饮水、西瓜、梨、柿等。戴人曰：凡治火，莫如冰水，天地之至阴也。约饮水一二桶，犹觉微痛。戴人乃刺其阳陵穴以伸其滞，足少阳胆经之穴也，自是方宁。女僮自言其病，每一岁须泻五七次，今年不曾泻，故如是也。常仲明悟其言，以身有湿病，故一岁亦泻十余行，病始已。此可与智者言，难与愚者论也。

狂　二十七

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烦扰而暴发狂，口鼻觉如虫行，两手爬搔，数年不已。戴人诊其两手脉，皆洪大如绠绳，断之曰：口为飞门，胃为贲门。曰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阳明经起于鼻交頞之中，旁纳太阳，下循鼻柱，交人中，环唇下，交承浆，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烦扰，便属火化。火乘阳明经，故发狂。故《经》言，阳明之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骂詈不避亲疏。又况肝主谋，胆主决，徭役追邋，则财不能支，则肝屡谋而胆屡不能决。屈无所伸，怒无所泄，心火盘礴，遂乘阳明金。然胃本属土，而肝属木，胆属相火，火随木气而入胃，故暴发狂。乃命置燠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良谓此也。又以调胃承气汤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与瘀血相杂而下数升，取之乃康，以通圣散调其后矣。

痰厥　二十八

一夫病痰厥不知人，牙关紧急，诸药不能下，候死而已。戴人见之，问侍病者：口中曾有涎否？曰：有。戴人先以防风、藜芦煎汤，调瓜蒂末灌之，口中不能下，乃取长蛤甲磨去刃，以纸裹其尖，灌于右鼻窍中，咽然下咽有声；后灌其左窍亦然。戴人曰：可治矣。良久涎不出，遂以砒石一钱，又投之鼻中。忽偃然仰而，似觉有痛，斯须吐哕，吐胶涎数升，颠踬。砒石寻常勿用，以其病大，非如此莫能动，然无瓜蒂亦不可便用，宜消息之。大凡中风涎塞，往往只断为风，专求风药，灵宝、至宝，误人多矣。刘河间治风，舍风不论，先论二火。故令将此法实于火形中。

滑泄干呕　二十九

麻先生妻，当七月间，病脏腑滑泄。以祛湿降火之药治之，少愈。后腹胀及乳痛，状如吹乳。头重壮热，面如渥丹，寒热往来，嗌干呕逆，胸胁痛不能转侧，耳鸣，食不可下，又复泻。余欲泻其火，脏腑已滑数日矣；欲以温剂止痢，又禁上焦已热，实不得其法。使人就诸葛寺礼请戴人。比及戴人至，因检刘河间方，惟益元散正对此证，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调二升，置之枕右，使作数次服之。夜半遍身冷汗如洗。原觉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头顿轻，肌凉痛减，呕定痢止。及戴人至，余告之已解。戴人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阳证也，能使人寒热遍剧，他经纵有寒热，亦不至甚，既热而有痢，不欲再下，何不以黄连解毒汤服之？乃令诊脉。戴人曰：娘子病来，心常欲痛哭为快否？妇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谓。戴人曰：少阳相火，凌烁肺金，金受屈制，无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而为快也。麻先生曰：余家诸亲无不敬服。脉初洪数有力，自服益元散后已平，又闻戴人之言，使以当归、芍药，以解毒汤中数味服之，大瘥矣。

笑不止　三十

戴人路经古亳，逢一妇，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矣。众医治者，皆无药术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易3治也。以沧盐成块者二两，余用火烧令通赤，放冷研细，以河水一大碗，同煎至三五沸，放温分三次啜之。以钗探于咽中，吐出热痰五升。次服大剂黄连解毒汤是也。不数日而笑定矣。《内经》曰：神有余者，笑不休。此所谓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风而成焰，故笑之象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矣。

膈食中满　三十一

遂平李官人妻，病咽中如物塞，食不下，中满。他医治之不效，戴人诊其脉曰：此痰隔也。《内经》曰：三阳结为隔。王启玄又曰：格阳云阳盛之极，故食格拒而不入。先以通圣散越其一半，后以舟车丸下之，凡三次，食以下。又以瓜蒂散再越之，健啖如昔日矣。

目盲　三十二

戴人女僮至西华，目忽暴盲不见物。戴人曰：此相火也，太阳阳明气血俱盛，乃刺其鼻中、攒竹穴与顶前五穴，大出血，目立明。

小儿悲哭不止　三十三

夫小儿悲哭，弥日不休，两手脉弦而紧。戴人曰：心火甚而乘肺，肺不受其屈，故哭。肺主悲，王太仆云：心烁则痛甚，故烁甚悲亦甚。今浴以温汤，渍形以为汗也。肺主皮毛，汗出则肺热散矣。浴止而啼亦止，乃命服凉膈散加当归、桔梗，以竹叶、生姜、朴硝同煎服，泻膈中之邪热。

小儿手足搐搦　三十四

李氏一小儿，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胜也，勿持捉其手，当从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极所致。乃令扫净地以水洒之。干令复洒之，令极湿。俯卧儿于地上，良久，浑身转侧，泥涴皆满，仍以水洗之，少顷而瘥矣。

目赤　三十五

李民范，目常赤。至戊子年火运，君火司天。其年病目者，往往暴盲，运火炎烈故也。民范是年目大发，遂遇戴人，以瓜蒂散涌之，赤立消。不数日又大发。其病之来也，先以左目内眦，赤发牵睛，状如铺麻，左之右。次锐眦发，亦左之右。赤贯瞳子，再涌

之又退。凡五次，交亦五次，皆涌。又刺其手中出血，及头上鼻中皆出血，上下中外皆夺，方能战退。然不敢观书及见日。张云：当候秋凉再攻则愈。火方旺而在皮肤，虽攻其里无益也。秋凉则热渐入里，方可攻也。惟宜暗处闭目，以养其神水。暗与静属水，明与动属火，所以不宜见日也。盖民范因初愈后，曾冒暑出门，故痛连发不愈。如此涌泄之后，不可常攻，使服黍粘子以退翳，方在别集中矣。

热　形

沙石淋　三十六

酒监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疮疹余毒不出，作便血。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后，又因积热未退变成淋闭。每发则见鬼神，号则惊邻。适戴人客邓墙寺，以此病请。戴人曰：诸医作肾与小肠病者，非也。《灵枢》言足厥阴肝之经，病遗溺、闭癃。闭为小溲不行，癃为淋沥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肠与肾也。木为所抑，火来乘之，故热在脬中。下焦为之约，结成沙石，如汤瓶煎炼日久，熬成汤碱。今夫羊豕之脬，吹气令满，常不能透，岂真有沙石而能漏者耶？以此知前人所说，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尽然，《内经》曰：木郁则达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汤碱等分顿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又屈村张氏小儿，年十四岁，病约一年半矣。得之麦秋，发则小肠大痛，至握其踝跳跃旋转，号呼不已，小溲数日不能下，下则成沙石。大便秘涩，肛门脱出一二寸，诸医莫能治。闻戴人在朱葛寺避暑，乃负其子而哀请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效，时日在辰巳间矣。以调胃承气仅一两，加牵牛头末二钱，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度咽之。又服苦末丸加芥子许六十粒。日加晡，上涌下泻一时齐出，有脓有血。涌泻既觉定，令饮新汲水一大盏，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夜凡饮新汲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只哭一次。明日困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与母歌笑自得，顿释所苦。继与太白散、八正散等调一日，大瘥。恐暑天失所养，留五日而归。戴人曰：此下焦约也。不吐不下，则下焦何以开？不令饮水，则小溲何以利，大抵源清则流清也。

又柏亭刘十三之子，年六岁，病沙石淋。戴人以苦剂三涌之，以益肾散三下之，立愈。

膏淋　三十七

鹿邑一阀阅家，有子二十三岁，病膏淋二年矣。乡中医不能治，往京师遍访，多作虚损，补以温燥，灼以针艾，无少减。闻戴人侨居濮东，见戴人。曰：惑蛊之疾也，亦曰白淫，实由少腹冤热，非虚也，可以涌以泻。其人以时暑，惮其法峻，不决者三日。浮屠一僧曰：子以有暑病，近觉头痛。戴人曰：亦可涌。愿与君同之，毋畏也。于是涌痰三升。色如黑矾汁，内有死血并黄绿水，又泻积秽数行，寻觉病去。方其求时，面无人色，及治毕，次日面如醉。戴人虑其暑月路远，又处数方，使归以自备云。

二阳病　三十八

常仲明病寒热往来，时咳一二声，面黄无力，懒思饮食，夜多寝汗，日渐瘦削。诸医作虚损治之。用二十四味烧肝散、鹿茸、牛膝，补养三年，口中痰出，下部转虚。戴人断之曰：上实也。先以涌剂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饮子降火益水，不月余复归。此证名何？乃《内经》中曰二阳病也。二阳之病发心脾，不得隐曲。心受之，则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证名异而实同。仲明之病，味不化也。

小儿面上赤肿　三十九

黄氏小儿，面赤肿，两目不开。戴人以锋刺轻砭之。除两目尖外，乱刺数十针，出血三次乃愈。此法人多不肯从，必欲治病，不可谨护。

头热痛　四十

凡髡僧病头痛，常居暗室，不敢见明。其头热痛，以布环其头上，置冰于其中，日易数次，热不能已。诸医莫识其证，求见戴人。戴人曰：此三阳蓄热故也。乃置炭火于暖室中，出汗涌吐，二法并行，七日方愈。僧顾从者曰：此神仙手也。

劳嗽　四十一

驰口镇一男子，年二十余岁，病劳嗽数年，其声欲出不出。戴人问曰：曾服药否？其人曰：家贫未尝服药。戴人曰：年壮不妄服药者易治。先以苦剂涌之，次以舟车、浚川大下之，更服重剂，果瘥。

一田夫病劳嗽，一涌一泄，已减大半。次服人参补肺汤，临卧更服槟榔丸以进食。

又东门高三郎，病嗽一年半，耳鸣三月矣。嗽脓血，面多黑点，身表俱热，喉中不能发声。戴人曰：嗽之源，心火之胜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水既旺，水湿相接，隔绝于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烁，发而为嗽。金烁既久，声反不发。医者补肺肾，皆非也。戴人令先备西瓜、冰雪等物，其次用涌泄之法，又服去湿之药，病日已矣。

劳嗽咯血　四十二

濮阳刘氏一男子，年二十余岁，病劳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闻。秋冬少缓，春夏则甚。寒热往来，日晡发作，状如疟疟，寝汗如水。累服麻黄根、败蒲扇止汗，汗自若也。又服宁神散、宁肺散止嗽，嗽自若也。戴人先以独圣散涌其痰，状如鸡黄，汗随涌出，昏愦三日不省。时时饮以凉水，精神稍开。饮食加进。又与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服之，不经数日乃愈。

吐血　四十三

岳八郎，常日嗜酒，偶大饮醉，吐血近一年。身黄如橘，昏愦发作，数日不省，浆粥不下，强直如厥，两手脉皆沉细。戴人视之曰：脉沉细者，病在里也，中有积聚。用舟车丸百余粒，浚川散五七钱，大下十余行，状若葵菜汁中燥粪，气秽异常。忽开两目，伸挽问左右曰：我缘何至此？左右曰：你吐血后数日不省，得戴人治之乃醒。自是六五日必以泻，凡四五次，其血方止，但时咳一二声，潮热未退。以凉膈散加桔梗、当归各秤二两，水一大盂，加老竹叶，入蜜少许，同煎去滓，时时呷之。间与人参白虎汤，不一月复故。

呕血　四十四

棠溪李民范，初病嗽血，戴人以调胃汤一两加当归使服之，不动。再次舟车丸五六十粒，过三四行，又呕血一碗。若庸工则必疑。不再宿，又与舟车丸百余粒，通经散三四钱，大下之，过十余行已愈过半。仍以黄连解毒汤加当归煎服之，次以草茎鼻中出血半升。临晚，又用益肾散，利数行乃愈。

因药燥热　四十五

高烁巡检之子八岁，病热。诸医皆为伤冷治之，以热药攻矣。欲饮水，水禁而不与。内水涸竭，烦躁转生，前后皆闭，口鼻俱干，寒热往来，嗽咳时作，遍身无汗。又欲灸之，适遇戴人。戴人责其母曰：重裀厚被，暖炕红炉，儿已不胜其热矣，尚可灸乎！其母谢以不明。戴人令先服人参柴胡饮子，连进数服，下烂鱼肠之类，臭气异常。渴欲饮水，听其所欲。冰雪凉水连进数杯，节次又下三四十行，大热方去。又与牛黄通膈丸，复下十

余行，儿方大痊。前后约五十余行，略无所困，冰雪水饮至一斛。向灸之，当何如哉？

肺痈　四十六

武阳仇天祥之子，病发寒热，诸医作骨蒸劳治之，半年病愈甚。以礼来聘戴人，戴人往视之。诊其两手脉，尺寸皆潮于关，关脉独大。戴人曰：痈象也。问其乳媪：曾有痛处否？乳媪曰：无。戴人令儿去衣，举其两手，观其两协下，右胁稍高。戴人以手侧按之，儿移身乃避之，按其左胁则不避。戴人曰：此肺部有痈也，非肺痈也，若肺痈已吐脓矣。此不可动，止可以药托其里，以待自破。家人皆疑之，不以为然。服药三日，右胁有三点赤色，戴人连辞云：此儿这病，若早治者，谈笑可已，今已失之迟。然破之后，方验其生死矣。若脓破黄赤白者生也，脓青黑者死也。遂辞而去，私告天祥之友李简之曰：数月之后，即此儿必有一证也，其证乃死矣，肺死于巳。至期而头眩不举，不数日而死也。其父曰：群医治之断为骨蒸证，戴人独言其肺有痈也，心终疑之。及其死，家人辈以火焚其棺。既燃，天祥以杖破其胁下，果出青黑脓一碗。天祥仰天哭曰：诸医误杀吾儿矣！

痿　四十七

宛丘营军校三人，皆病痿，积年不痊。腰以下肿痛不举，遍身疮赤，两目昏暗，唇干舌燥，求疗于戴人。戴人欲投泻剂，二人不从，为他医温补之药所惑，皆死。其同病有宋子玉者，俄醒曰：彼已热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热药久矣。先去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子玉曰：敬从教。先以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一盆许，明日减三分。两足旧不仁，是日觉痛痒。累至三百行始安。戴人曰：诸痿独取阳明。阳明者，胃与大肠也。此言不止谓针也，针与药同也。

口疮　四十八

一男子病口疮数年，上至口、中至咽嗌，下至胃脘，皆痛，不敢食热物。一涌一泄一汗，十去其九。次服黄连解毒汤，不十余日皆释。

虚劳　四十九

西华束茂之，病虚劳寝汗，面有青黄色，自膝以下冷痛无汗，腹中燥热。医以姜附补之，五晦朔不令饮水，又禁梳头，作寒治之。请于戴人，戴人曰：子之病，不难愈，难于将护，恐愈后阴道转茂，子必不慎。束生曰：不敢。戴人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五七行。心火下降，觉渴，与冰水饮之，又令澡浴，数日间面红而泽。后以河水煮粥，温养脾胃。河水能利小溲。又以活血当归丸、人参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术散调之，病大瘥，寝汗皆止，两足日暖，食进。戴人常曰：此本肺痹，当以凉剂。盖水之一物，在目为泪，在皮为汗，在下为小溲，谷多水少为常，无水可乎？若禁饮水必内竭，内竭则燥热生焉。人若不渴，与水亦不肯饮之矣。束生既愈，果忘其戒，病复作。戴人已去，乃殂。

心痛　五十

酒官杨仲臣，病心气痛。此人常好饮酒，初饮三二杯必奔走，破懒两足，三五十次，其酒稍散，方能复席。饮至前量，一醉必五七日，至明呕青黄水，数日后变鱼腥臭，六七日始安。戴人曰：宜涌。乃吐虫一条，赤黄色，长六七寸，口目鼻皆全，两目膜瞒，状如蛇类，以盐淹于示人。

伤寒极热　五十一

戴人之仆，尝与邻人同病伤寒，俱至六七日，下之不通，邻人已死。仆发热极，投于井中。捞出，以汲水贮之槛，使坐其中，适戴人游他方，家人偶记戴人治法，曰：伤寒

三下不通，不可再攻，便当涌之。试服瓜蒂散，良久，吐胶涎三碗许，与宿食相杂在地，状如一帚，顿快，乃知世医杀人多矣。戴人之女僮，亦尝吐。一吏伤寒，吐讫，使服太白散、甘露散以调之。

失笑　五十二

戴人之次子，自出妻之后，日瘦，语如瓮中。此病在中也。常捻第三指失笑。此心火也。约半载，日饮冰雪，更服凉剂。戴人曰：恶雪则愈矣。其母惧其大寒。戴人骂曰：汝亲也，吾用药如鼓之应桴，尚恶凉药，宜乎世俗之谤我也。至七月厌冰不饮，病日解矣。

赤目　五十三

安喜赵君玉，目暴赤肿，点洗不退。偶思戴人语曰：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乃以茶调散涌之。一涌赤肿消散。君玉叹曰：法之妙，其迅如此！乃知法不远，人自远法也。

目翳　五十四

青州王之一子，年十余岁，目赤多泪，众工无效。戴人见之曰：此儿病目翳，当得之母腹中被惊。其父曰：妊娠时在临清被围。戴人令服瓜蒂散加郁金，上涌而下泄，各去涎沫数升，人皆笑之。其母亦曰：儿腹中无病，何吐泻如此？至明日，其目耀然爽明。李仲安见而惊曰：奇哉此法！戴人其日又与头上出血，及眉上、鼻中皆出血。吐时，次用通经散二钱，舟车丸七十粒，自吐却少半，又以通经散一钱投之。明日又以舟车丸三十粒投之，下十八行，病更不作矣。

疱后呕吐　五十五

河门刘光济之子，才二岁，病疱后呕吐发昏，用丁香、豆蔻之类不效。适麻先生寄其家，乃谓光济曰：余有小方无毒，人皆知之，公肯从乎？光济曰：先生之言，必中于理，何敢不从。麻先生曰：刘河间常言，凉膈散可治疮疱，张戴人用之如神，况《内经》言少阳所至为呕涌。少阳者，相火也，非寒也。光济欣而从之。此日利二行。适王德秀自外入，闻其利之也。乃曰：疮疱首尾不可下。麻自悔其多言，业也已然，姑待之。比至食时，下黄涎一合，日午问之，儿已索游于街矣。

热厥头痛　五十六

彭吴张叟，年六十余岁，病热厥头痛，以其用涌药，时已一月间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脏腑，年高身困，出门见日而仆，不知人。家人惊惶，欲搀扶之。戴人曰：大不可扰，续与西瓜、凉水、蜜雪，少顷而苏。盖病人年老涌泄，目脉易乱，身体内有炎火，外有太阳，是以自跌。若是扰之，便不救矣。惟安定神思，以凉水投之，待之以静，静便属水，自然无事。若他医必惑，足以知戴人之谙练。

产前喘　五十七

武安胡产祥之妻，临难月病喘。以凉膈散二两，四物汤二两，朴硝一两，分作二服，煎令冷服之。一服病减大半，次又服之，病痊效矣。产之后第六日血迷，又用凉膈散二两，四物汤三两，朴硝一两，都作一服。大下紫黑水。其人至今肥健。戴人常曰：孕妇有病，当十月九月内，朴硝无碍，八月者当忌之，七月却无妨，谓阳月也，十月者已成形矣。

血崩　五十八

孟官人母，年五十余岁，血崩一载，金用泽兰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补之不效。戴人见之曰：天癸已尽，本不当下血，盖血得热而流散，非寒也。夫女子血崩，多因大悲哭。悲甚则肺叶布，心系为之忍，血不禁而下崩。《内经》曰：阴虚阳搏之为崩。阴

脉不足，阳脉有余，数则内崩，血乃下流。举世以虚损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大剂。大剂者，黄连解毒汤是也。次以拣香附子二两炒，白芍二两焙，当归一两焙，三味同为细末，水调下，又服槟榔丸，不拘日而安。

妇人二阳病　五十九

一妇月事不行，寒热往来，口干，颊赤，喜饮，旦暮闻咳一二声。诸医皆云经血不行，宜虻虫、水蛭、干漆、硇砂、芫青、红娘子、没药、血竭之类。惟戴人不然，曰：古方中虽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脐腹发痛，饮食不进。乃命止药，饮食稍进。《内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心受之则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既心受积热，宜抑火升水，流湿润燥，开胃进食。乃涌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湿水上下皆去，血气自行周流。月事不为水湿所隔，自依期而至矣。亦不用虻虫、水蛭之类有毒之药。如用之，则月红纵来，小溲反闭，他证生矣。凡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偏胜而成夭阙。

月闭寒热　六十

一妇年三十四岁，经水不行，寒热往来，而色瘁黄，唇焦颊赤，时咳三两声。向者所服之药，黑神散、乌金丸、四物汤、烧肝散、鳖甲散、建中汤、宁肺散，针艾百千，病转剧。家人意倦，不欲求治。戴人悯之，先涌痰五六升。午前涌毕，午后进食，余证悉除。后三日复轻涌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进。不数日，又下通经散，泻讫一二升。后数日，去死皮数重，小者如肤片，大者如苇膜。不一月，经水行，神气大康矣。

恶寒实热　六十一

一妇身冷脉微，食沸热粥饭，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犹觉寒，泄注不止。常服姜、附、硫黄燥热之剂，仅得平和。稍用寒凉，其病转增，三年不愈。戴人诊其两手脉，皆如绠绳有力，一息六七至。《脉诀》曰：六数七极热生多。以凉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处，妇乃叫杀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复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大战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恶皆除。此法华元化已曾用，惜无知者。

遇寒手热　六十二

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两手热痛。戴人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当夏时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敛则痛。以三花神佑丸大下之，热遂去。

呕逆不食　六十三

柏亭王论夫，本因丧子忧抑，不思饮食，医者不察，以为胃冷，温燥之剂尽用之，病变呕逆而瘦，求治于戴人。一视涌泄而愈。愈后忘其禁忌，病复作，大小便俱秘，脐腹撮痛，呕吐不食。一日，大小便不通，十有三日，复问戴人。戴人曰：令先食葵羹、菠菱菜、猪羊血，以润燥开结，次与导饮丸二百余粒，大下结粪。又令恣意饮冰水数升，继搜风丸、桂苓白术散以调之。食后服导饮丸三十余粒。不数日前后皆通，药止呕定食进。此人临别，又留润肠丸，以防复结。又留涤肠散，大闭则用之。凡服大黄、牵牛四十余日方瘳。论夫自叹曰：向使又服向日热药，已非今日人矣。一僧问戴人云：肠者畅也，不畅何以？此一句尽多。

痤疖　六十四

一省椽背项常有痤疖，愈而复生。戴人曰：太阳血有余也。先令涌泄之，次于委中以铍针出紫血，病更不复作也。

牙痛　六十五

泽州李继之，忽病牙痛，皱眉不语。栾景先见之曰：何不药也？曰：牙痛药？曰：曾记张戴人云：阳明经热有余也，宜大下之。乃

付舟车丸七十粒。服毕，遇数知交留饮，强饮热酒数杯，药为热酒所发，尽吐之。吐毕而痛止。李大笑曰：戴人神仙也。不三五日又痛，再服前药百余粒，大下数行乃愈。

淋　六十六

戴人过息城，一男子病淋。戴人令顿食咸鱼。少顷大渴。戴人令恣意饮水，然后以药治淋，立通。淋者无水，故涩也。

口臭　六十七

赵平尚家一男子，年二十余岁，病口中气出臭如发厕，虽亲戚莫肯与对语。戴人曰：肺金本主腥，金为火所炼，火主焦臭，故如是也。久则成腐，腐者肾也。此极热则反煎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先以茶调散涌，而去其七分，夜用舟车丸、浚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断。呜呼！人有病口臭而终其老者，世讹以为肺系偏而与胃相通，故臭，妄论也。

湿　形

疝　六十八

汝南司侯李审言，因劳役王事，饮水坐湿地，乃湿气下行，流入脬囊，大肿，痛不可忍。以金铃、川楝子等药不效，求治于戴人，曰：可服泄水丸。审言惑之。又数日，痛不可堪，竟从戴人。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青绿浓十余行，痛止。次服茴香丸、五苓以调之，三日而肿退，至老更不作。夫疝者，乃肝经也。下青浓者，肝之色也。

水疝　六十九

律科王敏之，病水疝，其法在于寒形中。

留饮　七十

郭敬之，病留饮四日，浮肿不能食，脚肿连肾囊痛。先以苦剂涌之，后以舟车丸、浚川散泻之，病去如拾遗。

又，棠溪张凤村，一田叟姓杨，其病呕酸水十余年。本留饮，诸医皆以燥剂燥之，中脘脐胁以火艾熁针刺之，疮未尝合。戴人以苦剂越之，其涎如胶，乃出二三升，谈笑而愈。

黄疸　七十一

蔡寨成家一童子，年十五岁，病疸一年。面黄如金，遍身浮肿乏力，惟食盐与焦物。戴人以茶调散吐之，涌涎一盂。临晚又以舟车丸七八十粒，通经散三钱，下四五行。待六七日，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四五行。盐与焦物见而恶之，面色变红。后再以茶调散涌之，出痰二升，方能愈矣。

又一男子作贅，偶病疸，善食而瘦，四肢不举，面黄无力。其妇翁欲弃之，其女不肯。曰：我已生二子矣，更适他乎？妇翁本农者，召婿意欲作劳，见其病甚，每日辱诟。人教之饵胆矾丸、三棱丸，了不关涉，针灸祈禳，百无一济。戴人见之，不诊而疗，使服涌剂，去积痰宿水一斗。又以泄水丸、通经散下四五十行不止，戴人命以冰水一盂饮之立止。次服平胃散等，间服槟榔丸五七日，黄退力生。盖脾疸之证，湿热与宿谷相搏故也，俗谓之金劳黄。

又朱蕃闼、黄、刘三家，各有仆病黄疸。戴人曰：仆役之职，饮食寒热，风暑湿寒，寻常触冒也，忽睡调摄，虚费治功。其二家留仆子戴人所，从其饮饵。其一仆，不离主人执役。三人同服苦散以涌之，又服三花神佑丸下之，五日之间，果二仆愈而一仆不愈，如其言。

黄病　七十二

菜寨一女病黄，遍身浮肿，面如金色，困乏无力，不思饮饵，惟喜食生物泥煤之属。先以苦剂蒸饼为丸，涌痰一碗，又舟车丸、通经散，下五七行，如墨汁。更以导饮丸磨食

散气。不数日，肌肉如初。

病发黄　七十三

安喜赵君玉为省掾日，病发遍身黄，往问医者。医云：君乃阳明证，公等与麻知几皆受训于张戴人，是商议吃大黄者，难与论病。君玉不悦归，自揣无别病，乃取三花神佑丸八十粒，服之不动，君玉乃悟曰：予之湿热盛矣！此药尚不动。以舟车丸、浚川散作剂大下一斗，粪多结者，一夕黄退。君玉由此益信戴人之言。

水肿　七十四

南乡张子明之母极肥，偶得水肿，四肢不举。戴人令上涌汗而下泄之，去水三四斛。初下药时，以草贮布囊，高支两足而卧。其药之行，自腰以上水觉下行，自足以上水觉上行。水行之状，如蛇走隧，如线牵四肢，森然凉寒，会于脐下而出。不旬日间，病人减，余邪未尽。戴人更欲用药，竟不能从其言。

涌水　七十五

李七老病涌水证，面黄而喘，两足皆肿，按之陷而复起，行则濯濯有声，常欲饮水，不能睡卧。戴人令上涌去痰而汗之，次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以益肾散复下之，以分阴阳利水道之剂复下之，水尽皆瘥。

停饮肿满　七十六

涿郡周敬之，自京师归鹿邑，道中渴，饮水过多，渐成肿满。或用三花神佑丸，惮其太峻；或用五苓散分利水道，又太缓，淹延数旬，终无一效。盖粗工之技止于此耳！后手足与肾皆肿，大小便皆秘涩。常仲明求治于戴人。戴人令仲明付药，比及至，已殁矣。戴人曰：病水之人，其势如长川泛溢，欲以杯勺取之，难矣！必以神禹决水之法，斯愈矣！

湿痹　七十七

常仲明病湿痹五七年矣。戴人令上涌之后，可泄五七次。其药则舟车、浚川、通经、神佑、益肾，自春及秋，必十余次方能愈。公之病，不必针灸，与令嗣皆宜涌，但腊月非其时也。欲候春时，恐予东适，今姑屏病之大势，至春和时，人气在上，可再涌之以去其根。卒如所论矣。

又一衲子，因阴雨卧湿地，一半手足皆不随，若遇阴雨其病转加。诸医皆作中风偏枯治之，用当归、芍药、乳香、没药、自然铜之类，久反大便涩，风燥生，经岁不已。戴人以舟车丸下三十余行，去青黄沫水五升；次以淡剂渗泄之，数日手足皆举。戴人曰：夫风湿寒之气合而成痹。水痹得寒而浮畜于皮腠之间，久而不去，内舍六腑。曰：用去水之药可也。水湿者，人身中之寒物也。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愈矣。

又息帅，病腰股沉痛，行步坐马皆不便。或作脚气寒湿治之，或作虚损治之，乌、附、乳、没、活血壮筋骨之药，无不用之。至六十余日，目赤上热，大小便涩，腰股之病如故。戴人诊其两手脉，皆沉迟。沉者，为在里也。在里者，泄之。以舟车丸、浚川散各一服，去积水二十余行。至早晨，服蜡白粥一二顿，与之马，已能鞭铄矣。

又棠溪李十八郎，病腰脚大不伸，伛偻蹩躠而行，已数年矣。服药无效，止药却愈。因秋暮涉水，病复作。医氏使服四斤丸。其父李仲安，乃乞药于戴人。戴人曰：近日服何药？仲安曰：四斤丸。曰：目昏赤未？其父惊曰：目正暴发，戴人曰：宜速来，不来则丧明。既来则策杖而行，目肿无所见。戴人先令涌之，药忽下走，去二十行，两目顿明，策已弃矣。比再涌泄，能读官历日。调至一月，令服当归丸，健步而归家矣。

又息城边校白公，以隆暑时饮酒，觉极热，于凉水池中濯足，使其冷也，为湿所中，

股膝沉痛。又因醉卧湿地，其痛转加，意欲以酒解痛，遂以连朝而饮，反成肿痛，发间止，且六十年，往往断为寒湿脚气，以辛热治之，不效。或使服神芎丸数服，痛微减。他日复饮，疾作如前，睾囊痒湿且肿硬，脐下似有物，难于行，以此免军役，令人代之，来访戴人。戴人曰：余亦断为寒湿，但寒则阳火不行，故为痛；湿则经遂有滞，故肿。先以苦剂涌之，次以舟车丸百余粒、浚川散四五钱，微一两行。戴人曰：如激剂尚不能攻，何况于热药补之乎？异日又用神佑丸百二十丸、通经散三四钱，是用仅得四行。又来日，以神佑丸八十丸投之，续见一二行。又次日，服益肾散四钱、舟车丸百余粒，约下七八行。白公已觉膝睾寒者暖，硬者软，重者轻也。肿者亦退，饮食加进。又以涌之，其病全瘳。临别又赠之以疏风丸，并以其方与之。此公以其不肯妄服辛热药，故可治也。

屈膝有声　七十八

岭北李文卿，病两膝腘屈伸有声剥剥然。或以为骨鸣。戴人曰：非也。骨不鬲焉能鸣？此筋湿也。湿则筋急。有独缓者，缓者不鸣，急者鸣也。若用予之药，一涌一泄，上下去其水，水去则自无声矣。李文卿乃从其言，既而果然矣。

白带　七十九

息城李左衙之妻，病白带如水，窈漏中绵绵不绝，秽臭之气不可近，面黄食减，已三年矣。诸医皆云积冷，起石、硫黄、姜、附之药重重燥补，污水转多，常以袍，日易数次。或一药以木炭十斤，置药在坩锅中，盐泥封固，三日三夜，炭火不绝，烧令通赤，名曰火龙丹。服至数升，污水弥甚。炳艾烧针，三年之间，不可胜数。戴人断之曰：此带浊水，本热乘太阳经，其寒水不可胜，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趋下，宜先绝其上源。乃涌痰水二三升，次日下沃水十余行。三遍，汗出周身，至明旦，病人云：污已不下矣。次用寒凉之剂，服及半载，产一子。《内经》曰：少腹冤热，溲出白液。带之为病，溶溶然若坐水中，故治带下同治湿法，泻痢，皆宜逐水利小溲。勿以赤为热，白为寒。今代刘河间书中言之详矣。

湿嗽　八十

赵君玉妻病嗽，时已十月矣。戴人处方六味：陈皮、当归、甘草、白术、枳壳、桔梗，君玉疑其不类嗽药。戴人笑曰：君怪无乌梅、罂粟壳乎？夫冬嗽，乃秋之湿也，湿土逆而为嗽。此方皆散气除湿，解急和经。三服帖然效矣。

泻儿　八十一

一妇年三十四岁，夜梦与鬼神交，惊怕异常，及见神堂阴府，舟楫桥梁，如此一十五年，竟无娠孕，巫祈觋祷，无所不至。钻肌灸肉，孔穴万千。黄瘦发热引饮，中满足肿，委命于天。一日，苦请戴人。戴人曰：阳火盛于上，阴火盛于下。鬼神者，阴之灵；神堂者，阴之所；舟楫、桥梁，水之用。两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有痰实也。凡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日而无梦，一月而有孕。戴人曰：余治妇人使有娠，此法不逊。

湿癣　八十二

一女子年十五，两股间湿癣，长三四寸，下至膝，发痒时爬搔、汤火俱不解，痒定黄赤水流，痛不可忍。灸炳熏渍，硫黄、茴茹、白僵蚕、羊蹄根之药皆不效。其人恣性妍巧，以此病不能出嫁，其父母求疗于戴人。戴人曰：能从余言则瘥。父母诺之。戴人以铍针磨令尖快，当以痒时，于癣上各刺百余针。其血出尽，煎盐汤洗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书，以告后人，恐为癣药所误。湿淫于血，不可不砭者矣。

又蔡寨成家童子一岁，病满腹胸湿癣，每

爬搔则黄水出，已年矣。戴人先以苦末作丸上涌。涌讫，次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三五行，次服凉膈加朴硝，煎成时时呷之，不数日而愈。

湿蜃疮　八十三

颍皋韩吉卿，自髀至足生湿蜃疮，大者如钱，小者如豆，痒则搔破，水到侧浸淫，状类虫行裤袜。愈而复生，瘢痕成凹，一年余不瘥。戴人哂之曰：此湿蜃疮也，由水湿而得，故多在足下。以舟车、浚川大下十余行，一去如扫。渠素不信戴人之医，至此大服。

泄泻　八十四

古郾一讲僧，病泄泻数年，丁香、豆蔻、干姜、附子、官桂、乌梅等燥药，燔针烧脐炳腕，无有阙者。一日发昏不省，檀那赠纸者盈门。戴人诊其两手脉沉而有力。《脉诀》云：下利脉微小者生，洪浮大者无瘥。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数升。又以无忧散泄其虚中之积及燥粪，仅盈斗。次以白术调中汤、五苓散、益无散调理数日，僧已起矣。非术精识明，谁敢负荷如此。

洞泄　八十五

一讲僧显德明，初闻家遭兵革，心气不足，又为寇贼所惊，得脏腑不调。后入京，不伏水土，又得心气，以至危笃。前后三年，八仙丸、鹿茸丸、烧肝散，皆服之不效，乃求药于戴人。戴人曰：此洞泄也，以谋虑久不决而成。肝主谋虑，甚则乘脾，久思则脾湿下流。乃上涌痰半盆，末后有血数点，肝藏血故也。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数行，仍使澡浴出汗。自尔日胜一日。常以胃风汤、白术散调养之，一月而强，食复故矣。

又李德卿妻，因产后病泄一年余，四肢瘦乏。诸医皆断为死证。当时戴人在朱葛寺，以舟载而乞治焉。戴人曰：两手脉皆微小，乃痢病之生脉。况洞泄属肝经，肝木克土而成。此疾亦是肠澼。澼者，肠中有积水也。先以舟车丸四五十粒，又以无忧散三四钱，下四五行。寺中人皆骇之，病羸如此，尚可过耶？众人虽疑，然亦未敢诮，且更看之。复导饮丸又过之。渴则调以五苓散。向晚使人伺之，已起而缉床，前后约三四十步。以胃风汤调之，半月而能行，一月而安健。由此阖寺服，德卿之昆仲咸大异之。

又刘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乏力，行步欹倾，面色黧黑。举世治痢之药，皆用之无效。适戴人莅澶阳，往问之。戴人乃出示《内经》洞泄之说。虽已不疑，然畏其攻剂。夜焚香祷神曰：某以病久不瘥，欲求于戴人，戴人以调宜下之。欲不从，戴人名医也；欲从之，形羸如此，恐不任药。母已老矣，无人侍养，来日不得已须服药，神其相之。戴人先以舟车丸、无忧散，下十余行，殊不困，已颇喜食。后以槟榔丸磨化其滞，待数日病已大减。戴人以为去之未尽，当以再服前药，德源亦欣然请下之。又下五行，次后数日，更以苦剂越之。往问其家，彼云：以下村中收索去也。忽一日入城，而色极佳，语言壮健，但怪其跛足而立，问何故如此？德源曰：足上患一疖。戴人曰：此里邪去而外现，病痊之后，凡病皆如是也。

大便少而频　八十六

太康刘仓使，病大便少而频，日七八十次，常于两股间悬半枚瓠芦，如此十余年。戴人见之而笑曰：病既频而少，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大下之，此通因通用也。此一服药之力。乃与药，大下三十余行，顿止。

暑泄　八十七

殷辅之父，年六十余，暑月病泄泻，日五六十行，自建碓镇来请戴人于陈州。其父喜饮水，家人辈争止之。戴人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岂可禁水，但劝之少饮。比及用药，先令速归，以绿豆，鸡卵十余枚同

煮，卵熟取出，令豆软，下陈粳米作稀粥，搅令寒，食鸡卵以下之，一二顿病减大半。盖粳米、鸡卵，皆能断痢。然后制抑火流湿之药，调顺而方愈。

腹满面肿　八十八

萧令腹满，面足皆肿，痰黄而喘急，食减。三年之间，医者皆尽而不验。戴人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三五升，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青黄涎沫缶平，复以桂苓白术散、五苓散调之，半月复旧矣。

儒门事亲　卷七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燥　形

臂麻不便　八十九

鄜城梁贾人，年六十余，忽晓起梳发，觉左手指麻，斯须半臂麻，又一臂麻，斯须头一半麻，比及梳毕，从胁至足皆麻，大便二三日不通。往问他医，皆云风也。或药或针皆不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左手三部脉皆伏，比右手小三倍，此枯涩痹也。不可纯归之风，亦有火燥相兼。乃命一涌一泄二汗，其麻立已。后以辛凉之剂调之，润燥之剂濡之，惟小指次指尚麻。戴人曰：病根已去，此余烈也，方可针溪谷。溪谷者，骨空也。一日晴和往针之，用《灵枢》中鸡足法，向上卧针，三进三引讫，复卓针起，向下卧针，送入指间皆然，手热如火，其麻全去。昔刘河间作《原病式》，常以麻与涩同归燥门中，真知病机者也。

大便燥结　九十

戴人过曹南省亲，有姨表兄病大便燥结，无他证。常不敢饱食，饱则大便极难，结实如针石，或三五日一如圊，目前星飞，鼻中血出，肛门连广肠痛，痛极则发昏，服药则病转剧烈。巴豆、芫花、甘遂之类皆用之，过多则困，泻止则复燥，如此数年，遂畏药性暴急不服，但卧病待尽。戴人过诊其两手脉息，俱滑实有力。以大承气汤下之，继服神功丸、麻仁丸等药，使食菠菱葵菜及猪羊血作羹，百余日充肥，亲知见骇之。呜呼！粗工不知燥分四种，燥于外，则皮肤皱揭；燥于中，则精血枯涸；燥于上，则咽鼻焦干；燥于下，则便溺结闭。夫燥之为病，是阳明化也，水寒液少，故如此。然可下之，当择之药之。巴豆可以下寒；甘遂、芫花可下温；大黄、朴硝可以下燥。《内经》曰：辛以润之，咸以软之。《周礼》曰：以滑养窍。

孕妇便结　九十一

戴人过东杞，一妇人病大便燥结，小便淋涩，半生不娠，惟常服疏导之药则大便通利，暂废药则结滞。忽得孕，至四五月间，医者禁疏导之药，大便依常为难，临圊则力努，为之胎坠，凡如此胎坠者二。又孕，已经三四月，弦望前后，溲溺结涩，甘分胎陨，乃访戴人。戴人诊其两手脉俱滑大，脉虽滑大以其且妊，不敢陡攻，遂以食疗之。用花碱煮菠菱葵菜，以车前子苗作茹，杂猪羊血作羹，食之半载，居然生子，其妇燥病方愈。戴人曰：余屡见孕妇利脓血下迫，极努损胎，但同前法治之愈者，莫知其数也。为医拘常禁，不能变通，非医也，非学也。识医者鲜，是难说也。

偏头痛　九十二

一妇人年四十余，病额角上耳上痛，俗呼为偏头痛。如此五七年，每痛大便燥结如弹丸，两目赤色，眩运昏涩，不能远视。世

之所谓头风药、饼子风药、白龙丸、芎犀丸之类，连进数服，其痛虽稍愈，则大便稍秘，两目转昏涩，其头上针灸数千百矣。连年著灸，其两目且将失明，由病而无子。一日问戴人，戴人诊其两手脉，急数而有力，风热之甚也。余识此四五十年矣。遍察病目者，不问男子妇人，患偏正头痛，必大便涩滞坚硬，此无他，头痛或额角是三焦相火之经及阳明燥金胜也。燥金胜乘肝，则肝气郁，肝气郁则气血壅，气血壅则上下不通，故燥结于里，寻至失明。治以大承气汤，令河水煎三两，加芒硝一两，煎残顿令温，合作三五服，连服尽。荡涤肠中垢滞结燥，积热下泄如汤二十余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润之，菠菱葵菜猪羊血为羹以滑之。后五七日、十日，但遇天道晴明，用大承气汤，夜尽一剂，是痛随利减也。三剂之外，目豁首轻，燥泽结释，得三子而终。

腰胯痛　九十三

一男子六十余，病腰尻脊胯皆痛，数载不愈，昼静夜躁，大痛往来，屡求自尽天年。且夕则痛作，必令人以手捶击，至五更鸡鸣则渐减，向曙则痛止。左右及病者，皆作神鬼阴谴、白虎啮。朝祷暮祝，觋巫僧道禁师至，则其痛以减。又梦鬼神，战斗相击。山川神庙，无不祭者。淹延岁月，肉瘦皮枯，饮食减少，暴怒日增，惟候一死。有书生曰：既云鬼神虎啮，阴谴之祸，如此祷祈何无一应？闻陈郡有张戴人精于医，可以问其鬼神白虎与病乎！彼若术穷，可以委命。其家人从之。戴人诊其两手脉，皆沉滞坚劲，力如张组。谓之曰：病虽瘦，难于食，然腰尻脊胯皆痛者，必大便坚燥。其左右曰：有五六日，或八九日见燥粪一两块，如弹丸结硬不可言，曾令人剜取之，僵下一两块，浑身燥痒，皮肤皱揭，枯涩如麸片。戴人既得病之虚实，随用大承气汤，以姜枣煎之，加牵牛头末二钱，不敢言是泻剂。盖病者闻暖则悦，闻寒则惧，说补则从，说泻则逆。此弊非一日也。而况一齐人而傅之，众楚人咻之乎！及煎成，使稍热咽之，从少至多，累至三日，天且晚，脏腑下泄四五行，约半盆。以灯视之，皆燥粪燥痹块及瘀血杂脏，秽不可近。须臾痛减九分，昏睡，鼻息调如常人。睡至明日将夕，始觉饥而索粥，温凉与之，又困睡一二日，其痛尽去。次令饮食调养，日服导饮丸、甘露散滑利便溺之药，四十余日乃复。呜呼！再传三十六虎书、三十六黄经及小儿三十六吊，谁为之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之人以医辟奴，故医之道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概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诺，真可羞也。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师传遂绝。《灵枢经》谓刺与汗虽久，犹可拔而雪；结与闭虽久，犹可解而决。去腰脊胯痛者，足太阳膀胱经也，胯痛足少阳胆经之所过也，《难经》曰：诸痛为实。《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注曰：心寂则痛微，心躁则痛甚。人见巫觋僧道禁师至，则病稍去者，心寂也。然去其后来者，终不去其本也。古之称痛随利减，不利则痛何由去？病者既痊，乃寿八十岁。故凡燥证，皆三阳病也。

寒　形

因寒腰强不能屈伸　九十四

北人卫德新，因之析津，冬月饮寒则冷，病腰常直，不能屈伸，两足沉重，难于行步。途中以床舁递、程程问医，皆云肾虚。以苁蓉、巴戟、附子、鹿茸皆用之，大便反秘，潮热上周，将经岁矣，乃乞拯于戴人。戴人曰：此疾十日之效耳！卫曰：一月亦非迟。戴人曰：足太阳经血多，病则腰似折，腘如结，腨如裂，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况腰者，肾之府也，身中之大关节。今既强直而不利，宜咸以软之，顿服则和柔矣。《难经》曰：强力

入房则肾伤而髓枯，枯则高骨乃坏而不用，与此用同。今君之证，太阳为寒所遏，血坠下滞腰间也，必有积血，非肾也。节次以药，可下数百行，约去血一二斗。次以九曲玲珑灶蒸之。汗出三五次而愈。初蒸时至五日问曰：腹中鸣否？德新曰：未也。至六日觉鸣，七日而起，以能揖人。戴人曰：病有热者勿蒸，蒸则损人目也。

寒疝亦名水疝　九十五

律科王敏之，病寒疝，脐下结聚如黄瓜，每发绕腰急痛不能忍。戴人以舟车丸、猪肾散，下四五行，觉药绕病三五次而下，其泻皆水也。猪肾、甘遂皆苦寒，《经》言以寒治寒，万举万全。但下后忌饮冷水及寒物，宜食干物，以寒疝本是水故也。即日病减八分，食进一倍。又数日，以舟车丸百余粒，通经散四五钱，服之利下。候三四日，又服舟车丸七八十粒，猪肾散三钱，乃健步如常矣。

一僧病疝，发作，冷气上贯齿，下贯肾，紧若绳挽两睾，时肿而冷。戴人诊两手，脉细而弱。断之曰：秋脉也。此因金气在上，下伐肝木，木畏金抑而不伸，故病如是。肝气磅礴，不能下荣于睾丸，故其寒实非寒也。木受金制，传之胃土，胃为阳明，故上贯齿，病非齿之病。肝木者，心火之母也，母既不伸，子亦屈伏，故下冷而水化乘之。《经》曰：木郁则达之，土郁则泄之。令涌泄四次，果觉气和，睾丸痒而暖。戴人曰：气已入睾中矣。以茴香木茂之药，使常服之，首尾一月而愈。

感风寒　九十六

戴人之常溪也，雪中冒寒，入浴重感风寒，遂病不起。但使煎通圣散单服之，一二日不食，惟渴饮水，亦不多饮，时时使人捶其股，按其腹，凡三四日不食，日饮水一二十度，至六日有谵语妄见。以调胃承气汤下之，汗出而愈。戴人常谓人曰：伤寒勿妄用药，惟饮水最为妙药，但不可使之伤，常令揉散，乃大佳耳！至六七日见有下证，方可下之，岂有变异哉！奈何医者禁人饮水，至有渴死者。病人若不渴，强与饮水亦不肯饮耳。戴人初病时，鼻塞声重头痛，小便如灰淋汁，及服调胃承气一两半，觉欲呕状，探而出之，汗出染染然，须臾下五六行，大汗一日乃瘳。当日饮冰水时，水下则痰出，约一二碗，痰即是病也，痰去则病去也。戴人时年六十一。

冻疮　九十七

戴人女僮，足有寒疡，俗云冻疮。戴人令服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之，其疮遂愈。人或疑之，戴人曰：心火降则寒消，何疑之有？

寒痰　九十八

一妇人心下脐上结硬如斗，按之如石，人皆作病胎。针灸毒药，祷祈无数，如捕风然。一日戴人见之曰：此寒痰。诊其两手寸脉皆沉，非寒痰而何！以瓜蒂散吐之，连吐六七升，其块立消过半，俟数日后再吐之，其涎沫类鸡黄，腥臭特殊，约二三升。凡如此者三。后以人参调中汤、五苓散调之，腹已平矣。

泻利恶寒　九十九

东门一男子，病泻利不止，腹鸣如雷，不敢冷坐，坐则下注如倾。诸医例断为寒证，干姜、官桂、丁香、豆蔻之属，枯矾、龙骨皆服之矣。何针不爝，何艾不炷，迁延将二十载矣。一日问于戴人，戴人曰：两手寸脉皆滑，余不以为寒，然其所以寒者，水也。经茶调散涌寒水五七升，无忧散泻积水数十行。乃通因通用之法也。次以五苓散淡剂，渗泻利之道。又以甘露散止渴，不数日而冷食寒饮皆如故。此法王启玄秘言之矣，奈何无人用之哉！

内伤形

因忧结块　一百

息城司候，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住，药皆无功。议用燔针炷艾，病人恶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戴人曰：《内经》言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又云：喜胜悲。《内经》自有此法治之，不知何用针灸哉？适足增其痛耳。

病怒不食　一百一

项关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骂，欲杀左右，恶言不辍。众医皆处药，几半载尚尔。其夫命戴人视之，戴人曰：此难以药治，乃使二娼各涂丹粉作伶人状，其妇大笑。次日又令作角抵，又大笑。其旁常以两个能食之妇，夸其食美，其妇亦索其食而为一尝。不数日，怒减食增，不药而瘥，后得一子。夫医贵有才，若无才，何足应变无穷。

不寐　一百二

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寐，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

惊　一百三

卫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坠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辈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诸医作心病治之，人参、珍珠及定志丸皆无效。戴人见而断之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者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乃命二侍女持其两手，按高椅之上，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人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以惊乎？伺少定击之，惊也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暗遣人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内经》云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必无惊。是夜使人击其门窗，自夕达曙。夫惊者，神上越也，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一二日虽闻雷而不惊。德新素不喜戴人，至是终身厌服，如有言戴人不知医者，执戈以逐之。

儿寐不寤　一百四

陈州长吏一小儿，病寐而不寤。一日诸医作睡惊治之，或欲以艾火灸之，或以大惊丸及水银饼子治之。其父曰：此子平日无疾，何骤有惊乎！以子之病，乃问于戴人。戴人诊其两手脉皆平和。戴人曰：若惊风之脉当洪大而强，今则平和，非惊风也。戴人窃问其乳母：尔三日前曾饮醉酒否？遽然笑曰：夫人以煮酒见啖，酒味甚美，饮一器而睡。陈酒味甘而恋膈，酒气满，乳儿亦醉也，乃锉甘草、干葛花、缩砂仁、贯众煎汁使饮之，立醒。

孕妇下血　一百五

刘先生妻，有娠半年，因伤损下血，乞药于戴人。戴人诊之，以三和汤一名玉烛散、承气汤、四物汤对停，加朴硝煎之。下数行，痛如手拈，下血亦止。此法可与智识高明者言，膏粱之家，慎勿举似，非徒骇之，抑又谤之。呜呼！正道难行，正法难用，古今皆然。

收产伤胎　一百六

一孕妇年二十余，临产召稳媪三人，其一媪极拽妇之臂，其一媪头抵妇之腹，更以两手扳其腰，极力为之。胎死于腹，良久乃下，儿亦如血，乃稳媪杀之也。岂知瓜熟自落，何必如此乎！其妇因兹经脉断闭，腹如刀剑，大渴不止，小溲闭绝。主病者禁水不与饮，口舌枯燥，牙齿黧黑，臭不可闻，饮食不下，昏愦欲死。戴人先以冰雪水恣意饮之，药二升许，痛缓渴止。次以舟车丸、通经散，前后五六服，下数十行，食大进。仍以桂苓甘露散、六一散、柴胡饮子等调之，半月获安。

又一妇人临产，召村妪数人侍焉。先产一臂出，妪不测轻重拽之，臂为之断，子死于腹。其母面青身冷，汗染染不绝，时微喘。呜呼，病家甘于死！忽有人曰：张戴人有奇见，试问之。戴人曰：命在须臾，针药无及。急取秤钩，续以壮绳，以膏涂其钩，令其母分两足向外偃坐，左右各一人脚上立定。次以钩其死胎，命一壮力妇，倒身拽出死胎，下败血五七升，其母昏困不省。待少顷，以冰水灌之，渐咽二口，大醒食进。次日四物汤调血，数日方愈。戴人常曰：产后无他事，因侍妪非其人，转为害耳。

怀恐胁痛　一百七

洛阳孙伯英，因诬狱妻于被系，逃于故人。是夜觉胃胁痛，托故人求药。故人曰：有名医张戴人适在焉，当与公同往。时戴人宿酒未醒，强呼之。故人曰：吾有一亲人，病欲求诊。戴人隔窗望见伯英曰：此公伏大惊恐。故人曰，何以知之？戴人曰：面青脱色，胆受怖也。后会赦乃出，方告戴人。

背疽　一百八

一富家女子，十余岁，好食紫樱，每食即二三斤，岁岁如此，至十余年。一日潮热如劳。戴人诊其两手脉，皆洪大而有力。谓之曰：他日必作恶疮肿毒，热上攻目，阳盛阴脱之证。其家大怒，不肯服解毒之药。不一二年，患一背疽如盘，痛不可忍，其女忽思戴人曾有是言，再三悔过，请戴人。戴人以锋针绕疽晕，刺三百针，去血一斗。如此三次，渐渐痛减肿消，微出脓而敛，将作痂时，使服十补内托散乃痊。终身忌口，然目亦昏，终身无子。

肺痈　一百九

舞水一富家有二子，长者年十三岁，幼者十一岁，皆好顿食紫樱一二斤，每岁须食半月。后一二年，幼者发肺痈，长者发肺痿，相继而死。戴人常叹曰：人之死者，命耶？天耶？古人有诗：爽口味多终作疾。真格言也。天生百果所以养人，非欲害人，然富贵之家，失教纵欲，遂至于是。

咽中刺塞　一百十

戴人过澧阳，强家一小儿约五六岁，同队小儿以蜀黍秸相击，逆芒倒刺于咽中，数日不下粥药，肿大发，其家告戴人。戴人命取水，依《道经》中咒水法，以左手屈中指及无名指，作三山印，坐水盏于其上，右手掐印文，是金枪印。脚踏丁字，立望太阳或灯火，取气一口，吹在净水盏中，咒曰："吾取老君东流顺，老君奉勅摄去毒水，吾托大帝尊，所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律令"。摄念七遍，吹在盏中，虚搅卓三次为定，其儿咽水下咽，曰：我可也。三五日肿散，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

误吞物咽中　一百十一

一小儿误吞一钱，在咽中不下，诸医皆不能取，亦不能下，乃命戴人。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净白表纸，令卷实如箸，以刀纵横乱割其端，作鬅鬌之状。又别取一箸，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

抑，一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

肠澼下血　一百十二

常溪栾彦刚，病下血。医者以药下之，默默而死。其子企，见戴人而问之曰：吾父之死竟无人知是何证。戴人曰：病锉其心也。心主行血，故被锉则血不禁，若血温身热者死。火数七，死必七日。治不当下，若下之，不满数。企曰：四日死。何谓病锉心？戴人曰：智不足而强谋，力不足而强与，心安得不锉也。栾初与邢争屋不胜，遂得此病。企由是大服，拜而学医。

水肿睾丸　一百十三

霍秀才之子，年十二岁，睾丸一旁肿胫。戴人见之曰：此因惊恐得之。惊之为病，上行则为呕血，下则肾伤而为水肿。以琥珀通经散一泻而消散。

伏惊　一百十四

上渠卜家一男子，年二十八岁，病身弱，四肢无力，面色苍黄，左胁下身侧，上下如臂状，每发则痛无时，食不减，大便如常，小便微黄，已二三载矣。诸医计穷，求戴人治之。视其部分，乃足厥阴肝经，兼足少阳胆经也。张曰：甲胆乙肝故青，其黄者，脾也。诊胆脉小，此因惊也。惊则胆受邪，腹中当有惊涎绿水。病人曰：昔曾屯军被火，自是而疾。戴人夜以舟车百五十丸、浚川散四五钱，加生姜自然汁，平旦果下绿水四五行。或问大加生姜何也？答曰：辛能伐木也。下后觉微痛，令再下之，比前药减三之一，又下绿水三四行。痛止思食，反有力。戴人谓卜曰：汝妻亦当病。卜曰：太医未见吾妻，何以知之？曰：尔感此惊几年矣？卜者曰：当被火时，我正在草堂中熟寐，人惊唤，我睡中惊不能言，火已塞门，我父拽出我火中，今五年矣。张曰：汝胆伏火惊，甲乙乘脾土，是少阳相火乘脾。脾中有热，故能食而杀谷。热虽能化谷，其精气不完，汝必无子。盖败精反损妇人，汝妻必手足热，四肢无力，经血不时。卜曰：吾妻实如此，亦已五年矣。他日，门人因观《内经》，言先泻所不胜，次泻所胜之论，其法何如以问张。张曰：且如胆木乘胃土，此土不胜木也。不胜之气，寻救于子，己土能生庚金，庚为大肠，味辛者为金，故大加生姜使伐木。然先不开脾，土无由行也。遂用舟车丸先通其闭塞之路，是先泻其所不胜；后用姜汁调浚川散大下之，次泻其所胜也。大抵阳干克阳干，腑克腑，脏克脏。

外伤形

孕作病治　一百十五

一妇人，年四十余得孕。自以为年衰多病，故疾复发，以告医氏。医者不察，加熁针于脐两旁，又以毒药攻磨，辗转腹痛，食减形羸，已在床枕，来问戴人。戴人诊其脉曰：六脉皆平，惟右尺脉洪大有力，此孕脉也，兼择食，为孕无疑。左右皆笑之。不数月，生一女子，两目下各有熁针痕，几丧其明，凡治病妇，当先问娠，不可仓卒矣。

杖疮　一百十六

戴人出游，道经故息城，见一男子被杖，疮痈燃发，毒气入里，惊涎堵塞，牙禁不开，粥药不下。前后月余百治无功，甘分于死。戴人先以三圣散，吐青苍惊涎约半大缶；次以利膈丸百余粒，下臭恶燥粪又一大缶；复煎通圣散数钱热服之；更以酸辣葱醋汤发其汗。斯须汗吐交出，其人活矣。此法可以救冤。

落马发狂　一百十七

一男子落马发狂，起则目瞪，狂言不识

亲疏，弃衣而走，骂言涌出，气力加倍，三五人不能执缚。烧符作醮，问鬼跳巫，殊不知顾，丹砂、牛黄、犀、珠、脑、麝，资财散去，室中萧然。不远二百里而求戴人一往。戴人以车轮埋之地中，约高二丈许，上安之中等车轮，其辋上凿一穴，如作盆之状，缚狂病人于其上，使之伏卧，以软袒衬之，令一大人于下，坐机一枚，以棒搅之，转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黄涎沫一二斗许。绕车轮数匝，其病人曰：我不能任，可解我下。从其言而解之，索凉水，与之冰水，饮数升，狂方罢矣。

太阳胫肿　一百十八

麻先生兄村行为犬所啮，舁至家，胫肿如罐，坚若铁石，毒气入里，呕不下食，头痛而重，往问戴人。女僮曰：痛随利减，以槟榔丸下之。见两行不瘥。适戴人自舞阳回，谓麻曰：胫肿如此，足之二阴三阳可行乎？麻曰：俱不可行。如是，何不大下之？乃命夜临卧服舟车丸百五十粒，通经散三四钱。比至夜半，去十四行，肿立消，作胡桃纹，反细于不伤之胫。戴人曰：慎勿贴膏纸，当令毒气出，流脓血水常行。又一日，戴人恐毒气未尽，又服舟车丸百余粒，浚川散三四钱，见六行。病人曰：十四行易当，六行反难，何也？戴人曰：病盛则胜药，病衰则不胜其药也。六日其脓水尽。戴人曰：脓水行时不畏风，尽后畏风也。乃以愈风饼子，日三服之。又二日，方与生肌散，一傅之而成痂。呜呼！用药有多寡，使差别相悬，向使不见戴人，则利减之言非也。以此知知医已难，用医尤难。

足闪肭痛　一百十九

谷阳镇酒监张仲温，谒一庙，观匠者砌露台，高四尺许，因登之。下台或肭一足，外踝肿起，热痛如火。一医欲以铍针刺肿出血，戴人急止之曰：肭已痛矣，更加针，二痛俱作，何以忍也？乃与神佑丸八九十丸，下二十余行，禁食热物。夜半肿处发痒痛止，行步如常。戴人曰：吾之此法，十治十愈，不诳后人。

膝肭跛行　一百二十

葛家冯家一小儿，七八岁。膝被肭跛行，行则痛，数日矣。闻戴人不医，令人问之。戴人曰：小病耳，教来。是夜以舟车丸、通经散，温酒调而下之。夜半涌泄齐行，上吐一碗，下泄半缶。既上床，其小儿谓母曰：膝腕痒，不可往来。日使服乌金丸壮其筋骨，一月疾愈而走矣。

杖疮入水　一百二十一

小渠袁三，因强盗入家，伤两胁外臁，作疮数年不已，脓血常涓涓然，但饮冷则疮间冷水浸淫而出，延为湿疮，来求治于戴人。曰：尔中焦当有绿水二三升、涎数掬。袁曰：何也？戴人曰：当被盗时，感惊气入腹。惊则胆伤，足少阳经也，兼两外臁皆少阳之部，此胆之甲木受邪，甲木色青，当有绿水。少阳在中焦如沤，既伏惊涎在中焦，饮冷水，咽为惊涎所阻，水随经而旁入疮中，故饮水则疮中水出。乃上涌寒痰，汗如流水，次下绿水，果二三升，一夕而痂干，真可怪也。

儒门事亲　卷八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内　积　形

伤冷酒　一百二十二

戴人出游，道经阳夏，问一旧友，其人病已危矣。戴人往视之。其人曰：我别无病，三年前，当隆暑时出村野，有以煮酒馈予者适村落无汤器，冷饮数升，便觉左胁下闷，渐痛结硬，至今不散。针灸磨药，殊不得效。戴人诊其两手，脉俱沉实而有力。先以独圣散吐之，一涌二三升，色如煮酒，香气不变。后服和脾散，去湿药。五七日，百脉冲和。始知针灸无功，增苦楚矣。

心下沉积　一百二十三

显庆寺僧应公，有沉积数年，虽不卧床枕，每于四更后，心头闷硬，不能安卧，须起行寺中，习以为常。人莫知为何病，以药请于戴人。戴人令涌出胶涎一二升。如黑矾水，继出黄绿水，又下脓血数升。自尔胸中如失巨山，饮饵无算，安眠至晓。

茶　癖　一百二十四

一缁侣，好茶成癖，积在左胁。戴人曰：此与肥气颇同，然痎疟不作，便非肥气。虽病十年，不劳一日。况两手脉沉细，有积故然。吾治无针灸之苦，但小恼一饷，可享寿尽期。先以茶调散吐出宿茶水数升；再以木如意揣之，又涌数升，皆作茶色；次以三花神佑丸九十余粒，是夜泻二十余行，脓水相兼，燥粪瘀血杂然而下。明日以除湿之剂，服十余日，诸苦悉蠲，神清色莹。

腹胀水气　一百二十五

蹙踘张承应，年几五十，腹如孕妇，面黄食减，欲作水气。或令服黄芪建中汤及温补之剂，小溲涸闭，从戴人疗焉。戴人曰：建中汤，攻表之药也，古方用之攻里，已误也。今更以此取积，两重误也。先以涌剂吐之，置火于其旁，大汗之；次与猪肾散四钱，以舟车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困，续下两次，约三十余行，腹平软，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闻人言，泻五六缶，人岂能任，及闻张承应，渠云诚然。乃知养生与攻疴本自不同，今人以补剂疗病，宜乎不效。

痃　气　一百二十六

王亭村一童子，入门，状如鞠恭而行。戴人曰：痃气也，令解衣揣之，二道如臂，其家求疗于戴人。先刺其左，如刺重纸，剥然有声而断。令按摩之，立软。其右亦然，观者感嗟异之。或问，曰：石关穴也。

胸膈不利　一百二十七

沈丘王宰妻，病胸膈不利，口流涎沫，自言咽下胃中常雷声，心间作微痛，又复发昏，胸乳之间灸瘢如棋，化痰利膈等药，服之三载，病亦依然。其家知戴人痰药不损，来求之。一涌而出雪白虫一条，长五六寸，有口

鼻牙齿，走于涎中，病者忽而断之，中有白发一茎。此正与徐文伯所吐宫人发瘕一同，虫出立安。

冷　疾　一百二十八

戴人过醴都营中饮会，邻席有一卒说出妻事。戴人问其故，答曰：吾妇为室女，心下有冷积如覆杯，按之如水声，以热手熨之如水聚，来已十五年矣。恐断我嗣，是故弃之。戴人曰：公勿黜也。如用吾药，病可除，孕可得。卒从之。戴人诊其脉沉而迟，尺脉洪大而有力，非无子之候也。可不逾年而孕。其良人笑曰：试之。先以三圣散吐涎一斗，心下平软；次服白术调中汤、五苓散；后以四物汤和之。不再月，气血合度，数月而娠二子。戴人常曰：用吾此法，无不子之妇。此言不诬矣。

积　块　一百二十九

果菌刘子平妻，腹中有块如瓢；十八年矣。经水断绝，诸法无措。戴人令一月内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约一二桶。其中不化之物有如葵菜者，烂鱼肠之状。涌时以木如意揣之，觉病积如刮，渐渐而平。及积之既尽，块痕反洼如臼，略无少损。至是而面有童色，经水既行。若当年少，可以有子。

肥气积　一百三十

阳夏张主簿之妻，病肥气，初如酒杯，大发寒热。十五余年后，因性急悲感，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许无病，满腹如石片，不能坐卧。针灸匝矣，徒劳力耳，乃敬邀戴人而问之。既至，断之曰：此肥气也，得之季夏戊己日，在左胁下，如覆杯。久不愈，令人发痎疟。痎疟者，寒热也。以瓜蒂散吐之鱼腥黄涎约一二缶。至夜，继用舟车丸、通经散投之。五更，黄涎脓水相半五六行，凡有积处皆觉痛。后用白术散、当归散和血流经之药。如斯涌泄，凡三四次而方愈。

伏　瘕　一百三十一

汴梁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数年。太医官企贤，以破血等药治之，不愈。企贤曰：除得睢州张戴人方愈。一日，戴承语至汴京，曹大使乃邀戴人问焉。戴人曰：小肠遗热于大肠，为伏瘕，故结硬如块，面黄不月。乃用涌泄之法，数年之疾，不再旬而效，女由是得聘。企贤问谁治之？曹大使曰：张戴人。企贤立使人邀之。

停　饮　一百三十二

一妇从年少时，因大哭罢，痛饮冰水困卧，水停心下，渐发痛闷。医氏咸以为冷积，治之以温热剂，及禁食冷物。一闻茶气，病辄内作，如此数年。燎针烧艾，疮孔数千。十余年后，小便赤黄，大便秘闷，两目加昏，积水转甚，流于两胁。世谓水癖，或谓支饮，硇、漆、棱、茂，攻磨之药竟施之矣。食日衰，积日茂，上至鸠尾，旁至两胁及脐下。但发之时，按之如水声，心腹结硬，手不可近者。月发五七次，甚则欲死，诸药皆厌，二十余年。求戴人发药，诊其脉，寸口独沉而迟，此胸中有痰。先以瓜蒂散涌痰五七升。不数日，再越痰水及斗。又数日，上涌数升。凡三涌三下，汗如水者亦三，其积皆去。以流湿饮之药调之，月余大瘥。

积　气　一百三十三

寄西华县痒山东颜先生，有积二十年。目视物不真，细字不睹，当心如顽石。每发痛不可忍，食减肉消，黑黔满面，腰不能直。因遇戴人，令涌寒痰一大盆，如片粉，夜以舟车丸、通经散，下烂鱼肠、葵菜汁七八行。病十去三四，以热浆粥投之，复去痰一盆。次日又以舟车丸、通经散，前后约百余行，略无少困。不五六日，面红黔去，食进目明，心中空旷，遂失顽石所在，旬日外来谢。

沉积疑胎　一百三十四

修弓杜匠，其子妇年三十，有孕已岁半矣。每发痛则召侍媪侍之，以为将产也。一二日复故。凡数次，乃问戴人。戴人诊其脉涩而小，断之曰：块病也，非孕也。《脉诀》所谓涩脉如刀刮竹形，主丈夫伤精，女人败血。治之之法，有病当泻之。先以舟车丸百余粒，后以调胃承气汤加当归、桃仁，用河水煎，乘热投之。三两日，又以舟车丸、桃仁承气汤泻，青黄脓血杂然而下。每更衣，以手向下推之、揉之则出。后三二日，又用舟车丸，以猪肾散佐之。一二日，又以舟车丸通经如前。数服，病十去九，俟晴明，当未食时，以针泻三阴交穴。不再旬块已没矣。此与膈腹视五脏者，复何异哉！

是胎非积　一百三十五

胡王之妻，病脐下积块，呕食，面黄肌瘦而不月。或谓之干血气，治之无效。戴人见之曰：孕也。其人不信，再三求治于戴人。与之平药以应其意，终不肯下毒药。后月到，果胎也。人问何以别之？戴人曰：尺脉洪大也。《素问·阴阳别论》所谓阴搏阳别之脉。

外积形

瘤　一百三十六

戴人在西华，众人皆讪以为吐泻。一日，魏寿之与戴人入食肆中，见一夫病一瘤，正当目之上纲内眦，色如灰李，下垂覆目之睛，不能视物。戴人谓寿之曰：吾不待食熟，立取此瘤。魏未之信也。戴人曰：吾与尔取此瘤何如？其人曰：人皆不敢割。戴人曰：吾非用刀割，别有一术焉。其人从之。乃引入一小室中，令俯卧一床，以绳束其脐，刺乳中大出血。先令以手揉其目，瘤上亦刺出雀粪，立平出户，寿之大惊。戴人曰：人之有技。可尽窥乎？

胶　瘤　一百三十七

部城，戴人之乡也。一女子未嫁，年十八，两手背皆有瘤，一类鸡距，一类角丸，腕不能钏。向明望之，如桃胶然。夫家欲弃之。戴人见之曰：在手背为胶瘤，在面者为粉瘤，此胶瘤也。以铍针十字刺破，按出黄胶脓三两匙，立平。瘤核更不再作，婚事复成。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

瘿　一百三十八

新寨妇人，年四十余，有瘿三瓣。戴人令以盐吐之。三涌三汗三下，瘿已半消；次服化瘿之药，遂大消去。夫病在上者，皆宜吐，亦自有消息之法耳。

痔　一百三十九

赵君玉常病痔。凤眼草、刺猬皮、槐根、猩首之类皆用之；或以干姜作末，涂猪肉炙食之。大便燥结不利且痛。后数日，因病黄，大涌泻数次，不言痔作。麻先生偶记面书之。君玉自识戴人之后，痔更不发耳。

儒门事亲　卷九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杂记九门

误中涌法　嗽

张板村鹿子春一小儿，七八岁，夏月病嗽，羸甚。戴人欲涌之。子春以为儿幼弱，惧其不胜、少难之。一日，因饮酒，家人与之酒，伤多乃大吐，吐定而嗽止。盖酒味苦，苦属涌剂。子春乃大悟戴人之言也。

疥

货生药焦百善云：有莞夫来买苦参，欲治疥。不识药性缓急，但闻人言可治，浓煎一碗服之。须臾，大吐涎一盆。三二日疥作痂矣。

赤　目

一小儿名德孙，眼发赤。其母买铜绿，欲洗儿目。煎成，家人误与儿饮之。须臾，大吐，吐讫立开。

感风寒

焦百善偶感风寒，壮热头痛。其巷人点蜜茶一碗，使啜之。焦因热服之讫，偶思戴人语曰：凡苦味皆能涌。百善兼头痛，是病在上，试以箸探之毕，其痛立解。

误中寒凉　经闭

一妇人年二十余岁，病经闭不行，寒热往来，咳嗽潮热。庸医禁切，无物可食。一日当暑出门，忽见卖凉粉者，以冰水和饮，大为一食，顿觉神清骨健，数月经水自下。

下血

一男子脏毒下血，当六月间，热不可堪，自甘于死。忽思冰蜜水，猛舍性命，饮一大盂，痛止血住。

痢

一男子病脓血恶痢，痛不可忍。忽见水浸甜瓜，心酷喜之，连皮食数枚，脓血皆已。人言下痢无正形，是何言也？人止知痢是虚冷，温之，燥之，涩之，截之，此外无术矣。岂知风、暑、火、湿、燥、寒六者皆为痢。此冰蜜甜瓜所以效也。

临变不惑　涌法

戴人在西华夏公宅，其仆郑驴病，法当吐。命女僮下药，药失不制，又用之太多，涌之不出，反闷乱不醒，乃告戴人。戴人令以薪实马槽，既平，舁郑驴卧其上，倒垂其头。须臾大吐，吐讫而快。戴人曰：先宜少进，不涌旋加。

西华一老夫病，法当吐，令门人栾景先下药。景先初学，其人不吐，反下走二行，乃告戴人。戴人令取温蓝汁饮二碗；再下涌药一钱，以鸡翎探之乃吐。既药行，方大吐，吐讫又安。戴人曰：凡用吐药，先以畜汁一碗横截之。药既咽下，待少倾，其鸡翎勿令离

口。酸苦咸虽能吐人，然不撩何由出也？

李仲安宅四妇人病同，日下涌剂，置燠室中火两盆。其一妇人发昏，众人皆惊。戴人笑曰：内火见外火故然。舁之门外，使饮冰雪水立醒。时正雪晴，戴人曰：热见寒则醒。众由是皆服。非老手谙练，必不能镇众人之惊也。

涌嗽

杨寿之妻，病嗽十余年，法当吐之。一日不止，以麝香汤止之；夜半犹不定，再止之；明旦颇觉恶心，更以人参汤止之，二日稍宁。自下药凡三，来问戴人，不顾。谓栾景先曰：病久嗽，药已攻病，自然迟解。涌后调理数日乃止。戴人常言涌后有顿快者，有徐快者。有反秘闷者，病未尽也；有反热者，不可不下也。大抵三日后无不快者。凡下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凡药热则行，寒则止矣。

当禁不禁　病愈后犯禁而死

孟太亨，病肿既平，当节食及盐、血、房室等。不慎病再，适戴人归家，无救之者，乃死。

郾城董德固，病劳嗽。戴人曰：愈后当戒房事。其病愈，恃其安，解禁而死。死后妻生一子，正当病瘥之日也。董初坚讳，至是乃彰。

一宦家小儿病痢，自郾头车载至朱葛寺，入门而死。戴人曰：有病远行，不可车载马驮。病已扰矣，又以车马动摇之，是为重扰，其即死。

阳夏韩氏，为犬所啮，大痛不可忍，偏痒燥。自庄头载至家，二十里，一夕而死。时人皆不知车之误也。戴人常言伤寒之后，忌荤肉房事劳；水肿之后，禁房及油盐滋味等三年；滑泄之后，忌油腻。此三者，决不可不禁也。戴人常曰：病久痞闭，忽得涌泄，气血冲和，心肾交媾，阳事必举，尤切戒房室。元气新至，犯之则病再作，恐罪于涌泄。

不忌反忌　不忌口得愈

一男子病泄十余年。豆蔻、阿胶、诃子、龙骨、枯矾皆用之矣。中脘、脐下、三里，岁岁灸之。皮肉皱槁，神昏足肿，泄如泔水，日夜无度。戴人诊其两手脉，沉且微。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戴人应声曰：羊肝止泄，尤宜服。病人悦而食一小盏许，可以浆粥送之。病人饮粥数口，几半升，续又食羊肝生一盏许，次日泄几七分，如此月余而安。此皆忌口太过之罪也。戴人常曰：胃为水谷之海，不可虚怯，虚怯则百邪皆入矣。或思荤菇，虽与病相反，亦令少食，图引浆粥，此权变之道也。若专以淡粥责之，则病人不悦而食减，久则病增损病，世俗误人矣。

不可忌口

戴人常曰：脏毒、酒毒、下血、呕血，妇人三十以下血闭，六月七月间脓血恶痢疼痛不止，妇人初得孕择食者，以上皆不忌口。

高技常孤

戴人常曰：人言我不接众工。余岂不欲接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医之善，惟《素问》一经为祖，有平生不识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义者，此等虽曰相亲，欲何说？只不过求一二药方而已矣。大凡药方前人所以立法，病有百变，岂可执方！设于富贵之家病者，数工同治，戴人必不能从众工，众工亦不能从戴人，以此常孤。惟书生高士推者复来，日不离门。戴人又曰：我之术止可以教，书生不能受，医者忽授。老书生曰：我是书生，岂不知书生，书生固多，许可以易慢？戴人闻之曰：彼未尝见予治病，故有是言。若亲见予治病数十人，自反思矣。凡谤我者，皆望风取信于群医之口也。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群言难正　谤吐

或言人有病不可吐，人身骨节间皆有涎，若吐出骨节间涎，令人偏枯。戴人闻之曰：我之药止是吐肠胃间久积，或膜肓间宿沫，皆是胃膈中溢出者。夫下与吐一理也。但病有上下，故用药有逆顺耳。

谤三法

或言戴人汗下吐三法，欲该天下之医者，非也。夫古人医法未备，故立此三法。后世医法皆备，自有成说，岂可废后世之法而从远古！譬犹上古结绳，今日可废书契而从结绳乎！戴人闻之曰：易之法虽多，不离八卦五行；刑章虽多，不过笞杖徒流。岐伯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然则岐伯亦诳人乎！大抵举纲则简，计目则繁。

谤峻药

或言戴人用药皆峻激，乃《本草》中下品药也，岂可服哉？戴人曰：甚矣！人之不读书。《本草》言上药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者，所以辨其性刚柔也。《内经》言所谓君臣佐使者，非《本草》中三品之谓也。主治之为君，次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佐使。假如大黄能治此病，则大黄为君；甘遂能治此病，则甘遂为君矣。若专以人参、黄芪治人之邪气，此庸工所以常误人命也。

李嗣荣言，京中闲人云：戴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又有人云：昔曾医杀颍守，私遁而去。麻知几初闻亦疑之，乃载见戴人于颍阳，观其用药百发百中，论议该赡，应变无穷。其所治之疾，则不三二十年，即十年，或五六年，应手辄愈。群医之领袖，无以养生。及其归也，谤言满市，皆曰戴人医杀仓使、耿四而去。时仓使已病卒，与余未尝通姓名。耿四病嗽咯血，曾问戴人。戴人曰：公病消困，不可峻攻，宜以调养。戴人已去，后而卒矣。麻先生乃肖李嗣荣所言，皆诬也。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坏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又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又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药，将愈未愈之间，适戴人去。群医毁之曰：病为戴人攻损。急补之，遂用相反之药。如病愈，则我药可久服，攻疾之药可暂用。我方攻疾，岂欲常服哉？疾去则止药。若果欲养气，五谷、五肉、五菜，非上药耶？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核哉？

病人负德　愈后吝财

南乡刀镊工卫氏病风，半身无汗，已再中矣。戴人以三法疗之，寻愈。恐其求报，乃给曰：余夜梦一长髯人针余左耳，故愈。

巫者武媪，年四十，病劳三年，羸瘦不足观。诸医技绝，适五六月间求治，愿奉白金五两。戴人治之，五六日而安。止答曰：白金三两。乃曰：一道人投我一符，焚而吞之，乃瘥。如此等人，不可胜计。若病再作，何以求治？至有耻前言而不敢复求治疗，而杀其身者。此所以世之庸工，当正病时，以犀、珠、龙、麝、丁、沉、木、乳，乘其急而巧取之。然君子博爱，贤愚亦不当效若辈也。

同类妒才　群口诬戴人

有扶救之功，如死，我则有攻击之罪，明者不可不察也。麻先生常见他医言戴人能治奇病，不能治常病；能治杂病，不能治伤寒。他日见戴人，问以伤寒事，超然独出仲景言外之意。谓余曰：公慎勿殚仲景纸上语，惑杀世人。余他日再读仲景，方省其旨。戴人云：人常见伤寒疫气动时辄避。曰：夫伤寒多变，须朝夕再视，若十人病，已不能给，况阖郡之中，皆亲故人乎！其死生常在六七日之间，稍不往视，别变矣。以此他医咸诮之，以为不能治伤寒。盖未常窥其涯涘。浪为之訾云。

儒门事亲　卷十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撮要图

难素撮要究治识病用药之图

太易 未见气也		太初 气之始也		太极				太始 形之始也		太素 质之始也	
甲 胆	乙 肝	丙 小肠	丁 心	戊 胃	己 脾	庚 大肠	辛 肺	壬 膀胱		癸 肾	
三焦手少阳 寅相火	大肠手阳明 卯燥金	小肠手太阳 辰寒水	包络手厥阴 巳风木	心手少阴 午君火	肺手太阴 未湿土	胆足少阳 申相火	胃足阳明 酉燥金	膀胱足太阳 戌寒水	肝足厥阴 亥风木	肾足少阴 子君火	脾足太阴 丑湿土

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

是动则病者气之所感也	下之而已也 肝心脾肺肾实而不满，可天之邪，感则害人五脏，	实，可吐之而已也 胱、大肠、小肠清而不 腑，胆、胃、三焦、膀 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	之而已也 脉肌肤，从外而入，可汗 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	所生病者，血之所成也

天地六位藏象之图

此论元无此图，添之

厕	万物之路	火	相火主极热	胆次	卷终
属下二位地	地面	土水二合德	湿土主凉	脾 象地 下焦	下络肾
属	黄泉	水	寒水主寒	肾 黄泉	下络膀胱

天地六位藏象之图

此论元无此图，添之

属上二位天	太 虚	金金火合德	燥金主清	肺 象天 上焦	下络大肠
属	天面	火	君火主热	心 包络	下络小肠
属中二位人	风云之路	水木火合德	风木主温	肝 象人 中焦	下络胆经

外有风寒暑湿，属天之四令，无形也。

内有饥饱劳逸，属天之四令，有形也。

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者，谓积聚、癥瘕、瘤气、瘿起、结核、狂瘖、癫痫。疏曰：癥，坚也、积也；瘕，气血也。

二者，始因气动而外有所成者，谓痈肿、疮疡、疥癣、疽痔、掉瘛、浮肿、目赤、㿗痤、肘肿、痛痒之类是也。

三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内者，谓留饮、癖食、饥饱、劳损、宿食、霍乱、悲、恐、喜、怒、想慕、忧结之类是也。

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者，谓瘴气、贼魅、虫蛇、蛊毒、伏尸、鬼击、冲薄、坠堕、风、寒、暑、湿、斫、射、割、刺之类是也。

风木郁之病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四肢、两胁、咽膈不通，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儆仆，筋骨强直而不用，卒倒而无所知也。

暑火郁之病

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肋、胸背、首面、四肢，膜胪胀；疡疿呕逆，瘛疭，骨痛节疼，及有动泄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衰少，目赤心痛，甚则瞀闷懊恼，善暴死也。

湿土郁之病

故民病心腹胀，腹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膜，呕逆，霍乱，饮发注下，肘肿身重，脾热之生也。

燥金郁之病

故民病咳逆，心腹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金胜而木病也。

寒水郁之病

故民病寒客之痛，腰椎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痞坚腹满，阴乘阳故也。

初之气

自大寒至立春、春分，厥阴风木之位，阳用事而气微，故曰：少阳得甲子，元头常准。以大寒交初之气，分以六周，甲之以应六气、下傲一月。正月、二月少阳，三阴三阳亦同。

二之气

春分至小满，少阴君火之位。阳气清明之间，又阳明之位。

三之气

小满至大暑，少阳相火之位。阳气发，万物俱成，故亦云太阳旺。其脉洪大而长，天气并万物，人脉盛衰，造物造化亦同。

四之气

大暑至秋分，太阴湿土之位。天气吉感，夏后阴已用事，故曰：太阴旺。此三阴三阳，与天气标本阴阳异矣！脉缓大而长，燥金旺，紧细短涩，以万物干燥，明可见矣。

五之气

秋分至小雪，阳明燥金之位。气衰阴盛，故云金气旺，其脉细而微。

终之气

小雪至大寒，太阳寒水之位。阴极而尽，天气所收，故曰厥阴旺。厥者，尽也。

风木肝酸　达针

与胆为表里，东方木也，色青，外应目，主治血。芍药味酸微寒，泽泻咸平，乌梅酸热。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木主动。治法曰：达者，吐也。其高者，因而越之。可刺大敦，灸亦同。

暑火心苦　发汗

与小肠为表里，南方火色，外应舌，主血运诸经。大黄苦寒，木香苦温，黄连苦凉，没

药苦热。

诸痛痒疮疡，皆属于心火。治法曰：热者汗之，令其疏散也。可刺少冲，灸之亦同。

湿土脾甘　夺针

与胃为表里，中央土也。色黄应唇，主肌肉，应四时。蜜甘凉，甘草甘平。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土。治法曰：夺者，泻也。分阴阳，利水道。可刺隐白，灸亦同。

燥金肺辛　清针

与大肠为表里，西方金也，色白，外应皮毛、鼻，亦行气。干姜辛热，生姜辛温，薄荷辛凉。

诸气膹郁，皆属于肺金。治法曰：清者，清膈、利小便、解表。可刺少商，灸亦同。

寒水肾咸　折针

与膀胱为表里，北方水也，色黑，外应耳，主骨髓。牡蛎咸寒，水蛭咸寒。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治法曰：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可刺涌泉，灸亦同。

大寒子上初之气

初之气为病，多发咳嗽，风痰风厥，涎潮痹塞，口㖞，半身不遂，失音，风癫。风中妇人，胸中留饮，两胁腹微痛，呕逆恶心，旋运，惊悸，狂惕，心风，搐搦，颤掉。初之气病，宜以瓜蒂散吐之，在下泄之。

春分卯上二之气

二之气为病，多发风温、风热。《经》曰：风伤于阳，湿伤于阴。微头痛身热，发作风温之候。风伤于卫气也，湿伤于脾气也。是以风温为病，阴阳俱自浮，汗出，身重，多眠，鼻息，语言难出。此以上二证，不宜下。若与巴豆大毒丸药，热证并生，重者必死。二之气病，宜以桂枝麻黄汤，发汗而已。

小满巳上三之气

三之气为病，多发热，皆传足经者多矣。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者，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阳明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少阳者，胸胁痛，耳聋，口苦，寒热往来而呕。此三阳属热。太阴者，腹满咽干，手足自温，自利不渴，或腹满时痛；少阴者，故口燥舌干而渴；厥阴者，腹满囊缩，喘热闷乱，四肢厥冷，爪甲青色。三之气病，宜以清凉，上温下养，不宜用巴豆丸下之。

大暑未上四之气

四之气为病，多发暑气，头痛，身热，发渴。不宜作热病治，宜以白虎汤。得此病不传染，次发脾泄，胃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霍乱吐泻，下痢及赤白相杂，水谷不分消，肠鸣切痛，面浮足肿，目黄口干，胀满气痞，手足无力。小儿亦如此。四之气病，宜渗泄，五苓散之类。

秋分酉上五之气

五之气为病，多发喘息，呕逆，咳嗽及妇人寒热往来，疟疟，痹痔，消渴，中满，小儿斑癍疮疱。五之气病，宜以大、小柴胡汤，宜解治表里之类。

小雪亥上终之气

终之气为病，多发风痰，风寒湿痹四肢。秋收多，冬水复旺，水湿相搏，肺气又衰，冬寒甚，故发则收，则痿厥弱，无以运用。水液澄清冷，大寒之疾；积滞瘕块，寒疝，血瘕，凡气之疾。终之气病，宜破积发汗之类。

肝之经足厥阴风乙木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癀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为此诸病。

胆之经足少阳风甲木

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目内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挟瘿，汗出，振寒，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

心之经手少阴暑丁火

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为此诸病。

小肠经手太阳暑丙火

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此为诸病。

脾之经足太阴湿己土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指不用，为此诸病。

胃之经足阳明湿戊土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外，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喝，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为此诸病。

心包络手厥阴为母血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憹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

三焦经手少阳为父气

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

大肠经手阳明燥庚金

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为此诸病。

肺之经手太阴燥辛金

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为此诸病。

肾之经足少阴寒癸水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坐而欲起，目眩眩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为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嗌肿上气，嗌干及病，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为此诸病。

膀胱经足太阳寒壬水

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

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癫疾，为囟项痛，目黄泪出，觜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为此诸病。

风治法：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甘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防风通圣散　天麻散　防风汤　祛风汤　小续命汤　消风散　排风汤

暑治法：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白虎汤　桂苓汤　玉壶丸　碧玉散　玉露散　石膏汤

湿治法：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白术木香散　桂苓白术丸　五苓散　葶苈木香散　益元散　神助散

火治法：火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凉膈散　解毒丸　神功丸　八正散　调胃散　大、小承气汤

燥治法：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辛润之，以苦下之。神功丸　麻仁丸　脾约丸　润体丸　润肠丸　四生丸　葶苈散

寒治法：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散之，以苦坚之。姜附汤　四逆汤　二姜汤　术附汤　大戊己丸　附子理中汤

六门病证药方

风门独治于内者：防风通圣散　防风天麻丸　防风汤　小续命汤　消风散　祛风丸　承气汤　陷胸汤　神芎丸　大黄丸　备急丹

暑门独治于外者：白虎汤　桂苓甘露散　化痰玉壶丸　益元散　玉露散　石膏散　拔毒散　水澄膏　鱼胆丸　金丝膏　生肌散

湿门兼治于内者：五苓散　葶苈木香散　白术木香散　益元散　大橘皮汤　桂苓白术丸　神助散　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　柴胡饮子　防风通圣散　防风当归饮子

火门兼治于外者：凉膈散　黄连解毒汤　泻心汤　神芎丸　八正散　调胃散　调胃承气汤　桂苓汤　麻黄汤　小建中汤　升麻汤　五积散

燥门先治于内，后治于外者：神芎丸　脾约丸　麻仁丸　润体丸　四生丸

调寒药攻其里，大黄兼牵牛之类。

调热药攻其表，桂枝、麻黄、升麻之类。

寒门先治于外，后治于内者：姜附汤　四逆汤　二姜汤　术附汤　大已寒丸　理中丸

调热药攻其表，调寒药攻其里。

《内经》湿变五泄

六气属天，无形，风、暑、湿、火、燥、寒。

五形湿属戊己，湿入肺经为实。

六味属地，有质，酸、苦、甘、辛、咸、淡。

五脏湿属脾胃，湿入大肠为虚。

胃泄风湿

夫胃泄者，饮食不化，完谷出，色黄，风乘胃也，宜化剂之类。

脾泄暑湿

夫脾泄者，腹胀满注，实则生呕逆。三证宜和剂、淡剂、甘剂、清剂之类。

大肠泄燥湿

夫大肠泄者，肠鸣切痛。先宜寒剂夺之，次宜甘剂分其阴阳也。

小肠泄热湿

夫小肠泄者，溲而便脓血，少腹痛。宜寒剂夺之，淡剂、甘剂分之。

大瘕泄寒湿

夫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先宜清剂、寒剂夺之，后以淡剂、甘剂分之。或茎中痛，亦同。

《金匮》十全之法

飧泄：春伤于风，夏必飧泄，暮食不化，

亦成飧泄。风而飧泄者，先宜发剂，次宜淡剂、甘剂、分剂之类。

洞泄：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泄下褐色。治法同上。又宜灸水分穴。湿气在下，又宜以苦剂越之。

洞泄寒中：洞泄寒中，俗呼曰休息痢。洞泄，属甲乙风木，可灸气海、水分、三里，慎勿服峻热之药。小儿便涩则生；足肿，腹胀满者，死于庚辛之日。如粪臭者不治。

霍乱：吐泻，水谷不化，阴阳错乱。可服淡剂，调以冰水，令顿服之则愈。

注下：火气太过，宜凉剂，又宜淡剂，调冰水，令顿服之则愈。此为暴下不止也。

肿蛊：三焦闭涩，木道不行，水满皮肤，身体痞肿。宜越剂、发剂、夺剂。

膜胀：浊气在上不散，可服木香槟榔丸、青皮、陈皮。属大肠，为浊气逆，肺金为清气逆。气化则愈矣。

肠鸣：燥湿相抟为肠鸣；中有湿亦为肠鸣；火湿相攻亦为肠鸣。治法同上，治之大效。

支满鹜溏：上满而后泄，下泄而后复上满。治法同上。久则反寒，治法同寒中。如鹜溏而肠寒者，亦斯义。风湿亦有支满者。

肠澼：大、小便脓血，治法同上。又宜不二丸、地榆散、驻车丸及车前子等药。次宜淡剂、甘剂、分剂之类。

脏毒下血：治法同上。又宜苦剂、夺剂，以苦燥之。如酒毒下血同。

大小便血：大小便治法同上。血温身热者死。火之成数，七日而死。如粪臭者不治。

脱肛：大肠热甚也。用酸浆水煎三五沸，稍热渫洗三五度，次以苦剂坚之则愈。

广肠痈：治法同上。又大黄牵牛丸，散夺之法，燥涩亦同。痔漏、广肠痈、肠风下血，皆同脏毒治法。

乳痔肠风：必肛门左右有核。《内经》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属大肠经，可服枳壳之属。大癖生肠风，乳痔相连。

《金匮》十全五泄法后论

天之气一也，一之用为风、火、燥、湿、寒、暑。故湿之气，一之一也。相乘而为五变。其化在天为雨，在地为泥，在人为脾，甚则为泄。故风而湿其泄也。胃暑而湿其泄也，脾燥而湿其泄也，大肠热而湿其泄也，小肠寒而湿其泄也。

大瘕，若胃不已，变而为飧泄；飧泄不已，变而为洞泄；洞泄不已，变而为脾泄寒中，此风乘湿之变也。若脾泄不已，变而为霍乱；霍乱不已，变而为注下；注下不已，变而为肿蛊，此暑乘湿之变也。若大肠泄不已，变而为膜胀；膜胀不已，变而为肠鸣；肠鸣不已，变而为支满鹜溏，此燥乘湿之变也。若小肠泄不已，变而为肠澼，肠澼不已，变而为脏毒；脏毒不已，变而为前后便血，此热乘湿之变也。若大瘕泄不已，变而为脱肛；脱肛不已，变而为广肠痈；广肠痈不已，变而为乳痔肠风，此寒乘湿之变也。凡此二十五变，若无湿则终不成疾。况脾胃二土，共管中州，脾好饮，脾亦恶湿，此泄之所由生也。

凡下痢之脉，微且小者生，浮大者死。水肿则反是，浮大者生，沉细者死。夫病在里脉沉，在表脉浮。里当下之，表当汗之。下痢而脉浮滑，水肿者脉沉细，表里俱受病，故不治也。凡下血、便血，两手脉俱弦者死绝，俱滑大者生，血温身热者死。王太仆则曰：若下血而身热血温，是血去而外逸也，血属火故也。七日而死者，火之成数也。

夫飧泄得之于风，亦汗可愈。或伏惊怖，则胆木受邪，暴下绿水，盖谓戊己见伐于甲木也。婴儿泄绿水，《素问》有婴儿风，理亦如之。洞泄者，飧泄之甚，但飧泄近于洞泄。洞泄久则寒中，温之可也。治法曰：和之则可也，汗之则不可。盖在腑则易治，入脏则难攻。洞泄寒中，自腑而入脏，宜和解而勿争。

水肿之作者，未遽而然也。由湿遍于大肠，小溲自涩，水湿既潴，肿满日倍，面黄腹

大，肢体如泥，湿气周身，难专一法。越其高而夺其下，发其表而渗其中，酸收而辛散，淡渗而苦坚，用攻剂以救其甚，缓剂以平其余。如是则孤精得气，独魄反阳；亦可保形，陈莝去而净府洁矣！

彼豆蔻、乌梅、罂粟壳勿骤用也。设病形一变，必致大误。或通而塞，或塞而通，塞塞通通，岂限一法？世俗止知塞剉之能塞，而不知通剂之能塞者，拘于方也。凡治湿，皆以利小溲为主。诸泄不已，宜灸水分穴，谓水谷之所别也。脐之上一寸半，灸五七壮。腹鸣如雷，水道行之候也。凡湿勿针。《内经》虽云缪刺其处，莫若以张长沙治伤寒法治之。盖泄者，亦四时伤寒之一也。仲景曰：上涌而下泄，表汗而里攻，半在表半在里，则宜和解之；表里俱见，随证渗泄。此虽以治伤寒，其于治湿也同。仍察脉以视深浅，问年壮以视虚实，所投必如其意矣。

顷商水县白堤酒监单昭信，病飧泄，逾年不愈。此邑刘继先命予药之，为桂枝麻黄汤数两，一剂而愈。因作五泄图，摭《难》《素》本意，书录于上，刊而行之，诚有望于后之君子。戴人张子和述以上之图，校改为篇法。

儒门事亲　卷十一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风　论

论曰：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人居一气，道在其中矣。外有八邪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真气内弱，风邪袭之。风之伤人，或为寒热，或为疼痛，或为偏枯，或为拘挛，其候不一。风者，善行而数变。此乃风者，百病之始，万病之长也。盖内不得通，外不得泄，此谓之病生于变乱也。或失音而昏冒，或口目而㖞斜，可用三圣散吐之。或不知人事者，或牙关紧急者，粥不能下、不能咽者，煎三圣散，鼻内灌之，吐出涎沫，口自开也；次服无忧散、通解丸、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消风、散热、除湿、润燥、养液之药，排而用之。切忌鸡、猪、鱼、兔、油腻、酒、醋、荞面动风之物及引痰之食。

大凡头风眩晕，手足麻痹，胃脘发痛，心酸满闷，按之有声，皆因风。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在上谓之停饮，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后服清上辛凉之药，通圣散加半夏之辛。仲景云：此痰结胸中而致也。

大凡风痫病发，项强直视，不省人事，此乃肝经有热也。或有咬牙者，先用葶苈苦酒汤吐之。吐后可服泻青丸下之，次服加减通圣散。显咬牙证，用导赤散治之则愈。如病发者，可用轻粉、白矾、礞石、代赭石，发过米饮调之。《经》云：重剂以镇之。

大凡人病雷头懒干，俗呼之谬名也。头痛昏眩，皆因浴发而得之，即为首风。此因邪风在于胸中，热甚化而为痰，风之所致也。可以茶调散吐之。吐讫，次用藏用丸下之，后可服乌荆丸。若是雷头者，上部多有赤肿结核，或面热无汗。《经》云：火郁发之、开导之、决之。可用铍针出血则愈。《灵枢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汗俱荡，岂不妙哉！衰老者，可用凉膈、解毒、消风散热为治；年壮者，可以荡涤积热，大黄、牵牛，气血宣通，便无壅滞而愈。

凡人患目肿，经年不瘥，俗言头风所注，更加头痛者，岂非头风者欤？此乃足厥阴肝之经、手少阴心之经、兼五脏俱有大热也。可先用通解丸通利大小便，后用大黄越桃饮子。治肝热者，羌活、决明散服之，大有神效矣！

凡目有泪出，俗言作冷泪者，非也。《内经》曰：肝液不禁，此大热熏蒸于肝也。热极生风，风冲于外，火发于内，风热相抟，此大泪出也。内外皆治，可以愈也。治外以贝母一枚，白腻者，加胡椒七枚，不犯铜铁，细研，临卧点之。治内者，祛风散热之剂，可用当归饮子服之。阳热极甚者、目睛发痛不可忍者，可用四物汤加汉防己、龙胆草，送下神芎丸五七十丸，利三五行则愈。

凡人病痰发者，其证不一，盖有五焉。一曰风痰，二曰热痰，三曰湿痰，四曰酒痰，五曰食痰。诸痰在于膈上，使头目不能清利，涕唾稠粘，或咳唾喘满，或时发潮热，可用独圣散吐之。次服加减饮子或疏风丸，间面服之。《内经》曰：所谓流湿润燥之义也。

凡人但冒风邪湿病，前三日在表，未入于里。其候头项强痛，身热恶风寒，有汗无

汗，腰痛不得俯仰，可用益元散五钱、通圣散五钱相合服之，名曰双解散。用水一大碗，生姜十余片，连须葱白五七茎，豆豉一撮，煎至三五沸，去滓，先服大半。良久，以钗子探咽喉中，吐出痰涎，不可漱口，次又服少半。投之如未汗出，更用葱醋酸辣汤再投之，衣被盖覆，汗出则愈矣。《气交变大论》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火气太剧，肺金受邪，上应荧惑，大而明现。其病热郁，可用辛凉之剂，万举万全。夫扰攘之世，药宜辛凉以解火。治世人民安静，如用升麻葛根汤、败毒散辛温之剂，亦无加害。亦可加葱白盐豉上而越之，表而解之。《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扬者，发扬也。吐、汗之后，宜大将息，旬日之后，不可犯之，犯之其病复作也。

凡伤寒疫疠一法，若无药之处，可用酸菜汁一大碗，煎三五沸，去菜叶，饮讫，候少时，用钗子咽喉中探吐，如此三次。再煎葱醋汤投之，衣被盖覆，汗出而瘥。《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伤寒三日，头痛身热，病在上，宜涌之。涌后经淡粥养之。

又一法用凤凰台散，嗅于鼻内，连嚏二三十次。嗅药时，坐于暖室中。嚏罢，以浆水粥投之，衣被盖之，汗出而愈。嚏法同吐法用之。

一法导引，若无药处用之。令人盘两足而坐，以两手交十指，攀头后风池、风府二穴，此风之门也。向前俯首，数至于地，如此连折，点地一百二十数。急以酸醋白汤投之，汗出即解。

凡男子、妇人、小儿，手足麻痹，肌肉不仁者，风寒湿三气相杂至，合为痹。先用黄芩芍药汤吐之。吐讫，次用通解丸，通经而泻之。泻讫，更用辛甘之剂汗之。汗泻之后，可用当归清凉饮子兼乌荆丸、除湿丹和血行经之药，则愈矣。

凡人病痰证发者，比前论更多，有三证显，证共成五也。一曰风痰，二曰热痰，三曰湿痰，四曰酒痰，五曰食痰。诸痰在口，上焦毒熏于头者，诸阳之会首也。故令病人头重目涩，涕唾稠粘，或咳嗽喘满，时发寒热，可用赤小豆汤吐之。吐后，各随其证而治之。可服消风去热、导湿化痰者，可服通圣加半夏导气之剂，导不妙哉！如新暴风痰者，形寒饮冷；热痰者，火盛制金；湿痰者，停饮不散。可服加减连翘饮子、除湿丹、无忧散。亦有酒痰者，解毒三圣丸主之。五者食痰，可用汉防己丸、丹砂选而用之。若依法服之，决有神效。

论火热二门

凡伤寒、中风、温疫、时气、冒暑，感四时不正之气，若邪毒之气，人或感之，始于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前三日在于表，阳也；后三日在于里，阴也。《内经·热论》通谓之伤寒。热病者，言一身之热气也；伤寒者，外感于寒邪也。夫伤寒之寒热者，恶寒为表热里和，故恶寒脉浮大也；发热为里热表和，故发热脉滑实也。可以吐法而解之，用拔雪汤主之。生姜、葱白、豆豉同煎葶苈苦酒汤，上而越之。若病人脉沉实者，或不大便，喘满谵语，不必拘日数，急攻于里，可用通解丸。胃中渴燥者，大承气汤下之。慎不可用银粉、巴豆粉霜、杏仁、芫花热性之药，用之必致危殆。仲景云：调理伤寒者，皆在汗下之理。当明表里，无不愈矣！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深可慎之。汗、下之后，切宜慎口，可服淡粥而养之。不然，其病复作。

又论伤寒七八日，潮热腹满，发黄有斑者，何脏使然？《内经》云：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手少阴心经，此四经受病也。仲景云：两寸口脉俱浮滑，胸中有痰攻上者，可用瓜蒂散吐之。吐后，随证调治处药。发黄之证，皆因阳明中风，太阳中湿，瘀血与宿谷相抟，令人发黄。煎栀子茵陈蒿汤，调加减五苓散。服之后，得小便快者，如皂角色汁，此为效矣！发斑者，心

经受热，故有此证。详斑轻重用药之理，轻者斑红，可用越桃饮子。重者斑紫，毒气胃中盛也，大青四物汤、元参升麻汤主之。潮热腹满者，谓邪热在胃中也，可以荡涤邪热，流湿润燥，宜急治之。杂病寸口脉沉实者，亦在胸中，有启玄子注云：上盛不愈者，吐而夺之，此病乃瘳矣。斑黑者，危而难治也。黄病血病，问其小便利与不利也。验又有头痛数日不止者，此乃六阳受病也。手之三阳，从手走至于头；足之三阳，从上走至于下。盖六阳之聚会也。久痛不愈者，令人丧目，以胸膈亦有宿痰故也。先以羌活散涌之，以川芎石膏散、白虎汤选而服之，则愈矣！

又一法，治头痛不愈者，可煎连须葱白豆豉汤，多服之，后吐为效，吐后，可服川芎薄荷汤、辛凉之剂、清上之药、疏风丸散之类。仲景云：伤寒头痛，脉寸口急而头痛是也。

凡男子有病，面黄，身热，肌瘦，寒热往来如疟状，更加涎嗽不止，或喘满、面目浮肿者，或身体俱热，或有自汗。《内经》云：病名伤寒夹劳之证也。治之奈何？病在上者，其高者因而越之，可用防己散吐之。吐后，初用通解丸一服，次服人参黄芪散、当归饮子、加减小柴胡汤，择而用之。《内经》谓男女之证皆同类，用其治法也。依此调治，无不取效矣。

凡人病心胸痞闷，不欲饮食，身体壮热，口燥舌干，大小便不利。有一工治之，说下元虚冷，便投暖药十数服，其病不愈。又一医所论与前亦同，又投暖药五七日，其证转加困弱，请余治之。诊脉而说曰：审问日数、饮食、大小便何似？小便赤色，大便黑色，便言伤寒瘀血之证，初用大黄芍药汤二剂，次服犀角地黄汤二服，后用通经丸一服，换过大便黄色，以为效验。此药服十余服，方可病瘥矣。

凡男子妇人所显证候，皮肤发热，肌肉消瘦，四肢倦怠，兼有头痛颊赤，心忪，唇干舌燥，日晡潮热，夜有盗汗，涕唾稠粘，胸膈不利，或时喘嗽，五心烦热，睡卧不安，饮食减少，多思水浆，经脉不通，病名曰何病？《奇病论》曰：女子不月，血滞之病也。男子肾虚，精不足也。凡治此证，降心火益肾水，此之谓也。可先用通解丸，泻三二行，次服当归饮子，又用加减五苓散、木香三棱丸、人参黄芪散、犀角散之类，详其虚实选而用之。若咯脓咯血，大小便血，但亡血者，不可宣吐，勿服酸辛热物，姜附之类药，不可不戒慎也。若犯诸亡血之证者，不可发汗，不可温补。脾胃之药若服之，虽进饮食，不生肌肉。此病转加危笃，乃成虚劳之病也。

凡医人不明发表攻里，乱投汤剂，有误性命。更大忌夏月燔灸中脘、脐下、关元、气海、背俞、三里等。燔灸千百壮者，全无一效，使病者反受其殃，岂不痛哉！虚劳之疾，私嗜肉、食、面、辛酸之物，不可食之。但可食者，谨按神农食疗而与之。菠棱菜、冰水、清凉之物，不可禁也。且图寒凉滑利肠胃，使气血并无壅碍燥涩。《经》曰：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若不忌慎，致令病人胃口闭涩，则形体渐瘦，此乃死之由也。诸劳皆仿此。但诸人咯脓血、衄血、大小便血者，可服三黄丸、黄连解毒丸、凉膈散加桔梗、当归、大黄、芍药、犀角地黄汤，大作剂料，时时呷之。《内经》曰：所谓邪热伤于肝心之病，依此调治，万举万全矣。

凡人年四十以上，日久多言，以致虚损，面色黧黑，饮食无味，心胸痞闷，四肢倦怠，肌体余热，大小便不利，治之奈何？《内经》曰：不可热补之。夫男子肾虚，水不足也。凡补虚之剂，多用乌、附、天雄之类，岂知紫恶燥也！女子阴虚，血不足也。凡补虚多以阳剂，是以知阳胜而阴亏也。不可用性热之药补之，空心可服加减八物丸、当归饮子、减桂五苓散；烦渴加益元，名曰淡渗散。更服通解丸，显仁丸亦可服之。大有神效。

凡人有脏毒下血，何谓也？生气通天论曰：邪热伤肝，因而大饱，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故脓血者，血随热行，参差入于肠胃之间，乃成泻血也。若身体壮热，则为难治，身凉者，可治也。可先调中消血，荡除积血，泻之三二行。泻后，服芍药柏皮丸、黄连解毒汤、五苓散、益元散各停，新汲水调下五七钱。甚者，取地黄汁半盏服之，则愈矣。

凡下利脓血，腹痛不止者，何也？诸痛痒皆属于心火也。可用通解丸加减泻之，量其虚实用之，次用消湿散加生姜、大枣、芍药服之。泻讫，又用新水调五苓散服之。又一法，煎灯芯汤，调下益元散五七钱。此病大忌油腻腥荤热物。

湿热门

凡吐呕而泻，病名曰何也？《内经·热论》云：此乃转筋霍乱之证也。何气使然？此乃邪气在于中焦，使阴阳二气不能升降。其证心痛而吐，吐则先腹痛而泻，心腹俱痛则吐泻并作，使致挥霍之间，自然撩乱。此证喜寒凉之物，可用冰水调五苓、益元则愈矣。大忌热物。转筋之病，治之奈何？经曰：劳者温之。温者，温存之意也。

又一法，生姜汤、益元散、白术散、禹功散，加冰沉冷，细细呷之。渴未止者，频频饮之。如无冰，新汲水亦得用之。大忌白粥米汤。桂、附种种之燥药，不可服之，服之心死。如无药处，可服地浆。地浆者，掘地作坑，注新水于其中搅浑，旋旋取澄清者，饮三五盏立愈。

凡大人、小儿，暴注水泻不止，《内经》曰：此名暴速注泻，久而不愈者，为涌泄注下，此乃火运太过之病也，火注暴速故也。急宜用新汲水调下甘露饮子、五苓散、天水散。或用井华水煎此药，放冷服之，病即瘥矣。不可用御米壳、干姜、豆蔻、圣散子之类。纵然泻止，肠胃气滞不通，变为腹胀。此法宜分阴阳，利水道，乃为治法之妙也。上古天真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故男女有阴阳之质不同，则天癸精血之形亦异。阴静而海满血溢，阳动而应合精泄。二者通和，故能有子。《易·系辞》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人禀天地而成形也。

风　门

凡中风，失音闷乱，口眼㖞斜。《内经》曰：风之为病，善行而数变。感则害人，有仓卒之变，故百病皆生于风也。可用三圣散鼻内灌之，吐出涎，口自开也。如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粥药不能下者用此药。如无此证，可二圣散吐之，次服通圣、凉膈、人参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切忌鸡、猪、鱼、兔、酒、醋、荞面动风之物、引痰之食。吐痰之法，在方论中。

凡头风眩运，手足麻痹，胃脘发痛，心腹满闷，按如水声，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用清上辛凉之药。仲景曰：此寒痰结在胸中而致然也。

凡痫病至于呆证者，用三圣散吐之，于暖室中勿令透风，可以汗、下、吐三法俱行。次服通圣散，百余日则愈矣。

凡雷头懒干，俗呼之谬名也。此疾胸中有寒痰，由多沐之所致也。可以茶调散吐讫三二升，次用神芎丸下讫三五行，然后服愈风饼子则愈矣。此雷头者，是头上有赤肿结核，或如酸枣状，可用铍针出血则愈。

凡目赤经年不愈，是谓头风所注，更加头痛，可用独圣散吐之，次服洗心散、八正散之类。赤目肿作，是足厥阴肝经有热，用利小便、泻肝经、除风热之寒药则愈矣。凡风冲泣下，俗呼为冷泪者，谬也。《内经》曰：太阳不能禁固，因风冲于外，火焚于内，风热相抟，由此泣下。《内经》曰：热则五液皆出。热甚则泪出，治之以贝母一枚，白腻者佳，胡椒七枚，不犯铜铁，研细点之，临卧。治法曰：风宜辛散，寒宜甘发。气遇寒则凝，血得热则散。

凡诸痰在于膈上，使头目不能清利，涕唾稠粘，或咳嗽喘满，时发潮热，可用独圣散吐之，次服搜风丸之类。《内经》曰：所谓流湿润燥之义也。

凡冒风、时气、温病、伤寒，二日以里，头痛、身热、恶寒，可用通圣散、益元散各五七钱，水一大碗，入生姜十余片，连须葱白十余茎，豆豉一撮，同煎三五沸，去滓先服多半，良久，以钗子探于咽中吐了，不得嗽口，次用少半投之，更用酸辛葱醋汤投之，衣被盖覆，汗出则解。夫扰攘之世，常与《内经》岁火太过同法。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火气大剧，金肺受邪，上应荧惑，大而明显。若用辛凉之剂解之，万举万全。人民安静，则便同水化，可以升麻汤、葛根汤、败毒散辛温之剂解之，虽有潮热，亦无加害。亦可加豆豉、葱白上涌而表汗自出。《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扬者，发扬也。吐汗者，以发寒热之邪也。吐汗之后，必大将息。旬日之后，其邪不复作也。

凡大人小儿，风湿寒三气合而为痹，及手足麻痹不仁。《内经》曰：荣虚卫实。皮肤不仁，痹而不知痒痛，可用郁金散吐之，次服导水丸轻寒之药泄之。泄讫，次以辛温之剂发散汗出，后常服当归、芍药、乌、附行经活血之药则愈矣。

凡风蛀牙疼久不愈者，用针签巴豆一枚，以灯燎之，烟尽存性，于牙根盘上熏之则愈。

凡泄泻米谷不化，日夜无度，腹中雷鸣，下利完谷，可用导水丸、禹功散泄之。或病人老弱气虚，可用无忧散泄之。再观病势强弱，候一二，可服胃风汤以治其风。如不愈者，更服桂枝麻黄汤，汗之则愈。《内经》曰：夫风之中为肠风飧泄。启玄子云：风入胃中，上熏于胃，故食不化而下泄。又云：暮食不化为飧泄。又《经》云：春伤于风，夏为飧泄。故风宜出汗。肠中鸣者，风以动之，动而有声。慎不可用罂粟、豆蔻、干姜太燥之药。病渐者燥之，去其湿则愈。病甚者攻之，不动反能为害。《经》曰：其减则渐，其加则甚。可用五苓散去猪苓，加人参散服之。

凡富贵膏粱之家病疟，或间日，或频日发，或热多寒少，或寒多热少，宜大柴胡汤。下过二五行，次服白虎汤或玉露散、桂苓甘露散之类。如不愈者，是积热太甚，以神芎二花神佑丸、调胃承气汤等大作剂料下之。下后以长流水煎五苓散服之，或服小柴胡汤亦可。或先以常山散吐之，后服凉膈、白虎之类必愈矣。大忌发热之物，猪、鸡、鱼、兔五辛之物，犯之则再发也。

凡田野贫寒之家病疟，为饮食粗粝，衣服寒薄，劳力动作，不与膏粱同法。临发日，可用野夫多效方中温脾散治之。如不愈，服辰砂丹治之，必愈矣。如吃罢此药，以长流水煎白虎汤服之，不服食热物，为疟疾是伤暑伏热故也。《内经》曰：夏伤于暑，秋必病疟。

凡男子妇人，骨蒸热发，皮肤枯干，痰唾稠粘，四肢疼痛，面赤唇焦，盗汗烦躁，睡卧不安，或时喘嗽，饮食不味，困弱无力，虚汗黄瘦等证。《内经》曰：男子因精不足，女子因血不流，而得此证。可以茶调散轻涌讫，次以导水丸、禹功散轻泻三五行，后服柴胡饮子、桂苓甘露散、犀角散之类。大搜风丸、白术丸、调中汤、木香槟榔丸、人参散，量虚实选而用之。或咯血、便血，诸亡血者，并不宜吐，不可不知。慎勿服峻热姜、附之药。若服之，饮食难进，肌肉消减，转加危笃。五劳之病，今人不明，发表攻里，遂误至此。大忌暑月于手腕、足踝上著灸。以其手足者，诸阳之表，起于五指之外。《内经》曰：诸阳发四肢。此穴皆是浅薄之处，灸疮最难痊也。及胸穴、中脘、脐下、背俞、三里等穴，或有灸数百壮者，加以燔针，略无寸效，病人反受苦楚，可不思之？劳疾多馋所思之物，但可食者，宜照《食疗本草》而与。菠菜、葵羹、冰水凉物，慎不可禁。且因水谷入胃，脉道乃行也。若遇禁，则胃口闭而形体渐瘦，而

脉大，乃死之候也。诸劳皆仿此。

凡病人虚劳，多日无力，别无热证者，宜补之，可用无比山药丸则愈矣。

凡痔瘘肿痛，《内经》曰：因而大饱，筋脉横解，肠澼为痔而不愈，亦为瘘。痔与瘘，其治同法。至真要大论云：太阳之胜，凝溧且至，非时水冰，痔疟乃发。注云：水气太胜，阳火不行，此言阳火畏水郁而为痔。又少阴之复，痱疹疮疡，痈疽瘛痔。注云：火气内蒸，金气外拒，阳热内郁，故为痱疹疮疡，疹甚亦为疮也。热少则外生痱疹，热多则内结痈瘛。小肠有热，则中外为痔。其复热之变，皆病于身后及外侧也。又《灵枢》云：太阳经虚则为痔疟癫疾。盖水虚则火所乘故也。可先用导水丸、禹功散泻讫，次服枳壳丸、木香槟榔丸，更以葵羹菠菜，通利肠胃，大忌房室及鸡、鱼、酒、醋辛热之物。

凡富贵之人痰嗽，多是厚味所致。《内经》云：所谓厚味则发热。可服通圣散加半夏以止嗽，更服人参半夏丸以化痰坠涎，止嗽定喘。贫乏之人，多感风冷寒湿。《内经》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可服宁神散、宁肺散加白术之类。若咳极面赤烦冤半晌者，此火化乘肺也。宜详辨之。

凡大人小儿，病沙石淋及五种淋涩癃闭并脐腹痛，益元散主之，以长流水调下。盖因热在膀胱，燥其津液，故俗谓冷淋者，天下之通弊也。五苓散减桂，加益元散，名曰淡渗散。

凡两目暴赤痛者，肿不止，睛胀胬肉，结成翳膜，速宜用秆草，左右鼻窍内弹之，出血立愈。病甚，人囟上百会穴，攒竹、眉间皆可，出血则愈矣。口噙水，紧扣衣领，不可便喷水，候血尽便吐了水。盖暴赤肿痛，肿乃龙火之疾，养成之热也。《难经》曰：目得血而能视。不得已而用之。血化泪，痛而所出。《经》曰：本病相传，先以治其气。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又一法，两目赤肿，发痛不止，用长流水煎盐汤吐之，次服神芎丸、四物汤之类。经曰：暴病暴死，皆属于火也。又曰：治病有缓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者赤肿也，本者火热也。盐汤咸寒，所以制火。两目赤肿，痛不能开者，以青金散鼻内嗅之、嚏之，真气上涌，邪气自出矣。

凡大人小儿，口疮唇紧，用酸浆水洗去白痂，临卧贴赴筵散。如不愈，贴铅白霜散，必愈矣。

凡妇人男子，喉闭肿痛不能言者，刺两手大拇指爪甲如韭叶，少商井穴也。以铍针浅刺，去血立愈。如不愈，以温血汤口中含嗽，是以热导热之法也。

凡头肿痛、瘰疬，及胸膺胠胁之间，或有疮痂肿核不消，及脓水不止，可用沧盐一二两炒过，以长流水一大碗煎之，放温，作三五次顿服讫，良久，子咽喉中以钗股探引吐之，去冷痰三二升，次服和血通经之药。《内经》曰：咸味涌泄为阴。《铜人》记：少阳起于目锐眦，行耳后，下胁肋，过期门。瘰疬、结核、马刀挟瘿，足少阳胆经多气少血之病也。

凡瘿袋胀闷，《养生论》云：两山挟水，其人多瘿疾。土厚水深，其人多瘿，地势使然也。此可服人参化瘿丹，自消。瘿药多用海藻、海带，味属咸寒。

凡背疮初发，便可用藏用丸、玉烛散，大作剂料，下脏腑一二十行。次用铍针于肿脓处，循红晕周匝内，密刺三层，出血尽，以温软帛拭去血。甚者，百会、委中皆出，后用阳起散傅之，不可便服十味内托散，其中犯官桂，更用酒煎，男子以背为阳，更以热投热，无乃太热乎！

凡便痈者，谬名也，乃男子血疝也。《难》、《素》所不载。然而是厥阴肝之经络，乃血流行之道路也。冲脉、任脉、督脉，亦属肝经之旁络也。《难经》曰：男子七疝。血疝者，乃七疝之一也。治以导水丸、桃仁承气汤或抵当汤，投之同瘀血法。聚而不散，可

以大作剂料，大泻一二十行，次以玉烛散，和血通经之类是也。世人多用大黄、牡蛎，间有不愈者，是不知和血通经之道也。

凡下疳久不愈者，俗呼曰臊疳，可以导水丸、禹功散，先泻肝经讫，以木香散傅之，日上三两度。后服淡粥一二日止。

凡一切恶疮久不愈者，以木香槟榔散贴之则愈矣。凡男子妇人咳逆，俗呼曰吃忒，乃阴阳不和之故。火欲上行，为寒所抑，寒不胜火，故作凝滞之声。伤寒亦有此证，并宜既济散治之。

湿　门

凡男子、妇人，病水湿泻注不止，因服豆蔻、乌梅、姜、附酸热之剂。《经》曰：阳气耗减于内，阴精损削于外，三焦闭塞，水道不行。水满皮肤，身体痞肿，面黄腹大，小便赤色，两足按之陷而不起。《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可用独圣散吐之。如时月凉寒，宜于燠室不透风处，用火一盆，借火力出汗，次以导水、禹功，量病人虚实，泻十余行，湿去肿减则愈矣。是汗、下、吐三法俱行。三法行毕、脏腑空虚，先宜以淡浆粥养胃肠三两日，次服五苓、盖元同煎，或灯心汤调下亦可。如大势未尽，更服神功散，可以流湿润燥，分阴阳，利水道。既平之后，宜大将息。慎忌油、盐、酒、果、房室等事三年，则不复作矣。

凡上喘中满，酸心腹胀，时时作声，痞气上下不能宣畅，叔和云：气壅三焦不得昌是也。可用独圣散吐之，次用导水、禹功散轻泻三四行，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后服平胃散、五苓散、益元、甘露散，分阴阳利水道之药，则愈矣。

凡老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者，可用神功丸、麻仁丸，时时服葵羹、菠菜，自然通利也。

凡三消者，《内经》所谓肺消渴等，可取生藕汁服则愈。

寒　门

《经》曰：寒疡流水，俗呼为冻疮。因冬月行于冰雪中而得此证。或经年不愈者，用坡野中净土晒干，以大蒜研如泥，捏作饼子，如大观钱厚薄，量疮口大小贴之，以火艾加于饼上灸之，不计壮数，以泥干为度。去干饼子再换湿饼灸。不问多少，直至疮痂觉痛痒，是疮活也。然后口含浆水洗渍，用鸡翎一十二茎，缚作刷子，于疮上洗刷净。以此洗刷，不致肌肉损伤也。以软帛拭干，次用木香槟榔散傅之。如夏月医之更妙。

内　伤

凡一切冷食不消，宿食不散，亦类伤寒，身热恶寒，战栗，头痛，腰脊强。不可用双解散，止可导饮丸、木香槟榔丸五六十丸，量虚实加减，利五七行，所伤冷物、宿酒推尽，头痛病自愈矣。次以五苓散、生姜枣煎，用长流水煎取五六钱。不可服酒癖丸、进食丸，此药皆犯巴豆，有大毒故也。

凡膏粱之人，起居闲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饮，恶闷，痞满，醋心，可服木香导饮丸治之。若田野刍荛之人，食疏衣薄，动作劳役，若酒食所伤，心腹满闷，醋心，时时吐酸水，可用进食丸，以其胜毒也。病甚者，每月泻三五次。

凡一切沉积，或有水不能食，使头目昏眩。不能清利，可茶调散吐之。次服七宣丸、木香槟榔丸。

凡人咳嗽一声，或作悲笑啼泣，抬舁重物，忽然腰痛气刺，不能转侧，或不能出气者，可用不卧散嚏之，汗出痛止。

外伤治法

凡一切刀器所伤，用风化石灰一斤，龙骨四两，二味为细末，先子端四日采下刺蓟菜，于端午日五更合捣，和成团子，中间穿眼，悬于背阴处阴干，捣罗为末，于疮上掺

贴。亦得里外臁疮，并诸杂疮皆效。

凡犬咬蛇伤，不可便贴膏药及生肌散之类。《内经》云：先治内而后治外可也。先当用导水丸、禹功散之类，可泻惊恐不散、毒气。或泻十余行，即时痛减肿消，然后可用膏药生肌散之类，傅之则愈矣。

凡一切虫兽所伤及背疮肿毒，杖疮脓发，或透入里，可服木香槟榔丸七八十丸，或至百余丸，生姜汤下五七行，量虚实加减用之。《经》曰：先治内而后治外是也。

凡落马坠井，因而打扑，便生心恙，是痰涎散于上也。《内经》曰：所谓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宜三圣散空心服之。如本人虚弱瘦瘁，可用独圣散吐之，后服安魄之药，如定志丸之类，牛黄、人参、朱砂之属。

妇人风门

凡妇人头风眩运，登车乘船，眩运眼涩，手麻发脱，健忘喜怒，皆胸中宿痰所致，可用瓜蒂散吐之，次以长流水煎五苓散、大人参半夏丸。

凡妇人腰胯痛，两脚麻木，恶寒喜暖，《内经》曰：风寒湿合而为痹。先可服除湿丹七八十丸，量虚实以意加减。次以禹功散投之，泻十余行，清冷积水、清黄涎沫为验。后用长流水煎生姜、枣，同五苓散服之。风湿散而气血自和也。

凡妇人乳痈发痛者，亦生于心也，俗呼吹奶是也。吹者，风也。风热结于乳房之间，血脉凝注，久而不散，溃腐为脓。宜用益元散，生姜汤调下，冷服，或新汲水时时呷之勿辍，昼夜可三五十次，自解矣。或煎解毒汤顿服之。

火类门

凡妇人月事沉滞，数月不行，肌肉渐减，《内经》曰：小肠热已满，移热于大肠，则伏瘕为沉。沉者，月事沉滞不行，故云"伏瘕"。急宜桃仁承气汤加当归，大作剂料煎服，不过三服立愈。后用四物汤补之，更宜服宣明中槟榔丸。

凡妇人血崩，或年及四十以上，或悲哀太甚故然。《内经》曰：悲哀太甚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而上焦不通，热气在中。故《经》云：血崩下。心系者，血山也。如久不愈，则面黄肌热瘦弱，慎不可以热治之。盖血得热而散，故禁之。宜以当归散等药治之。

凡妇人年五十以上，经脉暴下。妇人经血终于七七之数。数外暴下者，此乃《内经》所谓火主暴速。亦因暴喜暴怒，忧愁惊恐致然，慎勿作冷病治之。如下峻热药治之必死。止宜黄连解毒汤以清上，再用连壳棕毛灰以渗其下，然后用四物汤、玄胡索散，凉血和经之药也。

凡妇人月事不来，室女亦同，《内经》曰：谓月事不来，皆是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于肺，心气不得下，故月事不来也。可用茶调散吐之，次用玉烛散、芎劳汤、三和汤、桂苓白术散之类降心火，益肾水，开胃进食，分阴阳、利水道之药皆是也。慎勿服峻热有毒之药。若服之，变成肺痿，骨蒸潮热，咳嗽咯脓，呕血喘满，小便不利，寝汗不止，渐至形瘦脉大，虽遇良医，亦成不救。呜呼！人之死者，岂命使之然也。

凡怀孕妇人病疟，可煎白虎汤、小柴胡、柴胡饮子等药。如大便结硬，可用大柴胡汤下。微利过，不可大吐泻，恐伤其孕也。经曰：夏伤于暑，秋必痎疟。

凡双身妇人伤寒、时气、温疫，头痛身热，可服升麻散一两，水半碗，大作剂料，去滓分作二服。先一服吐了，后一服勿吐。次以长流水加生姜、枣煎五苓散，热服之，汗尽其痛立止。

凡妇人双身，大小便不利，可用八正散，大作剂料，去滑石加葵菜子煎服。《经》曰：膀胱不利为癃。癃者，小便闭而不通也。如八正散加木香，取效更捷。《经》曰：膀胱气化则能出焉。然后服五苓散，三五服则愈矣。

凡妇人身重，九月而喑痖不能言，是胞之络脉不相续也，故不能言。《经》曰：无治也，然有是言，不若煎玉烛散二两，水半碗，同煎至七分，去滓入蜜放温，时时呷之，令火下降，肺金自清，故声复出也。肺主声音也。

凡妇人难产者，皆因燥涩紧敛，故产户不得开通。宜先于降诞之月，自月之日，用长流水调益元散，日三服，产必易。产后亦无一切虚热气血不和之疾。如未入月则不宜服之，以滑石滑胎故也。

凡妇人大产后，或脐腹腰痛，乃败血恶物之致然也。医者便作虚冷，以燥热药治之，误已久矣。《难经》曰：诸痛为实。实者，热也。可用导水丸、禹功散泻三五行，然后以玉烛散和血通经、降火益水之药治之。独不可便服黑神散燥热之药，当同半产治之。

凡妇人产后心风者，不可便作风治之，宜调胃承气汤二两，加当归半两，细锉，用水三四盏同煎去滓，分作二服，大下三五行则愈矣。如未愈，以三圣散吐之。盖风狂便属阳。

凡妇人产后一二日，渐热口干，可用新汲水调玉烛散，或水调甘露散亦妙。勿作虚冷治之。

妇人湿门

凡妇人赤白带下，或出白物如脂，可服导水丸、禹功散，或单用无忧散，量虚实加减。泄讫，服桂苓散、五苓散、葶苈木香散，同治湿法。或用独圣散上涌亦是。室女白带下，可用茶调散吐之，吐讫，可服导水丸、禹功散泻之，次服葶苈木香散、四物汤、白术散之类则愈矣。治白带者，同泻湿法则是也。妇人有浊污水不止，亦同此法也。

妇人寒门

凡妇人年二三十，无病而无于，经血如常，或经血不调者，乃阴不升而阳不降，此上下不得交通，有所滞碍，不能为用故也。可用独圣散，涌讫寒痰二三升，后用导水丸、禹功散泄三五行或十余行，单用无忧散泄十余行，见寒热虚实用之。次服葱白粥三五日，胃气宣通，肠中得实，可服玉烛散，更助白术散、茯苓之类降火益水，即济之道，当不数月而有孕。《内经》曰：妇人有癥、痔、遗溺、嗌干诸证，虽服妙药、针灸亦不能孕。盖冲脉、督脉、任脉有此病不能孕故也。

半　产

凡妇人半产，俗呼曰小产。或三四月，或五六个月，皆为半产，以男女成形故也。或因忧恐暴怒，悲哀太甚，或因劳力扑打损伤及触冒暑热。慎勿用黑神散，以其犯热药，恐转生他疾。止宜用玉烛散、和经汤之类。凡妇人天生无乳者不治。或因啼泣暴怒郁结，气血闭塞，以致乳脉不通，用精猪肉清汤调和美味，于食后调益元散五七钱，连服三五服，更用木梳梳乳房周回，则乳汁自下也。又一法，猪蹄调下益元散，连服之。又一法，针肩井二穴良验。

小儿风门

凡小儿三五岁，或七八岁至十余岁，发惊涎潮，抽搦如拽锯，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将欲死者，《内经》曰：此皆得之在母胎。胞之所受悸惕、惊骇、恐惧之气，故令小儿轻者为惊风天吊，重者为痫病风搐。胎中积热者为脐风。以上诸风证，可用吐涎散吐之。吐讫，宜珠、犀、龙、麝清凉坠痰之药。其食乳子母皆宜服之。安魂定魂之药，定志丸之类是也。故妇人怀孕之月，大忌悲忧惊怖，纵得子，必有前疾。小儿风热涎嗽者，可以通圣散加半夏，同煎温服。

凡小儿疳涩眼，数日不开，皆风热所致。可服凉膈散泻肝经风热郁甚，郁结散而自开也。

凡小儿通身浮种，是风水肿也，小便不

通者，宜利小便则愈。《内经》曰：三焦闭塞，水道不利，水满皮肤，身体痞肿，是乘之故。可用长流水加灯芯，煎五苓散，时时呷之。更于不透风处浴之，汗出则肿消。一汗减半，再汗减七八分，三汗消尽。内外俱行也。

二火类

凡小儿疮疱癮疹，麸疮丹熛等疾，如遇火运胜时，荧惑乱行之者，不可便用升麻散解之。升麻汤味辛性温，《内经》曰：积温而成热，是谓重火，止可以辛凉之剂解之。如遇平时，可以辛温。盖平时无事，便同水化，然而更宜审察病机，甚者亦不可以辛温。但发散之后，便以凉膈散加当归，及白虎汤、玉露散煎服之。更甚者，解毒汤、调胃散下之。古人云：斑疹疮疱，首尾俱不可下。皆误矣。岂不闻扬汤止沸不如抽薪？《内经》曰：五寅五申之岁，多发此病者，盖明相火之所为也。又曰：少阳客气胜，丹疹外发。又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王太仆又谓：百端之起，皆自心生。岂可便作辛温发散乎？致热势增剧，渐成脏毒下血，咬牙发搐，大热明矣。如白虎加人参，凉膈散加当归、桔梗，勿问秋冬，但见疮疹用之神良。

凡小儿疮疱癮疹、麸疮丹熛斑毒之后，脏毒下血，《内经》曰：少阳客气胜，则丹熛疮疹发于外也。盖余热不解，故脏毒下血。治以黄连解毒汤、白虎汤、凉膈散，临证选而用之。所谓白虎旧说秋冬勿用，皆误也。但有此证便用之。盖其证属相火故也。大人亦同。

凡小儿丹瘤浮肿，毒赤走引遍身者，乃邪热之毒也。可用磁片拨出紫血，其病立愈。如不愈者，后用凉膈散加大黄、芒硝，利三五行为妙。次用拔毒散扫三五度必愈矣。《经》曰：丹熛赤瘤，火之色也，相火主之。

凡小儿有赤瘤暴肿，可先用牛黄通膈丸泻之，后用阳起石散傅之，则肿毒自消。如不消，可用铍针砭刺，血出而愈矣。

凡小儿甜疮久不愈者，俗呼为香疮是也。多在面部两耳前。一法，令母口中嚼白米成膏，子卧涂之，不过三上则愈矣。小儿并母皆忌鸡、猪、鱼、兔、酒、醋动风发热之物。如治甜指，亦同此法。

凡小儿面上疮，谓眉炼疮；耳上谓之辙耳；足上疮谓之靴癣。此三者一究其本，皆谬名也。《经》曰：诸痛疮疡皆属心火。乃血热剧而致然也。或谓《内经》曰：大概不可使热，以为皆然。此不明造化之道也，慎勿妄信。可用铍针刺之出血。一刺不愈，当复刺之，再刺不愈则三刺必愈矣。《内经》曰：血实者决之。眉炼不可用药傅之，以其疮多痒，痒则爬矣，药入眼则目必损矣。

凡小儿牙疳、齿龋者，是龈腐烂也。下牙属手阳明大肠之经，燥金为主；上牙属足阳明胃经湿土。上下是肠胃二经也。或积热于内，或因服银粉、巴豆大毒之药入于肠胃，乳食不能胜其毒，毒气循经而至于齿龈牙缝嫩薄之分，反为害也。可以麝香、玉线子治之。乳母临卧，常服黄连解毒汤一服，牙疳病则愈矣。

凡小儿身热，吐泻，腹满，不进饮食，可急与牛黄通膈丸，下过四五行则自愈矣。盖乳食便属水，甚则成湿，以治湿法治之。用燥热之药非也。

凡小儿水泄不止，可用五苓散与益元散各停，用新汲水调下三二钱，频服不拘时候。若暴速注下甚者，属火。凉膈、通圣等散治之，用者勿轻非，深于造化者，未易此语。

凡小儿、大小人便不通。《内经》谓三焦约。约者，不行也。可用长流水煎八正散，时时灌之，大小便利则止。若不因热药所攻而致此者，易治；或因多服热药而燥剧至此者，非惟难治，不幸夭耳。亦可用蜜水调益元散送通膈丸。

凡小儿久泻不止，至八九月间变为秋深冷痢者，泄泻清白，时时撮痛，乳癖不化。可用养脾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送下，日进三服则愈。益黄散亦可用之。

凡治小儿之法，不可用极寒极热之药及峻补峻泻之剂，或误用巴豆、杏仁、硫黄、腻粉之药。若用此药反生他病，小儿易虚易实，肠胃嫩弱，不胜其毒。若治之，用分阴阳，利水道最为急，用桂苓甘露散之类。

儒门事亲　卷十二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吐　剂

三圣散

防风三两，去芦　瓜蒂三两，拣净碾破，以纸卷定，连纸锉细，去纸用粗箩子箩过，另放末将渣炒微黄，次入末一处同炒黄用　藜芦去苗及心，加减用之，或一两，或半两，或一分

上各为粗末，每服约半两，以瀹汁三茶盏，先用二盏煎三五沸，去瀹汁，次入一盏，煎至三沸，却将原二盏，同一处熬二沸，去滓澄清，放温，徐徐服之，不必尽剂，以吐为度。

瓜蒂散

瓜蒂七十五个　赤小豆七十五粒　入参半两，去芦　甘草半两或二钱五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或半钱，或二钱，量虚实加减用之。空心瀹汁调下服之。

稀涎散

猪牙皂角不蛀者去皮弦，称一两炙用之　绿矾　藜芦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半钱，或一二钱，斡开牙关，浆水调下灌之。

郁金散

郁金　滑石　川芎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一二钱，量虚实加减，以瀹汁调下，空心服之。

茶调散（亦名二仙散）

瓜蒂不以多少　好茶中停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瀹汁调下，空心用之。

独圣散

瓜蒂不以多少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或二钱，瀹汁调下服之。胁痛加全蝎，头痛加郁金。

碧云散　治小儿惊风有涎。

胆矾半两　铜青一分　粉霜一钱　轻粉一分

上研为细末，每服一字，薄荷汤调下用之。如中风，用浆水调服。

常山散

常山二两　甘草二两半

上为细末，水煎，空心服之。

青黛散

猪牙皂角二个　玄胡索一个　青黛少许

上为细末，鼻内灌之，其涎自出。

汗　剂

防风通圣散

防风　川芎　当归　芍药　大黄　薄荷　麻黄去根不去节　连翘　芒硝以上各半两　石膏　黄芩　桔梗以上各二两　滑石三钱　甘草二两　荆芥　白术　山栀子以上各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五七钱。水一大盏，生姜三片，煎至七分，去滓热服。如涎嗽，加半夏五钱，生姜制过。

双解散

通圣散与益元散相合中停，水一盅，生姜、豆豉、葱白同煎。

浮萍散　治癍风。

浮萍一两　荆芥　川芎　甘草　麻黄去

根，以上各一两　或加当归、芍药。

上为粗末，每服一两。水二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汗出则愈。

升麻汤

升麻去土　葛根　芍药　甘草炒，以上各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拘时候。

麻黄汤

麻黄一两去根　官桂七钱　甘草三钱半，炙　杏仁二十个，去皮尖，麸炒黄色用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盅，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汗出自解。

桂枝汤

桂枝一两　茯苓半两　芍药一两　甘草七钱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枣一同煎，温服。

下　剂

导水丸

大黄二两　黄芩二两　滑石四两　黑牵牛四两，另取头末。

加甘遂一两，去湿热腰痛，泄水湿肿满；久病则加白芥子一两，去遍身走注疼痛；或加朴硝一两，退热，散肿毒，止痛；久毒宜加郁李仁一两，散结滞，通关节，润肠胃，行滞气，通血脉；或加樟柳根一两，去腰腿沉重。

上为细末，滴水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或加至百丸，临卧温水下。

禹功散

黑牵牛头末四两　茴香一两，炒　或加木香一两

上为细末，以生姜自然汁调一二钱，临卧服。

通经散

陈皮去白　当归各一两　甘遂以面包不令透水，煮百余沸，取出用冷水浸过，去面焙干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汤调下，临卧服。

神佑丸

甘遂依前制用　大戟醋浸煮焙干用　芫花醋浸煮，各半两　黑牵牛一两　大黄一两

上为细末，滴水丸小豆大，每服五七十丸，临卧温水下。

琥珀丸

加前神佑丸加琥珀一两是也。

益胃散

甘遂依前制过用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以猪腰子细批破，以盐、椒等物淹透烂切，掺药在内，以荷叶裹烧熟，温淡酒调服。

大承气汤

大黄半两　厚朴一两　枳实一枚，麸炒　芒硝半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五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服，以意加减。

小承气汤

大黄　厚朴以上各一两　枳实一枚

上为粗末，同前煎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　甘草炙　朴硝以上各半两

上为粗末，每服五七钱。水一盏，煎二五沸，去滓温服。食后。

桃仁承气汤

桃仁十二个，去皮尖　官桂　甘草　芒硝以上各半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三五钱。水一大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玉井散

瓜蒌根二两　甘遂一两，制用

上为粗末，以麝香汤调下三钱，临卧服。

水煮桃红丸

黑牵牛头末半两　瓜蒂末二钱　雄黄一钱，水飞过用之　干胭脂少许

上以黄酒调面为丸，以水煮，令浮熟取出，冷水拔过，麝香汤水下。

无忧散

黄芪　木通　桑白皮　陈皮以上各一两　胡椒　白术　木香各半两　牵牛头末四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五钱。以生姜自然汁调下，食后。

泄水丸又方：藏用丸一料，加芒硝半两，商陆半两，为末水丸，依前服之

大戟　芫花　甘遂　海带　海藻　郁李仁　续随子以上各半两　樗柳根一两

上为细末，水煮枣肉为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十丸，水下。

牛黄通膈丸

黑牵牛　大黄　木通以上各半两，各另取末

上为细末，水丸如黍粒大。量丸大小，三五十丸或百丸，水下。

四生丸一名润肠丸

黑牵牛　大黄　朴硝　皂角去皮弦，蜜炙。以上各等分

上为细末，水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后温水下。

内托散

大黄　牡蛎以上各半两　甘草三钱　瓜蒌二个

上为末，水一大盏，煎三五沸，去滓，露冷服。

藏用丸

大黄　黄芩以上各二两　滑石　黑牵牛各四两

上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后温水下。

神芎丸

藏用丸一料，内加黄连、薄荷、川芎各半两，　水丸桐子大，水下。

进食丸

牵牛一两　巴豆三粒，去油心膜

上为末，水丸。每服二三十丸，食后，随所伤物送下。

牛黄白术散　治腰脚湿。

黑牵牛末　大黄以上各二两　白术一两

上为末，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生姜汤下。要利，加至百丸。

玉烛散

以四物汤、承气汤、朴硝各等分。水煎，去滓，食前服之。

三和汤

以四物汤、凉膈散、当归各中停。水煎服。

丁香化癖散　治小儿脾。

白丁香　密佗僧　船上硫黄以上各一钱　硇砂半钱　轻粉少许

上为细末，每儿一岁服半钱。男病女乳调，女病男乳调，后用通膈泄。

抵当汤

水蛭十个　虻虫十个，去翅足，熬　大黄一两　桃仁七枚，去皮尖，捶

上锉如麻豆，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抵当丸

虻虫五个　桃仁六枚　大黄三分　水蛭五个

上为细末，只作一丸，水一大盏，煮一丸至七分，顿服之。

十枣汤

紫芫花醋浸煮　大戟　甘遂制，以上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半钱。水一盏，枣十枚同煎，取半盏服。

除湿丹

槟榔　甘遂　威灵仙　赤芍药　泽泻　葶苈以上各二两　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以上各一两　黑牵牛末半两　大戟生两，炒　陈皮四两，去白

上为细末，面糊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水送下。

利膈丸

牵牛四两，生　槐角子一两，炒　木香一两　青皮一两　皂角去皮，酥炙　半夏洗，各二两

上为细末，生姜、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水送下。

三一承气汤

大黄　芒硝　厚朴去皮　枳实以上各五两　甘草一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半两。水一大盏，生姜三片，煎至六分，入硝，去滓，热服。

大陷胸汤

大黄一两半　芒硝一两八钱半　甘遂末一分

上以水一盏，煮大黄至八分，去滓入硝，一沸，下甘遂末，温服。

小陷胸汤

半夏汤洗，一钱五分　黄连一分　瓜蒌实一枚，用四分之一

上锉麻豆大，水二盏，先煮瓜蒌至一盏半，下诸药，取八分，去滓温服。未利再服。

握宣丸

槟榔　肉桂　干姜　附子　甘遂　良姜　韭子　巴豆以上各等分　入硫黄一钱

上为细末，软米和丸桐子大。早晨先椒汤洗手，放温揩干，用生油少许泥手心，男左女右，磨令热握一丸，宣一二行。

风　门

防风通圣散方在汗门中附

防风天麻散

防风　天麻　川芎　羌活　白芷　草乌头　荆芥　当归焙制　甘草　滑石　白附子以上各半两

上为末，热酒化蜜少许，调药半钱，加至一钱，少时，觉药行微麻为度。如作丸，炼蜜和弹子大，热酒化下一丸，或半丸。

防风汤

防风　麻黄　独活　秦艽去芦　黄芩　石膏　当归　白术以上各半两

上为细末，入半夏片子，令搅匀，每服四钱。水二中盏，入生姜七片，煎片一盏，去滓，取清汁六分，入麝香少许，带热食后服。

祛风丸

川乌炮，去皮脐　草乌炮　天南星　半夏姜制　蒸豆粉　甘草　川芎　僵蚕　藿香　零陵香　地龙去土　蝎梢炒，以上各一两　川姜半两

上为细末，药末一两，用蒸豆粉一两，以白面二两，滴水和丸，如桐子大，阴干，细嚼，茶清下三五丸至五七丸，食后初服三丸，以渐加之。

排风汤

当归去芦　杏仁去皮尖，麸炒　防风去芦　白鲜皮　白术　芍药　官桂去粗皮　川芎　甘草炒，各二两　独活　麻黄去节　茯苓去皮，各三两

上为粗末，每用三钱。水一盏半，入生姜四片，同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不拘时候。

小续命汤

麻黄去节　人参去芦　黄芩　芍药　川芎　甘草炙　杏仁汤泡，去皮尖，炒　防己　官桂去皮　防风去芦，各一两　附子半两，去皮脐

上除附子、杏仁外，合捣为粗末，后入二味搅匀，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煎至一盏，去滓，少热服，食后。

消风散

川芎　羌活去芦　人参去芦　白茯苓去皮　白僵蚕炒　蝉壳去土，以上各一两　陈皮去白　厚朴去粗皮，姜制，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茶清调下。

川芎散

川芎　荆芥　甘菊　薄荷　蝉壳　蔓荆子以上各二两　甘草一两，炙

上为细末，茶酒任下三二钱，食后服。

搜风丸一名人参半夏丸

人参　茯苓　南星以上各半两　半夏十生姜　白矾生　凝水石以上各一两　蛤粉二两　薄荷半两　藿香半两

上为细末，与藏用丸末各中停，水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送下。

当归川芎散

当归　川芎以上各半两　甘草二两　黄芩四两　薄荷一两　缩砂仁一分

上为细末，温水调下一二钱。

愈风饼子

川乌半两，炮制　川芎　甘菊　白芷　防风　细辛　天麻　羌活　荆芥　薄荷　甘草炙，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水浸，蒸饼为剂，捏作饼子。每服三五饼子，细嚼，茶酒送下，不计时候。

疏风丸

通圣散一料加天麻　羌活　独活　细辛　甘菊　首乌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弹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细嚼，茶酒下。

通顶散

石膏　川芎　瓜蒂以上各等分　藜芦少许

上为细末，鼻内嗑之。

胃风汤

人参去芦　茯苓去皮　川芎　官桂　当归　芍药　白术

上件各等份，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入陈粟米煎，空心服之。

香芎散

香附子炒　川芎　石膏水飞　白芷　甘草　薄荷以上各一两　川乌半两，炒，去皮脐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茶清调下，无时。

铁弹丸

地龙去土　防风　白胶香　没药　木鳖去皮　草乌头水浸，炮　白芷　五灵脂　当归以上各一两　细墨三钱　麝香另研　乳香另研　升麻各二钱

上为末，糯粥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生姜酒下。

暑　门疟附

白虎汤

知母一两半，去皮　甘草一两　糯米一合　石膏四两，乱纹者，另研此末。

上锉如麻豆大，粳米拌匀，另水一盏，煎至六分，去滓温服，无时，日三四服。或眩呕者，加半夏半两，姜汁制过用之。

桂苓甘露散

官桂半两　人参　藿香以上各半两　茯苓　白术　甘草　葛根　泽泻　石膏　寒水石以上各一两　滑石二两　木香一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白汤点下，新水或生姜汤亦可用之。

化痰玉壶丸

南星　半夏并生用　天麻以上各半两　白面三两

上为细末，滴水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水一大盏，先煎令沸，下药煮，候浮即熟，漉出放温，别用生姜汤下，不拘时服。

益元散

滑石六两　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蜜调，新水送下。

玉露散　治暑。

寒水石　滑石　石膏　瓜蒌根以上各四两　甘草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新水调下。

石膏散

石膏一两　人参去芦　甘草炙，各半两

上为细末，新水、蜜水调三钱，生姜汤亦可。

辰砂丹　治疟。

信一钱　雄黑豆六十个或二两重

上为细末，朱砂为衣，端午日合，不令鸡犬妇人见。每服一丸，无根水下。

温脾丸

信一钱　甘草二钱　紫河车三钱　豆粉四两

上为末，滴水丸，每服半钱，作十丸，临卧，无根水下。

温脾散

紫河车　绿豆以上各一两　甘草半两　砒一钱，另研

上为细末，后入砒，研匀，每服半钱，新水一盏调下。如是隔日发，直待临睡服药，如频日发，只夜深服。忌荤酒鱼兔等。

湿　门痹附

五苓散

官桂　泽泻　猪苓去黑皮　茯苓去皮　白术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或新水调下。

葶苈木香散

苦葶苈　茯苓去皮　猪苓去皮，以上各一分　木香半钱　泽泻　木通　甘草各半两　官桂一分　滑石三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生姜汤调下，食前服。

白术木香散

白术　猪苓　泽泻　赤茯苓各半两　木香　槟榔各三钱　陈皮二两，去白　官桂一钱　滑石三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六分，温服，食后。

大橘皮汤

橘皮一两半　木香一分　滑石六两　槟榔二钱　茯苓一两　猪苓去黑皮　泽泻　白术　官桂以上各半两　甘草二钱

上为末，每服五钱，水一盏，生姜五片，煎至六分，去滓温服，食后。

神助散

苦葶苈二两，炒　黑牵牛三两半，微炒，取头末用之　泽泻二两　猪苓二两，去皮　椒目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葱白三茎，浆水一盏，煎至半盏，入酒半盏，调药三钱，绝早面东服之。

桂苓白术丸

官桂　茯苓　半夏以上各一两　白术　干生姜各一分　橘皮去白　泽泻　黄连各半两　黄柏二两

上为末，面糊为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五十丸，姜汤食后服之。

桂苓白术散

官桂　茯苓　白术以上各半两　甘草　泽泻　石膏　寒水石以上各一两　滑石二两

上为细末，热汤调三钱，新水、生姜汤亦可。食后服。

白术调中散

白术　茯苓　橘皮去白　泽泻以上各半两　甘草一两　干姜炒　官桂　缩砂仁　藿香以上各一分

上为末，白汤化蜜少许，调下二钱，无时，炼蜜每两作十丸，名曰白术调中丸。

宁神散　治嗽。

御米壳二两，蜜炙　人参　苦葶苈以上各一两

上为末，入乌梅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热服，食后。

宁肺散

御米蜜炒去穰　甘草　干姜　当归　白矾　陈皮以上各一两

上为末，煎萝汁调三钱。

人参补肺散

人参　麻黄去节　白术　防己　防风各等份　桑白皮倍加

上锉咬咀，以浆水一碗，煎至半，去滓温服。每用半两，各称过。

白术汤

白术　甘草　当归　陈皮　桔梗　枳壳各等份。

上为粗末，水煎去滓，温服三五钱。

薏苡仁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薏苡仁二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五钱。水煎，入糯米为引，米软为度。食后服之。

益黄散　治小儿痢。

陈皮一两　青皮　诃子肉　甘草以上各半两　丁香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煎，食前服之。

香连丸

木香　诃子肉面炒　黄连炒，以上各半两　龙骨一钱

上为细末，饭丸如黍米大。每服二十丸，米饮汤下。

火　门

凉膈散

大黄一两　连翘四两　甘草　黄芩　薄荷　朴硝　山栀以上各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五钱。水一盏，入蜜、竹叶，煎三五沸，去滓温服，无时。

黄连解毒汤

黄连　黄柏　黄芩　大栀子以上各等份

上锉为麻豆大，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之。

泻心汤

大黄　甘草炙　当归　芍药　麻黄　荆芥以上各一两半　白术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薄荷少许，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八正散

大黄　瞿麦　木通　萹蓄　车前子　甘草　山栀子以上各一两　滑石二两　加木香一两尤佳。

上为粗末，每服三五钱。水一盏，入灯芯，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调胃散　治伤寒吐逆，四肢厥冷。

水银　舶上硫黄各半两

上二味，先研硫黄极细，次入水银，同研至深黑。每服一钱，病重者二钱，温米饮调服，不拘时。

三黄丸

大黄　黄芩　黄柏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水丸，每服三十丸，水下。又方去黄芩，用黄连。

芍药柏皮丸

芍药白者　黄柏去皮，各一两　当归　黄连各半两

上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水下，食前。

大金花丸

黄连　黄柏　黄芩　大黄各等份

上为末，水丸、新水下三十丸。加栀子减大黄，名栀子金花丸。

清凉饮子

大黄蒸　赤芍药　当归　甘草炒，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每服一二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食后。以意加减。

黄连清心汤

凉膈散加黄连半两是也。

犀角散

黄连　大黄　芍药　犀角　甘草各等份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无时，温服之。

黄连木通丸　治心经蓄热，夏至则甚。

黄连二两　木通半两

上为末，生姜汁打面糊和丸。每服三十丸，食后，灯芯汤下。日三服。

燥　门

神功丸

大黄面裹蒸　诃子皮　麻子仁另捣　人参去芦，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入麻子仁捣研匀，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温水下，或米酒饮下，食后临卧。如大便不通，加服。

脾约丸

麻仁一两二钱半　枳实麸炒　厚朴去粗皮　芍药以上各二两　大黄四两，蒸　杏仁去皮尖，炒黄，一两二钱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临卧温水送下。

麻仁丸

郁李仁去皮，另捣　火麻仁另捣，二味各二两　大黄二两，半生半熟　槟榔半两　干山药　防风去芦　枳壳炒，去穰，七钱半　羌活　木香各五钱半

上为细末，入另捣者，三味搅匀，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温水下，食后。牵牛、滑石亦少。

润体丸

郁李仁　大黄　桂心　黑牵牛　当归　黄柏并生用，各半两　轻粉少许

上为细末，滴水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至四十丸，温水或生姜汤下。

寒　门

姜附汤

干姜一两，另为粗末　附子一两，生用，去皮脐，细切

上二味搅匀，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煎至一盏，去滓温服，食前。

四逆汤

甘草三两　干姜半两　附子半两，生用，去皮脐，切作片子

上为粗末，每服三五钱。水一盏半，煎至一盏，去滓温服，无时。

二姜汤

良姜　干姜炮，二味各三两

上为细末，酒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汤下。

术附汤

黑附子重一两　白术一两半　甘草七钱半，炙

上为细末，每服三五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二枚劈破，同煎至一盏，去滓温服。食后。

大己寒丸

附子炮，去皮脐　川乌头炮，去皮脐作豆大，再炒黄　干姜炮制　良姜炒　官桂去粗皮　吴茱萸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醋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米饮下，食前。

理中丸

人参去芦　白术　干姜　甘草炙　附子炮，去皮脐，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两作十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以水一盏化破，煎至七分，稍热，空心服之。

平胃散

厚朴姜制　陈皮二味各三两　苍术五两，泔浸　甘草三两，炒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三片，枣二枚，煎至七分，去滓，食前温服。

养脾丸

干姜炮　缩砂各二两　茯苓去皮　人参去芦　麦芽炒，各一两　白术半两　甘草炒，一两半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两作八丸，每服一丸，细嚼，生姜汤下。

兼治于内者

大柴胡汤

柴胡四两　黄芩　赤芍药各一两半　半夏一两二钱半　枳实二钱半　大黄一两

上为粗末，入半夏片子，每服三钱。水一盏，入生姜五片，枣一枚，煎至一中盏，滤去滓，温服，食后。

小柴胡汤

柴胡四两，去芦　黄芩　人参　半夏汤洗七次，切片　甘草以上各一两半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一枚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拘时候。

柴胡饮子

柴胡　人参　黄芩　甘草　大黄　当归　芍药以上各半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防风当归饮子

柴胡　人参　黄芩　防风　甘草　芍药　大黄　当归　滑石以上各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三五钱。生姜三片，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拘时候。

白术汤　治孕妇痫、呕、吐血。

白术、黄芩　当归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水煎，食前服。

兼治于外者

桂枝汤

麻黄汤

升麻汤

以上三方在前汗法中附。

五积散

苍术二两四钱　桔梗一两四钱　枳壳麸炒　陈皮二味各六钱　白芷　当归　甘草炙　官桂去粗皮　半夏汤浸　茯苓各三钱　麻黄一钱，去节　厚朴　干姜各四钱

七除官桂、枳壳别为末外，以慢火炒令黄色，为末，与官桂等搅匀，每服三钱。水一盏半，入生姜五片，葱白三寸，盐豉七粒，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

青衿散　治咽候。

益元散加薄荷、青黛，生蜜丸如弹子大，噙化。

独治于内者

陷胸汤

大黄二两半　芒硝一两八钱半　甘遂一字，另为末

上以水三盏，先煮大黄至一盏，去滓，下芒硝，令沸，次下甘遂末，入温服之。

大黄丸

大黄　黑牵牛　枳壳　木通以上各一两

上为末，滴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以生姜汤下。

备急丸

巴豆去皮油　大黄　干姜炮，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丸，温水下，不拘时服之。

枳壳丸

商枳壳一两，麸炒　牵牛头末四两

上为细末，水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温酒或生姜汤下。

莲壳散　治血崩。

棕皮烧灰　莲壳烧灰存性，二味各半两　香附三两，炒

上为末，米饮调下三四钱，食前。

木香槟榔丸

木香　槟榔　青皮　陈皮　广茂烧　黄连麸炒，以上各一两　黄柏　大黄各三两　香附子炒　牵牛各四两

上为细末，水丸如小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后，生姜汤送下。

导饮丸

青皮　陈皮　京三棱炮　广茂炮　黄连　枳壳麸炒，以上各一两　大黄　黄柏以上各三两　香附子炒　黑牵牛以上各四两。

上为细末，桐子大，用水丸。每服三五十丸，食后，生姜汤下。

五香连翘散

丁香　青木香　沉香　熏陆香　麝香　木通　连翘　桑寄生　独活　升麻　大黄以上各等份

上为粗末，以竹沥煎五七钱。未利，加大黄。去滓，稍热，以利为度。

四物汤

川芎　当归　熟地黄　芍药以上各等份

上为粗末，每服三四钱。水一盏，煎三五沸，去滓温服，空心。加龙胆草、防己，名一醉散，治目暴发；加蒲黄，治娠妇漏血。

当归散　治血崩。

当归一两　龙骨二两，炒赤　香附子三钱，炒　棕毛灰五钱

上为末，米饮调三四钱，空心服。

又方

当归　白芍药　香附炒，各等份。

上为末，米饮汤调下，食前服。

又当归散　行经。

当归　杜蒺藜各等份

上为末，米饮汤调服，食前。

葛根散　解酒毒。

甘草　干葛花　葛根　缩砂仁　贯众各等份

上为粗末，水煎三五钱，去滓服之。

定志丸

柏子仁　人参　茯苓　远志去心　茯神　酸枣仁。

上为末，酒糊丸小豆大。每服五七十丸，生姜汤下。

槟榔丸

槟榔一钱半　陈皮一两　木香二钱半　牵

牛半两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下。

小槟榔丸

枳壳　陈皮　牵牛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水丸。食后，生姜汤下三四十丸。

瞿麦散　治酒积。

甘遂半两，制　瞿麦　葛根　麦芽以上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酒调服。

治气积方

香附子为末，生姜汤调下三二钱。

独治于外者

青金散

芒硝半钱　青黛半钱　乳香　没药各少许

上为细末，鼻内嗅之。

拔毒散

寒水石不以多少，烧令赤。

上研为末，以新水调，鸡翎扫痛处。

水澄膏

雄黄水飞，三钱　黄连半两　郁金二钱　黄柏半两　大黄半两　黄丹半两，水飞

上为细末，量所肿处用药多少，新汲水半盏，搅药在内，须臾药沉，慢去其澄者。水尽，然后用槐柳枝搅药数百余转，如面糊相似匀，以小纸花子摊药涂肿处，更以鸡翎撩凉水不住扫之。

鱼胆丸

草龙胆　青盐　脑子以上各半两　黄连一两，去须　硇砂　南硼砂　麝香　鲤鱼胆以上各二钱

上除草龙胆、鲤鱼胆外，同为细末。先将草龙胆同微研破，以河水三升浸，春秋二宿，夏一宿，冬三宿，将浸者摩揉极烂，用绢袋滤其滓，于瓷器内慢火熬成膏子，点于水内不散，用指头捏开有丝，乃膏子成。然后入鱼胆搅匀，将膏和上件药末作剂，丸如粟米，徐徐点可视之。

金丝膏

黄丹　代赭石　玄精石以上各半两　炉甘石一两，烧　脑子半钱　黄连　蕤仁去皮油，一味各三钱　白丁香　南硼砂二味各一钱

上除硼砂、脑子外，同为细末，以河水一升，白砂蜜三两同熬三五沸，然后入药末，再熬至半茶盏。以上用绵子滤过去滓，次入硼砂、脑末，搅匀定，磁器内放，徐徐点眼，大有神效。

生肌散

黄连三钱　密佗僧半两　干胭脂二钱　雄黄一钱　绿豆粉二钱　轻粉一钱

上为细末，以温浆水洗过，用无垢软帛飞净，药贴之，大有效矣。

赴筵散

五倍子　密佗僧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先入浆水漱过，下贴。

麝香玉线子

豆粉半两　信一钱　枯白矾一钱半

上三件同研，入麝香半钱，再研为细末，滴水和于手背上，捻作线。如用时，先以浆水漱了口，用毛翎撩缝中净，临卧下贴，或为线子，住于缝中。

化瘿丹　治赘。

海带　海藻　海蛤　昆布以上四味皆焙　泽泻炒　连翘以上并各等份　猪靥　羊靥各十枚

上为细末，蜜丸如鸡头大，临卧噙化一二丸。

通气丸　同上所治。

海藻　海带　昆布　木通　甘草以上各一两　诃子　薄荷以上各半两　杏仁少许，煮浸去皮尖用之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每夜噙化一丸，忌油腻物。

又方

海藻　海带　昆布　泽泻　木通　猪靥　羊靥各五枚　海蛤　连翘

上为细末，研靥为丸如鸡头大，每服一

丸，临卧噙化下效。

消毒散　治喉肿。

当归　荆芥　甘草各等份

上为末，水煎三五钱，去滓，热漱之。

煮肝散　治雀目。

青蛤粉　夜明砂　谷精草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服五七钱。猪肝内煮熟，细嚼，茶清下。

枯瘤方

硇砂　粉霜　雄黄以上各二钱　轻粉　没药　乳香以上各一钱　土黄三钱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以津调涂瘤顶，外边敷一韭叶，先花纸贴之。上以小黄膏贴之。

小黄膏

黄柏　黄芩　大黄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以水调为糊，比前药大一遭，三日一易，至八九上不取，直候可取。

刀箭药

石灰一斤，陈年者　龙骨四两　刺蓟一小束

上为末，杵作泥，为饼子或为散，贴。端午日合。

木香槟榔散

木香　槟榔　黄连　乳香　轻粉　密佗僧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干掺之，先以口噙浆水洗之。又方加黄柏、麝香。

阳起石散

阳起石烧

上研末，新水调涂肿痛处。

铅白霜散

铅白霜　干胭脂　寒水石以上各等份　脑子　轻粉各少许

上为末，掺之。

雄黄散

雄黄　乳香　没药　麝香少许

上为末，量疮大小干贴。

化斑汤

紫草　升麻　甘草炙，各半两

上锉麻豆大，水一盏，糯米二十粒，煎至一盏，去滓温服。

调　治

无比山药丸

干山药二两　肉苁蓉四两，酒，酒浸焙　五味子六两，拣净　菟丝子三两，酒浸　杜仲三两，去粗皮，炒　牛膝一两，酒浸　泽泻一两　熟地黄干，一两　山茱萸一两　茯苓一两，去皮　巴戟一两，去心　赤石脂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前，温酒下，米饮亦可。

当归丸

当归　香附子炒　杜蒺藜　芍药各等份

上为末，酒糊为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五十丸，米饮送下。

香薷汤

香薷五钱，去土　厚朴五钱，姜制　白扁豆二钱半，生炒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入酒煎，去滓温服。

石韦散

石韦去毛　木通各二两　当归　甘草　王不留行以上各一两　滑石　白术　瞿麦　葵子　芍药以上各三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煎小麦汤调下。

妙功丸

京三棱一两，炮　川乌四钱，生，去皮　大黄一两

以上同为细末，好醋半斤熬膏，可破积，水丸。

神曲　麦芽以上各一两　干姜二钱，炒裂用　巴豆两个，去皮油心　半夏半两　茴香一两，炒香　官桂　牵牛三两，拣净

上为细末，用膏丸小豆大，生姜汤下十丸、十五丸。温凉水亦可。以意加减，以利为度。

人参散

石膏　甘草以上各一两　滑石四两　寒水石二两　人参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温水调下，食后。

茴香丸

茴香八两，炒　川楝子炒　川乌炮，去皮　威灵仙洗去土　防风去芦　陈皮以上各二两　地龙一两，去土，微炒　乌药五两　赤小豆八两

上为末，酒糊为丸。每服三五丸，茶酒下。

七宣丸

大黄湿纸裹煨　枳实麸炒　木香　柴胡去芦　诃子肉各五两　桃仁六两，炒，去皮尖　甘草四两，炒

上为末，炼蜜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酒下。

人参调中汤

沉香二两　木香半两　白豆蔻一两，用仁　甘草一分　脑子一钱　麝香半钱　人参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半钱。用沸汤点服，或入生姜、盐少许，食后服。

乌金散

当归一两　自然铜金色者煅为末，醋煞，一两　乌金石铁炭是也，三两　大黄一两，童子小便浸用

上为末，每服二钱。红花酒半盏、童子小便半盏同调下，食前，日二服。

沉香降气丸

沉香　木香　缩砂仁　白豆蔻仁　青皮去白　陈皮去白　厚茂裹　枳实麸炒，以上各一两　萝卜子一两，另末　黑牵牛二两，末　大黄一两，炒

上为末，生姜汁浸，蒸饼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汤下。

枳术丸　治气不下降，胞膈满闷。

枳实麸炒　白术各半两

上为细末，烧饭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诸饮送下。

儒门事亲　卷十三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刘河间先生三消论

《易》言天地，自太虚至黄泉，有六位。《内经》言人之身，自头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间，自肺至肾，又有六位。人与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炉备，知彼则知此矣。故立天之气，曰金与火；立地之气，曰土与水；立人之气，曰风与火。故金与火合，则热而清；水土合则湿而寒；风火合则温而炎。人胸腹之间亦犹是也。肺最在上，为金主燥；心次之，为君火主热；肝又次之，为风木主温；胆又次之，为相火主极热；脾又次之，为湿土主凉；肾又次之，黄泉为寒水主寒。故心肺象天，脾肾象地，肝胆象人。不知此者，不可与论人之病矣。夫土为万物之本，水为万物之元。水土合德，以阴居阴，同处乎下，以立地为气，万物根于地，是故水土湿寒。若燥热阳实，则地之气不立，万物之根索泽，而枝叶枯矣。

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是为动物，根本在于中也。根本者，脾胃肾也。食入胃，则脾为布化气味，荣养五脏百骸。故酸入肝而养筋膜，苦入心而养血脉，甘入脾而养肌肉，辛入肺而养皮毛，咸入肾而养骨髓。五气亦然。故清养肺，热养心，温养肝，湿养脾，寒养肾也。凡此五味五气，太过则病，不及亦病，惟平则常安矣。故《六节脏象论》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其理也。又《太阴阳明论》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独主于时也。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尔，而能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足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以益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不用者，谓不能为之运用也。由是观之，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禀受于脾胃，行其津液，相与濡润滋养矣。后之医者，欲以燥热之剂以养脾胃，滋土之气，不亦外乎！况消渴之病者，本湿寒之阴气极衰，燥热之阳气太甚，更服燥热之药，则脾胃之气竭矣。叔世不分五运六气之虚实，而一概言热为实，而虚为寒，彼但知心火阳热一气之虚实，而非脏腑六气之虚实也。盖肺本清，虚则温；心本热，虚则寒；肝本温，虚则清；脾本湿，虚则燥；肾本寒，虚则热。假若胃冷为虚者，乃胃中阴水寒气实甚，而阳火热气衰虚也，非胃土湿气之本衰。故当温补胃中阳火之衰，退

其阴水寒气之甚。又如胃热为实者，乃胃中阳火实，而阴水虚也。故当以寒药泻胃中之实火，而养其虚水，然此皆补泻胃中虚热，水火所乘之邪，非胃为湿者之本。其余例同法。夫补泻脾胃湿土之水气者，润其湿者是补湿，燥其湿者是泻湿，土本湿故也。

凡脏腑诸气，不必肾水独当寒，心火独当热，要知每脏每腑，诸气和同，宣而平之可也。故余尝谓五常之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阴不长，独阳不成。但有一物皆备。五行递相济养，是谓和平；交互克伐，是谓衰兴；变乱失常，患害由行。故水少火多，为阳实阴虚而病热也；水多火少，为阴实阳虚而病寒也。其为治者，泻实补虚，以平为期而已矣。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况消渴者，本因饮食服饵失宜，肠胃干涸，而气液不得宣平；或耗乱精神，过违其度；或因大病，阴气损而血液衰虚，阳气悍而燥热郁甚之所成也。故济众云：三消渴者，皆由久嗜咸物，恣食炙煿，饮酒过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积久石热，结于胸中，下焦虚热，血气不能制石热，燥甚于胃，故渴而引饮。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饥，小便数而渐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如此三消者，其燥热一也，但有微甚耳。

余闻世之方，多一方而通治三消渴者，以其善消水谷而喜渴也。然叔世论消渴者，多不知本。其言消渴者，上实热而下虚冷，上热故烦渴多饮，下寒故小便多出。本因下部肾水虚，而不能制其上焦心火，故上实热而下虚冷。又曰：水数一，为物之本，五行之先。故肾水者，人之本，命之元，不可使之衰弱。根本不坚，则枝叶不茂；元气不固，则形体不荣。消渴病者，下部肾水极冷，若更服寒药，则元气转虚，而下郁肾水极转衰，则上焦心火亢甚而难治也。但以暖药补养元气，若下部肾水得实而胜退上焦火，则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愈也。

若此之言，正与仲景相反。所以巧言似是，于理实违者也。非徒今日之误，误已久哉！又如蒋氏《药证病原》中，论消渴、消中、消肾病曰：三焦五脏俱虚热，惟有膀胱冷似冰。又曰：腰肾虚冷日增重。又曰：膀胱肾脏冷如泉。始言三焦五脏俱虚热，惟有膀胱冷似冰，复言五脏亦冷，且肾脏水冷言为虚，其余热者，又皆言其虚。夫阴阳兴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副，其失犹小，至于寒热差殊，用药相反，过莫大焉。或又谓：肾与膀胱属水，虚则不能制火，虚既不能制火，故小便多者，愈失之远矣。彼谓水气实者必能制火，虚者不能制火，故阳实阴虚，而热燥其液，小便淋而常少；阴实阳虚，不能制水，小便利而常多。岂知消渴小便多者，非谓此也。何哉？盖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渗泄浸润于外，荣养百骸。故肠胃之外燥热太甚，虽复多饮于中，终不能浸润于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如其多饮，不能渗泄于肠胃之外，故数溲也。故余尽言《原病式》曰：皮肤之汗孔者，谓泄汗之孔窍也。一名气门者，谓泄气之门户也；一名腠理者，谓气液之隧道纹理也；一名鬼门者，谓幽冥之门也；一名玄府者，谓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万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门户也。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知出入升降，无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皆有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则不能用也。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闻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痹，爪退齿腐，毛发堕落，皮肤不仁，肠胃不能渗泄者，悉有热气怫郁，玄府闭塞，而

致津液血脉，荣卫清气，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随郁结微甚，而有病之大小焉。病在表则怫郁，腠理闭塞，阳气不能散越，故燥而无汗，而气液不能出矣。叔世不知其然，故见消渴数溲．妄言为下部寒尔！岂知肠胃燥热怫郁使之然也。予之所以举此，世为消渴之证，乃肠胃之外燥热，痞闭其渗泄之道路。水虽入肠胃之内，不能渗泄于外，故小便数出而复渴。此数句，足以尽其理也。

试取《内经》凡言渴者，尽明之矣。有言心肺气厥而渴者；有言肝痹而渴者；有言脾热而渴者；有言肾热而渴者；有言胃与大肠热结而渴者；有言脾痹而渴者；有言小肠痹热而渴者；有因病疟而渴者；有因肥甘石药而渴者；有因醉饱入房而渴者；有因远行劳倦遇大热而渴者；有因伤害胃干而渴者；有因肾热而渴者；有因病风而渴者。虽五脏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异，其归燥热一也。

所谓心肺气厥而渴者，厥论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注曰：心热入肺，久而传化，内为膈热消渴多饮也。所谓肝痹而渴者，痹论曰：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如脾热而渴者，痿论曰：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

所谓肾热而渴者，刺热论曰：肾热病者，先腰痛脊酸，苦渴数饮，身热。热论曰：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大燥、舌干而渴。叔世惟言肾虚不能制心火，为上实热而下虚冷，以热药温补肾水，欲令胜退心火者，未明阴阳虚实之道也。夫肾水属阴而本寒，虚则为热；心火属阳而本热，虚则为寒。若肾水阴虚，则心火阳实，是谓阳实阴虚，而上下俱热明矣。故气厥论曰：肾气衰，阳气独胜。宣明五气论曰：肾恶燥，由燥肾、枯水涸。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夫寒物属阴，能养水而泻心；热物属阳，能养火而耗水。今肾水既不胜心火，则上下俱热，奈何以热药养肾水，欲令胜心火，岂不谬哉！

又如胃与大肠热结而渴者，阴阳别论：二阳结为之消。注曰：阳结，胃及大肠俱热结也。肠胃藏热，善消水谷。又气厥论曰：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脉要精微论曰：痹成为消中，善食而瘦。

如脾痹而渴者，数饮而不得中，气喘而争，时发飧泄。夫数饮而不得中，其大便必不停留。然则消渴数饮而小便多者，只是三焦燥热怫郁，而气衰也明矣。岂可以燥热毒药助其强阳以伐衰阴乎！此真实实虚虚之罪也。夫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痱之类，皆肠胃燥热怫郁，水液不能漫润于周身故也。或热甚而膀胱怫郁不能渗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肿也。

如小肠痹热而渴者，举痛论曰：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痹热焦渴，则便坚不得出矣。注曰：热渗津液而小便坚矣。

如言病疟而渴者，疟论曰：阳实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内外皆热则喘而渴，故欲饮冷也。然阳实阴虚而为病热，法当用寒药养阴泻阳，是谓泻实补衰之道也。

如因肥甘石药而渴者，奇病论曰：有口甘者，病名为何？岐伯曰：此五气之所溢也，病名脾痹。痹为热也，脾热则四脏不禀，故五气上溢也。先因脾热，故曰脾痹。又经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而为消渴。通评虚实论曰：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之人膏粱之疾也。或言人惟胃气为本，脾胃合为表里，脾胃中州，当受温补以调饮食。今消渴者，脾胃极虚，益宜温补，若服寒药耗损脾胃，本气虚乏而难治也。此言乃不明阴阳寒热虚实补泻之道，故妄言而无畏也。岂知腹中论云：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注言：多饮数溲，谓之热中；多食数溲，谓之消中。多喜曰癫，多怒曰狂。芳，美味

也；石，谓英乳，乃发热之药也。经又曰：热中、消中，皆富贵人也。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岐伯曰：芳草之味美，石药之气悍，二者之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服此二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夫热气慓悍，药气亦然，所谓饮一溲二者，当肺气从水而出也，其水谷之海竭矣。凡见消渴，便用热药，误人多矣。故《内经》应言渴者皆如是，岂不昭晰欤！然而犹有惑者，诸气过极反胜也者，是以人多误也。如阳极反似阴者是也。若不明标本，认似为是，始终乖矣。故凡见下部觉冷，两膝如冰，此皆心火下降，状类寒水。宜加寒药，下之三五次，则火降水升，寒化自退。然而举世皆同执迷，至如《易》、《素》二书，弃如朽坏，良可悲夫！故处其方，必明病之标本，达药之所能，通气之所宜，而无加害者，可以制其方也已。所谓标本者，先病而为本，后病而为标，此为病之本末也。标本相传，先当救其急也。又云：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盖为病，脏病最急也。又云：六气为胃之本。假若胃热者，胃为标，热为本也。处其方者，当除胃中之热，是治其本也。故六气乃以其者为邪，衰者为正。法当泻甚补衰，以平为期。养正除邪，乃天之道也。为政之理，补贱之义也。

大凡治病，明知标本，按法治之，何必谋于众。阴阳别论曰：谨熟阴阳，无与众谋。标本病传论曰：知标知本，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至真要大论曰：知标知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问。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适足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起。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

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言标与本，易而弗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天元纪大论曰：至数极而道不惑，可谓明矣。所谓药之巧能者，温凉不同，寒热相反，燥湿本异云云，前已言之矣，斯言气也。至于味之巧能，如酸能收，甘能缓，辛能散，苦能坚，咸能软。酸属木也，燥金主于散落而木反之，七湿主于缓而水胜之，故能然也。若能燥湿而坚火者，苦也。《易》曰：燥万物者，莫燥乎火。凡物燥则坚也。甘能缓苦急而散结，甘者土也。燥能急结，故缓则急散也。辛能散抑、散结、润燥，辛者金也。金主散落，金生水故也。况抑结散，则气液宣行而津液生也。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咸能软坚，咸者水也。水润而柔，故胜火之坚矣。此五脏之味也。其为五味之本也，淡也。淡，胃上之味也。胃土者，地也。地为万物之本，胃为一身之本。天元纪大论曰：在地为化，化生五味。故五味之本淡也，以配胃土，淡能渗泄利窍。夫燥能急结，而甘能缓之；淡为刚土，极能润燥，缓其急结，令气通行，而致津液渗泄也。故消渴之人，其药与食，皆宜淡剂。至真要大论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坚或软，所以利而行之，调其气也。《本草》云：药有三品，上品为君，主养命，小毒以应天；中品为臣，主养性，常毒以应人；下品为佐使，主治病，大毒以应地。不在三品者，气毒之物也。凡此君臣佐使者，所以明药之善恶也。处方之道，主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用者为佐使。适其病之所根，有君臣佐使奇偶大小之剂；明其岁政君臣脉位，而有逆顺反正主疗之方，随病所宜以施用。

其治法多端，能备所用者，良工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结者散之，散者收之，微者逆而制之，甚者从而去之，燥者润之，湿者燥之，坚者软之，软者坚之，急者缓之，客者除之，留者却之，劳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衰者补之，甚者泻之。吐之下之，摩之益之，薄之劫之，开

之发之，灸之制之，适足为用。各安其气，必清必净，而病气衰去，脏腑和平，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治不法天之纪，不明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又《六节脏象论》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所衰，不可以为功也。今集诸经验方附于篇末：

神白散　治真阴素被损虚，多服金石等药，或嗜炙煿咸物，遂成消渴。

桂府滑石六两　甘草一两，生用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水调下。或大渴欲饮冷者，新汲水尤妙。

猪肚丸　治消渴、消中。

猪肚一枚　黄连五两　瓜蒌四两　麦门冬四两，去心　知母四两，如无，以茯苓代之

上四味为末，纳猪肚中，线缝，安置甑中，蒸极烂熟，就热于木臼中捣之可丸。如硬，少加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渐加至四五十丸，渴则服之。如无木臼，于沙盆中用木杵研亦可，以烂为妙矣。

葛根丸　治消渴、消肾。

葛根三两　瓜蒌三两　铅丹二两　附子一两者炮去皮脐用

上四味，捣罗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日进三服。治日饮顿水者。春夏去附子。

胡粉丸　治大渴，百方疗不瘥者。亦治消肾。

铅丹　胡粉各半两　瓜蒌一两半　甘草二两半，炙　泽泻　石膏　赤石脂　白石脂各半两

上八味为细末，水服方寸匕，日二服。壮者一匕半。一年病，一日愈；二年病，二日愈。渴甚者二服。腹痛者减之。如丸服亦妙，每服十丸，多则腹痛也。

三黄丸　主治男子、妇人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发寒热者。

春三月：黄芩四两　大黄二两　黄连四两

夏三月：黄芩六两　大黄一两　黄连一两

秋三月：黄芩六两　大黄二两　黄连三两　冬三月：黄芩三两　大黄五两　黄连二两

上三味，随时加减，捣为细末，炼蜜和丸如大豆大。每服五丸，日三服。不去者加七丸。服一月病愈，尝试有验矣。

人参白术散　治胃膈痺热，烦满不欲食。或痺成为消中，善食而瘦；或燥郁甚而消渴，多饮而数小便；或热病；或恣酒色误服热药者致脾胃真阴血液损虚。肝心相搏，风热燥甚，三焦肠胃燥热怫郁，而水液不能宣行，则周身不得润湿，故瘦瘁黄黑，而燥热消渴，虽多饮而水液终不能浸润于肠胃之外，渴不止而便注为小便多也。叔世俗流不明乎此，妄为下焦虚冷，误死多矣。又如周身风热燥郁，或为目瘴痈疽疮疡，上为喘嗽，下为痿痹，或停积而湿热内甚，不能传化者，变水肿腹胀也。

凡多次数溲为消渴，多食数溲为消中；肌肉消瘦，小便有脂液者为消肾。此世之所传三消病也。虽无所不载，以《内经》考之，但燥热之微甚者也。此药兼疗一切阳实阴虚，风热燥郁，头目昏眩，风中偏枯，酒过积毒，一切肠胃涩滞壅塞，疮癣痿痹，并伤寒杂病烦渴，气液不得宣通，并宜服之。

人参　白术　当归　芍药　大黄　山栀子　泽泻以上各半两　连翘　瓜蒌根　干葛　茯苓以上各一两　官桂　木香　藿香各一分　寒水石二两　甘草二两　石膏四两　滑石　盆硝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半盏，绞汁，入蜜少许温服，渐加十余钱，无时，日三服。或得脏腑疏利亦不妨，取效更妙。后却常服之，或兼服消痞丸。似觉肠胃结滞，或湿热内甚自利者，去大黄、芒硝。

人参散　治身热头痛，或积热黄瘦，或发热恶寒，蓄热寒战，或膈痰呕吐，烦热烦渴，或燥湿泻痢，或目疾口疮，或咽喉肿痛，或中风昏眩，或蒸热虚汗，肺痿劳嗽，一切邪热变化，真阴损虚，并宜服之。

石膏一两　寒水石一两　滑石四两　甘草二两　人参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水调下，或冷水亦得。

三消之论，刘河间之所作也。因麻征君寓汴梁，暇日访先生后裔，或举教医学者，即其人矣。徵君亲诣其家，求先生平昔所著遗书，乃出《三消论》、《气宜》、《病机》三书，未传于世者，文多不全，止取《三消论》。于卷首增写六位藏象二图，其余未遑润色，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时觅官于京师，方且告困，征君欲因是而惠之，由是余从子昭授得一本。后置兵火，遂失其传。偶于乡人霍司承君祥处，复见其文。然传写甚误，但依仿而录之，以待后之学者，详为刊正云。时甲辰年冬至日。锦溪野老，书续方柏亭东。

久亭寺僧悟大师传经验方　治饮水百杯，尚忧未足，小便如油，或如杏色。服此药三五日，小便大出，毒归于下，十日永除根本。此方令子和辨过，云是重剂可用，悟公师亲验过矣。

水银四钱　锡二钱，用水银研成砂子　牡蛎一两　密陀僧一两　紫花苦参一两　贝母一两　黄丹半两　瓜蒌根半斤

上为细末，男子用不生儿猪肚一个，内药，妇人用猪肚一个，麻线缝之，新瓦一合，绳系一两遭，米一升，更用瓜蒌根末半斤，却于新水煮熟，取出放冷，用砂盆内研烂，就和为丸，如猪肚丸法用之。

儒门事亲　卷十四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

病人五脏已夺，神明不守，声嘶者死。

病人循衣缝，谵语者，不可治。

病人阴阳俱绝，掣衣撮空，妄言者死。

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言者，不治；热病者可治。

病人阴阳俱绝，失音不能言者，三日半死。

病人两目眦有黄色起者，其病方愈。

病人面黄目清者，至期而死，重出在下文。

病人面黄目赤不死；赤如衄血者死。

病人面黄目白者，不死；白如枯骨者死。

病人面黄目黑者，不死；黑如炲死。

病人面黑目青者，不死。

病人面目俱黄者，不死。

病人面青目白者，死。

病人面黑目白者，不死。

病人面赤目青者，六日死。

病人面黄目青者，九日必死。是谓乱经。饮酒当风，邪入胃经，胆气妄泄，目则为青，虽天救亦不可生。

病人面赤目白者，十日死；忧、恚、思，心气内索，面色反好，急棺椁。

病人面白目黑者，死。此谓荣华已去，血脉空索。

病人面黑目白，八日死。肾气内伤，病因留积。

病人面青目白，五日死。

病人着床，心痛短气，脾气内竭，后百日复愈；能起彷徨，因坐于地，其上倚床，能治此者也。

病人耳目鼻口，有黑色起于人口者，必死。

病人目无精光若土色，不受饮食者，四日死。

病人目无精光及牙齿黑色者，不治。

病人耳目及颧颊赤者，死在五日中。

病人黑色出于额上发际，直鼻脊两颧上者，亦死在五日中矣。

病人黑色出天中，下至上颧者，死。

病人及健人黑色，若白色起，入目及鼻口者，死在三日中矣。

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必死矣。

病人面黑，直视恶风者，死。

病人面黑唇青者，死。

病人面青唇黑者，死。

病人面黑，两胁下满，不能自转反者，死。

病人目不回，直视者，一日死。

病人头目久痛，卒视无所见者，死。

病人阴结阳绝，目睛脱，恍惚者，死。

病人阴阳竭绝，目眶陷者，死。

病人眉系倾者，七日死。

病人口如鱼口，不能复闭，而气出多不返者，死。

病人卧，遗尿不觉者，死。

病人尸臭者，不可治。

肝病皮白，肺之日，庚辛死。

心病目黑，肾之日，壬癸死。

脾病唇青，肝之日，甲乙死。

肺病颊赤目肿，心之日，丙丁死。

肾病面肿唇黄，脾之日，戊己死。

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

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

白欲如鹅羽，不欲如枯骨。

黑欲如黑漆，不欲如炭。

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土。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诊目病，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也；从下上者，阳明病也；从外入内者，少阳病也。

诊寒热瘰疬，目中有赤脉，从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诊牙齿痛，按其阳明之脉来太过者，独热在右，右热；热在左，左热；热在上，上热；热在下，下热。

诊血者，脉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多黄多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身痛；面色微，齿垢，黄爪甲上，黄疸也，安卧少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诊百病死生诀第七

诊伤寒热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

伤寒已得汗，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

温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脉大疾者生，脉细小难得者，死，不治。

温病穰穰大热，其脉细小者死。《千金》"穰穰"作"时行"

温病下痢，腹中痛甚者，死，不治。

温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厥逆汗出，脉坚强急者生，虚缓者死。

温病二三日，身体热，腹满，头痛，食如故，脉直而急者，八日死；四五日，头痛腹痛而吐，脉来细强，十二日死；八九日，头不痛，身不痛，目不赤，色不变而反利，脉来喋喋、按之不弹手，时时心下坚，十七日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软一作喘，不散一作数者，当有喑。喑后三日，温汗不出者死。

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小便不利，加暴口燥，脉代，舌焦干黑者死。

热病未得汗，脉盛躁疾，得汗者生，不得汗者难瘥。

热病已得汗，脉静安者生，脉躁者难治。

热病已得汗，大热不去者，亦死。

热病已得汗，热未去，脉微躁者，慎不得刺治。

热病发热，热甚者，其脉阴阳皆竭，慎勿刺，不汗出，必下利。

诊人被风不仁，痿蹶，其脉虚者生，坚急疾者死。

诊癫病，虚则可治，实则死。

诊癫病，脉实坚者生，脉沉细者死。

又癫疾，脉得大滑者，久而自已。其脉沉小急实，不可疗；小坚急者，亦不可疗也。

诊头痛目痛，久视无所见者，死。

诊人心腹积聚，其脉坚强急者生，虚弱者死，又实强者生，沉者死；其脉大，腹大胀，四肢逆冷，其人脉形长者死；腹胀满，便血，脉大时绝，极下血，脉小疾者死。

肠澼便血，身热则死，寒则生。

肠澼下白沫，脉沉则生，浮则死。

肠澼下脓血，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肠澼之属，身热，脉不悬绝，滑大者生，悬涩者死。以脏期之。

肠澼下脓血，脉沉小留连者生，数疾且大，有热者死。

肠澼筋挛，其脉小细安静者生，浮大紧者死。

洞泄食不化，不得留，下脓血，脉微小者生，紧急者死。

泄注，脉缓时小结者生，浮大数者死。

蜃蚀阴注，其脉虚小者生，紧急者死。

咳嗽，脉沉紧者死；浮直者，浮软者生；

小沉伏匿者死。

咳嗽羸瘦，脉形坚大者死。

咳，脱形发热，脉小坚急者死。

肌瘦下脱，形热不去者，必死。

咳而呕，腹胀且泄，其脉弦急欲绝者死。

吐血、衄血，脉滑小弱者生，实大者死。

汗若衄，其脉小滑者生，大躁者死。

吐血脉紧强者死，滑者生。

吐血而咳，上气，其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上气脉数者死，谓损形故也。

上气喘息低昂，其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必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大不可治，加利必死。

上气注液，其脉虚宁伏匿者生，坚强者死。

寒气上攻，脉实而顺滑者生，实而逆涩死。《太素》云：寒气暴上，脉满实何如？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矣。其形尽满何如？曰：举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满而不应，如是者，顺则生，逆则死。何谓顺则生，逆则死？所谓顺者，手足温也；谓逆者，手足寒也。

病痫，脉实大，病久可治；脉弦小坚急，病久不可治。

消渴，脉数大者生，细小浮短者死。

消渴，脉沉小者生，实坚大者死。

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细不可治。

水病胀闭，其脉浮大软者生，沉细虚小者死。

水病腹大如鼓，脉实者生，虚则死。

卒中恶咯血数升，脉沉数细者死，浮大疾快者生。

卒中恶腹大，四肢满，脉大而缓者生，紧大而浮者死，紧细而微，亦生。

疮，腰脊强急，瘛疭，皆不可治。

寒热瘛疭，其脉代绝者死。

金疮出血太多，其脉虚细者生，数实大者死。

金疮出血，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

斫疮出血一二升，脉来大，二十日死。

斫刺俱有病，多少血出不自止者，其脉来大者，七日死，滑细者生。

从高顿仆，内有血，腹胀满，其脉坚强者生，小弱者死。

人为百药所中伤，脉涩而疾者生，微细者死，洪大而迟者生。《千金》"迟"作"速"

人病甚而脉不调者，难治；脉洪大者，易瘥。

人内外俱虚，身体冷而汗出，微呕而烦扰，手足厥逆，体不得安静者死；脉实满，手足寒，头热，春秋生，冬夏必死矣。

老人脉微，阳赢阴强者生，脉大加息者死。阴弱阳强，脉至而代，期月而死。

尺脉涩而坚，为血实气虚也。其发病，腹痛逆满，气上行，此为妇人胞中绝伤，有恶血久成结瘕，得病以冬时，黍稷赤而死。

尺脉细而微者，血气俱不足，细而来有力者，是谷气不充；病得节辄动，枣叶生而死。此病秋时得之。

左手寸口脉偏动，乍大乍小不齐，从寸至关，关至尺三部之位，其脉动各异不同。其人病仲夏得之，此脉桃花落而死。

右手寸口脉偏沉伏，乍小乍大，朝浮大而暮沉伏，浮大即太过，上出鱼际；沉伏即下不至关中，往来无常，时复来者，榆叶枯落而死。

右手尺部脉，三十动一止，有顷更还，二十动一止，乍动乍疏，连连相因，因不与息数相应，其人虽食谷犹不愈，蓁草生而死。

左手尺部脉，四十动而一止，止而复来，来逆如循张弓弦，徂徂然，如而人共引一索，至立冬死。

病　机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甲乙木也，木郁达之。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壬癸水也，水郁折之。

诸气臌郁，皆属于肺。庚辛金也，金郁泄之。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戊己土也，土郁夺之。

诸痛痒疮疡，皆属于心。丙丁火也，火郁发之。

诸热瞀瘈，皆属于火。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下，谓下焦肝肾气也。大寒司于下，肾之气也。门户束要，肝之气也。故厥、固、泄，皆属下也。厥，谓气逆也。固，谓禁固也。满气逆上行反谓固不禁。出入无度，燥湿不恒，皆由下焦主守也。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上谓上焦心肺气也。炎热薄烁，心之气也；承热分化，肺之气也。热郁化上，故病属上焦。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热之内作。

诸颈项强，皆属于湿。太阳伤湿。

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炎上之性用也。

诸胀腹大，皆属于热。热郁于内，肺胀于上。

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热盛于胃及四末也。

诸暴强直，皆属于风。阳内郁而阴行于外。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

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

诸转反戾，水液混浊，皆属于热。反戾，筋转也。水液，小便也。

诸病水液，澄清清冷，皆属于寒。上下所出及吐出、溺出。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五胜，谓五行更胜也。

标本运气歌

少阳从本为相火，太阴从本湿上坐；
厥阴从中火是家，阳明从中湿是我；
太阳少阴标本从，阴阳二气相包裹；
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
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

辨十二经水火分治法

胆与三焦寻火治，肝和包络都无异；
脾肺常将湿处求，胃与大肠同湿治；
恶寒表热小膀温，恶热表寒心肾炽；
十二经，最端的，四经属火四经湿；
四经有热有寒时，攻里解表细消息；
湿同寒，火同热，寒热到头无两般；
六分分来半分寒，寒热中停真浪吉；
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
当解表时莫攻里，当攻里时莫解表；
表里如或两可攻，后先内外分多少。
敢谢轩岐万世恩，争奈醯鸡笑天小。

治　病

不读《本草》，焉知药性。专泥药性，决不识病。假饶识病，未必得法。识病得法，工中之甲。

六　陈

药有六味，陈久为良。狼、茱、半、橘、枳实、麻黄。

十八反

本草言明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
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运气歌

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
只向某年求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

五不及

坎一丁三土五中，一七癸九是灾宫，
胜复都来十一位，谁知脏腑与宫同。

断病人生死

《灵枢经》云：人有两死，而无两生。阳气前绝，阴气后竭，其人死，身色必青；阴

气前绝，阳气后竭，其人死，身色必赤。故阳竭则身青而冷，阴竭则身赤而温。

四　因

夫病生之类，其有四焉：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始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

夫因气动而内成者，谓积聚、癥瘕、瘤气、瘿气、结核、癫痫之类是也。

外成者，谓痈肿疮疡，痂疥疽痔，掉瘛浮肿，目赤瘰胗，肘肿痛痒之类也。

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内者，谓留饮、澼食、饥饱、劳损、宿食、霍乱、悲恐、喜怒、想慕、忧结之类。

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者，谓瘴气、贼魅、虫蛇、蛊毒、蜚尸、鬼击、冲薄、坠堕、风寒、暑湿、斫射、刺割、挞扑之类也。

如此四类，有独治内而愈者；有兼治内而愈者；有独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内后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后治内而愈者；有须解毒而攻击者，有须无毒而调引者。凡此之类，方法所施，或重或轻，或缓或急，或收或散，或润或燥，或软或坚。方土之用，见解不同，各擅己心，好丹非素，故复问之。

五苦六辛

五苦六辛，从来无解，盖史家阙其疑也。一日，麻征君以此质疑于张先生，先生也无所应。行十五里，忽然有所悟，欣然回告于麻征君。以为五苦者，五脏为里，属阴，宜用苦剂，谓酸苦涌泄为阴。六辛者，六腑为表，属阳，宜用辛剂，谓辛甘发散为阳。此其义也。征君大服其识见深远，凿昔人不传之妙。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

儒门事亲　卷十五

金　睢州　张子和著述
明　新安　吴勉学校订
鄞县　曹炳章圈点

疮疡痈肿第一

治蝼蛄疮

良姜　白及　沥青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嚼，芝麻水同熬为膏，入冷水共定，用绯绢片、火熨斗作膏药，贴疮上。

又方　千年石灰　茜根烧灰

上为细末，用水调，鸡翎涂上。

水沉金丝膏　贴一切恶疮。

沥青　白胶以上各一两　春秋宜用油，夏宜油蜡一钱半，冬宜用油蜡四钱

上件熔开油蜡，下沥青、白胶，用槐枝搅匀，绵子滤过，入冷水中，扯一千余遍。如疮透了，吃数丸。作剂于疮口填者亦妙。摊纸上贴，勿令火炙。

乳香散　治下疳。

乳香　没药　轻粉　黄丹　龙骨　乌鱼骨　黄连　黄芩　铜绿以上各等份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先以温浆水洗过，贴疳疮上。

治蛇伤方

上用蒲公英棵根，作泥，贴于伤处，用白面膏药贴之大效。

紫金丹　治疔疮。

白矾四两　黄丹二两

上用银石器，内熔矾作汁，下丹，使银钗子搅之令紫色，成也。用文武火，无令太过不及。如有疮，先以周围挑破，上药，用唾津涂上数度，着无令疮干。其疮溃动，取疔出也，兼疮颜色红赤为效。如药未成就，再炸碎，砂令紫色。

治疔疮

生蜜与隔年葱，一处研成膏。

上先将疮周回用竹针刺破，然后用疮药于疮上摊之，用绯绢盖覆。如人行二十里觉疔出，然后以热醋汤洗之。

《千金》托里散　治一切发背疔疮。

连翘一两二钱　黄芪一两半　厚朴二两　川芎一两　防风一两　桔梗一两　白芷一两　芍药一两　官桂一两　木香二钱　乳香二钱半　当归半两　没药三钱　甘草一两　人参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用酒一碗，盛煎三沸，和滓温服，膏子贴之。

二圣散　治诸疮肿。

黄丹二两　白矾二两，飞

上为细末，每服干掺疮口上，后用保生锭子，捏作饼子贴之。

保生锭子

巴豆四十九个，另研，文武火烧热　金脚信二钱　雄黄三钱　轻粉半匣　硇砂二钱　麝香二钱

上件为末，用黄蜡一两半化开，将药和成锭子，冷水浸少时取出，旋捏作饼子，如钱眼大。将疮头拨破，每用贴一饼子，次用神圣膏药封贴，然后服托里散。若疮气透里，危者服破棺散，用神圣膏贴之。

神圣膏药　贴治一切恶疮。

当归半两　没药三钱　白及二钱半　乳香三钱　藁本半两　琥珀二钱半　黄丹四两　木鳖

子五个，去皮　胆矾一钱　粉霜一钱　黄蜡二两　白胶二两　巴豆二十五个，去皮　槐柳枝一百二十条，各长一把　清油一斤

上作一处，先将槐柳枝下油内，煮焦取出，次后下其余药物，煮得极焦，亦捞出。却将油澄清，再熬成膏子，用绯绢上摊贴之。

破棺丹

大黄一两半　甘草二两　荆三棱一两半　山栀子二两半　牵牛末二两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半丸。食后，酒半盏，研化服之。忌冷水。

三圣散　治臁疮、疔疮、搭手背疽等疮。

葱白一斤　马苋一斤　石灰一斤

上三味，湿捣为团，阴干为细末，贴疮。如有死肉者，宜先用溃死肉药。

溃死肉药方

炊饭尖半两各三等，一等半两，入巴豆二个；一等半两，入巴豆三个；一等半两，入巴豆五个。各捻作白锭子

上先用二巴豆纳疮；如不溃，再用纳三巴豆；又不溃，用五巴豆者，更用丹砂炒红色，掺疮口，追出清水，其恶肉未尽；至追出赤水，是恶肉尽。更用三圣散贴之，用膏药傅之。

治臁疮久不愈者

用川乌头　黄柏各等份　为末，用唾津调涂纸上贴之，大有效矣。

治一切恶疮方

以天茄叶贴之，或为细末贴之，亦妙。

又方　用腊月人中白烧灰，油调，涂疮疥上。

又方　以瓦松不拘多少，阴干为末，先用槐枝葱白汤洗之过，掺之，立效。灸疮久不敛者，更妙。

又方　以蒲公英捣之，贴一切恶疮诸刺。

蜡针丸　治一切恶疮。

川乌二钱　草乌二钱　五灵脂二钱　轻粉一分　粉霜一分。

又方　加斑蝥二十个，去足翅用　巴豆二十个，去皮用

上将三件为末，研令匀，次入轻粉、粉霜研匀，又入斑蝥、巴豆，以水调糊为锭子。如作散，是为针头散。

悬蒌散　治发背恶疮。

悬蒌一个　大黄一两　金银花一两　当归半两　皂角刺一两

上锉碎，用酒一碗，煎至七分，去滓温服。如有头者，加黍粘子。

治附骨痈及一切恶疮

当归半两　甘草一两　山栀子十二个　木鳖子一个

上为细末，每服三五钱，冷酒调服之。

治诸恶疮

白僵蚕直者　大黄二味各等份。

上为细末，生姜自然汁与蜜同和为剂，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细嚼。

治恶疮死肉锭子

巴豆一钱，去皮、油　五灵脂半两　黄丹二钱，飞　加枯白矾一钱

上为细末，以糊为丸，锭子入疮内用之。

当归活血散　治疮疡未发出，内痛不可忍，及妇人产前后腹痛。

当归二钱　没药一钱半　乳香半钱　白芍药三钱　疮疡者加人参、木香。妇人加赤芍药。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七分，和滓温服，日二服。妇人酒煎，疮既发不须用。

熏恶疮方

紫花地丁一名米布袋收

上取根晒干，用四个半头砖垒成炉子，烧着地丁，用络煙砖一枚盖了，使令砖眼内烟出，熏恶疮。出黄水自愈。

治蛇疮

用蒲公英棵根作泥，贴于伤处，用白膏药封之。

接骨散　并治恶疮。

金头蜈蚣一个　金色自然铜半两，烧红，醋焠，研为细末用之　乳香二钱，为细末用之　铜钱重半

两者取二文或五文，烧红，醋焠研细　金丝水蛭一钱半，每个作三截，瓦上焙去气道为度　没药三钱，研细

上为细末，如疮肿处，津调半钱涂，立止痛。如见得出脓，先用粗药末少许，小油少半匙，同打匀，再入少半匙，再打匀。又入前药接骨散半钱，再都用银钗子打成膏子，用鸡翎扫在疮肿处，立止痛。天明一宿自破便效。如打折骨头并损伤，可用前项接骨散半钱，加马兜铃末半钱，同好酒一大盏，热调，连滓温服。如骨折损，立接定不疼。如不折了，吃了药，立便止住疼痛。此方屡经效验，不可具述。服药觑可以食前服，食后服。又外用接骨药。

陈烂麻根两把　羊耳朵一对　乱丝一握，多者更妙

上取肥松节劈碎，约量多少，先放三两根于新瓦上，都于上外三味，在上烧着存性，就研为末。如生，再烧研为度。后入五灵脂半两。如疼，入好乳香少许，和药如茶褐色为度。用布条子约缠一遭，先摊小黄米粥匀，上撒药末匀，缠定折处，上又用软帛三五重，上又竹篾子缠，勒得紧慢得中。初，三日换上一次，再后五日换一次，又七日再换一次，无有不接者。

赤龙散　消散一切肿毒。

用野葡桃根红者去粗皮为末，新水调涂肿上，频扫新水。

便痈方　本名血疝。

牡蛎　大黄　甘草以上各半两　悬蒌一个

上酒浸，露一宿，服之，以利为度。

又方　冬葵子为末，酒调下三两服。

又方　皂角不蛀者，烧过阴干为细末，酒调服之，立效。又皂角子七个，水调服之亦效。

又方　胡桃七个，烧过阴干，研为末，酒调服之，不过三服，大效。

又方　生蜜，米粉调服，休吃饭。利小便为度。

治疮无头者

蛇蜕皮于肿处贴之。

又方　皂角刺烧灰阴干。

上为末，每服三钱。酒调，嚼葵菜子三五个，前药送下大效。

生肌敛疮药

白蔹　定粉各等份　黄丹少许

上同为细末，洗净疮口，干贴之。

治诸疮水度肿者

生白矾末，水调涂之，自消。

接骨药

铜钱半两，醋浸淬焦烧研为末　木香一钱　自然铜一钱　麝香少许

上为极细末。如在上，食后每服三匙头，嚼丁香一枚，乳香一粒，无灰酒一小盏；在下，食前。如不折，其药反出。服罢，其痛不可当，勿疑。待一日，如骨未接，再服如前。老者十余日，少者不过五七日。

万圣神应丹　出箭头。

蓖荟棵一名天仙子，取着中一棵，根本、枝、叶、花、实全者佳

上于端午日前一日，持不语。寻见蓖荟科言道：先生你却在这里。那道罢，用柴灰自东南为头围了，用木棍子撅取了根周回十。次日端午日未出时，依前持不语，用镬口一镬，取出土，用净水洗了，不令鸡犬妇人见，于净室中以石臼捣为泥，丸如弹子大，黄丹为衣，以纸袋封了，悬于高处阴干。如有人着箭不能出者，用绯绢盛此药讫，放脐中，用绵裹肚系了。先用象牙末于疮口上贴之，后用前药。如疮口生合，用刀子利开贴之。

治冻疮

腊月雀脑子，烧灰研细，小油调，涂冻疮上。

又方　以正黄柏为细末，用乳汁调，涂疮口上。

又方　以山药少许，生，子新瓦上磨为泥，涂疮口上。

治手足裂

白及，不以多少，为末水调，涂裂处。

治面上疮

用锹子底黑煤，于小油中，以匙打成膏子，摊在纸上，贴疮神效。

治金疮血不止

用白薇末贴之，立止。

善应膏药　治诸般恶疫。

黄丹二斤　南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　当归　木鳖子生用　白蔹生用　白矾生用　官桂三寸　杏仁生　白芷以上各一两　新柳枝一斤，各长一寸

上除黄丹、乳没等外，八件用芝麻油五斤，浸一宿，用铁锅内煎，令黄色。药不用，次入黄丹锅内，柳条搅令黄色，方可掇下。用柳枝搅出大烟，入乳没匀，令冷，倾在瓷盆内，候药硬，用刀子切作块，油纸裹。

接骨丹

五灵脂一两　茴香一钱

上二味为细末，另研乳香为细末，于极痛处掺上，用小黄米粥涂了，后用二味药末掺于上，再用帛子裹了，用木片子缠了。少壮人二日效，老者五六日见效矣。

治癣如圣丸

黄柏　黄芩　黄连　防风以上各半两　白僵蚕一两　全蝎三分　轻粉半钱

上为细末，羊蹄根汁浸，蒸饼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嚼羊蹄根汁送下。随病人上下，分食前后。又羊蹄汁涂癣。

治小儿癣杂疮

白胶香　黄柏　轻粉

上为细末，羊骨髓调涂癣上。

治瘰疬方

斑蝥去头翅足　赤小豆　白僵蚕　苦丁香　白丁香　磨刀泥

上各等份为细末，十岁以上服一钱；二十岁以上服二钱。五更用新汲水盏调下，以至辰时见效。女人小便见赤白色三两次，男子子大便中见赤白色为效。当日服白粘粥，不得吃别物，大忌油腻。患三四年者，只一服；七八年者再一服。

玉饼子　治瘰疬、一切恶疮软疖。

上用白胶一两，瓷器内溶开，去滓，再于溶开后，以草麻子六十四个，作泥，入胶内搅匀，入小油半匙。头柱点水中，试硬软添减胶油。如得所，量疮大小，以绯帛摊膏药贴之。一膏药，可治三五疖。

又方　治瘰疬。

小龙肚肠一条，炮干　鳖壳裙襕炮　川楝子五个　牡蛎　大黄　牛蒡子烧存性　皂角子五十个

上为细末，蒸饼为丸如绿豆大。每服十五丸，食后艾汤下，日三服。

又方　将腊月猫粪，用新瓦两个合在内，外用盐泥固济，烧成灰，以小油调，涂疮口上。

又方　取小左盘龙，不以多少为末。陈米饭搜和得所，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却用陈米汤送下。

治臁疡头疮

小麦不以多少，烧令黑色，存性为末，以小油调，涂疮上，

治小儿秃疮

羊粪煮汤，洗去痂，用屋悬煤，炒罗为末，以小油涂疮上。

圣灵丹　治打扑胁损，痛不可忍者。

乳香三钱，另研　乌梅五个，去核细切焙干为末　白蒺藜子二两八钱，炒黄捣为末　白米一捻，另研细末

上再入乳钵内，研数百下，炼蜜为丸如菜大。细嚼，热汤下。病在上，食后；在下，食前。

出臁方

上用荞麦秸一担，不烂者烧灰存性。入石灰半斤，同灰一齐过，令火灭。然后以热水淋灰窝。淋下灰水，用铁器内煮，以擦起搅成膏子，于臁上点自出；或先以草茎刺破亦可。

又方　桑柴灰、石灰、淋汁熬成膏。草茎刺破点，以新水沃之。忌油腻等物。

烧烫火方

多年庙上蛛，与走兽为末，小油调．涂烧烫火疮，立效。

又方　生地黄汁，入小油、蜡，同熬成膏，瓷器内盛，用鸡翎扫烫处。

又方　培上青苔，烧灰，小油调，涂烧烫处。

治烧烫方

生地黄，旋取新者烂捣，取自然汁．入小油黄蜡少许，银石器中熬成膏子，用鸡翎扫疮上。

又方　血余灰，用腊猪脂调涂。

又方　寒水石，烧过为细末，水调涂之。

枯瘤方

砒　硇砂　黄丹　雄黄　粉霜　轻粉以上各等一钱　斑蝥二十个，生用　朱砂一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一钱

同研为末，粥糊为丸，捏作棋子样，爆干。先灸破瘤顶，三炷为则，上以疮药饼盖七，用黄柏末以水调贴之。数日自然干枯落下。

又方　以铜绿为末，草刺破瘤，掺在上，以膏药涂之。

治头面生瘤子

用蛛丝勒瘤子根，三二日自然退落。

乳香散　贴杖疮肿痛。

大黄　黄连　黄柏　黄芩以上各三钱　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以上各一钱　脑子少许

上四味为末，后入三味，冷水调匀，摊于绯绢上，贴杖疮上。

治疳疮

马明退烧灰，三钱　轻粉少许　乳香少许

上研为细末，先以温浆水洗净，干掺之。

治疳疮久不愈者

海浮石烧红，醋淬数次　金银花

上海石二停，金银花一停，同为细末，每服二钱半。如鉴茶一般，日用二服。疮在上，食后；在下，食前服。如病一年，则药半年则愈。

泻肺汤　治肺痈喘急，坐卧不安。

桑白皮锉烧　甜葶苈隔纸炒，各一两

上二味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六分，去滓，食后温服，以利为度。

桔梗汤　治肺痈吐脓。

桔梗锉炒，一两半　甘草炙锉，半两

上为粗末，每服六七钱。水二盏，煎至半盏，去滓，空心服。须臾，吐脓立愈。

黄柏散　治鹏窠徹腰等疮。

黄柏　白及　白蔹以上各等份　黄丹少许

上为细末，凉水调涂。

口齿咽喉第二

地龙散　治牙痛。

地龙去土　玄胡索　荜拨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用一字。用绵子裹，随左右牙痛，子耳内塞之，大效。

牙宝药

荜拨　胡椒　良姜　乳香另研　麝香细辛　青盐　雄黄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先以温浆水刷净，后用药末于痛处擦，追出顽涎，休吐了，漱数十次，痛止。忌油腻一二日。

仙人散刷牙

地骨皮二两，酒浸一宿　青盐一两　黍粘子一两半，炒　细辛一两，酒浸

上为细末，入麝香少许，每用一字，临卧擦牙。茶酒漱，良久吐出。

又方　石膏　细辛　柳絮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擦之。

治牙疳

米二停　盐一停　盆碱　麝香少许　白矾

上相合，水拌匀，纸包裹，烧黑焦为末，贴疮上立愈。

治牙痛

口噙冰水一口，用大黄末纸捻，随左右

痛处，鼻内嗅之立止。

又方　韶粉二钱　好朱砂一钱

上为末，每用少许，擦痛处。

又方　好红豆二钱　花椒少许

上为末，随牙痛处，左右鼻内嗅之。

又方　华细辛去苗　白茯苓去皮　川升麻　荜拨　青盐　明石膏　川芎　不蛀皂角去皮弦，酥炙黄色。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早晚刷牙，温水漱之，牙痛处更上少许。

又方　以巴豆去皮，用针刺于灯焰上，炙令烟出，熏牙痛处，熏三五上。

又方　高良姜一块　全蝎一只

上为细末，先用酸浆水漱牙，次用药末擦之，流下涎水即愈。

又方　治牙痛。花椒研，掺牙坑，痛立止。

又方　枯白矾热水漱之。

治走马咽痹

用巴豆去皮　以绵子微裹，随左右塞于鼻中，立透。如左右俱有者，用二枚。

又方　用生白矾研细，涂子绵针上，按于喉中立破。绵针，以榆条上用绵缠作枣大是也。

又一法　如左右喉痹，于顶上分左右头发，用手挽拔之，剥然有声立效。此法年幼时常见郑六嫂救人甚多，不得其诀，近与子正话及，方得其传。

又一法　以马勃吹咽喉中，立止。

治喉痹

大黄　朴硝　白僵蚕

上件同为细末，水煎，量虚实用，以利为度。

口疮方

白矾一两飞至半两　黄丹一两，炒红色放下，再炒紫色为度

上二味为细末，掺疮上立愈。

目疾证第三

治倒睫拳毛

将穿山甲以竹算子刮去肉，用羊腰窝脂去皮膜，仍将穿山甲于炭上炙令黄色，用脂擦去山甲土。如此数遍，令酥为末，随左右眼噙水，鼻内嗅一字，一月余见效。

又方　木鳖子三个，干炒　木贼一百二十节　地龙二条，去土　赤龙爪一百二十个，则勾刺针也

上为细末，摘去倒睫，每日以纸捻蘸药嗅之，一日三五次。

又方　穿山甲炮　地龙去皮　蝉蜕　五倍子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如用药时，先将拳毛摘尽，后用药一字，随左右鼻内嗅之。次日目下如钱样微肿是验也。

贴赤眼

取青泥中蛆，淘净熬干为末，赤眼上干贴之，甚妙。

贴赤瞎

炉甘石一两　密佗僧一两　黄连　朴硝

上方，先将黄连用水熬成汁，入童子小便，再同熬，后下硝，又熬少时，用火煅炉甘石红，黄连汁内淬七次，与密佗僧末同为末，临卧贴之。

贴赤眼

铜绿　轻粉　牙硝　脑子少许　麝香

上为细末，干贴之。

截赤眼方

黄连　绿矾　杏子　甘草　铜绿各等份

上为粗末，水煎洗，甚效。

碧霞丹　治赤眼暴发，并治赤瞎。

铜绿　白土　芒硝

上件各份为末，丸如皂子大，每用白汤研化一丸，洗之立效。

汾州郭助教家神圣眼药

蕤仁一两　金精石二两　银精石二两　炉甘石四两，烧　赤石脂一两　滑石二两　密佗僧一两　高良姜二两　秦皮一两　黄丹一两，飞过　铜绿二钱　硇砂二钱　硼砂一钱半　乳香二钱　盆硝少用　青盐　脑子　麝香以上并少用之

上用东流水三升，先入蕤仁，次下余味等，白沙蜜一斤熬至二升，以线绢细滤过澄清，入前药搅之匀，点，大效。

视星膏

白沙蜜一斤，拣去蜜滓可称十四两　密佗僧一两，金色者研极细，水淘可得六七钱　新柳算子四两，去皮心，半干半炒

上用腊雪水五升，与蜜溶调入药，与柳算子同贮于瓷瓶中，以柳木塞瓶口，油绢封勒，于黑豆锅中熬。从朝至暮，仍用柳棒阁瓶，防倾侧。用文武火另添一锅，豆水滚下，旋于另锅中取水添之，熬成，用重绵滤净却入瓶中，用井水浸三两日，埋在雪中更妙。频点为上。

复明膏　治外障。

白丁香腊月收者尤佳，水飞称八钱　拣黄连一两　防风去芦锉一指许，一两　新柳枝方一寸者，三片

上好四味，用新水一升半，雪水更妙。春秋雨三时，冬月一宿，以银石器内，熬至六分，滤去滓，另用蜜一斤，密佗僧研极细末三字，入蜜搅匀另熬，以无漆匙搅点，下蜜中急搅，候沸汤定，一入搅蜜，一人旋又搅药汁，都下在内搅匀，再熬三两沸，色稍变，用新绵三两，重滤去滓，盛器内点眼如常。本方每药半合，用片脑一麦粒大，不用亦可。

锭子眼药

黄丹一两，飞　黄柏半两，去皮　黄连半两，去须　枯白矾半两　炉甘石半两，用黄连制　铜绿半两　硇砂三钱　川乌三钱，炮　干姜二钱　蝎梢一钱　信半钱，火煅　乳香少许　没药少许

上为细末，入豆粉四两，浇蜜和就，如大麦许铤子。子眼大眦头，待药化泪出为效。

治冷泪目昏

密蒙花　甘菊花　杜蒺藜　石决明　木贼去节　门芍药　甘草各等份

上为细末，茶清调下一钱，服半月后，加至二钱。

又方　干姜肥者为末，每用一字，浸汤点洗。

又方　贝母一枚，腻白者　胡椒七粒。　为末点之。

单治目昏

荆芥穗　地骨皮　楮实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米汤下。

治一切目昏

川椒一斤，微炒，揭取椒红约取四两　甘菊花四两，末之　生地黄一斤，取新者杵作泥极烂

上将地黄泥与前药末同和作饼子，透风处阴干。再为末，以蜜为丸和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茶清送下。

洗眼黄连散

当归　赤芍药　黄连　黄柏各等分

上细锉，以雪水或甜水浓煎汁热洗，能治一切风毒赤目。

诸物入眼中

好墨清水研，倾入眼中，良久即出。

点攀睛瘀肉

黄丹一两二钱，水飞过，候干　白矾一两，银器内化成汁

上将白矾于银器内化成汁，入黄丹末在内，以银匙儿搅匀。更入乳香、没药各一钱，慢火不住手搅，令枯干为粉，候冷研极细，熟绢罗过。后入鹰条一钱半　血竭二分　麝香少许　轻粉三分　粉霜二分，共研极匀如粉。再以熟绢罗过，细末点之，大有神效。

青金散

芒硝一两　螺青　没药　乳香以上各少许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鼻内嗅之。

治雀目

真正蛤粉炒黄色为细末，上油蜡就热和为丸如皂子，纳于猪腰子中，麻缠，蒸熟食之，可

配米粥。

头面风疾第四

治黑黯风刺方

苦参一斤　红芍药　冬瓜二味各四两　玄参一两

上为末，每用一字，用手洗面上。

猪蹄膏　洗面上黑药。

上用猪蹄一付，刮去黑皮，切作细片，用慢火熬如膏粘。用罗子滤过，再入锅内，用蜜半盏。又用白芷　黑豆去皮　瓜蒌一个　白及　白蔹　零陵香　藿香各一两　鹅梨二个，细切

上将七味药为末，同梨入药一处，再熬，滴水不散方成。经绢滤过，临卧涂面。次日再以浆水洗面。

治面风

益母草灰，面汤和，烧七遍，洗面用之。

治面黑黑斑点方

白附子一两　白及　白蔹　密佗僧　胡粉　白茯苓以上各等份

上与细末，洗净，临卧以乳汁调一钱，涂面，但洗光净。牛乳亦可。

治头风

苦丁香　川芎　藜芦各等份，上为细末，喻水，鼻内嗅之。

芎黄汤　治头目眩运。

大黄　荆芥穗　贯芎　防风以上各等份

上为粗末，大作剂料，水煎，去滓服之。以利为度。

耳聋方

蓖麻子五十个，去皮。

上与熟枣一枚同捣，丸如枣子大，更入小儿乳汁就和，每服一丸。绵裹，纳于聋耳内，觉热为度，一日一易。如药难丸，日中暴干。

又方　口噙草一枚，耳中塞二块，用绵裹，立通。

脑重方

皂角不蛀者，去皮弦子，蜜炙捶碎　水中揉成浓汁，熬成膏子，鼻内嗅之。口中咬箸，良久，涎出为度。

治耳底方

以枯白矾为末，填子耳中，立效。

治鼻中肉蝼蛄

赤龙爪　苦丁香以上各三十个　苦葫芦子不以多少　麝香少许

上为末，用纸捻之点药末用之。

臭臭方

乌鱼骨三钱　枯白矾三钱　密佗僧一钱

上为末，先用药水洗臭处，后用药末擦之。

又方　密佗僧不以多少，研细，先以浆水洗臭处，干擦。

乌头药

细针砂炒　荞面炒，以上各一盏　大麦亦同　醋半斤，与前两味打糊

凡用先使皂角水热洗净时，前二味糊稀稠得所，于髭鬓上涂之均匀，先用荷叶包，次用皮帽裹之。三五时辰，用温浆水洗了，却收取元针砂，其髭发净后，用黑药涂之。

黑药方

没食子　石榴皮　干荷叶另捣，以上各一两　五倍子　诃子皮　百药煎　金丝矾　绿矾另研，旋点诸药

上将七味为细末，炒熟面五六匙，入好醋打面糊，和药末再涂髭发。又用荷叶封裹，后用皮帽裹之三五时间，洗净甚黑。若更要黑光，用猪胆浆水泽洗，如鸦翎。

又方　酸石榴　五倍子　芝麻叶

上同杵碎，用绢袋盛之，子铁器内水浸，掠发自黑。

治大头病兼治喉痹方

歌曰：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姜汁为丸如弹大，井花调蜜便清凉。

又法　以砭针刺肿处，出血立效。

治时气

马牙硝　寒水石　黍粘子　鬼臼　川大

黄　鬼箭皮以上各等份　脑子少许

上六味为细末，用新井花水一盏，药末一二钱，入脑子吃。外一半留用，新水得调，鸡翎扫在肿处，有风凉处坐。

解利伤寒第五

双解丸

巴豆六个，去皮油　天麻二钱半　胭脂少许

上将巴豆、天麻为末，滴水丸如秫米大，胭脂为衣。一日一丸，二日二丸，三日三丸。已外不解，先吃冷水一日，后用热水下。如人行十里，以热汤投之。

又一法　无药处可用两手指相交，紧扣脑后风府穴，向前礼百余拜，汗出自解。

又一法　适于无药处，初觉伤寒、伤食、伤酒、伤风。便服太和汤，百沸汤是。避风处先饮半碗；或以蔥汁亦妙，以手揉肚，觉恍惚，更服半碗；又用手揉至恍惚，更服。以至厌饫，心无所容。探吐汗出则已。

不卧散

川芎一两半　石膏七钱半　藜芦半两，去土　甘草二钱半，生

上为细末，口噙水，鼻内各嗅之。少时，吃白汤半碗，汗出解之。

川芎汤　解利一切伤寒。

川芎　藁本　苍术

上三件为细末，沸汤点三钱。须臾，觉呕逆便解。如不解，再服之。

诸腰脚疼痛第六

皂角膏

用醇酒二大碗，皂角一斤，去皮弦捣碎，熬至一半，沸去滓。再用前汁，入银石器熬为膏子，随痛处贴之。

治腰脚疼痛方

天麻　细辛　半夏以上各二两

上用绢袋二个，各盛药三两，煮熟交互熨痛处，汗出则愈。

牛黄白术丸　治腰脚湿。

黑牵牛　大黄各二两　白术一两

上为细末，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生姜汤下。如要快利，加至百丸。

妇人病证第七

如圣丹　治妇人赤白带下，月经不来。

枯白矾　蛇床子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醋打面糊丸，如弹子大，以胭脂为衣，绵子裹，纳于阴户。如热极再换。

诜诜丸　疗妇人无子。

当归　熟地黄以上各二两　玄胡索　泽兰以上各一两半　川芎　赤芍药　白薇　人参　石斛　牡丹皮以上各一两

上为末，醋糊为丸。每服五十丸，桐子大，空心酒下。

当归散　治月经欲来前后腹中痛。

当归以米醋微炒　玄胡索生用　没药另研　红花生用

上为末，温酒调下二钱服之。

治产妇横生

蓖麻子三十个，研烂。妇人顶剃去发少许，以上药涂之。须臾，觉腹中提正，便刮去药，却于脚心涂之。自然顺生也。

治血崩

蚕砂不以多少。

上为末，每服三五钱，热酒调下服。

又方　贯众，去须锉碎，或用酒醋煎二钱，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一服立止。

当归散　治血崩。

当归一两　龙骨一两，烧赤　香附子三钱，炒

棕毛灰半两

上为细末，空心，米饮调下三四钱。忌油腻鸡猪鱼兔等物。

莲壳散

干莲蓬烧灰存性　棕榈皮及毛各烧灰。以上各半两　香附子二钱，炒

上为细末，每服三四钱，空心，米饮汤调下服之。

治妇人血枯

川大黄

上为末，醋熬成膏，就成鸡子大，作饼子，酒磨化之。

三分散　治产后虚劳，不进饮食，或大崩后。

白术　茯苓　黄芪　川芎　芍药　当归熟干地黄以上各一两　柴胡　人参以上各一两六钱　黄芩　半夏洗切　甘草炙，以上各六钱

上为粗末，每服一两。水一大盏，煎至半盏，去滓温服，日二服。

治产后恶物上潮痞结，大小便不通

芒硝　蒲黄　细墨各等份。

上为末，用童子小便半盏，水半盏调下服之。

治妇人产后虚弱，和血通经

当归一两，焙　芍药二两　香附子三两，炒

上为细末，每服一二钱，米饮调下，服之无时。

治妇人产后恶物不出，上攻心痛

赤伏龙肝灶底焦土研细，用酒调三五钱，泻出恶物立止。

治娠妇下痢脓血及咳嗽

白术　黄芩　当归各等份

上为末，每服三五钱。水煎，去滓，食前。加桑皮止嗽。

百花散　治妇人产中咳嗽。

黄柏　桑白皮用蜜涂、慢火炙黄色为度，三味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服一二钱。水一盏，入糯米二十粒，同煎至六分。以款冬花烧灰六钱，搅在药内同调，温服之。

治妇人吹奶

以桦皮烧灰存性，热酒调下三钱，食后服之。

又方　马明退五钱，烧灰　轻粉三钱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服之。

又方　以皂角烧灰蛤粉和，热酒将来调数字，下得喉咙笑呵呵。

又方　以淘米木杓上砂子七个，酒下。以吹帚枝透乳孔甚妙。

咳嗽痰涎第八

九仙散

九尖蓖麻子叶三钱　飞过白矾二钱

上用猪肉四两，薄批，棋盘利开掺药。二味荷叶裹，文武火煨热，细嚼，白汤送下去，用干食压之。

止嗽散

半夏一两半，汤洗七次　枯白矾四两

上二味为末，生姜打面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三二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八仙散

款冬花　佛耳草　甘草　钟乳　鹅管石　白矾　官桂　井泉石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煎服之又一方掺咽喉中。

三才丸　治嗽。

人参　天门冬去心　熟干地黄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樱桃大，含化服之。

三分茶

茶二钱　蜜二两　荞麦面四两

上以新水一大碗，约打干余数，连饮之。饮毕、良久，下气不可停，人喘自止。

石膏汤　治热嗽。

石膏乱文者 一两　人参半两，去芦　甘草半两，炙

上为末，每服二钱。新水或生姜汁，蜜调下亦可。

三生丸　治嗽。

胡桃仁一两　生姜一两，去皮细切　杏仁一两

上二味同研为泥，就和作剂，可得十三四丸。临卧烂嚼一丸，可数服即止。

化痰延寿丹

天麻半两　枸杞子二两半　白矾一两半，半生半熟　半夏一两半，汤洗七次　干生姜一两半　人参一两

上为细末，好糯酒拌匀如砂糖，用蒸饼剂蒸熟，去皮，杵臼捣四五十杵，便丸。如干，入酒三点，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五十丸，生姜汤下。

半夏汤　治哕欲死者。

半夏一两，洗　生姜二两

上二味细切，水二盏煎至八分，去滓，作二服，食后。

治肺痿喘嗽

汉防己，为细末，每服三钱。浆水一盏，同煎至七分，和滓温服之。

治年高上气喘促，睡卧难禁

萝卜子，捣罗为末，白汤浸调五七钱，食后服之。或炒，或用糖蜜作剂，为丸服之。

麻黄汤　治因风寒、衣服单薄致嗽。

麻黄不去节　甘草生用　杏仁生用

上为粗末，每服三二钱。水煎，食后温服。

心气疼痛第九

失笑散　治急心痛，并男子小肠气。

五灵脂半两　蒲黄半两，炒

上为末，每服三钱。醋半盏，煎三沸，再入水半盏，再煎二沸。空心，食前和滓温服之。

又方　醋一盏，加生白矾一小块，如皂子大，同煎至七分，温服立愈。

又方　高良姜半两　山栀子半两　郁金半两。

又方　以新嫩槐枝一握，切去两头，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分作二服，热服之。

又方　没药　乳香　姜黄　玄胡索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煎。食后服之。

小肠疝气第十

抽刀散

川楝子一两，破四分　巴豆三个，同炒黄色，去巴豆用之，茴香一两，盐炒黄色，去盐用之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葱白酒调下，空心服之。

治阴痛不可忍

吴茱萸二两，洗七遍，焙干微炒　槟榔一两　茴香一两

上为细末，醋糊为丸，热酒送下十丸，食前服之。

治偏肿

茴香　甘遂

上二味各等份为末，酒调二钱，食前服之。

又方　巴戟去心　川楝炒　茴香炒　各等份为末，温酒调二钱，服之。

治小儿疝气肿硬

地龙不去土为末，唾津调涂病处。

治小肠气痛

全蝎一两　茴香一两，炒黄

上为细末，醋糊为丸如梧桐子大。如发时，每服五七十丸，温酒送下，食前服之。

治小便浑浊如精之状

没药　木香　当归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以刺棘心自然汁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食前，盐汤下。

治小便频，滑数不禁

知母　黄柏以上各等份

上锉碎，酒浸透，炒微黄为末，水丸，梧桐子大。如服药前一日休吃夜饭，来日空心立服，米饮汤下一百丸。只用一服，效，后吃淡白粥一顿。

荡疝丹

川楝子炒　茴香炒　破故纸炒。以上各半两　黑牵牛二钱　青皮　陈皮以上各三钱　广茂四钱　木香四钱

上八味为细末，用好酒打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食前，温酒下三十丸。

灸疝法

放疝边竖纹左右交弦，灸七壮。

肠风下血第十一

神应散　治肠风痔漏。

牛头角腮一只、酌中者　猪牙皂角七锭　穿山甲四十九片，或圆取，或四方取，或一字取之　猬皮一两　蛇蜕皮一条

上五味，锤碎，盛在小口瓷器内，盐泥固定，日中暴干，瓶口微露出烟，用文武火烧红，赤烟微少，取出放冷为细末。如服药日，先一日临卧，细嚼胡桃仁半个如糊，用温醇糯酒一盏送下，不语便睡，至次日交五更服药。验病年月远近，或称三钱，五七钱，用水半大碗，醇糯酒半大盏，相合，热，和药服之，至辰时再服。又一服，再依前服药，不须用胡桃仁。久病不过七服。忌油腻、鱼、鳖、鸡、兔、猪、犬等物，大有神效。

温白丸　治脏毒下血。

椿根白皮凡引者去粗皮，酒浸，晒干服。

上为末，枣肉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淡酒送，或酒糊丸。

治脱肛痔瘘

胡荽子一升　乳香少许　粟糠半升或一升

上先泥成炉子，止留一小眼，可抵肛门大小，不令透烟，熏之。

治脱肛

蔓陀罗花子　莲壳一对　橡碗十六个

上捣碎，水煎三五沸，入朴硝热洗，其肛自上。

治痔漏下血不止

紫皮蒜十个，独棵者炒　大椒六十个　豆豉四两

上捣烂为泥丸，弹子大，空心细嚼一丸，盐汤下，日进三服，效。

治痔漏

白牵牛头末四两　没药一钱

上同为细末，如欲服药，先一日不食晚饭，明日空心，将猪精肉四两，烧令香熟薄批，掺药末在内裹之，渐又细嚼食尽，然后用宿蒸饼压之，取下脓血为效。量病大小虚实，加减服之。忌油腻、湿面、酒色，三日外不忌。一服必效。或用淡水煮肉熟，用上法亦可。又云，服前一日，不食午饭并夜饭，明日空心用之。

又方　黑白牵牛一合，炒黄为末　猪肉四两，切碎炒熟，　与药末搅匀，只作一服，用新白米饭三二颗压之，取下白虫为效。

又坐药　黑鳢鱼鳞二三甲，以薄绵茧裹如枣核样。纳之，痛即止。

净固丸　治痔漏下血、痒痛。

槐花炒　枳壳去穰，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醋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米饮汤下，空心，食前。十服见效。

黄连贯众散　治肠风下血。

黄连　鸡冠花　贯众　大黄　乌梅以上各一两　甘草三钱，炙　枳壳炮　荆芥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温米饮调服，食前。

槐荆丸　治痔漏。

荆芥、槐花等份为末，水煎一大碗，服

丸亦可。

又方　豆豉炒　槐子炒，各等份

上为末，每服一两，水煎、空心下。

熏渫药

凤眼草　赤皮葱　椒三味捣粗，同浆水煮过，坐盆，令热下熏蒸，但通手渫之。如此不过三次愈矣。

小儿病证第十二

治小儿痹疳

芦荟　使君子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米饮调下一二钱，服之。

玉箸散　治小儿马脾风。

甘草一寸，煎水　甘遂末一字

上同油、蜜、生姜，银钗儿搅。调下后，用冷水半盏，调夺命散。

夺命散　治小儿胸膈喘满。

槟榔　大黄　黑牵牛　白牵牛各等份，皆当各半生熟用之

上为细末，蜜水调服之。

治小儿斑疮入眼

麸炒蒺藜炙甘草，羌活防风等份揭，每服二钱浆水下，拨云见日直到老。

治疮疹黑陷

铁脚威灵仙一钱，炒末　脑子一分

上为末，用温水调下服之。取下疮痂为效。

治小儿黄瘦腹胀

干鸡粪二两　丁香末一两

上为末，蒸饼为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米汤下。

黄连散　治小儿头疮。

川黄连　黄柏去粗皮用　草决明　轻粉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用生小油调药，于疮上涂之，立愈。

治斑疮倒压方

胡桃一个，烧灰存性　干胭脂二钱

上为末，用胡荽煎酒调下一钱，服之。

又方　人牙烧灰存性，研入麝香少许，每服三钱，温酒调下少许服之，不拘时。

又方　小猪尾尖，取血三五点，研入硝子少许，新水调下，食后与服之。

又方　人中白，腊月者最佳。通风处，以火煅成煤。水调三五钱，隐者自出。

消毒散　治疮疹已、未出，咽喉肿痛。

牛蒡子二两，炒　甘草半两，锉，炒　荆芥一分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

治小儿斑疮入眼

猪悬蹄甲二两，甘垌内盐泥固济，烧焦为末用　蝉壳二两，去土，取末一两　羚羊角镑为细末研之用

上二味为末，研入羚羊角细末一分，拌匀，每用一字。百日外儿服半钱，三岁以上服三钱。新水或温水调下，日三四服，夜二服。一年以外，则难治之。

又方　透耳药。

朱砂一钱　粉霜八分

上研为细末，水调少许，用匙杓头倾一两点于耳内中。后用：白菊花　绿豆皮　谷精草　夜明砂

上四味为末，用米泔半碗，熬成去滓，入干柿十余个，再同熬。每日吃三两个，仍饮煮干柿汤。

又方　治小儿斑疮入眼。

朱砂　脑子　水银　麝香以上各等份

上四味研为细末，用水银调，滴入耳中。

发斑药

珠子七个，研碎，用新水调匀服之。

破伤风邪第十三阴毒伤寒亦附于此

辰砂夺命丹

凤凰台　川乌头生，以上各二钱　麝香少许　朱砂少许

上为细末，枣肉和为丸如弹子大，朱砂为衣，鳔酒送下。量病人年甲虚实，加减用之。小儿半丸，以吐为度。不止，以葱白汤解之。

治破伤风

病人耳塞并爪甲上刮末，唾津调，涂疮口上立效。无疮口者难用。

治破伤风

乌梢尾一个　两头尖四个　全蝎四个

上三味为细末，另用石灰五升，柴灰五升，沸汤五升，淋灰水澄清，下药熬之，铁锅器内搅成膏子。如稠，用唾津调。先用温浆水洗净疮口，后涂药。即时药行，吐黄水一日，以新水漱口即愈。

又方　天南星半生半熟　防风去芦，二味各等份

上为末，清油调，涂疮上，追去黄水为验。

又方　白芷生用　草乌头尖生用去皮，二味等份

上为末，每用半钱，冷酒一盏，入葱白少许，同煎服之。如人行十里，以葱白、热粥投之，汗出立愈。甚者不过二服。

又方　蜈蚣散

蜈蚣头　乌头尖　附子底　蝎梢四味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用一字或半字，热酒调下。如禁了牙关，用此药斡开灌之。

治阴毒伤寒破伤风

草乌头七个，文武火烧热，去牙头　麝香半钱　朱砂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以热酒调下，食前服之，汗出为度。忌猪、兔、鱼、鳖、粘滑肉。

治阴毒病者

用芥末，以新水调膏药，贴脐上，汗出为效。

又方　牡蛎、干姜末，新水调涂，手心握外肾，汗出为效。

诸风疾证第十四

不老丹　治一切诸风。常服乌髭驻颜，明目延年。

苍术四斤，米泔水浸软，竹刀子刮去皮，切作片子，用一斤，用椒三两，去白，炒黄去椒；一斤，盐三两炒黄，去盐；一斤，好醋一升煮汁尽；一斤，好酒一升煮令汁尽　何首乌二斤，米泔水浸软，竹刀子刮去皮，切作片子，用瓦甑蒸。先铺黑豆三升、干枣二升，上放何首乌。上更铺枣二升、黑豆三升，用炊单覆著，上用盆合定。候豆枣香熟取出，不用枣豆　地骨皮去粗皮，重二斤

上伴于石臼内捣为细末，候有椹汁搜和，如软面剂相似，瓷盆内按平。上更用椹汁，药上高三指，用纱绵帛覆护之。昼取太阳，夜取太阴。使干再捣，罗为细末。炼蜜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温酒下六十丸，忌五辛之物。

四仙丹

春甲乙采杞叶，夏丙丁采花，秋庚辛采子，冬壬癸采根皮。

上为末，以桑椹汁为丸。每服五十丸，茶清酒任下。

起死神应丹　治瘫痪、四肢不举、风痹等疾。

麻黄去根节，河水五升，煮去沫，可成膏子五斤　白芷二两　桑白皮二两　苍术二两，去皮　甘松二两去土　川芎三两　苦参三两半　加浮萍二两

以上各为细末，用膏子和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温酒一盏化下，临卧服之。微汗出，勿虑。如未安，隔三二日再服，手足即时软快。及治卒中风邪，涎潮不利，小儿惊风，服之立效。

愈风丹

芍药　川芎　白僵蚕炒　桔梗　细辛去叶　羌活以上各半两　麻黄去节　防风去芦　白

芷　天麻　全蝎炙，以上各一两　甘草三钱　南星半两，生姜制用　朱砂半两为衣

上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细嚼，茶酒吞下。

香芎散　治偏正头风。

贯芎、香附子炒　石膏乱纹者良，水飞　白芷　甘草　薄荷以上各一两　一方川乌头半两，炮去脐皮用之。

上为末，每服二钱，温酒或茶清调下服之。

妙功十一丸　治痈。

丁香　木香　沉香　乳香　麝香　荆三棱炮　广茂炮　黑牵牛微炒　黄连　雷丸炒　鹤虱炒　胡黄连　黄芩　大黄焙　陈皮　青皮　雄黄　熊胆　甘草炙，各二钱半　赤小豆三百六十粒，煮　白丁香直尖者，三百六十个　轻粉四钱　巴豆七粒

上二十三味，为细末，赤小豆烂煮研泥，同荞面打糊，和作十一丸，朱砂为衣，阴干。服时水浸一宿，化一丸，大便出，随病各有形状，取出为验。或作化一番，不可再服。曾经火灸者不治。远年愈效。

朱砂滚涎散　治五痫。

朱砂水飞　白矾生用　赤石脂　硝石以上各等份

上同为细末，研蒜膏如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后，荆芥汤下。

又方　朱砂不以多少，水飞，研为细末。上用猪心血浸，蒸饼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金银汤下之。

治诸风疥癣及癞

浮萍一两　荆芥　川芎　甘草　麻黄以上各半两，或加芍药　当归。

上为粗末，每服一两。水一碗，入葱白根、豆豉，同煎至一半。无时服，汗出为度。

治癞涂眉法

半夏生用　羊粪烧。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生姜自然汁调涂。

五九散　治癞。

地龙去土　蝉壳　白僵蚕　凌霄　全蝎以上各等九个

上同为末，只作一服。热酒调下，浴室中汗出粘臭气为效。

苦参散　治疥风。

苦参取头末称二两　猪肚一个，去脂

上以苦参末掺猪肚内，用钱缝合，隔宿煮炊，取出洗去元药。先不吃饭五顿，至第二日，先饮新水一盏，后将猪肝食之。如吐了，再食之。食罢，待一二时，用肉汤调无忧散五七钱，取出小虫一二万为效。后用皂角一斤，不蛀者，去皮弦及子，锤碎，用水四碗，煮至一碗，用生绢滤去滓，再入苦参末搅，熟稀面糊膏子相似，取出放冷，后入余药相和。药附后：

何首乌二两　防风一两半　芍药五钱　人参二钱　当归一两，焙

上为细末，入皂角膏子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茶清送下。不拘时候，日进三服。后用苦参、荆芥、麻黄，煎汤洗冷。

水肿黄疸第十五

治通身黄肿

瓜蒂焙干三四钱。

上为细末，每用半字，于鼻内吹上。日一度，并吹三日。如不愈，后用黄芩末之，煎汤五钱下。

治蛊气

取环肠草，不以多少，曝干，水煎，利小便为度。

治黄疸面目遍身如金色

瓜蒂一十四个　母丁香一个　黍米四十九粒

上先捣瓜蒂为末，次入二味，同为细末，每用半字。夜卧，令病人先噙水一口，两鼻内各半字。吐了水，令病人便睡。至夜或明

日，取下黄水，旋用熟帛揾了。直候取水定，便服黄连散，病轻者五日，重半月。

黄连散　治黄疸，大小便秘涩壅热。

黄连二两　川大黄一两，锉碎醋拌，炒过用之　黄芩　甘草炙，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温水调下。一日三服，治水肿，不利小便，非其法也。故《内经》云：湿气在上，以苦吐之；湿气在下，以苦泻之。吐泻后，长服益元散加海金砂，煎以长流水服之则愈矣。大忌脚膝上针刺出水，取一时之效，后必死矣。尤忌房室、湿面、酒醋、盐味，犯之必死。

木通散　治水肿。

海金砂　舶上茴香　巴戟　大戟　甘遂　芫花　木通　滑石　通草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以大麦面和作饼子，如当二钱大。烂嚼，生姜汤送下。

下痢泄泻第十六

治痢

紫菀　桔梗　赤芍药　白术以上各等份

上为细末，每服三五钱。细切羊肝拌之，作面角儿烧服之。后用白汤送下，食前。

治痢

杜蒺藜炒碾为末，酒调下，三两服。

香豉丸　治痢。

蒜为泥，豉为末。上二味相和作丸，如梧桐子大。米饮汤下五七十丸，食前服之。

治大人小儿吐泻腹胀、胸膈痞闭

五灵脂　青皮　陈皮　硫黄　芒硝以上各等份

上将硝、黄于铫子内，以文武火熔开，用匙刮聚，自然结成砂子，取出研碎，与前药同末，面糊为丸如绿豆大；小儿麻子、黄米大，每服二十丸。量虚实加减，米饮汤送下，无时。

又方治泻　车前子不以多少。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米饮汤调下服之。水谷分，吐泻止。

诸杂方药第十七

治消渴

拣黄连二两，八九节者良。

上锉、如咬咀，以水一碗煎至半碗，去滓顿服，立止。

百日还丹

佛茄子　樟柳根以上各等份

上为末，枸杞汁和丸如鸡头大。每服十丸，新水送下。

酒癌丸

巴豆十六个　全蝎十五个　雄黄一块　白面五两

上为末，滴水丸如豌豆大，每一丸。如痛饮者二丸。

立应丸　治脏腑泄痢，脓血不止，腹中疼痛。

干姜一两，炮另末　百草霜一两　巴豆连皮一两，炒用　杏仁一两，用巴豆和皮炒黑色，杵为泥，后入霜研用

上用黄蜡四两，溶开蜡，次入前四味，用铁器搅匀，旋丸桐子大。每服三五丸，甘草汤下；白痢用干姜汁下，食前。若水泻，温水下。

反胃

黄柏末热酒调三五钱，食后服之。

治小便多，滑数不禁

金刚骨为末，以好酒调下三钱，服之。

又方　白茯苓去黑皮　干山药去皮，白矾水内湛过，慢火焙干用之

上二味各等份，为细末，稀米饮调下服之。

治卒淋痛

芫花三钱　茴香二钱，炒微黄色

上为细末，水煎服之。

治跌方

以水调白面，稀稠得所，糊跌上以纸封之，明日便下。如不曾破者，剥去面便行。

治大便秘

生麻子不以多少，研烂，水调服之。

坐剂　治大便久秘，攻之不透者用之。

用蜜不计多少，慢火熬令作剂，稀则粘手，硬则脆，稀稠得所，堪作剂。搓作剂样，如枣核大，粗如箸，长一寸许。蘸小油，内于肛门中，坐良久自透。有加盐少许，以《素问》咸以软之。

交加饮子　治久痔不已，山岚瘴气。

肉豆蔻十一个，面裹烧一个　草豆蔻二个，同上法用　厚朴二寸，一半生用，一半用生姜汁制过用　甘草二寸半，一半生用，一半炙用　生姜二块，如枣，纸裹煨过，半生半熟

上为末，每服分一半，水一碗，银石器内煎至一大盏，去滓温服，发日，空心，未愈，则再服。

天真丸　补虚损。

佛袈裟，男用女，女用男，以新水四担，洗尽血水，以酒煮烂为泥。

威灵仙一两　当归半两　缩砂一两　莲子肉一两，炒熟　干地黄一两，酒浸　广茂半两　甘草二两　牡丹皮一两　牛膝一两，酒浸　木香半两　白术一两　白茯苓一两

上为细末，与君主同捣，罗为细末，酒浸蒸饼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日三服。

取雕膏

水蛭，取阴干为末，先以白马汗擦青处，后用白马汗调药涂之。

治蚰蜒入耳中

用猫尿灌耳中，立出。取猫蚤尿，用盆盛猫，以生姜擦牙大妙。

又方　黑驴乳灌耳中，亦出。

又方　以湿生虫研烂，涂于耳边，自出。

辟谷绝食第十八

辟谷方

大豆五升，洗净，蒸三遍，去皮为细末　大麻子五升，汤浸一宿，漉出，蒸三遍，令口开，去皮为细末　糯米五升，淘净，同白茯苓一处蒸熟用之　白茯苓五两，去皮，同上糯米一处蒸熟为用

上将麻仁末一处捣烂如泥，渐入黄豆末，同和匀便团如拳大。再入甑蒸，从初更着火，至半后夜住火，至寅时出甑，午时曝干，捣为末服之，以饱为度。不得吃一切物，用麻子汁下。第一顿，一月不饥；第二顿，四十日不饥；第三顿，一千日不饥；第四顿，永不饥；颜色日增，气力加倍，如渴，饮麻仁汁，转更不渴，滋润五脏。若待吃食时分，用葵菜子三合为末，煎汤放冷服之。取其药如后。初间吃三五日白米稀粥汤，少少吃之；三日后，诸般食饮无避忌。此药大忌欲事。

又方　茯苓饼子

白茯苓四两，为末　头白面一二两

上同调水煎，饼面稀稠，以黄蜡代油煠成煎饼，蜡可用三两。饱食一顿便绝食。至三日觉难受。三日后，气力渐生，熟果芝麻汤、米饮凉水微用些，小润肠胃，无令涸竭。开食时，用葵菜汤并米饮稀粥，少少服之。

又方　保命丹

人参五两　麻子仁二两，炒去皮　干地黄　瓜蒌子炒　菟丝子酒浸，以上各二两　生地黄　干大枣各三两　大豆黄卷一升，煮去沫，黑附子一两生用，一两炮去皮用之　白茯苓　茯神　地骨皮去粗皮　蔓荆子煮熟用　杏仁去皮、尖用　麦门冬炒，去心用　地肤子蒸七遍　黍米作粉　粳米作粉　白糯米作粉　天门冬去心　车前子蒸　侧柏叶煮三遍，以上各二两五钱。

上同为细末，各拣选精粹者，腊月内合者妙。他时不可合，日月交蚀不可合。如合

时，须拣好日，净室焚香，志心修合，勿令鸡犬妇人见。又将药末用蜡一斤半，滤去滓，白蜜一斤，共二斤半，一处溶开和匀，入臼杵二千下，微入酥油，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服至五日，如来日服药，隔宿先吃糯米一顿，粳米白面皆可。次日空心，用糯米粥饮送下。如路行人服，如遇好食吃不妨，要止便止。如吃些小蒸饼，嚼烂咽，或干果子，以助药力，不吃更妙。忌盐醋。日后退下药来，于长流水中洗净，再服，可百年不饥矣。

《儒门事亲》终

重订灵兰要览

〔明〕　王肯堂　撰著

《重订灵兰要览》提要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又字损庵，金坛人。据序是编在道光间顾晓澜先生得之于高果斋先生后裔，携有丛钞十余册，是书其一也。为金坛生平得意之作，世无传刻本，嘱高君重订校勘，以付梨枣也。顾向高君假阅，渠有难色。言之再四，勉允假秘旨两册。于是昼夜录竣，余集未能如愿，憾甚。嗣以偶步金阊，过旧书肆闲览。见有从钞副本，意欲购之。肆人答曰：此系王九峰之戚，出重资钞成，存此装订耳。逾一载，应丹阳太守之召，晤契友蒋椿田兄，快慰平生。托其向九峰先容。越二日，椿兄复云：九峰询知君有秘旨，意欲借览。如首肯，彼亦唯命。于是得录副本，间有心得处，随笔记录，以免遗忘。此晓澜先生自序得书之缘起也。携李殷仲春序此书有云：若江海之波澜，山岳之岭峰，舟楫之帆樯，壁垒之标帜。其为证治诸书之选录，安可忽诸。又阅发热论云：《灵》《素》《甲乙》诸书发热针法大妙，世医罕知所取。其五脏补泻之经络，用药可代。余欲一一立方，但恐印定后人眼目。则知先生圆神，又出竿头矣。云书分上下两卷，凡列四十二证。王肯堂先生校刊之书，如《医统正脉》四十四种。辑撰之书，如《六科准绳》，皆为世所共见。是书乃先生读旧心得，发为议论，其间奥旨微言，足与王氏丛刊各书互有发明。传本极少，更得顾氏评注，愈见完全。前由裘吉生君选入三三医书，书印无多，早已绝版。爰为重校圈点印行。

原　序

医自轩岐重民生，谆谆问答，通天地之化，洞阴阳之理，比之典谟，更为穷颐，其慎重若此。故明于此道者，自周历汉、晋、唐、宋、金、元，著述可法者不过数十家，亦各有所长，此道之难又若此。然禀上资不得原委师承，终亦卤莽。昔扁鹊得禁方于长桑，太仓授诊奇于阳庆，葛洪承秘术于郑隐，思邈得仙法于龙宫，元素之梦授李明之正传，朱丹溪之埽门于罗太无，王光庵之启钥于戴元礼，故吴中医派，得其正脉。宇泰先生飞声翰苑，博综经史，少好方书，自《素》《难》《金匮》《甲乙》诸经，下逮诸子，莫不精探渊奥。其自叙云：余发始燥，慕范文正公存心济物，立志甚切。携李孝廉谦所先生与先生同年惟契，谦所先生蜀川简肃公仲子，英华伟量，敦好奇书。得先生医论，欲广济宇内，不秘帐中。每命诸英辈刊布未遑。宇泰先生尝云：吴中自王光庵得元礼之秘，再传启东诸贤，医道大振。又云：丹溪纂要诸书，非丹溪手笔，谬于选择，爰命高生访求朱氏原本重订，斫轮游刃，莫不臻妙。此书若江海之波澜，山岳之岭峰，舟楫之帆檣，壁垒之标帜。其为证治诸书之选录，安可忽诸。又览先生发热论云：《灵》《素》《甲乙》诸书，发热针法大妙，世医罕知所取。其五脏补泻之经络，用药可代。余欲一一立方，但恐印定后人眼目，则知先生圆神，又出竿头矣。

携李殷仲春顿首序

重订绪言

欲济世而习医则是，欲谋利而习医则非。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子孙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则仁心现，仁心现斯畏心生。余专攻举业，暇读医书，必且研以小心也。奈非专务于医，临证不多，不敢掉以轻心，盖慎之也。夫自息影后，侨寓吴门，锐志医林，研究方书。上溯黄岐，下采诸子，不下二百余家。其不足以为法者无论矣，择其名贤精粹，随阅随评。更喜与名医辨难质疑，取人之见长，以证己之不及，虚时崖然自悟矣。曩年应京兆试，偶遇同年高君，系果斋先生后裔，携有从钞十册，乃乞序于当道。余窥其内容，为《重订医镜》、《启东秘旨》、《医林广治》、《肯堂笔尘》、《灵兰要览》、《王氏医论》、《卢氏医种》、《果哉杂证》、《医林广见》等，为金坛生平得意之集，世无传本。嘱高君重订校勘，以付梨枣也。余向假阅，渠有难色，言之再四，勉允假秘旨二册，于是昼夜录竣，适秋闱报罢，各自返里，余集未能如愿，憾甚！嗣以偶步金阊，过旧书肆闲览，见有丛钞副本，意欲购之。肆人答云：此系王九峰之戚出重赀抄成，存此装订耳。又逾一载，应丹阳太守之召，晤契友蒋椿田兄，快慰平生。托其向九峰缓颊。越二日，椿兄复云：九峰询知君有《秘旨》，伊欲借览。如首肯，彼亦唯命。于是得录副本，间有心得处，随笔记录，以免遗忘，非敢妄作眉评。藏诸笥匣，待付手民，以免日久沉沦之憾也。

时在道光庚辰荷月上浣，如皋逸叟晓澜记。

按：椿田与余最称莫逆，若应吴门之招，必下榻敝庐，朝夕讨论，犹益良多。偶见治验稿本，辄加辨正改窜多条，以解门人之惑。彼此有道同契合之妙，深加佩慰。询其九峰之学若何，椿兄哂而答曰：以《薛氏医案》为皈依，用六八味丸、补中益气汤为范围。妙在临证化裁，亦有心得处，著有《医案》十二卷。余恒议其腻于温补，其名赫赫者，逢迎总商，交结缙绅，得以致之者，予深鄙之。然则椿兄学有根柢，惜其性介，其名反在九峰之次，余深不平。其著《医话》十卷，阐发前人所未发，惜未刊行，附记数言于斯也。

《重订灵兰要览》目录

卷上

中风…… 439
卒中…… 441
疟…… 441
痰…… 442
喘…… 443
泻…… 445
水肿…… 446
鼓胀…… 447
膜胀…… 447
脾胃…… 447
伤食…… 448
积聚…… 448
诸气…… 448
诸血证…… 448
出血不止…… 449
呕血…… 449
眩晕…… 450
头痛…… 450
脑痛…… 451
牙疼…… 451
心痛…… 451
目痛…… 452
口糜…… 452
身重…… 452
胁痛…… 452
腰痛…… 452
虚损…… 453
劳瘵…… 454
梦遗…… 454
不得卧…… 454
妄见…… 454
发热…… 455
渴…… 455
盗汗…… 455
白浊…… 455
淋…… 456
小便不通…… 456
大便不通…… 457
疝…… 458
痔论…… 458
附骨疽…… 458
乳痈…… 458
子嗣…… 459

卷下

重订灵兰要览　卷上

明　金坛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如皋　顾金寿晓澜评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中　风

《素问·风论》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滑云：枯当作风。或当作均。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岐伯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怏而不能食，名曰寒热。怏音突，忽忘也。又音退，栗，寒战也。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肉膹膹音忿真。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即不仁也。疠者有疑当作因。荣气热腑，腐同。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滑云：此当在上收假疠者上。或曰名寒热。五字疑衍。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风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书云：中右为真气已绝，较中左更深。余尝治右偏类中数人，皆用养血祛风，佐以化痰利湿而愈。已于治验录详言之，参观即知。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当作皆风气也。帝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态。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书昼日则瘥，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仲景云：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羸而重，胃而肿胀。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咦，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仲景云：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则呕。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仲景云：肝中风者，头目瞤，反胁痛，常呕，令人嗜甘。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论在鼻上，其色黄。仲景云：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肢中烦重，目皮瞤瞤而短气。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奇病论》云：有庞然如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处，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岐伯对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不能食，善惊而心气惫者死。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隔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膹胀，食寒则泄。论形瘦而腹大。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风日则痛少愈。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

尽痛则寒。

中风最宜辨闭脱二症，闭症宜开，脱症宜固。惟当辨其脉虚大以为别。至于闭症气塞，亦有六脉俱绝者，不得以其无脉而误认为脱症也。

中风将发预防之方

黄芪蜜炙，五钱　防风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五分　橘红一钱　归身酒洗，二钱五分　木通二钱五分　山栀一钱　甘草五分　红花三分

脾胃虚弱，语言无力，再加人参三钱，干山药一钱五分，薏仁二钱，白术一钱。内热加山栀至二钱，仍多啖雪梨妙。渴加麦冬二钱五分，五味子五分。眩晕加明天麻一钱。痰多而晕，更加旋覆花五分。脚膝麻痹无力，加杜仲姜汁炒去丝，牛膝，酒浸，石斛，酒浸，各一钱五分。夜卧不安，或多惊恐，心神不宁，加炒酸枣仁，茯神各一钱五分。右用水二钟，煎至一钟，入竹沥一杯，梨汁一匙，温服无时。

方书每以六经形证为定法，用小续命汤加减。岂不知《内经》云：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必审十二经见证，庶无实实虚虚之诮矣。

中风将发之前，未有不内热者，热极生风，能令母实。故先辈谓以火为本，以风为标。治法先以降心火为主，心火既降，肝木自平矣。此实则泄其子之法也。若作风治而以辛热之药疏之者，固贻害不小，而调气一法，亦百无一验，明者更精思之。

《太平广记》载：唐·梁新见一朝士诊之曰：风疾已深，请速归去。其朝士复见鄜州马医赵鄂，乃复诊之，言疾危与梁说同矣。曰：只有一法，请官人试吃消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绞汁而饮。到家旬日，惟吃消梨首爽矣。此亦降火除热之验也。《本草》云：有士人病危，诸治不应，遂就诊杨吉老。令服雪梨担余而瘳。与此朝士相仿佛。

卒中之初，有决不可吐者，有决不可进辛剂，即姜汤亦禁用者，不可不知。

今人治五脏气绝，口开手撒，眼合遗尿，鼻声如鼾，昔人所不治者，以大剂参、芪浓汤灌之，多有得生者。可见世无不可医之证，而昔人徒认此证为有余，不知其不足，见投之以顺气疏风之药，往往长逝。顺气疏风而妄损元真，岂可不明辨以悟人哉。遂目为气绝不治之候也。则其他之为虚症，而为医所误，或幸而获痊，或不幸而毙者，可胜计哉。

每见时师初用八味顺气散，多不得效。八味顺气散为治痰多实证之方，涉虚者是抱薪救火。今人不辨虚实，以为治风主剂，则遗误非浅，今特正之。已而用二陈、四物，加胆星、天麻之类，自谓稳当之极，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无一效，何也？盖妄以南星、半夏为化痰之药，当归、川芎为生血之剂，而泥于成方，变通无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脉，助真元，非大剂人参不可，而有痰者，惟宜竹沥，少加姜汁佐之。不宜轻用燥剂。至于归、地甘粘，能滞脾气，使脾精不运，何以能愈瘫缓。岂若人参出阳入阴，少则留而多则宜无所不达哉？其能通血脉，虽明载《本草》，人谁信之。

里中一老医，右手足废，不起于床者二年矣。人传其不起，过数月，遇诸途。讯之，曰：吾之病几危矣，始服顺气行痰之药，了地无应验。薄暮神志辄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进十全大补汤，即觉清明。遂日服之，浃数月，能扶策而起，无何，又能拾策而步矣。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吾治其虚，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获全也。余曰：有是哉，使进顺气疏风之药不辍者，墓木拱矣。然此犹拘子成方，不能因病而变通，随时而消息，故奏功稍迟。吾早为之，当不止是也。姑书之以俟明者采焉。

此老始亦服顺气疏风，病延载余，继因病久年老气虚，试服补剂而有效。遂日进一贴，沉疴若失，遂保其身。然亦不幸之幸，执方治病，病必殆是也。

卒　中

凡卒中之时，不可惊惶搬搅，只掐其人中，徐徐以药灌之。

《儒门事亲》记一老人患头痛吐下，灸火后出门，见日而仆，家人欲揉扑之。戴人立止曰：大不可搅。盖病人衰老涌泄，血脉易乱，身体内有灸火，外有太阳，是以跌仆。若又搅之，便不救矣。惟安神思待之以静、静便属水，自然无事。

古人治病，先审其用，次辨体质强弱，然后治之，如射之的。而市井佣工，何能梦见。

按：卒中，大症也。聊聊数语，毋乃太简乎？世称卒中者，初中风时，如口眼㖞斜，半身不遂者，《内经》为偏枯。其左瘫右痪，及畏腿风，皆卒倒后邪浅之见证。其舌强不言，唇吻不收，经称为痱病，即《千金》风懿之候，乃卒倒后邪深之见证。而东垣以中腑邪浅易治，中脏邪深难治。今考楼英、孙一奎二家立法，分晰最善，乃明乎冒、伤、中三者，权轻重而用药。其重者，即太阳病，头项痛，腰脊强，治以桂枝汤。谓之伤风。其轻者，四时皆有，为感冒，即冒风也，治以九味羌活汤加柴胡，为各经活套法也。其极重者，即三阴中寒症，及六经卒中症，治以辛热温中法也。

疟

凡病多能为寒热，但发作有期者，疟也。无定期者，诸病也。疟之为病，若邪浅则一日一发，邪深则间一日或二三日而一发，邪在阴阳之分，则日与夜各发，邪在阳分上半日发，邪在阴分则下半日发。有先寒后热者，先伤寒后伤风，名曰寒疟。

有先热后寒者，先伤风而后伤寒，名曰温疟。有但热不寒者，阴虚不能制阳，而阳气独发，名曰瘅疟。有但寒不热者，阳虚不能制阴，而阴气独胜，名曰牝疟。

至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弦迟者温之，弦紧数清之，浮大吐之，浮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虚微无力为久病，洪数无力与微皆虚也。脉无力虚微，重按几无，皆正虚邪盛之候。暑但热不寒，或热多寒少，面垢口渴，虽热退后而身常有汗，心热而烦，脉洪而虚。风则恶寒自汗，烦躁头疼，转而为疟。风，阳气也，故先热而后寒。寒则恶寒而无汗，挛痛面惨，转而为疟。寒，阴气也，故先寒而后热。二症初发之际，风寒在表，虽寒热过后，而身体常自疼痛，常自畏风，宜以发散为主。湿则身体重，骨节痛，呕逆胀满，因冒袭雨湿，汗出澡浴得之。食则若饥而不能食，食则中满，呕逆腹痛，因饮食无节，饥饱有伤得之。痰则发时痰涎上壅，兀兀欲吐，或时眩晕，兼平时有痰之人，一得症即当以豁痰为主。古人云：无痰不成疟故也。虚则久疟之后，表里俱虚，真元未复，疟虽暂止，小劳复来，名曰劳疟。大抵间作者多，日作者少。积则久疟不止，邪气伏藏胁间，结为癥瘕，谓之疟母。大抵感暑邪为多，卫气与邪相并则病作，与邪相离则病休。并于阴则寒已，离于阳则热止，至次日又集而并合，则复病也。其间日者，由邪气内薄五脏，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寒多者，宜升其阳，使不并于阴，则寒自已。热者多，宜降其阴，使不并于阳，则热自已。寒热交作者，一升一降，而以渗利之药从中分之，使不交并，此秘诀也。暑热则清之，风寒则散之，湿则燥之，有食消食，有痰行痰，虚者补之，有癥瘕者，以缓消之。不可急攻也。

辨症精详，分六气感伤而加减，启迪后进非浅。师其法者细心研究，则致病之源亦获矣。

主方：柴胡一钱五分，升麻、葛根、羌活、防风各五分，以上五味，俱甘辛气清，能

升阳气使离于阴，而寒自已。知母一钱，石膏三钱，黄芩枯飘者五分，以上三味，母、芩味苦，石膏体重，俱性寒而下行，故能引阴气下降，使离于阳而热自已。猪苓一钱五分，分利阴阳，令不交并。川山甲一钱，此物能水能陆，故借其气引诸药出阴入阳，穿走经络，无不利道。甘草五分。调和诸药。尝闻一方士言，疟忌甘草，能助脾经湿热耳。此余五六年前自制方也。寻常治人，只一服便止不复发，盖表里驱逐其邪，令无停留之处，故寒热立已，而他人得此方者，尚为方所泥，不能尽操纵变通之妙，时或不效。缘伏暑郁蒸，滞而为气，郁而为痰，皆为寒热之根，而此无利气行痰之药故也。今议加姜制厚朴一钱以利气，三和曲一钱五分以行痰，更立加减法于后，治疟之法，尽于此矣。暑疟热多寒少者，减柴胡以下五味三分之二，母、芩、石膏倍原数用之。但热不寒者，去柴胡以下五味及山甲、猪苓，既非寒热交并，只宜退热为主，故去此七味。仍加粳米一勺，人参一钱五分。石膏善泻胃气，故用粳米佐之，使胃气不受伤，人参亦此意。且热伤气，故用补气之药为主。此即白虎汤加入参也。煎药外仍宜进消暑丹一二百粒。以疏伏暑而行积痰。见伤暑门。暑病必自汗，其无汗者，乃当风取凉，闭汗不泄而致，宜芎苏散发之。见伤寒门。不可与白虎汤。风疟宜芎苏散，不必覆盖衣服，待其自然微微汗出，却以本方视寒热多少，发作早晏，消息与之。盖为已自汗，不可更大发汗，故但微微取汗，去其寒邪而已。寒疟宜芎苏散取汗，汗不出加麻黄一二钱以发之，发后不除，以本方消息与之。湿疟用除湿汤一剂服，见伤湿门。却以本方消息与之。食疟宜于伤食门中消导之法，兼陈平饮、局方双饮子、清脾饮，俱可服。陈平饮乃二陈汤合平胃散也。凡虚人久疟脉弱，不能食者，慎勿用疟药，每发五更以人参一两，生姜一两，同煎连进二服，立止。

治疟之法，详于《内经》。今但言夏秋病疟，而不详明脉症，仅取升散之药五种，苦寒之药三种，虽王金坛得意之作，窃有异议，诚恐后进误会，不审病原，辄用其方，未必尽效。盖病有万变，未可执一也。谚云：执方治病，病必殆是也。假如正气不能胜邪，若再升散殆矣。此方用在初期，固能逐邪外出，有升降阴阳之妙。若正虚久疟，用必增剧。余每用白蔻仁一钱易穿山甲，取其辛香，宣逐膈膜之壅蔽，流行荣卫，较原方尤效。用古方妙在化裁，未可拘执，则敏捷矣。余治久疟，审其所因，每以六八味加减，何入休疟为佐，详治验中。但师其法，不泥其方。

痰

人身无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谷入于胃，共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集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书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实则行，虚则聚，聚则为痰，散则还为津液气血。初非经络脏腑之中，别有邪气秽物，号称曰痰。盖论痰者，当详痰之原。痰即水也，水即气之所化，故无病不关于气，无病而不有痰。痰之清者又为饮，乃火不化水者也。以为身害。必先去之而后已者也。余幼喜唾痰，俞唾愈多，已而戒之。每喉间梗梗不可耐，辄呷白汤数口，咯出口中，用舌搅研令碎，因而咽之百余。津液满口，即随鼻中吸气咽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顷，咽间清泰矣。如未清，即再漱再咽，以化尽为度。方咯出时，其味甚咸，漱久则甘，世人乃谓瘀浊之物，无澄而复清之理，何其谬哉。吾尝渡河矣，见舟人掬浊流而入之瓮，掺人矾末数分，即时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气不足，则痰聚胸膈，喉间梗梗，鼻息喘短，中焦荣气不足，则血液为痰，或壅脉道，变幻

不常。下焦卫气不足，则势不悍疾，液随而滞四末分肉之间，麻木瘫肿。治其本则补之宜先，治其标则化之有法。略露端倪，以须颖者之自悟云。

痰由津液所凝，聚上中下三焦，荣气不足，壅塞脉道，变幻不测。王隐君有曰：怪症奇病，皆属于痰。善治者，调其荣卫，诸恙自瘳矣。

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摄之之法。下虚上溢，宜用复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坠之之法。何谓澄之之法？如白矾有却水之性，既能澄浊流，岂不足以清痰乎，然犹不可多用，至于杏仁亦能澄清，而济水之性清劲，能穴地伏流，煮而为胶，济水虽清劲，惟近世之阿胶伪者日多，奈何？最能引痰下膈。体此用之。所谓澄之之法也。何谓摄之之法？如大肠暴泄脱气，及小便频数者，益智仁一味，益智仁善调气摄涎，又能固脱，功效至捷。最能收功。盖有安三焦，调诸气，摄涎唾，而固脱滑之妙。故医方每以治多唾者，专取其辛而能摄，非但温胃寒而已。此所谓摄之之法也。何谓复之之法？肾间真气不能上升，则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则气不通，而津液不注于肾，败浊而为痰。宜用八味丸，地黄、山药、山茱萸以补肾精，茯苓、泽泻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润肾燥。肉桂、附子热燥之药，何以能润？曰：经不云乎，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所谓复之之法也。此治肾虚寒痰之良法。何谓坠之之法？如痰液聚于咽膈之间，为嗽为喘，为膈为噎，为眩为晕，大便或时闭而不通，宜用养正丹、灵砂丹，重剂以引之使不并，所谓坠之之法也。至于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湿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薄者劫之，开之发之，见于《素问·至真》，应变不穷，尤为治痰之要法。在圆机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虚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虚。虚者既复，则气血健畅，津液流通，何痰之有。今人乃谓补药能滞气而生痰，此聋聩之言，流害无穷矣。

痰乃津液所结，固未可尽化，但使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在调血和气之要。丹阳贺鲁庵，年七十余，膈间有痰不快，饮食少思，初无大害，就医京口，投以越鞠丸、香气化痰丸，胸次稍宽。日日吞之，遂不辍口。年余，困顿不堪，僦舟来访，问脉于余。则大肉已脱，两手脉如游丝，太溪绝不至矣。见余有难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间胀满太甚、大便秘结不通，殊以为苦，但得稍宽，即瞑目无憾也。固强余疏方，以至亲难辞，教用人参、白术之类，大剂进之，少顷如厕，下积痰升许，胸膈宽舒，更数日而殁。夫二丸乃时师常用之药，本欲舒郁，适增其痞，本欲清痰，反速其毙。岂不悖哉。明效若是，而病家乃无悔悟惩创之心，岂宿业已深，大命垂绝，故天塞其衷，而使之决不可返耶。不然，何不论于理，而甘就屠戮者之众也。

过服辛散，正气暗受其戕。久则涸津液之源，气道塞其输机，遂致痰结日盛，胸腹愈胀，大便久秘，遂至大命垂绝。呜呼！身无大病而喜服药者之殷鉴欤？

喘

经云：秋脉者，肺也。秋脉不及则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其治法则生脉散之类是也。李明之云：腹胀彭彭而喘，胸膈满，壅盛而上奔者，于症用药方中多加五味子，人参次之，麦门冬又次之，黄连少许。如甚则交两手而瞀，其真气太虚也。若气短加黄芪、五味子、人参。气甚去五味子、人参，加黄芩、荆芥穗。冬月去荆芥穗，加草豆蔻仁。仲景治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以麦门冬汤主之。用麦门冬七升，半

夏一升，人参四两，甘草二两，粳米三合，大枣十二枚，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经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火气咳喘。又：热淫所胜，病寒热喘咳，宜以人参、麦冬、五味子救肺，喘有虚实之分，须细辨之。生脉散乃热伤气虚而设。童便炒黄柏降火。《本事方》治咳嗽上喘急，以人参一味为末，鸡子清投新水调下一钱。昔有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不含。俱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乃人参之力也。楼全善治一妇人五十余岁，素有痰嗽，忽一日大喘，痰如泉涌，身汗出如油，脉浮而洪，似命绝之状。速用麦门冬四钱，人参二钱，五味子一钱五分，煎服一帖，喘定汗止，三帖后痰亦渐少。更瓜蒌仁、白术、当归、芍药、黄芩各一钱，服十贴而安。

喘而无汗烦躁，脉浮大者汗之。喘而有汗腹满，脉沉实者下之。喘有内外感伤之别，外感烦躁无汗而喘者，宜汗。腹满有汗而喘，脉沉实者，宜下。仲景云：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又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麻黄六两，石膏半斤，生姜三两，大枣十五枚，甘草一两，半夏八两，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入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又云：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主之。肺胀，咳而上气者，水寒之标邪也。治以小青龙汤平其冲气。况方中安内攘外，各尽其妙。余仿其法，以治寒嗽，莫不有桴应鼓之效也。麻黄、芍药、桂枝、细辛、甘草、干姜各三钱，五味子、半夏各半升，石膏二两，用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煎服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喘而自汗，腹满便秘，气口脉大于人迎，下之无疑。外此则不宜轻下也。罗谦甫平气散可用。仲景云：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而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木防己三两，石膏如鸡子大十二枚，桂枝二两，人参四两，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分二服，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微利即愈。痰多者，亦气短而喘，须察其平昔，非因劳倦气脱之症而发，脉浮滑而大，咽喉不利，四七汤甚效。气郁痰凝，俗名梅核气是也。仲景治妇人胸中如有炙脔，用半夏厚朴汤，即此是也。如是风痰，可用千缗汤，半夏七个煨四片，破之。皂角去皮尖二枚，甘草炙一寸，生姜如指大，水一碗煎，去半顿服。又治因伤风而痰作喘逆，兀兀欲吐，恶心欲倒，如夏月有此症，为大热也。盖此症随四时为寒热温凉，宜以酒黄连、酒黄柏、酒知母各等分，为细末，熟汤丸桐子大，每服二百丸，白汤送下，空心服之，仍多饮汤，服毕少时，便以善膳压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泻冲脉之逆也。冲脉上干逆气不降之故。平居则气平和，动则气促而喘者，亦冲脉之火，宜用酒黄柏、酒知母之属。凡泻气下痰定喘之药，施之形实痰多者为妙。降气行痰之药，损人真元，正虚者宜审。若一切虚症，及脉浮大，按之而涩者，下之必死，须谨之。阴虚而喘，脉弱而涩，四肢寒者，去死不远，慎勿下之。宜用人参、麦门冬、五味、当归、生地、童便、竹沥之属。《素问·逆调论》云：夫不得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汉防己、茯苓之属主之。又云：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阳明经道壅塞，则其气不能从道，故不卧矣。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熟半夏、橘红之属主之。

泻

泄泻之病，水谷或化或不化，但大便泄水，并无努责后重者是也。脉细、皮寒、少气、泻利、不食，为五虚死。泄泻而犯五虚，中土已竭，危候也，参附汤尤不能挽，必加七味白术汤，可以追其既失之脾阳，而固其元气，试之效捷。用人参附子之类救之，亦有得生者。脉缓、时小结，或微下留连者，皆可治。浮大洪数，或紧或弦急，皆难治。脉数疾为热，沉细为寒，虚豁为气脱，涩实为积滞，弦而迟者为气泄。心脉止者，为惊泄。湿则泻水，腹不痛。风则米谷不化而完出。火则腹痛泻水，肠鸣，痛一阵，泻一阵。痰则或泻或不泻，或多或少。食则腹痛甚而泻，泻后痛减。肾虚则五更时便泻，常时则否。寒则腹中冷痛，洞下清水，腹内雷鸣，米饮不化。湿者燥之，虚者补之，热者清之，寒者温之，有痰者行痰，有积者消积，气陷则升之，气脱则涩之。主方：白术，炒二钱，燥湿补脾，白茯苓，去粗皮，分水，白芍，炒，各一钱五分，止腹痛，又能补脾而伐肝。陈皮、去白，一钱，行气。甘草，五分，炙，和中。如的系伤湿者，去白术以苍术代之、盖白主收敛，不若苍能发散也，仍加羌活一钱，风能胜湿。猪苓、泽泻各五分，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脾虚者加人参一钱，补脾气之要药。木香、砂仁各五分，脾虚则气不运，故以药之辛温行气而温中，以腐水谷也。仍服戊癸丸，方见脾门。或将前方加莲肉五钱，陈糯米一合，炒熟俱为末，加白砂糖，每朝空腹以白汤调服，其功尤捷。

肾虚者加破故纸一钱五分，益肾气，肉豆蔻一钱，止虚泄。二药气味相合，能使脾肾之气交相通而化水谷。仍多服戊癸丸。热泻粪色赤黄，弹响作痛，肛门焦痛，粪出谷道如汤之热，烦渴，小便不利，宜以赤茯苓代白茯苓，用为君，盖赤火色，取其相入也。热既并入于大肠而作泻，今欲引归前阴以分其势，故用为君。仍加猪苓、泽泻渗利之药各五分以佐之，又加茵陈、山栀仁各五分，二味俱苦寒，俱能解邪热而利小便。兼进如金丸，方见后。痰泻加半夏曲一钱五分，行痰。用陈皮、白茯苓各二钱，治痰以行气为先，而茯苓能利水行津液故也。

虚者加人参一钱，盖痰气多由脾虚不能运化也。用竹沥、姜汁一盏加入服之。

如体实能食者，不若加元明粉一钱，就其势从大便去之，却服收涩之剂。食积泻多噫气如败卵臭，宜去白芍药，加枳实、木香另磨，俱理气之药一钱，砂仁五分，仍看所伤之物而用药。如伤肉食者加山楂，伤米食者加神曲、伤面食者加萝卜子，伤酒者加干葛各一钱，伤蟹者加丁香五分，仍进保和丸，方见伤食。酒积每晨起必泻，本方内加人参、干葛各一钱，白豆蔻仁、吴茱萸各五分。寒泻加入参一钱，熟附子、干葛各五分，阳气不足则寒，故用人参补气，姜，附已寒。

不能食者进八味丸。元是寒泻，因泻而寒燥引饮，转饮转泻者，去白芍药，加干姜、黄连、人参各一钱。干姜治初得之寒，黄连解新增之热。寒何由动，热泻久而虚，故有虚热也，须用人参补之。此理中汤加黄连也，名连理汤，多有奇效。

有一等盛暑，又复内伤生冷，及热泻暑泻，诸药不效者，疑似之间，尤宜用此。风泻完谷不化，丹溪以为脾虚，前已列脾虚一条，若用补脾药不效，便当治风。《素问》云：久风入中为飧泄。又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而《史记·仓公传》又名之为迥风。足知完谷不化，完谷不化乃迥风之候，连理汤必佐羌防以升之，关窍通而伏风自去。乃风症也。宜本方内以苍术代白术，加羌活、防风各一钱，辛温通关窍而去风。升麻、柴胡各加五分，又经云：清气在下，则飧泄。故以二药助甘辛之味引清气而上升。仍绝不与食一二日，泄当自止。

暑月泄泻与热泻同，仍宜服六和汤，方见暑门。并啖浸冷西瓜数片。又有一种气泻，肠鸣气走，胸膈痞闷，腹急而痛，泻则腹下宽，须臾又急，气塞而不通者，此由中脘停滞，气不流转，水谷不分所致，宜于本方内以苍术代白术，去白芍药，以其酸收故去之。加姜制厚朴、结散气，大腹皮主气攻心腹，各一钱，白蔻仁五分，辛温能下气理中，仍磨入木香汁服之。木香治腹中气不转运，又火煨之，能实大肠。如小便不利，加猪苓、泽泻各五分，并调进车前子散。如口渴引饮，加人参、麦冬各一钱，二药何为能生津而止渴，盖脾气上升于肺，肺气下降，乃生津液，而二药能补脾肺故也。升麻五分，引清气上朝于口。乌梅肉五个，酸能止渴。如久泻气脱加人参一钱，罂粟壳五个，酸能止渴。诃子皮，二药俱酸涩，故能敛脱气而止泻。肉豆蔻各一钱，木香，煨另磨。砂仁各五分，肉蔻止泄之要药，涩以固脱，煨木香实大肠，砂仁理气。泻久气必下陷，须用升举之药，加升麻、柴胡各一钱，羌活、防风各五分，风药能鼓舞元气上升。有久泻不止，及泻已愈而隔年及后期复泻者，有积故也。宜本方内加三棱醋煮，蓬术醋煮焙干，二药消积，各一钱。木香、砂仁各五分，理气。兼进保和丸。凡大便泄，服理中汤，小便不利，大便反泄，不知气化之过，本肺不传化，以纯热之药治之，是以转泄，少服则不泻，多服则愈热，所以不分，若以陈皮、青皮之类治之则可。经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

《儒门事亲》云：昔闻山东杨先生者，治府主洞泄不已，杨初未对病人，与众人谈日月星辰缠度，及风云雷雨之变，自辰至未，而病者听之，而忘其圊。杨尝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问其所好之事。良医治法变通化裁，出奇制胜，而愈其病。）非拘执药饵一法，其用心智慧，非庸工所可揣度。好棋者与之棋，好乐者与之笛笙不辍。

按：兹法匪直可以治泄，即七情虚劳之类亦宜然，是故枚生七发。楚太子闻吴客之辩，涩然汗出，霍然病已。虽是寓言，实有此理也。第晓日风云之变者，世已难其人，而况可求之庸医中乎。可叹！可叹！

《白云集》云：黄子厚者，江西人也，精医术。邻郡一富翁病泄泻弥年，礼致子厚诊疗，浃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说，求归一月。读《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运旋不息，故阁得地在中间，如人弄碗，只运动不住，故空中不坠，少有息则坠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气不能举，为下脱也。又时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窍，则水满筒，放其按，则水下溜无余。乃豁然悟曰：吾可以治翁证矣。即治装往，翁家惊喜，至即为治艾灸百会穴，未三四十壮，泄泻止矣。

一人服内托药，大便大泄，小便秘，或用五苓散则全秘，与陈皮、茯苓气化则效。

一人病虚，服附子热药小便闭，诸药不效，惟得黄连、黄芩则效。

水　肿

《既效方》云：有人阴肿，医以赤玉涂之，令服八味丸而愈。若久病而阴肿，病已不可救，宜速灸水分穴。盖水分能分水谷，水谷不分故阴肿，不特阴肿，他处亦肿，尤宜急服禹余粮丸。

《资生经》云：水肿惟得针水沟，若针余穴，水尽即死。然灸水分则有效。灸水分穴为治水肿至捷良法，乃为要穴也。有里医为李生治水肿，以药饮之不效，一日忽为灸水分与气海穴，翌早视其如削矣。信乎水分之能治水肿也。

《儒门事亲》云：一男子目下肿、如卧蚕状，戴人曰：目之下，阴也。水亦阴也。肾以为水之主，其肿至于目下固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时，劳汗遇风，风入皮腠，皮腠得寒则闭，风不能出，与水俱行。经云：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仲景名之曰风水。故病如是，不禁房室则死。

赵以德云：嘉定沈氏，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肿，医治半月余不效。余诊其脉，六部俱不出，用紫苏、桔梗之类煎服一盏，胸有微汗，再服则身尽汗，其六部和平之脉皆出，一二日其脉悉平。

鼓　胀

《九灵山房集》云：钟女病腹胀如鼓，四肢骨立，医或以为孕、为虫、为瘵也。项彦章诊其脉告曰：此气薄血室。钟曰：服芎、归辈积岁月，非血药乎？彦章曰：失于顺气也。夫气道也，血水也，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矣。经曰：气血同出而异名，故治血必先顺其气，俾经坠得通，而后血可行。气为血帅，气行而血亦行，专治其血，无益矣。乃以苏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彦章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黄峻逐之，下污血累累如瓜者，可数十枚，应手而愈。彦章所以知钟女之病者，以脉弦滑而且数。弦者气结，滑者血聚实邪也。故气行而大下之瘳。

膜　胀

赵以德云：松江一男子年三十余，胸腹胀大，发烦躁渴，面赤不得卧而足冷。余以其人素饮酒，必酒后入内，夺于所用，精气滋下，邪气因从之上逆，逆则阴气在上，是生膜胀。浊气在上，清气在下，则生膜胀。其上焦之阳，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于上，故发烦躁。此因邪从下上而盛于上者也。于是用吴茱萸、附子、人参辈，以退阴逆水邪；冷饮之，以解上焦之浮热，入咽觉胸中顿爽，少时腹中气转如牛吼，泄气七次，明日其证愈矣。《范氏方》云：凡腹胀经久，忽泻数升，书夜不止，服药不效，乃为气脱。宜用益智仁煎浓汤服之立愈。

脾　胃

今人只知脾胃虚则当补，补之不应，则补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处，补肾是也。赵养葵云：补脾不若补肾，果肾虚，命火微弱，用八味丸为要方。许叔微之二神丸法亦妙。脾土克肾水不相为用，如何反补其所胜以滋肝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克处也。五行以相克为用，所以《尚书》大禹谟说个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此圣人立言之妙，其说长甚。今且以水与土言之，水不得土，何处发出，何处安着，土不得水，却是一个燥坌，物事如何生出，万物以水土相滋，动植化生，此造化相克之妙，而医家所以谓脾为太阴湿土，湿之一字，分明土全赖水为用也。故曰补脾必先补肾。至于肾精不足，则又须补之以味，故古人又谓补肾不若补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废也。

《本事方》云：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效。余授二神丸方服之，顿能进食。此病不可全作脾气治。盖肾气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消化饮食。譬之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能熟，其何能化。黄鲁直尝记服兔丝子，淘净酒浸曝干，日挑数匙，以酒下之，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亦知此理也。

《岩氏济生方》云：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以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食不消，大腑溏泄。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益火之原，以消阴翳。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

按：许岩之说，皆与余说冥合。然却不知水土相滋之妙，故犹谆谆以火为言，是混水火为一途也。薛氏云：余尝病脾胃，服补药及针灸脾俞等穴，不应，几殆。吾乡卢丹

谷先生令余服八味丸，饮食果进，三料而平。余兄年逾四十，貌丰气弱，遇风则眩，劳则口苦生疮，胸尝有痰，目尝赤涩。又一人脾虚发肿，皆以八味丸服之而愈。此皆补肾之明验也。杨仁斋医学，恐当在丹溪之右。有云：脾肾之气交通，则水谷自然克化，其见亦及此。

伤　食

《肘后》辨脾胃所伤变易形法：凡诸脾脉，微洪伤苦涩物，经云：咸胜苦。微涩伤辣辛物，经云：苦胜辛。微滑伤腥咸物，经云：甘胜咸。洪缓伤甜烂物，经云：酸胜甘。弦紧伤酸硬物，经云：辛胜酸。微弦伤冷硬物，经云：温以克之。微迟伤冷痰积恶物，经云：温胃化痰。饮食过多，胀痞不下，寻常率以破气之药投之。伤食恶食，必有噫腐吞酸之候。是食物既伤之前，药剂又攻之于后，脾气安得而健畅也。必须以平补之药为主，佐以他药，一升一降，使脾肾交通，而水火既济，自然腐化矣。

积　聚

治积之法，理气为先，气既升降，津液流畅，积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谓气无形而不能作块成聚，只一消痰破血为主误矣。天地间有形之物，每自无中生，何止积聚也。戴复庵以一味大七气汤，调气和血，使其升降自如，津液周流，灌溉脏腑，无滞窒则积聚不攻而自化矣。治一切积聚，其知此道欤。肝积肥气，用前汤煎熟待冷，却以铁器烧通红，以药淋之，乘热服。肺积息贲，用前汤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五分。心积伏梁，用前汤加石菖蒲、半夏各五分。脾之积痞气，用前汤下红丸子。肾之积奔豚，用前汤倍桂加茴香炒楝子肉各五分。

诸　气

今人治一切气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肾，所以鲜效。夫肾间动气，为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房劳过度，或禀受素弱，肾经不足，气无管束，遂多郁滞，是生诸疾。诸气愤郁，皆属于肺。气主煦之，若郁结不舒，气机凝滞，血亦因之痹塞，则诸病生矣，故百病皆生于郁，是其明证。医者以为是当理气，壳朴、香附、乌药之类，杂然而前陈，而气愈不可埋矣。宣之泄之，以快药下之，而人之死者过半矣。于是医之中见稍高者，以为脾虚不能运化精微之故，而从事于补脾。然仅可以苟延岁月，而多至于因循蹉跎而不救。此不知补肾之过也。宜以破故纸、茴香子、葫芦巴之类主之。气药内须兼用和血之药佐之，盖未有气滞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则气益滞矣。

诸血证

樱宁生《启言》云：古人言诸见血非寒证，皆以血为热迫，遂至妄行，然皆复有所挟也。或挟风，或挟湿，或挟气。又有因药石而发者，其本皆热，上中下治各有所宜，在上则栀子、黄芩、黄连、芍药、犀角、蒲黄，而济以牡丹皮、生地黄之类。古人云：有冒风寒，正以阳明火邪为风所扇，而血为之动，中间有桂，取其能伐木也。若苍术、地榆、白芍药之类，而济以大剂，大肠血以手阳明火邪为风为湿也，治以大剂风剂，风能胜湿也。如黄连、黄芩、芍药、柏皮、荆芥、防风、羌活之类，兼用鸡冠花，则又述类之义也。血溢血泄诸蓄妄证，其始也，余率以桃仁、大黄行血破瘀之剂，以折其锐气。凡初期骤然吐血，亟宜快药下之，折其锐气。若日久正气已虚，法当调摄。仲景云：亡血虚家，不可下是也。而后区别治之。虽往往获中，然犹不得其所以然也。后来四明，遇

故人苏伊举曰：吾乡有善医者，忘其姓字，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药下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则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积，则以妄为常，曷以洁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余闻之愕然曰：名言也。昔之疑，今而后释之矣。又云：妇人之于血也，经水蓄则为胞胎，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产育为恶露，则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蕴而为乳，则无复下漏而为月矣，失血为血家妄逆，产乳妇人常事，其去其生，则一同也。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于蓄妄之初，亡血虚家不可下，盖戒之于亡失之后。又云：惊而动血者，属心。怒而动血者，属肝。忧而动血者，属肺。思而动血者，属脾。劳而动血者，属肾。又云：吐血，则足阳明随经上行，渗溢胃脘而为之也。小便血，足太阳随经入膀胱也。

又云：大便前后下血，便前由手阳明随经下行，渗入大肠，传于广肠而下者也。便后由足阳明随经入胃，阴络伤血内溢。淫溢而下者也。古人所谓近血远血是也。又云：咯血为病最重，咯血乃虚劳之渐，其证最危。且难治者，以肺手太阴之经，气多血少。又肺者金象，为清肃之藏，今为火所制，迫而上行，以为咯血，逆之甚矣。上气见血，下病闻音，谓喘而咯血且痰咳嗽也。又云：从高坠下，惊仆击搏，流滞恶血，皆从中风论，终归于厥阴。此海藏之说。盖厥阴多血，其化风木，是以然也。有形当从血诊，无形当从常治，夏仲庸因蹈海惊悸，心为不宁，是为无形，从风家治之而愈。又云：唾血责在下焦阳火煎迫击为之也。唾血属肾虚火炎。肾主唾，为足少阴，少血多气，故其证亦为难治。又有所谓肠风藏毒者，肠风则足阳明积热，久而为风，风有所以动之也。脏毒则足太阴积热，久而生湿，从而下流也。风则阳受之，湿则阴受之。曹氏《必用方》云：吐血须用干姜、甘草作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黄、竹茹、藕汁，去生便远。

出血不止

《九灵山房集》云：湖心寺僧履者，一日偶搔腘音国，曲脚也。中疥，忽自血出，汩汩如涌泉。肌衄者，《内经》名之血汗是也。《集验方》用黄芩清水擦之，屡试良方也。竟日不止。疡医治疗勿效。邀吕元膂往视，履时已困极，无气可语，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丝，他部皆无。即告之曰：夫脉气血之先也，今血妄溢，故荣气暴衰，然两尺尚可按，惟当益营以泻其阴火，乃作四神汤加荆芥穗、防风，不间晨夜并进，明日脉渐出，更服十全大补汤，一剂遂痊。

呕　血

宜降气，不宜降火。水曰润下，火曰炎上，引其气而使之下，即以水克火之理，是降气即所以降火也。若用苦寒之药以降火，火万无降理，盖炎上作苦，苦先入心，故芩、连之苦，本助火入心经之药，而名为降火者，徒以其寒耳。寒能凝血，苦能伤胃，是非但不能抑上升之气，而使之平行，横溢之血，而使之归源，害且有不可胜言也，可不戒哉。宜行血不宜止血，凡呕血之症，其始也，未有不病胸胁痛者，盖由平日起居失节，致血停瘀之久，不能归源，满而溢焉。遂发为呕，殆非一日之积矣，使其流行宣畅，散行百脉，又何呕之有。故凡治呕血之症，必须用行血之药，宣其余滞，而推陈以致新焉，血既流行，胃脘清楚，自不出矣。是行之乃所以止之也，医往往拘泥犀角地黄汤等，过于凉血，虽间或止之，其后常患胸胁大痛，肿满等症，以致不起。盖血得凉则陈者不行，新者不生，瘀物愈积，而真元愈削故也。况血不可止，而强欲止之奚得乎。

恙由郁久化火，外袭暑热，故倾盆呕出，危殆已极。诸药不受，余曾治一妇，危在倾刻，因思诸药皆苦寒，是以投以即呕，借用

八汁饮，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投之果应。方载治验录，参观可也。

宜补肝不宜伐肝。肝藏血，血阴物也，阴难成而易亏，又肝为东方木，于时为春，为发生之脏，宜滋养而不宜克伐，先医谓肝无补法，大谬论也。失血之后，肝藏空虚，汲汲焉实之不暇，而敢以纤毫平肝之药伐之哉，往往见其治疝胀诸症，谓为肝火有余，而用平肝之药，以致爪青囊缩而不起者，则肝之不可伐也，亦明矣。

余外兄虞检庵病呕血，医欲用降火平肝止血之药，而余贻尺牍止之，奈虽用余言，从事于补，而时止时作，大率吐后新血既生，四五日还复吐出，迁延岁月，忽得散脉，知决不可为矣。更数日卒。盖自得病以来，未尝瞑目而卧也，肝为藏血之脏，故人卧则血归肝，今肝脏虚极，不足以摄血，而荣卫之气，亦不复行于表分，故不复瞑目而卧，则血无所归矣。血无所归，故积久而复吐出，自然之理也。余一时思不及此，心常缺然，岁己卯秋，始晤缪仲淳于白下，相得甚欢，忽谓余曰，补血须用酸枣仁。余洒然有省，嗟乎，一人之心思有限，而病态无穷，非博览而约取，舍己而从人，即精如卢扁，不能无失也。而况资庸智暗，学俭识寡者乎，既用自箴，因书之以诏来者。

庸俗每言伐肝，贻害匪浅，往往延成癥疾，殒身者有之。第未明肝为藏血之脏，人卧血归于肝，若肝虚不足以摄血，故目不瞑，若用补血养肝，血有所归，如茯神、龙眼肉、酸枣仁等，随症择用，所以医贵博览约取，虚心研究，以匡其不逮。

眩　晕

《北梦琐言》云：有少年苦眩晕眼花，常见一镜于。赵卿诊之曰：来晨以鱼鲙奉候，及期延于内，从容久饥，候客退，方得交接。俄而台上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少年饥甚，闻芥醋香，迳啜之，逡巡再啜，遂觉胸中豁然，眼花得见。卿云：君吃鱼鲙太多，故权诳而愈其疾。

古名医治病，必详其原，随病化裁，出奇制胜，以冀必效。近世稍有微名，一切书籍，置之高阁，自以为得轩岐真传，若是者，误人匪浅。午夜扪心，能无愧乎，余虽昏耄，仍不敢掉以轻心，若应一诊，归必记病源，参稽古籍，所以慎之也。

头　痛

东垣云：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味之薄者，阴中之阳，自地升天者也。所以头痛皆用风药治之。总其大体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风药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养血，不可不审也。一人寒月往返燕京，感受风寒，遂得头痛，数月不愈。一切头风药无所不服，厥痛愈甚，肢体瘦削，扶策踵门求余方药。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缘何解散不效，语不云乎，治风先治血，血活风自灭。本因血虚而风热入之，今又疏泄不已，乌乎能愈也。又闻之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用当归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关窍血脉，以行当归之力，问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为医戒之不敢饮，因令用斗酒，入二药其中，浸三昼夜，重汤煮熟，乘热饮之至醉。则去枕而卧，卧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药之性上升于头也。至醉乃卧者，醉则浃肌肤，沦骨髓，药力方到。卧则血有所归，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思过半矣。火郁于上而痛者，经云：火淫所胜，民病头痛，治以寒剂，宜酒芩、石膏之类治之，又不可泥于此法也。又一方：用当归二钱，川芎二钱，连翘二钱，熟地二钱，水煎六分去渣，以龙脑薄荷二钱，置碗底，将药乘滚冲下，鼻吸其气，俟温即服。服即安卧，其效甚速。然此亦为血虚者设耳。

头痛六经各有见证，如太阳头痛，上至

巅顶项强，腰脊必痛。阳明痛在额前，必目珠亦痛，便秘口渴。少阳痛在头角，口苦咽干目眩是也。太少两阴，若有痰气壅塞，清阳不升，头亦为之痛。挟六淫之所干，所血之盛衰，皆能致痛也。

脑　痛

脑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则脑为之痛。宜茸珠丹之类治之。若用风药，久之必死。脑为元神之府，稍受微邪，即现不支之态。《内经》谓之真头痛，旦发夕死，虽进茸珠丹，恐亦无济于事矣。

牙　疼

牙疼以平胃散入梅花片脑少许，研匀擦之立效。有胃热肾虚之因，分辨明晰，庶免遗误。平胃加片脑、仅散湿热而已。

心　痛

《难经》云：阴维为病苦心痛。阴维行诸阴而主荣，荣为血，血属心，故苦心痛也。洁古云：其治在足少阳二阴交。仲景太阴证则理中汤，少阴证则四逆汤，厥阴证则当归四逆吴茱萸汤。

阴维为病苦心痛，若手足厥逆，危候也。

重订灵兰要览　卷下

明　金坛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如皋　顾金寿晓澜评订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目　痛

目赤肿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不得力，只用四物汤，内地黄用生，芍药用赤，加酒蒸大黄，赤茯苓、薄荷叶治之甚妙，此戴复庵法。又云：早晨盐汤下养正丹二三十粒。又云：若眼赤久而不愈，用诸眼药不效，早用苏子降气汤下黑铅丹，临卧则以消风散下三黄丸，日中则以酒调黑神散，此数药不独治久赤眼，诸眼皆治之。

降火必兼活血，发前人所未发。若不活血，寒仍凝涩，火何由而降。气血流通，火亦随之而降矣。

口　糜

经云：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宜以清凉之剂利小便，用五苓、导赤散，却合服之神效。又云：少阳之火气内发热，上为口糜。则又当用苦寒之剂也。

如二法不效，则宜炮姜之类反佐之。

身　重

身重之症，时师止知燥湿，而不知补虚。《素问·示从容论》篇。历言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足知身重乃虚症也。宜补中益气汤加减，八味丸消息与之。正所虚则邪易侵感，治标不治本，非法也。

胁　痛

《九灵山房集》云：昔钟姓者一男子，病胁痛，众医以为痈也。设诸香、姜、桂之属益甚。

项彦章诊其脉告曰：此肾邪病，法当先温利而后补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若疑其太过。彦章曰：向用神保丸，以肾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导引，然巴豆性热，非得芒硝、大黄荡涤之，后遇热必再作，乃大泄数次病已。项彦章所以知男子之病，以阳脉弦，阴脉微涩，弦者痛也，涩者，肾邪有余也。肾邪上薄于胁不能下，且肾恶燥，热方发之，非得利不愈，经曰：痛随利减，殆谓此也。房劳过度，肾虚羸怯之人，胸胁之间，每有隐隐微痛，此肾虚不能约，气虚不能生血之故。气与血犹水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既虚则鲜有不滞者。所以作痛，宜用破故纸之类补肾，芎、归之类和血，若作寻常胁痛治，则殆矣。

当辨左右气血而施治，痛在左，肝火挟气也。痛在右，脾火挟痰食也。治从润肺柔肝，而得捷效，乃肝移邪于肺之明证也。

腰　痛

腰者，肾之所附，肾气虚而邪客之，则能作痛。邪者，风热湿燥寒也，大抵寒湿多

而风热少，有风有湿，有寒有热，有挫闪，有瘀血，有滞气，有痰积。风伤肾而痛，其脉必带浮，或左或右，痛无常处，牵引两足，宜五积散。每服加防风五分，或加全蝎三个尤好，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皆可选用，仍合三仙丹。杜仲姜汁炒研末，每一钱空心温酒调服，名杜仲酒，治肾气腰痛，兼治风冷为患。伤湿而痛，如坐水中，盖肾属水，久坐水湿处，或为两露所着，湿流人足太阳经，以致腰痛，其脉必带缓，遇天阴或久坐必发，身体必带迟重，宜渗湿汤主之。不效。宜肾着汤，或生附汤。

感寒而痛者，腰间如水，其脉必紧，见热则减，见寒则增，宜五积散去桔梗，加吴茱萸五分，或姜附汤加辣桂、杜仲主之。伤热而痛者，脉必洪数而滑，发渴便闭，宜甘豆汤加续断、天麻。间服败毒散，若因挫闪，或撷扑伤损而痛者，宜乳香趁痛散，及黑神散，和复元通气散，酒调下。不效，则必有恶血停滞，宜先用酒调服苏合香丸，以五积散加大黄五分，苏木五分，当归倍元散。若因劳役负重而痛，宜用和气散，或普贤正气散。杨仁斋云：劳力而痛，宜十补汤下青娥丸。瘀血为痛，其脉必涩，转侧若锥刀之刺，大便黑，小便赤或黑，日轻夜重，名沥血腰痛。宜苏沉麝香丸，及桃仁酒调黑神散，或四物汤加桃仁、红花、枳壳、乌药之属。丹溪用补阴丸中加桃仁、红花主之。气滞而痛，其脉必沉，若郁闷而不伸，宜人参顺气散，乌药顺气散加五加皮、木香、甘草少许，煎汤调下。痰注而痛，其脉必滑或伏，宜二陈汤加南星、香附、枳壳主之。大抵诸腰痛皆起于肾虚，既挟邪气，则须除其邪，如无外邪积滞而自痛，则惟补肾而已。腰肢痿弱，身体疲倦，脚膝酸软，脉或洪或细而皆无力。脉细便清为阳虚，重按必沉而无力。是其候也。亦分寒热二症，脉细而无力，怯怯短气，小便清利，是为阳虚。宜肾气丸、茴香丸，并戴复庵法，以大建中汤加川椒十粒，下腰肾丸，及生料鹿茸丸之类，仍以猪腰切作薄片，勿令断，层层掺炒茴香末，湿纸裹煨熟，细嚼酒下，此所以补阳之不足也。脉洪大而无力，脉洪大无力为阴虚，其小便必黄赤。小便黄赤，虚火时炎，是为阴虚。东垣所谓膏粱之人，久服汤药，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气热，肾气热则腰脊痛不能举，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宜六味地黄丸、滋肾丸、封髓丹之类，治阴之不足也。

杨仁斋云：经曰，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审如是，则病在少阴，必究其受病之源而处之为得。虽然，宗筋聚于阴器，胀者肾之同系也。五脏皆取气于谷，脾者，肾之仓廪也。郁怒伤肝，则诸经纵弛，忧思伤脾，则胃气不行，二者皆能为腰痛之寇，故并及之。郁怒伤肝，发为腰痛，宜调肝散主之。忧思伤脾，发为腰痛，宜沉香降气汤，和调气散，姜枣煎主之。又有沮挫失志伤肾而痛者，和剂七气汤，多加白茯苓，少加沉香、乳香主之。保命集云：煨肾丸，治肝肾损及脾损，谷不化，腰痛不起者，神效。疟痢后腰痛，及妇人月经行后腰痛，俱属虚，宜补之，于气血药加杜仲、侧柏叶主之。丹溪云：久腰痛必用官桂开之方止，腹胁痛亦然。橘香丸治腰痛，经久不瘥，用官桂，亦开之之意也。

腰为肾府，若肾气虚，随六淫之邪为转移则痛作，调其荣卫，损有余，补不足，究其致痛之由，而治之为得也。

虚　损

补精之药，固忌温热。然以天道验之，时非温热，则地气不能升而为雨，人身之道，何莫不由斯。然则肾气虽寒，补实资乎温助，故昔人苁蓉、巴戟、故纸、茴香之类，发扬肾气，使阴阳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出，而以黄柏、知母为补肾之药，误人多矣，夫黄柏、知母，知母、黄柏，仅可用于火炽体盛者初

期暂服，久则反从火化。虽北方寒水之气而生，然其性降而不升，杀而不生，暂用其寒，可以益水，久服其苦，反能助火。经不云乎，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天之由也。可不慎欤。加减四柱饮，治虚劳短气乏力，语言无力，饮食少思者。人参、黄芪、干山药、白茯苓、熟附子五分，去皮脐，童便换浸三昼夜，纸裹煨三次咀片，川椒红廿四粒，去目及闭口者，上生姜三片，枣一枚，煎服。

劳　瘵

《琐碎录》云：男子劳伤而得瘵疾，渐见瘦瘠，用童便二盏，无灰酒一盏，以新瓷瓶贮之，入全猪腰一对。取血肉有情之品，以类相从，故收效速，是损其肾者，益其精，补之于味也。泥封，日晚慢火养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温之，饮酒食腰子，病笃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宜服此，盖以血养血，胜一切金石草木之药也。秘方：治虚症有火，服参、芪则作喘嗽，服归、地则少饮食。服降火滋阴药则反削元气，而火又不降，宜用此方。甘枸杞、石斛酒蒸多用，麦门冬去必多用，天门冬、干山药。以上五味，皆补虚药。而甘凉者又不滞脾气，以虚症有火者绝妙。山茱萸、酸枣仁，炒研多用，薏苡仁、白茯苓。若咳嗽宜用五味子十余粒，干姜二三分，薄荷四五分，忌桑皮、杏仁、苏子，降气等药。若发躁，宜倍用收敛之药，摄火归源。忌用知母、黄柏苦寒之药，犯之则躁愈甚矣。

梦　遗

王海藏云：余尝治脱精不止者，以涩剂止之不能，不若泻心火。泻心火不能止之，不若用升阳之剂。如风药之类止之。风药善升，使阳气上举，而不下降也。非能止之也，举其气上而不下也。《药要或问》云：郑叔鲁，年二十余，攻举业，夜读书至四鼓犹未已，忽发病，卧间但阴着物，便梦交接脱精，悬空则无悬，饮食日减，倦怠少气。盖以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眠，血不归经，肾水不足，火乘阴虚。阴虚火炎，鼓灼精房，失于退藏而外泄也。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阴着物，由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调脾胃升举其阳，下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不三月而病安矣。《医学集成》记江单医云：遗泄一症，寻常只治心肾，未有别治。以《素问》、仲景考之，当服此屡效。丸方：厚朴姜制二两，羊胫三两，炭火煅通红窖杀，别研细如粉；上二味，陈黄米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丸至三百丸，米汤下。

不　得　卧

《九灵山房集》云：浙省平章左答纳失理在帅阃时，病无睡，睡则心悸神慑，如处孤垒，而四面受敌，达旦目眵眵无所见，耳瞪瞪无所闻，虽坚卧密室，睫未尝交也，即选医之良者，处剂累月勿瘳。后召元膺翁诊视，翁切其脉，左关之阳浮而虚，察其色，少阳之支溢于目眦，即告之曰：此得之胆虚而风上，独治其心而不祛其胆之风，非法也。因投药方，乌梅汤、抱胆丸。日再服，遂熟睡。一方：治多疑不得眠如狂，用温胆汤加酸枣仁一两，炒研煎。

从来不寐之证，前人皆以心肾不交治也，投剂无效。窃思阴阳违和，二气亦不交。椿田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治病切勿执着，拘泥古方，妙在随症用药，变通化裁，精思过人，是为良工。

妄　见

《道山清话》云：张子颜少卿晚年，尝目前见白光闪闪，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颜信之弥谨，乃不食肉，不饮酒，然体瘠而多

病矣。时泰宁不豫，汪寿卿自蜀入京诊御脉，寿卿医道盛行，其门如市。子颜一日从寿卿求诊，寿卿一见大惊，不复言，但投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嘱曰：十日中服之当尽，却以示报。既数日，视所视白衣人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乃欲得肉食，思饮酒，又明俱无所见，觉气体异他日矣。乃诣寿卿以告，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气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以大丸实其脾，小丸补其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其病自愈矣。子颜大神之，因密问所诊御脉何如？卿曰：得春气当绝，虽司命无如之何，时元符改元八月矣，至三年正月，泰宁宴驾，寿卿后入华山，年已八十。

汪君诊法，可谓神而明之。辨证用药，精蕴毕呈。他人难测者，皆有所指归。

发　热

杨仁斋云：凡壮热烦躁，柴胡、黄芩解利之。其热乍轻而不退去，用黄芩、川芎、甘草、乌梅作剂。或用黄连、生地、黄赤芩同煎。临熟入灯心一捻主之，其效亦速、盖川芎、生地，皆能调血，心血一调，其热自退。心者，君主之官焉。心清热自退，善治热者，先调血，血调气疏，自无蒸灼之外热也。《心法附余》云：退热之法，全在清心。必用麦门冬、灯心草、白术、茯苓。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万事之根本，万令从心，心不清则妄动，而热不退。然热又能伤血，血滞则气郁，而热愈不退。退热之法，所以又在调血，法用川芎、当归。若夫阳浮于外，则当敛而降之。大法用参苓白术散，姜、枣煎服。

渴

治渴必须益血。盖血即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虚，故须益血丸。吐血之后，多能发渴，益知渴病生于血虚也。

血虚津液不能上承，则口渴也。

盗　汗

问：人之盗汗，何气使然？曰：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也。卫气昼行阳二十五度，则目张而寤。夜行阴亦二十五度，则目瞑而卧。卧而气不荣于阳分，则腠理开，腠理开，则津液泄矣。阳者，卫外而为固者也。寤而目张，则阳气复反于阳分，故倏然而止也。止汗以黄芪为君，固其阳也。其于五藏有所属乎，曰：心主五液，而肾主水也。人之一身，子时一阳生，心中有赤液下入于肾，午时一阴生，肾中有白气上入于心，心肾交，水火济，而无病也。心肾俱耗，则水火不交，故至阴之下有僭阳焉，骨为之热矣。诸阳之会有纯阴焉，颡为之汗矣，颡亦心之分也。有但见于颡与心，他处无之者，此由心肾俱虚，水液枯涸，势不足以周身之汗，故但见于心之分也。余尝病怔忡盗汗，补心肾尚无功，加猪心数片引之遄已，药贵向导，不可不审也。

白　浊

赤白浊总属肾虚，无寒热之别。玄菟丹、小菟丝子丸、八味丸、山药丸，皆可斟酌用之。不宜妄用利水清痰燥热温凉之药，慎之慎之。有因内伤，以补中益气汤主之。经曰：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是也。《内经》谓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夫中气者，脾土也。脾虚湿热下注，当升清以降浊，而浊自愈也。有思想不遂，意淫于外者，宜清其心，如远志、茯苓、龙骨、石莲、菟丝子之类。有入房过度，伤精而致者，宜补其精。如鹿角胶、肉苁蓉、桑螵蛸之类。经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又为白浊是也。有精竭而赤浊，虚之极也。宜峻补其精。若妄用凉药，必至不起。又《药要或问》曰：白

浊多因湿热下流膀胱而来，赤白浊即《灵枢》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是也。先须补中气，使升举之，而后分其脏腑气血赤白虚实以治之，其他邪热所伤者，固在泻热补虚，设肾气虚甚，或火热亢极者，则不宜峻用寒凉之药，必以反佐之，要在权衡轻重而已。

淋

外兄贺晋卿因有不如意事，又当劳役之后，忽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脓并血而下，茎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滞下后重之状，日数十行，更数医不效，问方于余。余作瘀血治，下以牛膝四两，去芦酒浸一宿，长流水十二碗，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两去皮尖炒，红花二钱五分，当归梢一两酒浸，赤芍药一两五钱，木通一两，生甘草二钱五分，苎麻根二茎，同煎至二碗去渣，入琥珀末二钱，麝香少许，分作四服，一日夜饮尽，势减大半。按：《素问·奇病论》云：病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今瘀血虽散，宜用地黄丸加菟丝子、杜仲、益智仁、牛膝之属，补肾阴之不足，以杜复至。因循未及修治，遂不得全愈。或闭或一夜数十起，溺讫痛甚，迳服前丸，及以补肾之药入煎剂调理而安。从兄淳甫得淋疾，日数十溲，略带黄，服五苓散顿减。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药三五日，复忽见血星，医以八正散治之不应，索方于余。询知其便后时有物如脓，小劳即发，诊得六脉俱沉细尤甚，此中气不足也，便后脓血，精内败也。经云：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宜补中益气汤，加顺气之药，以滋其阳。六味地黄丸，疏内败之精，以补其阴。更加五味子敛耗散，牛膝通血脉，终剂而安。此余初学医时所录，以用药颇中肯綮，故存之。小便黄赤，有寒热虚实之别。《素问》曰：诸病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宜黄柏、知母之类治之，此热症也。《脉经》云：尺涩足胫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汤，此寒症也。

《素问》云：胃足阳明之脉盛，则身已前皆其有余。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宜降胃火。

又云：肝热病者，小便先黄，宜降肝火，皆实症也。又云：肺手太阴之脉，气虚则肩背痛而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宜补中益气汤之类，又补肺气。又云：冬脉者，肾脉也。冬脉不及，则令人眇中清，脊痛，小便变，宜地黄丸之类以助肾脉，此虚症也。小便遗失，责在肺不在肾，盖肺者肾之上源，又其母也，上源治则下流约矣。《甲乙经》云：肺脉不及，则少气不足以息，卒遗失无度。故东垣云：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补之。不愈，当责有热，加黄柏、生地。

淋有五种，气、血、砂、膏、劳。今茎中疼痛，乃血瘀为患，用血药获效，是治其源也。若点滴涩痛，为津液涸，茎中挨胀者，乃中气不足，且肺为水之上源。若肺虚气不上承，亦为淋也。治验录辨之晰矣。

小便不通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何谓气化，津液乃气所化也。小便不通，是气化不行也。经谓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盖譬之蒸物然，汤气上熏釜甑，遂有液而下滴，此脾气熏蒸肺叶，所以遂能调水道而输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审系所虚而水涸者，利之益甚，须以大补。人参少佐升麻，煎汤饮之，则阳升阴降，是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尝治一人伤寒，得汗热退后，脉尚洪，伤寒得汗脉，必洪而无力。此洪脉作虚论，与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当归、芍药、陈皮，数日，其脉仍大，又小便不通，小腹

下妨闷，颇为所苦，但仰卧则点滴而出。日以补药服之未效，于前药内倍加黄芪、人参，大剂与服，两日而小便方利。强力入房，过忍小便而不通者，小菟丝子丸、六味丸治之，多服取效，下焦有热者，风髓丹、滋肾丸之属。杨仁斋云：大凡水道不行，其本在肾，其末在肺。合用牵牛、泽泻，便自通。虚人老人，又不在此例。王海藏云：年老人虚秘，是下亡津液也。以升麻汤举之，阳升阴降，是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也，所以通利。又云：小便不通，非小肠膀胱厥阴也，强力房劳，过忍小便之过也。一男子病小便不通，他医治以利药益甚，丹溪诊之，右寸颇弦滑，曰：此积痰也。积痰在脉，脉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乃以法大吐，吐已病如失。经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又云：肺气通调水道，下泄膀胱。《脉诀》云：肝胆同归津液府，所以太阳厥阴同为一治。又云：膀胱肾合为精府。此肾主大小二便难也。

着眼在肺气通调，水津四布二语。

大便不通

《金匮真言论》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故肾阴虚则大小便难，宜以地黄、苁蓉、车前子、茯苓之属，补真阴，利水道，少佐辛药开腠理，致津液而润其燥，施之于老人尤宜。若大小便燥结之甚，求通不得，登厕用力太过，便仍不通，而气被挣脱，下注肛门，有时泄清水，而里急后重，不可忍者，胸膈间梗梗作恶，干呕有声，渴而索水，饮食不进，呻吟不绝，欲利之则气以下脱，合用葶苈、桑白皮，二者得兼，必然中病。其间更以木通、滑石佐之，尤能透达，虽然，大便小便脉络相贯也，人有多日小便不通，但用神保丸。血燥津液涸，皆致便难。神保丸等治实症固妙，而年老液涸者，不可不审。作葶苈丸，大泻数行，小便自利。按：此法实者可用，不可不审。二便俱闭，只利大便，小便须臾自下。若气已脱，下之即绝，固之则溺与燥矢膨满腹肠间，恐反增剧，升之使气自举，而秽独不为气所结，自然通利，则呕恶不堪，宜何处之。家姑八十余，尝得此患，余惟欲调气利小便之药，虽仅获效，而不收全功。尝慰之，令勿性急，后因不能忍，遽索末药利下数行，不以告余。自谓稍快矣，而脉忽数动一止，气息奄奄，颓然床褥，余知真气已泄，若不收摄，恐遂不救。急以生脉药投之，数剂后，结脉始退，因合益血润肠丸与服，劝以勿服他药，久之自有奇效。如言调理两月余，而二便通调，四肢康胜如平时矣。向使图目前之快，蔑探本之明，宁免于悔哉。便秘是老人常事，盖所固而不泄，故能寿考。而一时难堪，辄躁扰而致疾，若求通润之方，非益血而滋肾，乌乎可也。丸方虽为家姑设，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为孝子养亲，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润肠丸，熟地黄六两，杏仁炒去皮尖，枳壳麸皮炒黄，麻仁拣去壳令净，壳反涩大肠也，各三两，以上三味各杵膏，橘红三两五钱，阿胶炒，肉苁蓉酥煮透烘干各一两五钱，苏子炒研，琐阳酥煮，荆芥各一钱，右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余下，仍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汤下。

大法云：大便秘，服神芎丸。大便不通，小便反利，不知燥湿之过，本大肠少津液，以寒燥之药治之。是以转燥，少服则不济，多服则亡血。所以不通，若用四物、麻子、杏仁之类则可。经云：燥则为枯。湿剂所以润之。肾燥便难也。

益血润肠丸，乃王道之师，非神芎丸之瞑眩。若津涸液少，当用四物润燥，间服益血润肠丸。

疝

朱丹溪于此道中甚有发明，而其临症处方，又多以扶植元气为主，孰虑人遭厄运，其手书皆不传，而传于世者，皆为盲夫俗子裁剪增续，疵谬实多。《纂要》一书，其舛尤甚。凡丹溪长处皆为删去，甚可恨也。即如疝症一门，首载云：专主肝经，与肾虚而致者甚多。肝乃肾之子，而前阴肾之窍也，欲补其肝，能无顾其母乎，而世俗执肝无补法之论，逢一疝症，辄为肝实，过用克伐，死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载一补法，时师既无正悟之明，又无他书足考，焉得而不误也。按：丹溪云，疝有挟虚而发者，其脉不甚沉紧，而豁大无力者是也。当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何尝封锁补法哉。张仲景治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本草衍义》称其无不应验，岂非补肝之效乎。余每治病甚气上冲心危急者，以八味丸投之立应，又补肾之一验也。又大便不通者，当利大便，如许叔微、罗谦甫，皆用芫花是已。今如《纂要》云：不干肾经，则五苓不当用。又言：疝不可下，则芫花不当用。而所列者，惟数种破血之药，苦辛杂收，寒热无别，既不能补肝肾之真阴，又不能通利二窍，使邪有所泄，而耗其气于冥冥之中，且日趋于危而不自觉也，岂不悖哉。

疝有七种，治当分别。虚实寒热，未可泥于温补。亦不可过用破气之品，景岳言之详矣。

痔　论

《内经·生气通天论》云：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盖风气通于肝，而淫气者，阴阳之乱气也。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矣。而又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阴阳不和，关膈壅滞。热毒下注，血渗大肠，肠澼痔漏，安得以免。

气虚湿热下注大肠。

附骨疽

一人生附骨疽，脓熟不得泄，溃而入腹，精神昏愦，粥药不食，医皆束手。延余治之，诊其脉细如蛛丝，气息奄奄欲绝。余曰：无伤也，可以铍针刺其腹，脓大泄，然皆清稀，时若蟹吐沫，在法为透膜不治。或讥余。余曰：无伤也，可治，参、芪、附子加厥阴行经之药，大剂饮之，为制八味丸，丸成服之，食大进，日啖饭升余，约数旬而平。余所以知可治者，溃疡之脉洪实者死，微细者生。今脉微细。形病相合，知其受补。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脓不泄，必有内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深，即刺之无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即透膜无损者，无恶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补肾，肾气壮而上升，则胃口开而纳食故大进也。泄浓既多，刀圭之药，其何得济，迁延迟久，且有他患，故进开胃之药，使多食粱肉以补之，肌乃速生，此治溃疡之要法也。

古疡医必审经络，明虚实，别脏腑脉候荣卫气血之源，非今之疡医，仅知敷贴，不明经络脏腑，是庸工也。

乳　痈

庚午余自秋闱归，则亡妹已病，盖自七月乳肿痛不散，八月火针取脓，医以十全大补汤与之，外敷铁箍散不效。反加喘闷，九月产一女，溃势益大，两乳房烂尽，延及胸腋，脓水稠黏，出脓几六七升，略无敛势，十一月始归就医，医改用解毒和中平剂，外掺生肌散、龙骨、寒水石等剂，脓出不止，流溅所及，即肿泡溃脓，两旁紫黑，疮口十数，胸前腋下，皆肿溃不可动侧，其势可畏。余

谓产后毒气乘虚而炽，宜多服黄芪解毒补血，益气生肌，而医鉴前弊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后益甚，疮口廿余，诸药尽试不效。始改用余药，时脓秽黏滞，煎楮叶猪蹄汤沃之顿爽，乃制一方，名黄芪托里汤。黄芪甘温，以排脓益气生肌为君。甘草补胃气解毒，当归身和血生血为臣，升麻、葛根、漏芦，为足阳明本经药，及连翘、防风，皆散结疏经，瓜蒌仁、黍黏子，解毒去肿。皂角刺引至溃处，白芷入阳明，败脓生肌，又用川芎三分，及肉桂炒柏为引用。每剂入酒一盏，煎送白玉霜丸，疏脓解毒，时脓水稠黏，方盛未已，不可遽用龙骨等药，理宜追之，乃制青霞散外掺。明日脓水顿稀，痛定秽解，始有向安之势。至辛未新正，患处皆生新肉，有紫肿处俱用葱熨法，随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阳分尚未敛，乃加柴胡一钱，青皮三分，及倍用川芎，脓水已尽者，即用戴糁散掺之。至元宵后遂全安。凡治痈疽，须审经络部分，今所患正在足阳明之分，少侵足少阳经分，俗医不复审别，一概用药，药无向导，终归罔功。甚可叹也。近有患之剧甚如亡妹所苦者，一痒友就余求方。余以冗未及应，诸疡医卒拱手以待毙。余其伤之，议布其方，不忍自秘也。隆庆辛未九月九日记。

古名医见病知源，况必先审经络部分，然后制方，用之咸宜。惟世风不古，庸工藉以需索，而病家亦甘受其欺诈，若稍剧之患，每束手无策。金坛心存济世疾苦，特将秘方刊布，以广流传也。

青霞散　治痈疽溃烂，脓多不敛，先用楮叶猪蹄汤洗过，以此敷之。

飞青黛二钱，乳香一钱五分，没药一钱五分，韶粉一钱，海螵蛸一钱，枯矾一钱，白敛一钱，寒水石一钱，冰片三分，红粉霜另研极细和匀，后再研入一钱，杏仁去皮尖廿四个，有死肉加白丁香五分，大痈疽烂甚腐多，加铜绿一钱五分此方专治溃疡。因血热肉腐化而为脓，故用青黛凉血解毒而使肉无腐为君。乳香、没药活血止痛而消肿为臣。寒水石之寒，佐青黛以凉血肉使不腐。枯矾之收涩排肿而追毒，韶粉、海螵蛸之收湿止浓汁之多而不燥，霜粉之拔毒，白敛之敛创，冰片之透肌以为佐使，诸药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润之，此制方之旨也。

子　嗣

严冬之后，必有阳春。是知天地之间，不收敛则不能发生，不中和则不能发生，自然之理也。今人既昧收藏之理，纵欲竭精，以耗散真气，靡所不至。及其无子，既云血冷，又谓精寒，燥热之剂投，而真阴益耗矣，安得有子。大抵无子之故，不独在女，亦多由男子。男子房劳过度，施泄过多，精清如水，或冷如冰，及思虑无穷，谋望高远，皆难有子。盖心主神，有所施则心驰于外，致君火伤而不能降，肾主智，有所劳则智乱于中，俾肾亏而不能升，上下不交，水火不构，而能生育者，未之有也。求嗣者，广积阴功，然后节欲保精，自获天锡，佳儿非徒恃药饵无益，而有损，慎之，余治验录中已缕晰言之矣。又有天禀男子阴痿，女子瘕疝，及体肥脂实者，皆无子之端，不可执一而治。治之之法，若系房劳过度，精清如水冷如冰者，六神丸主之。精竭者，五味补精丸主之。精力衰微，不能远射者，六子丸主之。禀赋元弱，气血虚损者，肾气丸加鹿茸主之。思虑多与心火太盛不能节欲者，大凤髓丹主之。仍以六神丸间服，上下午服，临卧服定志丸。或安神丸之类。若审系虚寒者，固真丸亦可服，其阴痿痹等症，仍当于本症门求之。女人无子，当调其经。于月事门求之，调经首在治肝滋水，肝气为患，妇女尤甚，往往左胁下癥积胀满，呕逆，皆先天肝血不足，治从滋养则平，若误投疏伐则殆。若血亏肝旺，上犯胃脘，下侵两足，纳食则吐，两足挛痛，遂发痉厥，乃肝病入络，因血少不能流通，慎勿执肝无补法，妄用克伐，宜滋水生肝，乙癸同源之治。若体中有热者，增损地黄丸，艾附当归丸主之。

仍间服逍遥散。若禀赋素弱，及脾胃气虚，不能荣养冲任者，补中丸主之。肢体本实，但多郁怒，遂致月事失期，不能成孕者，煮附丸，或香附散主之。体肥脂实，不能成孕者，良方荡胞之法，并坐导之法，亦可采用。亦当常服经验育胎丸。若的系禀受素弱，起居失节，恣啖生冷，致子宫虚寒，不能成孕者，宜以育胎丸为主，壬子丸之类，亦可间服。以上服药之时，俱宜谨戒房室，方能奏功，即念虑之间亦不可轻动，盖心火一动，真精即从而走失，前功尽弃矣，戒之戒之。

按：种子之道有四，一曰择地，二曰养种，三曰乘时，四曰投虚。何谓地，母血是也。何谓种，父精是也。何谓时，精血交感之会是也。何谓投虚，去旧生新之初是也。古法以月经行后三十时辰为准，过此子宫闭，虽交而不孕，即乘时之理也。总以清心寡欲，为最上乘妙法也。余治胎产三十余年，遇大险大危之候，竟得十全八九者，皆用补得法，不随流俗以治标逐瘀为先务。余治验录中择载甚多，参阅可增智识也。

《重订灵兰要览》终

肯堂医论

〔明〕 王肯堂 撰著

《肯堂医论》提要

明·王肯堂著。肯堂，字宇泰，金坛人。其上卷，列痘疹发微、惊风。中卷，列论望色、论孔脉、论人参、论犀角、杂记。下卷，列三痘治验、神水治验、制神水秘法、妇科良方、是编与《灵兰要览》，皆有连带关系，亦有顾晓澜先生评注，更为明晰。裘吉生君，同刊《三三医书》中，爰增圈点，校勘付入本集，以广流传。

《肯堂医论》目　　录

卷上

痘疹发微…… 465
惊风…… 467

卷中

论望色…… 468
论乳脉…… 468
论人参…… 468
论犀角…… 469
杂记…… 469

卷下

三疟治验…… 474
神水治验…… 474
制神水秘法…… 474
妇科验方…… 474

肯堂医论　卷上

明　金坛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如皋　顾金寿晓澜评点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痘疹发微

溯源　痘疹之症，不著先秦古书，故溯流穷源，类多未定之见。有谓在母腹中时，食秽血而致者，有谓在交媾时欲火所钟者，盖皆胎毒也。宋元以来，医家之说，大抵皆然。而近又有天行疫厉，与伤寒同，则是外感，了与胎毒无干，不知伤寒之病，人有不患之者，而痘则人人不得而免，伤寒则既病之后，不能保其不再病，而痘疹则一出之后，永不复出。如此则所谓胎毒者是也。然食秽之于欲火，自有男女以来即有之，何此不见于汉以前，而特于建武以后始有之，岂建武以前，独无胎毒耶。曰：痘疹之症，其始也未有不本于胎毒，而其既也，未始不成于外感，惟其本于胎毒，故人人不得而免。惟其成于外感，故特见于建武之后。而建武以前无见也。经不云乎，温热者疮。盖上古之时，风气未漓，禀受素厚，即有胎毒，自能内消。寒凉之地，腠理闭秘，疫厉难侵，温热之方，风气平安，疮亦不作。故未闻有患痘者。至建武时，胡虏极西北之人，到南方温热之地，腠理开通，偶感时行疫厉之气，触动在胎时所受温热毒，发为此疮，所传染无一得免，而痘症著矣。即如俗所云，杨梅疮者，亦起近代，亦能传染，其一发之后，不复再出，又与痘同。盖人在气交之中，故痘疹由外感而成者，类能传染。惟莫开其端，则其症不著，要未可以执一论也。惟内染外感，相搏而成，故欲发之初，未见红点之际，以微汗散之，未有不愈者，失此不汗，至于将出未出之时，其势已成，更欲汗之，虚者不能成浆，实者必成斑烂矣。可不审哉。

痘疹始于胎毒，继感瘟疫外邪，引动伏毒，势若燎原，危险万分，互相传染，为害阎阎。所以喻氏谓之痘因温疫而发，按外感六经而治，所以择无疫之时宣泄，可收十全。万密斋言之最精，管窥亦良。痘疹定论，补方尤妙。近有引种法，由占拿氏发明原理，百无一失，仅行于粤东，尚未广布宇内。江浙之人，疑信相半，惜乎不能开通奈何，能治外感疫厉，即能疗痘疮。喻氏创之于前，是济世之苦心，奈庸俗不知何。按：近牛苗引种之法已普遍。

预防　预防之药，如古方油饮子、辰砂散、龙骨膏之类，人多用之，未有效者。痘固不可以预治耶。然不治已病治未病，亦医所宜知，故凡值天时不正，乡邑痘疮盛发，或遇冬温，阳气暴泄，至春夏之时，疮必大行，宜预以凉血降火之药治之，则多者可少，少者可无，亦或有此理。今以经验一方附于后。代天宣化丸：人中黄、属土甲己年为君。黄芩、属金乙庚年为君。黄柏、属水丙辛年为君。栀子、属木丁壬年为君。黄连、属火戊癸年为君。苦参、佐。荆芥穗、佐。防风、去芦佐。连翘、去心，酒洗佐。紫苏叶、佐。牛蒡子、酒淘炒佐。山豆根、佐。先视其年所属，取其药以为君，其余主岁者为臣，为君者倍之，为臣者半之，为佐者如臣四分之三，于冬至日修合为末，取雪水煮升麻和竹

沥调神曲为丸。外用辰砂、雄黄为衣，竹叶汤送下。按：此方即无效，亦无损。

制人中黄法　取甘草大者，不拘多少，用新竹一节，纳入甘草，仍紧塞无节空处，尿缸中浸七七日，取出晒干听用。

消毒丹　辰砂、飞过。丝瓜、近蒂者三寸烧存性为末，右各等份。

周岁以下一钱，一岁以上者二钱，蜜调下。或将鸽子雄者煮熟，以辰砂搽上，令儿服之亦可。右二方，大抵以凉血为主。余友孙元博，又以生地黄、金银花、穿山甲主之亦妙。盖二药能凉血，而穿山甲能水能陆，又可以引二药贯通经络而无阂也。

若人脾胃素弱者，更宜调其胃气，适其寒温，节其乳食，间以六君子汤，加枳实、砂仁、木香之类与之，使胃气和畅，荣卫流通，其疮易出，亦易靥也。如或禀受元虚，则又宜以滋补化源为主，微兼凉血之药，如生地、金银花之类，气血既旺，虽即毒盛，亦自无妨，不宜过服凉解之剂，要在融通而已。

当痘疫未起之年，或天时不正，温疫流行之际，预服凉血降火之药，减泄伏毒，自能减轻伏邪，确有此理。余在京师旅馆，有滇南普洱莫君，亦来会试，谈及该处有神皇豆，能迎养供奉之，其所过之衙，痘疹不作。作者可免夭殒，真神物也。相传系神农手植，并蒙赠一粒，试之果验，此言世人罕知，今特记之。

论痘起足太阳　痘疹之症，大抵自足太阳经传变中来。盖痘疹虽非外感，却是因外感而发，故阳经先受病，与伤寒同。钱氏谓五脏各有一证：呵欠伸闷肝也；时发惊悸心也；乍凉乍寒手足凉者脾也；面目腮赤，咳嗽时嚏者肺也；惟肾独无症，以其位在下，不受秽也。此说似是而非。夫痘固毒甚，然亦自经络中受病，苟非坏症，岂有迳尔入脏之理，至于肾独无症。耳尻足稍加冷之故，则以痘本火毒，而肾为水藏，水能克火，故火不敢侵之，非以其不受秽也。子在母胎之时，肾实系之，彻始彻终，皆肾用事，设有秽毒，肾当先受矣。然则缘何而知其自足太阳起也，曰：《灵枢·口问篇》：治欠伸及嚏，俱补足太阳。是知欠嚏，皆太阳候也。《素问》又曰：岁水太过，寒气流行，病烦心燥悸，寒水夹脊，逆流上逆丙火，正寒气流行之谓也。寒水逆丙火于面上，故面腮俱赤，是惊悸腮赤，又太阳候也。至于咳嗽寒热，则伤寒初起之时，亦多有之，未闻其以此而遽谓为藏病也。曰：既与伤寒同自太阳来，则何以无头痛项强骨节痛之症，曰：此属温热，受病既殊，辨症亦异也。

痘因外感引动伏毒，而发太阳通体之经，故阳经先受，其始必由太阳，亦自然之理也。西士占拿氏发明引种法，以泄手少阳之毒，引种后永不复出，是良法也。

论汗下　痘疮未出，疑似之间，不可妄用汗下之药。盖妄汗则虚其表而难成，妄下则虚其里面易倒陷也。然亦语其平，示人精审耳。若语风寒外袭，应出不出，则汗剂亦可用也。如大便连日不行，烦闷狂躁，不与下之，宁不夭人生命哉。是下剂亦可用也。况有不止于此者，明表里，别虚实，在表宜汗，在里宜下。补偏救弊，转危而安。亦治法之权衡，虚实之妙用也。《体仁汇编》云：痘疮逆者，宜以保元汤，加牛蒡子、芩、连、玄参、丝瓜灰、芎、归、连翘各五分，陈皮，桂三分，白芍药一钱，防风、羌活、荆芥、前胡各三分，姜葱煎服，取汗，以泄其毒，开其滞涩。若七八日内病势沉重，色白毒深，又用保元汤，兼大黄、芒硝、枳实、朴、芎、归水煎。大下之，则里虚而毒反内攻，在里而汗之，则表虚而毒益难出。气血既实，毒虽盛而不足以胜其气血，则汗下以泄其毒，而病自去矣。若气血虚而毒反胜之，则不惟虚人禁汗，即毒尽泄去，亦决不能存活，徒负杀人之谤耳，要当精审也。

辨虚实　不食气促，腹胀吐利为里虚。四君子汤加减，甚者木香散。反此则实，不必服药。若脏腑热甚，大便秘，小便赤，腹满

而喘，掌心并腋下汗出，诞言妄语，渴饮水浆，能食而不结痂，宜以承气汤下之。身凉痘疮根窠不红，顶陷为表虚，黄芪建中汤加减，甚者异功汤。反此则实，不必服药矣。

吐利气促腹胀为里虚，腹满而喘，二便秘，谵狂口渴为里实。细心讨论，虚实判然矣。

验轻重　发热轻则毒气轻，故报痘亦轻。发热重则毒气重，故报痘亦重。轻者不必言治，重者宜先解表，凉血解毒次之。及痘既出，便当温补气血，以助其成浆收靥，失此不治。六日之后，无能为矣，审之慎之。又有两耳后红筋起明润者，其痘必轻，若紫红筋起而晦暗者，其痘必重。若大红，虽微带紫，而色明润者，痘虽重无事。二者急用解毒凉血之药投之，亦重而变轻矣。

察验耳后红筋，以辨轻重，最为明显易从。

惊　风

《治法心要》云：常见一老医言小儿惊搐，多是热症。若先便用惊风药，白附子、全蝎、僵蚕、川乌之类，便有坏症。后有医幼科药，只作导赤散，加地黄、防风进三服。导去心经邪热，其搐便止，次服宁神膏神效。《治幼心书》序云：五苓散在诸家止用之解伤寒温湿暑毒霍乱，而德显于惊风痰搐疮疹等疾，通四时而用之，前同知衡州府事故省斋，因其子惊风得疾，问之曰：五苓散何必愈此疾乎？德显曰：此剂内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神，用泽泻导小便，小肠利而心气通，木得桂而枯，足能抑肝之气，而风自止，所以能疗惊风，施之他症，亦皆有说。省斋深然之。此其善用五苓散也。小儿惊风搐掣，医者视为一病，辄以金石、片脑、麝香、蜈蚣、僵蚕、蛇蝎等剂，非徒无益，反增他症。德显则谓有惊风而搐者，有风郁而搐者，惊属心，风属肝，而郁于气者亦有搐，陈氏所谓蓄气而成搐者是也。但未著其方，余因惊风则随症施治，若气郁而搐者，则和用气治之，以枳壳、枳实为主。尝因患搐者，仓卒求药，教服铺家散而搐亦止，病家深感之。此又治搐之特见也。

惊者，痉也。痉有虚实之分，刚柔之别。急者宜清汗涤痰，世俗名曰急惊；缓者宜扶脾益气，俗谓慢惊。切忌妄用针刺，并误投金石毒烈之品。粤省钱澍滋回春丹，驰名中外，然仅能治急症。若慢症误用，立见危殆。其仿单夸耀专治急慢惊风者，是欲一药统治诸病，欲广招来，岂不知无心杀人，已干天谴，奉劝该号，速将仿单更正，造福无穷，生意从此发展，是所厚望焉。

按：小儿吸受外邪，先伤肺经，起自寒热气粗，久延渐入心胞络。虽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烦躁神昏，切忌妄投辛香金石重剂，以致阴液消亡。热势愈炽，正气愈虚，肝风陡动，则肢掣目窜，痉厥生矣。慎勿误认惊风，致多倾败。若能于病未猖獗之先，用辛凉开肺，继以甘寒化热，润燥降痰，旬日自能平复。余历验多人，挽回谬误，不计其数。特将温邪陷入，内耗阴液，肝风妄动，实非惊恐致病。每见病家惶乱，医者庸昧，妄投惊药，轻者重，重者死，忆自喻氏辟之前，痉病之名，不啻大声疾呼，今尚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则草菅人命，何忍缄默也矣。

肯堂医论　卷中

明　金坛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如皋　顾金寿晓澜评点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论望色

望色之法，明莹者吉，昏晦者凶。然陈希夷云：凡色之无光者，不足谓之色。盖光即虚色，灾喜皆不成，不必断也。然则望色者，必于有光中分别明晦，以定吉凶，然后可耳。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四时判之。得时者生，失时者凶。四色之中，又须常带黄润之色，乃佳。脾气无不在也。准头赤，肺中有火；耳畔黑，肾中有邪；年寿赤，则心火炎；眼下青，则脾气逆也。由此而推，思过半矣。鼻准黄明，脾气强也；鼻尖青黄，淋也，白者；亡血也；赤者，血热也。

望而知之谓之神。《内经》明堂篇言之详矣。

论茈胡

茈胡，今人多不谙其状。《脉诀》云：两头有，中间无。遂滋百世之惑。或云：无茈胡，非也。茈者，草有孔之名。

论人参

人参君。气温味甘，甘而微苦，气味俱轻，阳也。阳中微阴，无毒。白茯苓、马蔺为之使，反藜芦，恶溲便卤咸。出上党辽东者佳。其根状如防风而润实，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阴，近罅隙下湿润处。初生者，三四寸，一椏五叶，四五年后，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黄，又红。自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李言闻考人参生于阴湿树林之中，著《人参考》，言之详且晰矣。竹刀刮去土，暴干。无令见风，如人形者神。又雷公云：大块类鸡腿者良。而今人又以莹坚润为上，有金井玉兰之号。炮制。凡用勿取高丽及色枯体虚者，采得去芦用，如不去能吐人。

又丹溪云：若服人参一两，入芦一钱，则一两之参徒费矣，戒之。主治：《本经》云：味甘微寒。寒字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金衔，一名鬼盖。按：五藏之正气不足，而乱气乘之，则心神为之不宁，故令虚劳之人，梦寐不安，神不守舍。人参所以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以其能补五脏之正气也。正气复则邪气除矣。而时师类子补气之外，另求所谓清镇之药者谬矣。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消渴，通血脉，消胸中痰，破坚积，治肺气不足咳嗽，止烦躁，变酸水，杀金石药毒，令人不忘，患虚而多梦俱用之。

洁古云：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肺气喘促，短气少气，补中暖中，泻脾肺胃中火邪。然非升药引用，不能补上升之气，升麻一分，人参三分，为相得也。或补下焦元气，泻肾中火邪，茯苓为之使。又云：补虚用之。又能补胃，治咳嗽则勿用，短气则用之。

东垣云：人参甘温，能补肺中之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肺主诸气故也。仲景以人参为补血者，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血乃旺矣。若阴虚单补血，血无由而生，无阳故也。又云：治中汤同干姜用，治腹痛吐逆者，里虚则腹痛，此药补之。是补其不足。又云：补气用人参，如气短气不调及喘者加之。海藏云：人参味甘温，调中益气，即补肺之阳，泻肺之阴也。若但言补肺而不论阴阳，而寒热何气不足误矣。若肺受寒邪，宜此补之。肺受火邪，不宜用也。肺为天之气，即手太阴也。为清润之藏，贵凉而不贵热，则其为寒象可知。若其伤热则沙参，沙参味苦，微寒无毒，主血积精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治胃痹心痛结热，邪气头痛，皮间邪热，安五脏。人参味甘微温，补五脏之阳也，沙参味苦微寒，补五脏之阴也，安得不异。易老取沙参代人参，取其苦也。苦则补阴，甘则补阳。本经虽云补五脏，亦须各用本脏药相佐使，随所引而补一脏也，不可不知。

近世用人参者，往往反有杀人之害。富贵之家，以此为补元气之妙药，其身欲壑太过，藉参补养，每见危殆者，乃不明当用不当用之过也。况杂入温补剂中，则尤谬矣。世人仅知用参之补，而不知行气，徒形壅塞，不能流通矣。余用参一钱，必加陈皮一分，取效敏捷，参看治验录，即知其用法。

按：《主治要诀》谓人参之用有三：补气也，止渴也，生津也。补气不必言，何为生津而止渴？盖脾气输于肺，肺气下降，津液乃生。犹蒸物然，热气熏蒸，旋即成液，故气不足则渴，补其气，则津生而渴自止矣。能消痰变酸水者，脾气不足，不能运化精微，故蓄而为饮。以人参补之，治其本也。疗肠中冷者，气为阳，阳虚则内寒，而人参补气也。止腹痛者，补里虚之效也。破坚积者，养正气积自除也。止躁烦，治梦纷纭者，《本经》安精神，定魂魄之功也。又人参助肺气，何谓能治喘嗽，人参实元气，何谓能治实满。此盖为因虚而致者，言正气夺而用之，则为补虚，邪气盛而用之，则为实实。要在精审而已。故活古又云：喘嗽勿用，戒实实也。余治一人喘满，服泻肺药益甚，投以人参一服而止，非谓喘嗽，概不可用人参也。胸动迫满，反胃吐逆，邪气方盛，固不可用人参。然伤寒杂病，下后亡阴，胸中之气，因虚下陷于心之分野，而致心下痞者，用导气之药，则痞益甚，须用人参补之。故仲景治胸痹，以人参汤主之。若实者，则宜枳实薤白桂枝汤也。胃虚谷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用辛药泻之，则呕益甚，惟宜益胃扬谷气而已。故胃反呕吐，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与人参立愈。此仲景要诀也。令人不察病之虚实，不谙药之补泻，一遇喘满呕逆之症，便谓有余，杂以破气之药投之，妄言气无补法，遂视人参若蛊鸩。然而病人亦遂束手待毙而无憾，可胜叹哉。三复经文，不觉恍惚。

论犀角

犀角以黑如漆，黄如粟，上下相透，云头雨脚分明者为佳。近人多巧伪，药染汤煮，无所不至，然亦易辨。犀不可见日，并忌。若犯之，则色理粗燥。凡蜜犀角嫩者，以凤仙花染之。

犀有水旱二种，以水犀为上。凡心胆肝三经之热，允为良药。

杂记

《梦溪笔谈》云：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人当依此数也。若老幼羸弱，当量力减之，不可拘执以误人。

余幼时见水蛭，恶而溺之，数四化为水。又一日见之，以蜜一匙滴之，即缩不动，久之亦化为水。嗣后虽经阴雨不复活，二物之

能制蛭毒如此。物性相制之理，不可不知，以备一时缓急之需，亦不可少也。而昔人有吞蛭者，医者见之，乃极劳扰，惜乎其不知此也。又云：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脏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女子宫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又云：四明生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事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即死，若急泻肝气，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江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渐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所载各论，多采前哲指迷之言。以下高氏续补，乃增原书不及，细心研究，胜读书十年，识者自知。

酿酒之时，寒之则甘，热之则酸。酸则蛤粉、田螺之类投之，凉其热也。甘则以炉火绵包而悬酒中，温其寒也。又有酒酸，而以官桂、砂仁之类救之，亦医家从治之法也。

治大风眉发脱落　苦参末半斤、生槿皮末四两。　上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日进三服，清茶送下。

治天泡疮单方　用香油一味。

治杨梅疮毒　羌活、当归、白芍药、金银花、牙皂各五钱、冷饭团四两，即鲜土茯苓，共煎服。若加蟾蜍一双，陈酒四两，同煎，其效尤捷。

又治一妇面目朝肿，腿足午后肿甚，六脉浮濡，诸治莫效。而乞余方治。此证由风湿而起，《内经》云：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以麻黄、防风开表逐风，五苓利湿行水。十服诸恙俱瘳。

此即《金匮》所谓风水症是也。自此以下十三条，原抄本所载，殷氏校板则无。今从原本补入，以广智识。

又治一妇，面目周身，黄如染金，腹胀气促，始由果斋用仲景栀子柏皮汤治之，不应。余诊脉濡而沉，此属湿蕴日久，水窜腠理，未能外达，郁湿化热而发黄，投以茵陈蒿汤，加栀、柏、大黄，以泄湿热。外用金鳞黑脊活鲫鱼七尾，剪鱼尾贴脐之四围，当脐勿贴。干则易之，未及四时，水由脐出，其黄渐退。如是旬日，厥疾已瘳。

按：此法捷效。寿仿其方法，屡治屡验。缘世罕见，今特志之，以启后进。然此方《准绳》中未载，偶阅《秘旨》有一方，与此彷佛。后质之椿田，亦云李冠仙用之，亦效若桴鼓。第不知始自何人，容再查明，以待博雅教政。澜志。

果斋治妇人吐血盈盆，诸药罔效。因思前哲有以血导血归源法，嘱其取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铜锅炒血黑色，以绵纸盛，放地上一周时，出火毒，研极细末，用鲜侧柏叶五钱，麦冬一钱，煎汤调血炭末五分，二三服血自归源，屡验屡效。又治吐血，宜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尤当随症择用，未可执一以误人也。

楼氏《纲目》治吐血，皆用诸药炭，亦颇捷效。今以血导血归源，亦师其意，而变化敏捷，取效昭著。

按：余治一妇吐血倾盆，数日不止，目闭神昏，面赤肢软，息粗难卧。脉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郁火久蒸肺胃，复缘暑热外逼，伤及阳络，致血海不敛，危在顷刻。因思止血诸药，若寒者多投之必呕，乃变通成法，先用甘寒，冀其入胃清上血止。再商二贴血止，亦创见也。服后夜寐甚安，血止神清，惟神倦懒言，奄奄一息，脉虽稍平，右愈浮大无力。此血去太多，恐延虚脱之患。经

云：血脱者益其气，续方其意，用人参、七分，秋石水拌　黄芪、七分，黄芩水炙黑，归身、　钱炒黑、怀山药、钱半，茯苓、三钱　大麦冬、钱半，去心，蒸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三帖，食进神健而瘳。观此知病有虚实，体有强弱，本难执一，但今人吐血挟虚者多，而医者辄用苦寒，是昧于虚实，宜乎得愈者少，而天枉者多矣。今将八汁饮方附后，以备明哲商酌而教正之，幸甚。

又方：甘蔗汁、藕汁、芦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萝卜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冲，鲜荷叶汁、二匙。七汁和匀，隔水熟热，冲入瓜汁，不住口缓缓频饮，凡属虚火，转危为安。用之屡效。若非夏令，无瓜、荷二汁，即以梨、藕二汁倍用。天冬、百合榨汁，亦可代之。前方中人参价昂，可用真西洋参，一钱五分代之。

消渴一症，今医惯用凉药，愈治愈剧，间阅孙东宿治一消渴，小便色清而长，其味甘，脉细数，用肾气丸，加桂心、北五味、鹿角胶、益智仁而效。又一人喜热饮而恶凉，大便秘，小便清，长夜尤甚。脉浮按数大，而重按更无力，余思此病由火不能制水，故饮一斗，小便亦一斗。《金匮》言之详矣。今师其意，不泥其方，用肾气丸减车前、牛膝，加益智仁、人参，胶糊丸服。逾月而痊。

按：消渴症小便多者，皆由火虚难以化水。故饮一溲，一上见口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每用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获效。若属中消，每用黄草汤下其热，又不可拘执成法，而不达变通以误人者。另有治验详言之。集溢不赘，当参合脉症而研究，自获桴鼓之应也。曾忆《秘旨》云：大凡消渴服药获效，必须戒食盐两月可免，反复若不能食淡，方药虽良，终难永年，慎之懔之。

《秘旨》云：温热愈后，余邪往往归之于足。发热肿痛，不亟治则痛甚而死者多。至轻亦成残废幸也。名曰截足风，今附验方于后，以济斯厄。

广胶一两，入糟、醋、姜、葱汁四味，炒化成膏，摊绵纸或红布上，贴患处痛立止。糟入醋中，将糟澌碎调匀，沥出汁，去糟滓勿用，姜汁不必多，只用少许，葱汁较姜汁多一半，糟醋汁约二四倍于葱汁。

按：此方曾治王木匠，年三十余，患温热二候，乞余治之。用白虎汤加味两服，伊未服善后药，而赴工作。从事七日，发热恶寒，两足疼痛不能行，立请同人抬至敝庐，诊其脉洪大，而两尺濡细。知是温热余邪下注，已成截足风之危候。即用此方外敷，内服导赤五苓散以清余热，仅三日而病如失。后又治多人，皆获全瘳，今特拈出，广为传布。前方以嫩桑枝五钱，易桂枝，加淮牛膝三钱，鲜车前为引。

又云：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过节，谓之真心痛。若全脑连齿皆痛，手足寒至节，谓之真头痛。旦发夕死，百难治一，皆直中之危候。

按：真心痛症，曾治一人，证势危殆，不忍坐视。用麻黄、附子、干姜、桂心各二钱，猪肝煎汤频灌，渐次转温，死中求生之一法也。若真头痛，急灸百会穴数壮，再用乌、附、参各二钱，姜汁煎。吞黑锡丹三十粒，非此猛剂，不足以追失散之元阳，而散其外袭之寒邪。余遇一急痧，证势，仿佛，用上法以挽之而痊，皆属三阴直中危证也。

又云：凡病之未现，可以预测其兆者，如手脚心热作渴，思饮茶水，或食已即饥，知将患发背。三年内眉眶骨痛，知将患历风，如手指麻木，三年来必骤然中风。古人观神察色审脉象，而能先识其病，所以扁鹊知齐桓之疾，不可为矣，则非神乎技者，不能步其后矣。

按：《内经》云：圣人治未病，而不治已病。能知色脉，可以万全。此之谓也。然今之医不及也，每有症象昭著，显而易见之病，尚游移不决，若是者等而下之也。

成无己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

汤。若手足自热而至漏，从四逆而至厥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至于六气之感，异于伤寒之传经者，惟舌较为可凭。阴症亦有黑苔、焦黄苔，然其苔必浮胖，或滑润而不枯，皆辨症之要法，尤宜三复斯言。

按：医病非难，难在疑似之辨，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误人匪浅。余于六月中旬，治戴姓一证，体厥脉虚，肢冷，周身赤点，隐于皮肤，口渴谵妄。前医不明，妄用辛温回阳，几危。因辨之曰：此乃阳症似阴之象，况时当盛暑，拟用温热急下存阴法治之。以西洋参三钱、锦纹军三钱、枳壳一钱、生甘草八分、风化硝二钱。和冲服后，得下黑矢如胶者甚多，小便赤涩亦减。以本方去硝、黄，加连翘、山栀、银花数贴而安。若非力辨辛温之误，岂不死于庸俗之手，而人皆以三阴症则不疑。吾所以知非阴症者，因口渴谵妄欲饮，舌苔焦黄而燥，肢体厥逆，乃热深厥深之现象，于是用河间温热例治之而愈。

虞天民治一妇，夜间发热，早晨即退。五心烦热无休止，已延八阅月。诊其脉六部皆数伏而牢，浮取全不应，与东垣升阳散火汤四贴，热减其半，胸中觉清快，胜前连投二服，热悉退。后用四物汤加知母、酒炒黄柏，少佐炮姜，二十余服，热不复作而瘳。

按：夜热脉数，乃阴虚之候。若非明眼，直进滋阴降火，而不疑是抱薪救火矣。今因脉伏且牢，浮取不应，故用升阳散火得效，妙在炮姜合知、柏，以清血分之热，而与阴虚治法有间。所以名医异于庸俗者，此也。

《秘旨》云：一切感证，热入心胞，神昏谵语者，每用犀角、羚羊角、连翘、金银花、元参、生地、人中黄等味，送下至宝丹，往往获效。其有热邪深入发痉者，亦宜以此疗之。世人遇小儿患此证者，妄谓惊风，用针刺之，走泄真气，阴阳乖逆，转致不救。

按：神昏、谵语、发痉，由于温热痰暑转变者多。世间无知女流，妄听妖言，谓是惊风，以针挑之，病势转剧者多，误人不浅。有等老媪或尼姑等，自名神于惊风，惯用挑刺，无知妇女，奉之若神，以致虽受其害，而不能知。特志之以示戒。

龚云林云：暑邪内干，往往忽然头痛恶心，或腹痛腰疼，遍身作痛，不治之，神昏痉厥，朝发夕毙。惟用白虎丸一服，当时血散而愈，较之砭刺之耗损其血，不若此丸，敏捷神效。方用千年石灰，刮去杂色泥土，研极细末，清水飞过，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视痧之轻重加减，烧酒送下，真神方也。

按：此丸顺气散血，化痰消渴，为治痧之仙丸。又治心腹痛，及妇人崩漏，赤白带下，或久患赤白痢疾，跌打内伤，血不能散，服之均效。余恒合此丸以济世，获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亦可。寒痧用酒，热痧用开水温服，随证酌用，切勿拘执。然痧胀由于十二经清浊不分，流溢于奇经，致奇经脉现，则为病也，乃邪气滞于经络，每见刮刺，开通经络而效尤捷也。

《秘旨》载目中起星，足气中热，宜将两足浸温水中，搓擦足心，引热下降。初起亟治，另用白蒺藜三钱，煎汤洗目，日四五次，屡验。或用谷精珠代茶，数日即瘳。

按：目中起星，由于脾火上冲，肝热挟风凝结，或用碧云散、搐鼻散滞气，恒濯其足，使热气下降。或用新橘皮塞鼻中，约六时后即退。不可误用凉点药，致凝血不散，转生云翳。慎之。

王光庵《杂著》云：中食之证，状似中风。非详究病因，难取捷效。曾治一人，忽得暴疾，口噤难言，目不识人，四肢不举，急投苏合香丸不效。因询其致病之由，曰：适方陪客饮食后，忽行此证。遂教以煎生姜淡盐汤，多饮探吐之，吐出饮食数碗，后服白术陈皮半夏麦芽汤而愈。此即食厥。若不问明致病之因，徒以痰药风药治之，戕伐脾胃，而病日剧，是医之过也。

按：中食之证，亦各有致病之因，未可拘执一端而论。余少时，文期匆促，每饭后

子散散步，录秒课艺，日无废事，饱餐后即时煮粥食，因时患腹痛，胸膈满闷、便秘痰涎、食不知味，照保和丸及楂、曲、米、麦等不效。有一老友云：经三十年验方牛黄字丸最妙，速照方配合服之，便通，诸恙均愈。而

氏用字丸功效甚多，略举数端，以启后学。凡温热温疫等症、量病轻重、随症增减、分量取之，最灵最捷，今特指出。

肯堂医论　卷下

明　金坛　王宇泰肯堂撰著
清　如皋　顾金寿晓澜评点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三疟治验

张习可日间受微雨及风冷，疟发于暮，热甚于夜，遂成三疟。乞诊于师，用升阳济阴法，疟渐愈，奈不知调摄，元气未复，嗜欲不谨，九月中旬，疟忽增剧，六脉虚数，乃阴虚已极，而暑邪深入，最难疗治。师问难于余，爰思受病之原，当先扶正升阳，用生地、川芎、归身、白芍、炙草、干姜、葛根、升麻、柴胡、煨姜、南枣浓煎，于疟未作前二时服一盂。四贴后加首乌、人参各三钱，连服三帖，疟竟不作，代订丸方，以善其后。

治不沾沾于补虚，不斤斤于泄邪，而方药病情，丝丝入扣。古谓成如容易却艰辛，非学识兼全者，曷能辨此。

丸方　制首乌四两，大生地二两，人参、于术、归身、龟板、猪苓、炒芩、川芎、楂炭各二两，柴胡一两六钱，淮牛膝一两五钱，干姜、山甲各一两，甘草炙、五钱，活鳖一个，入砂仁末二两煮，取鳖肉同药捣匀烘干，其甲骨亦研细末，加入鲜荷叶汤，泛丸如麻子大，每晨服三钱，沸汤下，服完一料，精神倍于平日。

神水治验

魏子一患嘴唇干燥，皮渐裂痛，自服甘露饮大剂，旬日微获小效，而病成癆疾，乞诊于余，诊得左右两关脉弦而散，显是津液不能上滋，延成茧唇。令内服滋液育阴，二地、二冬、元参、梨汁等为丸，常服。外用神水点擦，日服一小杯，两月而瘳。

制神水秘法

用青铅熔化，散浇于地成为片，取起剪作长条数块，一头钻眼悬吊于锅，锅内置烧酒之上仰张盆，盆与铅相近，锅下燃火，使酒沸而气上冲，放铅片，铅片上有水，滴下盆内，谓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从下而上，能升肾中之水，救上之燥于也。

按：神水之法，古人方中亦恒有之，未言明制法。今果哉先生，阐发其义，而方始显。

妇科验方

薛仲昂云：妇人有疾，两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机也。治呕血及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盏，陈三白酒一盏，贮新瓶内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夜分后，更以火温之，发瓶华食，即病笃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并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养血之良方也。

又云：前人以先期为血热，后期为血寒。然有或前或后者，将忽寒忽热乎。大抵气者血之母，气乱则经期亦乱，故调经以理气为先。

又云：怀孕六七月，因争筑著，子死腹中，恶露直下，痛不能胜，而欲绝者。佛手

散主之。若胎不损，则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损则胎下而母全矣，佛手散方附后。

当归一钱，川芎五钱益母草五钱，水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时，再进二服此方安生胎，去败胎，历验之良方也。

又云：胎不动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动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动者，何可遂断其死胎也。宜服顺气活血药。

又云：产后忌饮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可临产仙药，晕眩败血，中心及血崩诸症，仓卒不及备药，惟儿初下地时，即与童便一盏，庶免诸症之患。一月之内，日服一盏，百病不生，他药皆不及此。

又云：产后百病，三者最危。呕吐、盗汗、泄泻是也。三者并见，其命必危。数症并作，治其所急。见二凶多，一症轻者无害。产后阴血虚耗，阳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发热。治法用四物汤补阴，姜通神明，炮干姜能收浮散之阳，使合于阴，故兼用之。然产后脾胃虚损，有伤饮食，而发热者，误作血虚，则反伤矣。故必先问曾食何物，有无伤损，有恶血未净者，必腹痛而发热，有感冒外感者，必头痛而发热。若发热饮食自调，绝无他症者，乃血虚也，可以补血。若胸膈饱闷，嗳气恶食泄泻等症，只随症治之，要知腹满而不痛者，断非恶血也，莫误。产后用益母草锉一大剂三两浓煎，去渣，加芎、归末各二钱，陈酒、童便各一盏，服之至再，则腹痛血晕之患免，且大有补益。真治产之司总也。此方又名夺命丹，为历验之良方也。

产后喜咸爱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瘤疾，终身须自慎之。家传秘方有六，简易而神妙特奇，世世保之毋失，方列于右。

种子丸　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带根阴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朝一丸，百日有效。

固胎丸　条芩二两，于术一两，每服三钱，右研细末，砂仁汤下，连朝而胎可永安。胎热重者，条芩加一两，于术用米泔水浸。

保安丸　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晒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怀孕入九月，每晨服一丸，砂仁汤下。服二三十朝，必无倒产之逆。

催生丹　用益母草四两，焦白芷、炒滑石、百草霜各二两，临产服四钱，芎归汤送下效。

益母丹　既产用山楂末二钱，浓煎益母草汤，陈酒和童便调下，第一日服三服，二日服二服，三日一服，第四日第五日山楂末减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楂末，止服二味，第八日并三味不服，而百疾不生矣，历验。

坤元是保丹　孕妇病则胎亦病，而堕则多两亡。此方能却胎病，使两无恙。

方用　飞青黛五钱，伏龙肝二两，二味研末，用井底泥调匀涂脐上，当孕处二寸许，干则再涂。此丹止可施于伤寒极热之症，不可概施者也。切记切记，慎之慎之。

朱彦修治产妇，阴户一物如帕垂下，俗名产颓。宜大补气以升提之，用参、芪、术各一钱，升麻五分，后加归、芎、甘草、陈皮调之。又治产妇阴户下一物，如合钵状，此子宫也，气血弱，故随子而下，用升麻、当归、芎、芪服二次，后以五倍子作汤洗濯，破其皮，觉一响而收入。

又云：大凡胎已足月，宜补助气血，为添水行舟，万无难产之厄。附录历验方于后。炙绵芪、熟地各一两，归身、枸杞子、党参、龟板醋炙各四钱，茯苓三钱，白芍、川芎各一钱，无论胞衣已破未破，连服四五帖，但用浓煎头汁，取其力厚也。

此方屡效，余恒用之，较世传二宝散佳良。

按：以上各条，出于薛仲昂集中，议论精纯，方多简效，洵为女科秘笈，世罕见之，薛氏所纂，余亦未见其书，知者尤鲜，曾质之椿田兄云：书名《坤元是保》刊于政和年间，其方论本于《产育宝庆》而增广之，世渺流传，蒋亦未见原书，惟当日在阮太傅业

书中，见其方论节要，是否质之明智订正，以尽其妙，而仁医林之智识，或可以俟之。

阴阳应象大论云：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此即五行生克之理也。古贤治病每用之，有桴鼓之应。若文挚之怒齐王，华元化之怒都督，皆宗经旨。戴人、丹溪亦效其法，见于治案，然亦有不拘克制之说者，但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按：自七情至肌衄，从《秘旨》节录，亦殷本所无，兹从原本补载备考。

按：七情之病，其原本于五志之偏胜，其治仍由格致之从化理固然也。故云：医者意也。以其所胜，而能制其所不胜，伏其所主，必先其所因，自《内经》、《难经》阐发于前，历代贤哲续注于后，法良效捷，启迪后进，功非浅鲜矣。

韩飞霞《医通》有云：黄连、肉桂，能交心肾于顷刻，谓治不寐之灵丹，历验不爽。今特拈出，以启后学之悟。

按：前贤方法固良，要在对病，捷如影响。如上法，余治一妇，惊悸不寐，已延半载，医治不效。乞余诊治，尺脉微数，两寸浮洪，显是阳不交阴，卫气仅行于阳，而不入于阴，故心肾不交也。即仿前法，用川连二钱，另煎待冷，桂心二钱，另煎等冷，用半夏、秫米各三钱，取甘澜水煎成，加连汁、肉桂汁和匀，乘温徐徐频饮，服后觉倦，至夜安睡甚酣。前患已瘳，稍有惊悸，改用补心丹加减而愈。足见方药对症，如鼓应桴，非虚言也。

《内经》有肌衄一症，谓之血汗，治之不得其法，往往血流过多，面色骤白，周身瘛倦，气息奄奄而毙者多。兹特拈出，以备博采良方，而济一时之急也。此条与《秘旨》参看尤佳，方载《秘旨》附录于下。

用炒川山甲一钱，研极细末，重罗节细粉罨之，以帕扎住即止，内服补血汤三帖，自愈。兹从《秘旨》录出，以济斯厄，余详治验录中。

按：肌衄一症，古无良法，余治友人杨兄，溺后发际忽出血不止，众皆哗然，无法。余思与前症相符，亟用黄芩煎浓汁，俟冷涂之而收，三次而痊。后亦不发。兼安时有云：四时之中，有寒暑燥湿风火相搏，喜变诸疾，须预察之。其饮食五味禽鱼虫菜果实之属，偏有嗜者，或金石草木药素尝有驾者，人五脏有大小高下坚脆端正偏倾，六府亦有大小长短厚薄缓急，令人终身长有一病者，贵者后贱，富者乍贫，有常贵，有常富，有暴富，有暴穷，有暴乐，有暴苦，有始乐后苦，有离绝蕴结，忧恐喜怒。夫常贵后贱，名曰脱营。常富后贫，名曰失精。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精竭体沮，脱势侯王。精神内伤，情慕尊贵，妄为丧志，始富后贫，焦皮挛筋。常富恶劳，骄坠精消。离间亲爱者，魂游绝。所怀者意丧，所虑者神劳，结怒者志苦，忧愁者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荡悼而不收，喜乐者捭散而不藏。此皆非外邪所中，而得之于内也。良工必预审问其由，先知脏腑经络受病之所，可举万全。工不思晓，令五脏六腑血气离守，迫至不救，又何言哉。

又曰：阴阳虚盛者，非谓分尺寸也。荣卫者，表阳也。肠胃者，里阴也。寒毒争于荣卫之中，必发热恶寒，尺寸俱浮大，内必不甚躁。设有微烦，其人饮食欲温而恶冷，谓阳虚阴盛也，可汗之则愈，若误下则死也。若寒毒相薄于荣卫之内，而阳胜阴衰，极阴变阳，寒盛生热，热气盛而入里，热毒居肠胃之中，水液为之干涸，燥粪结聚，其人外不恶寒，必蒸蒸发热而躁，甚则谵语，其脉浮滑而数，或洪实，或汗后脉虽迟，按之有力，外证已不恶寒，腹满而喘。此皆为阳盛阴虚，当下之则愈。若误汗则死也。仲景载三等阳明，是阳盛阴虚证矣。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以此别之。若阴独盛而阳气暴绝，必四肢逆冷，脐筑凑痛，身疼如被杖，面青或吐或利，脉细欲绝，名曰阴毒也。须急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

阳气复生，濈然汗出而解。若阳独盛而阴气暴绝，必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如锦纹，或下利赤黄，脉洪实或滑促，名曰阳毒证。宜用针泄热，服以苦酸之药令阴气复生，濈然汗出而解也。

又曰：夫邪逆阴阳之气，非汗不能全其天真。《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谓桂枝、甘草、细辛、姜、枣、附子之类，能复阳气也。酸苦涌泄为阴，谓苦参、大青、葶苈、苦酒、艾之类，能复阴气也。酸苦之药既折热复阴，亦当小汗而后利者。经云：身汗得之而后利，则实者可汗是也。

华佗治法云：伤寒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分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身热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随症发汗则愈。

庞安时云：凡发汗须加衰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上，以腰足难取汗故也。半身无汗，病终不解。凡发汗后病证仍存，于三日内可二三发汗，令腰脚周遍为度。若病不解，便可下之，设令下后不解表里，邪亦衰矣。宜观脉证调治，七日内可期正汗为善也。发汗后不可再行汗者，始发热恶寒，今不恶寒，但倍发热而躁，始脉浮大，今洪实或沉细数，始安静，今狂语，此胃实阳盛，再行汗药而死。须当下之，有人始得病变阳盛之证，须便下之，不可拘日子深浅次第也。病三日以上，气浮上部，填都胸心，故头痛，胸中满，或多痰涎，当吐之则愈。

按：庞安时《总病论》所节十条阅之，令人耳目一新，所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汗下诸法，洞若观火，启迪后进，胜读书十年，惜乎全豹未窥，憾甚。澜志

又云：若虚损及新产人不能吐者，可服枳实散。枳实细末米饮调二钱，日可三四服。若有虚寒手足冷，及脉微弱者，枳实二两，加桂枝一两，同末之如前服。

病五六日以上，气结在脏腑，故腹满身重，骨节烦疼，当下则愈。若小便少，手足心并腋下不濈润，尚未可攻下，当消息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

又云：《素问》载两感于寒，其脉应与其病形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口，不知人，六日死。言其六日死者，是脏腑荣卫或有所通行，故四日少阴与太阳俱病，五日太阴与阳明俱病，六日厥阴与少阳俱病，是重传得六日死矣。其有三日死者，《素问》谓阳明为五脏十二经脉之长，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绝，故死矣。夫邪气盛则实，表里邪实，并领血气入胃，不通于荣卫气血，故气血随邪而尽，则三日死矣。其脉候《素问》已脱，今详之。凡沉者，皆属阴也。一日脉当沉而大沉者，少阴也。大者，太阳也。二日脉当沉而长，三日脉当沉而弦，乃以合表里之脉也。沉长沉弦，皆隐于沉，大凡阴不当合病，今三阴与三阳合病，故其脉似紧而大，似沉实而长，亦类革至之死脉也。

又云：伤寒一日，巨阳受病，前所说膀胱详矣。《病源》云小肠，虽则误其标本，其手足阴阳，自有并病者，故《素问》云：六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是表里次第传，不必两感。亦有至六日传遍五脏六腑而死者也。《素问》云：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假令第一日脉不躁，是足太阳膀胱脉先病，脉加躁者，又兼手太阳小肠也。又云：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假令第四日脉静者，足太阴始传病也，脉加数，又手太阴病也。故六日亦能传遍脏腑也。躁谓脉数，静谓脉不数，用药则同，若用针，须取足与手之经也。

《秘旨》中载安常治验云：安常尤善针法，有孕妇产七日而子不下，群医治之无效，众以死置之。适安常过其门，病家求视。安常

一见孕妇，呼曰：未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以手上下捫摩之，孕妇觉肠微痛，呻吟间产一子。母子无恙。有市医问其因，庞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能脱，投药无益，吾隔肠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所以遂生，无他术也。

按：庞先生安时，为宋代良医，著《伤寒总病论》，东坡谓真得古圣贤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已义贯幽明矣。奈沧桑之变，世渺流传，吾师命予重校，付活字板印，附正脉以广其传。今择其要论数则，录于医论之末，俾后进知有其书，便于寻绎，济人疾厄，共登仁寿之域，则吾之志矣。果斋识。

《芷园治验》云：孟杼正君因怒发，呃三日夜，急柬召予。以事牵至未末往诊，孟杼愁容怨语，泣涕嗟苦。予诊之曰，来极迟，效极速，药进而寝。次日喜见曰，昨心欲裂，方治后事，以兄诙谐宽我耳。宁期一药而果效，真不解其故。予曰：予开肝郁也。内君特怒之未畅，气将入胃而不能，故发呃。予不治呃，用柴胡等条达木郁，郁解则止，暴病气全，故易愈耳。

积学日深，见病知源。况暴病正气未伤，故效骤速愈矣。

按：呃由怒起冲气，欲入胃而不能，则发呃。卢先生用柴胡条达木郁而瘳，未将全方药味示人，乃重道不肯轻泄治法，则后进未能效尤矣。今既用柴胡条达木郁，可隅反而知其余之药，亦不外薄荷、芩、芍、归、草等味，即逍遥散一方，以解木郁，而诸郁均解。予治验中亦仿鼓峰法，师其意不泥其方，用合欢皮、川郁金、枇杷叶、香附、橘络、金橘饼、玫瑰花等，随宜加减，变化其方，每多获效。惟原方有白术一味，有壅塞气机，浊而不宣之虞，斟酌去之为宜。如苏梗、抚芎、茹橘、檀香、旋覆花等，皆可随症选用，至于名医用成方，必临症化裁，超越凡庸之上也。

又治白下缮部戴养吾夫人恙，召诊寸关不透，体常倦怠，眩运不食，胸膈痞满。予以为肝脾之气不伸，用八珍加升麻、柴胡，愈而体实，每病取前方服之即安。后之瑞安之滇南十五年，皆倚恃焉，若稍加减，便不获效，养吾公解组林下，每过湘水必得良晤。尝以夫人为信心此方也。夫人性静体厚，起居安适，是以气血不振而消沮，故于补气药中，加开提之剂，盖得其性情，如布帛菽粟，若将终身焉者，所云信心二字，真为良药，世之任医，厌常喜新，安得恒守一方至十五年耶。

信心二字，真为卫身至宝。近人厌故喜新，朝张暮李，广征方药，贤愚不别。遂致轻者重，重者危，是不知守信心之患矣。

来熙奄廉宪急柬召予诊其侄，力大身体丰硕，伤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语，手足扬掷，腹胀如鼓，而热烙手，目赤气粗，齿寒槁舌。黑参、附、石膏、硝、黄、芩、连，无不服，诸名公已言旋矣。予诊之，脉独鼓手，用大黄一两，佐以血药一剂，下黑臭血一二斗，少苏，四剂始清。熙奄公问予：妊昏三日，所存唯一息耳。君何用剂且大，且多幸遂生全，敢问其说，予曰：治病用药，譬之饮酒，沧海之量，与之涓滴，则喉唇转燥矣，以若大躯壳，病邪甚深，不十倍其药，何效之臻。且此恙寒邪入胃，蓄血在中，其昏沉扬掷，是喜妄如狂之深者也，不知为病，而望之为死，不弃之乎。夫大黄未尝不用，苟投非其时，品剂轻小，一或不应，用心惑矣，宁能放胆而用哉。

此为阳明蓄血症，用桃仁承气重剂，方能克敌。然非学识兼全者，不能如是。湖墅史大正君，呕吐之声，远及百武。脉之左关鼓指，不连于寸，两尺滑搏，于左独加，水饮不入唇七日矣。因为透肝之剂，断必孕男，药进而呕定，月足果产男。因问予曰：内子寒热大作，呕吐不食，人皆以伤寒治之，君独以为孕，其柴胡、白芍、吴萸、黄连，虽

未专用，何一剂而呕遂平？”予曰：医名方脉者，须察脉以定方也。人唯伺其证，而不循其因，是以失之。今脉具在，不为证瞒，因病发药，故其言验也。尺中脉搏，固知为妊，其关不连寸者，盖肝志专郁郁，善怒而不善发也，郁之之既久而自发，振拉催拔之象见焉，顺其性而伸之调之，肝舒气平，恶自无阻，而呕自定耳。

恶阻呕吐，其因尺中脉搏，固以恶阻断定。治以舒肝气，顺其性而调之，则呕自平矣。

闻子将尊堂，丙午冬月，心忽然如散而沉下，便不得睡，几三月矣。召诊，独左关弱不能应指，予以为肝虚须补其母，当立春始安。用熟地为君，茯苓、枣仁、当归、人参、防风、远志佐之，服二十帖，至期而愈。子将问心散不寐，以属心经，何反以肾肝药见效，而言立春日始应，应为分疏。予曰：此得之脉也。经曰：肝不足则恐，恐则气下，虽情志无恐惧，而气象似之，据脉按证，肝虚无疑矣。因肝不足，先其令而疾，作补母生脾，待时而元气乃复，岂得以心散便属心经，是非心散也。乃心见身中气散之象耳，则散非病，设心脏病则病矣，又何能自见其散哉。

补母以益子，是隔二之治。言立春始愈，乃肝脏正气旺而邪自退舍矣。

汤梅生病腹痛，痛则绕脐有形，甚至欲死，人皆谓生气独绝于内，似有不起之虑。予诊之，关脉近尺有滑，附之胀痛，气羸颇乏精彩，因用枸杞为君，白芍、伏苓、肉桂、吴萸佐之，六剂痛止。服瑞竹堂方四制枸杞丸，一料竟愈。黎茂先举问何疾，予曰：脐疝也。疝气引阴，原无斯症，然疝者，有形之痛，而有所止之处，故字从山，不必定引阴也。疝本厥阴肝疾，其状若死，亦厥阴证。故用温补肝药，生气自复，不致内绝，此案贪天之功，予为可作起死一则看也。

脐疝乃厥阴危险之候，治以温补，是从根底而治也。

李姓口舌生疮，几三年矣，脉浮细急数，按之空虚，而尺尤甚，用薛立斋肾虚火不归经法，以加减八味丸料二剂即愈。此案初试立斋先生法纪，其捷效如此。为近世高明之家，独出奇见，欲超出规矩绳墨之表，不知视立斋为何如。

水嘉何介甫文学，性沉静，病脾数年，饮食少咳，精神痿悴。辛酉七月就诊，两关软弱不透于寸，用参、苓、归、芍、陈皮、防风、甘草数十剂，至九月始归。遂喜啖肥浓，数年之疾脱然。壬戌春再过钱塘，携美人蕉、佛桑花、赠遗特盛，问曰：予疾有年，补脾补肾，法非不详，而未之效，君何从平易得之。予曰：君疾在肝，非脾肾也。凡诊病者，当穷其源，无为证惑，如饮食少，虽关脾胃，其所以致脾病者何故，此自当审者。今君两关脉弱不透于寸右，固脾虚明矣。而左则何应，此盖脾体不足，而脾用不行也，何谓脾之用肝也。星家取克伐者为用神，脾体无肝木为之用，则气血便不条畅，运化迟钝而脾转困矣。自秋令金肃，肝更不伸，予为补助肝木之气，使之扬溢，则脾土伸舒，精神油然外发。虽不治脾，实所以治也。安用奇特之法哉！予正恐不能平易耳，平易之言，学之所未能者，今谓事斯语。

名医治病，必求其源，而辨其脉，不为外证形势所惑。补不足，损有余，本经旨以立方。

吴叔显上舍，庚申三月生疮，服药疮愈，而喘急殊甚，十日不能就枕。予往诊之，先用开肺发疮，次用降气补肾，断其二日当疮发，五日当足肿，六日当出水，十日可喘定就睡。嗣后足生二毒，三月始复。秋之白下，就国学读书，次年七月偶以伤风微热，左三部脉唯隐隐见，饮大剂人参、归、术、甘草十贴，脉方起。二十帖如常。十月再感，左脉更不如秋，但微热而起居如故也。三日就枕，七日头痛如破，因告其兄，极道秋病之危。今若昏沉，决无生理。彼尚疑余言，九

日果微昏谵语，十二日不识人，再七日死。其族昆问曰：叔显昨岁垂危，君言变证，历历如响，幸全生焉。今冬示微恙，果应君言而殁，其证其因，为一为两。答曰：叔显骨气夭弱，肾精不全，其疮亦从肾发焉。不知而用发散药，元气转耗，疮毒内逆于肺而喘，予用四逆散，使太阴气开，疮遂外出，用六味料，使少阴纳气，息遂内匀，清升浊降，足肿生痂，病都外出，是以生也。今秋左脉不起，知元气内索，不堪左旋矣。比起而再戕贼之，病发于骨髓，所以脑痛，因之遂昏，乃内关之证，气独内绝，是以死也。论其根本，出皆于肾，是一非两，不在证之轻重为异同也。此案辨治精详，非深于《灵》、《素》之蕴，所不能道也。

少阴肾虚，元气内索。是内关危证，生气内绝，不治之症矣。

蜀富顺孝廉阮太和讳士肃，病寓吴山，卜召予诊。披衣强坐，对语甚壮，神气则内索也，身热进退，舌苔黄而厚。盖自吴门受寒，以肉冀为补而时啜之，遂缠绵及月，余用疏散轻剂，热退又复强啖，再热不能起坐。予时之富春，五日归，诊之谵妄呼笑，不识人已三日，形骨立，汗雨下，内热特甚，而胸胁之热，扪之烙手，第脉尚有神。予用人参八钱，加四逆散中一剂，而谵妄定，三剂而热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穷天之上，极地之下，飞扬奇变，得太乙神符召之，始得返生。愈弥旬，方啜粥，病中自为之记。别时问药状，余谓此寒伤心气，荏苒厥深，而凑于胸也。缘以不张南旋，病淹中道，骨肉之音虽近，实违药石之给，既缺且竭，心已伤矣。又反覆再四，汗液多亡，内无主宰，热遂入胸，胸为心主之宫城，精神因而涣散，是以游魂为变也。用四逆使热外出，加人参俾神内凝，气复邪散，是以生耳。

始由气郁不舒则伤肝，继则强啖伤脾，是以精神涣散，游魂为变，用四逆散退逐外热，加参以益元气。

富阳周妇、马妇，皆少年水肿，肢体洪盛，脘腹膨胀，水道不通，饮食绝口，有以为疸者，为鼓者，为气者。予往诊之，以药不克济，乃针足上出水皆石余，次日胀小减，三日大减，足尚肿，又针之，令服八味丸，以温其肾，期年皆孕。周善调护，子母两全，马失调护，子母俱毙。此盖肾中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遂聚水而病作，饮食汤药用水，而不能导之，辗转助长，乃致于此。非针去水，则菀陈之淤，何从而泄，水去肾衰，非温补之，则浊凝之阴，必致复聚。肾中之火大复，然周身之阳气有蒂。天癸自行，生育可必，如流离之后，所宜爱养，得之则生聚，否斯待毙耳。

盖肾中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遂聚水致病，是此病之源也。《内经》有聚水而从其类是也。

庚申腊月二十七夜，予患腹痛，恶寒泄泻，平旦且止，至暮复作，明日又止，至改元五日，肛左微痛。起因房室，意为肾泄，服四神丸一大剂，泄痛竟止。早间肛左稍有核，其痛渐近尾闾，暮痛不可反侧，次暮以水化熊胆涂之，立觉凉气直上肺左，痛亦渐缓，略堪展转。中夜吐痰，痰内见血一二点，辰时痔出白厚脓，竟可起坐。十一日早与人多话，方栉发，血从咳至作意忍之，气定且止，煎六味丸料服，亦以肾虚也。暮就枕，夜半睡觉，血即上涌如潮，喘声如锯，进童便及六味煎药，气稍定，才闻姜汤气触鼻，血即随涌。平旦始缓，夜再发如前。凡假寐片晌，背心蒸热，醒即血来，咽喉如截断一涌盈掬，心急躁乱，欲多语言。声一响而血存至矣。十三早议下，莫敢应，至晚势急似无生理，乃用泻心配血药下之，不应。夜方大雪，点水成冻，用水调大黄末服，转欲去衣被，啜芩、连苦药如甘旨，至五更强进清米饮药力忽转，解黑粪瘀泥，臭秽不可近。凡三次，血来之势少平。十五寅时交立春，以建宁老莲煎浓汤呷之甚美。少间足心汗出，次手心出，次

背心蒸蒸欲出，一日安和至暮以多语言，吐鲜血数口，顾儿引仲景义，以赤小豆、连翘合泻心方法服之，觉上身气即开，脐以下不动而闷，汗出似前者三日，血亦渐减。二十外大便自解如青泥，次解如铁弹者二三枚，血方净尽。嗟嗟未解之前，几至不免，汗出之后，始有生机。追思病发之由，十月曾暴怒顿足，叫呼气喘，如食顷。腊月十七，围炉露坐大半夜，指爪朝来尽折，方旬遂病。盖自十月便不能构思、看书亦不深入，近觉神思昏昏者浃旬，病乃大重。余作医二十年，治吐血证众，往往起其危疑，及自罹此，便无主脑，如因房室起病，泄泻在夜，服四神而病已，益信为肾虚下疑，岂知服四神、六味，反为助长，以致病甚。起病始由暴怒气郁，凝其血脉，继因夜半受寒，加以炉火外燔，是以寒气愈凝，血液受焚，留瘀之源也，必用逐瘀，折其锐气，以除病根，为标本之治致病之因，实为四神六味之遗患耳，所以用药不能偏执一经而论。若非偶中仲景方法，死不免矣。原余之疾，本于寒伤阴分，而寒水之气，当乘心火，阴分之邪，宜应迫血，用补肾血剂，偏助寒气，愈凝血液，火故暴焚，血留转瘀也。立春阴分汗出，势自然解，瘀秽下尽，血方治清，初以微寒，竟成大祸，用药之难，惯见且误，如脏毒之疼痛，吐血之喘急，须认其原从寒生，但当未解时。纵有人指出其端倪，恐自亦不信也。而况不知医者乎。故审疾处方，不可执定规矩，今人知其吐血，便用止血行血，顺气降气，种种方法，岂非妙理。若不深中肯綮，反成毒害，慎之慎之。病愈四十日，方能策杖，盘膝室中，出寄紫芝禅室静言思之，殊自可愧，简出成案，用供博采。案成，客读之难曰：吐血之因，起自于寒，容或有之，血涌之状，以为非火，实难深信。且水之与火，不可同语，主何说以通之。余曰：人生气交中，平时惟一太极，内含阴阳五行之妙，不可得见其端倪。病则偏而动，阴阳五行自相摩荡，如止水之风，自有波澜也。设若受寒，即见寒之所象，便是波澜，内撼其机，变现倾移，往复之相，所谓一而二矣。故人伤于寒，则为病热，热则火反病也。受一分寒，倒见一分火，寒则十分，则火有十分者，势也理也。吐血固为火象，其所以然，实寒气抑之，鼓之。而火始有力，病之本源，不在于火，而在于寒明矣。岂得竟以象火而归重于火耶。治病必求于本，必审于内，毋以形似害其义也。客问：伤寒当分六经，君之吐血属之何经？曰：寒者，冬时之令也。人病因此，先动气化，余病在气化中，论之不入经也。入经便有定位，便可标法指示，自是伤寒一家，宜应别论。余初冬怒甚，便当动血，虽不呕出，血奚其清，而寒复伤荣，药偏补肾，其滔天惊人者，势使然也。客问：设以为寒，何不发散，而以苦寒下之？实有似乎治火矣。又用赤小豆、连翘者何义？服莲肉汤而得汗者，又何故也。曰：寒之害人，当分阴阳表里。余受寒于夜，夺浊其血，故邪凑其阴，而阴属有形之荣，所处深密，非表病之当发散者也。寒凝火郁，理必炎上，非苦寒之味，从火之性，而使之降，其势未可服也。火热郁勃，势虽燎炎，原从制抑，所生须作不足论之。仲景云：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泻心汤主之。泻心者，泻血分有余之邪，使之相平乎。不足之气也，心有不足，血无所主，兼并夺蓄之瘀，郁遏盛甚而致暴焚，载血上行，仓皇淆妄，非下有形，安克效哉。顾苦寒下法，似乎降火，不知火之成患，正在不行上炎，有形能去，火空斯发，心气无虞，不足之从来，实在坚凝闭密之寒，火得疏通，安问坚凝闭密者乎，则奚为治火实散寒也。其用连翘之易散，假赤豆之色同，皆欲心气之开，自无坚凝之害，至若莲得夏气之英华，子中复含甲，用透心之端倪者，心气偏郁于阴，透之还从阴出，又汗为心液，而从手足阴分外发，则莲子之用，若神助焉。其发明原理处，精透极矣。客问：四神一剂而泄痛止，六味数进而喘急平，已见成效，何得以为助长也？曰：余疾之来，始于盛怒，成于受寒。

发于房室，三因较之，二分有余，一分不足。今以四神之坚固，六味之填塞，则肾平矣。而寒水合德，严凝甚深，抑火燔焫，非无所自，且药石之力量，气血之转移，只在毫芒之间，可轻试耶。助长之言，识法自具耳。客问：睡觉血涌，源从何出？此从胃溢出，虽有咳喘非关肺也。若自喉来为真藏证，断无生理矣。曰：胃经虽多气多血，吐时盛甚，中有几何，能若是耶，盖此从胃出，非胃中来，第自暴怒伤肝，血藏之机，不无沸扰，况是冬时，闭藏不密，浸至于寒，荣遂大沮，周身之血，不凝而浊矣。人卧血归平和，肝乃纳之，今其浊矣，遂会流于胃海，醒时生气上升，乘之汹滥满出耳。客曰：闻姜便吐，亦生气之升乎。曰：血流在胃，缓因药力，姜气辛烈，触彼将来之势，遂复涌起，无足怪者。客曰：未吐血时，先见神昏者何？曰：此蓄血之征也，血在上则喜忘，在下则如狂，昏正喜忘之别称躁妄。如狂之气象也，心主血，又主神，血无主则妄动，神无主而狂与忘随之矣。客曰：心气不足，与脉合否？曰：从病以来，脉气弦弱，独左寸不透，正气不足之征，而弦则肝之变动，为寒外束之象也。客曰：吐血之因于寒，义有三隅之反，则风暑燥湿四气，亦可例之否。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气一而已。因时之化，则有六者之别，实五气耳。谓之同品可以因寒，自然四气亦可例之矣。然亦可以推深而论，如吐血病之一证也。则凡可以证称者，皆当用五气贯之。此则万病之肯綮也。客曰：病若亟时，脉已散乱，当主何者用药。曰：此当据证，不必脉也。方此之际，生死在指顾中，如两军相敌，非此则彼，余在主将有胆力以持之耳。念昔曾治一通家子，暮方吐血，心烦目眩，眷属环绕，惊惶扰乱。余乃遣其眷属，一手扶掖，一手与药，久之自烦而运，乃按胆隐忍，坚持不失，俟自安定。再与调护，遂得转危为安。可见主之者，须要大有力量，拚身向往，病者方有依怙。若不按胆，不耐性，顾己身，不顾人命，呼吸之间，便分生死，安可忽诸。

按：胆隐忍坚持不失，是救危之至言。古医治病，恫瘝在抱，拚身向往，遂可转危而安。近世之医，虽负盛名，偶遇症象稍危，即弃而不顾。畏首畏尾，自己保名，不肯担任丝毫。若是者，存心太忍，岂与寇盗何异者哉。

按：卢不远先生所著各种，其语多另出新义，兹编亦系抄藏秘本，久恐湮没失传，特附录之。

《肯堂医论》终

知　医　必　辨

〔清〕　李冠仙　撰著

《知医必辨》提要

清·李冠仙著。冠仙，字文荣，别号如眉老人。江苏丹徒人。冠仙晚年见医学日杂，多狃于积习，防后人习此亦为所误，特明辨十三篇，计二十五条，以除其惑。所辨皆切中时弊，皆有所见。大抵类吴又可之粗率，则动用攻伐，致犯虚虚。不善读景岳全书过，信其偏论，则动用温补，致犯实实。其他或误会古方，转致贻害。更有不得不辨者，如肝阳不敛，认作肾气不纳，妄投金匮肾气汤之类。先生论肾气汤下辨释极明，其他如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论读书之难，论诊病须知四诊，论《景岳全书》，论金匮肾气汤，论倪涵初先生疟疾三方，论吴又可《瘟疫论》，论时邪，论初诊用药，论肝气，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论胎孕，杂论等，皆辨近代俗医偏宗一书，不察证有虚实寒热，随便妄投，转致害人。李序云：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李、朱，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洁古为东垣之师，相因道传。下此前明王、薛、张、冯，亦称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证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若不详为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且何以正吾后人之学术者，然则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题曰《知医必辨》，真名实相符矣。

自　序

余虽稍知医道，实儒生也。儒者佩圣门之训，一言必慎，敢好辨哉！虽然，医不至于杀人，不辨可也；医杀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杀人在一时，而不至流毒后世，即不辨犹可也。奈今之医者，并不知医，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即或稍有涉猎，而偏之为害，更甚他医。珠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洁古为东垣之师，想因道传高第，未另立书。下此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无如今之医者，皆知有《景岳全书》，而未究全书，止得其一、二温补方，遂奉为家传秘法，以致戕人性命，甚且自戕。其后起者，因而不改。余家后人，设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至于吴又可《温疫论》，本不成书，稍有知识，何至受害？无如竟有无知者，以为独得之奇，杀人无数；且更传徒，互相标榜，其害更甚于偏主景岳者。《内经》垂训：无实实，无虚虚，无遗人祸殃。此其祸殃为何如？若不急急明辨之，于圣门慎言之训则得矣，而何以遂吾济世之初心，且何以正吾后人之学术哉？然则，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时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如眉老人自序于含怡堂

再 自 序

有友来予斋，见《知医必辨》，遍阅之，而以为明白晓畅，有益于人，力劝其再增十数篇，可以付梓传世。予曰：医不通，而抄袭成文，妄灾梨枣，沽名钓誉恶习，最为可恶，予岂为之？今予所作，不过为教训后人而设，意求清醒，明白若话．使子若孙一览而知而已！若以付梓，则文多鄙俚，贻笑方家。此不可者一也。论中语多伤时，庸工所忌。设使若辈见予论，而幡然改悔，则不独有济于世，而先有益于医；无如今之人，刚愎者多，虚心者少，徒增怨毒而已！此不可者二也。且既付梓，难免流传他方，他方之医，未必尽善，而其习气未必如吾乡，见吾书者，或以为异，谓吾处并无如此戕人者，要此何用？或且菲薄润色、医理不通，予为此邦之人，亦复何光耶？此不可者三也。且今不通之辈，不讲医而讲术，呼朋引类，互相标榜，杀人而不动心。我生之初，所见老辈，并无此恶习也。此嘉言先生所谓生民之扼运，乃致医道中叠生鬼蜮耳！过此以往，或扼运已终，若辈将尽，后起者能真讲歧黄，不蹈恶习，吾书又安所用之？此不可者四也。友曰：听子之言，反复辨论，皆有至理，竟以不付梓为是．然子之好辨殊难辞也。予笑应之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时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春正月再序于含怡堂之秋水轩时年七十有八

《知医必辨》目录

合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四条 …… 489
论读医书之难 …… 491
论诊病须知四诊 …… 491
论《景岳全书》 …… 493
论金匮肾气汤 …… 495
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附录王子圣大归芍汤、张洁古芍药汤　附论噤口痢 …… 495
论吴又可《温疫论》四条 …… 497
论时邪 …… 498
论初诊用药 …… 499
论肝气二条 …… 500
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三条　附录龚赵氏常服调理方 …… 501
论胎孕附论胎产金丹 …… 502
杂论十一条 …… 503

知医必辨

清 丹徒 李文荣冠仙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合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四条

《内经》，即古三坟之书也。书之古，无有古于《内经》者。或疑有后人粉饰，未尝无因。盖古书不独无今之刻本，且无笔无纸，不过韦编竹简刻划而成，其成书甚难，其传书必不多。列国时，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读之，聪明颖悟，岂无他人？奈书不易得，故读者甚少也。其时秦多良医，如和如缓，岂有未读《灵》、《素》者？则秦必有之，始皇焚书，而不焚医书，故《内经》尚存，惟是代远年湮，必多残缺。韦编之绝，圣人之学《易》且然，而谓《内经》之竹简，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后，楚汉分争，谁复能修理《内经》者？迨文景之世，汉已治平，大儒辈出，必取《内经》修明之。今阅全书，颇有汉文气味，必非岐黄之原文。然如《素问》所言五运六气，宏深奥妙，《灵枢》所言经络穴道，缕析条分，实秘笈之灵文，非神灵其孰能知之？今学医者，不必读尽全书，如岐黄问答，尽可删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牢记之，临症引经施治，自然有靠。吾故曰：切庵之《类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时在后汉，已有蒙恬之笔、蔡侯之纸，无庸刻竹，成书较易。然其时蔡纸不多，尚用缣帛，三都赋成，洛阳纸贵，虽汉阳太守，成书一部，已属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即化为千百部而无难也。故其书十六卷，至晋时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见。然即观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补寒热，无所不备，已应用不穷。后世方书，盈千累万，不能出其范围。学者能于仲景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医书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书，始于唐王焘《外台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时宜，如茯苓饮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

医书之不能无疑者，莫如扁鹊之《难经》。扁鹊，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为卢，故又曰卢医。《史记》称其遇长桑君，授以禁方，饮上池水，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在晋视赵简子，在虢视虢太子，在齐视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赵贵妇人为带下医，在周爱老人为耳目痹医，在秦爱小儿为小儿医。传记甚详，并未言有《难经》传世。至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惟本《内经》，亦未尝用《难经》。谓为扁鹊之书，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机千变万化，而《难经》止八十一难，何能包括？且其一难至二十一难，皆言脉；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论经络流注、奇经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难至四十三难，言荣卫三焦脏腑肠胃；四十四、五难，言七冲门；四十六、七难，言老幼胳疹、气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见阴阳之走会；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言脉候病态、伤寒杂病之别，继以望闻问切而能事毕矣；六十二难至八十一难，皆言脏腑荣腧用针补泻之法。然则其有益于方脉者，止六十一难耳，何足以尽病情乎？且其论大率本乎《内经》，

既有《内经》之详，何取《难经》之略？其中亦有与《内经》不合者，人将从《内经》乎？抑从《难经》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难论七冲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而先之以唇为飞门，齿为户门，此二门有何意味？似乎凑数而已！三十五难以小肠为赤肠，大肠为白肠，胆为青肠，胃为黄肠，膀胱为黑肠，以五色为五肠，有非肠而以为肠者，似乎新奇，而实无用。扁鹊神医，似不应有此凑数之文与无用之论。考汉晋六朝以前，无称越人著《难经》者，至《隋唐书·经籍·艺文志》，始有《难经》，其真扁鹊之书耶？抑后人之假托耶？好在其书无几，一览无余。学者究以《内经》为主，《难经》则参看而节取之，亦无不可也。

学医之道，神圣之书，不可不读，后世之书，不必多看。唐许嗣宗医理甚精，而不肯著书，谓医者意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好著书者，虽有切当，不过窃神圣之经而敷衍，其别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脉经》，自以为仲景之徒矣，而后人之批驳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间刘、张、朱、李为四大家。以刘为首，其《原病式》果有发挥，不可不看，然偏于用凉，不能辞也。张氏无书。朱则偏于养阴。李则偏于温补。东垣《脾胃论》，实有至理。其补中益气汤，实开千古不传之秘，应用无穷。惟其论病，无论何症，皆附会为脾胃之故，人之五脏六腑，岂无自病其经者？且尽如其论，丹溪养阴之书可废，乃今人之阴亏者十有六七，补土克水，岂尽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当有分，脾为阴土，宜于香燥，胃为阳土，宜于清通，其性不同，治当有别，浑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则四大家之书，尚难尽信，何况下此者乎！四大家书，惟河间鲜有传其道者，殆用凉太过，难于获效乎！刘完素医道虽高，未免有术，如自称尝梦二道士，饮似仙酒，醒时犹有酒味，从此医理精通。此不过欲仿扁鹊遇长桑君故事，自炫以动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伤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张洁古救之，何仙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见行道而兼行术矣。洁古作药注，草稿始立，未及成书，言论往往见于《难经》，而其道则东垣传之。丹溪则有高弟戴元礼克传其道，明太祖服其药。称为仁义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无不治，足见师传之有法。惟后人假其名，而著《证治要诀》，其书太简亦太浅，若辈只知假名获利，而不知反为名家之累也。东垣传徒甚多，王海藏、罗谦甫其尤著者也。厥后薛立斋独宗之。薛氏著书最多，如《十六种》，如《薛氏医案》，大旨以温补脾胃为主。张景岳最重薛氏，其偏于温补所自来也。吾尝阅《薛氏医案》，其书不止盈尺，其症几于千万，一男子，一妇人，一小儿，一页可纪数症，言之不详，徒令阅者繁多难记。此真薛氏所诊者耶？抑薛氏悬拟者耶？

自予见喻西昌《寓意草》，乃叹此真足称为医案，其议论详明透彻，真足益人神智。虽王肯堂《证治准绳》，论颇持正，医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医案置之不论也。若夫《冯氏锦囊》，乃三折肱于医道者，其书平正通达，先幼科，后方脉，且有至理，妇科、外科，无所不备，即痘科亦讲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黄凉药者，所能望见。予尝救痘症数人，得力于《锦囊》也。喻氏而外，冯氏最善，其书不可不看。

他如士材之书《医宗必读》，虽名不及四大家，而其书颇有益于医道，亦不可不看。再如《东医宝鉴》，虽外夷之书，而内景、外形，本乎《内经》，足备参考。其症治分门别类，甚属详明。如邪祟一门，有中国所不及载者。方虽繁杂，听人择取，适可临症备查，亦不可不看。总之，医书汗牛充栋，何能尽阅？即吾家医书不少，初学亦难尽阅。然果能于吾诸论所引之书，遍观而尽识，已胜于时下之空空，可以出而济世矣。

至书有徒美其名而不足济者，如生生子《赤水元珠》，似多元妙，其实人云亦云，平平无奇。其书盈尺，等于《锦囊》，以工夫看此，不如看冯氏矣。如《石室秘录》，冒陈眉公之名，假托乩方，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仲景、华佗，纷来踏至，日日到坛，有是理乎？其方皆袭成方，而重其分量，一方用之数斤，以为奇异，以为仙方，有是理乎？虽其治法间有可取，而其方何可用乎？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之谓矣。

是故予所立论，何能明医道之十一，但前人往往有欺人者，予一生不受人欺，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后人，故特立篇名曰《知医必辨》。

论读医书之难

甚哉！读书之难，无过于医书矣。我辈学文，必先读书，所读不外于十三经。其书皆圣贤删定，无敢改易，即后贤注释，间有不同，不至过于差谬，况有钦定十三经注疏，果能诵习，即是通人，虽外有诸子，不过以供博雅，不能惑乱所宗主也。乃若医者，自神农时先师祖僦贷季造《上经》，今仅存七十字，喻西昌虽注释之，已不足用矣，自当以轩岐《内经》为宗主。其书精深奥妙，非圣贤不能创作，后学本难领会。唐王太仆，讳冰，号启元子，始有撰注，加以宋高保衡、林亿辈补注。学者从此究心，临症时引经断症，可以无误。乃自成无已另为注释，从此注《内经》者又增十数家，勉强增易，其意不过攀龙附骥，借此传名，其实未必善于王注，徒令后学无所适从。

至后汉张仲景先师，天生医中圣人。其《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实为医方之祖。后世医方，不可以数计，而总不能出其范围。惟其书文义古奥，不易明通，必有资于注释。乃自成无已注释后，接踵者几至百家，议见多歧，有如聚讼，徒乱人意。予读至喻氏《尚论篇》，以为明白晓畅矣。乃见柯氏二书，彼又以喻氏为歧说，意在菲薄前人，则后来居上。其实柯氏实不及喻氏，即其书不以六经名篇，而以症名篇，自觉得仲景心法，然乎否乎？

予以为《内经》竟以王注为主。我辈诊病，非同考据。每诊一症，但有经文一二句可靠，即可无讹，惟在《内经》要语能熟记耳！近如李士材《内经知要》、汪讱庵《灵素类纂》，果能熟读，尽彀诊病。如看注疏，近有薛一瓢《医经原旨》，以王注为主，间有采择各家，兼有案说，可谓尽善。至《伤寒论》究以喻嘉言《尚论篇》为善，其书深入显出，非天人交尽者不能。必要参看各家，则有本朝《医宗金鉴》，以成注为主，而各家可取者，无不备载。果能考核，即是通医，亦不必泛求注疏也。我辈作文，责简炼以为揣摩，学医亦如之。安见难读者，不几于易读哉？

论诊病须知四诊

诊病之法，无过于望、闻、问、切，所谓四诊也。此四字无人不知，果得其法，病无不治。而医多差误者，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得，手不能应也。其中奥妙，本难尽言，然初学诊病，果能得其大略，临症留心，久之纯熟，自然触手成春。

第一曰望。望者，望其色也。凡人五官，应乎五脏：目为肝窍，鼻为肺窍，耳为肾窍，口为脾窍，心开窍于舌，又心寄窍于耳。病在何官，即可知其在何脏矣。又五色配乎五脏：白属肺，赤属心，黑属肾，青属肝，黄属脾。面现于色，又可推及五脏矣。面部多属阳明，左颧属肝，右颧属肺。色有不当现而现者，可推而知脏腑之受克于何脏矣。凡此变化，言不能穷，而总以五行之生克推之，自然有得。昔扁鹊见齐侯，一望而知其病在腠理；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血脉；又五日，而

知其病在肠胃；又五日，而知其病皆在髓。望之时义大矣哉！今人虽不敢希古神医，而气色之现于面者，未尝不可望而知也。至望其舌，尤属紧要。盖病在脏腑，医非卢扁，何能视见？而有可见者，除二便外，则舌为要。舌之可推测者最多。《伤寒舌鉴》三十六舌，不可不晓。《张氏医通》加至一百二十舌，其绘图大半以苔之裂纹为辨，以为精详，实多造作，徒乱人意耳！予以为看舌之道，先看其有苔无苔。舌赤无苔，阴亏已极；两旁有苔，中心无苔，有似红沟，亦属阴亏。薄薄苔痕，平人之舌。若苔厚则胃有停滞，白则夹寒，黄则夹热；板则邪滞未化，腐则邪滞渐化。苔如米粉，邪滞甚重，在时邪门，虽白而干，可以用下。然又必观其堆积之松紧，紧则为实；松又为虚，有用补而退者。舌苔焦色，属热所致。苔之全黑，火极似水，非下不可。然必审其燥与润，燥生芒刺，热重无疑；若黑而润，绝不烦渴，反属火不归原，急宜桂、附回阳，稍进寒凉，则必陨命。此看舌之重在苔也。至于舌乃心之苗，脾脉连舌本，肾脉夹舌本，肝脉绕舌本。舌本红，属阴虚内热；舌尖红，属心火；舌本红肿或破碎疼痛，属心脾积热；舌强，属痰热；舌卷，属肝气欲绝；舌不能言，属肾气不至。此类由脏而发者居多，全在乎望之详审，则望舌不诚要哉？

第二曰闻。诊病可闻而知者较少，然不可不辨也。外感声多壮厉，内伤声多怯弱。闻呼吸而辨其调否？闻鼻息而辨其利否？床帐内有病气，知其邪之深；床帐内无病气，知其邪之浅。语言舛错，恐其邪之伏；语言清白，恐仅内之伤。哼声不止，恐疼痛之难禁；怠惰懒言，恐形神之交惫。此皆闻之不可忽者也。

第三曰问，尤不可不细。问其寒热与否；问其有汗与否；问其头疼、身痛与否；问其大解闭否；问其大便之或燥或稀或溏，并问解出之热否臭否；问其小溲之利否、多否少否；问其溲色之或白或黄或赤，并问溲出之热否臭否、清否浊否；问其夜尚能寐否；问其饮下之甘否，饥否吐否？问其胸胃之闷否；问其腹之痛否。痛而拒按属实，轻则消导，重则攻下，虽痛喜按属虚，或宜温通，甚宜温补。问其口中干渴否；渴欲饮否；饮欲热否；饮欲冷否；邪热作渴，必然欲饮。阴虚内热，渴不欲饮。问其有汗与否，汗出退热否；邪从汗解，得汗热退，或退不净，再汗即净。阴虚发热，虽汗不解，屡发其汗，而热转甚。此非问不得而知也。而更有不得不问者，问其人向有旧疾否，或向有肝气，或向有血症。发散之药性属辛温，太过则肝气因之而发，消导之药性多香燥，太过则吐红便血之恙因之而发；外感未去，内伤加增，医者何以处此？况病情甚多，凡有旧疾，必先细细问明，用药兼顾，早为监制。问而知之谓之工，不诚然乎！

若夫第四曰切，尤四诊中之最要者。学者须将二十七脉细细推敲，《濒湖脉诀》熟熟记诵，诸名家论症必论脉，多多考验。临症时心平气静，先以中指按定关脉，掌后高骨谓关也，乃齐下前、后二指，是为三部脉，前指按关前寸部也，后指按关后尺部也。先浮按，次中按，次重按，每部各浮、中、沉三诊，合为九候。毋庸以二十七脉来寻病脉，而病人自然现出何脉。大抵浮、沉、迟、数，其象易明；洪、微、弦、滑，亦尚可晓；其余脉象，初学不易推求，然久熟贯串，自能领会。虽仲景先师，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正要人细心领会耳！不然脉之不知，何能诊病耶？至于何脉主何病，有独见者，有兼见者，有三四见者。如伤寒脉必浮而兼紧，伤风脉必浮而兼缓，风寒化热脉必浮而兼数，由热生痰脉必数而兼滑。又如肝病脉必弦，有热必兼数，犯胃生痰必弦数而兼滑。凡病可从此类推。至于独大、独小、独数、独弦，更可以寻病之所在。或脉本六阳，阴必先亏；或脉本六阴，阳先不足。用药另有斟酌。病虽

变幻无穷，总不外乎五脏六腑，三部九候果能无差，自能按经施治。予论虽言大略，而学者从此入门，加以工夫考校，何患医道之不明哉？

论《景岳全书》

张景岳先生，博览岐黄，定为《全书》，分门别类，可谓周详，文笔亦极畅达，可谓医中之通人，非吴又可辈浅率粗疏，所能望见于万一也。惜乎偏于温补，往往误人。夫天以阴阳化生万物，《内经》亦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之不可偏废也明矣。乃其书专重补阳，至引陶宏景说“阳气一分不尽不死”为说。不知此乃陶君学仙之说，非谓医也。其下联云：阴气一分不尽不仙。然则人尽可阴气全无耶？夫阴生阳，阳生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理之常也。彼异端邪说，何可用以济世？且宏景之论果信，彼山中修炼，想应重浊之阴尽去，清轻之阳独全，必能飞升仙去，何以《梁书》纪其卒时不过八十一岁？今人并不修炼，而寿过陶君者甚多。其说尚足信耶？而景岳且欲宗其说以寿世，用药必偏于温，岂不惑欤？

尤可异者，景岳称阳药为君子，阴药为小人。夫神农尝百草，上、中、下三品约三百味，其中阴药多于阳药，神农岂重小人者耶？且其《新方八阵》，亦颇用阴药。如五阴煎，无一非以阴药为君；其他方，归、地尤所常用。岂景岳亦爱用小人耶？至论吐血一症，专主薛氏，以为吃童便百无一死，吃凉药百无一生。夫当火性上炎，吐血鲜红涌出不止，此时犹执引火归原之说，以桂、附投之，岂不火上浇油耶？予曾见南门王姓者，得吐血症，某医用景岳治法，遂狂吐不止，直至血尽而亡。又见有张氏子得吐血症，某医仍用景岳法，仅服一剂，大吐不止。予见尚可救急，以犀角地黄大剂投之，连服四剂而愈，今已二十年，并未复发。吃凉药者百无一生，信乎否乎？在景岳高手，即或有误，必能自救其偏。而今人如执其说，其不至于杀人者鲜矣！

至景岳尚论前人，专驳河间、丹溪。夫河间《原病式》专主用寒，实未免于偏；丹溪谓一水能胜二火，专主养阴，不善学者，亦未免偏胜之弊，景岳议之可也。然不自知其偏于温补，凡论一症，必归到温补，即实系阴虚发热、脉数等症，又以为假热假数，或又抱定甘温能退大热，谓语出东垣，必然无误，多方曲诱，必要人学其温补而后已。此其偏之为害，不更甚于刘、朱二公耶？

尝见我辈中有宗景岳者，得其参附理阴煎一方，以为阴阳互用、气血双补，又有可加麻、桂之论，虽外感可以攻补并用，于是奉为秘方。适赴金河考试，曾以此治好一人，于是相传某氏出一名医，而其人亦遂业医悬壶，凡遇疑难症，每投是方，不意渐多不效，甚且遗人祸殃，乃改用果子药，有责以不用重剂者，则仍以参附理阴应之，而终无金河之效矣。然其僻性，终身不改，后其家有病时邪者，以此投之，发黄而死。景岳之误人，岂不甚哉！虽然此非景岳之误人，亦其人之不善学而自误耳！参附理阴煎实系名方，用之得当，实有大效。予治李耀西子，用至十余剂，几于起死回生，仿《寓意草》有案可证。

药不执方，相宜而用。温凉攻补，用之得当，无非救人；用之不当，无非杀人。景岳专于温补，似乎人能学之，医无余蕴矣，此则《景岳全书》之过。吾家向有此书，予知其善而惜其偏，曾遍阅而驳正之，惜夷乱失落。后人有学医者，此书不可不读，特为买补。但知医而不知有《景岳全书》不可，知景岳而不知偏于温补之害不可。予老矣！不能复为驳正。读景岳者，先观此论，后阅《全书》，将知其善而不受其害，于医道其庶几乎！

或问假热之症，亦实有之。尝见有外现

发热，医者专于清热，屡用寒凉，而热不退，反致口味不甘，饮食减少；或用温和之品，升扶胃气，而饮食加增，外热自退。此岂非假热之症，而宜于温补乎？是景岳之论，诚不谬也。予应之曰：是诚然矣。但亦有外现恶寒，而内实有热者；有外寒愈甚，而内热愈重者；有愈服热药而外寒愈甚者。所谓同气相求之症，予屡见之，而景岳未议及此，殆欲自成一家，偏于温补耳！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天寒，李楚生兄得恶寒症，周身凛凛。某医屡投温散，兼加辛热，而其寒愈甚，且汤饮不下。予诊其脉不浮而急数异常，知其热郁胸胃，投以犀角地黄，一服而寒止，再服而身温进食。此岂非假寒，非凉药不能透解乎？设使景岳于热辨其假，于寒亦辨其假，双管齐下，使后人知寒热皆当明辨，庶学者不至不偏。乃第言假热而不言假寒，岂非偏于温补乎？

且尤有令人闷闷者，如吐酸一症，刘河间以为属热，景岳以为属寒。河间曰：酸者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如饮食热则易于酸矣，或以吐酸为寒者误也。而景岳则本东垣之说，以为吐酸者收气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实，故用大咸热之剂泻其子，以辛热为之佐，而泻肺之实，病机作热攻之误矣。河间谓如饮食热则易酸，夏令暑热，饮食易酸，其明证也。景岳则谓食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火力强而速化无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后酸，此停积而酸，非因热而酸也。二名家之论，如水火之不同，学者将何所适从乎？不知吐酸一症，有属热者，有属寒者。或乍感风寒，立即作酸作吐，此化热不及，得不谓之寒乎？或并未受寒，而肝火犯胃，因而吐酸，得不谓之热乎？大约此症出于胃，则属寒有之；由肝犯胃，则属热有之。且果属寒，脉必沉滞；果属热，脉必弦数。乃二名家不分肝胃，不论脉象，惟主热者执见无寒，主寒者执见无热，殊不可解。予诊病四十余年，所见吐酸之症，不可胜数，大约属寒少而属热多，而妇人则尤多属热，盖十妇九肝气也。书曰：曲直作酸。《素问》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河间论非无本，而景岳必反复辨论以驳之，毋乃欲成其温补家数，而非中庸之道也乎！

或问景岳既过于偏，其书竟可废乎？予曰：是何言也！景岳于医道，实三折肱者，故能集为《全书》，论虽时偏温补，而《全书》并不以温补为专主。试观《新方八阵》，其所用寒凉甚多，如玉女煎、知柏八味，皆新方也，今人用之，亦垂不朽。至其温补之方，亦实有效，如六味回阳饮、参附理阴煎，用之得当，真有起死回生之功。且其聪明过人，如变理中汤为理阴煎、补中益气为补阴益气，皆有神悟，后学果玩索而有得焉，未尝不可大获其益。无如庸工，并未遍睹《全书》，不能参观互用，惟得其一、二温补方，遂奉为家珍，妄行施治，致令受其害者，归咎于温补之为害，而《景岳全书》似不可看也，岂不冤哉！总之，医书甚多，除《内经》、《伤寒论》可谓无弊，此外鲜有不偏，全在善看。如景岳之偏，尚未及张子和之十一。

子和字戴人，其书曰《儒门事亲》，偏于用凉，尤偏于忌补，专以汗、吐、下三法治病，无论外感、内伤，皆恃三法。其于大毒之药，如黑白牵牛、芫花、大戟、甘遂、常山之类，皆视为泛常，且多刊医案，载其成效，使人相信。殊不思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岐黄用药之慎如此，何戴人鲁莽无忌耶？设以其书与景岳并看，几有天渊之隔。学者将何所适从？平心而论，《景岳全书》断不可废，《儒门事亲》除玉烛散一方可存，余则竟废之可也。或问张子和似亦名医，何其书偏僻太甚？盖子和元人也，元起于极北，北方风气刚劲，人之体质壮实异常。试观宋当日者，燕云六州为辽所据，在宋之北，而宋人畏辽；金起于

辽之北，而辽又畏金；元起于金之北，而金又畏元；卒之元灭金灭宋，如拉枯摧朽。其人所食皆牛羊肉，所饮皆牛羊乳，强壮非凡，有病类多热症实症。子和生当其时，鲜有虚寒之症，故用药以补为戒，惟取寒凉攻伐，想多获效，故其书亦传。迨至前明，非复元人气候，体质变更，而庸庸者狃于故习，仍守戴人之法，焉有不害人者？故王、薛、张、冯皆主温补，景岳又重温补者，亦补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于景岳之说，则未免有弊耳！总之，戴人之书，今竟无用，而景岳之宜酌用。四方风气不同，南北之分尤甚，今北人服药，大黄用至一、二两而无妨，南人则五、七钱而难受。或生于南方而常居北方，所食者面饭，所用者煤火，病果当下，少用大黄而竟不灵；或生于北方而常居南方，饮食一切与北迥异，病即当下，过用大黄而亦不受。惟医者细心审问，庶几无误。若大禹功散、浚川散、琥珀散等方，以牵牛、甘遂、芫花、大戟等药，随手妄用，则断乎不可也！

论金匮肾气汤

景岳参附理阴煎，实系良方，用之得当，每见大效，误用则伤人，予既已详辨之矣。更有金匮肾气汤，为仲景先师之良方，用六味地黄加车前、牛膝、肉桂、附子，治水蛊最效，治肾气上冲，亦甚有效。

乃有某医者，素习叶氏《临症指南》。叶氏初学幼科，后学方脉，与薛一瓢同时，而其道不及，惟其人灵机活泼，治病颇有聪明，但究非儒医，所传医案平常，虚字亦多不顺，迥非喻嘉言《寓意草》可比。乃某医奉为家传，治病往往仿之，偶闻王九峰先生治李姓气冲于上，用金匮肾气汤一药而愈，以为得有秘法，每遇气逆上冲治之不愈，即投以肾气汤，往往一药而死。后李姓有妇人吐血，气逆不下，伊连用肾气汤七剂，致狂吐不止，血尽而亡。又有刘颂芬之夫人气逆不下，伊久治无效，亦用肾气汤一服而亡。此何以故？盖方名肾气汤，并非肝气汤。肾为至阴之脏，阴不潜阳，虚阳上冲，故用归、附引火归原，用六味纳气归肾，自有奇效。至某医所治者，皆肝气也。肝为阴中之阳脏，气至上中不下，其火必甚，非滋水养肝以平之不可，而反投以桂、附，火上添油，有不伤人性命者鲜矣！哓乎！以圣医之方，亦为害人之方，皆由于古方立名之义未之能辨耳！予非敢揭人之短，惟一方之误，关人性命，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后人凡用先师之方，不可不顾名思义也。

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

附录王子亚大归芍汤、张洁古芍药汤　附论噤口痢

涵初生疟、痢三方，真有阅历，煞具苦心，足以活人济世，非吴又可粗率成书之比也。时气之病，疟、痢最多，夏秋之间，患者尤众。二者之病，以疟为轻，然必治之得法，如不合法，亦颇伤人。盖疟论《内经》最详，然其时专用针法，不论药饵，并无医方。后世医方之多，无有过于疟门者。如《外台秘要》集魏晋以来诸方，不啻百首，内称《千金方》、《肘后方》，似乎择取最精，几于仙传之意。其他崔氏、深师所谓名方者，不可枚举。大率皆云：其效如神。然其方多以常山为君，竟鲜有不用常山者。今人之体，安能当此常山之吐耶？故方虽多而不适用也。至《景岳全书》，则又以补为主，意在补正祛邪。无如补反助邪，而邪更难去。吾乡有某医，固守其书，见人病疟，至有不吃补药不诊之说，于是经其治而死者不少。某医后自病疟，亦服补药，以致邪不出而死。夫景岳虽偏于补，其方不尽补方，乃不善看书者，遂至害人自害，如此岂不冤哉！再如叶氏《临症指南》，治疟之方不下数百，而不用一分柴胡。夫柴胡为少阳经发散之品，舍此并无二味，疟发

少阳，岂能不一用柴胡？果疟偏于热重者，可用叶氏青蒿、鳖甲、桑叶、丹皮、知母、花粉，加减酌用；若寒重者，断无不用柴胡。乃叶氏因毁薛氏有疟疾不可用柴胡一语，以后治疟竟不复用。至今吴人患疟，皆不用柴胡，以致缠绵难愈，有数月不起者。然则《指南》之方，又乌足用哉！

惟涵初先生治疟三方，既不用补，亦不克泄，其药平平无奇，而用之自有神效，真为治疟之宗主也。其三方之中，二方最妙。其一方虽善，但疟症有寒有热，其寒未必不由太阳、阳明而来，邪从汗解，必从阳明、太阳而去。太阳为头门，阳明为二门，少阳为三门，柴胡开少阳之门，而太阳、阳明之门不开，则汗不易透，而邪不得解。予往往用其初方，必加羌、防、葛、芷，先开太阳、阳明，一二剂后，始用柴胡，而去羌、防、葛、芷，口渴仍用葛根，而汗无不透，邪自渐轻。威灵仙初亦不用，其药截疟甚灵，而屡用反觉不灵，竟留待二方中用之，往往一服即止。至二方予亦不骤用，必疟势已衰，照方制药，分毫不加减，煎成露一宿，大早空心服之，疟竟鲜有不止者。此予佩服先生之方，而用之别有心得，我后人牢牢记之，虽初学亦能治疟矣。

至治痢三方，则初方最善，其分两亦不可加减。其微理妙论，一曰忌温补，二曰忌大下，三曰忌发汗，四曰忌分利，皆精切无疑，而温补之忌，尤不可忽。予近见治疟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独多。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于温补也。吾乡有大富户，得血痢症，其为热症无疑，此三黄汤或加生地黄汤症。乃医者泥于景岳专事温补，其家人参甚多，于是人参、附子屡进不休，不过九日，直至肠胃腐烂，所下如烂鱼肠而死。温补之害为何如，能不以为大忌哉！设使佩服涵初之训，何至故辟如此？予四十余年以来，治痢甚多，亦无死症，未尝不得力于涵初之论也。先生方论不多，而精妙绝伦，学者其用心玩索，毋负前贤之暗度金针哉！

涵初治疟第一方：

陈皮一钱　半夏一钱　白茯苓一钱　威灵仙一钱　柴胡八分　苍术八分　黄芩八分　厚朴八分　青皮六分　槟榔六分　甘草三分

第二方：

生首乌三钱　陈皮八分　柴胡八分　白茯苓八分　炒白术二钱　黄芩八分　归身一钱　威灵仙一钱　鳖上甲二钱，醋炙炒　知母二钱　甘草三分

加生姜三片，河井水各一碗，煎至八分，加无灰酒五分，再煎数滚，夜露一宿，于疟期清早空心服。

第三方：

人参一钱　黄芪蜜炙一钱二分　归身一钱二分　白术一钱　陈皮八分　柴胡八分　升麻四分　甘草三分

或加：何首乌二钱　炒知母一钱

又加：青蒿子八分　麦芽一钱

涵初治痢第一方：第二、三方不录

生黄连一钱二分　生黄芩一钱二分　白芍一钱二分　山楂肉一钱二分　枳壳八分　川朴八分　槟榔八分　青皮八分　归身五分　甘草五分　地榆五分　红花三分　桃仁一钱　木香二分

如滞下之甚，加大黄二三钱。

涵初治痢之方，固甚妙矣，然亦尚有虚弱之体，而得痢症，腹痛里急后重，势不得不通因通用，不得不用大黄，而又恐其难受，将奈何？乃闻前辈王子圣者，治痢颇有名，不论虚实皆极效，刊有疟痢一书，但不甚行。予于金幕友书厘中见之，翻阅一过，其治疟总合司天岁会，用药未免拘执，故治疟不甚效。惟治痢有大归芍汤，其方虽虚人痢疾，无不一剂而通，二、三剂而愈。予知其方乃从洁古老人芍药汤变化而来，深合《内经》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之意。不独虚人可恃无恐，即不甚虚者，亦未尝不宜。故予治痢，或用涵初方，或用大归芍汤，颇获效验。今并录出，以听后人之取裁！

附　录

王子圣大归芍汤

全当归八钱　生黄芩一钱　大白芍八钱　川连一钱　山楂肉三钱　莱菔子二钱　车前子一钱半　槟榔八分　生大黄二三钱　厚朴八分　枳壳八分　甘草五分

张洁古芍药汤

大白芍一两　黄连五钱　当归五钱　黄芩五钱　大黄三钱　肉桂二钱五分　甘草二钱　槟榔二钱　木香一钱

上九味，咬咀，每服用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温服。如痢不减，渐加大黄，食后服。喻嘉言先生论治痢，恐阳陷于阴，用逆流挽舟之法，最重活人败毒散，于痢初起时用之。予仿其意，而恐羌、独过于表散，于大归芍汤中加柴胡一钱许以升少阳，葛根一钱许以升阳明，不致清阳下陷，获效颇易。并不犯涵初发汗之忌，而可收嘉言逆挽之功。但可加于归芍汤中，若加于涵初之方，嫌其不符合也。

附论噤口痢

痢疾经称肠澼，今称滞下，皆湿热蕴结所致。湿热干于气分则白，干于血分则红。治法主通，《内经》通因通用，为痢言之也。症虽日夜百行，通则自愈，不至于死。惟噤口痢实属危险，饱不煞的痢疾，奈何汤下不下乎？其故亦由湿热熏蒸，胃口壅塞不通，非通不生，而通胃口，颇难于通大肠。古方或用人参加石莲肉，或用败毒散加陈仓米，谓之仓廪汤，而多不效。夫湿热之毒壅塞胃口，乃药必用参，适以助邪，安望其通耶？大抵非苦寒之品，加以通胃降气之药不可。或云涵初之方，非苦寒为君耶？然则即服涵初方可矣。不知噤口痢连药亦不能下，如能下，不为噤口矣。大约初起，只好以些少药缓缓投之，以生川连为君，稍加通药一二味，或加制军少许，但得下咽不呕，即缓缓再进；药果能进，自可渐渐纳谷，然后以大剂通大肠之药进之，大肠得通，胃口自不壅塞。予尝治此症，用生黄连五分，新会皮五分，鲜竹茹三钱，煎清汁半钟，以铜匙少少进之，略停一刻再进，半日始将半钟服尽，竟得不呕，居然胃渐开而热渐退，可进米饮，次日以涵初方加大黄三钱与服。其始便次不可数计，服药后约三四时辰，陡然大通，便次大减，腹痛亦大减。次日只解六次，再进原方，减大黄一钱，又再进原方，去大黄不用，而痢全止矣。因治噤口痢不易，特记此案，以见急症缓调之法，切勿急投大剂，致胃不能受，以为无药可救矣，不知所贵在服药得法耳！我后人不可轻视此法也。

论吴又可《温疫论》四条

吴又可以温作瘟，竟谓古书无瘟字。不知温病古人未尝无书，仲景先师现有温病上中下三篇，至刘河间《原病式》，大率皆言温病。其余论温症者，不可枚举，治温之方，亦不可枚举。所谓温者，大抵六淫之气，人感之而化为温热时邪是也。至论瘟疫，却无专门。吴又可当兵荒之际，瘟疫传染，欲另辟一书以济世，何不可有助子医，惜以温为瘟，字义不清，意在论瘟而说在于温。惟急下一说，合乎温症，其他论说，无非时邪之温病，混时邪于瘟疫，其贻害匪浅。时邪无时不有，瘟疫轻易不见。果系瘟疫，初病即有臭气触人；时邪初起则不然，必数日传至阳明腑症，或有气味，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瘟疫初发，即作尸气，轻则盈床，重则满室，诚非急下不可；若系时邪，或感风寒，或系暑湿，或系燥火，或由太阳而入，或由口鼻而入，仍当按经施治，岂可以下字蔽之乎？后戴麟郊《瘟疫明辨》，较胜于吴又可之论，惟重用下法。书中有二语云，伤寒下不厌迟，时邪下不厌早，则大有语病，若改为瘟疫下不厌早，则得矣。至又可达原饮一方，最属夹杂不清。若症属寒耶，何以用黄芩、知母？症

属热耶，何以用草果、厚朴？其意固以为热也，行将下其热，何又助其热？芩、芍、知母之凉，恐难敌草果、厚朴之燥烈。若云非此不能达膜原，夫膜原近在阳明胃经，达之之药甚多，方欲急下其热，何必用此燥烈达之也？且从不闻草果、厚朴为达膜原之品也。吴又可一书，卑卑不足道，原可置之勿论，奈为其所误者，几于相习成风，害人而不知悔，非吴氏之流毒哉！予故不得不明辨而深斥之。

吴又可书二卷，中有正名一条，因其温疫二字，只用温字，不用瘟字，以为后人添设，只要称为疫而已。不知瘟疫二字，义本有辨。瘟属阳毒，疫属阴毒，不得概称热症也。道光五年，大行疫气，但服大热药则生，不及服则死，俗谓之麻脚瘟，其实寒症也，阴毒也。十二年大行瘟症，得病即壮热非常，神糊妄语，甚则发狂，稍服燥药，立见致命，服犀角地黄汤则愈，此瘟症也，阳毒也。此二年中《瘟疫论》之方，无所用之。吾故曰：又可之书，义理粗率，不求精详也。如云临症悉见温疫，伤寒百无一二，有是理乎？既以温疫为热症，以三承气汤为主治，何又先用达原饮耶？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内因、外因皆有温症，但可谓之温，不可谓之瘟，然则瘟疫之瘟，亦不得谓之温也。

或问时邪未尝无瘟症，如大头天行、虾蟆瘟等症，不亦谓瘟疫之类乎？然此等瘟症，究属时邪，非同兵荒之后，死亡相继，尸气化为厉气而行瘟也。其治法不离乎东垣先生普济消毒饮。设又可遇此，亦能和达原饮耶？亦能三承气汤下之耶？

或问时邪盛行之时，亦有逢人传染，似乎瘟疫者，究系六淫之气，而非兵荒之后，厉气所冲，见症即当用下者也。《景岳全书》亦有瘟疫一门，而施治之方，无异时邪。他书亦未尝无论瘟疫者，而亦治同时邪。若有高明，于伤寒外定为时邪一门，于时邪外定为时邪之瘟疫一门，于时邪之瘟疫外另定天地厉气所中真正瘟疫一门，如此分门别类，按症施治，自可无讹。惜古无是书，致吴氏混瘟疫于伤寒，谓所医之症，止见瘟疫，不见伤寒，殊不知伤寒与瘟疫，风马牛不相及，何可相提而并论也？

论时邪

今之医者，见人有外感，即曰上时邪，即断之曰此七天症，七日不解，则曰十四天症。不知外因之症有三：曰伤寒，曰时邪，其轻者则曰感冒。

惟伤寒必讲传经，《内经》有之：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至七传经尽，而太阳病衰，八日而阳明病衰，九日而少阳病衰，十日而太阴病衰，十一日而少阴病衰，十二日而厥阴病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此不过本七日来复之义，并无复传之说。复传之说，出成无己注释之谬，前人马元台早批驳之。盖厥阴至太阳有数经之隔，岂有遽出而传太阳之理？即七日传经，在《内经》亦明白示人，知在太阳，即在太阳治之，不必待传阳明也；知在阳明，即在阳明治之，不必待传少阳也；知在阳分，即在阳分治之，不必待传入阴分也。且所谓一日、二日者日字，亦不可呆讲，犹言一传、二传耳！盖人有虚实不同，有胃气素旺，太阳受邪，经二、三日而不传阳明者；有卫气本虚，始终太阳之邪不去者。岂可以呆法治之？凡此之论，乃论伤寒也，而江南无正伤寒，如仲景麻黄等汤，殊不合用。

大抵时邪居多。所谓时邪者，冬寒、春温、夏暑、秋凉，受之者曰时邪；又有冬宜寒而温，春宜温而寒，夏宜热而凉，秋宜凉而热，所谓非时之寒热，故直谓之时邪。其受寒凉，有由太阳而入者，必有头项痛、腰脊强等症；或传阳明，必有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等症；或传少阳，必有胁痛、耳

沉、口苦等症。此当按三阳治法，勿使传里，此所谓小伤寒也，但亦当小其治耳！其受温热者，大抵由口鼻而入，不走太阳，每由阳明而达膜原，失治则易侵心胞，有神烦、谵语之虑。治宜辛凉，凉药为主，辛药为佐。若夏令炎热太过，致烦热、无汗，此必用白虎汤，或天生白虎汤服之，即大汗而解。但必先审其大渴欲冷饮，乃真受热，否则亦不可妄投也。

若夫感冒，不过些微外感，小小疏散，或有停滞，稍加消导宣通，不难一药而愈。乃医者，亦曰此七天症候。初感未免兼有寒热，乃曰此作症未正，多用柴胡，欲其成症。不知柴胡为少阳经药，感冒初起，无在少阳经者。柴胡诛伐无过，感冒不转难去耶？更有见感冒即曰时邪者，治以《温疫论》之达原饮，不愈，即转用下法，以致害入而无悔，尤可叹也！

夫《温疫论》作于吴又可，伊乃明末人，其时兵荒相继，百姓流离，死于沟壑者不知几千万，其尸气化为厉气，流行于天壤之间，中其气者，延门逐户，无不受病，且传染无穷。古方虽间有温疫，而无以温疫成书者。吴又可窥破病由口鼻而入，邪在膜原，遂立达原饮，且宜急下，故方多用下法。其时治必有效，因特撰《温疫论》二卷，独开生面，未尝非医家之一助。然其书义理粗率，不求精详，果遇温疫之年，可用其法。今之时邪，并非温疫，何可妄用？若夫视时邪无异温疫，初诊即用达原饮，草果、厚朴屡进，以致燥热不堪，旋即以大黄下之，幸而生者，且以为功，不幸而死，则以为病本不治，其实有以致之也。以达原饮治时邪，不知出于何典，可怪哉！尤可诧者，或有重劳倦，未免寒热，而亦治同时邪，投以达原饮。夫劳倦发热不重，有汗不退，乃阴虚也，而误为时邪遏伏，妄用达原，致犯虚虚之戒，遗人祸殃。予亲友中被害不悟者有之，徒令予为之浩叹而已。吾家有习医者，务须博览群书，精求义理，勿贪一书之简易，孟浪施治也。大抵劳倦之寒热，似乎外感者甚多，然必有辨其热必不甚，且按之愈重，则热愈轻，寒亦若有若无，或轻或重，得暖便解，热时或有微汗，仍不退热，其手心之热必甚于手背，或兼头疼，或时疼时止，或重或轻，虽身体倦痛，精神疲困，而人事清白，无神糊谵语之象。此则调其气血，安心静养，自然痊可。更有劳倦伤阴，汗不退热，则以生地、当归辈养阴清热，热自退而病自愈。若误以外感治之，必犯虚虚之戒，再以时邪遏伏治之，妄用达原饮，鲜有不杀人者。

论初诊用药

初诊立方，宜小其制，不及可以补进，太过恐挽救为难也。如遇伤寒，似可以用麻黄汤，而姑用羌、防。江南无正伤寒，麻黄汤甚不合用。昔陶节庵制九味羌活汤，以代麻黄汤，煞有苦心。知人伤于寒则病热，于方中特少加生地、黄芩以预防之，真良法也。然予思初受寒邪，芩、地究虑其早，往往去芩、地，加当归、赤芍，兼加二陈以和畅阳明，使痰不生而邪无所踞，寒颇易解，而热亦不甚，似亦刍荛之一得。遇阴虚不能化汗者，当归用至八钱，一汗而解。曾医李青原著有成效。此等运用，学者宜知。至于伤风，亦不必骤用桂枝。南方之风气柔弱，非比北方之风气刚劲，只须苏杏二陈加防风钱许可解。如果头痛、项强，伤及太阳，不见有汗，则羌、防亦可稍加。如果畏风兼畏寒，则桂枝亦可加用，但不宜多耳。

至于时邪症候，乃天地六淫之气，非尽寒邪，亦非尽热邪也。如受风寒，则按上法治之。如受暑，则多从口鼻而入，侵及心胞，三阳之药全不合用，宜清暑益气汤、六一散或生脉散，于医书暑门内参酌而用之。惟暑能伤气，不可妄用温散；暑能伤阴，不可妄用刚燥也。如受热，则所谓阳邪，不同暑乃

阴邪也。故受暑必有汗，而受热必无汗；受暑则心中懊憹，受热则神情烦躁。人参白虎汤、天生白虎汤服之，一汗而解。有治之已迟，热入心胞者，则犀角地黄汤在所必用。诊此须分析明白，切不可暑、热混为一门也。若夫长夏伤于湿，有宜燥者，有宜利者。但长夏受湿，往往兼暑，暑伤气，暑伤阴，专于燥、利，又恐转伤阴气，湿更难化。昔人以补中益气汤调理脾胃，湿自不能困脾；以六味地黄汤治下焦湿热，而湿热因养阴而化。此皆治其本也。若先治其标，则五苓散、四苓散、平胃散、小分清饮、渗湿汤，皆可相宜而用。要之，湿有未化热者宜燥；渐化热者宜湿热兼治，古方所以有二妙、三妙也；湿有全化热者，则宜专治其热。今人总言曰湿热，而不分此三等治之，所以鲜效也。至于冬伤于寒，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此《内经》之言也。而喻西昌增为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实有至理，足补《内经》之缺。常见秋分以前，或暑气未尽，即湿气亦未尽，秋分以后，暑湿俱退，金风拂拂，燥火侵人，肺不耐燥，故生咳嗽，喻氏清燥救肺汤实可获效。乃柯韵伯以为多事，此不过欲抹煞前人，自诩高明耳！即其伤寒注释之书，何能如喻氏之深入而显出？吾辈宜宗喻氏，即秋燥一层，毋庸疑议，庶可备六淫之气，而详审时邪之病也。

但用药之道，宜小其制，得效乃渐加增。李士材云：将欲用凉，先之以清；将欲用热，先之以温。后人万不及前人，安得任意妄用乎？至于大寒、大热之药，尤宜谨慎。寒药如水，热药如火。譬如一卷书，错落水中，急急捞起，难免破烂矣；错落火中，急急救起，难免枯焦矣。病人之脏腑，岂堪破烂、枯焦乎？若夫用下，更宜慎之又慎。六淫之邪，如风寒便闭，腹痛拒按，热邪传里，神糊谵语，可以用下，然非瘟疫，亦下不可早。至暑湿亦可用下乎？戴北山《瘟疫明辨》，较胜于吴又可《瘟疫论》。然其书止辨气一条，谓瘟疫必作尸气，不作腐气，可见时邪、瘟疫之分，而其余所论，则皆时邪也，何不云时邪明辨，而曰《瘟疫明辨》耶？其最误人者，谓下法至少用三剂，多则有一、二十次者。人之肠胃无血肉，不得已而用下，未尝不伤气血，下至一、二十次，岂不邪正俱亡耶？戴北山究治何人，具有成效，并无医案，而为此妄言，其害不更胜于吴氏耶？今之医者，轻率用下，往往以此为辞。现有乡医某姓，在城悬壶，好用下法，屡次误事，每以下迟下少为说。予亲见李氏子出麻，被其再下而死，而犹执戴氏之说以为辨，岂不深可痛恨哉！予此篇真可谓之明辨，我后人宜细玩之，切忌之，毋负老人苦心也。

论　肝　气二条

人之五脏，惟肝易动而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亦或延及别脏，乃病久而生克失常所致。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肝位于左，其用在右。肝气一动，即乘脾上，作痛作胀，甚则作泻。又或上犯胃土，气逆作呕，两胁痛胀。肝之大脉，布于两胁，而胃之大络，亦在两胁也。又或上而冲心，致心跳不安。又或上而侮肺，肺属金，原以制肝木，而肝气太旺，不受金制，反来侮金，致肺之清肃不行，而呛咳不已，所谓木击金鸣也。又或火化为风，眩晕非常。又或上及巅顶，疼痛难忍。又或血不荣肝，因不荣筋，四肢搐搦，周身抽掣。又或疏泄太过，致肾不闭藏，而二便不调。又或胀及背心，痛及头项。其变幻不测，不能尽述；其往来无常，不可思议。总之，肝为将军之官，如象棋之车，任其纵横，无敢当之者。五脏之病，肝气居多，而妇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气，则思过半矣。《内经》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酸以敛之，甘以缓之。后人立方，合三法为一方，谓之逍遥散。用柴胡为君，以为辛散；用白芍以为酸敛，用炙草以为甘缓。因肝气必有肝

火，又加丹皮、山栀，谓之加味逍遥散。今之医者，一见肝气，即投以逍遥；不应，即投以加味逍遥；再不应，则束手无策矣。不知《内经》论治肝，不过言其大概，临证则变幻无常，而治法甚多，岂能拘于三法？

予尝深思详考，治肝竟有十法焉。心为肝之子，实则泻其子，一法也；肾为肝之母，虚则补其母，二法也；肺为气之主，肝气上逆，清金降肺以平之，三法也；胆在肝叶之下，肝气上逆，必挟胆火而来，其犯胃也，呕吐夹酸、夹苦酸者，肝火苦，则胆火宜用温胆法、平其胆火，则肝气亦随之而平，所谓平甲木以和乙木者，四法也；肝阳太旺，养阴以潜之，不应，则用牡蛎、玄武版介类以潜之，所谓介以潜阳，五法也；肝病实脾，则仲景之老法，六法也；亦有肝有实火，轻则用左金丸，重则用龙胆泻肝汤，亦应手而愈，七法也。合之《内经》三法，岂非十法乎？若夫专用破气，纵一时较快，而旋即胀痛，且愈发愈重，此粗工之所为，不足以言法也。然而庸庸者，大抵以破气为先，否则投以逍遥散；至不应，则以为病重难治，岂不冤乎？予故特作肝气之论。

或问逍遥散一方，集方书者，无不取之，如子言，其方竟不可用欤？予应之曰：逍遥散本是良方，奈粗工不善用，遂觉不灵耳！其方以柴胡为君，主于散郁，所谓木郁达之也。果病者肝气郁结，或为人所制，有气不能发泄，郁而生火，作痛作胀，脉虽弦数而见沉意，投以逍遥，辛以散之，自然获效。若其人并无所制，而善于动怒，性不平和，愈怒愈甚，以致肝气肆横，胀痛交作，不时上火，头疼头晕，脉来弦数而无沉意，此乃肝火化风，平之不及，而犹治以辛散，譬如一盆炭火，势已炎炎，而更以扇扇之，岂有火不愈炽，而病不加甚耶？故逍遥散非不可用也，奈用之者，自不求甚解耳！

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三条　附录龚赵氏常服调理方

类中之症，多由肝虚生风，所谓内风，非外风也。间有外风引动内风者，然所见甚少。大抵风自内生也，故景岳直谓之非风症。其论曰：凡非风，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四肢无力，掉摇拘挛之属，皆筋骨之病也。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亏损，不能滋养百骸，故筋有缓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总由精血败伤而然。如树木之衰，一枝精液不到，即一枝枯槁。景岳素重温补，而于类中之症，则独重养血。诚以《内经》有云：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摄。治偏废者，能无以养血为主乎？陈临川先生有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可谓要言不繁。予数十年来，守此法以治类中，未有不效。虽初病亦有痰涎壅塞，不得不先为疏通者，然如活络丹方，不宜多用，恐养阴不及，反耗其阴也。乃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不知所延何医，制有再造丸，药味夹杂五十余味，多用香燥，以为可以通络开窍，全不思类中多由精血不足，肝失所养，虚风鼓动，经络空虚，焦燥太过，转伤阴血，何能熄风乎？吾乡有原任池州府吴某者，半身不遂，延予调治。其人好内，肾不养肝，阴虚火盛，且食量甚大，专嗜肥浓，胃火亦甚旺。予专以滋肝清热，兼以清胃消痰，日见痊好，惟语言蹇滞耳！或劝以须服再造丸，予再三开导与病不合，伊见手足如常，亦暂依从，常服膏方，不复诊治，已数年矣。乃忽急延予诊，至则卧床不起，谓左腿不知何在矣。细询其过，则有某医者，劝服再造丸，其人本自卖此丸，连服五丸，而左腿若失矣。伊悔恨无穷，求予挽救。予曰：还尔腿尚可，履步如常，万不能矣。仍以前法加减，调治十数日后，腿渐有知，又数日渐可待人而行，而

软弱无力。其人年逾七旬，现虽尚存，然经年卧床不起矣。再造丸之害如此，不知医而妄用者，尚慎旃哉！

今之人先天不足，气血多亏，加以利欲熏其心，酒色耗其肾，肝失所养，木燥生风，类中之症多由于此。能先事预防，一病即治，调养得法，或即痊愈，或带病延年。予所治者不少，大约除中风不语，最难获效，予却不治，余则鲜有无效者，但总不用再造丸耳！如庄仪吉类中风几二十年，至今尚存。刘颂芬类中十年，尚能游览。龚赵氏乃吾义女，类中治愈，今已十余年，并不复发。又治丹徒县熊公，今亦十余年不复发。即如今岁朱惠畴、王新楼皆有中象，一治而愈。凡此皆先告以勿妄服再造丸。夫再造丸非必一无所用，如遇肥人多痰，经络阻塞，或夹外风，其方香药散药不少，亦可有效；而如遇肾不养肝，木燥生风之症，则服之无益而有损。近来此症甚多，而一遇此症，症者、医者以及旁人，无不欲服再造丸。嗟乎！医理精深，岂一再造丸遂能治天下之类中症耶？予明辨之，尚望医者同辨之，不然，吴某前车可鉴也。

予治类中症，尝用十味温胆汤加减。其方有开有合，以开进补，以补进开，不凉不暖，调理最宜，而治类中为尤合。惟初病夹痰，不宜用参，则易以沙参、孩儿参；初病风火交盛，则以地易熟地；心肺火旺，则以麦冬易远志，以白芍或女贞易枣仁。若夫筋惕肉瞤，则羚羊角在所必用，所谓入肝舒筋之圣药也；更佐以豨莶，虽口眼歪斜，无不应手而愈。至经络不和，血脉不通，则加以参须、归须，谓之二须饮；或助以橘络、丝瓜络，谓之二络饮。至大便结燥，养阴即以润燥，久自能通，或以五仁润之，切不可下，致犯虚虚也。方药甚多，不能尽述，大致如此，在后人神而明之，触类而长之耳！

附　录

龚赵氏常服调理方

大生地八钱　北沙参三钱　大白芍三钱　大麦冬三钱　法半夏一钱五分　陈皮八分　云苓三钱　生甘草八分　枳壳一钱　鲜竹茹三钱

时有加减，总不出此范围。用十味温胆意，而不拘拘成法。如女贞、羚羊、豨莶、二须、二络等，亦临时酌用。此方服数十剂全愈，迄今三十余年，其方珍藏，其人犹健，岂易易哉！

论胎孕附论胎产金丹

或谓予论症宜遍考病机，详求治法，始于人有益，乃论止一二，毋乃太简乎？不知医书汗牛充栋，症无不备，方法繁多，何能更著书立说？惟古书虽系名家，或立说偏执，予不得不辨；庸工浅陋，诚恐害人，予不得不辨；而予非治有成效，屡试屡验，亦不敢妄为辨论也。即如胎孕一门，妇人以此为重，数年不孕，即延医服药，膏、丸并进，乃不独不能受胎，而转生他病，月事不调一月经行二三次，甚且淋漓不尽，致成崩漏。此何以故？大率医家皆以温热药为主，而妇人亦以为多服温热，即可受孕，不知未能受胎，而早已受害矣。夫天地之道，阴阳和而万物生焉，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其以春药医男子，谓可种子，已遗害无穷，何能生子？即或生子，而胎毒甚重，赤游丹等症，叠起环生；纵或苟延，天花症断难存活。此男子服春药之效也。乃治妇人亦用此法，以致血海之波澜不静，血热妄行，经且不调，安能怀孕乎？总之妇科首重调经，缩则为热，过则为寒，如果月事愆期，脉来迟濡，实属虚寒，寒体不能受胎，温经亦可，但此等脉象最少。盖今之妇人，十有九肝气，脉多弦数，再服温热，必致肝火盛而血妄行，其患岂独不受胎乎？予尝见望子之妇人，爱服暖药，而庸工多附妇人之意以用药，究之子不得孕而病不离身，实堪痛恨，故辨言及此。至于业已受孕，而又易于滑胎，大约在三月内者居多，请医保

胎，竟未见有能保者何也？盖庸工既不读书，故不明医理也。夫妇人怀孕，一月足厥阴肝养胎，二月足少阳胆养胎，三月手厥阴心包络养胎，四月手少阳三焦养胎，四经皆有相火。凡滑胎者，皆由水不济火，血热所致，欲安胎必须凉血。虽朱丹溪代人安胎，用白术为末，以黄芩煎汤下之，遂得安好，后人因以黄芩、白术为安胎之圣药。其实黄芩性凉，白术性燥，怀孕三月前后，胎火、相火并旺，只宜凉之，不宜燥之。今粗工安胎，总恃此二味，或加续断，而全不见效。不知胎前宜凉，三、四月内尤宜于凉，治以燥药，胎何能安？续断性温而动，保胎宜静不宜动，药当论性，岂能取其名以为用耶？若至五、六月间，足太阴脾、足阳明胃养胎，可健脾胃，丹溪方或可全用耳！丹溪必不欺人，但其方未注月分，恐亦在脾胃胎时耳！盖胎以二十七日为一月，三月半后，已换养胎之经矣。予安胎不知凡几，无有不效。如丁邹氏三次滑胎，邹赵氏七次滑胎，缪余氏十一次滑胎，总在三月之内，后俱请予保胎，无不安全，且生产后或更怀孕，竟无滑胎之虑。予总以生地养血凉血为君，黄芩则加之，白术则不用，人称余善保胎，其实并无异法，不过深悉养胎之经，知胎前宜凉之理，不泥于丹溪之法耳！此实屡试屡验，故详论之，以示我后人，庶不至以济世之术，转变为戕生之术云！

附论胎产金丹

或问部胎产金丹用以调经可乎？曰：不可。金丹真良方也，然名曰胎产，因胎前、产后而设。其方以河车为君，佐以肉桂，取温暖畅达之意。怀孕将至足月，不复宜凉，服金丹一、二丸，可以易产；产后最忌停瘀，服一、二丸，可以行瘀。予治旗营妇人，怀孕五、六月忽小产，二胎不下，腹痛异常，以芎归汤下金丹一丸，不过数剂，衣胞下而腹痛止，足见为行血通瘀之品，胎前、产后实属相宜。至妇人经水不调，岂皆虚寒停瘀所致，如果过期不至，子宫虚冷，金丹可服，否则经不过期而转频数，金丹岂可服耶？至有善于滑胎，而欲以金丹保胎者，则保之适以催之，殊可笑也。

杂　论十一条

病之生也，百出不穷，治法总不外乎阴阳五行四字。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医以阴阳五行调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阴阳。阴阳即血气之谓也，气为阳，血为阴也。气血即水火之谓也，气为火，而血为水也。气无形，而血有形，气附血以行，血无气亦不能自行。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阴阳和而万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阴阳必得其平。医者偏于用凉，偏于用温，皆不得其正也。

医有定理，亦有活法。王太仆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宜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此定理也。又有论目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责其无水；能近视不能远视，责其无火。夫目乃水精之光，无水则任意滋水可也。而书称目无火不病，又称眼病无寒，设以不能远视之故而任意补火，能无损目乎？凡人生而近视者甚多，往往不受热药，此则当参以治法，不可尽责其无火也。

用药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际，病重药轻，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否则法先宜小，有效乃渐加增，不得以古方分量之重为准。况考古方之分量，合之于今，并不甚重。如仲景立方，动以斤计，或称升合，似甚多也。及其用末药，不过方寸匕；丸药如梧子大，所服不过三十粒，又似甚少。何丸、散、汤液之相悬如此耶？考《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之一两，古三升为今之一升，则所两者，仅得今之三钱耳！且仲景汤液总分三次服，则又止得三分之一。合而计之，岂非古之一两，仅得今之一钱乎？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强弱，药有刚柔，医者知所变

通、庶几有得耳！

凡人有病，如锁错镶；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锁，只须铜钱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剂，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救。初学治病，当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

凡用药调理病人，如浇灌花木，然有宜清水者，有宜肥壮者，既得其宜，而又浇灌适中，无太过不及之弊，自然发旺异常。调理病人亦然，有宜清养者，有宜峻补者，有宜补气者，有宜补阴者，必求其当而后有效，不可蒙混施治也，即如有求速效者，以为人参补气，既服人参，何气尚不足？熟地补阴，既服熟地，何阴尚不足？不知用药培养，亦如浇灌花木之道，浇灌得宜，则花木借以易长，非所浇灌者，即是花木也。即如芍药最宜稠粪，多以稠粪加之，岂即变为芍药乎？是故气虚者，宜参，则人之气易生，而人参非即气也；阴虚者，宜地，服地则人之阴易生，而熟地非即阴也。善调理者，不过用药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气，若以草根树皮，竟作血气用，极力填补，如花木之浇肥太过，反遏其生机矣。我辈用药，总要轻重得宜，不可呆泥。况善用补者，补中有开，譬如作文，尽填实字，无一虚字，可能成文乎？总之，不通儒学，不能通医理也。

药有甚贵，宜于人有益而反有损者，人参是也。据《本草》人参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可谓仙丹矣。于是富贵之家，病至莫救，无不服参者，奈十难救一。盖参虽补气，必得人有气而弱，可以补救；若气至无何有，人参何能为无气之人生出气来耶？然此不过无益而已，而更有损者，何也？富贵之人，骄奢之性，淫欲不节，自谓体虚，初病即欲服参，庸工无识，意在奉承，一药不效，遂即用参，或因外感邪滞未去，得补不治，或因内伤壮火食气，得补病进。予至亲丁吴氏，肺热音哑，某医顺病人之意，人参服之数两，而更无音。乃延予诊，嘱以停参，进泻白散数服而愈。又予至友吴在郊翁，肝火上升，头晕、出汗，其家皆以为虚，某医亦以为虚，逐日服参，而汗、晕更甚。遂延予诊，欲代平肝，本人深信，而旁言哓哓，以为如此温补，汗尚不止，况停参服阴药耶？予辨以服参多日，毫未见效，且觉病进，犹不更法，必欲以参治死老翁耶！予曾代伊家排难解纷，素知感激，故能如此争论。而其子以为知医，最喜用参，某医附和之，究不信予之言，幸老翁深信不疑，自愿服予之方。予总以平肝养血为主，调理一月而愈，然则服参何益耶？更有目睹者，吾乡富户赵氏，为予近邻。其父血痢，死于参。其弟疔证，亦死于参。又有吴景贤者，偶感时邪，赵氏因其父之老友，特送参数钱，景贤并不肯服，奈旁人以为财东所送，何能不服？某医尤加附和，极力劝服，遂致邪不出而死。此皆人所同知，以益人之药而损人，谁之过欤？予治病四十余年，大抵富贵者少，中平者多，类多无力用参，而予亦轻易不用；即富贵之人，其病不当用参，予必禁止不用。如必用参而始能活人，则无力之人能活者有几哉？

药有极贱，似于人无益而大有益者，黑芝麻荄是也。予尝治肝气胀痛异常，气逆呕吐，前医用二陈、香附、木香，顺气不效，加用破气，如枳壳、腹皮、乌药、沉香之类，更不效。予思肝气横逆，固非顺气不可，但肝为刚脏，治之宜柔，前医所用皆有刚意，故肝不受。治宜甘以缓之，兼养阴以平肝，然非兼通气之品，亦难速效，惟通气之药，难免刚燥之意。偶思及芝麻荄，外直内通，其色黑可径达肾，其性微凉，毫无刚意。遂用一支，助以金橘饼三钱，一服而效，数服全愈矣。每遇举发，即用是方，无不速愈。嗣后予治肝气必用之，无不应手，所谓软通于

肝最宜。因思凡人脏腑之气，无不贵通，《内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固已。而推广其意，通则不胀，胀则不通；通则不逆，逆则不通。凡治气病，无不宜通，不独肝经也。兼治哮症多年，肾气上逆，予用六味地黄加减为丸，每服五钱，以芝麻茎一支，煎汤下，竟能渐愈，久不发矣。又治肝气犯胃，饮食阻滞，欲成膈症，予以滋润平肝、青金畅胃之品，加芝麻茎、金橘饼，十数服而愈。又遇胀症，几有单腹之象，予用甘麦大枣汤加芝麻茎、金橘饼，连服月余而愈。其它诸气为病，服之得效者，不可数计。今诸亲友，凡有气症，延予诊治，必嘱以芝麻茎为家藏。若夫财翁，惟知爱参，此种贱药之妙，彼固不知，且不信也。此药各家本草所不载，予偶得之，十年于兹，始以治肝气，渐则可治之病甚多，虽蛊胀单腹，亦所能治。予不肯以为独得之奇也，特表而出之，以公诸世。

予尝以所阅医书，配以儒书。如《内经》，儒书之五经也；仲景《伤寒论》、《金匮玉函》，儒书之四书也。汉以后医书虽多，皆不甚醇正，惟喻嘉言发挥仲景之书，精微博大，奥义毕宣，儒书中之朱注也。虽有柯氏出其后，意欲抹煞喻氏以炫其书，亦如朱注之后，有吹毛求疵，妄肆讥评者，究何能灭朱文正而行其说耶？予所以心悦诚服于喻氏也，惟其书独详于《伤寒》、《金匮》，欲为仲景后之一人。其《医门法律》于杂症颇略，幸有《冯氏锦囊》，书称美备，议论深醇，且其书于幼科尤为精细，为钱仲阳所不能及，即如痘症一门，予尝本之以治家中痘症，皆万全无弊，时下幼科所未尝见也。予故于喻氏外，又推重冯氏，而欲后人学之也。

予不习外科，而治杨梅疮十数人，果未吃擦药，无不应手而愈者，盖推冯氏治痘之法而用之也。今外科治杨梅，总不离乎下法。不知此毒必须升透，即如治天花，果能升透如花之发旺，自然上浆结痂，无不顺吉。升透之法，必善内托，保元汤：人参、黄芪、官桂、糯米、紫草、甘草，所以为主方也。若肆用大黄，气血下虚，痘必内陷，毒何能透？命何能保耶？夫天花先天之毒也，杨梅后天之毒也。先天之毒欲透发之，犹必内托，不可伤其气血；后天之毒欲透发之，可不内托，而惟以大下伤其气血乎？盖气血旺，则毒易托出而易尽，无后患也；气血弱，则毒难托出而难尽，遗祸无穷：是故切不可伤其气血也。天花、杨梅，竟属一理，予比而同之，闻者得毋惊而至于惑乎！然予天花虽少，而无不愈，治杨梅较多，而亦无不愈，取《锦囊》治痘之意而贯通之，屡获大效。吾家后学，或不治杨梅，而家中生育甚多，幼子童孙难免痘症，能讲求于冯氏之书，庶几有得，而不至受时下幼科之害也。

今将治杨梅之法，姑述大略。杨梅初起，火毒甚重，大便必难，不得不先通之，龙胆泻肝汤加大黄，三两剂，大便已通则止。此等毒由肝肾受者居多，故先用此汤。或已现于面，毒已由脏及腑，面部多属阳明，阳明主肌肉，则用河间防风通圣散，内有发散、攻下、清凉解毒诸药，且有兼顾气血之品，可服三、四剂，亦大便通即止。二方皆以土茯苓二两，煎汤煎药。戒吃茶叶，恐解药性。嗣则看其人之本体，如气分不足，则以四君加败毒之品，银花、槐蕊之类；如血分不足，则以四物加败毒之品，银花、槐蕊可以多加，更加养血凉血之品。亦以土茯苓煎汤煎药，另合五宝丹：朱砂五分，琥珀五分，滴乳石五分，珍珠五分，研极细，入冰片二分五厘，牛黄五分，再同研，加飞罗面二两和匀，磁瓶收贮。每服五分，土茯苓汤下。逐日必戒茶饮，恐解性，可以土茯苓汤代之。如此医治，轻者丹服一料即愈，重者不过二料，无不愈者。予屡见有过服下药，致饮食不进，而其疮臭不可近，予用归脾汤合加味五宝丹，不过三服，其臭遂止，十日后而其疮愈矣。其一为巫某，其一为老友柏遂庵，今遂庵八十有四犹健，可问而知也。

最可笑者，吾乡之小儿科，自不知书，毫无学问，不过其师传以发散、消导数方，如张子和三子养亲汤：苏子、白芥子、莱菔子，在所必传，加以羌、防、柴、葛、枳壳、腹皮、山楂、厚朴消导药十数味，再传以脉案，曰：受凉停滞，食乳相裹，防变防惊数语，遂即悬壶行道矣。每遇临症，即将师传数语立方，叮嘱人家症重不可吃乳，米饮亦不可吃，日以发散、消导与服，数日不退热，不易原方，虽十数日不退热，仍用原法，略为加减耳！其家少进米饮，则曰吃坏了。因燥药吃多，血分大亏，不能荣筋，以致抽搐，则曰此急惊也，吾早言之矣。多日不吃饱乳，且服发散，治得气微欲绝，则曰此慢惊也，吾早言之矣。直至于死，医者不悟，而受害者亦不悟，犹以为先生甚灵，彼早言矣。尤可恨者，有拂惊之妇人，毫无传授，妄行作孽，其儿并无惊，实因误药，气血已虚，往往一拂而死。夫喜、怒、忧、思、悲、恐、惊，惊乃七情之病，必因惊吓而后起，岂有因外感而成惊者乎？我辈方脉，不看幼科，然因方脉而救小儿者不少。如曹耕之之孙女，某幼科治之将死，遂请拂惊老妇，余再三劝止，嘱令止药，吃乳食粥，数日全愈。韦廷璋次子，甫生八月，偶因外感发热不退，某医肆用发散，不许吃乳以及米饮，延至多日，看看待毙，乃回绝不治。适予至伊家有事，廷璋各子求救。予以手指探其口，尚裹予指，知将饿死，乃伪曰我有妙方，能救此儿，但先须吃乳。其家谓已将断气，何能吃乳？予断以必能吃乳，但须其母上床以乳就之耳！其母依言，以乳就之，果然能吃，且吃不少，乳后安睡。予告以今夜且不必服药，明早我来进药可也。次早往视，儿夜间吃乳不少，且得安眠，似已全愈。伊家问药，笑应之曰：予有何药，仍吃乳耳！此儿有病多日，过服发散、消导，有何外感？有何停滞？又不许吃乳，直饿死耳！而不死者，殆与我前世有缘也。其家感激，强将其子寄我名下，予亦听之。又在蒋姓家诊病，其家顺以小儿药方请教。予看脉案，痰喘声如拉锯，药甚厉害。予问小儿何在？奶妈现抱在予旁，并无拉锯之声，惟神气甚弱耳！予稍为诊脉，曰：此发散、消导太过，想必又不许吃乳，乃虚痰耳！速宜进乳，不必服药。其家依言，数日全愈矣。幼科之误人也，予姑略述二、三，类此者甚多，不能尽举。我后人学方脉，于幼科亦须留意。凡名家医书，皆有幼科，固宜善看，而《冯氏锦囊》，由小儿始，以痘科终，尤不可忽。果能遍看方脉，小儿无不兼备。家中生育颇多，庶不至受幼科之误也。

《知医必辨》终

研经言

〔清〕 莫枚士 述

《研经言》提要

清·莫枚士撰。枚士字文泉，归安同光时人。儒者论学，必先穷经，治医亦然。医书之最古最难解者，厥为《内》《难》《伤寒》《金匮》，及诸经。归安莫枚士，素治小学，以研医经有年，乃辑众说，考文析义，校注《伤寒论》、《金匮方论》二书，继以《金匮论》略，因集众症，释名状，立义例，作证原，及脉法，又以治病在处方，因阐经方作《释例》。继又以处方在辨药，因校注《神农本草经》。此外解经之作，随成随弃，录其存者，得百余首，厘为四卷，名曰《研经言》。凡所论述，不特不故示高深，且不标新立异，洵为启迪后学之作。陆公懋修尝言惟莫著能以经解经，以方求病，信然。是书袁炯首先选刊于医学扶轮报，再刊入裘氏医药丛书。炳章后得月河莫氏原刻本四卷，乃同裘氏刻本，互相校勘，知莫氏原刻本卷四，有校正。《灵枢》经脉篇文、读经脉书后、读仲景书书后、伤寒论跋、伤寒论例跋、伤寒痉湿暍篇跋、伤寒太阳篇跋、读金匮书后，计八篇十八页，为裘刻本所无。故本书从莫氏原刻足本，并录袁序，增以圈点而刊行之。

袁　序

莫枚士《研经言》一书，余从丹徒杨霁青先生抄得者也。全书四卷，凡一百五十余篇，多释经辨误之作，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陆九芝、陆心源二家序中已详言之。余讽诵再四，觉此公之学养却优，不独其疏证经义，独具卓识，即其评论近世名医，如谓叶天士《临证指南》，于温热脾胃最精等处，皆极平允之论，以视黄坤载、陈脩园辈之一味泥古，抹煞先贤者，其相去为何如耶。迹其生时，适当洪杨割据，天下大乱之时，故虽经镂版，而所传未广。余曩读《世补斋医》书，即知有先生此书，而四方寻觅，竟未得见。后承霁青先生赐览，因得录一副本，私心欲广其传，以公同好。故于医学扶轮报、神州医药学报中，皆择尤刊布。诚以维持绝学，非广为流布，不以收效。今年春绍兴医药学报社拟刊医学丛书，以存国粹。贻书相嘱欲，将此书刻入丛书中，因即将所录副本邮寄付刊。夫表彰前哲，刊刻遗书，耗为吾侪医家之责，不足深论。独是莫氏作此书时，即当洪杨割据，天下大乱之时，而今日贵社刻此书时，又值天下大乱，祸至无日之候，岂天心不仁，降此鞠凶，即涂炭其人民，复肆虐于医籍耶。抑劫运有常，洪杨距今已六十年，前造此因，今日应有此果耶。然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贵社诸君子之用心，亦良苦矣。

丙辰首夏江都袁焯记于京口

陆　序

余婿沈子彦模初，自吴兴来谒，即盛称其师莫枚士先生之医学。余即以拙著《世补斋》初稿，介沈子正于先生，而先生亦邮寄所撰《研经言》属校，并索为序。既卒读，乃叹先生之学之博，识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经》《灵》《素》，刊之三坟，既非蓬心人所能领会，而如南阳一脉，以及《脉经》《病源》《千金》《外台》之所言，则皆随时随地习见之病，而亦视为鸟篆虫书，不可测识，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药，尚何医之足云哉。君举于乡，不乐仕进，潜心小学，出其余绪，以治医家言，为之审声音，详训诂，以经解经，复以方求病，遂乃病无遁状，方无虚设。如君之学，若漫誉以高出时辈，则是诬君而已。岂知君者，君所著尚有数种，应请先以此册付手民，俾今而后之病人，得遇识字之医，而免天札也。里居戢影，韩陵片石外，无可语者，行将鼓棹游苕霅间，登君之堂，以所学相质证，然亦勿勿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门也，是为序。

光绪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陆懋修拜撰

按：先生于甲申四月刊《世补斋医书》文十六卷中，于此序多所增改，今谨录其初稿。

陆　序

予少与同里莫枚士同治训诂之学，既遭多故，余以军事驰驱南北，与枚士不相闻者数年。及余奉讳归，握手道故，则其气益穆，其学益邃，且有不为良相为良医之志。其言医也，本小学以读《灵》《素》，祧宋元而祢汉唐，与论学之旨同。余初惊诧其言，而卒无以易也，未几出所著《研经言》，属余为序。夫先秦古书，存于今寡矣。幸而仅存，又多诘屈奥衍，鲁鱼亥豕，非好学深思不能读，而医书为尤甚。盖近古多闻缀学之士，未必通医家言，医家者流，往往不识字，不读书，而以医为市，即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剂，而昧于微言，或各执己见，而疏于考古。无惑乎医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夭札也。枚士忧之，据《说文》以释疝瘕之殊，据《玉篇》以明癫痛之异，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则证之《巢氏》，症即风痫，酸削则证之《周礼》，定为酸消。而旧注之疏焉。蛟龙乃龙咬之讹，蛔咬有例。柔痉实恶寒之症，元本足微。而传刻之讹祛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医之针砭矣。他日推其所学以治天下，所造岂可量哉。独念予妄谈经济，无裨于世，及退而著书，亦无成就。读枚士书，不能无愧于心也。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陆心源拜撰

自　序

余于咸丰之季，避寇海上，时疫盛行，流民踵丧，尽无以救，始知医之急于人也。而学之既有年，乃辑众说，考文析义，校注《伤寒论》、《金匮方论》二书，继以《金匮》论略，因集众症，释名状，立义例，作证原及脉法，继又以治病在处方，因阐经方作释例，继又以处方在辨药，因《校注神农本草经》。此外解经之作，随成随弃，录其存者，得百余首，厘为四卷，名曰《研经言》。质之通人，以为他日自镜之资。余不敏，凡所论述，不敢故为高深，独标新异。惟务切近平实，求当乎古人之书之义理而已。记不云乎，致知在格物，书亦物也，读而格之，以致其知，将为诊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艺，以俟能者。

苕川汪叟自序

《研经言》目录

卷一

原因…… 517
原贼邪…… 517
原风湿…… 517
原荣卫…… 517
原易…… 518
伤寒温热诊治论…… 518
论河间说伤寒之误…… 518
原瘴…… 518
原痧…… 519
原胎…… 519
成注《伤寒论》论…… 519
五志论…… 520
阴阳交并论…… 520
虫论…… 521
温疫总论…… 521
疟论…… 521
尸疰疳蒸四大症论…… 521
虚劳论…… 522
传尸劳论…… 522
肺萎论…… 522
正水风水诊法论…… 522
女劳疸黑疸同治论…… 523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呕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异形同诊论…… 523
思虑致遗论…… 523
病无纯虚论…… 524
用药论一…… 524
用药论二…… 524
汤液论…… 524
制药论…… 525
药验论…… 525
古方用法论…… 525
泻心汤类诸方总论…… 526
承气汤类诸方总论…… 526
古方权量有定论论…… 527

卷二

学医说…… 528
诊诀说…… 528
《内经》热病说…… 528
七传辨误说…… 529
伤寒伤暑说…… 529
疹斑互讹说…… 529
古方瘕虫混称说…… 529
扁鹊见垣一方人说…… 530
诊虚须知劳极说…… 530
温疫说…… 530
温疟说…… 531
温疟有三说…… 531
黄疸黑疸说…… 532
劳疸女劳疸二症说…… 532
三消说…… 532
痟与嗜俳不同说…… 533
癫说…… 533
脏色单见说一…… 533
脏色单见说二…… 534
脾脉说…… 534
是动所生病说…… 534
古汤液丸散同方异法说…… 534
杂病治法折衷说…… 535
释证名…… 535
释露…… 535
释痓痉…… 535
释喘…… 536
释癫…… 536
释淋…… 536
释疝…… 536
释膈…… 537

释痰…… 537
释散…… 537
释毛…… 537
释气一…… 538
释气二…… 538
释钩毛弦石溜五脉…… 538
释搏…… 539
释解仡…… 539
释服…… 539

卷三

伏冲解…… 540
中风伤寒解…… 540
秋伤于湿解…… 540
《伤寒论》六经解一 …… 541
《伤寒论》六经解二 …… 541
《伤寒论》六经解三 …… 541
《伤寒论》六经解四 …… 541
阳明病胃家实解…… 542
肠覃解…… 542
蛊疸解…… 542
邪解…… 543
邪哭解…… 543
酸削解…… 543
下利解…… 543
病遇节发解…… 544
阴脉阳脉解…… 544
晚发解…… 544
鼠瘘解…… 545
蛔有太阳阳明证解…… 545
女劳疸日晡恶寒解…… 545
隐指解…… 546
阴阳附解…… 546
温病脉法解…… 546
软弱有石解…… 546
玉屏风散方义解…… 547
磁石治周痹解…… 547
人参解…… 547
桑白皮根解…… 547
百合病用百合解…… 548
仲景用桂枝例解…… 548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解…… 548
桂枝附子汤去桂加术解…… 549
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越婢汤解…… 549
小青龙汤解…… 549
当归四逆汤症解…… 550
侯氏黑散解…… 550
天雄散解…… 550
理中四逆方义解…… 550

卷四

《素问·平人气象》阙文辨 …… 552
仲景法非北学辨…… 552
《金匮》非论杂病书辨 …… 552
两湿温不可合一辨…… 553
温疟辨…… 553
辨柔痉不恶寒之误…… 553
蛟龙病辨误…… 553
黄瘅辨…… 554
阴黄辨…… 554
内风辨…… 554
人迎气口辨…… 555
《千金》辨诬 …… 555
君火相火辨…… 555
龙雷之火辨…… 556
甘草粉蜜汤方白粉辨…… 556
《金匮》水蒗若辨 …… 556
常蜀截疟辨…… 556
瘿螺瘿辨…… 557
驳元阴…… 557
驳吴喻二家说温疫之非…… 557
驳《临证指南》二条…… 557
十三科考…… 558
《金匮》马刀考 …… 558
命门考…… 558
胞门龙门玉门考…… 559
白虎病考…… 559
羊胫骨考…… 559
四十难义疏…… 559
订正《素问·通评虚实论》经文并补

注…… 560
校正《灵枢·经脉篇》经文…… 561
读《经脉篇》书后…… 564
读仲景书书后…… 564
《伤寒论》跋 …… 564
《伤寒论》例跋 …… 565
《伤寒论》痉湿暍篇跋 …… 565
《伤寒论》太阳篇跋 …… 565
读《金匮》书后…… 566

研经言　卷一

清　归安　冀文泉枚　士述
江都　袁　焯柱生重录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原　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气，二水湿，三鬼神，四虫兽，五器物，六饮食，七药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后三者在身内。而八纲之中，各有数目。邪气之属，有风日雾瘴，有寒暑。水湿之属，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属，有冲击，有丧尸，有精魅，有祸祟。虫兽之属，有咬螫，有影射，有遗毒，有触气。器物之属，有金镞，有打压，有触伤，有汤火。饮食之属，有禁忌，有过多，有五味所伤，有中毒。药石之属，有服药过剂，有药误石毒鸦片。人事之属，有喜忧欲恚恐，有行立坐卧，举重闪挫，堕坠跌仆。总计其目，二十有余。拟引古论，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于此。

原　贼　邪

贼邪者，太一冲方之气，因太一之气不能自旺而来也。自太一言之曰虚风，自冲方言曰之贼风，自受于人言之曰虚邪，亦曰贼邪。经云"邪气者，虚邪之贼伤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风从南方来曰贼风。以此推之，则春分西风、夏至北风、秋分东风、季春西北风、季夏东北风、季秋东南风、季冬西南风，皆贼风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克，而用八方对冲。一九相对，故子午冲而寒热可以互胜，凡热极反寒、寒极反热之病准此。三七相对，故卯酉冲而温凉可以互胜。二八、四六相对，二坤热土，八艮寒土，四巽温土，六乾凉土，坤、巽得温热之气则皆湿土，艮、乾得寒凉之气则皆燥土。湿土渐于辰、旺于未，燥土渐于戌、旺于丑，故辰戌丑未冲而燥湿可以互胜。《灵》九宫八风篇文及《素》委和之纪昔于三五段，及乙丑乙未岁灾七宫十五段，文义盖如此。其原出于九畴、八卦也。

原　风　湿

汉郑康成注《书·洪范》曰：风，中央土气。此言最的。土旺四时，故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之气，皆于风见之。以五行言，曰五气；以六元言，曰六气；以四时言，曰四气；以五方言，曰五风；以八方言，曰八风；自其偏胜者言，曰五邪；自六气之偏胜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风，乃天地所以生万物、长万物、茂万物、收万物、藏万物者也。此气失和，则病万物，而又彻乎四时，故经曰：风者百病之长也。以其气散发，故经又以风为木气，而属之春，犹湿亦为土气，而经或属之秋也。夫湿有数种，第古人于水土之蒸气，正谓之湿，而五行之湿统于风，水谷之湿直云水若饮，分别綦严。近世概以湿目之。然古人治湿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谓湿也。

原　荣　卫

人有三气。卫气出于上焦据《素问》注，荣气出于中焦，二者皆气也；二气合行于心肺之

间，则积而为宗气，本无形质，必有所附丽以行。故荣行脉中，附丽于血；卫行脉外，附丽于津。惟血随荣气而行，故荣气伤则血瘀；津随卫气而行，故卫气衰则津停。治血以运化荣气为主；治津以温通卫气为主。知乎此，而荣血、卫气之说可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脉，津所以濡筋。伤寒汗后，四肢拘急，此津不濡筋之故，而荣之行，自手太阴始，故《灵》经脉篇序十二经以手太阴为端；卫之行，自足太阳始，故《灵》经筋篇序十二经以足太阳为端。知乎此，而心荣、肺卫之说可以息矣。卫出上焦，据王《素问》注。今《灵枢》"上"作"下"，误。

原　易

病之得于岁气者，一自正气来，一自时气来。正气为病，以伤寒、伤暑为最著；时气为病，以冬温、寒疫为最著；皆以其极偏也。正气，太一方之王气，本不病人，而人自触之，谓之以入干天；时气，对冲方之戾气，本能病人，而人适中之，谓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则触之者病，而不触者无与焉；以天令人，则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即染之。人气处于独，天气统于同，所以正气病无易，时气病有易也。正气虽过中而非厉，时气即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气病，纵如伤寒、伤暑之重而不易；时气病，纵非冬温、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伤风咳嗽有相易者，以此咳嗽亦自时气来。

伤寒温热诊治论

所以谓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诊之别也。然而伤寒传变，则亦身热；伤暑发狂，则亦气盛。非症之无别者乎？浅人误认，职是故耳！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更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子，更用何药以温之？人生之患，纵有万端，本草之数，止此一定，药可通用，方何独不可通用？近之解《伤寒论》者，执其中之白虎、黄芩等汤，以证此书之兼出温热治法。彼将谓伤寒病始终不宜寒药，温热病始终不宜温药乎？噫！医可若是之固哉？

论河间说伤寒之误

寒之为气，虽截然与热对峙，而其伤人也，则随人虚实而为病。其人实，则寒不能深入，但著于皮肤，而闭其腠理，即不得不热；其人虚，则寒无所隔碍，遂过乎肌表而达于脏腑，即不得不寒。苟取《素》风论之旨绎之，即知仲景方论寒热杂见之故矣。若《素》热论入伤于寒，则为病热云云，乃专主寒邪在经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问，不兼直中言，与仲景为寒字尽致者义别。河间泥此，遂谓伤寒有热无寒，概指通脉、理中等症，为得之寒药误下，非惟厚诬仲景，并误会《内经》也。寒之乘也，猛于他气，故例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河间乃谓温热凉寒，皆取伤寒而分其微甚，是以伤寒为四气病统称，岂其然乎？寒之藏也，历春至夏，则阳气大泄，而不能复留，故例止云寒毒藏于肌骨，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河间乃续之曰：秋变为湿病，冬变为正伤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与语伤寒也明矣。

原　瘴

古者于隔蔽之义，字止作障。《说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墇、作鄣者，系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即易以山而作嶂。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风多湿，蒸而为气，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观于字孳之义，而瘴之属湿可知已。瘴取隔义，则与地气发，天不应之

雾相似；而与天气发，地不应之雾为对。但患雾气者，《千金》自有症治，与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征近世混瘴于雾之非。《病源》通瘴于疫。余见东洋足本，于"青草黄芒瘴候"，较中国本多四百余字，所列瘴病，证治独详。第其称岭南之瘴，犹如岭北伤寒，似庾乎他论，当是指其盛行之势相例耳！故其病不隶于伤寒诸候，而隶于疠疫，要之湿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疫也。《外台》又呼瘴为疟，要之湿疟亦疟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疟也。《圣济总录》论瘴与巢、王异，而诊治加详，亦足补前人所未备。大抵瘴之发也，自有挟寒、挟热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风、槟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热者犀、羚，见《本经》及《纲目》集简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虽不比岭南之甚，然涂泥卑湿，水气适为瘴助，往往于温及暑病发时，错出其间，故尤于犀、羚宜也。三吴老医，善使犀、羚，盖自此始，相治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当者。

原　瘀

《诗》疏谓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十四分其种类为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状，皆如伤寒，有恶寒、体热、四肢拘急、头痛、骨悚屈伸、张口欠欬等候。《本草纲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者相近，俱似伤寒，故有挑沙、刮沙之法。其腹痛闷乱，须臾杀人者，谓之搅肠沙。据引诸说，则瘀本作沙，即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入肉，则或挑或刮以出之，证治相符，的有明征。后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否为射工病，但见恶寒发热，状如伤寒者即用之，于是治瘀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误者，以射工毒亦盛行于夏故尔！夏月人气自虚，倘非沙毒而用刮挑，则邪气被却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诊者审之！至沙加疒旁作瘀，而近医遂云感触瘀秽，乃天地间另一种气。此所谓不得其说，从而为之辞也。

原　胎

胞宫血气之生，源有灵机，故有化机，不可有一物入留其中，有之则血气随物而裹，即令经闭腹大，谓之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内外之别。由内入留者，本气所结，故无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气所感，故有所成。二者皆于经行初净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当经行后，感男子之精，即成为人；感虫蛇异物之精，即成为虫蛇异物。至其生时，皆有可验。此自外入留者二也。其自内入留者四：一为气。多怒之妇，当其经行胞净，气乘虚入，则血与气结，令人经闭腹大，方书谓之气胎，治之下其气而消；一为液。多痰之妇，当其经行胞净，痰乘虚入，则血与痰结，令人经闭腹大，方书谓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为水。《灵枢》谓之石瘕，与气、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为血。当经行时，或因举重，或因犯房，致经事不卒，血瘀胞宫，亦令人经闭腹大，绝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系妇人本气所结，法与感异，而与积聚同。细考《病源》八瘕及魏之琇《续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魅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梦寐，非真有施泄，焉得似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入瘵死，亦非有所施泄，焉得似胎？以今俗称痰胎为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鬼者，亦对人言之耳！但须分别此五者，方能各尽其法，如概予以统同之号，即概施以安镇之药，多不效也。嗟乎！医学不明，难免闺门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诸！

成注《伤寒论》论

王叔和之次仲景论也，有义有例，各以类从，无可议者。成氏即用其本，故与《玉函经》次同。其六经六篇，又与《千金翼》次同。由晋而唐而宋，即此本、即此次也。何自明以来，诸家竟以颠倒移易为能哉？夫成氏至八十岁始

注此书，则见闻广、阅历深，宜其辨别之精若此。然于脉证方药则当，而于章节义例则疏。如六经篇首，不注明太阳、阳明等之谓何？与太阳诸症独举头项强痛、恶寒以为端，阳明诸症独举胃家实以为端之义云何？若《平脉法》寸口趺阳两脉迭举，经意自有所指，成则各分段随文以注之，使读者茫然不知其何谓。凡此皆成氏之疏。欲穷经者，尚须参考《病源》、《千金》等书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五　志　论

人应乎天，天有元阳。元阳者升于春，春时阳半在下，阴半在上，阳气欲升而不能遽越，当旺而不能自如，则有雷霆以彰之。人应之，为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应肝，故肝为怒。怒生于恨，成于愤。恨而不已，为怨，为愠，为恚；愤而不已，为奋，为发，为自强。

元阳者泄于夏，夏时盛阳在上，微阴在下，阳气盛满于己而若自得，轻易乎阴而不措意，则有炎暑以彰之。人应之，为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应心，故心为喜。喜生于盛，成于玩。盛而不已，为舒缓，为惰，为安；玩而不已，为狎侮，为懊，为自足。

元阳者平于中央，此时阴阳和匀，既筹及于阳之胜，又预计夫阳之败，则反覆以存其变焉。人应之，为思虑而预防。又土为万物所归，和者偏者皆归之。春气温而极于季春，夏气热而极于季夏，秋气凉而极于季秋，冬气寒而极于季冬，静观以持其常焉。人应之，为阅历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应脾，故脾为思。思生于先，成于后。先事而思，为慎，为戒，为畏，为自虚；后事而思，为乐，为聚，为智，为自矜。二者皆思之所为，如是则劳矣，故脾主劳。

元阳者收于秋，秋时阳半在上，阴半在下，阳气就衰而日受阴之剥，已退而日视阴之长，则有凄切之气以彰之。人应之，为事将败，其志殷殷然，忧之象也。秋应肺，故肺为忧。忧生于虑，成于悔。虑而不已，为拘，为愁，为不安；悔而不已，为悲哀，为哭，为自咎。

元阳者藏于冬，冬时微阳在下，盛阴在上，阳气避阴之方张而不出，防阴之灭己而自惧，于是乎水冰地坼，寒风冽凛，而阳气惟不树声色以避之。人应之，为事已败，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应肾，故肾为恐。恐生于暇，成于怯。暇而不已，为退，为优游，为呻吟；怯而不已，为愧，为伏，为自馁。

阴阳交并论

阴阳交并，二者乃热病表里俱实者之诊法也。其表里俱实，而复相连互曰交，续自分清曰并。阴交者，里实较盛，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并阳则初似阴交，而复得汗，脉渐静，以里散表解也。阳交者，表实较盛，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阴则初似阳交，而一得汗散热即泄，以表解里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脉经》曰：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也。"得"上当有"复"字。《脉经》热病烦已而汗，脉当静，太阳病脉反躁盛者，是阴阳交，死；复得汗，脉静者，生。又曰：热病已得汗，脉尚躁盛，大热，汗之虽不汗出，若翘，是谓并阳，故活。皆言复汗也。此合阴交与并阳言之。又曰：热病脉常各本"常"作"尚"涉上而误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躁盛，得汗出者，生也。此合阳交与并阴言之。阴极阳极，即里实盛表实盛之谓。大抵表里俱实之症，不交则并，不并则交，死生之关，捷于反掌。《史记·仓公传》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绎仓公"不交""并阴"四字，则知其转易间难逆料矣。诊交之法，又有进退，诸证在《脉经》中。此皆诊决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复得汗以症言，非以治言，故有下之而始得汗者。

《素问》所言，实止是阴交，于阳交无涉。统称阴阳交者，犹男子阴易、女之阳易，统称阴阳易也。

虫　论

三尸九虫，与人俱生，无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症瘕门之鳖症、蛇瘕、鸡雏，及诸瘘门之蛲螂、蚍蜉、蝼蚁等名，皆因饮食而假外之虫气以生。其结于肠胃之蓦原为症瘕，散于经络为瘘也。至若五脏之劳，有五脏之虫，五色之风，有五色之虫，则并不假于外之虫气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异类，毋乃诞乎！此必假内之虫气以生也。内之虫气，三尸九虫是也。大抵邪入而与三尸九虫相感，则孕而生虫，犹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脏所禀五行气应之也，夫何足怪！《病源》卷二十三去：尸虫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又阴尸者，初著之状，起于皮肤，内卒有物，状如蛤蟆，经宿与身内尸虫相搏，如杯大，动摇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与尸虫相感之证，风劳生虫，亦犹是也。知此，始可与论尸注、疳蒸诸大症。若仅执热极风生之说，犹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况以隋唐言虫诸论，为不经而弃之哉！

温疫总论

寒与热为定名，温与疫为虚位。伤寒例虽以温兼正气，疫贴时气，其实温者蕴也，疫者役也。苟有蕴蓄在内，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论寒热，皆得称为温疫例，据时称以示别，不必泥看。能知此义，而后百家之言温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温与疫既为虚位，则其为病不一。但因于寒暑，而又有四时不正之气挟之，则为天行温疫，属伤寒；若因于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雾雾之气抑之，则为瘴疫温瘴，亦通称为温疫；因于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气乘之，则为疠疫，亦称温疫，属杂病；若因于寒暑，而又有饮食之气间之，则发为杂病，如霍乱、疟、疸之类，皆不称为温疫，属杂病。条分缕析，而后温疫诸杂出之论，不至目炫。此温疫数者中，惟鬼神一因与因于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别，须细参《病源》卷十疠疫、瘴气两候及《千金》卷九辟温篇自明。《病源》疠瘴不与温病同篇，而另列为一卷，《千金》以两温分居二篇首尾，岂无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温疫者，自属中恶，与伤寒法无涉。犹瘴不兼温疫，但为之瘴；饮食不兼温疫，但谓之伤饮食而已。

疟　论

叶案治疟，不用柴胡，徐评非之。解之者曰：治伤寒少阳正疟用柴胡，治秋间寒热类疟不用柴胡。泉应之曰：否，不然。《素·疟论》以夏伤于暑为端，而余疟附焉，是秋间寒热之为正疟，经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经说。《外台》既列《病源》之论，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鲜用柴胡者。可见谓秋间之寒热，不用柴胡则是，而指为类疟则非。仲景于少阳篇明言往来寒热，形如疟状。"如疟"二字，正类疟之谓。少阳症之为类疟，出于仲景亲口，今反指为正疟何耶？但诸医犹止误于论症，徐氏则并论治亦误。何以言之？伤寒邪从表入，其里无根，以柴胡提之则出；夏秋之病，新凉在外，而蕴暑在中，其里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则外邪虽解，而内热即升，横流神决，不可复制，往往有耳聋、目赤、谵语神昏、汗漏体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说为淫辞之助也。噫！亦究古训而已矣。

尸疰疳蒸四大症论

五尸、五症、五疳、五蒸，杂病中之四大症也。仲景《伤寒》始言蒸蒸，《金匮》狐惑实开疳症，而走马汤治飞尸，獭肝散治冷

症，已略具大纲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台》诸书，始畅厥论，以为内科专家最重之任也。近世书中鲜有之，非近世无此四症也。医者遇尸疰，诡以肝气目之；遇疳蒸，诡以劳病目之。相沿既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尸疰"二字，涉于不祥，"疳蒸"二字，仅见儿科。今若称此以告诸病家，及加诸年壮，不几骇人听闻乎！古名诚难复也，但须于肝气一门，知有尸、疰二症混其中；于劳病一门，知有疳、蒸二症混其中。隐其名而存其实，则临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为大医者，所不可不备也。

虚劳论

今之所谓虚劳，古之所谓蒸也；古之所谓虚劳，今之所谓脱力也。《金匮》必列虚劳者，以见伤寒自有因脱力得者也，俗称脱力伤寒本此，知此而《金匮》虚劳诸方能用之矣。俗称脱力，不专指疲劳言，凡五劳皆在其中。脱力有成痼疾者，有在一时者，有着一处者，苟因劳伤气血不复，皆得称为虚劳。人但泥于弱症损症之不起者为虚劳，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时一处之虚劳，则或待治而后愈，或不治而自愈，无甚足异。第既有虚劳之因，风寒随而入之，《金匮》本为风寒尽其变，故浑言之曰虚劳，不复分别其为何劳。推而准之，伤寒劳复，乃虚劳之在一时者，亦不分别其若者为操作之劳，若者为房室之劳也。依义本当列此篇末，编《伤寒论》者，欲其便览，移置如此耳！他如《脉经》云：病人一臂不随，时复转移在一臂者，此为微劳，营卫气不周故也，久久自愈。乃虚劳之着一处者，亦不分别有为何劳，亦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经又有劳疟，《千金》、《外台》有劳嗽、劳聋，凡在一时及着一处者皆仿此。读古人书，须辨其名，以究其指，医亦如之。诚能知此，何至以建中汤等方，误投之蒸病也哉？

传尸劳论

《外台》始有传尸劳之名，历宋至今，皆著于录。尝欲问其为何病，则诸老医无能言之者。及泉习之有年，乃知传尸劳者，合尸、疰、疳、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体虚受邪，入感尸虫，于是沉沉默默，无处不恶，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时名之为尸可也；甚而发热、喘促、颧赤，名之为蒸可也；及其项间生块、唇口喉舌皆疮，名之为疳可也；至羞而复剧，死而传人，则为注矣。备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据见在为言也。古人殗殜、无辜、伏连、尸注等称，亦各据一端为言也。余幼时，胞姑有病此死者，及长，而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传染，殆相似而未的者欤！要之，已备尸、疳、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别论治，其于古方清热、调胃、杀虫诸法，庶不贻误，特未必其果愈耳！

肺萎论

肺萎，肺之大叶不举也。其外症以咳而唾白沫者为真。《病源》或兼欲咳不能咳及呕逆、小便言之，成无己注《伤寒论》，则以咽喉不利、唾脓血为肺萎，皆非的候。惟《外台》引许仁则云肺萎之状，"唾白如雪，细沫稠粘。"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为的当。若巢、成所说，乃其兼症，或有或无，未可必也。肺萎病当属六极，气极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后，骨蒸之余，其甚者白沫中带血，且成带脓焉。故《金匮》云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萎，数实者为肺痈。仲景以脉之异，辨其症之同，亦可知脓血不独肺痈有之。详余所撰《证原》中。

正水风水诊法论

目裹肿、颈脉动、时咳诸症，正水与风

水同。但有此诸症，而按其肿上随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风水，以此为别。且必股冷腹大，乃为正水已成，则正水重于风水也。《灵·水胀》水始起也，目裹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肿俗本"肿"作"腹"，今从《病源》引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金匮·水气》视人之目裹上微肿，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文义甚明。《病源》于水肿，全据《灵枢》，于风水，全据《金匮》，分别当已。惟风水久久变成水病，则亦按之随起。故《肘后方》曰：水病之初，先两目上肿起，如老蚕色，侠颈脉动，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腹内转侧有声，此其候也；不即疗，须臾身体稍肿，腹尽胀，按之随手起，则病已成。非与经违也。葛意以风水为正水之初起，而浑言之曰水者，亦以有股里冷一症耳！实与诸经相成也。

女劳疸黑疸同治论

《千金》及《外台》引《金匮》黄疸篇文，皆以硝矾散症为女劳疸。而《近效》云女劳疸疗与黑疸同。《病源》则曰女劳疸之状，身目皆黄，发热恶寒，小腹满急，小便难，因大劳大热而交接竟即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状，小腹满，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也。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变成黑疸。据疸说，则《金匮》硝矾散症，经文当断，自膀胱急以下十六字，属黑疸，独日晡发热恶寒，为女劳疸的候，余则女劳疸久久变为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则于经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语气极合。巢氏真善会仲景意者。其硝矾散本是治黑疸之方，以黑疸与女劳疸同治，故《金匮》不别言之，《近效》之说，信而有征。详余所撰《金匮方论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呕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异形同诊论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呕、利、消、汗是也。吐血出于贲门，与呕吐同；衄血名为红汗，与汗出同；便血出于魄门，与下利同；溺血出于胞，与消利同。八症以四属之，殊途而同归，为亡津、亡血最大者也。《灵枢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是津血同类。又手阳明主津，足阳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经。津血之为物既同，故八症之为诊从同。八症之由热得之者，并以见阴脉及阴症为欲已，见阳脉及阳症为未解；其由寒得之者，并以见阳脉及阳症为向愈，见阴脉及阴症为将脱。俱详《灵》、《素》、《脉经》等书，不赘引。凡辨症有当分而观之者，如痰饮篇是也；有当合而观之者，如此篇是也。

思虑致遗论

心藏神，脾藏智与意，肾藏精与志。人之思虑，智意主之；智意之运用，神主之。故或曰思虑伤心，或曰思虑伤脾者，举一言之也。究之，思虑之始构也，则因心以令脾，及思虑之既竭也，则因脾以累心，是伤脾重于伤心矣。大抵五志所伤，每以过极而气并。思虑之过，气并于脾，故经曰思则气结。并，乃结也。五行土克水，水主冬，为闭藏。脾实则有火，火性发泄，以过极之实，乘受克之虚，以发泄之性，变闭藏之常，而复以脾病累心之故，处以无主之神，于是乎恍惚离散，而精以泄。经云有余则梦予。脾以气并，而见为有余，故梦以精予人也。论是症者，自当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克肾水为正。或概执诸热属心之说以相列，见其与五行生克之理不合，遂据《易》水火既济、未济二卦，证

成心肾不交之论。岂知《易》象止取贞悔为义，并非实事，若移此以论病，则大畜天在山中，大壮雷行天上，亦将信为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拟其病象何如乎？夫立论当取其推而皆准者。

病无纯虚论

以人之虚，因天之虚，为贼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热是也；以人之虚，因天之实，为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热，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总言之，则寒、热二者以应二气；析言之，则寒、热、凉、温四者以应四时，而皆生于风。故《内经》曰："风者百病之长也"。风之温者必挟湿，其凉者但为风，与寒热分主四时，《灵》九宫所谓春湿、夏热、秋风、冬寒是也。然湿与寒热，惟当其旺时则有之，而风乃四时皆有，故风之病人独多。人以劳役解脱、喜怒阴阳、饮食醉饱、人鬼惊忤、跌打堕压、虫兽咬伤而致虚，有一于此，则风即凑之；其在湿与寒热之令，及有贼邪时者，亦各凑之。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第既凑之后，反见为实。其为状也，有相半者，有相过者，无纯虚也。惟大病被汗、吐、下后，邪去而气血不能遽复，及妇人新产后而液去，而形气不足以充，则纯虚。然一在病后，一则非病，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病无纯虚，则方无蛮补，无足怪者。或难之曰：老年聋盲，非纯虚乎？答曰：此亦风也。老年血气当衰，药不能托，且托之而后者乘虚续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虚，其为病者仍属风。

用药论一

药性有刚柔：刚为阳，柔为阴，故刚药动，柔药静。刚而动者其行急，急则迅发而无余，其起疾也速，其杀人也亦暴；柔而静者其行缓，缓则潜滋而相续，其起疾也迟，其杀人也亦舒。无识者，好为一偏，其害不可胜言。而中立者，因有牵掣之说焉。岂知柔者自迟，不能强之使速；刚者自速，不能强之使迟。迟速并使，迟者必让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后，但见阳药之行阳，不见阴药之行阴。若病宜于阳，则阴药初不见功，而反酿祸于阳药已过之后；若病宜于阴，则阴药未及奏效，而已显受夫阳药反掌之灾。是以史立者亦谬也。总之，对病发药，斯为行所无事。

用药论二

凡药能逐邪者，皆能伤正；能补虚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某经者，皆能引邪入于某经。故麻、桂发表，亦能亡阳；苓、泻利水，亦能烁津。于此知无药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药，概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驭之而已，驭之能否，全在医者识症有定见。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虚不虚，而邪去正自复；补虚者，知其邪之尽不尽，而正胜邪难干。斟酌轻重之间，分别后先之次，神明于"随症用药"四字，方法之能事毕矣。何必朋参、芪而仇硝、黄哉！

汤液论

汤液，亦饮也。《素》经脉别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肺朝百脉，行精于皮毛，毛脉合精；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其言饮入胃后，上下先后分布之序，即药入胃后，与病相当之理。以其先布于上，故遇轻清之药则先发，而与上病相当。但先发者先罢，至水精四布，而后轻清者已无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碍下者势也。重浊之药，其发既迟，当其输脾归肺之时，尚未尽发，必至水精四布，而后药力始毕达，而与下病相当，此轻清治上、重浊治下所由分也。经曰：近

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皆取药发迟速、部位高下为义。其入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如酸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脏也。后人不知古人制方之意，遂谓某药入某经，某药兼入某经。则试问胃气被药气使乎？抑药气被胃气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乃或误宗其说，如桂枝汤方，见其主治太阳病多，因以桂枝为足太阳经药，殊不思太阴病亦用桂枝，而真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总之，汤液治病，分气味不分经络，与针法大异。

制 药 论

自雷敩著炮制之论，而后世之以药制药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药之有利必有弊，势也；病之资利不资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汤类，凡生姜、半夏并用者，皆一时同入之，非先时专制之，正欲生半夏之得尽其长，而复借生姜以随救其短。譬诸用人，自有使贪、使诈之权衡，不必胥天下之非材而尽桎梏之，使不得动也。各遂之妙如此。若后世专制之法，在临时修合丸散而即服者犹可，倘预制备售，则被制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余制，则取其质而汩其性，其能去病也几何？近见入治痰症，于肆中求半贝丸服之无效，取生半夏、贝母为末，和姜汁，服之即效，但微有烦状耳！于此可类推已。或薄古法为疏，盍思之！

药 验 论

凡中病之药，服后半日许，可验其当否者，大法有三：一则药到病除。如《灵枢》不得卧，用半夏秫米，覆杯即卧，及他方所云一剂知二、剂已者是也。一则服药后别生他病，非药之祟，正是病被药攻，拒之使然。如《伤寒论》太阴病服桂枝汤反烦，风湿相搏服术附汤，其人如冒状者是也。一则服药后所病反剧，非药之误，正是以药攻病，托之使然。如《证类本草》成讷进豨莶丸方表云：臣弟诉患中风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患愈加，不得忧虑，服至四千丸必得复，全五千丸当复丁壮是也。第一验人所易知。其第二验恒易令人疑惑，自非识病辨脉确有把握，必将改易方法，以致转辗贻误者有之。若第三验则必訾之议之，因而弃之矣。然数十年目见耳闻，第三验最多，如伤寒初起及疟、痢方盛之时，投以中病之药，往往增剧。第二验次之，第一验最少。世人狃于第一验之快，而欲以概其余。噫！此事真难言哉。

古方用法论

古者，每方各有主药，用其主而进退其余，可云从古某方加减；如用其余而去其主，即不得称某方矣。仲景理中汤，一名治中汤，盖取《别录》人参“调中”两字，是人参乃其主药也。桃花汤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为义，是赤石脂乃其主药也。若去人参、赤石脂，用其术、干等，而称理中、桃花，则失其义而袭其名，陋乎不陋？非独经方为然也，虽后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郁越鞠丸方，以川芎、山栀为主，缘川芎即《左传》鞠穷，山栀《本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见能治郁者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芎、栀，用余四味，尚能再称越鞠乎？《本草》经用之药，仅四、五百种，而自汉至明，方以亿万计，随举数味以成方，皆当有合于古，举其相似者，反遗其相同者矣。昔徐灵胎诮叶天士，用《局方》逍遥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学者可以类推。

泻心汤类诸方总论

诸泻心皆从小柴胡来。小柴胡以柴、姜治半表；芩、参、甘、半治半里。兹则去其治半表者，参用陷胸法，而随建主药，故当分数类观之。

半夏泻心汤，即小柴胡去柴、姜之治表，加干姜、黄连以和胃也。其生姜泻心汤与甘草泻心汤，皆即半夏泻心汤原方，而主药略增从《金匮》有人参。三方不外干姜、黄连者，以此祛心下痞，乃胃虚上逆所致，与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药皆在小柴胡中，自为一类。

其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则截半夏泻心之半而为之。其黄连汤，又即半夏泻心去黄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黄连，使与干姜并视半夏泻心为小变也。

黄芩汤，即截小柴胡之半而加芍药，以治腹痛。其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即小柴胡去柴、参加芍药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黄芩，自为一类。

旋覆代赭汤，即小柴胡去柴、芩，加旋、代，增姜、减参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即小柴胡去柴、芩，加朴，增姜、减参者。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生姜，自为一类。

其橘皮竹茹汤，即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去朴、半，加橘皮、竹茹、大枣，增甘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史。其橘皮汤，即取其方中二味为之。二方自为一类。

小半夏汤乃抽小柴胡方中治呕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姜半夏汤，即半夏之法，而小半夏加茯苓汤属焉。其半夏干姜散，即生姜半夏汤去生姜加干姜者，意固重在温胃，与生姜温经略殊。而大半夏汤，即半夏干姜散之变焉者也。其干姜人参半夏丸，即半夏干姜散加人参，倍半夏者。六方皆从小半夏汤来，主小柴胡中之半夏，自为一类。

泻心汤，自大、小陷胸来。大黄黄连泻心汤，即泻心汤原方去黄芩。附子泻心汤，即泻心汤原方加附子。二方不外大黄、黄连者，以此处心下痞，乃表邪内陷所致，与结胸之义相同，而与半夏等三方痞症不同，故重在下实，乃由泻心而将入承气也。

承气汤类诸方总论

胃实则不调，承气意在调胃，故或以“调胃”二字冠之。大黄下一切积，芒硝软一切坚、考之本草，皆属荡涤肠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实，而一切病胃实者准此。其用甘草，不过和硝、黄之味而已，不必泥和中益气，谓为：“调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笼统之方，用之者随症加减，往往师其意而易其名。故见腹满，则加朴、枳，去甘草，为大承气；见腹满不结者，则加朴、枳，去甘草，为小承气；有瘀血则加桃、桂，为桃核承气；见水结，则加甘遂，去草，为大陷胸；见吐食，则去硝，为大黄甘草汤。一方生五方，有条不紊。

若夫从大承气来者，则去硝为厚朴三物汤；三物合桂枝、去芍药，则为厚朴七物汤。皆主厚朴也。

其从小承气来者，则差其分，为厚朴大黄汤；差其分而加芍药、二仁，为麻仁丸。皆主大黄也。

其从桃核承气来者，则大黄䗪虫丸、桂枝茯苓丸、抵当汤及丸，皆主桃核也。

其从大陷胸来者，则大陷胸丸、十枣汤、甘遂半夏汤，皆主甘遂也。而己椒苈黄丸，又从大陷胸丸来，以同用葶苈也。

其大黄硝石汤、备急丸、大黄附子汤，即承气之随症加减法也。而小陷胸汤、白散，则又因所治之部位略高，而师承气之意以变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结痛，与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泻心一派来。小陷胸主胸有黄涎，与胸痹之顽唾相近，故又生出栝蒌薤白一派来。

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栝蒌。其栝蒌薤白汤、栝蒌薤白加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三方，皆从小陷胸来。

古方权量有定论论

从来考古方权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误以汉制当之耳！岂知经方传于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台》卷一谓桂枝汤为岐伯授黄帝之方，而分两与《伤寒论》悉同。可见经方传自上古，所用权量，亦上古制，非汉制也。《千金》备详神农秤及古药升之制。盖古医权用神农、量用药升，于一代常用权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讫于《外台》，所集汉晋宋齐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两大升，而后世制方遂有随代为轻重者，此古权量所由湮也。国朝吴王绳林所考，宗法《千金》，参以考订，定为古一两，当今七分六厘；古一升，当今六勺七抄。洵不刊之论，无间然矣。其书载在《吴医汇讲》中。

研经言　卷二

清　归安　莫文泉枚　士述
江都　袁　焯柱生重录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学　医　说

夫欲学医，必先读无方之书，则莫善于巢氏《病源》焉。《病源》引申经意，别类分门，比《灵》、《素》为易知，亦较《灵》、《素》而易入。习之既久，遂乃上探《灵》、《素》，兼读《难经》、《甲乙经》二书以疏之，明乎经络脏腑之源，达于望闻问切之故，而于向者之所得，益觉融会贯通，而明体者渐渐达用矣。然后读有方之书，《玉函》、《伤寒》、《金匮》是也。读三书尤必兼资《脉经》，以稽其异同，披本草须用《证类本草》以观其方法，盖临病之舟楫在焉。然《伤寒》之理，未许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台》四书，斟酌乎《本事方》、《百证歌》、《九十论》、《明理论》等说，参互考订，以徐俟其悟，殆另有一境矣。大抵医者之于伤寒，其致力每在杂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转在杂病悉通之后，不亲历者不知也。溯流穷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于《圣济》、《局方》以下，则学成后读之，亦足扩聪明而炼识力，不必概屏之以自隘也。

诊　诀　说

诊病之诀，在知表、里、虚、实、逆、从六字。第欲临诊时知之明，必于读书时知之豫。

夫仲景之辨表、里二字亟矣，而喜言统治者或不信，谓《灵》、《素》论症，概以六经脏腑为别，何尝有所谓表、里者？不知两经为针法设，不为药法设。针法在取穴，但审其何经、何脏、何腑，而巨刺、缪刺诸法已可施，不以表、里为汲汲也。若药法则清轻宜表，重浊宜里，如此而已。且其为气，化于胃、运于脾、布于肺，如饮食然，断无专走一经之理。故必分表、里，而后汗、吐、下、补诸法，各如其轻清、重浊之性以为用。仲景之词，所以异于《灵》、《素》者此尔！

至于虚、实，则有二义：邪在为实，邪不在为虚一也；邪结为实，邪不结为虚二也。皆为泻邪地，非为用补地。试取诸经论读之，当不以余言为谬。

至于逆、从二字，则色、脉、证、治皆有之。须先审定其病，而后可言也。神而明之，死生可决已。

《内经》热病说

两经于一切身热之诊，皆称热病。是以《素》则劳风、肾风同评于温后；《灵》则如虫、如疸并列于热中。至其散见他篇，尤不可胜数。盖以可诊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专以伤寒之成温者言乎？夫为身热一证，举其尤而穷其类，尤者详之，类者附之，固当如是，与仲景论伤寒而及似伤寒之痉湿暍同意。浅人每论温热，举两经热论，或采之或剿之，果有当于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热"字解，《素·通天》因于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并不指夏令之热。如后世所云，或采通天论之言，列于夏病，真不得经旨也。其言温者只作"蕴"字解，

《素·热病》先夏至者为病温云者，意以夏至后天气热，人易于感则言热，夏至前天气未热，人无所感，故止就所蕴者名之。而言温则仍取乎本义，非如近世训为小热也。不观今之病春温者乎，赫赫炎炎，岂是小热？读书不明义例，古法于是尽湮矣。

七传辨误说

《难经》七传传其所胜，间传传其所生，皆止言五传。注家不得其说，以心复传肺数之，其实止得六传，无七传，且间传之如环无端，何尝不如是。而经独以传其所胜为七传也，揆之于理，殊觉牵强。窃谓"七"字，当为"次"字声之误也。古音去声、入声不甚分别。如《书》康诰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即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机真脏及标本病传两篇，于传其所胜者，皆谓之次传，无言七传者。且标本病传篇末，明云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脏止及至三、四脏者，乃可刺也。其义与真脏"风者百病之长也"以下至"此病之次也"数段甚合。然则传其所胜者之为次传，经有明文，乃病传之定例，《难经》原文必不误，后人传写误耳！《千金方》卷七，经云次传、间传是也，亦其一证。又《难经》于间传言如环无端者，乃就一脏之传其所生而卒言之，与《素问》本无不合。而徐氏泥《素问》、《难经》之文，以相驳诘，真多事也。

伤寒伤暑说

古者于冬月触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时行之寒，皆称伤寒，故仲景存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两者于伤寒条。已发热者，时行之寒；未发热者，正邪之寒。意在统一，使人易识耳！至《巢源》始别伤寒、时气为二门，而于小儿伤寒候并列两寒，特以一语示别，曰时行伤寒，亦简且审。唐人乃曰天行热病，天行即时行。但"时气"二字之义，本兼四时为主，而"时气"二字之名，若惟热病独擅，其为语似混。然历考志乘，凡疫皆在春、夏、秋三时，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时暴寒，皆为时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于夏月触冒正邪之暑及冬月中时行之暑，皆称伤暑。《素》形气虚实气虚身热之伤暑，不必专以夏言也。仲景始别之以中暍、冬温两名，然温病《难经》不指定何脉，仲景止略陈其症状，则是所发无定，不必其尽发热恶寒也。凡咳嗽、肿痈皆得有之，仲景虽不明言，其散见于《千金》、《外台》者，可举一二以推。盖"伤暑"二字之义，虽得兼通夫四时，而"伤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称谓之所由异也。

疹斑互讹说

《外台》引《素问》逸文，赤疹者，搔之重沓陇起，及《病源》赤疹、白疹两候，即今所谓风斑也。《金匮》阳毒面赤斑斑如锦文，及《病源》、《千金》、《外台》斑疮，即今所谓疹子也。凡宋以前医书，皆如此分别，于字义甚协。疹者诊也，必皮肤有所变疹浮起，方合疹称，观《病源》屡言轸轸起，合之《素问》陇起之词自见。斑者点也，必有点于方合斑称，观《病源》斑烂云云自见。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讹，今则竟以疹为斑，以斑为疹，相沿既久，苟或正之，则反遭哗笑，以为大谬。然兹二病，虽皆有毒，而疹由于风，不由于温；斑由于温，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风。病因久暂既殊，治法轻重亦异，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审乎此，无惑乎谓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论语》曰必也正名乎，凡事皆然。

古方癥虫混称说

古方于痃癖及虫病，往往混称。然动者为虫，不动者为痃癖，分别亦不难。良由虫所居处，其阻碍气血，实与积同，故混称之

耳！如《病源》十九酒瘕，云有虫使之然。夫能饮人所饮酒，则动矣。而巢氏入之癥瘕门，后世直称之为酒虫。其食症，能食人之所食饭，以酒瘕例之，是亦有虫使然也，而巢氏则但称为症而已。此混称二病之证也。推之《纲目》所载茶瘕，吐出后犹能饮茶，亦其类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黄饧饧治心痛，吐出虫长尺许，头如壁宫。刘禹锡《传信方》崔抗女患心痛，食地黄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许，状如蛤蟆，无足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动，明是瘀血所为癥病也，而以虫状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读者当以意逆旨，勿泥其词。况医书之传自文人者，又多形容过情者乎！余作《证原》，以能动及饮食者入之虫，不能者入之积，非违古也，古略今详，有势不得不如此者。

扁鹊见垣一方人说

《史记》五百扁鹊传载扁鹊饮长桑君药，三十日见垣一方人，由是诊病洞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注：方，边也。言见墙垣彼边之人也。案如注说，是谓能隔墙见人矣。长桑何药，而乃变易形质若此耶？窃谓此当与纪昌贯虱同义。大抵久竭目力，则所见必异。虱大如轮，以径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虽不同，理则一致。想扁鹊学望诊时，必日视其垣以炼目力，而以意合之人面，久之则垣中浅者深者，一一分明，便似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视者言，非彼边之谓。且"彼"字尤属添释，《史》文无此义也。余尝师其意而为之，虽未能见人，亦似有眉目可别，虽未能洞见脏结，临症时看人面及舌色浮沉、大、小、浓淡，一目了然，不待多时而细察。故谬揣史迁此言，系形容之词，非果隔墙见人。且扁鹊脉法，具载《脉经》，果以诊脉为名，岂其言皆虚饰耶？史迁于此及仓公两传，皆未能实疏所以，但据人间形容之词，不复顾其过当，良由其于医事未能了了耳！班书不录，岂无故欤？范书不为仲景作传，亦当以其妙难言喻，恐转滋人惑也。陈志华陀传，多据实质言之。

诊虚须知劳极说

古有五劳、七伤、六极之目，皆言虚也，核之则劳、极二端而已。劳是过用其气，极则几于无气，其浅深不同。以《病源》所记言之，五劳中之志劳、心劳、忧劳，是过用其神；其疲劳，是过用其形。七伤则房劳之病，亦劳属也，以其病多，故别出之。然精为七神之一，是亦过用其神也。约之，特形、神二者尽之矣。若风寒暑湿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虚其气者，皆极也。极有气、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谓病于气，其极也不欲言；病于血，其极也无颜色，眉发堕落，喜忘。余极仿此。然约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劳言其始，极言其终，分别截然。近世不知有极，概目为劳，则将以治极者治劳，而劳永无愈期矣。嘻！

温　疫　说

温也，疫也，温疫也，三病之称，第称温疫者为定名，而称温、称疫者为虚位。温者，蕴也。儒书谓夫子温良，言容之蕴；诗教温柔，言辞之蕴；良玉温润，言彩之蕴。医书谓春气温和，言阳之蕴；则病之称温，必以其邪之蕴也。蕴寒曰温，蕴热亦曰温。《伤寒例》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是蕴寒者；冬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及《巢源》冬感非时之暖，至春亦为温病，是蕴热者。所蕴不同，而其为温则同也。言乎其治，则一于寒，何也？其初则异，其终则同也。然而论治可通者，临文必不可通，著书之指，固与临症别也。疫者役也，传染之时，病状相若，如役使也。役于寒曰疫，役于热亦曰疫。《伤寒例》之疫可谓是疫于寒者，《巢源》、《千

金》以下诸书之疫，半是疫于热者，所役不同，而其为疫则同也。然此所谓寒若热者，非正邪之寒热也，必感夫反时者始相役也。故温有正邪之温，而疫无不由于贼邪。古谓贼病为时气，一曰时行，故后世称疫为时疫。然时气乃贼邪之混称，不暇详其传染与否也。其传染者，若仅目之为时气，则无以示别也。且传染之气，恶于不传染者，不得不别也。疫气恶，故疫亦曰疠疫，疠之为言恶也，此疫之别于时气也。或曰：如此则役于热者，不几与温相混乎？曰：否。冬温亦以传染者为疫，其未经传染，或止就一人言之也，直称温，不得称疫。温者先乎病以言之，疫者后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热，故曰虚位。若合温、疫两字以名之之病，则惟《伤寒例》阳脉濡弱，阴脉弦紧，遇温气变为温疫者，可以当之。以其先有温邪，又传染时气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立一名，故叠此两字以呼之，所谓定名也。至于温热云者，其指多本《内经》先夏至为温，后夏至为热之文，而括其轻重之谓，倘知温之为蕴，则温、热两病之仅皆属温可决已。周扬俊以《温热暑疫》名其书，而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复杂取《伤寒论》文，皆由不能识别，则不敢正称，而姑以含糊囫囵，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温、热两字，为藏身之固，使人不便显言其非耳！近世医说之不足恃类此。

温　疟　说

古者于冬伤于寒不即发，至春遇温而病者，及冬中于非时之暖不即发，至春遇温而病者，皆胃之温。故仲景既存《素问》、《伤寒》成温之论，复于冬有非节之暖称为冬温。以温之言蕴，所蕴不同，而为蕴则同，故通为温。《巢源》温病候、温毒候，皆两存之，固深于仲景者也。准此以推，夏之暑亦当如是。夏伤于暑不即发，至秋遇风而病者，及夏伤于非时之寒不即发，至秋遇风而病者，皆谓之疟。故《素问》疟论有夏伤于暑之痎疟，而生气通天及金匮真言夏暑汗不出秋风之疟，以疟之言疟，为虐不同，而所虐则同，故通为疟。惟仲景专为“寒”字立论，故不及夏暑即发、不即发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复分晰也。春主温，故温性缓，缓则性长，故为病壮热，而其脉为缓弱；秋主风，故疟性暴，暴则性短，故为病休作，而其脉紧弦。温宜于下，则疟宜于吐。治疟之常、蜀，犹治温之硝、黄也。惟温在冬月，故发有先后重沓，则治有汗、下兼施，与疟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温疟有三说

古称温疟有三。《素》疟论两温疟，《巢源》总叙之，意谓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至春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偕出之。温疟止有先热后寒者，而无先寒后热者。何以言之？经以先风后寒为先热后寒之因，先寒后风为先寒后热之因，大暑为时令，不必数，故止数风寒之先后，所以止有先热后寒者也。若夏伤于大暑，腠理发泄，遇夏气非时小寒，藏于腠理皮肤，至秋伤于风，则病成之温疟，则有先热后寒者，又有先寒后热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风也，为三感，则当置其一轻而论其两重。若伤暑重而秋风轻，则置风而论暑、寒，而为先热后寒之疟；若暑轻而秋风重，而置暑而论寒、风，而为先寒后热之疟也。复总而别之曰：夫病温疟六七日，但见热者是矣。此谓壮热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与经文别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壮热者也。此与先热后寒、先寒后热为三矣。大法由冬来者，即今春温；由夏来者，即今伏暑。古既统称温疟，则本草诸治温疟之药，皆是治春温、伏暑明甚，《金匮》白虎加桂枝汤症正此也。此外，尚有《伤寒论》脉阴阳俱紧者，重感于寒，变为温疟。则冬伤于寒，至春分以后，复

感时行之寒者，先后皆寒，与寒多之牡疟同理。故《金匮》蜀漆散方下云温疟加蜀漆，当即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即以截其递入之路，而俗称蜀漆截疟，亦以辞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汤方，自是治春温、伏暑之温疟，与重感于寒之温疟无涉，故其方同伤寒法，不同疟法也。

黄疸黑疸说

《金匮》云：理者，皮肤脏腑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肠胃之膜，其有罅缝可知。人若脾虚不为胃消水谷，则水谷之停于胃者久，久则瘀而为热，其气从腑理中溢出，食气溢则皮色黄，水气溢则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虚，但因饥暴多食、渴暴多饮，所受倍常，则脾不及消，亦久留于胃而为热，即亦从腑理溢出，此瘅瘕、系气、溢饮等证所由来也。夫腑既有理，则寻常饮食，其气何尝不溢？不溢则何以生卫以肥肌熏肤、充身泽毛，生营以成脉、华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气非滞气；精气益人，滞气病人耳！人若肺虚，为风湿寒热怕袭，则皮肤之理实而闭，腑理中之应溢者，不得通于外，则水谷之气亦久留于胃而为热，滞则溢迟，故色变也。伤寒、温病所致之疸及风疸、湿疸，皆取诸此，虽不自饮食致之，而其为溢之滞，在理则同矣。独是水色虽黑，然留胃之水，亦黄中带黑，不能全黑，以胃为土，土色但黄故也。惟涉及于肾，则黑黄相半。所以然者，肾为胃关，关门不利，则水之流于肾部者，留久其责在膀胱，膀胱亦腑也，亦有理也。不挟热者，水溢为饮，《巢源》云痰在胸膈，饮在膀胱者此也。其挟热者，则气与水蒸而为疸。《金匮》诊疸，于谷疸、酒疸但言黄，而于女劳疸必言额上黑。以女劳则肾虚而利水迟，水即久留而气溢，且胃中之水，乘肾虚而流疾，肾故不及利也。推之风水、正水、石水为病之义，亦当如是。黄疸久之皆亦为黑疸者，胃实滞多则乘肾，肾以得水谷之精气少，则益易乘也。知腑理之为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饭粒出疮孔、蛔虫在皮中者，皆不足为奇矣。

又《金匮》之例，于风湿搏于水谷而成疸者，称黄疸，与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为五。其与伤寒同法，不必搏于水谷者，则但称黄。论中诸黄疸云云，以此别之。疸为劳热，食劳、女劳之有疸，犹食劳，女劳之有复也。

劳疸女劳疸二症说

五疸中惟劳疸、女劳疸多相混，故或去劳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数。但劳疸之名旧矣，《病源》名劳疸为劳黄，与十种黄并列。其女劳疸则次黄疸、谷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劳疸属黄，女劳疸属疸，所属不同。《外台》引《集验》、《删繁》皆有疗劳疸之方，用苦参、龙胆草、栀子三味，以牛胆或猪胆和丸，而与谷疸并列，是劳疸疗与谷疸同，而《近效》云女劳疸疗与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为证相似，所异者，劳疸微汗出，手足间热，小便利，而女劳疸无之；女劳疸发热恶寒，足下热，而劳疸无之。且诊其少腹，但急不满者劳疸，急而满者女劳疸，此其要诀。自《金匮》劳疸条衍“女”字，而后世遂不知此义矣。详余所撰《金匮方论注》中。

三　消　说

古今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当以《金匮》为正。《金匮》首列厥阴病一条，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约症一条，是消而不渴；次列肾气症一条，是消渴并作。其旨以饮、溲相较，而分为三，最为简当，犹霍乱之分但吐、但泻、吐泻并作为三也。其言饮一溲一者，乃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诊法也。推详其意，似有可以饮多溲少、饮少溲多、饮溲相当为三者，亦即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

便难者，乃旁参他症以为出治地也，并非二证必定如是。后人误会其旨，所以说歧而义转未备。泉尝即《金匮》以推诸家之言知所谓能饮不能饮，及溲如麸片、如油，及溲数不数者，皆当作诊法观，不必致辨。总之，但渴者，有燥、湿两种，五苓、白虎是也；但消者，有虚、实两种，脾约、肾沥是也。消渴并作者，有寒、热两种，黄连、肾气是也。其方备见病人书中，但不以兼证测之，不确也，故诸家云云。

痱与喑俳不同说

凡辨症须于同中求异，如痱与喑俳是也。《灵》热病痱之为病，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痱之名，名于四肢不收，不收则废也。《素》脉解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注：俳，废也。肾之络与冲脉并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斜入腘中，循脊骨内廉及内踝之后，入足下，故肾气内夺而不顺则足废。是痱与俳之名，并名于废也。但痱为肿，喑俳则不肿，痱至喑不可治，喑俳则以喑为正，以此为异。故治痱用续命汤，而喑俳宜地黄饮子，补泻天渊已。乃《宣明方》反云地黄饮子治中风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少阴气厥不足，名曰风痱。则混痱与俳，自河间始；以地黄饮子概治中风之误，自河间之混痱于俳始。

少阴不至，谓太溪脉绝，仲景原尸厥云，少阴脉不至，本此经以太溪绝为诊厥之法，故云少阴不至者厥也。河间"少阴气厥不至"六字殊误，气厥正是至，何云不至也？

癫　说

古之所谓癫者二：一眴仆之癫，《灵》、《素》所谓巅疾，王注谓上巅之疾是也。与狂对举，其病自足太阳经来，其名以"巅疾"二字称，其义取颠顶为说，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惊得之则难治。一昏乱之癫，《难经》所谓重阴者癫，《金匮》所谓阴气衰为癫是也。虽亦与狂对举，要之即狂之甚者，其病自心、肝两脏来，其名以一"癫"字称，其义以颠越为说，此则必不可治。后人概加疒旁，而二癫乃不能别，而诸书之论，亦不可尽晓，必如此分别，斯各各相通矣。《灵·本神》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明，不敢正当人。彼二狂不同，故经文自为之注。其魂伤者则癫也，正《金匮》之所本。《素》调经血并于阴，气并于阳，乃为惊狂。此一狂乃是浑称。其血并于阴者则癫也，正《难经》之所本。泉尝遍考而核之曰：古之巅疾，今之痫也；古之癫，今之痴也。执是说也，庶不至谓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脏色单见说一

人之脏色单见，犹天之运星独明也。太过之运其星明，不及之运其星减。明则自旺，减则所胜兼之，人之于色也亦然。《金匮》云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由斯以推，何脏色见，即是何脏气胜，观其所胜，而源委可见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妇然，夫为妇纲，以能乘者为正，不能乘者为变，阴阳之义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负者，因彼之乘而太过，病也；此胜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过，则彼强而当见彼脏之色；弱不能乘，则此强而当见此脏之色。故凡其色独见者，皆胜也，非负也。值不及之运，而曰运星独明者，未之闻也。顾见注家，辄云脾虚而色外见。嗟！果系脾虚，即使色不纯青，亦当于淡黄中见青。如不及之年，运星必兼胜星之比，岂得独见黄色哉？且也色与脉应，脏和则脉和，而不名一象；偏胜则弦钩毛石，随所胜而为象。脉弦不得谓之肝负，则色黄反得谓之脾负乎？倘

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脏色单见说二

或难之曰：子言何脏色见，即是何脏气胜，而《灵枢》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时之虚风云云，非明明以见何脏之色，为何脏之虚乎？曰：是大不然。经意非春风病脾之谓，谓脏色单见者脏胜也，而薄皮弱肉者禀虚也。禀虚而脏胜，则非脏之真实也，其为胜我之脏弱不能乘显然也。如春肝旺时也，肝既弱矣，焉得不畏虚风乎？春之虚风，西风也，其气乘于肝，肝受之非脾受之，故知非春风病脾之谓也。《灵枢》之文，看似直易，而其义层累奥衍，极耐寻绎。余说正与之相发明，不得据以为难。其真脏虚色见者，惟肝气先绝而吻青、心气内索而面赤之类可以当之，要非寻常之症所可同日语也。

脾　脉　说

《脉经》脾脉长长而弱，来疏去数，再至曰平。案长长谓来长，较去短者为疏，故以来疏申之。弱言其和柔，与《素·脉要精微》义合。彼文曰：平脾脉来和柔句，相离如鸡践地曰平。鸡之践地，举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形容来长去短之脉，且如鸡践地之象，去来略差，不似夏脉之钩来盛去衰、秋脉之毛来急去散也。如鸡践地之象，去来略断，不似春脉之弦长而相引、冬脉之石绝不相续也。此所以为脾脉也。鸟喙之兑兑古锐字，鸟距之坚，正和柔之友，屋漏之止而时行，水流之行而不止，正相离如鸡践地之反。又再至非数，而云去数者，非一息六至之谓，但谓其密耳，对疏言之也《病源》作来疏去稠，稠正训密，较《脉经》易知。数之为密，亦有确证。《孟子》数罟不入洿池。罟数，即密纲。

是动所生病说

《灵·经脉》十二经皆有是动所生病，《难经》以气、血二字释之，后人不得其解，反以为非。泉谓荣行脉中，卫行脉外，此经以脉为主，自当兼荣卫言。是动者卫也，卫主气，故以"气"字释是动；所生病者荣也，荣主血，故以"血"字释所生病：于义甚合。且经于是动在手太阴云臂厥，足阳明云骱厥，足太阳云踝厥，足少阴云肾厥，足少阳云阳厥，诸厥皆以卫言；于所生病则各就其脉所过者，不似是动之或循脉，或不循脉，正以荣有定位故也。其荣卫俱有之症，则两出之，如手太阴之咳喘是也。凡脉病当以此篇为正，余篇及《素问》，则或合脏腑言，或互众经言，言各有当。穷经者当即此篇以究他篇，则病之所属自明，勿执他篇以疑此篇也。

古汤液丸散同方异法说

《伤寒论》辨可汗云，凡云可发汗而无汤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为解，然不如汤随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药，用汤胜丸散。考仲景书，汗方除桂枝、麻黄等汤外，别无发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见古方汤液丸散，随宜酌之，不似后世异法者必异方也。仲景于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汤、半夏散及汤、抵当丸及汤、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于病后喜唾，用理中丸；胸痹，用人参汤；于小腹硬满，小便利如狂者，用抵当汤；于但小腹满，小便利者，用抵当丸：非随症异法之证乎？他如太阳篇云：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丸谓调胃承气丸也。此症宜汤下不宜丸，故辨之尤明。且也仲景有麻黄汤，而

《深师》直作麻黄散；仲景有干姜附子汤，而《肘后》变为姜附丸；仲景有枳术汤，而张洁古变为枳术丸。吾湖郡志所载，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且作汤即效者，皆足证余说也。

杂病治法折衷说

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古总为《伤寒杂病论》杂或为卒，卒即杂之剩文，勿作伤寒为仓卒之病解。《外台》总称为《伤寒论》详泉《金匮方论注·序注》。是所谓《伤寒杂病论》者，为伤寒中之杂病说，非为一切杂病说下另有论。徒恃此书不足与治杂病，则《千金》尚焉。孙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论症之精详，用药之变化，杂法之明备，数倍于仲景书。非仲景之贤不及孙氏也，仲景既以寒字目其书，自专于寒科尽其变，其他病因，例不羼入。若《千金》统论百病，凡风雨寒暑、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诸因随病聚。则二家命意不同，故其书详略亦异。读者能各得所宗，则伤寒、杂病两擅其长。自墨守者以《金匮》为治一切杂病之宗，而《千金》遂斥为僻书，无惑乎学术隘而治法阙矣！

释证名

有所苦之谓病。病无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移者曰转。由此转彼，而此已罢者曰并病。其依次者曰传经。其彼病而此不罢者曰合病。其相为表里之经俱病，亦以次传者曰两感。至邪已入里，而有所着曰结。结而有定形，余症悉罢者始曰积。积而可移曰聚。偏僻在侧曰癖，亦曰痼。假物而成曰症瘕：症言其可征验；瘕言其为虚假本《病源》。结而无定形，久不愈，愈而复发曰注，亦作疰，亦曰系气。其新病甫愈，有因复发者直曰复，亦作瘕。误于医曰坏病。染于人曰易病。病而至于气竭曰极：极有六，言究竟也；气去曰死，言澌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结者排之，误者救之，染者绝之，症宜用此数法。而正气有不支者，即于其中加补味以扶之。历代医法，约略如此。

释　露

《本草》、《灵》、《素》屡言淋露寒热，《灵枢》又以"岁露"名篇。"露"字人皆不晓。泉案：淋露即羸露，古者以为疲困之称。《左·昭元年传》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注：露，羸也。《韩非子·亡征》好罢露百姓。《风俗通义》怪神大用羸露。皆此义也。字亦肖作路，《诗·皇矣》患夷载路，箋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时》不知四时之故，天下乃路是也。岁露者，谓岁气不及，虚风困之，民受虚风之邪，即被困成病，与《管子》之言正合。杨上善注《太素》，概以雾露当之，陋矣。伤寒例凡有触冒，露体中寒，正本《左传》。浅人增霜字于冒下，岂寒之为气，止霜露乎？经文必不若是挂漏也。《病源》有小儿伤食而瘦之哺露，妇人产后瘀血之恶露，皆其引申义也。淋，古多作癃，杨注《太素》癃，淋也。而《汉书》有癃疲之病，是淋亦通疲。

释痓痉

《玉篇》痓，充至切，恶也；痉，渠并切，风强病。二字义别。《素问》气厥、五常政等篇，及《伤寒》旧本痉皆作痓。许叔微《百证歌》以为名异实同，而字仍作痓，不改。成无己注伤寒，则直云痓字误，亦不改。今本作痉，传写者之故。近代但知痉，无有能知痓者。泉案作痓为是。古人列病，恒重乎证。痓乃痉之总号，痉乃痓之一端。观仲景云：病身热足寒，头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明此数者，皆为恶候，故知当作痓。若痉字则因劲而起，专指口噤、背反张言，不足以赅余恶。是痉者证名，痓者病名。人体强直，

有似劲象，故谓之劲；去力加疒即为痉，可逆溯而得也。《巢源》亦作痉，故得与痫冒混称。痫固小儿之恶候，冒亦产家之恶候，病不同而恶则同，此其所以混称之欤！《说文》疒部无痉字，厂部有厚字，云碍止也。然则邪气碍止不去，乃见恶候，痉即厚之讹。

释　喘

古之所谓喘，即今之所谓气促。《说文》喘，疾息也。疾息，谓息之疾者。两经多以喘息对说，正以喘为疾息，息为平息故也，勿作串说。疾息正今之气促，而又非气短之谓。短气者，息不必促，而其气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气。气促者，气不必短，而其息不利于气，故《脉经》或谓之息促，而后世浑言之，则遂曰气促也。今之所谓喘，即古之所谓上气。郑注《周礼》上气，逆气也。逆气谓其逆在气，则不仅责在息。人之将死，有张口抬肩而逆气者此也。浅者不识上气，谬目为喘。由是，今之喘，重于古之喘数倍矣。岂知此喘，乃是气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咳逆葶苈泻肺汤症，及《外台》备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实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阳麻黄汤症是也。古人分别之严，原为治法设，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释　癫

癫之言蹎，蹎仆也。凡物上重下轻则仆，故人病气聚于头顶则患蹎。《素·脉解》太阳所谓癫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癫疾也。与厥论巨阳之厥，发为蹎仆同义。是明以癫为仆也。癫，经文作巅，故注云顶上曰巅。古字无巅，止作颠，后人加疒旁遂作癫。亦或省作瘨，《玉篇》痫，小儿瘨病也是也。且据《玉篇》，知癫痫实一病。《病源》亦云十岁以上为癫，十岁以下为痫，然则二字之分，分于年之长少也。《金匮》风引汤下云，治大人癫、小儿痫，即此意。近世不晓此义，专指古之风邪为癫，而以别于子痫。执今之名，检古之书，无怪乎其谓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释　淋

《灵》、《素》、《本草》有五癃、癃闭之名，而仲景以下诸书并无之。考杨上善《太素》注：癃，淋也。因知淋、癃乃一声之转。《毛诗·皇矣》与尔临冲，《韩诗》作与尔隆冲，是其的证。所以通淋于癃者，以癃训罢。《汉书》云：臣有疲癃之病。注：癃，罢病也。而《素问》说癃者，一日数十溲，则膀胱之胞罢疲矣，故得假借取义。近世不知此义，歧而二之。徐灵胎《轨范》以癃、闭、利、淋四字为目，又自注云：绝不便为癃。于此叹识字之难！依字当作麻，《说文》麻，痂类。则是麻之名，取义于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脐中为正。后世以其病状淋沥不宣，遂借淋字为之。详泉所撰《证原》中。

释　疝

《说文》疝，腹中痛也。《释名》疝，狦诜也，气诜诜上也。然则腹气逆上作痛者疝也，许略而刘详耳！《金匮》寒疝正指此，故次于腹满下，不与弧疝同篇，其各条经文，不涉及前阴一字。隋巢元方知此义，故《病源》载诸疝候，亦无涉及前阴，惟疝非前阴茎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问》厥疝，《外台》盘疝、石疝之属是也。疝以寒疝为正，若狐疝、癫疝诸关前阴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则直云阴缩、阴癫而已，诸经中自有条理可寻也。近世以狐疝为正疝，遂不识《金匮》寒疝为何病，而乌头等方乃废。至张石顽《医通》、徐灵胎《轨范》，皆合狐疝、寒疝为一门矣，

而浅者又目为肝气矣。

释 膈

《素问》有隔，《伤寒论》有格，《病源》、《千金》、《外台》有鬲，音义皆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谓膈也。何以言之？隔为不使（经曰隔阳不使，王注亦谓曰隔，隔塞而不使写也，即仲景书之关元方书之内关外格也。格为吐逆（见《伤寒平脉法》，王注《素问》亦用之，义取格拒。鬲为鬲气，其别有五，其症不一，不过寒食气结所为，皆与膈轻重悬殊。治隔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气（据仲景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症言，治鬲可运其阳气。若今之所谓膈，乃吴江徐氏所谓胃口枯槁，不能受食者，实噎与反胃之极境，属六极，故多死，无药可治。不得以鬲、膈字同，隔、格、膈音同而牵合之。

释 痰

仲景书有浊唾，有涎唾。涎唾，后人或称淡唾。淡言其薄，以别于浊唾也。淡字去氵加疒即为痰。《巢源》而下，唾皆称痰，即于唾之不薄者，亦称痰不称唾。如凝唾谓之胶痰，粘唾谓之腻痰，皆与古书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名其所可见，薄唾称淡，有淡可见，若无淡可见，焉得冒淡之名？因知《金匮》四饮中之痰饮，虽本一作痰，而走于肠间之水，淡不淡尚未可卜，仲景亦必不凭空名之。淡饮之淡，当为流字之误。走于肠间，正谓其流，与溢字、悬字、支字，皆是状其水行以为别。水之行象，必得此四者方备。《巢源》论饮，悉本《金匮》，于四饮独无淡饮，有流饮，所列流饮症状，正即《金匮》之淡饮，隋时《金匮》不误，巢所据足为的证。《千金翼》配入留饮为五饮，改悬饮为澼饮，支饮为淡饮，而于肠间动作有声之饮，亦作流饮，与巢氏合。缘"流"字似淡，传写误之，寻又改为痰，其迹显然。近有粗知训诂者，谓痰字从炎，病必属火。依彼论治，岂不大谬信乎？辨之不可不审也！

释 散

脉有左右如相低昂者，谓之散，如树叶之动、榆荚之落。《平颂》聂聂如落榆荚者，名曰散也。《八十一难》作厌厌聂聂。依义当作欕欕桑桑。《广韵》欕，叶动貌；桑，树叶动貌。物轻而泛于水，《素问》秋脉来急去散，故曰浮，又如物之浮，曰肺死，车行而望其盖，《伤寒论》脉蔼蔼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八十一难》以为肺平脉，其象莫不如是，故所拟之也。左右如相低昂，与数脉相似。其实数之促急，以径言，散之低昂，以横言；数之促急起线，散之低昂不起线；大不相同，故言如数。《素问》冬脉其去如数，正谓散也。示从容肝急沉散似肾。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实者；如车之盖，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素问》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成注《伤寒论》蔼蔼如车盖者，大而厌厌聂聂也。故一为肺死脉，一为阳结脉，皆非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荚为正。又惟散之低昂以横言，故紧脉亦兼散象。王注《素·示从容》急紧而散曰肝。惟散之低昂不起线，故洪脉亦沿散名。《八十一难》浮而大散者心也。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释 毛

古以毛为轻之譬。《诗》大雅德辎如毛，辎轻也；《孟子》以一羽对百钧，又曰金重于羽；《汉书》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皆言轻也。脉以毛名者，为其重按即无，轻取则得也。《素》玉机真脏秋脉者肺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脉经》肺脉来泛泛（《说文》浮，泛也。则泛泛，浮也。而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然则浮之轻，而重按即无者，乃为正毛脉矣。其轻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轻而沉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谓之轻，不得谓之毛。《脉经》于吐鲙曰脉来轻轻在肌肉。

此轻在中候，故不云毛也。于妇人妊娠曰按之则滑，浮之则轻。此以沉候有他象，故亦不云毛也。言轻不足以该浮，言浮不足以该轻，故《伤寒论》叠称之曰毛浮。

释　代　一

古说脉代有数种。《素》宣明五气脾脉代，注：软而弱也。案软弱则气未尽畅，有乍数乍疏之意，此与《灵》邪气脏腑病形黄者，其脉代，皆谓脾之平脉。以《脉经》脾平脉长长而弱，来疏去数参之，则此所云代，实即乍数乍疏之义。盖有数有疏，则气不调匀，如相更代，故曰代，而古因谓不调之脉为代。《史记》仓公传：和即经主病，代则络脉有过。以代对和，则代为不调可知。《素·三部九候》中部乍数乍疏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亦谓不调者为代。承上句乍疏乍数而言，意谓经代死，终代病。夏气在络，长夏同法，故脾以代为正，此与仓公说皆取脾平脉之代，而于非时妄见者，射其主病也。所以谓之代者，取其变更不常，如四时代更，日月代明，父子代嬗，盛衰代迁之比。《说文》：代，更也是也。代之本义，并不取乎止，第以纯软弱则或不能行，有疏数则似可得间，间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因又谓脉之有止者为代，如经所云数动一代，五十动一代，乃“代”字之引伸义。所以引代于止者，即动以观止则见为数，即止以观动则见为数，仍是乍疏乍数之意也。然犹通指一止者为代也。至仲景而下，别代于结，始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为代之专称矣。至李时珍而下，别代于促、结，始以止有常数，为代之专称矣。于此见古今号之沿革。

释　代　二

《脉经》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此论最明。来数，数也；中止，疏也；不能自还，弱之甚也；因而复动，但弱无胃也。与两经之言，若合符节。于此知中止去软弱止一间，有胃气为软弱，无胃气即中止。有胃气则虽无力而其动犹觉不匀而匀，故但谓之乍数乍疏；无胃气则虽有动而极无力以久持，故谓之弱而乍数乍疏。《素》玉机真脏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其即《脉经》之所本乎！《素》平人气象长夏胃微软弱曰平，但代无胃曰死。亦明以软弱为有胃，代为无胃。且不云代而无胃，必云但代无胃者，以其但见软弱中之疏数，而无软弱中之和气，故曰但代。王注以软而弱释《宣明篇》之代，而于但代直云动而中止，不能自还，义各允协。又《素》脉要精微两言代，王注于数动一代云：代，止也；于代则气衰云：动而中止，不能自还：亦切当。其释三部九候之代则过，观《仓公传》自知。总之，释脉必先明其字之本义及引申义，而后前人之得失异同，可考而知也。

释钩毛弦石溜五脉

《素》五脏别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案一阳一阴，谓一于阳一于阴也。一与壹通。壹，专也。夏阳大旺，阴不能与之争，故曰一阳，而钩脉当之。秋阳剥丧，不能与阴争，则阴专，故曰一阴，而毛脉当之。此二者言阴阳胜负之极也。阳胜谓与阴争而能胜阴也。春时阳虽渐旺，而尚为阴蒙，故其象为急，而弦脉当之。阳至谓不能与阴争，故止曰至也。冬时阴多阳少，则阳沉潜，故去来断绝，而石脉当之。此二者言阴阳胜负之多少也。溜脉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阴阳之无胜负者也，中气也。此经发明四时脏脉之义最精核，曰一、曰胜、曰至、曰过，字字可求。胜、至二字，义犹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绝。读者所当缘文以求义也。王注误以一阳一阴牵合上文三焦与肝，由此穿凿

附会，顿失经旨，致言脏脉者，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释 攒

《千金》卷十三心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肠病，曰赤脉攒。“攒”字经传少见，医书仅见于此。考《礼·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注：费犹诡也，道不费则仕。《释文》云：本又作拂。费字无诡训，原本必作拂。拂之别体作攒，故又省作费。若攒省贝为拂，则有扌为费，理固然也。若经本作费，郑当破读云费当为拂矣。《诗·大雅·皇矣》四方以无拂礼。《大学》是谓拂人之性。笺注皆云拂犹攒也，与《中庸》注同，可证也。《千金》赤脉攒云者，谓邪气攒其脉气也。后人不知此义，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引庞安常《伤寒总病论》赤脉攒，攒即攒之误，攒语正本之《千金》，而字误作攒，则不可通矣。

释 解 亦

“亦”字《说文》所无，以食亦推之，当为“亦”，亦通子射。古今人表曹严公亦姑，师古曰：即射姑也。《诗》抑矧可射思、射厌也。然则解亦云者，谓懈怠而厌事也。射又通于夜，《荀子·劝学》：西方有木焉。名曰夜于，亦作射干。《左·昭廿五传》：狐夜姑。《释文》本作射，夜从亦省声。《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则解亦云者，谓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于液。周有叔液鼎，即八上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骏声谓液解也。然则解亦云者，即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仆寒不甚、热不甚、弱不甚、强不甚之训，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亦云者，即临食不甚喜好之称，故曰瘦人以其未食时若欲食，及临食则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人。善读如彼为善之之善。两症名义并同。

释 服

一方之药料，古曰服，今曰贴。“贴”字古无，止作帖。《说文》：帖，帛书署也。以木曰检，以帛曰帖。案，检即签也。以检类帖，是帖即如今招贴之谓。明帖即贴也。《文选·陆机文赋》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传》曰：帖，服也。今《公羊·僖四年传》曰卒怙。荆注：怙，服也，字从立心，疑即帖之讹。然则帖与服义同尔。贴古声，《史·平准书》各以其物，自古索隐，自隐度也。《汉书》注：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于官也。由是推之，则医者隐度其药物多少，而为书署以予人者，宜其称帖矣。《说文》服，用也。《吕览》论威敌已服矣，注：降也。方药称服者，言其用以降服病气也。降服之服同于伏，而医方有云一伏时、三伏时者，犹言尽此一时、三时之候也。药物畏火煮烁，故谓之伏，犹秋之于夏，以金续火名，是时为三伏也。学者果能随处顾名思义，则知古人巧我者至矣。

研经言　卷三

清　山阴　莫文泉校　士逵
江都　袁　焜恒生重录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伏　冲　解

《说文》冲，通道也。《玉篇》冲，交道也。脉以冲名者，取经隧四达，表里交通之义。此脉并阳明之经行身前者，应孔穴，其不应孔穴者，并足少阴之经，伏行背膂之下，始称伏冲，亦曰伏膂，名异实同。惟其伏行，故得交通前后，为四达之路。经叙虚邪中人之次，不直言冲脉，必别言伏冲者，以传邪未到伏冲之先，由孙而络而经而输，其入浅，其途一；一到伏冲，则入较深，而途不一，或由肠胃之膜而传二腑，或由肠胃之外而传膜原，路路可走，防御綦难，为泄为积，未可预卜。经意当以两歧言，不以递进言，否则既入肠胃，岂有复出而传膜原之理哉？肠胃之外，膜原之间，所部甚广，自鬲肓至脐腋，跨有脐之四旁，于古尺约尺许，其止者为积，其行者为绕脐痛；其不内逼于膜而传者，尚有肠胃之后膂筋一次；其内逼膜原而传者，亦尚有小肠膜原之间一次；其由支络而传者，尚有冲脉之正经，为脐上喘动应手之症。益信此一脉之四达交通矣。冲脉之外行者但称冲，则其伏行者称伏冲，理固宜然。杨注《太素》不误，王注《痿论》以为肾络之伏行膂筋者，盖谓冲脉本肾络之一也。核之上文入脊内，下文出缺盆之路，甚合。

中风伤寒解

《伤寒论》于伤寒外称中风，各详其脉证于六经篇。《病源》谓之中风、伤寒，其论即取论中六经脉证。《千金》、《外台》相承皆如此。泉案《金匮》有中风篇，仲景不以此病同列于彼者，以此与伤寒相似，与痹、历节等不相似故也。巢氏以伤寒称之，最得其旨。盖冬时疾风及非时寒风，其来无渐，非关触冒，故云中。又以其彼来而我始冒之，故云中，又可云伤。又以此风起毫毛发腠理，入袭于卫而自汗，不能循经而传，故论文特起传经例于伤寒条后，而中风条不之及。欲知传经与否之义，但取《伤寒论》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及风则伤卫、寒则伤营数语绎之自明，勿为近世所惑也。

秋伤于湿解

凡论四气，当分二例。自春分至秋分皆为暑，自秋分至立春皆为寒。二气极偏，皆从风伤于人。经以暑配夏、寒配冬者，据其极偏之气，配以极偏之时也。春之温和，秋之凉和，本无所偏，介乎寒暑往来之间，而不可以寒暑言，故于春言风，以温非邪，风则为邪。又以此风不偏胜，故但言伤于风，不别言寒暑，非谓风止于春伤人也。于秋言湿者，秋承中土之后，本气既无可言，即以中土之湿配之。秋谓秋分以前，若秋分后天气

已寒，此时伤之，则从伤寒法。经意以四气分配四时，言自难齐，当以意逆实，当如伤寒例从秋分后皆为伤寒也。秋以土气为气者，正如草木黄落，以土色为色之比。近喻嘉言欲改"湿"字为燥，非是。不观《灵·九宫八风》又以湿配东乎，喻又将何以改之？

《伤寒论》六经解一

《伤寒》所列六经，与《素·热病论》不同。热病论依气行之脉络言，故所著症，与《灵·经脉篇》义合。《伤寒论》依邪入之次序言，故所著症，与《灵·经脉篇》义不合。经脉三阳经皆有头痛，阳明始有恶寒，而仲景乃皆入之太阳，更以胃实为正阳明；经脉嗜卧属足太阴，而仲景乃谓少阴病欲寐；经脉渴而欲饮，饥不能食，属足少阴，而仲景乃谓厥阴病消渴，饮不欲食，种种皆殊。惟少阳、太阴为近之，而亦有殊者：经脉目眩眩属足少阴，而仲景少阳目眩；经脉飧泄属足厥阴，而仲景三阴俱列。所以然者，经但以阴阳分表里两层，而以身之前后两侧分为三阴三阳，仲景不但分表里两层，且分表之表为太阳，表之里为少阳，里之表为太阴，里之里为少阴，里之至里为厥阴，其腑为阳明，义取递进，不取平按。故仅列热病论六经症于伤寒例，而不即引之以冠六经篇首，别自为说以著，其名同实异也。所以实异而名仍同者，以太阳等六者，乃古今纪阴阳者之大名，六元以纪天之六气，《难经》以纪岁之六节，《脉经》卷五扁鹊法以纪一日之六候、卷十手检图以纪诊法之六部，经筋以纪筋，皮部以纪络，若经脉则以纪荣卫，而仲景因以纪表里，其义一也。欲穷《伤寒》六经症者，勿缠合《灵》、《素》以乱之。

《伤寒论》六经解二

《伤寒》一书，专明表里，以寒邪之入也，表里以次，故分六经以列其次之后先。寒病之呈也，表里恒兼，故又分六经六篇，以辨其兼之多少，于是属词比事，不得不起一例。其例纯表者入表部，兼里者亦入表部，必纯里者乃在里部。假如六经症具，必在太阳篇，以太阳为表之表也。太阳症罢，乃入阳明，阳明罢乃入少阳，少阳罢乃入太阴、入少阴、入厥阴，各取最外一层隶之，故于太阳著论最多，而厥阴独少。非略也，他经之兼太阳者，例不得入于他经，而厥阴之兼他经而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于厥阴，则第纪其经症及解时愈候而已。其自诸四逆以下，古另为一篇，《玉函》题曰平呕哕厥利脉症并治，成本误并之。或据成本而犹以为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书也，否则曰此王叔和之所乱也。

《伤寒论》六经解三

余论《伤寒》六经为纪表里，屡矣。究何所证？曰：证诸华佗。《千金》引其说云：凡伤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分六层以纪表里之次者由佗始。所云入胃，即阳明病胃家实也；在皮、在肤、在肌，即太阳及阳明经病也；在胸，即少阳及太阴病吐食不下也；在腹，即太阴腹满痛及少阴、厥阴病也。特措词有文质，分次有赢缩，以此不同耳！其纪表里之义则同，仲景既存《素问》六日六经之文于例，而又取华氏六日六层之义润饰之，而易其目以著篇，乃主药法而略针法之意。巢元方能知之，故《病源》存华说于总论，复次《素问》六日六经依脉生病之文于后，与仲景若合符节，是又得一证矣。夫又奚疑？

《伤寒论》六经解四

前论分次有赢缩，又有一证，盖六经虽

六，核之止四。华佗一日、二日、三日在肤皮肌，仲景以太阳统之；四日在胸，以少阳统之；六日在胃，以阳明统之；五日在腹，仲景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三经。是华佗、仲景虽各分为六，恰各合为四耳！故仲景著各经欲解是，太阳巳午未，阳明申酉戌，少阳寅卯辰，三阴则以亥子丑三时前后，兼一时而错互之，其实于十二时中，止得三时焉。与《灵·卫气行》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二刻少阳，三刻阳明，四刻阴分大同。阴分即三阴之分也。阴阳赢缩之义，殆本此乎。又仲景书中三阳中风，皆各有证，独至三阴，则太阴有四肢烦疼一证，而少阴、厥阴皆止言脉不言证，明太阴篇一言可赅二经，故二经篇从省也。由中风推伤寒，则太阴篇首所谓腹满吐食者，恐亦赅二经言。第兼欲寐为少阴，兼渴热疼饥为厥阴，皆当以满吐为本，不然仅仅欲寐，岂足定为伤寒少阴病乎？且少阴篇详言吐利腹痛，若以阳明、少阳篇不详太阳证例之，不大相径庭乎？且三阳篇详言传经，又言并病合病之证，独于三阴则从略，而无太阴与少阴并病合病、太阴与厥阴并病合病之证，更无三阴合病、二阴并病之证，岂不昭然乎哉！

阳明病胃家实解

邪之中人，各有法度。在躯则风中皮腠，湿流关节，寒伤筋骨，热伤血脉；在脏则风伤肝，湿伤肾，寒伤肺，热伤心。二者皆以类从。若邪之不以类从者，则必其表里相传者也。大法在躯者以六经传，至七日愈；在脏者以五脏传，至六日愈。六经为阳，五脏为阴也。其表里互传，不在此例。故仲景书于恶寒则以发热无热起，例于太阳篇，而于通书中，则本华佗六日六层之说，而文之以六经之名，殆混经脏而横斜截之，自成一家言。故至阳明篇，独以胃家实为正，而姑存阳明外证以备义，其篇中冠以“阳明病”三字者，皆指胃家实，与《素》、《灵》所称阳明为行身前之脉者不同。所以然者，药法与针法异也。读仲景书，勿执他经以疑此论，亦勿执此论以疑他经可已。经于他篇之首，各举病名，独“胃家实”三字浑含之者，以见胃象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其部既广，不可单称一二故也，细读之自知。《千金》作胃家寒者，“寒”即“塞”字之误，与“实”同义。《金匮》黄疸阴被其寒，《千金》亦作塞，可证。奈何有见一“寒”字之异，从而为之辞者！

肠覃解

《灵·水胀篇》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息肉内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子，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泉案：肠覃既生息肉，则有形矣。但覃乃延长之义，于病状何取？当为覃之省文。《韵》、《篇》并云：蕈，之荏反，地上菌也。病之覃名者，盖取肠外息肉生如蕈状，后世咽菌、阴菌等名准此。读当寻上声，不当如字读。古蕈、覃二字多相通，故五经文字云诗葛，覃字亦作蕈。但彼蕈仍当训延，而此蕈则当训菌。二字之诂虽异，二字之通则同。此类甚多，不可不正。

蛊怚解

《灵·热病》男子如蛊，女子如怚，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杨注《太素》以为男女相悦之病。女惑男为蛊，男惑女为怚。泉案：杨说盖据《左传》而对参得之，于名义最合。今为引申之。蛊者，坏也。《素·生气通天》注谓煎厥由房劳来，而至耳目溃溃乎若坏都，正以女惑男而坏也。怚者，阻也。《史记·仓公传》韩女欲男子不可得，病寒热，

月不下，正以男惑女而阻也。曰煎厥，曰寒热，则身必发热，故经列于热病。此热必发于肾，肾热则侮脾，故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肾中之热既淫于脾，则必脾肾同治，故下文云刺涌泉及跗上。经文莫著于此，由刺法推药法，其方可知。《千金》无比山药丸可以治蛊，《本事方》抑阴煎可以治怚。若更中于虚邪，必皆致羸瘦、咳嗽、沉默、殗殟，为风虚劳、传尸劳等症，当各随宜治之矣。或据《玉篇》怚，骄也。《广韵》怚，悔也。而通怚于狙，释为诈病亦得。盖此症变幻，不的知所苦，朝凉即如平人，暮热辄至大剧，有似诈也。然以狙虚拟其神，不若以阻实征诸病。《千金》直作"阻"字，阻者，经阻。

邪　解

杨注《太素》，概释"邪"字为虚邪，最合经旨。经谓风雨寒暑，不能独伤人，必因于天之虚邪，与其人虚，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于此知外来之病，无不挟有虚邪，故两经动辄言邪，此"邪"字对太一之正风言也。《难经》始目一切病人之气为邪，如心邪、肝邪等脏腑之邪，及饮食之邪云云，不必皆是虚邪，殆以"邪"字对人身之正气言也。仲景因之有大邪、小邪、清邪、浊邪、谷饪之邪诸称，皆用《难经》而引申。其云邪哭者，又将虚邪之气，名虚邪之病，是以"邪"字对他病之正状言也。《巢源》因之而有五邪之名，《千金》、《外台》又皆衍为惊邪之名，皆由《金匮》而引申。《千金》又有邪思泄痢症，则又以"邪"字对心术之正用言也。大抵名称随时而改，读者通其意勿泥其文，否则必执今疑古，而谓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邪 哭 解

《金匮》五脏风寒篇有"邪哭"二字，自来注家皆谓非哭之正状，如有声无泪，或哭而不悲之比。是以邪为反正泛称也，然于本文血气少之原不协。惟巢氏《病源》中风门，有惊、邪、狂、癫四症相类，而皆冠之以风。是古固有以一"邪"字为病名者，巢氏必本经说。邪哭云者，谓得邪病而哭，《病源》所谓邪之为状，悲喜无度是也。义本直截，无俟深求。且其病原于风，则于"血气少"三字允协。风胜则燥，理固然矣。考古之邪，即今之痴。凡《外台》、《千金》治风邪诸方，皆可治痴。昧者以癫为痴，而别于痫。癫、痴强合，癫、痫强分，皆于古训相背。详泉所撰《金匮方论注》及《证原》中。

酸 削 解

《金匮》劳篇，男子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泉案：酸削当为酸消，谓酸嘶消沮也。髓藏于头，而会绝骨。绝骨穴在胫外廉，故脑髓少者，则头痛而胫不能行。其至春夏剧者，以春气病在头故也。《周礼·疾医》春时有痟首疾。郑注：痟酸削也；首疾，头疾也。彼削亦当作消，所以叠痟也。《说文》痟，酸痟，头痛也。《周礼》曰：春时有痟首疾。此与郑同义。郑注是分释"痟首疾"三字之义，非分三字为二症名。《说文》"酸痟头痛也"五字句，是浑括其状。贾疏头痛之外，别有酸削之疾云云，盖误会郑意。《蜀都赋》味蠲疠痟。注：痟，头痛也。是误会许意。余目验春温症及春月伤风而病头痛者，无不胫酸。《周礼》"痟首疾"三字，真善状病态者。许、郑由头言之，仲景由胫言之，各以其次为异耳！

下 利 解

古书多言下利。下即泄字；利言其快，加疒旁即为痢字。下利与吐利文同，吐利为快吐，则下利即为快泄已。两经或称其甚者为

洞泄，又为肠澼。王注谓肠门开辟，知本作辟，读为辟，其病即下利也。所云肠澼下白沫，即今之白积；肠澼下脓血，即今之红白积；肠澼下血，即今之赤痢、肠红等。近世分下为泄泻，利为痢疾，于是今之痢，异于古之利矣。岂知今之痢，即《难经》五泄中之大瘕泄。《难经》与余四泄同称泄，是古之下，赅今之痢。仲景书亦止加“下重”二字以别之，不另立一名。隋唐时或称滞下，或称重下，皆不脱“下”字，存古义也。徐氏《轨范》泛指肠澼为肠红，而以《难经》五泄概入泄，仲景下利概入痢。于此叹论古之难！

病遇节发解

古书言病之遇节即发也，仅见于《巢源·尸注候》，而目见甚多。有发于交节日者，有发于交节前后数日者，不必尽是尸注。总之，病根不拔，则愈而复发。其必遇节何也？考万物应节而来者，莫如八风，以风为中央土气，本《尚书·洪范》郑注，详前《原风湿》。土于五常主信，故至期而不爽，而经谓风者百病之长，是知遇节即发之病必风也。风留经脉，则随感而作，且五日为候，三候为气，一气者月郭盈亏之大法。人身惟经脉随月郭之盈亏以为盛衰，故必久风之在经脉中者，方为遇节即发；若病不在经脉中，虽属久风，亦不至遇节即发也。故遇节即发之状，于风虚劳独多。

阴脉阳脉解

前论阳脉候先受，阴脉候后受者，其义本之叔微。叔微于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则云先受温，后受湿，以彼准此，义当如是，并以知温脉濡弱也。经意谓邪中于人，其兼及表里者，当阴阳如一，如温疟是。若先受某邪，后又受某邪，则先之兼见于阴者，必退而并于阳，斯后之独见于阴者，乃得而乘于阳。风温、温毒、温疫脉法皆如是。后者之不得陷于阳也，以阳有宿邪也；先者之不得越于阴也，以阴有新邪也。新者欲下不得下，宿者欲上不得上。不得下而因汗之，则宿者随新者以俱升而病剧；不得上而因下之，则新者随宿者以深入而病变。此二变者皆难治。必明于温热之脉法，而后温病可诊也；亦必明于温病之诊法，而后温病可治也。所以温病大法禁汗下偏行之治，而宜汗下并行之治，萎蕤汤汗下并行之方也。由萎蕤而推之他方，思过半矣。

晚　发　解

平脉法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成注晚发者，后来之疾也。泉案：《外台》卷一张文仲疗晚发伤寒，三月至年末为晚发，方生地、栀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若头面赤，去石膏用干葛，无地用豉。然则晚发云者，乃伤寒最晚所发，以意逆之，感寒热而至半年发者曰晚发。三月晚发者，其感在冬至前，不论时气、正气也；年末晚发者，其感在夏至后，不论时气、正气也。以寒热在身，蓄至半年必发也。何以言之？自秋分至春分，正气之寒，当以冬至为界，冬至前伤寒者，其晚发至三月末而极，以距秋约半年也；若冬至后伤寒，至五月后发，则为病热，不称晚发，为其兼新感也。凡寒热至二至后而木偏，最易有新感；有新感则病两歧，故不得称晚发。自春分至秋分时气之寒，当以夏至为界，夏至前伤寒至九月发，则为温疟，不称晚发，为其兼新感也；若夏至后伤寒至年末发者，则为晚发，以相距半年也。自秋分至春分时气之热，以冬至为界，冬至前感热者，其晚发在三月末，法与正气同；若冬至后感热者，至夏末发则为温热，不称晚发，法与正气同。自春分至秋分正气之热，亦以夏至为界，夏至前感热者，

至九月发则为温疟，不称晚发，法与正气同；若夏至后感热至年末发，则为晚发，法与正气同。然则晚发云者，是从温热两病中别出言之，亦对时气、正气之即发者言之。盖冬至后感之年末发，与夏至前感之六月发，皆即发也。“即”字与“晚”字正相对。若专以冬月正气言之，恐未能迟至次年末始发也。《活人书》因此改为三月至夏，殆未达其旨，所以如是晚者，以积受寒邪，寒搏于液，液停为水，邪不得发故也。凡邪伏不发者，多由水停。《外台》卷四温病，冬温未即发，至春被积寒所折不得发，至夏得热，其春寒解，冬温毒始发出肌中，斑烂隐轸如锦文，壮热咳闷，呕吐清水。据此知冬温被春寒折时，先有水停，故至夏发时，必呕吐出水而后疹见。此冬至后感时气发于夏末者，不称晚发之证。彼方用麻、杏、葛、橘，与此方皆是提出寒水之意。又《录验》载温毒此条下，又云已自得下利，宜服黄连橘皮汤。然则停水之毒，吐利皆有，与晚发同法。即谓《外台》、《录验》两温毒为晚发之温也，亦无不可。

鼠　瘘　解

《灵》、《素》、《本草》皆屡言鼠瘘，说者皆以食鼠残成瘘者当之。《病源》列九瘘中有鼠瘘，引《灵·寒热》赤脉贯瞳于其下。但《病源》鼠瘘既为九瘘之一，则不得以概诸瘘可知。三经鼠瘘，鼠当为窜，鼠性善窜，故窜字从鼠，鼠字即通窜。《诗》正月鼠忧以痒，小旻鼠思泣血。两字皆为窜义，盖遭乱之人，多方求脱而卒不可得，故既言鼠，而复缀以忧、思二字。瘘之称鼠，亦取窜通经络为义。窜俗作串，瘘与疬为双声，故近世疡科书皆呼疬串。疬患即窜瘘之倒言也。鼠如字读，则与注为声转，瘘与流为声同，故近世疡科书或呼流注。流注即鼠瘘之倒言也。凡取两字相切成义者，可顺可倒，如丁东东丁、历六陆离之类甚多。鼠瘘之为疬串、流注，断无疑已。又此病初起曰瘰疬，从其外命之；已成曰鼠瘘，从其内命之。经称寒热瘰疬及寒热鼠瘘，别之以此。因知赤脉贯瞳，当是已成之疬串诊法，非初起之瘰疬诊法。何以言之？经以赤脉多则死期远，少则近，则见赤脉非凶兆明矣。大抵血虚之人，目皮里面必白，血主脉，故以脉见之多少，验血虚之微甚。瘰疬初起，当不至是，必已成疬串、脓水淋漓已久，合用此诊法耳！《玉篇》瘃，病也；瘘，疮也。

衄有太阳阳明证解

《金匮》衄云，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独不言少阳。或据《灵枢·经脉》谓少阳脉不至鼻，似也，而实非也。盖仲景所云太阳、阳明者，非谓太阳、阳明之经，乃其自分之部也。太阳统三阳之表，阳明为胃腑之里。衄有由阳络之阳伤而得者，外感风热所致，春夏从开，邪必著于表，故云从春至夏衄者太阳；衄有由阳络之阴伤而得者，内伤饮食之热，复被风铄所致，秋冬主阖，邪必着于里，故云从秋至冬衄者阳明。此文正与泉前三阴三阳诸篇相证，虽似本之《灵枢》，而要各自成论，偶与之合也。

女劳疸日晡恶寒解

凡黄家日晡多发热者，以阳明旺时也。晡，《说文》作餔，云日加申时食也。仲景云阳明旺申酉戌时，疸热随之而发，故以此为黄疸之常。以其病在中上而下无病，则散而不至逆也。凡气在中则可上可下，在上必陷，在下必逆。若女劳疸热固结于下，不得下泄，则时时上逆，特与脾近，与肺远，止得逆乘于中，不能逆乘于上。至日晡则中实脾旺，疸热之逆乘于中者，得以乘势逆乘于上，上至肺而极，故以肺虚恶寒之例而为此病。恶寒仍肺病，非肾病，辨症之诀如此。其额上黑之义同。盖

女劳疸之热之逆行于脏者，借迳于脾胃而及肺；其逆行于经者，借迳于大腹而及额上。额上为心之部。肾病者，颧与颜黑，此之谓也。此义卅年来，屡思不得，至癸巳夏偶得之。

隐指解

《脉经》第一篇释脉名，两言隐指。尝以问之老医，举无应者。及历症有年，始知其的。盖隐者，扬之反。经文皆于按之下言隐指者，谓脉气之鼓，被指按住，则不能发扬，似乎隐匿，故曰隐指。其独系之虚实二脉何也？实脉初持时，止见长大，不得谓之实；及按之而长象不减，又不得发扬，则其气横充指下而见满象，始成实脉矣。故曰隐指愊愊然。《广雅》："愊，满也"是也。虚脉初持时，止见软大，不得谓之虚；及按之而大象不减，又不得发扬，则其气旁流指下而见芤象，始成为虚脉矣。故曰隐指豁豁然空。《玉篇》："豁，空也"是也。虚实二脉之真际，皆待按之而见，故惟此二脉言隐指。古人立言之妙，非浅学所能领会矣。

阴阳附解

《脉经》所谓阳附阴、阴附阳者，阴阳谓表里，附谓薄也。阳附阴，即表邪内陷之谓；阴附阳，即里邪外乘之谓。病发于太阳则内薄，发于少阴则外薄，薄而不已必争。其与交、并之别：交者表里不分清，附者表多即里少，里多即表少也；并者表并于里即无表，里并于表即无里，附者里犹带表，表犹带里也。至于争，则薄者将胜矣；将胜者，尽入其境也。表尽入里则陷，故死；里尽入表则出，故生。阴主阖，阳加之则不能容，故胀满；阳主开，阴加之则虚者泄，故汗出。而其与并有别者，并者已汗出，附而争者未汗出也。可见诊热病总以汗出为佳也。又案：此时胀满，必不大便，下之则其死尤速；此时汗之必昏运；补之则其愈迟，补甚亦死。一先一后之间，必列此数名，其丁宁示人之意切矣。

《脉经》历集古今众论，其名称或随时代而异，故多有词异旨同者。此谓薄为附，亦其一端也。

温病脉法解

凡脉来盛去微，如人喘状者，是邪气由表薄里之象；若又动数不均，则薄里尤急，即初大渐小之厥脉也。伤寒得之为恶寒甚而热多者以此。今病过数日，不见此二脉，知其邪将衰，不能薄里，不薄里必还表，将汗之兆也。然亦有不薄里又不还表，逗留半表里间而脉如是者，则象其肺脏之有所载也。肺在躯壳内四脏上，正在半表里之次，邪著于此则脉缓，故去来平，初终匀，其人当喑。喑者肺载邪而气实无声也。欲邪之散，仍须从汗出。设汗之不汗，则邪著固而肺将烂若萎矣，法在不治。《脉经》卷七热病肺不喘三条，义实如此。凡云不者，皆咋然今否之词，府谓胸中，藏谓胃部，阴阳谓表里，凡云期者，皆施治冀望之词，三日四日者，自七日后数之也。七加四为十一日，邪气还表，行其经竟之时，至是不汗，则其终不还表而著肺之固可知，治法乃穷矣。

软弱有石解

《素·平人气象》长夏软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从《脉经》及《甲乙》。案石之义，似当为坚，而经与软弱并举，则石脉之象，从此可推已。盖坚为长属，去来相引；石为短属，去来皆断：两者固别。《素·玉机真脏》真肾脉至搏而绝，如以指弹石辟辟然。绝谓去来绝也。一曰如夺索。"夺"古"脱"字，见《说文》。夺索即绝也。是石脉取义于绝，不取于坚，故得与软弱并举。第辟辟之石无胃气，软弱

之石有胃气，故在彼为死脉，在此为病脉耳！所以长夏忌石者，脾平脉相离，如鸡践地，则离而不甚觉其离也；石则离之显焉者矣。夫离之为言，犹断也。以不甚觉离者，而忽显见为离，脾气弱而肾气强矣，故病。

玉屏风散方义解

玉屏风之止汗，非如圬者之于墙然也。其谓汗之因风得之者，恒至虚其卫气而久恋，卫则不收，风恋则不纯，以不纯乘不收，则汗出自易。故必以防风从外发之，白术从中守之，而黄芪则居其间而托之。芪之为言致也，《诗·皇矣》上帝耆之，耆致也。推致卫气使风不得留，则卫自收而汗自止。方义如此。人见其汗止也，而以为黄芪固表，亦盍观其方下有治风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两语乎？《本草经》曰：黄芪治大风。此方本之，故其义与金匮血痹黄汗黄疸诸用黄芪方不同而同，以彼症亦由卫虚挟风故也，其防术并用，取诸金匮桂芍知母汤方中，亦以彼症由风汗之故，以彼证此，断可知已，必其人之症，如方下所云，始可用之，倘其汗不由于风，或微有风而属在表虚里实之体，即不可服，服之则卫以被托而益虚，表虚而里益形其实，诸气不和，虽本无汗，且可使有汗，奈何忌汗而藉此止汗耶，且屏风之名，兼有屏绝屏挡之义，若专以屏藩屏蔽为言，则艳其名而没其实矣，大抵古今名方，苟得仲景之一端，即非望文而可晓，读者当以意逆志焉。

磁石治周痹解

人皆知磁石之益肾气也，而本经独主周痹，痹为风寒湿三气杂至之病，未必皆由肾虚，经意何所指乎，盖尝历考方书，乃知磁石能吸通一切拥塞之气，涂于外则从外吸内，如人升药提毒，纳喉中引针是也，以彼例此，治痹之义灼然矣，经隧中为风寒湿所阻而成痹，亦系拥塞为病，故须此以吸通之，第古方中依经直用者绝少，而绎周义为流之理，则凡拥塞之处，无非痹气所流之处，故用之者，不必规规于经文，而自合经旨，且因此益知益肾气之故焉，心肺主呼，肝肾主吸，能吸之物，与喜吸之症，其气相协，虚者得吸以实之，谓为益肾也固宜，特不比泛泛益肾如山药地黄辈耳，临证者审诸，每见上下俱虚之人，咳喘吐血，医用磁石，渐至肺萎，延成死症，实由吸伤上焦之误，而医者无一悟及，可慨也夫，案、仲景书不及此药者，仲景为伤寒设法，原书不别出金匮，金匮亦论伤寒之杂病也，寒邪从外入内，不可再服磁石，使之从内吸外，故不及也。

人　参　解

人参性效，近陈修园砭新方八阵，辨之而未尽也，泉谓仲景于亡脉亡血并用人参者，非以人参为能生血脉也，特培其血脉所由生者耳，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津血同类，津液不行，则血亦减少，而津血又皆元气所生，元气实藏于脾，入参专能补脾，脾王而气液充，则亡血亡脉皆愈，故人参之补脾，实人参之培元气也，惟人参培元气，故阳虚者得之能益气，如四君子汤是也，阴虚者得之能蓄津，如人参白虎汤是也，且人参反大黄，大黄功专泻胃，而胃为万物所归，能泻胃者必能泻胃之所及，人参功专补脾，而脾为诸经之母，故补脾者必能补脾之所统，推而暨之，大黄无所不泻，人参无所不补，凡通治之药准此。

桑根白皮解

据《本经》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绝脉、补虚、益气云云，则桑白皮补肺也。《别录》则主肺中水气、唾血、热渴、水肿、腹满、胪胀、利水道、去寸白、缝金疮，似桑白皮又泻肺也。岂相背哉？盖《本

经》"中"字皆指胃言，胃主肌肉，百脉乘谷气而成，则羸瘦、绝脉，亦系胃病。补虚者补胃之虚，益气者益胃之气。胃以下行为顺，上逆则肺不平，而肺病作。《本经》著治胃之效，而肺之平，不言可喻也。《别录》以经义隐约，故推衍之。其主治皆胃逆陵肺之症，一本一标，词相反，义相成。《肘后方》以之治消渴尿多及产后下血，是宗《本经》为用。钱仲阳泻白散治小儿肺经实热，是宗《别录》为用。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专方也，诸家注从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经》百合除邪气，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状虽变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黄一症则有定。仲景于至无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诊治之准，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于头痛、头渐渐、头眩诸足以卜愈期者，皆于小便时诊之。凡辨疑难症，皆当准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实有至常之理。浅人泥于百合补肺之说，因以肺朝百脉为之解，浅也。又百合病者，由于余邪逗留、血气不润所致。如意欲食而或美及欲卧欲行云云，状其无大邪之抑，正气有时得伸也；复不能食至不用闻臭、不能卧、不能行云云，状其气血少润也。如寒如热，肌中不润而滞涩也；无寒无热，余邪不能作势也；口苦，胃液被余邪所吸，不能消净食物也；得药剧吐利，胃液不充，反为药所胜也；脉微数，微为血气少，数为邪气止也；溺时痛见于头者，溺为去液之事，故病液少者，卜之于此，下虚则上实也。此证之于症而合者也。其治法，专以滋润为主，故本方于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并润也。汗下吐皆伤液，故随上下之所伤而救之。知母、鸡黄皆滋润之品。滑石为润下之品。惟赭能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变渴，则栝蒌、牡蛎；变发热，则滑石。无非取乎其润。此证之于方而合者也。然后知《本经》百合除邪气、利大小便云云，皆润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虚之时，攻则害正，补则碍邪，惟有润之，使正纾邪浮，始可设法逐邪。其逐邪之法，总不出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数语，决不以百合数方了事也。惟至此时，则病之局势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称，故百合病止此耳！读仲景书，如读《春秋左传》，当取他传，续此传后，而后纪事之本末始全。

仲景用桂枝例解

仲景之用桂枝，不独太阳病为然，即已见里症而表犹未罢者亦用之。故建中、复脉，虽于滋腻中，尚借一味桂枝以达余邪；而桃仁承气汤、黄连汤、桂枝人参汤、柴胡姜桂汤、当归四逆汤、乌梅丸诸方之用桂枝准此矣。其尤著者，阳明、太阴二篇，皆有浮脉者宜桂枝汤之论，可见无表症而有表脉者，犹当用桂枝。所以然者，有表脉则气连于表，与未罢之表症同；无表症则不得不随其所见之病以为隶。近人泥桂枝为太阳经者，究未明其例也。夫仲景之用意虽深，能善读之，则义随文见，自有迹之可寻，此所以为医学中百世之师也。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解

任分则权分，任专则权专；权分则功分，权专则功专。分者我与人均，专者人由我使。桂枝汤桂、芍等三两，则桂自驱风，芍自敛汗，各不相假，所谓任分权分而功分也。此方桂三两，芍四两，则芍能使桂，桂虽有驱风之能，亦不过以辛温善达之气，助芍药宣已痹之血，而不得独炫其长，所谓任专权专而功专也。加生姜之义，可以类推。此论身疼痛在发汗后，显属汗后亡津，血气痹着之象。津血同类，故从血痹治。芍药、生姜皆

治血痹，故独重其分。亡津故加人参，与白虎加人参汤症义同。何以知此身疼痛为血痹也？以脉沉细知之。栝蒌桂枝汤症，亦云脉沉细，而其病由于亡津，以彼例此昭然已。

桂枝附子汤去桂加术解

论曰：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坚，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坚，小便不利，故加桂。其义深奥难明，注家皆不得之。近徐氏《类方》则云桂枝能利小便，又云白术能生肠胃津液，亦属牵强。绎经意以身疼、脉虚而涩，为表虚挟湿，复以脉浮推得有风，复以不呕明其无里症，故以桂枝解表之风，附、术解表之湿。其可确指为湿者，全在“不渴”二字上勘出，故脉涩作阳虚挟湿论也。然果系有湿，必大便溏，小便不利；若大便坚，小便自利，则非湿症矣。既非湿症，而见身疼、虚涩之脉，是专属阳虚可知。即其脉浮，亦平脉法所谓浮为虚也，不得再用解表之药，以重虚其阳，故决然去桂，桂去而术、附皆转为温煦阳气之用矣。二方之别，所以明二症虚实疑似之辨者至矣。

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越婢汤解

三方皆麻黄、石膏并用，乃表里同治之法也。然石膏虽曰治里，而《本草》亦称其能解肌。是三方者，必也表里俱有热，而又拥于上焦者宜之。且其为制也，大青龙汤麻黄六两，石膏如鸡子大；麻杏石甘汤麻黄四两，石膏八两；越婢汤麻黄六两，石膏八两。是皆石膏重于麻黄，石膏为主，麻黄为佐，则解热之权胜。麻黄虽有发散之性，只得于解热中疏其郁滞而已。性随制变，故仲景用大青龙，必提出“烦躁”二字，而以脉弱恶风戒其误用，以见大青龙专为烦躁设。于越婢汤则主自汗出，无大热；于麻杏甘石汤则主汗出而喘，无大热。以见二方专为喘、汗设。烦躁、喘、汗症虽不同，其为上焦热拥则同，故立法亦同。近柯氏琴《来苏集》，疑麻杏甘石症“汗出而喘无大热；七字为误，欲移“无”字于“汗出”上。其不足与语仲景化裁之妙用必矣。

小青龙汤解

古经方必有主药，无之者小青龙是也。何以言之？方中麻、芍、姜、辛、桂、甘各三两，味、夏各半升。考古半升，约古分亦三两。仲景每以半夏半斤配生姜三两，五味半升配生姜三两。此方正其例也。八味轻重同则不相统，故曰无主药。或谓麻黄先煎即是主药。岂知麻黄以有沫当去，不得不先煎，与先煎泽漆、先煎大黄有别。特以肺为水源，以此疏其壅塞耳！且本方加减法云去麻黄者四，麻黄在可去之例岂主药乎？匪特麻黄非主药也，即桂枝亦不过因表不解发热而用之，其与芍药、甘草同用，全乎桂枝汤矣。桂枝即非主药，芍药、甘草更可知已，又何论半夏乎？此方本从桂枝汤来，而其义则在干姜、五味、细辛三味。本论于柴胡汤、四逆散方下云：咳者，加干姜、五味子、细辛，即此方主治之义。柴胡汤方下又云：咳者去人参、生姜、大枣，加五味子、干姜，即此方用桂枝汤，所以必去枣、姜之义。然则小青龙为治饮家咳之方，故凡用干姜、五味子，而与若桂若麻并施者，皆自此出。如《金匮》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杏仁汤、苓桂五味甘草姜辛半夏杏仁大黄汤六方是也。论此方所从来，当入桂枝类；论此方所由衍，当另建一类，而六方隶焉，斯当矣。

当归四逆汤症解

论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

逆汤主之。此症比诸四逆略轻。所以改用当归者，在一“细”字上勘出。诸四逆皆脉微，无言细者。微、细虽皆亡阳脉，而微为无气，细为无血，其指不同。本论云下之后复发汗，脉微细。以微自汗来亡阳，细自下来亡阴。以彼例此，细为血虚显然。《金匮》云：血虚而厥，厥而必冒。是厥固有生于血虚者，故必以当归温经，芍药治痹，而后血利；细辛开之，通草穿之，而后血流；其用桂枝者，取其散表寒也。方意如是。论又曰：下利强下之，脉浮革，因而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浮革亦血虚之脉，肠鸣亦血虚之因，又在利后，与此正足相参。此四逆症自属半表半里，《千金》谓为阳邪内陷之治者得之。夫强下脉大，亦兼表耳！

侯氏黑散解

释此散者，言人人殊，皆无确据。考《病源》寒食散发候云，皇甫曰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曰华佗，或曰仲景。考之于实，佗之精微方类单省，而仲景经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数种相出入，节度略同。然则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据此，知侯氏黑散系石发家服食之方，故有冷服填肠之说。石热之发，亦足召风，故人之中风。大约服石之风，创于汉季，盛于隋唐。仲景传方而后，《外台》用此尤详。宋以来服石者鲜，此散几废。近喻嘉言误指为中风主方，踵其说者，见其药不对症，未敢遵用，因专取菊花一味，以为本诸仲景，而此方之义湮。详余所撰《经方例释》中。

案：喻氏之意，以经文中有中风之论，而方止黑散数种耳！岂知中风自以续命为主方，《外台》中明谓续命为仲景方，今《金匮》无者，脱也。详余所撰《金匮方论注》中。

天雄散解

《金匮》天雄散，有方无论。近人不得其说，或疑为后人所附而议去之。泉谓此乃阳虚失精之祖方，未可去也。古者失精与梦失精分而为二：梦因于风，梦失精者，虚而挟风，故仲景以桂枝汤中加龙、蛎治之，桂枝汤中风方也；不梦而但失精者，虚而挟寒，故又以天雄散治之，天雄祛寒壮阳之药也。其治失精，于何征之？《病源》引“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眶痛，发落”一段经文于失精候，而《外台》即以范汪天雄散隶之，范汪方较仲景止少龙骨一味，而注中引张文仲有龙骨，与仲景一味不差。此天雄散治失精之证也。古失精，近滑精也。《局方》金锁正元丹，盖取诸此。

理中四逆方义解

大凡思义必先顾名。仲景书名伤寒，则方义自系治寒。寒邪从表乘里，里气不支，挥霍撩乱，势将直捣。此时未暇顾表，先与建里，故但用参、术、甘、姜四味，而覆头痛、发热、身疼诸证于不问，亦以实其里，本无妨于表也。俟乱一定，然后解表，以截来路，方下所以有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之论也。理中专为此设，并无伏热痰食在内，故无壅塞横决之虑，不然则有因而致变者矣。其缓者更有桂枝人参汤即理中加桂枝，法与先理中后桂枝者同一表邪乘里，而分治合治犹尚有别，况于里实者，而可无别乎？至于四逆亦为表邪乘里而设，但见厥，则所乘已在三阴，较理中症尤重。乃反不用参、术何也？盖以寒邪已入三阴，则里为实，与理中症寒邪将入三阴，其里犹虚者，先后止争一间。正如妇人临产可服补剂助力，已产则有血肉瘀不得再补之比，知此始可与言虚实矣。且吐利而又厥逆，为表里

同病，故既以干姜温里，即以生附托表，其与真武汤、附子汤之用熟附益气，迥然不同。然则桂泄三阳，生附泄三阴，经有定例，非仅以“性热”两字了之。夫一寒之传变，其别如此，则凡不止一寒，本先里实者，从可推已。用此二方，但将已所诊症，细细与仲景论中义例相参，合则用，不合则否，毋执成见为也。

研经言　卷四

清　归安　莫文泉枚　士述
江都　袁　焯柱生重录
鄞县　曹赤电炳章校刊

《素问·平人气象》阙文辨

《素·平人气象》于人以胃气为本后，独言三阳之脉，不及三阴。林亿以为阙文，引《难经》吕广说补之。泉案：三阴之脉行五脏，经千三阳脉后，即言五脏脉，五脏即三阴也。文与《灵·经脉》六阳气俱绝、五阴气俱绝，及《素·经终》六阳、五阴之终例同。盖分手足言之，则六阳；浑举之，则三阳；统言之，则五脏称五阴经。实核之，则五脏言各有当，非一端也。三阳主躯壳，与《脉经》时脉之六经必兼三阴者，相似而不同。《难经》所言，亦系时脉，其动摇几分云云，不可执以例此。五脏主躯内，兼主时，故五脏平脉与四时脉同。然四时脉通主一身，五脏脉专主一脏，故病脉、死脉之象，则与玉机所云太过不及者不同。读《灵》、《素》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林校殊未审。

仲景法非北学辨

仲景生于南阳，官于长沙，医于京洛。今案其地，皆非北方郡县，而洛称中土尤著。仲景是书，将为前圣集大成，为后世立大法，而斤斤一隅之见，何以为仲景？且历东西晋、南北朝及隋唐，其间建都若邺、若金陵、若长安，几于五方无定。而《外台》所采诸家，半皆当时士大夫在京师者，其尊仲景方，至于天下响应，及宋许白沙当南渡时，去仲景千有余年，而伤寒九十论中，所纪证治，若合符节。可见通人之学，不以方隅限也。其所谓伤寒病则恶寒、体痛、呕逆而已，并不大重，何异之有？若以其处方太峻，则古权量不及今之十一，有《千金》可证，又何异之有？夫天下事，果有二千年来，五方通行，末几而止宜一方者乎？人亦自求所以知仲景者可耳！

按《河南通志》云：张机涅阳人。涅阳，即南阳郡之属县名，非有异也。惟张松北见曹操，以川中医有仲景为夸见《方氏条辨》自序，则与此异。岂仲景曾入蜀为医欤？要之，蜀亦西南方也。

《金匮》非论杂病书辨

丹溪谓《金匮》为论杂病之书，以示别于《伤寒论》似也。抑知《金匮》即论伤寒中杂病，非论一切杂病乎！夫痉、湿、暍、奔豚气、宿食、呕吐、哕、下利之为寒类，仲景有明文；百合、狐惑、阴阳毒之属寒科，《千金》有成例；疟、痈、咳、心痛、腹满、寒疝、积聚、水气之挟寒；见于《灵》、《素》：中风、历节、心痹、胸痹、痰饮，消渴、黄疸、惊悸、吐衄、下血、瘀血、转筋、狐疝之或由风或由寒，详于《病源》，虚劳必助其阳，肢肿必吐其痰，蛔动必温其胃可见也。其尤著者，中风宜若多端，反取风寒湿杂至之痹为正；下利宜若不一，专以阳脉阳症为顺；肺萎、上气、淋似乎热矣，而萎有

甘草干姜汤症，上气有半夏越婢汤症，淋有弦急痛引症。妇人病则尤杂矣，而妊娠、呕吐、产后三症，皆从伤寒法治；经水不论过期、不及期，并主温经汤，是皆以或纯寒或兼寒者言也。若临症者泥此概施，鲜不贻害！作书之旨，自为"寒"字穷其类耳，勿执小异而疑大同。仲景自名其书曰《伤寒杂病论》，自叙其由曰宗族死伤寒，故迄于隋唐总呼伤寒者以此。自林亿校成，始与伤寒分。而丹溪之说行，近世又以其方论多倚温热，不得其解，则曰此北学也。吁！其蔽甚于丹溪矣。

两湿温不可合一辨

《难经》湿温，言脉不言症；《脉经》湿温，言症不言脉。何也？盖在《难经》者既属伤寒，则必有头痛、发热等症。又以其脉阳濡弱也，推得先受温而尺热、口渴在其中；阴小急也，推得后受湿而身疼、拘急在其中；不言症而症可知已。其与《脉经》所言先受湿后受热者迥别。后受湿者，其湿浮于表，与寒同法而减等。小急者紧之减象也。许叔微苍术白虎汤，苍术散湿、白虎治温最合，缘此湿温重在温也。先受湿者，其湿沉于里，与凡湿病同法，故胫冷、胸腹满，其脉当沉，可以白虎概治之乎？头目痛、妄言，是湿甚于里，将与后受之热合化，故禁汗之，虚表以甚里，苍术其可用乎？缘此湿温，虽属中暍，重在湿也。观其所重，两者悬殊，朱奉议见其名同而合之，则奉议之不足与言伤寒也明矣。三风温准此。

温　疟　辨

《内经》以先热后寒为温疟，与先寒后热之寒疟反对，而以但热不寒为瘅疟，《金匮》瘅、温二疟皆但温不寒，注家不能分别。泉谓疟之命名，本对温而立。冬感于寒及非时之温，至春发者，其状和顺谓之温；夏感于暑及非时之寒，至秋发者，其状酷虐谓之疟。疟有寒、温、无寒，先温而感春寒，则内热为外寒所抑，表实故无寒。曰温疟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书言温、言疟，则必言温疟，立言之体宜然。其与《内经》不同者，《内经》主疟，仲景主温也，宜所言之同温矣。若瘅则《内经》、仲景皆主疟，宜所言之不同矣。但此温疟者，"者"字当作"也"，与上文连读，谓瘅、温二疟，并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自鳖甲煎丸条以下，皆方论并列，何独瘅疟条有论无方乎？徐灵胎批《金匮》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汤，此温疟、瘅疟之主方。

辨柔痉不恶寒之误

《金匮》痉篇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名曰柔痉。《脉经》及成本《伤寒》同。近嘉定黄铉校《脉经》本云不恶寒，一作恶寒。案黄序于所言一作某者，多据元泰定谢校本，谢校本又多据宋熙凝林校本，非不足据也。明刻《医统正脉》林校本有"不"字者，传写误衍。幸《病源》伤寒痉候录柔痉，亦无"不"字，与元泰定本《脉经》同。明王肯堂校《千金翼》卷九亦云不恶寒，一作恶寒。然则《千金翼》亦有无"不"字者。巢、孙二书，多据《金匮》也。《金匮》又云：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彼经是释痉病之纲，特揭"恶寒"二字，则知痉未有不恶寒者。以经证经，尤为可据。盖刚柔之分，分于汗不分于恶寒也。此一字所关非小，不得不辨。

蛟龙病辨误

《金匮》果食菜谷禁忌云：春秋二时，龙带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为病，发时手背腹满痛不可忍，名蛟龙病。泉谓病得之误食龙

精，与蛟无涉。“蛟”当为“咬”字之误，在“龙”字下。病名龙咬者，以龙精入腹，变生小龙，咬人肠胃，故腹满痛不可忍。方下云吐如蜥蜴，可见龙精固能生子于腹中也。作咬为是。古“咬”字恒误作蛟。《灵·厥病》云：肠中有虫瘕及蛟蛹，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腹痛，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蛹也。今本“发”作“悗”，“作”字下有“痛”字，舛误不可读。兹从《脉经》、《千金》、《外台》引参正。二“蛟蛹”字，《脉经》、《千金》、《外台》引皆作“蜮咬”，而经误且倒，正与此同。以蛟蛹证蛟龙，尚何疑哉？又案：以夏小正鸣札之义例之，则作咬龙亦可，以先知其咬，后知为龙也。咬蛹仿此。

黄疸辨

黄，黄胖也。疸，五疸也。《金匮》原有诸黄、诸疸之别，特疸详而黄略，读者易混，因误认诸黄为即五疸中之黄疸耳！考《病源》黄病候，自黄病至治也，百四十六字，列症甚详，必本之《金匮》逸文。何以言之？一身尽疼，发热，目涩，鼻疼，两髆及项强，腰背急，乃太阳阳明表证，而《金匮》有黄家脉浮，当以汗解，宜桂枝加黄芪汤一条，证治相符。大便涩，正阳阳明胃家实症也，而《金匮》有诸黄猪膏发煎主之一条，证治相符。《金匮》既详其治，不应反阙其证，故疑巢说本《金匮》逸文。且以此推之，黄病固有与伤寒同法者，故伤寒亦多病黄。若五疸中之黄疸，则与余疸同属杂病，自不若黄病初起可以伤寒法治之，此其别也。巢于黄病外别有黄疸，与女劳疸、酒疸、谷疸、黑疸同列，而以《灵》、《素》所言黄疸诸条，及《金匮》所言疸而渴者以下三十五字人之黄疸候，较之黄病论绝异，其分别甚严，真善读仲景书者。后人误认《金匮》标目黄疸二字，即五疸中黄疸，因以篇中诸黄云云，皆认为五疸中黄疸，而黄与五疸之治法淆矣。不效，必曰古方难用也，故读书须取其至是者。

阴黄辨

人但知黄疸之有阴阳，而不知阴阳之何所指也。一闻“阴”字，即确认为虚症而不疑。此不独于疸为然，而疸之害尤甚。盖疸本湿热所为，无问阴阳，皆当以治湿热为正。的系阴黄，则湿热入深，其候重于阳黄可知，一投补剂，收住湿热，当时虽差，而病根终身不拔矣。余见甚多，而卒不可夺。噫！人亦思阴阳之论何自昉哉？《金匮》云：疸病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然则二疸之别，别于症之浅深，不别于气之虚实。阴以五脏言，谓肺也；阳以六经言，谓三阳经也。仲景书中固有此例。如伤寒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咽喉痛，面赤有斑为阳毒，面青身痛为阴毒。皆是也。后世不明此义，每遇阴症之名，不以为寒而用热药，即以为虚而用补药。元明以来，比比然矣。景岳于阴黄多制补剂，其意岂欲误人哉？良由误认一时之收住为功且速，而不知能料他日复发之真明且远也。《大学》贵知至，信然！

内风辨

两经无内风之名，始见于《史》一百零五卷《仓公传》“脉来滑者为内风也”一语。盖指外风之人内者，不谓其自内出也。《千金方》亦颇言内风，细绎其指，与仓公同。惟王太仆《素·大奇》肾风注云，劳气内蓄，化而为风，始以自内出者解经风字，然究不言此风宜补也。且《素·水热穴》原肾风明言汗出逢风，是肾风何尝非外人之风，不必如王注所云矣。近世内风之说盛行东南，尝以意别之，乃中风、痹、痱及肝气、肾气等症，但本各有主名，何庸易以混号。且古人惟以中风诸症为外风入内，故制诸续命汤加减之

方以治之；惟以肝气诸症为脏气之厥，故制诸七气汤加减之方以治之。若概目为内风，专为补计，则续命不嫌于发散，七气不嫌于走泄乎？夫古人立法，每症皆有百世不易之准，何独风、厥两门，乃至与后世大相剌谬如此耶？噫！异矣。

人迎气口辨

《灵》、《素》动以人迎、气口对说，而于终始篇专著"太阴"二字于脉口上太阴谓手太阴。脉口即气口，其言曰：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关格。此一语，正以别人迎于气口也。王注知人迎之不属太阴，因以结喉旁脉当之。盖本《素·阴阳别》三阳在头、三阴在手之论最的。后人不知其所本，粗读古经，转驳王注为谬，而创左人迎、右气口之说，以为本之《脉经》。岂知《脉经》"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四句，一气贯下，与神门诀断两在关后相对，则专谓关前一分之在左者为人迎，故与关后一分之神门并论，非统左三部言也。平人迎条云，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实者，阳实也，等语，与《灵》、《素》所言迥殊，细玩"以前"两字自明。《脉经》本不误，后人自误会耳！前人辨此者多，兹不备引，要惟杨上善《太素》注为独胜焉。

《千金》辨证

《千金》卷廿六菜蔬类，瓜子主治下云：一名白瓜子，即冬瓜子也，白冬瓜子味甘，微寒无毒，除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消渴。苋菜实主治下云：一名马苋，即马齿苋菜也，治反花疮。案：此两条，当是北宋修者所改。何以言之？瓜子乃香瓜子，其与冬瓜异物，人人所知，马齿苋之于白苋菜亦然。凡药名以马称者，皆言其大。经以白苋为主，而白苋大于糠苋，故称马苋，对糠苋之称细苋言，马齿苋既非一物，安得同条？若以同条言之，则是同物。而马齿苋之主治，何以与白苋大殊乎？孙系博学通人，必不若是之谬，缘宋以来，皆误认古人单称瓜者为冬瓜，又见其马字从同，遂以臆改。陶注亦以马苋为马齿苋而辨其异，犹无大误。呜呼！唐人旧说，被后人窜易者，可胜道哉！

君火相火辨

火之称君、相也，惟天有，然而人则否。何以言之？《素问》说少阴君火，主春分后六十日；少阳相火，主夏至前后六十日。与厥阴风木、太阴湿土等，同为天之六气。六气惟火、暑为时最长，故分其纯者为君火，烈者为相火。相火亦谓之暑，乃始温终热之义也，故曰惟天有。然至于人身，则左肾水、右肾火，即为诸脏腑所秉气液之源。无一脏无水，即无一脏无火，本与六气火暑之别于四气者不同。论其源委，心亦资源于肾，安得以心为火中之火而君之，肾为水中之火而相之？且心之为火、肾之为水，不过配合五行之位如此，岂谓火结成心、水结成肾乎？心之称君，特十二官比例如此，其为五脏之一则同，然犹有经可据也。至于肾之称相，并无所出，尤不可也。且五脏既皆有火，除心为君外，于分皆为相，何得专以相之称属肾乎？况心肾既皆有液，则皆为水，何以无君水相水之称乎？可见《六元正纪》之说，断断不可移之人身者也。此等混蒙话头，不可不辟，不辟则道之真者不见。相沿既久，至有以欲火当相火者。噫！医道之难言也。昔徐灵胎曾著《君火相火论》，专论肾火之不合称相，而其义犹未尽当。又移《六元正纪》之说于人身者，宋成聊摄已不免有之，然其是非正不难辨。若云天之二火，可移以论人，则必手臂内侧后廉及心脏皆专有温气，手臂外侧及三焦皆专有热气而可；推之余四气，将谓足经外侧后廉及膀胱皆专有寒气乎？足经

外侧前廉皆专有燥气乎？其不可也明甚。而承讹袭谬，日以加剧，盖由《内经》之学，浅尝者多，深思者少耳！

龙雷之火辨

余素不信“龙雷之火补阳则消”之说，后阅叶桂《景岳全书发挥·本草正》，乃知有先我言之者矣。其言曰：今医家每言龙雷之火，得太阳一照，火自消靡。此言甚是悖理。龙雷之起，正当天令炎热，赤日酷烈之时，未见天寒地冻，阴晦凛冽，而龙雷作者。则知仍因阳亢，而非热药所能治也。若用热药，乃戴阳、格阳，阴极似阳之症。此处尚要讲究明白。按叶说甚当。考龙火得水而燔，遇湿而焰之说，本始于王太仆《素问·至真要大论》注，不过借以形大热之气，不可以寒折之，折之以寒，而热愈不得泄，势必铄尽气血而死。注中所以有物究方止之喻也。至真要篇前列六气，后列治法，则此注当指感症言。如伤寒在表，身热如灼，反宜桂枝之热，不宜石膏之寒，故经文此下有反治云云。义止如此，无俟深求。今因叶说，推原及之叶书，系道光时，其五世孙所刊者。此言在第四卷中。

甘草粉蜜汤方白粉辨

白粉，说者谓即铅白粉。泉谓经处此方于已服毒药后，是因毒药不效而改治。若铅白粉，仍系毒药，何庸以毒继毒乎？盖此方与伤寒少阴猪肤汤方，皆粉蜜同用。成注白粉益气断利，明是米粉。以彼例此，义可知已。考《外台》治一切药毒方：甘草三两炙，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内粉一合，更煎三两沸，内蜜半两，分服以定止。《千金翼》治药毒不止，解烦闷方：甘草二两炙，白粱粉一升，蜜四两，煎服法与《外台》同。泉据此经为说，粉为米粉无疑。且经云毒药不止者，谓药毒伤其胃气，故蛔动不止。若作毒药杀虫解，则岂甘草粉蜜之甘和，功反过于毒药，而毒药所不能杀者，杀之以平药乎？必无此理。仲景书文义简奥，有当即症求方者，有当即方求症者。余作此篇，即方求症也。

《金匮》水萇菪辨

水萇菪，不见于他书。《本草经》有萇菪，云苦寒无毒，通神见鬼，多食令人狂走，与此经大同，其言无毒则反。《纲目》直引此经于萇菪下，意谓水萇菪即萇菪也。但萇菪非菜类，又希用，仲景缘何虑其误食？李氏必误。考《百一方》云：菜中有水萇，叶圆而光，生水旁，有毒，蟹多食之，人误食之，狂乱如中风状，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其论全据此经，而云水萇是。经文“萇”读如艮卦之艮，“菪”字衍也。水萇似水堇，堇为菜属，故云菜中有水萇，以其似堇，故著误食之戒，《百一》所据当不误。且经于上节言钩吻似芹，误食杀人。说者谓钩物似毛萇，此节光萇，正与上反，皆为食芹者辨其似。下节言蛟龙病，又为食芹者洁其治。数节皆特明芹之禁忌，则非萇菪明矣。此种亟当削正而自明已，然无人议及于此，叹读书之难。

常蜀截症辨

古治中暑用脑、麝，而治症用常、蜀，法异意同。何以言之？无形之暑气痹着膈间，蒸痰结固，既非表寒可汗，又非里实可下，必须气烈开提之药，直达病所，追逐其痰，斯无形者失所恃而去。症须常、蜀，犹暑须脑、麝也，但浅深之别，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尚知遵古，独于常、蜀，佥谓其截症酿变。然余目验苏州、吴江、震泽等处，其俗呼常山为甜茶，遇症发辄采鲜者一大把煎服，皆轻者止、重者减，未闻有止后变生者。余踵用其法亦然。夫截之为言，堵塞也。药之能堵

截病由者，必其性涩壅，足以遏住经络，斯留邪而酿变，非常、蜀开提之性所及也。为斯说者，盍观《外台》、《圣济》各集汉魏以来千余年诸治疟名方几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八九。

瘪螺痧辨

光绪纪元之十一年夏秋，有疫盛行于大江之南，其症恶寒、四逆、头疼、体酸、短气、汗出，或吐泻，湖中死者日数十人。人以其指头之肌之陷也，谓之曰瘪螺痧；又以其半日辄死也，亦曰六时痧、曰子午痧。嗣后间数岁或一岁辄复行，至今十年未已。客有问余者曰：何气使然也？古人亦言之否？笑应之曰：天止六淫，人止五志，病虽百变，不出两端，自仲景著论而后，至于唐宋而降，治法备矣。循途守辙，弗之有误，医者之能事毕矣，然而人以为数见不鲜也。其黠者因摘古人之所略，矜言创获，以新一时之耳目。故于热病必称白痦，曰此古书所无也；子喉风必称白喉，曰此古书所无也。如此方可动人听闻，把持由我，而其术易行。呜呼！巧则巧矣，抑思其所用方，果能外古人治热病与喉症之方乎？吾知其名可改，其法不可改也。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其正名自在古人论中，所传治瘪螺痧十余味一方及雷公散，皆古人治霍乱及暑月中寒之常法，何奇之有？吾子徒受人愚耳！每见虚弱人手浸冷水久，或猝遇大冰雪，皆令螺瘪，何独为痧异？其痧而死也，死于汗，死于泻，非死于瘪螺。不死于瘪螺，即不言瘪螺也可。

驳　元　阴

近徐灵胎砭赵养葵之改太极也，曰人身有元阳无元阴，大哉言矣！人身如天地，元阳犹《易》之太极；元阳动而为阳，静而为阴，犹两仪也。惟元阳动而为阳之阳，方可以阴字对之；若元阳则无可与匹者，安得有元阴？夫元阳所息曰阳，所消曰阴。阳者扬也，言元阳所发扬也；阴者隐也，言元阳所隐藏也。不观之十二辟卦乎？息则为阳爻，消则为阴爻。阳爻作一象，元阳之实之也；阴爻作一象，元阳不在而位虚也。贵阳贱阴，职是之故。故谓人身有阴则可，谓人身有元阴则不可。至于治病，亦一以元阳为主，元阳虚则培之，亢则抑之。明乎此义，而阴阳二字始得其解。吾于国朝诸医，不能不推尊洄溪一老。

驳吴喻二家说温疫之非

泉昔著《温疫说》，以证其自时气来，复慨吴又可、喻嘉言之惑人也，而为此驳。吴、喻之言曰：温疫感受，异于伤寒，异于温热，又异于非时寒疫，是天地间另有一种戾气为之。夫谓温疫异于伤寒、温热，与伤寒例合可；谓温疫异于非时寒疫，与例不合，而合犹可例文以温疫即寒疫之变；至谓另有一种厉气，则例无此文，不可。天地间止有六气，其厚者即为厉气，厉气有毒，毒者厚也。此外果有另一种气，可与并列为七，何以轩、岐、鹊、景如此神圣，而无一字及之？原大兵荒后所以有疫者，非谓人尸混处之故，以人忧劳倍苦，则正气倍虚，非时之气易人，而为病易深耳！要其所感之气，仍是六气。天何尝特设另一种厉气，以困此身遭兵荒者乎？吴、喻不解例意，妄斥叔和。岂知仲景书赖叔和存，无叔和即无仲景也。

驳《临证指南》二条

叶氏桂《临证指南》一书，于温热、脾胃最精，似可为初学法。然其可议者不少，如温热类，以神昏为心包络病。考古说神昏属阳明，见于《素》脉解厥逆及《金匮》中风

等篇，而《灵》经脉篇释心包络经是动所生病，无神昏不知人之说，则叶氏之于经学可知也。脾胃类，则云阳明阳土，得阴始安；太阴阴土，得阳始运。夫以阴疗阳、以阳疗阴，似也。但胃若虚，自宜以阳药培之，仲景于伤寒下后诸治皆用干姜，义可见也；脾若虚，自宜以阴药培之，仲景于亡津诸治皆用人参，义可见也。自难执一而论。此二条皆徐灵胎所未及驳者，而误人也亦不浅。

十三科考

十三科有两说：大方家说寒一、内二、喉三、目四、疡五、伤六、金镞七、女八、儿九、痘疹十、针灸十一、祝由十二、符禁十三。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近王晋三《古方选注》皆如此。祝由家说并符禁于祝由，另立风科以足其数。考祝由无不用符禁者，符禁安得别为一科？中风之病千头万绪，自应另立，不可与内科混。且内科者，主饮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而中风之邪自外致，不自内生，不得属之内科。《史·扁鹊传》扁鹊至洛阳，贵小儿，即为小儿医；至邯郸，贵妇，即为带下医；至周，贵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夫耳目痹医，即风科也。则风科之自为一科也，由来旧矣。

《金匮》马刀考

注家皆谓马刀为疮，形长如马刀蛤。然经文与侠缨对举，侠缨以部位名，而马刀以形似名，俪语不类。马刀当亦部位之名，与侠缨相近。大约是颈侧腮肉，在耳之下，而略近于后，下当肩井之上，揣之曲肖马刀者。颈侧腮肉之名马刀，犹掌侧白肉之名鱼乎！取于物为假，亦古命名之例。夫生于侠缨之处曰侠缨，则生于马刀之处曰马刀。经之对举，义当如此。《千金》九痿篇以马刀瘿、马刀肩肿二症，与掖下肿、吻伤、四肢不举、喉痹、天牖中肿等，作一例文法。掖下、吻、肢等既是部位，则马刀可推。其尤著者，“马刀肩肿”四字，谓马刀与肩俱肿也。以《千金》证《金匮》，决然已。若疮形之长者，则与圆者何别，而必提出言之？且侠缨之疮未必无长，颈掖之疮未必尽长。又何以别之？详经意不问长否，苟生于颈侧腮肉间，总谓之马刀而已矣。

此篇专明《金匮》之马刀，若执是以概近世方书则否。愿用近世书者，勿引《金匮》也。自记。

命门考

《难经》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案《铜人》任脉有石门穴，一名精路，一名命门，一名丹田，在脐下二寸，三焦募也。其旁有足少阴四满二穴，一名髓府，去腹中行一寸，足少阴、冲脉之会，是男子之精藏于脐下二寸也。又关元在脐下三寸，左为胞门，右为于户，去腹中行二寸五分，为足少阴、冲脉之会。《病源》卅八，胞门、子户主子精，神气所出入合于中，黄门、玉门、四边主持关元，禁闭子精。关元主藏魂魄，妇人之胞，三焦之府，常所从止，是妇人之胞系于脐下三寸也。以此推之，精宫高于胞宫一寸，非同一穴，且命门在十四椎下，去二穴远，当是《难经》混称之故耳！其称命门者，名同实异也。男子精自石门离宫，至横骨约四寸而出于玉茎，能射者为有力，不能射者为无力。其与女子交，则茎头当女子中极之下，龙门之次，其泻精正当关元，旁当胞门、子户。故《病源》有胞门、子户不受男精之论。《千金》云：进火之时，当至阴节间而止。《外台》云：下精时人玉门半寸许为佳。此茎头当龙门之证。

胞门龙门玉门考

《脉经》带下有三门：已产属胞门，未产属龙门，未嫁属玉门。案已产之带，由胎育来，其属胞门易晓；若未产即已嫁，其带应由房室来，而属龙门；未嫁之带，应由邪思来，而属玉门何故？考胞门在关元旁，去脐三寸，再下一寸为中极，一名玉泉，其下有龙门穴，内当交骨孔中。《千金》云：龙门在玉泉下，女子入阴内外际。《翼》云：龙门是阴中上外际是也。女子伤于丈夫之病，多在龙门。何以言之？《千金》云：进火之时，当至阴节间而止。盖谓阴内交骨节间也。《外台》云：下精时入玉门半寸许为佳。盖玉门内半寸许，正当交骨孔间，与男子交时，龙门以屡开而伤，故已嫁之带属此。玉门即阴门，在交骨间，无穴。若未嫁，龙门尚未经开，其因邪思而致营热者，止为病在经络，玉门亦经络外候，故未嫁之带属此。《脉经》分别绝精。又案《病源》云：胞门、子户主子精，神气所出入合子中，黄门、玉门、四边主持关元，禁闭子精。彼论三门浅深同此，则黄门当即龙门。以穴言称龙门，以门言称黄门，各有当也。妊娠为夫所动，则龙门伤，不能持关元，即致胎堕，故《千金》、《外台》诸书治胎落，有灸龙门者。

白虎病考

唐宋人论白虎病，证治不一，猝不易晓。以泉考之，其别有三。一为年神。《病源》卷四十八云：太岁在卯，即白虎在寅。准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儿有居处触犯此神者，便能为病。其状身微热，有时啼唤，有时身小冷，屈指如数，似风痫，但手足不瘛疭耳！又《外台》卷十三，苏孝澄云白虎病，妇人因产犯白虎，丈夫因眠卧犯白虎，其病口噤，手拳，气不出是也。一为粪神。《证类本草》云：白虎鬼古人言如猫，在粪堆中，亦云是粪神。今时扫粪，莫置门下，令人病此。陈藏器云治法，以鸡子揩病者痛处，咒愿送著粪堆头上，勿反顾，不过三次差。白虎是粪神，爱吃鸡子也是也。今湖俗名此曰送客人。但古为白虎设，今则沿用而忘所自耳！一为历节风。以其百节皆痛，昼差夜剧，如虎之啮，故名。亦见《外台》。近世谓之白虎历节，治属风家。白虎病须别此三者，斯知古论有条不紊。

羊胫骨考

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方》卷七追命散方，治妇人血症，方中有羊胫炭，云即炭中圆细紧实如羊胫骨者，取三四寸，却作十余段，别以著灰同烧通红，淬入醇酒中，如此七遍，烘干为末半两。案《纲目》炭火、羊胫骨下，皆不载此方。独《苏沈良方》小儿吞铁方，剥新炭皮为末，调粥服，炭屑裹铁而下云云，与《谈野翁方》误吞铜铁，以羊胫骨烧灰，煮稀粥食，神效云云正合。而《纲目》卷五十二，采谈方乃入羊部，不云即炭。他书亦未有言羊胫骨如朱说者，则讹以传讹久矣。

四十难义疏

四十难：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声，肾主液。其义难明。泉拟为之疏曰：气之蕴借而征者为色，其发越而透者为臭，其搏击而出者为声，其团聚而流者为液。阳气者升于东，升者阳之始也。尚被阴蒙，不得遽出，蕴借于中，而征中外，则为色。东位肝，故肝主色。阳气者极于南，极者阳之泄也。盛阳充满，发越子上而为臭。南位心，故心主臭。阳气者衰于西，阳消则阴长，阳不胜阴，反受其烁，则震荡而不靖，于是乎有声。西位肺，故肺主声。阳气者伏于北，伏

者团聚而不散，则酿之蒸之而液生焉。北位肾，故肾主液。阳气者和于中央，和者阴阳平。阳主气，阴主质，气与质合而味生焉。中央位脾，故脾主味。五主之义如此。

订正《素问·通评虚实论》经文并补注

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实脉满，是谓重实。

尺肤候周身之寒热。今云大热病，则尺实可知，故下文重虚一段，以尺虚对说。

经络皆实者，是脉急而尺缓也。

今本"脉急"作"寸脉急"。案注脉急，谓脉口急也，是王本原无"寸"字。脉谓脉口，统三部言。尺谓尺肤。候经在脉口，候络在尺肤。后人误以尺缓为切法，因别脉急为寸脉急，而衍"寸"字。若经本有之，注不得截去之。

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热而尺寒也，秋冬为逆，春夏为从；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寒涩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今本脉热、脉寒涩"脉"下皆有"口"字。盖涉注中脉口热、脉口寒而误衍，今从《脉经》削正。上文脉急而尺缓也，亦无"口"字。

何谓重虚？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

今本脉虚、气虚作"脉气上虚"。今从林校正。案重虚即重实之反，则当脉症亦反。脉虚反上脉满；气虚反上气实；尺虚反上大热病，以尺虚则身无大热可知也。王注言尺寸俱虚，详其词旨，正释脉虚、尺虚，则王本原不误。

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

注：寸虚则脉动无常。"寸"字乃"气"之误。气为脉气。明经文脉虚之"脉"，专谓寸口，尺虚之"尺"，专谓尺肤，而气虚之"气"，则统谓尺寸运行之气，义深且当。杨上善以膻中不足释气虚，终不若王氏之精也。此注与上注尺寸俱虚相印，欲人互推以见义。写者误"气"作"寸"，则难通矣。易一字义了。

尺虚者，行步恇然。

行步恇然者，寒慄不能自持之状。盖尺肤本候周身，尺虚则必身寒，与上文重实之大热反对。缘经不质言而形容之，故浅人不得耳！今因注略，故补明之。

脉虚者，不象阴也。

注：不象太阴之候也。何以言之？气口者脉之要会，手太阴之动也。详王意，读象为像。《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

寒气暴上，脉满而实。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实谓气实也。寒气暴上，则尺虚可知。上文重实、重虚二端，谓尺、气、脉三者之各极一偏者，此节谓气、脉二者，如上重实而尺独异者。

脉实满，手足寒，头热，春秋则生，冬夏则死。

此节承上脉满实，而言其有寒有热者。

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如是者，从则生，逆则死。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此气实而脉虚、尺虚者。此经明言尺涩，而以从、逆并言，见尺涩亦有手足温者。可证上文手足寒为气虚，非尺虚，而脉实满、头热，为脉实、尺实也。

消瘅，脉实大，病久不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今本脉实大病久下无"不"字。详注云：久病气血衰，脉不当实大，故不可治。是王本原有"不"字。巢氏《病源》云：消瘅之脉，实牢大者死，细小浮者死。巢说正据此经。而云实牢大，云细小浮，则经"坚"字当在"大"字上无疑。且经文是帝问消瘅虚实，则岐伯当明实脉、虚脉以对之。实坚大是实，悬小正是虚，问答相符。不当反列"坚"字于悬小，致令虚实相乱。浮即悬，牢

即坚。

校正《灵枢·经脉篇》经文

起于大指次指之端。

《脉经》此下有“外侧”二字。案：经于诸指端，皆不言何侧。然以穴求之，则《脉经》亦得。

入肘下廉。

《脉经》“入”上有“上”字，两通。“下”作“外”。案：阳明行身之前，不应入肘下廉。本经肘髎穴，正当肘外廉，不在下廉，当从《脉经》改正。

从缺盆上颈贯颊。

《脉经》“盆”下有“直入”二字。案经于脉之从此伏行者，通谓之入。本经自巨骨至天鼎无穴，明系缺盆上颈之次，是伏行也。若如今本，似缺盆以前浮行而上颈，于经隧穴道不合。

入下齿中。

《脉经》“齿”下有“缝”字。马注及卷三寒热篇注引皆同，是明时经文尚不误。

颈肿。

《脉经》“颈”作“颃”。案：《素·至真要大论》少阴在泉，民病齿痛颃肿。新校正引《甲乙经》亦作“颃”。盖目下曰颃，本经脉挟鼻孔，正当目下，故有颃肿一症。若缺盆上颈之次，脉已伏行，不得复有肿症。

起于鼻之交頞中。

《素》五脏生成、平人气象注两引皆无“之”字。案：有“之”字则似，“交頞”二字，为脉次之名。详马注云：起于鼻之两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于頞中。则经原不衍。

上入齿中。

《脉经》作“入上齿中”，与手阳明入下齿中相对。案：上齿属足阳明，下齿属手阳明，经有明文。若混言齿中，则上下莫辨。且本经自鼻至齿至口，明系下行，何得云上入？

起于胃口，下循腹里。

《脉经》“口”字在“下”字之下。《素·五脏生成》注引同。马注亦云：起胃下口，循腹里。则经本不误，传写倒之。

以下髀关。

王注《素·五脏生成篇》引无“关”字。

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

《脉经》“廉”作“膝”。“别”下有“以”字。案：本经自中指内间分支至外间，不得云下廉。马注正作下膝，则经文本不误。盖上一支入膝髌中，此支不入髌中，而从膝浮行下三寸而别也。“以”字依此篇通例应有。

善呻数欠。

《脉经》“呻”作“伸”，盖以善伸数欠为一症也。《礼记》云：君子欠伸。若呻为肾病，不应属胃。

则恶人与火。

《素》脉解及阳明脉解“则”下皆有“厥”字，义长当补。

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

《脉经》“欲”字在“动”下，属为句，无“塞”字。《素·阳明脉解》同。盖古本《灵枢》如是。且《脉解》不释“心动”二字，是上属“惊”字为说。

甚。

《素·脉解》于“病至”作“甚”，“甚”作“病至”，与此互异。释经文当从脉解改正。盖“闭户牖”以上，为卫气自虚之症；“上高”以下，为卫气大实之症。实者病也。如今本则不可通。

口喝唇胗。

《脉经》“胗”作“紧”。案口喝属筋病，与脉病不干。“喝”当为“瘸”，谓口生瘸疮，与唇胗同为疡症。喝本俗书，古无口旁，此经原文必作曷，盖即瘸之省，浅人误认之耳！紧即瘨之假，谓唇疮胗紧，两通。详余所撰《证原》中。

大腹水肿。

案此经皆论症状，不及病因，何独于此

言水肿也？《素·脉解》云：所谓客孙络，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彼文是释大腹肿，而无“水”字，亦可见此经衍也。写者以水气门中有大腹水肿之名，因致举烛之误。

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

《脉经》作“得酸与热，则快然而食”。泉案：“后”与“酸”偏旁相似；“气”或作“炁”，与“热”相似；“衰”与“食”下截相似。故致抵牾。

心下急痛。

《脉经》此下有“寒疝”二字，疑衍。

不能卧。

《脉经》作“好卧不能食肉唇青”八字。案：胃病则不能卧，脾病则好卧。以此论之，《脉经》是也。余义未详。

股膝内肿。

《脉经》“肿”作“痛”，义长。案：肿，卫病；痛，荣病。所生病下，不应错出卫病之症，当从《脉经》改正。

出肘内侧两筋之间。

《脉经》“筋”作“骨”。

入缺盆。

《脉经》此下有“向腋”二字，义匪。

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

《脉经》“颊肿颈颔”四字作“颇颔肿颈”。案：《脉经》之文，合于脉道行次，当补“颇”字，改“颔”字。

下挟脊贯臀。

《脉经》作“下会于后阴，下贯臀”。案：本经所生病中有痔，痔为后阴病，经有生于后之阴症，必有会于后阴之脉。本篇云：足太阳之正，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与《脉经》文合。此经不应脱去，此脉当从《脉经》改正。

头囟项痛。

《脉经》“囟”作“脑”，“项”作“顶”。案：以本经从巅入络脑论之，《脉经》义长。如马本则项痛一症，与下复，非也。

气不足则善恐。

《素·脉解》作“少气善怒”，是气不足，与善恐当平列，“则”字衍也。自饥不欲食以下至此，皆为气不足所生，何独一善恐也？当从脉解削正。

是为骨厥。

《脉经》“骨”作“肾”。

循胸中。

《脉经》无“中”字。案本篇通例，凡言循者，皆系浮行之脉。若胸中则为脉道伏行之次，当注云若入，不当云循也。经无“中”字，显然。马注亦无“中”字。

布膻中。

《脉经》“布”作“交”。案：马注亦作“交”。则经本不误，否则上言布，下言散，岂不义复。

以屈下颊至颃。

《脉经》“颊”作“额”。案本经从耳上角而下，自额至颃，其势顺；自颊至颃，其势逆。且经果有此回绕之脉，亦当云以屈下颊，复上颃，不得如是立文也。愈当从《脉经》改正。

下大迎，合手少阳，抵于颃。

《脉经》引此有二文：一作“上迎手少阳于巅”，一本与此同，但无“抵”字。案马注亦无“抵”字，则经本不衍，当削正。至“上迎手少阳于巅”，揆之穴道甚合。盖在阳白、眼窠、目窗、正营、承灵、脑空之次，于马本较备，必当从《脉经》改正。

入小指次指之间。

《脉经》“间”作“端”，义长。盖小指次指即无名指，非是两指，不当云“间”。

还贯爪甲，出三毛。

《脉经》“贯”下有“入”字。案“三毛”无义，依足厥阴经经文，当为丛毛。

颔痛。

《脉经》作“角颔痛”。袁校本作“头角痛，颔痛”。案：本经自颊车下颈，不及颔，

不当有颔痛一症。其支脉自目兑眦上迎手少阳于颔，必过额无疑，应有颔痛一症，《脉经》义长。至"头角痛"三字，即上"头痛"二字之异文，但三阳惟太阳居头之正，得专称头痛，少阳止经头角，自当云头角痛，不当混言头痛也。

循股阴入毛中。

《脉经》"阴"字在"入"字下。案本篇之例，或曰前廉、后廉，或曰内侧、外侧，内廉、外廉，从无以阴阳立名者。依例当云：循股内廉"，以上文已云"上腘内廉"，故省其文曰"循股"。当从《脉经》更正。

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

《难经》"则津液去"句，"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八字，作"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者"十一字。《脉经》同。"爪"字《难经》作"皮"。《脉经》与经同。"毛先死"《难经》与经同，《脉经》作"气先死"。案："津液去皮节"无义，《难经》为长。若爪则足厥阴之候，非手太阴之候，不当列此。即《难经》"皮"字，亦与上"皮伤"义复。以经文单承"毛折"二字推之，"爪枯"二字当为衍文。"毛先死"与"毛折"义复。以下四段经文例之，则作"气先死"为的，且与上"气不荣则皮毛焦"允协。又案：上文已云"皮毛焦"，此文复云"皮节伤"，何于皮独详也？古人恐无此重复文法。"皮节"当为"肢节"之误。"肢"古或作"支"，与"皮"形似，故误。

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鬐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

《脉经》"则脉不通"四字下有"少阴者心脉也，心者脉之合也"十二字。《难经》与经同。《难经》"鬐色不泽"作"色泽去"，无"鬐"字。案：以上下四节经文例之，则十二字当有。此十二字，是释经文以脉不通，候少阴气绝之故，无者传写脱之耳！"鬐"字衍。《素·六节脏象论》云："心，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是候心者当在面与脉。色不泽谓面色黑，与"故"字紧接，下若有"鬐"字，则谓鬐发之枯，非谓面色之黑矣。故其以下八字，接得上否？且鬐为手太阴之候，何得列此？

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

《难经》、《脉经》并作"则脉不荣其，口唇者"，义长。如马本则上下皆不圆，且舌为足厥阴之候，非足太阴之候，自是"口"字之误。

则舌萎。

《难经》、《脉经》并无"舌萎"二字。案：当从彼削正，义见前。

故骨不濡，则肉不能着也。

《脉经》"着"下有"骨"字。案：《难经》云"肉不著骨"，是。经文固有"骨"字。

则筋绝。

《脉经》"绝"作"缩"，义长。

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

《难经》、《脉经》"气"并作"器"。王注《素·诊要经终论》引亦同。《难经》无"脉"字，义长。

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

《脉经》"急"上并有"缩"字，《难经》同，义长。《难经》无"唇青"二字。案：唇为足太阴之候，非足厥阴之候，虽青色属厥阴，而此篇通例，皆纪经不纪色，其为衍文无疑。

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

《脉经》"腕上"作"腋下"。"间"字下有"别走阳明，其支者"七字。案：列缺穴在腕间寸半，不在腋下，疑《脉经》误。意者其正络出腋下，其支络之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者，乃为列缺欤！然鱼际与列缺位不相当，阙疑可也。案：以他络例之，别走太阴，当从《脉经》次于此。

取之去腕半寸，别走阳明也。

《脉经》"半寸"作"一寸半"，无"别走阳明也"五字。案考古针灸家说，列缺穴在腕间寸半，于此知经文误倒也，当从《脉

经》改正。《脉经》"别走阳明"在"腕上分间"下，故于此无之。

虚则为头强。

《脉经》"头强"作"烦心"。案：手心主脉并无至头者，不得有头强一症。且头强是项筋所生，当属足太阳，列此非也。若"烦心"，则于经"络心系"三字允协，当从《脉经》改正

去内踝五寸。

《脉经》"踝"下有"上"字。案：据马注，则经文本有"上"字，今本传写脱之耳！

实则挺长。

《脉经》"长"下有"热"字，义长。

读《经脉篇》书后

此篇书例：以经所从始曰"起"，以连本经之脏腑者曰"属"，以本经表相表里之脏腑者曰"络"，由此适彼曰"循"，自下而上曰"上"，自上而下曰"下"，过乎他经曰"行"，过乎肢节之旁曰"过"，穿乎其中曰"贯"，并乎两旁曰"挟"，彼此相互曰"交"，巡绕四边曰"环"，直达其所曰"抵"，自外至里曰"入"，本隐忽见曰"出"，直行曰"直"，平行曰"横"，半横曰"斜"，两支相并曰"合"，一支而歧曰"别"，疾行往聚曰"趣"，去此复回曰"还"。

《内经》中句斟字酌，无过此篇，仿佛《禹贡》山脉水道书例。惜乎马元台辈，未能一一注明也。且此篇与《经筋》、《卫气》、《营气》及《素问》所载阴阳大论诸篇，皆古之奇文，当熟读而精通之。而此篇叙营卫各病之原尤切要。故既校其文，复书其书例于后。

读仲景书书后

读仲景书，而穷源于《灵枢》、《素问》，人知之；读仲景书，当竟委于《千金》、《外台》，人不知。盖《千金》、《外台》之视若僻书也久矣。抑思仲景之书，其文简，其义隐，其症略，其方约，其药省；除伤寒桂枝、麻黄、柴胡、四逆等汤症反复辨论外，大抵为后学发凡起例，未暇致详，墨守其书无益也。惟《千金》、《外台》两书，根柢仲景而推衍之，集九代之精华，成千秋之钜制，元关秘阖，发泄无遗。若能从此上溯，而于其参互合并、厘析移易、变通脱化之处，以意逆志，斯仲景之症类赅、方用神、药例见，久之可以窥其堂奥矣。况有逸论逸方，足补王、林王，王洙；林，林亿，俱北宋人之本缺；古说古义，堪砭成、赵，成，成无己，宋人；赵，赵良，元人之传讹。学者舍是，其何以问南阳之津哉？夫儒家文宗韩、柳，诗宗李、杜，经义宗陆、孔，书法宗欧、柳，皆唐法也，则唐人之守先传后可知也。惟医亦然。

《伤寒论》跋

仲景书之以伤寒名也，仲景自题之；仲景书之为伤寒作也，仲景自序之。而议者必曰此兼论温热也。何以其书于大书中风、伤寒、风温三条外，但屡言中风若何，伤寒若何，不更言温病若何，热病若何耶？是明明为伤寒尽其变，而特以风温备其例，如泉前篇所云也。议者又执书中有治热方以为难。夫骤而观之，寒药诚若与寒病乖，第思寒之直中于里，可暖之以辛、附；寒之甫受于表，可宣之以麻、桂。若寒已入里化热，而后既格于辛、附之暖，又碍于麻、桂之宣，则舍膏、知、芩、连，将何所用？此时之不得不与温热同治者势也，而所治之病仍从伤寒来，不自温热来。夫伤寒与温热之始异终同，譬如风、寒本异，自一过少阳，则概从柴胡论治，更无区别。倘于斯时指之曰风本与寒同一法也，其为讲伤寒者所许乎？故谓仲景方可治温热则是，谓仲景书兼论温热则非。夫两间药物，止有此数，伤寒已成里热，固宜凉平，

温病苟挟表寒，亦资温散，圆机活相，非可以口舌论也。

《伤寒论》例跋

仲景列四温脉法外，于冬温则仅举其气，湿温则并无其目者，以仲景书以伤寒名，必温之兼寒者，始论及之。若冬温则但温无寒，湿温则兼湿而非寒，例不得入此书，故不论及。其痓湿暍篇之湿，虽自湿来，要与湿温全不相似。湿温脉证，自在《难经》、《脉经》中，不可混指也。且仲景于湿已明云与伤寒相似，故此及之。相似者，谓其体痛也。其篇首又云宜应别论，以明其体例之不杂，可谓严矣，安得以湿当湿温，强配《难经》伤寒有五之言乎？又论文于四温前云，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而于四温后云，以此冬伤于寒，变为温病，病之传变、方治如说。两文骤若牴牾，必如余说方合。盖冬温所以受而不发者，亦以其有正气之寒束之故也。《灵》、《素》止有冬伤于寒之温，而无冬中于温之温，正以后束之寒，统于专受之寒，词虽融浑，而义特引申。学者必知此，而后仲景此文及《病源》、《千金》、《外台》诸言春温者，始一一了然矣。

《伤寒论》痓湿暍篇跋

仲景以风、湿、寒、暑四气为感症之大数，既自以《伤寒》著其论，以名其书，而不辨夫风、湿、暑之为病若何，即无以明己之独为伤寒设，于是又出类伤寒之论。首列痓，次湿，次暍，若恪循风、湿、暑之序，而汇为一篇。其所谓痓者，即风家之专病也。《千金》云：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为痓。于此知痓病虽有自伤寒变来者，要自有其正主。推之湿、暍，义亦复然。所谓与伤寒相似者，谓其形证之似，非谓其感受之似也。其形证之似，则痓之恶寒，湿之体痛，暍之恶寒发热是也。此篇之旨，与平霍乱、平呕哕等篇不同。彼数篇所列之病，虽亦各有正主，第正主之初起，绝不似乎伤寒。且凡风、湿、寒、暑四气所致皆得有之，故但择其关于寒者为论，以尽寒病之发，不必皆始于恶寒发热也。其始于恶寒发热，若痓、湿、暍三者，反不自伤寒来，则各列正病区而别之，曰太阳所致痓、湿、暍三者，宜应别论。夫曰"应别"，则《伤寒论》之专为寒，固可知已。向尝谓仲景为寒因尽其变者以此。

《伤寒论》太阳篇跋

《伤寒论》太阳篇，大书寒因三条。先中风者，是于有寒有热之邪据其一端言；次伤寒者，以寒之正言；终温者，则以热而兼寒之病，就其所兼言。寒因必列此三者而始备。温与风温虽殊，其为不即发而名温则不殊，故合为一条，而统冠之以太阳病。太阳病则头项强痛矣，以其因寒乃发，故有此证。其文法先言温而后以风温隶焉，何等谨严！夫热而兼寒，自当以温为主，不以所兼为主，故但列脉症于此，以后更不言温病若何，风温若何，如中风、伤寒之必屡屡言之也。义例自分轩轾，不得执是而谓其兼论温热也。若中湿之体痛，中热之恶寒，则皆以其形似伤寒，而因于湿、因于热皆非寒也，与大书之三条悬绝，故另出辨之，不与中风、伤寒、温病同篇。观其分合，可知其指矣。或据《难经》伤寒有五之文，派入此书，遂以湿温当中湿，而不顾阳濡而弱、阴小而急之脉，与沉而细者不合；以热病当中热，而不顾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之脉，与若微弱、若弦细、若迟者不合。岂知《难经》是约举其类，配合成论，视专为寒因尽其变者，其精粗不可同日语乎！

读《金匮》书后

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以明伤寒初起及伤寒杂出之病。后人宝藏之，改题曰《金匮玉函方》。是以《外台》引之，概称张仲景《伤寒论》，于原书摘称二字者，犹《肘后备急》单称《肘后》，亦引证家之一例。《证类本草》引之，概称《金匮玉函方》，一从其初，一从其后也。当时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删本二：其一，就原书逐篇删存要略，并为三卷，题曰《金匮玉函要略方》，后为仁宗时王洙所得；其一，就原书删杂病以下等卷，存脉法、六经及治法、诸可不可等十卷，题曰《伤寒论》，而削"杂病"二字，即今本《伤寒论》也。此书行而删余之卷亡，十六卷原书不可得见矣。故林序云：张仲景为《伤寒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也。林氏又以《伤寒论》十卷，校《金匮玉函要略方》，知其上卷伤寒文多节略，至中、下卷杂病及方疗妇人，无本可校，虽有节略，不能的知。以《脉经》卷七、八、九校之，知其是节略。断去上卷，分中、下二卷为三卷，改题曰《金匮方论》，即今本《金匮要略》也。自是以来，不可复合矣。吁！唐宋人于仲景书任意分并，其不绝仅如线耳。近又移第其文，以就己意，考古者宜何如珍惜也！

《研经言》终

医学读书记

〔清〕　尤在泾　著述

《医学读书记》提要

清·尤怡著。怡，字在泾，别号饮鹤山人，苏州吴县人。徐洄溪序刊。先生读书好古君子也，键户潜修，不慕营利，沉酣典籍，其所著《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金匮翼》等书，已载第六七集各提要中付刊，兹不复赘。是编从读书所得，随笔记录，阐灵兰之秘、接长沙之源，含英咀华，锻年炼月，出其余蕴，成《读书记》三卷，《续记》一卷，附《医案》三十一条，简而精，微而显，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诚医家之实录，兹从行素草堂刻本，重校圈点之。

徐　序

文中子云：医者，意也；药者，瘉也。谓先通其意，而后用药物以疏瘉之也。善哉言乎！医理在是矣，而意之通实难。泥一成之见，而欲强人之病以就吾说，其患在固执；好作聪明，而不穷究乎古人之成书，是犹兵家之废阵图，法吏之废律令也，其患在不学。由前之说，在不能用意；由后之说，在误于用意。夫然以不学之人，与不通之识，而又炽以忮同列，竞名利之心，以此用药，其不致抱薪而救火，持水而投石者几何哉！语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盖为此也。尤君在泾，读书好古士也，而肆其力于医，于轩岐以下诸书，靡昕夕寒暑，穿穴几遍，而以己意条贯之。其间凡有所得，笔之于书，日月既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克，察四气之温严，审人事之阴阳虚实，与夫药性之君臣佐使。凡成书之沿误者，厘而正之；古人纷纭聚讼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读古人之书，斯能善用古人之书，不误于用意，亦不泥于用意，于长沙氏之旨，庶几得之，可谓通其意矣。抑吾观太史公之传扁鹊也，云长桑君以禁方尽与之，忽然不见，后遂能生死人，其说近于鬼物，其人不可再得；而其传淳于意也，谓得禁方于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是多读书而通于意者。扁鹊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如淳于意者斯可矣。尤君之学不知于古人何如，然多读书而通以意，是闻古人之风而兴起者，由此书以治病，当不贻讥于人费也夫！

乾隆四年己未春三月松陵徐大椿灵胎叙

鲍　序

昔陶元亮自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忻然忘食。昌黎进学解则云：记事者必提其要，积诚生悟。古今人不相远也，即医学亦何独不然。吾郡尤在泾先生，读书好古君子也，键户潜修，不慕荣利，沉酣典籍，更邃于医。其所著《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金匮翼》诸书，皆能阐灵兰之秘，接长沙之源；吸英吐华，锻年炼月，出其余蕴，成《读书记》，简而精，微而显，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其足以嘉惠后学者，法乳所溉，瓣香到今。夫稚川之论名医胚胎良史贞白之撰别录，辅翼本经。方之古人，殆不多让，无惑乎烬余之简，历久弥新，径寸之函，先睹为快。吾友谢君桂生，多学而精医理，尤氏诸书，尤其服膺而深有得者，慨是书锓版无存，借录易舛，详加校正，付剞劂氏，俾稽古之士，读是记而并读先生全书，读全书而更能融贯古人之书，诚快事也。至先生文学德望，则诸书序文及家传具存，传中曾述先生句云：病来希逸春无分，老至渊明酒已捐，椰瓢松尘，挥洒自如，盖有出尘之胸襟，乃有济世之神术，彼挟名利之见者，讵可同日而语耶！抑闻之抱朴子读道德五千言，谓当一字一拜。吾尤愿读是记者，字字深思，时时玩索，忻忻然意有所会，陶陶然乐自无涯。秋水空明，则养生之妙谛也；春风和蔼，则活人之真诠也。嘻！微先生吾谁与归？

光绪十四年冬月后学鲍晟谨识

《医学读书记》目录

卷上

阳气阴气…… 575
四气…… 575
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575
天符岁会…… 576
六元正纪…… 576
《灵》《素》不同 …… 576
《素问》传写之误…… 576
《甲乙》之误…… 577
王注之误…… 578
心欲软肾欲坚…… 578
三阳在头三阴在手…… 578
脾气外绝…… 578
劳风…… 578
结阳结阴…… 579
胃脘痈…… 579
肠覃石瘕…… 579
肺消…… 579
四维相代…… 579
四肢不举…… 579
折髀…… 579
水液浑浊…… 580
厥…… 580
煎厥…… 580
气泄…… 580
疟…… 580
气痹精少皆能生寒…… 580
刺久病…… 580

卷中

风寒营卫之辨…… 581
寒邪六经俱受不必定自太阳…… 581
阳结阴结…… 582
纵横…… 582
战栗…… 582
热入血室…… 582
圊血…… 582
吐利烦躁四逆…… 583
亡阳无阳…… 583
绝阳…… 583
厥…… 583
厥热…… 583
三阴下症…… 583
桂枝汤…… 583
麻黄汤…… 584
大小青龙汤…… 584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 584
五苓猪苓…… 584
泻心诸汤…… 584
白通四逆…… 584
麻杏甘石汤…… 585
饮证类伤寒…… 585
简误…… 585
伤寒杂论…… 585

卷下

制方用药必本升降浮沉之理…… 587
五行问答…… 587
通一子杂论辨…… 588
喻氏春温论辨…… 589
柯氏《伤寒论翼》辨…… 590
宣明人参白术散方论…… 591
柴胡梅连散罗氏秦艽鳖甲散方论…… 591
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汤方合论…… 592
归脾汤方论…… 592
凤髓丹方论…… 592
小投杯汤方论…… 592
清暑益气汤清燥汤合论…… 592
方法余论…… 592

续记

寸口分诊脏腑定位…… 594
古方权量…… 594
火齐汤…… 594
蛲瘕…… 594
葱豉汤…… 594
枳实栀子豉汤…… 594
咸寒…… 595
酸苦涌泄…… 595
五症鬼气…… 595
疟…… 595
阴阳交…… 595
崩中下血…… 596
耳聋治肺鼻塞治心…… 596
噎膈反胃之辨…… 596
泻痢不同…… 596
温病风温温疫湿温温毒温疟之异…… 596
目赤肿痛…… 597
口糜…… 597
冷劳…… 597
热风…… 597
食咸头汗出…… 597
杂识…… 597
跋…… 599
附静香楼医案三十一条…… 600

医学读书记　卷上

清　古吴　尤　怡在泾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阳气阴气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盖阳之精如日，光明洞达，故养神；阳之柔如春景和畅，故养筋。

日月之行，不违其道；枢机之运，不离其位；阳气之动，不失其所。故曰：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又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阳气，天气也；阴气，地气也。天气不治，则地气上干矣。故曰：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出于地，而雨露降于天。地气不治，则天气不化矣。故曰：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盖天地阴阳，本出一气，阳失则阴不能独成，阴失则阳不能独化，自然之道也。人与天地参，故肺气象天，病则多及二阴；大小肠象地，病则多及上窍。仲景以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丹溪用吐法，治小便不通。岂非有见于此欤？

四　气

春气，少阳初升之气，阳方升而被抑，生气不达，则脏气内败，犹木郁则腐也。故曰：逆春气，则少气不生，肝气内变。

夏为盛长之气，心为太阳之脏。夏气不长，则心气不充，不充则内空若洞也。故曰：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秋气应收而反泄，秋真气不敛，燥反乘之，则清肃之化，转为郁燠之化也。故曰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焦满，犹烦满也。

冬气应藏而不藏，则少阴之经气不归，而肾中之脏气独沉。左氏所谓乱气张脉，外强中干是也。故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主气，应节候而分布，岁以为常者也；客气，随司天而递迁，六期而复始者也。而主客加临，有相得、不相得之异。如子、午年，初之气，主厥阴风木，客太阳寒水。二之气，主少阴君火，客厥阴风木；以水加木，以木加火，母来生子，为相得也。三之气，主少阳相火，客少阴君火；四之气，主太阴湿土，客太阴湿土。以火遇火，以土遇土，主客同气，为相得也；五之气，主阳明燥金，客少阳相火；以火加金，金畏火制，为不相得也。六之气，主太阳寒水，客阳明燥金；以金加水，金能生水，亦相得也。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矣。其有相得而亦病者，如水临金、金临土、土临火之属，以子临母，以下临上，所谓不当位也，故亦病也。然须合岁运强弱而论之。如甲子年，岁土太过，三之气为少阴君火，以火加土，则土益旺而无制，是虽相得而不相和也。庚子年，岁金太过，五之气少阳相火，以火加金，金有制而反和，是虽不相得，而不为病也。又如水临金、火临木之属，设遇金、木不及之运，则金得水而清，木得火而明，虽不当位，亦不病也。水临土、木临火之属，设遇木、火太过之运，则土得火而坚，火得木而燔，虽当位，亦病也。更有进者，太过之土，木不能制者，金反得而泄之；不及之木，水

不能滋者，火反得而养之；此天地生成之妙也。欲明运气之理者，其可以浅求之耶？

天符岁会

应天为天符，承岁为岁直，三合为治。天，谓司天；岁，谓岁支；曰应、曰承，谓岁运也。司天行天之气，岁支行地之气，岁运行气交之化，三者其气不必皆同，而亦有时而同者。如戊寅、戊申岁，戊为火运，寅、申又为相火，是以岁运而同司天之气，谓之天符。符者，同也，同于天也。如甲辰，甲戌岁，甲为土运，辰、戌又为土，是以岁运而同岁支之气，谓之岁直。直者，值也，值其岁也。又曰岁会，会者，合也，合于岁也。若己丑、己未岁，岁运之土，既同天气，又同岁支，谓之太乙天符，即经所谓三气并合为治也。夫气同者，其化同；其气异者，其化异。化同则有相助为虐之害，化异则有互相克贼之忧。然以不及之运，而得司天岁支之助，则不及之气转为平气，而气反治；若岁运太过，其气已盛，而复得司天、岁支之合，三气并治，其亢而害物，有不可言喻者矣。故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六元正纪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分列六十年运气、病治之纪，统论六气司天在泉之政，可谓详且尽矣。然而验之于事，合之于时，往往不能相符。且也一年之间，九州之内，有东南旱干而西北淫雨者，有西北焦槁而东南大水者，则九州分野，上应九宫，为地气之不齐也。且有宋元丰四年，岁在辛酉，涸流之纪，而河决大水，则气化胜复之异，胡源所谓岁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务德，故以湿胜，寒时则有泉涌河衍涸流生鱼，其变为骤注，为霖潦，名为少羽，而实与太宫之岁同者是也。是故五运六气之理，不可不知也，亦不易知也。而况古今度数之有差等，天人感召之有休咎。执而泥之，刻舟而求剑者也；废而弃之，亡筌而求者也。非沉潜之上，而具圆机之智者，乌足以语此！

《灵》《素》不同

六节脏象论云：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太阴，肾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阳中之少阳。而《灵枢》九针十二原云：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阴中之太阴肾也。按《素》以肝为阳者，言其时；《灵》以肝为阴者，言其脏也。《素》以肺为太阴，肾为少阴者，举其经之名；《灵》以肺为少阴，肾为太阴者，以肺为阴脏而居阳位，肾为阴脏而居阴位也。二经之不同如此。

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过为原，所行为经，所入为合。故本输篇云：膀胱出于至阴，为井；溜于通谷，为荥；注于束骨，为腧；过于京骨，为原；行于昆仑，为经；入于委中，为合。胆出于窍阴，为井；溜于侠溪，注于临泣，为腧；过于丘墟，为原；行于阳辅，为经；入于阳之陵泉，为合。胃出于厉兑，为井；溜于内庭，为荥；注于陷谷，为腧；过于冲阳，为原；行于解溪，为经；入于下陵为合。而《根结篇》云：足太阳根起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足少阳根起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足阳明根起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是以并、荥、腧、原、经、合之处，即一经所言，而亦有不同如此。

《素问》传写之误

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按“传”，当作“专”，言精神专一，则清净弗扰，犹苍天之气也。老子

所谓专气致柔；太史公所谓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班氏所谓专精神以辅天年者是也。若作“传”，与义难通。王注精神可传，惟圣人得道者乃能尔。予未知精神如何而传也？

因于寒、因于暑二节，丹溪重定章句，为是。

脉乍疏乍数者死，谓气乱而失常也。又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夫少阳气即未齐，其脉大小不同已耳！何至失其常度耳？按扁鹊阴阳法云：少阳之至，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大岂好异而云然哉！

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王氏谓“忘”当作“怒”，是。

解脉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眩眩然，时遗溲。又云：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怒。详本篇备举诸经腰痛，乃独遗带脉，而重出解脉。按带脉起于少腹之侧，季胁之下，环身一周，如束带然。则此所谓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者，自是带脉为病。云解脉者，传写之误也。

血温身热者死。按：“温”当作“溢”。夫血寒则凝而不流，热则沸而不宁，温则血之常也。身虽热，何遽至死，惟血既流溢，复见身热，则阳过亢而阴受逼，有不尽不已之势，故死。今人失血之后，转增身热、咳嗽者，往往致死，概可见矣。

立而暑解，治其骸关。“暑解”当是“骨解”，言骨散堕如解也。“骨”与“暑”相似，传写之误也。

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按营卫生会篇云：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夫阴方尽，何云未动？阳气方受，何云未散？疑是“阳气未动，阴气未散”。“动”谓盛之著，“散”谓衰之极也。

《甲乙》之误

《素问》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又曰：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此二段乃岐伯分答黄帝问脉，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昏不知人二语之辞。所谓阴气者，下气也。下气而盛于上，则下反无气矣；无气则不化，故腹胀满也。所谓下气者，即阴气也。阳气上盛，则阴气上奔，阴从阳之义也。邪气亦即阴气，以其失正而上奔，即为邪气。邪气既逆，阳气乃乱。气治则明，乱则昏，故不知人也。《甲乙经》削“阳气盛于上”五字，而增“腹满”二字于“下虚则腹胀满”之下，“则下气重上”之上。林氏云：当从《甲乙》，谓未有阴气盛于上，而又阳气盛于上者。二公并未体认分答语辞，故其言如此，殆所谓习而弗察者耶！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已。按“搏坚而长”者，太过之脉。心象火，而脉萦舌；心火有余，故病舌卷不能言也。“软而散”者，不足之脉。心者生之本，神之处；心不足则精神为消，如卑惕、遗亡、恐惧之类是也。“环自已”者，言经气以次相传，如环一周，复至其本位，而气自复，病自已也。诊要经终论云：刺中心者，环死。义与此同。“环自已”者，经尽气复则生；“环死”者，经尽气绝则死也。《甲乙经》“环”作“渴”，非。

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甲乙经》“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非。盖“上而不下”者，上盛而下虚，下虚则下无气，故腰足冷；“下而不上”者，有降而无升，不升则上不荣，故头项痛也。经文前二段是有余之病，故受病处脉自著；后二段是不足之

病，故当病之处脉反衰。按之至骨而脉气少，为腰脊痛而身有痹者，亦不足之诊也。经文虚实互举、深切诊要，自当从古。

王注之误

《素问》曰：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经脉沮弛，精神乃央。注云：苦性坚燥，又养脾胃，故脾气不濡，胃气强厚；辛性润泽，散养于筋，故令筋缓脉润，精神长久。按经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以五脏资生于味，而味过反伤五脏。此所谓"脾气不濡，胃气乃厚"者，由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胃亦不能输其精气于脾也；胃不输，脾不行，则津液独滞于胃，而胃乃厚。"厚"犹滞也，宁强厚之足言哉？"沮"，消沮也。"弛"，懈弛也。由辛散太过，而血气消沮，筋脉懈弛，精气衰及其半也，岂润泽长久之谓哉？以过为正，以伤为益，误矣！误矣！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精明者，两目之精光也。注云：明堂左右近目之穴，非是。下文云：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然则非目中之精明而何？

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发也。"灌汗"者，汗出淋漓，如以水灌之。谓肺气衰弱，故散而不收也。至秋肺金司令之时，其气自收，其汗自敛，而不复散发也。非寒水灌洗，皮密无汗之谓也。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高、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死。王注云："从"谓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也。然则经文何必更出"其从者"三字？按《玉版论要》云：男左为逆，右为从；女子右为逆，左为从。本文盖谓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于法为逆，然不暗、舌转，则受邪轻，故证虽逆而犹可治；若男子发右，女子发左，于法为从，然暗则受邪重，证虽从，必三岁乃起也，设逆而邪重者，必死不治。从而邪微者，奚待三岁而后起哉？

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盖西北寒束于外，而阳聚于内，故宜散而寒；东南阳泄于外，而阴伏于内，故宜收而温。非食冷、食热之谓也。

心欲软肾欲坚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盖心于象为离，肾于象为坎。坎之明在内，以刚健而行之于外，故欲坚；离之明在外，当柔顺而养之于中，故欲软。软者，必以咸；坚者，必以苦。咸从水化，苦从火化也。夫坎水润下，愈下则陷矣，故以行为尚。《易》曰：行有尚吉，往有功也。离火炎上，愈上则焚矣，故以畜为吉。《易》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也。然则所以坚之、软之者，固欲其水上、火上，而成心肾交通之妙欤！

三阳在头三阴在手

三阳外感，诊在人迎；人迎者，结喉两傍动脉，故曰三阳在头。三阴内伤，诊在气口；气口即寸口也，故曰三阴在手。

脾气外绝

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言脾虚气下，不为胃行精气，而与大肠驱糟粕也。人有不能食而数便利者，非脾去胃归阳明之故欤！

劳　风

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治之奈何？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

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矣。读此，可悟伤风不解成痨之故。劳风者，既劳而又受风也。劳则火起于上，而风又乘之，风火相搏，气凑于上，故云法在肺下也。肺主气而司呼吸，风热在肺，其液必结，其气必壅，是以俯仰皆不顺利，故曰当救俯仰也。救俯仰者，即利肺气、散邪气之谓乎？然邪气之散与否，在乎正气之盛与衰。若阳气旺而精气引者，三日，次五日，又次七日，则青黄之涕从咳而出，出则风热俱去，而肺无恙矣。设不出，则风火留积肺中而肺伤，肺伤则喘咳声嘶，渐及五脏，而虚劳之病成矣。今人治劳，日用滋养而不少益者，非以邪气未出之故欤？而久留之邪，补之固无益，清之亦不解，虚劳病之所以难治也。

再按《脉解篇》云：太阳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劳风之病，火在上而风乘之，风、火皆阳也；风性善行，火性炎上，非所谓阳气大上而争者乎？

结阳结阴

结阳者，肿四肢；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结阳，阳聚而实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实，则四肢肿也。结阴，阴气凝聚，不与阳气相通也。夫阳所以举阴气者也，阴无阳而独，则不复周流四布，有坠而下出耳！再结、三结，谓二阴、三阴并结不解，结愈甚者，下愈多也。

胃脘痈

人病胃脘痈者，诊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甚，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也。按人迎在头，趺阳在足，皆胃脉也。云当候胃脉者，谓趺阳也。趺阳脉不必沉且细，而今沉且细者，气逆于上，而下乃虚，下虚则沉细也。人迎甚盛者，气逆于上则上盛，上盛故人迎甚盛。夫气聚于上而热不行，胃脘壅遏，得不蓄积为痈耶？

肠覃石瘕

覃，延也，瘕肉蔓延，与肠相着。瘕，假也，假血成形，积于胞中。血积易去，故曰可导而下；瘕肉渐大，则消之非易，故曰状如怀子，久者离岁。

肺　消

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居上焦，而司气化。肺热则不肃，不肃则水不下；肺寒则气不化，不化则水不布。不特所饮之水直趋而下，且并身中所有之津，尽从下趋之势，有降无升，生气乃息，故曰："饮一溲二，死不治"。

四维相代

四维，四肢也。相代，相继为肿也。四肢为诸阳所实之处，相继为肿者，气候而行不齐也，故曰"阳气乃竭"。

四肢不举

玉机真脏论云：脾脉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灵枢》本神篇云：脾气虚则四肢不用；实则腹胀、泾溲不利。盖脾虚则营卫涸竭，不能行其气于四肢，而为之不举；脾实则营卫遏绝，亦不能行其气于四肢，而为之不举。九窍亦然。两经互言之者，所以穷其变也。

折　髀

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胃

土太过，而火复益之，腑阳独盛，脏阴受伤，则髀痛如折也。

水液浑浊

水液浑浊，有脾经谷气不化，湿热下流；亦有因肺金气衰，而便液停凝。盖肺司州都之气化，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未可执其“皆属于热”之一语而施治也。

厥

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故有风热小恙，而亦面赤、足冷者。如是则解外之邪，必靖内之气，设徒与表药，真阳随越，故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煎　厥

煎厥，即热厥也。火迫于下，气逆于上，为厥逆而热烦也。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者，言其精神散败，若土之崩，若水之放，而不可复收之、掩之也。

气　泄

心脉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气泄者，气随便失。脾肠之病，即气利也，乃火不足，而土受病也。

疟

疟脉缓大虚，调以甘药。凡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出必已。故初病脉不出者，多是气血壅遏所致，无用张皇，遽投温补，亦致败事。

气痹精少皆能生寒

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是人多痹气也。又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是故气痹、精少，皆能生寒，不必谓其定责阳虚也。

刺久病

刺久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取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愚谓此刺道也，可通药之用矣。以其病久入深，故必深内；以其阴气难得，故必久留。间日者，休其气也。调其左右，去其血脉者，调其未病之处，使血脉流通也。以丸药攻其病，以甘药养其正，且进且止，毋速其效，以平为期，药之道尽矣。

医学读书记　卷中

清　古吴　尤　怡在泾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阅校

风寒营卫之辨

风为阳邪而上行，卫为阳气而主外，以阳从阳，其气必浮，故曰“阳浮者热自发”。阳得风而反强，阴无邪而反弱，以弱从强，其气必倾，故曰“阴弱者汗自出”。

伤寒发热者，阳气被郁而不伸也；中风发热者，阳气被引而外浮也。郁者必发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汤所以兼阴阳、通合散为剂也。

仲景卫强营弱之说，不过发明所以发热、汗出之故。后人不察，遂有风并于卫，卫实而营虚；寒中于营，营实而卫虚之辨。不知邪气之来，自皮毛而至肌肉，无论中风、伤寒，未有不及于卫者，甚者乃并伤于营耳！郭白云所谓涉卫中营者是也。卫病而营和，则汗自出；营与卫俱病，则无汗矣。无汗必发其汗，麻黄汤所以去表实而发邪气也；有汗不可更发汗，桂枝汤所以助表气而逐邪气也。学者但分病证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且无汗为表实，何云卫虚？麻黄之去实，宁独遗卫？能不胶于俗说者，斯为豪杰之士。营卫本是和谐，卫受邪而反强，荣无邪而觉弱，邪正不同，强弱异等，虽欲和谐，不可得矣，故曰营气和者外不谐。

伤寒分立三纲：桂枝主风伤卫，麻黄主寒伤营，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其说始于叔微许氏，而成于中行方氏、嘉言喻氏。以愚观之，桂枝主风伤卫则是，麻黄主寒伤营则非。盖有卫病而营不病者，未有营病而卫不病者也。至于大青龙证，其立方之旨，因烦躁而独加石膏。王文禄所谓风寒并重，而闭热于经，故加石膏于发散药中者是也。若不过风寒并发，则麻黄、桂枝已足胜其任矣，何必更须石膏哉？

寒邪闭皮毛而郁阳气，是以发热而汗不出。麻黄、杏仁开肺气、发腠理。若桂枝、甘草，为辛甘发散之用也。风邪不能外闭阳气，而反内扰阴气，是以其汗自出。用芍药者，所以救其营也。书谓风邪伤卫，营未受病，与芍药以安营者，尚隔一层。

寒邪六经俱受不必定自太阳

伤寒传经次第，先太阳，次阳明，次少阳，次太阴，次少阴，次厥阴，此其常也。然而风寒之邪，亦有径中阳明者。仲景云：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又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是也。不独阳明、少阳为然，即三阴亦有之。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少阴初受寒邪之症也。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太阴初受风邪之症也。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此厥阴初受风邪之脉也。此二者，又与三阴直中不同。直中者，病在脏，此则病在经也。是以六经皆能自受风寒，何必尽从太阳传入；即从太阳传入，亦不必循经递进。海藏言之最详，兹不重述。

伤寒传足不传手者，寒邪中入，先着皮

肤，而足太阳膀胱之脉，在最外一层，故先入之；稍深则去皮肤而入肌肉，肌肉为足阳阴之分，故次入之；又稍深则在躯壳之内，脏腑之外？而足少阳之脉，正当半表半里之间，故又次入之。逾去表而之里，离阳而入阴，则三阴者，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邪气入之，先太阴，次少阴，次厥阴也。合而言之，阳主表而阴主里，表为腑而里为脏，故邪气在表，则足三阳受之，在里则足三阴受之也。手之三阳，虽亦主表，而太阳小肠、少阳三焦、阳明大肠，并从手至于头，位偏而脉短，不若足经之自下行上，纲维一身也。手之三阴，虽亦主里，然太阴肺、少阴心、厥阴胞络，并处上焦，不若肝、脾、肾之实居阴位也。是故手三阳经虽阳，而脉绌于表，惟足三阳为独主阳之表；手三阴脏虽阴，而位不处阴，惟足三阴为独主阴之里。伤寒之邪，所以恒在足而不在手欤！发明所谓伤寒止伤西北，而不伤东南，亦穿凿之语。夫邪气侵淫，自足及手者有之。如《玉机》所谓足经实，手经虚，故能冤热。洁古所谓壬病传丙、丙病传丁者是也。然非汗下差误，或七情劳倦之故，焉有传及手经者哉？

阳结阴结

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名曰阳结，十七日当剧；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十四日当剧。盖天人之气，十五日一更，更则结者当解，设不解，其病则剧。云十七日者，阳结能食，故过期；十四日者，阴结不能食，故不及期也。成氏过结再传之说，失之泥矣。

纵　横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按腹满、谵语，其脉当实沉，而反浮紧，此非里实，乃肝邪乘脾，气窒而实也；发热，恶寒，病为在表，其证本不当渴，而反大渴，此非内热，乃肝邪乘肺，气郁而燥也。以里无热，不能消水，故腹满，而汗出便利，则肺气已行，故愈。二者俱泻肝邪则愈，设不知而攻其实热，则误矣。此病机之变，不可不审也。

战　栗

邪气入，正气抑，则病；正气复，邪气退，则汗出而愈矣。然邪犹未强而未即服，正犹微而未即胜，此所以战也。

邪气外与正争，则为战；内与正争，则为栗。栗者，心内鼓栗。经曰：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若战，则但肢体战摇而已。战者，正气胜，则有得汗而解者；栗者，内气虚，不能御邪，遂成厥脱也。

热入血室

热入血室三条，其旨不同。第一条，是血舍空而热乃入者，空则热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胸胁满。第二条，是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者，血结亦能作寒热，柴胡亦能去血结，不独和解之谓矣。第三条，是热邪入而结，经尚行者，经行则热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无犯胃气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气，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诛伐无过，变证随出，乌能自愈耶？

蓄　血

下利，寸脉反浮数者，阳之盛也；尺中自涩者，阴之虚也。以阳加阴，必圊脓血。

少阴热在膀胱而便血者，脏邪还腑，血去热出，当愈；强发少阴汗而动血者，热邪内迫，血去阴竭，多死。

吐利烦躁四逆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为阴极而阳绝也；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为阴盛而阳争也。病症则同，而辨之于争与绝之间，盖亦微矣。

亡阳无阳

亡阳，阳不守也；无阳，阳之弱也。阳亡者，藩篱已彻，故汗出不止；阳弱者，施化无权，故不能作汗。

绝　阳

阳为津液之源，津液为阳之根。汗出过多，胃气生热，津液竭矣。阳气虽存，根本则离，故曰绝阳。

厥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按本论云：脉阳盛则促，则手足厥逆。而脉促者，非阳之虚，乃阳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阳外通。若厥而脉微者，则必更以四逆温之。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胸中，阳也，阳实气于四肢。邪结胸中，其阳不布，则手足无气而厥冷。胸邪最高，高者因而越之，故曰当吐之，宜瓜蒂散。脉促者，阳结不通，故宜引其阳；脉紧者阳为邪遏，故须吐其邪。二者皆与阳虚厥逆不同。

脉微而厥者，阳之虚也，宜四逆辈；脉细而厥者，血虚不营于四末也，宜酸甘辛药温之、润之、行之，当归四逆是也。

厥　热

伤寒先厥者，寒邪乍中，阳气暴折也；后热者，阳气渐复，阴邪将却也。五日厥，热亦五日者，阴胜阳复之常也。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谓有胜则有复，胜之甚者，其复亦甚。非以外厥之微甚，卜里热之浅深也。

伤寒前厥而后热者，其病多吉，阳复而阴剥也；前热而后厥者，其病多凶，阴进而阳退也。

厥四日，热反三日，即显阳微之机，不待复厥，至五日而知其病之进也；热四日，厥反三日即显阴负之兆，不待复热，至五日而知其病之必愈也。

三阴下症

太阴，有桂枝加大黄汤下之一症；少阴，有大承气急下三症；厥阴，有小承气下之一症。夫邪入三阴，病已深矣，其幸而不死者，其邪仍从阳而出耳！张季明所谓太阴脾经，温燥不行，亦当温利自阳明出，如桂枝加大黄是也；少阴肾经，虽用附子，复使麻黄，厥阴肝经用桂枝，则知少阴亦自太阳出，厥阴亦自少阳出；及其太阳、少阳郁闭不行，则当自阳明出。故三阴皆有下症也。

桂　枝　汤

风之为气，能动阳气而泄津液，所以发热、汗自出，与伤寒之发热、无汗不同。此用桂枝外发邪气，即以芍药内安津液；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药之酸，足以安内；生姜、大枣甘辛相合，亦助正气去邪之用。盖以肌解而邪不去，故不用麻黄发表，而以桂枝助阳以为表；以其汗出而营自和，故不用石膏之清里，而用芍药敛阴以为里。此桂枝汤之所以大异于麻黄、大青龙也。

麻　黄　汤

寒邪伤人阳气，郁而成热，皮肤闭而成实，麻黄轻以去实，辛以发阳气，温以散寒气。杏仁佐麻黄通肺气，使腠理开泄，王好古谓其为治卫实之药者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虽以佐之，实监制之耳！东垣云：麻黄汤是阳经卫药也，开腠理使阳气申泄，此药为卫实也。

大小青龙汤

大青龙治风寒外壅，而闭热于经者；小青龙治风寒外壅，而伏饮于内者。夫热郁于经，而不用石膏，汗为热隔，宁有能发之者乎？饮伏于内，而不用姜、夏，邪与饮拒，宁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药、五味，不特靖逆气而安肺气，抑且制麻、桂、姜、辛之势，使不相鸷而相就，以成内外协济之功也。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按此所谓阳者，乃心之阳，盖即神也。火气通于心，神被迫而不收，与发汗亡阳者不同。发汗者，动其肾，则厥逆、筋惕肉瞤，故当用四逆；被火者，伤其心，则惊狂、起卧不安，故当用龙、牡。其去芍药，加蜀漆者，盖欲甘辛急复心阳，而不须酸味更益营气也。与发汗后，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汤同。蜀漆即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结气。此症火气内逼心包，故须以逐邪而安正耳！

五苓猪苓

五苓、猪苓，并治脉浮，发热，渴而小便不利之症。然五苓则加桂枝、白术，而治太阳；猪苓则加滑石、阿胶，而治阳明。盖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太阳为表之表，其受邪也，可以热发，可以辛散；阳明为表之里，其气难泄，其热易蓄，其发散攻取，自与太阳不同。是以五苓散加甘辛温药，假阳气以行水；猪苓汤加甘咸寒药，假阴气以利水也。

泻心诸汤

伤寒下后，心下满而不痛者，为痞，半夏泻心汤主之。盖客邪内陷，既不可从汗泄；而痞不实，又不可从下夺。故惟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结；芩、连之苦，能泄其满。热其所以泄、散者，虽药之能，而实胃气之使也。此用人参、甘草者，非以下后中伤，故以益气而助其能耶！

甘草泻心、生姜泻心，虽同为治痞之剂，而生姜泻心意在胃中不和，故加辛温以和胃；甘草泻心意在下利不止与客气上逆，故不欲人参之增气，而须甘草之安中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成氏云：此虚热也，与大黄、黄连以导其虚热。按成氏所谓虚热者，对燥屎而言也。盖邪热入里，与糟粕相结，则为实热；不与糟粕相结，则为虚热：非阴虚、阳虚之谓。本方以大黄、黄连为剂，而不用枳、朴等药者，盖以泄热，非以荡实热也。

白通四逆

白通、四逆，俱用姜、附，俱为扶阳抑阴之剂。而白通意在通阳，故用葱白，凡厥而下利脉微者用之；四逆意在救里，故用甘

草，凡厥而清谷不止者用之。若通脉四逆，则进而从阳，以收外散之热；白通加人尿猪胆汁，则退而就阴，以去格拒之寒也。

麻杏甘石汤

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邪不在经腠，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发。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气；肺被邪郁而生热，石膏辛寒，入肺除热气；甘草甘温，安中气，且以助其散邪清热之用。乃肺脏邪气发喘之的剂也。

饮证类伤寒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云云。按此非伤寒症，乃属饮家也。《金匮》云：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动者，必有伏饮。又云：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是也。成氏以为里虚气逆，与此药和经、益阳、散气，恐未切当。

病如桂枝症，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寒，谓寒饮，非寒邪也。此亦痰饮类伤寒症。《活人书》云：痰饮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耳！

简　误

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疑是汗少则热愈，汗多则便难。太阳篇云：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为亦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成氏谓汗少则邪热不尽，又走其津液者，非。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谓脉但浮而不细、嗜卧者，邪犹在外，宜麻黄汤；脉浮细，不嗜卧，而胸满、胁痛者，邪又在少阳，宜小柴胡汤。非外已解，而又和之、发之之谓也。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按"麻黄汤主之"句，当在"此当发其汗"下。谓服麻黄汤已，病虽未除，而又发烦，目瞑；剧者，阳邪上盛，必将衄血而后解。非既衄血，而又以麻黄汤发之也。然亦须审微、甚而处之。若其欲衄而血不流，虽衄而邪不解者，则仍宜发汗。仲景云：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是也。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按阳明篇云：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汤主之。厥阴篇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审此，本文当作里有热，表有寒；表寒即手足厥、背恶寒之谓。盖传写之误，不必曲为之解也。

症象阳旦一条，盖即前条之意，而设为问答，中间语意殊无伦次，岂后人之文耶？昔人读《考工记》，谓不类于周官。余于此条亦云。

下利清谷，汗出，必胀满者，伤其阳而气不行。成氏谓亡津液者，非也。

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当作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白散。旧本必有误也。既已寒实，何可更用瓜蒌、黄连寒药耶？

伤寒杂论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而反烦者，阳邪痹于阳而不散也，故先刺风池、风府，以通其痹。

阳邪被抑而未服者，仍当从阳因而去之。

此桂枝汤去芍药之意。

病在阳而反下之，邪气被抑而未复，正气方虚而不振，是以其脉多促。然当辨其仍在表者，则纯以辛甘发之，桂枝去芍药汤是也；辨其兼入里者，则并以苦寒清之，葛根黄芩黄连汤是也。

余寇未平，复合为乱；余邪未净，复集为病。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是也。

大下之下之后，复发汗三条，均是汗、下之后。然小便不利者，伤其阴也；振寒脉微细者，阴阳俱伤也；昼日烦躁不得卧者，伤阳而不伤阴也。于此见病变之不同。发汗则动经者，无邪可发，而反动其经气也。余谓此条为饮症者，未必谬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者，是动其经气也。但阳脉微者，先汗之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逐坚攻瑕之法。

喘而汗出，有阳气虚脱者，亦有热气内迫者。太阳病下之，下利，脉促，喘而汗出，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是也。

利水、逐血，为热入膀胱两大法门。利水分清、温，五苓、猪苓是也；逐血辨微、甚，桃仁承气、抵当汤丸是也。

青龙汤主散表寒，而兼清里热，故麻黄多于石膏；麻杏甘石主清肺热，而兼散肺邪，故石膏多于麻黄。桂枝汤主散表邪，故桂枝倍芍药，而益生姜之辛；建中汤主立中气，故芍药倍桂枝，而益饴糖之甘。品味相同，而君臣异用，表里、补泄，因之各异矣。

太阳转入阳明，其端有二：一者汗出不彻，邪气不服而传。曰：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一者汗出过多，胃中干燥而传。曰：太阳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也。

经邪不能聚，故传入腑，则聚而不传。经邪未变，故恶寒；入腑，则变热而不寒。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入腑症也。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气内蒸而津不从也。

痞症表未解者，宜先解表，不可便治其痞。若兼下利不止者，则不拘此例，宜合表里而并治。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是也。

阳明津涸，舌干口燥者，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少阴阳虚，汗出而厥者，不足虑也；若并伤其阴，则危矣。是以阳明燥渴，能饮冷者生，不能饮者死；少阴厥逆，舌不干者生，干者死。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邪自本而之标，自脏而入腑也，虽便血可治。

医学读书记　卷下

清　古吴　尤　怡在泾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校

制方用药必本升降浮沉之理

《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上下升降而气乃和。古人制方用药，一本升降浮沉之理，不拘寒热补泻之迹者，宋元以来，东垣一人而已。盖四时之气，春升、夏浮、秋降、冬沉，而人身之气，莫不由之。然升降浮沉者，气也，其所以升降浮沉者，人之中，犹天之枢也。今人饥饱、劳役，损伤中气，于是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而发热、困倦、喘促、痞塞等症见矣。夫内伤之热，非寒可清；气陷之痞，非攻可去。惟阴阳一通，而寒热自已；上下一交，而痞隔都损。此东垣之学，所以能为举其大欤！李频湖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宜辛温，夏宜辛热，长夏宜甘苦辛温，秋宜酸温，冬宜苦寒。愚谓升降浮沉则顺之者，所以顺天时之气也；寒热温凉则逆之者，所以救气化之过也。李氏辛甘酸苦之用是已，若春宜温、夏宜热、冬宜寒之谓，是助之也，岂逆之谓哉？

五行问答

客曰：五行生克之说，非圣人之言也，秦汉术士之所伪撰也。余曰：于何据也？曰：《易》言八卦，而未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未及生克，是以知其为无据之言也。曰：子曷不观诸河图、洛书乎？河图之数：一、六居下，水也；二、七居上，火也；三、八居左，木也；四、九居右，金也；五、十居中，土也。洛书之数：戴九、履一。一，水之生数也；一之右为七，七，火之成数也；七之右为九，九，金之成数也；九之右为三，三，木之成数也；五居于中，五，土之成数也。夫河图逆而左旋，以次相生；洛书顺而右转，以次相克。克者反顺，生者反逆，此造化之妙也。且河图左旋相生，而其对待则皆相克；洛书右转相克，而其对待则皆相生。是以生机恒寓于消落之中，而生气每藏于盛长之内，生而无克，则有进无退而气易尽；克而无生，则消者不长而机以穷。生也克也，天地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也。子又何疑焉？

曰：河图、洛书，古未必有此，亦秦汉人所撰，以神其说者乎！曰：《易》不云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何子之不察也？且五行生克，天地之数也；河图、洛书，亦天地之数也。未有图、书以前，天地之数，昭然已备；即图、书至今不出，而图、书之象，昭然亦备。图、书可假，天地之数不可假也。夏之暑，肇于春之温，冬之寒，始于秋之凉，气之默运然也；一阳转而土膏懵动，天气肃而海水西盛，杲日出而霜露立消，凉风至而万木凋落，象之显呈也。而又何疑于图焉？

曰：水生于天者也，岂生于金乎？方诸取水，月为水母，月亦生于金乎？水生木，未有木生于江湖波涛者！水辅土以生木，而专归之水可乎？曰：天者，乾之体也；月者，金之精也；坤也者，万物皆致养焉。五行皆不能离土而生，独木然也哉！

曰：岱石出火，汉井出烟，是土生火也；海中阴晦，波如火燃，是水生火也；火热而水干，是火反克水也；水冲而上溃，是水反克土也；丛灶燎原，火亦克木；锄圃耜田，金亦克土。生克之道，不亦乱而无序乎？曰：河图、洛书，水上，火下，木东，金西；天地之位，前南，后北，左东，右西。其序秩然而不可紊乱者也。其序秩然不可紊乱，则其生、其克，亦循序旋转而不可紊乱者也。若深井有火，高原出泉，则二气相更之妙耳！火燃水干，水冲上溃，则盛衰胜复之常耳！是以穷五行之变则可，以为是即五行之事则不可也。且所谓相克者，不过制其太过，而使归于平，非斩绝灭竭之谓也。又以抑其浮盛，而使还于根，以为生发之兆，虽相克而实相成也。若金斫、土掩、火燃、水冲，此立尽之数，岂足语造化生成之妙哉！

通一子杂论辨

君火凝命于心，为十二官禀命之生；相火一位于命门，一寄于三焦，为十二经生气之原。由是神机不息，而造化成焉，此千古不易之道也。而通一子之言，总言大体，则相火寄在命门；析言职守，则脏腑各有君相。若然，则十二官有十二君相矣！五脏六腑将乱而自用，心君不其守府乎？曰：凡以心之神，肺之气，脾胃之仓廪，肝胆之谋勇，肾之伎巧变化，皆发见之神奇，使无君相，何以能此？不知心、肺、脾、肝、胃、胆、肾之能变化出入者，皆禀心之君火以为主，命门、三焦之相火以为用，犹庶司百职，共禀大君之命而效成于下，岂一脏有一君相之谓哉？即尔谓脏腑各有相可矣，而谓脏腑各有君可乎？夫立言所以明道，若此者求之太深，出之反晦，亦贤知之过也。

元气是生来便有，此气渐长渐消，为一生盛衰之本。元精者与气俱来，亦渐长渐消，而为元气之偶。元神者，元气、元精之灵者也，能变化往来，而为精气之主也。景岳谓无形之火，神机是也，亦曰元气；无形之水，天癸是也，又曰元精。元精、元气，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以神为火，以气为神，以精为无形，以精、气为神所化，语殊未莹。

丹溪之治吞酸，必以黄连为君，而以吴茱萸佐之；治心腹痛症，谓宜倍用山栀，而以炒干姜佐之。夫既谓其热，寒之可也，何又并用如此？余谓丹溪所治吞酸、心腹痛，并皆火热郁结之病。火热则宜清，郁结则宜散。茱萸、干姜，盖资其散，不资其热也；且既曰佐矣，则所用无多，自无掣肘矛盾之虞，而有相助为理之益。屡试屡验，不可废也。

曰：头、目、口齿、咽喉等症，方书悉云风热，多以升降并用，逆从兼施，独不虑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从者碍逆，逆者碍从乎？以愚所见，风热交炽之症，多有挟身中之阴火上从，而为面赤、足冷者。古方之升降并用者，所以散其外，且以安其内也。若升而无降，则有躁烦、厥逆之变；降而无升，则有督闷、喘逆之忧。不可不知也！

丹溪之所谓阳有余、阴不足者，就血与气言之也；景岳之所谓阳不足、阴有余者，就神与形言之也。形神切子摄养，气血切于治要，各成一说而已矣。

痢之为病，气闭于下，而火复迫之，是以腹痛里急、糟粕不出而便肠垢也。其源皆由于暑湿，与疟病俱发于夏秋。盖伤于经络则成疟，而入于肠脏则为痢也。经络之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温之药；肠脏之热非清不愈，故治宜辛苦寒之药。亦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之意。河间之主用清寒，盖亦有见于此。景岳不审痢病之所从来，而以五脏五行为说，谓惟心可言火，其余则均不可言火。此但足资辨论而已，岂足补于治要哉！

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盖结脉止而即还，不失至数，但少差池耳！代

脉止而不还，越期乃还，有此绝而彼来代之意。此余之所亲历有如是者也。而景岳云：凡见忽大、忽小、乍迟、乍数，更变不常者，均谓之代。似此伦乱旧法，未足多也。

上、下、来、去、至、止六字，景岳因滑氏之言，而复传其蕴。而来、去二义，尤为精切。

曰：风之与寒，本为同气，但风邪浅而寒邪深，浅属阳而深属阴耳！此言最为明了。

今时皆合并病之名，语详而理确。

曰：气虚于中，不能达表，非补其气，肌能解乎？血虚于里，不能化液，非补其血，汗能生乎？又有火盛而水涸于经者，譬如干锅赤裂，润自何来？但加以水，则郁蒸沛然，而气化四达。又曰：或发表，或微解，或温散，或凉散，或补中托里，而为不散之散，或补阴助阴，或为云蒸雨化之散。此公于发表一法，独能得其精奥，故其言之尽而无敝、确而可守如此。

口眼歪斜之病，按仲景云，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及前贤针灸膏摩之法，俱云左歪治右，右歪治左。以余所见，凡手废在左者，则口眼歪于右；废在右者，则口眼歪于左。大法散邪养血，往往获愈，若纯施补，则留连转剧。而景岳乃云以药治者，左右皆宜从补；以艾治者，当从其急处而灸之。余常谓景岳之学，得于推测者，此类是也。

中风者，风从外入，天地之邪气也；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即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诸液化痰，辐凑上焦，流溢经络，如风雨之骤至，如潮汐之乍涌，而不可挡也。岂特如景岳所谓气血虚而已哉？昔贤于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气虚。三者诚俱有之，余惜其终属模糊，而未中肯綮也。

补下治下制以急，大承气之无甘草，肾气丸之有苓、泽，盖谓此也。左归、右归二饮，亦仿肾气之意，乃去泽泻之咸，而加甘草之甘，既减下趋之势，更与缓中之权，虽与之归，其可得乎哉？

补中益气用芪、术，其意在求阳也，故加升、柴以引之；补阴益气用地、药，其意在求阴也，而亦用升、柴，是将之燕而越其指也。或曰阴气必资阳气而后升，则是附子、桂心之任，而非升、柴之轻脱所得而与者已。若谓阴虚而邪留者设，则是古方柴胡四物之例，以为补阴散邪则可，以为补阴益气则不可也。

柴胡等饮六方，分温、凉、脾、胃、血气、邪气六法，颇尽表法之变。但不得以柴胡一味印定眼目，学者善师其意可也。

景岳五福饮，子八物汤中去茯苓、川芎之通，芍药之摄，仅参、术、归、地、草五味，则呆钝不灵矣。而云五脏俱补，既无向导，又失统御，未足法也。

土具冲和之德，而为生物之本。冲和者，不燥、不湿、不冷、不热，乃能化生万物。是以湿土宜燥，燥土宜润，使归于平也。熟地之补脾，盖补脾之阴耳！若湿胜者，非所宜也。要知熟地入肾，则补肾阴；入脾，则补脾阴。景岳乃谓地黄是太阳、阳明之药，则泥而不通矣。

一阴、二阴等煎，盖即天一、地二诸数而明其方，故五阴煎为补脾阴之剂，方中不宜更杂白术、扁豆、莲肉。盖白术燥脾湿，扁豆、莲肉益脾气，而不能长脾阴也。二阴煎即导赤散加麦冬、枣仁、元参、黄连清润之品，殊觉有力。

喻氏春温论辨

喻氏论春温，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例；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为一例；以既伤于寒，又不藏精，为一例。愚按《金匮》云：大邪中表，小邪中里。大邪漫风，虽大而力微；小邪户牖隙风，虽小而气锐。以

其锐也，故深入在里；以其小也，故藏而不觉。冬伤于寒者，冬时所受之寒，本自小而不大，而又以不能蛰藏之故，邪气得以深伏于里；伏之既久，寒变为热，至春人气升浮，邪气与之俱出，则发热而渴。是以冬伤于寒者，春月温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时受寒之源耳！嘉言所分三例，其实不过一端，而强为区画，辞愈烦而理愈晦矣。

寒毒藏于肌肤，此叔和之谬说也。喻氏亦云冬伤于寒，藏于肌肤，感春月之温气而始发。肌肤，阳明胃之所主也。愚意肌肤非能藏之地，阳明亦无受寒不发之理，惟少阴为阴，寒邪亦为阴，以阴遇阴，故得藏而不发。是以伤寒之邪，自太阳递入三阴；温病之邪，自少阴传出三阳。岂肌肤与胃之云乎哉？

喻氏云：仲景治温症，凡用表药，皆以桂枝汤，以示微发于不发之意。又云：温病二三日间，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深入肾中，领出外邪，则重者愈矣。此喻氏之臆说，非仲景之旧章也。盖温邪非发散可愈，即有表症，亦岂辛温可发？且桂枝汤为伤寒表病而里和者设，温症邪从里发，而表且未病，若用桂枝，适足以助温邪而留病气。又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更用辛、附，是绝其本而资之脱也。即曰少阴本寒标热，邪入其界，非温不散，然而温病之发，寒已变热，其欲出之势，有不待引之而自甚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阴精已涸者也，不然宁有不出者耶？喻氏强引经文，傅会己意，自误误人，不容不辨！

喻氏云：冬伤于寒者，太阳膀胱主之；冬不藏精者，少阴肾经主之。与两感伤症中，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渴而满之例，纤毫不差。愚谓温病有新旧合邪，而无表里两感。盖温病是伏气所发，少阴有伏气，太阳而亦能伏气者，未必然也。不能伏，则感而即发，乃是伤寒，而终非温病矣。

喻氏云：少阴为阴脏而少血，所以强逼少阴汗者，重则血从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轻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余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匡芍药之不逮，功效历历可纪。此论最善，可以稍补前言之失。盖温病之发，阴气先伤，设有当行解散者，必兼滋阴清热之品参其间，昔贤于葱豉汤加童便，栀豉汤中加生地、麦冬，亦此意也。

又曰：今人见热胜烦枯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恶其以热助热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肾中阳气不鼓，津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见。才用附子助阳，则阴精上交于阳位，如釜底加薪，则釜中之气水上腾，而润泽有立至者。数语亦有至理，惟于温病不能无弊。盖阴凝之枯燥，与阴竭之枯燥，霄壤悬殊，万一误投，死生立判，不可不细审也！

柯氏《伤寒论翼》辨

柯氏云：仲景之书，撰同《素问》。《皮部论》云：阳主外，阴主内。故仲景以三阳主外，三阴主内。又曰：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故仲景又以阳明主内。少阴亦有反发热者，故仲景于表剂中用附子，是因其渗也。又曰：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故仲景制麻黄附子汤，治发热，脉沉，无里症者，是从阳部注经之意也；制附子汤，治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背恶寒，脉沉者，是从阴内注于骨之义也。按《内经》所谓阳主外，阴主内者，是言阳明之阳，以阳明为阳之阖，故出则从阳而主外，入则从阴而主内也。所谓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外，以渗于内者，是言少阳之阳，以少阳为枢为机之地，故在阳者其用反从阴而主内，在阴者其用反从阳而主出，以渗于内。渗于内，如便液之属，盖从内出外之意也。少阴亦枢机之地，故其入者反从阳而注于经，其出者反从阴内注于骨也。此《皮部论》之义，柯氏

似此援引，未尽的确。

柯氏援地理兵法，喻病邪之浅深、方药之大小，可谓深切著明。而于兵法又多精义，非好为夸大者可比。张千秋口陈乌桓兵事，了如指掌，非达识经事，不能如此。

柯氏因阴阳十脉，而立对待正看六法，曲尽其变，几无遁形矣。

太阳膀胱之经，起于足小指，循股上行，至头，为三阳之表。而寒邪伤人，多自表入，故太阳得先受邪，有头项强痛、背疼等症。而柯氏云：心为太阳，故得外统一身之气血，内行脏腑之经隧；若膀胱位列下焦，为州都之官，所藏津液，必待上焦之气化而后出，何能外司营卫，为诸阳主气哉？又曰：伤寒最多心病，以心当太阳之位也。心为君主，寒为阴邪，君火不足，寒气得以伤之，所以名为大病。按少阴心经，起于手小指，循臂上行，入缺盆，注心中。今伤寒初病，不闻有是经所生症者，而邪入心经，变不复见头项强痛等症。夫心以为太阳之位，则不应无太阳之症，以心为一身之主，不得易膀胱之位；况仲景所谓太阳者，只就经脉而言，自表邪传经入里，热结膀胱，乃始及于腑。柯氏但知其位卑在下，不得为都会之地，而不思其经络所过，实为一身之表邪！徇尊卑之名，忘经野之实，亦何取焉？且伤寒虽曰大病，未必便是死症。若寒邪犯心，水来克火之说，自是寒邪直入心脏之病，而非大概伤寒在表之病矣。必如其说，则伤寒之病，十无一生，虽救疗之不及，而何有延至十数日之久哉？且以心当太阳之位，则太阳随经入里之邪，将直犯君主，而何以仍归膀胱，为小便不利，为结血不行？炫新说而变旧章，智者之过也，道其不明矣夫！

膀胱有下口而无上口，处大肠、小肠交接之间，即阑门也。阑门者，泌别水谷之处，气通命门。人之水谷入胃，以次传入小肠，斯时虽已熟腐，而清浊犹未分也；至于阑门，而得命门之火，薰蒸分布，于是水液渗入膀胱，糟粕下入大肠。入大肠者，以渐而下；入膀胱者，满而后泻。柯氏乃谓膀胱有上口而无下口，能入而不能出，必待太阳气化，而溺始出。非也。果尔，则胞中之水，其渗已多，而犹未溺之时，更于何处可蓄耶？且《内经》所谓气化则能出者，亦非太阳之气化，乃肺经之气化也。肺经之气化，则膀胱之气亦化，满而后出，虚而复受；不然，虽满不能出也。是以膀胱虽主津液，而非命门之火蒸之，则不能入；非肺金之气化，则不能出。不入，则溏泻之病生；不出，则癃闭之病作矣。

宣明人参白术散方论

宣明人参白术散，治遍身燥湿相搏，玄府致密，遂致怵惕，发渴，饮食减少，不为肌肤。方以人参、甘草，甘以益虚也；生地黄润以滋燥；石膏、黄芩、滑石，寒以除热也；白术、茯苓，燥以除湿也。而意特在湿热，故白术、滑石、石膏数独多焉。其用参、地、甘草者，热积则真气消，湿聚则坚燥生也。尤妙在薄荷、藿香以行表气，缩砂仁以行里气，表里气通，而后温可行，热可去，此画龙点睛法也。白术汤方论，与此略同，学者宜究心焉。

柴胡梅连散罗氏秦艽鳖甲散方论

风劳骨蒸，久而咳嗽吐血，脉来弦数者，柴胡梅连散主之。盖邪气既久积于表里之间而不退，非可一汗而去者，故用柴胡之辛散，必兼乌梅之酸收；而久积之风内蕴骨髓者，已变风之体而为热，则宜用胡黄连之苦寒以清之。然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新病且然，况伏邪乎？故胆以合胆，髓以合骨，薤白之通阳，薤便之通怕，而表里肌骨之邪，庶尽出欤！

罗氏秦艽鳖甲散，与柴胡梅连同意，亦

治风劳骨蒸肌热之症。然减前胡之泄气，而加当归之和血，去黄连之苦寒，而用青蒿之辛凉，气味为较和矣。久病之人，未必不宜缓法也。

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汤方合论

阳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多用参、芪、术、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气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和滞气；气浮者多热，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也；补中之有陈皮，犹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茱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

归脾汤方论

归脾汤兼补心脾，而意专治脾。观于甘温补养药中，而加木香醒脾行气，可以见矣。龙眼、远志，虽曰补火，实以培土。盖欲使心火下通脾土，而脾益治，五脏受气以其所生也，故曰归脾。

凤髓丹方论

凤髓丹为太阴湿热下注，少阴遗浊者设。黄柏苦能燥湿，寒能除热，故以为君，湿热易成壅滞，砂仁之辛香可以利之；脾邪不独伤肾，亦且自伤，炙甘草之甘温可以益之。然诸治湿热药不用，而独取黄柏、砂仁者，以其气味兼通少阴也。

小投杯汤方论

上气有热者，麻杏甘石汤；无热者，小投杯汤，盖即麻杏甘石而以桂心易石膏。同一通肺下气，而寒温易用，法斯备矣。

清暑益气汤清燥汤合论

清暑益气汤，盖谓其人元气本虚，而又伤于暑湿，脾得湿而不行，肺得暑而不肃，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胸气短促，不思饮食，脉浮缓而迟者设。故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归身，甘温气味，以补中益气；苍术、黄柏、泽泻，以除湿热；升麻、葛根，以除客热；而肺喜清肃，得热则烦，故以麦冬、五味清而收之；脾喜疏通，得湿则壅，故以炒曲、青皮、陈皮温而行之。此正治脾肺气虚而受暑湿，若体实脉盛，或虽虚而不甚，及津涸烦渴多火者，则不可混投也。清燥汤亦治长夏湿热蒸人，气体困倦，腰足痿软之症，故比清暑益气多黄连、茯苓、猪苓、柴胡，无泽泻、葛根、青皮，则清利之力差多，疏滞之力差少。是名清燥，清以降逆，燥以胜湿也。

方法余论

治外感，必知邪气之变态；治内伤，必知脏腑之情性。治六淫之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伤及其主，主弱则客不退矣；治七情之病，如抚乱民，暴其罪，必兼矜其情，情失则乱不正矣。

营道者，知其雄，守其雌；制方者，知其奇，守其正。

攻除陈积之药，可峻而不可缺，宜专而不宜泛；缺则急过病所，泛则搏击罕中，由是坚垒如故，而破残已多，岂徒无益而已哉？

母之与子，气本相通。母旺则及其子，子

旺亦气感于母。故《删繁论》云：肝劳病者，补心气以益之。余脏皆然。则不特“虚则补其母”一说已也。

阳与阴反，然无阴则阳不见矣；邪与正反，然无正则邪不显矣。是以热病饮沸汤而不知热，痿痹手足反无痛者，阴盛而无与阳忤，正衰而不与邪争也。如是者，多不可治。

木、火有相通之妙，金、水有相涵之益。故不特木能生火，而火亦生木；不特金能生水，而水亦生金。水之生金，如珠之在渊；火之生木，如花之含日。

续　记

寸口分诊脏腑定位

脾与胃合，肝与胆合，肾与膀胱合，皆足经也。其脏腑皆相依附，则其诊候亦应同在一部。如左关候肝、胆，右关候脾、胃，左尺候肾与膀胱是已。肺与大肠合，心与小肠合，心包络与三焦合，皆手经也。其脏腑不相依附，则其诊候亦不必同在一部。按《内经》云：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又云：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是以大肠当候于右尺之里，小肠当候于左尺之里，三焦分立上、中、下三部。如此，则左心、小肠，右肺、大肠之谬，可不辨面自著矣。

古方权量

古方汤液分两，大者每剂二十余两，小有十余两，用水六七升或一斗，煮取二三升或五六升，并分三服，一日服尽，为剂似乎太重，后世学者，未敢遵式。按陈无择《三因方》云：汉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则汉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且以术附汤方校，若用汉两计，一百八十铢，得开元钱二十二个半重，若分三服，则是今之七钱半重一服。此说最有根据。《千金》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仍病其多，不如陈说为是。

火　齐　汤

仓公治病，恒用火齐汤，而其方不传。刘宗厚云即古方黄连解毒汤是。未知何据？按仓公用治齐郎中令之涌疝中热，不得前溲；齐王太后之风痫热客脬，难于大小便，溺赤。则亦清寒彻热之剂也夫！

蛲　瘕

蛲瘕为病，腹大，上黄，肤粗，循之戚戚然。上黄，面黄也。盖即今人虫蛊之病，腹大、面黄面肌肤粗涩者也。

葱　豉　汤

《肘后》云：伤寒有数种，庸人卒不能分别，今取一药兼疗者，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水煮顿服，汗出即愈。按《本草》淡豉，治伤寒时疾热病发汗。元素云：葱茎白，通上下阳气。合而用之，故能通治数种伤寒。然其方亦有数变：一加葛根三两；一加升麻三两；若不汗，更加麻黄三两，助之散也。一加米三合，益气以出汗也。一加童便三升，汗出于阳而生于阴，火多者宜之也。深师又加乌梅十四枚，葛根半斤，兼治烦满也。《圣济总录》加人参、萎蕤、羚羊角，治劳风项强急痛，四肢烦热。《千金》加栀子、黄连、黄柏、大黄各半两；一加生地、石膏各八两，牛蒡四两，为表里证治之别。以意斟酌，投之辄验，诚良方也。

枳实栀子豉汤

仲景治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广剂加葱白、粟米、雄鼠粪。范汪加桂枝、大黄、麻黄；又方去栀、豉，加甘草、桂心、大黄、芒硝。《千金》加石膏、鼠

粪。崔氏单加鼠粪一味。《古今录验》加麻黄、大黄；一加鼠粪、大黄；一去栀、豉，加鼠粪；一加鼠粪、麻黄；一去栀子，加甘草、大黄、芒硝。许仁则又加葱白、生姜、干葛、麦冬、生地。或主表，或主里，或兼主表里，或兼养，或兼滋，或表里与滋养兼施，凡十余变，而栀豉之法尽矣。

咸　寒

热淫于内，治以咸寒，《内经》之旨也。仲景疗伤寒，加芒硝于苦寒药中。文仲又加芒硝于甘寒药中，其方以生麦冬一升，生地黄一升，知母二两，生姜二两半，芒硝二两半，水煮，分五服，取利为度。由是，而咸寒之用乃广矣。

酸苦涌泄

院河南治天行热，解毒多用苦酒、猪胆、生艾汁、苦参、青葙、葶苈之属。《外台》单用苦参一两，酒煮，并服，取吐如烊胶便愈。张文仲疗伤寒、温病等，三日以上，胸中满，用苦酒半升，猪胆一枚，和服，取吐。盖即《内经》酸苦涌泄之义。然今人之用此者罕矣。

五疰鬼气

五疰鬼气之病，或助正气以辟之，如苏合香丸之属是也；或假鬼气以引之，如死人枕、天灵盖之属是也。徐嗣伯、刘大用恒用此法，而嗣伯云：鬼气伏而不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得攸附体，故尸疰可瘥。刘氏治妇人因人人庙，为邪鬼所凭，致精采荡越，与死人枕煎汤饮之，大泻数行而愈。则是死人之枕引鬼气，或从上越，或从下出，随其攸利，与草木气味升降浮沉，各具一体性者不同。今人亦罕有闻用之者矣。

《千金》疗尸疰方：发灰、杏仁，熬令紫色，等分，捣如泥，以猪膏和酒服，如桐子一丸，日一，神良。愚谓此治血枯经络涩闭成劳者之良方也，亦即百劳虫虫之意，而气味和调，可以无弊，或以桃仁易杏仁，亦得。

疟

疟之病，热气舍于营，寒气居于卫。寒居于卫，则束其营之热，不得外越；热舍于营，则阻其卫之寒，不得内乘。气相抑而适相持，是以伤寒易变，而疟病不迁也。疟邪不能自发，必得人之正气而后发，故曰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

疟邪外不在皮肤，内不在脏腑，是以汗之而不从外泄，下之而不从里出也。

风气常在，疟有时而休。常在者，其气舒；蓄而作者，其气暴，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也。

疟发已而邪遁浅者，其作日蚤；发已而复伏愈深者，其作日晏。日蚤者易已，日晏者难已。其始晏而终蚤者，邪气下行极而之上也。是以疟病欲愈，一日反二三发，其邪愈浅，辄与卫气相薄故也。

疟之为病，邪正分争，往来不已，有战之义也。治之必先助其正气，或急去其邪气。盖正旺则邪自解，邪去则正亦安也。今有人体虚患疟，不数日而作渐晏，势渐衰，神气反昏而不可救，非正虚而邪陷之故欤？

阴　阳　交

阴阳交之病，古有其名，而无能抉其义者。愚谓"交"非交通之谓，乃错乱之谓也。阴阳错乱，而不可复理，攻其阴则阳捍之不得入，攻其阳则阴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白云所谓即是两感之病，盖从汗出而热不退处悟入。然两感究竟是阴阳齐病，而非阴阳交病，是以与先表后里，或表里并治

之法，以其未尝混合为一也。

崩中下血

妇人崩中下血，多因湿热伤脾胃而致。盖脾统血，伤则失守也。医者不知其脾湿，而但与固脱之剂，血虽止而湿转郁矣。是以崩中之后，多成胀满、黄病，医多不能识此。

耳聋治肺鼻塞治心

古云：耳聋治肺，肺主声；鼻塞治心，心主臭。愚谓耳聋治肺者，自是肺经风热、痰涎闭郁之症。肺之络会于耳中，其气不通，故令耳聋，故宜治其肺，使气行则聋愈。夫声从外入，非无声也，有声而不能入也，而谓肺主声何哉？其鼻塞治心者，经云：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治心者，盖以利鼻，岂曰致臭哉？

噎膈反胃之辨

噎膈、反胃，自是二病，世医每连称而并举之者，丹溪实作之俑也。丹溪曰：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是以噎膈分上、下二病，而以反胃属之膈，殊欠分明。愚谓噎膈之所以反胃者，以食噎不下，故反而上出，若不噎则并不反矣。其反胃之病，则全不噎食，或迟或速，自然吐出，与膈病何相干哉？二者病本不同，治法亦异，不可不辨！

泻痢不同

痢与泄泻，其病不同，其治亦异。泄泻多起寒湿，寒则宜温，湿则宜燥也；痢病多成湿热，热则宜清，湿则宜得也。虽泄泻亦有热症，然毕竟寒多于热；痢病亦有寒症，然毕竟热多于寒。是以泄泻经久，必伤胃阳，而肿胀、喘满之变生；痢病经久，必损其阴，而虚烦、痿废之疾起。痢病兜涩太早，湿热流注，多成痛痹；泄泻疏利或过，中虚不复，多作脾劳。此予所亲历，非臆说也。或曰：热则清而寒则温是已，均是湿也，或从利，或从燥，何欤？曰：寒湿者，寒从湿生，故宜苦温燥其中；湿热者，湿从热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热，利药多寒，便利则热亦自去，中温则寒与俱消。寒湿必本中虚，不可更行渗利，湿热郁多成毒，不宜益以温燥也。

温病风温温疫湿温温毒温疟之异

温病者，冬月伏寒化热，至春而发，所谓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者是也。风温者，温病而兼新风，发汗已则风气去，而温气发，故身灼热也。温疫者，温气盛而成疠也。湿温者，温气而兼湿邪，湿能生温，温亦生湿也。温毒者，温气发而不能遽散，怫郁成毒，犹伤寒之有阳毒、阴毒也。温疟者，温病系在少阳，时作时止，乍进乍退者也。春温之症，轻重不同。旧有冬伏之寒邪，新感春时之风气，其寒从风而并于外者轻，其风从寒而并于内者重矣。并于内者治其内，毋遗其外；并于外者治其外，毋外其内。若旧伏之寒已变为热，而更感春时之风，风热相激，多成风疟。其引之而随出者轻，其发之而转陷者危矣。又有七情、饮饱、劳倦之人，复受六气风寒暑湿之邪，若内就外而甚于外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若外就内而甚于内者，先治其内而后调其外。王好古云：治内兼外者，不可寒下，若寒下，则经邪陷于内矣；治外兼内者，不可热发，若热发，则益中热于外矣。又曰：外重而内轻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若积寒伤冷，脉已从阴，虽有标病，不

须治标，独治内也，内既得温，标病不发而自愈。何以然？发表之药不远热也。故曰：阴症治本不治表，表本俱得；治标不治本，标本俱失。

温邪之发，阴必先伤，设有当行解散者，必兼滋阴之品于其中。昔人于葱豉汤中加童便，于栀豉汤内加地黄、麦冬，亦此意也。

温毒发斑，与伤寒发斑不同。温毒之邪，从内之外；伤寒之邪，从外入内。是以温毒发斑者，邪气离里而之表，其症轻；伤寒发斑者，邪气盛于内而见于外，其症重。盛于内者，必使下泄，而后者可去，华元化所谓须要下之，不可留于胃中是也；之于外者，可从表而出之，郭白云所谓其毒久郁而发，病不在里，故不可下，必随表症治之，当用药解肌热者是也。

目赤肿痛

目赤肿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多不得力，只用四物汤，内地黄用生，芍药用赤，加酒蒸大黄、赤茯苓、薄荷叶，治之甚妙，此戴复庵法。余谓目赤肿痛，人知活血，而不知治痰。脾胃壅滞，积热生痰，积痰生热，辗转相因，气冲头目，昏痛不已者，须用半夏、石菖蒲、黄芩、枳实、茯苓、陈皮，微兼菊花、白蒺藜之属治之。

口　糜

王肯堂治许少薇口糜，谓非干姜不愈，卒如其言。又从子懋锜，亦患此，势甚危急，欲饮冷水，与人参、白术、干姜各二钱，茯苓、甘草各一钱，煎成冷饮，日数服，乃已。盖土温则火敛，人多不能知。此所以然者，胃虚食少，肾水之气逆而乘之，则为寒中，脾胃虚衰之火被迫上炎，作为口疮。其症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是也。

冷　劳

虚劳之人，气血枯耗，生气不荣，则内生寒冷，张鸡峰所谓冷劳者是也。宜建中、复脉、八味肾气之属，甘温辛润，具生阳化阴之能者治之。亦有邪气淹滞，经络瘀郁者，元珠所谓体虚之人，最易感于邪气，当先和解，微利微下之，次则调之。医不知而遽行补剂，邪气不解，往往致死。是故虚劳之治，固不必专以补阴降火为事也。

热　风

热风，热化为风也。患人头目昏眩痛，口鼻燥，热气出，微恶风，时时有热者是也。是虽辛凉，不能解之。孟诜云：患热风人，宜食牛乳，谓其气味甘寒，而性濡润，能使肌热除而风自熄。求之草木，芦根、蔗浆、梨汁之属，性味相似，亦《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食咸头汗出

一人食咸，头汗如注，食淡则否。诊之心脉独大而搏指，因问曰：燥欲饮乎？曰：然。每晨起舌必有刺，因悟所以头汗出者，心火太盛，而水不胜之也。味咸属水，而能降火，火与水搏，火盛水微，不能胜之而反外越也。其出于头者，水本润下，而火性炎上，水为火激，反从其化也。食淡则否者，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阳与阳从，不相激射，故得遂其渗泄之性而下行也。

杂　识

医悟融会群经，贯穿百家，不为名言高论而义理自著，以视夸大其言而不适于用者，奚啻霄壤！

医读平易简要，可为中人以下说法，要非熟读群书，通晓方药者，不能为此。

正本书辨论古方铢量权衡，甚为详悉，以及唐宋医局官制医书本草汤液脉病，并有卓见。亦好古博雅之士欤！

韩氏十四约定经因时和解之法，极意分晰，而眉目未清，绝无准绳，而多所裁制。逞一己之私意，乱先圣之旧章，不足为后学法也。

《医学读书记》终

跋

夫治病犹治国也。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盖未有事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亦未有言之无文，而能行之远者。予自弱冠，即喜博涉医学，自轩岐以迄近代诸书，搜览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辄笔诸简，虽所见未广，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昔真西山修《读书记》谓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予之是集，即西山读书记之意也，执此以往，亦可以应变无穷矣。

饲鹤山人尤怡识

附静香楼医案三十一条

罗氏论虚劳之证，都因邪伏、血郁而得，不独阴亏一端也。至晚寒热时减时增，其为阳陷入阴可知。滋肾生肝，最为合法，略加损益，不必更张可也。

熟地　白芍　丹皮　茯苓　怀药　柴胡　鳖甲　炙草

真阳气弱，不荣于筋则阴缩，不固于里则精出，不卫于表则汗泄，三者每相因而见。其病在三阴之枢，非后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专服、久服，当有验也。

眩晕，呕恶，胸满，小便短而数，口中干。水亏于下，风动于上，饮积于中，病非一端。

羚羊角　钩藤　半夏　小生地　天麻　竹茹　广皮　茯苓

肝阳化风，逆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胆之络，左体麻痹、心膈痞闷所由来也。而风、火性皆上行，故上有火升、气逆、鼻衄等症，此得之饥饱劳郁，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气，亦非旦夕可图也。

羚羊角　橘红　白术　枳实　天麻　半夏　茯苓　甘草　麦冬

肺阴不足，肺热有余，咳则涕出，肌体恶风，是热从窍泄，而气不外护也。他脏虽有病，宜先治肺。

阿胶　杏仁　贝母　北参　兜铃　茯苓　炙草　糯米

干呛无痰，是肝气冲肺，非肺本病。仍宜治肝，兼滋肝气可也。

川连　白芍　乌梅　甘草　当归　牡蛎　茯苓

络脉空隙，气必游行作痛。最虑春末夏初，地中阳气上升，血从气溢。趁此绸缪，当填精益髓。盖阴虚咳嗽，是他脏累及于肺，若治以清凉，不但病不能去，而胃伤食减，立成虚损，难为力矣。

海参　熟地　金樱膏　鹿角胶　湘莲肉　北味　萸肉　怀药　茯神　芡实

即将二膏捣丸。

阴不足而阳有余，肝善逆而肺多郁。脉数，气喘，咳逆见血，胁痛。治宜滋降，更宜静养。不尔，恐其血逆不已也。

小生地　荆炭　白芍　童便　郁金　小蓟　藕汁

离经之血未净而郁于内，寒热之邪交煽而乱其气，是以腹满，呕泄，寒热，口燥。治当平其乱气，导其积血。元气虽虚，未可骤补也。

丹皮　楂炭　泽兰　赤芍　郁金　丹参　牛膝　小蓟

凡有瘀血之人，其阴已伤，其气必逆。兹以血紫黑无多，而胸中满闷，瘀犹未净也；而舌绛无苔，则阴之亏也；呕吐不已，则气之逆也。且头重、足冷，有下虚上脱之虑；恶寒、谵语，为阳弱气馁之征。此症补之不投，攻之不可，殊属棘手！

人参　茯苓　山漆　吴萸　乌梅　牡蛎　川连　郁金

少阴为阴之枢，内司启闭，虚则失其常矣。宜以法壮其枢，或通或塞，皆非其治。

熟地　杞子　菟丝　茯苓　丹皮　萸肉　怀药　沙苑

中气虚寒，得冷即泻，而又火升、齿衄等症，古人所谓胸中聚集之残火，腹内积久之沉寒。此当温补中气，俾土厚则火自敛。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干姜　益智仁

肺实于上、肾虚于下、脾困于中之候也。然而实不可攻，姑治其虚；中不可燥，姑温其下。且肾为胃关，而火为土母，或有小补，未可知也。

金匮肾气丸

汗出偏沮，脉来不柔，时自歇止，肝阳有余，而胃阴不足，于是稠痰浊火，扰动子中，壅滞子外。目前虽尚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知者见微知著，自当加意调摄为佳。

人参　川斛　南枣　半夏　茯苓　炙草　麦冬　丹皮　小麦

表虚易感风邪，里虚易作泻，上虚则眩，下虚则梦泄。宜玉屏风散。

黄芪　防风　白术　茯苓　牡蛎　炙草

脐中时有湿液腥臭，按脉素大，此少阴有湿热也。六味能除肾间湿热，宜加减治之。

六味去山药，加川柏　萆薢　车前　女贞

下体失血之余，阴气必伤，邪乃乘虚直入阴中，挟身中之虚阳而上逆，头热、肢冷、咳呛、气冲，至夜尤甚，皆其验也。此症邪少虚多，下虚上实，不与大概时病同法。此愚一偏之见也，未识高明以为然否？

生地　白芍　茯苓　麦冬　炙草　元参

疟发而血上下溢，得之中虚，而邪复扰之也。血去既多，疟邪尚炽，中原之扰犹未已也。谁能必其血之不复来耶？谨按古法中虚血脱之症，从无独任血药之理。而疟病经久，亦必先固中气。兹拟理中一法，止血在是，止疟亦在是，惟高明裁之！

人参　于术　炮姜　炙草

心者藏之脏，心太劳则神散而心虚，心虚则肾气乘之，故恐，经所谓厥气上则恐也。是病始因心而及肾，继因肾而心益困矣。经云：心欲软，肾欲坚。心软则善下，故软之必咸；肾坚则不浮，坚之者必以苦。又云：高者抑之，散者收之。治心肾神志不收者，法必本乎此。以心为血脏，肾为精脏；欲神之守，必养其血，欲志之坚，必益其精。则甘润生阴、质重味厚之品，又足为收神志之地也。

人参　川连　怀药　天冬　熟地　茯神　五味　牡蛎　萸肉　柏仁　桂心

骤惊恐惧，手足逆冷，少腹气冲即厥，阳缩，汗出。下元素亏，收摄失司，宜乎助阳以补纳；第消渴、心悸、忽然腹中空洞，此风消肝厥，非桂、附刚剂所宜。

炒黑杞子　鲍茴香　当归　桂木　紫石英　白龙骨　细辛

肝阴素亏，风温扰之，发为痉病，神昏，龂齿，瘛疭不定。法当滋养肝阴，以荣筋脉；清涤痰热，以安神明者也。若能应手，尚可无虑。

羚羊角　茯神　钩藤　川贝　真阿胶　鲜菖蒲　鲜竹沥

风热上甚，头痛不已，如鸟巢高巅，宜

射而去之。

制军　犀角　川芎　细茶

此肾厥心痛，背胀映及腰中。议用许学士香芎丸。

鹿茸　杞子　沙苑　大茴香　麝香

欠咳胁痛，不能左侧。病在肝，逆在肺，得之情志，难以骤驱。治法不当求肺，而当求肝。

阿胶　白芍　茯苓　丹皮　茜草　炙草　鲍鱼汤代水

肝脏失调，侵脾则痛，侮肺则干咳。病从内生，非外感客邪之比，是宜内和脏气，不当外夺卫气者也。但脉弱而数，形瘁色槁，上热下寒，根本已漓，恐难全愈，奈何？

当归建中汤

风气乘虚入于肾络，腰中痛，引背胁。宜寄生汤，补虚通络祛风。

生地　当归　黑豆　独活　怀药　杜仲　白蒺　炙草　桑寄生

肺之络会于耳中。肺受风火，久而不清，窍与络俱为之闭，所以鼻塞不闻香臭，耳聋、耳鸣不闻音声也。兹当清通肺气。

苍耳　薄荷　桔梗　连翘　辛夷　黄芩　山栀　杏仁　甘草　木通

风热久蓄脑髓，发为鼻渊，五年不愈。此壅疾也，则宜通，不通则不治。

犀角　苍耳　黄芩　杏仁　川芎　郁金

寒热后，邪走手少阴之脉，猝然不语，肩臂牵引不舒。宜以辛通之。

菖蒲　远志　甘草　木通　当归　丹皮　丹参　茯神

脾虚生湿，气为之滞，血为之不守。此与血热经多者不同。

焦术　泽泻　白芍　陈皮　炙草　茯苓　川芎　牛角鳃灰

胎前病子肿，产后四日即大泄，泄已一笑而厥，不省人事，及厥回神清，而右胁前后痛满，至今三月余矣。形瘦，脉虚，食少，腹都满，足渐肿，小便不利。此脾病传心，心不受邪，即传之肝；肝受病而更传之脾也。此五脏相贼，与六腑食气水血成胀者不同，所发补攻递进，而绝无一效也。姑拟泄肝和脾法治之。

台术　木瓜　广皮　椒目　茯苓　白芍

《医学读书记》终

读医随笔

〔清〕周学海　著

《读医随笔》提要

清·周学海澄之甫著。皖南建德人，是编先生于读书临诊之际，随所见而记之。其卷一列气血精神论、升降出入论、承制生化论、虚实补泻论。卷二上，列形气类。凡三阴三阳名义三篇，高骨大骨非一骨论，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气能生血、血能藏气论。卷二下，列脉法类，凡二十二条，此卷是发《脉简补》义未尽之余义也。太素约旨以彭用光书，删繁撮要，撰为此篇，以备诊家之一法。其卷三，列证治类十五条，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不按跞、春必病温，义不同论；燥湿同形同病；寒热同形同病；阴盛阴虚脉证辨；血热血干；湿热发痉、其人反清；自啮狂走，是气血热极，非祟也；痰饮分治说；论咳嗽；论喘；伤寒伤风，俱有戴阳；痉厥癫痫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汤先其时发汗而愈；药对症而增剧。其卷四，列证治类，自阴虚疰夏，阳虚疰秋，至欲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凡四十五条，皆能辨晰各证同中之异，而治法则不同，颇切治理实用。其卷五，列方药类，自石膏性用至青蒿、桔梗、柴胡、泽泻、龙骨，凡二十条，性味效用辨正，皆发明药物性能，为诸家本草之未备。其卷六，列评释类，自读《伤寒论》杂记，至与友条论读《伤寒论》法，凡二十三条，评论解释《素》《灵》《伤寒》之疑义，能阐发先圣未尽之奥旨。虽然，病证众矣，治法繁矣，古之名医，犹不能以一身尽历天下之病变也，学者苟能就是编玩味，熟记在胸，则临床触机应变，疑题悉解。

自　序

《读医随笔》者，学海之所以备遗忘也，意在温故以求新，实无新意之可采。徒以同志传诵一二，远方君子，多来索观，且促付梓，不能拂其请也而应之，迹近于自炫矣。夫学海之治医也，先治脉，次治药。脉有《脉义简摩》、《诊家直诀》之刻；药以亲尝未遍，不敢臆说，久未成书。若夫病证众矣，治法繁矣，虽古之名医，犹不能以一身尽历天下之病变也，何况小子，敢以管蠡之见，妄事窥测乎！仅于读书、临诊之际，随所见而记之，缺略琐碎，固不足为成书，亦复凌躐拉杂，未有体例，粗为分类，以付手民。其中陈陈相因者；蹇涩未畅者；繁杳不检者；前后重复异同互见者；触目皆是，识浅笔孱，贻讥大雅，知不免矣。昔之人，或广搜旧说，辑为宏编；或澄炼精思，约为枕秘。以此方彼，不亦蔑乎！虽然窃有说焉，宋人怀燕石而自以为宝也，一旦出示于人，乃悟其非宝矣；朱奉议作《伤寒百问》，早刊行世，得某友指摘之，遂改著《活人书》而传矣。学海深羡宋人之善悟，而将勉为奉议之能改也。然则是刻也，非自炫也，亦非非自炫也。

光绪戊戌暮春皖南建德周学海澄之甫书于邵伯埭舟中

《读医随笔》目录

卷一

证治总论…… 611

气血精神论…… 611

升降出入论…… 616

承制生化论…… 620

虚实补泻论…… 625

卷二上

形气类…… 631

三阴三阳名义一论六经、五脏不能强合…… 631

三阴三阳名义二直指本义起于分野，而广引以明之…… 631

三阴三阳名义三论六经、六气不能强合，又推论其余意也…… 632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 633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论…… 633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634

气能生血血能藏气…… 634

卷二下

脉法类此卷是发《脉简补义》未尽之余义也…… 635

单诊总按不同…… 635

浮沉起伏中途变易…… 635

脉不应病及脉平而死…… 636

脉中有线有吉有凶…… 636

脉有数道…… 637

止脉形势吉凶辨…… 637

摇摆之脉有来去辨…… 637

躁脉有浮沉辨…… 638

实洪实散虚洪虚散四脉辨…… 638

濡弱二脉辨…… 638

牢脉本义…… 639

弦软反为吉象说…… 639

浮脉反宜见于阴证说…… 640

浮脉反不宜发散说…… 640

数脉反不宜用清散说…… 641

浮缓反不如弦涩说…… 641

伏脉反因阳气将伸说…… 641

代脉结脉反为阳气将舒伏气将发说…… 641

短脉余义…… 642

已死有脉复生无脉…… 642

胎怪脉鬼胎脉…… 642

伏湿冲气脉…… 643

结气伏热脉辨…… 643

太素约旨彰用光书繁杂无绪，兹撮其要，撰为此篇，以备诊家一法…… 643

卷三

证治类…… 645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不按跃春不病温义不同…… 645

燥湿同形同病…… 645

寒热同形同病…… 646

阴盛阴虚脉证辨篇中所援诸论，并出张石顽《医通》…… 647

瘟疫脉沉…… 648

血热血干…… 648

温热发斑其人反清附虚劳将死，其人反清…… 649

自啮狂走是气血热极非祟也…… 649

痰饮分治说…… 650

论咳嗽…… 650

论喘附哮…… 651

伤寒伤风俱有戴阳附黄汗…… 653

痉厥癫痫奔豚…… 653

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汤先其时发汗则愈…… 654
药对证而增剧…… 655
卷四
证治类…… 656
阴虚注夏阳虚注秋并阳虚注夏 …… 656
论噫…… 656
论呕哕…… 657
惊跃…… 657
表里俱病治各不同…… 657
伤寒邪在阳经则脉浮在阴经则脉沉…… 658
少阳三禁辨…… 658
虫脉虫证…… 659
汗病…… 660
肺中伏风有专寒夹温不同…… 660
寒湿下受直伤少阴变证多端搜治匪易…… 661
史载之论水气凌心诸脉证…… 662
和解法说与《少阳三禁》篇参看 …… 663
血痹疟母合论…… 663
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 663
虚劳损极有内因外因两大纲…… 664
疟疾肝体坏外证…… 665
富贵贫贱攻补异宜其说有辨…… 666
病后调补须兼散气破血…… 666
病在肠胃三焦大气流行空虚之部与淫溢粘滞经脉膜络曲折深隐之部其治不同…… 666
身中腹中一股热气冲动者有虚实二因…… 667
五脏内伤外应见证…… 668
论痉不当以刚柔分虚实…… 668
黄疸黑疸…… 669
注冬…… 670
食填太阴证似结胸似温毒似阴虚…… 670
阴阳不别由于传派不清…… 671
辨阳旺阴生…… 671
用药须使邪有出路…… 671
发明欲补先泻夹泻于补之义…… 672
伏邪皆在膜原…… 672
瘀血内热…… 673
劳伤阳虚发热…… 673
末病尤当治本…… 674
利小便…… 674
利止遗止反为死证…… 675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675
风厥痉痫附中恶五尸 …… 676
中风实在上焦虚在下焦…… 677
厥逆奔豚脚气攻心…… 678
虚损奇证…… 678
敛散升降四治说略…… 679
新病兼补久病专攻…… 679
欲不可竭法宜疏肝健脾…… 679
卷五
方药类…… 680
石膏性用…… 680
丹皮不凉并桔梗 …… 680
论远志石菖蒲秦艽柴胡…… 680
敛降并用…… 681
敛散并用…… 681
桂枝正治吐血…… 681
暴病忌术…… 681
调经安胎同药之误…… 682
桔梗不能升散…… 682
仲景抵当汤丸大黄䗪虫丸…… 682
大黄泻心汤是实则泻子法…… 683
燥屎与宿食用药不同…… 683
小儿乳食停滞…… 683
金银薄荷汤下　金银花薄荷汤下金银箔…… 683
娑罗果…… 684
小柴胡非治疟正方…… 684
仲景方当分四派…… 684
阿片体性…… 684
当归…… 685
青蒿桔梗柴胡泽泻龙骨…… 685

卷六

评释类…… 686
读《伤寒论》杂记…… 686
读《内经》注疑五条附考一日二十四时，释右升右降 …… 688
读书须是笃信方能深入…… 689
旧案有败证收功太速者…… 690
四因正义…… 690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 691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 691
成而登天上古天真 …… 692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四气调神 …… 692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生气通天 …… 692
男子如蚕女子如恒《灵枢·热病篇》 …… 692
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 692
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 …… 692
反仰其手…… 693
应天者动五岁而右迁应地者静六期而环会…… 693
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为身热、无汗；滑者阴气有余也，为多汗、身寒 …… 693
折齿…… 693
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 693
《内经》寸口内外分配脏腑 …… 694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695
与友条论读《伤寒论》法…… 695

读医随笔　卷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证治总论

气血精神论

医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气、神，谓之三宝，不言血者，赅于精也。是故气有三：曰宗气也，荣气也，卫气也。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神有五：曰神也，魂也，魄也，意与智也，志也，是五脏所藏也。凡此十二者，为之大纲，而其变则通于天地万物，而不可以数纪。

《内经》邪客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五味曰：谷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转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咙，呼则出，吸则入。营卫生会曰：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息，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营出中焦，卫出下焦。中焦受气，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刺节真邪曰：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决气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五癃津液别曰：水谷入口，输于肠胃，其味有五，各注其海；其液别为五，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衣薄，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溜于膀胱，则为溺与气。非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所以任物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天年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本脏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恚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

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者，无智愚贤不肖，不能相倚也。伟哉论也！美矣备矣！

其合之于五脏，则有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五行之气之不同也；有肝泪、心汗、脾涎、肺涕、肾唾，五液之精之各足也；有肝魂、心神、脾意、肺魄、肾志，五蕴之神之至灵也。其为变也，气之乱，则为五胀出《灵枢·胀论》，为癫厥；精之乱，则为五水，为淋浊；血之乱，则为痈疽，为积聚，为衄衄，为咯血；神之乱也，精神虚而相并：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纷纭纠错，盖有不可以数计而口辨者。而兹乃括之以三气、四精、五神者，何也？道其常而已矣。其常奈何？气者，无形而有机者也。以其机之所动，有三焦之分出也。精者，有形者也。有形则有质，以其质之所别，有四等之不同也。神者，无形无机而有用者也。以其用之所成，故推见五性之大本也。

卫气者，本于命门，达于三焦，以温肌肉、筋骨、皮肤，慓悍滑疾，而无所束者也；营气者，出于脾胃，以濡筋骨、肌肉、皮肤，充满推移于血脉之中而不动者也；宗气者，营卫之所合也，出于肺，积于气海，行于气脉之中，动而以息往来者也。是故卫气者，热气也。凡肌肉之所以能温，水谷之所以能化者，卫气之功用也。虚则病寒，实则病热。营气者，湿气也。凡经隧之所以滑利，发肤之所以充润者，营气之功用也。虚则皱揭槁涩，实则淖泽胕肿，光浮于外。卫气失常曰：营气沛然者，病在血脉。宗气者，动气也。凡呼吸言语声音，以及肢体运动、筋力强弱者，宗气之功用也。虚则短促少气，实则喘喝胀满。凡人之身，卫气不到则冷；荣气不到则；宗气不到则痿痹而不用。此三者，《内经》谓之“肉苛”，谓其枯槁缩瑟，而光彩不发也。故卫气有寒热病；营气有湿病、燥病；宗气有郁结病，有劳倦病。三气互为体用，有两得而无两离者也。

秦景明曰：“气犹火也；水谷犹薪也。火大则能化薪，薪多则益能生火。此先天后天，还相为质者也。故热气蒸则湿气生，湿热盛则动气疾，而热亢则孔窍生烟，湿胜则水精不布。世谓补火即是补气，又谓降气即是降火，是止言卫气而已。柯韵伯曰：“水谷之精气，行于脉中者为营气；其悍气行于脉外者为卫气；大气之积于胸中而司呼吸者为宗气，是分后天运用之元气而为三也。又外应皮毛，协营卫而主一身之表者，为太阳膀胱之气；内通五脏，司治节而主一身之里者，为太阴肺金之气；通行内外，应腠理而主一身之半表半里者，为少阳三焦之气，是分先天运行之元气而为三也。是有六气矣，谬立名义，显悖经旨。试思所谓先天三气，何尝越于卫出下焦之外耶？后世言气者，遗宗气而言卫出上焦。其说始于华佗《中藏经》，盖误会《难经》心营、肺卫之义也。《难经》言心营、肺卫者，气行之机，非气出之本也。是故三气者，各有其本，各行其道，而不可相于，失常则变矣。寿夭刚柔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时去，怫忾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平人气象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左乳下，其动应脉。宗气也，其动应衣，宗气泄也。此三气之自敝也。五乱曰：气乱于心，则烦心密默，俯首静伏；乱于肺，则俯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乱于胫臂，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病能曰：有病怒狂者，病名曰阳厥。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何以知之？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癫狂曰：厥逆为病也，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著至教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

上为巅疾，下为漏濯。《口问》曰：人之自啮舌者，此厥逆上走，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调经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妄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善忘。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血气相失，故为虚焉；血与气并，故为实焉。此数病者，是三气之并而相乱也。调经曰："阳虚生外寒者，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阴虚生内热者，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熏胸中，故内热。言劳倦伤气，不能鼓动谷气精微达于周身，是以上下不通。而胃中水谷气热，仅能熏积于胸中也。此隔病之所起也。生气通天曰：阳畜积则当隔，隔者当泻。阳盛生外热者，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阴盛生内寒者，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生气通天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此三气之虚实相胜，所谓阴虚阳往，营竭卫降，即其事也。

精之以精、血、津、液，列为四者，何也？本神曰：五脏主藏精者也，故统谓之精。夫血者，水谷之精微，得命门真火蒸化，以生长肌肉、皮毛者也。凡人身筋骨、肌肉、皮肤、毛发有形者，皆血类也。精者，血之精微所成，生气之所依也。生气者，卫气之根，即命门真火是也，精竭则生气绝矣。髓与脑，皆精之类也。津亦水谷所化，其浊者为血，清者为津，以润脏腑、肌肉、脉络，使气血得以周行通利而不滞者此也。凡气血中不可无此，无此则槁涩不行矣。发于外者，泪、唾、汗，皆其类也。小便，其糟粕也。液者，淖而极厚，不与气同奔逸者也。亦水谷所化，藏于骨节筋会之间，以利屈伸者。其外出于孔窍，曰涕、曰涎，皆其类也。四者各有功用，而体亦不同。血之质最重浊；津之质最轻清；而液者清而晶莹，厚而凝结，是重而不浊者也；精者合血与津液之精华，极清极厚，而又极灵者也，是神之宅也。西医谓精中有三物：一曰虫，能蠕动者，男女交媾，即此虫与女精合而成形也；一曰珠，极细极明而中空，精平方一寸，约有珠五百颗；一曰白汁，极明而淖，珠与虫皆藏汁中。汁与珠二者，其于交媾结形，不知何用也？西医徒恃窥测，而不能明理，虽曰征实，然未免滞于象矣！

四者之在人身也，血为最多，精为最重，而津之用为最大也。内之脏腑筋骨，外之皮肤毫毛，即夫精也、血也、液也，莫不赖津以濡之，乃能各成其体而不敝。津枯则精血可粉，毛发可折。故决气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经脉别论曰：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此非汗出于脏也，各因其脏气之动，鼓津以外出也。营卫生会曰：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夫汗即津也，其与血，非一物也。而有无相应者？气机应也。故三气为阳，而营为阳之阴，以气与津并也。四精为阴，而津为阴之阳，以津随气行也。生气通天曰：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都，堤防也。高士宗曰国都。汩汩乎不可以止。精绝者，津耗也。叶香岩《温热论》谓养阴不在补血，而在生津。王孟英释之曰：此增水行舟之法也。有味乎其言之也。

五神者，血气之性也。喜、怒、思、忧、恐，本于天命，人而无此，谓之大痴，其性死矣。然而神之病，其变不可测，而又最不

易治，则其本末不可不知也。大抵神之充也，欲其调；神之调也，欲其静。痹论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生气通天曰：阳气者，静则养神，柔则养筋。柔者，动而和也。又曰：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形气乖离，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阴阳应象曰：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无度，生乃不固。故四气调神篇大义，所恶者逆，而所以奉生、奉长、奉收、奉藏者，必赖乎预也。故阴阳应象曰：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此五性之相制也。举痛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此五性之病机也。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藏精，精舍志，虚则厥，实则胀。此五性之病之虚实也。脾、肺、肾三脏，不言神病者，已具肝、心二脏之病之中，可推而知也。又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忧愁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敢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肾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长夏；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而死矣。此五性之病因、病形与其死期也。经曰：死于秋、死于冬，则治之不当用秋、冬之剂可知矣；经曰：死于春、死于夏，则治之不得用春、夏之剂可知矣。秋、冬之剂者，寒燥敛降之剂也；春、夏之剂者，温热升散之剂也。此治法之可以对观而得也。邪气脏腑病形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经脉别论曰：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此又外之不节，以伤其内，孟于所谓蹶者，趋者是气，而反动其心者也。凡察病机，惟鬼来克身，与子来泄气，二者其势最重。华佗曰：如心病入肝，是亦难治，子不合乘母之逆也。所谓思虑伤心，盛怒伤肾是也。又神病多征于梦，《灵枢·淫邪发梦篇》，是其义也。

大气者，精之御也。精者，神之宅也。神者，气与精之华也。各生于五脏，而五脏之中，又各有所主。是故气之主，主于命门；精之主，主于肾；神之主，主于心，而复从于胆。《难经》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又曰：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又曰：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所谓气主于命门者也。《上古天真》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六节脏象》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此所谓精主于肾者也。《灵兰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

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补遗云：脾者谏议之官，智周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经脉别论曰：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五脏气少，胃气不平。谓过用其心，伤其真气，致五脏脉气俱少也。《脉经》曰：思虑伤心，其脉弦是也。此所谓神主于心者也。奇病曰：口苦者，病名曰胆瘅。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矣。六节脏象曰：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也。仲景谓：心气虚则魂魄妄行。华佗谓：胆实热则精神不守。此所谓复从于胆者也。心胆，神之主，脑又神之会也，故凡有思忆，则目上注。

又尝论之，气之三也，精之四也，神之五也，此十二者，尤必以营卫为之宰。营卫之生也，各具其体而不可相离也，各成其用而不可相胜也，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也。赵晴初曰：津虽阴类，而犹未离乎阳气者也。《内经》谓薰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雾露所溉，万物皆润，岂非气中有津乎？验之口中呵气水，愈征气津之不相离矣。气若离乎津，则阳偏胜，即气有余便是火是也。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诸药系草木果谷菜诸部，其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以之为药，胜诸干质。诸露皆是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且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夫蒸露以气上蒸而得，虽属水类，而随气流行，体极清轻，以治气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药所能及。所谓气津枯耗者，伤阴化燥，清窍干涩。《内经》谓：九窍者，水注之气。干涩者，病人自觉火气从口鼻出，是津离乎气，而气独上注者也。所谓其体不可相离者此也。柯韵伯谓：气上腾便是水。此语最足玩味。盖阴气凝结，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温热助阳，俾阴精上交阳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水气上腾，其润泽有立至者。仲景以八味丸治消渴，即此义也。但枯燥有由于阴竭者，必须大剂濡养，如救焚然。故同一枯燥，而有阴凝、阴竭之分，二证霄壤，至宜细审，不可误也。所谓其用不可相胜者此也。微火缓烘，即令物燥，而盛火急炙，转令物润，故阴凝而见燥化者，当加大热品于清润之中，则力能蒸腾其气以开结而回阳。若但取小温小润，谬谓和平，而不知真阴转暗为所伤矣。病势日进，遂谓病不受温，改用清凉，致人于死，可叹也！赵晴初谓病重药轻，亦能增病，即此类也。此又始于相胜，成于相平者也。

气行之乱也，大率卫强营弱，营为卫扰而不得宁，而卫之为荣所滞者，则惟水肿一端而已。卫气之窜入营道也，乱之于在表肌腠之隙，则令人汗出而不可止，所谓卫气不共营气和谐也。风鼓其卫，不能自固，津随气行，而亦外越。以桂枝汤复发其汗则愈，不得援有汗禁汗之常例矣。乱于在里血络之隙，则令人血涌倾碗盈盘而不可御。或寒束其脉，血无所容；或痰壅其脉，血不能行；或火鼓其气，血为之奔逸而外溢。下文泄肺、肝，是治火盛。若痰壅，则宜兼温疏；若寒束，更重用温散矣。世医概用清降，以致成劳而死。《内经·示从容》曰：脉急者血泄，血无所行也。此理甚明，恨无知者。叶香岩治涌血，必先泄肺者，是急泄卫气也，然不如泄肝为尤切。二者皆气在于隙，故皆有所泄也。若气乱于大经之中，其机向外，而无所泄也，则壅盛于四肢，而逾垣上屋之事见矣。所谓巨阳、少阳，其动大疾，病为怒狂也。其机向内而无所泄也，则壅窒于脏腑，而昏厥颠仆之事见矣。更有气并于气之细络，而胀闷不堪，致生自啮自刃之变者；又有气滞于血之细络，而愦郁不解，致成为痒、为疹之灾者，至于营竭道涩，而卫气内伐，则不瞑；营盛肤湿，而卫气久留，则多卧。《内经》谓：胃不和则卧不安。《中藏经》谓：胆热则多睡，胆

冷则无眠　温病逆传心包，则神昏谵妄，此津伤而神机不利，清气不生也。经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借津以养也。是又因气之盈亏，而神为之累矣。盈亏虽殊，总由于推行不利而已矣。此气之失其道而相干者也。

升降出入论

六微旨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王氏释之曰：凡窍横者，皆有出入去来之气；窍竖者，皆有阴阳升降之气往复于中。即如壁窗户牖，两面伺之，皆承来气冲击于人，是则出入气也。西医谓：人居室中，不可两面开窗，则人之中气，为往来之气所冲击不能支，即头空痛矣。又如阳升则井寒，阴升则水暖，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可谓发挥尽致矣。刘河间曰：皮肤之汗孔者，谓泄汗之孔窍也。一名气门，谓泄气之门户也。一名腠理，谓气液之隧道纹理也。一名鬼门，谓幽冥之门也。一名玄府，谓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万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门户也。经曰：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则不能用也。故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闻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痹、爪退、齿腐、毛发堕落、皮肤不仁、肠胃不能渗泄者，悉由热气怫郁，玄府闭塞，而致津液、血脉、荣卫、清浊之气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随怫郁微甚，而为病之大小焉。李东垣曰：圣人治病，必本四时升降浮沉之理，权变之宜，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经谓：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仲景谓阳盛阴虚，下之则愈，汗之则死；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大抵圣人立法，且如升阳或散发之剂，是助春夏之阳气令其上升，乃泻秋冬收藏殒杀寒凉之气。此升降浮沉之至理也。天地之气，以升降浮沉，乃生四时。如治病，不可逆之。故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夫人之身，亦有四时天地之气，不可只认在外，人亦体同天地也。《吴医汇讲》引蒋星堰说曰：《伤寒论》所谓传经，即是出入精义。盖正气出入，由厥阴而少阴、太阴，而少阳、阳明、太阳，循环往复。六淫之邪，则从太阳，入一步，反归一步，至厥阴而极。此邪气进而正气退行，不复与外气相通，故开、阖、枢三者，最为要旨。见《素问·阴阳离合论》、《灵枢·根结篇》中。分言之，为出入，为升降；合言之，总不外乎一气而已矣。观东垣《脾胃论》浮沉补泻图，以卯酉为道路，而归重于苍天之气。考其所订诸方；用升、柴、苓、泽等法，实即发源于长沙论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引而伸之，所谓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虽内伤、外感殊科，而于气之升降出入，则无以异耳！吴鞠通《温病条辨》有曰：风之体不一，而风之用亦殊。春风自下而上，夏风横行空中，秋风自上而下，冬风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则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时八节也。诸家之论，阐发无余蕴矣。

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籥，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兹更举天地之气、人身之气，与夫脉象、病机、治宜，一一而条析之。

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行也，如轮之转旋，至圆者也。如春气自下而上，直行者，是冬气横敛已极，坚不可解，若径从横散，则与冬气骤逆矣。气不可逆也，故先从直行以活其机，而后继以夏之横散也。夏气疏散已极，若径从横敛，又与夏气骤逆矣。转旋之机不可骤也，故先以秋之直降，而后继以冬之横敛也。所以然者，各以其横行、直行之极也。直行极，则不可以径从直升、直降，而必先有横行开阖之气以疏之；横行极，

则不可以径从横散、横敛，而必先有直行浮沉之气以达之。若直行未极，则升者未尝不可以直降，降者未尝不可以直升；横行未极，则散者未尝不可以横敛，敛者未尝不可以横散。即如春日未尝无秋风，而春之后，决不可继以秋也；夏日未尝无冬风，而夏之后，决不可继以冬也。此天地四时斡旋之机妙也。

人身肌肉筋骨，各有横直腠理，为气所出入升降之道。升降者，里气与里气相回旋之道也；出入者，里气与外气相交接之道也。里气者，身气也；外气者，空气也。鼻息一呼，而周身八万四千毛孔，皆为之一张；一吸，而周身八万四千毛孔，皆为之一翕。出入如此，升降亦然，无一瞬或停者也。《内经》曰：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在内，阳之守也。又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阴气者，藏精而起亟也。此出入之机也。又曰：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而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此出入之数也。《推求师意》曰：在肝则温化，其气升；在心则热化，其气浮；在脾则冲和之化，其气备；在肺则凉化，其气降；在肾则寒化，其气藏。《内经》曰：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清气在下，则生飧泄。又曰：夏暑汗不出，秋成风痓。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升降出入之常变也。内而脏腑，外而肌肉，纵横往来，并行不悖，如水之流，逝者自逝，而波浪之起伏自起伏也。

其合四时也，春则上升者强，而下镇者微矣；夏则外舒者盛，而内守者微矣；秋则下抑，而上鼓者微矣；冬则内敛，而外发者微矣。此其常也。逆冬气，则奉生者少矣；逆春气，则奉长者少矣；逆夏气，则奉收者少矣；逆秋气，则奉藏者少矣。太过不及，皆为逆也，此其变也。故圣人必顺四时，以调其神气也。

其在脉象，则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关尺也，以候形段之上下，以直言之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以候形层之表里，以横言之也。病在上则见于寸，在下则见于尺；病在里则见于沉，在表则见于浮；里寒外热，则沉紧浮缓；里热外寒，则沉缓浮紧。上虚下实，则寸小尺大；上实下虚，则寸强尺弱。此脉象之大略也。

其在病机，则内伤之病，多病于升降，以升降主里也；外感之病，多病于出入，以出入主外也。伤寒分六经，以表里言；温病分三焦，以高下言，温病从里发故也。升降之病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则亦累及升降矣。故饮食之伤，亦发寒热；风寒之感，亦形喘喝。此病机之大略也。

至于治法，则必明于天地四时之气，旋转之机，至圆之用，而后可应于无穷。气之亢于上者，抑而降之；陷于下者，升而举之；散于外者，敛而固之；结于内者，疏而散之。对证施治，岂不显然而易见者乎？然此以治病之轻且浅者可耳！若深重者，则不可以径行，而必有待于致曲。夫所谓曲者，何也？气亢于上，不可径抑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清而降之；不足耶，先敛而固之，后重而镇之。气陷于下，不可径举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开而提之；不足耶，先敛而固之，后兜而托之。气郁于内，不可径散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者，攻其实而汗自通，故承气可先于桂枝；不足者，升其阳而表自退，故益气有借于升、柴。气散于外，不可径敛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者，自汗由于肠胃之实，下其实而阳气内收；不足者，表虚由于脾肺之亏，宣其阳而卫气外固。此皆治法之要妙也。苟不达此，而直升、直降、直敛、直散，鲜不偾事矣！尝忆先哲有言：胸腹痞胀，昧者以槟榔、枳、朴攻之，及其气下陷，泄利不止，复以参、芪、升、柴举之，于是气上下脱而死矣。此直升、直降之祸也。况升降出入，交相为用者也，用之不可太过。当升而过于升，不但下气虚，而里气亦不固，气喘者将有汗脱之虞矣；当降而过于降，不但上气陷，而表气亦不充，下利者每有恶寒之证

矣；当敛而过于敛，不但里气郁，而下气亦不能上朝；当散而过于散，不但表气疏，而上气亦不能下济矣。故医者之于天人之气也，必明于体，尤必明于用；必明于常，尤必明于变。物性亦然。寒热燥湿，其体性也；升降敛散，其功用也。升、柴、参、芪，气之直升者也；硝、黄、枳、朴，气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樱、覆盆，气之内敛者也；麻黄、桂枝、荆芥、防风，气之外散者也。此其体也。而用之在人，此其常也。而善用之，则变化可应于不穷；不善用之，则变患每生于不测。王汉皋论温病大便秘，右寸洪实，而胸滞闷者，宜枳、朴、瓜子横解之，苏子、桔梗、半夏、槟榔竖解之。其言横解、竖解是矣，其所指诸药，则未是也。即东垣诸方，惯用升、柴、枳、朴，亦未免直撞之弊。若洁古枳术丸，以荷叶烧饭为丸，则有欲直先横之妙矣。吁！医岂易言者乎？

又尝论之，气之开阖，必有其枢。无升降则无以为出入，无出入则无以为升降，升降出入，互为其枢者也。故人之病风寒喘咳者，以毛窍束于风寒，出入之经隧不利，而升降亦迫矣。病尸厥卒死者，以升降之大气不转，而出入亦微矣。生气通天曰：大怒则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调经曰：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扁鹊曰：阳脉下坠，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凡人出入之气，本微于升降，升降既息，出入更微矣。故扁鹊谓：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此所谓出入更微者也。

又尝著《左右阴阳论》、《劳瘵证治论》，文义浅陋，而与此相发。

其《论左右阴阳》曰：朱丹溪谓脾具坤静之体，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地天交之泰矣。近世黄元御著书，专主左升右降立说，以为心、肺阳也，随胃气而右降，降则化为阴；肝、肾阴也，随脾气而左升，升则化为阳。故戊己二土中气，四气之枢纽，百病之权衡，生死之门户，养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谨于此。其书八种，直将《素问》、《灵枢》、《伤寒》、《金匮》、《本草》五大部圣经，俱笼入左升右降四字之中。盖自以为独开生面，得《内经》左右阴阳道路之奥旨矣。窃思《内经》之论阴阳也，不只言升降，而必言出入。升降直而出入横，气不能有升降而无出入，出入废则升降亦必息矣。只论升降，不论出入，是已得一而遗一，况必以升降分属左右，则尤难通之义也。左右俱有阴阳，俱有升降。尝推求西医所论人身脉络功用，与夫气血之流行，合之《内经》大旨，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气是随六阴、六阳之经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即以经脉之升降为升降也。卫气不拘于经，行于手足六阳之部分则上升，行于手足六阴之部分则下降，是表升而里降也。《内经》以左右为阴阳之道路，未尝以左即升、右即降也。其义如寸口候阴，主中；人迎候阳，主外。举其大概而已。脉法又以左尺主膀胱、前阴；右尺主大肠、后阴。其于《内经》背阳腹阴，将何以合之？故确求升降之道路，只当分表里，而无分于左右也。或曰：人之患半身不遂者，何也？曰：半身不遂，是横病，不是直病。何以言之？人身腠理毛窍，在左边者，俱左外向；在右边者。俱右外向，前自鼻柱，后自脊骨，截然中分。故人侧卧，汗出显有界畔者，因侧卧，则向上半边毛窍热气上蒸，向下半边毛窍热气不能下蒸也。《内经》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故偏枯者，横气不能左右相通也；下痿者，直气不能上下相济也。左有左之升降，右有右之升降；上有上之升降，下有下之升降；上下左右，又合为一大升降者也。是故先天八卦，坎离分东西。此左阳右阴之义也；后天八卦，坎离分南北，此表升里降之义也。即如人身，热气蒸腾，只是向上，其表升可知也；水谷入

胃，糟粕下传，此必有气以行之，其里降可知也。经必以左右分阴阳者，日月升于东，降于西，人为日月所照，气亦随之而转旋。表之升也，动于左而右随之；里之降也，动于右而左随之。左则表升之力强，右则里降之力强耳！经谓：人左手足不及右强，右耳目不及左聪明者，亦此意也。

其《论劳痹证治》曰：痹者，闭也。其病有二：有虚劳之痹；有积聚、痈疽、麻木、疼痛之痹。其积聚、痈疽、麻木、疼痛之痹，有在经络者，有在脏腑者，前人论之详矣。《内经》、《中藏经》诸篇，可熟读也。至于虚劳之痹，即俗所谓干血劳者。人身外而经络，内而脏腑，其气不外五行。自上而下直分之，有直五行，即直五层，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肾也；自外而内横分之，有横五行，即横五层，亦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肾也。《内经》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言直也；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言横也。脉法：左寸心、关肝、尺肾，右寸肺、关脾、尺命，亦言直也；三菽肺，六菽心，九菽脾，十二菽肝，按之至骨肾，亦言横也。升降出入，虽分横直，统归于阴阳之嘘吸而已。人病虚劳，直气不能布于周身。若阴气先伤，则吸力先微，内不能至肾，至肝而还，而有骨痿之事矣；若阳气先伤，则呼力先微，外不能至肺，至心而还，而有皮聚毛悴之事矣。所谓肝肾心肺者，谓分野之表里浅深也。如是则脉行十六丈二尺为一周者，其数有不盈矣；不盈则升降出入之期促，故脉数也。《难经》论损至之脉曰：一呼三至，至一呼六至，此至之脉也；一呼一至，至四呼一至，此损之脉也。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损脉之为病，始于皮聚毛落，而极于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之为病也。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穷之于其极也。卢子由曰：脉来之损至，即脉至之疾徐，至固不离乎至，损岂独外于至乎？是盖疑虚损之脉，必数而无迟也。扁鹊亦曰：一呼脉四至以上，谓痹者脱脉气，谓失十六丈二尺一周之常经也。然虚损脉迟者甚多，但其情不同。脉数者，血液先败，塞其气道，气悍而不通，故短促也；脉迟者，血液未败，而真气之力不能劲达，如人行路遥，力倦而欲息也。是其病始于气，而未坏有形之血液，故易治，补其气而血自生也；气不能周，反见脉数者，是血坏而气无所归，故难治，补其气而血愈壅也。是故初病即见脉数者，是因痹致虚，血病累气，故曰从下损上，即由里而表也；先脉迟而渐见脉数者，是因虚致痹，气病累血，故曰从上损下，即由表而里也。至于气不能至肾至肺，非全无气也，正气为邪气所据，不能应期而至耳！若全无气，则一脏气绝，五脏俱无以自存矣。此劳痹之大义也。积聚、痈疽、麻木、疼痛之痹，在经络之中，只是两头有气，中间隔塞，其本未伤，疏之而即复矣。譬如一管之中，有物结之，去其结而气自行矣。此实痹之大义也。实痹之治无论矣。劳痹之治，《难经》有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皆以虚言之也。而劳痹之为病，往往虚实夹杂。仲景治血痹风气百疾，有薯蓣丸，是补其虚也；有大黄䗪虫丸，是攻其实也。更有外邪久结，证同虚损，如徐灵胎所谓风寒不醒成劳病者。近日凡病咳嗽，辄称肺热，桑叶、麦冬，摇笔即来。生地、知母，满纸俱是。于是阳气日衰，风寒与水饮合力盘踞膻中，渐致夜不伏枕，涎中带红，头面胕肿，呼吸喘促，饮食呕逆，大便溏泄，而危矣。故今之病五苓、青龙证者，无不逼入劳损，覆辙相寻，至死不悟。张景岳曰：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于经络；饮食之滞不消，而积聚于脏腑。或郁结逆气，有不可散；或顽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形不足，不知病本未除，还当治本。若误用补，必益其病矣。医能明此，其寡过矣乎！

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气之来路，而后能开

邪气之去路。病在升降，举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闭之。或病在升降而斡旋于出入，或病在出入而斡旋于升降。气之上逆，下不纳也；气之下陷，上不宣也；气之内结，外不疏也；气之外泄，内不谐也。故赵晴初曰：人身内外作两层，上下作两截，而内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动相牵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内之下截，而上截之气即陷，内上即空，其外层之表气连邪内入，此结胸之根也。譬如发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内之气跟出，内上即空，其内下之阴气上塞，此痞闷之根也。故在上禁过汗，在内慎攻下，此阴阳盈虚消长之理也。

抑吾尤有默会之旨，不欲为外人道，而不得不道也。《内经》以升降出入关于生长壮老已者，何也？本草称日能松物，以絮久曝日中，则松矣，是日有提摄之力也。凡物皆向日，不独葵、藿也。非物有知，日有摄力也。人在日下，其气亦为日所提摄矣。物置地上，久则下陷，以地心有吸力也。人在地上，其气亦为地所吸引矣。至于气之往来于空中，更无一息之或间。庄子曰：人在风中。仲景曰：人因风气而生长。人为风所鼓荡，其气之出入不待言矣。人之初生，合父精母血而成形。其体象地，各有自具之吸力。其力多藏于五脏及骨髓之中，故气能自固于体中而不散也。及其生也，则上为日所摄，下为地所吸，中为风所鼓荡，而日长日壮矣。及其衰也，摄之久而气渐上脱矣，吸之久而气渐下脱矣，鼓荡之久而气渐外散矣，故为老为已也。大抵三气之中，惟地之吸力最强，故入死则体重，以本体不能自主，全为地所吸也。又人死，其尸不可见日，恐复为日气所提摄而尸走也。生人不可与尸骑牛临面，生人身有吸力，恐尸中游气未尽，二气相感而相吸，而亦有尸走之事也。是说也，前人未言，得毋骇俗乎？夫人劳则气动，而心劳则五脏之吸力皆疏，故气易散，而易老易已也。人静则气固而心静，则五脏之吸力尤固，故气常完而多寿难老也。然则明于斯义，是亦养生之助也。而又何骇乎？痹论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生气通天曰：阳气者，静则养神，柔则养筋。大惑论曰：心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故经脉别论叙五脏喘汗之事，而申其戒曰：四时之病，常起于过用也。故曰：无形无患，与道合同，惟真人也。

承制生化论

天地一倾轧之宇也，阴阳一摩荡之气也，五行一倚伏之数也，万物一推移之象也，四时一更代之纪也。此之谓日新，此之谓不息。不制则不生，不胜则不复，而天地之机息矣，人物之类灭矣。其机不激则不动，不动则钝而不灵，而阴阳五行积于无用之地矣，天地万物有不摧裂破坏者乎？《内经·六微旨大论》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夫曰下口承云者，此以六气之步言，其措词不得不如此。若推究万物之体，则所谓下者，非本体之外，别有所为下也，乃本体之中，自有此气浑于无间者也。所谓承者，非从其外而附之，乃具其中而存之者也。何者？天下无一物不备五行，四时无一刻不备五行之气，但有多寡之数，盛衰之宜。一或运行有差，则胜者亢，而不胜者害矣。其所以不终于害者，以有制之者也。其制也，非制于既亢之后也。火承以水，则火自有所涵而不越；水承以土，则水自有所防而不滥；土承以木，则土自有所动而不郁；木承以金，则木自有所裁而不横；金承以火，则金自有所成而不顽。承者，隐制于未然，斯不待其亢而害，消于不觉矣。至于制之云者，世皆以为抑其生之过，而不知制者，正以助其生之机也。木得金制，则不致横溢而力专于火矣；火得水制，则不致涣散而精聚于土矣。此言生也。木亢不成火，以

其湿也，得金制之，则木燥而火成矣；火亢不成土，以其燥也，得水制之，则火湿而土成矣。此言化也。制也者，万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既防亢害之后，而又开生化之先，其诸乾坤合辟阴阳不测之妙乎！明斯义也，其于病气胜复倚伏之机，治法气味合和之道，豁然贯通矣乎！谨采先哲之名谈，一得之管见，有关于运气之旨，病机之变，治法之要者，条列于下，以备观览焉。

夫以四时、五行、运气之变也，其机甚微。亢之害也，木亢则土害，土害则水肆而火熄，土愈失发生之源矣；火亢则金害，金害则木横而土微，金愈乏资生之本矣。土、金、水仿此。此亢之害，害及于他者也。亦有亢之害，害反及于身者。史载之曰：经言，天火下临，则肺金上从，白起金用，而草乃眚；燥气下临，则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土乃眚。以常所胜论之，则火至而肺病，金至而肝病。今也天火下临，则金以从天之气，而白乃用，故病反生于肝；天金下临，则木以从天之气，而苍乃用，故病反生于脾。举此类推，则厥阴司天，脾气上从，而水斯眚；太阳司天，心气上从，而金斯眚；太阴司天，肾气上从，而火斯眚。皆可知矣。此天度之尊，独异于他。经言：天能制色，以其能制胜己，而使不为害。至于司地，则气化之正，各随其证矣。惟胜复之候不同，亦随其气之多寡以求之。胜之为病轻，复之为病重；胜则所不胜者，顺受其克，复如报怨仇焉，此不可不知也。如木之受病，本于肺金所制，则不过肺气有余，凌犯于肝，生眼昏、眦痒、耳无所闻、胸痛、体重诸病耳！若乃木化之盛，肝气妄行，大伤于脾，则金必相救，邪反伤肝，能使人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痛引少腹：故经言上应太白星者，谓金之复也。载之之论如此。所谓胜者，亢之害也；所谓复者，承之制也。经曰：风伤肝，燥胜风；热伤气，寒胜热；湿伤肉，风胜湿；燥伤皮毛，热胜燥；寒伤血，湿胜寒。此胜之气也。又曰：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甚则水闭胕肿。此胜之证也。又曰：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随之。此复之机也。又曰：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小大，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又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此胜复之大数也。所以然者，如木亢害土，则土气无所泄而专精于金矣；土亢害水，则水气无所用而积力于木矣。金反报木，而土气得伸矣；木反报土，而水气得伸矣。不但此也，今日之亢，即是前日之制，而今日之制，又为来日之亢，制之不已，则又亢矣，经曰：侮反受邪。史载之曰：复之病重者，复之气以积久而力厚，胜之气以发泄而无余也。故经曰：所谓胜至，报气屈伏而未发也，胜至而复，复已而胜，无常数也。故经又曰：无翼其胜，无赞其复。谓治胜气者，宜预安其屈伏，无令复气之反侮也。呜呼！圣人之教深矣。此亢之害，害反及于身者，所谓不戢自焚也。所谓制也，所谓复也，此皆承制之实也。更有承制之虚。实者能生能化，虚者不能生化也。何以言之？承制之实者，木亢而金来制木，实已生化金气来复也；金亢而火来制金，实已生化火气来复也。虚者，乃木亢极，而见金之幻象，其金不但不能制木，而实害土之极也；金亢极，而见火之幻象，其火不但不能制金，而实害木之极也。刘河间曰：疮疡属火，而反腐出脓水者，犹谷、果、肉、菜，热极则腐烂，而溃为污水也。溃而腐烂者，水之化也。所谓五行之理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故火热过极，则反兼于水化也。又曰：诸暴强直，支痛缓戾，里急筋缩，皆属于风者，燥金主于紧敛，短缩劲切，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由亢则害，承乃制也。况风能胜湿而为燥也，一部《原病式》，其论皆如此。此承制之虚也。其承制乃亢害，非生化也。易老《保命集》中，

所谓兼化之虚象者也。而刘氏乃曰：经云亢，则害，承乃制者，谓亢过极，反兼胜己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炼金，热极则反为水。五行之理，微则当其本化，甚则兼其鬼贼。如此，是直以亢极之幻象，误为承制之实用矣。认似作是，岂不谬乎？河间所论，乃承制之虚，此辨最精透，自古无人见及。

治病者，于承制之实，必能安其屈伏，而始有防微之功；于承制之虚，必能察其本原，而后为见真之智也。且夫五行之相生相制也，万物由此而成，万法由此而出。故张隐庵有曰：枣色黄味甘，脾家果也。凡木末之实，而为心家果者，生化之道也；木生心火。木末之实，而为脾家果者，制化之道也。木制脾土。盖天地所生之万物，咸感五运六气之生化，明乎阴阳生克之理，则凡物之性，皆可用之而生化于五脏六腑之气矣。故桃为肺之果，核主利肝血；杏为心之果，核主利肺气。皆制化之理然也。本草述大黄条，引卢不远曰：大黄味大苦，气大寒，似得寒水正化，而炎上作苦，苦性走下，不相反乎？《参同》云：五行相克，更为父母。《素问》曰：制则生化。是故五行之体，以克为用。其润下者，正炎上之用乎！则凡心用有所不行，变生痰疾者，舍同类之苦，巽以入之，不能彰其用而复其常也。夫是说也，即六元正纪曰：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阳；少阴、少阳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此有所施，则彼有所奉。所谓太阴雨化，施于太阳者，太阳寒水之用，必受太阴雨化之施，而其用乃成；而太阴雨化之用，亦必受太阳寒水之奉，而其用乃成也。故制也者，六气之所以成己而成物也。卢氏不引《内经》而引《参同》，舍近取远，非引掖后学之道也。此生物之体性也。

至于制方之法，则柯韵伯论四神丸方义，有曰：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阳气当至不至，虚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泻于黎明。其由有四：一为脾虚不能制水；一为肾虚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补骨脂之辛燥者，入肾以制水；佐肉豆蔻之辛温者，入脾以暖土；丸以枣肉，又辛甘发散为阳也。一为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一为少阳气虚，无以发陈。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酸温，以收坎宫耗散之火，少火生气，以培土也；佐吴朱萸之辛温，以顺肝木欲散之势，为水气开滋生之路，以奉春生也。此四者，病因虽异，而见症则同，皆水亢为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剂，五味散是化生之剂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则同，故可互用以助效，亦可合用以建功。合为四神丸，是制生之剂也，制生则化，久泄自瘳矣。此制方之法，必本于五行承制生化之理也。若此者，皆往哲之名论，或论运气，或论物性，或论病机，或论方法，亦云备矣。

至于平日读书之管见，则有论五行体性、功用、与病机吉凶、缓急之篇。曰：肝主东方风木，其体温润，是土气也。木克土，即为土所供奉也。其性疏泄，是木之正气也。其用燥，凡湿得风则干，是金气也。金克木，木含金气即为金所制伏，不使疏泄太过也。心主南方火热，其体干燥，凡物必干燥始能着火，又物得火则坚，是金气也。火克金，即为金所供奉也。其性大热，是火之正气也。其用蒸，凡物为火所逼则潮，是水气也。水克火，火含水气即为水所制伏，不使炎热太过也。脾主中央湿土，其体淖泽，是水气也。土克水，水为土之奴，当供奉夫土者也。其性镇静，是土之正气也。静则易郁，必借木气以疏之，土为万物所归，四气具备，而求助于水与木者尤亟。何者？土不可燥，亦不可郁，故脾之用主于动，是木气也。肺主西方燥金，其体劲洁，是木气也。其性清肃，是金之正气也。其用酷烈，酷暑烈火，火使人畏，金亦使人畏，是金中有火神也。火有光明，金亦有光明者也。肾主北方寒水，其体流动，是火气也。其性沉下，是水之正气也。其用温润，是土气也。由是观之，五行之中，

各有五行，不待外求，而本体自足。此天地相生相成，自然之数，当然之常也，停停匀匀，不偏不倚，至于有变，则为病矣。变者，谓自病而所不胜者乘之，与自病而乘所胜者，皆是也。二者吉凶缓急，前人皆混统立说，未曾分析。今吾思之，凡自病而所不胜者乘之，其吉凶未可知，而其势必缓也；自病而乘所胜者，其势急而必凶矣。何以言之？自病则本当为人所乘，其势顺；自病而反能乘人，其势逆也。其顺逆奈何？正虚与邪实之别也。正虚者，脾土虚则肝木盛，心火虚则肾水盛，肝、肾本无邪，本无意来克脾、克心，不过五脏之气，此亏则彼溢，有互相挹注之势，故土虚不运，则木气满闷；火气不扬，则水气寒凝耳！其病在自虚之脏，而不在来乘之脏也。其吉凶不可知者，何也？谓自虚之脏气微，则相生之力微，但以药助之，而可复矣，并无事泻来乘之脏也。是其治最易，而无待辗转斡旋也。必自虚之脏气竭，而后相生之力竭，而不可为矣，故曰其势缓也。邪实者，肝邪实则克土，不必土脏之虚也，而径克之；肾邪实则克火，不必火脏之虚也，而径克之。克之则传之，七传而生气绝矣。其绝也，不待其七传而知也，当其初传，而预决之矣。何也？有病之脏，本不当力能乘人，今其力能乘人者，邪盛而本脏之元气已绝，不能自主，惟邪气之所欲为而肆行无忌也。若本脏元气未绝，则自能监制邪气，不使横溢至此矣。本脏气绝，则生生之源竭，而所胜之脏失其所恃，故克而传之易易也。如肝邪实，则肝之正气不能生火，而土之化源已虚。肝邪来逼，略无救援，既经传脾，肝脾合气，邪力愈大，正气愈微，势如破竹。初或数日而传一脏，继则一日而传一脏，或一日而传数脏矣。当其初传，化源已绝，用药补泻，皆穷于无可施，故曰其势凶而急也。何也？所谓邪实者，以其得母气之生助也。肝挟水邪而克土，则火不能生；脾挟火邪以克水，则金不能助故也。是同一相乘相克，而其吉凶缓急，如是悬隔，临诊决病，视人生死，其可不尽心乎？故越人、仲景论治未病，皆曰见肝之病，必先实脾，是当其未传而急防之也。急防云者，抑木之亢，扶土之衰，仍资火气，以导木之去路，培土之来源。其法攻补兼施，辗转斡旋，如隔二隔三，泻南补北，良工心苦，正为此耳！至如薛立斋、张景岳辈，每曰补正则邪自去。此乃自虚而为人所乘者，变因自虚，人本无邪，故直补本宫，无事诛伐也。

又尝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假者反之之义，曰：前贤有言，实热以苦寒折之，虚热以甘温除之。用苦寒者，是热者寒之、微者逆之之义也；用甘温者，是假者反之之义也。又言阴盛格阳，阳盛格阴，则先其所主，伏其所因，或寒药而热服，或热剂而寒佐，是甚者从之之义也，所谓反佐是也。此三者，逆之义为最显，从之义前贤发之为最详，独所谓假者反之，自昔未有笃论，而又往往混于甚者从之之中，漫无分别。不揣狂愚，聊献一得，以质高明。即如甘温除大热一事，岂真大热而可用甘温耶？是必虚热也。夫所谓虚者，何也？气虚则必寒，寒非热也；血虚则必燥，燥为次寒，亦非热也。其热何也？是亢极而见胜己之化也。燥为金气，热为火气，寒为水气。燥之化热，是化其所不胜，以火克金，即经之所谓承也；寒之化热，是化其所胜，火反侮水，即仲景之所谓横，是阴阳二气之对化也。虚热生于寒，燥热由虚生。虚、热二字，当折看，不当连读。惟其虚也，燥也，故以甘润燥，以温煦寒也。虚燥去而热自除，是真火蒸腾，而物转润矣。故不知者以为大热，其知者以为寒燥；不知者以为甘温除大热，其知者以为甘温除寒燥；不知者以为反治，其知者以为正治。就其假者而言之，则谓之反；就其真者而言之，则犹是正也。刘河间谓：己亢过极，反似胜己之化。似也者，假之谓也。医者能见其真，而不眩于假，斯可矣！虽然甘温除假热，固矣。而用甘温之法，又有术焉，非

徒曰甘温，遂尽厥妙也。凡病气正来者，其气多实而强；病气反来者，其气多变而幻。故《内经》每致警于虚邪也。何者？其气既能自化，是已挟人身之灵气以为气矣。以甘温治其本原，直捣老巢，而真相可见矣。但气灵而药不灵，往往药力为病气所据，而不得达其巢窟，将甘温反助病气以为虐，故药之中亦必具有灵气，而后足以与病气相敌。所谓灵者，何也？凡物必力有余而后能化。寒燥化热，必寒燥厚积日久可知也。厚积日久者，郁结之谓也。气虚不足以推血，则血必有瘀；血虚不足以滑气，则气必有聚。东垣诸方，多用升、柴。而滑伯仁谓每用补剂，加桃仁等破血疏络之品，其效最捷。经谓反佐，治实热者，苦寒而佐之以热；治虚热者，甘温亦可佐之以寒。虚劳大热，每用热药凉服。又，昔人论连理丸治吞酸，能变胃而不受胃变，是皆灵之类也。病有化气，药亦有化气。如酸甘化阴，辛甘化阳是也。善用者，且能借病之假气，以助药之真力，是即兵法之招抚者也。昔人又谓：化气之力，甚于本气。盖气之所以能化者，必其人之正虚，而邪气之力厚，有以胜夫人之正气，于是化良为寇，反挟人之气，以还而伤人。如寒燥化热，非寒燥已化为热也。寒燥自在，而其力又能驱使人身之正气为热，以为之疑阵作障于外也。所谓承制之虚也，其气最幻而最锐，故医者必以全神全力制之，视其变化而捷应焉，乃可有济。此虚劳内伤大病之所以难治也。虚劳大病，往往近于鬼神，非鬼神也，化气之灵者也，仍即人身本气之灵者也。

此二篇者，或论物性，或论病机，或论治法，揆之经旨，固未能发明万一；又尝综而论之，世间无物不本于五行也。天地之气，有常有变。风，其性升，其体寒，其用温，其化燥；寒，其性敛，其体湿，其用寒，其化风；暑，湿热之合也，生于郁，体用俱同湿热，其化风燥；湿，其性重，其体热，其用湿，其化寒；燥，其性降，其体风，其用燥，其化火；火，其性散，其体燥，其用热，其化湿。此顺化也，亦曰传化。更有对化，即湿极化燥、寒极化热是也。对化有虚有实。传化是气机更代之常，对化是气机愤激之变，故必极而后化也。又有兼化，亦虚化之类也。又有合化，如风合热而化燥，寒合湿而化热，亦实化之类也。五行之气，金木皆有燥，水土皆有湿，但金燥而敛，风燥而散，土湿而热，水湿而寒，火则能燥能湿，其燥者木亢而水不交也，其湿者土郁而木畅也，故火得风而焰长，以器掩之，而器即润矣。此五行生化之性情也。

四时更代，成功者退，一盛一衰，互相牵制，不独天地之气然也，即人之性情亦如之。经曰：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悲伤肺，喜胜悲；恐伤肾，思胜恐。又胆为中正之官，谋虑久不决则伤胆也；肝为将军之官，郁怒不得发则伤肝也。恐惧不止，注而为思；思虑不得，激而为怒；盛怒不止，郁而为悲；喜无节，则易恐；悲太过，则易喜。此五脏性情之承制生化也。故扁鹊、华佗，皆能以激怒起沉疴，张子和亦能以引笑开痼疾，非大具神通者乎！

至于治病之法，则以安仇之义为最奥要，其义大著于《至真要论》中。如太阳寒水之胜而克火矣，治之者，必以甘温土性之药制水，以苦温火性之药扶火是矣。然水之亢者，不可徒制也，必有以顺其性而导之，故复以酸温木性之药，开水气滋生之路，即以培火气发生之源也，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法至密矣。而未已也，如此治之，则水必退，火必进，水衰火锐，土气又将上僭矣。故仍以咸寒水性之药小佐其间，合酸温木性以并力制土，此所以安其屈伏，无使胜复之相寻无已也。前贤医案，常有先用热药以愈病，后用凉药以清余患者。此类多矣，非熟于气化，能如是乎？

总之，五行之气，有亢而后有制，有制而后有生有化，此自然之数也。故业医者，必

讲求亢害承制生化六字，而善用之。于是每遇一病，可以逆而制之，亦可顺而导之，调其气使之平，而生化之常复矣。试更以经义证之。经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此五行之相制也。又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义，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又曰：折其郁气，资其化源，无翼其胜，无赞其复。迎而夺之，恶得无虚；随而济之，恶得无实。又曰：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此五胜、五郁之治法也。故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而厥阴遂先酸后辛矣；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而少阴、少阳遂先甘后咸矣。土、金、水仿此。先用泻者，制其胜也；后用补者，安其复也。

又如气味之用，互用生化。经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者，不治五味属也。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服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天之由也。盖以自来用药者，只求其气，不求其味。但取气寒以治热，而不知寒之苦者入心化火也；但取气热以治寒，而不知热之咸者入肾化水也。味久则化气者，经曰：味归形，形归气。又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故五味久服，即增气也。味阴气阳，阳动而散，阴静而留，留则久积力厚，与脏气合同而化，用药者当知防微矣。李东垣曰：同味之物，必有诸气；同气之物，必有诸味。用其味者，必审其气；用其气者，必防其味也。

又如脉象之至，亦本六气。经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阅气左右，随其所在。何者？谓不得以天地之气，主诊一岁，必随六气之至，分诊四时也。六气之脉奈何？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其至也，或太过，或不及，更有涩极似滑，弦极似缓，虚寒似热，大热似寒，病内寒而脉中空，邪外充而脉内陷，故承制有虚实，生化有真假，虽明者往往为所眩矣。经曰：脉从病反者，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诸阴之反者，脉至而从，按之鼓其而盛也。明乎此，而脉无遁矣，而病无遁矣，而治亦无难矣！

虚实补泻论

虚实者，病之体类也。补泻者，治之律令也。前人论之详矣。兹撮其要者，与平日读书之所记，汇辑于此，以为温故之一助云。夫《内》、《难》、仲景之论虚实也，其义甚繁。有以正气盛衰分虚实者，所谓脉来疾去迟，外实内虚；来迟去疾，外虚内实也。有以邪盛正衰分虚实者，所谓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也。有以病者为实，不病为虚者，所谓内痛外快，内实外虚；外痛内快，外实内虚也。有以病者为虚；不病为实者，所谓阳盛阴虚，下之则愈，汗之则死；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也。有以病在气分无形为虚，血分有形为实者，白虎与承气之分也。有以病之微者为虚，甚者为实者，大小陷胸与泻心之辨也。有以病之动者为虚，静者为实者，在脏曰积，在腑曰聚是也。有以病之痼者为实，新者为虚者，久病邪深，新病邪浅也。有以寒为虚，以热为实者，阳道常实，阴道常虚之义也。有以寒为阴实阳虚，热为阳实阴虚者，阴阳对待，各从其类之义也。有以气上壅为实，下陷为虚，气内结为实，外散为虚者，是以病形之积、散、空、坚言之也。至如从前来者为实邪，从后来者为虚邪，此又五行子母顺逆衰旺之大道也。《内经》首篇，即以虚邪与贼风同警，所谓去而不去，命曰气淫，乘其所胜，而侮所不胜也。后世以虚邪为不治自愈，不亦谬乎？此虚实之大略也。虚实既辨，则补泻可施。《灵枢·终始》曰：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

也，大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此补泻之机也。

若夫补泻之法之妙，则莫详于《素问》及阴阳大论，而越人、仲景各从而发明之。脏气法时论本五脏苦欲之性，以明补泻。其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至真要论本司天在泉六气之胜复，以明补泻。其文甚详，今举其司天胜气之治，而以其余附之。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先酸后辛。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在泉，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先甘后咸。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收之。按末句收当是软，或咸是酸。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在泉，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先苦后甘。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火淫所胜，平以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在泉，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犯温凉。少阴同法。火位之主，与少阴同。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燥淫所胜，平以苦湿，新校正云：湿当是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在泉，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新校正云：甘辛，当是酸辛。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先辛后酸。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在泉，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新校正云：甘热当作苦热。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先咸后苦。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揆厥大义，无非制其胜，安其复而已。如木之胜也，金虚寡畏，而乘土矣，于是补金以制之，扶土以逆之。又以胜气不可直折也，导之以补火之味，以开木气资生之路，使其气有所发而不郁，所谓泻也，是已妙之至矣。然自此金进木退，而土寡于畏，恐又将克水也，于是平之，以补水之味以滋木之元神，使不致受邪于反侮也。此治当令之胜气也。若夫反胜者，乃虚邪鬼气，不当令者也。彼反胜则此郁，郁之发也必暴，尤当预有以防之。复气即郁气之发也，一发无余。其治又有再安复胜之法，审其脉证而调之。故曰：所谓胜至，报气伏屈而未发也；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又曰：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又曰：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此之谓也。

《难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

补北方者，旧解纷出，穿凿支离，其实文意浅直，不须深求。东实西虚，非必不可泻东补西，而必泻南补北也。以为泻东之外，仍可泻南，而决不可补南也；补西之外，仍可补北，而决不可泻北也。下文推究五行当更相平，及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之义，乃专就所以泻南补北而发挥之。水胜火句束上，子能令母实二句起下，是提空立论，不粘上木之子、木之母也，故复以故泻南补北句遥遥接下。后人只因不识经文用笔离合之致，泥定上下子母字面，遂窒碍难通也。试于子能令母实上，加一"凡"字，便豁然矣。

《金匮》首篇论治未病之道曰：上工治未病，何也？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仿此。此章之义，徐氏随文衍释，尚得真诠，但于"虚实"二字，未见分晓，遂令后人致疑耳！尤氏、黄氏径将中段删去，其言曰：五脏之病，实者传人，而虚者不传。是未明虚实之义者也。夫实者传人，此事理之常，不待上工而知也。虚者亦能传人，此事理之微，故中工不能知之。凡经言虚实者，皆当从五行气化推之。肝属木，其气温升；心属火，其气热散；脾属土，其气湿重；肺属金，其气清肃；肾属水，其气寒沉。此五脏之本气也。本气太过，谓之实；本气不及，谓之虚。虚实皆能为病，《金匮》之义，就其虚者言之也。肝失其温升，而变为寒降，则为虚矣。肝寒传脾，肝不上举，脾寒下陷，将下利不止而死矣。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者，皆就其性之温者用之，非酸寒、甘寒、苦寒之用也。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是寒气辟易也。肺被伤则金气不行，是清气屈伏也。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是肝遂其温升之性也。所谓肾与肺者，俱指其气化，非指其正体、正用也。肾即肝中之寒气，肺即肝中之清气。金气不行、水气不行云者，肝中之寒气、清气不得肆行也。只是肝受寒邪，失其本性，不可专于泻肝，当补肝之本体，而温土以养其气耳！若肝热者，多见痉厥，不专传脾，而兼传心矣，是为有余，为实邪。治之但直泻其本宫，或兼泻心脾矣；不得用焦苦助心实脾法也，故曰实则不在用之。旧注于"虚实"二字，囫囵读过，遂致难通。《难经》曰：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此虚实之旨也。肝之后为肾，肾属寒水，肝挟寒水之势，欲反侮脾，故实脾之中，即寓制肾以治其本，肝脾温润腾达，而清寒之邪自退矣。此之谓伤肾、伤肺也，即伤肝中之寒邪、清邪也。东垣谓：凡言补之以辛甘温热之药者，助春夏升浮之气，即是泻秋收冬藏之气也。若《内经》谓：肾受气于肝，传之子心，至脾而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至肺而死。此气之逆行也，是言实邪之相传也。事与此殊，义可对勘。肝受气于心，是从前来者，为实邪，当泻心、肝，而补脾、肺矣；肾受气于肝，当泻肝、肾，而补心、脾矣。不得肝有病，反补用酸也。至《内经》以酸为泄，《金匮》以酸为补，此体、用之别也，前贤已论之矣。夫肝实之治，《内经》有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是其义也。此皆补泻之大经大法也。

其他，则汗、吐、下，皆泻也；温、清、和，皆补也。有正补，正泻法，如四君补气，四物补血是也。有隔补、隔泻法，如虚则补母，实则泻子是也。有兼补、兼泻法，如调胃承气、入参白虎是也。有以泻为补、以补为泻法，如攻其食而脾自健、助其土而水自消是也。有迭用攻补法，是补泻两方，早晚分服，或分日轮服也。此即复方，谓既用补

方，复用泻方也。有并用补泻法，与兼补、兼泻不同，是一方之中，补泻之力轻重相等。此法最难，须知避邪，乃无隐患。钱仲阳曰：肺有邪而虚不可攻者，补其脾而攻其肺也。尤有要者，病在气分而虚不任攻者，补其血而攻其气；病在血分而虚不任攻者，补其气而攻其血。如是则补药之力不与邪相值，不致连邪补著矣。又叶天士谓：久病必治络。其说谓病久气血推行不利，血络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气缠延不去，必疏其络而病气可尽也。徐灵胎、陈修园从而讥之；然刘河间力发玄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参用郁法；滑伯仁谓每用补剂，参入活血通经之品，其效更捷；史载之之方之多用三棱、莪术；王清任之方之多用桃仁、红花。不皆治络之谓耶？且《内经》之所谓升降出入，所谓守经隧，所谓疏气令调，所谓去菀陈莝，非此义耶？《内经》又曰：寒之而热者求之水，热之而寒者求之火，所谓求其属也。又曰：治病必求其本。受病为本，见证为标；先病为本，后病为标。有客气，有同气。间者并行，甚者独行。此皆补泻参用之大义也。

补泻因虚实而定者也，补泻之义既宏，虚实之变亦众，请更举先哲之论虚实者。华佗《中藏经》曰：病有脏虚脏实，腑虚腑实，上虚上实，下虚下实，状各不同，宜深消息。肠鸣气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无时，皮毛憔悴，肌肉皱皱，耳目昏塞，语声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脏之虚也；诊其脉，举指而活，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断其脏也。又按之沉、小、弱、微、短、涩、软、濡，俱为脏虚也。虚则补益，治之常情耳！饮食过多，大小便难，胸隔满闷，肢节疼痛，身体沉重，头目昏眩，唇口肿胀，咽喉闭塞，肠中气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热，疮疽并起，悲喜时来，或自瘦弱，或自高强，气不舒畅，血不流通，此脏之实也；诊其脉，举按俱盛者，实也。又长、浮、数、疾、洪、紧、弦、大，俱曰实也。看在何经，而断其脏也。头疼目赤，皮热骨寒，手足舒缓，血气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肿痛，轻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饮如故，曰腑实也。诊其脉，浮而实大者是也。皮肤瘙痒，肌肉膜胀，食饮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诊其脉，轻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腑虚也。看在何经，而正其时也。胸膈痞满，头目碎痛，饮食不下，脑项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诊其脉，左右寸口沉、结、实、大者，上实也。颊赤心忪，举动颤栗，语声嘶嗄，唇焦口干，喘乏无力，面少颜色，颐颔肿满；诊其左右寸脉弱而微者，上虚也。大小便难，饮食如故，腰脚沉重，脐腹疼痛；诊其左右手脉，尺中脉伏而涩者，下实也。大小便难，饮食进退，腰脚沉重，如坐水中，行步艰难，气上奔冲，梦寐危险；诊其左右尺中，脉滑而涩者，下虚也。病人脉微涩短小，俱属下虚也。

张景岳曰：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虚实之大法也。设有人焉，正已夺而邪方盛者，将顾其虚而补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见有不的，则死生系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标也。若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盖恐邪未去而正先脱，呼吸变生，则措手无及。故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阳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如必不得已，亦当酌量缓急，暂从权宜，从少从多，寓战于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气无损者，邪气虽微，自不宜补。盖补之，则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以借寇兵而资盗粮。故治实证者，当直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便臻速效。此治实之道也。要之能胜攻者，方是实证，实者可攻，何虑之有？不能胜攻者，便是虚证，气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不可不知也。

日本元坚，字廉夫者，尝论列虚实夹杂之证治，甚为明备。其文曰：为医之要，不

过辨病之虚实也已。虚实之不明，妄下汤药，则冰炭相反，坐误性命，是以临处之际，不容毫有率略矣。盖尝考之，厥冷、下利，人皆知大虚宜补；潮热、谵语，人皆知大实宜泻。此则其病虽重，而诊疗之法，莫甚难者矣。如夫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者，诚医之所难也。虽然，此犹难乎辨证，而不难乎处治。何者？假证发露，抑遏真情，自非至心体察，则不能辨其疑似而认其真；然既认其真也，纯补纯泻，一意直到而病可愈矣，岂有他策耶？唯医之所最难者，在真实真虚，混淆糅杂者而已。何者？其病视为虚乎，挟有实证；视为实乎，兼有虚候，必也精虑熟思，能析毫厘，而其情其机，始可辨认。及其施治，欲以补之，则恐妨其实；欲以泻之，则恐妨其虚。补泻掣肘，不易下手，必也审之又审，奇正攻守，著著中法，而后病可起矣。此岂非辨认难而处治亦难者乎？岐伯有五有余、二不足之说，而仲景之经，所云难治者，概此之谓也。盖虚实之相错，其证不能一定，其治不能各无其别也。区而论之，有虚实相兼者焉。病本邪实，当汗如下，而医失其法；或用药过剂，以伤真气，病实未除，又见虚候者，此实中兼虚也。治之之法，宜泻中兼补，倘虚甚者，或不得已，姑从于补，虚复而后宜议泻矣。其人素虚，阴衰阳盛，一旦感邪，两阳相搏，遂变为实者，此虚中兼实也。治之之法，不清凉无由解热，不转利无由逐结，然从前之虚不得不顾，故或从缓下，或一下止服。前哲于此证，以为须先治其虚，后治其实，此殆未是也。大抵邪不解则不受补，有邪而补，徒增壅住；且积日之虚，岂暂补所能挽回乎？考之经文，如附子泻心、调胃承气，即泻中兼补之治也。阳明病至，循衣摸床，微喘直视，则既属虚惫，而犹用承气者，以实去而阴可回；纵下后顿见虚候，其实既去，则调养易施也。扩充触长，无适而不可矣。此虚实之相兼，大较如此。如夫虚实之相因而生，是亦不可不辨也。有人于此焉，脾气亏损，或久吐，或久利，中气不行，驯至腹满、溺闭，此自虚而生实也。至其满极，则姑治其标，主以疏导，然不以扶阳为念，则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肾阴不足，下亏上盈，或潮热、心烦，或血溢、痰涌，亦是虚生实者也。至其火亢，则姑治其标，专主清凉，然不以润养为念，则真元竭绝矣。有人于此焉，肠澼赤痛，腹痛后重，如其失下，则病积依然，而津汁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实而生虚也。治法或姑从扶阳，然不以磨积为先，则邪胜其正，立至危殆。又有人焉，肝气壅实，妄言妄怒，既而脾气受制，饮食减损，日就委顿，亦是实生虚者也。治法或姑从补中，然不兼以清膈，则必格拒不纳矣。在仲景法，则汗后胀满，是自虚而实，故用且疏且补之剂。五劳虚极，因内有干血，是自实而虚，宿食脉涩，亦自实而虚，故一用大黄䗪虫丸，一用大承气汤。盖干血下而虚自复，宿食去而胃必和也。此虚实相因而生之大略也。要之，相兼者与相因者，病之新久，胃之强弱，尤宜参伍加思，亦是诊处之大关钥也。更论虚实之兼挟，则表里上下之分，又不可不知也。实在表而里虚者，补其中而病自愈，以病之在外，胃气充盛，则宜托出，且里弱可以受补，如发背、痘疮之类是也。实在里而兼虚者，除其实而病自愈，以病之属热，倘拦补之，必助其壅，如彼虚人，得胃实与瘀血、宿食之类是也。病上实素下寒者，必揣其脐腹，而后吐、下可用；病下虚素上热者，必察其心胸，而后滋补可施。此表里上下之例也。虽然，今此所论，大概就病之属热者而立言已。如病寒之证，亦不可不辨焉。经云：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盖胃强则热，胃弱则寒，此必然之理也，故寒病多属虚者。然有如厥阴病之上热下寒，此其上热虽未必为实，而未得不言之犹有阳存，故凉温并用，方为合辙矣。寒病又有阳虽虚而病则实者，固是胃气本弱，然关门犹有权，而痼寒宿冷僻在一处，或与邪相并，或触时气

而动，以为内实也。倘其初起满闭未甚者，须温利之；满闭殊剧者，攻下反在所禁，唯当温散之。盖以寒固胃之所畏，其实之极，必伤胃气，遂变纯虚耳！观仲景太阳病及腹满、寒疝之治，而其理可见也。然则病寒之实，必要温补，固不可与病热之虚，犹宜清涤者一例而论矣。《玉函经》曰：寒则散之，热则去之。可谓一言蔽之已。是寒热之分，诚虚实证治之最吃紧也。病之虚实，药之补泻，各有条例，其略如此，而微甚多少之际，犹有不可计较者，实如张景岳氏之言焉。夫虚实之不明，补泻之不当，而栩栩然欲疗极重极险之病者，岂足与语医哉！

要之，病之实，实有百也；病之虚，虚有百也。实之泻，泻有百也；虚之补，补有百也。而大旨总视胃气之盛衰有无，以为吉凶之主。《内经》曰：五实死，五虚死。脉盛，心也。皮热，肺也。腹胀，脾也。前后不通，肾也。闷瞀，肝也。此谓五实。脉细，心也。皮寒，肺也。气少，脾也。泄利前后，肾也。饮食不人，肝也。此谓五虚。其时有生者，何也？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全注云：此皆胃气之得调和也。韪哉言乎！缪仲淳曰：谷气者，譬国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则万众立散；胃气一败，则百药难施。若阴虚，若阳虚，或中风，或中暑，乃至泻利、滞下、胎前、产后、疔肿、痈疽、痘疮、瘰疬、惊疳，靡不以保护胃气、补养脾气为先，务本所当急也。故益阴宜远苦寒，益阳宜防增气，祛风勿过燥散，消暑毋轻下通，泻利勿加消导，滞下之忌芒硝、巴豆、牵牛，胎前泄泻之忌当归，产后寒热之忌黄连、栀子，疔肿痈疽之未溃忌当归，痘疹之不可妄下。其他内外诸病应投药物之中，凡与胃气相违者，概勿施用。夫治实者，急去其邪；治虚者，治专于补。其顾胃气，人所易知也，独此邪盛正虚，攻补两难之际，只有力保胃气，加以攻邪，战守具备，敌乃可克。昔人谓孕妇患病，统以四物，加对治之药。此固不足为训，然其意可师，推而行之，保胃气以攻邪，其理正如是也。

读医随笔　卷二上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形　气　类

三阴三阳名义一论六经、五脏不能强合

三阴三阳者，天之六气也，而人身之血气应焉。然血气之行于身也，周流而无定；而三阴三阳之在身也，有一定之部分，则何也？人身三阴三阳之名，因部位之分列而定名，非由气血之殊性以取义也。《素问》之叙阴阳离合也，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由此观之，三阴三阳以人身之部位而定名也，不昭昭乎？部位既定，由是经络血气之行于太阳之部者，命曰太阳经；行于少阳、阳明之部者，命曰少阳、阳明经；行于三阴之部者，命曰太阴、少阴、厥阴经。故膀胱为寒水之经，水，阴也，而曰太阳，以其行于太阳之部也；而小肠之为太阳无论矣。心为君火之经，火，阳也，而曰少阴，以其行于少阴之部也；而肾之为少阴可知矣。若血气之行于经脉者，则三阳之血气，亦运行于三阴；三阴之血气，亦运行于三阳，岂有阴阳截然画界者哉？是故经络之三阴三阳，以定人身前后、左右、表里部分之名者也，而血气之阴阳，仍各从其脏腑之本气求之。不得因其经之行于三阴，遂谓其脏之本气皆阴也；因其经之行于三阳，遂谓其腑之本气皆阳也。明乎此，则金匮真言论所谓心为太阳，肺为少阴，肾为太阴，肝为少阳，脾胃为至阴之旨，可以豁然矣。经络之三阴三阳，以其所行之部分表里言之也；脏腑之阴阳，以其脏腑之本气刚柔清浊言之也。明乎此，则肾为少阴，不必强合于君火；小肠为太阳，不必强合于寒水。余脏仿此。与夫阳浊阴清，阴浊阳清，诸文之互异，亦无不可以豁然矣。故阴阳离合论曰：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正疑十二经之三阴三阳，不应脏腑之阴阳也。能知心、肝为阳，肺、肾为阴之为本义，即知十二经之三阴三阳之为借名矣。顾世人习于十二经之三阴三阳，转疑心、肝为阳，肺、肾、脾、胃六腑为阴，少见而可怪也。岂非徇末而忘本也乎？

三阴三阳名义二直指本义起于分野，而广引以明之

十二经之三阴三阳，其于脏腑不能执而强合也，前论详之矣。十二经之三阴三阳，其称名起于人身之分野，而分野则何为有三阴三阳也？曰：象于天地之义也。南而而立，阳明在前，阳之盛也，非燥气在前也；太阳在后，远而外之也，非寒气在后也；少阳在侧，前后之间也，非火气在侧也。三阴同法。只因分野、方位、表里以定名，非因风寒燥火暑湿六气以起义也。故人身之三阴三阳者，虚位也。或曰：三阴三阳为虚位，而《内经》每言燥病即曰阳明，寒病即曰太阳，火病即曰少阳，土病即曰太阴，热病即曰少阴，风病

即曰厥阴者，何也？曰：此假其名也。阳明即燥金病假名，不必在身之前也；金气通于肺，不专于胃与大肠之经矣。厥阴即风木病假名，不必在身之侧也；风气通于肝，不及于包络之经矣。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俱同此义。此气病而假其名也，亦有经病而假其名者。胃经病曰足阳明，大肠经病曰手阳明，不必皆燥气为病也；肾经病曰足少阴，心经病曰手少阴，不必皆火气为病也。夫人之中于邪也，中于面则于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此所谓阳明、太阳、少阳者，皆以分野言，非以经络言也，非以六气言也。邪之中人也，先中于皮毛分野之间，而经络脉管之中，未能即病也。脉管中血气不盛，则邪气渗入脉中矣。有渗入阳经者，有渗入阴经者，有邪已至于三阴之分野，而犹未渗入脉管者。经脉之气通于脏腑，其机至捷。邪入经脉，则其人于脏腑也，不可御矣。故阳经亦有里证，若邪至三阴分野，而未入脉管，是即三阴表证，犹可汗而愈也。昔人疑《伤寒论》只言足经，不及手经者，论中所称三阴三阳，只是分野也。足经分野大，故见证多手经分野小，故见证少。若邪入于脉管之中，则气行有道，脉络相引，手经亦自有手经之病矣。故《伤寒论》有时及手经病证者，皆里证也。陶节庵曰：足之六经，盖受伤之方分境界也。张景岳曰：足经脉长而远，自上及下，遍络四体，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经脉短而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伤寒但言足经，不及手经者。伤寒，表邪也，欲求外证，但当察之于周身，而周身上下脉络，惟足六经尽之耳！周身者，躯壳也，对脏腑言。张石顽曰：只传足经者，邪气在身，未入脏腑也；若入脏腑，则不得独在足经矣。呜呼！观于诸家之论，不亦可以恍然矣乎？独是邪在分野者，概于皮肤分肉之谓也，而病证竟分见某经，划然各有界畔者，何谓也？脤论曰：五脏六腑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状。曰：邪之来也，必有其道。如中于项，则下太阳，太阳分野，为邪所拥，则此分野中正气困矣；正气困，则不能与脉中之气升降迟速相应，邪虽未入脉中，而脉中之正气已为所累矣，故周身上下，皆独见太阳证也。累之日久，则里气亦虚，邪乃乘虚而内侵矣。总之，邪在分野，见证只在躯壳之外；邪入经脉，见证必及脏腑之中。其有未入经脉而遽见里证者，必是邪气直中三焦也；直中三焦，则其入脏腑也亦易矣。三焦者，内之分野也；三阴三阳者，外之分野也。分野者，卫之部也；经脉者，荣之道也。

三阴三阳名义三 论六经、六气不能强合，又推论其余意也。

至真要论曰：以名命气，以合命处，而言其病，名谓四象之名。即阴阳离合论所称三阴三阳之名也。气，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也；处，人身十二经之部位也。由此观之，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阴三阳之名，因即以其名加之六气，因即以其名加之人身，此不过借以分析气与处各有所属，俾得依类以言其病耳！言者，讨论之谓也。其不可以气之名、处之名，即指为病之实也，不昭昭乎？不但此也，以入身前、后、两侧之表里，分三阴三阳者，是固常说，熟于入中者也；又有以人身之形层，分三阴三阳者，又有以人之身形分三阳，三焦分三阴者。且也，少阳为一阳，厥阴为一阴，阳明为二阳，少阴为二阴，太阳为三阳，太阴为三阴。三阳为极表，一阴为极里，数由一而至三，即由里而达表也。而脉象之三阴三阳，其表里名义，则又不同。《素问》曰：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夫钩、毛，皆浮之象也，而曰一阴一阳，是以一为极外矣。鼓者，谓脉之来而应指也，其脉来见于浮分，而其气属阳者，钩之脉也；脉来见于浮分，而其气属阴者，毛之脉也。气属阳者，来盛去衰也；气属阴者，来衰去盛，所谓秋日下肤，蛰虫将去也。由此推之，脉见于中分，其来盛者，谓之二阳，其去盛者，谓之二阴可知矣；脉见于沉分，其来盛者，谓

之二阳，其去盛者，谓之二阴可知矣。明于斯义，则知一阳结谓之隔，决非手足少阳也；二阳结谓之消，决非手足阳明也；二阴、二阳结谓之喉痹，决非太阴、太阳也。故《脉经》引扁鹊言曰：出者为阳，入者为阴。脉来一出一入为平，再出一入为少阴，三出一入为太阴，四出一入为厥阴；再入一出为少阳，三入一出为阳明，四入一出为太阳。以出入之多少，分阴阳之太少，其义皎然而有征矣。其以出多为阴，入多为阳者，指病脉之反乎常数也。夫三阴三阳之所属众矣，引之可十，推之可百；引之可千，推之可万。独未闻有以脉之浮沉出入，分属三阴三阳者，而求之经文，确有此义，故纵言及之，以质之有道者。明乎此，则知三阴三阳之名，随处可称而不可互相牵合者也。黄坤载曰：小肠属太阳者，火从水化也；胃属阳明者，湿从燥化也；肾属少阴者，寒从热化也；肺属太阴者，燥从湿化也；少阳、厥阴，木、火同化也。是以六气强合六经者谬矣。张隐庵曰：《伤寒论》治六气之全书也，是以六经牵合六气也。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

《生气通天论》曰：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又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王冰云：高骨，腰高之骨也。喻嘉言云：大骨即高骨，常有高僧绝欲，只因味过于咸，以致精泄溃败，堕其前功。窃以为二说皆非也。高骨者，阴上毛际之横骨也，非腰高之骨。腰有何高骨耶？强力者，即强力入房，交合太过也。此骨为肝、肾之经所系，交合太过，不但内脏之气伤，而外经所系之高骨亦坏。每有多战强泄者，毛际横骨隐作酸疼，是其征也。《洗冤录》辨俗言妇人贞洁从一者，其阴骨洁白；其淫而多夫者，则全变成黑。非也。凡室女及妇人未生产者，其骨皆白；生育多者，其骨皆黑。无关贞淫也。妇人生产多而骨坏，不可知男子交合多而骨坏乎？此骨为肝、肾所系，大筋所结，横束下焦；若坏，则筋弛而无束，五脏之气，膀胱之津液，肾之精，皆有下泄不禁之虞矣！岂尚堪长寿乎？

大骨，则举人身脊骨、臂骨、肘骨、胫骨而赅之也。气劳者，咸走骨，骨病无多食咸，咸味入骨，则津液凝涩，骨失所养，骨中之气热而燔矣，故曰劳也。凡入食咸则渴，血汁举为所涩，骨髓不得荣养，其烦劳也，不亦宜乎？然则高骨也，大骨也，一乎二乎？高骨坏者，精不固，传为虚损；大骨劳者，骨内蒸发为痈、疽、痿、痹，甚则枯槁。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论

陈修园曰：经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此数语，向来注家皆误。不知津液为汗之源，膀胱气化则能出汗，故仲景发汗取之太阳。水道，为行水之道。三焦得职，则小水通调。须知外出为膀胱之津液，下出为三焦之水道也。故凡淋沥等证，皆热结膀胱所致，而治者却不重在膀胱，而重在三焦。按此说本于张隐庵，乍读似新奇可喜，而实违经背理之甚者也。夫下出为三焦之水道，是矣；外出为膀胱之津液，则非也。三焦者，水所行之道，非水所藏之府也。汗与小便，俱由三焦经过，故汗多则小便少者，水在三焦，即为热气蒸动，泄于膜外，达于皮肤，而不待传入膀胱也。非既入膀胱，复外出而为汗也。气化则能出者，膀胱无下口，必借三焦之气化，有以转动之，使之俯仰而倾出也，故曰"能"也。其曰水曰津液云者，水在三焦，气味清淡，犹是本质，发而为汗则味咸，传为小便则气臊，是已受变于人气矣，故皆可以津液名之。非汗为膀胱之津液，小便为三焦之水也。乃汗与小便皆三焦之水，而外出、下出者也。发汗取之太阳者，太阳主表，以其经，非其腑也。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
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尝谓：读书须知其笔法之断续、起伏、伸缩、单复，今于此节备之矣。“饮入于胃”一句，当作一大断；“游溢精气”四句直下，再作一大断；“通调水道”二句，是双承肺、胃，非单承肺也。水道本自胃，取道三焦，以下膀胱，非上入肺而后下也。然必借肺气以通调之，故“通调”二字近承肺，“水道”二字远承胃也。水精者，水之精也，是遥承肺与水道，非承膀胱也。肺受脾之精而布之矣，其精之吸取未尽者，复于取道三焦时，沿途抛洒也，故不竟曰精，而仍曰水精也。五经者，五脏之经也。水精由五脏之经行于周身，是一时并行，而无或先后者也。猥论曰：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其是之谓乎？如是，则本节凡四断，俱有天梯石栈相钩连之妙矣。张隐庵谓：津液出于膀胱，而以“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二句连读，是人身之精气皆臊矣。然乎否乎？

气能生血血能藏气

前贤谓：气能生血，血不能生气，固矣。然血虽不能生气，气必赖血以藏之。所谓气生血者，即西医所谓化学中事也。人身有一种气，其性情功力能鼓动人身之血，由一丝一缕，化至十百千万，气之力止，而后血之数止焉。常见人之少气者，及因病伤气者，面色络色必淡，未尝有失血之症也，以其气力已怯，不能鼓化血汁耳！此一种气，即荣气也，发源于心，取资于脾胃，故曰心生血，脾统血。非心、脾之体，能生血、统血也，以其脏气之化力能如此也。

所谓血藏气者，气之性情慓悍滑疾，行而不止，散而不聚者也。若无以藏之，不竟行而竟散乎？惟血之质为气所恋，因以血为气之室，而相裹结不散矣。故人之暴脱血者，必元气浮动而暴喘；久脱血者，必阳气浮越而发热；病后血少者，时时欲喘欲呕，或稍劳动即兀兀欲呕，或身常发热。此皆血不足以维其气，以致气不能安其宅也。此其权主乎肝肾。肝之味酸，肾之味咸，酸咸之性，皆属于敛。血之所以能维气者，以其中有肝肾之敛性在也。故曰肝藏血，非肝之体能藏血也，以其性之敛故也。精由血化，藏气之力更强，故又必肾能纳气，而气始常定也。明乎此，则知气血相资之理，而所以治之者，思过半矣。血虚者，当益其气；气暴者，尤当滋其血也。

夫生血之气，荣气也。荣盛即血盛，荣衰即血衰，相依为命，不可离者也。藏于血之气，卫气也，宗气也。气亢则血耗，血少则气散，相辅而行，不可偏者也。荣气主湿，卫气主热，宗气主动。荣气不能自动，必借宗气之力以运之。卫气虽自有动力，而宗气若衰，热亦内陷。故人有五心恍热，骨蒸烦热者，宗气之力不能运热于外也；水停心下，困倦濡泄者，宗气之力不能运湿于外也。

读医随笔　卷二下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氏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脉法类此卷是发《脉简补义》未尽之余义也

单诊总按不同

脉有单诊、总按不同者，或单诊强，总按弱也；或单诊弱，总按强也；或单诊细，总按大也；或单诊大，总按细也。凡单按弱总按强者，此必其脉弦滑，一指单按，气行自畅，无所搏激；三指总按，则所按之部位大，气行不畅，而搏激矣。此脉本强，而总按更强于单按也。单按强总按弱者，此必其脉气本弱，但食指较灵，单按指下较显，名、中二指较木，总按即不显其振指也。此脉本弱而总按更弱于单按也。单按细总按大者，是其脉体弦细而两旁有晕也。总按指下部位大，而晕亦鼓而应指矣。单按大总按细者，必其人血虚气燥，脉体细弱，而两旁之晕较盛也。食指灵，而晕能应指，名、中二指木，而晕不能应指矣。更有单按浮总按沉，单按沉总按浮者，其浮即晕也；抑或脉体本弱，轻按气无所搏，力不能鼓，重按气乃搏鼓也。又有医者操作用力，指尖动脉盛大，与所诊之脉气相击，面亦见盛大者。又有医者久行久立，指头气满，皮肤膜起，因与脉力相隔而不显者。此皆极琐细之处，前人所不屑言，而所关正非浅鲜也。

大抵单诊、总按，而指下显判大小强弱之有余不足者，其有余总属假象。在无病之人固为正气衰微，即有病之人亦正气不能鼓载其邪，使邪气不能全露其形于指下，而微露此几希也。当以正虚邪实例治之，固不得重于用攻；亦不得以为邪气轻微，专于用补也。即如总按大单诊细者，其细多是指下梗梗如弦，起伏不大，其中气之怯弱可知；单诊大总按细者，其细多是指下驶疾，累累似滑，是气力不足于上充，而勉强上争也，其中气之竭蹶更可知矣。强弱亦如是也，总是因禀赋薄弱，或劳倦内伤，或久病气血困惫，胸中窄狭，动作乏力，乃多见之。是因虚生实，清浊混处，气郁不舒之象也。

浮沉起伏中途变易

旧说脉之浮沉不同者，不过浮大沉小，浮小沉大，浮滑沉涩，浮涩沉滑云云耳！未有于起伏之间，察其中途变易者也。近来诊视，曾见有两种脉，一种其气之初起，自沉分而至于中也，滑而踊跃有势，及至中分，忽然衰弱无力，缓缓而上至于浮，形如泥浆；其返也，亦自浮缓缓而下于中，由中至沉，滑而有势，轻按重按，指下总是如此。其证身体困倦，终日昏迷，似寐非寐，心中惊惕，恶闻人声，目畏光明，面带微热，四肢微冷，不饥不欲食，但口渴索饮不止。此卫湿、荣热、风燥在肺、痰热在胃也。身中伏有湿邪，而又吸受亢燥之新邪也。以防风、藁本，通卫阳、驱表湿，紫菀、白薇、杏仁、蒌皮，宣泄肺中浊气，焦查、竹茹、煅石膏、煅瓦楞子，降涤胃中热痰，兼以白芍清肝，天竹黄清心，而神清气爽，身健胃开矣。一种脉气，正与此相反。其初起自沉而中也，艰涩少力，由中而浮也，躁疾如跃；其返也，亦由浮而

疾下于中，由中而沉迟弱无势，轻按重按，指下总是如此。其人嗜好洋烟，饮食不强，阴痿不起。此表分无病，而里有痰饮，又上虚热下虚寒也。治当疏中温下。此二脉者，皆古书所未言也，岂真古人未见此脉哉？见之而词不能达，徒以浮滑、沉涩、浮数、沉迟了之，不知浮沉之间，迟数不能有二。滑涩各自不同，与此之起伏中变者迥别也。故凡著医案，于脉证曲折处，必不惮反复摩绘，方能开发后学。

脉不应病及脉平而死

《难经》曰：脉不应病，是为死病也。仲景曰：邪不空见，中必有奸，设有不应，知变所缘。二者其义不同。知变所缘者，以其必有所挟之宿疾、所伏之隐疾也。其脉虽不应显见之证，而仍与隐伏之病相应也，故曰中必有奸。若《难经》直言死病者，是其并无所挟、无所伏而真不应者也。何也？凡病之应见于脉者，为其邪在于经，搏于正气，正气失其常度，脉遂失其常形也。若脏气溃败，阴阳失维，升降出入之顺逆迟速；一随邪气之所为，而正气之力不能与之相搏而相激，其脉往往通畅如常，起伏如常，不见邪气格拒之象，仅微觉指下呆长，乏于神力而已。此真气已漓，其人必困乏无力，饮食少思，有时又饥，迫欲得食，行动气喘，面色苍黄，或耳暴聋，或目暴无所见。又有老痰伏结，以及痞块僻在偏隅，不当气血冲道，气血与之相避，不致相格，而脉自长滑流行者，此迁延不已之痼疾也。故每见阴阳离脱之人，肾水虚寒，脾阳枯燥，肝风内煽，两尺长缓起伏条畅，此所谓缓临水宫也。指下颇似充足有余，而圆而无晕，呆而不灵；且或左或右，或寸或关，必有一部稍见沉弱不及，此虚损久病，及老年气尽，未死前数月必见之。大率多起于冬至，死于春分者，以水枯不能涵木，其始肝风内灼，其继肝气外脱也。前人谓缓临水宫，弦居土位，同为败脉。据生平所诊，弦居土位，犹有可以挽回；缓入水宫，未有能济者。岂非以缓为真阴真阳之涣散乎？阴散，故脉不能紧；阳散，故脉不能洪。不紧、不洪，故似缓也。《难经》又谓：人病脉不病，虽困无害。此措词轩轾失当。脉不病者，脉不败也；若病久几困，不能饮食，不能转侧，虽神识清明，言语不乱，脉来匀滑长缓，亦终于败而已。何者？五脏清枯，故神明不乱；大气孤行，故脉不变；血络已竭，故身不能动也。故《难经》又谓：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至于老痰痼疾，不见于脉者，以其不当气血冲道也，故有患积而情急欲死者，正当冲道也；有发之频数者，迫近冲道也；有宽缓无事者，远于冲道也。前人以此为气血与之相习，非也。夫果气血相习，是阴阳失维，正气无权矣。

脉中有线有吉有凶

慎柔谓：虚损脉洪大，按之中间尚有一条者，可治；空散无一条，虽暂愈，亦必死。此所谓一条者，即脉中之脊也，非指下别有一条也。吾尝谓：喘脉，多是满指虚动，不见正形，有根可治，无根即死。根，即脉之脊也。元廉夫谓：散脉中有一线，为肝邪脾败之征。此所谓一线者，乃弦劲挺于指下，死硬无生气也，血死于里，气无所归。前人谓：阳气不到之处，则脉为之弦。此弦见于里，足征五脏真阳之已漓矣。慎柔亦曰：劳证寒热作泻，脉数而按之洪缓，著骨指下如丝，此不可为也。王汉皋谓：痰饮凝结，脉多于弦洪之中，夹一细线，隐指有力。此细滑见于中沉之分，乃胃阳之郁而不宣也。凡脉中有细线上弛如驶者，皆内热而有物以制之，或热痰之内结，或热血之内瘀也。此三者，形各不同，吉凶相远，宜详辨之。热血内瘀者，防成内痈。其证烦渴夜甚，隐隐有肿胀作痛之处，又兼小便赤涩也。

脉有数道

《脉简补义》论脉有如引数线，以为痰病，及将死气尽血散之象，详矣。顷读《仓公传》有曰：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故知其当十日溲血死。夫得肺阴气，谓得肺之真脏也。《内经》曰：所谓阴者，真脏也。肺脉短涩而散，故曰其来散。数道者，即如引数线也。至而不一，是真涩也。以溲血死，是气血不相维之过也。其病由于堕马僵石上而肺伤也。仲景《辨脉》曰：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也。拙注以形损为肺体伤损，正与此义暗合。以其脏体瘀败，真气不荣，故脉开散而不聚也。以此推之，凡喘咳病剧，及一切痈疽、跌仆、失血诸证，见此脉者，若兼涩结至而不一，即短期至矣。盖此脉重按，其线仍攒聚指下者，痰实也；其线开散两边者，气散也。旧说八怪脉中，有所谓如解索者即此。

止脉形势吉凶辨

凡癥瘕、积聚、痰凝、水溢、脏肿、痞满、喘促、咳逆、蓄血、停食、风热瘾疹、寒湿筋骨疼痛、心胃气痛，以及忧愁、抑郁、大怒、久思、久坐、夜深不寐，与夫因病过服凉泄，胃气遏伏不通，妇人月闭、妊娠，脉皆常有停止，有停一二至者，有停二、三十至而复来者，即仲景所谓厥脉也。又小儿脉多雀斗不匀，此其多寡疏密之数，举不足为吉凶之据也。详考其辨，盖有四端；一察其不停之至，应指之有力无力，起伏之有势无势也。力与势盛，即为有神；力与势衰，即为无神。一察其停至之顷，是在脉气下伏之后，其力不能外鼓而然者，是为邪所遏，阳不能嘘也；若在脉气上来之后，其力不能内返，因从指下即散，如弦之绝，而不见其下去者，是元根已离，阴不能吸，其余气游弋经络之中而将外脱也。一察其停至之至，是于脉气下伏之后，全不能起，径少一至，是邪气内结也；若非全不能起，已至中途，不能上挺，指下喘喘然摇摆而去者，是中气内陷不振，而将下脱也，稍迟即当变见虾游、鱼翔之象矣。一察其既停之后，复来之至，将起未起之际，有努力上挣艰涩难起之意者，即知其停是邪气所阻也；若起伏自然，如常流利，略无努挣艰涩之情，是其停为元根已离，其余气徘徊于三焦胸腹之空中，进退无定，而将上脱也，稍迟即当变见雀啄、屋漏之象矣。更察其脉之形，无论为紧敛，为洪大，但能通长匀厚，应指有力，高下停匀，或来微衰而去盛者吉也；若应指少力，来盛去衰，及宽大中挟一细线，指下挺亘不移，或上驶如驰如射；又断而累累如珠，及指下如引数线不能敛聚者，是中气败散，为痰所隔而不合，即所谓解索也。故有偶停一二至，而即决其必死者，为其气败而不续也；有久停二三十至，而仍决其可治者，为其气闭而内伏也。更察其证，有病之人必痰塞气逼，不得宣畅，神识昏迷，谵妄躁扰，狂越可骇者，吉也；若气高不下，时时眩目，及神识清明而静者，凶也。无病之人，必胸膈不清，肋胀腹痛，气闷不舒，心中惊惕，寐中肢掣，夜梦纷纭，及见恶物入暗洞者，吉也；若四肢无力，稍动即喘，气高不能吸纳，胸中时时如饥而又不欲食，二便清利频数者，凶也。

摇摆之脉有来去辨

摇摆之脉，《脉简补义》论之详矣。夫邪痼于外，其脉摇摆，在于脉之起而来，此不过邪气痰血之阻滞；正虚于内，其脉摇摆，在于脉之返而去，是必元气脱根，内吸无力，故气不能深稳也。此乃中气虚怯之极，或下寒、内寒，真阳无主；或下热、内热，真阴无主。其情似不欲内返，而其势衰弱；又似迫欲下息，故为之摇摆而下也。如人之力弱举重者，方其举时，犹可撑持，及其下时，遂战栗不支矣。在内寒暴病，尚可急救，其久病及内热而然者，内竭已极，复何能为？

此脉急病，远行入房，寒邪直入命门者有之；久病，虚劳骨蒸，及湿热骨髓枯竭，痉而齿龂口噤，与脚气冲心者有之。张石顽论痰饮短气，分呼吸出入，用肾气丸、苓桂术甘汤。其义甚精，与此参看。《史记·仓公传》有云：脉实而大，其来难者，是蹶阴之动也。所以然者，为其气滞于血中，即来而摇摆也。又云：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此即去而摇摆之脉也。曰病在心者，心主脉，脉之不宁，心气之不能内宁也。津气消灼，燥痰据于心络，以致怔忡、谵语者，所谓狂言失志者死也。夫气升出不利，其来也摇；降入不利，其去也摇。邪气外束，升出不利宜也；至降入不利，非邪踞于内，即正竭于内也，其危也何如乎？

躁脉有浮沉辨

躁脉有浮沉两种，沉而来去如掣，或兼细、兼滑、兼弦，而无远近盛衰之异者，阳气之虚而内陷，是自郁也；若为寒湿所遏者，必兼紧数矣。浮而来盛去衰，来远去近，甫去即来，未能极底，如入之以手探汤而回者，此内热而中气不安于内，是阴气不吸也。兼洪缓者，为风热、湿热之有余；兼弱散者，为阴虚骨蒸之不足。凡患血燥，脉多如此。其证为懊侬烦躁，夜不安眠，大便秘结，头目昏眩，呼吸短促，多梦纷纭。又骨性坚敛，气主内吸。骨热者，脉来上促，出多入少。其证为骨中如坚，肢软欲痿，头颅胀疼，筋脉抽掣，心中惊惕，是髓中有热也；若加浮散，是髓枯也。《内经》曰：热病髓热者死。此之谓也。

实洪实散虚洪虚散四脉辨

《脉简补义》论实散之脉，近于洪而不数不盛。其所以异同之故，尚未揭出。夫洪者，或阴虚阳陷，而阳盛于阴，或阴本不虚，而阳邪自盛。此偏于阳盛一边，故其脉洪大而充实有力。实散者，或内湿菀久化燥，或风邪内扰其阴。此偏于阴虚一边，故其脉涣而平软少力。《慎柔五书》又谓虚损久病，其脉中沉之分，必见虚洪。此又气虚血少，阴阳两亏，而中枢不运者也。血少故不聚不坚，气虚故起伏甚小而无力，是虚散之未甚者。虚洪见于中沉，升降无力，阳气弱而犹未离根；虚散仅见于浮，阴不维阳，阳气散而无根也。故治洪脉，重在泄火，而兼养阴；治实散，重在养阴，而兼理气；治虚洪，补血益气，而剂取轻清；治散脉，益气补血，而剂取温润重浊，收摄滋填矣。此四脉者，其辨只在阴阳虚实、偏轻偏重、一微一甚之间。

濡弱二脉辨

《脉简补义》谓濡、弱二脉，止以浮、沉分名，主病并无分别。究竟非无分别也，前人未经发明耳！夫濡即软也，形不硬也；弱，无力也，气不强也。故濡主湿邪，弱主气虚。凡肢体困倦，肌肤肿胀，以及疮疡癣疥，其脉多濡。史载之所谓按如泥浆者，湿兼热也，偏于邪实；呼吸不足，不能任劳，以及盗汗自汗，泄利注下，其脉多弱，气衰不鼓也，偏于正虚。湿能滞气，形软者，应指多是无力；虚能生寒，力弱者，其形不必皆软。故软而不弱，必湿中热盛，浊气上逆也；弱而不软，必虚中挟寒，脉为寒急也。其软、弱并见，而软甚于弱者，湿邪深入肝、脾，而肺、胃气郁也，证见胸膈痞满，肢体酸痿；弱甚于软者，心、肾真阳内怯，而脾、肺气虚也，证见饮食不化，腹痛时泄。阴虚伤湿，脉多沉软；气虚伤风，脉多浮弱。风者，温而毗于燥者也。若形软无力，指下如死曲蟮，患风湿表证者可治，为其气血臃郁停滞也；久病虚损必死，为其气血已呆而不灵，指下之形，乃阴浊之气浮溢经络而仅存未散也。治濡脉者，芳香为主，甘温佐之；治弱脉者，甘温为主，芳香佐之。软而不弱，略加苦寒；弱而不软，再入辛温。此大法也。

牢脉本义

牢脉者，沉阴无阳之脉也，是寒湿深入肝脾；肝脾之体，其腠理为瘀血布满而胀大也。故其证气呼不入，稍动即喘，两胫无力，腰强不便，两胁疠胀，皮肤微肿似肿，最易出汗，声粗气短，喉中介介不清，皆肝脾气化内外隔绝所致，以其本体内塞，气无所输也。近年迭诊四人，大率是忧思抑郁之士也。一以会试留京苦读，冬寒从两足深入上攻，立春之日，忽觉两腿无力，行及数武，即汗大出、气大喘，延至长夏，痿废肿肿，五液注下。一以久居卑湿，经营伤神，春即时觉体倦食少；夏遂全不思食，体重面惨，腰下无汗，身冷不温，行动即喘，肢软腰酸，不能久坐；入冬痿废，次春不起。一以经营劳力，又伤房室，寒湿内渍；夏患咳嗽，误用清肺，咳极血出；入秋遂唾血沫，色赤如朱，遍身微肿似肿，行动即喘，汗出如注，肤凉不温，医仍作内热，治以清泄，秋分不起。一以被劾褫职，先患遍身肿肿，气促喘急，日夜危坐，不能正卧，医治暂愈，仍觉声粗气浮，两腿少力，秋分复发，无能为矣。此四人者，其脉皆沉大而硬，以指极按至骨，愈见力强冲指而起，虽尽肘臂之力以按之，不能断也。指下或弦紧不数，或浑浊带数，或浑浊之中更带滑驶，指下如拖带无数粘涎也。两寸皆短，两关先左强右弱，后左右皆强，或右强于左，中间亦有时忽见和缓，而未几仍归于牢，且或更甚于前日也。大便不硬而艰秘不下，仲景所谓腹满便坚，寒从下上者也。推其本原，大率是体质强壮，气血本浊，加以湿邪深渍，原籍肝脾正气以嘘嗡而疏发之，而乃劳以房室，抑以忧思，久之肝脾正气内陷，不能疏发，而寒湿遂乘虚滞入肝脾之体矣。血遂凝于腠理，不得出入，而体为之胀满肿大矣。血凝而坚，气结而浊，故脉为之沉伏坚大也。何以知其为肝脾胀大也？凡六腑五脏，皆有脉以通行于身。寒湿之邪，由脉内传于脏，脏气分布之细络，闭塞不得输泄，而气专注于大脉矣。肝脾主血，其体坚实而涩，最易凝结，故斗殴跌仆瘀血内蓄之人，其脉多有沉弦而大，重按不减者。又疟疾死者，西医谓肝脾胀大，倍于常人。《千金翼方》第二十六卷末，有疟证不能俯仰，目如脱，项似拔。叶天士《临证指南》亦谓疟疾腰痛胀为肝病，是中医早有此说矣。西医谓此即疟母，殊未是。每诊久疟败证，胁胀腰急，其脉亦多是沉大而弦，重按不减也。且见是脉者，多死于秋，或死于春，罕见死于正冬、正夏者。肝、脾受克之期，于病机尤宛然可征者也。当微见未甚之时，急用芳香宣发之剂，疏化寒湿，舒肝醒脾，佐以苦降淡渗，使寒从下上者，仍从下出；加以行血通络，使腠理瘀痹者，渐得开通，或可挽回一二。峻药急服，非平疲之法所能为力也。

弦脉反为吉象说

旧皆以弦为百病之忌脉，今伏思之，亦有以弦为吉者。此必其始，脉来指下累累，断而不续，得药后脾、肺气续，而脉形通连也；其始寸不下关，或尺不上寸，或两头有脉，关中不至，其后三焦气通，而脉形挺长也；其始濈濈浮泛，空面无根，其后肾气归元，而脉形厚实也；其始濡弱无力，萎靡不振，其后肝、脾气旺，而脉势强壮也；其始涣散无边，模糊不清，其后阴回气聚，而脉形坚敛也；其始细数无神，起伏不明，其后阳回气充，而脉势畅大，能首尾齐起齐落也。此皆以弦为败脉之转关，以其气由断而续，由屈而伸，由空而实，由散而聚，由衰而振也。其不谓之长，而谓之弦者，阴阳初复，其气只能充于脉管之中，使脉形为之挺亘而有力，尚未能洋溢脉管之外，使脉势条畅温润而有余也。仲景曰：伤寒吐下后，不大便五六日，循衣妄撮，谵语不识人，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又曰：汗多亡发汗亡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又曰：痉病，脉伏坚，发汗后，其脉洽洽如蛇，暴腹胀大者欲

解。慎柔曰：虚损，六脉和缓，服四君、保元，热退而脉渐弦，反作泻下血，此阴火煎熬，血结经络者，邪从下窍出也；有作伤风状者，邪从上窍出也。又曰：紧数之脉，表里俱虚，紧犹有胃气，数则无胃气。喻嘉言解仲景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谓：久利邪气深入阴分，脉当沉弱微涩，忽然而转见弦，是少阳生发之气发见，生机宛然指下。此皆以弦为吉之义也。故久病之人其脉弦紧有力者，是真气内遏而有根也，此尤当于尺部占之，病势困笃，寸关或结或陷，而尺中充长弦实起伏有力者，根本未动也。何者？真气不能充达于上，即当蓄积于下也。世只知尺脉忌弦，而不知尺脉不当忌弦，而忌缓、忌滑也。缓者，呆软无气也；滑者，断而不续也。所谓忌弦者，孤硬之谓也，非长实之谓也。

浮脉反宜见于闭证说

浮泛无根之脉，气之外越也，却宜于闭塞不通之证，若多汗与滑泄者见之，反为气散气脱，而不治矣。故伤风化热，久不得汗，热灼津干，肌肤愧烫，肺气迫塞，呼吸喘促。其脉每趯趯于皮毛之间，而不见起伏，不分至数。所谓汗出不彻，阳气怫郁在表；又所谓正气却结于脏，故邪气浮之，与皮毛相得者也。以酸甘入辛散剂中，津液得回，大气得敛，即汗出而脉盛矣。何者？气必一噏而后能一嘘也。若夫温热之病，汗出不止，而浮滑数疾，是真阴内脱也；伤寒邪深，脉微欲绝，得药后脉暴浮，与下利甚而脉空豁，是真阳内脱也；困病日久，屡次反复，其脉渐见浮薄，是阴阳并脱也。大抵此脉，久病沉困痿倦，与外感新病得汗下后，俱不宜见。其久病，间有因于燥痰，痰结便秘，气浮而然者，所谓滑而浮散，摊缓风，用清痰理气，脉转沉弱，无虑也；若药不应，又常汗出，必死。新病，有伤寒、疟疾，断谷数日，胃气空虚而然者，督令进食，脉即沉静矣。所谓浆粥入胃，则虚者活也；不能进食，与食即注下者死。盖浮薄者津空也，津空而气结者生，津空而气散者死。

浮脉反不宜发散说

凡脉空大无根，按之即散，此阴虚而元气将溃也。用酸甘之剂，敛气归根，脉渐坚敛而实，即为转关，可望生机；若敛而不实，愈硬愈空，又去生远矣。尝见湿温，夹伤生冷，先妄发汗，继过清渗，三焦气怯，膀胱气陷，咳而气上冲击，遍身大汗，大便微溏，小便短涩，舌淡白无苔，小腹胀硬如石，两胫肿胀，脉来空大，稍按即指下如窟，动于两边，应指即回，一息十动以上。急用酸温，枣仁、龙骨、山萸、南烛、首乌、牛膝，入附子、木香、远志、桃仁化积剂中。先两尺敛实，继两关坚实，舌苔渐见白厚转黄，而诸证见瘳。此误汗、误渗，表里俱伤，真阳离根，大气外越，若专用辛热，大汗而脱矣。若用酸温之后，脉愈空愈硬，而应指犹能有力者，不得即委不治。又当减酸，俾将微汗。虚甚者，以甘温佐之。其汗必先战也，汗后，脉必转沉弱，转用酸温调之补之。大凡浮而无根之脉，俱宜兼用酸敛，其真阳离根，脉见芤弦者，每数至一息十动以上，是元阳不安其宅也，宜以酸入辛热剂中。其真阴离根，虚热游弋，脉见濈濈浮散者，宜以酸入甘温剂中。至于温暑，热伤气分，脉浮而洪数且散者，喘促汗出，宜以酸入甘寒剂中，如生脉散之类。得酸而脉敛者，正气有权也；不敛而加数者，真气败也。此皆内虚脉浮者之治法也，皆无与于表邪发散之例。

数脉反不宜用清散说

虚寒而脉数者，元气不能安其宅，如人之皇皇无所依也。其形浮大而芤，其情势应指即回，无充沛有余之意。夫元气所以不安其宅者，有风、寒、湿邪，从足心、从腰脐上冲，直捣元穴；有因病误服清肺利水之剂，

使三焦膀胱真气下泄太过，发为上喘下癃之证，是从下、从里撤其元气之根基也。故气浮于外，濈濈而数，宜用酸敛入辛温剂中。若因劳倦、忧思，伤其大气，以致内陷，而沉细而数者，是阳虚于表，阴又虚于里，非如上文之阳伤于里而越于表也。不但不宜酸敛，亦并不宜辛温，而宜用甘温，如东垣补中益气、仲景小建中之制。《内经》所谓：阴阳俱竭，调以甘药者也。故脉之浮数者，有阳伤于内，自越于外者，以酸温敛阳；有阴盛于内，格阳于外者，以辛温消阴。脉之沉数者，有阴虚于内，而阳内陷者，以甘润益阴，甚者以咸温佐之；有阳伤于表，而自内陷者，以甘温助阳，佐以气之芳香者鼓舞之。此四者，皆内伤之数脉，偏属虚寒，而无与实热者也。其治皆宜于补，皆宜于温，而有辛甘酸之不同。

浮缓反不如弦涩说

朱丹溪以弦、涩二脉为难治，而慎柔谓：老人或久病人，六脉俱浮缓，二三年间当有大病，或死。何也？脉浮无根，乃阳气发外，而内尽阴火也，用四君、建中服之，阳气内收，反见虚脉，或弦或涩，此正脉也。照脉用药，脉气待和，病愈而寿亦永矣。盖浮缓者，直长而软，如曲蟮之挺于指下，起伏怠缓，中途如欲止而不前者，重按即空，或分动于两边而成两线矣。此脉，凡寒湿脱血，血竭气散，将死之人多有之，老年无病而见此者，精华已竭也。

伏脉反因阳气将伸说

伏脉大旨，《简摩补义》言之悉矣。陶节庵谓伤寒两手脉乍伏者，此将欲得汗也，邪汗发之，正汗勿发之。其所以乍伏之故，尚未指出。夫欲汗而脉反乍伏者，皆因邪气滞人血脉，正气欲伸而血阻之不能骤伸，以致折其方伸之锐气，而相格如此也；或伤寒日久，阴盛阳虚，血脉凝泣，得温补之剂，阳气乍充，鼓入血脉，寒邪不得骤开，故相搏而气机乍窒也；或温病大热，津灼血燥，得养阴之剂，津液初回，正气鼓之，以入血脉，血燥不能骤濡，气机不能骤利，故相迫而致闭也；亦有内伤生冷，外伤风寒，胸口结痛，呼吸喘促，得温化之剂，脾阳乍动，冷食初化，而表邪未开，以致格拒，而气乍窒者；亦有燥屎内结，表邪尚在，得润降之剂燥屎将下，正气运于内，不及捍于表，表邪乘机内移，正气又旋外复，以致相激，而气乍窒者。此皆气急欲通，而未得遽通所致。若本有汗，及下利不止，而忽然无脉者，真气散、气脱也；又有伤风日久，或先经误汗，阴虚戴阳，津空气结，气搏于表，其脉浮薄，止趯趯于皮毛之间，稍按即散，得生津之剂，阳气乍交于阴，其脉内敛。何者？凡气必先一嗡而后能一嘘也。此证若不先用生津，以辛温强汗之，脉气不得先伏，而即出汗，即刻气喘而脱矣。前伏为邪正之相搏，此伏为阴阳之相交。其得汗，皆所谓战汗之类。邪正相搏者，其躁扰往往甚厉，吴又可谓之狂汗。阴阳相交者，正虚邪微，但略见口噤、肢厥而已。陶节庵有正汗、邪汗之辨。邪汗即邪正相搏者也，故曰发之，谓助其正气也。

代脉结脉反为阳气将舒伏气将发说

止歇之脉，有无关败坏者，以其气结也；亦有见于阳气将舒之际者，正伸而邪不肯伏，所谓龙战于野，其血元黄也。大旨与上篇伏脉之义相近，但有脉已浮盛，仍自参伍不调，或夹一二至小弱无力，或径停止一二至；又有过服寒降，胃阳内陷，右关独沉，或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即仲景所谓厥脉也。其渐小之时，有小至于无，相间二三十至之久，而始复渐出者。此脉须与证相参，有阴阳格拒之证，且指下不散不断，尺中见弦，有力有神，即是阳气初伸未畅，进退交争之象；若尺中散断无力，气脱何疑？又尝见痘

疹、瘟疫、痈疽大证，伏气将发未发，其脉每先于半月十日前，忽见结涩，疏密不一，参伍不调，此阴阳邪正已交争于内也；亦是气机将欲发动之兆，而吉凶未分。大抵弦细而疾者多凶，宜预为补气益血；洪缓而数者少凶，宜预为生津活血也。

短脉余义

《脉简补义》叙短脉详矣，然犹有未畅也。凡脉形短缩，不能上寸者，有气虚与气郁之辨。察其关之前半部紧而有力，似欲上鼓而不得者，是气郁也，必有实邪，察其风寒痰饮，分表里治之。若软散无力，无上鼓之势者，是气虚也。其虚又有肺、脾、肾之辨。脾、肺气虚者，关后脉平；肾气虚者，尺中必陷而起伏小也。至于厥厥累累，如豆如珠，亦短脉也，必形坚有力，乃为阴阳邪正之相搏；若漉漉欲脱，驶而无力，气衰不续也，关后尺中见之，尤为气脱无根之兆。

已死有脉复生无脉

常有死后一日半日，气口脉犹动者，此惟富贵人多有之。其故由于平日颐养丰厚，所谓取精多用物宏，魂气深固难散；或病中多服人参，摄其无根虚阳，结于胸中，不得遽散也。故少年急病，及强死之人，有半日身温者，亦以生气未尽也。更有死后暂复回生者，身凉无脉，神气清明，言谈娓娓，曲尽情理，反胜平日，此游魂为变，亦惟少年屈死，及志奢未遂者有之。此皆无关于诊治，而不可不知其理。

胎怪脉鬼胎脉

胎脉变幻最多，《脉经》总以阴阳噫嗃停匀为主。乃近尝诊有细弱而两旁涣散有晕，一息五至以上，来盛去衰，仅以浮中之候，重按即空，细审举按之间，指下微见滑疾，全似血虚气燥之脉。此血虚有热之妇，一二月之孕多见之。若专据脉，不知为孕也，亦必以甘酸之剂养之，方保不堕。鬼胎脉，曾诊一人，其尺部沉细而驶，指下似滑，短居关后，不能上寸，三部脉俱不扬，起伏甚小。诊于八九月之期，仅似初孕二三月者，别无奇怪之处，气血不促之妇，多有此脉。当时殊不知为鬼胎也，其后屡次腹痛欲产，而腹渐消索矣，亦无他病。

王汉皋谓：有始孕不及十日半月，其人狂厥欲死，但时发时止，发如病危，止即如常，即须防是有孕，而未明言，所以致此之故也。历验所诊始孕，怪脉、怪证甚夥。其证或极寒内栗，或极热如焚，或气短欲绝，或汗出不止，或遍身发斑，或腹痛如撮。其脉或一部不见，或一部坚搏，或忽来忽止，形如雀啄，或时大时小，早晚不定。推原其故，皆因受胎之顷，或正值劳倦，或正值醉饱，正值饥渴，或正值风凉，正值暑热，或正值惊恐，或正值忧虑，或正值忿怒，或素体血虚，经后肝燥，津液未回而即孕，或睡未足而惊醒，血未归心。此皆正气未复，而即受胎，诸气即挟之而入胎矣。胞脉络心，其气相感，故见诸脉证也。私胎多有此象，以其神明不定也。二三月后，邪气渐散，正气渐复，即不见矣。亦有必须以药调之者，否则有伤堕之虞也。

伏湿冲气脉

湿脉皆呆软也，挟寒兼敛，挟热兼散，而湿之深伏血分及下焦者，大率挟寒为多。其脉专见于沉分，若挟热者，必连及中、浮也。尝诊上感风寒，痰多肺闭，热遏于胃，素又肝燥，上寒中热，肝胃火冲，而肺不得宣，以致气逼欲喘，舌苔薄黄而燥，两边反厚，然证甚于夜。其脉右弦左弱，中按皆弱而散，沉按皆指下有线，长而呆软不动，知其下焦小肠、膀胱伏有寒湿也。其气冲喘逼，固由肝火，亦由寒湿自下格火上迫也。《脉简补义》谓湿据阴分，其沉分必呆板不灵者，即此。法以芳香轻清宣上，苦坚咸润清中，辛降淡渗

搜下，此三焦异气并治之法也。若上焦无外感，即无须宣上，而下焦辛降，不妨稍从燥烈矣。若下焦湿已化热，脉浊不清，即无须搜下，而苦坚可以兼治矣。按《金匮》以桂苓味甘汤治冲气，加干姜、细辛。即冲气复动，其为肾寒而肝燥有热可知。此宜得《内经》食而过之之义。

结气伏热脉辨

结气与伏热在内者，其脉皆沉滑也。何以别之？大抵气脉必兼弦，以其气实于内也；热脉必兼洪，以其热鼓于内也。亦有气脉单沉弦而不滑者，不兼热也；若热盛，即兼洪，而兼伏热矣。热脉单沉洪而不滑者，以无郁也；若郁甚，即兼弦，而兼结气矣。结气之治，辛平宣散，不必降也；伏热之治，苦寒清降，必兼散之。凡病日久，大率皆有伏结，三焦之气不能专一，故丹溪治病，必兼郁法。

太素约旨 彭用光书繁杂无绪，兹撮其要，撰为此篇，以备诊家一法

男子左手为主，以肾为己身之位。按男女皆以左为主，以肾为己身，但女有夫位之异。谓女以右为主者，非。

左主贵，右主富；左主内，右主外。如性情为内，官禄为外；本身为内，他人为外之类。又浮主外，沉主内。

两寸主早年，两关主中年，两尺主末年。

心主性情邪正，主智愚，沉候主之。主父母，主官爵，亦主科名。浮候主之。下并同。

肝主谋略，主威权，主忠诈，主科名，亦主官爵。凡诸部所主，事有相类者，即须合参之。

肾主寿元，主子孙，主志气坚定。命门亦同。脉来闪灼，志即不定。

肺主节操，主祖业。凡在我上者，如君相鉴赏、贵人提拔之类，升迁降调之事，皆主之。与肝脉合参。

脾主兄弟，主妻妾，主财禄，主忧乐，主劳逸。忧脉沉陷、劳脉洪浊。

命门主寿元，主奴仆，亦主子孙，两尺亦主祖业根基。

寸宜稍浮，尺宜稍沉。左宜清长匀滑，忠正清贵；右宜缓洪匀滑，富贵宽和。六部浮沉匀滑，来去分明有力，不涩不散，不空不断，不紧不细，为吉也。涩者，艰窘悭吝之象。空散者，虚浮放荡无根之象。断者，变幻无常，短缩不足之象。细者，萧条之象。紧者，坚僻孤露之象。故涩、细、空散，主贫贱无业，富贵见之，失官失财；紧、细主贫，主孤，主悭吝，主奸诈；断主诈，主夭。洪浊奔涌，左主性情乖张，主劳碌，主风波；右主富不好礼，主孤露无后，亦主劳碌。沉陷者，气不扬也，主性情阴贼，抑郁忧思不解；卒然见之，必有丧失刑克。心、肝弱陷，肺脉洪浊，庸懦贪污；心脉细短，肾脉沉弱，卑鄙无志，甘为下流。奴仆又宜此脉。肝脾匀缓，即忠其主。

左手清长，而紧急不舒，起伏不大，主贵而不富，刻薄躁急褊吝；清长匀滑，宽和慈惠，富贵无忧；紧细而滑，机巧变诈。

左手洪缓，主性情宽和，家道丰裕；洪浊，主愚鲁，劳碌，风波。

右手清长匀滑，主富而好礼；清坚而孤，主贫，主僧道，骨肉无亲。

右手洪浊，主富而不贵；洪紧，主富而悭吝；洪中见涩，先富后贫。

心脉弦细，肝脉沉陷，脾脉弦紧，主境遇蹇涩，忧郁不舒；兼涩，失官失财；空散，破家荡产；两尺孤涩，主无子丧子，祖业萧条；沉滑相得，子孙众贤；浮盛匀滑，奴仆得助。

诸脉常见如此者，主一生之定局；乍见如此者，主暂时之祸福。须看清中有浊，滑中有涩，散中有聚，总以起伏上下有力有神，察之其吉凶祸福微甚迟速，以四时五行生克决之。

女子心肺为夫，在家主肺，出嫁主心。按肝亦主夫之显晦得夫也。

女子肝脉长缓，夫旺；洪浊，夫旺身劳。肝脉弦紧，心脉弦细，性情阴险，刻薄寡恩。脾脉洪缓，衣食丰盈。心脉匀滑，善于持家。

心肝脉清长而缓，主夫荣贵；坚长而孤，主贞节；细短沉陷，主刑克。

大抵男子脉宜充长，而浮盛于沉也；女子脉宜柔润，而沉盛于浮也。性急人脉急，性缓人脉缓。肥人脉宽缓清细者，正是福德；瘦人脉宽大长秀者，正是发达。衰弱之脉来势颇盛，是为将进；洪缓之脉来势颇衰，或兼微涩，是为将退。

读医随笔　卷三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证　治　类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不按跻春不病温义不同

冬伤于寒，是感受冬时闭藏之令太过也。不藏精与按跻，是疏泄之太早，冬行春令，而奉生者少也。判然两义，王好古混而同之，张景岳、喻嘉言从而和之。一若冬时只有疏泄太早之病，而无闭藏太过之病，是不通也。且《内经》冬不藏精、冬不按跻，不与四时递言。何者？此但主阳舒阴敛之义，对夏暑汗不出而言，不合四时五行循环之气也；冬伤于寒，是与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递言，皆各因其时令本气之太过也。夫冬伤于寒者，寒气外逼，则卫气内陷，而荣气为所灼耗也。冬日皮肤宜温，夏日皮肤宜凉。若冬日薄衣露处，皮肤皆寒，则腠理致密，卫气略无伸舒，而内积于荣分，津液隐为所销，内热有太盛欲焚之虑矣。人身八万四千毛孔，皆气所出入之道也；气不出入，则必内郁。西医谓人身有炭气、有养气之分。养气即平气也。炭气即郁浊之毒气也。冬伤于寒，束住卫气，郁而不舒，则为炭气，其发病为温热，不亦宜乎！不藏精者，荣气外泄，与此异矣。然二者病机虽各不同，而多出于贫苦。何者？力食则汗泄非时，而不藏精；游手则薄衣露处，而伤于寒。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一由闭遏之太过，虽同为温病，而治法又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养阴；伤于寒者，宜宣郁而解表也。诿曰：不藏精即伤于寒也，以虚为实，其治法有不误而杀人者乎？

燥湿同形同病

燥湿同形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也。《内经》以痿躄为肺热叶焦，以诸痉强直皆属于湿，其义最可思。故治法有发汗利水以通津液者，有养阴滋水以祛痰涎者。张石顽曰：常有一种燥证，反似湿痹，遍身疼烦，手足痿弱无力，脉来细涩而微。重按则芤，以阴虚也。此阴血为火热所伤，不能荣养百骸，慎勿误认湿痹而用风药，则火益炽而燥热转甚矣。宜甘寒滋润之剂，补养阴血，兼连、柏以坚之。又曰：凡脉浮取软大，而按之滑者，湿并在胃之痰也；按之涩者，湿伤营经之血也。夫《内经》云：湿流关节。又云：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如此，则血液不得流通，而燥结之证见矣。故湿之证，有筋急，《内经》因于湿，大筋软短也。口渴，有欲饮、有不欲饮者。大便秘结，肺中浊气不降。小便赤涩；太阳经、腑气皆郁滞。燥之证，有肢痿，胸满溏泻，微溏而泻不多。痰坚，粘结胸中，力咯不出。咳嗽。湿咳夜甚、卧甚；燥咳昼甚、劳甚；更有病湿脉涩，以气滞也，必兼弦紧；病燥脉滑，以阴虚也，必兼芤弱，按之即无。此皆同形而异实也，宜求其本而委曲以治之。

按：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见火化，郁甚皆见湿化，郁极则由湿而转见燥化。何者？亢甚则浊气干犯清道，有升无降，故见火化也；郁则津液不得流通，而

有所聚，聚则见湿矣；积久不能生新，则燥化见矣。故吾尝说六气之中，皆有正化，惟燥是从转化而生。前人谓燥不为病，非无燥病也，谓无正感于燥之病也。凡转筋、疔疮、阴疽、心腹绞痛，皆燥化之极致也，皆从湿、寒、风、热转来。

燥湿同病者，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二气同为实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见虚象也。张石顽曰：每有脾湿肺燥之人，阴中之火易于上升，上升则咽喉作痛而干咳，须用贝母之润，以代半夏之燥，煨姜之柔，以易干姜之刚，更加姜汁竹沥，以行其滞。又有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在膏粱辈少壮时每多患此，较之中年以后触发者更剧，又与寻常湿热治法迥异，当推东垣、河间类中风例，庶或近之。原文云：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以其平时娇养，未惯驰驱，稍有忧劳，或纵恣酒色，或暑湿气交，即虚火挟痰饮上升，轻则胸胁痞满，四肢乏力，重则周身疼痛，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则痿厥瘫废不起矣。大抵体肥痰盛之人，则外盛中空，加以阴虚则上实下虚，所以少壮犯此最多。若用风药胜湿，虚火易于僭上；淡渗利水，阴津易于脱亡；专于燥湿，必致真阴耗竭；纯用滋阴，反助痰湿上壅。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始克有赖。如清燥汤、虎潜丸等方，皆为合剂。复有阴阳两虚，真元下衰，湿热上盛者，若乘于内，则不时喘满、眩晕；溢于外，则肢体疼重麻瞀。见此，即当从下真寒上假热例治之，否则防有类中之虞。即此挟厥昏仆，舌强语涩，或口角流涎，或口眼㖞斜，或半肢偏废，非内热招风之患乎？历观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黄饮子，多加竹沥、姜汁，送下黑锡丹，差堪对证。服后半日许，乘其气息稍平，急进大剂人参，入竹沥、姜汁、童便，啐时中分三次服之。喘满多汗者，生脉散以收摄之。若过此时，药力不逮，火气复升，补气之药又难突人重围矣。服后元气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济生肾气丸，杂以黑锡丹一分，缓图收功可也。至于但属阳虚而阴不亏者，断无是理。虽邪湿干之，亦随寒化，不能为热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风湿、寒湿治法可推，不似阴虚湿热之动辄扼腕也。按此论义理精微，治法确凿，真不厌百回读云。

按右所论，乃脾湿热而肾虚燥之事也。尝考《金匮》黑疸，亦即脾胃湿热流积于肾之所致也。《折肱漫录》云：脾胃湿热盛，则克伤肾水。《内经》云：肾者，胃之关也。水之入胃，其精微洒陈于脏腑经脉，而为津液，其渣滓下出于膀胱，而为小便，皆赖肾中真阳有以运化之。肾阳不足，则水之清浊不分，积而为饮，泛而为肿，此脾肾湿寒之证也。若脾胃湿热，肾阴又虚，则湿热下陷于肾，而为黑疸。何者？肾恶燥者也。肾燥而适脾湿有余，遂吸引之不暇矣，遂不觉并其热而亦吸之矣。湿热胶固，菀结浊气，不得宣泄，熏蒸渐渍，久郁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清气，而色为浊暗矣，故为黑疸也。若早治得法，肾阴早复，则阳气有所助，而力足以运浊不出矣。若其始肾阴不亏，则本无借于脾之湿，而不致吸受其毒矣，故黑疸发原于肾燥也。故治法往往有滋阴与利水并用者，此之谓也。按：肾气丸，即滋阴利水之剂。内泽泻、茯苓、桂枝，即五苓之法也；地黄、薯蓣、山萸，滋阴之药也；丹皮、附子，所以行经通络也。

寒热同形同病

寒热同形者，寒极似热，阴寒逼其微阳外越也；热极似寒，所谓热深厥深也。更有久服温补，清浊混处，畏寒异常，攻以寒下之剂，而阳达寒退者。前人之名论、治案夥矣。同病者，真寒、真热二气并见也。如伤寒大青龙证，是寒束于外，卫陷于内，而化热也。其人必胃热素盛者。太阳中暍，是先伤于暑，后伤冷水，乃寒热两感之病也。《内经》论疟，义亦如此。此表寒里热也。须辨其浅深轻重，气分血分，而分治之。表热里

寒，则有内伤生冷，外伤烈日，发为霍乱者；瓜果酒肉，杂然并食，发为痢疾者。至于上热下寒，是肺热肾寒，内虚之病也；亦有下受寒湿，逼阳上升者；前人皆有名论。独有上寒下热，真阳拂郁之证，近日极多。其脉沉之见滑，或兼大；浮之见弦，或兼细。其病因，或由久受湿寒，阳气不得流通，或因微热，过服清肃之剂。每怪前贤，绝无论及，及读许叔微破阴丹一案，乃深叹其独具只眼也。又有气寒血热、血寒气热之辨，即仲景荣寒卫热、卫寒荣热之事也。血热则脉形缓大，气寒则起伏不大而无力，血寒则脉形紧小，气热则来势盛大而有力矣。此亦前人之所未及也，惟叶天士通络之说，于此等病治法甚合。吾每窃取而用之，其效殊捷。又有其人本寒而伤于热，及本热而伤于寒，日久往往与之俱化。若初起未化，与邪盛而不化者，其治法须仿《内经》治胜安伏之义，恐得药后复化也。

许　案　附

乡人李信道得疾，六脉沉不见，深按至骨，则若有力。按：周本“若”字作“弦紧”。头痛，身温，烦躁，指末皆冷，中满恶心，两更医矣。医皆不识，止供调气药。予因诊视曰：此阴中伏阳也。仲景法中无此证，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热药以助之，则为阴邪隔绝，不能导引真阳，反生客热；若用冷药，则所伏真火，愈见消烁。须用破散阴气，导达真火之药，使火升水降，然后得汗而解。授破阴丹二百粒，作一服，冷盐汤下。不半时，烦躁狂热，手足躁扰按：周本“躁”作“燥”。其家大惊。予曰：此俗所谓换阳也，无恐。须臾稍定，略睡，已中汗矣。自昏达旦方止，身凉而病除。硫黄、水银、陈皮、青皮四味，面丸，冷汤下，名破阴丹。

阴盛阴虚脉证辨　篇中所援诸论，并出张石顽《医通》

《内经》云：阴盛生内寒，阴虚生内热。其证候不同矣。阴虚之脉，数散而涩；阴盛之脉，迟紧而涩。其脉象不同矣。阴虚宜甘润填阴，阴盛宜辛温振阳。其治法更不同矣。况阴盛格阳于外，与阴虚阳越于外，其机括尤不同也。阴踞于内，升降不调，阳欲内返而不得，此阴力之能格阳也；阴虚不能维阳，无根之阳不能内返，游弋于外，此微阳之自外越也。而前贤每以脉浮而大，按之无力，为阴寒内盛之脉；以面热戴阳，烦躁不安，为阴寒内盛之证。喻嘉言所讥为传派不清者也，殊不知此正阴虚阳越之事。其治宜温润填阴以安阳，无大热温经以回阳也。至于脉沉细而疾，渴欲饮水，烦躁闷乱，此阴痼于外，阳拂于内之象也，而曰阴盛格阳，水极似火，不亦误乎？即用热剂，如许氏之破阴，亦彻外阴以透伏阳，岂驱逐伏阴之谓乎？若夫所谓内外有热，其脉沉伏，不洪不数，但指下沉涩而小急，此为伏热，不可误认虚寒，以温热治之，是益其热也。此又阴虚而阳气下陷，入于阴中，所谓荣竭卫降者也，与上文阴盛阳郁之证，又自霄壤。大抵阴盛于内，为内实，其脉象决无按之反芤者，非牢即坚，即细紧耳！惟阴虚者，精血内空，阳气外迫，其脉则浮大而芤矣。第阴盛之人，有阳虚，有阳不虚；阴虚之人，有阳盛，有阳不盛。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喻嘉言有三分七分、昼服夜服之论矣。此专就虚劳一病言之也。若寻常杂病，只于本病对治剂中，用药略有偏寒偏热、兼升兼降、重散重敛之不同耳！即如阴盛之人，阳虚者，直用温经回阳矣；阳不虚者，用温化之药，加以微苦微酸，清肃浮阳，使之内合也。阴虚之人，阳盛者，是内热也，宜甘润咸润以填阴，佐以参、芪、升、柴补气建中之品，提挈阳气出返阳位也；阳不盛者，即浮阳外越也，宜温润兼补脾肾，酸

辛并用可矣。此内伤治法之大略也。总宜审察脉象，以决病机，无惑于重按全无是为伏阴之说，庶不致寒热攻补之倒施耳！

东垣治一人脚膝委弱，下足臀冒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数有力，是火郁于内，逼阴于外也。精不固者，髓中混以湿热也。小柴胡去参、加茯苓、胆草、黄柏苦寒泻之而愈。

节庵治一壮年，夏间劳役后，食冷物，夜卧遗精，遂发热，痞闷。至晚，头额时痛，火热上乘也；两足不温，脾气不下也。医谓外感夹阴，以五积散汗之，烦躁，口渴，目赤，便秘。明日，以承气下之，但有黄水，身强如痉，烦躁更剧，腹胀喘急，舌苔黄黑，已六七日矣。诊其脉，六七至而弦劲，急以黄龙汤，下黑物甚多，腹胀顿宽，烦躁顿减，但夜间仍热，舌苔未尽，更与解毒汤，合生脉散，加地黄，二剂热除，平调月余而安。

瘟疫脉沉

近日时疫之病，有所谓喉痧者，初起脉俱沉细，三部以两尺为甚，两尺又以左手为甚，其初至数尚清，应指有力，一二日后渐见躁疾，模糊伏匿，按之即散。旧谓：瘟病邪从中道，起于阳明，其脉右大于左。窃谓：此乃热浊之毒气熏蒸肺胃，脉形必是缓长洪大，浑浑不清，为气浊而中焦湿热也。近时病情，乃邪伏少阴，或冬暖不寒，阳气不潜，阴精消散；或膏粱无节，脾胃浊热下流，克伤肾水；或房室无度，阴精下夺，至春阳气欲升，阴精不能载阳上达。故虚阳之已升者，中道而止于咽喉，不能达于大表也。其毒气之未能全升者，下陷于肾中，熏蒸燔灼，阴尽而死。所谓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也。治法，尝拟用猪肤汤、麻辛附子汤，二方并用，减麻黄，附子改用生者，并重加党参，以达其毒，毒散阴可存矣。世每泥于喉证发于肺胃之成法，用苦寒清降，以清肺胃，故热毒愈无由达也。张石顽曰：伤寒以尺寸俱沉为少阴；少阴一经，死证最多，为其邪气深入，正气无由自振也。若夫春夏温病热病，而见沉小微弱短涩者，此伏热之毒滞于少阴，不能撑出阳分，所以身大热而足不热者，皆不救也。惟沉而实，见阳明腑实证者，急以承气下之，不可拘于阳证阴脉例也。凡时行疫疠，而见沉脉，均为毒邪内陷，设无下证，万无生理。此论可谓详矣。至谓脉沉无下证必死者，为其不可下也，下之亦必死。然则于万死之中，而求一生，宜何道之从？曰：不从下夺，而从上；重填其阴，以举其阳，庶有几乎！何者？此人金水并虚，木火并实，实者散之，虚者滋之；金复则自上而挈之，水复则自下而托之。如此而不生，可告无罪矣。近有自负明医，专用桂、附、椒、姜，燥阴耗血，谬称托邪外出，引火归原，应手辄毙。其罪与用苦寒清上者等。

血热血干

伤寒阳明病，有热入血室证。妇人伤寒，经水适来适断，血室空虚，邪易陷入，有热入血室证。其证皆谵言妄语，甚或狂走见鬼，午前明了，午后昏瞀，入夜尤甚，倦卧，不知饮食，不能转侧。其病之轻重，固由热之微甚，而亦有血虚、血实之分。血实，则邪热之浊气有所聚而见重；血虚，则津枯神散，邪不得聚，反能略知人事。其治法亦有偏重攻血，偏重养津之殊矣。

赵晴初曰：凡外感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络与血脉也。邪入包络则神昏，邪入血脉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浅深，所现之证有轻重。如邪入包络，包络离心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脉，血脉离心较远，故呼之能觉，与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即昏沉矣。有邪在血脉，因失治而渐入包络者，此由浅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络，因治得其法，而渐归血脉者，此由深而出浅也。又有邪盛势锐，不从气分转入，不由血脉渐入，而直入心包络者，陡然昏厥，其证缓则

不过一日，速则不及一时告毙，以其直入包络，而内犯心也。此论血脉、心包邪有浅深、证有微甚也。

李东垣曰：伤寒传至五六日间，渐变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一二日，目赤，唇焦，舌干，不饮水，稀粥与之则咽，不与则不思，六脉细数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满，大小便如常；或传至十日以来，形貌如醉人状，虚见，神昏，不得已，用承气下之，误矣。不知此热邪传手少阴经也，导赤泻心汤主之。与食则咽者，邪不在胃也；不与则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误与承气下之必死。伤寒温热传变，多有此证，不可不察也。

张石顽曰：有一种舌苔，中黑而枯，或略有微刺，色虽黑而无积苔，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证烦渴，耳聋，身热不止，大便五六日或十余日不行，腹不硬满，按之不痛，神识不昏，昼夜不得睡，稍睡或呢喃一二句，或带笑，或叹息。此为津枯血燥之候，急宜炙甘草汤，或生料六味丸，换生地，合生脉散，加桂，滋其化源，庶或可生，误与承气必死，误与四逆亦死。此与上条，皆论血干之证也。

温热发斑其人反清 附虚劳将死，其人反清

凡人周身百脉之血，发源于心，亦归宿于心，循环不已。热入血脉，必致遗毒于心，故神昏、谵妄也。前论患温热者，津枯血少，则神明不昏，昼夜不寐。何也？盖血实则浊聚，血虚则神散也。更有津血全无，神明全散，温毒之极，至于发斑，而入清反异于平日者，此为不治。前人未道，独车质中曰：温病发斑，独有阳证人清者，见洪滑之脉，宜细心参酌，勿可轻许妄治。又曰：发斑证，神气清楚，仰卧不能屈伸者不治，神气昏沉者可生。张石顽曰：温热之病，外感与正气相搏，则神气昏瞀；内伤正气本虚，则神志清明，至死不惑。此皆阅历深到之言，昔贤所未齿及也。曾忆某年秋月，天津盛疫，温毒发斑，患者身如釜蟹，鼻准独白，其人倦卧难动，神清语朗，临死犹委婉言谈。起病即属不治，且专在幼童，传染至速，其死在五六日之间。不过一月，死者数千，真奇惨也。夫邪攻包络，或入血脉，与夫血液燔灼干涩，神机既息，清气全无，自应昏昧，反见精灵，能知门外之事，与人言皆曲尽情理，甚于平日，总由血虚津枯，菁华已竭，元神离根而外越，不较之元气离根而上越者，更危乎？故凡病伤寒、温热、痘疹、斑痧、痈疽，为日稍久，转见神气清明，长卧难动者，即为心绝，是命尽也。每见读书苦思之士，一病温热，阳明未实，血室未热，即见谵妄者，心虚气怯，望风先靡也。又见孤臣、寡妇，忧愁郁结，饮食不甘，夜不成眠，渐见肌肉消瘦，毛发、面色转见鲜美，目光外射，直视不瞬，及至临死，谈论歆歆，拱谢而逝。观者莫不异之，此皆元神离根而外越也。

自啮狂走是气血热极非祟也

《灵枢》口问：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曰：此厥逆上走，脉气辈《甲乙》作皆。至也。少阴气至，则自啮舌；少阳气至，则自啮颊；阳明气至，则自啮唇矣。《素问·阳明脉解》：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呼；或至不食数日，反能逾垣上屋者。四肢为诸阳之本，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而走也；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故狂走也。二者证见于气，而病本于血。何者？凡血热极，津枯而燥，则肉痒难忍，虽抓搔至血流，犹不能止，恨不刀割而针刺也；热势稍杀，则痛作矣。夫人身之血，如脂膏然，有色有质，可粉可凉，人血亦可粉可凉者也。其凉者，津液为之合和也。津液为火灼竭，则血行愈滞；火热既盛，则气行愈悍，血滞于前，气悍于后。凡气之行也，前者往，后者续，以是循环无已。今则前气滞而未往，后气悍而涌至，气气相挤，而迫

于血脉之中，于是血脉之中逼迫不通，胀闷厉状，其余气旁溢于细络，更与脉外之气相逆，则皮肤之下又隐隐作痒，遂不自觉其自啮，破肉环形而不可止矣。仲景亦谓：持强击实，以手把刃，坐作痂也。故病有嚼舌而死者、有遍身抓搔，皮破血流，寸无完肤，展转床蓐，气尽而死者。世皆指为冤业，孰知伤寒时病，此类极多，实为心脾血热之所致耶！此固由邪热太亢，而由误服热药温中发汗者尤众，本承气、白虎证，而妄用四逆、理中，势必至此矣。医者指为鬼祟，以文其过；病家认为夙业，以诬死人，岂不枉哉！事已至此，无策可施矣。若先于势未盛时，重用石膏、大黄、生地、丹皮、栀子之属，大剂温凉服之，犹可救也。凡患时气热病，初宜清热养液，如白芍、二冬、茅根、竹叶、石膏、知母之类，以掣出热邪；若大便不利，证显阳明，即防热入血分，三承气不可缓也。夫血犹舟也，津液水也。医者于此，当知增水行舟之意。叶天士所谓救阴不在补血，而在养津。即此义也。苟不知此，妄行温补，或妄发散，则血燥而气盛，气盛则壅，壅于小络，则为啮；壅于大经，则为狂走。其轻者壅于肌腠，亦变为瘾疹，欲出不出，而同归于死。经曰：脉气辈至者，骈至也。骈至，故阳盛气实，脉胀自破也。

痰饮分治说缪仲淳、柯韵嗣伯俱有此说，而未畅未确，今为伸其说如下

饮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极粘，化液、化血而未成者也。饮之生也，由于三焦气化之失运；三焦之失运，由于命火之不足。经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盖水入于胃，脾气散精，上输子肺，此即津也。其渣滓注于三焦，为热气蒸动，则不待传为小便，即外泄而为汗，故汗多则小便少也。下行入于膀胱，而膀胱有上口，无下口，仍借三焦之气化，始能下出，故曰气化则能出矣。其在三焦，则曰水；在膀胱，则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质清味淡，外泄为汗则味咸，下泄为溺则气臊，皆受人气之变化，而非复清淡之本质矣。故汗与小便，皆可谓之津液，其实皆水也。火力不运，水停中焦，上射于肺。治之之法，补火理气，是治本也；发汗利小便，是治标也。痰则无论为燥痰，为湿痰，皆由于脾气之不足，不能健运而成者也。盖水谷精微，由脾气传化，达于肌肉而为血，以润其枯燥；达于筋骨而为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气不足，土不生金，膻中怯弱，则力不能达于肌肉，而停于肠胃，蕴而成痰矣；已达于皮膜者，又或力不能运达于筋骨，故有皮里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属屈伸，时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气之升降运化，是治本也；宣郁破瘀，是治标也。燥痰则兼清热生津，痰乃有所载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瘀者，痰为血类，停痰与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补火，更不得利水；补火、利水，即湿痰亦因火热郁蒸，愈见胶固滋长，而不可拔矣。此痰饮分治之大义也。至于患饮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饮，二证每每错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别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证各有所重。患饮兼痰者，治其饮而痰自消，痰重者，即兼用治痰法可也；因痰生饮者，治其痰而饮自去，饮重者，即兼用治饮法可也。

论咳嗽前人每以有声无痰、有痰无声。细分咳嗽二字，今概不取。无声即不得为咳嗽矣，且亦安能无痰？但多少、厚薄、难出易出有不同耳！

《素问》咳论分五脏、六腑、四时，以决其病之吉凶。凡百病皆以自腑入脏者为渐深，而咳病独以由脏出腑者为日久。盖百病是邪气内侵，咳是真气外脱耳！咳之为病也，五脏皆为之振动，内气不宁，渐离其根矣。今条析其证之轻重如左：

卒然咳嗽，连声不可暂止者，此冷风随呼吸而袭肺也。此风袭肺则咳嗽，袭胃则吐逆，吐逆更厉于咳嗽，杀人更速，故小儿当风饮食，最所忌也。急宜温散，以桂枝为君，力制风木猖獗之势。故凡风势之来，其风之头最厉，急入户避之；即卒无可避，亦宜谨护口鼻为佳。

外感风寒，恶寒发热，亦多有咳嗽者。此风寒由经入肺也，宜先表散，久则兼清降。其咳声清响，而昼夜相等。经曰：形寒寒饮则伤肺，咳逆而上气。然饮冷是由胃络入肺也，其声略重，宜温胃，略兼利湿。

有清晨咳嗽数十声，吐出浓痰碗许而始安者，此胃中湿热蒸肺也。声如在瓮中者，经所谓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其咳声沉重，治宜宣郁流湿；亦有寒湿致此者，但其痰较清，其声略急，治宜温健脾土也。

有咳嗽甚重，入夜尤甚，不可伏枕者。此肾水上泛，土弱不能行水，水气冲肺也。声重而又急，连连不绝，逼迫万状，气不能续，治用仲景小青龙法、真武汤法，分有无外感而治之。若水气重甚，目下肿，如新卧起者，十枣汤以泻之，轻则葶苈大枣汤，但必以附子白术汤善其后，乃无余患也。

有停食嗳腐吞酸而作咳者，其证喉痒，而天明与日晡呛咳较甚，此亦挟风湿而然也。治宜渗湿化食，温化大肠。其病在胃与大肠之气滞而水停也，宿食不尽，咳必不止。

有因燥而咳者，声干无痰，断续不匀，如为烟所呛，亦无定时，时吐涎沫。治宜降气养液。此多由时气亢旱，燥气所伤也，过食煿炙者亦有之。静卧则安，劳动则剧，与水饮昼平夜剧者相反。有阴火烁肺而咳嗽者，此劳气也。其咳五更黎明，连连不绝，声干少痰，喉中燥痒，由于肾竭肝虚，火升液耗，肺不能自润也。喉中常觉有一点干结，如树皮草叶，咳咯不出者，是少阴少精不上潮而脉络燥结者，非肺燥也。急宜滋润肝肾，清宣肺胃，开结行瘀，杀虫。凡风寒咳嗽，亦喉中作痒，但旋痒即咳，痒甚咳急；劳瘵咳嗽，渐痒始咳，咳缓痒微。此为异也。

有喉中吩吩然，似有物以梗之，颇碍呼吸，呼吸触之，即偶咳一两声，言语发声多不能畅，必先咳一两声，乃能出言。此脾湿不运，浊气上蒸也。治宜健脾行滞，疏利大肠，使浊气下降即愈矣。更有咽中如炙脔，如桃李核者，其病根亦如此，而甚焉者也。《内经》及《中藏经》、《脉经》多论此病，或以为肾，或以为胆，或以为肺，或以为大肠，或以为脾，有气横逆，有气郁结，横逆即湿浊不降，郁结者忧思莫解，大便必秘，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者也。喉中吩吩一证，《素问·咳论》以此为心咳之证。又曰：心脉大甚，为喉吩。《金匮》五水篇论此，为寒结关元，肾气上冲。

若夫肺痈、肺痿，则由肺家燥热太盛，实由脾家湿热熏蒸太久，浊气日增，清气不复，渐致液竭血沸而腐败矣。初起可治，宜清热宣郁，养液行瘀。三消、五隔诸证，亦是如此。此血热之所致也。

陈修园谓：久咳肺燥，可用人参生津。此必病起风热，素无水饮，日久风去热存故也。若风寒久咳，肺气不降，水道不调，愈久而水邪愈盛，不能伏枕，夜无宁刻矣。水饮上射，浮热逆升，俗每自谓热咳，求用凉药，医亦以肃肺，自求速效，遂令风寒永无出路，而成劳损矣。故吾谓：今日咳劳，皆小青龙证也。

论 喘附哮

喘之为病也，其类有四：曰气急，曰气逆，曰气短，曰气脱。其因有寒，有热，有虚，有实。缕析于下：

气急者，寒也。气之呼吸，取道肺脘，而胃脘附之，二脘者，气之所并行也。或风寒从毛窍，从背脊，入于肺络，侵及肺脘；或饮食寒冷太过，伤于胃脘。二脘相附，其气相通，有寒则彼此相移，二脘俱缩而不展，不展则气之道窄。寒微但呛咳而已，甚则肺中

诸窍皆紧，气出不利，逼迫膻中不得上达，风寒与水饮相搏，夜不安枕，渐致摇肩仰息矣。经曰：形寒寒饮则伤肺，气逆而上行。非逆而上也，乃伏而不得上也。近时医见呛咳，即投清降，以致二脘得药愈紧，阳气愈下，结愈上促，病者烦恼不堪，如有捉其咽喉，缚其胸膈者是也。故近时患小青龙证，无不终致劳损者，徐灵胎谓为风寒不醒成劳病也。

气逆者，痰也。有湿寒，有湿热，病属在里，非由外感，肥人多有此证。凡人之气，由口鼻呼吸出入者，其大孔也；其实周身八万四千毛孔，亦莫不从而嘘嗡。痰阻经隧，则气之呼吸不得旁达，而聚于膻中，只能直上咽喉，出于口鼻，已觉冲激矣。更有时痰涎壅盛，横格膻中，而气道愈狭矣，此湿寒、湿热成痰成饮者所常有也。此人若感风寒，即近哮证矣。

气短者，热也。亦有水气射肺，非风寒之外束，非痰证之有形，乍觉呼吸至膈而止，不能下达。非全不达也，入迟出疾，不能久留于内也。所以然者，肝、肾血热，阴气不敛也。又有感受风热，肺中津液为亢气所耗，不得柔润，膻中干燥，孔窍生烟，是气管因津液而燥急，气行不能开阖匀布也。伤暑者必有此证。凡气之流行，必有津以润之，始能开阖滑利，燥则阴虚阳亢，觉开而不得阖矣。水气射肺者，或因渴饮乍多，或因汗出乍闭，湿遏热气上冲，如火得水以沃之，非真有胶固之水饮也。更有略无所因，而脾胃不运，大便久秘，肠中浊气上蒸于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者。仲景曰：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注谓：实为饮邪，非也，大便秘结之故也。温病有燥屎冲膈，气喘、舌黑、齿枯者，不治。

气脱者，乃真喘也。真气离根，呼吸至胸而还，不能下达丹田，自觉气无所依，张皇失措，摇肩俯仰，烦躁不宁，无力下吸，出多入少。此或因久咳，或因大汗、吐、下，亡血、失精，阴脱而阳无所恋矣。急则危在顷刻，缓亦不过数日。仲景曰：少阴病，下利止，息高者是也。亦有下焦肝肾久受寒湿，渐逼命火上越，肺气不能下纳者。

其他自觉气少下陷，呼吸不足、不利，而不见喘促低昂、抬肩撼胸外形者，或禀赋不足，或脾胃有湿，或大病初愈，或过泄伤气，不可枚举，然病因大略如此，但有微甚而已。

夫气急者，气不得出也，哮之微者，非喘也。气逆者，气不得散也，近于呕哕而非呕哕，亦非喘也。气短者；气不得聚，呼吸不续，近于喘矣，以其乍见，无他证，故无伤于根本也。三者皆病在于肺，而兼在胃。气脱者，散而不聚，升而不降，病独在肾。与前证情形迥别，本最易辨，惟夫气急之人，气逆之甚，渐至于脱者，其形相象，然病至此，真气已孤，直谓之脱亦可矣。尝诊一妇，自冬病喘，至春不愈，始延予诊。至则见其形状，非喘也，乃哮也。寒气束肺，气塞不出，日久邪深，真气内陷，便溏下气，肺中寒涎注满，真气已不能到；其脉两关以下洪大滑数，两关以上细微如丝，其肤外凉内热，重抚如焚，病人自觉头上胸中不知何处，缺少一件本体，是肺中已无生气矣；夜静昼剧，阳气孤危，其哮逼苦状，实不忍见。予谢不敏，延后一月始殁。故知邪气逼塞，非正气自脱者，虽至极危，犹可稍延时日云。

又按：喘有三焦之辨。经云：邪气在上，此风寒伤肺，气之不得升也；浊气在中，此湿热痰饮聚于胃，气之滞于升降也；清气在下，此寒湿之地气，从下焦脚膝之筋骨上入肝肾，直捣命门，命火不得安其宫，肺气不得归其窟，有呼无吸，此气之不得降也，是真喘也。其上二焦之病，非喘也，乃哮也。然哮亦有二，皆风寒与痰饮相结，但互有轻重耳！凡不分四时，受寒即发，发即气闭迫塞欲死，滴水不入，彻夜无眠者，此上焦之风寒重于痰饮者也，数日即愈，复如常人矣。凡春暖即愈，秋凉即发，发即呼吸短促，昼夜相等，饮食减少或如常者，此中焦痰饮，因

天寒肺气不舒而激发者也。若不新感风寒，其病势未至逆急欲死也。治之之法，上焦之治，从小青龙；中焦之治，从平胃散。各随轻重而互参之。此即太阳、阳明之别也。太阳者，风寒由肺俞内侵肺络，入伤肺脘，是病起于气分，致太阳之气化不行，而后水邪上泛也。阳明者，是胃中本有湿痰，肺中久为浊气所据，天寒呼吸寒气，而肺中浊气遂结矣。一由俞络，一由呼吸，故治异也。若夫正气离根，气上不下，及胸而还，稍动即汗出，久卧又气阻，仅能伏几危坐者，命火熄，水邪肆，阴风惨淡，日色无光，是何等象耶！治之惟黑锡丹一法，差堪尝试，不敢必效也。经曰：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此言脉也。而摩绘喘病，亦自逼真，谓其气连连直上，微有反曲耳！然则喘之为气升不降也，岂可与气塞而不得出者同称耶？

伤寒伤风俱有戴阳附黄汗

发热，恶寒，无汗，脉紧，为伤寒；发热，恶风，有汗，脉缓，为中风。中风者，津液为风所鼓动而外泄，外虽润而内实燥也；若加之以温邪，或误用麻、辛发散，便有鼻干，气促，唇红，舌燥，面赤如醉，孔窍生烟之患矣。伤寒者，腠理为寒所紧束而不得泄，外虽燥而内实润也；惟久而化热，卫气不得泄越，而内灼以耗其荣，乃有鼻燥气迫之事。喻嘉言谓：伤风小恙，亦有戴阳，总由真阴素亏，一经风热熏灼，遂致津液不能上腾，而呼吸逼迫，干燥万状耳！故知治伤寒者，亦有时不可径用辛温；而治伤风者，断不可不佐以清润。

伤寒、伤风，汗之太过，或为亡阳，或传为阳明内实，昔人论之详矣。汗之不彻，身肤作痒，面色正赤，仲景有二一、各半汤之治矣。更有津液素充者，伤寒发热，日久不退，往往面色正黄，皮肤肿，有时作痒，甚且搔之破而流汁，余每仿二一、各半法汗之。其汗染衣皆黄，汁流如涎，著手皆粘，气味腥臭，此乃津液菀蒸日久所化也。此汁若再热久不退，必为灼干；或过用凉药清热，热退汁凝，阻塞玄府，卫气不通，营气不行，将成血痹骨蒸，而入劳瘵之途矣。故仲景以二一、各半汤，助生新津而峻汗之，其意深矣。旧解以二汤为缓汗法者，非也。

痉厥癫痫并脉

痉、厥、癫、痫四者，皆有猝倒无知之证，而病名各异者，其病机、病体有不同也。痉之病成于燥也，属于太阳，故项背必强，甚者角弓而反张矣。此筋病也。《内经》、仲景谓痉属于湿者，推其原也。无论湿寒、湿热，必化燥而后痉，是津液凝结也。厥亦有寒热之分，而身不强，是卫气逆乱之病也，病在脉外，皆属于实。其虚而厥者，直脱而已。虽曰有寒、有热，究竟统归于热，但有外寒逼热而然者，总是荣气消耗，卫气无所系恋，而奔逸迫塞于心包也。癫无寒热之分，而有久暴之别，是营气窒闭之病也，病在脉中。经曰心营肺卫，又心主知觉。心包络之脉，为痰血所阻塞，则心之机神停滞而无知矣。是营气壅实，而卫气力不足以推荡之，蓄积以致此也。又心与小肠脉络相通，小肠脉中有凝痰瘀血，阻窒心气，亦发为癫也。厥之病，气实而血虚；癫之病，血实而气虚。其邪皆实，其正皆虚。若夫痫者，由于血热，发于肝风，手足抽掣，五兽同鸣。昔人以五兽分五脏，而总归于肝者，肝藏血，热生风，风性动也。此脏病外连经络，盖气血俱实者也，而其本必由于寒。钱仲阳以小儿急、慢惊风，为阴阳痫，乃别一证，名同而实异也。急惊由于肝热生风化燥，其证尚介痫、痉之间。其异乎痉者，手足拘挛，而不必反张；异乎痫者，手足抽掣，而绝无兽鸣也。慢惊则全属脾脏阴阳两虚，故阴邪内拒，虚阳上迫，气机乍窒，卒然无知也。虚则易脱，故称难治。方中行作《痉书》，以小儿惊风属之，亦只可指为痉之类，不可径指为此即是痉也。《千金

方》曰：温病热入肾中，亦为痉；小儿病痫热甚，亦为痉。其意是以痫为惊风，而以痉专属之拘挛缩急之证也。

《金匮》云：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此从惊恐得之。《素问》曰：人有生而病癫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也。是奔豚与癫，皆生于惊。《金匮》遍论杂病，而无癫痫，窃疑奔豚即痫也。痫作猪声者最多，豕水畜，属肾，奔豚发于肾也。《千金方》第十四卷风眩门，小续命汤方前引徐嗣伯曰：痰热相感面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大人曰癫，小儿为痫，其实是一，此方为治，万无不愈。而奔豚为患，发多气急，死不可救。故此一汤，是轻重之宜。观此，是以奔豚为癫痫之重者。私尝论之，痉、厥，暴病也，其因皆津耗血干而气悍，脉管迫塞之所致也。治之重以凉润生津，辛香泄气，而佐以行血豁痰之品，病可即愈矣。癫、痫，痼疾也，有得寒即发者，有得怒、得劳即发者，其机不外《内经》气上不下之一语。其所以不下之故，必由寒湿从下上犯，从胫足腰髀之经脉内侵弥漫，先使肾阳不得下通，邪气渐渐入于脊膂，上逼心胃，阳气不得下降，故癫痫之人，即未发病，目多不能下视，两足行动隐隐不便，肾丸时或隐痛，如痰疝之状，二便不能调畅。推此以求治法，必须用辛温，如细辛、羌活、藁本、威灵仙、生附子、吴茱萸、小茴香以通经脉之寒；而以牛膝抑之下行，更以破血，如虻虫、蠐螬、蛴螬、延胡索、五灵脂、当归须、穿山甲、硇砂、雄黄、枯矾温化之品，以通小肠膂脊血脉之瘀，而以二丑导之下出。作为丸散，缓服久服，庶可渐瘳。又有寒湿自肺胃扑灭心阳，使心气乍抑而熄，昏厥如死者，此寒湿伤于脑气，所谓阳中雾露之邪也。与中寒相类，用辛温发散，使水气从上扬出，与寒湿从下上逆者不同。此多见于暴病，而痼疾亦间有之。其人常俯视不抑，目胞下垂如睡，面色自额至颧深黑者是也。夫天下病，有热而不可清，虚而不可补者，其惟癫痫乎！

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汤先其时发汗则愈

夫时汗出而不愈，是邪不以汗解，其邪必非可汗解矣。乃曰先其时发汗则愈，何也？按原文云：此卫气不和也。桂枝汤是从荣通卫，卫为风邪所扰，不能内和于荣，发其汗者，是助荣之力以出而和于卫，荣卫之气相合，邪无地自容矣。其自汗不愈者，卫与荣乖，正气不能固护于外，津液泄于其隙，而不与邪相值也。发其汗则染染蒸蒸遍，真气充周矣。风邪鼓卫气于外，今更从邪气之后，壮荣气以逐风邪也。

荣行脉中，卫行脉外，俱日夜五十度周于身，若或迟速互有参差，即病矣。卫伤于风，则卫行速，而荣不能应之；荣不能应则卫力亦有不继，而腠理豁疏矣，故时汗出也。桂枝汤是鼓荣之液，以润卫之燥，俾开合利而机关密也。荣伤寒脉紧无汗之麻黄证，是荣卫俱伤于寒也，前人谓寒伤荣不伤卫者，误矣。其专荣伤于寒者，是寒湿下受，不从皮毛，而直窜经脉，内入筋骨，血液凝聚，其行渐迟，不与卫应，而寒热病作矣。近时寒疟，多是寒湿下受，治宜仿九味羌活汤法，重温下焦，开通少阴、太阳之表里经气，非桂枝、柴胡所能胜任也。桂枝汤止汗之力胜于发汗，故欲发汗者，必啜热粥温覆以助之。

药对证而增剧

《千金方》曰：凡服止痢药，初服皆剧，愚人不解，即止其药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药与病源的相主对，虽剧但服，不过再三服，渐渐自知，惟非其主对者，本勿服也。《慎柔五书》谓：久服寒凉，阳气郁陷者，改用四君、保元，温脾理肺，阳气升举，邪气渐渐退出于表。退至阳明，则有呕吐、便溏、水泄之事矣；退至少阳，则有头痛、寒热往来

之事矣；退至太阳，则有发热，恶风寒、项脊强痛之事矣。此时正宜加力辅正，随证施治，以收全功，不得疑为新受外感，更不得疑为药误，改用他法，再误即难治矣。窃谓：今人最虑肝阳，每于伤风头痛，即曰肝阳上升，即以清凉浇灌，及至真火下陷，阴霾弥漫，头重颅胀，仍曰肝阳太亢。明者用宣阳逐阴之剂以挽之，稍见阳气上达，口干微渴，即斥为药误，助动肝阳，必求灭阳而死。可慨也！

如治外感，外证虽减，而内证转剧，此即邪气之内陷也。外邪内陷，治之能使渐透于表，表证日增，而内证日减，此即正气之充而渐复也。先见恶寒、发热，治之但使寒热稍轻，而增见胸满、呕吐、不食，是风寒内陷矣；先见胸腹膨胀，治之但使膨胀不见，而转见大便滑泄不禁，是正气下脱矣。故有外证见增，而实为医之功；外证见减，而转为医之过者。医家、病家于此，皆须有定识定力，不为摇惑，方能临变不改，亦能临变知改矣。

周慎斋曰：脾气虚而脉弦者，服补中益气汤后，必发疟；脾气虚而湿胜者，服补中益气汤后，必患痢。此邪寻出路也，仍服前汤，自愈。此与《慎柔五书》意同。

朱丹溪治一虚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证日增，略不为动，正气既充，以治痢药一剂迅扫之，而病除矣。此绝顶识力也。又凡寒湿内伏，必先用温药，使化湿热。其化热时，痞满昏倦，反不如初时之神气清爽也。

更有猝然变证可骇者，尤须有定识以镇之。如许叔微治李信道，伏阳肢冷，与破阴丹，不半时，烦躁狂扰。曰：此换阳也。逾时，果汗出而定。此即仲景所谓其人大烦、口噤、躁扰，为欲解也。又赵晴初谓治某伤寒，日久失下，与四物承气加减，片晌腹中刺痛欲死，口噤目瞪，不省人事；至天明，下黑粪累累而解。

读医随笔　卷四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证　治　类

阴虚注夏阳虚注秋并阳虚注夏

凡人三四月，天气乍暑，腠理乍开，内气不胜其散，而为神昏、发热、体倦、不思食之症，谓之注夏，世医论之多矣。至于七八月间，暑气初收，新凉乍来，腠理乍闭，而内气久经夏汗外泄，其力孱弱，不能自充，多见肺气下陷，呼吸短促不足之象，继则连暑气、凉气、湿气一齐吸受皮腠之内，发为恍热、恶寒、体重肢倦、饮食无味、口渴不欲饮诸症。此与注夏之病，正相对待：一为阴虚，天气乍开，而力不足于开也；一为阳虚，天气乍合，而力不足于合也。世医论之者少，惟张石顽《医通》劳倦门有之。吾名之以"注秋"，而录其文曰：脾胃虚，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干舌燥，饮食无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而色惕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升阳益胃汤。又曰：劳役辛苦，肾中阴火沸腾，后因脱衣，或沐浴，歇息阴凉处所，其阴火不行，还归皮肤，腠理极虚无阳，被风阴凉所遏，以此表虚，不任风寒，与外感恶寒相似，其症少气短促，懒于言语，困弱无力，不可同外感治，补中益气加柴、苏、羌活，甚者加桂枝，最当。此条虽不言秋令，而风与阴凉，非秋气乎？故乍凉见证，每多如此。后条较前条尤重者，为凉气乍至，尤觉有猝不及防之势也。

又按：注夏一病，前人有指为三四月乍暑之时，即见此证者；有指为长夏六月暑湿交蒸之时，而见此证者。窃谓二者当并有之。如乍暑见此证，盛夏未有不加甚者也；盛暑见此证，初夏未有不先兆者也。且病名注夏，本统夏令三月而言。其病由于阴虚，不任疏散，自是夏令之月，无日不然，而其机总发动于初夏，与初秋为一开一合之对待，故以初夏见证为当也。但时有初盛，即病有微甚耳！亦有初夏见证，至盛夏转精神清爽者，此阳气不足，经络伏有寒湿，初时阳力不能伸达，非如阴虚者内气先已不固，不胜天气之再散也。其证多见烦恍躁扰，不似注夏之怠惰少气也，是又注夏之别一证矣。戴元礼以七月初凉见证为注夏，殊觉名义未协，吾故创"注秋"之说也。

论　噎

《金匮》痰饮篇曰：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徐注曰：肝与少阳胆为表里，所以主半表半里者，水气乘之，阴寒内束，故少阳气上出，冲击而嘿，如伤风然。喻注曰：火气冲鼻，故嘿也。按《内经》肾主嘿，故凡太阳伤寒，寒气深入，随督入脑，为热所击，则嘿矣。太阳与督，即少阴之部也，其脉皆与脑通。嘿者，寒热相激，逐于脉中，致脉内作痒，痒即突出。徐曰寒束，喻曰火冲，其义一也，惟不言肝肾相通；而牵说少阳，殊属无稽。大肝水见嘿者，肝寒感于肾也。且嘿之来路有二：因寒束肺窍，热气撩于肺中

而上冲者，其气发于胸中，上过上腭之内，而下出于鼻也；因寒束督脉，热气激于脊膂而上冲者，其气起于腰俞，循脊上出脑顶之巅，而下出于鼻也。一缕寒邪，孤行气脉，而不为正气所容，故冲击而出也。本属微邪，不足为病，然见有早起，必嚏数十次，无间寒暑，而寒天较甚，妇人妊娠尤为有碍，此不得为微邪矣。治法宜仿肝水例，宣达肝与膀胱之阳，与肺气相接，使水邪下伏，宿寒外攘，即止。

论　呕　哕

《伤寒论》湿病篇，湿家下之早，则哕。此丹田有热，胸上有寒。又太阳篇，邪高痛下，故使其呕，小柴胡汤主之。邪者，伤寒之邪也；痛者，热之所郁而激也。又云：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黄连汤主之。《脉经》平呕吐哕篇曰：寒气在上，暖气在下，二气相争，但出不入，其人即呕而不得食，恐怖即死，宽缓即瘥。朱丹溪曰：呃逆，有痰闭于上，火起于下，而不得伸越者。大凡人身四维有寒束之，气行横窍之出入不利，遂从直窍上冲；又或寒压于上，热郁于下，气上升道狭，不如其常，则升气冲激，此皆作呕哕也。若肠胃秘结，浊气上蒸，肝肾血热，火气上浮，而无寒遏于上者，不过愠愠欲吐，不至冲激也。干呕与哕，证有轻重，而因无异同，前人剖析太过，转乱人意。按：上论呕哕，非论吐也。吐之病，有因寒气从下上冲而然者，有因中焦胃热、肝热而然者，有因外风袭胃者。

惊　　跃

常于欲寐未寐之际，霍然举身振跃者，世皆谓为血不养筋，而实非也，乃津不濡脉之候也。人身气脉一动，周身百脉涌应，其中必有津以濡之，故能自然无碍也。若有一脉竟塞不通，则气亦竟不至其处，亦遂寂然不动矣。无如脉终不能不通，气终不能不至也。脉中津汁耗燥，一有不濡之处，或略有痰丝以格之，则气之既动而窒，窒而复动，一控送之间，而百脉为之撼跃矣。其动之所发无定处，或起四肢，或起胸中，随其气之所触而起也。此象偶然一见，不足为病。若欲治之，惟甘凉生津而已。凡小儿寐中，多作此象，俗谓骨气撑长之兆，实即痰格其气也。若大人逐日方寐，即见惊掣，是为痰盛，是津虚之燥痰也。生津为主，而祛痰佐之，津盛则痰有所载，而滑利易出也。若血液亏虚，不能养筋者，当见肢节拘急不便，或举身振振欲擗然。此风热所伤，与发汗太过之所致，所谓筋惕肉瞤也。是故心津虚燥之人，往往神明散越，欲寐之际，心中无故惊惕，四肢微有瘈疭，甚至累累不已，令人不能成寐者，其势虽微，病根反深。若骤因风热与过汗者，宜甘酸以养之，经谓：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是也；若久病与无病而然者，更宜大剂甘寒酸温之药，生津补血以溉之，所谓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地；又有水饮冲心而发者，必辛散淡渗，兼滑润之剂，载痰上下分出以涤之，此又所谓心中惕惕大动，恐如人将捕之者，是心阳为水邪遏抑，而神不自安也。

表里俱病治各不同

表里俱病者，俱伤于邪也，非表邪实、里正虚之谓也。气者，六淫是也。试以寒热明其例。

表里俱寒者，治宜温中以散寒，里气壮而外邪可退矣。仲景于身体疼痛，下利清谷，先温其里，后攻其表者，是指示大法如此。其实表里两感于寒，温里、发表，一时并用，正不必分先后也。

表里俱热者，治宜甘寒，佐以辛凉解散，如叶香岩温热治法。若阳明腑实者，更先以苦寒咸寒攻下之，如服承气，大便得通，而汗自出是也。二者表里同气，故重在里，治其里而表亦即应手而愈矣。即或表有未尽余邪，再略清其表可也。若先攻其表，不但里

虚，而表不能净；即令表净，而正气受伤，里邪又将从何路以驱除之？

表热里寒者，如其人素属中寒，而新感风热，治宜解表而已。如其人内伤生冷，外伤风热，表里俱属新邪，则治宜辛凉疏表之中，佐以芳香理气，以化内寒。

表寒里热者，如其热是因表邪，腠理闭遏所致，但解表而已。如其热是因温邪蕴结，而表又新感风寒，轻者辛凉疏其里热，而外寒自祛；重者寒力足蔽其热，治宜辛香轻悍，急通其表，免致表邪久束，里热愈深，渍入经络，沾滞血分，便难措手，但剂中宜佐凉滋，不可过燥，表解急清里热。二者表里异气，故重在表，所谓先攻其易也。若先攻里，不但表邪内陷，恐里邪未易去，而表邪已坚矣。此法之大体也。又当随时消息病势之缓急，以为施治之先后，神明于法中，而非死板法也。其庶几乎？

大抵病由外陷内者，须开其表而撑其里，使邪仍从原路出也。昔人尝谓：少阴之邪，仍以太阳为出路；太阴之邪，仍以阳明为出路。故凡外邪内陷日久者，服药后能转见表证，即是邪气退出也。又如内伤饮食，以致恶寒，则攻滞之中，必兼理气；内伤精血，以致发热，则养阴之中，必寓潜阳。此又表里互虚、互实之治法也。

伤寒邪在阳经则脉浮 在阴经则脉沉

旧说谓：伤寒邪在阳经，其脉浮；邪入阴经，其脉沉。此浮表、沉里之大义也。其实寒邪初感在表，脉多沉紧而数，不见浮也。此事景岳已曾辨之矣。邪入阴经，惟寒邪直中者，脉见沉紧；若由阳经化热传里者，脉多洪盛，未有转变沉细者。然则旧说非耶？曰：所谓阳经脉在浮者，非谓其脉之浮也，谓诊者当于浮分诊候其变象也；阴经脉在沉者，非谓其脉之沉也，谓诊者当于沉分诊候其变象也。大抵初感外邪，如属风热，则脉浮，然风热之象，止见于浮，若重按则不见也；如属风寒，则脉沉不能浮，然风寒之象，止在指力初到脉皮之上，若重按至脉底，亦不见也，且其势有欲浮不得之意，即此可见寒邪据表，阳气不得外达矣。此邪在阳经则脉浮之说也。邪入于里，若属沉寒，或寒湿从下受，直入阴经者，重按沉分，必见细紧；若系热邪入里，外有寒束，则必见浮紧而沉滑矣。至伤寒由阳经化热传入阴经，只是邪气内连，非邪气内移，表邪全罢也。其脉当较病在阳经时更觉洪实，其邪气之变象不止见于浮分，连沉分亦如是矣。此邪在阴经则脉沉之说也。若表邪入里，而表分全退，只见里证，此必内虚，而致邪气内陷也；或热结于胸，而为神昏、谵语，其脉必沉细而数；或寒陷于中，而为下利、足冷，其脉必沉微欲绝，亦有沉紧而迟。邪盛正虚，比之邪气直中者，更难挽回也。内连者，是邪气蔓延，而正气之力不敌也。内陷者，是正气全虚，而邪气据其巢穴也。直中者，虽亦正气之虚，而邪气单刀直入，尚未蔓延四布，盘踞未牢，故可急攻，稍迟亦无及矣。又有邪盛于表，正虚于里，如所谓尺中微，不可发汗，尺中迟，不可下者。此犹虚处无邪，正当急补其虚，助正驱邪也，稍迟邪即内陷矣。处处有邪，便难措手。

少阳三禁辨

旧说谓：胆为清净之腑，无出无入，故邪在少阳，禁汗、吐、下。此说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人，而不知其不通之甚也。夫五苓泻太阳之腑，承气泻阳明之腑，若少阳胆腑，诚无如此泻法矣。若少阳之经，本与诸经之气相通，何得谓无出无入耶？吐、下无涉于经，禁之可也；汗乃通经之事，而何以禁之？然则仲景不径用桂枝、麻黄者，何也？盖尝思之，少阳之经，行身之侧，为人身之奥区。凡人之身，前后部位大，则气力大；两侧部位小，则气力小。百药下咽，皆藉膻中大气

以运行之。今两侧为身之奥区，药力总是先行太阳、阳明，而后缓达少阳，如此则用药者，亦当以缓法行之。若径用麻、桂性急之药，则直走太阳、阳明，汗先出而少阳仍未到也，正气又已衰矣。故用柴胡性缓之药，又以人参柔缓者监制之，半夏下降者疏通之，无非缓缓横撑之意也。故知少阳非忌汗也。忌急汗出，缓撑微降，斯药力旁渗而达于少阳之经，邪乃得汗而解矣。不但此也，经谓：邪在胆，逆在胃，善呕苦汁，温温欲吐。温温，当作愠愠。是邪在少阳，其气上逆，本自欲吐，治以柴胡、半夏，降其逆气。故不得比于胃中夹食，温温欲吐者，当遂吐之也，吐之则气愈上逆而不降矣。是禁吐，亦非因胆腑之无出无入也。邪在少阳之经，每于手少阳三焦之腑，其气相通，故少阳有心胸痞满，即属于三焦矣。治法虽不用硝、黄，而必以黄芩、黄连、半夏理其痞结，以其邪在气分故也。若有痰涎有形之邪，结于胸胁，则大陷胸、大柴胡，以及瓜蒌薤白、旋覆代赭，此皆少阳三焦之治也，亦何尝不用下耶？大抵六腑惟胆腑之体同于五脏，五脏受邪，皆因六腑牵累，若直伤其脏即死矣。胆之受邪，亦因胃与三焦之牵累，若直伤胆，亦无治矣。故五脏受邪，治在六腑；胆腑受邪，治在胃与三焦。即如逾垣上屋，骂詈不避亲疏，皆胃实以致胆横也。由此观之，缓汗微降，治胆之经，而陷胸、硝黄之通胃与三焦者，实以治胆之腑也。

按陶节庵曰：伤寒因下早而成满硬痛者，为结胸；未经下者，虽满闷，不硬痛，此为痞气，属少阳部分，宜从缓治，不宜峻利。观此则予之前说，非杜撰矣。再邪伤太阳、阳明，则正气辟易，积于两侧，稍久，邪势张大，渐入两侧，则有邪正分争之势矣。故时时作呕者，上下相争也；往来寒热者，表里相争也；身重胁痛，不能转侧者，正气为邪气所逼，僻处偏隅，而不流利通行也。此皆邪在于经之事，若胸胁痛胀，则入里而在胃与三焦矣，均无与胆腑之本体也。此论邪入少阳之经脉部位也。

又按：胆主津液，凡邪伤津液，即属少阳，不必入于身侧之经也。故胸满、惊烦、往来寒热、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津液伤则气机不利也；或热入血室，昼日明了，夜则谵语者，津液伤则血分受灼也。小柴胡乃养荣之方，生津益荣以托邪也。胡玉海论阳明下证有云：须先使邪气浮动，毒不粘连于肝，乃可用大承气下之。此即少阳禁下之义也。明于津虚、血燥之义，则少阳之所以三禁，与其所以有热入血室证，俱了然矣。少阳坏证为多者，津液伤则血失所养，易为热邪所灼败也。此论邪伤少阳之所化功用也。

虫脉虫证

关上脉微浮，积热在胸中，呕吐蛔虫，心健忘。

关上脉紧而滑者，蛔动。尺中脉沉而滑者，寸白虫。

腹中痛，脉当沉若弦，而反洪大，此为有蛔虫。

腹中痛，多喘呕，而脉洪者，为虫。按喘、疑当作唾。

疳蚀，其脉细数，若虚小者生，紧急者死。

按：虫病多起于湿热太盛，木郁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谓痨虫是也。大抵在肠胃者易除，在经络者难治。其脉不外弦滑、细数之两途，然亦有弦迟者，胃中寒湿也；亦有细涩者，胃汁为虫所消耗也。至于《洄溪医案》所称肠胃为虫蚀尽，而人犹不遽死，则怪诞之说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贫妇，初觉七窍内如细虫萦攫，数年后，目盲，皮肤枯槁，而遍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静，偶一言动，即肢体无一不战战栗栗然者。已十余年矣，今尚未死，此必伤于微风，化生细虫，吸血伤筋也。大抵虫证与痰证相类，痰多怪证，虫亦多怪证也。为晕眩昏厥，为癫

痫狂妄，为吐利血水，为皮肤顽麻，奇痛奇痒，为四肢拘急，痿缓振掉，为怪梦纷纭，不可思议。世称人有患虱瘤者，《神农本草》水银，有杀皮肤中虱之文，不诬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颧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并不破皮，后遂右半面常自觉振动，如吹大风状，一日数发，已六七年。发时即须尖亦手不可近，触之，其痛彻心也，皮色如常，不肿不变，内外药治，仅得小效，后挑出牙虫无数而愈，平时牙并不痛。此亦奇证，与前贫妇之类，皆所亲睹者也。

汗　病

西席汪幼纯先生，盱人也，家洪泽湖之蒋坝镇。一日为予言，吾乡有所谓汗病者，每发于三四月间，一人患此，即举家传染，同时并发。其证初起觉毛耸，即发热昏卧，不省人事，不言不动不食，但口渴索饮，日夜不休，若家有五六病人，以一人供茶水不给也。至六七日，必大发狂躁，汗出乃愈，未有药治者，若不能狂躁，即不起矣。此何病也？予沉思良久，曰：此即伤寒也。必冬日天之寒风，与湖之水气相合，人自口鼻吸受，伏于膜原，不与荣卫出入之道相触，故不即时发；交夏心中阳气当升，而寒湿所伏适当其冲，阻其升发之气，遂相激而成病矣。西医谓人脑气受伤，则知觉、运动之灵皆失。脑气与心气相依者也。心气为伏寒所扑，与手少阴直中之伤寒相似，此仲景所未言者。其年冬月有异风，挟水邪而至，人受之者，斯为病矣。故每三五年而一见，盖与运气相关也。未病之先，邪气内伏，必当有头脑时或沉重，隐隐痛胀，心气偶然一阵如闷之状。治法，桂枝、麻黄皆不合格，当以小青龙加生津药主之，以中有桂枝、细辛，能入心宣阳而散寒水也。若欲预防，则先于立春之月，多服桂枝汤可矣。发病之时，脉必沉伏不见，或沉紧细数；未病之先，其脉必紧小不盛也。此不过一时据理拟议之词，实未知汗病果何义也。嗣读《千金方》，乃知汗病即伤寒之别名也。俗每谓不可用药，须俟自愈，枉死者多，是敝俗已千余年矣。仲景《辨脉》有曰：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为欲解也。情形与此符合，但未明六七日间，当用何药，岂束手坐待耶？此病若邪重，当时即发，卒倒无知者，即为手少阴中寒也。抽注仲景《辨脉》此条，谓其人躁扰句是眼目，若无此，则烦，噤乃气脱也。观此益醒。

肺中伏风有专寒夹温不同

肺中伏风，有专寒者，有夹温者。专寒是口鼻吸受风寒于内，其证呛咳不已，入夜尤甚，为日稍久，肺气不能清肃，即挟水饮上犯，面目肿胀，隐见青色。治之宜用温散，如桂枝、茯苓、干姜、细辛，皆要药也。夹温是先吸受天地亢燥之气，肺中津液为亢气扰耗，大气出入不得滑利，呼吸喘促。因之表气不充，腠理不固，或夜寐盗汗，或劳汗当风，风寒乘虚内袭，遂时觉恶寒发的热，肺气愈不得畅，亢气愈菀于中，时作呛咳，遇劳即甚，痰涎干结，成块成裹，气味腥腐，舌苔薄黄干燥，唇焦引饮，脉象浮候弦而带滑，中沉洪大而散，大便秘结，小便赤涩，甚至胸中腹中有一点结痛。是时正当仿大青龙、越婢之意，以两解之，即愈矣。而医乃有意深求，以为此肺痈也；又不遵古肺痈治法，而用桑叶、桔梗、连翘、银花，一派苦寒沉降之品，致温燥之气愈结愈深，毫无出路，呛唾脓血，而肺真腐矣。当肺未坏之先，挽回得法，间有发为斑疹、疮疡而愈者，然而难矣。其死也，面白唇枯，发焦目陷，吾见屡矣。此病近时极多，医者不可不知。《内经》劳风一病，证候与此相近。巢氏风热候正引此文。是因劳倦津液内伤，风温外袭，久不得出，蔓延于太阳、少阴之经脉，以内达于脏，致肺肾脏气为之扰乱浮越。所以然者，正气先伤，其力不能撑邪外出也。治之惟有滋助肝肾元气，宣通肺与膀胱之经气，需以时日，庶有

瘳乎！

寒湿下受直伤少阴变证　多端搜治匪易

自古皆谓：寒伤肺，湿伤脾，同气相感也，展转乃伤他经。今据吾所见，凡人久在湿地坐卧，寒湿之气尽从太阳、少阴深入矣。《内经》谓：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又谓：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常从足跗始。况人坐则以足置地，卧多以背向下，故内气充足者，邪气不遽内袭，即从腘髀上窜臀脊，过顶入鼻，一路筋络牵引，酸疼胀急，此伤于太阳之经，而内连督脉也，重者即菀为脚气矣；若内之真阳稍怯者，邪气即从涌泉上入胫骨，而内侵腰俞、背俞，先使肾阳不得下降，大便溏滑，小便赤涩，两胫时冷；渐渐弥漫三焦，心胃之阳又为所抑矣，甚者即水气凌心也。其始筋骨酸胀，精神猥软，呼吸气高，两腿沉重。治之必仿少阴伤寒治法，而加以温行湿邪之品，方能奏效；若仅治中焦，药力不能与邪针对，无益也。若见其上热，误认为热，而以寒凉浇灌，其祸更不堪言。仲景辨脉篇清邪中上，浊邪中下一条，即此病之久延败证也。前人指为瘟疫者，非是。拙著《章句》论之甚详。

《灵枢》曰：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又曰：厥成为癫疾。《金匮》妇人篇中有曰：因虚积冷，结气在下，奄忽眩冒，状如厥癫。其叙痉证也，亦有面赤、足冷、目脉赤、背反张之候，是痉厥初起，皆由寒湿下受，上入脊膂；肾阳不得下降，上冲于心，两阳相搏子膻中。治不得法，积之日久，遂有热痰胶固不可拔之痼证矣。嗣后饮食、惊恐、风、寒、暑、湿，有感即发。医者以为病在于心，专用牛黄、犀角，以清心热、祛心痰，心气愈虚，而邪愈痼。殊不知此寒湿下受之邪，太阳、少阴之来路也。《千金方》谓：小续命为癫痫要药，即此义矣。陶节庵槌法有曰：病始得之，无热，谵语，烦躁不安，精采不与人相当，诸证皆气高不下，神明上越之象，为寒湿从下冲激也。庸医不识，呼为狂发，殊不知此热结膀胱之证也，用桂苓散，即五苓加味。石顽老人亦谓：五苓散能分水去湿，胸中有停饮，及小儿吐吷，欲作痫者，五苓散最妙。此皆寒湿痼于下焦，大气遏痹不舒之所致也。热结膀胱者，邪气外束故也。

何子詹之子媳，有孕，患自两足跟，上腓肠，人髀臀腰脊，过项，上顶，复前至于鼻，一路皆胀急酸疼，四肢懒怠，腰软不支，脉六部沉紧，右手重按略滑，此胎气也。其病乃寒湿伤于太阳，内连督脉，用细辛五分，羌活二钱，藁本、威灵仙各钱半，菟丝子、桑寄生、巴戟、狗脊、白术、杜仲、茯苓、牛膝各二钱，决以三剂知，五剂已。果验，其苦如脱。夫辛、羌、威、藁、牛膝，号称伤胎，今既有病当之，又加强筋固气之品以佐之，不但能防其偏，而且能助其力，故病愈而治无伤也。若用参、芪、归、地，便有妨寒湿，而诸味不得展其长矣。

何子詹之孙，三岁，先于七月患湿疮，渐愈矣，微见溏泄，忽半夜发热，日出始退，次日依时而至。医遂以为疟，忽又大声惊喊，目瞪昏厥，旋复如常，医又以为惊风，更以危言吓之。越数日，乃邀诊。至则见其精神萎顿，面色惨黯，目胞下垂，四肢腑肿，而左尤甚，头面亦右温左凉，舌苔薄白在后半部，脉息沉紧。审思良久，曰：异哉！此寒湿深入骨髓也。疏方用桂枝、良姜、乌药、香附、陈皮、菖蒲。服四剂，病无增损，而萎顿弥甚，然脉息浮弦矣。因思邪从下上犯，此药仅温理中焦，宜无益也。于是用细辛、川芎各五分，羌活、藁本、威灵仙、生附子、牛膝、巴戟、苍术、桃仁、杏仁各二钱。决以三剂病已，至期果面色清亮，言笑有神，饮食倍进，腑肿全消，脉息畅达矣。惟肢体尚见微倦，舌尖有小红票，是虚热也，用桃仁、杏仁、蛤粉、蒲黄，略清结痰，继用香附、青皮、白术、鸡内金、川芎、郁金、党参、山

药，调理脾胃，发水痘而复元。是病也，其初见发热者，是寒湿从阴分上蒸，与卫阳交战也；惊喊怜厥者，声发于心，寒湿内逼心阳，乍掩热痰，乍涌于包络，所谓积冷在下，状如厥癫也。若作疮后惊风治之，即败矣。若以子后发热，天明即止，为伤食所致，而概用消导，亦危矣。诸医以为久病正虚，须用气血两补，其识更陋。夫患湿疮月余而渐愈矣。谁复议其寒湿内伏耶？无怪血虚不能养心，不能荣筋之说纷纷也。水痘即豌豆疮，伤寒病后多有，见陶节庵书中。痘发于骨，益征寒湿在骨之非臆说耳！

史载之论水气凌心诸脉证

所谓水气者，非必有形之水也，或外中于风寒，或内伤于饮食，或七情所感，脏气虚实，自相乘侮，皆是也。夫五脏皆有中寒，而入心最急，古人论之矣。亦有脾阳不足，下焦寒盛，自然心气下陷，肾气上凌，非关风寒外入者，此为内虚，其势较缓，而其本益深。又有饮食寒冷及难化之物，坐卧不动，困遏中气，自损脾阳，遂致水饮泛溢膈上，心气不得上升，卒然心大动，怔忡嘈杂，呕吐大作，阴风内起，二便频泄不禁，昏厥不省人事；或无端自觉凄怆不乐，或忽然气闷，逼迫无赖，呼号求救，大喘大汗，脑痛如裂，皆心火不扬，为水所扑之验也。《内经》：逆夏气则秋为痎疟，冬至重病，是心虚畏水之义也。《金匮》牡疟，徐氏正如此说。《脉经》三部动摇，各各不同，得病以仲夏，桃花落而死。此心气受伤，至次年心气当旺之时，有遇缺难过之虑也。大抵风挟寒自外入者，其气猛而急；湿挟寒自下犯者，其气沉而锐。史载之尝谓：人之病寒水犯心者，虽治愈，亦不永年。此人世之大病，亟宜讲明者也。若诊脉见动而应指无力，其人惨淡萎顿者，凶之兆也。兹将史氏所说，条例如左：

水邪攻心气，用桂与姜壮心气以胜之。其病狂言，身热，骨节疼痛，面赤，眼如拔，而脑如脱，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凡脉之搏，以有所犯，而鬼气胜之则搏，心脉之搏，肾邪犯之也。舌卷不能言者，舌固应心，而舌本又少阴脉之所散也。治之之法，不独凉其心，而且暖行其肾。凉字作泻字说，泻即攻也。

心脉大滑，而肾脉搏沉，以汗为心液，今心脉大滑，则水犯之，而动，故汗。此心气先为寒水所遏，而渐透毛阴者也，故脉动而有力。载之有论肾寒作喘曰：六脉沉重而浊浑革至，如物制之，此为肾寒太过也。如物制之四字，真为动脉传神。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小急不鼓，为瘕。故曰诊得心脉而急，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此心气不足，血为寒邪所犯也。凡脉之滑而搏者，皆津液壅结之故也。

元气虚弱，肾气不足，膀胱气虚，冲任脉虚，丈夫癫疝，妇人癃闭。其脉六脉皆动，细数而轻弦，肾脉小击而沉，膀胱涩而短。此二节皆寒湿久结，心气渐为所抑者也。

元气虚乏，肾水极寒，发为寒战，冷汗自出，六脉微细而沉。

寒邪犯心，则肾脉必击而沉，心下大动不安，甚则仆倒，宜先暖其肾，后保其心。此心气虚而卒乘之者也。《内经》：脉喘而坚，积气在中，时发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故劳心太过者，火衰而水易乘之也。

湿气寒气之胜，同犯于心，心气上行，不得小便。

肾水之胜，凌犯于心。经言：心气上行，痛留眉顶间，甚则延及胸，头痛，脑户间痛，宜暖其肾。

寒邪犯心，血气内变，伤损于中，因而下注赤白。此病世之罕有，盖伤犯人之极也。其证发热如火，头身俱痛，色如紫草，汁如胶涎，如茶脚，不急治之，杀人反掌。毒痢伤人不一，惟水邪犯心最重。凡人初患痢，先发寒热、头痛，即是寒邪犯心。此专就痢疾辨之，即所谓下利身热者也。

案上列诸证，有缓有急，有轻有重，其脉有微细，有弦紧，有搏大滑动。大抵邪浅，

犯于心气运行之部，而内感于心者，其始邪在气分，则脉弦滑；日久邪入血分，则脉细紧矣。若大邪直中心之本经，而内犯于脏，其乘心虚而侵之者，脉多细涩；其心气实而强遏之者，脉多搏大滑动也。备庐诸证，而不及悲伤不乐者；悲伤不乐，寒燥之轻邪也。

和解法说 与《少阳三禁》篇参看

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缓用之者也。伤寒以小柴胡为和解之方，后人不求和解之义，囫囵读过，随口称道，昧者更以果子药当之。窃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气之极杂者也。寒者、热者、燥者、湿者，结于一处而不得通，则宜开其结而解之；升者、降者、敛者、散者，积于一偏而不相洽，则宜平其积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热并用，燥湿并用，升降敛散并用，非杂乱而无法也，正法之至妙也。揆其大旨，总是缓撑微降之法居多，缓撑则结者解，微降则偏者和矣。且撑正以活其降之机，降正以助其撑之力。何者？杂合之邪之交纽而不已也，其气必郁而多逆，故开郁降逆，即是和解，无汗、下之用，而隐寓汗下之旨矣。若但清降之，则清降而已耳，非和解也；但疏散之，则疏散而已耳，非和解也。和解之方，多是偶方、复方，即或间有奇方，亦方之大者也。何者？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相反者，寒与热也，燥与湿也，升与降也，敛与散也。

血痹疟母合论

《金匮》论血痹曰：尊荣人，骨弱，肌丰盛，重因疲劳，汗出而卧，不时动摇，如被微风，遂得之。此即《内经》所谓厥逆、颠疾、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盖尊荣肥盛，是素木气虚血滞之质矣。疲劳汗出，则气伤津耗，气不足以运血，津不足以载血矣。而又继以坐卧不动，加被微风，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为之凝涩矣。凡气怯津虚之人，忽遇劳倦，即气血沸腾，旋复静息，即气血澄凝，忽驶忽停，失其常度，即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痹作矣。尊荣丰盛，不过为气虚血滞立影，其实农工力食之人，年岁稍高，即多此证。为其汗出衣薄，风寒侵袭而不已也。疟疾日久，多成疟母者，即血之所积而痹也。大寒大热，二气迭乘，寒至即周身血液为之结涩，热至即周身血液为之奔驶。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渣滓，前血未净，续来之血，行至此处，必有所挂，积之日久，而痞块成矣。此即血痹之机括也。但血痹之证，散在周身脉络之中，而疟母则结聚于内膜之一处。要其痹，皆在经脉络膜，而不在肠胃，故治之总宜红花、虻虫，曲折搜剔，不宜大黄、芒硝之直下而迅扫也。吾每于力食之人，患偏废、注痛者，率以补气破血施之，疟母则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捷。此即从仲景鳖甲、虻虫、抵当化瘀诸方中来。

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

中风者，人间第一大病也，而《金匮》论之甚简，吾初亦怪仲景之太率略矣。细考其义乃知察脉审证、施治之法，已提纲挈领而无遗也。后世论中风者，分中经、中腑，而口歪眼斜，流涎吐沫，偏枯不遂，四肢拘急，痿软瘫痪，呼吸喘促，统列为中风之证，中脏而不辨其阴阳虚实也。大秦艽汤、排风汤、八风汤、续命汤诸方，统列为治中风之方，而亦不辨其阴阳虚实也。河间以为火，东垣以为气虚，丹溪以为湿热生痰，未有辨别阴虚阳虚者；所立之方，终未有出小续命之范围者也。王节斋始畅发阴虚之论，叶天士始重讲阴虚之治，一洗前人惯用辛燥之习，而又遗阳虚一层矣。后静读《金匮》脉迟而紧，是阳虚之寒证也，其下系以口眼歪斜，四肢拘急，口吐涎沫诸证；脉迟而缓，是阴虚之热证也，其下系以心气不足，胸满短气，缓纵不收之证。黄连泻心汤治心气不足吐血者，义与此同。前人所称邪盛为真中风者，其所指之证，即皆在阳虚挟寒之条者也；所称正虚

为类中风者，其所指之证，即皆在阴虚生燥之条者也。故知阴虚、阳虚为中风两大关键，而真之与类，正无庸琐琐也。何者？二证之本，皆由正气大虚，转运之权无以自主，而猝为时令升降敛散之气所变乱，以失其常度也。阳虚者，遇寒冷之令，其阳气不胜天气之敛抑，故多病于秋冬；阴虚者，遇温热之令，其阴气不胜天气之发越，故多病于春夏。挟寒者，气内结，多现外感之象，世遂以为真中矣；挟温者，气外泄，多现内虚之象，世遂以为类中矣。治之之法，虚有微甚，即药有重轻，不待言也。所尤当辨者，阳虚有阴盛，有阴不盛；阴虚有阳盛，有阳不盛。阴盛者为寒冷，治之以重热，阴不盛为寒燥，治之以温润；阳盛者为燥热，治之以凉润，阳不盛为虚燥，亦治之以温润也。大抵阳虚之治，药取其气，气重在辛；阴虚之治，药取其味，味重在酸。而总须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阳虚血必凝，非此无以拨其机；阴虚血必滞，非此无以通其道也。或曰：气既虚矣，而复活其血，不速之脱乎？曰：固其气则不脱矣。且活血者正以疏其机关，为气之脱者辟归之之路也。西医谓病此者，脑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阳衰而水凌也，死血者，阴虚而血沸也，皆中气暴乱，激之以至脑也。上古之世，所谓真中，必感异风，猝伤脑气，以致仆倒，稍延即内变五脏而不治矣。其证不数见，故仲景不论也。华佗《中藏经》、巢氏《病源候论》中有灸法，宜并考之。

虚劳损极有内因外因两大纲

虚劳损极，统谓之劳，《内经》论之详矣。其绪旁见侧出，令人难寻，惟四乌鲗骨一蔺茹丸一方，纯从血分攻补，实开千古治劳之妙诀。《难经》剖析损至脉证传变，补《内经》所未；至仲景则治法大备矣。小建中汤，治劳之初起也；复脉汤，治病后之阴虚不复也；薯蓣丸，治久病大虚，纯补之剂也；大黄䗪虫丸，治久病血痹，通脉生新之剂也。其义即发原于四乌鲗骨一蔺茹丸，诸方或攻或补，莫不从血分讲求手法。盖劳病乃先因气虚，久之气不能运血，卫阳内陷，津液又为所燔灼，血行不能滑利，而因之瘀痹矣。东垣立补中益气汤，是杜渐防微之意，非正治之法也。后世不明此义，以参、芪为补虚治劳之药，往往气壅不利，遂以为不受补矣；又或重任桂、附，而觉燥热，遂以为不受温矣。不但此也，人世真劳病少，假劳病多。吴师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风寒咳嗽，饮食停滞，误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即用凉润，遂逼入劳门矣。此等病治法，更宜重用温散于攻血药中，为其风寒邪气为药所逼，固结于血分也。近医只用清凉浇灌，枉死累累，真可悯也！读张石顽劳损门治案，悉仿乌鲗、䗪虫之义，攻令便血、吐血，使瘀尽而病除；又有用辛温透表之法，使汗出而邪尽，真开千余年之蒙昧，而上接仲景真传者也。私尝综核此病原委，凡由劳倦忧思内因而起者，亦必兼挟外邪，以正气内陷，外邪即相随而入也。其脉多弦芤，或紧涩。治宜补正而兼去邪，攻血以开结塞，生津以活脉络，疏气以鼓阳撑邪，补血以安中润下。命门火亏者，兼用补火；脾肺气虚者，略兼补气。犹且不可重用补气、骤用补火，更断断乎不可破气也。予每用温散发表之药，与沉锐攻血之药，以开其络而鼓其气，佐以生津，使之脉络滑利；佐以补火，使之元气温固，即补气且少用矣，况破气之降泄乎？况寒凉清肃之扑灭元阳乎？凡由风寒暑湿外因而渐致者，其脉多紧细，或弦滑，重用温里发表以鼓阳撑邪，攻血埋气以开结降浊。不但补血降气不可妄用，即生津补火，且不可滥施。何者？其人阳气素弱者，至此必水饮内结；其人阳气素盛者，至此必湿热内菀。水结者，宜重宣散；热菀者，宜兼凉泄。故生津、补火二者，皆微有不合也。至于用药之法，甘酸者可取味，而苦辛者必取气，气走而味守也。内因之治，宜走

守并用；外因之治，宜重用走。若苦辛用昧，味厚不走，恐苦积而化燥，辛积而化热，故连、柏、姜、桂，皆慎用之。其羌活、藁本、细辛、威灵仙、防风、薄荷、三棱、莪术、姜黄、郁金、虻、蠹、蛴螬之属，能散邪气而不破正气，能攻瘀血而又不坏新血，皆治劳之要品也。况近日外因劳病，多是寒湿下受，上入少阴肾经，命门真火为邪气冲越，不得归根，渐见上热下痿，喘促泄泄，梦魇鬼交，其脉形尺中动弱，或弦涩，诸品尤为救命仙芝矣。《脉经》曰：沉而滑，为下重，亦为背膂痛。即此脉、此病也。是理也，不但市医无从梦见，即高明博雅之士，一闻此说，亦不免胡卢。医法之失传，岂一日耶！

篇中所叙要品诸药，非谓专以诸药成方也，谓此乃治病之正药，当与补虚之药并用为佐使也。世人于此病，只认定一虚字，全不推求所以致虚之故，无怪熟地、当归、人参、白术、龟板、鳖甲、猪髓、羊肾，日日贪饵，至死不悟。若夫真正虚损，不挟外邪者，无论先天不足，后天戕贼，皆以金石之精、血肉之华，为填补妙品。今人不敢用金石，而血肉不但取渣滓，间或偶用金石，亦属锻炼太过，精气全销，只能伤人，不能益人矣。况不对证，其祸更烈。此正调所以绝响，而沉疴永无救挽之期也。予身患此，以重用石药，得延残喘，而韩飞霞自谓饵鹿鲛，以补先天缺陷，其效彰彰。此治真虚之法也，虚损病中之万一耳！此外又有传尸鬼注，世称劳瘵，此乃蠹蚀怪证，不在虚劳之列。其治法须重用杀虫攻血，亦不在虚劳治法之中，别出可也。

疟疾肝体坏外证

西医谓：人以疟死者，其肝体每大于常人二三倍，故病疟者，摸试肝大，即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湿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湿内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热，血行一驶一澄，度数失常，遂致瘀结矣。西医以为此即中医所谓疟母，其实非也。疟母不得为死证，且其部位，多在两乳开下，与肝位甚远。窃以为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胁胀痛，不能转侧之证。仲景曰：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如阻妇状。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盖肝之体，后近于脊，下藏于季胁，一经胀大，便偃痛不能俯仰转侧矣，甚则腰不能伸而行伛矣；其败也，上下气绝，下为大便滑泄，注液五色，小便脓血膏脂，时时欲起，烦躁不宁，少腹拘急不仁，两胁骨如殴伤，胁内胀极，欲人重按其上，膝胫时时转筋，神昏谵语，呕哕不纳水谷，目直欲脱，不能见人，唇鼻青惨，或面色紫浊，脉象牢坚，硬如铁箸，如此者，预之短期矣。所谓摸试者，揣其季胁空软之处，其内坚硬胀急，即是也。吾得此义，凡治疟疾，必问其未发之先，与既止之后，腰胁胀痛不转，是肝体已大矣；若正发之时，腰胁胀痛，疟止即愈者，是血尚未坏，即预加行血药于剂中以疏之，往往默收奇效。时人不知用药之义，有指为怪僻支离者。

富贵贫贱攻补异宜其说有辨

前人皆谓：富贵之病利用补，贫贱之人利用攻。初未临诊之时，亦深以此语为数，乃至今而觉其非也。富贵之人，安居厚奉，脏腑经络，莫不痰涎胶固，气机凝滞，不能流通，故邪气搏之而不得去者，非正气之不足，乃正气之不运也。治之宜重用攻散，且气血充裕，能任攻散者，正此辈也；若重之以补，是益之滞矣。贫贱之人，藜藿不充，败絮不暖，四时力作，汗液常泄，荣虚卫散，经脉枯槁。及至有病，初起隐忍，劳役不辍，势至重困，乃始求医，故其邪气之不去者，非正气之不运，实正气之不足也。治之须助正气，正气一充，其气机之流利，自能鼓舞驱邪，非似富贵安逸者之气滞，必待重施攻散也。吾每诊贫贱力食之人，病脉或粗大挺硬，

或短弱细微，起伏总是无力，应指总是少神，求似富贵之脉之洪滑搏结者，殊不多觏也。盖富病属气血之郁滞，贫病属气血之匮乏。若谓筋骨柔脆与坚强之不同也，此在无病时则然耳！每治贫病，佐以参、术、归、地，其效甚捷。此无他故也，地瘠者易为溉，气滑者易为滋也。《内经》曰：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是温助其气而运之，形已苦者，不得复开泄也。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是形乐者，皆有血实决之之义也。若攻苦之士，家徒四壁，谋道谋食，百计经营，此又不得与膏粱酣豢者同论矣。故形苦志苦，病生于困竭，治之以甘药，谓表里荣卫俱不足也。形苦宜补，形乐宜泻，不校然可睹耶！

病后调补须兼散气破血

东垣谓：参、术补脾，非以防风、白芷行之，则补药之力不能到。慎斋谓：调理脾胃，须加羌活，以散肝结。此皆发表散气之品也，是能运补药之力于周身，又能开通三焦与经络之滞气也。此外尚有川芎、乌药、香附、降香、白檀香、郁金，皆可选用，以皆芳香，有通气之功也。防风、秦艽，尤为散中之润。若味辛者，不可混用，味辛则燥，能耗津液矣。

滑伯仁谓：每加行血药于补剂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药，如红花、桃仁、茜草、归须、茺蔚子、三棱、莪术之属皆是也。叶天士亦谓热病用凉药，须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盖凡大寒、大热病后，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瘀血，若不驱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气终不能复，甚有传为劳损者。又有久病气虚，痰涎结于肠胃，此宜加涤痰之品，如萎皮、焦楂、蒲黄、刺蒺藜、煅牡蛎、海蛤粉、海浮石、青黛、煅石膏，皆可随寒热而施之。行血之药，以水蛭为上，虻虫、蠹虫、蛴螬次之。坏痰之药，以硼砂为上，礞石、皂荚次之，今人已不敢用矣。痰本血液，非津水之类也，世以茯苓、泽泻利之；血属有形，瘀积膜络曲折之处，非潜搜默剔不济也，世以大黄、芒硝下之，大谬。著有《痰饮分治说》、《仲景抵当汤丸解》，具在集中，可以互览。

病在肠胃三焦大气流行空虚之部与淫溢淤滞经脉膜络曲折深隐之部其治不同

虞天民曰：水肿之病，因脾土气虚，肝木气逆，而水湿妄行也，虽有停痰留饮，实无郁积脱固，故参、术为君，佐以清金、利湿、去热，即有十全之功。彼黄肿者，或酒疸，或谷疸，沉积顽痰，胶固郁结于中，土气外溢而黄也。故以苍术、厚朴、香附、陈皮之类，以平上气之敦阜；铁粉、青皮之类，以平木气之横逆；加以曲糵，助脾消积。黄退之后，再用参、术，以收全功。此标而本之之治也。若二病互易而治，祸不旋踵。

胡玉海曰：伤寒至舌苔黑，邪气已入太阴，可更衣散下之。服之，或一周时，大便无有不解者。如服到解而不解之时，肝脏已无粘滞，毒尽归于阑门，可即用大黄下之。何则？人之真阴藏于肝，大黄为脾经之药，必待毒不沾连于肝，方可用之。如此分其先后，则真阴不伤，元气易复也。按：此必先用甘寒生津、活血之剂，清血分之热，使热毒浮载于空分，乃可随渣滓而俱下也。若毒在血脉，而攻其肠胃，则津气俱伤，血分之菀毒愈滞着无出路矣。肝即血分也，脾即肠胃也。

上二条，即气分、血分之辨也。病在气分，与在血分，其治自不可混。在气分者，其邪气虚悬，无所滞着，可以径汗、径下，邪气即随汗、下血出；若浸淫于脉络曲折之处，淤滞不能流通，则必须提出归于气分，然后可以尽之，而不可径行迅扫也。其所以提归气分之法，有用缓缓撑托之法，屡使微汗，以渐达于表；有用滋血生津之法，使津液充盈，浮载邪气于表，然后一汗而尽之；有用轻轻

攻下之法，屡使肠胃清空，膜络邪气逐节卸入肠胃，以渐而净；又有用酸涩收敛之品，下大黄、芒硝、牵牛、巴豆之剂中，使肠胃四维膜络之邪，举吸拔出于空中，随渣滓而俱下也。有用补血益气之法以运之；有用破血化瘀之法以搜之。仲景以承气治燥屎，以抵当治蓄血；痘疹家谓用红花、紫草，使血分松动而易透出。其义大可思也。

向来邪气入脏入腑之说，腑脏即气血之别名也。析而言之，有经络之气血，有脏腑之气血。在经络之气分，为寒热走注；在经络之血分，为疼痛麻木。在腑，其神志清明；在脏，其神明昏愦也。夫邪气渍入血分，与血液合为一体，是血液之质必坏矣。治之必通泄其既坏之血液，或有黄臭汗出。在经络者，或下污秽杂汁；在脏腑者，皆外邪之变乱血液也。若内伤之病，血液自坏，或为干结，外为枯瘘，内为血痹；或为湿腐，外为痈疽，内为五液注下；或为泛溢，血化为水，变见腑肿，即血分水分是也。在经络犹有可治，在脏者，新血无从生，即败血无从去矣。总由气分之菀结太深太久，浊气无所泄故也。治之必用前节托补诸法，使邪能撑出气分，方有杀机。盖血分之病，总以气分为出路也。

身中腹中一股热气冲动者有虚实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气如火，从脚下起，入腹者，此虚极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药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调贴涌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证果系劳怯之人，固从阴虚法治之矣；若壮实之人有此，则湿郁成热之候也。予尝冒雨徒行衣湿，得此证，以苍术、黄柏，加防己、牛膝等药，作丸服之，而愈。后累治数人皆效。误作阴虚，即成痿证死矣。窃维临诊以来，每见患寒湿之证，如筋骨疼痛，四肢困软，咳嗽哮喘者，多自言有一股热气，从脐处上冲，绕背入心；或言有热气从脚心上冲少腹；或上冲膈髀，入于脊膂，更有直上脑面者，莫不自以为热，求用凉润滋阴之剂。予概置不顾，只照寒湿本证，再加入羌活、白芷、细辛、藁本、威灵仙、生附子，在脚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郁金、姜黄、降香、三棱、莪术活血之品。即吐血咳喘，证似劳怯者，亦皆酌用此法，无不应手取效。可见此证，总由寒湿满布经络，卫气不能畅达，而错道以入于脉中；或抑遏于皮里膜外夹缝之处，随左升右降之大气而转旋也。其自觉大热者，固由此处之郁久，热性太过，亦因体中寒湿气盛，真阳已减，遂映之而倍觉其热也。其从脐上冲者，脐乃小肠之部，人之饮食必待入小肠，始能化精气以行脉中，化悍气以行脉外，气管血管皆由小肠上达心肺，而内通脏腑，外布周身。今寒客于小肠之脉外，玄府闭塞，饮食新化之热气，不能匀布三焦五经并行，而涌溢于脉中，遂觉热盛于常矣。故其热之起也，多在食远，或天明阳气上升之时，不似阴虚阳亢者，必发于日晡也；胸中多烦闷，四肢多恶寒无力，又不似阴虚阳亢者之烦躁不安，神气浮越也。前贤论此者，丹溪家以为阴虚阳亢，东垣家以为阳气下陷，未有指为寒湿者，而历数生平所治，又无一不是寒湿，心窃疑之久矣。得虞氏此论，为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语，信不诬也。

五脏内伤外应见证

凡表邪之伤于外者，只以邪气所伤之部位论之，不必内动脏气也；即令病久，脏气亦为扰累，要总以邪气所伤之部为主，病在何部，即证见何部，无难察识也。惟脏气内伤，病隐于内，证见于外，各有定象，察之不真，每易混淆。何者？五脏外应之候，每多相似，难于拘泥，况又有兼脏之互相出入，故辨之不可不预也。兹撮其要，约有数端：一在经络所行之部，如太阳、少阴行身之后，阳明、太阴行身之前，少阳、厥阴行身之侧是

也；一在气化所充之部，如脾主四肢与唇，肺主鼻与肩背，肝主宗筋、乳头与目，肾主二阴、腰脊与耳，心主面与舌是也；一见于脏气之功用，如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出气，肾主纳气，脾主中焦，升降诸气是也；一见于脏气所主之体，如肝主筋，心主脉，脾主肉，肺主皮毛，肾主骨是也。一见于色与色之部，色即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肾黑之五色；部即心额、肾颐、脾鼻准、肺右颊，肝左颊，及《灵枢》所叙面之色部是也。以此数者，互合考之，病之所在，当无遁矣。但其中尤以脏气之功用为主，经所谓省察病机，无失气宜也。察其前后数日证象之递变者，其机属于何脏，即可了然病之所属矣。凡五脏真气自病，未有不相乘克者，如肝病克脾，或脾虚为肝所乘，莫不先病之脏其证先见，后病之脏其证后见。《内经》曰：肾乘心，心先病，肾为应，色皆如是。此之谓也。故察外感者，必明五行之性情，与其功用之常变也；察内伤者，必明五脏之性情，与其功用之常变也。

论痉不当以刚柔分虚实

朱丹溪谓：前人以刚、柔二痉分属风湿者，非也，当以虚实分之。刚痉属外感，宜栝蒌桂枝葛根汤及承气汤之类；柔痉属内伤，宜四物、八物、补中益气之类。愚按：此明暗参半之论也。刚柔二痉，皆属于实，其虚痉乃别一证，不得以柔痉当之。盖有风寒之痉，有湿热之痉，有产后之痉，有热病之痉。风寒之痉，是风寒凝滞津液，筋脉不能濡润舒缓，寒性收引，故拘急也。湿热之痉者，即《内经》所谓湿热不攘，大筋痉短，小筋弛长，痉短为拘，弛长为痿者也；产后之痉，虽由血虚，亦由风寒，若不伤风寒者，即血虚不能成痉。故风寒之痉，有刚有柔，寒盛为刚，风盛而内热，即为柔也；湿热之痉，有柔无刚，二者体各不同，同归于实。惟热病之痉，《灵枢·热病篇》曰：热而痉者，腰折瘛疭，口噤齿龂也。此则津枯血败，筋无所养之败证也，谓之虚痉，而何有刚柔之辨耶？徐灵胎谓痉为伤寒坏病，仲景诸方，未尝一效。是不知刚柔二痉之病情，而并不知虚痉之治法也。风寒之痉，属于太阳，即产后风寒，亦太阳也，桂枝葛根主之，产后佐以养血可矣。湿热之痉，与热病之痉，有属于阳明内实者，承气主之；其热病之属于厥阴者，是肾水枯而肝风逆乱也，四物尚不对证，岂仲景实证诸方可施者乎？拟大剂生地，少加桃仁擂浆冲服，或再加防风。仲景猪肤汤法，亦可用。夫虚实者，以体气言也；刚柔者，以病形言也。刚柔二字，只以分风寒、湿热之轻重，若细求之，即刚痉，亦何尝不由津气之不足？津充气旺，即风寒深入，亦何至成痉耶？

痉有寒湿外束，阳气内伏而然者，脉紧、无汗是也。有寒湿下冲，阳气上格而然者，面赤、足冷是也。其证颇与脚气相类。脚气有冲心者，是寒湿由下从气化而上冲于里，此乃循经络而上冲于表也。上下之升降既格，表里之嘘吸亦闭，而大气赜郁于脉中矣，故脉伏而坚直也。脉沉细者，阳气内伏也。脉洸洸如蛇，腹暴胀大，为欲解者，必其脉由沉细变见粗长而软，是湿中生热，有温润之意。津液渐见流通，阳气之机拨动，与寒湿战于中焦，故相激而为腹胀也。此乃刚痉由阴化阳之转关也，与柔痉无涉，与虚痉更无涉。

仲景论列痉证多条，并不执定刚、柔二字。读者须就各条，研究其义，不可专以刚、柔二字横住胸中。夫病痉者，其人平日必湿重而气滞，或血燥而气涩也；平日已有不能运化津液濡养筋脉之势，及风寒伤之，无汗而津愈凝矣；风温伤之，多汗而津愈耗矣。此初起病即见痉者也。大致一缓不复痉者，为轻；时缓时急，一日数见者，为重；在经与入里之分也。发热二三日而痉者，如未见汗，筋骨疼痛，仍即刚痉也；已见汗，有阳明内实证者，仍即柔痉也；病久而痉，表里证俱不见者，气败而津枯血燥之死证也。其证必

时缓时急，时迷时醒。盖凡痉者，多兼见厥，痉之实者，昏迷反甚，而口开手紧；痉之虚者，谵妄无常，而口开手撒，如中风绝证也。中风有见痉者，有不见痉者，痉有因风者，有不因风者。前人或以痉即中风者，亦谬也。又有身俯不抑，四肢蜷曲，头膝相抵者，在新感为邪中阳明，在久病为阳明虚竭。阳明为气血之海，而五脏六腑之所禀也。困败如此，脏腑何所禀而活耶？较之反张上窜者，尤为难治，而其死尤速也。

黄疸黑疸

黄之为色，血与水和杂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乱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湿热熏蒸，肌理缓纵，脉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渗出，与液相杂，映于肤，泄于汗，而莫不黄。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为摄血分之湿热而宣泄之也。湿热去则脉管复坚，血液各返其道，面清浊分矣。阴黄者，以其本体内寒也，虚阳外荒，与湿相搏肌肉腠理之间，仍自湿热，非寒能成黄也。阳黄色深厚者，热盛则津液蒸腐，化为黄粘之汁，与血相映，故色厚也；阴黄色暗淡者，无根之热，不能蒸腐津液，尽化稠粘，而水多于血，故色淡也。夫血之所以旁渗者，以血既为湿所停凝，面前行有滞，气又为热所逼迫，而横挤有力，加以肌理松弛，而血因之旁渗矣。蓄血发黄，亦此理也。《内经》谓瘅成为消中，湿热蒸久而化燥火也，亦有消成为瘅者。燥火得凉润滋清之剂，已杀其势，未净其根，余焰内灼，转为湿热也。

黑疸，乃女劳疸、谷疸、酒疸日久而成，是肾虚燥而脾湿热之所致也。肾恶燥而脾恶湿，肾燥必急需他脏之水精以分润之，适值脾湿有余，遂直吸受之，而不觉并其湿热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肾浊气，淫溢经脉，逐日饮食之新精，亦皆为浊气所变乱，全无清气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纳新，遂发为晦暗之黑色矣。第微有辨焉：其肾水不甚虚，而脾胃自虚，浊气下溜者，病在中焦，为易治也；其色黑而浮润，肾水虚甚，吸受脾之浊气，如油入面，深不可拔，病在下焦，其色黑而沉滞。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肾利水，即小柴胡、茵陈五苓是也；阴黄者，黄连枳实诸理中汤主之。治下焦者，滋肾补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肾丸、大补阴丸加参、芪可也，必待肺气已充，肾阴已复，始从清胃利水；若阴黄者，茵陈四逆主之。总须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红花、茜草、丹参之类。为其已坏之血不能复还原质必须化之，而后无碍于新血之流行也。

注　冬

前人有阴虚注夏之说，余又创阳虚注秋之说，近察人间之病，似有可名注冬者。常见有入每交冬令，即气急痰多，咳嗽喘促，不能见风，不能正眠，五更以后，即须危坐，面色苍黄，颧颊浮肿，腿酸背胀，举动不便，饮食、二便如常，亦可赤涩溏泄，春分渐暖，始渐平愈。此乃脾、肾之阳两虚，肾中水邪上溢于肺，脾中湿邪下溜于肾，上下湿热浊阴弥漫，肝阳疏泄宣发之性抑郁而不得舒。其人目胞浮而似肿者，脾气滞也，目光露努而少神者，肝气滞也。故必待木气得令许久，肝气始能升举，始能泄肾邪而醒脾阳，与《内经》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证相似。然伤湿为新病，此乃逐年如此，至时即发，形同痼疾，得不谓之注冬乎？朱丹溪谓：逐年人冬即患咳嗽者，时令之寒，束其内热也；先于秋月，泄去内热，使寒至无热可包，则不发喘九。即此证也。第泄热之说，犹有可议者。此证虽因内有湿热，实因阳气虚弱，寒湿在表，三焦不得宣通，始蕴蓄而成痰热也，虽无表证，实由表邪。治法当以苦淡清其里，辛温疏其表。苦淡如二妙散、胃苓汤之属；辛温如荆防败毒散、冲和汤之属。古用越婢半夏汤，麻黄、石膏并用，最为有义。若年深

岁久，痰涎胶固，寒湿深刺筋骨者，更非海浮石、海蛤粉、瓦楞子、煅牡蛎、焦楂、桃仁、赭石、礞石，不能涤其痰；非细辛、羌活、白芷、葛根诸品，不能攻其表；非黄柏、侧柏、胆草、柴胡、苦参大苦大寒，不能泄其浊而坚基。且宜先于夏月，乘阳气宣发之令，预为加减多服，使筋骨腠理无有留邪，肠胃三焦无有伏湿，则阴邪下泄，真阳外充，腠中泰然，百体俱适矣。其补药止宜菟丝、杜仲、牡蛎、海螵蛸，苦坚咸温，镇固肾气，不宜姜、桂辛烈灼阴也；更不宜承气、陷胸重泄脾肾真气也。若以苏、杏降气，则伐气而上虚；芪、术补脾，则助邪而中满。

食填太阴证似结胸似温毒似阴虚

凡生冷、坚硬难化之物过食，停于胃脘，以致发热、气喘、胸口结痛拒按、大便秘结，有五六日、十余日不动者，全似结胸，而断不可以大、小陷胸法治也。陷胸是因误下，邪气内陷，与内痰相裹；此乃初起即见结痛，是有形之物阻塞气化，非气化壅结也。若依陷胸治之，洞肠穿胃，形气俱伤矣。其证两侧头痛，是食阻少阳之生气也。舌苔或白厚，或黄厚，而上覆以黑，是胃脘之血为冷食所逼而停凝也。舌尖起小红粟累累，甚则紫黑，延及两边，心热如焚，口干索水而不欲咽，是胃阳不能斡运而上越，又挟有死血也。故小儿伤食寒热，病愈后，多有吐血数口，及下血一二次者，此也。凡寒热证及内痈证，多挟死血也。三五日，有饮水无度者，是宿食蒸腐化热也。此时遍身愧热，神识昏迷，胸高气粗，若误作温毒，治以凉解，阳气泄伤，食转不化而洞下矣。亦有肢冷额热，困倦无力，呼吸不续，自汗盗汗者，若误作阴虚，治以滋补，中气愈郁，痞满愈甚，甚者化为肠痈、胃痈，积为肺痈，轻亦传为痢疾矣。此病阳明胃腑形气俱困，太阴肺脏气化大伤，更有先伤他物，未及消化，旋又加以生硬者，其势尤重，是胃之上下脘俱困矣。治之失法，死生反掌，故东垣首竞竞于此也。近时小儿最多此证，或当风乳食，或谷果杂下。其初起身忽大热，面颊尤甚，腹痛夭纠；旋变寒热往来，入夜即热，五更为甚，天明即止，额与手心常热，爪尖时冷，肚腹膨胀，渐见胸高气急，鼻塘不畅，或先水泻。禀赋弱者，不能化热，即致洞下不起；化热者，痰生于内，壅肺迫心，传为惊风。病家、医家以为既经泄泻，不疑有食，起手则发表以虚其中气，继则清热以冰其胃阳，久则或以为慢惊而坠痰，或以为阴虚而养肾，又以为气虚而健脾补肺，亦有与槟榔、木香者。病家畏而不服，或服之而不知善其后，杂投攻补，而儿已胸过于头，肚大于箕，不可为矣。此焦楂、桃仁、陈皮、紫菀一二剂之事耳！而众医集议，迁延无策，目睹情形，可笑可慨！

阴阳不别由于传派不清

前人每于阴虚阳陷，热郁于内，脉见沉散之证；阴虚阳亢，热浮于外，脉见浮洪之证；阴虚阳熄，内外皆寒，脉见芤弦之证；阳虚内陷，阴为阳扰，脉见紧数之证，一概指为阴证。与阴盛格阳，寒迫于内；阴盛遏阳，寒锢于外之证，略无分别。此喻嘉言所讥为传派不清者也。倘概用附子理中、四逆、真武，贻误岂浅鲜哉！更有口称阴证，而方用四物、六味；口称阴虚，而方用四逆、白通者，尤当会意，勿致害词。夫阴虚者阳必凑之，阳虚者阴必凑之，此一说也；阴虚者阳必无根，阳虚者阴必不固，此又一说也。故阳虚内热，与阴虚内热，致不同也。阴虚者，如房室过度，或用心过度，阴气消耗，发为骨蒸，骨髓如空，小便赤涩，此阴虚而阳气因以陷之也。治之必填精补血，以充其阴而摄其阳，宣发升举之品，只可为佐。阳虚者，如劳力过度，汗出过多，一经宁息，时时洒淅恶寒，内发烦渴，四肢困倦，筋骨酸痛，此阳虚不能行表，而内缩于阴也，此时阴分亦必受伤，但病起于阳。治之必健脾益气，以

充壮其阳，生津清热之品，亦只可为佐。东垣补中益气之制，为阳虚内热设也。丹溪大补阴丸之制，为阴虚内热设也；二者岂可差互乎？重以填精补血治阳虚，必致阳愈郁滞，而不可复振；重以健脾益气治阴虚，必致阴愈消灼，而不可复回。

辨阳旺阴生

阳旺未有不胜阴者，其阳旺而阴生，必剂中有阴药之为引导。若人参本具生津益气之大力，与肉桂、附子纯阳者迥别，其益阴，本不得谓之阳旺之功也。至于真火衰歇，沉阴沍寒，津气因寒不得敷布，发为烦渴；精血因寒不得充壮，发为枯瘦；渣滓因寒不得运动，发为秘结，以姜、桂、萸、附补益真阳，遂能蒸动津液，宣化水精，使五脏百脉为之充润也。此阳旺而阴始化，非阳旺而阴自生也。又有暴病，阴盛格阳，寒结于内，热浮于上，烦躁，狂妄，谵语，喘促，以桂、附开其下寒，而虚火遂返其宅者，此亦阴化，非阴生也。且皆以其阴盛，而益阳以胜之，使归于和平，非以阴少，而益阳以助之也。岂真有精枯血燥，虚火亢炎，而桂、附能以独力致阴消火者乎？必用阴药而资桂、附熏蒸鼓舞之力也。《内经》谓：辛能开腠理，通气致津液。其所谓"致"，是自此而之彼，非自无而有；是熏蒸、鼓舞、宣通、敷布之谓，非包涵、孕育、滋长、增益之谓也。前人措词过当，每多如此，其病根总由于语欲惊人也。后人习为常谈，漫不加察，贻误匪浅，故敢正之。

用药须使邪有出路

吴又可谓：黄连性寒不泄，只能制热，不能泄实；若内有实邪，必资大黄以泄之，否则畏大黄之峻，而徒以黄连清之，反将热邪遏住，内伏益深，攻治益难。此义甚精。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近时于温热证，喜寒清而畏寒泄；于寒湿证，喜温补而畏温通。曾闻有患痰饮者，久服附子，化为附肿，是不用茯苓、猪苓之苦降淡渗以导邪，而专益其阳，阳气充旺，遂鼓激痰水四溢矣，即补而不泄之过也。张子和变化于汗、吐、下之三法，以治百病。盖治病非三法不可也，病去调理，乃可专补，补非所以治病也。且出路又不可差也。近时治病，好用利水，不拘何病，皆兼利小便，此误会前人治病以小便通利为捷径之说也。尝有患痰饮而肿胀者，医以真武、五苓合与之，不效。余曰：此因二焦阳气不得宣通于表，表气郁而里气始急也。虽有痰饮，并不胀满，宜以温补合辛散，不得合淡渗也。治之果汗出而愈，渗之是益伤其里矣。当时有谓：须泄虚其里，使表水退返于里以泄之，而后可愈者，是真杀之也。前人有用此法者，是邪伏里膜，非在肤表也。虚其肠胃，俟里膜之邪复聚于肠胃，然后从而竭之。如吴又可所谓：俟膜原热邪复淤到胃，再用下法是也。盖肿，表证也，为风，为寒湿，其证动而后喘，法宜散之；胀，里证也，为湿热里盛，脾实肝滞，木郁土中，其证不待动而自喘，法宜泄之；肿胀兼有，散之、泄之。未有肤肿而反泄之，使陷入于里者也。

发明欲补先泻夹泻于补之义

孙真人曰：凡欲服五石诸大汤丸补益者，先服利汤，以荡涤肠胃痰涎蓄水也。初亦赞此法之善，乃今益有味乎其言也。凡人服人参、白术、黄芪、地黄而中满者，皆为中有邪气也。盖服此药之人，总因虚弱，虚弱之人，中气不运，肠胃必积有湿热痰水、格拒正气，使不流通；补药性缓守中，入腹适与邪气相值，不能辟易邪气，以与正气相接也，故反助邪为患矣。故凡服补益者，必先重服利汤，以攘辟其邪，以开补药资养之路也；或间攻于补，必须攻力胜于补力，此非坏补药之性也。如人参、白术，合槟榔、厚朴用，即

补力大损，合黄柏、茯苓、桃仁、木香用，乃分道扬镳，清湿热以资正气者也。抑又有要焉，胃中痰水，不先涤去，遽行健脾补气，气力充壮，将鼓激痰水四溢，窜入经络，为患更大。每见有服补药，反见遍身骨节疼痛；或有块大如桃李，行走作痛；或肢节忽然不便；或皮肤一块肿肿麻木，冷痛如冰，如刺如割；或脉伏结不调；人以为补药将痰补住，非也，是补药将痰鼓出也。张石顽谓：有一种肥盛多痰之人，终日劳动，不知困倦，及静息，反困倦身痛者，是劳动之时气鼓痰行，静息即痰凝阻其气血也。夫痰饮既已窜入经络，断不能复化精微，从此败痰流注，久郁腐坏，而痈痿、瘫缓、痹痛、偏枯不遂之根基此矣。不知者，以为补药之祸，非也，不肯攻泄之祸也。喻嘉言亦谓：痰盛之人，常须静息，使经络之痰退返于胃，乃有出路，不宜贪服辛热之剂，反致激痰四溃，莫由通泄也。然但禁辛热，不如用苦涩沉降之剂，轻轻频服，以吸摄膜络之浊恶，挟之而俱下，斯胃中常时空净，而可受温补，亦不妨辛热矣。凡药味辛麻者，最能循筋而行，亦最能引痰入络也。

伏邪皆在膜原

膜原者，夹缝之处也。人之一身，皮里肉外，皮与肉之交际有隙焉，即原也；膜托腹里，膜与腹之交际有隙焉，即原也；肠胃之体皆夹层，夹层之中，即原也；脏腑之系，形如脂膜，夹层中空，即原也；膈肓之体，横隔中焦，夹层中空，莫非原也！原者，平野广大之谓也。故能邪伏其中，不碍大气之往来，古书所谓：皮中淫淫如虫行。及行痹、周痹，左右上下相移者，皆在皮肉夹缝之中也。药力亦复不能直达其处，何者？药力不过鼓正气以攻邪。今气道宽大，中虽有邪，而正气仍绰有可行之道，即不必与邪气相值矣。若夫吴又可所谓：瘟疫之邪，盈溢膜原，是邪气自行发动，与正气相触也。犹以外皮既坚，肉膜亦固，中道宽大，疏泄维艰，故有屡淤到胃、屡泄始尽之法，更有必俟复淤到胃，方能再下之议，此从里泄也。叶天士治温热，有再从里托于表之说，是从外泄也。故养生者，只当闭密，使邪勿入膜原。即入膜原，必待发病，邪气舒张，始能攻泄；当其未发，邪正相避，无从著力。故《难经》谓：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所在而取之。即俟其既动而后治之之义也。既动则有所动之专经，而可施专攻矣。《内经》四时之伤，伏气为病，皆伏于膜原也。吴又可既知有膜原之事，又力斥伏气之非，谓：人身之中，何处可容邪伏，越时许久，而后发耶？仍未彻膜原之情形者也。夫杲百邪皆即伤即病，是人身只有邪伤肤表之病，何以有邪在膜原之病？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发，或一年，或数年，不能除根者，当其暂愈，岂非内伏之明验耶？其所伏，必不在呼吸之冲道，亦必不在血气之细络，而必在空阔无所拘束之部，此即膜原是也。然则邪又何以遽入膜原也？曰：其由皮毛入者，方始中于表也，必发寒热；由呼吸入者，其始中于肺也，必发呛咳；中于胃也，必发呕满。或以其势微而忍之，或攻之而未尽，适遇劳力汗出，及与房室，膜原之中大气暂虚，遂援入之而不觉矣。亦有不发寒热、咳、呕，而浸润渐渍以深入者。**邪入膜原，身中即隐隐常不自在，或头痛晕眩，或身常汗出，或常畏寒畏热，或骤苦气短，不能任劳，或四肢少力，或手心常热，或小便赤涩，或大便常泄，或大便常秘，或饮食不消，或饮食倍增，或口常渴，或口淡少味，或舌苔倍厚，或夜不成眠，或多梦纷纭。及其发也，随邪毒之微甚，正力之强弱，而变化焉。寒化为温者，其阳盛也；风化为泄者，其阴盛也；暑化为疟者，发于表也；湿化为咳者，发于里也；更有发为痹痛，身中累累如桃李核，久不愈者；有发为瘰疬，发于一肢一窝，逐年应期即发，不得断根者。**尝治此证，疏表清里，展转搜剔，久而乃效。以其邪在膜原，不在腠理，又仅发于一窝，能

与药力相避故也。当其既愈，中气必虚，《千金方》论治肿胀，必攻之使其人虚弱，病乃可愈，即此义也。始表散之，继清泄之，乘其外发而散之，因其内留而泄之，散而泄之，泄而散之，而邪可净矣，而其人有不虚弱者乎？是又在调理之得法也。常有调理之后，余焰复炽，诸证微发，仍复间用攻泄，始得净尽者。甚矣！膜原之邪之不易治也。

瘀血内热

腹中常自觉有一段热如汤火者，此无与气化之事也。非实火内热，亦非阴虚内热，是瘀血之所为也。其证口不干，而内渴消水。盖人身最热之体，莫过于血。何则？气之性热，而血者气之室也，热性之所附丽也。气之热散而不聚，其焰疏发；血之热积而独厚，其体燔灼。火犹焰也，血犹炭也，焰热于炭乎？抑炭热于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阵热汤浇状，是心虚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从胸腹上冲于喉，是肝脾郁逆而血上冲也。皆仍在血所当行之道，故不为泛溢外出之患。又有两胁内或当胸一道如火温温然，有心窝中常如椒桂辛辣状，或如破皮疼胀状，喉中作血腥气者，是皆瘀血积于其处也。其因或由寒热病后，或由渴极骤饮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劳后骤息，或由伤食日久，或由嗜食姜葱太过，在妇人或由经水不尽。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红花之属，或吐紫块，或下黑粪，乃止。若误以为实火，而用寒清；以为阴虚，而用滋补，则瘀血益固，而将成干血证矣。凡瘀血初起，脉多见弦，兼洪者易治，渴饮者易治，其中犹有生气也；短涩者难治，不渴者难治，以其中无生气也。如汤火上冲下溜者，血虽瘀而犹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处者，血已结于膜络，不得行也。血行者，凉化之，佐以补气；血结者，温化之，佐以行气。本草称三棱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无气之血块也。

劳伤阳虚发热

前人多言阴虚发热，罕言阳虚发热者，惟东垣曾力辨之。夫劳伤阳虚者，大劳大汗，及强力入房，汗出如浴，阳气内竭，即亡阳之例也。发为表热，粗看与外感无别，若兼外感，更难别矣；头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觉心中如焚，又与温病相似。治法却与外感与温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误，死在顷刻，轻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别处：外感脉必弦紧；温病脉必洪大，上涌有力；劳伤脉必迟弱无力，或浮虚而促，或沉细而疾，或断而漉漉如珠，或涩而参伍不调，或应指即回而无势，或软长圆净而无晕。外感四肢俱热；劳伤两足必冷，不能甚热。温病以手按皮肤上，必久而愈热；劳伤久按反觉冷气侵入。外感热盛，必烦躁气粗；劳伤气平身静，不能转侧。温病内热，必全腹上下皆热；劳伤只热在心中，是阳气离根，而上结于此也。温病内热，必渴而索饮无厌；劳伤口干，索水不欲饮，饮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转黄；温病舌苔先或白或黄而转黑，干燥生刺；劳伤或舌白苔薄，或淡红无苔，或舌黑而润，或舌尖有红紫黑点，而舌心自净。外感、温病热盛，而色必赤；劳伤面色不赤，或两颧浮红，而额上晦暗。外感、温病热盛，必昏惑谵妄，手足躁扰；劳伤神识清明，但卧而身重难动，睡中呢喃一二句，而声息甚微。如上诸象，即不全见，总有二三处可辨。若舌微强短、及言谈委婉详尽，异于平日者，此真气已离，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人温补剂中，敛阳归根。有外感者，俟中气有权，发见躁扰之象，再以补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夹食、夹血、夹痰、夹湿、夹郁之辨，更有兼阴虚者，并宜兼顾。若素有痞块，尤难措手。误用白虎、三黄及犀角地黄，但一入口，即心气衰息，口不能言，万无挽回之策。若外感重而劳伤轻者，即陶节庵所谓劳力伤寒也，与虚人病感，皆散中加补可已。

末病尤当治本

凡病偏着于一处，必有致病之本，在于脏腑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即如鼻生息肉，手指麻木胀痛，症虽见于极杪，根乃发于至深。何则？以其气行于专经而不旁及也。若外邪所伤，岂能如是之专乎？亦有外邪伤于专部而为病者，此必滞入血脉，发为肿痛，则有之。若气分之病，而偏着不移，久而不愈，或时愈时发者，未有不根于内者也。或邪气由脏腑而溢于本经，或脏腑不足，以致经气不充，而邪气乘虚中之也。各视兼证，以辨虚实而治之。凡由内脏外溢者，大致于神明之间必有变动，或饮食、二便有异也。

利　小　便

世但知大便滑利之伤气，而不知小便滑利之更伤气也；但知小便频数之伤阴，而不知以二苓、泽泻、木通等强利小便，而小便并不能利者之更伤阳也。近日医家，惑于前人治病以小便清利为捷径之语，不拘何病，率用二茯、泽泻，往往真气下脱，邪气内陷，缠绵不解。殊不知前人之意，是谓三焦气化通畅，即自小水通行，所谓里和也，以小便清利为里和之标验也。后人只当求所以和里之法，不当但利小便。盖膀胱贴切命门，为命门元气发嘘之第一关隘。《内经》谓：三焦膀胱，应于毫毛腠理。以元气行于膀胱，充于三焦，达于毛理也。今泻膀胱，是直泻元气发嘘之根矣。故阴虚之人不可利小便，阳虚之人尤不可利小便。

钱仲阳曰：小热解毒，大热利小便。李东垣曰：肺受热邪，津液气化之源绝，则寒水断流，膀胱受湿热，癃闭约束，则小便不通，宜木通以治之。朱二允曰：小便利，则诸经火邪皆从小便而下降矣。夫火蓄于内，有宜通大便者，是热结于肠胃之渣滓，在浊道，不在清道也；有宜利小便者，是热邪淫溢于三焦之血脉，清道为热浊所搏，宜以养阴之药，如生地、花粉之类，复其津液，使热邪浮动，从血脉退出于津水之中，而以渗药利之而俱下，故小便利者，阴生而火退也。亦有热邪清浊两结者，张子和有玉烛散，陶节庵有黄龙汤，皆四物、承气合方，胡宗宪更谓先养阴活血，使毒不沾连于肝，然后可以承气下之。是又分先后治法也。故水蓄于内，宜利小便；火蓄于内，亦不外利小便。

仲景治伤寒蓄水，用五苓散，多饮暖水者，岂所蓄之水不足利耶？盖此证虽云蓄水，亦兼蓄热，水与热各搏于一偏，泽、伏、暖水并进，使两邪一齐并去，不致水去热起。且其时表邪未净，方中桂枝既宣膀胱气化，亦以清理表邪也。邪水不能作汗，必借暖水之精，以蒸动作汗也，手法之密何如耶？以一方一法，而两解里邪，一解表邪，手法之迅何如耶？

古人利小便法，不可胜纪，大致不外养阴、理气两途，是利小便之先，正有大段事在，而小便之利，特其征验耳！今人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故，不拘何病而混用之；又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法，仅取泽、茯而直用之。在外感则邪气内陷，在内伤则真阳下泄，抑更有丧心之说焉。小便一利，表气乍陷，升气乍匿，病形必为之暂隐，遂指为病减，以欺病家，旋即推手，以卸祸于后来之医也。误用麻、桂而汗脱，误用硝、黄而泄脱，世皆知之；误用泽、茯而渗脱，独无有知者，以其虽用渗药，而小便不必见利，元气脱于无形故也。此祸近日儿科尤甚，不问何病，一利之后，垂头丧气，中气不续，不能自言，旋变喘促；更谓气拥而破降之，遂四肢微掣，目胞下垂，额冷汗出，而魂不返矣。大抵小儿病，平日多是风寒、乳滞，或久卧湿褥，身伤于湿也；夏月拥抱太久，是大人身上热气、汗气，逼入小儿身中、腹中也。治宜宣开疏化，佐以清降，其渗利敛涩，皆未可轻试。

利止遗止反为死证

仲景论伤寒少阴病利止，息高者死，时眩冒者死。又谓：霍乱利止者，亡血也，脉不出者死。吾诊病虚损者两人，皆上咳下遗，遗止两三月即死。盖遗者，阴阳不相维也，然犹有精，而气犹足以激出之；止则精神当日旺，病证当日瘳，乃反身日见困，神日见衰，脉形日细，至数日数，断续不匀，早晚无定，此乃阴阳偏绝，无气以激其离根之元气，仅萦萦于中焦而未散耳！故咳声日低，呼吸日短，饮食时进时退，渐见稍动即喘，神魂不宁。此时补脾则中满，补肺则上壅，而补肾与命门真阴真阳，温养摄纳，引气归元，虽为对病之剂，亦是催命之符。何者？下焦元气空虚无主，五脏运行之气久已不归其根，一旦补药得力，中焦气将下运，如桶脱底而一去不得返矣。孙一奎治马二尹伤食，误服大黄、芒硝、巴豆重剂，尚未得泻，以六君子救之，而曰：虑其得药后，脾阳内动，诸药性发，将大泻不止，如瓶水底漏而不可禁也，须备人参数斤以预之。其机括正与此同。孔毓礼亦谓：痢止而手足厥逆，脉反沉细无神，不能食者，死也。仲景为利止脉不出者，出人参四逆汤，亦不忍坐视，聊尽人事而已。夫利出浊道，又属暴病，犹且如此，况遗出命根，又在久病之后者乎！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恶降，喜散而恶敛。经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泄之。肝为将军之官，而胆附之，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东垣曰：胆木春升，余气从之，故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肿肿、臌胀、痉厥、癫狂、积聚、痞满、眩晕、呕吐、哕呃、咳嗽、哮喘、血痹、虚损，皆肝气之不能舒畅所致也。或肝虚而力不能舒，或肝郁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气停血滞，水邪泛滥，火势内灼而外暴矣。其故由于劳倦太过，致伤中气，以及忧思不节，致伤神化也；内伤饮食，外感寒湿，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参之。和肝者，伸其郁、开其结也；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气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后世专讲平肝，不拘何病，率人苦凉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气愈郁愈逆，疏泄之性横逆于中，其实者暴而上冲，其虚者折而下陷，皆有横悍逼迫之势而不可御也，必顺其性而舒之，自然相化于无有。如东垣重讲脾胃，必远肝木，所指药品，乃防风、羌活、川芎、白芷诸辛散之品也，即陈皮、厚朴，且屡伸泄气之戒矣。其义不大可思乎？丹溪号善用苦寒，而意重开郁，常用之药，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义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壳寒降以伐之也。然则肝盛者当何如？曰：肝盛固当泄也，岂百病皆可泄肝乎？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内经》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气而使之调。故东垣之讲胃气，河间之讲玄府，丹溪之讲开郁，天士之讲通络，未有逾于舒肝之义者也。所谓肝盛者，风火自盛，升散之力太过也。后人每以郁而上冲头痛、头胀者，为肝阳太旺，更有以遗精、白浊、烦躁、不眠诸下陷之证，指为肝阳太旺者，不亦戾乎！

风厥痉痫附中恶五尸

《内经》论中风，皆指外中于风者，只是隐伤天地不正之气，如前所谓阴虚者，感温升之气而发病；阳虚者，感敛肃之气而发病是也。荣血耗燥，不与卫气相维，卫气衰散，无力自主，遂隐为空气暗风所持矣。张景岳毅然发"非风"之论，直指为即古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不同。天地之间，空中转运之大气，即风也。其力甚锐，岂必拔木扬沙哉？庄子曰：人在风中。仲景曰：人

因风气而生长。皆谓空气即风也。当中风发病时，其周身脉络皆有空气弛骤乎？其中非如厥证之专为本气内乱也。《内经》又谓：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风”字与外风全不相涉，正合厥证机括。中风之风，虽亦有此亢阳之气，而其发病，究因感于空气，窜入筋脉也。故前人治法，总兼散风之意，不为无见。其与痉、厥、癫痫异者：风为之病，其伤在筋，故有口眼㖞斜，肢节痿缓之象；厥之为病，其伤在气，血虚气逆，加以外寒，束于皮肤，逆气内迫上奔而发病也，故气复即醒，醒即如常，而无迁延之患，以其在气分故也。但正当气逆之时，血未尝不随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静者，气机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败也；若血败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癫痫之病，其伤在血，寒、热、燥、湿之邪，杂然凝滞于血脉，血脉通心，故发必昏闷，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气为血困之象，即所谓天地之疾风是也。厥有一愈不发，癫痫必屡发难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内经》谓厥成为癫疾。气病日久，亦将滞入血脉也。痉之为病，亦伤在筋，而暴因风、寒、湿之外邪，其来也骤，筋中之本气未亏，故证见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后并无似中风之余患也。一为筋中之血虚，而暗风走之；一为筋中之气滞，而外邪持之也。其热病血不养筋而痉者，乃转筋之败证，血竭气衰，但略见口噤、齿龂、瘛疭，而无脊反、头摇、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恶客忤而卒死者，即厥也。但所感或挟空中秽恶之气，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气血中有余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虽有病机病体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该之，归于调肝也。经谓十一脏取决于胆，肝胆一气也。肝胆之气充足条畅，嘘吸停匀，其根不空，其标不折，断不致有仓皇逆乱之事。故治法虽各因其脏，各因其气，而总必离之以调肝。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木曰曲直，肾阴不燥，则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阳不陷，则肝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谓脾为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径；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

又有所谓五尸者，飞尸、伏尸、遁尸、风尸、疰尸。其发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内一处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即厥仆。或怒而发，或忧而发，或劳而发，或惊而发，或食恶味而发，或闻秽气而发，或入庙、入墓、问病、见尸、见孝服而发，或闻哭而发，或自悲哭而发，或见血而发，或遇大风骤寒而发。此皆风、寒、燥、湿杂合之邪，刺入血脉，内伤五脏之神也。自古医书，未有确指病根者，以泰西医说考之，乃逆气鼓激，恶血上攻于脑也。其先痛而后厥者，由脑气筋而渐感于脑也。所谓脑气筋者，如脂如膜，发原于髓，资养于血。故邪伏于营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络有变，一经外有所触，感动其邪，与血相激，其机如电之迅而病作矣。《内经》曰：血气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气也。故血乱而神即失常也。此皆癫疾，与癫痫同类。治之总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为法；肝气舒、心气畅、血流通、筋条达、而正气不结，邪无所容矣。其用药，大致多生津、化痰也。津充则五脏皆润，痰行则百脉皆通。而古书只有祛痰、理气之议，宜其百无一效耳！

中风实在上焦虚在下焦

中风者，内燥化风，而复感于邪之所作也。内燥之故，亦致不同，有湿热久蒸化为燥痰，壅滞胃络，一旦或因劳倦，或因忧郁，或因天时不正，忽然晕倒，昏迷无知，四肢抽掣，呼吸有痰者，此热痰拥入心包，而气闭不通之证也。其证神昏而不醒，肢瘫而不缓，或更兼拘急不便也。病在中焦以上，为肝脾之邪实，治宜开之、降之，涤痰、化血，佐以养阴。有阴虚内涸，无以奉心，心气大溃，筋脉缓弛，一旦不因劳倦，不因忧郁，不

因天时不正，卒然仆倒，口目㖞僻，流涎不止，两腮晕红，手足微掣，缓纵不收，偏痿不用，呼吸有声无痰，神识忽明忽昧无定者，此下焦阴津耗竭，无以维气，气散筋枯之所致也。病在下焦肝肾，阴空阳散，大开不合，治宜滋之、敛之，养心、平肝，佐以行气。盖此之所谓中风，即《内经》所谓发为痿厥，是痿、厥合并之病也。观于《内经》论厥，有寒有热，而论痿独曰生于大热也。玩于斯义，亦可知阴阳、虚实、微甚之别矣。夫中风未有不由于阴虚者，但有阴虚而阳气内陷，有阴虚而阳气外散，有专真气内空，有兼痰涎内实。故前证偏于厥多，厥多者，阳气怯而陷，故内攻有力。何者？痰血有以滞之也，其后恒积为内热。后证偏于痿多，痿多者，阳气悍而散，故瘫缓无力，何者？津血不足以维之也，其后或转为内寒。有病而即死者，有病而迁延岁月者，入脏与入络之辨也，又虚脱与实闭之分也。至于其脉，大率左沉弦而右洪缓。何者？阳气内陷而结，阴津内竭而枯也。有两手沉细弦劲者，纯于阳虚也；有沉而洪散，重按指下一片模糊者，纯于阴虚也。又有浮弦细劲者，浮薄而散者，有汗即死，无汗可治。有三部断续不匀，漉漉如珠者，有两关孤硬，而尺浮空者，此皆元气已脱也。有三部洪弦滑实，粗硬如索，冲指而起者，是阴竭而痰涎内实也，身静即死，四肢躁扰，有力如狂，宜大承气加人参、地黄急下之。有浮候弦细，中沉缓滑兼洪，重按始空者，此阳微虚，而内有湿热之痰，中风极善之脉也。又有下焦阳气虚寒，中焦肝胃燥热，寒格其热，上冲于心，其脉浮空，或洪大，而按之弦细呆长也。

夫中风，大病也。前人议论歧出，莫衷一是，故于此三致意焉。东垣言虚，其时有内实者何也？河间言火，其时有无火者何也？丹溪言痰，其时有无痰者何也？惟探其本于津枯血滞，明其机于阳气内陷与阳气外散，辨其证于痰之有无、外感之轻重，究其变于化寒、化热，而大义赅于此矣。

厥逆奔豚脚气攻心

《内经》曰：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千金方》及董及之谓此即脚气。似矣。脚气有风湿、寒湿之不同。风湿，多挟热也。又有奔豚，亦下焦寒湿证。皆邪气自下部鼓肝、肾之虚阳上冲于心，使真气离根而上浮，最为危急之候。其故由于风、寒、湿邪，自足心涌泉穴窜入，或自腰脐窜入。其缓者，蒸为湿热，化内风而上冲；其急者，是风胜也，不待化热，而即上冲。久延不愈，遂结为肾积之奔豚，所谓猪癫风也，是膀胱气逆也。又有一种本无外邪，肝肾内冷，阴风鼓动水邪，上掩心肝生阳，迫闷卒厥，神昏不醒，舌强不语，口眼㖞僻，四肢瘛疭拘急者，亦奔豚之类，急证也。宜温宣重镇，如黑锡丹之类主之。其轻者，拟方如下：熟附片、煅龙骨各四钱，乌药、九节菖蒲各三钱，桂枝、牛膝各二钱，木瓜、吴萸各一钱，细辛、沉香各六分。此方宣通心肺清阳，温化肝肾伏阴，即《金匮要略》首条所叙之证治也。《金匮》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即当实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此谓肝之阴气，挟肾之水邪，上胜脾阳，治当健脾之阳，制肾之水，水退火升，则肺金清肃之令不行，而肝木生发之令得矣。此专指肝肾虚冷言，故曰肝虚用此法也。后人不识其义，疑误疑衍，亦昧矣。故中风有一种纯寒无阳之证，其根发于里，即寒湿脚气、奔豚之类，于东垣、河间、丹溪所称痰火之中风，渺不相涉。历来论中风者，泥于三家，不暇及此矣。喻嘉言《医门法津》中寒篇末，发明许叔微微桂附汤方证，其义与此相发，当详玩之。

虚损奇证

天下有奇证，即在常病之中，令人不可捉摸者。族弟成室太早，先吐血，继咳嗽，二年，始得诊之：脉数而涩，以温补脾肾，兼理肺气治之，即愈。半年回家，又接考试，病复发，又半年，始得诊之：身热，时时汗出，咳嗽气急，自言少腹有气上涌，当其涌时，鼻出不及，从口冲出，其势汹涌，不可吸止，日夜数发，逼迫难堪，诊脉浮弦而数，此有风湿在表也，先以芳香宣理脾肺，佐以固肾，一剂，得冷汗续续半日，诸证顿瘳；继以温固肝肾之剂调理之，气病仍复时发，发时或兼咳，或不兼咳，脉象必数疾，而不洪大，及愈，即平调如常人。但身体日渐疲软，中间疑其风邪从脐入，疑其寒从足心入，用药温补下元，更佐以外治，莫不暂效，而旋发，再用即无功。所更奇者，教令静坐，吸气稍长，用意深纳，旋即身大寒热如疟状，初尚以为药力能振动阳气而化疟也；及次日，不寒热矣，身体轻爽倍常，方大喜。间不半月，又冲发如故，再教纳气，又发寒热如前，殊莫解吸气深纳之何以遂致寒热也？小便赤涩，大便艰秘，口味初强渐弱，自秋及冬，经余手治，皆用温润镇固之法。间或别延他医，指为阴虚，稍用凉润，即水泻而气陷不续；又疑有虫，药中佐入百部、雷丸；又思寒邪深伏下焦，宜用温下，以大黄、牵牛入温补剂中，得下，亦于病无增损也。其后渐觉喉痛如破，又如肿塞，不能下食。视之，略无红肿之事，但小舌坠下，脉象亦渐细涩少神，知其肾气不能上朝，督脉萧索，无能为矣。腊月回家，迁延三月，身痿不能起于床矣，终莫得救挽之术也。冲气虽损病常证，亦未有似此汹涌莫遏者。详述之，以俟高明者之指示焉。

敛散升降四治说略

凡风、寒、湿、热，散漫于周身之腠理者，无聚歼之术也，则因其散而发之；痰、血、水、食，结积于胃与二肠、膀胱之内者，已属有形，势难消散，则因其聚而泄之、渗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则因而吐之；邪在大肠，里急后重，是欲下不畅也，则因而利之。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之治也。温热无形，散处于肠胃膜络之中，既不外越，又不内结，则以酸敛入泄剂，撤其邪而竭之；瘀血有形，结聚于肠胃膜络之中，其质凝滞，不能撤而去也，则以辛温入攻血剂，温其血而化之。肾气不纳，根本浮动，喘、呕、晕眩，酸咸重镇，高者抑之。中气虚陷，泄利无度，呼吸不及，固涩升补，下者举之。此矫乎病之势而挽回之之治也。凡病误降者，欲救之，不可急升也；误升者，欲救之，不可急降也；误寒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热也；误热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寒也。寒、热犹或可急也，升、降断不可急也。尝见先以承气误下，中气下陷，急以参、芪升之，虚气上越，喘逆不能食而死矣。此当健中涩下，不可升提其上也。

新病兼补久病专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时兼补者，以其内虚也。内虚之义有二：一为内之正气自虚也；一为邪气在表，其表为实，邪未入里，其内尚虚也。新病邪浅，加补气血药于攻病剂中，故病去而无余患；若久病正气受伤，邪已内陷，一加补药，便与邪值，而攻药不能尽其所长矣。故华元化、张仲景、孙真人书中，治久病诸方，反重用攻击，不佐以补者，为邪气在里故也。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汤者，急药缓服也。待至攻去其邪，里邪势杀，而后以补药尽其余焰，故效捷而亦无余患也。后人识力不及，每谓风寒初起，正气未亏，无庸兼补，更有谓邪气在表，兼补即引邪入里者，往往攻药不得补药之力，邪气纠缠不尽，或攻伤正气，邪转内陷者，其弊由于不识占人急补之义也。及治久病，邪气胶固，反夹杂

补药，更有专补不攻，谓正气充足，病自渐瘳者，殊不知邪气盘踞于里，补药性力皆走里而守中，其气正与邪气相值，不能与正气相接也，往往使邪气根株愈牢，坚不可拔，迁延不救者，其弊由于不识古人急攻之义也。大凡攻补兼施者，须详虚处有邪无邪，为第一要义；虚处有邪，则补虚之药，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补母泻子之法，殆起于此。如肺气既虚，而又有风热或痰饮之实邪，此宜补脾而攻肺，不得补肺与攻肺并用也。

欲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肾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热郁勃之人，于欲事每迫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阳不得宣达，下陷于肾，是怒气激其志气，使志不得静也。肝以疏泄为性，既不得疏于上，而陷于下，遂不得不泄于下，泄之不止，肾精为肝风煽尽，而气脱矣。治法：酸凉、辛凉清肝之燥，疏肝之郁而升发之，使不下陷；若不应者，是脾虚不能升载肝气也，加健脾以托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齐下溜，搏于肾阴，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开、兼滋、兼敛，而不可清降也。此证男妇皆有，若湿热盛者，可加苦寒、咸寒以坚之。

读医随笔　卷五

清　建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方　药　类

石膏性用

石膏性寒，理直体重而气清，最清肺胃气分之热。而自仲景青龙、越婢方中用之，后世释本草者，遂谓力能发表。其说谓石膏理直，故能疏表，穿凿极矣。窃尝深体此物必能利湿，仲景方意，盖取其清热利小便也。后读《洄溪医案》又谓石膏能降胃中逆气，吴鞠通又以石膏、半夏治痰喘。其性用不皎然乎！但生用则清热之力胜，熟用则利湿之力胜。洁古增损柴胡汤，用石膏治产后中风，是又培土镇风之药矣。陈修园《金匮歌括》中，水气篇杏子汤方下，亦极论石膏质重性寒，只能清肺胃，镇逆气，去内蕴之热，不能发外感之汗，即或温病有时热气亢逆，肺叶焦满，不得运转，以石膏清之、降之，而肺气遂滋润面汗出者，此亦非发散之功，乃清滋之效也。又疗小儿急惊，用生石膏十两，加辰砂五钱，研极细末，每服一岁至三岁一钱，四岁至七岁一钱五分，是石膏确为重镇清痰之品，少加辰砂，借引导以达于心也。又仲景薯蓣丸下云：欲肥者，加炖煌石膏。是又能令人肥壮也。何者？以其合山药、大枣，能清养脾胃故也。

丹皮不凉并桔梗

张石顽曰：牡丹皮虽凉，不碍发散也。窃尝丹皮辛膻异常，能通行血分，非性凉之药。盖平而近温者，功用在归、芎之间，而其气沉降，不致不僭，故为良品。

王孟英曰：丹皮虽凉血，而气香走泄，能发汗，惟血热有瘀者宜之。又善动呕，胃弱者勿用。此论已略能不泥于旧说矣。动呕一层，亦实有之，但物性终非上升者。

丹皮之苦，不敌其辛；桔梗之辛，不敌其苦。故二药皆以降为用，而敛散不同矣。

论远志石菖蒲秦艽柴胡

昔人谓：读书须从对面看。此语最有意味。远志、菖蒲，书谓开心气，世遂凡于心虚之证，皆避之如砒毒矣。殊不知书谓开心气者，以其味微辛而力缓，止能内开心气，不能外通肤表也。不然，如麻黄、细辛、桂枝者，岂不大开心气，而何以书绝不言之？以其力不止于此也。若以此开心气，是病在心，而药力直致之肤表矣，是不可也。惟远志、菖蒲驯静力缓者，足当开心气耳！且心虚之病，又各不同。如阴虚心燥，是心气已不得阴以养之，其开散已不可支，岂可复以此开之？如阳虚心气为痰水所凌，以致怔忡恍惚者，非以此开散痰水，心气何由得舒？若亦以枣仁、五味滋之，不益之闭乎？

秦艽、柴胡退无汗之骨蒸。此语出于东垣，本不足据。然揆其义，亦不过以其苦能人骨，辛凉微散能清泄郁热耳！世遂谓其能发骨中之汗。夫发骨中之汗者，惟细辛、独活可以任之。麻黄、桂枝力迅气浮，尚且不能沉搜入骨，而谓秦艽、柴胡之苦辛凉降，能透发骨气，致之于表而为汗，其谁欺乎？

敛降并用

凡治痢疾，用白芍、槟榔、木香、黄连者，此数药皆味极苦涩，性极沉降者也。因痢疾是湿热邪毒，旁渍肠胃细络夹膜之中，苦涩之味能吸而出之，随渣滓而俱下矣。故里急后重用此等药，攻下秽涎而病愈者，肠胃络膜之浊气泄尽也。若用大黄、芒硝，伤正留邪，每至不救；若用粟壳、乌梅，固脱留邪，多成休息、得其一而遗其一也。钱仲阳治小儿惊痫，轻粉、巴豆、牵牛并用，一敛一泄，即攫取痰涎而驱下之也。古方此类甚多。

敛散并用

凡欲发汗，须养汗源，非但虑其伤阴，亦以津液不充，则邪无所载，仍不得出也。故桂枝汤中用芍药，或更加黄芩；麻黄汤中用杏仁，或更加石膏；匪但意清内热，以为胃汁充盈，邪乃有所附而聚，聚乃可驱之使尽耳！故《伤寒论》有发热自汗而病不愈，以桂枝汤先其时发汗则愈者，充其荣，则卫不能藏奸也。张石顽曰：凡患温热，烦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黄芩、石膏等寒药，涔然汗出而解者，肠胃燥热，力不胜邪，寒清助胃生津故也。凡辛散之剂，佐用甘酸，皆此义也。小青龙之五味子，大青龙之石膏，桂枝汤之白芍，最可玩味。

桂枝正治吐血

桂枝是温通血脉之为寒闭者。吐血病中，有一种肾寒而元阳虚者，胃寒而中气怯者，皆令血脉不能通畅，遂旁溢而妄行。《内经》所谓血泄者，是脉急血无所行也。其证得节即动，迟速有定期。如妇人月信者，脉既不畅，血盈即倾之而出也。每以桂枝为君治之，应手辄效。章虚谷亦盛称桂枝能通血脉之寒闭也。若咳嗽见血，不因吐出者，尤属寒闭无疑。而世人每谓桂能动血，一见血证，辄循例概禁用桂。误哉！

暴病忌术

《伤寒论》霍乱条理中丸后，有脐上筑筑有动气者，去术，加桂。《金匮》水气篇苓桂术甘汤下，有少腹有气上冲胸者，去术，加五味子。世谓动气忌术，以术能闭气也。盖动气上冲者，气之不能四达也。寒水四塞，肾中真气不得旁敷，而逼使直上，故气动也。桂枝、细辛所以散水而通络，使气旁达也。五味子所以敛肺而降逆，使气归根也。若白术，能利腰脐结气，似于证无甚相违，而不知腰脐无结，而忽利之，是欲虚其地以受邪，邪将固结腰脐，上下格拒，肾阳因之扑灭矣。且甘苦能坚能升，津液不得流通，气机为之升提，即有碍于桂枝、细辛之功用也。故吾以为凡遇上吐、下泻，以及心腹急痛、痉脹转筋、晕眩颠仆之急病，又或干呕、噎隔、哕呃之危病，皆以慎用白术为宜。前人谓：动气难诊于脉，当问而知之，亦不尽然。其脉当是圆疾如豆，丸丸不去，时上驰如矢也。

按：动气皆因气行有阻，冲激而然。其动有微有甚，总是中热下寒，肾寒肝热，加以上有寒闭，其情更急。凡痰饮停积，以及素患疝瘕，时时冲动者，只是升气相碍也。若误汗、误下、误吐，致气从少腹上冲者，则防暴脱矣。若久病阳微，肾气上越者，其势更难挽回。前人指为肝肾气绝，阴邪上犯，故动气之暴发而危者，总由肾阳骤熄，冰精不能四布，寒极化燥，如水成冰，其气上逆，直欲凌犯君火之位故也。人身亦如六合，此时地与四维，气皆闭塞，只得一线直上。辛能开腠理，通气，致津液，故重用桂枝、细辛以开之。白术之忌，盖恶其涩津升气也；汗、吐、下之禁，盖恶其伤津损气也。又按：齿暴长，为髓溢，浓饮术汁即消。魏玉横谓：此即术消肾气之证。非也。齿暴长者，肝肾湿热太盛，火郁风生，故静者动也。术能收摄湿邪，培土镇风，风定，故齿复其坚静之本体矣。是镇肝也，非消肾也。

调经安胎同药之误

世传佛手散一方，即当归、川芎二味，谓专治胎动不安，生胎能安，死胎能下，将产又能催生，妊妇常服，可免半产。余十年前，即疑其理，无如世医莫不信用，即名医如陈修园书中，亦盛称之，且间有用之得效者。然余究只敢用以催生，屡施有验，未尝肯用以安胎也。嗣读某名家书，极论世以调经之药安胎之谬，为祸甚烈，乃私幸先得我心矣。近日目睹其祸，爰取而论之。夫安胎本无定药，亦视其妇之体质而已。既孕之后，体质无非血气之寒热虚实两途，故丹溪谓：白术、黄芩为安胎之圣药者，亦举此以明虚寒、实热之两大端耳！然寒亦有实，热亦有虚，总须辨明气血为要。若气寒血实，附子、桂枝可并用，以温气而行血气；气寒血虚，当归、川芎可并用，以行气而补血也。若气热血实，则不免有胀满冲激之虞矣，而可复以芎、归助热而增实乎？气虚血热，更不免腾沸躁扰，缓纵不任而下堕矣，而可复以芎、归耗气而温血乎？故气虚血热胎动下漏者，急用甘寒、苦寒，助以补气生津，使血定而筋坚，力能兜举，其势渐缓；再看有无凝血，于补气清热剂中，略佐行瘀，便万全矣。盖人之子宫，万筋所细结也；筋热则纵弛，寒则坚强。太寒则筋急，而兜裹不密，气散血漏；太热则筋弛而兜裹无力，亦气散血漏。今人之体，虚热居多，故孕后脉多洪滑数疾；若太滑或按之即扎者，多堕，以其气热而血虚也。余于妇科经产，深佩孙真人之训，颇切讲求，用药不拘成例，总从气血、寒热、虚实六字上着想，而于脉象上定其真假，故病无遁情，治未或误也。古人以桂枝汤为妊娠主方，今人以四物汤为妊娠主方，真古今人识力不相及也。至谓胎产百病，均以四物加味，极谬之谈，而百口称述，殊不可解。余见妊妇、产妇外感，致成劳损者，皆此方加味之所致也。

桔梗不能升散

李东垣谓：桔梗为药中舟楫，能载诸药上浮于至高之分。当时未曾分明甘、苦，而推其功用，则当属于甘者；若苦梗泄肺，是能泄至高之气，不能升气于至高也。近日著本草者，列其说于苦桔梗条内，谬矣。甜桔梗味甘而静，能升发胃气，故能解百药毒，与葛根相近。后人又谓桔梗能开肺发表。此则甘、苦皆无此功。且诸书并明言咳嗽以苦梗开之，何也？彼盖见苦梗中挟辛腊之气也，而孰知其辛不敌苦耶！故徐灵胎谓：外感作咳，用桔梗、麦冬清肺，便成劳损。可称伟论！

仲景抵当汤丸大黄䗪虫丸

时医无术，不议病而议药，无问病之轻重，但见药力之稍峻者，遂避之如虎，而不察其所为峻者，果何在也？故病之当用攻者，轻则桃仁、桑皮，重则大黄、芒硝，再重则宁用牵牛、巴豆，而所谓䗪虫，虻虫、水蛭、蛴螬，则断断乎不敢一试。何者？其认病、认药皆不真，故但取轻者以模棱了事也。误人性命，岂浅鲜耶！夫牵牛、巴豆等药，直行而破气，能推荡肠胃有形之渣滓，而不能从容旁渗于经络曲折之区，以疏其瘀塞也。故血痹之在经络脏腑深曲之处者，非抵当辈斫不为功，而误用硝、黄、牵牛、巴豆，直行破气，是诛伐无过矣。且血痹而破其气，气虚而血不愈痹耶？世之乐彼而恶此者，亦曰虻虫、水蛭有毒耳？牵牛、巴豆独无毒耶？窃以狂夫一得，为天下正告之曰：牵牛、巴豆破气而兼能破血者也，其行直而速，病在肠胃直道之中，而未及四渗，则以此下之愈矣；若血络屈曲，俱有瘀滞，非虻、蛭之横行而缓者不能达也。虻、蛭止攻血，略无伤于气，且其体为蠕动之物，是本具天地之生气者，当更能略有益于人气也，有气则灵，故能屈曲而旁达也。海藏云：妊娠蓄血，忌抵当、桃仁，只以大黄合四物服之，则母子俱可无损

而病愈。以胎倚血养，故不得以虻、蛭破血太急也。然胎亦借大气举之，若气虚者，又不如抵当、桃仁加补气药之为稳矣。

大黄泻心汤是实则泻子法

《难经》云：虚则补母，实则泻子。此亦互文见义，以明补泻有活法，不必专执本脏也。故常有实泻母而虚补子者。仲景泻心汤中用大黄，却确是实则泻子之义。是火为土壅，湿热菀结胸中，致火气不能遂其升降之用，发为喘满痞结者也。补泻母子，是因本脏不可直补直泻，而委曲求全之法也。凡病须补泻兼到者，不能一脏而两施补泻也，则权母子而分施之。

燥屎与宿食用药不同

燥屎为津液耗虚，肠胃枯结，而屎不得下，是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宿食为胃有寒湿，水谷久停不化，是阴之有余、阳之不足也。故仲景用承气治燥屎，以芒硝清热，大黄润燥，而以枳、朴推其气使之下行。若宿食不得熟腐，必以干姜、豆蔻、山楂、麦芽温而化之矣。近医燥屎、宿食不分，每以山楂、麦芽治燥屎，致愈坚而不得下；以大黄、芒硝下宿食，每致洞泄完谷，阳脱而死。此等浅证，尚不能辨治，何以医为？

东垣以大便秘结，为血中伏火。此指常秘者言。又有卒秘子春分前后者，亦多因肝阳初升，伏火乍动所致。若卒秘于秋分前后，或夏月久旱暑盛之时，则多属肺气虚燥之故。暑燥既已开泄肺气，而汗多又伤津液，加以口鼻呼吸亢气，遂致肺气不足以下降，津液不足以濡润大肠，是为肺移燥于大肠，与血中伏火无涉。吾每以沙参、蒌根各用两许投之，其效甚捷，不待用血药也。

小儿乳食停滞

小儿乳滞，或夹食，或夹风寒。乳为血质，非寻常药力所能攻。古人用硇砂、巴豆，其意深矣，今人不敢用，吾每重用桃仁、山楂于剂中，取效甚捷；甚者加槟榔、牵牛，无不应手。乃有不但不敢用槟榔、牵牛，并讥山楂、桃仁之峻，非小儿弱质所能胜者。然则吾以山楂、桃仁杀人之小儿，不亦多矣乎？有面滞者，加杏仁。且吾家小儿，一遇夹食，即用京都万应散，此乃钱氏方，内有牵牛、巴豆、轻粉、朱砂，每用辄效，未见有损。呜呼！小儿元气几何，若不认证真切，峻药急治，而畏怯尝试，迁延日久，元气漓矣，即神丹其能救耶？人谓小儿脏腑弱，不堪峻药之攻剔，吾亦谓小儿脏腑弱，不堪久病之蹂躏也。只在认证真而已，认证不真，无论峻药平药，皆能杀人。

金银薄荷汤下，金银花薄荷汤下，金银箔

钱仲阳《小儿直诀》方中，凉惊丸、五色丸后，有金银薄荷汤下之文。他书引此，每于金银下加“花”字。《绛雪园古方选注》真珍圆下，有金银花薄荷汤下。此方出许叔微《本事方》，原书并无“花”字，是“花”字之为妄增无疑矣。凡此等方，皆治小儿惊痫，与大人痰厥诸病，金银之气，能镇肝逆，薄荷之气，辛散通络，义本昭然，于“花”何与耶？又《颅囟经》治惊牛黄丸方下有云：加金银箔五片。考“箔”“薄”古通用，故败脉之象，有如悬薄，即谓宽散如帘箔之悬也。况金银箔更因其形体之薄而立名，其通用更不仅音之相近矣。窃恐钱、许方中，不但“花”字衍文，即“荷”字亦恐后人附会妄增耳！第相沿已久，不敢定斥为误，姑论而存之。

后阅一年，得读《全幼心鉴》，书中极论金银入药之误，谓薄荷家园叶小者，名金银薄荷，“银”字误也。此说虽异，而用意正与予同，是读书细心者也。存以参考。

娑罗果

近有以娑罗果治心胃痛甚效。其形如栗，外有粗皮，故俗或名大师栗。此物来自西域，古方少用，本草不载，惟近人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载之，亦仅言治胃痛心疾而已。嗣读《肘后方》药子一物方，所言形象、制法、主治，一一皆与娑罗果合，且言婆罗门，胡名那疏树子，是字音正相近矣。其主治于心腹痛外，更治宿食不消，痈疽疔肿，毒箭蛇螫、射工诸毒入腹，难产及恶露不止、不下，带下，龋齿各证，外敷内服，均无不效。中国谓之药子，去外粗皮，取中仁，研细末用。《千金方》第九卷，治瘟疫，以药子二枚，研末，水服。是皆前人之所未考也。娑罗树，今京都西山卧佛寺有之。

小柴胡非治疟正方

世莫不以柴胡为治疟正药者，以小柴胡汤能治寒热往来之证也。予尝深思此方，乃治寒热往来之方，非治疟之正方也。《金匮》以此方去半夏，加栝蒌，以治疟发而渴者。又曰：亦治劳疟。其大旨可见矣。盖疟之正病，乃寒湿伤于太阳，暑热伤于太阴，二气交争于脊膂膜原之间而发也，其治宜九味羌活加味。又有瘅疟，经谓阴气独绝，阳气孤行，此暑盛于内，微寒束于外，津液耗竭而作也，治宜白虎汤加味。二者一寒一热，皆邪盛之正疟也。小柴胡方中药味，是滋荣以举卫，必荣气不足，卫气内陷，荣卫不和，寒热往来之虚证，始得用之。人参、甘草、黄芩，以益荣清热；柴胡、半夏，以提卫出荣；姜、枣以两和之。故人之劳倦伤气，中气内陷，津液耗竭，卫气滞于荣分而不得达者，得之其效如神，故曰治劳疟也。若近日正疟，皆是寒湿下受，随太阳之经，上入脊膂，内犯心包，暑气上受，入太阴之脏，而内伏膜原，外再新感微寒，暑气益下，寒气益上，遂交争而病作矣。小柴胡虑其助寒，不可用也；若用于瘅疟，又嫌其助燥矣。近有见柴胡无效，或病转增剧，不得其故，妄谓用之太早，引邪入里；又谓升散太过，有伤正气，皆未得柴胡之性者也。《神农本经》柴胡功用，等于大黄，是清解之品，其疏散之力甚微，性情当在秦艽、桔梗之间，能泄肝中逆气，清胆中热气浊气。自唐以前，无用柴胡作散剂者，宋以后乃升、柴并称矣。伤寒邪至少阳，是大气横结而渐化热矣，故以此兼开兼降之剂缓疏之，岂发散之谓耶？

仲景方当分四派

昔人谓仲景伤寒方分三大纲：曰桂枝，曰麻黄，曰青龙是也。然此三方，皆隶太阳，何得以该全书之旨耶？窃尝反复《伤寒》一部，其方当分四派：桂枝、麻黄、葛根、青龙、细辛为一派，是发表之法也；理中、四逆、白通、真武为一派，是温里之法也；柴胡、泻心、白虎、栀豉为一派，是清气分无形虚热之法也；承气、陷胸、抵当、化瘀为一派，是攻血分有形实邪之法也。其中参伍错综，发表之剂，有兼温中，有兼清气，有兼攻血；清里之剂，有兼攻血，有兼发表，更有夹有温里者。变化无方，万法具备。故学者但熟读《伤寒》、《金匮》方而深思之，有得于心，如自己出，自能动中规矩，肆应无穷矣。

阿片体性

阿片味苦性敛，苦属火而燥，走骨走血，敛属金而急，行肺行肤，清中含浊，能束人之气，缩人之血。气初得束则势激而鼓动有力，血初得缩则脉松而周运无滞，筋节亦借其束力、缩力，顿觉坚强，故为之神清气爽而体健也。其能止痛，亦以其能束气而缩血故也。其性阴险，中有所伏。其毒力能变化人之血性，使血脉骨髓脏腑之中，化生一种怪气，其形如虫，能使人之性情俱变。盖性情随气血而变者也，虫即血中之灵气也，气血久束久缩，反被困而乏生机，故日久则气

短而音粗，血变而色坏，其常苦燥结者，以血气之势力，为烟力所束缩不得宣发，而内积也。脱癥则气弛而汗出，血散而身寒，筋骨亦为之缓纵而不收，甚至喘咳不止者，以气血惯受束缩，一经松懈，遂涣散颓唐，无以温里而卫表也。治之必用苦燥敛急之品，合行血固气之品，并能搜入骨脉深隐之处，抉其伏气，使其伏气遂渐外泄，正气日渐内充，吐故纳新，渐复常度，乃真断癥也。常须谨慎，稍有忽略，即易生病，而癥象复见矣。若气血本虚，癥又深久，更难断戒，是终身之苦也。

当　归

当归，辛甘，香膻，大温，入肝，通行气血，开结散郁，壮肝胆阳气，化血脉寒痹。凡寒湿凝滞，筋骨疼痛、拘急，不能得汗者，以此温通之。性虽能润，而血分虚燥、肝胃火冲、晕眩、呕吐、多汗者忌与，以其温升开散也。秦产甘润，川产辛劣。亦能通督脉，达巅顶，以升阳气而辟阴邪鬼魅。

青蒿桔梗柴胡泽泻龙骨

青蒿，苦微辛，微寒，清而能散，入肝胆，清湿热，开结气，宣气之滞于血分者。凡芳香而寒者，皆能疏化湿盛气壅之浊热，及血滞气虚之郁热，不宜血虚气亢之燥热也。即茵陈、夏枯、苦梗、柴胡、秦艽之属，皆是。

苦桔梗，大苦甘辛而凉，能降能升，入肺，清热，散风，风火菀亢于上焦。故神农主两胁胀痛，本草主咽痛，化斑疹，止咳，解温毒，痈疽排脓，皆火邪菀结之病，宜用苦者。甜梗生津益气，攻近黄芪，而力较薄。

柴胡，苦寒清降之品也，入肝胆，清结热，降逆气，疏理肠胃湿热，止晕眩、呕吐，除胁胀，坚痿缓，并无宣发升腾之性。但气清，能燥不能润，燥则近于升散，故湿热菀结者宜之，阴虚火亢未合也。其主寒热往来，是疏理湿热结气之功能，清疏营分之结热，不能升发卫分之表邪。而世以治寒湿疟，失之。

泽泻，辛麻苦寒，入三焦、膀胱，迅逐水邪。其辛麻能使三焦、膀胱之细络为之开疏，而水得畅下，故渗窍之力甚猛。若无水邪，即伤津液，尤能泄命门真火、下焦元气。夫阳虚水蓄，合桂、附用；阴虚火炽，合地黄用。而桂、附、地黄，不能敌其渗泄之力，每用一钱，且合山萸、五味、木瓜之酸收，至三四剂，即中气不续，下焦如开，古谓过服损目，正以肾津竭而肝气陷也。暂用少许，以为导水、导火之引子。

龙骨，土也，而形色象木，其味甘涩，能收敛木气，清利土气，故主肝气犯胃，木土相激，气逆不和诸证。其镇水邪，安心气，皆平肝逆之功也。健脾，涩大肠，皆益土制水之功也。燥涩无润，大致水湿上泛者宜之。

读医随笔　卷六

清　维德　周学海澄之甫著
郭具　曹矛屯炳章圈点

评　释　类

读《伤寒论》杂记

三阴三阳者，阳经为阳，阴经为阴，此以外言之也；五脏为阴，六腑为阳，此以内言之也。在外者，又以寒伤营，在脉中者为阴；风伤卫，在脉外者为阳。在内者，六腑又以胃为阳，大肠为阴，膀胱为阳，小肠为阴，胆为更阴也；五脏又以肺为阳，心、脾为阴，肝、肾为至阴也。《内经》以脾为至阴。

三阳亦有里证，三阴亦有表证。在表者，无论阴阳，多在足经见证，在里则手足俱有矣。阳明承气，攻大肠非攻胃也，岂有燥屎而在胃耶？太阳抵当，攻小肠，非攻膀胱也；膀胱果有蓄血，当如血淋，而小便不利矣，何得小便利而反大便黑耶？且其证兼见昏昧、谵妄如狂者，心证也；心与小肠脉络相通，故气相通也。

陶节庵谓：伤寒至沉脉，如分阴阳。意谓邪在三阳之经者，脉皆浮也。至脉沉，则有三阳之里，与三阴之经矣。然浮而无力无神，乃阴虚之极，比邪陷于里，以致里实者，更属危险。张景岳重论此义，最为有功，正不得谓阴脉皆沉，而浮必无阴也。

三阴皆有吐利、四肢逆冷证。盖邪入三阴，非遽入脏也，必先动于腑。寒邪在腑，故变见诸证，若动脏，即死矣。《灵枢》曰：邪中于阴，则溜于腑，是也。且吐属胃，利属大肠，四肢属脾，故邪入三阴，最重脾胃，脾胃不败，邪虽入里，易治也。

胆为清净之腑，无出无入，故禁三法。然所谓足少阳证者，以其经也，经气岂无出入耶？若入里，则不必在胆，而在三焦矣。三焦属气，虽不似抵当、承气之有形可攻，而升降调气之法，于胆犹远，于三焦最切，故大柴胡亦加入攻药者，为三焦设也。故丹溪《脉因证治》谓少阳禁三法，亦宜三法。

三阴下利，与阳明之燥实对看。三阴大便寒实，即为阴结，三阳下利，即为协热。然则岂无寒利耶？曰：寒利即三阴也。

外淫有六，而仲景以伤寒名论。方中行、张隐庵必以三阴三阳属于六气，大谬。谓讲明此书之理，即通于治六气则可耳！然自古及今，未见有此通人也。

伤寒邪在表，则分六经；入里，则亦分三焦。吴鞠通谓温病分三焦，伤寒亦何独不分三焦？是矣。而不言在表在里，语欠分晓。

少阴一经，赅左右肾，为水火同居。寒邪与水合气，而火为所抑，故脉沉细，但欲寐，阳抑而不得伸也；火抑而又常欲伸，故常有心烦欲吐之象也。或曰少阴入里，即通于心，其心烦者，非即心证耶？不知寒邪果入心，必至昏迷不寤矣，何得尚有烦也？其心烦者，乃下元真火为寒邪所抑，不得抒发，但能一线直上，以扰包络之气也。

心不受邪，惟少阴一经不入手，以手厥阴心包络代之。包络者，心之外宫城也。妇人热入血室之证，即男子热入心包之证，验之屡矣。仲景于热入血室，治以小柴胡。叶天士于此证，独忌柴胡，非无见也。徐灵胎讥之，未免

孟浪。细思此证，与小柴胡何涉？仲景此方，盖治少阳之热感于心包者，热入心包，身静不欲动，神昏谵语，其邪气实者，亦或躁扰如狂，皆热证也。何以无寒入心包络证也？盖心包虽代心君受邪，究为纯火之脏，与神明之主只隔一间，若寒水贼邪上犯，必是火衰神去，其窜入心脏，致人于死，顷刻间事。故中寒伤心之证，其死极速，不及施救。伤寒之邪，不及中寒之猛，不得遽入心包，必待化热而后薰蒸渐渍，同气相召矣。故有热入血室，无寒入血室；有热入心包，无寒入心包也。非无也，有之则死。如吐利、恶寒、身蜷、四逆、烦躁，即心阳之渐熄也，而况其卒中者耶！

大便闭结，亦有潮热、谵语、神昏不识人之证，全与热犯心包无异者，以其皆是热在血分也。当以脉辨之：心包热者，左寸脉必缓而滑；大便闭者，右尺脉必长而实也。又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以火劫汗故也，小便必难；又伤寒脉浮，以火劫汗，惊狂，起卧不安者，救逆汤主之。此二者，皆强汗亡阳之证。汗为心液，心液虚，不能养神故也。大抵谵语，总属于心神迷乱之所致，但有邪气正在包络者，有邪气感动包络者，邪之虚实不同，病之微甚有别。即如肝乘脾，腹满，谵语，寸口脉沉而紧，名曰纵，刺期门，亦以邪气有与心相感者也。

伤寒传经，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合病、并病，皆邪气实至于其经也。更有邪在此经，而兼见彼经之证者；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邪气未入，证何由见？盖人身经络相通，一气相感，虽有界畔，终难板分。如少阳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合目则汗，此少阴心证也，心气不任少阳之疏泄而然也。此气之所感，非邪由少阳已入心也。他经此类甚多。气相感者，大抵寒从寒、热从热，寒多感于肺、肾，热多感于心、肝，所谓同气相求也。其与传经证候，虚实微甚之间，自有辨别。有先感而邪因传之者，有先感而邪亦终不传之者，前人于传经之说，刺刺不休，皆未发明及此，岂以浅不足道耶？王勋臣极诋分经之谬，是又但知气之相感，而未知有形之邪气，固各有界畔也。

《伤寒》、《金匮》中，每为死证立方，此义最可思。

伤寒有证异而治同，如自利不渴属太阴，自利而渴属少阴，皆用四逆温之；有证同而治异，如阳明自利，腹痛者，此内实也，宜下之；太阴为病，下之则胸下结硬矣。究竟同者必有其所以同，少阴渴而用四逆者，以其小便色白，下焦虚寒，太阴不渴，亦以其脏寒也；异者必有其所以异，腹痛宜下不宜下，一能食，一不能食也。读书须从此等处，用心参校，自有会悟，然必先逐条熟读，方可如此；否则抛荒本义，彼此错综，徒乱人意。

尝读《至真要论》所谓胜至，报气屈伏而未发也。因思凡治胜气，必宜顾忌复气，不可太过，反助伏气为患也。不然，复已而胜，宁有止期耶？伤寒诸方，有寒热合用、咸辛酸苦并投者，虽曰对证施治，亦未始非顾虑复气之微意也。六经复气，少阳、厥阴二经最甚，《内经》所谓火燥热也。又曰木发无时，水随火也。汗则伤阳，阴盛者寒起矣；下则伤阴，阳盛者热生矣。且或汗之而阳愈炽，下之而阴愈深，以汗药多热，下药多寒也。大法：如火胜治以咸，必佐以甘酸，咸者正治，甘为子气，导其去路，所谓泻之，酸为母法，护其根基，防本气受制之太过也；火之复为水，甘以制水，而酸又泄水矣，故火淫所胜，以酸复之。王注云：不复其气，则淫气空虚，招其损矣。厥旨精微，读《伤寒》者，必须透此。

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薛立斋一流，专讲真水、真火，特治公本者耳！《伤寒》、《金匮》乃真能见病治病，故药味增损，确切不移。读者每于一方药味，须一一从本证来源去路、本经虚实、子母本气、标本胜复上，委曲搜求，确有见地，如自己出，他日自能独出手眼，无俟扶墙摸壁，岂非快事！

凡读成方，须先揣摹方前所列之证，再看方中药味主对，如有不协于心，尽可拟改旁注，以俟异日考正。《伤寒》、《金匮》中，有许多今人不能遵用之方，向来注者，皆循例解说，甚或穿凿，求深反浅；惟舒驰远能不讳所疑，然不自任不知，而必诋古人传误，未免讪上。

实则谵语，虚则郑声。然谵语亦有虚实。实者，阳明腑实证，协热下利证，热入血室证，太阳蓄血证；虚者，如过汗亡阳，过下亡阴，《内经·评热论》所谓汗出不衰，狂言失志者，皆是。乃五脏之津液干枯，脏体燥热，神无所养也。经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津虚，故神愦也。郑声者，邪声也。旧解谓郑重也，尾声重浊。此实也，非虚也。凡气虚者，发语之始，其声如常，及其中、末，气有不续，声忽转变如他人，语不似其人平日之本声，故曰邪也。

六经篇首，皆列中风脉证一条，是借以衬明伤寒之脉证也。盖中风间有不挟寒者，而伤寒则必因于风，风力挟寒伤入，极重者为中寒，次为伤寒，轻即中风也。可见六经有中风表证，即皆有伤寒表证。陶节庵直中之说，讵为杜撰？况《内经》更有中阳溜经，中阴溜腑之明文耶！但风寒初伤在经络，虽属于阴，在病气仍属于表，其治法总不外温散。太阳篇中六经初伤之证具在，可按而考也。

伤寒一病，初起多同于中风，死证多类于中寒。

《伤寒》一部书，只有寒死证，无热死证。白虎、承气，本非死证也。若温病，则反是矣。

"反"字有数解：不应也，却也，复也。如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只是语助，俗言却也。当不能食，而反能食，乃不应也。如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辛附子汤，谓既始得之，复有发热表证，虽脉沉，亦宜汗法也。读者当随文生义，勿执一而例百。

《伤寒》全论外感，《金匮》亦有外证。不见一方用羌活者，何也？即风湿，亦只用麻黄、薏苡、附子、白术、黄芪、防己。

诸家皆言六经每篇有提纲，其后凡浑言某经病者，即某经提纲所列诸证也。然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若果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纯属阴寒内证，可仅据脉浮而用汗耶？此等更须参详，读书固不可执一而例百也。

寒极反热，热极反寒，此化气也，真假勿淆，前人辨之矣。至于所以反热、反寒之故，迄无发明。若谓寒邪在内，而逼人身之热气于外，似于寒极反热之义，未甚切矣。窃思寒极反热者，若果外见面赤、唇红，尚是真阳外越，仅可谓之假热；惟外无热象，而燥渴索饮，漱水不咽，小溲大秘，时下微溏，此乃阴寒内结，微阳欲熄，不能运化津液，以潮于经络脏腑，所谓水冷成冰之寒燥也，此真反热者矣。热极反寒者，若因腠理开泄，卫阳不固，尚是正气内怯，仅可谓之假寒；惟热邪涌盛，奔逸于经络脏腑之中，内外津液全为灼干，气管全为槁涩，热邪奔迫不利，如人之疾趋而蹶者，壅积而不得四达，此真反寒者矣。前人于此等治法，每以回阳泄热，约略立言。殊不知治假热者，引火归元；治反热者，温化津液。岂可固耶？治假寒者，生津益气。治反寒者，生津泄气：岂可同耶？假寒、假热，为虚气之游行，犹有此二气也。反寒、反热，为虚象之疑似。其寒也，正其热之极；其热也，正其寒之极也。

读《内经》注疑五条附考一日二十四时，释左升右降

《难经》脉例，以一动为一至，而《脉经》引扁鹊脉例，以再动为一至。此一人而两例也。《玉机真脏》云：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虽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此再动之例也。《大奇论》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又一动为一至矣。此一书而两例也。前人绝无辨之者，而林亿转疑《玉机真脏》为

误文，何也？

营卫皆一日五十度周于身，而《卫气行》篇所论，人气一刻在太阳，二刻在少阳，三刻在阳明，四刻在阴分。是四刻一周，不合其数。然其下文云：一十二度半，是半日之度也。又明明一日二十五度，一夜二十五度矣。此必当时有以一日一夜二百刻纪数者也。前人绝无辨之者，而戴同甫转疑《灵枢》为衍文，何也？

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又曰：阳从左，阴从右。而人身之气，左右并行，绝无左右先后低昂之迹，然则何升何降耶？前人绝无辨之者，何也？

气之运行于十二经也，虽各经之脉，左右各有一条，而气之左右并行，率无分于彼此先后也。乃脉度十六丈二尺，以手足之经，各具六阴六阳，分纪其数，然则果如所谓左升右降耶？果尔，则气之行也，必有左右参差之迹矣。而《三部九候论》曰：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相失不可数者死。是明明左右并行矣。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绝无疑之者，何也？

六气之加临也，少阴所在，其脉不应，理殊难通。若谓少阴君火不主令，则五气足矣，何必虚设君火之位耶？至谓心君位尊，无为而治，更属荒谬。人身气化之事，岂等于人伦之体制耶？六气分主六年，一年之中，又分主四时，何以五气皆应，此独不应耶？且其脉不应，是绝无少阴脉象矣，何以又云少阴之至，其脉钩耶？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绝无疑之者，何也？

考一日二十四时

近泰西制时辰表，以一日夜分二十四小时。此乃近事，且出外夷，难证中国古书之义。顷读张洁古《保命集》，近托名刘河间书，刻入《河间三书》中。中卷煮黄丸条下，言一时服一丸，每日二十四丸。自注云：一日二十四时也。夫一日既可析为二十四时，独不可析为二百刻乎？此亦可以借证者矣。一日，一日夜也。《内经》以日为昼，故半日止得四分之一云。

释左升右降

曾著《左升右降论》，谓人身之气，本是表升里降，因左升气盛，右降气盛，故遂曰左升右降耳？其论已列入《证治总论》，文繁不复赘述。至真要论少阴之复条有云：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张石顽《医通》劳倦门，曾治一人，遍身淫淫如虫行，从左腿脚起，渐次上头，复下至右脚，脉浮涩而按之不足，决其气虚，用补中益气加味而愈。由此观之，人身果实有左升右降之气矣。吾为此事，行思坐想，近取诸身，远揣诸物，乃似微有所获者，夫人身之荣气，行于血脉之中矣。宗气，行于动脉，而外为呼吸矣。独卫气之行于脉外者，其道有二：一在肌肉脉络之外，一在皮肉交际之间。人身皮与肉交际之处，有膜以横络其中，皮肉之气，虽能相通，而不能相从，不独人身为然，凡万物之体，皮里干外，其际莫不有隙，卫气之行于肌肉者，日夜五十度，与荣气相应，所行之道，即卫气行篇之所叙是也。若皮膜之气横行皮里，以固护于大表，其度数与日月相应，左升右降，日夜一周。若有痰湿以滞之，则气行缓而淫淫如虫矣。是左升右降者，卫气之在皮膜者也。《内经》虽无明文，而其理似有可通。谨书所见，待质高明！

读书须是笃信方能深入

百年以来，经学家专讲读书得闲，每执一卷，未领真趣，先求其疵，遂以号于人，而自矜有得矣。此欺世盗名之术。若医者，身命之事，死生所关，岂可以虚名了事哉？不料丹溪作《局方发挥》以后，此风滔滔不可止，每著一书，必痛诋前贤，以为立名之地。惟仲景不敢毁，则迁怒于叔和，识者见之，真不值一笑也。尝谓胸中存一丝菲薄之心，则心便不能入，虽读遍百家，终无所得。故读《内经》，即深信其为黄帝、岐伯书；读《难

经》，即深信其为越人书；读《伤寒》、《金匮》，即深信其为仲景原文；读《甲乙经》、《脉经》、《千金方》、《翼方》诸辑录古书，即深信其理法必有所授；读东垣、河间、洁古、丹溪、立斋、景岳诸家，即深信其学问必有所胜；即肤庸至于《冯氏锦囊》《沈氏尊生》，平心求之，皆有至理。如此久久，豁然贯通，自能臻于万珠一贯之妙。是从脚踏实地，真积力久而得，非从超颖顿悟，浮光掠响而来，自无明暗相兼，得失参半之敝矣。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笃信好学。不笃信又焉能好学乎？

旧案有败证收功太速者

尝读前人医案，有叙证迭见败象，忽以一二剂挽回振起，三五剂即收全功者。此必非本元之真阴真阳有败也。此必前医误药，及病前有伤也。或伤于劳倦，或伤于忧怒，或伤于饮食，或伤于房室，正气未及复元，而即生病，故病本不重而似重，证本不败而似败。败证杂沓之中，必有一二紧要之处未见败形，若果元气既败，岂真医能回天，药能续命耶！所谓紧要之处者，脾、肾居其大半，而各脏亦皆有之。前人医案，多不能分别指出，但自夸功效而已，读者须是觑破。

四因正义

朱丹溪擅改经文，窃未为安。今依经衍义，颇觉通畅，虽改一字，增二字，皆协于本文上下词意，考于全书，确有证据，名曰正义，似当本旨，明者鉴之！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此合论天人，以起下文也。人有阳气，如天之有日。“与”当作“于”。二字古文通用。若阳气失所，则损折天寿，而不见其天命之本数矣。故天之运行也，以日光在上而始明，人之有阳气也，亦充因于上，不陷于下，始得周行卫外，不致为邪所侵也。因，充积之义也。

因于寒，欲当做咳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此下四节，皆言阳气失所，不能卫外之病也。“欲”，盖“咳”之讹也。《灵枢》曰：形寒寒饮则伤肺，气逆而上行；气上逆，故咳也。如运枢者，言其咳之连连不已，内动五脏，外振经脉也。若曰“欲如运枢”，则不致伤于寒，似与“冬不按跻”之义不合，且与上下文气不续。坐卧不宁，神采不定，其状如惊狂者然。至真要论曰：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心病则神敝，故起居如惊也。久则大气浮越，而为吐血、咯血诸症矣。所谓风寒不醒成劳病也。荣卫生会曰：血者，神气也。

因于暑，汗当有“不出”二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此暑闭于内之症也，故知“汗”下当有“不出”二字。烦者，暑扰于气也，气扰则喘喝。静者，暑陷于阴也。阴伤则神明颠倒而多妄言。是症也，体若燔炭，仍宜汗出，暑气乃散，以其始因于汗不出而暑郁于内也。但体若燔炭，津液已伤，仍必出汗始散，则急宜养津之意自在言外。或曰烦、静，即东垣动暑、静暑义也。动暑伤气，故喘喝；静暑中气郁而不宣，故多言也。亦通。

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

此节丹溪所议极是。湿则浊气上升，头重而神识不清，故如裹。久则化热，不急攘除，则热气内烁，伤液而大筋软短矣；湿气外淫，而小筋弛长矣。夫湿热者，发为痿躄，而拘急者，必因于寒。此乃湿热，亦有拘急者，何也？热，内也；湿，外也。大筋居内，小筋居外。在内者，湿不敌热，则液燥，燥则缩矣。寒而拘急者，亦以其化燥也。寒热不同，其燥一也。在外者，热不敌湿，则肉濡，濡则纵矣。大筋软短，则屈伸不能；小筋弛长，则操纵无力，而合病为痿矣。

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此卫气郁滞也。血滞于脏，则为积；气滞于府，则为痰。血滞于身，则为厥；气滞于身，则为肿。肿则四肢必有废而不用者，则不废者代其职矣。脊以代头，肩以代踵，代之义也。四末为诸阳之本，有所废而不用，久则阳气必偏竭矣，非气竭而死也。不曰不用，而曰相代者，卫气走刺无定，彼此互易，非四肢全废也。仲景曰：病人一臂不遂，时复转移在一臂，是也。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

此言养阳者，宜调其形体也。形体烦劳，则血脉争张，津液必有偏绝，屡犯而辟积以至于夏，则阴精内竭，时火外迫，如煎而厥矣。辟积，即襞积，犹言零碎积累也。盖烦劳偶犯，津液犹可渐复，惟屡犯不止，而至于夏，则内外合邪，变症作矣。目盲以下，煎厥证状也。都，防也。凡中风卒倒，痰涎潮涌，腹中比水流波浪之声更甚。煎厥由于阴虚，薄厥由于阳实。煎、薄二字可味。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

此言养阳者，宜和其心性也。若大怒，则形与气必相离绝，不相维矣。何则？怒则气逆，而血随气升，亦菀于上，血气相薄，上实下虚，其人必厥。薄者，迫也。气血并迫，经络壅塞而不通，故厥也。亦有不发为厥者，怒生于肝，肝主于筋，怒则血气奔逸，火升液耗而筋伤，筋则肌肉无所束，而形体纵大若不容矣。此皆形气离绝之证也。筋非骨会之大筋，乃散络之管摄肌肉者，常有怒骂叫号，以致头面肘肿，四肢酸软难动，如痿废者，见之屡矣。气复即愈，此形与气绝，非死绝也。经中言"绝"，义多如此。薄厥见症于气，筋纵见症于形。《阴阳应象》曰：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即此义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一三五七，二四六八者，品数之单骈也。奇偶者，所以制缓急厚薄之体，以成远近汗下之用者也。于品数之单骈何与耶？品数之单骈，于治病之实又何与耶？制病以气，数之单骈无气也。盖尝思之，用一物为君，复用同气之二物以辅之，是物性专一，故曰奇也；用二物一补一泻为君，复用同气者各二物以辅之，是两气并行，故曰偶也。君二而臣有多寡，则力有偏重，故亦曰奇；臣力平匀，则亦曰偶。推之品数加多，均依此例。此奇偶之义，不可易者也。旧解皆专指数之单骈，且曰汗不以奇，而桂枝用二；下不以偶，而承气用四。以此为神明之致也，可为喷饭！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上声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句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句不表万物句命故不施句不施则名木多死

天气以清净而成其光明者也。清净，谓无云雾不精之事。四时寒暑，雨暘时，若守其常度而不失，故不下，为地气所冒也。藏，守也。德，常度也。不止，犹不改也。若天气亢于上，则日月不能明照，而邪气充塞太虚矣。天明之明，作高明说，犹亢也。旧解谓：大明彰则小明隐。夫天之明，即日月之明也，岂有日月不明而天独明之事？且又何所分于大小乎？天气闭塞，不下交通，地气上腾，蒙冒日月。如是者，天地不交，阳亢阴郁，必见满天云雾，不化精微。云雾之精，即白露也，不能下而交通于地，不能旁敷于万物。表，如表海之表，谓广被也。命，令也。当暘不暘，当雨不雨，当寒不寒，当燠

不燠，四时正令不能顺施，有不名木多死者乎？凡亢旱之日，夜必有云，晨必无露，土燥尘起，草木苍干，此人之所共知也。盖人之身，身半以上，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地气主之。升降不利，清浊不分，渐成上盛下虚之病矣。是皆白露不下，正命不施之患也。以白露譬人身真阴，义最可思。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真

成者，圣人之道成也。登天，即天位，为天子也。鼎湖之事，乃秦汉诸儒附会之谈，古无是说，岂可援为注释？且果上升矣，下文乃问于天师句，何以接得上？殊不知此即舜典乃命以位之义耳！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四气调神

生气通天论曰：肝为阳中之少阳，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脾胃为至阴。此五脏阴阳本体之真气也，与六经之三阴三阳，因人身左右前后之部位起义者，迥不侔矣。上文逆春气少阳不生，逆夏气太阳不长，则秋当作少阴，冬当作太阴，上下文义始贯。前人多忽略读过。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
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
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
天气 生气通天

自古，犹从来也。言从来所谓通天者，万物生生之本，莫不本于阴阳。故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充塞九州，而人在气中，其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也。天气，即阴阳也。王启玄以“其气九州九窍”为句，既嫌穿凿，而吴鹤皋以“自古能天者生”为句，“之本本于阴阳”为句，无理特甚！

男子如蛊女子如媚 《灵枢·热病篇》

怚者，阻之讹也。《甲乙经》引此作阻。《脉经》有肝中风者，令人嗜甘，如阻妇状。是明明以阻为妊娠之称矣。谓妊娠则经阻不下也。故妊娠之病曰恶阻，谓恶作剧于阻妇也。丹溪解为呕恶以阻饮食者，谬矣。马注径作怚解。考字书无“怚”字，揣其注意，颇似“怛”字之义，穷凿极矣。张隐庵起而正之，宜也，惜未见《甲乙经》耳！又见《太素》作妲，尤非。

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
五脉气少胃气不平

用心省真，谓用心太过，省其真气也。省，即损字，犹邪即斜字。思虑不节，则心之真阴为其所耗。心为十二官之主，而脾者孤脏，以灌四旁者也。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脾有病则五脏不安。《脉经》有曰：忧愁思虑伤于心者，其脉必弦。故太阴脏搏者，因用心以省其真，脾不能输精于五脏，而五脉气少，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胃气不平也。气少与不平，即气不冲和，而脉弦之义也。旧说未妥。

阴阳结斜，多阴少阳
曰石水少腹肿

阴阳结，为句，谓尺寸皆紧也。斜字，为句，谓脉形低昂，即多阴少阳，关前浮少，关后沉多也。《大奇论》所谓肝肾并沉，为石水是也。此阳虚阴结，后世所谓单腹胀者，故曰少腹肿也。前人每论单腹胀，未尝指为即石水。注：石水者，亦未尝言即单腹胀。盖因不知是石水，故立单腹胀之名耳！石者，坚也，冷也。

反仰其手

《脉经》有脉深伏不见，反仰其手乃得之之文。前人不知反仰之义，竟有解作覆手者，殊不可通。窃思此所谓伏，非真伏也，乃沉之

极也。凡诊脉，皆仰置其手；反仰，谓将腕高枕，而手掌反折垂下，于是筋脉为之牵引绷急而挺起矣，故沉者亦外见而可诊也。

应天者动五岁而右迁
应地者静六期而环会

此数语，旧解皆未甚明晰，其实乃极浅之语。所谓应者，主三阴三阳之六气言也。天地以干支言，非司天司地之谓也。应天者，谓六气之合于天干也。如甲年起太阳，行至五年，必右迁一步，而始复起太阳，甲与太阳，不复相值也，故曰动；应地者，如子年起太阳，行至六年临午，再六年而复临子矣，其数有定，而无所参差也，故曰静。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此谓天以地之六为节，地以天之五为制，互相节制，而不得相值。地周于天，六期乃备，天终于地，五岁已周。二语乃明其不相值也。不相值而相生相制，变化其中矣。故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张景岳解得最好。二句亦无深义，只以明六气所以有二火之义也。

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　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为身热、无汗；滑者阴气有余也，为多汗、身寒

前人多以此三句连续，殊觉脉证不相属，而下文诸过者，亦嫌突起而无著也。予以上二句为一段，以下五字连下文“诸过者”读，属下滑涩寒热为义。其义即《通评虚实论》所谓肠澼下脓血白沫者，身热则死，寒则生；脉涩则死，滑则生之义也。上二句前人亦未剖析透彻。夫气之动于脏也，如弓弩之发。若里脉有病，则气初发之处，即为之阴滞，而脉之应指必软弱矣。今其脉迫促而数，搏滑而动，是其气已涌至于表，因表脉有阻而不得畅达，故有此郁勃之象，而仅偶间一至软弱而代也。数音促，不音索，旧读去声者误。代之本义为弱，详《平人气象论》，后人专释为止，是不读《内经》之过也。

折　齿

《金匮》备急丸方下，有若口噤亦须折齿灌之语。后世方书，有谓口噤不得入药者，打去一齿灌之，其义盖本诸此。其实《金匮》之意，非谓打去一齿也，只是撬之使开耳！齿根上连于脑，内应于心，敲之即痛彻心脑。口噤本是心气闭塞，若再使痛气入心，不速之毙乎？

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

此数语，虽无深义，而有新感与伏气之殊。前人辨论纷纭，读之迄不能令人心意朗豁者，空谈不切事情也。以己身所未见，天下所必无之事，而大言不怍，强作解人，是何意耶？详玩语气，阴阳二字是指表里之部分，非指风寒温热之气化也。何者？其意是专辨伤寒有此两途，非两辨伤寒、温病之异也。凡感于风寒而即病者，皆因发热，而始恶寒，未见有不热但恶寒者。即初时爪尖略形厥冷，不过片刻之事，临诊之时必已发热，岂得谓之无热、未发热耶？惟伏气之病，激于时令之气而发者，或早恶寒而夜发热，或夜恶寒而早发热，更有迟至一日以外者，以寒邪内伏，至春初阳气当升，邪阻其道，二气相争，荣卫不通，遂见恶寒，待里气奋达于表，始见发热。故发热、恶寒，一时并见者，即已发热之谓也。是新感风寒，病起于表，故曰发于阳；无热恶寒，久乃发热者，即未发热之证也，是伏邪内动，病起于里，故曰发于阴。

凡伏气之病，发于里者，有寒热两途。热即寒邪入郁而化热者也。其人若真阴充裕，寒

虽久伏，不能化热；若真阴不足，虚阳亢燥，遂发为春温、风温之病矣。其初起皆不即发热，而治法之寒热虚实迥异。仲景是专指伏气寒病也。近人如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辈，止知有伏气之温病，而不知有伏气之寒病，皆揣理而谈，未尝征之实事也。汪幼纯所说汗病之事，即伏气之寒病也，详见第四卷证治类中。

两“愈”字，乃半面之词，若至期不愈，即不可为矣。如辨脉云：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反沉迟，故知愈也；里有病者，脉当沉细，今反浮大，故知愈也。《千金方》引此文而申之曰：若不愈者必死，以其脉与病不相应也。即此义也。愈，非痊愈也，只是邪气至此，当已尽头，不能再进，而可渐退也。“六”、“七”两字，前人见原文有阳数、阴数之语，莫不滑口读过，未尝深考其实。夫病之愈也，必藉于气，六、七数也，何与人身之气耶？鄙见此当指人身之形层言也。刘河间曰：天地自太虚至黄泉，有六位；人身自头至足，有六位；而胸腹之间，自肺至肾，亦有六位。是人身形层之表里，显有六分也。故发于阴者，自里而表，六日传至极表，而邪气散矣；发于阳者，自表面里，六日行至极里，为里分正气所持，不得久留，越一日而邪气始从三焦消散，故阳病转比阴病多一日也。原文阳数七、阴数六者，即以里必行至六，而邪乃衰；表必行至七，而邪乃衰也。不然，阴阳之数，四、五、八、九皆是也，且五、六尤有合于脏腑之数，何独取六、七耶？

《内经》寸口内外分配脏腑

《脉要精微论》曰：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此固显然寸口分配脏腑之诊法矣。其内、外之义，有以浮、沉解者；有以前、后名半部解者；有以内、外两侧解者。总之，浮也，前也，外侧也，皆属阳，当以候腑；沉也，后也，内侧也，皆属阴，当以候脏。而经文相反者，何也？尝思之矣，外以候经络之行于躯壳者也，内以候气化之行于胸腹者也。如尺外以候肾，是候肾之经气外行于身者也；尺里以候腹，则指定腹内矣。左外以候肝，是候肝之经气外行于身者也；内以候膈，则指定膈内矣。右外以候肺，是候肺之经气外行于身者也；内以候胸中，则无与躯壳之事矣。左外以候心，是候心之经气外行于身者也；内以候膻中，则直指心体之处矣。即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亦非以脏腑分也。候胃，候其经气之行于身者也；候脾，候其气化功用之行于里者也。又云：前以候前，谓关前候胸腹也。主阳明、冲、任；后以候后，谓关后候脊背也，主太阳、督脉。是推广上义，以寸、关、尺三部之正位，为脉之中段，以候身之中段矣。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是更推广于寸之上、尺之下，以分候躯壳之极上极下矣。人之一身，四维包中心，故以内外言之；两头包中段，故以上下言之；两面夹中间，故以前后言之。可知寸口之部位，其分配有三：一以浮沉候表里也；一以关前关后候身之前后也；一以寸上尺下候身之上下也。李士材以内外为前后各半部，谓脏气清，故居上；腑气浊，故居下。此不但自古无人用此诊法也，即士材亦岂能据此为诊乎？且胸、膻、膈、腹，又何能专指以为腑乎？

尺内，谓尺之正部也。两“旁”字，与下文竟下之“下”字同义，谓两尺之后也，不在正位，故曰旁也，非两侧之谓。季胁，即赅在少腹、腹、股之中者也。经先提而言之者，盖古人诊脉下指，是先定尺部，再取关、寸，故曰中附上、上附上，非如后世有高骨为关之说，先取关而后定尺、寸也。膻中者，

心体四旁之空处，在肺叶所护之内也。胸中者，肺前空大之处皆是也。经意盖即以膻中为心，胸中为肺，膈为肝，腹为肾矣。六腑各从其脏也，而三焦之空处，亦举赅于其中。于此征经文措词之灵而密。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喻嘉言改秋伤于湿为伤燥，在喻氏不过借证秋燥之义，而擅改经文，则谬矣。夫湿非燥之讹也。《素问》水热穴论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阴气初胜，湿气及体。盖四时五行之递嬗也，惟土湿与金清相递太急，湿令未衰，而清敛之令已至，故其始湿虽盛而气外散也；及秋而湿乃敛入体中矣，及冬而阳气又入矣。阳湿相激，故咳嗽也。若是伤燥，秋即当嗽，不待冬矣。其所制清燥救肺汤，亦治秋燥，非治冬咳之燥也。

燥为次寒，其气属金，其象为干，为坚，为降，为清析，为锋利，皆金之正令也。若热燥，是挟火在内，与寒燥相对待，不专于金也。喻专以热言燥，则水泽腹坚，又何以说之？

与友条论读《伤寒论》法

伤寒，非奇病也。《伤寒论》，非奇书也。仲景据其所见，笔之于书，非既有此书，而天下之人依书而病也。其三阴三阳转变之处，前人往往词涉硬派，一似暗有鬼物，指使邪气，如何传法，并不得如何传法。读者须消去此等臆见，每读一段，即设一病者于此，以揣其病机、治法，而后借证于书，不得专在文字上安排。

第一须辨伤寒为何等病。此本四时皆有之病也，但三时多有挟温、挟湿、挟燥、挟风之异，其气不专于寒，其肤腠疏松，初伤即兼二三经，再传而六经已遍。惟冬时腠理固密，寒邪必先伤皮肤，以渐深人，故谓三时伤寒治法不同则可，谓三时无伤寒则不可。仲景是专论冬时伤寒，惟即病于冬，与迟病于春，中多相间错出，未曾分析。其迟病于春者，亦系专指寒病，未及化热者，与《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旨不同。前释发阴、发阳篇，可参看。伏气二字，本不必过于深求，今日感寒，今日即病，固即病也；上月感寒，下月始病，亦常有之事，谓之伏气可也，谓之即病可也。岂得一言伏气，便有许多奇怪？

第二须辨论中寒热二字为何等气。寒者，天地之邪气也；热者，人身之正气也，为寒邪所束，不得宣发，郁结而成；与寒邪是两气，非寒能化热也，与温热病伤于天地之热邪者不同。寒邪既散，即当阳气伸而热解，其有不解者，正气久困，经脉凝滞，不能自运，抑或误治使然。

第三须将“传”字看得活。非邪气有脚，能自初中转变，步伐正齐也。病证变见何象，即为邪伤何经。如少阳主行津液，津液灼干，即少阳证；阳明主运渣滓，渣滓燥结，即阳明证。读者须思何以头痛、呕吐、晕眩、胁胀？何以大便秘结、潮热、自汗？不得浑之曰邪入少阳故尔也，邪入阳明故尔也！当在气化上推求，不得专在部位上拘泥。

第四须辨初伤有三阳，有两感，有直中。太阳行身之后而主表，其时阳明、少阳决无不伤。《内经》曰：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中于阳则溜于经，中于阴则溜于腑。即仲景所叙太阳中风，鼻鸣，干呕，岂专太阳？但邪在大表，治法不外麻、桂、葛根，故不必多立名色。两感、直中，皆因其人阳气之虚，或邪气之猛也。太阳少阴、阳明太阴，皆有两感；少阳厥阴，两感殊少。直中亦然。少、厥两感，即阳气蔑矣。直中与两感不同者，两感是一阴一阳同病，其邪相等；直中是邪甚于阴也，其阳亦断无不伤。但阴分之病，较较感为急。

第五须识伤营伤卫，不能判然两途。仲景风则伤卫，寒则伤营，只略叙于麻黄证中，不过分析风、寒所伤之偏重如此。其意侧重

在寒，是串说，非平说。况夫中风脉缓自汗，汗即营也，营液外泄，桂枝汤是充助营气之剂；伤寒脉紧无汗，是卫气为寒所拘，麻黄轻迅，是过营透卫以开表，其力正注于卫。何得谓风伤卫不伤营，寒伤营不伤卫？更何得以此劈分两大纲？

按冬月腠理闭密，寒邪以渐而深。初伤皮肤，只在气分，此时发之，不必得汗，其邪自散；次伤肌肉，乃在津液，邪与汗俱，汗出邪退；次伤经脉，乃入血分，即入经脉，则或窜筋骨，或溃三焦而据脏腑，亦有已及筋骨，而仍未入经脉之中者，故三阴亦有表证可汗也；既入经脉，必连脏腑，非可专恃汗法矣。其未入经脉时，所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及三阴病者，只是三阳三阴之部，非经也。与第二卷《三阴三阳名义》篇参看。

第六须辨寒热传化之机。初伤固总是寒，日久有寒邪内陷者，是其人本内寒也；有寒去热不解者，是其入阴不足也。寒邪内陷必下利，即所谓阴传太阴也，其实即阳明之下陷耳！继即少阳之气陷，继即少阴之气陷，至厥阴肝气亦陷，无复生机矣。始终总不离乎下利，若利早止于厥阴未陷之前，即不得死；止于厥阴已陷之后，息高时冒，阴气竭矣。热气不解，必秘结，必自汗，即所谓阳传阳明也。此时太阴之津液，必已亏矣，治之失法，而少阴之精又亏，厥阴之血又亏，始终总不离乎秘结。非邪至阳明，即无复传也，总不离乎阳明耳！

第七须识伤寒、温病，始异终同之说不可执也。此只说得热传阳明一边，其寒传太阴，迥乎不同。伤寒有寒死证，无热死证。阳明内实，非死证也；其有死者，皆由误治。若温热病，则有自然一成不变之热死证。

第八须识合病、并病之中，有真假之不同。前人分别合病、并病，语多牵强。当是两阳同感，谓之合病；由此连彼，谓之并病。更有邪气未及彼经，而彼经为之扰动者，其见证必有虚实之不同。如素胃寒者，一伤于寒，即口淡，即便滑；素阴虚者，一伤于寒，热气内菀，即喘喝，即口渴。岂真邪传阳明太阴耶？但散其寒，诸证即瘳；亦有略须兼顾者，必其内虚之甚，预杜邪气内陷之路也。

第九须求寒热气化之真际。六经传次，本不必依仲景篇次也。无如前人越经传、表里传等语，说得过泥，并未靠定各经，切发其所以然。如少阳主经脉之津液，经脉灼干，即见少阳证；太阴主肠胃之津液，肠胃灼干，即见太阴证；阳明主肠胃之渣滓，渣滓燥结，即见阳明证；厥阴主筋膜之津液，筋膜枯索，即见厥阴证；少阴主下焦之气化津液，津竭气散，即见少阴证。此从热化也；从寒化者，阳气不足而下泄，寒水淫溢而上逆，总是何脏受伤，即何经见证。

第十寒化热化，各视本体之阴阳虚实。此语浅而极真。论中误汗后，有为内寒者，有为内热者；误下后，亦有内寒者，有内热者。若执过汗亡阳、过下亡阴之例，便不可通。故读者以随文生义为贵。夫六经乘虚而传，寒热随偏而化也。

第十一须知表里之说。有形层之表里，有经络之表里，有脏腑之表里，有气化之表里。形层即前所谓皮肤、肌肉、筋骨，所谓部分也。邪在三阴之部，里而仍表，仍宜汗解；邪入三阳之经，表而已里，只有清化，即和解也。少阳半表半里，亦有数解；以部位言，则外在经络，而内连三焦也；以气化言，则表里未清，而里热已盛也，总是气化燥结之象。与第四卷《少阳三禁》篇参看。

第十二须知手经足经，并无分别。足经部位大，邪气在表，尚在经脉之外，其气是一大片，故见足经证；邪入经脉之中，反多见手经证矣。大抵足经证见者，多在躯壳之外；手经证见者，多关脏腑之中。足证有在经者，手证绝少在经也。经者，身形之事也；脏腑者，神明气化之事也。

第十三须知三阴三阳，只是经络表里之雅名，于脏腑气血之阴阳，不相涉也。若谓

邪入三阳，即为伤阳；邪入三阴，即为伤阴，则差矣。《内经》心为太阳，肝为少阳，肺为少阴，肾为太阴，脾与六腑为至阴。此以气血清浊言之，今人已不讲。其实各经各脏各腑之中，各有阴阳。此说甚长，细读《内经》，自能辨之。

第十四读书须知阙疑。论中叙证，有极简者，有极繁者，有方证不合者，有上下文义不贯者。一经设身处境，实在难以遵行，安知非错简、脱简耶？不必枉费心机，以俟将来之阅历。即如少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黄芩汤；太阳误下，利不止者，此协热利也，承气汤。此必内有伏热，三焦肠胃秽气郁浊，颇似温病之发于伏邪者，于伤寒自利，及误下而利者，殊不合格。又太阳误下结胸，正宜兼开兼降，以宣内陷之阳，而开邪气之结，乃反用甘遂、巴豆以重泄之，是以一误为不足，而又益之也。又太阳、阴明合病，自利者，葛根汤；不下利，但呕者，葛根汤加半夏。既不下利，何以仍用原方？是原方只治合病，并非治下利也，前文何必特署下利字样？此类宜详思之。前人只说三阳合病，皆有下利，绝不说合病所以下利之故。此之谓半截学问。

总之，读《伤寒论》，只当涵泳白文。注家无虑数十，以予所见二十余种，皆不免穿凿附会，言似新奇，莫能见之行事。鄙见只当分作四层：曰伤寒初起本证治法；曰伤寒初起兼证治法；曰伤寒日久化寒，并误治化寒证治，曰伤寒日久化热，并误治化热证治。其霍乱、风湿、食复、劳复，以杂证附之。再参之陶节庵书，及各家论温热书，互相考证，庶于读书有条理，而临诊亦可有径途矣。盖经脉部位，与夫形层表里浅深之事，固不可不讲，而究不可过执也，着力仍在气化上。此书在唐以前，已非一本，其章节离合，本无深意，读者只应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牵扯上下文，积久自能融会贯通。

《读医随笔》终

市隐庐医学杂著

〔清〕　王严士　　著

《市隐庐医学杂著》提要

清·王德森著。德森，字严士，又号鞠坪，江苏昆山人。先生自序云：自幼涉猎医书，窥测《素》、《灵》微旨。家人有恙，藉以疗治。亲故见招，不能固却。遂弃青毡，二十年来，渐深阅历，爰抒心得，用告病家云。其首列苦口婆心语，论湿温证用药之误，麻证喉痛误以喉症治之必死说，急慢惊风辨，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产后以甘温退虚热说，为虚弱人及幼孩治实证，遇当用克伐之药者宜早宜重说，小儿难治之症有四说，夹阴证邪说害人论，阴证忌用寒凉说，血证不尽属火论，喉证亦有阴寒论，暑病有宜用参者论，伤寒正名论等篇。爰抒心得，穷原竟委，阐解详明。炳章重为校勘，增以评注，阐发未尽余义，似觉更详且备矣。

赵　叙

岁寒居士，夙好儒书，素研医术。不因人热，靡顾世非，随证处方，惟求其是，往往奏效甚奇。一日，出示所撰《医学杂著》一卷。荡涤肤辞，独标精义，针砭痛下，药石交投。虽全豹未窥，而一斑已见。余因怂恿登梨，出以问世。所谓医行仁术，亦恻隐之心所不能已耳。岂以求名哉？

癸丑初夏扬子赵永年谨叙

题　词

叔和家学传三世，彦伯奇方聚一龛。垂老著书耽市隐，不将鸿宝例淮南。保赤应在养老先，人心慈孝本同然。请将彭氏延年术，并入庄家福幼编。非关人世亦炎凉，心气元来自感伤。省识性情中有药，医和医缓具真方。多君一片活人心，三绝韦编字字金。对客不妨弹古调，天涯到处有知音。

癸丑俗佛日拳石山人谢逢源题

弁　言

不佞父兄师友，莫不知医。自幼见闻，略识门径，中年以往，糊口四方。稍稍涉猎方书，窥测《素》、《灵》微旨。家人有恙，藉以自治。亲故见招，不能固却。世方多故，遂弃青毡。二十年来，渐深阅历。爰抒心得，用告病家。不能阿传时流，安敢背违先哲？亦聊资考镜云尔！

玉峰岑居士书于吴门市隐庐时在癸丑清和月

《市隐庐医学杂著》目录

苦口婆心…… 707
论湿温证用药之误…… 711
麻证喉痛误以喉证治之必死说…… 711
附录天保采薇汤方…… 712
急慢惊风辨…… 712
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 712
产后以甘温退虚热说…… 713
为虚弱人及幼孩治实证遇当用克伐之药者宜早宜重说…… 713
小儿难治之症有四说…… 713
夹阴证邪说害人论…… 714
阴证忌用寒凉说…… 715
血证不尽属火论…… 715
喉证亦有阴寒论…… 716
暑病有宜用参者论…… 716
伤寒正名论…… 716

市隐庐医学杂著

清 昆山 王德森严士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评

苦口婆心语

古语云：对病发药。然则，药之当中乎病也，明矣。夫病有寒热虚实，即药有温凉攻补，汗吐和下。苟中乎病，病自去矣。从未有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乃病家习闻其说，以为此稳当之方也。医者乐藏其拙，以售其欺，亦以此为稳当之方也。于是乎桑、丹、栀、豉等味，不待摇笔，而已毕集于腕下矣。不知此数味者，病轻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无害也。倘病必以药愈者，而仅以此投之，迁延日久，使病益深，愈治愈坏，至不可起，谁执其咎。无如积习既深，牢不可破，即有对病之药，怯者惊焉，愚者惑焉，妄者议焉，忌者谤焉。此病之所以不可治也。

炳按：桑叶辛凉泄表，去风泻火。丹皮辛苦微寒，入手足厥阴，泻血中伏热，治中风惊痫，除烦热，退无汗骨蒸，为吐衄必用之药。山栀炒黑苦寒，泻心肺之邪热，治心烦懊侬不眠。考：桑叶轻清，治上焦气分，主治风热，即风温也。古方少用。至于丹皮、山栀两药，仲景方用者非一，何可泥定三物必不可用？执哉！

最可怪者，不问何病，皆称发疹，皆用豆豉、豆卷以表散之。至十数剂不止，必使病者汗出如浆，舌黑劫津，神昏热陷。不得已，乃用紫雪、至宝等丹以开泄之，而不可救矣。夫偶感发热，膈间烦闷，清其热可愈。何至必出疹子？其所以必曰出疹者，盖以此哄吓病家，欲用豆豉等味耳！岂知豆豉、豆卷，近皆用麻黄汤制，与古人之桑叶，井华水制者，温凉迥别。如果出疹，而以麻黄温之，可乎不可，此温证之所以转展必重也。且其所指为疹，皆痱子俗名痦子耳、蚊迹耳，水晶虚痦耳。故不曰斑而独曰疹者，取其易于混淆也。不然，疹由热而发，必当清里热，必不当温散以助热。古方俱在，本草可稽，奈何以豆豉、豆卷奉为治疹无上之妙品哉？

炳按：豆卷用麻黄浸渍，《吴医汇讲》中亦有此说，然亦是耳食也。邵步青《四时病机》载：一味豆卷汤，治湿病一身尽痛，服之得汗，热解痛去，用之有效。淡豆豉咸寒解热，与葱白头、苏叶同用则发表；与人中黄、银花同用解疫毒；与薤白同用治痢；与鲜生地同打名黑膏，治热入营分，液干不能作汗，以养阴济汗。以上皆凿凿可验之法，莫轻视豆为无用之物。如产后之豆淋酒，能治产后虚邪身热，得汗热解。菜中黄豆芽，生外症人误食，其发如鸡鱼。此格致变化之不可思议者。

今有以伤寒名家者，见人两三日发热，必指曰：此伤寒也。及视所处之方，则仍豆豉耳、豆卷耳；不然，则牛蒡耳、蝉衣耳；又不然，则浮萍耳、桑叶耳、枇杷叶耳，佐之以陈、夏、薏、朴，进之以石斛、沙参，而其技毕矣，其术穷矣。其病亦将不可为矣。然尚有背水之一战，曰紫雪丸、濂珠粉、至宝丹、牛黄丸也。

炳按：此言温证，何等温病也，亦不指

明。至疹子乃时气温病，热入营分则发疹，疹与肤平，周身密密。痧子则幼稚为多，形如疹子，而肤扪之头粒微尖，乃风热由肺胃气分、传入营络而发。

白痦形如灌珠，晶莹光亮。初病即见，乃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日久热不解而发白痦，邪虽欲从外达，气液已伤，必得甘濡养中。疹色不可紫萎，白痦不可白如枯骨。疹子、痧子发透，热减神清，胸闷松，咳嗽畅，神安有寐为吉。若烦扰不寐，气粗为喘之兆。胸闷热焦灼，皆属危险难治。透疹方分寒暖，痧子亦然。未见必用豆豉、豆卷。且二药各自为主，断无连类而用者。

不知伤寒之论，倡自仲景。伤寒之方，亦传自仲景。治伤寒者，宜必宗仲景矣。伤寒解表之剂，则有桂枝、麻黄、葛根、柴胡等汤。伤寒清里之剂，则有芩连、白虎、承气等汤。伤寒利湿之剂，则有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汤。伤寒温中之剂，则有四逆、理中、真武、附子等汤。今伤寒家皆不用也。

炳按：罗谦甫治冬温，谓秋燥余气，上刑肺金，阴气先伤。故邪得入少阴之经。盖温则气泄，寒则气收，二气本相反也。用葱豉汤加枇杷叶、杏仁、象贝、花粉、甘桔。若先冬温，严寒外束，身热喘嗽，面目浮肿，喉中介介如梗。惟仲景麻杏石甘汤一方，散表寒，清里热。因先生大恶轻清之药，故引此比例。

仲景《伤寒论》入手说：伤寒营无汗，发表用麻黄汤；风伤卫有汗，用桂枝汤解肌；风寒两伤营卫，烦燥汗不出，用大青龙，风寒双解。此言太阳经病证方药。葛根，阳明表药。柴胡，少阳和解药。清里，芩、连清心胃之热。白虎，清阳明经热。承气，下阳明府滞以下邪热。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汤，是利水之剂。理中、温中。四逆、真武、附子等三方，救逆法。今病非正伤寒，不当用此法，故不用也。

而独用一栀子豉汤。不知伤寒方中之栀子用生，用以探吐，非用以发汗。后世改用焦栀，已非古法。然以之清肺泄热，亦属治温良品。近世复易以麻黄水制之豆豉，则药性大变，利害迥殊。而伤寒家偏视为不祧之俎豆。如果伤寒在太阳经，用以代麻黄，虽非正法，尚为无害；至传入阳明，即不可用矣。况用以治温热乎？乃何以不论有汗、无汗与汗多、汗少，又不论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淫，喜、忧、怒、思、悲、惊、恐之七情，并不论劳伤、疮疡之杂证，而谓栀豉一汤，豆卷、桑叶数味，可以治百病。而四时皆宜，有是理乎？此非余诬人之言也。请观于药铺中购药之方，其不曰发疹子者有几，不用此数味者有几，亦可以哑然失笑矣。

炳按：炒黑栀用以除烦解热，使心肺之邪，从小便解。亦无医以栀豉作表剂观者，豆豉不用麻黄汤浸渍，不必哓哓不休。亦未见吴医不论温病六气七情，有汗无汗，汗多汗少，三因内外，而皆用栀豉汤。豆卷、桑叶，可治四时百病者，真诬人矣。无其实事，先生亦当哑然自笑也。

或曰：诚如君言，病必无发疹乎？曰：否。夫轻者为疹，发于肺；重者为斑，发于胃。此皆肺胃热毒所蕴。不然，则为温燥之药所迫而出也。然而此症亦不多见，治宜用石膏、犀角、生地、元参、升麻、大青等味，以清火透斑化疹。仲景之白虎化斑汤，《活人》之元参升麻汤，节庵之青黛消斑饮，皆治斑疹之祖方也。何一不用清凉化毒之品，何一方用温散发汗之药。今人一言斑疹，皆曰凉药不可服，服则遏住斑疹不能出。病家熟闻其言，深信不疑。医者遂大书特书其豆豉、豆卷，病者亦大吃特吃其豆豉、豆卷。至轻者重，重者死，至死犹曰汗未畅出也，斑疹未透也。呜呼！本不当汗，而必欲劫其汗；本无斑疹，而必欲发其斑疹。以胶柱鼓瑟之人，行刻舟求剑之术，虽欲不死于其药，其可得耶？当其未死，或有以石膏等味进者，病家必大诧而不服其药，群医必侧视而起，以为嫁祸之地。

至万无可为，而始稍稍与服之，则药误已深，药力不及，卒不可救。遂交相诟病，引以为戒。众口一辞，莫能与辨。人谁肯坏一己之声名，为不甚关切之人，力战群疑，以救其垂死之性命哉？则亦惟立而视其死而已矣。

然则，病家何以不悟耶？曰：有故。病家所闻者，无非发疹也，表散也，多出汗也。而此外则从未闻也。此医曰然，彼医亦曰然。此方是药，彼方亦是药。即亲友之涉猎方书者，亦与时医之所见略同。聚蚊成雷，积非为是。安望其能听之聪哉？是故居今之世，而欲医道之行，非曲意徇人不能。然而稍有学问志气者，必不肯为。人且嫌其固执矣。而巧言令色，阿意曲从者，于是乎名誉日隆，而声价日高。不任其责，坐收其利。中人以下，谁不乐为？彼贿通奴婢，交结师巫者无论已。举世皆然，焉得不受其欺哉？徐洄溪曰：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岂不然乎？

夫人精神充足，气血和平，是谓无病。焉用服药？至于服药，必有偏胜不举之处。医者便当视其所偏之处而补救之，使之适得其平。温凉攻补，随病而施，无所成见，期于中病而已。岂容狐疑首鼠哉？譬如剧盗，当剿不剿，盗将不可制矣；譬如饥民，当抚不抚，民且亦从乱矣。今之治病者，无乃类是。更有一种医中之乡愿，专使药中之奴婢，不温不凉，不攻不补，以为趋避逢迎之术，病家每乐与之周旋。岂知药不能杀人者，必不能起人于死而生之。迁延贻误，何独非杀人哉？且夫世所谓能杀人者，石膏、大黄、麻黄、肉桂、附子、人参之属也。今皆屏不敢用，即有引用古方者，但取其一二不关紧要之味，谓师某法，用某方，其实未尝师其法，用其方也。并有不知其全方者。如旋覆代赭、竹叶石膏、小柴胡等汤之不知其人参。黑膏汤之但知有生地、豆豉二味，不知又有猪肤、雄黄、麝香三味也。载在《外台秘要》以治阳毒发斑。他若温而兼补，则如理中汤之以姜附合人参也。清而兼补，则如白虎汤之以石膏加人参也。散而兼补，则如清暑益气汤之以升、葛合参、芪也。寒温并用，则如泻心汤之芩、连、姜、附，左金丸之黄连、吴萸是也。表里两解，则如大青龙汤之麻、桂、石膏，白虎汤之加桂枝、柴胡是也。汗下并行，则如大柴胡汤之柴胡、大黄，又如柴胡加芒硝汤、桂枝加大黄汤是也。更有如清热燥湿之用苍术白虎汤，攻下和中之用调胃承气汤之类，不胜枚举。要在方中乎病耳。何一不可用之药，而故为疑忌乎？今之医者，论药不论病，用方不用药。但云某药太补，某药太泻，某药太温，某药太凉，某药太热，某药太表，某药太散，某药太燥，某药太腻，某药太攻，某药太消。去其偏胜，得其中和，诚无愈于粥饭矣！何必服药哉？此皆不知药为病设，专为补偏救弊之用故也。

于是乎有当用不用以致误者，不当用而用以致误者，有当用而轻用以致误者，有不当用反重用以致误者。误之浅深不同，其为不识病情则一也。今夫病名不同，则治病之方与药，自不得而同。倘谓病寒者不可温，病热者不可凉，病虚者不可补，病实者不可攻，通乎不通。倘谓病寒者反宜凉，病热者反宜温，病虚者反宜攻，病实者反宜补，通乎不能。倘谓病无论寒热虚实，我将以不温、不凉、不攻，不补之药，约略治之，而可尽去其攻补温凉之味，通乎不通。乃不通之论，在不通者闻而信之，原不足为奇。最奇者，号为通人，而亦信不通之语。则无怪乎不通之论充塞乎宇宙，而日杀不辜，无人顾问也。

今设有病热者于此，不问其虚热实热，表热里热，而惟以药汗之，未有不以为宜然者。岂知表有寒可汗。表无寒不可汗，不可汗而汗之，是愈虚其表，而热愈炽也。

本欲清其热，反使增其热，病家亦可以悟矣，然而不悟也。况乎虚热之宜用甘温以退者，更无人能解者乎？有如妇人产后，恶

露畅行，血虚发热，不可汗也。汗之则表虚而热陷；不可清也，清之则热不解而变症杂出矣。芎归、独参、四君、四物、八珍、十全大补汤之所以为产后良剂也。又如小儿病后，脏腑空虚，阴寒发热，日轻夜重，不可以汗，不可以清，与产后同。轻则逐寒汤惊汤，重则加味理中、附桂八味、十全大补等汤，以退虚热。方中且重用姜、桂、丁、附之热品矣。彼但见其外之热，不察其内之虚，孤阳无传，寒极似火，不且诧为怪事哉。虽然，温补之剂，苟不中病，为祸甚烈，不可以不细审焉。当视其色，听其声，察其气，观其饮食，问其二便，验其舌苔，核其脉症，而虚实之热判矣。若在产后，须通其瘀，瘀既畅行，腹不作痛，便当进补。体虚而瘀未畅行者，尤当兼补气血以行之，气行血行而瘀亦行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晓，而医者往往不知，是可怪也！得非病家之多疑忌，故为此畏首畏尾之状乎？不然，则是不识病之虚实也。

伤寒初起一二日，邪在太阳，无汗以麻黄汤以汗之。有汗者名中风，不用麻黄以发汗，而用桂枝以解肌，芍药之酸收，甘草之甘平以和之，仲景法也。今之治风温、湿温有自汗者皆汗之，此何法也？且不用凉散而用温散，或加生地、石斛之滋腻，与病相反，此又何法也？汗之不已，湿与热郁蒸于内，舌必变灰，灰而干燥，固宜存津以救阴。在经宜白虎，在腑宜承气，非独沙参、生地、石斛足以塞其责也。灰而湿润，正宜香燥以化湿，苦寒以泄热。于此而误认为干灰，而以干灰之法治之，谓为防其劫津，岂知湿盛于内，行将内闭，香燥之不暇，焉有湿邪未化，津液先劫之理！若妄以沙参、麦冬、生地、石斛等味，与豆豉、豆卷同剂而投，必至湿蒙热盛，神昏不省，复以犀角、牛黄、紫雪、至宝等品，以引邪入心，而内闭死矣。呜呼！寒也，湿也，风也，湿也，病名既异，治岂得而同哉？自夫人以发汗为治百病良法，而风温、湿温，遂成不治之症。苟初起有不用发汗之药者，病家先已疑之矣。夫湿病无速愈之理，稍淹时日，必更他医，必曰此失表也。急表之，已恐弗及，表之而病益重益危，至不可救，仍归咎于前医之未表，疹不能速发，病家亦深信之，切齿于前医，反自恨不早延后医发散之为误。后有病者，必不敢再延前医，而惟后医之发散是从，虽连杀数人不悟也。是故，杀人而人不知，杀人而名日起，杀人而利愈获，即曰病家迫之使然，然岂竟无天道哉？他日者，以此道杀其家之人，即以此道自杀其身。因种于前，果结于后。勿真谓误人无罪，而操刀妄割也。

余襄客娄东，见死于病者，无非此药，心窃哀之。此苦口婆心语之所以作也。今来郡城，名医林立，当不似吾前之所见，而容或亦有类于此者，病家不可以不知也。苟闻吾语而默察之，亦可以窥破其伎俩矣。己酉秋杪，鞠坪氏识。

今亦有不可解者。苏城之病，无一不是阴亏，无方不用洋参、石斛。即舌苔垢腻，不思饮食，湿阻中焦，而亦以此投之。至脾为湿困，神倦胃呆，则以为虚而补之以人参。及胸膈饱闷，不能进食，又以为虚不受补，而束手无策矣。呜呼！贫家患此，不药可愈；而富室则百无一免，至死犹不知其误。是以医胆愈大，医心愈粗，不必视病，早已胸有成方。一若既为苏人，即不当病阳虚，而必为阴亏者，岂不可笑！然则，苏城药肆中，一切香燥温热寒凉之品可不备，医书中，凡治风寒暑湿燥火之方可尽删。淘如是也，何不悬一滋阴之方于药肆中，使凡有病者皆服之，免得延医切脉，多此纷纭扰攘之为愈乎？嗟嗟！谬种流传，遂成风气，此亦劫运使然，非人力所易挽回。而吾所以哓哓不置者，亦欲使不在劫中者，得吾说而憬然自悟尔。甚矣！苏城之洋参、石斛，与太仓之豆豉、豆卷，用药不同，误人无异，余故连类书之，以告两地之患病者。辛亥初夏，鞠坪又识。

论湿温证用药之误

人有积湿，或因脾虚不能运化，或因喜啖浓肥，恣饮茶酒之故。盖湿蕴则生热，无寒热者，谓之湿热病。先寒后热，有汗而热不解者，谓之湿温证。虽在伤寒门内，不得用伤寒方中治太阳经证之桂枝、麻黄汤，此尽人皆知者也。其脉必濡大而数，其舌苔必白腻转为黄腻，或见湿灰，口虽觉干，不能多饮；或含水而不欲下咽，此因湿盛于中，故不能饮，热胜于湿，故口觉干也。夫湿为病之本，热乃湿所化；然则治湿温者，必芳香以燥之，苦寒以泄之，淡渗以利之，为一定之理，毫无疑义者也。今之治湿温者反是，其方必用豆豉、生地，名曰黑膏汤。欲以豆豉表汗，生地泄热也。不知今之豆豉，不用桑叶制，而用麻黄制，是以热助热也。生地性粘腻，滞痰涎，是以湿助湿也。助之不已，则湿愈盛而热愈炽，时觉口渴，热炽故也。舌苔垢腻，甚至灰黑，湿盛故也。黑为水色。神志昏迷，口多呓语。皆热炽湿盛之见象。医者不知其为药所误，见其昏迷呓语，以为必发疹子，而重用豆豉、豆卷亦麻黄制。等以汗之，不恤竭力以助其热；见其舌灰口渴，以为防其劫津，而重用沙参、石斛等以润之，不恤竭力以助其湿。至此而昏迷愈甚，舌色愈灰，痰涎上涌，命在顷刻，万无生理。医乃手足无措，无以名之，名之曰肺闭，而用紫雪丹、至宝丹、牛黄丸、濂珠粉、乌犀角，一服再服，使湿热之邪，尽引入心包，遂一厥而不复醒矣。岂知湿为阴邪，为浊邪；暑为阳邪，为清邪。清阳之邪，有气无质，可用紫雪等丹开泄而去；阴浊之邪，有气有质，不可用开泄，一开泄则邪陷心包，死不旋踵矣！呜呼！湿温一症，始误于豆豉、生地等之助热助湿，继误于豆卷、石斛等之助热助湿，终误于紫雪、至宝等之引邪入心，以置之必死之地，而岂知湿温本非死证耶。

湿温非死证，而今之患湿温者，往往致死岂非服药之误乎。今夫病名曰湿，即不当以助湿之药以治湿病，虽甚庸愚，必知之也。病名曰温，即不当以助温之药以治温病，虽甚庸愚，必知之也。而病者乃不之知，医者亦不之知，医之有时名者，更不之知，岂不大可怪耶！

且夫湿为阴邪，阴盛者阳必衰，未有阳衰而可以滋阴者也。阴愈滋则湿愈盛，以滋阴者治湿，是犹灌卤于地，而望其燥也。愚孰甚哉！然则如何而可治湿温乎？曰：始未化火，则用朴、术、陈、夏等以香燥之；继而化火，则用连、芩、栀、翘等以苦泄；终而湿降，则用茯苓、通草、泽泻、车前子等以淡渗之，始终不当发汗。盖湿家自有汗，不可再发其汗也；始终不当滋阴，滋阴是以水济水，无益而有害也。无如邪说中人，深入骨髓，愚人无主，听命庸医，忠告之言，茫然不省。吾未如之何已！

尝过一富翁之门，见其倾有药渣，中有金斛，不以为意。既而见有霍斛矣，既而见有鲜斛矣，最后见有铁皮风斛矣。余乃叹曰：当此湿令，病多湿温，投此不已，病其殆哉。未几，翁果死。盖人参与石斛连投，惟恐其津之劫也。然而闻之者，不以为误，一若与其以燥湿生，无宁以滋阴死者。呜呼！滋阴之说，中于人心，虽死不悔。吾安得运万千广长舌，登生公说法坛，使顽石一齐点头哉？

麻证喉痛以喉证治之必死说

麻证，俗名痧子，必兼喉痛。医家恫喝人曰：烂喉痧者，此也。

治麻证之喉痛，与治郁火之喉痛大异。盖麻证风热，其邪袭肺，故必鼻塞涕清，咳嗽眼红，声哑喉痛，面红花杂，身或作痒。一见此症，须用升、柴、前、葛、羌、独等品，提毒祛风透发之，一剂喉痛止，二剂余邪尽矣。若早用寒凉之品，以彻去其皮毛之热，使

麻不能乘汗外达，遂至温邪内踞，欲出不出，毒火上炎，喉咙腐烂。医者不知其为麻也，外吹珠黄以遏之，内服犀、羚、芩、连以制之，使邪无一毫之出路。始若稍安，终必不治，群相诧曰以喉证死。有谓近今喉证以古方治之不效，不如以热药从治者，杀人愈速，不可不知。而不知麻证不早透发，以致毒邪攻喉而死。其实非喉证也，而以喉证之药治之，岂能有效乎？是以治喉痛者，必先辨其是否麻证；如果麻也，用夏禹铸天保采薇汤方加减治之，无不透发而愈者。即喉痛目赤，亦放胆投之，不庸疑虑，屡试屡验。《铁镜》所谓圣莫圣于天保采薇汤，神莫神于天保采薇汤也。大忌寒凉，如犀、羚、芩、连、柏、石、珠、黄之类。倘系喉证由于郁火，则升、柴、羌、独等升提温燥之品，均属切忌。轻者清肺养阴，一剂即痊；重则犀、羚、珠、黄，皆为要品。盖治病贵先辨证，犹之作文，贵先识题。不识何题而便作文，文必不取，所失者仅一己之名。不辨何证而便治病，病必不治，所误者乃众人之命。呜呼！医者奈何以人之命，试我之药，屡误而终不悟也！

炳按：论痧痘前辈陈飞霞有《痧痘金针篇》，论喉痧者，有叶天士、李纯修、高锦庭、计寿乔、祖鸿范、王步山、屠尊彝。陈耕道著有《烂喉疫痧草》，皆可为痧痘喉痧金针。执一夏禹铸天保采薇，以为手到病治，他书皆可不读，我恐误人也不浅。此病之门径未窥，难与之辨，不议。

原注云：光绪二十八年春夏间，以喉证死者，比户皆然，几成大疫。其实真喉证十不得一二，大半皆麻证也。余所见者，麻证为多用天保采薇汤加减治之，无不转危为安。然以此方告人，人反不敢用。有某医者，余尝举以语之。彼笑曰：不必用此，以生军磨汁饮之，可内消耳。余知其不可与语也，遂置之不辨。既而，其家连死数人，皆以此症。问所用药，则惟珠、黄、犀、羚、芩、连、大青等味耳。想必生军汁亦用过不验矣。噫！师心自用，善言不入，为人犹不宜若是，而况行医。吾愿世之讲究卫生者，慎毋一觉喉痛，便延医治，而奉珠、黄、犀、羚贵重之乐，为无上之妙品，以自戕其性命也。王鞠坪识。

附录天保采薇汤方

羌活　前胡　制半夏　陈皮　柴胡　赤芍　茯苓　川芎　枳壳　制川朴　桔梗　苍术　升麻　葛根　藿香　独活　甘草

方内柴、前、升、葛，为必用之药。湿盛者，朴、夏、陈、术，亦不可少。骨节酸楚者，风淫于内也，羌、独为主；倘已化燥，舌上少津，则朴、夏、陈、术等燥品，宜从删减。不可执一不化也。鞠坪又识。

急慢惊风辨

急惊实热，慢惊虚寒；急惊骤发，慢惊渐成。急惊生于壮实之体，慢惊因于不足之躯。急惊之热，如火烧，必面赤口渴，喜冷饮，声壮气粗，大便或闭结，或洞泄，小便短赤而热，甚至四肢厥冷，面色转青，热极似寒之象也。治宜泻火为急。莫妙于夏禹铸之《幼科铁镜》。慢惊之寒，是真阳告竭，譬如隆冬冰合，未易解凝，非用附、桂、姜、椒，断难挽救，况虚阳上浮，亦必发热，其热夜盛朝淡，温和而不烙手，面色桃红，或白或青，口鼻中无莽莽之热气，舌必滋润，苔必淡白，或微红，口不作渴，即饮亦不多，喜热不喜冷，是谓虚热，甚至有唇裂出血，寒极似火者，治宜引火归原，大剂扶正，庶乎有济。莫妙于庄在田之《福幼编》。若误认实热为虚热，而投以温补；误认虚热为实热，而投以寒凉，皆必死之道也。

炳按：此虽陈言，申说有理。

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

产前有病，以安胎为第一义，人尽知之。

不知胎之所以不安者，病为之耳。病不去，则胎不安。虽日用安胎之药无效也。然则欲安胎者，必先审病之所由来而攻去之，病去胎安，其效甚捷。并非安胎之药，却是安胎之方；竟有碍胎之味，反收安胎之功者。此岂肤浅者所能识哉？即如厚朴、枳壳、半夏，皆为孕妇所忌。然湿满气逆者，舍此不为功。甚至大黄、芒硝、枳实、干姜、桂、附，更非孕妇所宜，然热闭寒滞者，非此不能治。昔黄帝问于岐伯曰：妇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对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有故无殒者，言有病者无损乎胎也。亦无殒者，言于产母亦无损也。盖有病者病能当药，药虽有毒，无损乎胎，亦无损于母。然必大积大聚，乃可投之，又宜得半而止，不宜过剂，以伤其正气也。用药者奈何不师轩岐大法，而依违顾忌，俟病日深，致不可救，以卒殒其胎耶！

产后以甘温退虚热说

产后之有寒热，因于感冒风寒者十之二三，因于气血两虚，气虚则阳衰而外生寒，血虚则阴竭而内生热，寒热交作，虚风自动，而痉厥不止者十之七八。果系风寒外感，则必头疼脑胀，项背牵强，畏风无汗，食物变味，当于四物汤中，量加荆、苏等味，以散寒祛风，不可重剂表散。若系气血两虚，误认为风寒而表散之，未有不汗出心悸不寐，而病日益深者。盖汗为心之液，心为血所生，汗愈出则血愈亏，心无血以养，安得不惊悸不寐乎？此百病之所以丛生也。然则将奈何？曰：恶露未清，腹中结痛，按之有块者，治宜去瘀生新，生化汤、佛手散、加味芎归汤，其主方也。恶露既清，时寒时热，腹中安舒，口和知味，舌苔淡白，脉象沉细，而白如纸，唇无血色，白汗盗汗，头晕耳鸣，心悸不寐，皆属虚象，非大补气血，未易挽回。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加龙、蛎、枣、茯，其主方也。总之，瘀未净，则以行瘀为主；瘀已净，则以补血为要。补血之方，必兼补气者，盖气为血之帅，古人谓治风先治血，补血先补气，补血汤之所以重用黄芪也。气行血行而瘀亦行，故虚体之行瘀，亦必先补气血，丹溪为产后无得令虚，当大补气血为先。虽有杂症，以末治之。知其要矣。

炳按：吴鞠通云：老人、产后、小儿、虚人，如兵家无粮之师，利速战。然眼明手快，谈何容易耶？

为虚弱人及幼孩治实证遇当用克伐之药者宜早宜重说

世为虚弱人及幼孩治实证，往往当克伐之药而不敢用，即用亦必踌躇再四，不敢重其分量，药不胜病，同于未用，自以为谨慎，此大误也。不知虚弱人当初病时，其正气尚可支持，不于此时用重药以直攻其病之所在，而一二剂荡平之，以急挽其垂尽之元气，而徐养其将耗之精神，乃优柔不断，养痈成患，甚至借寇兵而资盗粮，坐令正气大亏，攻之不可，补之不能，束手无策，岂非谨慎之误，更甚于鲁莽乎？至于幼孩，或寒或热，或风或痰，或积滞，有不能不用大寒、大温、大散、大消之品者，愈宜早，愈宜重。盖小儿脏腑未充，气体柔嫩，病易实，亦易虚。初病多实，久病多虚，实病不攻，待其虚而攻之，已无及矣。况小儿不肯服药，十有八九；即服，亦不得多，非大剂浓煎，必不胜病。姑息养奸，需为事贼，眼明手快，是在医者，尤在病家，若狐疑不决，首鼠两端，以昏愦为老成，以观望为持重，庸臣误国，亦正类是，岂独时医也哉？

小儿难治之症有四说

小儿气体结实，感受风寒，因而发热，热盛生风，风盛生痰，忽然痉厥，不省人事，此

谓急惊，外治用针用刮，用推用拿；内治用清用泻，用消用开，即能清醒。如阵云四合，雷雨大作，霹雳一声，云开雨止，转瞬晴明，其来也忽，其去也突。故治急惊者，似难而实易。所难治者，厥惟四焉。一曰慢惊。或因先天肾水不充，或因后天脾土不足，脏腑空虚，腠理不密，风寒易感，时寒时热，谷食少进，大便溏泄；或因断乳太早杂食伤脾，或痘后疹后痧后疟后痢后，及一切大病久病之后，正气大亏，皆能成慢惊。而又莫速于大吐大泻之后，竟有一日即成慢惊者，不可不知也。治法与急惊正大相反，莫善于庄在田之《福幼编》，惟温惟补，大剂连进，乃可挽回。稍有迟疑，必不可救。而医家、病家，皆以为奇闻，此其所以难也。二曰痧子。痧子一症，轻者避风，不药能愈；重者辛散，亦可透发。体虚者扶正以达邪，火盛者滋阴以助汗，幼科书在，本不难治。自夫人误认痧子之喉痛为喉证，不用辛散，专用寒凉以治其内，珠黄以治其外，使痧毒不能外达于皮毛，则必上攻于咽喉，竟成不治之症，而难治矣。详见前麻证喉痛说。

炳按：小儿之病，亦难言也。余十五年前，治朱姓子，半夜来请。小儿五岁，面赤身热，脉数大汗，舌亦红，有白虎证见象。但余在外房拟方，连余一日内七医诊视，六用清凉。问药曾吃过否？曰：拣两方已各吃一帖矣，无效也。而片刻泻七次矣。余乃定人参、附子、炒干姜、于术、炙草、茯苓、煨木香为主药。余回家已四鼓后，是方一剂，热退汗止泻定而愈。

三曰痘证。近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一二种痘之人，大都粗工，下苗以外，茫无所知。适或痘不稳顺，及时行天花，急而求方，彼惟以犀、羚、连、芩等一派寒凉之品投之，使血凝气滞，痘浆冰搁，塌陷而死，其变甚速。治法始终当以补气血扶阳气为要义，用药以温补少加发散为首务。庄在田《遂生编》，实为痘科圣书，非他家所能及也。四曰脐风。此症因产时受风，有生下即成者，有迟至百日者，七日内最易犯此，尤宜时刻留心。但见眉心有一点黄色，便是脐风，脐上必现青筋，即速施治，不治则黄至鼻端，不治则黄至嘴唇，不治则鸦声撮口，哭不成声，咀乳无力。急治之，犹或十能活一。治法莫妙于《幼科铁镜》之灯火十三燋，与《广生编》之四等燋法。治之得法，顷刻可愈。余尝亲手试之，非臆度也。以上四症治法，皆详见余所辑《保赤要言》中。今复表而出之，欲使病家知四症虽难治，要皆有可治之法，勿视为难而竟不治也。总之，治得其法，则难者亦易；治不得法，则易者亦难。难易之别，亦视其治之如何耳！

夹阴证邪说害人论

今人于年轻有室之人，一经发热，治之不应，必指为夹阴证，改用附、桂、参、地大热大补之品以杀之。病家亦咎病人之不慎，而不怨医者之误治，故医者乐言夹阴，为卸过之地，而冤死者多矣。有父母者，或归咎于媳，而无可置辨，则衔恨轻生，造孽何可胜道！不知房劳或遗精之后，感受风寒，亦必由太阳经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躁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反用热药！

炳按：房室之后病发热，为夹阴证。然古来不信者甚多。考《张氏医通》、《伤寒缵绪》，有夹阴一条，必外症少腹痛，阳物缩，足胫冷为真。出小建中加减炒制用之。但张云：真伤寒可治，三时之病此者，长沙复生，不能摄指也。有以上见证者，确有此病，虽少腹痛减，足胫已暖，阳缩已伸，仍不能救也。我亲手治之。叶天士云：病前病中夺精者，阴气先伤，如寒时觉其寒盛，热时觉其热炽，此初起也日浅。及病甚化热，津液必易涸也，皆是内虚，阳邪传入阴经，即不死，伤寒偏死下虚人也。古语亦非数剂可愈之症。若用桂、附、参、地，必胸闷作恶，减食烦热，

但大热大补之药，阴虚之体，服之无病生病矣。徐灵胎当时与叶氏争名，著作亦言之过甚，如先生一样耳，读书当具眼目为要，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袁子才句，余甚佩之。

若果真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徐洄溪论之详矣。奉劝医者勿轻言夹阴以害人，病家勿轻信夹阴以自害。按证施治，毋事张皇，庶几天下多一生人，即地下少一冤鬼，亦相得之道也。至于夹阴二字，本属庸人杜撰，置之不辨可尔。

阴证忌用寒凉说

内外两证，皆分阴阳。阳证实热；阴证虚热。实热易治，虚热难疗。若以治实热者治虚热，未有不误者也。然而治虚热者，往往以实热之药误人而不悟。何故？盖实热者，表里皆热；虚热者，表热而里不热。人但见其表之热，即不问其里之如何，概以寒凉投之，以为彼既发热，治以寒凉，人必不能议我，病家亦深以为然，而岂知虚宜补而寒宜温哉？

炳按：药之寒热温凉，即天之春夏秋冬。寒，冬气也；热，夏气也；凉，秋气也。温，春气也。药之大略，如石膏、寒水石、大黄、芩、连、胆草、川柏，皆大寒，冬气也。附子、姜、桂、吴萸、胡椒等热药，夏气也。炙草、黄芪、杞子，温和药品，如春气和煦也；赤芍、丹皮、连翘、栀子等等微寒，秋气也。温热两字，要皆分尝。至子阴证阳证，外科宜分，伤寒时气亦宜分，调理杂证，则一言难尽耳。甘温能治大热，李东垣说也。

若甘温可退虚热之说，固耳所未闻。热则如何而知其虚热，曰：脉必浮大而数，数为热象，而浮大则虚象也。重按不实，中无火也。而红足冷，阳上越也。溲清便溏，神志不乱，则非实火可决矣。奈何复以寒凉投之邪，至如外科之有阴证，其辨尤易，不红、不痛、不肿者，谓之阴证。肿而不痛、痛而不红、不热者，谓之阴证。初起不红肿痛，至五日后渐红肿痛者，亦谓之阴证。瘰疬、乳岩、流注、贴骨、鹤膝、横痃、骨槽、悬核、失荣、马刀、石疽之属，皆属阴虚，尽在阴疽之类。其要在三五日内，察其皮色之变与不变，热与不热，以分其阴阳。不可因其三五日后之发阳，遂误为阳证，而以寒凉之药，逼邪内陷。治法：宜用麻黄以开其腠理，姜、桂以解其凝结，熟地以滋其阴虚。其说详载于《外科全生集》。本无庸赘述，因世之治阴疽者，多用寒凉，故特揭之。又鼠疡、瘘疡，均属阴证，最忌咸寒。如海藻、昆布之类。今人无不用此，名医且然，其他则又何责，叩为长叹息者也。

炳按：昆布、海藻，含有碘质，能散坚结，解凝痰、痰核、瘿病，可与行气化痰开肝药相互而用，不可同阴柔寒凝药同库。

血证不尽属火论

人有感暑伤气，忽然吐血盈碗者，有劳力受伤，逢节吐血者，有伤怒伤肝，冲口而出，一时昏晕欲绝者，有脾不统血，血不归经，溢入胃而吐出者，有感冒风寒，咳呛破络，由肺咯出者，皆为可治之症。惟有房劳过度，思虑伤神，吐心肾之血者，十无一治。其余诸血，皆当审其症因而施治法，或清或温，或补或泻，或攻或散，或和或通，不胶成见，惟病是视，以调其营卫，和其三焦，使气归血附，此引血归经之法也。

炳按：此说蓝本好，尚无语病。惟瘀留不肯复出，必溜入肺脏，而咳嗽变痨，先生未知也。所以吐血之后，一有咳嗽，医治甚难也。

今之治血证者，不问何因，皆称火盛血溢，骤用寒凉之品以直折之，非不暂止，而血未归经，往往变为劳瘵不起之症。不知血

归经，则血行而不吐；血不归经，虽强遏住之，积久亦必吐也。犹治水然，不顺水之性，而宣之使通，乃逆水之性，而防之使止，其有不横决而四溢者哉？是故寒凉之药，用之得当，其效甚速；用不得当，为害亦深，血证其一端也。

喉证亦有阴寒论

治喉证者，不敢用温药，与血症同。不知喉证之因乎风热者十之七，因乎郁火者十之三。果系郁火喉痛，自宜用寒凉之品以折之，挟风者，即当兼散其风。自有白喉忌表之说行，并祛风之药亦不敢用，因豆蔻之为害，而误会牛蒡之不可服，于是乎一见喉痛，不问其为风为寒，一味以犀、羚、珠、黄、马勃、射干、板蓝、大青等极寒极凉之品为方，遂成一篇刻板文字矣。以喉科名者，莫不皆然。并有妄指为白喉以骇人者，岂知白喉之症，因于煤毒，北方专用煤烧，故有此症。南方不常见也。今有忽然喉中作响，响如打鼾，舌色白而不肿，顷刻即死者，人皆不知其为何症，诸书皆称肺绝。近人名为肺闭。其实肾经中寒，阴证喉痹，误服寒凉以致死耳。如服桂姜汤立愈。桂姜汤专治顷刻而起，前无毫恙者，此虚寒阴火之症，非实火也。治法用肉桂、炮姜、炙草各五分，同研细末，共归碗内，取滚汤冲入，仍将碗顿于滚水，掉药口许，漫以咽下，立愈。或以生川附切片，涂白蜜，名三因蜜附子。火炙透黑收贮，临用取如细粟一粒，口含咽津，亦立刻痊愈。又方：无论冬夏，用四逆汤、附子、干姜、炙草。姜附理中等汤。白术、人参、炙草、加姜附。自愈。切忌表散、清降、寒下等剂。如非寒证，误用姜、桂、附，则不可救，是以辨证为尤要。姜桂汤、蜜附片治法，见《外科全生集》；四逆汤等治法，见《良方集要》。因此症最易误治，故特表而出之。

炳按：喉证风热为多，夹痰夹湿夹温，厉有毒毒，种种不一也。寻常有表邪咳嗽，身热脉弦数，头痛，均疏散中参清咽解毒，亦非一味凉剂者，故前人无不以肺胃感风热证，以元散后清立法。《白喉论》初见浏阳张绍修著立五方。其表也，葛根、桑叶、连翘、牛蒡、荆芥、蝉衣。其清也，黄芩、生地、银花、甘草、马勃、青果、土茯苓、石膏，六钱三钱，后子午香室总表获微，连桑叶、薄荷亦忘，所立养阴八柱汤，大生地、白芍、麦冬、元参等寒凉滋腻，抑遏风热，祸害病人，所云服三因蜜附子者，名少阴肾伤寒，急者一两时，不及救也。《外科全生集》、《良方集要》，皆简单引用之书，法除甚小。

暑病有宜用参者论

盛夏酷热，烁石流金，汗出过多，未有不伤气者。内经云：热伤气。又云：壮火食气。故治之必顾气分，补气之药，孰有过于参哉？孙真人生脉散，东垣清暑益气汤，丹溪十味香薷饮，皆人人共见之方，未有不用参者。至人参白虎汤，乃《金匮》中暍门专主之方，《金匮》乃医圣仲景之书，是不足法，更何法也？今人见中暑之症，往往疑为时邪而不敢用，不知四时不正之气，如春当暖反凉，夏当热反寒，秋当凉反热，冬当寒反温，感而病者，谓之时邪。暑乃六气中之一气，本天地之正热，应时而至，人或不慎，感之而病，是直中暑而已。不得混谓之时邪也。竟有霍然撩乱，上吐下泻，汗出如油，阳微欲绝，非重用参、附，不能挽救者。犹记亡友刘南士云：其兄文星，精堪舆之学，七月初，为人相地，在罗店地方，中暑霍乱，吐泻交作，十指螺纹尽瘪，危在顷刻，医尽束手。适有友人周介儒，在其地处馆，视之，以为气虚欲脱也。重用一味高丽参，煎汤服之，吐泻顿止，螺纹尽绽。及南士闻信赶至，已愈矣。皆惊以为奇，而不知非奇也，人特不细思耳。盖文星体素肥胖，外有余者，中气必

不足；又当秋暑方张之日，履地劳苦之事，气之伤也决矣。既经大吐、大泻、大汗，舍参无别法矣。其效之神速，不亦宜乎？或曰：暑天岂无秽浊之气，何可用参以补住之？余曰：此病之所以贵乎看也，果有秽浊，原不可补。不知当大吐泻之后，即有秽浊，亦必尽去，此时不补其气，更有何法可用？况亦有本无秽浊，而仅感暑气，体虚不克支持者乎？奈何执暑天不可用补之说，坐令有可治之法，而听其不治也。

伤寒正名论

今人见发热数日不凉，即混名之曰伤寒。而不辨其为风、为寒、为湿、为热、为温，一例以豆豉、豆卷、牛蒡、沙参、生地、洋参、石斛投之，此大谬也。不知此数病者，虽隶于伤寒门类，皆由伤寒传变，不得混名之曰伤寒，而以冬至以前所发之真伤寒治之。况其所用者，并非伤寒方，且其所视者，亦并非伤寒症，特欲以伤寒两字愚病家耳。《素问》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寒甚则生热也。又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为病之总名。五者乃病之分证。仲景《伤寒》论其始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后乃一一分别治之。有所谓中风者，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是也；有所谓伤寒者，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是也，病自伤寒来，故用桂枝、麻黄之辛温，以祛风而散寒。有所谓湿痹者，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是也。有所谓暍病者，太阳中热，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者是也；有所谓温病者，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是也。其病亦自伤寒来。其方如葛根之辛凉，石膏之辛甘寒，黄芩、黄连、大黄之诸苦寒者皆治之。今人既不辨伤寒症中之为风、为寒、为湿、为热、为温，又不问《伤寒论》中，以何者为主方。

炳按：伤寒正名，剿撮《伤寒论》开场白。引用《难经》伤寒有五语，做一篇文字，实要骂用豆卷、豆豉、牛蒡、沙参、生地、洋参、石斛之医耳。余无自己一言半语，大张医理，逐近谤书。总之，药之酸甘咸辛苦之味，寒热温凉补散消夺等等之性，有是病，即用是药。古来名手，不越规矩，如偏爱偏憎，早用寒凉，抑遏病邪，固属误人；而偏喜补燥，使邪亦不外达，助热化火劫津，亦所不免矣。且著书，此等言语不宜说，因自遇有秽疹未透，可不用牛蒡，温热无汗，不用豆豉，热病化火，不用生地、石斛救液乎？转觉写方时自有抵触。

而惟以豆豉、豆卷、洋参、石斛等味，为治伤寒之良剂，并治百病之妙药，岂不可笑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余愿治病者，必先正其病之名，然后定其方所主。勿混言之曰伤寒，而以无关于伤寒之药误人也。陆九芝先生有伤寒有五论，其说甚详且精，略举其凡，以破夫伤寒愚人之术焉。

炳按：伤寒一症，何人不知，伤寒一书，何医不看。汉后王叔和集勒成书，已后注述阐扬张氏之书，有其名而无其书者，不知凡几，即书尚存，专攻一世，不能尽读，一书莫说多，以四十卷为则，请读三顾，能否上口背出乎？要之既为医，伤寒病理，不可不知耳。

江浙少真正伤寒，故不必泥定伤寒看病。再者，世运日变，两间气化亦变迁，前贤未尽之理，亦须后人纠正。如王安道、刘河间、朱丹溪治四时发热之病，已遍用辛凉苦寒，救济前人辛温香燥之弊。至清代古吴叶先生香岩，阐发治温，又以甘濡立法化邪，其实杭嘉湖亦从此法。王士雄驳吴鞠通《条辨》，病名题旨未清，乃言曰冬伤于寒，至春发者曰

温病；夏至后发者曰热病。冬春感风热之邪，而病者首先犯肺，名曰风温。其病于冬者曰冬温，病于春者曰春温，即叶氏所论者，是亦名时气温病。夏至后所发热病，在《内经》亦曰暑，以其发于暑令也。故仲景以夏月感暑成病者名曰暍。盖暑暍者，皆热之类也。然尚有湿温一条未言，但湿温即湿热也。须分两条，一者其人常伤于湿，因而感暍热为之湿温，病苦妄言，治在足太阴，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前贤主以苍术石膏汤之用苍术、石膏、知母、甘草，但此病不易治。其时令湿热，亦曰湿温，叶氏有论，薛生白有暑湿者，条分缕晰，亦曰湿热病论三十八条。余是附入。伤寒有五，《难经》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而不知为伤寒症有五，一停饮、二伤食、三脚气、四虚烦、五内痈也。同伤寒十二证，一冬温，二寒疫，三瘟疫，四温病，五热病，六风温，七温疟，八湿温，九中暍，十温毒，十一风湿，十二痉病。见清代《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欲正名，亦当知此。

《市隐庐医学杂著》终

叶选医衡

〔清〕　叶天士　　选定

《叶选医衡》提要

清·叶桂辑撰。桂，字天士，又号香岩，吴县人。据柳序云：晋魏以降，医术流为方技，士大夫耻习其业，坠绪茫茫，不绝者如缕。宋政和开和剂、惠民等局以疗民病，今太医院，试其通于《灵》、《素》之理者，授之以官，于是医学稍稍振兴，刘李朱张，各家崛起。金元间，或论温热，或主脾胃，或专滋阴，或任攻伐，家各为说，人持一是，靡所折衷。明代王损庵等诸贤辈出，拾遗补阙，阐发经旨，斯道昌明，于斯为盛。厥后独立门户者，如张凤逵之论暑，吴又可之论疫，喻西昌之补秋燥，张介宾之辨阳虚，皆能于此道中开径自行。至清季叶天士之论温热，其发明证治，足补前贤之遗阙，示后学以指归，言皆精要，语不游移，洵可法可传之作。而温邪犯肺逆传心包一语，犹为后人指摘，则信乎著述之难，而医理之不可不衡以壹是也。香岩之作《医衡》，虽多采自前人，而纲罗宏富，抉择精严。其不惬于理者，又经改定，间附论说，以补阙漏，所谓衡之以理，而衷于一是者，此书其庶几乎？又叶氏自序有云：余早岁业医，深陋俗习，渴欲抗衡前人，以为近日医流砥柱，汇采前人论病论脉论治精确不磨之说，以成上下卷。标其目曰医衡，垂作模楷。则三因辨，虚实分，自无笼统用药之弊。不特后学可为衡鉴，即余之惟日孳孳。长恐误人者，亦未尝敢越此衡中也。窃愿持衡不失，得进而抗衡前人，斯幸矣云。

曹　序

嬴秦燔书，古籍灰烬，惟医书及《周易》，得免斯厄。良以医之精理，参天地，通阴阳，实与易相表里，而非区区方技家所能该也，又非末学浅夫所得管窥而莛撞也。轩岐以来，代有传书，汗牛充栋，非精识之士，不能读也。即读矣，而旁骛歧出，未得宗旨。狃古方以诊百病之变迁，犹患其顾此失彼，适燕赵而不改南辕也。然则医之难如是，读医书之难如是。苟得一穷究医理，卓然成家，搜罗群籍，提要钩元，岂非快事耶？吾吴叶香岩先生，尝裒集古今医书，削繁就简，折衷一是，为《医衡》若干卷，虽篇页无多，而去取有法，圭臬不远，实淮南枕中鸿宝也，顾其书不少概见。庚申之变，板毁于兵，识者病焉。恒家自高曾以来，潜心医理，不乏藏书，俱付劫火，恒幼承先大父命，考求医学，勿敢有间。二十年来，征集旧帙，百不获一，犹复临诊鲜暇，偶一治书，辄感慨系之。常熟缪丈少初，久宦中州，循声卓著，今以假归，尝出是编示恒曰：君世习医，将谋重锓以资利济，君不可以无言。窃惟是书简而有法，纯而不驳，扩充之，可得医学源流，即墨守是编，已足为南针之指，夫医道不明久矣。浅陋者，逐利而不足言；博雅之士，胶柱鼓瑟，狃于一偏。病浅而求诸深，病易而求诸难。班志所谓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者，戛戛难之。今缪丈重锓是编，津梁后学，洵仁人之用心哉，吾知是编之出，有目共赏，不胫而走，无待赘言，异日更著活人之书，作万家生佛，召父杜母，流声馥兰，恒且仰睇之而未有艾也，爰不揣固陋，而志其缘起云。

光绪十六年岁在上章摄提格壮月吴县曹元恒叙

柳　序

医学肇于《灵》、《素》，犹儒家之有六经，乃众理之总汇，证治之极则，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也。长沙张仲景出，实有以绍轩岐之传，广汤液之用，于医门推为至圣，洵不诬已。魏晋以降，医术流为方技，士大夫耻习其业，坠绪茫茫，不绝者如缕。宋和政间，开和剂、惠民等局，以疗民病，令太医院试其通于《灵》、《素》之理者，授之以官，始令为医，于是医学稍稍振兴。刘李朱张各家，崛起金元间，而或论温热，或主脾胃，或专滋阴，或任攻伐，家各为说，人持一是。正如汉儒说经，各承家法，靡所折衷。明代王损庵等诸贤辈出，拾遗补阙，阐发经旨，斯道昌明，于斯为盛。其中矫然特出，独立门户者，则如张凤逵之论暑，吴又可之论疫，喻西昌之补秋燥，张介宾之辨阳虚，皆能于此道中开径自行，不为旧说所蒙。然或嫌其略，或失之粗，或辨焉而过于刻深，或论焉而涉于肤浅，亦犹宋儒钻研性理，疏说经义，非不各有心得，可以扶翼圣道，而各得一偏，要未能悉归至当，则甚矣。斯理之精深，而不可无以衡之，以衷于壹是也。我朝医学昌明，名流迭出。吾吴叶天士先生，以颖敏之才，探灵兰之奥，一时活人之名，震乎宇内，惜乎求治者多，其生平精力，殚于治病，未遑有所著述。世传医案数种，亦非其所手定，其中真赝相参，瑜瑕不掩，读者病焉。外如《景岳发挥》一书，虽有阐发而言多愤激，似非著作体裁。又有《本草经注》，《本事方释义》两种，类以五行五藏配合敷衍，绝少精意，似亦非先生手笔，或者先生名重当时，门弟子窃其绪论，著为成书，遂托其名于先生欤。《惟温热论》一卷，虽篇帙无多，而其中发明证治，补前贤之遗阙，示后学以指归，言皆精要，语不游移，洵可法可传之作。而温邪犯肺逆传心包一语，犹为后人指摘，则信乎著述之难，而医理之不可不衡以壹是也审矣。甲午长夏，晤缪君少初于石梅精舍，纵谭医理，缪君不以诒为固陋，出先生所著《医衡》一书见示，而索序焉。诒受而读之，其书虽采自前人，而纲罗宏富，抉择精严，其不愜于理者，又经改定，间附论说，以裨阙漏。所谓衡之以理，而衷于壹是者，此书其庶几乎？缪君以贤宰官乞退，辟精庐于湖山佳处，怡情松菊，寄傲烟霞，盖有古人之高致者，而惓惓于是书。刊以行世，盖以极斯人之疾苦而登之仁寿，其犹是贤宰官爱人无已之心也夫。缪君深于斯理，而不屑以医名，爰书此以质之，或者其有以教我乎，即幸甚。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秋前二日江阴后学柳宝诒书于琴川舟次

缪　序

余本不知医，少年奔走四方，见夫率尔操觚，草菅人命者，指不胜屈，心窃悯之。由是稍稍涉猎方书，又苦诸家持论不同，或拘泥古法，或固执偏见，或狃于门户习气，各承师说，聚讼纷纭。浅识者寡陋孤闻，易为掏惑；博览者依违两可，靡所适从。是医书愈多，医学愈杂，诚不如不服药之为中医也。尝欲访求专门名家，足以抗衡前人者，相与考核群编，鉴空衡平，权衡至当，俾业医者折衷壹是，奉为定衡，庶不至倒行逆施，旁骛歧出，为医书之枕中秘，即为医学之指南针，岂非杏林橘井之集大成者耶？惜乎有其志而无其人也。嗣游京师，获交会稽吕梅卿先生，见其衡诊立方，举重若轻，适如分量，不偏不倚，直可合刘李朱张为一家，向之所谓抗衡前人者，先生其庶几乎？心折既深，时从请益，临别乞授片言，先生曰：吁！古今医书，汗牛充栋，乌能以管窥蠡测，谓遽可融会而贯通耶？虽然！有执简御繁之一法，有由博返约之一法。子吴人也，亦知吴中有叶先生乎？曾见其《医衡》一书乎？诚得是书翻覆玩索，即不啻三折肱矣。余恍记曾经寓目，归而搜诸敝箧，原书具在，狂喜不禁，然不知吴中先未刊行，竟为绝无仅有之本。阳湖管君敬伯，长洲彭君箫九，皆奄贯百家，尤精轩岐学，佥称见所未见，嘱即补刊，以广其传。携归里门，适杨滨石太常，养疴家居，假观逾月。凡字句讹阙处，逐一添注涂改，悉臻完善。请制弁言，则以医非夙习辞。维时以医道著名，继叶先生而代兴者，吴门则曹君智涵，澄江则柳君谷孙，均已乐为之序。备述此书功效，余但记校刊缘起，并诸君之相与有成云。

光绪二十年甲午季秋虞山缪荃孙聊识于伊园

金　序

医道至微，盖难言喻矣！天有六淫之感，人有七情之扰。人在气交之中，好恶动于内，利欲夺于外，曷能免是？则百病从此出矣。病之由轻而致愈，由重而致殆，其生死之权，医操之也。得医而良，则病可免，得医而庸，则夭枉不可胜数矣。然而为医者，莫不喜良而恶庸，脱庸者，亦必自诩为良，此人之情也。无如明理者少，而悖理者多。一为资质所限，一为师心自用，遂致流于庸者一途而不自知也。苟欲明理，非博考方书，研究病情不可。然自轩岐而下，方书汗牛充栋，高明者，好为穿凿，或失之泛。固陋者，苟守绳墨，即失之隘。诚欲一编简明详尽理畅辞达者，而不可得，学者病之。我朝叶天士先生，以天纵之才，秉颖敏之质，又复潜心好学，孳孳不倦，想因诊事忙碌，未遑有所著述。然此《医衡》一书，乃生生哀集先贤精论名言，其中论脉论症论治，靡不详且备焉。吾知是编一出，学者庶得有所遵循，而无多歧之惑矣。愿君渭川，才广学博，藏书数百种，暇辄手握一卷以自遣。其于五运六气之不齐，南北方土之异宜，人身经络之支别，营卫运行之离合，以及脏腑脉理病情变化，莫不穷源竟委，洞烛机宜，以余之愚，犹复虚衷辱问，虽土壤细流，无裨大益。然其胸怀过人处，有非平常所可几及者。今以重刊《医衡》，以便同志探讨，索序于余，余即以平日所言者铨次之，用敢质诸先生，先生其有以教我乎！

宣统二年十一月下浣元和绎声金文钟识于海上寄庐

顾　序

余自束发受书以来，即喜岐黄家言，暇辄涉猎之，虽稍稍有所进益，然无师承，终以未得门迳为憾。及冠，从家叔兆麟，专习医理，自《黄帝内经》、《神农本草》而下，熟读者，数十种，披览者，百余卷。潜心十余年，颇得此中奥妙，以应病者之求，十愈七八，顾未能万全也，心窃愧之。旋逢同志创立医学研究所，复蒙上海道宪颁给钤记，以郑重卫生，研究医学为宗旨。然上古医学，莫要于针灸，至今几湮没不闻，良可惜也！乃在所内复设针灸传习所，聘请教员以教诸生。余均与其事，二年毕业，后始觉斯道大明。盖针灸与汤药，法虽不同，而理实一贯。诚以治病之要，首先辨证，辨证不明，针药奚从。考古方书，汗牛充栋，聚讼盈庭，各鸣一得，或以阳气为重，或以阴血为主，或讲脾胃，或论温热，浅学读之而摇惑，高明观之而用歧。因思叶天士先生，有《医衡》一书，皆搜罗先贤精杰之作，或抽扬脉理，或阐发病机，其论旁通曲达，义明辞显，可为医家模范。奈世少传本，坊刻多谬，余乃将藏本细加校正。误者改之，缺者补之，付之石印，以便同学由此书先行研究。然后博览群籍，即不为异说所惑，始可升仲景之堂，而入轩岐之室，岂仅抗衡前人而衷于一是者乎！然则是编也，不惟为汤药之津梁，抑且为针灸之指南焉耳！

宣统二年葭月孟河顾梦熊渭川撰于上海医学研究总所

B47

自　序

近世医理不明，医学荒杂，治病不辨三因虚实，一概笼统用药，以致虚虚实实，杀人如麻，曷胜悼叹！良由不肯留心前人论病论脉论治诸说，遂至越规矩，弃绳墨，师心自用。若欲脱去陈方旧论，而独辟新奇，殊不知仲景而下，如河间、丹溪、东垣、洁古、海藏诸贤，衡证衡脉，用药立方，丝丝入扣，不偏不倚，如物之有衡焉。法有定衡，不及于衡者，扩而充之；太过于衡者，约而敛之，庶可以起沉疴而不误人。命余早岁业医，深陋俗习，渴欲抗衡前人，以为近日医流砥柱，汇采前人论病论脉论治，精确不磨之说，以成上下卷，标其目为医衡，垂作模楷，则三因辨，虚实分，自无笼统用药之弊，不特后学可为衡鉴。即余之惟日孳孳，长恐误入者，亦未尝敢越此衡中也，窃愿持衡不失，得进而抗衡前人，斯幸矣！

古吴叶桂天士书

《叶选医衡》目录

卷上

养身论…… 731
运气说…… 731
奇经八脉大旨…… 732
六脉纲领…… 733
血营气卫论…… 733
君臣佐使迎从反正说…… 733
吐汗下该尽治法论…… 734
补泻当分缓急有无说…… 735
推内经不宜主王气说…… 735
阳有余阴不足论…… 735
病有真假辨…… 736
虚损宜分阴阳施治论…… 736
因病似虚因虚致病论…… 737
中风五派异同论…… 738
中风证治论…… 739
酒人多中风说…… 739
痹证析微论…… 740
痿论…… 740
风痹痿论…… 741
厥论…… 741
风厥辨…… 742
伤寒约法…… 742
论六经无再传…… 743
论寒证无传经…… 744
讹称阴证辨…… 745
释六经七日病愈…… 745
温病热病解…… 746
辨正风温温疟温毒温疫…… 746
温疫论…… 747
中暑中热论…… 748
附伤暑脉证论…… 748
湿论…… 749
霍乱证治论…… 749
疟疾证治论…… 750
痢疾证治论…… 750
泄泻九法论…… 752
脚气论…… 752

卷下

燥论…… 753
火论…… 753
痰论…… 754
咳嗽要论…… 754
虚劳论…… 755
吐血三要论…… 755
诸血病论…… 756
内伤余议…… 757
五郁六郁解…… 758
诸气不当作寒治论…… 759
肿胀引经别证辨…… 760
腹胀禁用攻泻论…… 761
喘胀标本论…… 761
喘哮短气气逆息贲辨…… 762
哕逆咳逆干呕呕吐五证辨…… 762
噎膈反胃本于阴枯阳结论…… 763
三消证治论…… 763
三消从火断论…… 764
消渴亦有属寒辨…… 765
首疫论…… 765
心胸胃脘胁腹诸痛辨…… 766
心痛解…… 766
痛无补法辨…… 766
痃癖等七种释名论…… 767
治积按初中末法论…… 767
虫积论…… 768
黄疸证毋拘五证宜别三焦论…… 768
阴黄说…… 768
七疝解…… 769

淋闭证治论…… 769
精浊论…… 770
精滑便浊分别辨…… 770
遗精白浊皆由心肾两虚辨…… 770
老年人耳聋与少年人异治法论…… 771
自汗盗汗论…… 771
癫痫狂辨…… 772
惊悸恐辨…… 772
惊风论…… 773
七情考…… 774
寝食说…… 774

叶选医衡　卷上

清　古吴　叶　桂天士选定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养身论

李南丰著

猗欤哉，历代医书之盛，凡三百七十九家，五百九十六部，一万三千一百余卷，反复详明，其要主于却病而已。然《内经》有一言而可尽废诸书，则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此说一出，而后多以修养为言，不知夫修养与保养，原自有异修养则杂于方外元远，而非恒言恒道。保养则于日用饮食，而为可法可经。如运气之法，运任督者，久则生痈；运脾土者，久则腹胀；运丹田者，久则尿血运；顶门者，久则脑泄。其余丹砂烹炼之说，遗祸累累。然则修养之与保养，不大相迳庭哉！请述保养之法。《上古天真论》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故形与神居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此保养之正宗也。盖有节有常，则气血从轨，而无事于搬运之烦，精神内守，则身心宁定，而无事于制伏之强，形与神居，而神不离形。形不离神，而无损天年之虑。保养既若是之易且显，何今之夭者多而寿者少欤？盖香醪美酒陈于前，虽病所忌也而弗顾；情况意兴动于中，虽病所禁也而难遏；贪名竞利之心急，虽劳伤过度而不觉；何况心神百结，斫耗多端。刘孔昭曰：万人操弧而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炫耀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即有少知收敛精神，安居静养者，又不知百年机括，希求不死。虽终日闭目，只是一团私意，静亦动也。若识透百年定分，而事事循理，不贪不躁不妄，可以却未病而尽天年矣。盖主乎私则生死念重，而昏昧错妄，愈求静而不静。主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此吾所以但言保养，而不言修养也。然则保养之法，不亦尽废诸书乎。避风寒以保其皮肤六腑，则麻黄、桂枝、温中、四逆之剂，不必服矣；节劳逸以保其筋骨五脏，则补中益气、劫劳健步之剂，不必服矣；戒色欲以养精，正思虑以养神，则滋阴降火、养营凝神等汤，又何用哉？薄滋味以养血，寡言语以养气，则四物、四君、十全、三和等汤，又何用哉？要之血由气生，气由神全，神乎心乎，养心莫善于寡欲，吾闻是语，未见其人，不得已而仍从一万三千一百余卷中，更觅一治已病之法也。

运气说

张景岳著

运气之说，有太过不及，而胜复由以生正。太过者，其气胜，胜而复制，则伤害甚矣。不及者，其气衰，衰而复克，则败乱极矣。此胜复循环之道，出乎天地之自然，而亦不得不然也。故在天有五星胜气之应，在地有万物盛衰之应，在人则有藏府疾病之应。如木强胜土，则岁星明而镇星暗，土母受侮，子必复之，故金行伐木以救困土，则太白增光，岁星反晦也。凡气之现于上者，则灾应乎下，宿属受伤，逆犯尤甚。正运互为胜复，其气皆然，至其为病，如木胜肝强，必伤脾土，肝胜不已，燥必复之，而肝亦病矣。燥

胜不已，火必复之，而肺亦病矣。此五藏互为盛衰，其气亦皆然也。夫天运之有太过不及者，即如人身之有虚实也。惟其有虚而复，强者胜之。有胜而复，承者复之。无衰，则无胜矣，无胜则无复矣。其气和平，焉得有病？恃强肆暴元气先尽，焉得毋虚。故曰：有胜则复，无胜则否，胜微则复微，胜甚则复甚。可见胜复之微甚，由变化之盛衰，本无其常也。六元正纪论所载天时地化人事等议，至详至备，盖以明其理之常者如此也。即如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阐明易道之微妙，教人因易以求理，因象以致变。故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其大义，正与本经相同。夫天道元微，本不易测，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不知焉。故凡读易者，当知易道有此变，不当曰变止于此也。读运气书者，当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曰理止于是也。然变化虽难必，而易尽其机也。天道虽难测，而运气尽其妙矣。自余有知以来，常试以五大之义，逐气推测，则彼此盈虚，十应八九，即有少不相符者。正如井蛙之见，而见有未至耳，岂天道果不足凭耶？今有昧者，初不知常变之道，盛衰之理，孰者为方，孰者为圆，孰者为相胜反胜主容承制之位。每执凿经文以害经意，徒欲以有限之年晨，概无穷之天道，隐微幽显，诚非易见管测求全，陋亦甚矣。此外复有不明气化，如马宗素之流者，假仲景之名，而为《伤寒钤法》，用气运之更迁，拟主病之方治，拘滞不通，诚然谬矣。然又有一等偏执己见，不信运气者，每谓运气之学，何益于医？且云：疾病相加，岂可依运气以施治乎？非切要也？余喻之曰：若所云者，是真运气之不求，而运气可易言哉，观岁运之流行，即安危之关系。或疫气遍行一方，皆病风温，或清寒伤脏，一时皆犯泻痢。以众人而患同病，谓非运气之所使然欤。

奇经八脉大旨

李时珍著

人之一身，有经脉，有络脉。直行曰经，旁行曰络。几经有十二，手足三阴三阳是也。络有十五，乃十二经各有一别络，而脾又有一大络，并任督二络，为十五络也。共二十七气，相随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阴脉荣于五脏，阳脉荣于六府，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入于奇经，转相灌溉，内运脏腑，外濡腠理。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秦越人比之天雨下降沟渠溢满，滂沛傍行，流于湖泽，此发《灵》、《素》之秘也。八脉散在群书，略而不悉，予虽不敏。谓陈大旨。八脉者，阴维也，阳维也，阴跷也，阳跷也，冲也，任也，督也，带也。阳维起于诸阳之会，由外踝而上行于卫分；阴维起于诸阴之交，由内踝而上行于营分，所以为一身之纲维也。阳跷起于跟中，循外踝而上行身之左右；阴跷起于跟中，循内踝而上行身之左右，所以使机关之跷捷也。督脉起于会阴，循背而行于身之后，为阳脉之总督，故曰阳脉之海。任脉起于会阴，循腹而行于身之前，为阴脉之承任，故曰阴脉之海。冲脉起于会阴，夹脐而行，直冲于上，为诸脉之冲要，故曰十二经脉之海。带脉则横围于腰，状如束带，所以总约诸脉者也，是故阳维主一身之表。阴维主一身之里，以乾坤言也。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阴跷主一身左右之阴以东西言也，督脉主身后之阳，任脉主身前之阴，以南北言也，带脉横束诸脉，以六合言也，八脉之中惟任督二脉，为人身之子午，为升降之道，交媾之乡，如鹿运尾闾，能通督脉足于精，龟纳鼻息，能通任脉足于气，是以二物得寿。此奇经八脉之大旨。至于经穴病状，具见《濒湖脉考》中。

六脉纲领

张会卿著

《灵枢》以缓急大小滑涩六脉而定病变，可谓总诸脉之纲领。《素问》则曰：大小滑涩浮沉。《难经》曰：浮沉长短滑涩。而仲景则曰：弦紧浮沉滑涩。此六者，名为残贼，能为诸脉作病。滑伯仁曰：大抵纲领之要，不出浮沉迟数滑涩六脉。所谓不出者，以其足统夫表里阴阳虚实冷热风寒湿燥脏腑血气之病也。浮为阳为表，证为风为虚；沉为阴为里，证为湿为实；迟为在脏，为寒为冷；数为在腑，为燥为热；滑为血有余涩；为气独滞也。此诸说者，词虽少异，意实相通。若以予见言之，总不出乎表里虚实寒热六者而已。如浮为在表，则散大而芤可类也；沉为在里，则细小而伏可类也；数为热，则洪滑疾促之属可类也；迟为寒，则涩结代缓之属可类也；虚为不足，则短弱濡微之属可类也；实为有余，则弦紧动革之属可类也。然即此六者之中，又复有大相悬绝之要，则又不可不知。夫浮为在表，而凡阴虚者，脉必浮而无力，是浮不可概言表矣，可升散乎？沉为在里，而凡邪初感之甚，阴寒束于皮肤，阳气不能外达，则脉必先现沉紧，是沉不可概言里矣，可内攻乎？诸数为热，而凡阴虚之候，阴阳俱虚，气血散乱者，脉必急数，愈数者愈虚，愈虚者愈数，是数不可概言热矣，可寒凉乎？微细类虚，而痛极闭塞者，则多伏匿，是伏不可概言虚矣，可骤补乎？弦数类实，而真阴大亏者，必关格倍常，是弦不可概言实矣，可消伐乎？夫如是是，即于纲领之中，而复有大纲领者存焉。设不以四证相参，而孟浪任意，未有不覆人于反掌间者，此脉道所以难言，而毫厘不可不辨也。

血营气卫论

周汝鸣著沈明生删

气取诸阳，血取诸阴。人生之初，具此阴阳，则亦具此气血。气血者，其人生之根本乎。血何以为营？营行脉中，滋荣之义也。气何以为卫？卫行脉外，护卫之义也。然则营与卫，岂独无所自来哉？曰：人受谷于胃，胃为水谷之海，灌溉经络，长养百骸，五脏六腑，皆取其气故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卫之气，周流不息，一日一夜，脉行五十度，平旦以复会于气口，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则是二气恒相随而不相离也。夫惟血营气卫，常相流通，则人何病之有？一有窒碍，百病由此生矣。故气之作养，发而为喜怒忧悲惊恐寒热思劳，聚而为积瘕瘕瘕癖，上为头旋，中为五膈，下为脐间动气，或喘促，或咳噫，聚则中满，逆则足寒。凡此者，皆气使之然也。血之为患，其妄行则为吐衄，其衰涸则为虚劳，畜之在上其人妄，畜之在下其人狂，逢寒则筋不营而挛急，挟热则内瘀而发黄，在小便则为淋痛，在大便则为肠风，在妇人月事进退漏下崩中病尤不一，凡此者，皆血使之然也。夫血譬之水也，气譬之风也，风行水上，即气血之义也。盖气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活。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病出于血，调其气犹可以导之。病原于气，区区调血何与焉？人之一身，调气为主，是亦先阳后阴之义也。若夫血有败瘀泥滞乎诸经，则气之道，未免有所壅遏，又当审所先而决去之。经所谓先去其血，而后调之，又不可不通其变矣！然则调气之剂，以之调血则两得。调血之剂，以之调气则乖张，如香附、木香之类，治气可也，治血亦可也。若以归、地辈论之，则其性缠绵，于胃气有亏矣，用药者审之。

君臣佐使逆从反正说

倪仲贤著

君为主，臣为辅，佐为助，使为用，制方之原也。逆则攻，从则顺，反则异，正则宜，治病之法也。必热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宜不明不授不行者，臣之辅也；能授能令能合能分，佐之助也；或劫或开或击或散，使之用也。破寒必热，逐热必寒，去燥必濡，除湿必渗者，逆则攻也。治惊则平，治损须益，治留须攻，治坚须溃者，从则顺也。热病用寒药，而导寒攻热者必热，如阳明病发热，大便硬者，大承气汤、酒制大黄热服之类是也。寒病用热药，而导热去寒者必寒，如少阴病下利，服附子、干姜不止者，白通加人尿、猪胆之类是也。塞病用通药，而导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者，柴胡加龙骨、牡蛎之类是也。通病用塞药，而导塞止通者必通，如太阳中风下利，心下痞硬者，十枣汤之类是也。反则异也，治远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缓，治客以急。正则宜也，至真大要论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咸味涌泄为阴，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或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故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咸苦盐平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阴中之阳，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温凉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盐寒酸苦是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故治病制方者，须本此说而推之。

吐汗下该尽治法论

张戴人著

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良工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粗工或治虚，或治实；谬工则虚虚实实；惟庸工但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不省悟，此余所以著三法也。夫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中人，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留之轻则久而自尽，甚则久而不已，更甚则暴死矣。若不去邪，先以补剂，是盗未出门，而先修室宇，正气未胜，而邪气已横骛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耳。他病惟先用三法攻去邪气，而元气自复也。《素问》一书，言辛甘发散渗淡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发散归于汗，涌归于吐，泄归于下，渗归解表，解表同于汗，泄利便同于下，殊不言补。所谓补者，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更相君臣佐使，皆以发腠理，致津液通血气而已。非今人所谓用温燥邪僻之补也，盖草木皆以治病，病去则五谷果菜肉皆补也。又当辨其所宜，使无偏倾可也。若以药为补，虽甘草、人参，亦有偏胜之患，是故三法犹刑罚也，粱肉犹德政也。治乱用刑，治治用德，理也。余用三法，常兼众法，有按有跷，有揣有导，有增减，有续止。医者不得余法而反诬之，哀哉！如引痰、漉涎、取涕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熏蒸、澡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发病多在于上。地之六气，雾露雨雪水泥，发病多在于下，酸苦甘辛咸淡，发病多在于中。发病者三，出病亦三。风寒之邪，结搏于皮肤之间，滞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痛麻淋痹肿痒拘挛，皆可汗而去之。痰饮宿食，在胸膈，发为诸病，皆可涌而去之。寒热痼冷

火热，客下焦，发为诸病，皆可泄而出之。吐中有散，下中有补，经言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此之谓也。

补泻当分缓急有无说

张戴人著

经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二句为治病之大关。其词甚显，其义甚微，敢为详辨。盖实言邪气实，宜泻也；虚言正气虚，宜补也。凡邪正相搏而为病，则邪实正虚，皆可言也。故主泻者，则曰邪气盛则实，当泻也；主补者，则曰精气夺则虚，当补也。各执一词，毫无确据，藉口文饰，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训，反酿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必有不可移易者，奈医者不能察耳。余请析之为四，孰缓孰急，其有其无也。无虚者，急在邪气，去之不远，留则生变也；多虚者，急在正气，培之不早，临期无济也；微虚微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甚虚甚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为己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矣。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并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总之，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或可救；虚而误攻，真气忽去，势必难回，此虚实之缓急，不可不思也。所谓有无者，察邪气之有无也，凡风寒暑湿燥火，皆能增邪，邪之在表在里在脏在腑，必有所居，求得其本而直取之。此所谓有，有则邪气之实也，若非六气之邪而病出之阴，则皆情欲以伤内，劳倦以伤外，似邪非邪，似实非实。此所谓无，无则病在元气也。不明虚实有无之人，必致以逆为从，以标为本，绝人长命，可不慎哉！

推《内经》不宜主王气说

张戴人著

经言治其王气者，谓病有阴阳，气有盛衰，王则治之反甚。如阳盛阴衰者，阴虚火旺也，治之者，不知补阴以配阳，而专用苦寒治火之王，岂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则亡阴，阴愈亡则火愈盛，故服寒反热者，阴虚不宜降也。又如阳衰阴盛者，气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补阳以消阴，则寒愈甚，故服热反寒者，阳虚不宜耗也。又如夏令本热，而伏阴在内，故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阳在内，故多内热。设不知此，而必欲用寒于夏，治火之王；用热于冬，治寒之王；则有中寒隔阳者，服寒反热；中热隔寒者，服热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谓，而病之所以反也。

阳有余阴不足论

虞花谿著

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天地则该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一体而言，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以四君子汤，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以四物汤，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桂，甚则三建中汤、正阳散之类；曰阴虚者，肾中之真阴虚也，病多壮热，责其无水，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柏等药，或大补阴丸、滋阴地黄丸之类。夫真元极衰之候，初不可服桂、附等药，恐反助火而烁真阴。元阳虚脱之躯，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渗之剂，恐反开腠理而泄其气。昧者谓气虚即阳虚，止宜用四君，断不可服芎、苓之属。血虚即阴虚，止宜用四物，切不可用参、芪之属。殊不知血脱补气，昔贤之治法也。惟真阴虚极，将为劳蒸咳嗽，必用参、芪，恐肺热伤肺，不能抵当，而反益其病，可勿泥也。

病有真假辨

虞花谿著

经云：病有逆从者，以病有微甚；病有微甚者，以证有真假，不知寒热有真假。真者正治，知者无难，假者反治，乃为难耳。如寒热之真假者，真寒则脉沉而细，或弱而迟，为厥逆，为呕吐，为腹痛，为飧泄下利，为小便频。即发热必欲得衣，此浮热在外，沉寒在里也。真热则脉数有力，滑大而实，为烦躁喘满，为声音壮厉，或大便秘结，或小便赤涩，或发热掀衣，或胀痛热渴，此皆真病。真寒者，宜温其寒；真热者，宜解其热，是当正治也。至若假寒者，火极似水，阳证似阴也，外虽寒而内则热，脉数而有力，或沉而鼓击，或身恶衣，或便热秘结，或烦渴引饮，或肠垢臭秽，此则恶寒非寒，明是热证，所谓热极反兼寒化，亦曰阳盛格阴也。假热者，水极似火，阴证似阳也。外虽热而内则寒，脉微而弱，或数而虚，或浮大无根，或弦芤断续，身虽炽热而神色自静，语虽谵妄而声音则微，或虚狂起倒而禁之则止，或蚊迹假斑而涉红细碎，或喜冷水而所饮不多，或舌面赤而衣被不彻，或小水多利而大便不结。此则恶热非热，明是寒证，所谓寒极又兼热化，亦曰阴盛格阳也，此皆假病假寒者。清其内热，内清则浮阴去舍矣。假热者，温其真阳，中温则虚火归元矣，是当从治者也。又如虚热实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至虚有盛候，则有假实矣；大实有羸状，则有假虚矣。总之虚者，正气虚也，为色惨形瘦，为神衰气怯，或自汗不收，或二便不禁，或梦遗精滑，或呕吐膈塞，或久病攻多，或短气似喘，或劳伤过度。或暴困失志，虽外证似实，而脉弱无神者，皆虚证之当补也。实者邪气实也，或外闭于经络，或内结于脏腑，或气壅而不行，或血流而凝滞，必脉病俱盛，乃实证之当攻也。然而虚实之间，最多疑似，有不可不辨其真者。如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虚实之大法也。设有人焉，正已夺而邪方盛者，将顾其正而补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见有不的，则死生系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标也。若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盖恐邪未去而先脱，呼吸变生，则措手无及。故治虚邪者，先当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至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未有正气复而邪犹不退者，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气无损者，邪气虽微，自不宜补，盖补之则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藉寇兵而齎盗粮。故治实证者，必直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使致速效，治实之道也。要之能胜攻者，便是实证，不能胜攻者，便是虚证。惟是假虚之证不多见，而假实之证最多也；假寒之证不难治，而假热之证治多误也。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云知医，我敢轻许乎哉？

虚损宜分阴阳施治论

虞花谿著

夫病有虚实，虚因正气不足。实因邪气有余。凡外入之病多有余，如六气所感，饮食所伤之类。内出之病多不足，如七情伤气，劳欲伤精之类是也。实者宜泻，经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湿者行之，强者泻之之属，皆用泻之法也。虚者宜补，经云：散者收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惊者平之之属，皆用补之法也。虚实之治，大概如此。但当今之人，实者无几，虚者七八，病实者，其来速，故其治易。病虚者，损伤有渐，不易复元，故其治难。治实者，但如为少壮新邪，则可攻可拔，犹足无虑。治虚者，但察其根本有亏，有馀忽变幻，可无虑乎？故治实之法，外有余，可散其表；内有余，可攻其里；气有余，可攻其滞；血有余，可逐其瘀。方

法星罗，可无赘也。惟虚损之治法有未尽，不得不详其要也。夫人之虚损，有先天不足，有后天不足。先天者，由于禀受，宜倍加谨慎，急以后天之事补之，庶可延年，使觉之不早，而漫不为意，则未有不夭折者也。后天者，由于劳伤，宜速加警省，即以性情药石调摄之，使治之不早，而迁延讳疾，则未有不噬脐者也。凡劳伤之辨，劳者劳其神气，伤者伤其形体。如喜怒思虑则伤心，忧愁恐哀则伤肺，是皆劳其神气也。饮食失度则伤脾，起居不慎则伤肝，色欲纵肆则伤肾，是皆伤其形体也。损其肺者伤其气，为皮焦而毛落；损其心者伤其神，为血脉少而不荣于脏腑，此自上而伤也。损其肝者伤其筋，缓而不能收持；损其肾者伤其精，为骨髓消减，痿弱不能起，此自下而伤也。损其脾者，伤其仓禀之本，为饮食不为肌肤，此自中而伤也。夫心肺伤而神色败，肝肾损而形体痿，脾胃伤而饮食不化，感此病者，皆损之类也。《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然所损虽分五脏，而五脏所藏，无非精与气耳。夫精为阴，人之水也。气为阳，人之火也。水火得其平，则为精为气；失其和，则为寒为热。此因偏损，所以致有偏胜。故水中不可无火，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火中不可无水，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但当详辨阴阳，则虚损之治，无余议矣。如水亏者，阴虚也，则宜大补真阴，不可再伐阳气。火亏者，阳虚也，只宜大补元阳，不可再伤阴气。盖阴既不足，而复伐其阳，阳亦亡矣。阳既不足，而复伐其阴，阴亦损矣。夫治虚治实，本自不同。实者阴阳固自有余，但去所余而得其平。虚者阴阳本有不足，再去所有，则二者俱败，其能生乎？故治虚之要，凡阴虚多热者，最忌辛燥，恐助阳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阳也，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阳，则刚为柔克，虚火自降，而阳归乎阴矣。阳虚多寒者，最嫌凉润，恐助阴邪也，尤忌辛散，恐伤阴气也，只宜甘温益火之品，补阳以消阴，则柔得其主，而沉寒自敛，而阴从乎阳矣。是以气虚者，宜补其上；精虚者，宜补其下；阳虚者，宜补而兼暖；阴虚者，宜补而兼清。此固阴阳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如阳失阴而离者，非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如阳失火而败者，非补火何以苏随散之阳，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而升，泉源不竭，故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此又阴阳邪正之离合也，知阴阳邪正之治，则阴阳和而生道得矣。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

因病似虚因虚致病论

沈明生著

万病不出乎虚实两端，万方不越乎补泻二法。顾治实之法，犹易知易行，姑置弗论。惟是治虚之法，自古难之。世运日衰，元气日薄，虚病日众，方书日繁，而治法日误，何欤？良由误于因病似虚，因虚致病之分耳，请得论之。所谓因病似虚者，其人本无他恙，或感六淫之邪，或伤饮食之积，或为情志怫郁，或为气血瘀留，以致精神昏昧，头目昏花，懒于言语，倦于动作，口中无味，面目痿黄，气短脉沉，厥冷泄泻，种种见证，羸状虽彰，而郁邪内固。病者每多不谨于恒，无不以虚自据，而畏攻畏凉，傍人但执外见之形，无不指其虚而劝补。医者复多不明标本，专听陈言病源，辄投补剂。即有明者，知其因病似虚，而又首鼠两端，恐遭疑讪，迁延时日，坐失机宜，邪得补而愈甚，积得补而愈深。怫郁者，解散靡从；瘀留者，滋蔓益甚，又安知此病之所为，非虚之所致也？苟非先去其

病，安能即疗其虚。譬之城池失守，而寇盗得以乘之，乃不事驱攘，惟汲汲于增墉置陴，终当劫资燔舍，斩关排闼而后已。亦何益于事哉？故曰：因病似虚者，病为本而虚为标，治本而标自已，与其畏虚而酿成不可起之病，孰若去病而犹冀有可补之虚也，倘有以养正则邪自去，君子进则小人退之说为喻，是故大虚之中兼有实者论也。若夫因病似虚之不可补，又如一齐众楚，虽进君子之药，转为小人进之用矣。所谓因虚致病者，其人先天之赋禀素弱，后天之调养复乖。或纵欲而伤精，或心苦而神耗，或处境有冻馁劳役，或任情有骄姿宴安。精伤者，肾旷其作强之官。神耗者，心失其君主之用。形寒饮冷伤肺，饥饱劳役伤脾，贫贱者多有之；大怒逆气伤肝，醇醴厚味伤胃，富贵者多有之。内藏既伤，外患易作，以致阳虚恶寒，阴虚恶热，上气喘满，胁胀腹膨，前后不通，躁扰闷乱，饮食不入，脉大无根，种种形证，虚而类实。虽肌肉未脱，而神宰消亡，即起居如常，而患端萌伏。然变证百出，本乎一虚，子此应补之际，而病人旁人转生疑虑，或谓外邪未散，或谓内积未除。欲补阴，畏寒凉之伤脾；欲补阳，畏燥热之助火，加之以无断之医，迁就苟合侥试图功。殊不知此病之所为，皆虚之所致也！苟不专治其虚，安能分治其实。譬之旱涝相仍，四民失业，盗贼因而蜂起，使非蠲灾施赦，发粟赈贫，而犹以征朱为事，恐朱之则不可胜朱，盗贼未靖而元气益受困矣。故曰：因虚致病者，虚为本而病为标，亦治本而标自已，与其去病而虚不可保，毋宁补虚而病可渐除。倘医者徒知应补，而又不别夫营卫阴阳逆从反正，阳虚而补阴，则如水益深；阴虚而补阳，则如火益热，犹之因病似虚之法，而治因虚致病之讹也。辨此二者，则虚证治之斯易，又何有方书日众，治法日误之虑哉！

中风五派异同论

杜钢峰著

中风暴仆瘫痪等证，古昔所论，皆为外中风寒有余之证，而用大小续命八方等汤，辛热疏散之药。及刘河间出，以为中风瘫痪者，非肝之风实，亦非外中之风邪，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亦由喜怒忧恐惊，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至东垣则又云：中风非风，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所致。然亦有贼风袭虚而中风者，有三焉：中府者，病在表，多著四肢，故肢节废；中脏者，病在里，多滞九窍，故性命危；中血脉者，病在半表半里，故口眼㖞斜。丹溪则论之曰：诸书则谓外中风邪，惟刘河间作将息失宜，水火不济，极是。若真中风邪，则东垣中腑中脏中经之说甚好，然地有不同，西北气寒，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气温，皆是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耳。有血虚，有气虚。血虚者，左手足不仁；气虚者，右手足不仁。此三子之论，异于古说者也。至王安道出，推河间：东垣非风之说，丹溪湿痰之言，遂以古论为真风。三子论为类风，愚窃有疑焉。夫河间既曰中风非风，又曰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就风末言则有风存之意，及用防风通圣，药品虽泻火而实以治风。东垣既曰中风，何又辨有三中之异？及致详于治风之法，丹溪既云湿生痰热，而何以又曰生风，予因知皆未尝外于风，今别之为类风者，又何足以尽三子之旨乎？予考六经中善行数变者，莫如风也。挟寒而为风寒，挟暑而为风暑，燥为风燥，湿为风湿，兼热则成火兼郁则类气。古昔类风止作风寒，而不及招风取中之因，冷热虚实之变，有非辛

热之可通治。故诸子之论，各明其因也。所谓非风者，是矫饰之辞耳，何则。凡外邪之中人，皆由气体先虚。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且古之通称风从汗散，而不审虚极者，难施辛散之药，恐泄其真气，愈虚其虚，是以东垣发气本之论。俾学者知风因虚而中，当分虚实以治。又风虽为凉气，若因火热自甚，肝风燥动，腠理疏豁，风乘热中，从火为邪，岂可例用辛温，是以出火热之论。深知世俗止知风末，而不知有火邪之本也。又东南二地，素鲜烈风寒，虽风不易中，间有中者，悉皆火热内盛，因虚而致。非若北地常有大风甚寒，人体略虚，衣或单薄，纯被风寒遍中也。是以丹溪深韪河间之说，以西北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之人，多由痰热生风也。风本无意中人，人自取于风也。故风本一邪，有内外出入寒热虚实之异，诸子各摘精论，何尝外子真风，而别为类风哉。但当以古论为风寒邪实外至之证，是天致病于人也。三子论为痰热气虚内致之因，是人取病子天也。本乎外者，内轻而外重，取法于古；因于内者，内重而外轻，始从三子定中风论。

中风证治论

张景岳著　朱端生改

风之为病，最易误治。误治者，在不明其表里耳。盖外风者，八方之所中；内风者，五脏之本病也。八方自外而人，先有发热恶寒，头痛身痛之证，此因于外者，显然有可察也。五风由内而病，则绝无外证，而忽病如风，其由内伤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经曰：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何也？盖肝为东方之脏，其藏血，其主风，血病则无以养筋，筋病则掉眩强直之类，诸变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属于风。谓之属者，以五气各有所主，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之类，其义同也。盖有所中者，谓之中外感也。无所中者，谓之类中内伤也。故王安道有类中真中之辨，后世不明此义，不惟以类风者认为真风，而且以内夺暴厥等证，俱认为风，误亦甚矣！夫外盛者，邪袭肌表，故多阳实。内伤者，由于酒色劳役七情口腹，致伤脏气，故多阴虚。凡脏气受伤，脾虚者，病在四肢，或多痰饮；肾病者，或如在髓，或在二阴；心病者，或在血脉，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营卫，或在声音；肝病者，或在筋瓜，或在胁肋。故东垣曰：有中风卒然昏愦不省人事者，此非外来之邪，乃本气自病也。夫人生于阳而根于阴，凡阳虚则气衰耗，故病在元神，神志为之昏乱；阴亏则则形体坏，病在精血，故肢体为之废弛。俗以神离形坏之证，不求根本之虚，而以风治，鲜不危矣？然外感者，非云绝无虚证，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必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阳，而直补之；治实者，当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于内伤外感虚实攻补之间，最当审其有无微甚，而配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弱，猝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瞑目昏沉，此厥竭之证，尤与风邪无涉。使非大剂参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复真气于将绝之顷哉？倘不察表邪，不辨虚实，但以之为名，多用风药，不知风药皆燥，燥复伤真阴，风药皆散，散复伤元气，以内伤为外感，以不足作有余，此促人之死也。可不慎哉！

酒人多中风说

沈明生著

按中风之证，先哲皆尚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未尝言虚之所自。乃后世辄指之曰：某中风因少年曾多斫丧也，某中风因高年尚有侍姬也。以余视之，房劳致虚者固众，而沉湎致虚者尤多。盖尝历治中风之人，强半系善饮者，亦大明验也。按《内经》云：饮酒中风，亦名酒风。《医垒元戎》云：酒湿之

为病，亦能作痹证，口眼斜歪，半身不遂云云。丹溪亦曰：头风之病，多见于嗜酒之人，头风眩晕，即中之渐也。是知酒人多中，洵不诬也。盖酒性温散，善解腠理，卫虚则外邪易入，酒气湿热，能酿痰涎，痰多则内风易动。当少壮时，血强气雄，不能为害。中年以后，经脉骨肉，皆糟粕之味，所积谷食渐减，蒸胃腐肠，虽或色泽荣华，而中实败坏。譬之本根朽蠹，未遇狂风耳。丹溪论中风主湿与痰，虽未尝专指曲，然致痰湿者，莫盛于酒。岂徒以衽席议虚哉？若酒色并嗜之流，又为双斧伐木，其仆可立而待，不得独冤狂乐矣。

痹证析微论

沈明生著

痹者，闭也，皮肉筋骨，为风寒湿气杂感，血脉闭塞而不流通也。三气之中，一气独盛，即能为痹也。《内经》痹名甚多，不能细数。如云风痹寒痹湿痹者，指病之因；行痹痛痹著痹者，言病之状；脾肝心肺肾痹者，言病之所属；筋脉皮肉骨痹者，言病之所在。故昔人云：风寒湿气所谓行痹痛痹著痹，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行痛著之外，别有何脉之五痹也。今世有愦愦者，问及痹证，辄曰：此痛风之类耳，亦不谬哉？惟近代王损庵列证最为有见，既以痹字提纲，复分条而直断之曰：行痹者，行而不定，世称走注、疼痛之类是也；痛痹者，疼痛苦楚，世称痛风、白虎历节之类是也；著痹者，著而不移，世称麻木不仁之类是也。又走注与历节不同，但支节疼痛，未必流行也。至于治痹之要，治行痹者，散风为主，祛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治血之药，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为害也。治著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仍不可少，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制湿，而气自足，自无麻顽也。然痹而因三气者，治之宜然。若邪郁病久，风变为火，寒变为热，湿变为痰，即当易辙寻之，以降火清热涤痰为主，参以通经活血，流散邪滞之剂，安可全作三气治哉？此义惟丹溪得之。在《内经》原自有热痹之证，非凿说也，故凡痹而知痛知痒易治，不红不痛而痹者难医。又宜图之于早，迟则必至烦闷喘呕，肺伤；上气嗌干腹满，心伤；多饮数溲，夜卧则惊，肝伤；尻以代肿，脊以代头，肾伤。四肢懈惰。发咳呕沫，脾伤五藏，证险而难愈矣。外有胞痹、肠痹、周痹、血痹、支饮作痹等证。仍当博考群书，以求全旨。

痿　论

杜钢峰著

经曰：神伤思虑则肉脱，意伤忧愁则肢废，魂伤悲哀则筋挛，魄伤喜乐则皮槁，志伤盛怒则腰脊难俯仰，所以筋挛不便之证，为内因之病，不可倒作风治。然五痿论云：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肺热叶焦，皮毛枯燥而生痿躄，名曰皮毛痿。悲哀太甚，则经络绝，名曰脉痿。思虑无穷，热入于肝，致出白淫，名曰筋痿。感于卑湿，土气伤脾，致肌肉不仁名曰肉痿。劳倦热渴，阳气内乏，热舍于肾，腰脊不举，甚则骨髓枯灭，名曰骨痿。夫皮毛筋脉三痿，固为内因，而骨肉二痿，又属外感。况生气通天论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观此则痿亦有外感者矣。丹溪以痹为外感风寒实邪，痿为内因湿热本虚。愚谓痹乃正气本和，因外感之风寒冷湿，为刚烈之邪，当以有余名之。痿乃正气本虚，致成佛郁懈惰之病，为柔缓之邪，当以不足名之。故或因初感七情，乃饮食厚味，中焦郁积，淫气不清，湿热乘虚而痿者有之。或因初感湿痹，郁久成热，气血渐虚为痿者有

之，难以拘论也。至于治法，如湿胜者，则有脾胃虚湿之证，脉微而缓弱，宜渗水燥土。热胜者，则有内伤郁热之证，脉虚而浮大，宜益气清热，此内经治痿独取阳明之法也。如肝肾精血虚而湿多者，谓之正虚，宜温补精髓，内虽有热，乃为虚热，补之自除。若真火热胜者，谓之偏虚，脉必沉数，及兼遗精，白浊、阴火等证，宜滋阴降火。热甚者，宜服泻火表剂以救肺热，此丹溪治痿泻南补北之法也，有用愈风汤、健步丸，以治湿热相半之痿，愚谓止可施于挟风之证。若风邪甚者，又为痹矣。

风痹痿论

梅公壑著

风者，以病因而为名者也。痹与痿，以病形而为名者也。夫风为六淫之长，痹则三气杂合，故有以风痹同称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痹与痿，俱有筋骨皮肉脉五者之分，又俱有气血不行，肌肉不仁，四肢不用等证，故有以痹痿同称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至于风与痿，则不可概而称，又不可概而治，此丹溪所以斥《局方》之非，正千古之误。而徐彦纯特分风痿为二门，有功于来学不小。虽然，宁独风与痹不可混，即风证与痿皆不可混。如风证之四肢不用，分左瘫为血虚有痰，右痪为气虚有痰。痹证之四肢不用，乃湿土化，重著不移，伤于风，则阳受之，感于风寒湿，则阴受之，是风与痹之不可混而称，亦不可混而治也。痹者，三气杂至，为外来有余之邪，法当疏风散寒利湿为主，则气行血顺而愈。痿则积虚内热，而后病及于脏，为内生不足之证，法当独取阳明，或兼泻南补北，则气升血旺而愈，是痹于痿之不可混而称，亦不可混而治也。然则三者，既不可混，将安别之？亦在夫脉与证相参而已。如因中风卒倒之后，以至半身不遂，或手足不随，兼有痰不语，口眼歪斜等证，虽有气虚血虚之分，然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此风证也，其脉必浮而滑。如因汗出当风，坐卧卑湿，涉水冲寒，以至骨节疼痛，皮肤不仁，肢体重著，四肢缓纵引急等证，虽与风证同系外邪，然引痛重著，自有三者之状，此痹证也，其脉必紧而涩。如因七情劳役，酒色无节，既非冲寒受湿之邪，又无卒倒暴厥之证，日渐痿疲，而至精枯髓减，筋骨痿弱，缓纵不收，此痿证也。其脉必虚而数，明乎此，则三证之不可混，洞若观火，又安得有混治之误哉！

厥　论

王损庵著

厥者，手足逆冷，阴阳不相接之谓也。凡阴虚而不接者，则温之；阳陷伏而不相顺者，则下之。热邪入而未深者，则散之，皆四肢逆冷之厥也。至于《内经》厥意则不然，以足三阴起于足趾之端，足三阴聚于足心之下。若阳气盛则阴气虚，阳乘阴位，故热厥，必从足下始，而阴虚之病，足心多热也。若阴气胜则阳气虚，阳不胜阴，故寒厥，必起于足五指而不行于膝，其寒非从外入，皆由内生。所以阳虚之证，四肢多不温也，论得寒厥之由，则谓其人自恃质壮，于秋冬阴尽之时，纵欲以夺精，精虚于下，寒气因而上逆，阳衰不能滲营其经络，而手足寒也。论得热厥之由，则其人醉饱入房，酒谷之气相薄，耗竭真元，脾肾之阴伤于内，元阳无制，而手足热也。夫阴阳内外，各有所司。阳主表，其气温，阴主里，其气寒。表里之脉，循环相接于四肢，故举伤于酒色，以阴阳二厥之大者为例。著于篇首，续序十二经病形，皆不言手足之厥，亦不及受病之因，谓二例在前，可因此而推之。故叶氏曰：内经所谓寒热二厥，乃阴阳气逆而为虚损之证。寒厥补阳，热厥补阴，正合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仲景、河间、安道所论，乃伤寒手足之厥冷也，证既不同，治法

亦异，可称明辨。他如烦劳过度，阳气必张，阴精内竭，积至于夏，则为煎厥。大怒伤肝，形气暴绝，血菀于上，则为薄厥，亦名气逆。二阳一阴发病，则为风厥。五络俱竭，或飞尸鬼击，卒然中恶，则为尸厥。恶血冲心，则为血厥。痰涎迷闷，则为痰厥。因醉得者，则为醉厥。因饱得者，则为食厥。此皆卒中暴仆之厥也。外有骨枯爪痛为骨厥，身立如椽为骱厥，漏而强直为阳明厥，长虫吐出为蛔厥，与夫厉头痛，厥心痛，厥腰痛、厥疝、痿厥、痹厥、脚气厥等，此因有逆气而名厥者也。学者详其治以施之。

风　厥　辨

王损庵著

《内经》风厥并陈，后世不察，概以卒倒暴厥之急候名为中风，仅以手足逆冷则名为厥，抑何颠倒之甚也。经云：暴厥者，不知与人言。又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又云：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五络俱竭，令人身脉俱动，而形无知，其状若尸，或曰尸厥。观此则不但手足之谓，辨之之法，静而不搐者为厥，动而伸搐者为风；脉微身冷者为厥，脉浮身暖者为风。风为邪气有余，病多经络之受伤。厥为正气不足，或挟气食卒倒，纯系外邪。病形俱实者，乃为中风。气衰邪犯，形虚病实者，即名风厥。绝无外邪，形病俱虚者，是名暴厥。又若因气、因食、因邪崇暴仆之证，既可名中气、中恶、中食，亦可名气厥、食厥、尸厥也。如此则经旨彰明。风厥有别，而从来类中风证纷纷辨喙可息矣。

伤寒约法从李念莪删本

张会卿著

伤寒一法，变态不测。其中立言之善，无出仲景。用药之善，须逊节庵。其于曲折之微，靡不详尽，余复何言？然犹有不能已于言者，在于条目之洪繁，而后学求之不易也。陶节庵曰：得其纲领，易如拾芥，脉证与理而已，求之多歧，则支离破碎，如涉海问津矣。脉证者，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也。理者如其常，通其变也。多歧者，蔓衍之方书也。余有感于斯言，约六法以尽之。曰：汗吐下温清补。汗者，治其表也，而汗法有三，一曰温散，寒胜之时，阴胜之脏，阳气不充，则表不解，身虽有大热，必用辛温。一曰凉解，炎热炽盛，表里枯涸，阴气不荣，亦不能汗，宜用辛凉。一曰平解，病在阴阳之间，既不可温，又不可凉，但宜平用期于解表而已。吐者，治在上也，吐中有发散之意，可去胸中之实。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下者，攻其里也。而下法有五，痞满在气，燥实在血，四证具者，攻之宜峻也。但见满燥实者，攻之稍缓。但见痞实者，攻之更缓，或行血畜，或逐水停，轻重缓急，随证变通也。温者温其中也，脏有寒邪，不温则死。夫气为阳，气虚则寒，故温即是补。又名救里者，以阳虚可危，急当救里也。清者清其热也，有热无结，本非下证，若不清之，热何由散，下后余邪亦宜清之。补者补其虚也，古人言之已详，今人畏而不用，使伤寒犯虚者，坐而待毙，大可憾也！如屡发而汗不解，阴不能达也，人知汗属于阳，升阳可以解表，不知汗生于阴，滋阴可以发汗也。又如内热不解，屡清火而不退，阴不足也，人知寒凉可以退热，不知壮水可以清火。又如正虚邪炽，久而不痊，补正则里自除，温中则邪自散，此必见衰微之阴脉者也。《伤寒论》曰：阴证得阳脉者生，阳证见阴脉者死。人皆奉其言，未知释其义。夫正气实者，多见阳脉；正气者，多见阴脉。证之阳者，假实也；脉之阴者，真虚也。陈氏曰：凡察阴证，不论热与不热，惟凭脉用药，最为稳当，不论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伏阴。然则沉小者，人知为阴脉，而不知浮大者，亦有阴脉也。是

则伤寒虽有万变，虚实二字，可以提纲。正胜则愈，邪胜则死。正气实者，虽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虽感微邪，其病亦重。气实而病者，攻之即愈，虽不服药，经尽亦安，何足虑也。所可虑者，惟挟虚耳。奈何庸浅之辈，不察虚实，但见发热，动手便攻，虚而攻之，无不死者。且曰伤寒无补法，谬之甚矣！独不观仲景三百九十七法，而治虚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参附桂八十有奇，东垣、丹溪、节庵，亦有补中益气，回阳返本，温经益元等汤，未尝不补也，而谓伤寒无补法可欤。

论六经无再传

闲叟编

伤寒传变，邪热渐入，而六经以次受之，六经传尽，无出而再传之理也。欲知其传之始末，先别入身六经。足太阳为三阳，最在外；阳明为二阳，在太阳内；少阳为一阳，在阳明内；此三阳为表也，皆由内以数至外。故一二三之次第如此，伤寒由表入里，邪气渐以深，传六七日厥阴也，此论其常耳。变则不可拘于次第，拘于日数。其传至厥阴，为传经尽，再不复传。成氏曰：六曰厥阴传经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者，谓之再传，言再自太阳传至厥阴，谓传经尽，十三日当愈，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谓再过太阳经，以次而传也谬矣！马仲化曰：自太阳以至厥阴，犹人由户登堂入室，厥阴复出而传于太阳，奈有少阴太阴少阳阳明以隔之，岂有遽出传于太阳之理？此斥再传之非，诚千古断案，惜乎释七日病衰，犹有未明，使后入于传经不无障蔽耳。然则邪气之入，果无由里而出于表者乎？其在太阳篇曰：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汗出欲解也，此以脉浮知邪气还表，知是向安之地，不待更用汤药。邪自外散者，散则复何传焉？须知里邪不出则已，出则欲愈，非欲传也。或曰：太阳篇云：太阳病头痛，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非一日至六日传三阳三阳经，至七日当愈。不愈者，则太阳之邪再传阳明者欤。曰：伤寒始于太阳受病，以次而终，于厥阴为传经尽。诸经受病，凡七日自愈者，为行其经尽。太阳病至七日头痛自愈者，以行太阳经尽也。邪气行来始终，则在太阳一经而尽，其七日当愈之数也。太阳篇曰：发阳者七日愈，以阳数七故也。若七日以上不自愈，欲过太阳一经，当针足阳明经，迎而夺之，使不传阳明则。愈玩其行经之句，不曰传经尽，则仲景之意昭然矣。成氏误以行其经尽。为传遍六经，则厥阴之邪，再传太阳，太阳再传阳明，则宜厥阴未传太阳之前，预针太阳矣，何必欲传阳明而后针阳明哉？或曰：霍乱篇有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此非伤寒传变三阳三阴。后六日再传经尽，十三日当愈者欤。太阳篇有曰：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此非十二日再传经尽，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者欤，如太阳行其经尽之谓也。由太阳受病于一日至七日，为行太阳经尽之理推之，则诸经皆屈指而期矣。阳明受病于二日至八日自愈者，谓行阳明经尽。少阳受病于三日至九日自愈者，为行少阳经尽，却四五日至三阴上，次第至十二日自愈者，为行厥阴经尽。十三日当大气皆去、精神爽慧之期也，故曰若过十三日不间，尺寸陷者为大危。其曰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正以当解之期，不解乃过于经，而入于里。此为内实，而热结于里也，当以汤下之。此泛言过经，不专指何经者也，何尝有再传经尽谓之过经之旨哉？详考过经之意，或有言过太阳经成里证者，或有专言过太阳经者，或有泛言过太阳经者，可引而证之。阳明篇曰：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过经乃可下之。盖谓燥屎在胃中而谵语者，其风邪在表而汗出，其燥屎在胃中而当下，须

过太阳经，无表证而结于里，乃可下之，此方过太阳经而成里病者也。果如成氏十三日再传经尽，谓之过经，则燥屎在胃，乃待十三日乃可下之乎。于此则注曰：须过太阳经无表证，乃可下之，则无再传经尽。谓之过经者，相矛盾也。太阳篇曰：太阳过十余日，及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盖谓太阳经无太阳表证也，然里证未具者，未如下。及二三下之，后四五日当有少阳柴胡证者，须与小柴胡汤。此则专言过太阳经者也。霍乱篇曰：下痢后，当便鞕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服则复过一经，过一经能食，过一日当愈，不愈则不属阳明也。此承上文言下痢霍乱后亡津液而便硬。硬而能食者愈。属阳明胃气和也。今反不能食。传入后一经中，颇能食，是复过一经能食矣，此暴热使之能食。非阳明胃气和也。此泛言过经者也。何尝有再传经尽谓之过经之旨哉？况邪传六经，岂有三度之理。朱氏释仲景书。阐明奥旨。惠及后世多矣。犹于传经少达，乃至穿凿之甚。蕴要祖成氏之注。其过经不解例注曰：经言伤寒十三日不解谓之过经，仲景焉有此话？是以成注为经矣。其六经传变论又曰：过经不解，乃为坏病。夫仲景所谓坏病者，言为逆犯所坏也。蕴要之说，讹上之讹也。陶尚文曰：伤寒汗不愈而过经，其证尚在而不除者，亦温病也。更不可晓。

论寒证无传经

阐要编

太阳篇曰：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此言寒邪直中阴经之寒证也。始终则在一经非若热证之传经者也。人伤于寒者，自表而始，则皮肤受伤，阳气不能伸越，乃郁而成热，是为发于阳之热证。表邪不解，则以次而传经。若夫非表始而直入于阴经，不由阳郁热而来，初起便手足厥冷，或恶寒伴倦，成无热恶寒之证。始于阴经，是为发于阴之寒证，三阴所见，虽有吐痢，语证稍异，如自利不渴属太阴，自痢而渴属少阴之类，皆起于无热恶寒，乃其常耳。惟少阴有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以罕有是证，故语其变而曰反也。然则发于阴经之寒证，岂可与发于阳经之热证并论哉？热证属阳，寒证属阴，阴阳动静，造化自然。阴寒直入，只在一经无传之理。何成氏昧于此，谓其从太阳始，亦以次而传变六经，且以再传三传推之，有是理乎？《少阴篇》曰：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者，阴主静也。乃注曰：邪气传里深也。若此之类，无始得便厥之文。盖误认为热证，无惑乎传里之说也。《厥阴篇》曰：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凶也。夫先厥四日者，寒邪直入厥阴阴胜也。热后三日，阳气欲复耳，非变为传经之热证也。复厥五日者，阴气胜阳，阳不能复，故曰病进。乃注曰：先厥四日，却热三日，七日传经尽当愈。若不愈而复厥者，再作传经，盖再从太阳传里之谓也。阳经受病，必郁而成热，有先厥者乎？《灵枢》曰：邪之中人，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何尝必自太阳始耶？盖因其或寒或热，不知始终。只是厥阴证，亦无惑乎传经之失也。至若辨脉篇曰：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注曰：沉迟阴结也，不能食，身体重，阴证也。阴病见阴脉则当下，今大便硬者，为阴气结，阳不得而杂之，是名阴结。成氏知其寒证为纯阴矣，而复以传经至再三释之。夫既为阴气结固，则结固于里者，能出而传之表乎？不可下篇曰：无阳阴强，大便硬者，必清谷腹满，此即阴结之寒证也。成氏亦注曰：阴强者寒多，阴结即里寒之证，其有传经者哉。总由不知伤寒有直入三阴之寒证，又不知寒邪与热病大不相同，其意混谓中寒则必传经。故虽知寒气胜而先厥者，概以自表而传论之。三阴注释，误者纷纷，立言垂训之士，胡为若此，学者明于取舍，始得尚友之道矣。

讹称阴证辨

沈明生著

人伤于寒，有阴阳二证，阳证不具论。中所谓阴证者，传经之阴证，即三阳热病。以次及于三阴，而见腹满咽干，口燥渴，烦满，囊缩诸证是也。有直中之阴证，乃寒邪不由阳经直入三阴而来，无热恶寒，唇青舌卷，厥冷自痢等证是也。有传阳变阴之阴证，即阳病汗下太过，真气虚脱，或病中不慎，保摄失宜，以致热邪变寒，亦如直中阴经之证是也。舍二者无所谓阴矣。乃今吴下俗传，凡系人房后而感寒邪，辄名证阴，殊属不解。若乃男因女而得曰阴，则女因男而得者，当名阳证矣。夫既有讹称，则必误治而投温补之剂。设令其人阳虚感邪，犹有邪得补而愈甚之误。若精亏火旺，与热邪并炽者，其误可胜言哉？使房劳受寒，谓之邪乘虚入则可，直曰阴证则不可也。误称之害小，误治之害大，不得不辨。

释六经七日病愈

阎要编

六经以渐受病，其愈皆以七日为期，阳数七故也。伤寒例曰：其不两感于寒者，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稍歇；九日少阳病衰，耳聋渐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此论六经七日病愈，本诸《素问·论热篇》，彼此注释者，皆不能无误，旨未明也。敢释之曰：其者指伤寒也，不两感于寒者，不是一日并传阴阳二经也。更不传经者，邪在此经，更不传彼经也。不加异气者，伤寒病热不重，感寒感风感湿感温热而变他病也。夫如是，则可期六经病愈日期矣。太阳篇曰：发于阳者七日愈，以是数计之，乃知六经之病自一日受者，七日当衰。二日受者，八日衰。亦是七日之数也。故七日邪在太阳，幸而更不传阳明，更无变证。则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如或二日邪受阳明，更不传变，至八日而阳明病衰，身热少愈。又或邪受少阳，更不传变，至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如四日邪传少阴，更不传变，至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又或六日邪传厥阴，传经尽而更不传变。至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也，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此二句总承六经而言，如言或传或不传，当病衰时，则皆大气去而精神慧也。成氏注曰：六经传变，则与更不传经之说背矣。《素问》马氏注：七日之际，巨阳病衰，头痛少愈。正以初时所感之邪太盛。既以二日传之阳明矣。而其未尽传者何？在太阳至此，而比之一日之际少愈焉，六日传至厥阴，而其未尽传者，尚在少阴，至十二日比之六日之际少愈焉，如果传至阳明，由此而传之厥阴，当六日之时。前之邪气未尽传者，俱如太阳之尚在。头痛以至囊缩，诸证纷纭，甚于两感矣。七日之际，焉得不死，反曰病衰乎？况太阳受病，若必传变六经，则二日阳明，三日少阳，本经犹有头痛，至四日传太阴，太阴经不至头，当腹满咽干之时，不得有头痛矣。何必至七日而头痛少愈也。或曰：太阳传阳明，其未尽传者，尚在太阳，岂无是证欤？曰：有之，是太阳阳明并病之证也。若释太阳证衰而传之阳明，如此则非矣。由岐伯无更不传经，不加异气二句，而马氏注《素问》：遂失合仲景之意耳。或曰：所谓更不传经者，谓六经传遍，七日当再传太阳也，噫！此因成氏注释之谬，后世有是说耳，然已辨之详矣。或曰：子谓更不传经，如曰太阳更不传阳明者，有据乎？太阳篇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谓不传也。少阳篇曰：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

为三阴不受邪也，是皆当传不传者也。虽仲景此篇似有可疑，曰头痛少愈，身热少歇，耳聋少闻，少腹微下，是病衰而未全愈也。曰腹减如故，渴止舌干已，大气皆去，而后为全愈也。六经病衰与愈，何不同欤？要之，仲景之论，本之《素问》，学其大体而已，即六经病衰之期，宁无先之者乎？后之者乎？伤寒原不以日数拘也，况传经六日，至于囊缩，危且急矣。得至十二日病衰而囊纵者，不可以为常也。学者当以圆通得之。

温病热病解原病集

朱端生改

伤寒者，以病因而为病名者也。温病热病，以天时与病形而为名者也。由三者皆起于感寒，或者通以伤寒称之。夫通称伤寒者，原其因之所自耳。至于用药，不可以一例施也，何也？人之伤寒，盖于霜降后，春分前，天令严冷之时，感而即发。寒邪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所以桂枝麻黄等汤之必用也。温病热病，在霜降后春分前，感不即发，寒邪伏于肌肉，至春夏天令暄热之时，佛然自内达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此非辛凉之剂，不足以解之。此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不用也。而后人所处冲和汤，通解散、解肌汤，调和表里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而表气受伤故也。后发之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若无新中之风寒，则无恶风恶寒之证。即间有之，亦因病人表气本虚，热达于表，又重伤表气，故不禁风寒。非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但卫虚则恶风，营虚则恶寒耳。故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明其热自内炽，温病如此，则热病可类推矣。凡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病热病明矣。然温病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后人里者。由佛郁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遂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于春夏温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疏乎？不知紧为寒脉，有寒邪则见之，无寒邪则不见也。岂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识脉形，但见弦便呼为紧，断为寒而妄治。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见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为寒。夫温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甚于左手，诚由佛郁在内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于风寒，否则非温热病，暴感风寒之病耳。凡温热病，苦无重感表证，虽见而里热为多，故不渴者少。治法当以清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或误攻其里，犹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其间有误攻里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证。邪纯在表，未入于里故也。宁可与温热同论哉？夫惟世以温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混寒热二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又方书多混称四时伤寒，每以春夏之温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治之而无别。不知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疫病也。与温病自是两涂，岂可同治？况伤寒之有直伤阴经与太阳，虽伤不及郁热，即传阴经为寒证而当温者，又与温热大不相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谓仲景发表之药今不可用，而攻里之药乃可用。呜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耶？彼时行不正之气所作，及重感异气而变者，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热之法，损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促景即病伤寒之药通用也。

辨正风温温疟温毒温疫

从喻嘉言春温论校订

《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热温病之大原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

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病之大势也。自王叔和论温条中，有风温、温疟、温毒、温疫四变之说，而其旨反晦。盖冬伤于风，至春始发为风温。冬伤寒，至春始发为温病，其理一也。观仲景于温字上加一风字，正以别夫伤于寒者耳。汗后身反灼热，脉阴阳俱浮，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伤风之因，则不可复从温病之伤寒施治矣。故温为怫郁，自内达外，不可发表。风温为卫虚自汗，更不可发表。即误下亦致表邪内陷，误火亦致外助温气，皆为促其死亡。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伤风伤寒证中，正赖后人之因时设施乎。叔和不究精微之用，谓风温即是温病之变。不知仲景正特出手眼处，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生风，得温风相召，而病发于春。温病中之风温，亦犹冬寒证之有伤风也。后世喻嘉言别其重感重变之误，诚为卓识，但谓温病发于太阳经，风温中于少阴经，误之甚矣。风温如果中于少阳，则下之必致死亡，熏之必得少解。焉有初起反发热脉浮，误下止便不利，误火则一逆再逆哉？至若温疟者，因冬不藏精，邪本轻浅，故止成疟，寒热时发时止，非外感之正病也。《内经》云：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俱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名曰温疟。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风寒得以入肾。又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又如温毒者，因久病不解，热邪炽甚，亦温病中之一病也。温证之有温毒，亦如伤寒之有阳毒阴毒耳，仲景不以伤寒中之寒毒另为一证，叔和何得以温病中之温毒别立一名，更如温疫因时下另感一气，乃温病而加时加疫，又非温证之比矣。其辨详于喻氏《温疫论》中。

温　疫　论

喻嘉言著

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天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满宇宙，安有所谓温疫哉？然而周礼傩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温疫之由来久矣。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证，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乃谓更遇温气变成温疫，又谓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多病相似者，此时行之疫气也。又谓从春分节以后至秋分节以前，天有暴寒，皆为时行寒疫，是皆使人不能无疑者耳。盖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温死鸡，猪温死猪，牛马温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凡饥馑兵凶之际，人体虚乏，所以温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尤甚，因温暑温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故沿门合境，受之者，无不浑身壮热，眩晕呕逆，病如一类，况乎共室连床，邪秽尤易相亲，尸虫载道，呼吸即能相染哉。是以盛夏温热之病，即藏湿热在内。一入受之，即为湿温，一方遍传，温为疫也。然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颊肿如瓜瓠是也；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节胀大是也；瓜瓠瘟者，胸胁高起，呕汁如喷壶也；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是也；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

难移是也。小儿痘疹尤多，以上疫证，倘不明治法，咸委之劫运，谓非医者之罪耶？观仲景于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下焦，清邪中上，故名洁也。浊邪中下，故名浑也。阴中于邪，内必栗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所有之事，乃邪疫从入之门，受病之总，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水土之邪，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揪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于中焦，以次传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即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病变即在中焦，俗称瓜瓠瘟、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是也。凡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由外廓而人，故邪在表者，汗之即散。邪在里者，下之即解。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散漫三焦，故虽表之不散，攻之复合，此疫证与伤寒表里诸法，所以略无干涉也。治者于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人。邪既人，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斯义得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各兼以解毒，使营卫既通，乘势逐拔，病安从奈我哉。

中暑中热论

王安道著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为阴证，中热为阳证。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体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而无汗，是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能升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发躁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余窃谓之不然。盖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或劳动，或饥饿，元气亏乏，不足以御天令亢热，于是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名中热，其实一也。今乃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热者，因多在劳役之人，劳役则虚，虚则邪人，邪入则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痛恶寒等证，盖亦伤寒之类是耳，乌得以中暑名之耶？其所以烦心与肌肤大热者，由身中阳气，为阴寒所遏而作，非暑邪也。苟欲治之，非辛温发散之剂不可，今乃以大顺散治之，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内烦矣。夫大顺散一方，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寒湿而立。故甘草、姜皆经火制，又用肉桂而非桂枝，盖温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今世俗往往不明，类曰夏日阴气在内，大顺散必用之药。吁！其误也不亦甚欤！夫阴气非寒气也，以夏月阳气发散在外，故阴气在内耳。岂得治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日则饮水乎？其白虎汤虽宜用，亦不可视为通行之药，必参之治暑诸方，随所见证而用之，然后合理。若所谓静而得之之证，虽当暑月，原非暑证，宜分出治之，使后人勿致有似同而异之感。

附伤暑脉证论

王安道著

观仲景论伤寒，则知中暑中暍中热，同一夏令之病，但其脉证有虚实耳。何洁古强以动静分暑热，而与夏日伤冷之病并称乎？此亦名不正矣。大约暑之伤也，劳苦多得之。阐要云：暑邪中太阳，开腠理，夺正气，若随汗大泄，邪不人里，所谓精气夺则虚。而发热者，虚火是也。脉当迟细，宜扶正气为主，

带祛暑邪，清暑益气汤之类是也。东垣又有血虚发热，证类白虎，惟脉不长为辨，此又似中暑而非中暑，类伤寒又有类中暑，辨不可不明，治岂可不慎哉。

湿　论

杜钢峰著

湿者，天地间阴阳蒸润之气也。所感之由，或因雾露之侵，或因阴雨所客，或因汗出沾衣，为风所阏。或因涉水行泥，为寒所郁。或因引饮过多，或以卑湿之地，有伤于皮肉筋骨。或感头面四肢，尤多患于腰脚者，盖伤湿则下先受之也。更喜侵于脾胃者，以其同气相感也。大抵湿之为病，感于寒则为寒湿，兼于风则为风湿，动于火则为湿热，逆于气则为湿气，郁聚于中则为痰。流注于下则为水，入皮肤则为顽痹，入气血则为倦怠。入肺则为喘满，入脾则为湿痰肿胀，面目萎黄，入肝则胁满而四节不利，入肾则腰痛胯痛，身如板夹，胁如沙坠。入腑则麻木不仁，入脏则肢体强直。注于关节，或肿或疼；流于经络，难伸难屈；滞于经脉，则为脚气等疾。若内素有寒湿，或初患浮肿等证，又重感外湿，以致内外交攻，正气衰竭，卒倒无知，似乎中风，其脉沉涩细迟者，即中湿也。凡治者，宜分其属寒属热以施之。湿热者，脉必洪数沉实，证必溺赤口渴，如水之潴蓄而无从得出之，故宜利小便为主。即开沟渠以泄水之义也。寒湿者，脉必沉细缓弱，证必倦怠濡泄，如地雨泥而不能生物之象，故用燥脾土为主，犹用干灰以收泥湿之义也。外如中湿者，乃寒湿之甚，阳气衰微，非参、芍、桂附等甘温辛热之剂，不能治之。又如积冻凝阴，雨雪相继，面求开霁回春于和气杲日之义也。是以湿之为病，所在皆有，而人不知治者众矣。医者宜审之。

霍乱证治论

王损庵著

霍乱之治，尝考之《内经》，有太阳所致，为中满霍乱吐下。有土郁之发，民病呕吐霍乱注下。有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霍乱餐泄。有热至则身热霍乱吐下。《灵枢》曰：足太阳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盅胀。有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行，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为霍乱。至《巢氏病源》，因此一条乃云：霍乱者，由清浊二气相干于肠胃间，因遇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绞痛，挟风而实者，发热头痛体疼，虚则但心腹痛而已。亦有因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多，居处不节，或露卧湿地，或当风取凉，冷风之气，归于三焦，伤于脾胃，水谷不化，皆成霍乱。自巢氏之说行，后世守之为法，无复知有《内经》诸条者矣。至河间云，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热气盛则传化失常，而吐泻霍乱，火性燥动故也。世俗止谓是停食者，误也。转筋者，亦是脾胃土衰，热气燥烁。夫筋则筋挛而动，非寒也。夫论病当从《内经》随宜施治，岂可执一端而已哉？张戴人则以风湿暍三气合而为邪，以脾湿土为风木所克，郁则热乃发，发则心火炎上，故呕吐。呕吐者，暍也。脾湿下注故注泻。注泻者，湿也。风急则转筋，转筋者，风也。可谓善推病情者乎？海藏亦谓风湿热外至，生冷内加，内外合病者，此条殆似之矣。然则此病当何以为要，谓脾胃之湿为本，诸邪感动者，为病之由。而其间脾胃有虚有实，邪有阴阳相感之孰甚者，皆宜消息处治。至若明理论谓伤寒吐利者，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者，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霍乱伤寒也。原仲景之意，岂必在饮食始为病哉？由寒邪传入中焦，胃

久困之不和，阴阳否隔，故得至此耳。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汤治之？然病有干霍乱、湿霍乱，干霍乱死者多，湿霍乱死者少。盖湿者上吐下利，则所伤之物得以出泄，胸中水谷尽则止，所以死者少。干者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则所伤之物不得出泄，拥闭正气，乖隔阴阳，烦扰闷乱，喘胀而死者多矣。嗟乎！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宁有此证耶！

疟疾证治论

张景岳著

《内经》论疟多以风寒暑湿为言。然风与暑，阳邪也。寒与湿，阴邪也。得病之由，多因夏伤于暑，汗大泄，腠理开发，因遇夏气悽怆之水，寒邪先伏于皮肤，及遇秋令，而新凉束之，则表邪不能外越，于是乎阴欲入而阳拒之，阳欲出而阴遏之，阴阳相搏而病作矣。其证大抵多热多寒，或单寒不热，或单热不寒，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或有汗无汗，或汗多汗少，或头疼骨痛，大渴引饮，或呕吐不思食，或烦躁不得眠，或大便燥结，或腹满泻利。其浅者，病在三阳，能随卫气以为出入，而一日一作；其深者，病在三阴，则邪气不能与卫气并出，故或间日一作，或三四日作。作愈迟者，其病愈深。是以疟之轻重，惟在阴阳浅深，于《本经》则有寒温瘴疟，及六经五脏之分，语无漏义矣。丹溪复有食水痰饮败血之别，此不过疟之兼证耳，岂果因此而成疟哉？其外如瘴疟者，出岭南瘴湿之地。牝疟者，多生阳气不足之人。劳疟者，表里气虚，因劳所发。鬼疟者，本无疟鬼，邪气乱神。故治疟者，当察其邪之深浅，证之阴阳，必令其自脏而腑，自里而表，由阴而阳，由晏而蚤，引而散之，升而举之，使邪气得出，自然和矣。至于痰食血气，内寒内热等证，不过随其甚者而兼治之，弗得以此为主而兼补。然邪在阳者取汗易，邪在阴者取汗难。又热多者，凉药为灵，寒多者，温药为主。其有外受风寒，内伤生冷，表里俱虚，则疟痢并作者，以疟感由经，痢感由藏，但兼表里而去，其温湿之本，亦必渐愈也。

痢疾证治论

张景岳著

痢疾即古所称肠澼也，自仲景而后，又谓之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虽有变态多端，终不外乎表里寒热。而于虚实之辨，更为切要。若以表里言之，如经云：春伤于风，夏为飧泄肠澼。又曰：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间，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如糜，是皆由于外邪，即时气相传之属也。凡邪在表者，必有表证。但兼其表而行散之，邪解而痢自愈。如无表证，则必由口腹，悉属内伤也。但伤于内者极多，因于表者，间或有之，此表里之不可不辨也。若以寒热言之，则古以赤者为热，白者为寒。至刘河间非之，如赤白相兼者，岂寒热俱盛于肠胃，而同为痢乎？盖白者肺之色也，青者肝之色也，黄者脾之色也，赤者心之色也。至色黑而亦言为热，由火过热，反兼胜己之化，故色黑也。或言痢色青白为寒者，误也。若果为寒，则不能消谷，何由反化为脓乎？又曰：若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吐痢腥秽，澄澈清冷，小便清而不涩，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者，寒证也。凡消谷者，无问痢色及他证，便为热也。其言治曰：苦能燥湿，寒能胜热，或微加辛热以佐之。又曰：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此皆河间之说也。丹溪则引之曰：赤利乃自小肠来，白痢乃自大肠来，皆湿热为本，自二子言出，而后世莫违之。虽二家方书，非无从温之治，然亦不过备立言之缺略。而其大意，则专以湿热为主。今之医家，悉

宗此训，一见痢证，无分寒热虚实。或谓欲清其火，非芩连不可；欲去其积，非硝黄不可；欲行血者，必用当归、延胡之类；欲利水祛湿者，必用五苓、益元之类；欲补中行滞者，必用槟榔、木香、枳实之类；欲和血凉血者，必用丹皮、白芍、地榆之类。朝夕更改，不过如是。及至临危，犹云湿热未除，积滞未消，举世皆然，可胜其害。愚见则大不然。夫疟痢疾发于夏秋，本因溽暑，岂云非热？但炎蒸之令，本乎天也。苟能顺天之令，焉得有病。惟因热求凉，过于纵肆，则病由乎人耳。故凡风寒之中于外者，其邪在经，病多为疟。生冷之伤于内者，其邪在脏，病多为痢，或表里俱伤，则疟痢并作，未有不中于寒而为疟为痢者。此致病之本，其为寒为热可知也。若暑邪之郁久而成热，所以痢多热证，此固自然之理。然有贪食瓜果，过伤生冷，未及郁积，随触而痢者，岂是郁热耶？又有素慎口腹，或中雨水阴寒，或因饮食之相犯，皆能致痢，是又何热之有哉？且凡病痢者，必有脓血，使无脓血，焉得为痢？盖伤其脏腑之脂膏，动其肠胃之脉络，故或寒或热，皆成脓血，若谓脓血必因乎热，岂痢疾绝无寒证耶？使必待完谷不化，痢色不变，及澄澈清冷等证，始认为寒，则其阳已尽去，脾已尽败，几于危矣。岂无其渐而遽至是哉？不知至此之由，即寒证也，矧痢因于湿生于土，夫五行之理，热因火化，寒因水化，此阴阳之不易者也。惟湿土寄旺于四者之中，故从乎火则阳土有余，而湿热为病。从乎水则阴土不足而寒湿为病，故但言湿热而不去寒湿，岂非医家之误乎？至于以赤白分寒热者，是古法本不为谬，而河间乃谓白者属肺，赤者属心，盖谓白主乎气，赤主乎血，亦近理也。若以愚见言之，则赤中未必无白，白中岂必无赤，赤白兼者，岂其寒热同病乎？但其清浊微甚，是有阴阳可辨耳。虽赤痢亦有寒证，然终是热多。白痢亦有热证，然终是寒多，其有白而热者，则证脉必热。赤而寒者，则证脉必寒，亦易辨也。若谓白必属肺，恐白痢非血化，赤必属心，恐血痢不离乎气，此寒热之不可不辨也。再以虚实言之，如头痛身热，筋骨酸痛者，表邪之实也。胀满恶食，急痛拒按者，里邪之实也。举按滑数，往来有力者，脉息之实也。烦渴引饮，喜冷畏热者，阳邪之实也。舍此之外，无可言实矣。今有以口渴为热者，不知凡系污痢，必亡津液，液亡于下，则津涸于上，焉得不渴。故当以喜热喜冷分虚实也。有以腹痛为实者，不知痢出于脏，则肠胃必有损伤，脓血切肤，焉得不痛？故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脏之阴阳，腹之胀与不胀，分虚实也。有以小水之黄赤短为实热者，不知水从痢去，溲必不长，液以亡阴，溺因色变，故当以便之热与不热，液之涸与不涸，分虚实也。有以里急后重为实热，但知湿热壅于大肠，因而重坠，不知气陷则仓廪不藏，阴亡则门户不摄，故当以病之新久质之强弱，分虚实也。若邪正不明，祸如反掌，此虚实之不可不辨也。以治法言也，则当求其所入之邪，所受之脏，以明致病之本，其他所变，皆为标也。如因于湿热者，去其湿热。因于积滞者，去其积滞；因于气者，调其气；因于血者，和其血。新感而实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虚者，当以塞因塞用，是皆常法，无待言矣。第见今人之病痢者，虚常六七，而治利者，补无一二。气本陷矣，而复行其气，后重不将甚乎？中本虚矣，而再攻其积，元气不将竭乎？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若过用推陈，血愈伤矣。津亡作渴，自宜止渴。若专于渗利，津愈亡矣。使必待血和痛止而后补，则事已无及矣。此无他，本末未明，但举现在有形之疾病，不知可虑者，在无形之元气也。苟未省夫寒热新久，而一概混治，其能免于虚虚实实之误哉。

泄泻九法论

李念莪著

《内经》之言泄泻，或言风，或言湿，或言热，或言寒，此明四气皆能泄也。又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此明脾虚下陷之泄也。统而论之，脾土强者，自能胜湿，无湿则不泻，故曰湿多成五泄。若土虚不能胜湿，则风寒与热皆得干之而为病。其治法有九，一曰淡渗，使湿从小便而出。如农人治潦，导其下流，虽处卑湿，不忧巨浸。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气属于阳，性本上升，胃气迫注，辄尔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腾，则注下自止。又如地下淖泽，风之即干，故风药多燥，且湿为土病，风为木药，木可胜土，风亦胜湿。所谓下者举之是也。一曰清凉，热淫所致，暴注下迫，苦寒之剂，用涤烦蒸，犹溽暑伊郁之时，而商飚飒然倏动，则炎燔如失矣。所谓热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气滞，食积所停，皆令人泄。随证祛逐，勿使逗留。经云：热者泄之。又云：通因通用也。一曰甘温，泄利不已，急而下趋，愈趋愈下，泄何由止？夫甘能缓急，善禁急速，且稼穑作甘，甘为土味，所谓甘以缓之是也。一曰酸收，泻下有日，则气散不收，无能统摄，则注下何时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摄之权，经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无愆，水邪不溢，故泻者，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廪得职，水谷善分，虚而不培，湿淫转甚。经云：虚者补之是也。一曰温肾，肾主二便，封藏之本，位虽属水，真阳之火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运行三焦，熟腐水谷乎？故积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母。经云：寒者温之是也。一曰固涩，注泻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以涩剂，久则变化不愆，揆度合节，所谓滑者涩之是也。夫是九者，治泄之大法。业无遗蕴，至于先后缓急之权，岂能预拟，临证之顷，圆机灵变，可以胥天下并登于寿域矣。

脚气论

王损庵著

按脚气之病，自古无有称之。自晋苏敬始，其头痛寒热类伤寒，而病起足膝肿病，则与伤寒异。其逆气上行，类风厥而痛甚，乃至闷倒，则与风厥异。其两足软弱，类痿痹而时发时止，痛惟在足，则与痿之一废不复，痹之无定所者异。致此之由，多因美饮醇醪，上承湿热之下注，蹈寒涉水，下吸清湿之上升，两者交成，故名壅疾。自东垣有南方脚气，外感清湿作寒治；北方脚气，内伤酒乳作湿热治之论。致使后人泥之，遂成南北两派。互相拘执，不知北方纵无地之卑湿，其冒雨露，履汗韈，与夫脱卸靴履，汗出而风吹之，致血凝于足，岂不与南方卑湿同类，尽属外中者乎？南方纵无潼乳之湿，其酒食过多，与脏腑所传，津液水谷停积于中而下注者，岂不与北方潼乳之湿同类，尽属内伤者乎？学者苟能圆通活变，斯万举万当矣。

叶选医衡　卷下

清　古吴　叶　桂天士选定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燥　论

沈明生著

至直大要论列病机一十九条，而遗漏燥证，为其兼乎风热之化，故但言风热而燥在其中矣。河间特补此义于《原病式》中，然义有未悉，敢再陈之。夫燥兼风化者，经云：风能胜湿，湿去则燥自生，始因风甚而燥及于肺，则木气有余，侮所不胜，而金更微邪。复因燥甚而病及乎肝，则木气亢害，承者制之，而金行报复，故筋脉劲强，口噤风痫，皮肤燥屑，收敛急切之病生矣。燥兼热化者，热即火也。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始由真阴耗竭，致有克金之火，而燥乃成。金受邪，不能生制火之水，而燥益甚。故消谷善饥，噎膈胃枯。二便闭塞，燥烈枯涸等证生矣。由热生风，由风生燥，燥又生热，循环胜复。至于髓液咸枯，燥非浅患明矣。臻燥之因，或遇阳胆司天，燥化大行；或久劳于风日之中，频迮于火燥之畔，外因也。七情不节，神伤血耗，及大病吐汗下克伐太过，亡其津液，内因也。食味辛热过多，虚劳误投温补，与夫服食家金石之剂发燥，不内外因也。凡此诸论，皆令热极生风，风火相煽，阴中伏火，煎熬津液，而燥证探矣。是以燥在外，皮肤皱揭，疥痒爪枯；燥在中，脾胃干涸，消谷善饥；燥在上，则鼻燥咽干；燥在下，则便难癃闭；兼热，则手足痿；兼风，则痉痫作。虚而燥热，必致劳咳；实而燥热，必见癫狂；挟痰食者，终为噎膈等证。治燥之法，当观沸釜之理，以血喻汤，而气喻火也。若火猛汤沸，当沃薪灭火，不使绝竭，犹用芩连、栀、膏、朴硝、大黄，大苦至寒治标等剂，清降火邪，则血不为衰，而燥不为甚也。若沸久将干，又将添益新水，使能胜火，犹用地黄、门冬、参、芪、归、芍，甘寒甘温，治本之剂，气血双补，则燥得所润，而火有所制也。昔贤云：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然则独无寒燥者乎？尝考《医垒元戎》，有五方治燥诸法元：北方其脉迟，寒燥也，宜温热药治之，如桂、附、硫黄、良姜、巴豆之属，是知燥亦兼寒。张景岳论消渴亦云：阳胜固能消阴，阴胜独不能消阳乎？经云：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之证，曾以八味丸、归脾汤，治一缙绅得愈。又如大便燥结，有系脏寒则血枯，脏冷则气涩，食少脉微为阴结者，宜半硫丸、香附汤治之。夫消渴闭结，燥证之大者，乃有属于阴寒，海藏非凿说矣。知常识变，圆妙无穷，始得不愧为司命。

火　论

刘宗厚著

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势生彰，其死甚暴。何者？盖能燔灼焚焰，飞走狂越，销铄万物，莫能过之，游行于三焦虚实之两途。故凡动皆属火化，火不妄动，随触而发。夫人在气交之中，多动少静，欲无触发可得乎？火一妄行，元气更伤，动之极也，遂与元气不两立。经云：一水不能胜二火之火，出于

天造。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龙火、雷火也。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出于人为。盖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为君主，自焚而死，此五志厥阳之火也。又考《内经》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可见火热致病者甚多。然五志之火，详于河间；君相二火，辨自丹溪，可谓无漏义矣！其见之于证也，上为喘呕吐酸，吐血衄血，气逆膈胀，瞀瘛冒昧，喉痹耳鸣等证；下为暴注下迫，下血溺血，小便淋沥，大便闭结，霍乱转筋等证；或为疮肿痈疽，寒热战栗，扰躁狂越，证见于外；或为悲哭谵妄，惊悸怔忡，骨蒸咳嗽，证发于内。凡诸火邪，不一而足，其形之于脉也。浮而洪数为虚火，沉而实大为实火，见于两寸为上焦之火，心肺是也；见于两关为中焦之火，脾胃肝胆是也；见于两尺为下焦之火，肾与膀胱是也，滑数而举按皆有力，真火也；浮而重按全无，假火也。其药之所主也，君火可以经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不可以水折，当从其性而伏之，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然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芍药泻脾火，柴胡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此皆苦寒之味，能泻有形之火耳。若饮食劳倦，内伤元气之火，宜以甘温之剂除之。如阳亢阴微，煎熬血液之火，宜以甘寒之剂降之。如门冬、地黄之属。若左肾真阴失守而火炽，则地黄、元参之类，可以壮水制阳。若右肾命门虚弱火衰，则桂、附之类，可以消阴益火。若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之中，则升麻、葛根、可以升散郁火。不明此类而求治火病，未免实实虚虚之误矣。

痰　论

徐用诚著

痰之为病，仲景论四领六证，无择叙内外三因，俱为切当。盖四领则叙因痰而显诸证者，三因则论因有所伤而成痰者也。惟王隐君论人之诸疾悉出于痰，此发前人所未论，可谓深识痰之情状而得其奥者矣。制滚痰丸一方，总治斯盛，固为简便，较之仲景无择，有表里内外而分汗下温利之法，则疏阔矣，况又有虚实寒热之不同哉。夫痰之为病，有因热而生痰者，热则熏蒸津液而成痰；亦有因痰而生热者，痰则阻碍气道而生热；有因风寒火热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饮酒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肾虚水泛为痰者。风痰多成中风瘫痪奇证，寒痰多成冷痹骨痛，火痰多成烦热喘嗽，湿痰多成倦怠嗜卧，惊痰多成心痛癫痫，气痰多成胸腹膨胀，酒痰多成呕吐泄泻。痰饮多成胁满胸臂痛，食积痰多成癖块痞满。脾虚之痰，因劳倦伤脾，痰清食少，肾虚之痰，因房劳伤肾，痿冷昏晕。然亦有痰冷而属热者，其为病状，种种难名，王隐君论中颇为详尽。学者当察其病形脉证，则知所挟之邪，随其表里上下虚实治之可也。大凡病久淹留，卒不致死者，多因食积痰饮所致。此何以故？盖胃气亦赖痰积所养，饮食虽少，胃虚痞不便虚故也。亦有治痰用峻利药过多，则脾气愈虚，津液不运，痰反生而愈甚，法当补胃清中气，则痰自然运下，此法之本也。

咳嗽要论

张会卿著

咳嗽必由于肺。而《内经》则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是不独在肺矣。盖痰有内伤外感之分，故自肺而传及五脏者有之，自五脏而传及于肺者亦有之。如风寒暑湿伤于外，则必先中于皮毛，皮毛为肺之合，而受刑不解，此则自肺而复传于诸脏也。劳欲情志伤于内，则脏气更伤，先由阴分而病及上焦，此则自脏而传于肺也。但自表而入者，其病在阳，故必自表而出之。治法宜辛宜温，求

其属而散去外邪。则肺气清而咳自愈矣。自内而生者，伤于阴也。阴虚于下，则阳浮于上，水涸金枯，则肺苦于燥，肺燥则痒，痒则咳不能已。治此者，宜甘以养阴、润以养肺，使水壮气复，而肺自宁也。大法治表邪者，药不宜静，静则留滞不静，久则必变生他病，故最忌寒凉收敛之剂。如五脏生成篇所云：肺欲辛者此也。治里证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宁，真阴不复。燥痒愈增，病必日甚，故最忌辛香助阳等剂。如宣明五气篇所云：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者此也。然表者虽宜动，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而以和解。倘专于发散，恐肺益弱，腠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剧也。治里者，虽宜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补于阴也。至若因于火者宜清，因于湿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气者理其气。虽方书所载条目极多，求其病本，则惟风寒劳损二者居其八九。风寒者责在阳实，劳损者责在阴虚，此咳证之纲领，其他治标之法，亦不过随其所见之证调之而已。至于老人久咳，则元气既虚，本难全愈，多宜温养脾肺，或兼治标，但保其不至羸困则善矣。观者详之。

虚劳论 天士改

李念莪著

按《内经》之言虚劳，惟是气血两端，至《巢氏病源》始分五脏之劳，七情之伤，甚至分六极三十二蒸，本事方更分传尸、鬼疰，至于九十九种，其凿空附会，重见复出，固无论已，且使学者惑于多歧，伊谁之咎乎？盖以《内经》为式，第以脾肾分主气血，约而该，确而可守也。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脏六腑，莫能外焉。而独居脾肾者，水为万物之元，土属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病不生。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金母，金实水深，且土不陵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火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运行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孙思邈云：补脾不如补肾。许学士云：补肾不如补脾。两先生深知二脏为生人之根本，又知二脏有相赞之功能，故其说似背，其旨实同也。救肾者，必本于阴血，血主濡之，血属阴，主下降，虚则上升，当敛而抑，六味丸是也。救脾者，必本于阳气，气主煦之，气为阳，主上升，虚则下陷，当升而举也，补中益气汤是也。近世治劳，专以四物汤加知、柏，不知血药常滞，非痰多食少所宜；血药常润，久行必至滑肠。且知、柏性苦寒，能泻实火，名曰滋阴，其实燥而损血，且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丹溪有言实火可泻，虚火可补，劳证之火，虚乎实乎？泻之可乎？矫其遍者，辄以桂、附为家常茶饭，此惟火衰者宜之。若气血燥实之人，能无助火为害哉？大抵虚劳之证，疑难不少。如补脾补肺，法当兼行，然脾喜温燥，肺喜清润，保肺则碍脾，补脾则碍肺，惟热燥而甚。能食而不泻者，润肺当急，而补脾之药不可阙也。倘虚羸而甚，食少泻多者，虽喘嗽不宁，但以补脾为急，而润肺之药宜戒矣。常见劳证之死，多死于泄泻。泄泻之因，多因于清润，司命者，能不为之兢兢耶？又如补肾补脾，法当兼行，然方欲以甘寒补肾，其人减食，又恐不利于脾，方欲以辛温快脾，其人阴阳，又恐愈耗其水。两考衡量，而较重脾者，以脾土上交于心，下交于肾也。若肾大虚而势危笃，又不可拘执，当随时参活法耳。前哲有言土旺而金生，勿拘拘于保肺，水壮而火熄，毋汲汲于清心，可谓洞达《内经》之旨，深窥根本之治者也。

吐血三要论

缪仲淳著

凡治吐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

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何谓宜降气不宜降火也？气有余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滥出上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今之疗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则专用寒凉，如芩、连、山栀、青黛、柿饼灰，四物汤加知、柏之类，往往伤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则专用人参，以致肺热，使肺愈伤，咳逆愈甚。亦有用参而获效者，此是气虚嗽咳，气属阳，不由阴虚火炽所致，然亦百不一二也，宜以白芍、炙甘草制肝，枇杷叶、麦冬、橘红、贝母、薄荷清肺，米仁、山药养脾，韭菜、降香、苏子下气，青蒿、鳖甲、银柴胡、地骨皮补阴清热，枣仁、茯神养心，地黄、山萸、枸杞、牛膝补肾，此屡试辄验之方。然阴无骤补之法，非多服不效。病家欲速其功，医者张皇无主，百药杂试，以致陨命，覆辙相寻而不悟，悲夫！何谓宜行血不宜止血也？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夫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故降气行血，则血循经络，不求止而自止矣。若有意止血则血凝。血凝则必发热恶食，及胸胁痛，病日沉痼矣！何谓宜补肝不宜伐肝也？经曰：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此三者，乃余独得之要，当为斯世告之。

诸血病论

朱端生著

经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调和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出入升降，皆有所使。故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苟调养未周，而内动于相火，外伤于寒热，则气血乱其常度，而病生矣。凡阳盛阴虚，有升无降，血随气升，越出上窍，则上见于鼻。故鼻中出者为衄血，以鼻窍通于脑，火上冲于脑，又肺窍通于鼻，火内炎其金也。口中出者为吐血，又有呕血、咯血、咳血、嗽血之不同焉。吐血者，血虽出而无声。一吐辄以升计，甚至斗许，而色顿白，举体懈惰，乃阳明胃经之火上逆。证虽极阴，而实易治，以邪浅在腑，未动脏阴，又阳明为气血俱多之经故也。呕血者，血每出则先有呕逆声。其血必紫黑成块，胁痛内热，气塞烦闷，乃肝厥阴经之火，或盛怒不和所致，急宜降气清火，以肝为牝藏，为纳血之海，其气最宜静固。一有不宁，则冲脉腾沸，譬如大海生涛，未有不拍天而撼岛者，倘迁延不治，必至上涌不止而死矣。咯血者，每血出喉中先痒，痒则所咯皆血，其血或鲜或紫，或兼有痰，口燥嗌干，心虚惊悸，乃手少阴君火太盛。或夏月暑热伤心所致，宜清心降火，若由于惰思者，又宜于自己消息之，苟患是而一任其纵横，虽琼浆玉醴，其如心病何哉？咳血者，其证必先病咳嗽，咳之不已，复有鲜血，即世所谓虚劳之证。或痰内有红丝，是为肺痿，皆阴精亏损，阳火亢极，销铄肺金所致，患此必十死八九，最为难治。嗽血者，素未尝病咳，而又无咳逆声，但痰嗽则必有血，四肢无力，或兼泄泻，乃郁结伤脾，或久坐卧伤气所致，宜培补真元，虽人参、煨姜，亦可选用，惟忌苦燥，以苦伤阳而燥伤阴也。唾血者，每有鲜血必随唾而出，骨蒸内热，干咳肌瘦，乃肾水枯涸，火反内淫，或入房太甚，阴虚火盛所致，与肺病咳血同为危候。治此者，必曲尽其术，天始宽旋，毋专恃功于知药也。又血从齿龈出，谓之牙宣，胃与肾之火也。血从汗孔出，谓之肌衄。从舌出，谓之舌衄，心与肝之热也，此皆血之见于上者也。其病于下，在大便，则有肠风、脏毒、滞下、便红之殊，在小便，则有赤淋、溺血、带下、崩中之异。肠风者，其人本肠胃畜热，热

则生风，或邪气外入，渗透肠间，其血来色必清淡。藏毒者，喜食膏粱，过耽醇醴，或偏服热药，蕴毒脏腑也，其血来必浑浊。滞下之由，多由湿蒸热瘀，故必脓血相杂，里急后重。便红之病，多由脾虚先统，故但有血而无脓，澼澼作声，赤淋则溺管涩痛，法宜清利，溺血便是溺中见红，法当凉解。带下者，经水淋漓，如带不断之谓。崩中者，血下崩腾，妄行不止之称。二者于妇人多有之，此皆血病之见于下者也。其病于内，则热胜于阴，必发疮疡，湿滞于血，必发痛痒瘾疹，凝涩皮毛，则为冷痹，损坏肌肉，则为破伤。病于外，则跌仆留瘀疼痛，寒冷相搏，必凝取成瘕。畜于上焦，人必喜妄；畜于下焦，人必如狂。此又血证之见于内外者也。先哲云：血贵宁静，不喜疏动，疏动则有泛溢之虞。又云：血宜流通，不当凝滞，凝滞则有瘀蓄之患。人苟能善调其营，静而不至于凝，通而不至于动，则经脉流行，皮肤润泽，筋骨强劲，关节清利矣。又何有以上数者之病哉？

内伤余议

王安道著

尝观东垣内外篇辨曰：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自此议一出，而天下后世，知内伤外感之有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其惠也不亦大哉？然夷考其说，犹或有可疑者，僭用条之如曰饮食劳倦伤而内热者，乃阴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内热极乎胸中。又曰：经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惟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云：甘温能除大热。又曰：饮者无形之气，伤之则宜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食者有形之物，伤之则宜损其谷，其次莫如消导。若此者，皆不能使人无疑者也。谨按调经论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嗟乎？此内伤之说之源乎！请释其义如左。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脏腑言者。如上下前后升降呼吸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亢极而为火矣。况水谷之味又少入，是故阳愈甚而阴愈衰，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下焦阴分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劳役者，过动皆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食少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阳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今胃不纳谷，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寻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内热也。东垣固宜引此段经文，以为内伤发热之本，乃反不引而谓阴火乘其土位，故内热及胸中，此不能无疑者也。夫阴火二字，《素》、《难》未尝言，而东垣每每言之。《素问》止有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二句，而守真推其为命门属火不属水，引仙经心为君火，肾为相火以为证，然亦不以阴火名之，是则名阴火者，其东垣始欤。窃谓内热之作，非皆阴火，但气郁则成热耳。虽曰心为君不主事，然《内经》所叙诸病之属热者甚众，岂君火不能为病，而直欲纯归之阴火乎？至真大要论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夫劳则动之大过，而神不宁矣，故温之，温之者，养也，所谓调其饮食，适其起居，澄心息虑，从容以待其真气之复也。《礼记》所谓柔色以温之，即是此义。今东垣乃以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之虚而泻火邪；又易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之言，而遍考《内经》并无此论，此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亦惟气

温而味甘者，斯可矣。养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证则不可。阴阳应象论所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其温字亦是滋养之义，非指药也。夫形不足，乃阳虚而不充也。气者药之气也，药有气厚气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属阴而滋精；气厚者，属阳而滋形。今以药气厚者滋阳，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虽以药温养之，亦未尝不兼乎调饮食，适起居，与澄心息虑者也。温字固具二义，然终不可视为温凉之温。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推焉，则其义自著矣。夫五行运于天，则无形质可观，其丽于地，则有形质矣。金木水土，有形有质者矣。火者，有形而质不实者也，酒性虽热，体同于水，今东垣乃谓饮者无形之气，此又不能无疑者也。既待发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谓之无形之气乎？且劳倦伤、饮食伤二者虽俱为内伤，然不可混而为一。《难经》云：饮食劳倦则伤脾，盖谓脾主饮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饮食失节，劳役四肢，皆能伤脾，非谓二者同类而无辨也。夫劳倦伤、饮食伤，虽与风寒暑湿有余之病不同，然饮食伤比之劳倦伤又不同者，诚当于不足之中，更观其有余不足也。夫饥渴不饮食者，胃气空虚，则为不足，固失节也，以伤言则不足，以停滞言则有余矣，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亦有物滞气伤，必消补兼行者；亦有物暂滞而气不甚伤，独宜消导者；亦有既停滞，不复自化，不须消导，但当补益，或亦不须补益者，洁古枳术丸、东垣橘皮枳实丸等，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他如木香分气丸、导气枳实丸，虽无补益，然施之于物停滞气不甚伤者，岂不可哉？但不宜视为通行之药耳。且所滞这物，非枳术之力所能去者，安可泥于消导而不知变乎？故备急丸、感应丸之推逐者，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将兵者，攻亦当，守亦当；不善将兵者，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败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观乎此，则知消导推逐补益之理矣！若夫劳役伤，则纯乎补益，自不待议，虽东垣丁宁告戒，然世人犹以苦寒之剂，望除劳倦内伤之热，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热已极，药不能胜耳。医者病者，一委之天命，皆不悟其妄治之失，呜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哉？夫东垣先哲之出类者也，奚敢轻议，但嫌白璧微瑕，或贻后人毫厘千里之谬，故不得不僭陈耳，知我者其鉴之。

五郁六郁解

沈明生著

夫郁者，闭结凝滞瘀畜抑遏之总名。《内经》五郁，以运气言也。丹溪六郁，以病因言也。以五郁言之，有诸家之释。然张氏之说为得其正，其说曰：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作矣。故或郁于气，或郁于血，或郁于表，或郁于里，或因郁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郁。郁而太过者，宜裁之抑之；郁而不及者，宜培之助之。大抵诸病皆兼郁，为治有不同。所谓木郁达之者，达、畅达也。凡木郁之病，风之属也，其脏应肝胆，其经在胁肋，其主在筋爪，其伤在脾胃，在血分，其性喜调畅。故在表者，当疏其经；在里者，当疏其脏，但使气得通行，皆谓之达。诸家以吐为达，又安足以尽之？火郁发之，发、发越也。凡火郁之病，为阳为热之属也。其脏应心，主小肠三焦，其主在经络，其伤在阴分，火之所居，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揭其被，皆谓之发，非止于汗也。土郁夺之，夺、直取之也。凡土郁之病，温湿之属也。其藏在脾胃，其主在肌肉四肢，其伤在胸腹，土畏壅滞。凡滞在上者，夺其上，吐之可也；病在中者，夺其中，伐之可也；病在下者，夺其下，泻之可也。凡

此皆谓之夺，非止于下也。金郁泄之者，泄、疏利也。凡金郁之病，为敛为闭，为燥为塞之属也，其藏应肺与大肠，其主在皮毛声息，其伤在气分，或解其表，或破其气，或通其便，故在表在里，在上在下，皆可谓之泄也。水郁折之者，折、调制也。凡水郁之病，为寒为水之属也，水之本在肾，水之标在肺，其伤在阳分，其反克在脾胃，水性喜流，宜防泛滥，折之之法，如养气可以化水，治在肺也；实土可以制水，治在脾也，壮火可以胜水，治在命门也；自强可以帅水，治在肾也；分利可以泄水，治在膀胱也。凡此皆谓之折，岂独抑之而已哉。郁有五，法亦有五，郁去则气调矣。又以六郁言之，如气郁者，必胸腹满痛，其脉沉涩；湿郁者，身体重著，或关节疼痛，遇阴寒即发，其脉沉缓；痰郁者，动则喘息，起卧怠惰，其脉沉滑；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其脉沉芤；食郁者，嗳酸恶食，痞块腹胀，其脉气口沉紧；热郁者，瞀闷口干，小便淋赤，其脉沉数，六郁不言风寒者，盖风寒郁则为热故也。然丹溪又云：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生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是郁虽有六，又皆相因为病者也。夫治六郁者，以越鞠为丸为主方，固为尽善，但郁者至久，元气未有不伤，克伐屡投，随散而随郁者，比比然也。于此当顾虑根本，权其重轻，或攻补兼施，使邪衰而正胜，或专行于补益，俾养正以除邪。然郁在气血者，当以有形之药，分气血以疗之，医者之责也。若郁在情志者，即当以情志解散，此无形之气药，病者所自具也。知乎此而立五六之治，思过半矣。

诸气不当作寒治论

刘宗厚著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原出中焦，总统于肺气，曷常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变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为浊，行者遏抑而反止，表失外护而不知，里失健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炽于肺，气乃为病，何者？气本为阳，反胜则为火矣。河间有曰：五志过极，皆为火也。何后世不本此议，而以香辛燥热之剂，概作寒治，所据何理？且言指迷七气汤，用青皮、棱、术、益、桂之属，可以通七情，混同一义，不按某药治某病，以下诸方。尤有甚焉者，兹不具论，不知经言九气之治，各有分别，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云云，何尝混作寒论，而以燥热之剂通治诸气。若用燥热之剂，不过暂却滞气，冲快于一时耳。滞气暂开，久而复郁，郁至久而生热，热积久而生痰，痰饮下隔，升降不行，浊气混濛，清虚耗竭，此习俗相沿之误，莫能救挽者。又有肾虚不能摄气归元，用黑锡丹、养气丹，以有形金石，镇无形之气，譬以石投水，水固未尝沉也，岂不殆欤？丹溪云：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其热为甚。自觉冷者，非真冷也，火极似水，阳亢阴微，故有此证，认假于真，可胜道哉？大抵七情伤气，郁结不舒，痞闷壅塞，发为诸病，当详所起之因滞于何经，始则用辛温以散之，稍久即以辛平和之，辛寒折之。然药中有行散者，有损泄者，用之能却气之标，而不能制气之本，岂可久佐以燥热之药，以火济火，混同为治，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气作火论，与病情相得。丹溪《局方发挥》云：冷生气者，出于高阳生之谬言也，是非身受寒气，口食寒物而遽论寒者，吾恐千不得其一二也。

肿胀引经别证辨

张会卿著

肿胀一证，经云：五脏六腑，无不有之。

再考全经，如脉要论曰：胃脉实，气有余则胀。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胀心而痛。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应象论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此皆实胀也。太阴阳明论曰：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脏则腹满闭塞。师传篇曰：足太阴之别，分孙虚则鼓胀。此皆虚胀也。经脉篇曰：胃中寒则胀满。方宜论曰：脏寒生满病。风论曰：气隔寒不通则善胀，失衣则善胀，皆寒胀也。阴阳别论曰：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诊要经终篇曰：手少阴终者，腹胀闭，足太阴终者，腹胀闭，此心脾受伤之胀也。此外如六元正纪、至真大要等论曰：太阴所至为跗肿，及土郁之发，太阴之初气，太阴之胜复，皆湿胜之肿胀也。或曰：水运太过，寒胜则浮。或曰：太阴司天，太阳胜复，皆寒胜之肿胀也。或曰：少阴司天，少阴胜复，少阳司天，少阴胜复，热胜则肿，皆火胜之肿胀也。或曰：厥阴司天在泉，厥阴之复。或曰：阳明之复，皆水邪之侮土，及金气反胜之肿胀。由是观之，则不惟五脏六腑，即五运六气，亦各有肿胀矣。然经有提其纲者，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可见诸经虽皆有肿胀，无不由于脾肺肾者。盖脾土主运行，肺金主气化，肾水主五液，凡五气所行之液，悉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乎三经也。但阴阳虚实，不可不辨。大抵阳证多热，热者必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及于外者多实；先肿于外，而后及乎里者多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者多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者多虚；脉滑数有力者多实；弦浮微细者多虚；形色红黄，气息长者多实，容颜憔悴者，声短促者多虚。凡诸实证，必以六淫有余伤其外，饮食怒气伤其内，故致气逆不行，三焦壅闭。此则多在气分，无处不到，故不分部位，而多通身浮肿。又或气实于中，又为单腹胀急，然阳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于数日之间，此惟少壮者多有之。但破其急气，利其壅滞，则病无不愈，此治实之道也。若是虚证，必以五志积劳，酒色过度，伤其脾肾，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此多成于中年之外。其形证脉气，必有虚寒之候，显然可见，非若实证之暴至，而邪热壅结，肝气悍逆之有因也。则治实恒易，理虚颇难耳！然虚有在气者，有在水者。在气者，以脾气虚寒，不能运化，所谓气满中虚者。在水者，以脾虚不能制水，则寒水反侮脾土，泛滥为邪。其始也，必从阴分渐次而升，按肉如泥，肿有界分，所谓水膨水胀者也。然水虽制于脾，实则统于肾。盖肾本水藏，而元阳生气所由出。若肾中阳虚，则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阴阳不得其正，则化而为邪矣。夫气即火也，精即水也，气之与水，本为同类，但在化与不化耳。故阳旺则化精而为气，阳衰则不化而为水，即为邪。凡火盛水亏则病燥，水盛火亏则病湿。故火不能化，则精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所以水肿之证，多属阳虚，故曰寒胀多，热胀少也。然观丹溪之治肿胀云：清浊相混，隧壅闭而为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肿满。治宜补其肝，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邪贼之患，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夫制火可以保金，独不虑其害土乎？若以此法，施于阳实而热者则可，若以治阳虚而气弱者，岂不反助阴邪而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虚实，专执下则胀已之一法，虽得少宽于一时，真气愈衰，未几而肿胀再作，遂至不救，殊可叹也！余于此证察其实者，直清阳明，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肝肾，渐次康复；或虚实混淆，阴阳疑似者，宁先以治不足之法，探治有余，若不投而病反加者，不宜补也，不妨易辙，自无大害。若误以治有余之法治不足，而曾经峻攻者，真气复伤，虽神丹不能疗矣！其有不大虚不大实者，先以清利见攻，继以补中调摄，此治虚之道也。

又有标实而本虚者，泻之不可。攻之无功，极为危险。在病名有鼓胀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皮肤绷急，多属于气；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即血也。在女科有气分血分之殊，气分者，心胸坚大，而病发于上，先病水肿而后经断；血分者，血结胞门，而病发于下，先因经断而后水肿。在治法有理肺理脾之殊，先喘而后胀，治在肺；先胀而后喘，治在脾。以上诸治，其大略也，贵在神而明之，庶可免于虚虚实实之害矣！

腹胀禁用攻泻论

喻嘉言著

从来肿病，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肿，则为难治。此其间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盖传世诸方，皆是悍毒急攻之法，耗损真元，亏伤脾胃，可一而不可再。用药纵取效于一时，倘再腹肿，则更无法可用矣！且遍身俱肿者，五脏六腑各有现证，故泻肝泻肺泻膀胱大小肠之药，间有取效之时。而单单腹胀，则中州之地久窒其四运之轴，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聚结，牢不可破，实因脾气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尚敢漫用乎？且肿病之可泻者，但可施之西北盛壮之人，及田野农夫之流，岂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设谓肿病概可用之，大满大实，必从乎泻，而病后肿与产后肿，亦将泻之耶？且古方原载肿病五不治：唇黑伤肝，缺盆平伤心，脐突伤脾，背平伤肺，足底平伤肾，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非皆为不可治之证而设，后人不察，概从攻泻者何耶？所以凡用劫夺之药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观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而致。觉此身之元气，转于此身为难者，直有驱良民为寇之弊，所谓亦子盗兵，弄于潢池熏其然乎？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也；则有招纳一法，升阳举气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俱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无余蕴矣。

喘胀标本论

王汝言著

喘胀二因，皆小便不利，喘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但证有先后之殊，而复有标本之异，可得而辨焉。何则？先喘而后胀者，生于肺；先胀而后喘者，生于脾。盖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经曰：肺朝百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是小便之行，由于肺气之降下而输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则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渐短，以致水溢皮肤而生肿满焉，此则喘为本而胀为标也。脾土恶湿，外主肌肉，土能克水，若脾土受伤，不能制水，则水湿妄行，漫渍肌肉，水既上溢，则邪反侵肺，气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则胀为本而喘为标也。属肺者，当清金降气，而行水次之；属脾者，当实脾行水，而清金次之。苟肺证而用燥脾之药，则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药，则脾得寒而胀愈甚矣。治喘胀者，但知实脾行水，不知分别脾肺先后之证，故为发明之。

喘哮短气气逆息贲辨

梅公壁著

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又云：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穹壤判。此言人生之气出入升降，贵乎往来不穷，乃成生生之妙用。若外为六淫所伤，内为七情所结，则喘哮、短气、少气、气逆、息贲之证，种种作矣。然何以辨之？喘者，促促气急，喝喝痰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由于肺气感邪，肺叶张举，或虚而挟寒；或实而挟热，或水气上乘，虚火上炎；或气郁所感，脾胃不足，皆有此候。风寒必有冷痰如冰之证；实热必有壅盛燥渴之证；水

气必胁下胀满有声，四肢浮肿；虚火必得食即减，食已即发，乍进乍退；气郁必鼻息引张，烦闷胸满，胃虚必气道奔急，喘甚不休。治者随证而施。使浮游之火下降，清肃之令下行，自不复有火矣。哮者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圣济总录》名为呷嗽是也，以胸中多痰，结于喉间，与气相系，随其呼吸有呀呷之声。得之咸酸太过，积热胶痰，痰去则声少息。倘不节口，而胸中未尽之痰，得新味相结，哮又作矣，治之以吐痰为生。若遇冷而发者，因中外皆寒，宜温其肺金。若寒包其热者，宜清肺药中兼加发散，则自然愈也。短气者，呼吸虽急而不接续，似喘无痰声，亦不摇肩呻吟，而无痛禁，虽若气上冲，实非气上冲也。凡气食阻者宜泻之，元气虚者宜补之。少气者，气少不足以言，即经所谓言而微，终日复言，为夺气之候，皆因中气不足所致，故短气犹有属实，少气惟有补虚而已。逆气者，但气上奔急，肺壅而不下，若有不能呼吸之状，实于哮喘短气不同。息贲者，五积中之肺积也，喘息奔急，亦名息积，右胁下必有积块以别之。人之五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总司，其体清虚，有升有降，即出入皆利，其用健运，少气少血，即升降无资。故喘哮诸证，皆在肺金分野，治之亦宜在肺。然属实者，毋庸更论；属虚者，又应变通。如土虚而不能生金者，则治在脾而中枢能运；或肾虚而不能纳气者，治在肾而北门有锁。皆以气味厚药，实其中下二焦之间，不得泥夫壅逆之候，而束手逡巡也。

哕逆咳逆干呕呕吐五证辨

阐要编

哕逆者，哕而气逆也。俗所谓发呃、吃逆、吃忒，总当名哕是也。咳逆者，咳而气逆也，咳嗽之咳也。干呕者，空呕也，声出而物不出也。呕者，声物兼出也。吐者，物出而声不出也。此数者，方书每混论无别，何以辨之？《灵枢》曰：胃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素问》曰：病深者其声哕，《伤寒论》有食谷者哕，有饮水、火劫、失下、妄下诸逆治。至病深者哕，盖指俗论发呃而吃吃然有声者为哕也，《千金方》谓咳逆为哕逆之名非矣。《素问》云：岁金太过，有病咳逆，少阳司天，初之气，二之气，俱有病咳逆。又金郁之发，民病咳逆，盖皆论肺金及火为病，分明指咳嗽之咳，因气逆者而名为咳耳，乌得与哕逆紊乎？仲景《伤寒论》咳逆者，仅见于辨脉、平脉二篇，至《金匮要略》称咳逆者叠出，可略举而证也。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为肺痈？寸口脉微而数，微则多风，数则为热。且云：风伤皮毛，合于肺则咳。又曰：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又肺痈胸满，一身微肿，咳逆上气，喘鸣迫塞，泻肺汤主之。又曰：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此皆咳而气逆为病也，须知论咳而或曰咳，或曰咳逆。同一咳证而已。兼以逆字言者，不过因咳而气上逆耳，是即喘吐哕呕，有曰喘逆、吐逆、哕逆、呕逆类耳。《明理论》以辨脉篇咳逆脉散者，入于咳冷之条，而与哕目为一类。谓哕则吃吃然有声者。斯皆合仲景之旨矣，奈何论声则是，论名则非。故又曰：哕者，咳逆是也，附和《千金》之说，强合二证为一名矣，由是后世以吃逆忒逆为咳逆者纷纷。王安道既知咳嗽为咳逆，又认有吃忒之咳逆，故亦蹈俗呼之弊。良由昧于哕耳，谓干呕乃哕之微，哕乃干呕之甚。干呕者，其声轻小而短。哕者，其声重大而长。夫二者虽有微甚之分，盖一证也，安道此说，强分一证为二名矣。干呕虽甚，可变为哕哉。若视干呕为病轻，断为病重，遂断声有轻重大小长短，以干呕甚为哕，因引《素问》病深者其声哕之句，以证哕病重于干呕，不思人病重时，每有作哕忒声者，非病深而哕者乎。反以干呕之甚者名哕，未免以吃忒之当名哕

者为咳逆矣，欲辨昔人之非，得毋转相紊乱乎？或曰：子以安道为非。然《要略》有云：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岂非干呕哕乃同类之一证，故合言之耶。余曰：此正干呕且哕二证互见，故并言之也。然则所谓干呕吐逆吐涎沫，用半夏干姜散者，亦干呕与吐逆并言也，亦可视为同类之一证哉。安道之论哕与咳逆，余虽未能从，若夫干呕与吐之辨，则信乎千古定论也。其曰：呕兼声物，故无物而声空鸣者，谓之干，干犹空也。至于吐则必有物矣，其可谓之干。仲景于呕字加一干字，所以别，夫呕为声物俱去也。又仲景尝言欲呕矣，未尝言欲干呕欲哕也。夫欲之为义，将出未出而预觉之者，惟有形之物则然，无形之声则不然也。呕与吐，主物言，故可谓之欲，干呕与哕主声，故不可谓之欲。发明声物兼出为呕，物之独出为吐，声之独出为干呕，声独出而吃忒作声为哕逆，咳嗽上逆为咳逆，孰能易其言哉？

噎膈反胃本于阴枯阳结论

闻要编

噎膈反胃，多因于内伤。忧郁失志，及恣意酒食，纵情劳役，以致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成也。经云：三阳结谓之膈，三阳，手太阳小肠、手阳明大肠、足太阳膀胱也。盖小肠热结，则小水短少，而火气不泄；大肠热结，则大解不利，而郁热难除；膀胱热结，则津液不充，而道路蹇涩；三阳并结，则前后之气不行。下既不行，则火邪上逆。气火上逆，则痰涎愈生。痰涎生则往来之气愈阻，而呕逆噎膈之证起矣。且也重伤之以七情，更感之以六气。或不戒炙煿肥腻之物；或妄投辛香燥热之剂，遂使火邪愈炽，津液枯，痰涎愈结，病情愈深，岂易疗哉？须分上中下三焦以治之。夫咽嗌梗塞，气不顺行，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其槁在咽门，名之曰膈。其或食下则胃脘作痛。烦闷不安，须臾吐出，食出而安，其槁在贲门，名之曰噎。噎者属上焦，其或食虽可下，良久复出。槁在幽门，名曰反胃，亦曰胃反，此属中焦。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出完谷，小便赤，大便难，或如羊矢，其槁在阑门，亦名反胃。上属下焦。然壮者犹或可治，当用透膈疏气，化痰清火，健胃和脾之剂。经又曰：噎膈多生于血下，反胃亦生于脾弱。东垣曰：脾、阴也，血亦阴也，阴主静，内外两静，则脏腑之火何由而生？金水二脏有养，阴血自生，肠胃津液传化合宜，噎膈反胃之有哉？

三消证治论

张景岳著

夫三消者，即《内经》之所云消瘅、消中也。多饮而渴不止为上消，如气厥论云：肺消、膈消，奇病论云：消渴是也。消谷善饥为中消。如脉要精微论云：瘅成为消中。师传篇云：胃中热则消谷是也。溲便频膏浊不禁为下消，如病形篇云：肝肾脉微小为消瘅，肝肾在下是也。何柏斋斋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为寒湿，火为燥热，火性炎上，水性润下，惟火在下，水在上，方为既济，而坎离相交。若水偏盛不交，则为肿胀，火偏盛不交，则为消渴，惟制其偏而使之交。斯为善治者矣。《袖珍》云：人生之有肾，犹水之有根，故肾脏受病，必先形容憔悴，虽加滋养，不能光泽。凡患此证，皆肾经为病，由壮盛之时不能保摄，恣情快欲，或饮酒无度，或嗜炙煿过多，或久服丹石之药，遂致肾水枯竭，心火燔灼，三焦猛烈，五脏煎熬而消渴生焉。治当补肾水，泻心火，除肠胃燥热之盛，济身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血气和平，其病自已。此治消渴者但察其虚实，清火壮水，或滋泻。随所宜而用之法也。然《内经·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其传为风消。此阳明为十二经之海，

土衰而木气乘之，故为肌肉消也。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言元阳之衰，而金寒水冷，则为肺肾之消也。病形篇曰：五脏之脉微小者，皆为肺痹。此言寸口之脉弱见于外，以气血之衰而消于内也。又气交变大论曰：岁水太过，上临太阳，民病渴而妄冒。五常政大论曰：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嗌干，渴而欲饮，是皆以阴抑阳，以水制火，必以温剂散去寒邪，其病自愈也。由是观之，又乌得概作热治哉？余尝治一缙绅，年逾四旬，因案牍积劳，致神困食减，时多恐惧，上焦无渴，不嗜汤水，或少饮则沃而不行，每至夜必去溺三十余合，半皆津液。最后延余诊视，因相告曰：自病以来，通宵不寐者，已半载余，间或朦胧睡去，必梦见亡人凶丧等事，又与鬼魅相亲。余谓之曰：此思虑积劳，损伤心肾。元气既亏，则阴邪胜之。故多阴梦，阳衰则气虚，阳不帅阴，则水不化气，故饮虽少而阴浊多也。此正《素问》饮一溲二之疾，幸脉犹带缓，肉尚未脱，胃气尚行，可以无虑。必俟阳气渐回，则阴邪自渐退矣，乃用归脾去木香，八味去丹泽，一以养阳，一以养阴。至三百余剂，人参二十余斤而后愈。此正肺消于上，精消于下之证。可见消亦有阴阳，医断不可执滞而不通也，知我罪我，其鉴予言。

三消从火断论

张戴人著

八卦之中，离为烜物。五行之中，火能焚物。六气之中，火能消物。故火之为用，燔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砖，炼金则消而为汁，煅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盐，炼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涸于壮火。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无物不长。入火之物，无物不消。无一身之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不已，则消及于肝肾；外甚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问》有消瘅、消中、消渴、风消、膈消、肺消之说。消之证不同，归之于火则一也。故消瘅者，众消之总名；消中者，善饥之通称；消渴者，善饮之通谓，惟风消、膈消、肺消三说，不可不分。风消者，二阳之疾，多风邪所鼓。格拒贲门，消铄肠胃，水不能咽，口干善渴。经曰：二阳结，为之消，善食而瘦者，名曰食体是也。膈消者，金受火邪，善饮数溲，变为水肿。经曰：心移热于肺，为膈消是也。肺消者，肺外为寒邪所搏，阳气不施，内为火所燥，元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瘡著，溲溺积湿而频下，上饮半升，下行十合。经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是也。膈消不为寒所薄，阳气得以散于外，为可治。肺消为寒所薄，阳气自溃于中，为不可治。夫消者必渴，渴亦有别。膏粱之人，多肥甘之渴，与药石之渴；藜藿之人，则惟燥热之渴而已。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善饥。火在下者善渴。多饮而数溲，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火遍上中下者，饮多而数溲，此其判也。后人断消为肾虚，水不胜火之故，其用药则又非是，何也？以八味丸治消水不能生，而火反助也，惟河间制言立法，甚得《内经》之旨，而世俗不知。故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水润少濡，不能杀炎上之势，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不戒嗜欲，不节喜怒，不减滋味，则病已而复作。能知此者，消渴不足忧也。

消渴亦有属寒辨

朱端生著

按消渴之证，虽由火热，然亦有属虚寒者。如《内经》所云：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之证是也。盖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其肺所受之津液，俱赖心火以熏蒸之，故能上及耳。设心火既衰，则上下不交，阴阳失偶，津液何由熏蒸上达哉？故肺燥则求救于水，究无火以熏蒸，则愈饮愈渴。上饮半升，下行十合，譬之釜底有火，则釜中水沸，自然暖气升腾，其盖有汗。若火灭水寒，则气不上行，釜盖自无以润，此理之必然也。今之医者，不达其故，谓内为热所伤，外为寒所膈，其亦不思之甚矣！其心火者，君火也，虽不可以妄动，而亦不可消灭。今《内经》言移寒于肺，明是火衰之候，与下文心移热于肺为膈消，火甚铄金之病，二证迥然各别，何得一概作热治之乎？若果然，则能消水矣，何反饮一溲二乎？昔人以八味治渴，正为此证。倘不明阴阳虚实，概用寒凉之剂，未免增其病耳，故辨及之。

首疢论梅公燮增改

王损庵著

方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深而远者，名头风，作止不常，愈后仍发，皆当验邪所从来，乃世俗不作风医，即从寒治，安知《内经》有不一之邪乎？如云风从外入，振寒汗出头痛。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大寒内至骨髓，髓以脑为主，脑逆故头痛。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少阳司天，初之气，候乃大温，病气发于上，头痛。二之气，热郁于上，头痛，又火淫所胜。民病头痛，湿淫所胜，头痛时眩。凡此皆六淫相侵，与清阳真气上薄而痛者也。有云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头痛巅疾，下虚上实，心热甚，头痛面赤，肺热病。头痛汗出，肾热病。头痛贞贞淡淡然，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益悲泣，贞贞头痛。头半寒痛，膀胱足太阳所主；头囟顶脑户中痛，胆足少阳所主。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乱于清道，壅遏经隧而痛也。盖头象天，天府清阳之气，皆会于此，五脏清华之血，亦注于此，于是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逆，皆能相害。或蔽冒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因邪气相薄，郁而成热，脉满则痛。若邪气稽留，脉满而气血乱，则痛甚，是实痛也。若寒湿所侵，真气虚弱，虽不相薄成热，然邪客于脉外，则血泣脉寒，寒则缩卷筋急，外引小络而痛。得温则止，是虚痛也。因风痛者，抽掣恶风，或无汗；因热痛者，烦心恶热，或有汗；因湿痛者，头痛而遇天阴更甚；因痰痛者，头昏而愦愦欲痛；因寒痛者，结急而恶寒战栗；气虚而痛，遇劳则甚，其脉大；血虚而痛，善生惊惕，其脉芤；伤食头痛，痞塞咽酸而恶食；伤酒头痛，恶心眩晕而吐酒。更有偏头风者，在左属风与血虚，在右属痰与气热。雷头风者，或因风邪所客，起块起核；或因痰火上逆，如蝉如雷。真头痛者，上引泥丸，死于旦夕。大头痛者，肿大如斗，疫气时行。眉棱骨痛者，风寒痰热皆得干之。头风白屑者，木旺凌脾，金来报复。头痒者，湿也痰也，二者皆能郁。头摇者，风也火也，二者皆能动。用是分别施治，无不得矣。

心胸胃脘胁腹诸痛辨

李念莪著

《内经》之论心痛，未有不兼五脏为痛者，独详于心而略于胸腹，举一以例其余也。心为君主，又不受邪，受邪则本经自病，名真心痛，必死不治。然经有云：邪在心则病心

痛，喜悲眩仆，此言包络受邪，在腑不在脏也。又云：手少阴之脉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此言别络受邪，在络不在经也。其络与府以邪，皆因怵惕思虑，伤神涸血，是以受如持虚。而分论九种。曰饮、曰食、曰热、曰冷、曰气、曰血、曰悸、曰虫、曰症，苟不能遍识病形，将何以为治耶？胃属刚土，列处中焦，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壮者邪不能干，怯者著而为病。偏热偏寒，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薄而痛。肝木相乘为贼邪，肾寒厥逆为微邪，挟他藏而见证，当与心痛相同，但或泻或胀，或呕吐，或不能食，或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浮而黄。本病与客邪必参杂而见也，胸痛即膈痛，其与心痛别者，心痛在歧骨陷处，胸痛则横满胸间也。其与胃脘痛别者，胃脘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经曰：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胸在胸胁，此以胁属心也。肝虚则胸痛引背胁，肝实则胸痛不能转侧。此又以胸属肝也，夫胸中实肺家之分野，其言心者，以心之脉，从心系却上肺也。其言肝者，以肝之脉贯膈，上注于肺也，胁痛旧从肝治，不知肝固内舍膺胁，何以异于心肺，内舍膺胁哉？若谓肝经所过而痛。何以异于足少阳心主所过而痛哉？若谓经脉挟邪而痛。何以异于经脉所过而痛哉？故非察色按脉，细审各经气变，卒不能万举万当也，且左右肝肺气血阴阳，亦有不可尽拘，而临证者可无详察耶。腹痛分为三部，脐以上痛者，为太阴脾；当脐而痛者，为少阴肾；少腹痛者，为厥阴肝，及大小肠冲任四经，每部各有五贼之变，七情之发，六气之苦，五运之邪，至纷至博，苟能辨气血虚实，内伤外感而为之调剂，未有不中痛情者矣。

心　痛　解

李念莪著

夫心者，君主之官，一身之所听命焉。故五脏失治，皆为心痛之病，经中刺治分经，理甚明悉。若是金针用药，尤宜详察。肾心痛者，多由阴邪上冲，故善瘈。如从后触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滞，故胸腹胀满。脾心痛者，多当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郁，病在血分，故色苍苍如死状。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故动作则痛益甚。若知在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通之，火多实则清之散之，寒多虚则温之补之，必随手取效也。凡诸经心痛，心与背相引，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宜急温其经。诸府心痛，难以俯仰，小腹上冲，卒不知人，呕吐泄泻，其势甚锐，急宜温其腑。至脏邪乘心，名真心痛，手足青至节，不可救药者，多宜急温其心包，并注邪别脉。然心痛甚者，脉必伏，以心主脉，不胜其痛，其脉自伏也，切不可因其脉伏神乱。该为心虚，而用地黄、白术补之。盖邪得温药则散，得寒腻药则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温散之后，方可阴阳平补之。

痛无补法辨

张景岳著

后世治痛之地，有曰痛无补法者；有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者，有曰痛随利减者，人皆传诵以此为不易之。法凡是痛证，无不执而用之，不知痛而闭者，固可通之。如经云：热结小肠，闭而不通之类是也。痛而泄者，不可通也，如经云：寒客小肠，后泄腹痛之类是也。观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最妙，曰：治实法。云：诸痛为寒，痛随利减，后世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与气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即愈；在里者，下之即愈；或在气血者，散之行之即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此说甚善，得治实之法矣。然痛证亦有虚实，治法亦有补泻，其辨之之法，不可不详。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

痛而拒按者为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实，爱热者多虚；饱而甚者多实，饥而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脏者脉多沉微，必普脉证而察之，则虚实自有明。辨实者可利，虚者亦可利乎？不当利而利之，为害不浅。凡治表虚而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实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阳也，非速救脾肾温补命门不可。夫以温补而治痛者，非不多也，奈何医者专执痛不可补气之说，岂良法哉？

痃癖等七种释名论

虞花谿著

或冈痞与痃癖积聚癥瘕，病虽相似，而名各不同，请逐一条陈其说，以晓后学可乎？曰：痞者否也，如天地不交之否，内柔外刚，万物不通之义也，物不可以终否，故痞久则成胀满，而莫能疗焉；痃癖者，悬绝隐僻，又元妙莫测之名也；积者迹也，挟痰血以成其迹，亦郁久积至之谓耳；聚者绪也，依元气以为端绪，亦聚散不常之意耳；癥者征也，以其有所征验，及久而成积聚也；瘕者假也，又遐也，以其假借气血成形，及历年遐远之谓也。大抵痞与痃癖，乃胸膈之候；积与聚，乃肚腹间之病，因属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见于男子；其癥与瘕。独见于脐下，是为下焦之病，故常见于妇人。大抵腹中有块，不问积聚癥瘕，俱为恶候，切不可视为寻常，而不求医早治。若待胀满已成，胸胁膨击，虽仓扁复生，亦莫能救。遘此疾者，可不慎乎！

治积按初中末法论

李念莪著

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衰也，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甚，正气日消，不攻去之，丧亡无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伊朝夕，所以去之者，亦当有渐，太急则伤正气，正气伤则不能运化，而邪反固矣。余尝制阴阳二积之剂，药品稍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之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旺，则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此余独得之诀，百发百中者也。经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故去积及半，纯与甘温调养，会脾土健运，则破残之余积，不攻而自走，必欲攻之，无余不遗，其人之不夭殃者，亦鲜矣。经曰：壮者气行即愈，怯者著而为病。洁古云：壮盛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故当养正，则邪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虽然，此谓轻浅者言尔。若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汤无益也。审知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既确，发自人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之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是亦医中之良将也夫。

虫　积　论

杜钢峰著

虫由湿热郁蒸而生，观之日中有雨，则禾节生虫，其理明矣。古分九虫三尸等论，余谓自积成虫，难以定名。若盗食人之气血，得其清者，谓之灵虫，久能移害于人，即劳虫、传尸、尸疰之类是也。若采人之饮食，得其浊者，谓之物虫，久而能变异，即寸白、蛔虫、鱼鳖、癥瘕之类是也。故物虫者，多因自积而成，乃有形可验之物，治宜以有形相制相畏之药，如雷丸、芜荑、使君、川椒、黄

连、苦楝之属。灵虫者，多因自虚而致，乃变化莫测之物，治宜以气类相感之药，如桃仁、川椒、天灵盖、苏合香、麝香、朱砂之属。外有鬼气中恶，亦灵虫之类也。因饮食虫蚁，及果中毒虫，亦物虫之类也。治宜格其物理，考其所畏以制之。又有久患劳瘵，气亢而执之人，勿用辛烈等药，大抵人面萎黄，四肢无力，饮食不为肌肤，乃血气虚损，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皆有虫害，宜急攻之。若待成灵，伤残脏腑，不可救矣。服虫药宜前半月上半日，虫头向上时，忌妄言预泄，盖虫既有灵，能拒避汤药故也。

黄疸证毋拘五证宜别三焦论

王损庵著

丹溪云：疸证不必分五，同是湿热，如盆酱相似，斯言已得大义。然考之《内经》有上中下之分，有曰目黄曰黄疸者，有曰黄瘅暴病久逆之所生也。少阴厥阴司天，四之气溽暑，皆发黄疸者，悉是上焦湿热病也。有云食已如肌曰胃疸者，与脾风发瘅腹中热出黄者，又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者，《灵枢》所谓脾所生病黄疸，皆中焦湿热病也。有谓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及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灵枢》所谓肾所生病黄疸，皆下焦湿热病也。独仲景妙得其义，详于伤寒证中。有曰邪热入里，与脾经相交，则发黄；或内热已甚，复被火热，两阳相灼亦发黄；或阳明热甚无汗，小便不利，湿热不泄亦发黄；或发汗已，身面目俱黄者，为寒湿在里不解，故发黄。是知非特湿热发黄，而寒湿亦发黄也，但寒湿之黄，黑暗不明，热甚之黄，明如橘色。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也，为湿热所蒸，则土之本色外现，或脉沉小，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血在下而发黄也。治疸须分新久，新疸湿热少张，即当消导渗利，如茵陈五苓散、茯苓渗湿汤之类，无不效者。久病脾胃受伤，血气必弱，宜用补剂，如参术健脾汤、当归、秦艽之类，使正气盛则邪气自退，庶可收功。若口淡怔忡，耳鸣脚软，或微寒热，小便赤白浊，又当作虚治，宜养荣汤，或八味丸、四君子皆可用，不可过用凉剂、强通小便。恐肾水枯竭，久而面黑黄色，不可治矣。

阴黄说

王损庵著

先哲云：水火即人身熟腐水谷之气，得其平谓之水火，失其宜谓之湿热，湿热相搏，气不得达而生黄，是固然矣。然王海藏云：伤寒病遇太阳太阴司天，若下之太过，往往变成阴黄。一则寒水太过，水来犯土；一则土气不及，水来侵之，用茵陈汤，次第加姜、附、茱萸治之。夫伤寒热病而有阴黄，则杂病黄疸亦有阴黄矣。故身冷畏寒，阴黄也；湿胜脾虚，阴黄也；二便清利，阴黄也；脉沉而微，阴黄也。凡遇此等，非温补不愈。设以黄色为土邪有余，而过行朱伐，饮食必减，胃气必亏。由脾传肾，变为黑疸而不可治，良可悲矣！

七疝解

吴山甫著

疝、隐疾也，古称七疝，寒、水、筋、血、气、狐、癫也。寒疝者，腰痛牵引睾丸，屈而不伸，其脉沉迟，得此之由，必是寒客下体，如坐于卑湿，涉于寒水之所起也，寒气自外入内，束其少火，郁其肝气，故令腰痛，痛而牵引睾丸者，肝之经络环阴器故也；寒主收引，故令屈而不伸；尺内主腰，脉沉迟，皆阴象也，宜吴茱萸加附子汤主之。水疝者，肾囊肿大，阴汗不绝，得之饮水，醉后劳于使内。盖饮水醉酒，则湿气胜，劳于使内，则肾气虚，肾虚则湿胜而流攻者，势也，故令阴囊肿大如水晶，阴汗不绝，如罅漏也。经

云：下者举之。又云：风能胜湿，宜升阳除湿汤主之。筋疝者，茎筋掣痛，挺胀不堪。此得之房劳邪术，所使春方，多热毒之剂，故令胀满不堪，宜甘草梢黑豆汤主之。血疝者，外肾因扑损而伤，睾丸偏大，有时疼痛者，中有瘀血，名曰血疝，宜于夜分之时，自以一手托其下，一手按其上，由轻至重，揉摩百遍，弥月之间，瘀血尽散，陈气皆行，诚妙法也。气疝者遇有拂郁，则睾丸肿大，遇有悲哀，则不药而消，盖邪之所凑，常垂其虚拂郁，而睾丸肿大者，肝气垂肾之也，悲哀则不药而消者，气有所泄也。先哲云：肝肾之病同一法，治宜虎潜丸主之。或曰：何以不用橘核、川楝、枳实、青皮之类？余曰：皆破气之药，昔人多用之，然治标云尔，况蹈重虚之戒乎？气实用之可也，狐疝者：昼则气出而肾囊肿大，令人不堪，夜则气入而肿胀皆消，如无其疾。狐之为物，昼则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以斯证肖之，故名狐疝。昼阳也，夜阴也，昼病而夜否，气病而血不病也。宜补中益气汤，升举下陷之阳，加黄柏、知母，以益夫不足之坎。或曰：何不用子和辛香流气之品？余曰：此气虚所致，若更流藏，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也。癫疝者，颓大也，睾丸虽大而无疾。此系父子相传，得于有生之初，非有生以后，外因所致之疾也，故不必主治。或先有癫疝，后来疼痛疾苦者，必兼前六证之法治之。

淋闭证治论

杜钢峰著

小便不通之谓闭，滴沥作痛之谓淋。二者因心肾不交，蕴积热毒，或酒后房劳，或饮食燥热，七情郁结所致，皆一类也。自严氏有五淋之分，气淋者，小腹满闷，便涩，常有余沥；砂淋者，茎中痛，尿难卒出；膏淋者，尿如脂膏；劳淋者，劳倦即发，痛引气冲；血淋者，遇热即发，甚则溺血，候其鼻色黄者，小便难也。至东垣论肺为生水之上源，肾为主液之元气，若淋而口渴，身热脉数者，为肺受肝邪热，失其降水之令为气分证，宜以轻清淡渗药泻热。若无身热口渴，为血分之候，宜以滋阴厚味药助肾。愚按严氏之意，乃以肾与膀胱本病论之。东垣之辨，是兼他证而言也，何也？以其论中肺受热邪之证，及肺患喘嗽，与夫脾病胀满，淋闭水泄，小便涩少，皆他病致淋，不因肾与膀胱也。是知淋闭之证，主乎心肾，而实关乎脾肺矣。丹溪则又谓膀胱之府，有上口而无下口，得引升腾之气，乃施渗泄之令，气化则能出。苟气血偏浊，或正虚下陷，遂郁成淋，譬之滴水之器。上窍不通，则下窍不出，宜加柴胡、升麻等药提之。若中气弱，不能运化清浊而淋者，宜加补气之药。若因血虚而气不能升提者，盖气为血配，血虚则气亦虚，而涌泄之令不行，宜补血加升提。若酒食过度，湿痰积于胸膈，脉见弦滑，证见痞闷者，宜二陈汤加香附、木香探吐、次加山栀、木通调之，此亦一法也。愚按造化之理，阳无阴不化，阴无阳不行，非升不能降，非降不能升。故吐者，升之法也；渗利者，降之法也。利湿清热等剂者，阳分气药也；泻火滋阴等剂者，阴分血药也。或升降同用，或气血兼加。但血分之病不用偏施渗泄，恐反耗其精液，以致虚而愈燥，惟少用肺，引通子母相生之情。气分之病，不可纯用沉寒，恐更泥滞其化生，以致郁愈而淋，惟少用辛润行气，令气化则渗泄而出。今人见用温药，遂疑淋有冷证，不知此气郁从治之法耳。外有挟寒淋沥先寒战而后溲便，因寒气与正气争，邪气盛，则寒战成淋，正气盛，则寒战解而便利。有汗过多，小便当赤涩如淋，因五内枯燥，慎勿用利小便之剂。亦有小便艰难，茎中不痛而痒者，乃积所致，非淋也。又有跌仆损伤，及服温药燥涩太过，致血污留并，妇人经水不通，血积成瘕，并能作淋闭，则必小腹满痛，或手不可近，宜用红花、桃仁等破血。更有

难产为收生者损胞，致小便淋沥不断，其证必无痛涩，但滴而不自觉，或觉而不痛，别当大补气血。若大小便皆闭，上为呕吐者，世称关格，最难调治。经云：不得尽期而死也。

精 浊 论

王损庵著

溺与精所出之道不同。淋病在溺道，故纲目列之肝胆部。浊病在精道，故纲目列之肾膀胱部。今患浊者，虽便时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浊自清，惟窍端时有秽物，如疮之有脓，目之有眵，淋沥不断。初与便溺不相混滥，如河中之清也，至易辨之，每见时医，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杂投不已，因而增剧者，不可胜数。余每正之，其余当难以臆说也。盖由败精腐者什九，由湿热流注而虚者什一。或曰：昔人以赤浊为心虚有热，由思虑而得之；白浊为肾虚有寒，由嗜欲而得之。何原病式以二浊俱属于热？丹溪亦云：湿热有痰，子能与我折乎？曰：辨古今之得失，必以《内经》正之，自《巢氏病源论》，言白浊由劳伤肾虚冷，历代宗其说有异词。不惟白浊之理未明，即治浊之法亦误。不思《内经》本无白浊之名，惟言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白淫，与脾移热与肾出白，少阴在泉溲白，此白浊之源也。原病式因《内经》诸病，水液混浊，皆属于热。言天气热则水浑浊，寒则清洁；又言水体清，火体浊。正如清水为汤，自然白浊也。可谓发圣人之旨，正千秋之误。而不读其书者，犹未尽知也。丹溪则以湿热痰虚并言，然虚寒者，不可谓尽无，但热多寒少耳。故《灵枢》有中气不足，便溲为变之语。是当先补中气以升举之，而后分其气血施治。设肾虚甚，或火邪亢极者，不宜峻用苦寒，必反佐治之，更在权衡轻重而已。

精滑便浊分别辨

王损庵著

精滑与便浊不同。便浊是便溺浑浊，即五淋之膏淋也，乃是胃中湿热渗入膀胱，与肾经绝无干涉。精滑则牵引粘腻，虽不便溺，亦时有之。此是，肾水不足，淫火易动，精离其位，故令渐积而出耳。治之者，宜滋肾清心，健脾固脱，盖精浊虽肾之液，而所以精浊者，心为之主也。夫君火一动，真精自失，能止其心，乃我身之大丹也。又考《千金方》，治精遗便浊凡九方，而用韭子者居其半。夫韭子辛热，何思邈取之深也？盖用以治便浊者，取其辛热之气，能燔土湿，使蒸热上行而不下，乃釜底加薪之法，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也。用以治遗精者，取其辛热之气以壮真阳，使之涵畜阴精而不漏，乃益土防水之法，卫外而为固也。凡此不传之秘，可与知者道耳。

遗精白浊皆由心肾两虚辨

杜锦峰　吴菱山著

遗精者，不交而自泄也；梦遗者，梦交而泄也，二者皆从精道而出。夫精虽藏于肾，而实主于心，虽有邪术所使，梦与人交，及娩人鬼胎夜感之甚，未必不由心肾两虚，邪乘虚入者。何也？盖心之所藏者神，肾之所藏者精，心肾者，精神之根蒂也。凡男子思虑过度，则水火不交；快情恣欲，则元精失守。所以心动者神驰，神驰者精散。因昼之所思，故夜有所梦。今人多用龙骨、牡蛎等涩精之剂，随止随发，惟知固肾，不知治心。殊不知神不归舍，则无精无主，安能自守哉？浊者从小便窍中而出，如油如膏，或有五色光彩，或赤或白，或澄根浑浊，或如精状，名曰白淫。虽与遗精所出各异，所感则一，亦心血亏少，相火内炽，中焦湿热，淫气不清。

譬如井中取水至清，烹之为白汤，澄之则有脚，岂非湿热浑浊者乎？医者但当分其虚实轻重、湿热多少而治。如有虚损诸证者，则从虚治。因于心者，养心以收神；因于肾者，因肾以涩精；正虚者，主湿胜，宜温补心肾之剂；偏虚者，主热胜，宜清补心肾之剂；湿热从丹溪治法；若患久者，宜升举之药。其外更有思欲不遂而精泄，有气盛久无色欲，精漏遗泄者，非病也。

老年人耳聋与少年人异治法论

喻嘉言著

人身有九窍，阳七窍，眼耳口鼻是也；阴二窍，前后便溺所出是也。清阳走上窍，而下入于阴位，则有溺溲腹鸣之候；浊阴走下窍，而上入于阳位，则有窒塞耳鸣之候。故人年五十以外，肾气渐衰于下，每每从阳上逆，而耳之窍职失聪，耳之聪司于肾，肾主闭藏，不欲外泄，因肝木为子疏泄母气而散于外，是以谋虑郁怒之火一动，阴气从之上逆，耳窍窒塞不清，故能近听不碍，而听远不无少碍。高年之体、大率类然。较之聋病，一天一渊。聋病者，其窍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气不得内入，故以开窍为主，而方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药，及外填内攻等法者，皆为此而设。至于高年不自收摄阴气，致越出上窍之理，从无一入言及，反以治少壮耳聋药，及发表散气药，兼带阴虚为治。是以百无一效，不知阴气至于上窍，亦隔一膜。不能超出窍外，止于窍中，汩汩有声，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声，为其内声所混，听之不清，若气少不逆上，则听少清；气全不逆上，则听全清矣。故凡治高年逆上之气，大法宜以磁石为主，取其重能达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次用地黄、龟胶群阴之药以补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阴气自至于本宫，不上触于阳窍。由是空旷无塞，耳之于声，似谷之受响，万籁之音，尚可细聆，岂更与人声相混，艰于远听耶？此实至理所在。但医术浅薄之辈，不能知之，试观人之收视而视益明，反听而听愈聪者，亦可恍然悟矣！

自汗盗汗论

沈尊水著

经云：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言阴阳和而雨泽降，非病也，惟无因而汗，斯为病矣。或谓汗出于心或出于脾，或谓心脾二脏为汗之总司，实不知五脏皆能令人汗出也。夫在内为血，在外为汗，而心实主血，此汗之主于心，西南坤土，在人为脾，人之汗，犹土气湿热蒸为雨露，此汗之出于脾。金脏主气，又主皮毛，气虚则腠理不固，而津液泄，此汗之出于肺。木脏主风，又主疏泄，故伤风必自汗，此汗之出于肝。肾主五液，又主闭脏，阴虚则阳垂之，故虚劳多盗汗，此汗之出于肾。又如经云：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动摇劳苦，汗出于脾；饮食饱甚，汗出于胃。由是观之，不惟五脏有汗，而六腑亦有汗矣，然约言之。自汗盗汗，无不由于心肾两虚而得之者。盖津与汗同类，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生，亦随其火扰之处而泄为汗。自汗者，不因发散，不因劳动，不分寤寐，溱溱然自然汗出，由阴蒸于阳分也，玉屏风散主之。盗汗者眠熟则出，醒则敛然而收，即《内经》之寤汗，阳蒸于阴分也，当归六黄汤主之。盖肾虚即阴虚，阴虚阳必凑，不能内营而退脏，则盗汗而发热，多属内伤也。心虚即阳虚，阳虚阴必垂。不能卫外而为固。则自汗而发热，多属外伤。又汗孔谓之鬼门，盗汗甚则令人丧魄，阴阳之道，阳密乃固，自汗甚则令人妄阳。二汗之义，大概如斯。然伤寒邪在半表半里，似盗汗者，则非阴虚之比，又为小柴胡汤之证矣。火气上蒸，胃湿而自汗，则非阳虚之比，又为凉膈散之证矣，

学者详之。

癫痫狂辨

沈明生著

癫、痫、狂、三证不同，而方书或言癫痫，或言风痫，或言风癫，或言风狂，每致混淆无别。盖痫归于五脏于心，故立言之家。癫狂可以合论者，以癫为阴而狂为阳，则对待立名，互相阐发也，痫证则自有阴阳之分，迥与二证不同，所宜特立一门也，姑撮其要言之。癫者，或悲或笑，或歌或泣，如醉如痴，言语不分次序，处境不分秽净，积年愈难，此志愿不遂者多有之。狂者，猖狂刚暴，妄见妄言，骂詈不避亲疏，抵触不畏水火，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逾墙上屋，非力所能，如有邪附，此伤寒阳明内实才多有之。盖心热甚则多喜而为癫，笑语失序，癫倒错乱之谓也。肝热甚则多怒而为狂，躁扰奔越，狂妄不禁之谓也。二者俱属痰热内实之证，信乎河间之卓识？然以《难经》重阴重阳之说为非理，又不然矣。如《内经》云：暴怒伤肝，以肝气逆而血乱也；暴喜伤阳，以心气缓而神逸也。又云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是以《难经》亦以喜怒分阴阳，而未尝以寒热分阴阳也。癫狂之证，皆名失心，心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故视听言动，皆失其职。初病者，宜泻其实；久病者，宜安其神，此治法之大概也。痫者，皆以风热痰而得之，在表而浅名阳痫，故言易治；在里而深名阴痫，故云难治。此又以表里浅深名阴阳，亦非以寒热分阴阳也。其证发即仆地，闷乱无知，嚼舌吐沫，背反张，目上视，手足搐搦，或作六畜声，一月数发者易治，经年一发者难治。吴山甫云：风、阳气也。《内经》云：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故其发也暴。然所以令人仆地者，厥气并于上，上实下虚，清浊倒置，令人闷乱无知者，浊邪干乎天君，而神明壅窒也。舌者心之苗，而脾之经络连于舌本、阳明之经络，入上下齿缝中，故风邪入于心脾，则舌自挺。风邪入于阳明，则口自噤。一挺一噤，故令人啮舌吐沫，风热入于内也，此风来潮涌之象。背反张目上视者，风在太阳经也。足太阳经起于睛明，挟脊而下，风邪干之，则实而劲急，故目上视而背反张。手足搐搦者，风属肝木，肝木主筋，风热甚于肝，则一身之筋牵搐，故令手足搐搦也。搐者，四肢屈曲之名；搦者，十指开握之义，或作六畜声者，风痰鼓其气窍，而声自变也。譬之弄笛焉，六孔闭塞不同，而宫商别异是也。治法宜疏风豁痰，清热安魂，实者即攻，虚者先补，其纯因情志者，从《内经》五志相胜法解之。

惊悸恐辨

王旭庵著

或问惊悸怔忡恐怖之别，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无惊恐，动而不宁，惊者，因外有所触而卒动，子和云：惊为不自知，恐为自知是也。盖惊者闻响即惊，恐者自知，如人将捕之状，与夫不能独处，必须伴侣，方不恐惧，或夜无灯烛，亦生恐惧之类。怖与恐，于义相同，《内经》无有称惊怖者，始于《金匮要略》，有云惊怖，由是而见，为惊恐即惊怖也，大凡连称其名以为提纲者，多是一阴一阳对待而言，如喜怒并称者。喜出于心，心居于阳，怒出于肝，肝居于阴，志意并称者，志是静而不移，意是动而不定，静则阴也，动则阳也，惊恐并称者，惊因触于外事，内动其心，心动则神摇，恐因感于外事，内歉其志，志歉则神却。是故《内经》谓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恐则神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又谓尝贵后贱，尝富后贫，恐忧内结，至于脱营失精，病深无气，则洒然而惊，此类皆是病从外致，而动内之心神者也。若夫在身之阴阳盛衰而致惊

恐者，惊是火热铄动其心，心动则神乱，神动无力，故惊之变态亦不一状，随其所之，与五神相应而动。肝藏魂，魂不安，则为惊骇，为惊妄。肺藏魄，魄不安，则惊躁。脾藏意，意不专则惊惑。肾藏志，志歉则惊恐，心惕惕然。胃虽无神，然为五藏之海，诸热归之，则发惊狂，若闻木音，亦惕然心欲动也。恐者，则是热伤其肾，肾伤则精虚，精虚则志不足，志本一定而不移，故恐亦无他状。《内经》于惊之病邪者，有火热，热淫司天在泉，胜复之气，有各经热病所致，有三阳积并，有气并于阳，皆为惊疾。故病机统而言曰：诸病惊骇，皆属于火也。于恐之病邪者，有精并于肾则恐；有血不足则恐；有阴少阳入，阴阳相搏则恐；有胃气热，肾气微弱则恐；有肾是动，病气不足则恐。然于肝之惊恐，互相作者，以其脏属阳居阴。纳血藏魂，魂不安则神动，神动则惊，血不足则志歉，志歉则恐，皆因人之阴阳所动而内生者也。为治之法，惊则安其神，恐则定其志。神属阳，阳则气也，火也，志属阴，阴则精也，水也，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奉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定其志，神安则散乱之气可敛，气敛，气敛则阳道行矣。志定然后走失之精可固，精固则阴气用矣。若为外事惊者，子和谓惊者平之。平、常也，使病者时时闻之，习熟而不惊，固是良法。余谓不若使其平心易气以先之，而后安其神，定其志为得也。

惊风论

喻嘉言著

惊风一证，从来谬认，盖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脏腑血脉，俱未充长。阳则有余，阴则不足，不比七尺之躯，阴阳交盛也。惟阴不足，阳有余，故身内易至于生热。热甚则生痰生风生惊，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惊。则后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以惊字领头，风字煞尾，使后人不能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痉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斜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见此等证出，无不以为奇特。不知小儿之腠理未密，易于感冒风寒，风寒中人，必先入太阳经，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中，是以病则经脉强，因经脉牵强，则生抽掣搐搦角弓反张。种种名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千中千死，万中万死，间有体坚证轻得愈者。又诧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专门，虽日杀数儿，不知其罪。如方书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糊语，竟出自高明，偏足为惊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肌肉柔脆，不耐风寒，初传入太阳一经，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牵动，人事昏沉，势已极于本经，汤药乱投，死亡踵接，何由见其传经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于外感，易于发热，伤寒为独多，世称为惊风者即是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惊风证为名，而用参、附、芪、术等药，闭其腠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当彻其出表，不肯引其入里也，仲景原有桂枝，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最宜详慎。又新产妇人，去血过多，阴虚阳盛，其感冒发热，原与小儿无别，医者相传，称为产后惊风，尤堪笑破口吻。然小儿亦非无惊风病也，一二岁时气怯神弱，凡遇异形异声，骤然跌仆，皆生惊畏，其候面青粪青，多烦多哭，略有所触，则洒洒然，时恐惧不宁，不比热邪塞窍，神识昏迷，对面撞钟放铳，全然不闻者，斟酌细勘自识，从来混治之误矣。

七情考

张会卿著

世之所谓七情者，即《内经》之五志也。五志之外，尚余者二，总之曰喜、怒、忧、思、悲、恐、惊，然情有七，无非出于五脏。如阴阳应象论曰：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此五脏五志之分属也。至若五志有互通之病者，如喜本属心，而有曰肺，喜乐无极则伤魄，盖心肺皆主喜也。夫喜伤于阳，而心肺皆为阳脏，故喜出于心而移于肺，所谓多阳者多喜。又若怒本属肝，而有曰胆为怒者，以肝胆为表里，肝气虽强盛，而取决于胆也。有曰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者，以阳为阴胜，故病及于心也。有曰肾盛怒不止则伤志，有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无故喜怒者，以怒发于阳而侵乎肾也。是以肝、胆、心、肾四脏，皆能病怒，所谓多阴则怒，亦曰阴出之阳则怒。又若思本属脾，而有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盖心为脾之母，母气不行，则病及其子，所谓心脾皆病于思也。又若忧本属肺，而有曰心之变动为忧者，有曰心小则易以伤忧者，盖忧则伤神，故伤心也。有曰精气并于肝则忧者，肝胜侮脾也。有曰忧愁而不解则伤意者，脾主中气，中气受抑，则生意不申，故郁而为忧，是心、肺、肝、脾四脏，皆能病于忧也。又若恐本属肾，而有曰恐惧则伤心者，神伤则恐也。有曰血不足则恐，有曰肝虚则恐者，以肝为将军之官，肝气不足，则怯而恐也，有曰恐则脾气乘矣。有曰精并于脾则畏，畏即是恐，以肾虚而脾胜之也。有曰胃为气逆为哕为恐者，以阳明土胜，亦伤肾也。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皆主于恐，而恐则气下也。五志五病之辨，既详如上，其外尚有悲病者，有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是悲伤于肝也。有曰精气并于肺则悲，有曰悲则肺气乘矣，亦金气伤肝也。有曰心虚则悲，有曰神不足则悲，有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心下崩，致溲血者，皆悲伤于心矣。此肝、肺、心三脏皆病于悲，而气为之消也。有病为惊者，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以肝应风木，风主震动而连乎胆之。有曰阳明所谓甚则惊厥，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肝邪乘胃也。有曰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者，心神散失也。此肝、胆、胃、心四脏皆病于惊，而气为之乱也。由此言之，是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所发。故本神篇曰：忧愁恐惧伤心。病形篇曰：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口问篇曰，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可见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虚，思动于心则脾虚，怒动于心则肝虚，恐动于心则肾虚。所谓五志惟心所使，设能善养此心，而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则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脏俱安，邪亦安从奈我哉。

寝食说

梅公燮著

经云：调寝食在医药之先。即圣人治未病之说，夫色声既受，非安谷不能生精与气，非安枕不能养血与神。是以百病陷危，必首论云浆粥能进否，验其胃气之败与不败，寤寐如常否，察其神思之宁与不宁。不食少卧病也，多食嗜卧亦病也。卫生却病者，能不谛当于寝食间哉？不能食之证，有伤食而痞满呕恶呕食者，有气滞而痛楚妨食者，有痰聚而不能容食者，有能食而食入反出者，有忧恐太过郁结而不思食者，有孕妇胎成而恶阻者，有脾胃热而胃脘寒，虽饥不嗜食者，有脾胃自虚而不能健运者，有火不生土无由熟腐者，有大病后中气虚，恶闻食气者，有胃

脘干槁而勺粒不入者。大抵因多食而顿不能食者为实，从少食而渐不能食者为虚。多食之证，有火伏阴分，胃热善消谷，或大肠移热于胃，胃移热于胆。善食而瘦谓之食㾦，亦名息中者。有伤寒入脏，厥冷下利，当不食而反能食，名曰除中者。有中风风木自盛克脾，脾土受克求助而多食者。有一脏之虚，必偏嗜一味，如怀孕之肝虚嗜酸者；有虫积为患，好食茶叶、生米、泥炭、草纸之类者；有病后胃虚之极，而饱食易饥者。大抵多食易化，责在阳明之火，少食难化，责在太阴之虚。不得卧之证，若劳神忧虑，耗其阴血，惺惺不寐，病在心也。若神气衰微，疑神疑鬼，怔忡悸怯，独处无睡，病在肝胆也。若水气上逆，喘嗽有音，不能仰卧，病在肺也。若因有惊恐，神出舍空，痰乘虚入，则谵妄不寐，病在心胞络也。若气血不足，病后虚烦，则略睡而醒，病在脾也。若伤寒阳明府病，内有燥屎，则热甚而卧不安，病在胃也。若年高之人，气虚血减，肌肉渐涩，昼不精而夜不瞑，病在营卫也。故心、脾、肝、胆、营、卫之不卧，多属不足。肺、胃、胞、络之不卧，多属有余也。嗜卧之证，若肝气受热，或浊火乱其神明，多睡少醒，由于热也。若脉缓怠惰，四肢不收，体重泄泻而嗜卧，由于湿也。若头重身热而昏愦不醒，属于风也。若劳役之余，及脱血下痢之后，精神未复而酣然沉困，属虚也。若其人天禀有余，肠胃大而皮肤涩。大者，卫气留于阴分者久；涩者，卫气行于阳分者迟。既久且迟，卫气不达而多眠卧，属于阳不胜阴也。若饮食才入，辄生困倦，精神昏冒，呵欠欲睡者，由于脾倦，或兼湿热也。然伤寒邪入少阴，则脉微细但欲寐也。故神间而甘寝者，人之常。神惫而嗜卧者，人之病。以上诸条，寝食不调之候，可谓略具，别证既明，则治法可从而推广，然此皆为已病而设也。若未病豫调之说，在养生家说述甚伙，吾有取于侗初张氏之言曰：凡饮食之节，减满受虚，故当饥而食，节其满未饱，先止留其虚。睡卧之法，先睡心，后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观法。能斯二者，始可与言养生。然世复有寝食无节之流，顾不食而纵酒，不寐而渔色，是又疾不干人，人来求疾。是以庄生云，人之可畏者，在衽席饮食之际，信矣。

《叶选医衡》终

医学源流论

〔清〕　徐大椿　著

《医学源流论》提要

清·徐大椿著。大椿，字灵胎，吴江人。是书大纲凡七，曰经络脏腑、曰脉、曰病、曰药、曰治法、曰书论、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论多精凿有据，如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又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今古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其说皆可取。而人参论一篇，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著明。至于有欲救俗医之弊，而矫过直者，有求胜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实者，故其论病则自岐黄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诋诽。其论方则自张机《金匮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于医学中殆同毛奇龄之说经，然其切中庸医之弊者，不可废也。今为圈点重校印行，俾知古今人之得失异同也。

自　叙

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使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服口食之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遂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怒焉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洞溪徐大椿书于吴山之半松书屋

《医学源流论》目录

卷上

经络脏腑…… 783
元气存亡论…… 783
躯壳经络脏腑论…… 783
表里上下论…… 784
阴阳升降论…… 784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784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784
肾藏精论…… 785
一脏一腑先绝论…… 785
君火相火论…… 785
脉…… 786
诊脉决死生论…… 786
症脉轻重论…… 786
脉症与病相反论…… 787
病…… 787
中风论…… 787
癥瘕论…… 787
寒热虚实真假论…… 788
内伤外感论…… 788
病情传变论…… 788
病同人异论…… 789
病症不同论…… 789
病同因别论…… 789
亡阴亡阳论…… 789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790
卒死论…… 790
病有鬼神论…… 790
肾虚非阴症论…… 791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791
胎产论…… 791
病有不必服药论…… 792
方药…… 792
方药离合论…… 792
古方加减论…… 792
方剂古今论…… 793
单方论…… 793
禁方论…… 794
古今方剂大小论…… 794
药误不即死论…… 794
药石性同用异论…… 795
劫剂论…… 795
制药论…… 795
人参论…… 795
用药如用兵论…… 796
执方治病论…… 796
汤药不足尽病论…… 797
本草古今论…… 797
药性变迁论…… 797
药性专长论…… 798
煎药法论…… 798
服药法论…… 798
医必备药论…… 799
乱方论…… 799
热药误人最烈论…… 799
薄贴论…… 800
貌似古方欺人论…… 800

卷下

治法…… 801
司天运气论…… 801
医道通治道论…… 801
五方异治论…… 802
病随国运论…… 802
针灸失传论…… 802
水病针法论…… 803
出奇制病论…… 804
治病缓急论…… 804
治病分合论…… 804

发汗不用燥药论…… 804
病不可轻汗论…… 805
伤风难治论…… 805
攻补寒热同用论…… 806
临病人问所便论…… 806
治病不必顺忌论…… 807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807
愈病有日期论…… 807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808
防微论…… 808
知病必先知症论…… 808
补药可通融论…… 809
轻药愈病论…… 809
腹内痛论…… 809
围药论…… 810
书论附：科 …… 810
《难经》论 …… 810
《伤寒论》论 …… 810
《金匮》论 …… 811
《脉经》论 …… 811
《千金方》《外台》论…… 811
《活人书》论 …… 812
《大素脉》论 …… 812
妇科论…… 812
痘科论附：种痘说 …… 813
幼科论…… 813
疡科论…… 814
祝由科论…… 814
兽医论…… 815
古今…… 815
四大家论…… 815
医家论…… 815
医学渊源论…… 815
考试医学论…… 815
医非人人可学论…… 816
名医不可为论…… 816
邪说陷溺论…… 817
涉猎医书误人论…… 817
病家论…… 817
医者误人无罪论…… 818

医学源流论　卷上

清　吴江　徐灵胎洄溪著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经络脏腑

元气存亡论

养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无死。斯言妄也，何则？人生自免乳哺以后，始而孩，既而长，既而壮，日胜一日。何以四十以后，饮食奉养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欲戕之也。则绝嗜欲，可以无死乎？或者曰：劳动贼之也。则戒劳动，可以无死乎？或者曰：思虑扰之也。则屏思虑，可以无死乎？果能绝嗜欲，戒劳动，减思虑，免于疾病夭札则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犹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尝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生日长。四十以后，虽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减日消。此其故何欤？盖人之生也，顾夏虫而却笑，以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实犹是耳。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所谓定分者，元气也。视之不见，求之不得，附于气血之内，宰乎气血之先。其成形之时，已有定数。譬如置薪于火，始燃尚微，渐久则烈，薪力既尽，而火息矣。其有久暂之殊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故终身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伤元气者，此不可不预防者也；亦有因误治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

至所谓元气者，何所寄耶？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阴阳合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寒热攻补，不得其道，则实其实而虚其虚，必有一脏大受其害。邪入于中，而精不能续，则元气无所附而伤矣。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惟上工能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后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术也。若欲与造化争权，而令天下之人终不死，则无是理矣。

躯壳经络脏腑论

凡致病必有因，因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今之医者曰：病必分经络而后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经络之所能尽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谓躯壳也。而虚其中，则有脏腑以实之。其连续贯通者，则有经有络贯乎脏腑之内，运乎躯壳之中，为之道路，以传变周流者也。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或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惟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

所谓躯壳之病也。故识病之人，当直指其病在何脏何腑，何筋何骨，何经何络，或传或不传，其传以何经始，以何经终。其言历历可验，则医之明者矣。今人不问何病，谬举一经以藉口，以见其颇识《内经》，实与《内经》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难易，则在经络者易治，在脏腑者难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难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于躯壳脏腑之属于某经络，以审其针灸用药之法，则《内经》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里上下论

欲知病之难易，先知病之浅深。欲知病之浅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实有表里上下之别焉。何谓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谓里？脏腑精神是也。而经络则贯乎其间。表之病易治而难死，里之病难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里者，又各有难易，此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表，而传于里；病本在里，而并及于表。是为内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于热；身半以下之病，往往近于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热，此亦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上，而传于下，病本在下，而传于上，是之谓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无病之处多，有病之处少，则精力犹可维持，使正气渐充，而邪气亦去。若夫一人之身，无处不病，则以何者为驱病之本，而复其元气乎？故善医者，知病势之盛而必传也，预为之防，无使结聚，无使泛滥，无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说也。若其已至于传，则必先求其本，后求其标，相其缓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决病之生死难易，思过半矣。

阴阳升降论

人身象天地。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谓之元阳。元阳之外护者谓之浮阳，浮阳则与时升降。若人之阳气则藏于肾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故太极图中心白圈，即元阳也，始终不动，其分阴分阳，皆在白圈之外。故发汗之药，皆鼓动其浮阳，出于营卫之中，以泄其气耳。若元阳一动，则元气漓矣。是以发汗太甚，动其元阳，即有亡阳之患。病深之人，发喘呃逆，即有阳越之虞，其危皆在顷刻，必用参附及重镇之药，以坠安之。所以治元气虚弱之人，用升提发散之药，最防阳虚散越，此第一关也。至于阴气则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则精液不布，干枯燥烈，廉泉玉英，毫无滋润，舌燥唇焦，皮肤粗槁。所谓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孤阳无附，害不旋踵。《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故阴气有余则上溢，阳气有余则下固，其人无病，病亦易愈。反此则危。故医人者，慎毋越其阳而竭其阴也。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从内出者，必由于脏腑；病之从外入者，必由于经络。其病之情状，必有凿凿可征者。如征忡、惊悸为心之病，泄泻、膨胀为肠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热而六经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别。又有脏腑有病而反现于肢节，肢节有病而反现于脏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则此之寒热非彼之寒热，此之痒痛非彼之痛痒，病之所在全不关著，无病之处反以药攻之。《内经》所谓：诛伐无过，则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医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复治其所增之病，复不知病之所从来，杂药乱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本于古圣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后治之，自然一剂而即见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药之不当，而反咎病之不应药，此理终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分经络脏腑，夫人知之。于是天下遂有因经络脏腑之说，而拘泥附会，又或误认穿凿，并有借此神其说以欺人者。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

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芪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一处也。所以古人有现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锭、至宝丹之类，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盖通气者，无气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曰：然则用药竟不必分经络脏腑耶？曰：此不然也。盖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如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盖其止寒热，已畏寒，除大热，此乃柴胡、桂枝、葛根专长之事。因其能治何经之病，后人即指为何经之药。孰知其功能，实不仅入少阳、太阳、阳明也。显然者尚如此，余则更无影响矣。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肾藏精论

精藏于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是又不然。盖天下之理，总归自然。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左传》云：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若纵欲不节，如浅狭之井，汲之无度，则枯竭矣。曰：然则强壮之人而绝欲，则何如？曰：此亦无咎无誉，惟肾气略坚实耳。但必浮火不动，阴阳相守则可耳。若浮火日动而强制之，则反有害。盖精因火动而离其位，则必有头眩、目赤、身痒、腰疼、遗泄、偏坠等症，甚者或发痈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为物，欲动则生，不动则不生。能自然不动则有益，强制则有害，过用则衰竭。任其自然，而无所勉强，则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长生之诀也。

一脏一腑先绝论

人之死，大约因元气存亡而决。故患病者，元气已伤，即变危殆。盖元气脱，则五脏六腑皆无气矣。竟有元气深固，其根不摇，而内中有一脏一腑先绝者。如心绝，则怔昧不知世事；肝绝，则喜怒无节；肾绝，则阳道痿缩；脾绝，则食入不化；肺绝，则气促声哑。六腑之绝，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绝之象，亦必有显然可见之处。大约其气尚存，而神志精华不用事耳，必明医乃能决之。又诸脏腑之中，惟肺绝则死期尤促。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脏腑赖其气以养，故此脏绝，则脏腑皆无禀受矣。其余则视其绝之甚与不甚，又观其别脏之盛衰何如，更观其后天之饮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则修短之期可决矣。然大段亦无过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说也。

君火相火论

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窟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

心火动，而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心火为动而肾火不动，其患独在心；亦有肾火动而心火不动，其害独在肾。故治火之法，必先审其何火，而后用药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若二脏之阴不足以配火，则又宜取二脏之阴药补之。若肾火飞越，又有回阳之法，反宜用温热，与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脏皆有火，而心肾二脏为易动，故治法宜详究也。若夫相火之说，则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烦躁、眩晕，此则在君火之旁，名为相火，似为确切。试以《内经》参之，自有真见也。

脉

诊脉决死生论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于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入于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概也。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人气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又其次，则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又其次，则辨病脉之从违。病之与脉各有宜与不宜。如脱血之后，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寒热之证，脉宜洪数，而反细弱，则真元将陷矣。至于真脏之脉，乃因胃气已绝，不营五脏。所以何脏有病，则何脏之脉独现。凡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此其可决者也。至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盖脉之变迁无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经络，而脉一时未变者；或病轻而不能现于脉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与气血相并，一时难辨其轻重者；或有依经传变，流动无常，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脏之脉，临死而终不现者，则何以决之？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总在医者熟通经学，更深思自得，则无所不验矣！若世俗无稽之说，皆不足听也。

症脉轻重论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六脉有根，则不死。此宜从脉不从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绝，痰降则愈，此宜从症不从脉也。阴虚咳嗽，饮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细数，久则必死。此宜从脉不宜从症也。中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则胃绝而脉骤变，百无一生。此又宜从症不从脉也。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枚举。总之脉与症分观之，则吉凶两不可凭。合观之，则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数，肺属金，数为火，火刑金也。余可类推，皆不外五行生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若脉之全体，则《内经》诸书详言之矣。

脉症与病相反论

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干。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于发热，此先后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后，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至于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于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一端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然苟非辨症极精，脉理素明，鲜有不惑者也！

脉

中 风 论

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今人一见中风等症，即用人参、熟地、附子、肉桂等纯补温热之品，将风火痰气，尽行补住，轻者变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气未伤，而感邪浅者，亦必迁延时日，以成偏枯永废之人。此非医者误之耶！或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补正即所以驱邪，此大谬也。惟其正虚而邪凑，尤当急驱其邪，以卫其正。若更补其邪气，则正气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气全虚，不能托邪于外，亦宜于驱风药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驱邪之力。从未有纯用温补者。譬之盗贼入室，定当先驱盗贼，而后固其墙垣；未有盗贼未去，而先固其墙垣者。或云：补药托邪，犹之增家人以御盗也。是又不然。盖服纯补之药，断无专补正不补邪之理，非若家人之专于御盗贼也，是不但不驱盗，并助盗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属虚，骤病属实。所谓虚者，谓正虚也。所谓实者，谓邪实也；中风乃急暴之症，其为实邪无疑。天下未有行动如常，忽然大虚而昏仆者，岂可不以实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属阴虚、阳虚，感热、感寒之别，则于治风方中，随所现之症加减之。汉唐诸法俱在，可取而观也。故凡中风之类，苟无中脏之绝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无恙者甚多。惟服热补者，无一存者矣。

臌 膈 论

臌膈同为极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盖臌者，有物积中，其证属实；膈者，不能纳物，其证属虚。实者可治，虚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臌之为病，因肠胃衰弱，不能运化，或痰或血，或气或食，凝结于中，以致臌脖胀满。治之当先下其结聚，然后补养其中气，则肠胃渐能克化矣。《内经》有鸡矢醴方，即治法也。后世治臌之方，亦多见效。惟脏气已绝，臂细脐凸，手心及背平满，青筋绕腹，种种恶证齐现，则不治。若膈证，乃肝火犯胃，木来侮土，谓之贼邪。胃脘枯槁，不复用事，惟留一线细窍，又为痰涎瘀血闭塞，饮食不能下达，即勉强纳食，仍复吐出。

盖人生全在饮食，经云：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今食既不入，则五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纳谷，则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纳谷，则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秋；秋得病者，死于春。盖金木相克之时也。又有卒然呕吐，或呕吐而时止时发，又或年当少壮，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于类膈之症，如浮肿水肿之类，或宜针灸，或宜泄泻，病象各殊，治亦万变，医者亦宜广求诸法，而随宜施用也。

寒热虚实真假论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热虚实，然必辨其真假，而后治之无误。假寒者，寒在外而热在内也，虽大寒而恶热饮；假热者，热在外而寒在内也，虽大热而恶寒饮，此其大较也。假实者，形实而神衰，其脉浮、洪、芤、散也；假虚者，形衰而神全，其脉静、小、坚、实也。其中又有人之虚实，证之虚实。如怯弱之人而伤寒、伤食，此人虚而证实也。强壮之人，而失血劳倦，此人实而证虚也。或宜正治，或宜从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从本，或宜从标；寒因热用，热因塞用；上下异方，煎丸异法；补中兼攻，攻中兼补。精思妙术，随变生机，病势千端，立法万变。则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穷我之术，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执己见，或学力不至，其不为病所惑者，几希矣！

内伤外感论

七情所病，谓之内伤；六淫所侵，谓之外感。自《内经》、《难经》以及唐宋诸书，无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异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异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内伤者；更有内伤兼外感，外感兼内伤者。则因与病，又互相出入，参错杂乱，治法迥殊。盖内伤由于神志，外感起于经络。轻重浅深，先后缓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误，为害非轻。能熟于《内经》及仲景诸书，细心体认，则虽其病万殊，其中条理井然，毫无疑似，出入变化，无有不效。否则彷徨疑虑，杂药乱投，全无法纪，屡试不验。更无把握，不咎己之审病不明，反咎药之治病不应。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病情传变论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宿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预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知，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尤，病不可变，医者不能预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先后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至于药误之传变，又复多端，或过于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于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于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后，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萸肉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涩，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后大虚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异论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

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即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

病症不同论

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如太阳伤风是病也，其恶风、身热、自汗、头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为太阳病，此乃太阳病之本症也。若太阳病而又兼泄泻，不寐、心烦、痞闷，则又为太阳病之兼症矣。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若疟而兼头痛、胀满、噫逆、便闭，则又为疟疾之兼症矣。若疟而又下痢数十行，则又不得谓之兼症，谓之兼病。盖疟为一病，痢又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胜举。以此类推，则病之与症，其分并何啻千万，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绪也。而治之法，或当合治，或当分治，或当先治，或当后治，或当专治，或当不治，尤在视其轻重缓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杂乱无纪，则病变百出，虽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别论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腹痛，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如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若不问其本病之所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则幸中者甚少，而误治者甚多！终身治病，而终身不悟，历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阴亡阳论

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属阴，是汗多乃亡阴也。故止汗之法，必用凉心敛肺之药，何也？心主血，汗为心之液，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当敛肺气，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则阴气上竭，而肾中龙雷之火随水而上。若以寒凉折之，其火愈炽，惟用大剂参附，佐以咸降之品如童便、牡蛎之类，冷饮一碗，直达下焦，引其真阳下降，则龙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随止。此与亡阴之汗，真大相悬绝。故亡阴亡阳，其治法截然，而转机在顷刻。当阳气之未动也，以阴药止汗。乃阳气之既动也，以阳药止汗；而龙骨、牡蛎、黄芪、五味收涩之药，则两方皆可随宜用之。医者能于亡阴亡阳之交，分其界限，则用药无误矣。其亡阴亡阳之辨法如何？亡阴之汗，身畏热，手足温，肌热，汗亦热而味咸，口渴喜凉饮，气粗，脉洪实，此其验也；亡阳之汗，身反恶寒，手足冷，肌凉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热饮，气微，脉浮数而空，此其验也。至于寻常之正汗、热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绝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讼纷纷，毫无定见，误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医治之，非必皆与病相反也。外感内伤，皆有现病，约

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轻者，虽不服药，亦能渐痊。即病势危迫，医者苟无大误，邪气渐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医者之能事也。惟不论轻重之疾，一见即能决其死生难易，百无一失，此则学问之极功，而非浅尝者所能知也。夫病轻而预知其愈，病重而预知其死，此犹为易知者。惟病象甚轻，而能决其必死；病势甚重，而能断其必生，乃为难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盖邪气虽去，而其人之元气与病俱亡，一时虽若粗安，真气不可复续，如两虎相角，其一虽胜，而力已脱尽，虽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盖邪气盛而元气坚固，邪气与元气相并，大攻则恐伤其正，小攻则病不为动，如油入面，一合则不可复分，而又不至于伤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则病气入脏腑者，病与人俱尽者为多；病在经络骨脉者，病与人俱存者为多。此乃内外轻重之别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征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与病俱亡，亦不使之终身不愈，此非深通经义之人，必不能穷源极流，挽回于人所不见之地也。

卒　死　论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惟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则气愈聚愈塞，如系绳于颈，气绝则死矣。若医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气，驱其邪，则立愈矣。又有痰涎壅塞，阻遏气道而卒死者，通气降痰则苏，所谓痰厥之类是也。以前诸项，良医皆能治之，惟脏绝之症，则不治。其人或劳心思虑，或酒食不节，或房欲过度，或恼怒不常，五脏之内，精竭神衰，惟一线真元未断，行动如常，偶有感触，其元气一时断绝，气脱神离，顷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则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于暴遇神鬼，适逢冤谴，此又怪异之事，不在疾病之类矣。

病有鬼神论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故经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诸穴者，皆赖神气以充塞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犹之风寒之能伤人也。故治寒者，壮其阳；治热者，养其阴；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惊者，则当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穷其故，乃能无所惑而有据，否则执一端之见，而昧事理之实，均属愦愦矣。其外更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于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贻累者，有过误害人者，其事皆凿凿可征，似儒者所不道，然见于经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类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

肾虚非阴症论

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后，或遗精之后，感冒风寒而发热者，谓之阴症。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症。不顾其现症何如，总用参、术、附、桂、干姜、地黄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夫所谓阴症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房后感风，岂风寒必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寒，如《伤寒

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用温补，则补其风寒于肾中矣。况阴虚之人而感风寒，亦必由太阳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燥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反用热药？若果直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即如伤寒瘥后，房事不慎，又发寒热，谓之女劳复。此乃久虚之人，复患大症。依今人之见，尤宜峻补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汤服。然则无病而房后感风，更不宜用热补矣。故凡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证现脉。如果六脉沉迟，表里皆畏寒，的系三阴之寒证，即使其本领强壮，又绝欲十年，亦从阴治。若系所现脉证，的系阳邪，发热烦渴，并无三阴之症，即使其人本体虚弱，又复房劳过度，亦从阳治。如《伤寒论》中阳明大热之证，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间，转入三阴，即改用温补。若阴症转阳症，亦即用凉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义，有《寓意草》中黄长人之伤寒案可见。余人皆不知之，其杀人可胜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今之医者，谓吐血为虚劳之病，此大谬也。夫吐血有数种。大概咳者成劳。不咳者不成劳，间有吐时偶咳者，当其吐血之时，狼狈颇甚，吐血即痊，皆不成劳，何也？其吐血一止，则周身无病，饮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后，或阴虚内热，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药而痊。若咳嗽则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气升，多则三年，少则一年而死矣。盖咳嗽不止，则肾中之元气震荡不宁，肺为肾之母，母病则子亦病故也。又肺为五脏之华盖。经云：谷气入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是则脏腑皆取精于肺。肺病，则不能输精于脏腑，一年而脏腑皆枯，三年而脏腑竭矣，故咳嗽为真劳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时稍缓，其饮食起居不甚变；又其人善于调摄，延至三年之后，起居如旧，间或一发，静养即愈，此乃百中难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证屡发，肝竭肺伤，亦变咳嗽，久而亦死。此则不善调摄，以轻变重也。执此以决血证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 产 论

妇科之最重者二端，堕胎与难产耳。世之治堕胎者，往往纯用滋补；治难产者，往往专于攻下。二者皆非也。盖半产之故非一端，由于虚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内热者，十之八九。盖胎惟赖血以养，故得胎之后，经事不行者，因冲任之血皆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则胎枯竭而下堕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也。故古人养胎之方，专以黄芩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经云：营卫之道，纳谷为宝。故又以白术佐之。乃世之人，专以参芪补气，熟地滞胃，气旺则火盛，胃湿则不运，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产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无危险之理。险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难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产妇，不可令早用力。盖胎必转而后下，早用力，而胎先下坠，断难舒转，于是横生倒产之害生。又用力，则胞浆骤下，胎已枯涩，何由能产？此病不但产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稳妇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药之法，则交骨不开，胎元不转，种种诸症，各有专方。其外或宜润，或宜降，或宜温，或宜凉，亦当随症施治。其大端以养血为主，盖血足，则诸症自退也。至于易产强健之产妇，最多卒死。盖大脱血之后，冲任空虚，经脉娇脆，健妇不以为意，轻举妄动，用力稍重，冲脉断裂，气冒血崩，死在顷刻。尤忌举手上头，如是死者，吾见极多。不知者以为奇异，实理之常。生产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药论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肋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只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后，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药之益者甚少，受药误者甚多。如无至稳必效之方，不过以身试药，则宁以不服药为中医矣！

方　药

方药离合论

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人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俱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故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于杀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

古方加减论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于病，或则归咎于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依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剂古今论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既而积习相仍，每著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几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

单　方　论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于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外内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　方　论

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岂非天地圣人之至愿哉？然而方之有禁，则何也？其故有二：一则惧天下之轻视夫道也。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变化无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其传也，往往出于奇人隐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难，则爱护之必至。若轻以授人，必生轻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爱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则恐发天地之机也。禁方之药，其制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穷阴阳之柄，窥造化之机，其修合必虔诚敬慎，少犯禁忌，则药无验。若轻以示人，则气泄而有不神，此又阴阳之理也。《灵枢》禁服篇：黄帝谓雷公曰：此先师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黄帝有兰台之藏，长桑君有无泄之戒，古圣皆然。若夫诡诈之人，专欲图利，托名禁方，欺世惑众。更有修炼热药，长欲导淫，名为养生，实速其死。此乃江湖恶习，圣人之所以诛也。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

古今方剂大小论

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其重，此无稽之说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余亲见汉时，有六升铜斛，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汤，伤寒大剂也。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为一剂。在今只一两六钱，又分三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分零。他方有药品多者，亦不过倍之而已。况古时之药，医者自备，俱用鲜者，分两以鲜者为准，干则折算。如半夏、麦冬之类，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则野生者甚小，后人种之乃肥大，皆有确证。今人每方必十余味，每味三四钱，则一剂重二三两矣。更有熟地用至四两一剂者，尤属可怪。古丸药如乌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过二三分，今则用三四钱至七八钱矣。古末药用方寸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矣。古人用药，分两未尝从重。《周礼·遗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为人一月之食，则每日食八升有余矣。盖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来，时医误阅古方，增重分两，此风日炽。即使对病，元气不胜药力，亦必有害，况更与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无师授，无怪乎其动成笑柄也。

药误不即死论

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病。如是而病犹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医之咎也。后世医失其传，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无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风，总名也。其类有偏枯、瘫痪、风痱、历节之殊，而诸症之中，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肿，总名也。其类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之殊，而诸症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尽然。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其得免于杀人之名者，何也？盖杀人之药，必大毒，如砒鸩之类，或大热大寒，峻厉之品。又适与病相反，服后立见其危。若寻常之品，不过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气自退，正气自复，无不愈者。间有迁延日久，或隐受其害而死。更或屡换庸医，遍试诸药，久而病气益深，元气竭亦死。又有初因误治，变成他病，展转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过，反增他病而死。盖日日诊视，小效则以为可愈，小剧又以为难治，并无误治之形，确有误治之实。病家以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医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实则真杀之而不觉也。若夫误投峻厉相反之药，服后显然为害，此其杀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误服参附峻厉之药，而即死者，则病家之所甘心，必不归咎于医。故医者虽自知其误，必不以此为戒，而易其术也。

药石性同用异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其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追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

枚举。学者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症也。

劫剂论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制药论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敩，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于用药之法也。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后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

人参论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更有骇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

以此塞责。又有孝子慈父，幸其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究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执方治病论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后方。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汤药不足尽病论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余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预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只以一煎方为治，惟病后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

与病不相入，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论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其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更必验之于病而后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采取，余则只可于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后世所谓之奇药，或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后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钟，造物之机，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即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

药性专长论

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癥块，使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薏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只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后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

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知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后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本草》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后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

煎药法论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麻黄汤，先煎麻黄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服药法论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驱风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故《伤寒论》等书，服药之法，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缓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圆。其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义，必有得于心也。

医必备药论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文公《进学解》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又古圣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则以煎剂为主，余者皆用丸散为多。其丸散，有非一时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症，必须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只须一丸而愈，合药不可只合一丸。若使病家为一人而合一料，则一丸之外，皆为无用。惟医家合之，留待当用者用之，不终弃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药，储之数年，难遇一用，药肆之中，因无人问，则亦不备。惟医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时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过通散蠲疏耳。若护心托毒，全赖各种丸散之力，其药皆贵重难得。及锻炼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费又大，亦不得为一人只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脓呼毒，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点渴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

不同，皆非一时所得备，尤必须平时预合。乃今之医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讲其法；又无资本以蓄药料，偶遇一大症，内科则一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膏药之外，更无余药。即有之，亦惟取极贱极易得之一二味，以为应酬之具，则安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药者，医家不可不仓备者也。

乱　方　论

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机也。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诚心于求治，则必又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精灵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惟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必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

热药误人最烈论

凡药之误人，虽不中病，非与病相反者，不能杀人。即与病相反，药性平和者，不能杀人。与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药甚轻，不能杀人。性既相反，药剂又重，其方中有几味中病者，或有几味能解此药性者，亦不能杀人。兼此数害，或其人病甚轻，或其人精力壮盛，亦不能杀人。盖误药杀人，如此之难也，所以世之医者，大半皆误，亦不见其日杀数人也。即使杀之，乃辗转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觉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渐自愈者，反指所误用之药以为此方之功效，又转以之误治他人矣。所以终身误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症，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至于极轻淡之药，误用亦能杀人，此乃其人之本领甚薄，或势已危殆。故小误即能生变，此又不可全归咎于医杀之也。

薄　贴　论

今所用之膏药，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摅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厚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气聚血结而有形者，薄贴之法为良。但制膏之法，取药必真，心志必诚，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则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溻种种杂法，义亦相同，在善医者通变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论

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依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惟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医学源流论　卷下

清　吴江　徐灵胎洄溪著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治　法

司天运气论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何谓欺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何谓耳食之学？或窃听他人之说，或偶阅先古之书，略记数语，自信为已得其秘，大言不惭，以此动众，所谓道听途说是也。如近人所谈司天运气之类是也。彼所谓司天运气者，以为何气司天，则是年民当何病。假如厥阴司天，风气主之，则是年之病，皆当作风治。此等议论，所谓耳食也。盖司天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其应验先候于脉。凡遇少阴司天，则两手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寸不应。太阴司天，则左寸不应。若在泉，则尺脉不应，亦如之。若脉不当不其位，则病相反者死，此诊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则必观是年岁气胜与不胜。如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心痛胁满等症。倘是年风淫虽胜，而民另生他病，则不得亦指为风淫之病也。若是年风淫不胜，则又不当从风治矣。经又云：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火气乘之。五气之胜皆然。此乃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胜，亦有相克者乘之，更与司天之气相反矣。又云：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则岁半以前属司天，岁半以后又属在泉，其中又有胜不胜之殊，其病更无定矣。又云：厥阴司天，左少阴，右太阳，谓之左间、右间。六气皆有左右间，每间主六十日，是一岁之中，复有六气循环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岁会三合之不齐，太过不及之异气。欲辨明分晰，终年不能尽其蕴。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气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总之，见病治病，如风淫于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其深者，圣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

医道通治道论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火燥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

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则轻而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

五方异治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邪随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故人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详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土人所笑矣！

湖州长兴县有合溪，小儿饮此水，则腹中生瘕。土人治法，用线挂颈，以两头按乳头上，剪断，即将此线挂转，将两头向背脊上，一并拽齐。线头尽处将黑点记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壮，或七壮即消，永不再发。服药无效。

病随国运论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朝，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朱缨，口嚼烟草，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证，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此实与运气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随症施治，并执宁过温热，毋过寒冷之说。偏于温热，又多矫枉过正之论。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阴在内者，当用大顺散、理中汤，此乃千中之一。今则不论何人，凡属中暑，皆用理中等汤，我目睹七窍皆裂而死者，不可胜数。熏丞托言祖述东垣，用苍术等燥药者，举国皆然。此等恶习，皆由不知天时国运之理，误引旧说以害人也。故古人：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

针灸失传论

《灵》、《素》两经，其详论脏腑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圣哲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服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纵横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只执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竖量，并不依经曲折，则经非经

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枢》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厥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阳明，嗌干取足少阴。皆不言其穴，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今则每病指定几穴，此二失也。两经论治，井、荥、输、经、合最重。冬刺井，春刺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荥五者为言。今则皆不讲矣，此三失也。补泻之法《内经》云：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为泻。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为补。又必迎其经气，疾内而徐出，不按其痏为泻；随其经气，徐内而疾出，即按其痏为补。其法多端。今则转针之时，以大指推出为泻，搓入为补，此四失也。纳针之后，必候其气。刺实者，阴气隆至乃去针；刺虚者，阳气隆至乃出针。气不至，无问其数，气至即去之，勿复针。《难经》云：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来如动脉之状，顺而刺之。得气因推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今则时时转动，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不问气之至与不至，此五失也。凡针之深浅，随时不同。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肌肉，冬气在筋骨，故春夏刺浅，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则不论四时，分寸各有定数，此六失也。古之用针，凡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一切脏腑七窍等病，无所不治。今则只治经脉形体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灵枢》血络论言之最详。而头痛腰痛，尤必大泻其血，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变色，见赤血而止，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则偶尔见血，病者医者已惶恐失据，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内经》刺法，有九变十二节。九变者，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焠刺。十二节者，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法，视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备，则一病不愈。今则只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针制有九：镵针、员针、锲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亦随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则病不应。今则大者如员针，小者如毫针而已，岂能治痼疾暴气？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手法精严。经云：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又云：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其专精敏妙如此。今之医者，随手下针，漫不经意，即使针法如古，志不凝而机不达，犹恐无效，况乎全与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后之序，迎随之异，贵贱之殊，劳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数，更仆难穷。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难就易，尽违古法，所以世之视针甚轻，而其术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则较之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

水病针法论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腧穴甚少，惟水病风痒肤胀，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水气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脏之经络，水之所容也。此与大禹治洪水之法同。盖洪水泛滥，必有江淮河济，各引其所近之众流以入海，必

不能使天下之水只归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后，更必调其饮食。经云：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欲使饮食异居，则水不从食，以至于脾上受湿之处也。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难愈如此。余往时治此病，轻者多愈，重者必复肿。盖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违法度，即无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论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书，审其经络脏腑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掣格。如庖丁之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余。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否则一遇疑难，即束手无措，冒昧施治，动辄得咎，误人不少矣！

治病缓急论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脏腑，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人尚浅，与气血不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著，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峻药下之，则食尚在上焦，即使随药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肠胃中脂膜与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变，此不当急治者也。以此类推，余病可知。至于虚人与老少之疾，尤宜分别调护，使其元气渐转，则正复而邪退。医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则补其所不当补，攻其所不当攻。所服之药不验，又转求他法，无非诛伐无过；至当愈之时，其人已为药所伤，而不能与天地之生气相应矣。故虽有良药，用之非时，反能致害。缓急之理，可不讲哉？

治病分合论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或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治病，而不轻杀人矣！

发汗不用燥药论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澈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虑其营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消耗于肉外，不能滋润和降，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吸薄酮，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燥，则汗从何生？汗

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亦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证，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病不可轻汗论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蹶然可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既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伤风难治论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及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攻补寒热同用论

虚证宜补，实证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证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证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临病人问所便论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色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证，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证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证之精义也。

治病不必顾忌论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

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瘕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束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辨证不的，审方不真，不知古圣之精义者也。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脏腑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脏腑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其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论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经》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源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

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复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病；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只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预立医案，明著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证，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

防　微　论

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伤寒论》序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昔扁鹊见齐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见之后，则已入脏，不可治疗而逃矣。历圣相传，如同一辙。盖病之始人，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馆道途得者，往往难治。非所得之病独重也，乃既病之后，不能如在家之安适，而及早治之；又复劳动感冒，致病深入而难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此则凡人所当深省，而医者亦必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体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论

凡一病必有数症。有病同症异者，有症同病异者；有症与病相因者，有症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症。古方以一药治一症，合数症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症者，有合几药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其浅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连、半夏；不寐用枣仁、茯神之类，人皆知之。至于零杂之症，如《内经》所载，喘满噫语，吞欠嘘呕，笑泣目瞑，嗌干，心悬善恐，涎下沸出，嗌唇瞤舌，善忘善怒，喜握多梦，呕酸魄汗等症，不可胜计。或由司天运气，或由脏腑生克，或由邪气传变。《内经》言之最详。后之医者，病之总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众症之渊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备细言之，而彼实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药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有用相反之药，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无门可告也。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应手辄愈。不知者以为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

补药可通融论

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神农、仲景之书，

岂有补益之方哉？间有别载他书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养性补益等各立一门，遂开后世补养服食之法。以后医家，凡属体虚病后之人，必立补方，以为调理善后之计。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瘤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说，固不足论。至体虚病后补药之方，自当因人而施，视脏腑之所偏而损益之。其药亦不外阴阳气血，择和平之药数十种，相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问其阴阳脏腑，何者专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经月经时而后服完。若必每日视脉察色，而后服药，则必须一日换一丸方矣。故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说，过为艰难慎重，取贵僻之药以为可以却病长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轻药愈病论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难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其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痰气酸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以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至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滚姜汤一碗，霎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虽极浅之药，而亦有深义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择药性之最轻淡者，随症饮之，则服药而无服药之误，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腹内痈论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证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证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证，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确。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证：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有膀胱痈。惟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者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寒痰，或以为食积，医药杂投，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结瘀血，寒痰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寒痰则痛止无定，又必另现痰症；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则痛有常所，而迁延益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渐渐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

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则有虚实二种，其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惟虚症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心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虑伤脾之症，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倦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

围　药　论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当围药。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顶不高。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则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之，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束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如此，则形小顶高，易脓易溃矣。故外治中之围药，较之他药为特重，不但初起为然，即成脓收口，始终赖之，一日不可缺。若世医之围药，不过三黄散之类，每试不效，所以皆云围药无用。如有既破之后，而仍用围药者，则群然笑之。故极轻之毒往往至于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围药之故也。至于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

书论附：科

《难经》论

《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何难以明之，故曰《难经》。言以经文以难而释之也。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晰疑义，垂示后学，真读《内经》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其问答之词，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经文本自明显，引之或反遗其要，以至经语反晦，或则无所发明，或则与两经相背，或则以此误彼，此其所短也。内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不知创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书，而越人引以为证乎？自隋唐以来，其书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无能驳正之者。盖业医之辈，读《难经》而识其大义，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经》，求其异同得失乎？古今流传之载籍，凡有舛误，后人无敢议者，比比然也，独《难经》乎哉？余详余所著《难经经释》中。

《伤寒论》论

仲景《伤寒论》，编次者不下数十家，因致聚讼纷纭。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观《伤寒》叙所述，乃为庸医误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余皆救误之法，故其文亦变动不居。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得其义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条在前，或以此条在后；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互相诟厉。孰知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何则？叔和《序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辄加辨驳，以为原本不如此，抑思荀无叔和，安有此书？且诸人所编，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经现症，有异有同，后人见阳经一症，杂于阴经之中，以为宜改入阳经之内，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圆机活法，泯没不可闻矣。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历历分明，则任其颠倒错乱，而我心自能融会贯通，否则徒以古书纷更互异，愈

改愈晦矣！

《金匮》论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惜其所载诸病，未能全备，未知有残缺与否？然诸大症之纲领，亦已粗备，后之学者，以其为经而参考推广之，已思过半矣。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列也。

《脉经》论

王叔和著《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划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和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某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试而不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药之不对症，而不知皆非也。盖病有与脉相合者，有与脉不相合者，兼有与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见于此症为宜，见于彼症为不宜。同一症也，见某脉为宜，见某脉为不宜。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若泥定一说，则从脉而症不合，从症而脉又不合，反令人彷徨，无所适从。所以古今论脉之家，彼此互异，是非各别。人持一论，得失相半。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读《脉经》者，知古来谈脉之详密如此，因以考其异同，辨其得失，审其真伪，穷其变通，则自有心得。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

《千金方》《外台》论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至唐·王焘所集《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读之者，苟胸中无成竹，则众说纷纭，群方淆杂，反茫然失其所据。故读《千金》《外台》者，必精通于《内经》、仲景、本草等书，胸中先有成见，而后取其长

而舍其短，则可资我博深之益。否则反乱人意，而无所适从。嗟乎！《千金》、《外台》且然，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无稽杜撰之邪书，尤不足道矣。

《活人书》论

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世之述《伤寒论》者，唐宋以来，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不明不贯。至近代前《条辨》、《尚论编》等书，又复倒颠错乱，各逞意见，互相辨驳，总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离。若能参究此书，则任病情之错综反覆，而治法乃归一定，何必聚讼纷纭，致古人之书，愈讲而愈晦也。

《太素脉》论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智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坚厚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气甚清，而神志昏浊者；形质甚浊，而神志清明者。即寿夭智愚，亦不能皆验，况其他乎？又书中更神其说，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财若干，父母何人，子孙何若，则更荒唐矣！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此必别有他术，以推测而幸中，借此以神其说耳。若尽于脉见之，断断无是理也。

妇　科　论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并多瘕瘕之疾。其所以多瘕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主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下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以可知其所从起。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变化之，则每症必有传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至如世俗相传之邪说，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论。夫胎前宜凉，理或有之。若产后宜温，则脱血之后，阴气大伤，孤阳独炽；又瘀血未净，结为蕴热，乃反用姜桂等药，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药治之，无不神效。或云：产后瘀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此大谬也。凡瘀血凝结，因热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热降而解。如桃仁承气汤，非寒散而何？未闻此汤能凝血也。盖产后瘀血，热结为多。热瘀成块，更益以热，则炼成干血，永无解散之日。其重者阴溜而即死，轻者成坚反宗后人之邪说，皆足以害人。诸科皆然，不独妇科也。

痘　科　论

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脏腑骨脉，而发于天时。所谓本于脏腑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阴阳二气，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动，则必有渣滓未融之

处，伏于脏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无感召，则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阴阳之气，渗戾日积，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应，则其毒随之而越，此发于天时者也。而天时有五运六气之殊，标本胜复之异。气体既禀受不同，感发又随时各别，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补救之。此至精至微之术也，奈何以寒凉伐之，毒药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经》云：火郁则发之。其遇天时炎热，火甚易发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际，气为寒束，则不起发；发而精血不充，则无浆。浆而精血不继，即不靥。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缺一不可，岂得概用寒凉？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药，为祸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谓毒气内陷，一时不能托出，则借其力以透发之。此皆危笃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视为常用之药，则无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药，无有不死，非其识见之高，乃其用药之灵也。故证之生死，全赖气血。当清火解毒者，则清火解毒；当培养气血者，则温托滋补，百不失一矣。呜呼！谬说流传，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药数品，按日定方，不效则继以毒药，如此而已。夫以至变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不知杀人亦最多也。

附：种痘说

种痘之法，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则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时痘之戾气，四也。择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择小儿无他病之时，六也。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七也。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靥，并有延至一月者，种痘则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种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种而死者，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种出危险之痘，或生痘毒，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则尤为十全矣。

幼　科　论

幼科古人谓之哑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变蒸胎惊之类，与成人异者，不可胜举。非若妇人之与男子异者，只经产数端耳。古人所以另立专科，其说精详明备。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计。其治法立方，种种各别。又妇人之与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儿与之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异。如伤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余诸症，多用金石峻厉之药，特分两极少耳。此古人真传也！后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往往迁延而死。此医者失传之故。至于调摄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盖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今人非太暖，即太饱。而其尤害者，则在于有病之后，而数与之乳。乳之为物，得热则坚韧如棉絮。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则愈充满，一与之吮，则迅疾涌出，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复充，填积胃口，化为顽痰，痰火相结，诸脉皆闭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饭几何，当病危之时，其食与平时不减，安有不死者哉？然病家云：乳不可食。则群相诟曰：乳犹水也，食之何害？况儿虚如此，全赖乳养，若复禁乳，则饿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将医者诟骂。其余之不当食而食，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种种失宜，不可枚举。医者岂能坐守之，使事事合节耶？况明理之医，能知调养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儿之所以难治者，非尽不能言之故也。

疡　科　论

疡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传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后施治，皆有成法。必读书临证，二者皆到，然后无误。其升降围点，去腐生肌，呼脓止血，膏涂洗熨

等方，皆必纯正和平，屡试屡验者，乃能应手而愈。至于内服之方，护心托毒，化脓长肉，亦有真传，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阳，而为加减，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全在学问根柢。然又与内科不同。盖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某证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传授焉。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有传授，则较之内科为尤易。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时，复感他气，或因外症重极，内伤脏腑，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后能两全而无失。若不能治其内症，则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若为外科者不能兼，则当另请名理内科，为之定方。而为外科者，参议于其间，使其药与外症无害，而后斟酌施治，则庶几两有所益。若其所现内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极而昏晕，脓欲成而生寒热，毒内陷而胀满，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内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内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众，亦非浅学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浅言之，则惟记煎方数首，合膏围药几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则经络脏腑，气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态万状，无不尽识。其方亦无病不全；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亦无所不备。虽遇极奇极险之症，亦了然无疑。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故外科之等级，高下悬殊，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论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淡世，邪不能深人，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着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

兽医论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尤易。夫禽兽之脏腑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豕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乌药，马宜黄药之类。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专方主治。余则与人大段相同。但必剂大而力厚之方，取效为易。其中又有天运时气之不同，变化多端，亦必随证加减。此理亦广博深奥，与治人之术，不相上下。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况兽医乎？

古　今

四大家论

医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家。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

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于也。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钦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扎载途，其害不少，故当亟正之也。

医　家　论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于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灰，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医学渊源论

医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探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考试医学论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

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脏腑、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医非人人可学论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披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情之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证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名医不可为论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证。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若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瘥后，元气虚而余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甚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旁观之人，亦宜曲谅也。

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邪说陷溺论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明之药，伤寒皆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证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食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谓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入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涂说之人也。

涉猎医书误人论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知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途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面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　家　论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

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书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蜂起，中道变更，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附，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证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证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医者误人无罪论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厚，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殆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人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竟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亦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

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诈，卖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

《医学源流论》终

慎疾刍言

〔清〕　徐大椿　著

《慎疾刍言》提要

清·徐灵胎著。灵胎号大椿，吴县人。先生悯世之医者，不读古书，随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击心伤，爰作《刍言》。首论误用补剂，次论用药治病之理，次论中风用药之误，次论咳嗽初投腻补之非，次论吐血误用熟地、麦冬之误，中暑霍乱分寒热之治论，痢疾用姜附之误论，阴症伤寒之治，老人、妇人、小儿之病，各有不同之治。外科始终治法，丸、散、膏、丹、针灸、砭镰、浸洗、熨拓、蒸提、按摩等法，当因病施治制剂。古今铢两之别，煎药服药各法，延医治病之试验，欺人之秘方，药品之诡诞，医家之宗传等论。抠心挖骨，剖解原因，更为痛快。愿读者谅其苦心，虚怀体察，以之治人则谨慎可以寡过；以之治己则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从之有人，庶绵斯道于一线。医家病家，皆当知之。

自　序

余弱冠时，家多疾病，先世所藏医书颇多，因随时翻阅，不过欲稍识方药而已。循习渐久，乃上追《灵》、《素》根源，下沿汉唐支派，如是者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而注《本草》；又十余年而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而著《伤寒类方》。五十年中，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约万余卷。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乃世之医者，全废古书，随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击心伤。数年前曾作《刍言》一册，欲以醒世，而鲜克听从。窃思生长圣朝，毫无益于此世，而半生攻苦，虽有著述几种，皆统谈医学，无惊心动魄之语，足令人豁然开悟，因复抠心挖骨，即《刍言》原文，更加痛快剖悉。实因悲悯填胸，不能自已，愿览者谅其苦心，虚怀体察。以之治人，则敬慎可以寡过；以之治己，则明哲可以保身。冀过信从之有人，庶绵斯道于一线。

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涸溪徐灵胎识

《慎疾刍言》目录

补剂…… 827
用药…… 827
中风…… 828
咳嗽…… 828
吐血…… 828
中暑…… 829
痢疾…… 829
阴症…… 829
老人…… 830
妇人…… 830
小儿…… 830
外科…… 831
治法…… 831
制剂…… 831
煎药服药法…… 832
延医…… 832
秘方…… 832
诡诞…… 833
宗传…… 833

慎疾刍言

清　平江　徐大椿灵胎著述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补　剂

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从未有浅近不知，而专求怪僻者。况医法一误，必至伤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谓浅近者，如伤风则防风、荆芥；感寒则苏叶、葱头；咳嗽则苏子、杏仁；伤食则山楂、神曲；伤暑则香薷、广藿；疟疾则柴胡汤加减；痢疾则黄芩汤加减；妇人则四物汤加减；小儿则异功散加减。此皆历圣相传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于危险疑难之证，则非此等药所能愈，必博考群方，深明经络，实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随证加减。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间有稍驯谨之人，起病时仍用切近之药，一二剂未即有效，即转而改用温补。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渐，不可因无速效，而即换方也。况所服之方，或未尽善，不思即于前方损益万妥，而遽求变法；又不肯先用轻淡之剂，探测病情，专取性雄力厚之品，大反前辙，必至害不旋踵。总由胸无定见之故。当思人之有病，不外风寒暑湿燥火为外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为内因，此十三因，试问何因是当补者？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无病而虚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若果元气欲脱，虽浸其于参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谬举《内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虚固当补矣，所凑之邪，不当去耶？盖邪气补住，则永不复出，重则即死，轻则迁延变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轻而元气渐复，非药之功也。余少时见问疾者，闻医家已用补药，则相庆病者愈。今则病势方张，正群然议进参附熟地，岂不可骇。其始也，医者先以虚脱吓人，而后以补药媚人。浙江则六味、八味汤，加人参、麦冬等药，江南则理中汤加附、桂、熟地、鹿茸等药。于是人人习闻，以为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死，加以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医者虚脱之言，真有先见之明，毫无疑悔。若服他药而死，则亲戚朋友，群诟病家之重财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医者之罪，竟不胜诛矣。所以病人向医者述病，必自谓极虚，而旁人代为述病，亦共指为极虚，惟恐医者稍用攻削之剂，以致不起。或有稍识病之医，即欲对证拟方，迫于此等危言，亦战战兢兢，择至补之药，以顺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谤，势使然也。此风之起，不过三十余年，今则更甚，不知何时而可挽回也。

用　药

医道起于神农之著《本草》，以一药治一病。但一有数证，统名为病，如疟痢之类；分明为症，如疟而呕吐、头疼，痢而寒热，胀痛之类。后之圣人，取药之对证者，合几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药，而后有方，方成之后，再审其配合之法，与古何方相似，则云以某方加减。并非医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汤，横于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证用药之法，如有人风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审其风居几分，寒居几分，痰食居

几分，而药则随其邪之多寡，以为增减。或一方不能兼治，则先治其最急者。所以无一味虚设之药，无一分不斟酌之分两也。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若不论何病，总以几味温补投之，愈则以为己功，死则以为病本不治，毫无转计，此则误尽天下，而终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陈方者，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汤；用大黄一味，即名承气汤，于古人制方之义，全然不知，随其口之所指而已。其医案，则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而文人学士，又最易欺，见有阴阳五行等说，即以为有本之学，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诩为得医学之捷径，将千古圣人穷思极想所制对证之方数千首，皆不必问，而已称名医矣。夫医者欲行其道，相习成风，犹无足怪。独是闲居涉猎之人，亦俱蹈袭此等谬说，与医者同声合气，知亲友有病，即往帮助。医者用危言拿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温补贵重之药，以明关切，因而致死。死则以为用此等药，原未尝云病者服之必效，不过如此门第之家，于理不该服价贱之药耳。若已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毙之，真属可怜！数十年前，亦有涉猎医学者，颇能辨别药性，博览经方；今乃相率而入于魔道，其始起于赵养葵、张景岳辈，全不知古圣制方之义，私心自用，著书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于此极也。我知天心仁爱，其转移必不久矣！

中　风

中风，北人多属寒，宜散寒；南人多属火，宜清火；而祛风消痰，则南北尽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而外，则续命汤为主方。续命汤共有数首，不外驱风，其随证加减，皆有精义。从未有纯用温热滋补，不放风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轻病则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参以破其家而恋其命，最可伤也。又有稍变其说者，用地黄饮子，以为得阴阳兼补之法，亦大谬也。此方乃治少阴气厥不至，舌喑足痿，名曰瘖证。乃纯虚无邪，有似中风，与风寒痰火之中风正相反，刘河间之书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风，其害相等。余每年见中风之证，不下数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温补之药者，百无一愈。未甚服补药者，尚可挽回，其不能痊愈，或真不治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证，遂甘心永为废人，旁人亦视为必不起之证，医者亦惟令多服重价之药，使之直得一死而可无遗憾，岂不怪哉！愿天下之中风者，断勿以可愈之身，自投于必死之地也！

咳　嗽

咳嗽由于风寒入肺，肺为娇脏，一味误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麦冬、萸肉、五味等滋腻酸敛之品，补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癣肛痈，喘急寒热，近者半年，远者三年，无有不死。盖其服此等药之日，即其绝命之日也。间有见机而停药者，或能多延岁月，我见以千计。故今之吐血而成痨者，大半皆因咳嗽而误服补药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药。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于姜，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证，非治风火之嗽也。况加以熟地、麦冬，则受祸尤烈。又嗽药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汤中用之，以载甘草上行；治少阴之喉痛，与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气逆痰升，不得着枕。凡用药当深知其性，而屡试屡验，方可对病施治，无得冒昧也！

吐　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绝少，今则年多一年。其证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药误之也。盖血证因伤风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虚劳忧急而起者十之一二。乃医者概以熟地、人参、麦冬、五味等滋补酸敛之药，将风火痰瘀，俱收

拾肺管，令其咳嗽不止，元气震动，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风寒补住，必成痨病，无人不知，今竟无一人知之矣！盖吐血而嗽者，当清肺降气，略进补阴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络破，故血从络出，并不必服药。其甚者，只取补络之药，以填损处，自可除根，即不服药，亦能自愈，历试不爽。乃病者进以不服药之说，则虽或面从，背后必非笑随之，进以熟地、麦冬、人参、五味等药，则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后者复然。岂非命乎？

中　暑

暑字之名义，与寒字相反，乃天行热毒之病也。其证，脉微少气，烦渴燥热，甚则手足反冷，若汗出不止，用人参白虎汤主之；如或身热腹痛，胀满呕吐，泻痢厥冷，则名热霍乱，人参断不可用，当用香薷饮、藿香正气散主之，皆治暑之正法也。若《伤寒论》中又有寒霍乱一证，此乃寒邪入阴，用理中汤主之，此治寒霍乱之法也。与暑热之霍乱，绝不相干，乃后之医书，于热霍乱门中，附入寒霍乱一方，名大顺散。用肉桂、干姜，即理中汤之变法，其方下亦注明治夏月伤冷饮之证，其说甚明。乃昏昧之人耳闻有此方，竟以之治暑热之霍乱，以示奇异。其死也，宛转呼号，唇焦目袭，七窍见血。热归于内，则手足反冷，而脉微欲绝，所谓热深厥亦深也。手足冷谓之厥。厥者，逆也。乃病者、医者，不知此理，以为服热药而更冷，其为阴证无疑，故目睹其惨死而无所悔。以后复治他人，热药更加重矣。与治暑热痢者之用四逆汤，其害正同。举世尽以为必当如此，虽言不信也。

痢　疾

病有数种，误治则生死立判。凡脾气不实，饮食不化，昼夜无度，无红白积者，此为脾泻。其方不一，当随证施治。若伤寒传入阴经，下利清谷，脉微厥冷，此为纯阴之危证，非参、附、干姜不治，患此者绝少。若夫夏秋之月，暑邪入腑，脓血无度，此名滞下。全属暑热之毒，蒸肠烂胃，与阴寒之痢，判若水火。仲景以黄芩汤为主而因证加减，此千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热痢，俱用附、桂、姜、茸，始则目赤舌焦，号痛欲绝，其色或变如豆汁，或如败肝。热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为热厥，反信为真寒，益加姜、附，以至胃烂肠裂，哀号宛转，始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见甚多，惟有对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汤及参芪等补药者，于久痢虚乏之人，或有幸中。若邪气未清，非成痼疾，即至不救。盖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书自能穷其变化，何得以不入痢证之药，每投必误也。

阴　症

六淫之邪，不但暑燥火属热，即风寒湿亦变为热。经云：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故外感总以散热为治。惟直中阴经之伤寒，必现脉紧便青，畏寒倦卧，不喜饮，舌无苔，种种寒象，当用温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医，举天下寒热杂感病热稍重者，皆指为阴证，即用参、附、姜、桂。服后而热更甚，并不疑为热药之故，即用熟地、麦冬等，以为补阴配阳之法，竟忘其为外感矣。更知阴证无发热之理，间有寒极似阳而外现热证者，其内证必现种种寒象，然亦当驱散其寒，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亦并无补寒之法也。乃以温热之邪，硬派作阴证，而全用温补，真千古之奇闻也！又有以梦泄房劳之后，而得外感者为阴证，更属笑谈。夫邪果入阴经，即无房劳等事，亦属阴证。如邪不入阴经，则自有本证治法，与阴何干？若云外邪乘虚入，则尤当急驱肾中之邪，岂可留邪烁肾？又有用热药之后，其热势益增，忽转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药试病矣。要知一病有一病之方，岂无对病和平之药？乃始投之火，即转而投之

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咎热药之误，而咎寒药之误，何也？盖人之死也，必渐冷，服热药而反冷，则信以为非药之故；若服寒药而冷，则明明以药使之冷矣。故热药之杀人不觉，而寒药之杀人显然。所以医者宁可用补用热，虽死而犹可免咎也！

老　人

能长年者，必有独盛之处。阳独盛者，当补其阴；阴独盛者，当益其阳。然阴盛者一之一二，阳盛者十之八九。而阳之太盛者，不独当补阴，并宜清火以保其阴。故老人无不头热耳聋，面赤便燥，现种种阳证。乃医者为老人立方，不论有病无病，总以补阳为上，热盛生风，必生类中等病，是召疾也。若偶有风寒痰湿等因，尤当急逐其邪。盖老年气血不甚流利，岂堪补住其邪，以与气血为难。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总与壮年一例，或实见其有虚弱之处，则用轻淡之品，而量为补托。若无病而调养，则当审其阴阳之偏胜，而损益使平。盖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尽然也。故治老人者，断勿用辛热之药，竭其阴气，助其亢阳，使之面红目赤，气塞痰壅，脉洪肤燥。当耆艾之年，面加以焚，如之惨也。

妇　人

妇人怀孕中一点真阳，日吸母血以养，故阳日旺而阴日衰。凡半产滑胎，皆火盛阴衰，不能全其形体之故也。近人有胎前宜凉之说，颇为近理。至于产后，则阴血尽脱，孤阳独立，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故仲景专以养血消瘀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余每遵之，无不立效。及近人造为产后宜温之邪说，以姜、桂为主药。夫果阴阳俱脱，脉迟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姜、桂亦有用时；乃血干火燥，纯现热证，亦用热药，则经枯脉绝，顷刻而毙，我见以百计。更有恶露未尽，身热气塞，烦躁不寐，心烦腹痛，皆由败血为患，亦用姜、桂助其火而坚其瘀，重则即死，轻则变成蓐劳。世之所谓女科名家，一例如此。盖胎产乃天地生育之机，绝少死证，其死皆药误也。造为此等邪说者，九死不足以蔽其辜。又胎产药中不用生地而用熟地，亦同失用药之理，不可不思也。

小　儿

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盖纯阳之体，日抱怀中，衣服加暖；又襁褓之类皆用火烘，内外俱热。热则生风，风火相煽，乳食不歇，则必生痰；痰得火炼，则坚如胶漆，而乳仍不断，则新旧之痰日积，必至胀闷啼哭，又强之食乳，以止其啼。从此胸高气塞，目瞪手搐，即指为惊风。其实非惊，乃饱胀欲死耳！此时告其父母，令减衣停乳，则必大愠，谓虚赢若此，反令其冻馁，无不唾骂。医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刚燥之药，即用参、芪滋补，至痰结气凝之后，则无可救疗。余见极多，教之适其寒温，停其乳食，以清米饮养其胃气，稍用消痰顺气之药调之，能听从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为狂言者，百无一生。至于痘科，尤属怪诞。痘为小儿之所必不免，非恶痰也。当天气温和之时，死者绝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气虚而稠密者，间有不治。其始欲透发，其后欲浆满，皆赖精血为之。乃未发以前，即用大黄、石膏数两，以遏其生发之机，而败其元气。既而即用蚯蚓数十，蚱蝉数个及一切大寒大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鸡头、猪尾之类，又将地丁、银花等粗粝之品数两，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恶物，即令医者自服之，亦必胃绝胀裂而死，况孩提乎？凡用此等药者，必预决此儿死于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反盛称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于彼所用之药也！或有元气充实，幸而不死者，遂

以为非此等大药不能挽回，而人人传布，奉为神方矣。更可异者，强壮之年，医者黄芩、麦芽俱不敢用，以为克伐。孩提之子，则石膏、大黄成两成斤，毫无顾虑，忍心害理，至此而极。无奈呼天抢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为螳螂子之说者，割开颐肉，取出血痰。此法起于明末海滨妖妇骗财之法，惟苏松二处盛行，割死者甚众。盖小儿有痰火者，吃乳数日，必有一二日颐肿厌食，名曰妒乳。用薄荷、朴硝为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块，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颐内空虚之处，人人有此，割则复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儿，从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独苏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外　科

治外症，始起欲其不大，将成欲其不痛。大则伤肌烂肤，腐骨穿筋，难于收口。痛则冲心犯胃，耗血亡津，恶证丛生矣。故始起之时，最重围药，束其根盘，截其余毒，则顶自高而脓易成。继则护心托毒治其内，化腐提脓治其外，自然转危为安。乃始则不能束毒使小，又无护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内服附、桂热毒等药，必至腐肠烂肉。更轻用刀针，割肉断筋，以致呼号瞥乱，神散魂飞，宛转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见也。况痈疽用刀太早，最难生肌收口。凡毒药刀针，只宜施于顽肉老皮，余者自有提头呼脓之法。至于恶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绝无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复。乃此等良法，一切不问，岂传授之不真，抑或别有他念也？更可骇者，疮疡之证，最重忌口，一切鲜毒，毫不可犯，无书不载。乃近人反令病者专服毒物，以为以毒攻毒。夫解毒尚恐无效，岂可反增其毒？种种谬误，不可殚述。间有患外证之人，若用安稳治法，全不以为妙；用毒药刀针者，血肉淋漓，痛死复活，反以为手段高强，佩服深挚，而遍处荐引。因知疾病生死，皆有定数，非人所能自主；而医者与病人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　法

凡病只服煎药而愈者，惟外感之证为然。其余诸证，则必用丸、散、膏、丹、针灸、砭镰、浸洗、熨拓、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乃今之医者，既乏资本，又惜工夫；古方不考，手法无传，写一通治煎方，其技已毕。而病家不辞远涉，不惜重聘，亦只求得一煎方，已大满其愿。古昔圣人，穷思极想，制造治病诸法，全不一问，如此而欲愈大证痼疾，无是理也！所以今人患轻浅之病，犹有服煎药而愈者；若久病大证，不过延迁岁月，必无愈理也。故为医者，必广求治法，以应病者之求。至常用之药，一时不能即合者，亦当预为修制，以待急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术，而全无救人之具也？

制　剂

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之三服。又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证，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法也。末药则用一钱匕，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所以药价日贵，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两，余药只用一二

钱者，亦从无此轻重悬殊之法。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腻腻酸苦腥臭之药，大碗浓煎灌之。即使中病，尚难运化，况与病相反之药，填塞胃中，即不药死，亦必灌死，小儿尤甚。又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挑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处，孰知反以此而丧身。其贫者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吾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厚。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谨慎，即此等存心，今人已不逮昔人远矣！

煎药服药法

煎药之法各殊：有先煎主药一味，后入余药者；有先煎众药味，后煎一味者；有用一味煎汤，以煎药者；有先分煎，后并煎者。有宜多煎者，补药皆然。有宜少煎者；散药皆然。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煎而泡渍者，有煎而露一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缓火者。各有妙义，不可移易。今则不论何药，惟知猛火多煎，将芳香之气散尽，仅存浓厚之质，如煎烧酒者，将糟久煮，则酒气全无矣！岂能和荣达卫乎？须将古人所定煎法，细细推究，而各当其宜，则取效尤捷，其服药亦有益。古方一剂，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三次者。盖药味入口，即行于经络，驱邪养正，性过即已，岂容间断。今人则每服日一次，病久药暂，此一暴十寒之道也。又有寒热不得其宜，早暮不合其时，或与饮食相杂，或服药时即劳动冒风，不惟无益，反能有害。至于伤寒及外症痘症，病势一日屡变，今早用一剂，明晚更用一剂，中间间隔两昼一夜，经络已传，病热益增矣。又发散之剂，必暖覆令汗出，使邪从汗出，若不使出汗，则外邪岂能内消？此皆浅易之理，医家病家，皆所宜知也。又恶毒之药，不宜轻用。昔神农遍尝诸药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医者，于不常用之药，宜细辨其气味，方不至于误用。若耳闻有此药，并未一尝，又不细审古人用法，而辄以大剂灌之。病者服之，苦楚万状，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茫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亲尝，断不敢冒昧试人矣！此亦不可不知也。

延　医

疾病为生死相关，一或有误，追悔无及。故延医治病，乃以性命相托也。何可不加意慎择。如无的确可信之人，宁可不服药以待命。乃世人独忽于此，惟以耳为目，不考其实学何如，治效何若，闻人称说，即延请施治。服药无效，毫不转念。甚而日重一日，惟咎己病之难痊，不咎医者之贻误。孰知药果中病，即不能速愈，必无不见效之理，不但服后奏功，当服时已有可征者。如热病服凉药，寒病服热药之类，闻其气已馨香可爱，入于口即和顺安适。如不中病之药，则闻其气必厌恶，入于肠必懊侬。《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此真诀也。今人则信任一人，即至死不悔，其故莫解，想必冥冥之中，有定数也。又有与此相反者，偶听人言，即求一试，药未尽剂，又易一医，或一日而请数人，各自立说，茫无主张。此时即有高明之人，岂能违众力争，以遭谤忌，亦惟随人唯诺而已。要知病之传变，各有定期；方之更换，各有次第；药石乱投，终归不治。二者事异而害同，惟能不务虚名，专求实效，审察精详，见几明决，庶几不以性命为儿戏矣！

秘　方

古圣设立本药，专以治病，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并无别有奇药也。若无病而服药，久则必有偏胜之害；或有气血衰弱，藉药滋补，亦必择和平纯粹之品，审体气之所

偏，而稍为资助。如世所为秘方奇术，大热大补之剂，乃昔人所造以欺人者。若其方偶与其人相合，或有小效，终归大害；其不相合者，无不伤生。更有一等怪方，乃富贵人贿医所造者。余曾遇一贵公子，向余求长生方，余应之曰：公试觅一长生之人示我，我乃能造长生之方；若长生者无一人，则天下无长生之方矣。其人有愠色，是时适有老医在其家，因复向老医求得之。乃傲余曰：长生方某先生已与我矣。公何独吝也？余视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温补之药，故难其制法，使耳目一新者。余私谓老医曰：先生之长生方，从何传授？老医曰：子无见晒，子非入世行道之人耳。凡富贵之人，何求不得，惟惧不能长生纵欲耳。故每遇名医，必求此方。若长生方不知，何以得行其道。我非有意欺彼，其如欲应酬于世，自不得不然耳！后果得厚酬。余因知天下所传秘方，皆此类也。此即文成五利之余术，万勿以为真可长生也，速死则有之耳。识此以醒世之求长生而觅秘方者。

诡　诞

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谨慎。今乃炫奇立异，竟视为儿戏矣。其创始之人，不过欲骇愚人之耳目，继而互相效尤，竟以为行道之捷径。而病家则以为名医异人之处在此，将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今略举数端于下：

人中黄肠胃热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药，是以粪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飞净，入末药。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药，外症痘症偶入煎药。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河车、脐带补肾丸药偶用。今入煎剂腥秽不堪。又脐带必用数条，肆中以羊肠龟肠代之。蚌水大寒伤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阳明热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条酒冲，已属不典。今用三四十条，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蛴螬即桑虫、蝎子、胡蜂皆极毒之物，用者多死。间有不死者，幸耳。有决明眼科聘光盐水点入末药。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剂，何义。白螺壳此收湿掺药，亦入煎剂，其味何在？鸡子黄此少阴不寐引经之药，今无病不用。燕窝、海参、淡菜、鹿筋、牛筋、鱼肚、鹿尾皆食品，不入药剂。必须洗浸极净，加以姜、椒、葱、酒，方可入口。今与熟地、麦冬、附桂、同煎，则腥臭欲呕。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伤肺，令人声哑而死。橘白、橘内筋、荷叶边、枇杷核、楂核、扁豆壳皆方书所弃，今偏取之以示异。更有宜炒者，反用生；宜切者，反用囫囵。此类不可枚举。以上各种，其性之和平者，服之虽无大害，亦有小损。至诸不常用及腥毒之物，病家皆不能炮制，必至臭秽恶劣。试使立方之人，取而自尝之，亦必伸舌攒眉，呕吐哕逆。入腹之后，必至胀痛昏乱，求死不得。然后深悔从前服我药之人，不知如何能耐此苦楚，恨尝之不早，任令人受此荼毒也。抑思人之求治，不过欲全其命耳。若以从未经验之方，任意试之，服后又不考其人之生死，而屡用之，则终身无改悔之日矣。嗟呼！死者已矣，孰知其父母妻子之悲号惨戚，有令人不忍见者乎。念及此，能不读书考古，以求万稳万全之法者，非人情也，以上所指，皆近时之弊。若后世此风渐改，必不信世间有如此医法，反以我言为太过者，岂知并无一语虚妄者乎。又有疑我为专用寒凉攻伐者，不知此乃为误用温补者戒，非谓温补极不可用也。愿世之为医者，真诚敬慎，勿用非法之方。世之求治者，明察知几，勿服怪诞之药，则两得之矣。

宗　传

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今将学医必读之书并读法开列于下，果能传心体察，则胸有定见。然后将后世之书遍观博览，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长而去其短矣。

《灵枢经》此明经络脏腑之所以生成，疾

病之所由侵犯。针灸家不可不详考，方脉家略明大义可也。

《素问》此明受病之源，及治病之法，千变万化，无能出其范围。如不能全读，择其精要切实者，熟记可也。

《伤寒论》此一切外感之总诀，非独治伤寒也。明于此，则六淫之病，无不通贯矣。

《金匮》此一切杂病之祖方，其诸大症，已无不备，能通其理，天下无难治之病矣。

《神农本草》《神农本草经》止三百六十种，自陶宏景以后，药味日增，用法益广。至明李时珍《纲目》而大备，其书以本经为主，而以诸家之说附之。读者字字考验，则能知古人制方之妙义，而用之不穷矣。

《外台秘要》、《千金方》二书汇集唐以前之经方、秘方，及妇科、儿科、外科，无所不备，博大深微。必明乎《灵》、《素》、仲景之书，方能知所审择，不至泛滥而无所适从矣。

妇科、儿科妇人除经、带、胎、产之外，与男子同。小儿除惊、痫、疮、痘而外，与老壮同。所以古人并无专科。后人不能通贯医理，只习经产惊痘等方药，乃有专科。若读前所列之书，则已无所不能，更取后世所著《妇人良方》、《幼幼新书》等，参观可也。

外科其方亦具《千金》、《外台》，后世方愈多而法愈备。如《窦氏全书》、《疡科选粹》，俱可采取。惟恶毒之药，及轻用刀针，断宜切戒。

御纂《医宗金鉴》源本《灵》、《素》，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又无科不备，真能阐明圣学，垂训后人，足微圣朝仁民之术，无所不周。习医者，即不能全读古书，只研究此书，足以明世，何乃不此崇信，而反从于近世杜撰无稽之说也。

《慎疾刍言》终

医暇卮言

〔清〕程林辑

《医暇卮言》提要

清·程林著。林字云来，新安人，是编康熙丙辰刊成。先生著作甚富，其《圣济总录纂》要，已刊本集第四类。其他如即得《方正续编》、《金匮集注》、《难经注疏》、《医学杂著》等书，皆能独出手眼，阐发奥旨。若其卮言，笼天地，罗万物，洸洋纵恣于坚白同异之谈，虽不言医，医道寓焉。陆定圃云：新安程云来博究群书，所著《医暇卮言》，乃深于格致之学者。余尤美其论夜卧一则，有裨于养生录之：夜卧能使气降，昼卧能使气升。人至暮劳极，眼白昏而带赤，静卧一宵，诘朝对镜，清澈如故，此气降之验也。昼倦当静坐片时，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沉寝，则初觉之时，目白必赤，此因卧而气反升之验也。盖昼当与阳俱开，乃逆其候而闭之；譬如夜当与阴俱闭，乃故狂呼豪饮，皆伤寿源。古人云：夙兴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纪也。愚一生劝人夙兴，不劝人夜坐，在斯意也云，此其一例也。其他论气化、论物理，深得天人一理之旨。

吴　序

余友程子云来，学裕雕龙，品高立鹤。少有班扬之誉，未展其才，长闻庄老之言，独知其义。所由望隆江左，萃拔汝南者矣。尔乃有术如岐，息流含气，得经子扁，名动诸侯。通《金匮》之秘文，著银丸之妙谛。疾无常异，煮一枕而咸瘥。人有寒温，试五炉而胥效。又仰通于鸿术，将大拯夫骈生，暇而后医也。医安得暇乎？及观其《卮言》一书，包举二仪，周罗万象，用河间之博识，杼稷下之雄谭，道自显而知微，理由穷以得变，事分钜细，以旷览而不遗，类极洪纤，惟静观而自得。昔茂先辩物，仅著洽闻，辅嗣谭玄，唯多妙绪，粤稽斯集，实兼有之。以此去疑，譬金镜之刮目。以此析理，如铁镜之照心，岂止王氏名流，辨异闻于砭石，秦山道士，传灵册于瓠瓜而已哉！盖一人之身，各具天地。万物之族，咸有性情。不揆其通，则无以详其变化，不知所合，则无以得其异同。既揆其通，复知其合，故咒树能徒缚刍可针，病女或以出蛇，邪鬼于焉走癞。道之所至，技亦神焉。而眇彼戋夫，矜其陋术，未饮上池之水，徒求灵海之方，亦乌足窥秘义于巫咸，测玄机于秦缓耶。嗟乎！圣人无位，尝居医卜之间，大道有恒，聊存施济之事。吾于程于是编，重有感矣。

年家弟丰南吴　绮拜书。

尤　序

新安程云来先生，尝辑即得方，予既序而行之矣。居久之，复出《医暇卮言》示予。予读而笑曰：噫，夫医安得暇乎哉？世所谓名医，吾知之矣。旦起而纳谒者，履满户焉。入其室，问其疾，各投以药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简邀者，则登名于版，日中而食，肩舆而出，望门而止。候主人之颜色，酬酢未毕。索笔定案以授使者，归而谋诸弟子，俾参剂焉，抵暮而返，则药囊果然矣。其为小儿医者，昼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门户，秉烛一视，疾趋而去，若驿传之速。漏尽始休，或要于路，或候于门，咸喜其来而恨其晚也，其下医窃慕之。虽病者之有无多寡未可知，往往乘车从仆，招摇过市，穷日之力而后已。见者诧之曰：夫夫也忙甚，必名医也，医安得暇乎哉？先生曰：唯唯否否，医而不暇，何以为医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是故以志一之。以气辅之，以理持之，以神守之，寂而通之，息而游之，此岂汲汲遑遑所能治乎夫治病犹治兵也。栾针之称晋师曰：好以暇，金鼓方急，使摄饮焉，鄢陵所以胜也。诸葛之羽扇，谢艾之胡床，祭遵之投壶，安石之赌墅，皆暇也。余之治病，亦如是矣。或谓先生既暇，当注《金匮》之书，何取乎卮言。盖闻之许子，医者意也，意之所解，不可言传。故先生即得方，述而不作也。若其《卮言》，笼天地，罗万物，洸洋纵恣于坚白同异之谈。虽不言医，医道寓焉。斫轮之说，通于读古，解牛之旨，进于养生。观《卮言》，则问难思过半矣。《周礼医事》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未有即得者，先生之即得。先生之暇为之也夫。

康熙丙辰中春朔日吴门年家弟尤侗拜撰

薛　序

余稔程云来先生名久矣。前年自西陵移来，比屋而居，益悉其学术之渊博。读《金匮玉函》注曰：。是探河于宿海，寻山于昆丘岷嶓者也。又读即得方曰：是引九曲之流于沟浍畎畝，使禾黍资茂而蠡勺可挹者也，以泽天下沛如矣。既又以《医暇卮言》二卷，索序于余。寻绎久之，而知先生于性命物理之学，耽炙已深，而后寓意于医，无往不臻其妙，兹则其见一端者也。世人等医于巫史卜祝，以为与儒者分路而驰，不知不通天地人之理，未可与言呼咀针石之事。况揲荒爪幕乎，且宁独医，即巫史卜祝亦然。尧夫不炉不扇，于百泉者数十年，而后成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世人徒知其精数学耳。丹溪研心理学，得白云许先生之传，因师有疾，而后学医，人亦止以医称之。而元史列之道学传，则知云来先生他日传之不朽者，不仅以医，以有《卮言》在也，美哉展成先生之序也。曰：医安得有暇，夫天下事，何者不以暇成耶，纶巾缓带毋论矣。阳明先生当矢石交驰之日，讲学不辍，即战小却，出颁赏罚，人与诸生理前说，一言不乱，非以其暇乎？故能收平乱之功。然非绩学知道，又安能于倥偬造次之顷，安闲如无事乎？程先生知道者也，而寓于医，性命物理之学。于是乎见，《卮言》云乎哉？且其家藏有宋徽宗《圣济总录》一书，元大德年间，耶律楚材重刊盈二百卷，世所未见，日夕津涉于此，自然出人意表。乃又索言于愚岂以道在秕稗，在瓦砾耶。聊以塞先生之请，终不能以蒙倛而效丽封人之子之步也。时

康熙丁巳岁清明日鸳水同学弟薛珩拜撰

医暇卮言　卷上

清　新安　程　林云来钞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天始惟一气耳，庄子所谓溟涬是也。计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浊，历岁既久，积而成土，水土震荡，渐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势焉。于是土之刚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

邵康节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标榜而互赞之，附声而妄衍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须有躯壳甚厚，所以固其气也。天岂有躯壳乎？谁曾见之乎？既自撰为此说。他日遂因而实之曰：北海只挨着天壳边过，似曾亲见天壳矣。自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人所不问，亦不必问也。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此乃切要之言。孰谓庄子为虚无异端乎？元人赵缘督，始稍正邵子之诞，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议之，又丘长春世之所谓神仙也。其言曰：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由此言之，则庄子长春乃异端之正论，而康节晦翁之言，则吾儒之异端矣。明朝刘伯温，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极乎？极之外何谓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理也，势也，是圣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行，圣人以历纪之。天之象，圣人以器验之。天之数，圣之以算穷之。天之理，圣人以易究之。天之所冈，人无术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胜之甚也。呜呼！伯温此言，其确论乎？其曰好胜者，盖指宋儒之论天者。予尝言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处于物之外，方见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学，切问近思，亦何必求天外之事耶？

南北二极，所以定子午之位。历家因二极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极瓜之蒂也，南极瓜之攒花处也，赤道瓜之腰围也，指南针所以通二极之气也。

赤道为天之腰围，正当天之阔处。黄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如劲风旋转，局大块于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则愈高，愈清，愈劲，愈光明而无穷矣。或人见天裂处，见其霞光闪烁，于此足以知之矣。

天以气言，故无穷。地以形言，故有尽。

空即天也，自地而上，无非空也，即天也。地间亦有动时，亦气动之耳。

天道不以理言，则归于幻妄耳。

天为阳宗，故风火在上。地为阴统，故水土在下。

地为阴，故火隐而不见。击石而火至，刚而后生也，两木恒摩则火至，动而后生也。列星之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

物，各因其变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节言土石而不言木金，盖木乃土之华，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节皆以体数言也。

风雨云雾雷，天之用也。吹嘘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风露能生物，亦能杀物，顺阴阳之气也。

风阳也，故其气清通而无形。云阴也，故其气昏浊而可见。

论昼夜之长短，由于日之出入，日出入之舒缩，由于南北极出地之高下。故普天之下，时时晓，时时午，时时日晡，时时黄昏，时时夜半，各于其地作如是观。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当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时，见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时见日小，远人也。

日初出时见日大，宜当热而尚寒凉者，阴凝而阳未胜也。日中天时见日小，宜寒凉，而反渐暖渐热者，阳积盛而阴已消也。申未热愈于午者，阳尤积盛故也。

世间特一阳气之周流耳，阳气不及之处则为阴，观之蛤复之理可见。

斗一南而万物生，一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一南而万物死。斗日互行，而成岁功也。

或问日生月落，古今异乎？曰：同也。云白山青，古今异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异乎？曰：同也。曰：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入寓形于天壤之间，特须臾尔，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顺其同焉可也。

浮世乃生老病死之洪都，忧愁若恼之窟宅。

云雷雨雪，皆至半空，风则薄乎天，愈高愈劲。

霖雨既霁，闲云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谓月行速于日也，周天度数，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时行南陆，如冬至时之日，及生魄时行中天，如夏至时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岁也。

易泽中有火，《素问》曰：泽中有阳焰。注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于水面是也。盖泽有阳焰，乃山气通泽。山有阴霭，乃泽气通山。

水者，五行之首也，万物之宗也，浮天而载地也，载形而浮气也，始天地而终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东风解冻，终于水泽腹坚。天地之始终，亦若是而已矣。

天以五气育万物，故雨露霜雪。自天降者，皆无味。地以五味养万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火发外明者，薪之尽也。神知外见者，朴之散也。故曰：圣人以洗心退藏于密。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为正色，相克为间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间色，绿红碧紫流黄也。木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己合而为绿，则绿者青黄之杂，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为碧，则碧者青白之杂，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而为紫，则紫者赤黑之杂，以水克火故也，此五行之间色也。流黄一作骈黄

《素问枢式》曰：水自西而东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说也。

《素问》又曰：根于内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植物去皮则死。气在外也，动物伤内则死，神在中也。

太虚聚而有无，无聚则为精，无聚神结包之于土，兆生之理启矣！经云：男女媾精，包胎始荣，乘其宿命，然后生人，故曰包命。当其元无初包，状如垂囊，附脾作种。脾为真土，物所凭生，中黄太乙，为人已命。其无流演不穷，故云元一黄演之气。

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鱼能知水，人能知心，鱼果鱼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为六合之云，微尘可为万方之刹者，非龙非圣人，孰能为之哉？吾以是知为龙不难，鱼知水难，为圣人不难，人悟心难。故曰：日用而不知者，众人也。

王符称世俗画龙，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然龙之见也，皆为雷电云雾拥护其体，得见其全形者罕矣。

鹿角、牛耳、驼首、鬼目、蛇项、蜃腹、鱼鳞、虎掌、鹰爪，龙之状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之状也。麋首、半尾、狼头、马足、圜蹄、肉角，麟之状也。有角为虬龙，无角为螭龙，有鳞为蛟龙，有翼为应龙，凤之青曰鹙，赤曰鹓，黄曰焉，白曰鹓，紫曰鸑，麟之青曰麒孤，赤曰炎驹，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黄曰麒麟。

龙之鳞八十有一，鲤之鳞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触，凤肉喙而不啄。鳣骨脆，獭骨实，蛟骨青，凤骨黑。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鱼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鳖之珠在足。蟒目圆，蛟眉连，蜃鳞逆，蝮鼻反，狼肠直，鹞喙曲。羬羊之角重于肉，斫木之舌。长于喙。犀体兼五种肉，象体具十二肖肉，或云有百兽肉。

莫灵子龙，人得而豢之。莫猛于虎，人得而槛之。有欲故也，故人而无欲，名利不能羁矣。

诸兽中独獬豸不见经，史亦无闻，一云即神羊也。

春之风自下而升上，纸鸢因之以起。夏之风横行空中，故树杪多风声。秋之风自上而下，木叶因之以陨。冬之风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秦淮海《易解》曰：《内经》云：南方生热，热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东方生温，温生木；中央生湿，湿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湿者土之气，水之于土妻道也，夫从妻所好，故水流湿。火者热之形，燥者金之气，火之于金夫道也，妻从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阴求阳，或以阳求阴也。管辂曰：龙者阳精而居于渊，故能兴云。虎者阴精而居于山，故能运风。是则龙阳中之阴也，惟阳中之阴能召阴，故云从龙。虎阴中之阳也，惟阴中之阳能召阳，故风从虎。

传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鲍景翔曰：神为气主，神动则气随。气为水母，气聚则水生。人之一身，贪心动则津生，哀心动则泪生，愧心动则汗生，欲心动则精生，可以为天一生水之证。地六成之，如上天同云、而雨雪至地则六出，六为阴，地数也，凡雨露之点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见耳，太阴玄精石皆六棱，是其证也。

程子曰：《素问》五运六气，须是尧舜时，风雨调和，阴阳变理始可用。此必待上如尧舜之化，下之人体气和平如童子，而后施剂焉，则阖棺无用素问之日矣。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死生之理矣，可以生顺死安矣。

飞升有乎？曰：此必有术，不可得而测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实无着处。

陈希夷诗、倏尔火轮煎地脉，愕然神濞涌山椒。神濞，出列子，即易所谓山泽通气、参同契所谓山泽气相蒸，兴云而为雨是也。地理书，沃焦尾闾，皆此理耳。神濞臭过椒兰，味过醪醴。

人欲求道，须于功名上闹一闹，方心死。

《庄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砾，在尿溺，每况愈下。盖以道无乎不在也！

观物者，所以玩心于其物之意也。是故于草木观生，于鱼观自得，于云观闲，于山

观静，于水观无息。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古今分于一息，人物同于一原。

三茅真君云：天无谓之空，山无谓之洞，人无谓之房，山腹中空虚是谓洞庭，人头中空虚是谓洞房。

边让章华台赋，归乎生风之广厦兮，条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援毛嫱之素肘。注云：黄帝轩辕氏得房中之术于素女，握固吸气，还精补脑，留年益龄，长生忘老。张平子诗：明灯巾粉御，设图衾枕张，素女为我师，天姥教轩皇。

秘辛嘉礼也，刚卯佩玉也。

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地。

《楚词》云：毋滑尔魂已也汞也兮，彼韬也魄也将自然。一气药也孔神兮，于中夜时也存。虚心也以待时至也之兮，毋为之先，二十七字括尽丹书可见参同悟真之说，由来远矣。前此《庄子》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心者，心齐也。又云：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夫不先不后，乃勿助勿忘之谓也。故沁园春云：炼已待时。《青华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时。虚待二字之义，渊矣哉！

常人之息以喉者，谓其出多入少。膻中即回，不能至呼吸互换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谓其呼吸相称，水火两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与肾中祖无混合，故名真息。

桃君乃肾神，盖宜惩忿窒欲，惜精爱无，为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动时，当存思桃君在心内。

神光宝光，即灵光也，盖无形可捉，发秀晖采于长空青冥之表，在人则精神光彩，秀发于双目。故大洞经云：烟回太晖间，神光秀空峰，空峰，头面也。

人有一百八十灵关，三百六十骨节，一千二百形骸，一万二千精光，三万六千根源本始，八万四千毛窍关键。中咸生津液，人无津液，则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载，万物得水而生成，其实一也。

《楞严经》曰：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

鬼神有性无命，草木有命无性，禽兽性少命多，惟人能全之。

归去来辞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曰知、曰识、曰觉，四字极为分晓，此渊明所以为闻道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门出入为梦，雷门者耳也。

条行人，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白玉蟾曰：神则火也，气则药也，以火炼药而成丹，即以神御气而成道也。今夫蠕蜿之虫，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气者，药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龟之相顾，神交也，神交而气未始不交，火中有药也。鹤之相唳，气交也，气交而神未始不交，药中有火也。至于不根而生芝兰，不母而生蜻蛚，阴阳相搏，燥湿相育。亦有神火气药为之根与母焉，以成其变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机矣。

白玉蟾曰：梧桐秋风，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暮云，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过形容升降之景象耳。

赤子顶门未合，能通宿命，纯一无念。顶门既合，神附肉团心中，念想无穷，久而衰矣。

蛣螂转丸，丸中空处一点虚白，乃是蛣螂精神聚会处；但假粪丸为之地耳，虚白成形，而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谓脱胎也。

一气万物之母也，一灵天地之始也。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为人身之中，则当在脐腹间。盖自此而上，目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单窍。上三画阴，下三画阳，合成泰卦也。

体一真机云：父母交媾，情欲正炽，阴阳参会，两情和合，不可名状，一施一合，化为神水，在母子宫，即有欲神主于中，所谓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凡人性命之蒂，在此系焉。古云：未有此身，先有此窍，方有此身，要穷此窍。乃不窍之窍，所谓中也。试取鸡子熟而割之，近壳必有些小空隙，即未熟时正中虚处也，人身之中亦犹是也。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应谷绛宫，藏气之府也。下有灵谷关元，藏精之府也。圣人则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于元宫，气腾于牝府，神交气感，自然成真。

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太上者，虚无之神也。天地者，阴阳之神也。人虫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异者形。是故形不灵而气灵，语不灵而声灵，觉不灵而梦灵，生不灵而死灵。水至清而结冰不清，神至明而结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手阳也，故指长。足阴也，故指短。上阳下阴，人也，猿猴四手皆阳也，故轻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阴也，故奔突而在下。

《庄子》曰：百昌皆生于土，皆归于土，此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

华佗有五禽戏，道经又有熊经、鸟伸、鬼浴、猿跳、鸱视、虎顾、鹞息、龟缩，谓之八禽。

亥子之交，两鼻俱通，丹家谓玉洞只开是也，此处不得放过。

神不明谓之魍，精不明谓之魉。

有形无声，木石也。有声无形，雷霆也。有形有声，人物也。无声无形，鬼神也。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

世界内众，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内。

常言鱼不见水，人不见气，故人终日在气中游，未尝得见。惟于屋漏日光之中，始视尘埃滚滚奔忙。集暗室之内，若有疾风驱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阅世，可以息心，可以参禅。漆园齐物之论，首发此义，亦可谓通天人之故者矣。

或问浩然之气，答曰：一片花飞减却春，盖言浩然是无亏欠时也。

壶隐子曰：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有味乎其言也，口之出入，祸福存亡，罔不由之。口之所系于人也亦大矣，然必何如而后可。宣尼有言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其良方也欤哉。

礼春夏教以礼乐，秋冬教以诗书。亦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法也。盖春生夏长，乃阳气发泄之时，教以礼乐者，歌咏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亦养阳之道也。秋冬收藏，乃阴气收敛之时，教以诗书者，犹游以求之，涵咏以体之，亦养阴之道也。

举天下之山无不虚也，举天下之水无不实也。山惟虚而易崩，水惟实而不腐。

金者，石中之津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万沤起而复破，水之性未尝亡也。万灯明而复灭，火之性未尝亡也。沤灯，情也。水火，性也。情与性，魂与魄也。

相法出于黄帝，观《灵枢经》五阅五使五色诸篇，可知此术不始于《左传》也。

《相冢书》曰：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

相随心变，变从何始，必从目始。孟子曰：胸中正，则眸子了焉，盖五藏之精华所聚也。如驰骛之人变为沉静，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变为慈祥，其目必去杀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浊慈戾，亦从而变。盖肉色从气，血气从心，无足致疑。非但是也，词

气动容亦从心变，故凡内相无不变，外相之不可变者，独骨格耳。执相定人非也，荀卿不知心相之合面相，非又非也。但相人者，心不平正，则目不清明。我之眸子先眊矣，虽遵孟子之法，而实不能用。

何谓内相，品德居之矣。既富贵贫贱，亦有内相，意思行事是矣。贵人不谄而恭，富人不吝而朴。凡喜于靡费，莫非贫相；凡近于骄蹇，莫非贱相。不于其身，亦于其子孙。噫！子孙之贫贱，现于祖父之身，则内相之所系长矣。

方术到绝顶，无不稍稍通于道。君平卜日，管郭卦课，袁李天文星历，张果禄命，杨赖堪舆，皆立身颇高，不肯教人以无耻无义之事。只缘窥着本原，略信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各有分限。欲中伤人，人不可得而伤。欲攫取多财，财不可得而攫。枉坏心术何为？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术高者，决带几分道气。今术家自负障天，甘心无赖，还是未窥见本原耳，就彼术中更加穷究，当有幡然改心易行之时。

《吕氏春秋》曰：一雨露也，梧棫得之以养其柯条，荆棘得之以养其芒刺，造化者何尝有心厚梧棫之材，而稔荆棘之毒与，咸其自养，而未有养之者也。

花之色无有同者，惟黄者必开于土旺四季之月。春季则棠棣，夏季则黄葵，秋季则菊花，冬季则蜡梅。

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乘藏以地。植物取精于地，而生养以天。《素问》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器有小大，数有远近。盖谓此也。

《楞严经》以胎卵湿化，推万物之生生，又以有无色想，推万类之情识，盖有色是有牝牡之属，鸠鸽是也。无色是无雌雄之属，螺蚌是也。有想是为蚕为蛾时也，无想是为蛹为蚁时也。非有色想，非无色想，此物又极微极细，其情识在于恍惚渺茫之间。如人身之积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动非动，似生非生之属是也。佛氏论说生类，可谓穷深极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无之内。

草木一芟之细，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落，相传而生也，经千年而不变，其根干有生死，其神之传也，未尝死也，善乎庄生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世间小虫，如一丝半粟之细，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头目，动静食息，避就嘘吸，无不具足。此可以见天命之流行，无一之或遗，无微之不入，形有大小，而性无大小。

邵子曰：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木石皆有心也，使木石无心，何两石相摩，两木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犹人之有心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心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净心，而鲎鱼血碧，虾蛤无血，其故何也。

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此无量寿经所言天宫宝树，非尘世所有也。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牛羊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

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胎生者九窍，卵生者八窍。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湿生者眼无胞而不瞑，化生者眼无窍而有光。草木有可插而活者，竹以笋生者，胎生类也。以实而产者，卵生类也。荷芡湿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无雄，龟鳖是也。有雄无雌，蜂蚕是也。龟虽有鼻而息以耳，牛虽有耳而听以鼻，龙蜃能飞而无翼，鹅鸭有翼而不飞。鹘鸟之飞，头伸而足缩。阴鸟之飞，头缩而足伸。马之卧起自前足，牛之踯起自后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横行，变踵却行。蟭螟倒行，率然两头行，虮蝨屈伸行。木皆中实，而娑罗树则中

空。竹皆中空，而广藤竹则中实。沉香木至轻也，而以水浸之则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锡器盛之则泄。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萧山火至凉也，而可以供爨。生物之不齐类如此，造物者果有穷乎哉。

与之齿者去其角，付之翼者两其足。甘瓜则抱苦蒂，美枣则生荆棘。茄枝非名花，牡丹无佳实。鹰鹘能搏鸠雁，而反受逐于鹘鸼。崖鹘能搏鸽鹭，而不能得飞鸽。雉善听，狼善视，狐善疑，犹善豫，骆驼善知泉，象善知地虚实，而终不免于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虎之小胃名曰贯，胃中诸肉皆化，而唯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则恶贯满矣，故囹圄名曰贯城云。

虎威在颈下二肋间，如乙字三寸许，虎镜在当心皮里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则无憎疾。虎带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为带故名。前颈骨三棱，后颈骨圆直，色皆桃红而不空虚，有微眼，以唾湿其一头，吹之少有沫焉。其肠为马缨，虽劣者可御。

虎大寒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虽遭逐犹复徘徊顾步。其伤重者，辄咆哮作声而去。听其声之多少，以知去之远近，率鸣一声者为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终不僵仆。其搏物不过三跃，不中则舍之。

月晕者，虎必交也。

古者胎教，欲见虎豹勇击之物，虎子才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气。其不能搏噬者，辄杀之，为堕武也。

虎豹无事，行步若将不胜其躯。鹰在众鸟间若睡，然故积怒而全刚生焉。

小儿齿生未足，未可与食虎肉，恐齿不生。

邵子曰：形统于首，神统于目，气统于唇。

动物本诸天而体则温，植物本诸地而体则冷，阴阳之谓也。

博花接果，当接博之上，则为是花是果，当接博之下，或有断折，及其芽蘖再出，则为元花元果。此见造物之主宰处，物之气类，万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谓之帝也。

草木一荄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实枝叶，无不具于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显诸仁而藏诸用也。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最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以为火浣布，而火南鸡亦火食也。阴山之北，其雪历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书著《儒门事亲》，言见民家一铁锅，底上起一铁泡，锤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至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

邵康节云：鱼水族也，虫风族也，故虫皆由风化。寻常榛栗之类，外壳完固，而虫已长于腹中，岂是外物遗种，当由风化使然。

林栖之羽似叶，草宿之毛似草，水生之鳞似波，亦从其类也。

鳞虫有蛰，龙蛇是也。羽虫有蛰，莺燕是也。毛虫有蛰，黄鼠是也。介虫有蛰，龟鳖是也。夫蛰物又造物减其半功耳，故其用不能。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惫铁，元气不能发陶炉。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夺万物之灵，食天人之禄，驾风马之荣，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鱼有骨在内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无骨者，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盖水也。草木之有叶大者，有小者，有长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圆者，有扁者，有尖者，有慧者，有花镂者，亦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兹可以求万物之一原者乎。

有雄而无雌，其名细腰，锋蚕是也。有雌而无雄，其名大腰，龟鳖是也。

妙矣哉，造物之生群动也，随大随小，无不各自取足焉，无所待于外也。是故变、一

足也，人、两足也，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蜈蚣、百足也，带、无足也。无者不资于多而后行，多者不见其多而反迟于行，动其天机，不言而喻。多者不见其为有、少者不见其为无。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獐鹿非辰属，八卦无主，故道家听许为脯。

术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腹，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也。

蛇蟠向王，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己虎奋冲破，干鹊知来，猩猩知往，鹳影抱，虾蟆声抱。

鹦鹉能言，众为趾前三后一，唯此四指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舌亦如人。

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

事外无道，道外无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诵之令人有生意。

人心思火则体热，思水则体寒，怒则发竖，惊则汗漓，惧则肉颤，愧则面赤，悲则泪出，慌则心跳，气则麻痹。言酸则垂涎，言臭则吐唾，言喜则笑，言哀则哭，笑则貌妍，哭则貌媸。又若日有所见，夜必梦扰。日有所思，夜必谵语。梦交则精泄，气怒则发狂。此皆因心而生者也，人可予灵君，使令一刻不在绛宫以统百属。《道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

凡香品皆产自南方，南离位，离主火，火为土母，火盛则土得养。故沉水梅檀藏陆之类，多产自岭南海表，土气所钟也。内经曰：香气凑脾，火阳也，故气芬烈。

《禽经》曰：鹊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嗔视，鸭以怒睨，雀以猜惧，燕以狂眄，视也，莺以喜哢，鸟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枭以凶叫，鸱以愁啸，鸣也。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为月忌，盖三日乃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山东无虎，浙江无狼，广东无兔，蜀无鸽。

象体具百兽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为炙，肥脆甘美。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邓象之约焉，约即鼻也。

蝎螫者，忍痛问人曰：吾为蝎螫奈何？答曰：寻愈矣！便即豁然，若叫号则愈痛，一昼夜始止。关中有天茄，可治蝎毒木杯覆蝎螫痛即止

久病者，忽无虱必死，其气冷也。

蜻蜓飞好点水，非爱水也，遗卵也。水蚕化为蜻蜓，蜻蜓相交还于水中，附物散卵，出复为水蚕，水蚕复为蜻蜓，交相化禅，无有穷已，淮南子曰：水蚕为蟌，兔啮为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

松为百木之长，兰为百草之长，桂为百药之长，梓为百木之王，牡丹为百花之王，葵为百蔬之王。纶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枣杏中属为核果，梨柰为肤果，椰胡桃之属为壳果，松柏之实为检果。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曰秀，荣而不实曰英。竹萌谓之荀，芦萌谓之蒹，谷稻萌谓之秧。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谓地六生水之义。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谓土之生物，其成数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生数，故四出而金色，且开于秋云，然檐卜亦六出。

栽花竹，根下须撒谷种升许，盖欲引其生气，谷苗出土，则根行矣。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昼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重束为枣，并束为棘，棘亦枣之类也。埤雅曰：大者枣，小者棘，棘盖今酸枣之类。而枣树之短者，亦蔓延针刺，钩人衣服。其与荆棘又何别哉？唯条而长之，接以佳种，遂见珍于天下，此亦君子小人之别也。故药中诸果皆称名，于枣独加大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时名者也。刘寄奴也，徐长卿也，使君子也，杜仲也，王孙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鹿衔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马鞭，乌喙，狗尾，鸭脚，鹤虱，鼠耳，以形名者也。预知子，不留行，骨碎补，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无名异，没石子，威灵仙，没药，景天三七，则无名而强名之也。牝鹿衔草以贻其牡，蜘蛛啮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犹知药饵，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土鳖，本草谓之蜚虫，俗呼蚌虎。蚌者，屋蠹也，此物气能禁蠹，令蠹尽死，故曰蚌虎。

或问海错生咸卤，而其味每澹，及获之腌浸以盐，其味即咸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气临之者常，死气临之者变。生、生气也，死、死气也。故海错在海皆澹，及其离海，盐腌之即咸，生则气血行，故味不入，死则气血凝，故味能入。

药中珍蚺蛇胆，而饵之能壮阳，其蛇绝大，以吞鹿为恒，而南越入徒手取之，或呼红娘子，或以妇人亵衣投之，则伏不动，惟人之所牵绁屠剥，殆淫夫之后身与。

云南景东府境，内有蛇大仅如守宫，常缘树而栖，见人辄堕地，则碎为数段，人去复续，以为药，可以已大内疬疡，远过白花乌蛇之属。人挟简而往，见则掇之以入简，一经人手，则不复能续而死矣。然亦难值，其价与金等，名曰脆蛇，亦曰碎蛇。

西域有撒法蓝，状如红蓝花，热之芬馥清润，至中国价与黄金等，即所谓郁金香也。陈藏器云：郁金香，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南州异物志云：郁金香，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此言花色不同，或不一种，今撒法蓝乃作红黄色，与前书异矣。此中人谓之番红花，不知红花元自张骞得之于西城，安得又有番红花耶？今之所谓郁金者，惟蜀中有之，佳者亦自难得，惟取姜黄代之。真郁金虽亦辛香，而气不馥烈。古之酿酒以降神者此耶，或四彝来宾，重驿而至者，遂为神庙用耶，或古有之而今无耶，皆不可知也。

巫彭初作医。

《续统训》曰：医不死之病，庸医能医之，何欲于良医哉？存不危之国，庸人能存之，何欲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试良医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国，足以试君子之能。

《物理论》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只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医有名而不良者，有无名而良者，必参知而隐括之。

医以生人，而庸王以之杀人；兵以杀人，而圣贤以之生人。

列郡施药，始于韩魏公。

四月二十八，药王诞。

祀先医，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配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而附历代医师二十八人，岁遣礼部太医院堂官分献。东庑傲贷季、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俞、

少师、桐君、雷公、马师皐、伊、扁鹊、淳于意、张机。西庑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真人孙思邈、药王书慈藏、启玄子王冰、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

医书云：烧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见万劫成灰，性未尝不存。今人当陷溺之后，四端时露，即死柘骨，犹能荫后。惟业重毒火烧然不留，则性灭，天地圣人无如之何。

明初，四明儒者赴召，见太祖于便殿，对曰：臣业医。太祖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连花则蜜苦，猿猴食果多则胆甜。太祖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鳝鱼胆亦甜

方言殗怵病，半卧半起。

梁帝劝医文云：更六一于金液，改三七于银丸。

恙说文曰忧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问无恙乎？今人称疾为微恙贵恙，是又以恙训疾也。

婴儿男曰儿，女曰婴，又儿曰孺。

峻音虽，或作朘赤子阴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医家有龙树王祝由科，乃移精变气之术，诚可已中寒之病，传疰之气，疫厉之灾不可度也。若五劳六欲之伤，七损八益之病，必有待于药耳。

男女之无子者，非情不洽，则神不交也。何谓情不洽也，或男情已动，而女情未洽，则玉体方交，琼浆先吐，阳精虽至，而阴不上从乎阳，谓之孤阳，或女情已动，而男情未洽，则桃浪虽翻，玉露未滴，阴血虽至，而阳不下从乎阴，谓之寡阴。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故不成胎也。何谓神交也？夫媚其妇，妇依其夫，身虽未合，心已先孚，此神交也。或男子外慕而不专，女子善怀而不怡，事出勉强，中多抵牾，故亦不成胎也。凡若此者，服药何益？详天宝秘诀

王宇泰曰：万历丙午冬日，过鹫峰寺，访汪仲嘉。留午餐，高原昱法师、王太古、吴翁晋、皆在焉，仲嘉谓余曰：公知王节斋所以死乎？余曰：不知也。仲嘉曰：节斋为四川参政时，得心腹痛疾，医疗之，百方不衰，日以益甚，闻峨眉有道者善医，然不可至也。节斋亲至山，屏辔舆从，徒步至其寓，所以示虔，道者望见即惊曰：病深矣，既展拜相让，坐定，问公于服饵有生用气血之物，焙制未彻者乎？曰：有之，常服补阴丸数十年矣，中用龟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归屈其指曰：犹可将及家也。节斋遽投檄归，至吴阊，辄大下赤色小龟无数，是夕卒于舟中。余谘于众曰：公等知其说乎？夫贪恋躯壳者，万物皆然，而龟为甚，故最寿而难死。昔有支床足三十年无恙者，愚痴之效也。道家顾以为善导引而欲效之，不亦谬乎？先王知之，故用之以卜，谓其有神识在焉。古人用之入药，必取自死朽败者，防其得人生气，则复活也，活则以人之气血脂膜为粮，竭即及五脏六腑而死矣。本草称龟甲所主，大率破癥瘕，已疟痔阴蚀，漏下赤白，不言补心肾。自丹溪有补阴之说，而后世煎胶制丸，服之无纤毫之益，且有害，若是可不戒乎？既归而录之册，以告来者。

邵麟武问欲学医，须识药性，欲识药性，须读本草乎？曰然！读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药性也？曰：天岂为病而生药哉？天非为病而生药，则曰何药可治何病，皆举一而废百者耳。草木得气之偏，人得气之全，偏则病矣，以彼之偏，辅我之偏，医药所繇起也。读本草者，以药参验之，辨其味，察其气，观其色，考其以何时苗，以何时华，以何时实，以何时萎，则知其禀何气而生。凡见某病为何气不足，则可以此疗之矣。《灵枢经·邪客篇》，论不得卧者，因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跻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汤。夏至而后一

阴生，半夏茁其时，则知其禀一阴之气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阴之道。五月阳气尚盛，故生必三叶，其气薄，为阳中之阴，故能引已气从阳入阴。又其味辛，能散阳跻之满，故饮之而阴阳通，其卧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渐成中满，是无阴而阳气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药，皆淡味渗泄为阳，止是气药，阳中之阴，所以不效，随处以禀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气味俱阴者，黄柏知母，桂为引用，为丸投之，溺出如涌泉，转旬成流。盖此病惟是下焦真阴不足，故纯用阴中之阴，不欲干涉阳分，及上中二焦，故为丸，且服之多也。本草何尝言半夏治不得卧、黄柏知母利小便哉？则据主治而觅药性，亦何异夫镌舟而求剑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闻也。

面浮跗肿，小便淋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而不已，则水症成矣。胸满腹鼓，邑邑不快，未必成胀也，服破气之药而不已，则胀症成矣。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柏知母之药而不已，则瘵症成矣。气滞膈塞，饮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陈枳朴宽中之剂而不已，则膈症成矣。成则不可复药，及陷于危，乃曰病犯条款，虽对症之药无可奈何也？误哉！

痰火上壅，喘嗽发热，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药必死。宜量其轻重而用人参，多至一两，少则三五钱，佐以桂附煎浓汤，候冷饮之立愈。韩懋所谓假对假，真对真也。然此症实由肾中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类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暂解郁热，及至下焦，热性始发，从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火必下降，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参君之，则不能奏功。

每见时师治中风，初用八味顺气散，多不得效，已而用二陈四物，加胆星天麻之类。自谓稳当之极，可以久而奏功，而有竟无一验，何也？盖妄以南星半夏为化痰之药，当归川芎为生血之剂，而泥于成方，变通无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脉，助真元，非大剂人参不可。而有痰者，惟宜竹沥，少加姜汁佐之，不宜轻用燥剂。至于归地，甘粘能滞脾气，使脾精不运，何以能愈瘫痪？岂若人参出阳入阴，少则留，多则宣，无所不达哉！其能通血脉，虽明载本草，人谁信之。里中一老医，右手足废，不能起于床者二年矣，人传其不起，过数月遇诸涂，讯之曰：吾之病几危矣！始服顺气行痰之药，了无应验，薄暮神志顿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进十全大补汤，即觉清明，遂日服之，浃数月，能扶策而起。无何，则又能舍策而步矣。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吾治其虚，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获全也。余曰：有是哉，使进顺气疏风之药不辍者，墓木拱矣。然此锋拘于成方，不能因病而变通。随时而消息，故奏功稍迟。使吾为之，当不止是也，姑书之以俟明者采焉。

治积之法，理气为先，气既升降，津液流畅，积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谓气无形，而不能作块成聚，只以消痰破血为主，误矣！天地间有形之物，每自无中生，何止积聚也？戴复庵以一味大七气汤，治一切积聚，知此道欤。肝积肥气，用前汤煎熟待冷，却以铁气烧通红，以药淋之，乘热服。肺积息贲，用前汤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钱。心积伏梁，用前汤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钱。脾之积痞气，用前汤下红圆子。肾之积奔豚，用前汤倍桂，加茴香，炒练子肉各半钱。

脑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则脑为之痛，宜茸珠丹之类治之。若用风药，久之必死。

腹胀多是气虚不敛，用辛散之药反甚，宜以酸收之，白芍药五味子之属，少佐益智仁，以其能收摄三焦元气也。朝宽暮急，用当归为主。暮宽朝急，用人参为主。朝暮俱急，二味并用。按之有痛处，乃瘀血也，加行血药。经云：浊气在上，则生膜胀。又云：下之则胀已，谓宜用沉降之药，引浊气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谓也。凡肿胀初起，痰多发喘，小便不利者，服济生肾气丸无不效。

许少微患口糜，余谓非干姜不能愈，公

犹疑之，后竟从余言而愈。从子懋锷亦患此，势甚危急，热甚，惟欲饮冷，余令用人参白术干姜各二钱，茯苓甘草一钱，煎成冷服，日数服乃已。噫！此讵可与拘方者道也。王宇泰笔麈

问本草五味之补泻五脏，其义何居？答：天地之气不交，则造化几乎息矣。故辛者散也，东方之气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兑也。酸者，敛也，西方之气敛，宜酸而反辛，是兑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补肺，辛入肺而补肝，是震兑互也。咸入肾而补心，苦入心而补肾，是坎离互也。脾不主时，寄旺于四季，则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泻也，则又不然。肾肺肝之各以本味为泻，易知也，乃心脾独异何耶？曰：心、君主之官也，脾、脏腑经络之所从禀气者也，故独异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甘味为泻，恶其泄气也。脾纳水谷，散精于脏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苦味为泻，恶其休气也。我王则生我者休故也。

论曰：胸中结块，原起于午食后，即卧用噙化丸，使睡中常有药气疏通肺胃之间，彼将欲结，药往疏之，新结不增，旧结渐解，卧时成病，亦治以卧时。且病在膈上，不用汤之荡涤，丸之沉下，而用噙化徐徐沁入，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也，服六七十丸后，膈间渐宽。

圣人发愤忘食，及下箸时又不草草，观食不厌精一章，何等仔细，此无他，圣心不滞一处，故无所往而不存。王安石专精读书，每食不辨美恶，但近身者必尽，当其好学时，已先犯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一大病矣。世人无所用心，品题酒馔，此直饮食之人，又得罪于安石。善学道养身者，只是于味无求，临食不苟，化元无常，先后天无定，孤脏以溉四旁，则脾者周身之化元。气生质，阳生阴，则丹田者，精液肌体之化元也。滋味为后天，则婴孩之乳哺为先天。推之则母怀又为先天推之则孕时父母之无疾又为先天，推之则父母自身之禀气又为先天。凡先天皆命也，惟平生之调摄属性。故康宁疾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腑表而脏里，腑病或不及脏，脏病无不及腑。腑易治而脏难疗也。伤脏多起子七情，伤腑多因于饮食。圣人于损，致戒曰惩忿窒欲，于颐，致戒曰：慎言语，节饮食。夫惩忿则木和，窒欲则水滋，慎言则金息，节食则土不劳。四者全，神明亦无不调矣，养德之道，养生亦在其中，离德而言养生，生何繇养。

觉则脾能磨食，寝则易停，化之常也。劳极伤脾之后，饭余微寝，食反易饿，化之变也，然须少食。

滋益之味，骨肉为重，疏利之气，草木为先。

食其气者，水火宜浅。食其味者，水火宜中。食其质者，水火宜深。

甘草调和诸药，为诸药原有不调处。若所用各味，本皆纯和，何所用调。譬诸良友相聚，呼一坊长立于其前为之劝解，所劝何人，所解何事，适妨诸公之欢笑耳。然辛甘发散为阳，甘草补中发散，固自有用。近时医者，凡药皆用以调和，是忘其本力，而谬取其借资，盍审之。

本草言肉苁蓉，骤用之反动大便，缪仲淳屡用奇效。然观其疏解，尚昧所以。盖比药咸温润下，本走肾经，但以膀胱窍窄，大肠窍宽，峻用则其润降之力，膀胱不遑领受，而大肠能受之，故药力不足膀胱，反走大肠。原非动大便之药也。凡血液枯槁，用此为宜。倘有肾滑症者，用之则药本归肾，肾又熟路善通，径增滑泄之病，而大便秘结如故矣，不可不察。

问孩童癖积，惟五谷虫消之，此是何理？曰：鸟兽之粪，不生此虫。盖五谷腐后所化，取腐后化生之气，浩之以水，焦之以火，消脏腑之所不能消。谷者，脾之五味，其本性能养脾，其变化后，又能助脾消积。

白菜疏利，而菜心有毒。竹叶竹茹竹沥，

皆解热消痰，而笋有毒，何其反也。物有未伸之气，先时而折之，虽蒙水火之变，借人气息，犹能发泄。故患疮肿之人，食之则增痛增痒。若人身平和，脏腑之气足以运化物气，不至为害。本草云：凡瓜果未熟者有毒，皆此意。非其性真毒也，郁也。譬如和厚之人，逆阻其方来，亦怀不乐，然此皆天郁也。酒之有毒，则人力造作之郁也。夫人之为郁异，而郁之为毒同。又俗称羊肉有毒，羊肉大补，功同参芪，毒性何在？然疮肿增痛如神，盖大温大补之故，非关毒也。譬如痈疽早用白术，则肿溃益甚，痛楚益加，脓窠疮亦尔。白术岂有毒耶。

丹溪云：气有余即是火。此语误人，气安有有余之理？据云有余，是凡火症，宜用克气泻气药也。若对血言气，则是血之不足，岂气之有余。故曰：滋其阴则火自息，第令益彼，不令损此，意至明矣。凡火有二，在脏腑者，升降自如则为气，冲逆上攻则为火；在经络筋肉间者，流行不滞则为气，壅于一处则为火。轻则为痛为痒，重则痈肿生焉。两言以蔽之。气逆为火，气壅为火，断不可以有余为火也。逆则宜顺，壅则宜通。

夜卧能使气降，昼卧能使气升。人至暮劳极，眼白昏而带赤，静卧一宵，诘朝对镜清彻如故，此气降之验也。昼倦当静坐片时，或散步玩物，睡态自解。若因而沉寝，则初觉之时，目白必赤，此因卧而气反升之验也。盖昼当与阳俱开，乃逆其候而闭之。譬如夜当与阴俱闭，乃故狂呼豪饮，皆伤寿源。古人云：夙兴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也，人之纪也，愚一生劝人夙兴，不劝人夜坐。

饮后卧宜侧左，食后卧宜侧右，大肠膀胱，各从其便。

升与逆不同，肝肾俱下宜升心肺皆上宜降。水火交，则无疾也。肝为风木，木生必升，风起必升，岂得为病？其太过则口苦头眩，是逆也。肾气逆则口作咸，亦逆也。非水升之谓也，故居下者宜升不宜逆，居上者宜降不宜陷。

医暇卮言 卷下

清 新安 程 林云来钞辑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子华子曰：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实生三气。上气曰始，中气曰元，三气曰玄。玄资于元，元资于始，始资于初。太真剖割，通二而为一，离之而为两，各有精专，是名阴阳。两端而三之，数登于九而究矣。是以栖三阴之正气于风轮，其专精之名曰太玄。栖三阳之正气于水枢，其专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阳也。太玄，正阴也。阳之正气其色赤，阴之正气其色黑。水、阳也，而其伏为阴。风、阴也，而其发为阳。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黄潜中宫，而五运流转，故有轮枢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润泽百物而行乎地中。风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动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宫成离。下黑之象，其宫成坎。夫两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间故也。中名未立，两端之不形，是以坎离斡乎中气，中天地而立，生育万物，新新而不穷。阳之气为火，火胜，故冬至之日燥。阴之气为水，水胜，故夏至之日湿。火则上炎，水则下注，鸟飞而上，鱼动而下，物类相动，缘本相应，孰究其所以来，谁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不然，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谓万化原，上决而成天，下决而成地，既已决矣，命之曰中。决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万物化生，夫是之谓三三六六。

子华子曰：天地之大数，奠过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宫，以制万品，谓之实也。冲气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龟筮之所以灵也，神响之所以丰融也，通乎此。则条达而无碍者矣，是以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据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数之所由生，一纵一横，数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数，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则条达而无碍者矣。

子华子曰：医者，理也；理者，意也，药者，沦也；沦者，养也。腑脏之伏也，血气之留也，空窾之塞也，关窒之碍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将然也。察子四然者，而谨训于理，夫是之谓医。以其所有余也，而养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养其所损也，反其所养，则益者弥损矣；反其所养，则有余者弥乏矣。察于二尺者，而加疏沦焉，夫是之谓药。故曰：医者，理也；理者，意也；药者，沦也；沦者，养也。

程叔本号子华子，晋人，程伯符之后朴之十六代祖也。孔子遇诸郯欢曰天下之贤士也。详子华子二卷并家乘子书无叔字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太上老君十三虚无。

虚、无、清、静、微、寡、柔、弱、卑、损、时、和、啬。

一曰遗形忘体，恬然若无，谓之虚。
二曰损心弃意，废伪去欲，谓之无。
三曰专精积神，不与物杂，谓之清。
四曰反神服气，安而不动，谓之静。
五曰深居闲处，功名不显，谓之微。

六曰去妻离子，独与道游，谓之寡。

七曰呼吸中和，滑泽细微，谓之柔。

八曰缓形纵体，以奉百事，谓之弱。

九曰憎恶尊荣，安贫乐辱，谓之卑。

十曰遁盈逃满，衣食粗疏，谓之损。

十一曰静作随阳，应变却邪，谓之时。

十二曰不饥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不乐，不疾不迟，谓之和。

十三曰爱视爱听，爱言爱虑，坚固不费，精神内守，谓之啬。

道家有交梨火枣者，盖梨乃春花秋熟，外苍内白，有金木交互之义，故曰交梨。枣味甘而色赤，为阳，有阳土生物之义，故曰火枣。

为道者如披干草避火，爱欲人如执烈炬迎风。

不守庚申，都忘甲子。剪三尸内蠹，享六甲行厨。

名在丹台玉室，名在琼简赤书。

云笈琼函，神经怪牒。

仙丘绛露，见《山海经》；昆仑朱露，见《拾遗记》。

仙家三宝，有碧琼杯，红蕤枕，紫玉函。

仙家上药，有玄霜，绛雪。

佩五岳图，服三尸酒石榴也。

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佛有三不能，仙有三不过。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声，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无耳目，则声色又乌用生之哉，则造化或几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于心，则又所以具此理而应此事者也，宰制四者于中，而各听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万物者也，故并于两间而为三。

夫咸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卤。燥干之极，遇水即咸此其验也。地中得火，既多燥干，燥干遇水，即成咸味，咸者之性，尤多下坠。试观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独咸味寄于海水，足微四味浮轻，咸性沉重矣。今蜀道盐井，先凿得泉，悉是淡水，以桶隔之，更凿数丈，乃得卤焉。又盐池雨多，水味必淡。作为斗门，泄其淡水，下乃卤焉。咸重淡轻，亦其证也。海于地中，为最卑下，诸咸就之，积咸既多，淡入亦化，非独水也。海中山岛，或悉是咸，故咸重归海，海水为盐也。试观人汗，俱作咸味，亦由火故，理可类观。溺处生硝，硝为火药，亦一端也。或曰：咸既因火，火因于日，日遍大地，大地之下，悉有盐乎？曰：岂不然乎？蜀道盐井，三晋盐池。西国有海，名曰地中，实不通海，亦是咸水。西戎北狄，多有盐泽，彼以咸故，悉名为海。足微大地之下，无不有盐矣！或曰：大地之下既皆盐，缘何盐井以深，盐池盐泽以浅？曰：咸生于火，火浅咸浅，火深咸深也。又感能固物，使之不腐，却能敛物，使之不生。火在地中，藉温暖多所变化，傥居地上，任其焚烧，有何不灭。若火与咸俱令在地，动植之物，悉皆泯矣。故日生热，因热生火，旋用水土壅阏，恒使在下，助生万物，有时有处，间一发见，即归本所。因火生咸，亦令性重，归藏于海，为人作味，不令侵出地上，以为物害也。且海益于人，不止作味，咸水生物，美于淡水，故海中之鱼，旨于江河之鱼。咸水厚重，载物则强，故入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试以江河之舟，载物入海，载物不减，验其水痕，顿浅尺许，此理何故？盖缘燥热之情，本自坚劲，加有咸味，比之凡水，稠而密理，故载物独强也。又海水夜光，江河不光，江河之水灭火，海水入火，如益膏油，反加炽盛，则咸为火情彰彰著矣。海盐

月中有形质微黑者，人以为山河之影，非也，其质有常，如玉之有瑕也。蟾影

鱼生于水，人生于尘。人俯视知为水，鱼不知也，鱼仰视知为尘，人不知也。立于百仞之上，清虚之间而观之，尘水一也。大凡

尘埃之中，皆气所冲也，人一息不食气则不生，鱼一息不食水则死。人入水，鱼抗尘，死不移时，违其所生之故也。水族入陆而不死者，鱼鳖鳠鲇之类，是彼其吭间有辟尘之穴焉。陆族入水而不死者，乌鬼鲛人之类是，彼其吻下有逆水之窍也。人当不语之时，食气从鼻入，而亦从鼻出。鱼当倦游之候，食水从腮入，而亦从腮出。及其食物也，口即为政，而鼻腮呼吸未尝间断也。鱼育于水，必借透尘中之气而后生，水一息不通尘，谓之水死，而鱼随之。试函水一匮，四隙弭之。经数刻之久，而起视其鱼，鱼死矣。人育于气，必旁通运旋之气而后不死，气一息不四通，谓之气死，而大命尽焉。试兀坐十笏阁中，周匝封糊，历三饭之久而视其人，人死矣。是故三日绝粗粝之粮，淹然延命，十刻违正浩之养，滥尔捐躯。然则生人生长于气，犹鱼之于水也，通乎此。而子房辟谷之思，未甚怪诞矣。水生观

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杂于形与气之间者，水火是也，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百姓日习而不知也。气聚而不复化形者，日月是也。形成而不复化气者，土石是也。气从数万里而坠，经历埃坷，奇候融结而为形者，星陨为石是也。气从数百仞而坠，化为形而不能固者，两雹是也。初由气化形，人见之，卒由形化气，人不见者，草木与生人禽兽虫鱼之类是也。气从地下催腾，一粒种性，小者为蓬，大者为蔽牛干霄之材，此一粒原本几何？其余则皆气所化也，当其蓊然于深山，蔚然于田野，人得而见之。即至斧斤伐之，制为宫室器用，与充饮食炊爨，人得而见之。及其得火而燃，积为灰烬，衡以向者之轻重，七十无一焉，量以多寡，五十无一焉。即枯枝榴茎，落叶涧芒，殒坠溃腐，而为涂泥者，失其生茂之形，不啻什之九，人犹见以为草木之形。至灰烬与涂泥而止矣，不复化矣。而不知灰烬枯败之归土，与随流而入壑也。会母无于黄泉，朝元精于百穴，经年之后，潜化为气，而未尝为土与泥，此人所不见也。若灰烬涂泥，究竟积为土，生人岂复有卑处之域，沧海不尽为桑田乎？人身食草木之实，与禽兽之肉，不居然形耶，强饭之人，有日啖豚肩与斗粟，而藏府燥结，甚至三日而通。量其所入而度所出，百无一焉。形之化气，只在昼夜之间，虽由人身火候，足以攒簇五行，而原其始初，则缘所食之物，皆气所化，故复返于气耳，或曰皆气所化。胡为不俱化，而犹存一分滓秽耶，此非形耶。曰：粪田而后，滓秽安在，其旨与灰烬之潜化，又何以异乎？人身从空来，亦从空化。佛经以皮毛骨肉归土，精血涕汗归水，其亦见肤之义。开数百年古墓而视之，石椁而外，有剩土余骸否？覆载之间，草木之朽烬，与血肉毛骨之委遗，积月而成寸，积岁而成尺积世而得寻，积运会而不知纪极，非其还返于虚无也。顷之颠丘陵，入土千仞，高辛之城郭，高出泰山之表矣。是故草木之由萌而修畅，人与禽兽虫鱼之自稚而壮强，其长也，无呼吸之候不长，此即离朱之善察，巧历之穷推，不能名状其分数，而况于凡民乎？故其消化而还虚，亦若是而已形气化

谭子曰：蛇化为龟，雀化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状，而得蹲踞之质，此倏然失飞鸣之态，而得介甲之体，斫削不能加其功，绳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当空团块，见块而不见空，粉块求空，见空而不见块，形无妨而人自妨之，物无滞而人自滞之，悲哉！

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自有情而之无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孰为彼，孰为我，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爪须者，我之形，何以可断而无害？须可截而无痛？盖荣卫所不至也，则是我本无害，而筋骨为之害，我本无痛，而血肉为之

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乐非我动，我为形所昧，形为我所爱。达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蜩笑子曰：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浮乎？羽其浮乎？然骊山有温泉，萧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狗牂不沉羽，名不可纪，而化不可穷。

《素问》云：霞拥朝阳，云奔雨府。《楚辞》云：虹蜺纷其朝霞，夕淫淫而淋雨。唐诗云：朝霞晴作雨。俗谚云：朝霞不出市。

举世皆梦也。梦，梦也；不梦，亦梦也。梦乎梦，不梦乎不梦，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荣枯黄粱也。噫！通昼夜而醒者谁与？

蜀僧湛然，注楞严及易，皆有名理，妙于谈论，指柳枝云，此物何以易生？盖柳星在二十八宿中，寄根于天，故栽之辄活。

心宿有男女二形，房宿具雌雄二状。

斫竹根以辰日，捕鱼鳅以亥日，栽种忌焦枯日。

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可见盈虚消息，自有主宰之者，虽天地亦不能违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处见解，难以语人，亦不得不以语人也。

圣人之所谓知天者，岂有它哉？亦不过识得盈虚消息之理而已。说天者莫辩乎易，易之一书，千言万语，总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虚消息，自然者也。圣人之知存亡进退，而不失其正，亦自然者也。世之高贤，亦有惧盛满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贵而高蹈者矣，但以出处之间，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心之虚灵知觉，虚是能包万事万物之理，灵是能通万事万物之理，知是识其理之所当然，觉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佛氏以性为自底，不涉于天，不知于何处求天，以山河大地为幻妄。有时破坏，不知于何处求地，以四大为假合，本来非有，不知于何处求人。

佛氏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梅花道人画骷髅一轴，其上题云：漏泄阳春，爹娘搬贩。至今未休，吐百种乡谈。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几许机谋，有限光阴。无穷活计，汲汲忙忙作马牛，何时了？觉来枕上试听更筹。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谁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

目视，太阳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离明外光也。乃木火之交，肝心之用，神魂之所以受役者也。耳听，少阴也，非风气不能自通，此坎暗内景也，乃金木之交，肺肾之用，精魄之所以受役者也。此两端者，是皆体实而用虚，外感而内应也。

鼻息，少阳也，非内气之出则不能接外气之入，此雷风相搏也，金木之交，脑髓之用，气脉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门乎。口食，太阴也，非己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泽通气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兴败之基乎。此两端者，是皆体虚而用实，内感而外应也。

人之目与舌皆有形，而所视者亦有形。鼻惟容气，故所嗅者亦惟气。至于耳则中虚者也，而所听之声亦无迹，事物各以类应也夫。

血，少阴也，金也，故其气腥。尿、太阴也，水也，故其气臊。髓、少阳也，木也，故其气膻。屎、太阳也，火也，故其气臭。津、隐于舌，通于脾，故其气香。《圣济总录》曰：血气在人，犹人之津也。髭发，犹津之乡也，津之稿泽，而乡随之，则髭发本血气可知矣。

毛发须眉，修直而中空。天地间细入尘微，莫不由理气所生，故蚊喙能引血，蝴蝶络纬蟋蟀以须交，理可见矣。

童女首经，能回垂绝之阳气，第一时难得耳。如女子自受胎时，算至十四岁，恰是五千零四八日，归黄道之数，用法招摄，如

法服饵，亦可延龄。最上者，惟于经行时，有真气先到，温温铅鼎，光透帘帏而莫可遏。人能得之，名为大药，可以还丹，可以接命，有感召之奇，非情想可得，知音者稀也。

抱朴子曰：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无不假呼吸以养，故太上示人以息。夫人未有此身，先有此息，此身未灭，此息先灭。受生之物，在胞胎内，随母呼吸，受气而成，此缕与母联续。渐次渐开。中空如管，通气往来。前通于脐，后通于肾，上通夹脊泥丸，至山根而生双窍，由双窍下至准头，而成鼻之两孔，是以名曰鼻祖。斯时我之气通母之气，母之气通天地之气，天地之气，通太虚之气，窍窍相通，无有隔阂，及乎气数满足，裂胞而出，剪断脐带，囚地一声，一点元阳，落于立命之处。自此后天用事，虽有呼吸往来，不得与元始祖气相通。人生自幼至老，未有一息驻于其中。三界凡夫，尘生尘灭，万死万生，只为寻不着来时旧路耳。太上立法，教人修炼而长生者，其能夺天地之正气。人之所以夺天地之正气者，由其有两孔之呼吸也。所呼者，自己之元气从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气从外而人。人若根源牢固，呼吸之间，亦可夺天地之正气，而寿绵长。人若根源不固，精竭气弱，所吸天地之正气，随呼而出，身中元气，不为己之所有，反为天地所夺。何也？盖为呼吸不得其门而入耳，一切常人呼吸，皆从咽喉下至膈膜而回，一吸则丹田气与鼻气相承，一呼则鼻气出而丹田气降，是以不能与祖气相通，如鱼饮水，而口进腮出，即庄子所谓众人之息以喉者是也。若至人呼吸，贯明堂而上夹脊，流入命门，得与祖气相连，如磁吸铁，而同类相亲，即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是也。踵者，其息深深之义，既得深深，则我命在我，而不为大冶陶铸矣！今人往往谓一吸至丹田，则腹中上下气满，一呼则腹中之气尽出矣。果能尽出乎？此皆不究根源，不达生身之理耳。至若数息调息，不过清净其息道，其于炼己筑基，去大丹邈乎远矣！今再直指先天祖窍，夫人立命之初，此窍先凝，就生两肾，次生其心，其肾喻藕，其心喻莲，其梗中通外直，柱地撑天。心肾相去八寸四分，中余一寸二分，谓之腔子里是也，乃心肾往来之路，水火既济之乡。此窍开通，则呼吸之气，渐次通夹脊透混元，而直达于命府，方才子母会合，破镜重圆，渐渐扩充，则根本完固矣！嗟乎？人生如无根之树，全凭气息以为根株，一息不来，命非己有。故欲修长生者，必固其气，气固，则身中之元气，不随呼而出，天地之正气，恒随吸而入，久之胎息定，鄞鄂成，而长生有路矣，有志者毋忽。两鼻孔是后天、腔子里是先天。

夫火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阳火者，天上日月之光，生于寅而死于酉；阴火者，灯烛之光，生于酉而死于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炽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至冬至一阳来复，故龙亦随阳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类，亦犹是也。平居不节欲，以致命门火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于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温补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使行秋冬阳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

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其炉中之火，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即灭，须以灰培，实以湿煤。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之，其火自退。经曰：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

空中之火，附于木中，以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见，惟干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经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

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愈炽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银之矿，或五金埋藏之处，夜必有火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辉发现于外，人身皮毛空窍中，自觉针刺蚊咬，及巅顶如火炎者，此水乘金虚，而见于皮毛故也。

以水言之，有阳水，有阴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阳水者，坎水也，气也。陈希夷《消息论》曰：坎以一阳陷于二阴，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云：煞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云：水泉动，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谓之火中之水可也，谓之土中之水可也。阴水者，兑泽也，形也，一阴上彻于二阳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万物，下降为资生之利泽。在上即雨露之水，在下即大溪之水也。金中之水，矿中之水银是也。在人身为骨中之髓，至精至粹，人之宝也。木中水者，巽木入于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涌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潜行之道。凡津液润布于皮肤之内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许之不同，总之归于大海。天地之水，以海为宗。人身之水，以肾为源。而其所以能昼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于气为太极耳。经曰：纪于水火，余气可推。

紫间色，而天垣称紫微，岂非寓意之精乎？夫紫之为色，赤与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阴阳相感，而后万物以之而为生。万物以之而为生，是故为万物之主宰矣。

紫色乃水火阴阳相交，既济流通之义也，故天垣曰紫宫，又曰紫微者，紫宫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

太阴之行，与日同宫为晦朔，对宫为望，日明昼，月明夜。初一初二，日月同于卯时出卯宫，至酉时日月俱没于酉位，故月夜行于地下，出地下日稍近，则不能明也。初三初四，卯时月到寅宫，自寅加卯，递数至申位逢酉，故月生于申。初五初六，卯时月到丑宫，自丑加卯，递数至未位逢酉，故月生于未。初七初八初九，卯时月到子宫，自子加卯，递数至午位逢酉，故月生于午。初十十一，卯时月到亥宫，自亥加卯，递数至巳位逢酉，故月生于巳。十二十三，卯时月到戌宫，自戌加卯，递数至辰位逢酉，故月生于辰。十四十五十六，卯时月到酉宫，自酉加卯，递数至卯位逢酉，故月生于酉。十七十八，卯时月到申宫，自申加卯，递数至寅位逢酉，故月死于申。十九二十，卯时月到未宫，自未加卯，递数至丑位逢酉，故月死于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卯时月到午宫，自午加卯，递数至于位逢酉，故月死于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卯时月到巳宫，自巳加卯，递数至亥位逢酉，故月死于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卯时月到辰宫，自辰加卯，递数至戌位逢酉，故月死于辰。三十日卯时月到卯宫，自与日近，故月全死。与日会而为晦矣，是以初一二卯时出，初三四辰时出，初五六巳时出，初七八九午时出，初十十一未时出，十二三申时出，十四五六酉时出，十七八戌时出，十九二十亥时出，二十一二三子时出，二十四五六丑时出，二十七八九寅时出，三十日亦卯时出也。盖月出地上则明，卯酉分地平，卯酉上为出地，卯酉下为入地。日生于东，月生于西，其此之谓欤。

北斗位北而得七，为火之成数。南斗位南而得六，为水之成数，此乃阴阳精神交感之义也。日生于东，乃有西酉之鸡。月生于西，乃有东卯之兔，此阴阳魂魄往来之义也。

日之食也，月轮掩之，故遭食处必亏缺。月之食也，暗虚蔽之月本无光，借日光以为明行当日之正对。值暗虚而为食暗虚本气，故但能蔽其光。遭食之处，光阴而魄露焉。

阳经而阴纬，经之体纵，纬之体横。故天之度为经纵，五星之缠为纬横。纵为经而

静。故列宿曰经星。横为纬而动，故五星为纬星也。

潮之说多矣。盖潮本属阴，阴极则动。月亦阴也，与之同类，月行过于子午极处则潮起。初一二日，卯时月在卯，自卯顺数，一时一位，当时至午位，故午时潮。初三初四日，卯时月在寅，以寅加卯，顺数至未时在午位，故未时潮。初五初六日，卯时月在丑，以丑加卯，顺数至申时在午位，故申时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时月存子，以子加卯，顺数至酉时在午位，故酉时潮。初十十一日，卯时月在亥，以亥加卯，顺数至戌时在午位，故戌时潮。十二十三日，卯时月在戌，以戌加卯，顺数至亥时在午位，故亥时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时月在酉，以酉加卯，顺数至子时在午位，故子时潮，下半月与此同。凡月临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昼为潮，夜为汐，下半月夜为潮，昼为汐，皆月行于子午之位也。波涛汹涌者，由江势曲折，沙潭深浅，激之而使然也。

万物之生也本乎天，故其生质也皆圆，父之道也。惟石之生也或方，方者为地之骨也。

阳之数一三五七九，阴之数二四六八十。若阳之数有首而无尾，阴之数有尾而无首，是以阳会于首而不至于足，阴会于足而不至于首也。

人为阳，物为阴。阳数自一而至九无尾，阴数自二而至十有尾，故人无尾，而物皆有尾也。

人之水沟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盖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按前说更有理）

人与畜，凡动物血皆赤者，血为阴属水，坎为水，中含阳，血色赤，所含者阳也。离中之交，生气之动也，去体久即黑，熟之亦黑，返本之义也。

女人产育，哺养以乳，乳之体居经络气血始终之间也。盖自寅时，气始于手太阴肺经，出于云门穴，云门在乳上，阴阳继续以行，周十二经。至丑时归于足厥阴肝经，入于期门穴，期门在乳下，出于上，入于下，肺领气，肝藏血，乳正居于其间也。

七损八益之说，始于轩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的指不离乎易数。且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乃数之极，极则不生，惟变化尔。八为少阴，七为少阳，少则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间，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绝。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绝。盖男子少阳得七数，其根实在于八。女子少阴得八数，其根实在于七也。

人之目上睫动，下睫静，为观卦之象，有观见之义。巽风动于上，坤地静于下。人之口下颏动，上颏静，为颐卦之象，有颐养之义。震雷动于下，艮山止于上，目居上，上者动，天气运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动，地气运于下也。

或问木色本青，而草木皆绿何也？盖绿青黄之间色，木非土不养，故青依于黄而绿矣。

草木之花，虽曰五色，然独无黑色。黑为水色，母道也，母但阴育于中，故不现也。

鸡鹅鸭家畜不能飞，其他野禽皆能飞。或曰家畜皆卵内即生毛，故不能飞。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飞。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阴炁多，故不能飞。野禽则雌雄皆抱伏，故能飞也。二说皆通。

凡卵皆白在外而黄在内，及抱成形，则黄变居外，白变居内矣，何以知其然？观夫鸡鹅鸭，在壳内生毛者俱黄毛，其飞禽外生毛者，身与吻俱黄可验。此盖太极之前阴包阳，太极之后阳包阴也。

十二肖属，子为阴极，幽潜隐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为极，显易刚健，以马配

之，马快行。丑为阴，俯而慈爱，以牛配之，牛舐犊。未为阳，仰而秉礼，以羊配之，羊跪乳。寅为三阳，阳胜则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为日月二门，二肖皆一窍，兔雄毛则孕，感而不交也。鸡合踏而无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阳起而变化，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辰巳。龙蛇者，变化之物也。戌亥阴敛而持守，狗为盛，猪次之，故狗猪配戌亥。狗猪者，镇静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属者，非也，庶物万类，岂特十二哉。

毕少董妙于鼎篆，其论水字云：中间一竖，更不须曲，只是画一坎卦三耳。余因思张有妙于小篆，尝言心字是一个倒火字，岂知心字画一离卦三哉？上一点，上一画也，旁二点中二画也，一钩下一画也。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三建虽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然却但以冬至为一建，小寒为二建，大寒为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盖造历始于冬至，察天气也，候花信之风。始于小寒，察地气也，辨人身之气。始于大寒，以厥阴为首，察人气也。岂非三建之气，只在于立春之前前也欤。

风雷在天，有声而无形，故假干位戌亥肖属以配之。是以风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为坎，坎中男也，雨师像士子。电、雷光也，对干配震者巽。巽、长女也，电母像妇人，古之卤簿四神旗皆绘画也。

悖滀文昌君从者，曰天聋，曰地哑，盖帝君不欲聪明之尽用，故假聋哑以寓意，且夫天地岂可聋哑哉？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说，盖即十干之义。其五称阎罗最尊，位配戊土，居虽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盖取十干循流，至七则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克制，更以十二支论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为冲。一日丑，至七日遇未为冲。仿此，以至易卦以七日来复，则初爻至六爻毕，七日又至于初爻，此亦义也。

或问酒因毒药乌头之类以酿造，故能醉人。客驳之曰：非也！乌头之类，何尝醉人乎？盖酒因米曲相反而成，稻花昼开，麦花夜开，子午相反之义，故酒能醉人。予难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麦而造，缘何醋不醉乎？况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枣酒，南方有蜜酒、树汁酒、椰浆酒，皆得醉人。岂米麦相反而然耶？或人与客咸自愧。因谓之曰：酒味辛甘，酝酿米麦之精华而成之者也，至精纯阳，故能走经络而入腠理，酒饮入口，未尝停胃，遍循百脉，是以醉后气息必粗，瘢痕必赤。能饮者，多至斗石而不辞，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岂能容受如许哉？醋不能醉人，因其味酸属阴，性收敛止蓄，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饮。其他诸物之酒，皆不由米麦，然悉系至精纯阳之性，不离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梨枣蜜，不酝酿成酒，则不能醉。马妳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浆及树汁，独不须酝酿，是自然之性也。

孔隙风名为贼风何也？曰：平面风如开口之呵，檐下风如开口之吹，呵温而吹冷，吹已不可不避，况孔隙乎？铁之为物，方圆平厚，可坐可凭，惟刀锥不可近，薄与尖故也。缝风如刃，隙风如锥。

丹溪云：醇酒宜凉饮，醇酒谓不浓不淡，气味之中和者也。凉、谓微凉也。昔司马公晚年得一侍妾，问其所能，曰能暖酒，即是此意。盖胃喜寒而恶热，脾喜温而恶寒，醇酒凉饮，初得其凉以养胃，次得其温以养脾。人之喜饮热酒者，善病胃脘痛，此热伤瘀血作痛也。喜饮冷酒者，善腹痛，不嗜食而呕，寒伤脾也。

孟望湖，淮安人，耳中闻人声，悉是祖考谈其家事，扰扰不休，邀刘春斋医治。春斋胗视之曰：暴病谓之火，怪病谓之痰，用滚痰丸下之而痊。

李克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飞一鹤，驯熟不去，对医人刘春斋云，家曾有鹤飞来，第二小儿举进士，今又有鹤飞来，大小儿定中进士矣！未几而鹤折其胫，私心殊不喜，因问有人接其胫骨乎？一人对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制之，方用土鳖新瓦焙干，半两钱醋焠七次，自然铜乳香没药菜瓜子仁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一分半，酒调灌之，鹤胫如故。但人上体伤，食后服之。下体伤，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传之刘春斋。

晦翁中乌喙毒，头岑岑汗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深山中又无医药，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连饮之，大呕而解。

晦翁有足疾，有道人为行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莫知所之矣。公欢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恃此以误他人耳。

疟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壮士不病疟。晋人曰：君子不病疟，蜀人以疫疟为奴婢疟。

青箱杂记，蜀有亥市，间日而集，如疫疟间日而作也，江南恶以疫称，故止曰亥。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市，故谓亥市。亥音皆

观前人治痰，立论颇详，但混饮于其中，则难于立法施治，予不揣鄙陋，聊为分析之。痰者，病名也，涎之所变也。涎乃脾之液也，脾包胃脘而掩乎太仓之上，其形宛象马蹄，其涎无可容之地，而即注于胃中，胃即脾之府也，其气相通。平人无病，其涎但能滋养胃土，浇灌四旁，接顺饮食下行而已。如因气滞不行，或被火燔灼，或被湿热熏蒸，即便稠浊凝聚，而化为痰矣。既化为痰，不比涎之尚有真气也，所以饮食入胃，竟沉于下，而吐痰愈多。俨若浮萍木牌之泛于水面耳，衣服厚暖，则表易招寒；滋味过多，则里易招热。

医羸弱之人，令饮以人乳，或饮以鹿血，皆非至当之理何也？小儿吮乳，吮则不泄元气，是活乳也，所以能肥能胖，易长易大。今乃挤而服之，则元气已去，惟有死质独存，但能润肠充腹，久则恋隔生痰，何益之有？

古人有饮鹿血法，用银管插入鹿之天突穴中吮之，是与元气同过，乃活血也，服之大补，鹿亦不死。今则宰而取血饮之，此元气已去，是死血也，不过充肠破血，服之何益？二者鉴之。

冬月雪花不可点入日内，令目病丧明。

患杨梅疮者，必服土茯苓。若误饮茶，必耳聋无闻，终身不能治。

孙思邈之论病也，推人于天。益州父老之言医也，验身于国。

韭名草钟乳，瓜名天生白虎汤。

李献吉云：道理一横一直耳，十字是也，数尽十，理亦尽之矣。王字真草篆隶不变，挺三才而独立也，变态非王也。

人欲心动时，一想恶丑凶怪之事而止，一想身世忧患而止，一想女子秽污皮囊，及其病疾色衰，与其死亡，髑髅骷髅之状可骇，而欲心可已。

立天下之命存乎农，决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医。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后也。

地以海为肾，故水咸，人以肾为海，故溺咸。

拘儒不可与谭禅，腐儒不可与论道。

纳音释义

新安　江　源逢其较

纳音有至理。余尝问之星卜及形家，俱茫然无以置对。今以吴草庐所称朱光南者，梓之附《厄言》之后，以备博览其深奥，则不能详载。若天台陶氏钱塘王逵所释，七修类藁并通书所载，俱穿凿非理，阴阳家可不留意。

静观居士程林云来识

甲子乙丑海中金。金有五，何者为海中金？盖天一生水，必先有金而后有水，水自金生，所以始于海中金，而终于大海水也。此金要知其象则盐也，遇火成象，遇水复化为水，故曰海中金者，盐也。又按子丑北方水旺之地，虽有丑土之制，又被天干甲乙之木所克，则土虚水旺而为海也。金为水母，子旺母必随子，故丑中有金，此金遇火成象，遇水复化水而从子者，盐也，盐出于海，故曰海中金也。

壬申癸酉剑锋金。金之至刚者，铁也。又临官于申，旺于酉，则金已成材，至坚至刚，得位西方申酉之地，假天干壬癸，之水以磨砺之，则锋刃清明，成利器也，非剑锋而何。

庚戌辛亥钗钏金。金旺于酉，当衰于戌，而病于亥。亥属干，干为金，况庚辛以临其上，处刚健之时，虽曰气衰，则体健而不衰，其洁白之性益壮。金处此时，于为天为首为饰。庚辛既洁而不衰，体坚而不乏，在首饰之上，非钗钏而何？

壬寅癸卯金箔金。盖金生于巳，而绝于寅。其壬癸水亦病死于寅卯，以垂绝之母，又被病子以窃其气，肌体薄矣。然壬癸于死于卯，母无所窃，得以复究于卯，不绝于寅矣。况寅为造化之炉，万物有生之地，金性至刚，入炉陶冶成器，愈炼愈刚。金体至此，纵薄如箔，继能复完受胎为卯也，故喻以金箔金焉。

甲午乙未沙中金。天元甲乙属木，支神午火未土，何以曰金？且以沙石为喻。盖坤土在于午未，土气充实，况聚于坤，唯能养金，缘金至午沐浴。又曰暴败，力懦气弱，不能支持，须假母土以长养之，方能冠带成材。但土气大厚，能藏其金，意若混于沙石，故曰沙中金也。

庚辰辛巳白镴金。金绝于寅，复孕于卯，涵养于辰，形于内也。至巳长生，始形见于外，谓庚辛至辰涵养之地。如人在腹，如物在土，至巳方生，如入出腹，如金出土，类婴孩也。虽禀坚成刚健之性，而体气尚弱，未能强实。类五金中之铅锡，言气刚而体柔，故以为喻也。

庚寅辛卯松柏木。木临官于寅，旺于卯。东方震之正位，得时得位，可谓至旺之木矣。况天干受庚辛坚成之气，体坚性直，凌霜耐雪，坚不可蠹，冬则不凋，故以松柏为喻也。

壬午癸未杨柳木。木死于午，墓于未。木至午未，失时气弱，况木假水金，金壬癸水，至午未则竭。火至午未则炎，土火气燥，其本根不深，蒂不固，体不实，性不坚，有木之形，无木之实，纵花不果，标干柔弱，故以杨柳为喻也。

庚申辛酉石榴木。天元庚辛属金，又临申酉，正位兑宫，则金得时得位，当以金名，却以为木何哉？盖四时之木，各以其时而旺，以时而实。然石榴受夏火之气，不荣于春，乃荣于仲夏，故花红而象火。以受庚辛金，故

结实于秋，犹藏火色。若以金气至旺，木绝于申，则木当终绝于此矣！殊不知此木受火之令，七月流火，则金气烁而木不可以终穷，是以不绝于申，复孕于酉，酉属兑。兑者，悦也，万物泽悦之时，木复胎孕，养成于戌，长生于亥，故庚申辛酉以石榴名之。言怀火令，金弱木众，无任用之材，则应而果实，亦木之自用。能实而复有金也，立名取义。岂苟然哉？

戊辰己巳大林木，不肯指名，混言木者，何也？盖天干戊己土也，辰戌未丑，则土维也，土生万物为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之德也。故易曰：动万物者，莫过于震。卯震，二月也。齐万物者，莫过于巽。辰巳三月四月也，盖戊己之土，长养万物而齐于巽，不过私于一物，则万俱齐，物齐成林木矣。

戊戌己亥平地木。戊己之土，长养万物，春夏结实，至秋冬则当收敛。收之与敛，非母而谁。当假土之覆护，复命归根，聚土之下。戌为九月，万物凋零之时。亥为十月，万物肃杀之地。母当蔽藏，万物悉在怀抱，如在其腹，地无私藏，无一不被其藏。则戊己土如地之平，藏木其下，故以平地名之也。

壬子癸丑桑柘木。天干壬水癸水，子水丑土，何以为木？殊不知子丑两月，时当盛冬，兼壬癸水聚之时，若纳音不以木名，则万物当绝于此也。所以木生在亥，暴败于子，冠带于丑，临官帝旺于寅卯，万物之生，无非水土。盖子为十一月，丑为十二月，水土凝聚之时，天寒地冻，阳气潜藏在下，阴气凝结在上，水土虽在凝寒之时，万物归根复命于此，藏土之下，萌芽于地，故就之以阳也。立春之后，阳气上升，万物甲坼，而荣于上矣。原木所贵，先取有材，可以任重；后取有用，可以济人。桑柘虽受水土凝寒之气，体屈而无材，不能以任重。万物有用，农桑为首，岂不为世之有用而济人者耶？故以桑柘为喻也。

庚午辛未路傍土者，然坤为地，居未申之间，午未而处乎坤之上，何以名路傍？盖天高西北则干也，地缺东南则巽也。巽乃辰巳之位，坤乃未申之位。坤地重厚，而连巽缺之隅，近陷之侧，如路之傍，故取此为喻也。

戊申己酉大驿土者，盖坤在申，当泽悦万物于其酉，寅酉北、位向干。天至此益高，地至此益广。况寅申巳亥为四驿马之神，土既在坤，大不可测，广不可量，载人立物，如驿之广，容人畜物，地之事也，故以大驿为喻也。

丙戌丁亥屋上土者，盖戌为九月，亥为十月。九月则万物凋零敛藏，十月则万物复命归根，悉于土也。况土寒则肃杀万物，土暖则养成万物。火库在戌而得丙，临官于亥而得丁，土受丙丁和土之气于其中，则庇覆万物于其下矣。如人至冬不可露居，当在屋下。如土盖万物于下，故以屋为喻也。

庚子辛丑壁上土者，土于丙戌丁亥，已盖万物于下，而喻以屋。然子为十一月，丑为十二月。天寒地冻，况资以庚辛之金，则风益冷，气益寒。万物虽得土以盖之，然四围风雨，亦必假土以庇之，故用庚子辛丑土以围之，如屋复有壁之。人得以居室周密，物得以固本深藏，故丑名壁上土也。

戊寅己卯城头土者，土自九月十月，庇覆万物于其下。十一月十二月，围护万物于其中，又包裹至寅卯之地，有如城焉。况戊己之土，置寅卯木上，非城而何？万物得土包藏，见寅正月，东风解冻，物当甲坼卯为二月，雷乃动声，万物皆奋土而出，物在土内，如人在城中，攀缘窗门，欲奋城出。故物之与人，各候其时次第而出，故以城为喻也。

丙辰丁巳沙中土者，盖土自路傍，积坤成地，为驿路，为城头，覆载万物。至于动雷荐巽，则长成矣，物既长成于巽，各自奋荣，土乃木母，至此气血枯燥，退居于缺之隅。虽假天干丙丁火以相生，然体终枯燥，不

能复生物也。虽有土之名，诚不足培物，如沙石焉，故以为喻。

丙午丁未天河水者，盖午未南方，属火为盛夏，午为离位，则真火也。况丙丁之火，加于午未之上，则阳极矣。阳极阴生，《素问》故曰热极生寒，寒极生热，水化为火，火化为水。又曰：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天地气交，物穷则变。火者阳也，水者阴也，阳化为阴，水自火出，非雨而何？且如盛夏天气郁蒸，而雨必作，自上而下，甘雨及地。故曰天河水也，自此润下为泉源，为涧，为溪沼，为大海，为长流济舟楫，能润物以及人也。

甲申乙酉井泉水者，自丙午丁未火化为水，须赖土以容受。土者坤也，而居为申，故水生于申，因土而生，此则雨出地气也。坤土既受天河之水，当润下为泉源，然后有江淮河济，以流衍泽万物。于其酉水在土下，非木凿土不能以见泉，是用天干甲乙之木，凿坤之土，始见泉源。所以甲申乙酉，为井泉水也。

壬戌癸亥大海水者，盖戌亥为于，干为天为属金。是干为出水之源，而连于坎，加之天干壬癸之水，临于其上。壬癸得位，上则生于干，下则聚于坎，流荡无穷，源深浩浩，土不可退，非海而何？故以大海名之。

丙子丁丑涧下水，盖子为北坎，丑连乎艮，北坎乃水之正位，坎在艮山之奥，为水之源。非艮止而聚之，则漂流浩荡，损物害人。非天干丙丁火以和暖之，上化为霜雪，下凝为冰冻，杀物而绝物也。故艮山之奥，习坎之水，止而聚，和而暖，所以能灌物而生物也。山奥积水曰涧，故曰涧下水也。

甲寅乙卯大溪水，盖水聚艮山之奥，出艮之下曰溪。以天高西北，地缺东南，艮山渐近于巽，将至缺陷之危，其水则顺流而下，水深土陷，流衍于东，可以润物而济人也。故天干甲乙临官于寅卯之位，上下俱木，为舟楫以济其流，利人济物，故以大溪名之。

壬辰癸巳长流水，其水始自雨露，下降为天河。纳于坤地润土之下，为泉源。入于为海，入坎为涧，出艮为溪，为长流，而纳于巽。盖巽乃百川所聚之地，始自天河终于巽，故曰长流水也。

戊子己丑霹雳火，子为坎为水，况属冬季。雷者阳也，阳者火也。水在雷上，雷在水下，坎于是而旺，而雷当屯。六阴既穷于亥，而阳当生于子，子为十一月，丑为十二月。阳虽欲生，则阴凝结，非击触而阳不能复也。故以戊己之土。触坎之水。阴当迎刃而解。阴阳交攻，阳自阴出，则轰然有声，所以取喻于霹雳也。是知剥而复，穷则变，变则通。故丙午丁未，火变为水，戊子己丑，水变为火也。

丙寅丁卯炉中火，寅为三阳而遇内。丙者火也，火者阳也，阳于是而生，日子是而升，至卯而出。寅卯属木，临官帝旺，四时之首，万物至此，而甲坼各见其象。此天地造化之炉也，故以炉为喻。

丙申丁酉山下火，日出山下，又曰白茆，何哉？天元丙丁真火则太阳也。以岁言之，申酉则七月八月，火气渐衰，暑气渐减。以日言之，至申酉之时，则水退火微，日已酉矣。故火病于申而死于酉，其火至此，则当没而无炎上之性，明不能广气不能炎。况坤为地，日自东北而终于西南艮山之下，故以山下名之。火在东南，有巨木而发生，过巽与离，则炎毕而成灰烬，况火至申酉则衰，木至申酉，则枯槁无力以生火。其喻如草如茆，纵能生火，一闪而去，其力不足以炎上与升明矣，故又喻如茆也。

戊午己未天上火，火属离，升明高高在上，则当照临下土，以明为德。缘戊己属土，正位乎坤。坤在地，乃下土也。其火在离，升明则照坤下土，丽光明之德，烛物之功，故曰天上火也。盖易以火在上，土在下，曰火地晋。火在下，土在上，曰地火明夷。正此谓也。

甲戌乙亥山头火者，以火当墓绝于戌亥，为天高西北，火在高高之上，有甲乙木以生，其火在山头，故以此喻也。

甲辰乙巳覆灯火。盖辰为巨阳，巳为六阳，火将升明于离。天干甲乙属木，复资火以极其明，大则覆照天下，小则遍烛幽隐，无往不照，喻如覆灯，能照人而烛物也。又按以笼灯曰覆灯，灯无草则灭，草亦木也。故籍天干之木以生，又籍木为笼为竿，则灯高明而照广矣。正如六阳升明于离，而照则普也。纳音象释出太龄三卷中

音生于数，先天之体，象别以位，后天之用。

大海朝宗，天河既济，泉有源，流有委，涧易涸，溪易盈。

日月丽天，霹雳奋地。炉中冶从革之化，山下篝继晷之膏。覆灯禺中息爝，山头蒙谷藏光。

大林自旺，平地自生。松柏栋隆，石榴果实。长夏取桑柘之火伏火生金，三春拖杨柳之金春令秋色。

剑锋出渊，白金在矿。海金仅有气，沙金已有质。钗钏破浑而成饰，金箔后素而成色。

高厚固藏惟屋上，滋疏生旺有沙中。辟上泥涂，城头堞垒，皆不能以生物。路傍剪伐，大驿蹋蹂，又何足以成功。

合三十象之变通，归十二辰之消息。

草庐吴澄曰：予尝谓纳甲之五行，猷先天之卦。纳音之五行，猷后天之卦也。且纳音始于谁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于谁乎？疑末世术家猥琐之所为也。予壮岁过朱光甫家，见其所撰甲子释义，凡干支之属五行，及其上所加二字，皆以理论，虽甚精密，而亦不无牵强者。予曰：纳音盖以数起，得木数者木，得金数者金，得土数则水，得水数则火，得火数则土也。先生布算，算之悉合。喜曰：当改而正之。越三十余年，出所改释义以示，下之五行概诸数，上之二字析诸理，愈明白而愈精密矣。

《医暇危言》终

静观居士云游疏附《厄言》后

静观居士者，姓程名林，字云来，歙槐塘之元恺也。名家令子，雅好闲静，行在人间，志在物外。既葬其亲，遂慨然有远游之赋。奕先子觞而送之曰：子固且奚适耶？子以事亲礼终而游始于此，其贤于婚嫁毕而为五岳之行者远矣，而子固且奚适耶？其将游东中诸郡名山泛沧海耶，其将往来苕雪间耶？其将窥九疑，浮于沅湘涉汶泗、讲学邹鲁之都耶？其将过庐山栖贤谷耶，抑将登华山落雁峰耶，岂将州有九而游其八耶？不然，抑将游玄关至蒙击之上，与汗温游于九垓之外耶？是皆余所不得而知也。余所可知者，云来有巧思绝艺，常为竹根如意，笋鞨冠，鹿皮巾，貌叔夜之杯，仿景山之枪，以示奇服奇器也。云来素服上池之水，能见垣一方人，必当如仲长子光卖药自给也。云来不恨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其法。有请道者，必当剑书老易示之也。云来善画，必当画向子平于壁，图阮藉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观之，且所游历皆得图之也。云来精于刻篆，必当留题象耳山，投笔峻极中院，皆手自摩崖勒之也。云来工文章，必当有山水漫游之记也。他日余或遇之于山之阳，水之央，庶几折芰为，以荷荐肉，瓠瓢盈酒，为披其记，发其图，则所谓俯仰之间。若已再升，抚琴动操，众山皆响者，古人岂欺我哉。更为乞碧霞饵刀圭匕服之，使尪羸之躯，忽变为济胜之具，于是相与道昆仑之墟，题其柱而刻之曰：奕先云来游此。

顺治己亥冬十二月朔后一日弟光礼拜题

医学心悟

〔清〕 程国彭 著

《医学心悟》提要

清·程钟龄撰。钟龄，字国彭，夭都人。其卷一，首列医中百误歌、保生四要、治阴虚无上妙方、人参果、医有彻始彻终之理，皆属调神养心，移精变气之法，为不药良方。火字解，别虚火实火，虚火宜补，实火宜泻，若误治之，祸如反掌。兹以内出者为子火，外至者为贼火，千古晦义，一旦昭然。寒热虚实阴阳，著为辨论，约之则在指掌之中，推之可应无穷之变。而医门治法，本有八法，而方书或言五法，或言六法，时医更执偏见，各用一二法，自以为是，遂至治不如法，轻病转重，重病转危，而终至于无法，大可伤也。今著为八法，反覆详论，苟能沉酣于八法之中，将以扶危定倾，庶几其有活法矣。伤寒有纲领及主治四字论，不思伤寒只此表里寒热四字，由四字而敷为八句，伤寒实无余蕴。夫伤寒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精乎此，非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可坐而得，即千变万化，亦皆范围于其中。因著伤寒四字论，以为后学津梁云。其他辨阴症之说、论疫辨六气相杂、论中风、中风寒热辨、中风不语辨、中风类中辨症法、杂症主治四字论、入门辨症诀，皆有心得发明。其卷二，凡伤寒类伤寒辨、伤寒六经见症法、六经各经症、太阳阳明各腑症、论里中之里、合病并病、直中三阴诸症、两感伤寒兼症，兹集分析清楚，纲举目张，辨论详明，毫无蒙混。治伤寒取则乎此，可渐登仲景之堂而入其室矣。其卷三，凡中风类中风，有寒热之别，实因入之脏腑为转移，从此勘破，则清凉温热之剂，各当其可，而古今之疑团以析。他如风寒暑湿燥火，天之六气也。六气相杂，互相为病，最宜细辨。若概指为伤寒，投以散剂，为害最烈，医者不可不慎于其初。其他至卷四，各内伤杂证，皆辨清寒热虚实，然后施以寒热温平之药，庶几投无不效。其卷五，妇科。女人之病多于男子，因其有行经胎产等事也，且性情多郁，尤易生病，故治法另有变通，详著于后。其与男子同病者不载。其卷六，专著外科。首列华佗外科十法，次列外科证治方药，末附载急救要法。所列方证，言简意赅，皆为经验阅历之谈。前绍兴名医邵兰孙治病，颇有神效，询其所宗何书，则云治杂证时病，惟程氏《医学心悟》，及叶氏《临证指南》二书而已。嗣查其立方用药，果无一不本诸子此二书，是书之价值，可以概见。

序

古人有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是以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医。虽然，医岂易知乎哉！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以卑鄙管窥之见而自称神良，其差误殆有甚焉。予少多病，每遘疾则缠绵难愈，因尔酷嗜医学，潜心玩索者有年，而四方求治者日益繁，四方从游者日益众。然此衷常栗栗危惧，凡书理有未贯彻者，则昼夜追思，恍然有悟即援笔而识之，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盖以上奉君亲，中及僚友，下逮卑幼。性命攸关，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其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爰作是书，以教吾徒，而名之曰《医学心悟》，盖警之也。然心悟者，上达之机；言传者，下学之要。二三子读是书，而更加博览群言，沉思力索，以造诣于精微之域，则心如明镜，笔发春花，于以拯救苍生，而药无虚发，方必有功。仰体天帝好生之心，修证菩提普救之念，俾阎阎昌炽，比户安和，永杜夭折之伤，咸登仁寿之域，岂非业医者所深快乎！况为父者，知此可以言慈；为子者，知此可以言孝。以之保身而裕如，以之利人而各足，存之心则为仁术，见之事则为慈祥，尤吾道中所当景慕也。二三子识之，予日望之。

天都普明子程国彭钟龄氏序

凡　例

一、医道自《灵》、《素》《难经》而下，首推仲景，以其为制方之祖也。然仲景止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有未畅。河间论温热及温疫，而于内伤有未备。东垣详论内伤，发补中、枳术等论，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夫复何言？不知四子之书，合之则见其全，分之则见其偏。兹集兼总四家，而会通其微意，以各适于用，则庶乎其不偏耳。

一、虚火、实火之别，相隔霄壤。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若误治之，祸如反掌。兹以内出者为子火，外至者为贼火，分别虚实，以定补泻。似千古晦义，一旦昭然，而于对症用药之间，有画沙印泥之趣。

一、凡病不外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兹特著为辨论，约之则在指掌之中，推之可应无穷之变，学者宜究心焉。

一、医门论治，本有八法，而方书或言五法，或言六法，时医更执偏见，各用一二法，以为是，遂至治不如法，轻病转重，重病转危，而终则至于无法，大可伤也。予故著为医门八法，反复详论，俾业医者，沉酣于八法之中，将以扶危定倾，庶几其有活法矣。

一、伤寒门，古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尚不能尽其变。遂谓仲景《伤寒论》非全书，而予独以四字论括之，何其简也！不思伤寒只此表、里、寒、热四字，由四字而敷为八句，伤寒实无余蕴。夫伤寒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精乎此，非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可坐而得，即千变万化亦皆范围于其中。予读仲景书十数年，颇有心得，因著伤寒四字论，以为后学津梁云。

一、伤寒有经病，有腑病，有合病、并病，有直中症，有两感症，有伤寒兼症。兹集分析清楚，纲举目张，辨论详明，毫无蒙混，治伤寒者，取则乎此，可渐登仲景之堂而入其室矣。

一、中风寒热之别，实因乎人之脏腑为转移，从此勘破，则清凉温热之剂，各当其可，而古今之疑团以释。

一、风、寒、暑、湿、燥、火，天之六气也。六气相杂，互相为病，最宜细辨。若概指为伤寒，投以散剂，为害实甚，不可不慎于其初。

一、杂症各有内伤、外感之不同，须从此分别，则治法不至混淆，而取效神速。

一、女人之病，多于男子，因其有行经、胎产等事也。且性情多郁，尤易生病，故治法另有变通。兹特详著于后，其与男子同病者不载，特载不同者而已，非缺也。

《医学心悟》目录

卷一

医中百误歌 …… 877
保生四要 …… 878
治阴虚无上妙方 …… 879
人参果 …… 879
医有彻始彻终之理 …… 879
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 …… 880
火字解 …… 880
脉法金针 …… 881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 882
医门八法 …… 882
论汗法 …… 882
论和法 …… 884
论下法 …… 885
论消法 …… 886
论吐法 …… 887
论清法 …… 888
论温法 …… 890
论补法 …… 891
伤寒纲领 …… 892
伤寒主治四字论 …… 892
经腑论 …… 893
阴症有三说 …… 895
论疫 …… 895
六气相杂须辨论 …… 895
论中风 …… 896
中风寒热辨 …… 896
中风不语辨 …… 897
中风类中辨症法 …… 897
杂症主治四字论 …… 897
入门看症诀 …… 897
色 …… 898
鼻 …… 898
唇口 …… 898
耳 …… 898
目 …… 898
舌 …… 899
身 …… 899
胸 …… 899
腹 …… 899
小腹 …… 899

卷二

伤寒类伤寒碑 …… 900
伤寒六经见症法 …… 901
太阳经症 …… 901
阳明经症 …… 901
少阳经症 …… 905
太阴经症 …… 907
少阴经症 …… 907
厥阴经症 …… 908
太阳腑病 …… 909
阳明腑病 …… 910
论里中之里 …… 912
复论阳明本症用药法 …… 912
论阳明兼症用药法 …… 912
合病并病 …… 913
直中三阴诸症 …… 913
两感 …… 915
伤寒兼症 …… 915

卷三

中风门 …… 923
类中风 …… 924
伤暑霍乱肠痧 …… 926
疫疠 …… 927
虚劳 …… 928
咳嗽 …… 931
喘 …… 932
吐血 …… 933
头痛 …… 933

心痛 …… 935
胸痛 …… 936
胁痛 …… 936
胃脘痛 …… 936
腹痛 …… 936
少腹痛 …… 937
身痛 …… 938
肩背臂膊痛 …… 938
腰痛 …… 938
痹鹤膝风 …… 939
痿 …… 940
脚气 …… 941
疟风 …… 941
噎隔 …… 941
痢疾 …… 942
泄泻 …… 943
疝疾 …… 943
论水肿鼓胀 …… 943
水肿 …… 944
鼓胀 …… 944
积聚 …… 945
疝气 …… 946
痰饮 …… 946
呕吐哕呃逆 …… 947
三消 …… 947
热淋 …… 948
小便不通关格孕妇转胞 …… 948
大便不通大小肠交遘尿脱肛 …… 949
小便不禁 …… 949
便血 …… 950
尿血 …… 950

卷四

遗精 …… 951
赤白浊 …… 951
黄疸 …… 951
不能食 …… 952
不得卧 …… 952
自汗盗汗 …… 952
癫狂痫 …… 953
惊悸恐 …… 953
眩晕 …… 954
健忘 …… 954
嘈杂 …… 954
咽喉口舌齿唇 …… 954
目 …… 956
面 …… 959
瘰疬 …… 959
鼻 …… 959
耳 …… 959
痔疮 …… 960
内痈 …… 960
诸虫 …… 960
蛊毒 …… 961
五绝 …… 961

卷五

妇人门 …… 962
月经不调 …… 962
室女经闭成损 …… 962
暴崩下血 …… 963
带下 …… 963
求嗣 …… 963
转女为男说 …… 964
诊妇人有孕法 …… 964
验胎法 …… 964
食忌 …… 964
药忌 …… 964
恶阻 …… 965
胎动不安 …… 965
胎漏 …… 965
子悬子眩 …… 966
胎不长 …… 966
半产 …… 966
子烦 …… 966
子痫 …… 967
子鸣 …… 967
子痛 …… 967
孕妇内痈 …… 967
鬼胎梦与鬼交 …… 967

热病胎损 …… 968
娠妊小便不通 …… 968
胎水肿满 …… 968
乳自出 …… 969
临产将护法 …… 969
生产论 …… 970
交骨不开产门不闭 …… 971
胞衣不下 …… 971
产后将护法 …… 971
产后血晕 …… 972
产后不语 …… 972
产后发热 …… 972
产后癫狂 …… 973
心神惊悸 …… 973
汗多变痉 …… 973
产后身痛 …… 973
产后腰痛 …… 973
恶露不绝 …… 974
产后心腹诸痛 …… 974
蓐劳 …… 974
喘促 …… 974
鼻黑鼻衄 …… 974
产后乳疾 …… 975
乳痈乳岩乳卸 …… 975
妇人隐疾 …… 975

卷六

外科十法 …… 977
内消法一 …… 977
艾灸法二 …… 977
神火照法三 …… 977
刀针砭石法四 …… 977
围药法五 …… 978
开口除脓法六 …… 978
收口法七 …… 978
总论服药法八 …… 978
复论五善七恶救援法九 …… 979
将息法十 …… 979
外科症治方药 …… 979
发背对心发腎俞发搭背手发足发 …… 979
脑疽对口偏对口 …… 981
鬓疽发颐附毒大头天行 …… 981
井口疽肠痈肚痈穿骨疽鱼口臀痈 …… 982
疔疮 …… 982
喉痹 …… 982
缠喉风 …… 982
缠舌喉风 …… 982
乳蛾 …… 982
舌衄 …… 983
悬痈 …… 983
腮痈 …… 983
喉疮 …… 983
走马牙疳牙痈牙宣牙痛 …… 983
喉瘤 …… 983
重唇 …… 983
肺绝喉痹 …… 983
瘰疬 …… 984
鼻痔鼻渊 …… 984
聍耳百虫入耳 …… 984
眼丹眼珠忽突 …… 984
白秃疮落发不生 …… 984
粉刺雀斑 …… 984
破伤风 …… 985
跌打损伤 …… 985
乳痈乳岩 …… 985
附骨疽伏兔疽 …… 985
蛇头毒 …… 986
脱疽 …… 986
臁疮 …… 986
肠痈 …… 986
悬痈脏毒内痔外痔脱肛 …… 986
下疳 …… 986
杨梅结毒 …… 986
大麻风赤白游风鹅掌风烂脚风 …… 987
汤泡火烧 …… 987
疥疮天泡疮 …… 987
顽癣 …… 987
自刎 …… 987
竹木刺入肉 …… 987
疯犬咬毒蛇蜈蚣咬 …… 988
误服砒毒野菌毒 …… 988
自缢 …… 988
落水 …… 988
魇梦不醒 …… 988

医学心悟　卷一

清　天都　程国彭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医中百误歌

医中之误有百端，漫说肘后尽金丹，先将医误从头数，指点分明见一斑。

医家误，辨证难，三因分症似三山，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此名三因。三山别出千条脉，病有根源仔细看。治病必求其本，须从起根处看明。

医家误，脉不真，浮沉迟数不分清，却到分清浑又变，如热极脉涩细、寒极反鼓指之类。胸中了了指难明。扁鹊云：持脉之道，如临深渊而望浮云。胸中了了，指下难明。

医家误，失时宜，寒热温凉要相时，时中消息团团转，惟在沉潜观化机。寒暑相推者，时之常；寒暑不齐者，时之变。务在静观而自得之，正非五运六气所能拘也。

医家误，不明经，十二经中好问因，经中不辨循环理，管教阳证入三阴。六淫之邪，善治三阳，则无传阴之患。

医家误，药不中，攻补寒温不对证，实实虚虚误非轻，举手须知严且慎。用药相反，厥祸最大。

医家误，伐无过，伐无过，谓攻伐无病处也。药有专司切莫错，引经服使本殊途，投剂差讹事辄覆。药味虽不相反，而举用非其经，犹为未合，如芩连知柏，同一苦寒，姜桂椒黄，同一辛热，用各有当，况其他乎。

医家误，药不称，重病药轻轻反重，轻重不均皆误人，此道微乎危亦甚。药虽对症，而轻重之间，与病不相称，犹难骤效。

医家误，药过剂，疗寒未已热又至，疗热未已寒更生，劝君举笔须留意。药虽与病相称，而用之过当，则仍不称矣，可见医贵三折肱也。

医家误，失标本，缓急得宜方是稳，先病为本后为标，纤悉几微要中肯。病症错乱，当分标本，相其缓急而施治法。

医家误，舍正路，治病不识求其属，壮水益火究根源，太仆之言须诵读。王太仆云：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无火者，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谓求其属也。

医家误，昧阴阳，阴阳极处没抓拿，亢则害兮承乃制，灵兰秘旨最神良。亢则害其物，承乃制其极，此五行四时迭相为制之理。

医家误，昧寒热，显然寒热易分别，寒中有热热中寒，须得长沙真秘诀。长沙用药，寒因热用，热因寒用，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或寒热并举，精妙入神，良法具在，熟读精思，自然会通。然时移世易，读仲景书仲景法，不必泥仲景方，而通变用药，尤为得当。

医家误，昧虚实，显然虚实何难治，虚中有实实中虚，用药东垣有次第。《脾胃论》《内外伤辨》补中、枳术等方，开万世无穷之利。

医家误，药姑息，症属外邪须克治，痞满燥实病坚牢，茶果汤丸何所济。

医家误，药轻试，攻病不知顾元气，病若祛时元气伤，似此何劳君算计。轻剂误事，峻剂偾事，二者交讥。

医家误，不知几，脉动症变只几希，病在未形先着力，明察秋毫乃得之。病至思治，未也，见微知著，谋患于未萌，是为上工。

医家误，鲜定见，见理真时莫改变，恍似乘舟破浪涛，把舵良工却不眩。病轻药应易也，定见定守，历险阻而不移，起人于垂危之际，足征学识。

医家误，强识病，病不识时莫强认，谦躬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不知为不知，亦良医也。

医家误，在刀针，针有时宜并浅深。脓熟不

针则内漏，未熟早针则气泄不成脓，脓浅深针则伤好肉，脓深针浅则毒不出而内攻。百毒总应先艾灸。隔蒜灸法，性手刀针，《外科正宗》云：不痛灸至痛，痛灸至不疼时。头面之上用神灯。头面不宜灸，宜用神灯照法，《外科正宗》云：内服蟾蜍丸一服，外将神火照三枝，此法不止施于头面，而头面为更要。

医家误，薄愚蒙，先王矜恤是孤穷，病笃必施真救济，好生之念合苍穹。当尽心力，施良药以济之。

医家误，不克己，见人可口便不喜，岂知刍荛有一能，何况同人说道理。

医家误未已，病者误方兴，与君还细数，请君为我听。

病家误，早失计，初时抱恙不介意，人日虚兮病日增，纵有良工也费气。病须早治。

病家误，不直说，讳疾试医工与拙，所伤所作只君知，纵有名家猜不出。大苏云：我有疾必尽告医者，然后诊脉，虽中医亦可治疗，我但求愈疾耳，岂以困医为事哉。

病家误，性躁急，病有回机药须吃，药既相宜病自除，朝夕更医也不必。既效不可屡更。

病家误，不相势，病势沉沉急变计，若再蹉跎时日深，恐怕回春无妙剂。不效则当速更。

病家误，在服药，服药之中有窍妙。或冷或热要分明，食后食前皆有道。

病家误，最善怒，气逆冲胸仍不悟，岂知肝木克脾元，愿君养性须回护。

病家误，苦忧思，忧思抑郁欲何之？常将不如己者比，知得雄来且守雌。

病家误，好多言，多言伤气最难痊，劝君默口存神坐，好将真气养真元。

病家误，染风寒，风寒散去又复还，譬如城郭未完固，那堪盗贼更摧残。

病家误，不戒口，口腹伤人处处有，食饮相宜中气和，鼓腹含哺天地久。

病家误，不戒慎，闺房衽席不知命，命有颠危可若何，愿将好色人为镜。

病家误，救绝气。病人昏眩时，以手闭口而救之也。救气闭口莫闭鼻，若连鼻子一齐扪，譬如人井复下石。鼻主呼吸，闭紧则呼吸绝，世人多蹈此弊，故切言之。

两者有误误未歇，又恐旁人误重迭，还须屈指与君陈，好把旁人观一切。

旁人误，代惊惶，不知理路乱忙忙，用药之时偏作主，平时可是学岐黄？

旁人误，引邪路，妄把师巫当仙佛，有病之家易着魔，到底昏迷永不悟。

更有大误药中寻，与君细说好留神。

药中误，药不真，药材真致力方深，有名无实何能效，徒使医家枉用心。郡邑大镇易于觅药，若荒僻处须加细辨。

药中误，失炮制，炮制不工非善剂，市中之药未蒸炒，劝君审度才堪试。洗、炙、蒸、煮、去心、皮、壳、油、尖、一皆依法制。

药中误，丑人参，或用粗枝枯小参，蒸过取汤兼灌锡，方中用下却无功。参以原枝干结为美，蒸过取汤则参无宝色，锡条可当人参香。

药中误，秤不均，贱药多兮贵药轻，君臣佐使交相失，偾事由来最恼人。

仍有药中误，好向水中寻，劝君煎药务得人。

煎药误，水不洁，油汤入药必呕哕，口人声。呕哕之时病转增，任是名医审不决。

煎药误，水频添，药炉沸起又加些，气轻力减何能效，枉怪医家主见偏。

此系医中百种误，说与君家记得熟，记得熟时病易瘳，与君共享大春秋。

保生四要

一曰：节饮食

人身之贵，父母遗体，食饮非宜，疾病蜂起。外邪乘此，缠绵靡已，浸淫经络，凝塞腠理，变症百端，不可胜纪。唯有纵酒，厥祸尤烈，酒毒上攻，虚火灼肺，变为阴虚，只缘酷醉。虚羸之体，全赖脾胃，莫嗜膏粱，淡食为最，口腹无讥，真真可贵。

二曰：慎风寒

人身之中，曰荣与卫。寒则伤荣，风则伤卫。百病之长，以风为最，七十二候，伤

寒传变，贼风偏枯，歪斜痿痹，寒邪相乘，经络难明，初在三阳，次及三阴。更有中寒，肢冷如冰，急施温补，乃可回春。君子持躬，战战兢兢，方其汗浴，切莫当风。四时俱谨，尤慎三冬，非徒衣厚，惟在藏精。

三曰：惜精神

人之有生，惟精与神。精神不敝，四体长春。唉彼昧者，不爱其身，多言损气，喜事劳心。或因名利，朝夕热中，神出于舍，舍则已空。两肾之中，名曰命门，阴阳相抱，互为其根，根本无亏，可以长生。午未两月，金水俱伤，隔房独宿，体质轻强。亥子丑月，阳气潜藏，君子固密，以养微阳，金石热药，切不可尝。积精全神，寿考弥长。

四曰：戒嗔怒

东方木位，其名曰肝。肝气未平，虚火发焉，诸风内动，火性上炎。无恚无嗔，涵养心田，心田宁静，天君泰然。善动肝气，多至呕血，血积于中，渐次发咳。凡人举事，务期有得，偶尔失意，省躬自克。戒尔嗔怒，变化气质，和气迎人，其仪不忒。

治阴虚无上妙方

天一生水，命曰真阴。真阴亏则不能制火，以致心火炎上而克肺金。于是发热、咳嗽、吐痰诸症生焉。盖发热者，阳烁阴也；咳嗽者，火刑金也；吐痰者，肾水虚泛而为痰，如锅中之水，热甚则腾沸也。当此时势，岂徒区区草木之功所能济哉！必须取华池之水，频频吞咽，以静治于无形，然后以汤丸佐之，庶几水升火降，而成天地交泰之象耳。主方在吞津液。华池之水，人身之金液也，敷布五脏，洒陈六腑，然后注之于肾而为精。肾中阴亏，则真水上泛而为痰，将并华池之水，一拥俱出，痰愈多而肌愈瘦，病诚可畏。今立一法，二六时中，常以舌抵上腭，令华池之水充满口中，乃正体舒气，以意目力送至丹田，口复一口，数十乃止。此所谓以真水补真阴，同气相求，必然之理也。每见今之治虚者，专主六味地黄等药，以为滋阴壮水之法，未为不善，而独不于本原之水，取其点滴以自相灌溉，是舍真求假，不得为保生十全之计，此予所以谆谆而为是言也。卫生君子，尚明听之哉！

人参果

昔者纯阳吕祖师，出卖人参果，一纹一枚，专治五劳七伤，诸虚百损。并能御外邪，消饮食，轻身不老，却病延年。真神丹妙药也！市人闻之，环聚争买者千余人。祖师大喝曰："此果人人皆有，但汝等不肯服食耳。"众方醒悟。今之患虚者众矣，或归怨贫乏而无力服参，或归怨医家不早为用参，或归怨医家不应早用参，或归怨用参之太多，或归怨用参之太少，或归怨用参而不用桂、附以为佐，或归怨用参而不用芪、术以为援，或归怨用参而不用二地、二冬以为制。议论风生，全不反躬自省，以致屡效屡复，难收全功。不佞身肩是任，宁敢造次，博稽古训，百法追寻，每见历代良医，治法不过若此。于是睁开目力，取来参果一车，普送虚人服食。凡病危而复安者，不论有参无参，皆其肯服参果者也。凡病愈而复发者，不论有参无参，皆其不服参果者也。世人请自思维，定知此中消息。惟愿患者各怀其宝，必然服药有功，住世永年，无负我祖师垂救之至意，是恳是祷。

以上数篇，发明医中之误，细详调摄之方，盖弭患于未有，治未病之意也。后此皆言治法。

医有彻始彻终之理

或问曰：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子试静坐内观，从头面推想，自

胸至足；从足跟推想，自背至头；从皮肉推想，内至筋骨脏腑。则全书之目录，在其中矣。凡病之来，不过内伤、外感与不内外伤三者而已。内伤者，气病、血病、伤食，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外感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不内外伤者，跌打损伤、五绝之类是也。病有三因，不外此矣。至于变症百端，不过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尽之，则变而不变矣。论治法，不过七方与十剂。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精乎此，则投治得宜矣。又外感之邪，自外而入，宜泻不宜补。内伤之邪，自内而出，宜补不宜泻。然而泻之中有补，补之中有泻，此皆治法之权衡也。又有似症，如火似水，水似火，金似木，木似金，虚似实，实似虚，不可以不辨。明乎此，则病无遁情矣。学者读书之余，闭目凝神，时刻将此数语，细加领会，自应一旦豁然，融会贯通，彻始彻终，了无疑义，以之司命奚愧焉。

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

人身之病，不离乎内伤外感，而内伤外感中，只一十九字尽之矣。如风、寒、暑、湿、燥、火，外感也。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夫阳虚、阴虚、伤食，内伤也。总计之，共一十九字，而千变万化之病，于以出焉。然病即变化，而总不离乎一十九字，一十九字总之一内伤外感而已。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道中必须提纲挈领，然后拯救有方也。

火　字　解

从来火字，《内经》有壮火、少火之名，后人则曰：天火、人火、君火、相火、龙火、雷火，种种不一，而朱丹溪复以虚实二字括之，可谓善言火矣。乃人人宗其说，而于治火，卒无定见，何也？是殆辨之犹未确欤？予因易数字以解之。夫实火者，六淫之邪，饮食之伤，自外而入，势犹贼也；虚火者，七情色欲，劳役耗神，自内而发，势犹子也。贼至则驱之，如消散、清凉、攻伐等药，皆可按法取用。盖刀枪剑戟，原为驱贼设也。子逆则安之，如补气、滋水、理脾等药，皆可按法施治。盖饮食器用，原为养子设也。夫子者，奉身之本也，若以驱贼者驱其子，则无以为养身生命之本矣。人固不可认贼作子，更不可认子作贼。病机一十九条，言火者十之八，言寒者十之二。若不明辨精切，恐后学卒至模糊，余故反复详言，以立施治之法。

外火：风、寒、暑、湿、燥、火，及伤热饮食，贼火也。贼可驱而不可留。

内火：七情色欲，劳役耗神，子火也。子可养而不可害。

驱贼火有四法：一曰发。风寒拥闭，火邪内郁，宜升发之，如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二曰清。内热极盛，宜用寒凉，如黄连解毒汤之类是也。三曰攻。火气郁结，大便不通，法当攻下，此釜底抽薪之法，如承气汤之类是也。四曰制。热气拂郁，清之不去，攻之不可，此本来真水有亏，不能制火，所谓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滋其肾，如地黄汤之类可用也。

养子火有四法：一曰达。肝经气结，五郁相因，当顺其性而升之，所谓木郁则达之，如逍遥散之类是也。此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也。二曰滋。虚火上炎，必滋其水，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如六味汤之类是也。三曰温。劳役神疲，元气受伤，阴火乘其土位。经曰：劳者温之。又曰：甘温能除大热。如补中益气之类是也。四曰引：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元。如八味汤之类是也。

以上治火法中，贼则宜攻，子则宜养，固

已。然有邪盛正虚之时，而用攻补兼行之法，或滋水制火之法，往往取效。是知养子之法，可借为驱贼之方，断无以驱贼之法，而为养子之理。盖养正则邪自除，理之所有，伐正而能保身，理之所无也。世人妄用温补以养贼者固多，而恣行攻伐以驱子者，更复不少。此皆不得火字真诠，而贻祸斯民也。可不慎欤！

脉法金针

脉有要诀，胃、神、根，三字而已。人与天地相参，脉必应乎四时，而四时之中，均以胃气为本。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而其中必兼有和缓悠扬之意，乃为胃气，谓之平人。若弦多胃少，曰肝病。洪多胃少，曰心病。毛多胃少，曰肺病。石多胃少，曰肾病。如但见弦、洪、毛、石，而胃气全无者，则危矣。夫天有四时，而弦、洪、毛、石四脉应之。四时之中，土旺各十八日，而缓脉应之，共成五脉，五脏分主之。如肝应春，其脉弦。心应夏，其脉洪。肺应秋，其脉毛。冬应肾，其脉石。脾土应长夏，其脉缓也。然而心、肝、脾、肺、肾虽各主一脉，而和缓之象必寓乎其中，乃为平脉，否则即为病脉。若但见弦、洪、毛、石，而胃气全无者，即为真象脉见矣。凡诊脉之要，有胃气曰生，胃气少曰病，胃气尽曰不治，乃一定之诊法，自古良工，莫能易也。

夫胃气全亏，则大可危。胃气稍乖，犹为可治。即当于中候，求其神气。中候者，浮、中、沉之中也。如六数、七极，热也，中候有力，则有神矣。三迟、二败，寒也，中候有力，则有神矣。脉中有神则清之而热即退，温之而寒即除。若寒热偏胜，中候不复有神，清温之剂，将何所恃耶？

虽然，神气不足，犹当察其根气。根气者，沉候应指是也。三部九候，以沉分为根，而两尺又为根中之根也。《脉诀》云：寸关虽无，尺犹未绝，如此之流，何忧殒火？历试之，洵非虚语。夫人之有脉，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根蒂未坏，则生意不息。是以诊脉之法，必求其根以为断。

而总其要领，实不出胃、神、根三者而已。如或胃、神、根三者，稍有差忒，则病脉斯见。其偏于阳，则浮、芤、滑、实、洪、数、长、大、紧、革、牢、动、疾、促以应之。其偏于阴，则沉、迟、虚、细、微、涩、短、小、弦、濡、伏、弱、结、代、散以应之。惟有缓脉，一息四至，号曰平和，不得断为病脉耳。其他二十九字，皆为病脉，必细察其形象而知其所主病。其曰浮，不沉也，主病在表。沉，不浮也，主病在里。迟，一息三至也，为寒。数，一息五至也，为热。滑，往来流利也，为痰、为饮。涩，往来滞涩也，为血少气凝。虚，不实也，为劳倦。实，不虚也，为邪实。洪，大而有力也，为积热。大，虚而无力也，为体弱。微，细而隐也；小，细而显也；为气少。弦，端直之象也，为水饮。长，过乎本位也，为气旺。短，不及本位也，为气少。紧，如引绳转索也，为寒为痛。弱，微细之甚也，为气血两亏。濡，沉而细也，为真火不足。动，如豆粒动摇之象也，为气血不续。伏，脉不出也，为寒气凝结，又或因痛极而致。促，数时一止也，为热盛。结，缓时一止也，为寒盛。芤，边有中无也，为失血。代，动而中止，有至数也，亦为气血不续，又为跌打闷乱，以及有娠数月之兆。革，浮而坚急也，为精血少。牢，沉而坚硬也，为胃气不足。疾，数之甚也，为极热。散，涣而不聚也，为卫气散漫。惟有缓者，和之至也，为无病。其所主病，大略如此。如或数脉相参而互见则合而断之，以知其病。至于脉有真假，有隐伏，有反关，有怪脉，均宜一一推求，不可混淆。何谓真假？如热症脉涩细，寒症反鼓指之类。何谓隐伏？如中寒腹痛，脉不出。又外感风寒，将有正汗，亦脉不出。书云：一手无脉曰单伏，两手无脉

口双伏。何谓反关？正取无脉，反在关骨之上。或见于左，或见于右，诊法不可造次。何谓怪脉？两手之脉，如出两人，或乍大乍小，迟数不等，此为祟症。又有老少之脉不同，地上方宜不同。人之长短肥瘦不同，诊法随时而斟酌。

然而脉证相应者，常也。脉证不相应者，变也。知其常而通其变，诊家之要，庶不相远矣。然总其要领，总不出胃、神、根三字。三字无亏，则为平人。若一字乖违，则病见矣。若一字全失，则危殆矣。必须胃、神、根三者俱得，乃为指下祯祥之兆。此乃诊家之大法，偶为笔之于书，以备参考。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症之法亦不出此。一病之寒热，全在口渴与不渴、渴而消水与不消水、饮食喜热与喜冷、烦躁与厥逆、溺之长短赤白、便之溏结、脉之迟数以分之。假如口渴而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此热也。假如口不渴，或假渴而不能消水，喜饮热汤，手足厥冷，溺清长，便溏，脉迟，此寒也。

一病之虚实，全在有汗与无汗、胸腹胀痛与否、胀之减与不减、痛之拒按与喜按、病之新久、禀之厚薄、脉之虚实以分之。假如病中无汗，腹胀不减，痛而拒按，病新得，人禀厚，脉实有力，此实也。假如病中多汗，腹胀时减，复如故，痛而喜按，按之则痛止，痛久禀弱，脉虚无力，此虚也。

一病之表里，全在发热与潮热、恶寒与恶热、头痛与腹痛、鼻塞与口燥、舌苔之有无、脉之浮沉以分之。假如发热恶寒，头痛鼻塞，舌上无苔，脉息浮，此表也。假如潮热恶热，腹痛口燥，舌苔黄黑，脉息沉，此里也。

至于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热者为阳，实者为阳，在表者为阳；寒者为阴，虚者为阴，在里者为阴。寒邪客表，阳中之阴；热邪入里，阴中之阳。寒邪入里，阴中之阴；热邪达表，阳中之阳。而真阴真阳之别，则又不同。假如脉数无力，虚火时炎，口燥唇焦，内热便结，气逆上冲，此真阴不足也；假如脉大无力，四肢倦怠，唇淡口和，肌冷便溏，饮食不化，此真阳不足也。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总不外此。然病中有热症而喜热饮者，同气相求也；有寒症而喜冷饮却不能饮者，假渴之象也。有热症而大便溏泻者，挟热下利也；有寒症而大便反硬者，名曰阴结也。有热症而手足厥冷者，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有寒症而反烦躁，欲坐卧泥水之中者，名曰阴躁也。有有汗而为实症者，热邪传里也；有无汗而为虚症者，津液不足也。有恶寒而为里症者，直中于寒也；有恶热口渴而为表症者，温热之病自里达表也。此乃阴阳变化之理，为治病之权衡，尤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医门八法

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此予数十年来，心领神会，历试而不谬者，尽见于八篇中矣。学者诚熟读而精思之，于以救济苍生，亦未必无小补云。

论汗法

汗者，散也。经云：邪在皮毛者，汗而发之是也。又云：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然有当汗不汗误人者，有不当汗而汗误人者。有当汗不可汗而妄汗之误人者。有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道以误人者。有当汗而汗之不中其经，不辨其药，知发而不知敛以误人者。是不可以不审也。

何则？风寒初客于人也，头痛发热而恶寒，鼻塞声重而体痛，此皮毛受病，法当汗之，若失时不汗，或汗不如法，以致腠理闭塞，荣卫不通，病邪深入，流传经络者有之，此当汗不汗之过也。

亦有头痛发热与伤寒同，而其人倦怠无力、鼻不塞、声不重、脉来虚弱，此内伤元气不足之症。又有劳心好色、真阴亏损、内热、晡热、脉细数而无力者，又有伤食病胸膈满闷、吞酸嗳腐、日晡潮热、气口脉紧者，又有寒痰厥逆、湿淫脚气、内痈、外痈、瘀血凝结，以及风温、湿温、中暑自汗诸症，皆有寒热，与外感风寒似同而实异。若误汗之，变症百出矣。所谓不当汗而汗者此也。

若夫症在外感应汗之例，而其人脐之左右上下或有动气，则不可以汗。经云：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衄而渴、心烦、饮水即吐。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动气在上，不可发汗，汗则气上冲，正在心中。动气在下，不可发汗，汗则无汗心大烦、骨节疼、目运、食人则吐、舌不得前。又脉沉咽燥，病已入里，汗之则津液越出，大便难而谵语。又少阴症，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则动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耳目，或从口鼻出者，此为下厥上竭，为难治。又少阴中寒，不可发汗，汗则厥逆蜷卧，不能自温也。又寸脉弱者，不可发汗，汗则亡阳，尺脉弱者，不可发汗，汗则亡阴也。又诸亡血家不可汗，汗则直视额上陷。淋家不可汗，汗则便血。疮家不可汗，汗则痉。又伤寒病在少阳，不可汗，汗则谵妄。又坏病、虚人、及女人经水适来者，皆不可汗，若妄汗之，变症百出矣。所谓当汗不可汗，而妄汗误人者此也。

夫病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则将听之乎？是有道也。伤寒赋云：动气理中去白术。是即于理中汤去术而加汗药，保元气而除病气也。又热邪入里而表未解者，仲景有麻黄石膏之例，有葛根黄连黄芩之例，是清凉解表法也。又太阳症脉沉细，少阴症反发热者，有麻黄附子细辛之例，是温中解表法也。又少阳中风，用柴胡汤加桂枝，是和解中兼表法也。又阳虚者，东垣用补中汤加表药。阴虚者，丹溪用芎归汤加表药。其法精且密矣。总而言之，凡一切阳虚者，皆宜补中发汗，一切阴虚者，皆宜养阴发汗。挟热者，皆宜清凉发汗。挟寒者，皆宜温经发汗。伤食者，则宜消导发汗。感重而体实者，汗之宜重，麻黄汤。感轻而体虚者，汗之宜轻，香苏散。又东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开花少霜雪，人禀常弱，腠理空疏，凡用汗药，只须对症，不必过重。予尝治伤寒初起，专用香苏散加荆、防、川芎、秦艽、蔓荆等药，一剂愈，甚则两服，无有不安。而麻黄峻剂，数十年来，不上两余。可见地土不同，用药迥别。其有阴虚、阳虚、挟寒、挟热、兼食而为病者，即按前法治之。但师古人用药之意，而未尝尽泥其方，随时随症，酌量处治，往往有验。此皆已试之成法，而与斯世共白之。所以拯灾救患者，莫切乎此。此汗之之道也。且三阳之病，浅深不同，治有次第。假如症在太阳，而发散阳明，已隔一层。病在太阳、阳明，而和解少阳，则引贼入门矣。假如病在二经，而专治一经，已遗一经。病在三经，而偏治一经，即遗二经矣。假如病在一经，而兼治二经，或兼治三经，则邪过经矣。况太阳无汗，麻黄为最。太阳有汗，桂枝可先。葛根专主阳明，柴胡专主少阳，皆的当不易之药。至于九味羌活，乃两感热症，三阳三阴并治之法，初非为太阳一经设也。又柴葛解肌汤，乃治春温夏热之症，自里达表，其症不恶寒而口渴，若新感风寒，恶寒而口不渴者，非所宜也。又伤风自汗，用桂枝汤，伤暑自汗，则不可用，若误用之，热邪愈盛而病必增剧。若于暑症而妄行发散，复伤津液，名曰重暍，多致不救。古人设为白术、防风例以治风，设益元散、香薷饮以治暑，俾不犯三阳禁忌者，良有以也。

又人知发汗退热之法，而不知敛汗退热之法。汗不出则散之，汗出多则敛之。敛也者，非五味、酸枣之谓。其谓致病有因，出汗有由，治得其宜，汗自敛耳。譬如风伤卫自汗出者，以桂枝汤和荣卫，祛风邪而汗自止。若热邪传里，令人汗出者，乃热气熏蒸，如釜中吹煮，水气旁流，非虚也，急用白虎汤清之。若邪已结聚，不大便者，则用承气汤下之，热气退而汗自收矣。此与伤暑自汗略同。但暑伤气为虚邪，只有清补并行之一法。寒伤形为实邪，则清热之外，更有攻下止汗之法也。复有发散太过，遂至汗多亡阳，身瞤动欲擗地者，宜用真武汤。此救逆之良药，与中寒冷汗自出者同类并称，又与热症汗出者大相径庭矣。其他少阳症，头微汗，或盗汗者，小柴胡汤。水气症，头汗出者，小半夏加茯苓汤。至于虚人自汗、盗汗等症，则归脾、补中、八珍、十全，按法而用，委曲寻绎，各尽其妙，而后即安。所谓汗之必中其经，必得其药，知发而知敛者此也。嗟嗟！百病起于伤寒，风寒必先客表，汗得其法，何病不除！汗法一差，夭枉随之矣。吁！汗岂易言哉！

论和法

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焉，仲景用小柴胡汤加减是已。然有当和不和误入者，有不当和而和以误入者，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邪气之兼并以误入者，是不可不辨也。

夫病当耳聋胁痛，寒热往来之际，应用柴胡汤和解之。而或以麻黄、桂枝发表，误矣。或以大黄、芒硝攻里，则尤误矣。又或因其胸满胁痛而吐之，则亦误矣。盖病在少阳，有三禁焉：汗、吐、下是也。且非惟汗、吐、下有所当禁，即舍此三法而妄用他药，均为无益而反有害。古人有言：少阳胆为清净之府，无出入之路，只有和解一法，柴胡一方最为切当。何其所见明确，而立法精微，亦至此乎？此所谓当和而和者也。

然亦有不当和而和者。如病邪在表，未入少阳，误用柴胡，谓之引贼入门，轻则为疟，重则传入心包，渐变神昏不语之候。亦有邪已入里，燥渴谵语诸症丛集，而医者仅以柴胡汤治之，则病不解。至于内伤劳倦、内伤饮食、气虚血虚、痈肿瘀血诸症，皆令寒热往来，似疟非疟，均非柴胡汤所能去者。若不辨明症候、切实用药，而借此平稳之法，巧为藏拙，误人非浅。所谓不当和而和者此也。

然亦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者，何也？夫伤寒之邪，在表为寒，在里为热，在半表半里则为寒热交界之所。然有偏于表者则寒多，偏于里者则热多，而用药须与之相称，庶阴阳和平而邪气顿解。否则寒多而益其寒，热多而助其热，药既不平，病益增剧。此非不和也，和之而不得寒热多寡之宜者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禀质之虚实者，何也？夫客邪在表，譬如贼甫入门，岂敢遽登吾堂而入吾室，必窥其堂奥空虚，乃乘隙而进。是以小柴胡用人参者，所以补正气，使正气旺则邪无所容，自然得汗而解。盖由是门人，复由是门出也。亦有表邪失汗，腠理致密，贼无出路，由此而传入少阳，热气渐盛，此不关本气之虚，故有不用人参而和解自愈者，是知病有虚实，法在变通，不可误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脏腑之燥湿者，何也？如病在少阳而口不渴，大便如常，是津液未伤，清润之药不宜太过，而半夏、生姜皆可用也。若口大渴，大便渐结，是邪气将入于阴，津液渐少，则辛燥之药可除，而花粉、瓜蒌有必用矣。所谓脏腑有燥湿之不同者此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邪之兼并者，何也？假如邪在少阳，而太阳、阳明症未罢，是少阳兼表邪也。小柴胡中须加表药，仲景有柴胡加桂枝之例矣。又如邪在少阳而兼里热，则便闭、谵语、燥渴之症生，小柴胡中须兼

里药。仲景有柴胡加芒硝之例矣。又三阳合病，合目则汗，面垢、谵语、遗尿者，用白虎汤和解之。盖三阳同病必连胃腑，故以辛凉之药，内清本腑，外彻肌肤，令三经之邪一同解散，是又专以清剂为和矣。所谓邪有兼并者此也。

由是推之，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知斯意者，则温热之治，瘟疫之方，时行痎疟，皆从此推广之。不难应手而愈矣。世人漫曰和解，而不能尽其和之法，将有增气助邪，而益其争，坚其病者。和云乎哉！

论下法

下者，攻也，攻其邪也。病在表，则汗之；在半表半里，则和之。病在里，则下之而已。然有当下不误人者；有不当下而下误人者；有当下不可下，而妄下之误人者；有当下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当下而下之不知浅深，不分便溺与蓄血，不论汤丸以误人者；又杂症中，不别寒热、积滞、痰水、虫血、痈脓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察也。

何谓当下不下？仲景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少阴病，六七日，腹满不大便者，急下之；下利，脉滑数，不欲食，按之心下硬者，有宿食也，急下之；阳明病，谵语，不能食，胃中有燥屎也，可下之；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少阴病，下处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症，大便难者，急下之。此皆在当下之例。若失时不下，则津液枯竭，身如槁木，势难挽回矣。

然又有不当下而下者，何也？如伤寒表症未罢，病在阳也，下之则成结胸。病邪虽已入里，而散漫于三阴经络之间，尚未结实，若遽下之，亦成痞气。况有阴结之症，大便反硬，得温则行，如开冰解冻之象。又杂症中，有高年血燥不行者，有新产血枯不行者，有病后亡津液者，有亡血者，有日久不更衣、腹无所苦，别无他症者。若误下之，变症蜂起矣。所谓不当下而下者此也。

然又有当下不可下者，何也？病有热邪传里，已成可下之症，而其人脐之上下左右或有动气，则不可以下。经云：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也。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蜷。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烦热、身浮汗泄、欲得水自灌。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满头眩、食则清谷、心下痞也。又咽中闭塞者不可下，下之则下轻上重、水浆不入、蜷卧、身疼、下利日数十行。又脉微弱者不可下，脉浮大、按之无力者不可下，脉迟者不可下。喘而胸满者不可下，欲吐、欲呕者不可下。病人阳气素微者不可下，下之则呃。病人平素胃弱，不能食者不可下，病中能食，胃无燥屎也不可下。小便清者不可下。病人腹满时减，复如故者不可下。若误下之，变症百出矣。所谓当下不可下，而妄下误人者此也。

然有当下不可下，而又不得不下者，何也？夫以羸弱之人，虚细之脉，一旦而热邪乘之，是为正虚邪盛，最难措手。古人有清法焉，有润法焉，有导法焉，有少少微和之法焉，有先补后攻，先攻后补之法焉；有攻补并行之法焉，不可不讲也。如三黄解毒，清之也。麻仁、梨汁，润之也。蜜煎、猪胆汁、土瓜根，导之也。凉膈散、大柴胡，少少和之也。更有脉虚体弱不能胜任者，则先补之而后攻之，或暂攻之而随补之，或以人参汤送下三黄枳术丸。又或以人参、瓜蒌、枳实，攻补并行而不相悖。盖峻剂一投，即以参、术、归、芍维持调护于其中，俾邪气潜消而正气安固，不愧为王者之师矣。又有杂症中，大便不通，其用药之法可相参者。如老人、久

病人、新产妇人，每多大便闭结之症，丹溪用四物汤，东垣用通幽汤，予尝合而酌之，而加以苁蓉、枸杞、柏子仁、芝麻、松子仁、人乳、梨汁、蜂蜜之类，随手取效。又尝于四物加升麻，及前滋润药，治老人血枯，数至圊而不能便者，往往有验，此皆委曲疏通之法。若果人虚，虽传经热邪，不妨借用。宁得猛然一往，败坏真元，至成洞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所谓下之贵得其法者此也。

然又有当下而下，而不知浅深，不分便溺与蓄血，不论汤丸以误人者，何也？如仲景大承气汤，必痞、满、燥、实兼全者，乃可用之。若仅痞满而不燥实者，仲景只用泻心汤。痞满兼燥而未实者，仲景只用小承气汤，除去芒硝，恐伤下焦阴血也。燥实在下而痞满轻者，仲景只用调胃承气汤，除去枳、朴，恐伤上焦阳气也。又有太阳伤风证，误下而传太阴，以致腹痛者，则用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是解表之中兼攻里也。又有邪从少阳来，寒热未除，则用大柴胡汤，是和解之中兼攻里也。又结胸症，项背强，从胸至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仲景用大陷胸汤、丸。若不按不痛者，只用小陷胸汤。若寒食结胸，用三白散热药攻之。又水结胸，头出汗者，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水停胁下，痛不可忍者，则用十枣汤。凡结胸阴阳二症，服药罔效，《活人》俱用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又《河间三书》云：郁热蓄甚，神昏厥逆，脉反滞涩，有微细欲绝之象，世俗未明造化之理，投以温药，则不可救。或者妄行攻下，致残阴暴绝，势大可危，不下亦危，宜用凉膈散合解毒汤，养阴退阳，积热藉以疏散，则心胸和畅，而脉渐以生。此皆用药浅深之次第也。又如太阳症未罢，口渴，小便短涩，大便如常，此为溺涩不通之症，治用五苓散。又太阳病本热结膀胱，其人如狂，少腹硬满而痛，小便自利者，此为蓄血下焦，宜抵当汤、丸。若蓄血轻微，但少腹急结，未至硬满者，则用桃核承气汤。或用生地四物汤加酒洗大黄各半下之，尤为稳当。盖溺涩症大便如常，燥粪症小便不利；蓄血症小便自利、大便色黑也。此便溺、蓄血之所由分也。血结膀胱。病势最急，则用抵当汤，稍轻者，抵当丸。结胸恶症悉具，则用大陷胸汤，稍轻者，大陷胸丸。其他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之法，则皆用汤。古人有言：凡用下药攻邪气，汤剂胜丸散。诚以热淫于内，用汤液涤除之，为清净耳。此汤、丸之别也。

然又有杂症中，不别寒热、积滞、痰水、虫血、痈脓以误人者，何也？东垣治伤食症，腹痛、便闭、拒按者，因于冷食，用见睍丸，因于热食，用三黄枳术丸。若冷热互伤，则以二丸酌其所食之多寡而互用之，应手取效。又实热老痰，滚痰丸；水肿实症，神佑丸；虫积，剪红丸；血积，花蕊丹、失笑丸；肠痈，牡丹皮散。随症立方，各有攸宜。此杂症攻之良法也。

近世庸家，不讲于法，每视下药为畏途，病者亦视下药为砒鸩，致令热症垂危，袖手旁观，委之天数，大可悲耳。昔张子和《儒门事亲》三法，即以下法为补，谓下去其邪而正气自复。谷肉果菜无往而非补养之物。虽其说未合时宜，而于治病攻邪之法，正未可缺。吾愿学者仰而思之，平心而察之，得其要领，以施救济之方，将以跻斯民于寿域不难矣。

论消法

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筋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有消散，乃得其平。经云：坚者削之是已。然有当消不消误人者，有不当消而消误人者，有当消而消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消之而不明部分以误人者，有消之而不辨夫积聚之原，有气、血、积食、停痰、蓄水、痈脓、虫蛊、劳瘵，与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痹、肠覃、石瘕，以及前后二阴诸疾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审也。

凡人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和平恬淡，气

血周流，谷神充畅，病安从来。惟夫一有不慎，则六淫外侵，七情内动，饮食停滞，邪日留止，则诸症生焉。法当及时消导，俾其速散，气行则愈耳。倘迁延日久，积气盘踞坚牢，日渐强大，有欲拔不能之势，虽有智者，亦难为力。此当消不消之过也。

然亦有不当消而消者，何也？假如气虚中满，名之曰鼓，腹皮膨急，中空无物，取其形如鼓之状，而因以名之。此为败症，必须填实，庶乎可消，与蛊症之为虫为血，内实而有物者，大相径庭。又如脾虚水肿，土衰不能制水也，非补土不可。真阳大亏，火衰不能生土者，非温暖命门不可。又有脾虚食不消者，气虚不能运化而生痰者，肾虚水泛为痰者，血枯而经水断绝者，皆非消导所可行，而或妄用之，误人多矣。所谓不当消而消者此也。

然又有当消而消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夫积聚、癥瘕之症，有初、中、末之三法焉。当其邪气初客，所积未坚，则先消之而后和之。及其所积日久，气郁渐深，湿热相生，块因渐大，法从中治，当祛湿热之邪，削之软之，以底于平。但邪气久客，正气必虚，须以补泻叠相为用，如薛立斋用归脾汤送下芦荟丸。予亦尝用五味异功散，佐以和中丸，皆攻补并行，中治之道也。若夫块消及半，便从末治，不使攻击，但补其气、调其血，导达其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凡攻病之药，皆损气血，不可过也，此消之之法也。

然又有消之而不明部分者，何也？心、肝、脾、肺、肾分布五方，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与膻中皆附丽有常所，而皮毛、肌肉、筋骨各有浅深。凡用汤、丸、膏、散，必须按其部分，而君、臣、佐、使驾驭有方，使不得移，则病处当之，不至诛伐无过矣。此医门第一义也，而于消法为尤要。不明乎此，而妄行克削，则病未消而元气已消，其害可胜言哉！

况乎积聚之原，有气、血、食积、停痰、蓄水、痈脓、虫蛊、劳瘵，与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痹、肠覃、石瘕，以及前后二阴诸疾，各各不同，若不明辨，为害匪轻。予因约略而指数之。夫积者，成于五脏，推之不移者也。聚者，成于六腑，推之则移者也。其忽聚忽散者，气也。痛有定处而不散者，血也。得食则痛，嗳腐吞酸者，食积也。腹有块，按之而软者，痰也。先足肿，后及腹者，水也。先腹满，后及四肢者，胀也。痛引两胁，咳而吐涎者，停饮也。咳而胸痛，吐脓腥臭者，肺痈也。当胃而痛，呕而吐脓者，胃脘痈也。当脐而痛，小便如淋，转侧作水声者，肠痈也。憎寒壮热，饮食如常，身有痛，偏着一处者，外痈也。病人嗜食甘甜，或异物，饥时则痛，唇之上下有白斑点者，虫也。虫有九，湿热所生，而为蛇、为鳖，则血之所成也。胡以知为蛇鳖？腹中如有物，动而痛不可忍，吃血故也。又岭南之地，以蛊害人，施于饮食。他方之蛊，多因近池饮冷，阴受蛇、虺之毒也。病人咳嗽痰红，抑抑不乐，畏见人，喉痒而咳剧者，劳瘵生虫也。痃如弓弦，筋病也。癖则隐癖，附骨之病也。癥则有块可征，积之类也。瘕者，或有或无，痞气之类也。少腹如汤沃，小便涩者，胞痹也。痛引睾丸，疝也。女人经水自行而腹块渐大，如怀子者，肠覃也。经水不行而腹块渐大，并非妊者，石瘕也。有妊无妊，可于脉之滑涩辨之也。至于湿热下坠，则为阴菌、阴蚀、阴挺下脱、阴茎肿烂之类。而虚火内烁庚金，则为痔漏、为悬痈、为脏毒，种种见症，不一而足，务在明辨症候，按法而消之也。

医者以一消字视为泛常，而不知其变化曲折，较他法为尤难，则奈何不详稽博考，以尽济时之仁术也耶。

论吐法

吐者，治上焦也。胸次之间，咽喉之地，或有痰食、痈脓，法当吐之。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是已。然有当吐不吐误人者，有不当吐而吐以误人者，有当吐不可吐而妄吐之

以误人者，亦有当吐不可吐而又不可以不吐，吐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辨也。

即如缠喉、锁喉诸症，皆风痰郁火壅塞其间，不急吐之则胀闭难忍矣。又或食停胸膈，消化弗及，无由转输，胀满疼痛者，必须吐之，否则胸高满闷，变症莫测矣。又有停痰蓄饮，阻塞清道，日久生变，或妨碍饮食，或头眩心悸，或吞酸嗳腐，手足麻痹，种种不齐，宜用吐法导祛其痰，诸症如失。又有胃脘痈，呕吐脓血者，经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凡此皆当吐而吐者也。

然亦有不当吐而吐者，何也？如少阳中风，胸满而烦，此邪气而非有物，不可吐，吐则惊悸也。又少阴病，始得之，手足厥冷，饮食入口则吐，此膈上有寒饮，不可吐也。病在太阳，不可吐，吐之则不能食，反生内烦。虽口吐中有散，然邪气不除，已为小逆也。此不当吐而吐者也。

然又有当吐不可吐者，何也？盖凡病用吐，必察其病之虚实，因人取吐，先察其人之性情，不可误也。夫病在上焦，可吐之症，而其人病势危笃，或老弱气衰者，或体质素虚，脉息微弱者，妇人新产者，自吐不止者，诸亡血者，有动气者，四肢厥冷、冷汗自出者，皆不可吐。吐之则为逆候。此因其虚而禁吐也。若夫病久之人，宿积已深，一行吐法，心火自降，相火必强，设犯房劳，转生虚症，反难救药。更须戒怒、凝神调息静养，越三旬而出户，方为合法。若其人性气刚暴，好怒喜淫，不守禁忌，将何恃以无恐？此又因性情而禁吐也。所谓当吐不可吐者此也。

然有不可吐而又不得不吐者，何也？病人脉滑大，胸膈停痰，胃脘积食，非吐不除。食用瓜蒂散与橘红淡盐汤，痰以二陈汤，用指探喉中而出之。体质极虚者，或以桔梗煎汤代之，斯为稳当。而予更有法焉。予尝治寒痰闭塞，厥逆昏沉者，用半夏、橘红各八钱，浓煎半杯，和姜汁成一杯，频频灌之，痰随药出则拭之，随灌随吐，随吐随灌，少顷痰开药下，其人即苏。如此者甚众。又尝治风邪中脏将脱之症，其人张口痰鸣，声如曳锯，溲便自遗者，更难任吐，而稀涎、皂角等药，既不可用，亦不暇用。因以大剂参、附、姜、夏，浓煎灌之，药随痰出则拭之，随灌随吐，随吐随灌，久之药力下咽，胸膈流通，参附大进，立至数两，其人渐苏。一月之间，参药数斤，遂至平复，如此者又众。又尝治风痰热闭之症，以牛黄丸，灌如前法。颈痈内攻，药不得入者，以苏合香丸，灌如前法。风热不语者，以解语丹，灌如前法。中暑不醒者，以消暑丸，灌如前法。中恶不醒者，以前项橘、半、姜汁，灌如前法。魇梦不醒者，以连须葱白煎酒，灌如前法。自缢不醒者，以肉桂三钱煎水，灌如前法。喉闭、喉风，以杜牛膝捣汁、雄黄丸等，灌如前法。俱获全安，如此者又众。更有牙关紧急，闭塞不通者，以搐鼻散吹鼻取嚏。嚏出牙开，或痰或食，随吐而出，其人遂苏，如此者尤众。盖因症用药，随药取吐，不吐之吐，其意更深，此皆古人之成法，而予稍为变通者也。昔仲景治胸痛不能食，按之反有涎吐，下利日数十行，吐之则利止，是以吐痰止利也。丹溪治妊妇转胞，小便不通，用补中益气汤，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验，是以吐法通小便也。华佗以醋、蒜吐蛇，河间以狗油、雄黄同瓜蒂以吐虫而通膈，丹溪又以韭汁去瘀血，以治前症。如此观之，症在危疑之际，古人恒以涌剂尽其神化莫测之用，况于显然易见者乎，则甚矣！吐法之宜讲也。

近世医者，每将此法置之高阁，亦似汗、下之外，并无吐法，以致病中常有自呕、自吐而为顺症者，见者惊，闻者骇，医家亦不论虚实而亟亟止之，反成坏病，害人多矣。吁！可不畏哉！

论清法

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经云：热者寒之是已。然有当清不清误人者，有不当清而清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分内伤

外感以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量其人、不量其症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察也。

夫六淫之邪，除中寒、寒湿外，皆不免于病热。热气熏蒸，或见于口舌、唇齿之间，或见于口渴、便溺之际，灼知其热而不清，则斑黄狂乱，厥逆吐衄，诸症丛生，不一而足。此当清不清之误也。

然又有不当清而清者，何也？有如劳力辛苦之人，中气大虚，发热倦怠，心烦溺赤，名曰虚火。盖春生之令不行，无阳以护其荣卫，与外感热症，相隔霄壤。又有阴虚劳瘵之症，日晡潮热，与夫产后血虚，发热烦躁，症象白虎，误服白虎者难救。更有命门火衰，浮阳上泛，有似于火者。又有阴盛格阳，假热之症，其人面赤狂躁，欲坐卧泥水中，或数日不大便，或舌黑而润，或脉反洪大，峥峥然鼓击于指下，按之豁然而空者，或口渴欲得冷饮而不能下，或因下元虚冷，频饮热汤以自救，世俗不识，误投凉药，下咽即危矣。此不当清而清之误也。

然又有清之不分内伤外感者，何也？盖风寒闭火，则散而清之。经云：火郁发之是也。暑热伤气，则补而清之，东垣清暑益气汤是也。湿热之火，则或散、或渗、或下而清之。开鬼门、清净府，除陈莝是也。燥热之火，则润而清之，通大便也。伤食积热，则消而清之，食去火自平也。惟夫伤寒传入胃腑，热势如蒸，自汗口渴，饮冷而能消水者，藉非白虎汤之类，鲜克有济也。更有阳盛拒阴之症，清药不入，到口随吐，则以姜汁些少为引，或姜制黄连反佐以取之，所谓寒因热用是也。此外感实火之清法也。若夫七情气结，喜、怒、忧、思、悲、恐、惊，互相感触，火从内发，丹溪治以越鞠丸，开六郁也。立斋主以逍遥散，调肝气也，意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也。然经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逍遥一方，以之治气上、气结者，固为相宜，而于气缓、气消、气乱、气下之症，恐犹未合。盖气虚者，必补其气。血虚者，必滋其血。气旺血充而七情之火悠焉以平。至若真阴不足，而火上炎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真阳不足而火上炎者，引火归原，以导龙入海。此内伤虚火之治法也。

或者曰：病因于火而以热药治之，何也？不知外感之火，邪火也，人火也，有形之火，后天之火也，得水则灭，故可以水折。内伤之火，虚火也，龙雷之火也，无形之火，先天之火也，得水则炎，故不可以水折。譬如龙得水而愈奋飞，雷因雨而益震动，阴蒙沉晦之气，光焰烛天，必俟云收日出而龙雷各归其宅耳。是以虚火可补而不可泻也。其有专用参芪，而不用八味者，因其穴宅无寒也。其有专用六味，而不用桂附者，因其穴宅无水也。补则同，而引之者稍不同耳。盖外感之火，以凉为清，内伤之火，以补为清也。

然又有清之而不量其人者，何也？夫以壮实之人，而患实热之病，清之稍重，尚为无碍。若本体素虚，脏腑本寒，饮食素少，肠胃虚滑，或产后、病后、房室之后，既有热症，亦宜少少用之。宁可不足，不使有余。或余热未清，即以轻药代之，庶几病去人安。倘清剂过多，则疗热未已而寒生矣。此清之贵量其人也。

然又有清之不量其症者，何也？夫以大热之症，而清剂太微，则病不除。微热之症，而清剂太过，则寒症即至。但不及犹可再清，太过则将医药矣。且凡病清之而不去者，犹有法焉，壮水是也。王太仆云：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滋其肾。肾水者，天真之水也，取我天真之水以制外邪，何邪不服？何热不除？而又何必沾沾于寒凉以滋罪戾乎！由是观之，外感之火，尚当滋水以制之，而内伤者更可知矣。大抵清火之药，不可久恃，必归本于滋阴。滋阴之法，又不能开胃扶脾，以恢复元气，则参、苓、芪、术，亦当酌量而用。非曰清后必补，但元气无亏者，可以不补，元气有亏，必须补之。俟其

饮食渐进，精神爽慧，然后止药可也。此清之贵量其症也。

总而言之，有外感之火，有内伤之火。外感为实，内伤为虚，来路不同，治法迥别。宁曰热者寒之，遂足以毕医家之能事也乎！

论温法

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经云：寒者热之是已。然有当温不温误人者，即有不当温而温以误人者，有当温而温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当温而温之不量其人、不量其症与其时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审也。

天地杀厉之气，莫甚于伤寒，其自表而入者，初时即行温散，则病自除。若不由表入而直中阴经者，名曰中寒。其症恶寒厥逆，口鼻气冷，或冷汗自出，呕吐泻利，或腹中急痛，厥逆无脉，下利清谷，种种寒症并见，法当温之。又或寒湿侵淫，四肢拘急，发为痛痹，亦宜温散。此当温而温者也。

然又有不当温而温者，何也？如伤寒邪热传里，口燥咽干，便闭谵语，以及斑、黄、狂乱、衄、吐、便血诸症，其不可温，固无论矣。若乃病热已深，厥逆渐进，舌则干枯，反不知渴，又或挟热下利，神昏气弱，或脉来涩滞，反不应指，色似烟熏，形如槁木，近之无声，望之似脱，甚之血液衰耗，筋脉拘挛，但唇、口、齿、舌干燥而不可解者，此为真热假寒之候。世俗未明亢害承制之理，误投热剂，下咽即败矣。更有郁热内蓄，身反恶寒，湿热胀满，皮肤反冷，中暑烦心，脉虚自汗，燥气焚金，痿软无力者，皆不可温。又有阴虚脉细数，阳乘阴而吐血者，亦不可温，温之则为逆候，此所谓不当温而温者也。

然又有当温而温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假如冬令伤寒，则温而散之。冬令伤风，则温而解之。寒痰壅闭，则温而开之。冷食所伤，则温而消之。至若中寒暴痛，大便反硬，温药不止者，则以热剂下之。时当暑月，而纳凉饮冷，暴受寒侵者，亦当温之。体虚挟寒者，温而补之。寒客中焦，理中汤温之，寒客下焦，四逆汤温之。又有阴盛格阳于外，温药不效者，则以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反佐以取之。《经》云：势因寒用是已。复有真虚挟寒，命门火衰者，必须补其真阳。太仆有言：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补其心。此心字，指命门而言，《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也，书曰：益心之阳，寒亦通行，滋肾之阴，热之犹可是也。然而医家有温热之温，有温存之温。参、芪、归、术，和平之性，温存之温也，春日煦煦是也。附子、姜、桂，辛辣之性，温热之温也，夏日烈烈是也。和煦之日，人人可近，燥烈之日，非积雪凝寒，开冰解冻不可近也。更有表里皆寒之症，始用温药，里寒顿除，表邪未散，复传经络，以致始为寒中，而其后转变为热中者，容或有之。借非斟酌时宜，对症投剂，是先以温药救之者，继以温药贼之矣。亦有三阴直中，初无表邪，而温剂太过，遂令寒退热生，初终异辙，是不可以不谨。所谓温之贵得其法者此也。

然又有温之不量其人者，何也？夫以气虚无火之人，阳气素微，一旦客寒乘之，则温剂宜重，且多服亦可无伤。若其人平素火旺，不喜辛温，或曾有阴虚失血之症，不能用温者，即中新寒，温药不宜太过，病退则止，不必尽剂，斯为克当其人矣。

若论其症，寒之重者，微热不除，寒之轻者，过热则亢。且温之与补，有相兼者，有不必相兼者，虚而且寒，则兼用之，若寒而不虚，即专以温药主之。丹溪云：客寒暴痛，兼有积食者，可用桂、附，不可遽用人参。盖温即是补，予遵其法，先用姜、桂温之，审其果虚，然后以参、术辅之，是以屡用屡验，无有差忒，此温之贵量其症也。

若论其时，盛夏之月，温剂宜轻，时值隆冬，温剂宜重。然亦有时当盛暑而得虚寒极重之症，曾用参、附煎膏而治愈者，此舍时从症法也。譬如霜降以后，禁用白虎，然亦有阳明症，蒸热自汗，谵语烦躁，口渴饮

冷者，虽当雨雪飘摇之际，亦曾用白虎治之而痊安。但不宜太过耳。此温之贵量其时，而清剂可类推已。

迩时医者，群尚温补，痛戒寒热，且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又曰：阳明君子，苟有过，人必知之，诚以知之而即为补救，犹可言也。不思药以疗病，及转而疗药，则病必增剧而成危险之候，又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殆，承气入胃，阴盛以败。安危之机，祸如反掌，每多救援弗及之处，仁者鉴此，顾不痛欤！吾愿医者精思审处，晰理不差于毫厘，用药悉归于中正，俾偏阴偏阳之药，无往不底于中和，斯为善治。噫！可不勉哉。

论补法

补者，补其虚也。经曰：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又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精气夺则虚。又曰：虚者补之。补之为义，大矣哉。然有当补不补误人者，有不当补而补误人者，亦有当补而不分气血，不辨寒热，不识开合，不知缓急，不分五脏，不明根本，不深求调摄之方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讲也。

何谓当补不补？夫虚者，损之渐；损者，虚之积也。初时不觉，久则病成。假如阳虚不补，则气日消。阴虚不补，则血日耗。消且耗焉，则天真荣卫之气渐绝，而亏损成矣，虽欲补之，将何及矣。又有大虚之症，内实不足，外似有余，脉浮大而涩，面赤火炎，身浮头眩，烦躁不宁，此为出汗晕脱之机，更有精神浮散，彻夜不寐者，其祸尤速，法当养荣、归脾辈，加敛药以收摄元神。俾浮散之气，退藏于密，庶几可救。复有阴虚火亢，气逆上冲，不得眠者，法当滋水以制之，切忌苦寒泻火之药，反伤真气，若误清之，去生远矣。古人有言：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者此也。此当补不补之误也。

然亦有不当补而补者，何也？病有脉实症实，不能任补者，固无论矣。即其人本体素虚，而客邪初至，病势方张，若骤补之，未免闭门留寇。更有大实之症，积热在中，脉反细涩，神昏体倦，甚至憎寒振栗，欲着覆衣，酷肖虚寒之象，而其人必有唇焦口燥，便闭尿赤诸症，与真虚者相隔天渊，倘不明辨精切，误投补剂，陋矣。古人有言，大实有羸状，误补益疾者此也。此不当补而补之之误也。

然亦有当补而补之不分气血、不辨寒热者，何也？经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用四君子汤，凡一切补气药，皆从此出也；血用四物汤，凡一切补血药，皆从此出也。然而少火者，生气之原。丹田者，出气之海，补气而不补火者非也。不思少火生气，而壮火即食气。譬如伤暑之人，四肢无力，湿热成痿，不能举动者，火伤气也。人知补火可以益气，而不知清火亦所以益气，补则同，而寒热不同也。又如血热之症，宜补血行血以清之，血寒之症，宜温经养血以和之。立斋治法，血热而吐者，谓之阳乘阴，热迫血而妄行也，治用四生丸、六味汤。血寒而吐者，谓之阴乘阳，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也，治用理中汤加当归。医家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更有去血过多，成升斗者，无分寒热，皆当补益，所谓血脱者益其气，乃阳生阴长之笃理。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以无形生有形，先天造化，本如是耳。此气血、寒热之分也。

然又有补之而不识开合、不知缓急者，何也？天地之理，有合必有开；用药之机，有补必有泻。如补中汤用参芪，必用陈皮以开之；六味汤用熟地，即用泽泻以导之。古人用药，补正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自得力。又况虚中挟邪，正当开其一面，戡我人民，攻彼贼寇，或纵或擒，有收有放，庶几贼退民安，而国本坚固，更须酌其邪正之强弱，而用药多寡得宜，方为合法。是以古方中，有补散并行者，参苏饮、益气汤是也。有消补并行者，枳求丸、理中丸是也。有攻补并行者，泻心汤、硝石丸是也。有温补并行者，治中汤、参附汤是也。有清补并行者，参连饮、

人参白虎汤是也。更有当峻补者、有当缓补者、有当平补者，如极虚之人，垂危之病，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予尝用参附煎膏，日服数两，而救阳微将脱之症。又尝用参麦煎膏，服至数两，而救津液将枯之症。亦有无力服参，而以芪、术代之者，随时处治，往往有功。至于病邪未尽，元气虽虚，不任重补，则从容和缓以补之。相其机宜，循序渐进，脉症相安，渐为减药，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以底于平康。其有体质素虚，别无大寒大热之症，欲服丸散以保真元者，则用平和之药，调理气血，不敢妄使偏僻之方，久而争胜，反有伤也。此开合缓急之意也。

然又有补之而不分五脏者，何也？夫五脏有正补之法，有相生而补之之法。《难经》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正补也。又如肺虚者补脾，土生金也。脾虚者补命门，火生土也。心虚者补肝，木生火也。肝虚者补肾，水生木也。肾虚者补肺，金生水也。此相生而补之也。而予更有根本之说焉，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两肾。肾者，先天之根本也。呱地一声，一物未知，先求乳食，是脾者，后天之根本也。然而先天之中，有水有火，水曰真阴，火曰真阳。名之曰真，则非气非血，而为气血之母，生身生命，全赖乎此。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凝然不动，感而遂通。随吾神为往来者此也。古人深知此理，用六味滋水，八味补火，十补斑龙，水火兼济。法非不善矣，然而以假补真，必其真者，未曾尽丧，庶几有效。若先天祖气，荡然无存，虽有灵芝，亦难续命，而况庶草乎。至于后天根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危。又云：粥浆入胃，则虚者活。古人诊脉，必曰胃气，制方则曰补中。又曰归脾、健脾者，良有以也。夫饮食入胃，分布五脏，灌溉周身，如兵家之粮饷，民间之烟火，一有不继，兵民离散矣。然而，因饿致病者固多，而因伤致病者，亦复不少。过嗜肥甘则痰生，过食醇酿则饮积，瓜果乳酥，湿从内生，发为肿满泻利。五味偏嗜，久而增气，皆令夭殃，可不慎哉！是知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可偏废。古人或谓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生脾土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者，以饮食之精，自能下注于肾也。须知脾弱而肾不虚者，则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药既补矣，更加摄养有方，斯为善道。

谚有之曰：药补不如食补。我则曰：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节饮食，惜精神，用药得宜，病有不痊焉者寡矣！

伤寒纲领

凡看伤寒，以传经直中四字为纲领。传经者，由太阳传阳明，由阳明传少阳，由少阳传太阴，由太阴传少阴，由少阴传厥阴，此名循经传也。亦有越经传者，如寒邪初客太阳，有不传阳明，而径传少阳者。有不传阳明经，而径入阳明腑者。亦有由阳明不传少阳，而径入本腑者。亦有少阳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亦有传一二经而止者。亦有始终只在一经者。虽所传各各不同，其为传经则一也。

若夫直中者，谓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则病浅，中少阴则病深，中厥阴则愈深矣。此其所当急温也。夫传经之邪，在表为寒，入里即为热症。不比直中之邪，则但寒而无热也。先明传经、直中，庶寒热之剂，不至混投矣。仲景三阴条下，混同立言，而昧者不察，无怪其意乱心迷也乎？

伤寒主治四字论

伤寒主治四字者，表、里、寒、热也。太阳、阳明为表，太阴、少阴、厥阴为里，少

阳居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凡伤寒，自阳经传入者，为热邪。不由阳经传入，而直入阴经者，谓之中寒，则为寒邪。此皆前人要旨也。而予更即表、里、寒、热四字，举八言以晰之，任伤寒千变万化，总不出此。

夫伤寒症，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

何谓表寒？伤寒初客太阳，头痛、发热而恶寒者，名曰外感。经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者是也。阳明解肌，少阳和解，其理一也。

何谓里寒？凡伤寒，不由阳经传入，而直入阴经，手足厥冷，脉微细，下利清谷者，名曰中寒，仲景所谓急温之，宜四逆汤者是也。

何谓表热？凡人冬不藏精，微寒袭于肌肉之间，酝酿成热，至春感温气而发者曰温病，至夏感热气而发者曰热病。其症头痛发热，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耳。伤寒赋云：温热发于春夏，务须柴葛以解肌。言病邪在表，故用柴、葛，肌肉韫热，故用黄芩、知母以佐之，此活法也。

何谓里热？凡伤寒，渐次传里。与夫春温、夏热之症，热邪入里，皆为里热。其在太阴，则津液少，少阴则咽干口燥，厥阴则消渴。仲景所谓急下之，而用大柴胡、三承气者是也。

何谓表里皆热？如伤寒阳明症，传于本腑，外而肌肉，内而胃腑，热气熏蒸，口渴谵语，此散漫之热，邪未结聚，治用白虎汤，外透肌肤，内清腑脏，俾表里两解，不比邪热结实，专在肠胃，可下而愈也。正伤寒有此，而温热之病，更多有此，不可不察。

何谓表里皆寒？凡伤寒，表受寒邪，更兼直中于里，此为两感寒症。仲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是也。

何谓表寒里热？如两感热症，一曰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曰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曰少阳与厥阴同病。三阳为寒，三阴已成热症，岂非表寒而里热乎？亦有火郁在内，而加以外感，亦为表寒里热之候。更有火亢已极，反兼水化，内热闭结，而外有恶寒之状者，其表似寒而里实热，误投热剂，下咽即败矣。

何谓表热里寒？如人本体虚寒，而外感温热之邪，此为标热本寒，清剂不宜太过。更有阴寒在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肌肤大热，欲坐卧泥水之中，其表似热，其里实寒，误投寒剂，入胃即危矣。

伤寒变症，万有不齐，而总不外乎表、里、寒、热四字。其表里寒热，变化莫测，而总不出此八言以为纲领。予寝食于兹者三十年矣。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今特指出而发明之，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经腑论

夫经者，径也。行于皮之内，肉之中者也。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伤寒诸书，以经为腑，以腑为经，混同立言，惑人滋甚。吾特设“经腑论”而详辨之。

夫邪之在三阳也，有太阳之经，有阳明之经，有少阳之经。凡三阳在经之邪，未入腑者，可汗而已。邪之在阴也，有太阴之经，有少阴之经，有厥阴之经。凡三阴之邪，已入腑者，可下而已。所谓入腑之腑，指阳明胃腑而言也。三阳、三阴之邪，一入胃腑，则无复传矣。胃者，土也。万物归土之义也。《伤寒论》云：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此阳明即胃腑，非阳明之经也。假令邪在太阳，不传阳明经，而径入胃腑者，名曰太阳阳明。邪在阳明经，不传少阳，而自入本腑者，名曰正阳阳明。邪在少阳经，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名曰少阳阳明。凡三阳之邪，已入胃腑，俱下之，勿疑也。

虽然，三阳入腑，人所共知，三阴入腑，鲜或能识。夫三阳之经，去腑尚远，三阴之经，与腑为近，然既曰经，则犹在径路之间，

而未尝归并于一处也。《伤寒论》云：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俱言邪在于经，故有还表向汗之时。若既入腑则无外出之路，惟有通其大便，令邪从内出也。此大小承气、调胃承气所由设也。

然则以白虎汤治腑病，何谓也？夫以白虎治腑病者，乃三阳之邪，初入胃腑，表里皆热，邪未结聚，热势散漫，而无胃实不大便之症，故用白虎汤内清胃腑，外透肌肤，令表里两解。若邪已结聚，如太阴之大实痛，少阴之咽干口燥，下利青黄水，心下硬，厥阴之烦满囊缩，白虎不中与也，亦惟下之而已矣。此无他，经腑既明，则施治不致差舛。

然则太阳之邪，自入本腑，何谓也？太阳之腑膀胱是也。膀胱主盛尿，太阳病盛，则遗邪于腑，而为口渴尿赤之症，外显太阳病而兼有此症者，名曰太阳传本。当用五苓散，以桂枝解外邪，以猪苓、泽泻等药，通其小便而愈也。

或问阳邪入阴，复有还表向汗之时，其信然乎？予曰：古人之言，岂欺我哉！夫经，径也，犹路径。然三阳之邪，既有路以达三阴，三阴之邪即有路以返三阳，此循环之至理，非若邪入腑中，更无外出之路出。尝见病人体质素厚，有传经尽而自愈者，皆由汗解也。《伤寒论》云：其不再传经，不加异气者，七日太阳病衰，头痛稍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稍歇。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思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小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由是观之，岂非经尽而愈，还表向汗之明验乎！

或曰：阴不得有汗，今太阴脉浮，用桂枝汤，然则三阴亦可汗解欤？桂枝汤将为太阳正药欤？余曰不然。读仲景书，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不可执一而论也。夫邪已入里，而复发其表，是增其热矣，故曰：阴不得有汗。邪虽入里，而复返乎表，是邪外出矣，故曰：还阳而向汗。夫桂枝汤，太阳伤风药也。今太阴用桂枝者，实由太阳伤风，为医误下而传入太阴者也。太阴脉当沉，今反浮，是症在太阴，脉在太阳，则太阳之邪未尽入于阴，太阴之邪大有还阳向汗之势，故用桂枝汤以彻散之。令其从太阳来者，仍自太阳出也。推而论之，若从太阳伤寒来，得伤寒脉，则桂枝可易麻黄，仲景麻黄石膏汤之意可推也。若从阳明来，得阳明脉，则桂枝可易葛根，仲景葛根黄连黄芩汤之意可推也。若从少阳来，得少阳脉，则桂枝可易柴胡，是以大柴胡汤为少阳传入太阴之的方也。然必腹中实痛，乃为脾邪干胃，可用大黄下之，否则只于本方加芍药以和之而已。《伤寒论》云：本太阳症，为医误下，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亦此意也。

太阴如此，少阴、厥阴何独不然？仲景少阴篇内，以四逆散治阳厥，方用柴胡、黄芩、甘草、枳实者，人皆不得其解，岂少阴亦用柴胡散之欤？诚以热邪传里，游行于少阴经络之间，尚未结聚成实，内陷于胃腑之中，则用黄芩、甘草以清传经之热邪。用枳实以导胃中之宿滞，使邪气不得乘机而内合，以作胃实不大便之症。更用柴胡疏通三阳之路，俾其从此来者，仍从此出，不必扰动中宫，而病势已解。此仲景用药之微权，其用心亦良苦矣。愚不自揣，每遇阳邪入阴，尚未结实之症，仿古人三黄解毒之意，而加以石膏、柴胡、丹皮之属，往往获效。盖三黄以除三阴之热邪，用石膏以守阳明之中路，加柴胡者，亦望其返之故道，而还阳向汗也。

大抵伤寒治法，急于解表，而缓于攻里，非惟三阳之邪，务从表散，即三阴未结之邪，犹且徘徊观望。冀其还阳而之表，必俟邪气结实，乃用承气汤攻下之。且戒曰：欲行大承气汤，先与小承气，腹中转矢气者，方与大承气汤。若不转矢气，慎未可再攻，兢兢

然不苟下也有如此。

仲景又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下之，因作痞。热入者，言入胃也。三阴下早，虽不至成结胸，而已不免为痞气矣。噫嘻！经腑之间，焉可以不辨哉！

阴症有三说

世人论伤寒，辄曰阴症，而不知有三说也：有传经之阴症，阴中之热症也；有直中之阴症，阴中之寒症也；有房室之阴症，阴中之虚症也。既犯房室而得热症，则灼热极甚；犯房室而得寒症，则阴寒极甚。热之甚，清剂宜轻；寒之甚，温剂宜重；斯无弊耳。乃世人混称夹阴，而医者漫不加察，反从而和之。噫，陋矣！

论　疫

时疫之症，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尽矣。

何谓来路两条？疫有在天者，有在人者。如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在天之疫皆从经络而入，或为头痛、发热、咳嗽，或为颈肿、发颐、大头天行之类，斯在天之疫也。若夫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一乡之病，染及阖邑。此乃病之秽气相传染。其气息俱从口鼻而入，其见症憎寒壮热、胸膈满闷、口吐黄涎，乃在人之疫，以气相感，与天无涉。所谓来路两条者此也。

夫在天之疫，从经络而入，宜分寒热。用辛温、辛凉之药以散邪，如香苏散、普济消毒饮之类，俾其从经络入者仍从经络出也。在人之疫，从口鼻而入，宜用芳香之药以解秽，如神术散、藿香正气散之类，俾其从口鼻入者仍从口鼻出也。至于经络、口鼻所受之邪，传入脏腑，渐至潮热谵语，腹满胀痛，是为毒气归内，非疏通肠胃无由以解其毒，法当下之。其大便自行者，则清之。下后而余热不尽者，亦清之，须令脏腑之邪从大便出也。所谓去路三条者此也。

夫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共四法耳，而谓治法有五，何也？大抵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体虚受邪，必须以补法驾驭其间，始能收效万全。如气虚补气、血虚补血，古人所用参苏饮、人参白虎汤、人参败毒散、黄龙汤，四顺清凉饮，方内有人参、当归，其意可想而知矣。于前四法中加以补法，乃能左右咸宜，纵横如意，邪气退而元气安。所谓治法五条者此也。熟此五法，而融会贯通，其于治疫也，何难之有？

六气相杂须辨论

世间之病，人皆曰伤寒最难，而非难也，难莫难于六气之相杂而互至耳。六气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然冬月致病只三字，风、寒、火是也。春兼四字，风、寒、湿、火是也。夏兼五字，风、寒、暑、湿、火是也。秋只四字，风、寒、燥、火是也。其有非时之燥湿，则又天之变气也。大抵气愈杂，则其治愈难。吾姑即夏间之五气而明辨之。五气既明，则其少者不烦言而已解。

假如脉浮缓，自汗头痛，发热而恶风者，伤风也。脉浮紧，无汗头痛，发热而恶寒者，伤寒也。此随时感冒，虽在暑月，亦必有之。亦有纳冷饮冷，脏受寒侵，遂至呕吐痛泻，脉沉迟，手足厥冷，口鼻气冷，此乃夏月中寒之候，反因避暑太过而得之也。至于暑症，乃夏月之正病，然有伤暑、中暑、闭暑之殊。伤暑者，病之轻者也，其症汗出身热而口渴也。中暑者，病之重者也，其症汗大泄，昏闷不醒，蒸热齿燥，或烦心喘喝妄言也。闭暑者，内伏暑气，而外为风寒闭之也，其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风寒也，口渴烦心者，暑也。其

有霍乱吐泻而转筋者，则又因暑而停食伏饮以致之也。然停食伏饮，湿气也，或身重体痛，腹满胀闷，泄利无度，皆湿也。风、寒、暑、湿，四气动而火随之，是为五气，所谓夏兼五字者以此。

然而各字分见，其为治也易，五字互见，其为治也难。假如风暑相搏，名曰暑风，其症多发搐搦。暑湿相搏，名曰湿温，其症头痛自汗，谵语，身重，腹满，足胫寒。风热相搏，名曰风温，其症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语言难出。湿气兼风，名曰风湿，湿气兼寒，名曰寒湿，其症骨节烦疼，不能自转侧。复有风寒挟湿，发为刚柔二痉，其症口噤，身反张。更有湿热相攻，发为五痿，其症四肢痿废，不能自收持，此皆五气相兼而互见者也。又况冬月伤寒，伏藏于筋骨之间，至夏感热气而发者，名曰热病。天行不正之气，发作非时者，名曰疫气。更有病气相传染，沿门合境皆病者，斯为在人之疫，为害尤多。失此热病、疫病，传之脏腑，大便不通，则燥气随之，是五气之中复兼六气矣。更有体虚劳倦，痎夏等病，纷纭交错于其间，若不明辨亲切，孟浪投剂，伤生匪浅。奈何医者一见发热，不问是暑是湿，即行表散。散之不效，随用和解。解之不去，随用清凉。凉之不效，继以补益。其中有幸痊者，则引为己功，而倾危乍至，则委之天数。岂知致病之初，认症投药取效甚易，及其日久病深，败症悉具，虽有善者，亦莫如之何也已。

予不自揣，特著此论，先指夏间五气而发明之，庶纷纭错杂之症，不至混淆，则触目洞然，施治如法，亦救世之一端耳。嗟乎！五气既明，多者已辨，则三气、四气之杂至者，不难辨矣。况伤寒一症，表里可分，传中可别，上中下三焦可凭，而又何难乎？我故曰：伤寒非难，而难于六气之相杂而互至也。

论　中　风

中风之症，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即仲景所谓太阳中风，桂枝汤之类是也。外显六经之形症，即如伤寒三阳三阴传变之症也，其见症既与伤寒同，则其治法亦与伤寒传变无异矣。中脏者，中在里也，如不语中心，唇缓中脾，鼻塞中肺，目瞀中肝，耳聋中肾，此乃风却直入于里。而有闭与脱之分焉。闭者，牙关紧急，两手握固，药宜疏通开窍。热闭，牛黄丸，冷闭，橘半姜汁汤。其热闭极甚，胸满便结者，或用三化汤以攻之。脱者，口张心绝，眼合肝绝，手撒脾绝，声如鼾肺绝，遗尿肾绝，更有发直、摇头、上掩、面赤如妆、汗出如珠，皆为脱绝之症。此际须用理中汤加参两余，以温补元气。若寒痰阻塞，或用三生饮加人参以灌之，庶救十中之二三。中血脉者，中在半表半里也，如口眼㖞斜，半身不遂之属是也。药宜和解，用大秦艽汤加竹沥、姜汁、钩藤主之。而有气与血之分。气虚者，偏于右，佐以四君子汤。血虚者，偏于左，倍用四物汤。气血俱虚者，左右并病，佐以八珍汤。此治中风之大法也。

中风寒热辨

或谓寒邪中脏，一于寒也；风邪中脏，而有寒有热。何也？愚谓寒，阴邪也。阴主静，故其中人特为寒中而已矣。风，阳邪也。阳主动，善行而数变，故其中人或为寒中、或为热中，初无定体也。然其所以无定体者，亦因乎人之脏腑为转移耳。何者？其人脏腑素有郁热，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热气拂郁，不得宣通，而风为热风矣。其人脏腑本属虚寒，则风水相遭，寒气冷冽，水冻冰凝，真阳衰败，而风为寒风矣。为热风，多见闭症，理宜疏导为先。为寒风，多见脱症，理宜温

补为急。夫同一中脏，而寒热之别相隔千里，其中所以为热为寒之故，举世皆不求解，则三化汤之寒、三生饮之热，何以同出于书而屹然并立？是以医道贵精思审处而自得之，有非语言所能尽也。

中风不语辨

或问：不语有心、脾、肾三经之异，又风寒客于会厌，亦令不语，何以辨之？愚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若心经不语，必昏冒，全不知人，或兼直视、摇头等症，盖心不受邪，受邪则殆，此败症也。若胞络受邪，则时昏时醒，或时自喜笑。若脾经不语，则人事明白，或唇缓，口角流涎，语言蹇涩。若肾经不语，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以此为辨。至若风寒客于会厌，不过喉风声哑之属，口能收，舌能转，枢机皆利，但不发音耳。可用辛散而安。

中风类中辨症法

中风者，真中风也。类中风者，似中风而非中风也。然真中有兼类中者，类中有兼有中者，临症最难分别，不可无法以处之。大法中风之症，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分，前论已详言矣。惟类中与真中，最宜分别，不可不审。真中风者，中于太阳，则与伤寒外感传经相符。若中血脉，必有偏枯喎斜之症。中脏虽为在里，亦必兼有经络偏枯之症。若类中者，寒则厥冷呕泻而暴痛也。暑则赤日中行而卒倒也。湿则痰涎壅盛而闭塞也。火则面赤、烦渴、唇燥而便闭也。食则因于过饱，而胸胀满闷也。气则因于盛怒而闭塞无音也。恶则因登冢入庙、冷屋栖迟而卒然头面青黯也。虚则面色㿠白、鼻息轻微也。见症各殊，与真中之偏枯喎斜自是不同。其间或有相同者，乃真中、类中相兼也。症既相兼，必须一一辨明，察其多寡兼并之处，辨其标本缓急之情，审度得宜，用古人经验良方，随手而起矣。

杂症主治四字论

杂症主治四字者，气、血、痰、郁也。丹溪治法，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参差互用，各尽其妙。薛立斋从而广之，气用补中，而参以八味，益气之源也。血或四物，而参以六味，壮水之主也。痰用二陈，而兼以六君，补脾土以胜湿，治痰之本也。郁用越鞠，而兼以逍遥，所谓以一方治本郁，而诸郁皆解也。用药之妙，愈见精微。以愚论之：气虚者，宜四君辈，而气实者，则香苏、平胃之类可用也。血虚者，宜四物辈，而血实者，则手拈、失笑之类可用也。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症者，自非滚痰丸之类不济也。些小五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以致腹膨肿满，二便不通者，自非神佑、承气之类弗济也。大抵寻常治法，取其平善，病势坚强，必须峻剂以攻之。若一味退缩，则病不除，而不察脉气，不识形情，浪施攻击，为害尤烈。务在平时，将此气、血、痰、郁四字，反复讨论，曲尽其情，辨明虚实寒热、轻重缓急，一毫不爽，则临症灼然，而于治疗杂症之法，思过半矣。

入门看症诀

凡看症之法，先辨内伤、外感，次辨表里，复其大概，然后切脉问症，与我心中符合，斯用药无有不当。

口鼻之气，可以察内伤、外感。身体动静，可以观表里。

口鼻者，气之门户也。外感则为邪气有余。邪有余，则口鼻之气粗，疾出疾入。内伤则为正气虚弱。正气虚，则口鼻之气微，徐出徐入。此决内外之大法也。

动静者，表里之分也。凡发热，静而默默者，此邪在表也。若动而躁，及谵语者，此邪在里也。而里症之中，复有阴阳之分。凡病人卧，须看其向里向外睡，仰睡覆睡，伸脚踡脚睡。向里者阴也，向外者阳也，仰者多热，覆者多寒，伸脚者为热，踡脚者为寒。又观其能受衣被与否。其人衣被全覆，手脚不露，身必恶寒。既恶寒，非表症，即直中矣。若揭去衣被，扬手露脚，身必恶热。既恶热，邪必入腑矣。此以身体动静并占其寒热也。然又有阳极似阴，其人衣被全覆，昏昏而睡。复有阴极似阳，假渴烦躁，欲坐卧泥水中。此乃真热假寒、真寒假热之象，尤不可以不辨。

色

《内经》曰：脉以应月，色以应日。色者，视之易见者也。如伤风，阙庭必光泽。伤寒，阙庭必暗晦。面青黑为寒，为直中阴症，紫赤为热，为传经里症。若已发汗后，面赤色盛，此表邪出不彻也，当重表之。又阴盛格阳，合面赤色，是为戴阳之候，宜急温之，以通阳气。大抵黑色见者多凶，为病最重，黄色见者多吉，病虽重可治。经云：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吉。盖黄属土，今恶症虽见，土犹未绝，故可救。若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难治也，言无土色则胃气已绝。凡天庭、印堂、年寿等处，黑色枯槁者凶，黄色明润者吉。

然人有五色，不能齐等。经云：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之欲者，皆取其润泽，五色之不欲者，皆恶其枯槁也。《经》又云：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言五色固不宜枯槁，若五色之精华尽发越子外，而中无所蓄，亦非宜也。大抵五色之中，须以明润为主，而明润之中，须有蕴蓄。若一概发华于外，亦凶兆也。察色之妙，不是过矣。

鼻

经曰：五色决于明堂。明堂者，鼻也。故鼻头色青者，腹中痛。微黑者，有痰饮。黄色者，为湿热。白色者，为气虚。赤色者，为肺热。明亮者，为无病也。若伤寒鼻孔干燥者，乃邪热在阳明肌肉之中，久之必将衄血也。病人欲嚏而不能者，寒也。鼻塞浊涕者，风热也。鼻息鼾睡者，风温也。鼻孔干燥，黑如烟煤者，阳毒热深也。鼻孔出冷气，滑而黑者，阴毒冷极也。凡病中鼻黑如煤，乃大凶之兆。若见鼻孔煽张，为肺气将绝之症也。凡产妇鼻起黑气，或鼻衄者，为胃败肺绝之危候，古方用二味参苏饮加附子以救之，多有得生者。

唇口

唇者，肌肉之本，脾之华也。故视其唇之色泽，可以知病之深浅。干而焦者，为邪在肌肉。焦而红者吉，焦而黑者凶。唇口俱赤肿者，肌肉热甚也。唇口俱青黑者，冷极也。口苦者，胆热也。口甜者，脾热也。口燥咽干者，肾热也。口噤难言者，或为痉，为痰厥，为中寒，不相等也。又狐惑症，上唇有疮，为狐，虫食其脏；下唇有疮，为惑，虫食其肛也。若病中见唇舌卷，唇吻反青，环口黧黑，口张气直，或如鱼口，或气出不返，或口唇颤摇不止，皆难治也。

耳

耳者，肾之窍。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若耳聋及耳中痛，皆属少阳，此邪在半表半里，当和解之。若耳聋、舌卷、唇青，此属厥阴，为最重也。

目

目者，五脏精华之所注，能照物者，肾水之精也。热则昏暗，水足则明察秋毫。如常而了然者，邪未传里也。若赤、若黄，邪

已入里矣。若昏暗不明，乃邪热在内，消灼肾水，肾水枯竭，故目不能朗照，急用大承气汤下之。盖寒则目清，未有寒甚而目不见者也。凡开目欲见人者，阳症也。闭目不欲见人者，阴症也。目瞑者，将衄血也。目睛黄者，将发黄也。至于目反上视，横目斜视，瞪目直视，及眼胞忽然陷下者，为五脏已绝之症也。凡杂病，忽然双目不明者，此气脱也。经云：气脱者目不明。此气虚也，丹溪用人参膏主之。经又云：脱阴者目瞀。此血脱也，邪热则下之，血虚则补之，以救肾水也，然此症已为危险之候。

舌

舌者，心之窍。凡伤寒症，津液如常，此邪在表而未传里也。见白苔而滑，邪在少阳，半表半里之间也。见黄苔而干燥，邪已入里、胃腑热甚也，宜下之。见黑苔芒刺，破裂干枯，邪热盛极，肾水枯涸，至重之候也，宜急下之。若舌黑津润，不破裂干燥，此直中寒症也，宜急温之。夫寒症舌黑，本色也。而热症反赤为黄，反黄为黑者，何也？盖热极反兼水化，若燔柴燃火变成炭，至危之候也。凡舌肿胀，或重舌、木舌、舌生芒刺、舌苔黄燥，皆热甚也。凡舌硬、舌短、舌强缩、舌卷、神气昏乱、语言不清者，皆危症也。又阴阳易病，吐舌数寸者，危恶已甚也。

身

大抵病人身轻，自能转侧者，为轻。若身体沉重，不能转侧者，为重。然中湿、风湿、感寒，皆主身重疼痛，须以兼症辨之。若阴症身重，必厥冷而蹉卧，无热恶寒，闭目不欲向明，懒见人也。又阴毒身痛如被杖，身重如山而不能转侧也。大抵热则流通，身轻无痛。寒则凝塞，故身重而痛也。若手足抽搐，角弓反张者，痉也。若头重视身，此大柱骨倒而元气败也。若头摇而不止，发直如妆，头上窜，皆绝症也。凡病中循衣摸床，两手撮空，此神去而魂乱也。凡病人皮肤润泽者生，枯槁者危。若大肉尽脱，九候虽调，犹难治也。

胸

凡看伤寒，欲知邪之传与不传，先看目舌，次问病人胸前痛胀否，若不痛满，知邪气在表。若胀满未经下者，即半表半里证也。已下过而痛甚者，恐成结胸也。故胸者，可以知邪之传与不传也。

腹

腹者，至阴也，乃里症之中，可以辨邪之实与不实也。既问胸前明白，次则以手按其腹，若未痛胀者，知邪未曾入里，入里必胀痛。若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腹焉得痛胀乎？若腹胀不减，及里痛不止，此里症之实，方可攻之。若腹胀时减，痛则绵绵，此里症犹未实也，但可清之。故腹者，可以知邪之实与不实也。若直中腹痛，则不由阳经传来，此为冷气在内，脉必沉迟，急当温之。

小腹

小腹者，阴中之阴，里症之里，可以知邪之必结实也。既问胸腹，后以手按其小腹。盖小腹藏糟粕之处，邪至此，必结实。若小腹未硬痛者，知非里实也。若邪已入里，小腹必硬痛，硬痛而小便自利，大便黑色，蓄血症也，宜桃仁承气攻之。若小腹绕脐硬痛，小便数而短者，燥粪症也，当以大承气攻之。若小腹胀满，大便如常，恐属尿涩而不通，宜利其小便。凡看病先观形色，次及耳、目、口、鼻、唇、舌、身体，次问胸、腹及小腹，则病症病情了然矣。

医学心悟　卷二

清　天都　程国彭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伤寒类伤寒辨

伤寒者，冬令感寒之正病也。类伤寒者，与伤寒相似而实不同也。世人一见发热，辄曰伤寒，率尔发表，表之不去，则以和解、清凉诸法继之。其间有对症而即愈者，有不对症而不愈者，有幸愈而垂危复生者，皆由施治之初，辨症未明也。夫有一病，即有一症，初时错治，则轻者转重，重者转危，即幸安全，性命已如悬缕，大可惧耳。予因著"六气相杂须辨论"，提醒斯世。兹更反复叮咛，条列于下，俾入门诊视，先取而明辨之。初剂不差，胜于救逆良多矣。学者其致思焉。

一霜降以后，天令严寒，感之而即病者，正伤寒也。其症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身体痛。但脉浮紧、无汗为伤寒，脉浮缓，有汗为伤风。寒用麻黄汤，风用桂枝汤。予以加味香苏散代之，随手而愈。

一冬时感寒不即发，伏藏于肌肤，至春因温气感触而发者，曰温病。春犹不发，至夏因热气感触而后发者，曰热病。其症头痛发热，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尔，柴葛解肌汤主之。

一四时之中，有不头痛发热，卒然恶寒厥冷，口鼻气冷，呕吐痛泻，面青，脉迟者，中寒也，姜附汤主之。

一冬时当寒不寒，乃更温暖，因而衣被单薄，以致感寒而病者，冬温也。冬温之症，表寒内热，香苏散加清药主之。

一夏秋之间，天时暴寒，人感之而即病者，时行寒疫也。亦有时非寒疫，而其人乘风取冷，遂至头痛发热者，名曰感冒。其见症与正伤寒略同，但较轻尔，香苏散主之。

一夏月有病头痛身热，自汗烦渴者，伤暑也，加减香薷饮主之。暑症与热病相似，但热病初起无汗，暑病初起自汗，热病脉盛，暑病脉虚，此为异尔。然有伤暑、中暑、闭冒之别，治法详本门。

一夏月有病头痛发热，身重腹满，谵语自汗，两胫逆冷者，湿温也。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暑湿相搏，名曰湿温，切忌发汗。

一汗之，名重暍，为难治，苍术白虎汤主之。按伤寒发厥，胫冷臂亦冷；湿温发厥，胫冷臂不冷，以此为别。

一头痛身热与伤寒同，而其人身重，默默但欲眠，鼻息鼾，语言难出，四肢不收者，风温也，不可发汗，加减葛蒸汤主之。

一发热恶寒似伤寒，而脉细身重，不能自转侧，或头汗出者，风湿也。不呕不渴，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一病人呕吐而利，或头痛腹痛，恶寒发热者，霍乱也，藿香正气散主之。

一病人身热面赤，目脉赤，项强，独头摇，卒然口噤，背反僵者，痉也。无汗为刚痉，有汗为柔痉，加减续命汤主之。痉病有外感、内伤之异，有三阳、三阴之别，详见本门。

一发热似伤寒，但身不痛，右手气口脉紧，中脘痞闷，嗳腐吞酸者，此伤食也，保和汤主之。

一病人烦热似伤寒，而脉来虚软无力，头痛时止时作，肢体倦怠，语言懒怯者，虚烦也，

补中益气汤主之。

一病痰喘似伤寒，但胸满气急，脉弦滑者，痰也，二陈汤主之。痰亦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加散剂。

一恶寒发热与伤寒相似，而病起自脚、两胫肿满者，脚气也。脚气不离乎湿，槟榔散主之。然亦有两足忽然枯细者，俗名干脚气，此为风燥之症，四物加牛膝、木瓜主之。

一病人脉浮数，发热恶寒，而痛偏着一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外痈、内痈皆见此候。何谓内痈？大抵口内咳，胸中隐隐而痛，吐唾腥臭者，肺痈也。腹皮膨急，按之则痛，便数如淋，转侧作水声者，肠痈也。胃脘隐隐而痛，手不可近，时吐脓者，胃脘痈也。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不可误也。

一发热似伤寒，而其人或从高坠下，跌扑损伤，或盛怒叫呼，七情过度，或过于作劳，以致胸、腹、胁间有痛处，着而不移，手不可按者，蓄血也，泽兰汤主之。此与痈肿有别也。

以上诸症，有与伤寒相类而治法不同者，有与伤寒相似而实不同类者，亦有伤寒与杂症相兼而互至者，务在临病之初，辨明投剂，庶一七回春，实实虚虚之祸可免矣。

伤寒六经见症法

六经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也。三阳有经、有腑，三阴有传、有中。有太阳之经，即有太阳之腑，膀胱是也。有阳明之经，即有阳明之腑，胃是也。有少阳之经，即有少阳之腑，胆是也。然胆为清净之腑，无出入之路，故治法如经也。三阴有传经者，由三阳而传入三阴，此热邪也。有直中者，初起不由阳经传入，而直中三阴，此寒邪也。兹数者，乃伤寒见症之纲领也。

太阳经症

太阳经病，头痛、发热、项脊强、身体痛、鼻鸣、干呕、恶风、自汗、脉浮缓者，名曰中风，宜解肌，桂枝汤主之。若前症悉具，恶寒，无汗，脉浮紧，或喘嗽者，名曰伤寒，宜发表，麻黄汤主之。

桂枝汤方

桂枝一钱五分，去皮芍药一钱五分甘草一钱，炙生姜一钱五分大枣四枚，去核

上五味㕮咀，以水四大盅，微火煮取二盅半，去滓，温服。服已，须臾啜稀粥数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染染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若不汗，更服，依前法。若病重者，一日一夜周时观之，若病症犹在者，乃服至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等物。

麻黄汤方　此方不宜于东南，多宜于西北。西北禀厚，风气刚劲，必须此药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

麻黄四钱，去节桂枝二钱，去皮甘草一钱，炙杏仁十二枚，泡，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四大盅，先煮麻黄减二盅，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一盅，去滓温服，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

加味香苏散　有汗不得服麻黄，无汗不得服桂枝。今用此方以代前二方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

其麻黄汤，若在温热之时，则不可妄用，又体虚气弱，腠理空疏者，亦不可用。

其桂枝汤，乃治太阳经中风自汗之症。若里热自汗者，误用之，则危殆立至。又暑风症，有用白虎汤加桂枝者，桂枝微，石膏重，不相妨也。更有春温夏热之症，自里达表，其症不恶寒而口渴，则不可用桂，宜另用柴葛解肌之类，或以本方加柴、葛及清凉之味。

大凡一切用药，必须相天时、审地利、观风气、看体质、辨经络、问旧疾，的确对症，方为良剂。

紫苏叶一钱五分陈皮香附各一钱二分甘草七

分，炙荆芥秦艽防风蔓荆子各一钱五分川芎五分生姜三片

上锉一剂，水煎温服，微覆似汗。

前症若头脑痛甚者，加羌活八分，葱白二根。自汗恶风者，加桂枝、白芍各一钱。若在春夏之交，惟恐夹杂温暑之邪，不便用桂，加白术一钱五分。若兼停食，胸膈痞闷，加山楂、麦芽、卜子各一钱五分。若太阳本症未罢，更兼口渴、尿涩者，此为膀胱腑症，加茯苓、木通各一钱五分。喘嗽加桔梗、前胡一钱五分，杏仁七枚。鼻衄，或吐血，本方去生姜，加生地、赤芍、丹参、丹皮各一钱五分。咽喉肿痛，加桔梗、蒡子各一钱五分，薄荷五分。便秘，加卜子、枳壳。若兼四肢厥冷，口鼻气冷，是兼中寒也，加干姜、肉桂之类，虽有表症，其散药只用一二味，不必尽方。若挟暑气，加入知母、黄芩之类。干呕、发热而咳，为表有水气，加半夏、茯苓各一钱五分。时行疫疠，加苍术四分。梅核气症，喉中如有物，吞不入，吐不出者，加桔梗、苏梗各八分。妇人经水适来，加当归、丹参。产后受风寒，加黑姜、当归，其散剂减去大半。若禀质极虚，不任发散者，更用补中兼散之法。

柴葛解肌汤　治春温夏热之病，其症发热头痛，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耳。本方主之。

柴胡一钱二分葛根一钱五分赤芍一钱甘草五分黄芩一钱五分知母一钱贝母一钱生地二钱丹皮一钱五分

水煎服。心烦加淡竹叶十片。谵语加石膏三钱。

头痛

问曰：头痛何以是太阳症？答曰：三阳经上至于头，皆有头痛。惟太阳经脉最长，其痛居多，故头痛为表症。又问曰：三阳头痛有别乎？答曰：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由夹脊抵腰中，故太阳头痛，头脑痛而连项脊也。阳明之脉，起于鼻，络于目，交额中，凡阳明头痛，头额痛而连面目也。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下耳后，凡少阳头痛，耳前后痛而上连头角也。以此为别。

又问曰：三阴本无头痛，今见直中症，亦有头痛，何也？答曰：此直中而兼外感也。

又问曰：伤寒传经至厥阴，亦有头痛，何也？答曰：厥阴症，头痛脉浮，是里邪达表，欲得汗解也。宜微表之。

又问曰：阳明腑病，口渴便闭，亦有头痛，何也？答曰：阳明之经，络于头目，因其腑热熏蒸，上攻于头目之间，以致头痛。夫经病可以传腑，腑病亦可以连经，此相因之至理。然必其实有腑症，方可用白虎清之。若在恶寒发热初起之时，则为外感风寒，不得于阳明腑病同类混称也。

项脊强

问曰：项脊强何以是太阳症？答曰：项脊者，太阳经所过之地。太阳病则项脊强也。

又问曰：仲景云：结胸症，项脊强，如柔痉状，何谓也？答曰：本太阳病，为医误下而成结胸，胸中胀痛，俯仰不舒，有似于项强，非真项强也。盖太阳项强，强在项后，经脉拘挛而疼痛，胸无病也。结胸项强，强在项前，胸中俯仰不舒，项无病也。且结胸症，误下而后成，太阳病初起而即见，自不同耳。

身痛

问曰：身痛何以是太阳症？答曰：人身之中，气为卫，血为荣，风则伤卫，寒则伤荣，风寒客之，则荣卫不通，故身痛。经云：寒甚则痛，热甚则肉消咽破。凡《内经·举痛》诸症，皆以寒名，未有以热而曰痛者也。故见身痛，即宜用辛甘发散，令气血流通而痛愈耳。

又问曰：身痛既为表症，诸书言里症亦有身痛，何也？答曰：里症身痛，属直中而不属传经也。寒邪直侵脏腑，阳气衰微，气血凝滞，致有身痛，宜急温之。若传经里症，则属热，热主血行，则无身痛。

总之，外有头痛发热，而身痛如绳束者，

太阳表症也。无头痛发热，而身痛如受杖者，直中寒症也。一发散，一温中，若误投之，终难取效，可不辨乎。

四肢拘急

问曰：四肢拘急，何以是太阳症？答曰：寒主收引，热主舒伸，天道之常。秋冬则万物敛藏，春夏则万物发舒，此定理也。《内经》曰：寒则筋挛骨痛，热则筋弛肉缓。故拘急为太阳感寒症。

又问曰：里症亦有拘急，何也？答曰：直中阴症，脏受寒侵，经脉因而敛束。若传经入里，则为热；热则体舒，又焉得拘急乎？总之，发热头痛而拘急者，太阳症也。无发热头痛而拘急者，直中症也。仲景治法，太阳表症，及风湿相搏而见挛急者，皆处以桂枝加附子汤、甘草附子汤之类。矧三阴直中者乎，亦有汗、吐、下后，四肢拘急者，此津液内竭，血不能荣润筋骨。或补或温，相机而行也。

又问曰：拘急属寒，固无疑矣，常见内热极甚，身如枯柴，四肢僵硬，不能屈伸者，何也？答曰：此热甚血枯，肝脏将绝之候，名曰痓溺，非拘急也。仲景云：四肢染习，唇吻反青，为肝绝。此之谓也。

发热

问曰：发热何以是表症？答曰：风寒郁于腠理，则闭塞而为热。翕翕然作，摸之烙手，此热即发于皮肤之外，而脏腑无热，名曰表病里和。试以《内经》诸论证之，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可汗而已。又曰：因于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又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不免于病热，大汗热自解也。由是观之，热之属表明矣。故一见发热，即属表邪未解，虽一月、半月之久，还当发散。

又问曰：发热固为表邪，倘谵语发狂，里症腹急者，治从表乎？从里乎？答曰：经云解表不开，切勿攻里，攻之为大逆。若里症甚急，须用清中兼表之法，加芩、连、知母之类以清里，而用荆、防、葛根之类以发表。大便闭结，里热极甚者，先用清散之法，然后用大柴胡汤下之。攻散并行，不相妨也。

又问曰：温热病亦发热，不用麻黄、桂枝而用柴葛以解之，何也？对曰：温热病者，寒邪伏于肌肤之间，酝酿成热，一旦自里达表，其症但发热，不恶寒而口渴，故用柴葛解肌汤辛凉以散之。不用麻黄、桂枝之辛温以助热邪也。然既曰解肌，即为表症设，亦未尝以发热为里症也。

又问曰：据子之言：凡发热皆在阳经而不在阴经。仲景云：少阴症，反发热者，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何以故？对曰：少阴发热者，表里皆寒，是直中而兼外感，非传经少阴也。故用麻黄细辛附子，温中发散，令表里两解。夫直中少阴，本无发热，而口反发热者，盖兼太阳表症也。

总之，传经入里而发热，清药中必兼发散。直中入里而发热，温药中必兼发散，可见发热属表症，无可疑惑。故曰：三阴无头痛，无身热。

恶寒

或曰：恶寒何以是表症？答曰：人身外为阳为表。寒邪属阴，由表虚为寒所乘，名曰阴盛阳虚也。阳虚不能温其肤卫，致表空虚，虽在密室，亦引衣盖覆，谓之恶寒。经云：阴盛阳虚，汗之则愈。故恶寒属表症。

又问曰：诸书言里症亦恶寒，何也？答曰：里症恶寒，直中也，非传经也。传经入里则为热邪，必然恶热，岂有恶寒之理。然太阳恶寒与直中恶寒，何以别之？病人头痛发热而恶寒者，表症也。无头痛发热而恶寒者，直中里症也。经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也。

又问曰：阳明腑病，口燥渴而背微恶寒者，岂非传经里症乎？答曰：恶寒者，表未尽也，因其燥渴之甚，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此活法也。仲景云：发热无汗，表未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症者，白虎加

人参汤主之。此症微恶寒，则表邪将解，口燥渴，则里热已炽，故用此方。设口不燥渴，亦安得而用之乎。

又问曰：误下而成结胸，胀痛甚急，倘恶寒者，何以治之？答曰：结胸为医误下而成，今恶寒者，是表邪未尽结于胸中，必先解表，方服陷胸汤丸。若误攻之，表邪又结于胸，则更危矣。故结胸症，有一毫恶寒，必先散之，而后攻之。可见恶寒属太阳表症也。

喘

问曰：喘何以是太阳症？答曰：肺主皮毛，司气之升降。寒邪侵于皮毛，肺气不得升降，故喘。试以麻黄汤论之，内有杏仁，为定喘设也。又云：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明言喘属表邪也。

又问曰：喘既为肺，为表，《指掌赋》云：喘满而不恶寒者，当下而痊。何也？答曰：传经里症，内热闭结，大便不通，热气上冲，致肺金清肃之令不得下行，因而喘急。此因胃热攻肺，故可下之，俾其热气流通而喘定矣。然或有恶寒等症，则不可遽攻，恐成逆候。

又问曰：阴症喘促者，何以治之？答曰：阴症喘者，乃少阴中寒，真阳衰微，肾不纳气，以致四肢厥冷，脉沉细，气促而喘急，宜理中、四逆以温之。八味以佐之。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为难治也。

脉浮

问曰：脉浮何以是太阳表症？答曰：按之不足，举之有余，故曰浮。《内经》曰：寸口脉浮，主病在外。浮而紧者为伤寒，浮而缓者为伤风。皆主表邪也。设若邪气入里，则脉必沉；又焉得浮。故浮脉为太阳表症。

又问曰：脉浮固属表症，倘里症见而脉尚浮者，治当何如？答曰：里症脉浮，恐表邪未尽也，必先解表而后攻里。书云：解表不开，切勿攻里。仲景云：结胸症，脉浮者不可下。可见脉浮为在表矣。然有表症已罢，便闭谵语，腹痛口渴，而脉尚浮者，又当从权下之。仲景云：脉浮而大，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此之谓也。此取症不取脉也。

脉伏

问曰：脉不出，何以是表症？答曰：脉者，血之府，热则血行，岂有脉伏之理。惟表受寒深，故脉伏。一手无脉曰单伏，两手尤脉曰双伏。外显太阳症，而脉伏不出者，寒气闭塞也。然此实将汗之机，欲愈之候也。书云：天气燠蒸，必有大雨。雨过而天气清，犹汗出而精神爽也。

又问曰：里症脉伏者，何也？答曰：里症脉伏，惟直中有之。亦寒气闭塞也。宜用四逆汤加猪胆汁葱白以温之。若传经里症则属热，热则血行，何得脉伏！

又问曰：亦有阳症脉伏者，何也？答曰：阳症脉伏者，乃郁热极深，反见假寒之象。脉涩滞之甚，似伏而非伏也。然必有唇焦口燥，冷饮便闭诸症。与阴寒脉伏者，相隔霄壤。又或有痛处，痛极则脉伏，痛止则脉出也。至于寻常脉伏，非表症即直中矣。

阳明经症

阳明经病，目痛、鼻干、唇焦、漱水不欲咽、脉长，此阳明本经症。其经去太阳不远，亦有头痛发热，宜用葛根汤解肌，不可误认为腑病，而用清凉攻下之法。

葛根汤

葛根二钱升麻秦艽荆芥赤芍各一钱苏叶白芷各八分甘草五分生姜二片

上水煎服。若无汗而口渴者，加知母。自汗而口渴者，加石膏、人参。凡阳明症，口渴之甚，即为入腑，故加入清凉之药。

若自汗而口不渴者，乃阳明经中风，去苏叶，加桂枝。若春夏之交，惟恐夹杂温暑之邪，不便用桂，加白术一钱五分。

目痛鼻干

问曰：目痛鼻干，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目鼻者，足阳明胃所布之经络也。

《经》云：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额中，旁纳太阳之脉，连目眦，下循鼻外，入上齿中，挟口环唇。邪气传之，则目痛鼻干。至于他经，各行其道，何目痛鼻干之有。

唇焦、漱水不欲咽

问曰：唇焦，漱水不欲咽，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唇者，阳明经所过之地也。今唇焦、思漱水以润之，是知邪在阳明经络中，然不欲咽者，则知本腑无热，表病而里和也。

又问曰：表症既除，里症已见，或亦有漱水而不咽者，治法从表乎？从里乎？答曰：既无表症，里必有热，热则能消水，漱当咽下，若不咽者，是内有瘀血也。何以知之？外无表症，小腹硬满而痛，小便自利，大便黑色是也。当用桃仁承气汤攻之。

总之，腹满而痛，小便不利，是燥粪也。大便自如，小便不利，此尿涩也。今小便自利，腹中硬痛，其为瘀血明矣。

脉长

问曰：尺寸俱长，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长者，泛溢也。言脉过于本位也。阳明为气血俱多之经，邪一传之，则血气淖溢，故尺寸俱长。

又问曰：脉长者，邪在阳明，而用药有葛根、承气、白虎不等者，何也？答曰：阳明用葛根者，治阳明经病也。阳明用承气者，治阳明腑病，邪气结实也，不用葛根、承气而用白虎者，治阳明经病，初传于腑，邪未结实也。阳明经病，目痛鼻干，漱水不欲咽，而无便闭、谵语、燥渴之症，是为表病里和，则用葛根汤散之。假如邪已入腑，发热转为潮热，致有谵误燥渴，便闭腹胀等症，是为邪气结聚，则用承气汤下之。假如阳明经病，初传于腑，蒸热自汗，燥渴谵语，而无便闭腹胀之症，是为散漫之热，邪未结实，则用白虎汤，清中达表而和解之。此治阳明三法也。倘经腑不明，临症差忒，误人匪浅。

因知仲景用攻者，攻阳明之腑，不攻阳明之经。用表者，表阳明之经，非表阳明之腑。辛凉和解者，治腑病散漫之邪，大便未结，腹无所苦也。此阳明经腑之说，所宜急讲也。

少阳经症

少阳经病，目眩、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寒热往来、呕吐、头汗、盗汗、舌滑、脉弦，此少阳经受病，宜用小柴胡汤和解之。仲景云：少阳症，但见一二症即是，不必悉具。此经有三禁：吐、汗、下是也。然少阳有兼表、兼里者，务在随时变通，不得以三禁之说而拘泥也。

小柴胡汤

柴胡二钱　赤芍一钱五分　甘草　半夏各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人参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三个，去核

水四盅，煎二盅半，温服。若胸中烦而不呕，是热气结聚，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以泻热。若渴者，是津液少，去半夏加栝蒌根，倍人参以生津液。若腹中痛，是邪气壅，去黄芩加白芍药以通壅。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以软坚。若心下悸，小便不利，是水气，去黄芩，加茯苓以渗泄。若不渴，外有微热，是表邪未解，去人参，加桂枝以解肌。若咳者，为肺寒气逆，去人参、大枣、黄芩，加前胡、橘皮、干姜，以散寒降气。

耳聋

问曰：耳聋何以是少阳症：答曰：足少阳胆经，上络于耳，邪在少阳，则耳聋也。

又问曰：厥阴亦耳聋，何也？答曰：肝胆相为表里。肝病连胆，故亦耳聋也。但少阳耳聋，必往来寒热，厥阴耳聋，则舌卷囊缩，自有别耳。

胸满

问曰：胸满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胸半以上，乃清阳之分，正在半表半里，邪至此，将入里而未深入于里也。故胸满而腹未

满者，乃邪气而非有物也。若腹中胀满，则为有物矣。

又问曰：痞气亦胸前胀满，何以别之？答曰：邪入三阴经，而未结聚成实，医遽下之，致成痞气。必须问其曾经下否？若经下而后胸满者，痞气也。若未经下而胸前胀满，即属少阳也。陶氏治法：少阳症兼胸满者，小柴胡加枳桔。如未效，本方对小陷胸汤一服，如神为妙。是知用药，亦自有相通者。

胁痛

问曰：胁痛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足少阳胆经，布之胁下，故有胁痛。至于他经，或出于巅背，或布于面目，则无此症。

又问曰：水气亦有胁痛，何也？答曰：水气胁痛，必见干呕，咳引胁下痛，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极重者，十枣汤攻之。若半表半里胁痛，外必兼见少阳症。

目眩、口苦

问曰：目眩、口苦，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目者，肝之窍也，胆附于肝，今少阳胆病，故目眩。口苦者，胆之汁也，热泄胆汁，故口苦。凡目眩、口苦者，即是少阳半表半里症，当和解之。

呕吐

问曰：呕吐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邪气将入里，里气上冲，邪正分争，故呕吐。仲景云：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由此观之，是知呕吐者，邪气入阴之机，然犹在将入未入之间，故和解可愈也。然亦有胃热而呕者，有胃寒面呕者，有停饮而呕者，有食积面呕者。病人口燥渴，呕吐黄水者，胃热也。呕吐清涎沫，口鼻气冷，手足厥冷者，胃寒也。渴饮水而复呕，咳引胁下痛者，停饮也。呕吐饮食，胸膈胀痛，吞酸嗳腐者，食积也。以此为别。

往来寒热

问曰：寒热往来，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人身外阳内阴，足少阳胆经，正阴阳交界之所，邪传至此，阴阳相争，故寒热往来。

又问曰：阳明亦有寒热往来，何也？答曰：阳明经病，邪在肌肉中，则身发热，焉得有往来寒热。由少阳传入阳明之腑，表症未除，里热已结，故兼见往来寒热，当用大柴胡汤攻之。书曰：阳明内实，则为寒热往来，此说非也。盖由少阳邪气未除，故见寒热，并非阳明正病也。

头汗

问曰：头汗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诸阳经上至于头，则有头汗。若诸阴经，皆至颈而还，则头无汗。故见头汗出，即半表半里症。又问曰：诸阳脉上至于头，今头汗出，当是表症，何以为半表半里也？答曰：若是表症，尚有寒邪闭塞，焉得有汗。今既有汗，是寒邪将化为热也。但名曰里症，则头与身皆出汗。但名曰表症，则头无汗。故曰半表半里也。

又问曰：瘀血、发黄、水气，皆有头汗出，何也？答曰：瘀血头汗出，小便自利，小腹满痛，大便黑色。发黄，头汗出，小便不利，目珠黄。水气，头汗出，胸胁痞满，咳引胁下痛。若少阳症头汗出，必见往来寒热诸症，以此为别。

盗汗

问曰：盗汗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热邪熏灼，腠理开，令人自汗，寒则腠理闭塞而无汗。今汗睡而出，觉而收，是邪将盛于阴，而未深入于阴，故曰半表半里也。

又问曰：杂症盗汗，何也？答曰：杂症盗汗，乃阴虚之症。伤寒盗汗，乃外感之邪，自不同类。

舌苔滑

问曰：舌苔滑，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舌司肠胃寒热之变，在表则津液如常，在里则苔燥黄黑。今舌苔滑，尚有津液，但不如常，是邪将入腑，而未深入于腑也。既不在表，亦不在里。故曰半表半里症。

脉弦

问曰：脉弦何以是半表半里症？答曰：弦者，肝之本脉也。肝胆相为表里，且胆为甲木，木主风，于时为春，故脉弦也。太阳脉浮，阳明脉长，少阳脉弦，此三阳诊候之法也。

太阴经症

太阴经病，自古混同立言，故方药多错乱。今细按之，有三法焉。夫太阴有传经之邪，有直中之邪，有误下内陷之邪，不可不辨也。如经所谓腹满嗌干者，此传经之阳邪也。法当用小柴胡去人参，加芍药以和之。不已，则下之。经又谓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者，此直中之寒邪也。法当理中汤以温之。又谓太阳症，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此误下内陷之邪也。法当用桂枝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以是知传经之邪，宜用大小柴胡辈。直中之邪，宜理中。误下内陷之邪，宜用桂枝汤加减法。今先举传入太阴者言之。其见症也，腹满痛、嗌干、脉沉实，大柴胡汤主之。若自利，去大黄，加黄连以清之。

大柴胡汤

柴胡一钱五分　半夏洗、七分　黄芩　芍药各二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钱

水煎服，若兼寒热往来，加生姜五分，大枣三个。

腹满痛

问曰：腹满痛，何以是太阴症？答曰：脾为坤土，坤为腹，阴中之至阴也。邪气传之，则腹满而痛。

又问曰：腹痛既为里症，当投大黄，而先用柴胡、芍药者，何也？答曰：此少阳传入太阴者也。少阳之邪，传入太阴，肝木乘脾，致成腹痛，故用柴胡加芍药以和之。痛甚者，加大黄以下之。又如太阳症，为医误下，以致邪气内陷而成腹痛，用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意正相等。然腹痛虽属太阴，又有传经、直中之分，大抵传经之邪，由三阳传入。直中之邪，猝然骤至也。传经之邪，则脉沉实。直中之邪，则脉沉细也。传经之邪，则嗌干口燥，直中之邪，则口鼻气冷也。以此为别。

下利

问曰：自下利，何以是太阴症？答曰：下利出于肠胃，热传脾脏，熏灼肠胃，故有下利。又问曰：三阳合病，以及少阳阳明合病，俱有下利，何也？答曰：三阳合病有下利者，外合三阳之经，内合阳明之腑也。少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亦合阳明之腑也。阳明内主胃腑，故有下利，若不入腑，必无下利。今少阳之邪，传入太阴，太阴为脏，与腑相连，故有下利也。但宜分传经、直中，传经则下利肠垢，直中则下利清谷。寒热之药，由此而分，不可不谨。

脉沉实

问曰：脉沉实，何以是太阴热症？答曰：沉者，病脉也，主病在里。实者，有力也，主病为热。今脉沉实，故知太阴经有实热也。

少阴经症

少阴经病，有传有中，今先举传经者言之，其见症也，口燥、咽干而渴、或咽痛、或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硬、或下利肠垢、目不明，大小承气汤并主之。

小承气汤　治邪传少阴，口燥咽干而渴，或目不明，宜急下之。

大黄三钱，酒洗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五分

水煎服。加芒硝三钱，即大承气汤。

甘桔汤　治少阴咽痛。

甘草三钱，炙　桔梗三钱

水煎服。按：本方加大力子三钱炒研，薄荷叶五分，更效。若不瘥，对前小承气汤服。

口燥咽干而渴

问曰：口燥咽干而渴，何以属传经少阴也？答曰：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热

邪传入少阴，消烁肾水，则真水不得上注于华池，故干燥异常，而渴之甚也。须急下之，以救肾家将涸之水。

又问曰：肾气虚寒，而亦口渴者，何也？答曰：肾者，水脏也，虚故引水自救，小便必色白。白者，因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若传经热邪，则小便短涩而赤，且传经症，口燥咽干，舌燥唇焦而渴之甚。肾气虚寒，则无此等热症，惟见频饮热汤，以自灌而已。又或思饮冷而不能下咽，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之候。与口燥咽干而渴，相隔霄壤。

咽痛

问曰：咽痛，何以属传经少阴症？答曰：咽者，少阴经脉所过之地也。热邪攻之则咽痛。

又问曰：寒症亦有咽痛，何也？答曰：寒邪直中下焦，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亦令咽痛。然必有下利清谷，四肢厥冷等症。不若传经热邪，口燥咽干而渴之甚也。

下利清水

问曰：下利清水，何以是传经少阴症？答曰：邪传少阴，热气熏灼，结粪如磊石在内，所进汤水不能渗入，遂从结粪空中走出，按其腹，必硬痛，宜急下之。若直中症，下利清谷，俗名漏底伤寒。设误认此症为漏底而用热药，是抱薪救火矣！仲景云：少阴症，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硬痛，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正谓此也。

目不明

问曰：目不明，何以是少阴症？答曰：目能照物，全在瞳人。瞳人属水，邪气熏灼，则肾水枯涸，不能照物，故知目不明，属少阴热邪。宜急下之，以救肾家将绝之水。

又问曰：虚症亦有目不明，何也？答曰：虚症目不明者，气弱也，血枯也。丹溪用人参膏补气也，六味地黄汤补血也。此皆内伤之治法。若伤寒目不明，实为热邪消烁肾水，急宜清凉攻下以救援也。如大便自利，腹无所苦，则用三黄解毒汤清之。大便不利，腹中硬痛，则用承气下之，不可缓也。

厥阴经症

厥阴经病，亦有传、有中。今先举传经者言之。其见症也，少腹满、舌卷、囊缩、烦躁、厥逆、消渴，大承气汤主之。

大承气汤见少阴症

少腹满

问曰：少腹满，何以是传经厥阴症？答曰：胸膈之上，乃清阳之分，为少阳分野。胸膈以下，少腹以上，乃清浊交界之所，为太阴之分野。当脐者，少阴之分野。少腹者，厥阴之分野。伤寒传至厥阴，少腹胀满，乃浊阴凝聚，实为有物矣，宜急下之。

又问曰：瘀血与尿涩，亦少腹满，何也？答曰：瘀血者，太阳膀胱经蓄血也。尿涩者，太阳膀胱经蓄水也。膀胱系于脐下，故少腹满也。但蓄血症，少腹满，小便自利，大便黑色。尿涩症，少腹满，小便不利，大便如常。若邪传厥阴，则大便闭结，小便短赤，是为燥粪症也。且厥阴必有烦满囊缩。厥逆消渴诸症，与太阳膀胱经症，迥然不同也。

舌卷、囊缩

问曰：舌卷、囊缩，何以是传经厥阴症？答曰：肝主周身之筋，热邪内灼，则津液枯，不能荣养于筋，故舌卷而囊缩，宜急下之。

又问曰：直中症，亦舌卷囊缩，何也？答曰：直中于寒，阳气衰微而敛缩，此冬令万物闭藏之象。今内热消烁，此夏令津液干枯之象。然直中症，脉必沉迟，或见下利清谷，口鼻气冷诸寒症。邪传厥阴，必烦满消渴之极，或唇焦口燥，身如枯柴，形情大不相同。且直中症，舌虽短缩而润泽。邪传厥阴，则舌敛束如荔枝，必然焦燥无津液。

又问曰：妇人之诊如何？答曰：妇人乳缩，男人囊缩，先验其舌，已自明白，不待细问矣。是以伤寒验舌之法，不可不讲。

厥逆

问曰：厥逆，何以属传经厥阴症？答曰：伤寒之邪，自表入里，邪在三阳，则手足热，传至太阴，则手足温，至少阴，则渐冷，至厥阴，则逆冷矣，所谓热深厥亦深是也。盖自热至温，自温至厥，自厥至逆冷，乃传经之邪，由浅入深。是知厥逆属传经厥阴症。

又问曰：寒症厥逆者，何也？答曰：直中寒邪，初时即厥，不比传经之厥，以渐而至也。

又问曰：仲景云：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四日，厥多热少，其病当进，何谓也？答曰：此指热厥而言也。伤寒发热者，其热尚浅，伤寒发厥者，其热更深。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者此也。厥少热多，则热渐退，厥多热少，则热更进也。至于直中寒邪，初起即厥。不比传经热邪，初时发热，而后至于厥。厥与热复相间互发，而进退无常也。

消渴

问曰：消渴，何以属厥阴热症？答曰：消渴者，热甚能消水也。邪传太阴，则嗌干，未甚渴也。至少阴，则口燥舌干而渴。至厥阴，则消渴矣。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不知消归何有也？可见厥阴热甚，则大渴而能消水也。

又问曰：三阳经亦口渴，何也？答曰：太阳症，本无渴，其小便不利而渴者，太阳腑病也。外显太阳症，而又兼口渴，故用五苓散以分利之，俾小便通而渴自止矣。阳明经病亦无渴，不过唇焦漱水尔。其有渴者，则阳明腑病也。邪未结聚，热势散漫而口渴者，白虎汤。邪已结实，腹胀便闭而口渴者，承气汤。此阳明腑病之治法也。至于少阳，乃表里交界之所，在表为寒，在里为热，兼有口渴者，骎骎乎欲入里矣，故于小柴胡中去半夏加栝蒌根以清其热，倍人参以生津液。此少阳经之治法也。

至于太阴，虽嗌干，而渴犹未甚也。少阴则燥渴，渴渐甚矣。厥阴则消渴，渴之至而无复加者也。

又问曰：阳明腑病，口大渴，与厥阴消渴，何以别之？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也。三阳三阴之邪，皆得传之。今厥阴经消渴者，阳明胃中消之也。夫饮与食，皆入胃者也，胃热则消，胃寒则不能消也。厥阴邪热极盛，攻入胃腑，则消渴之症生。非厥阴肝经，另有一口而能饮能消也。因其有囊缩、烦满、厥逆诸症，故名曰厥阴。因其由厥阴症而发消渴，故以消渴属厥阴也。

又问曰：热甚亦有不渴者，何也？答曰：此热极神昏，不知渴也。其始极渴，其后则不知渴，口燥唇焦，身如槁木，势亦危矣。

又问曰：直中寒症，亦有渴者，何也？答曰：此阴盛格阳于上，渴欲饮水而不能饮，名曰假渴。其人烦躁，欲坐卧泥水之中，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又或因汗、下，重亡津液，胃中干燥，致令思水，所饮常少而喜温。

又少阴症，肾经虚寒，频饮热汤以自救，乃同气相求之理。但小便色白，而外见清谷厥逆诸寒症。

以上诸症与厥阴囊缩而消渴者，相隔千里，是不可以不辨。

太阳腑病

太阳腑者，足太阳膀胱是也。膀胱有经有腑，邪在于经，则头痛发热，邪在于腑，则口渴溺赤。外显太阳经病，而兼口渴溺赤者，此溺涩不通，乃太阳腑病，与他脏无涉也。五苓散主之。若表症未罢，可与散剂同用。

五苓散

茯苓三钱　猪苓　泽泻各八分　桂枝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水煎服，以利为度。愚按：前症自汗脉浮者，由中风入本腑，可用此方。无汗脉紧者，由伤寒入本腑，即于香苏散中加茯苓、泽

泻，应手而效。

口渴溺赤

问曰：膀胱有水，何以反渴也？答曰：水有清浊，浊水不去，则津液不生，故渴也。且水停有湿，邪入则热，湿热相聚则渴。今分利之，俾湿热流通而渴自止矣。若病在经，而未入腑者，切不可用渗利药，反引邪气入本腑也。

阳明腑病

足阳明胃，有经有腑。经者，径也，犹路径然；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邪在于经，不过目痛鼻干，唇焦漱水而已。邪既入腑则潮热谵语，狂乱不得眠，烦渴，自汗，便闭，诸症生焉。白虎汤、承气汤并主之。但阳明腑病，有由本经入本腑者，有由太阳、少阳入本腑者，有由三阴经入本腑者，来路不同，见症则一，治者详之。

白虎汤方治阳明腑病，脉洪大，蒸热，潮热，谵语，燥渴，自汗，或胃热发斑，但腹中未坚硬，大便未闭结，此阳明散漫之热，邪未结聚。故用本方，辛凉和解之剂。

石膏五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　粳米一撮

水煎服。若热甚者倍之。大法自汗多者，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挟湿者，加苍术，名苍术白虎汤，治湿温症。按：此方必燥渴、潮热、自汗、脉洪，有此八字，方可与之。若表症仍在而不燥渴者，切不可用也。

又太阳症，发热而渴，小便不利者，为膀胱腑病，不可与白虎汤。

若直中阴寒，面赤烦热，似渴非渴，欲坐卧泥水中，此真寒假热之症，必须温补。

又有血虚发热，症象白虚，宜用当归补血汤。若误投石膏、知母，则倾危可立而待矣。

调胃承气汤　治阳明腑病，潮热谵语，便闭，绕脐硬痛，为有燥屎，此结聚之热，邪已坚实，宜下之。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

本方去甘草，加枳实、厚朴，名大承气汤。窃按：枳实消痞，厚朴去满，芒硝润燥，大黄泻实。必痞、满、燥、实四症兼全者，方可用也。若痞满而未燥实者，宜用小承气汤，不用芒硝，恐伤下焦阴血也。燥实而未痞满者，即用本方，不用枳、朴，恐伤上焦阳气也。

论承气汤有八禁

一者表不解。恶寒未除，小便清长，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法当汗解。

二者心下硬满。心下满，则邪气尚浅，若误攻之，利遂不止。

三者合面赤色。面赤色为邪在表，浮火聚于上，而未结于下，故未可攻也。又面赤为戴阳，尤宜细辨。

四者平素食少，或病中反能食。平素食少，则胃气虚，故不可攻，然病中有燥屎，即不能食，若反能食，则无燥屎，不过便硬耳，亦未可攻也。

五者呕多。呕吐属少阳，邪在上焦，故未可攻也。

六者脉迟。迟为寒，攻之则呃。

七者津液内竭。病人自汗出，小便自利，此为津液内竭，不可攻之，宜蜜煎导而通之。

八者小便少。病人平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知其不久即入大肠，宜姑待之，不可妄攻也。

潮热

问曰：潮热，何以属阳明腑症？答曰：潮热者，如潮之汛，不失其时，今日午后发热，明日亦午后发热，故名潮热。若一日发至晚者，便是发热，面非潮热矣。若寒热相间，便是往来寒热矣。仲景云：其热不潮，不可与承气汤。可见潮热合用承气汤也。又问曰：潮热固当下，设有表症，何以治之？答曰：潮热兼表，必先解表，然后攻里，若里症甚急，则用大柴胡法，表里并治可也。

谵语

问曰：谵语，何以属阳明腑症？答曰：心者，胃之母。肺者，胃之子。心主藏神，精明者也。肺主出声，清肃者也。今胃中热盛，

上乘心肺，故神气昏愦而语言错乱。轻则呢喃谬妄，重则喊叫骂詈，不避亲疏，由其热有轻重，故谵语亦有轻重也。

又问曰：经云谵语有虚有实者，何也？答曰：实则谵语，虚则郑声。谵语者，乱言无次，数数更端。郑声者，郑重其辞，重叠频言，不换他说也。盖气有余，则能机变而乱语。气不足，则无机变而只守一音也。

又问曰：妇人伤寒，昼则明了，夜则谵语者，何也？答曰：此热入血室症也。妇人经水适来，血海空虚，邪气乘之，致有此症。治法无犯胃气，及上中二焦，必自愈。宜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红花、桃仁、生地、丹皮之属。

狂乱

问曰：狂乱，何以属阳明腑病？答曰：重阴为颠，重阳为狂。诸经之狂，皆阳盛也。伤寒阳热极盛，至于发狂，势亦危矣。狂之发也，少卧不饥，妄语妄行，或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甚则逾垣上屋，皆阳热亢极使之，非下不除。

又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此乃下焦蓄血。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大便黑色，虽则如狂，初不若发狂之甚也。

又有以火劫汗，遂至亡阳，发为惊狂，有慌乱恐惧之象，实非狂也。

是知如狂者，膀胱蓄血。惊狂者，劫汗亡阳。发狂者，阳明胃腑实热也。

又问曰：寒症有发狂者，何也？答曰：此阴盛格阳之症，其人烦躁，欲坐卧泥水中，是名阴燥。脉必沉迟，或见下利清谷诸寒症，急宜温补；不可误用寒凉也。

不得眠

问曰：不得眠，何以是阳明腑症？答曰：不得眠，阴阳皆有之。其狂乱不得眠者，阳明胃热故也。经云：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受热邪，故不和，不和故不眠也。若初时目痛、鼻干、不得眠者，阳明经病也。葛根汤主之。若蒸热自汗，燥渴脉洪，不得眠者，阳明经腑同病，散漫之热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潮热自汗，便闭谵语，不得眠者，阳明腑病，结聚之热也，调胃承气汤下之。

若伤寒邪气已解，或因食复，遂至烦闷干呕，口燥饮冷，不得眠者，以保和汤加芩连主之。

又问曰：不眠固属热症，有投寒药转其者，何也？答曰：因汗下重亡津液，心蕴虚烦，致不得眠，宜用酸枣仁汤，或真武汤主之。不眠似属寻常，若少阴脉沉细，自利，厥逆，烦躁不得眠者，为难治也。

燥渴

问曰：燥渴，何以属阳明腑症？答曰：寒邪在表，则不渴，邪气传里，化而为热，则渴。太阳症有口渴者，膀胱腑病也，其渴微。阳明经病，但漱水尔，不为渴也，入腑则大渴矣。少阳症，但口苦，亦无渴，其有渴者，将转入阳明也。仲景云：服柴胡汤已而渴者，属阳明也。三阴皆有渴，因其连于胃腑，故渴也。是知燥渴的属阳明症。余详辨厥阴症消渴条下。

自汗

问曰：自汗，何以是阳明腑病？答曰：伤寒在表，则腠理致密而无汗，入腑则热气发越，而汗自出矣。今无汗忽变为有汗者，乃热邪入腑，熏蒸如鼎沸然，故令汗出也。又问曰：自汗有用桂枝，及桂枝加附子汤者，何也？答曰：自汗用桂枝者，太阳伤风症也。用桂枝加附子汤者，因发汗太多，遂漏不止，恶风寒而为表虚也。若阳明腑病，燥渴谵语，孰敢用桂枝者？仲景于桂枝加附子条下，注曰：不呕，不渴。可见阳明燥渴，则无用桂枝之理矣。

大抵头痛发热恶具者，伤风自汗也。因发汗遂漏不止者，阳虚自汗也。燥躁口渴，能消水，不恶风寒而反恶热者，阳明腑病自汗也。又问曰：直中症，亦自汗，何也？答曰：直中症，冷汗自出，脉沉迟，手足厥冷，乃真阳衰微之象，与阳明胃热自汗，熏蒸腾沸

之状，天渊相隔矣。

又问曰：中暑自汗，亦口渴，何以别之？答曰：中暑自汗，口虽渴，脉必弦细芤迟也。《经》云：脉盛身热，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实者，人参白虎汤；虚者，十味香薷饮主之。

手足心腋下有汗

问曰：手足心腋下有汗，何以是阳明腑病？答曰：胃主四肢，为津液之主。今热聚于胃，致令出汗，乃津液之旁流也。经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难而谵语，宜下之。

又问曰：阳明中寒，不能食，亦令手足汗出者，何也？答曰：此胃中虚冷所致，与传经热症，便难谵语者，自是不同。

便闭

问曰：便闭，何以属阳明腑症？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伤寒三阳三阴之邪，皆得传入，以作胃实不大便之症，法当下之。然经有八禁，详列于前，不可不辨。

转矢气

问曰：转矢气，何以属阳明腑症？答曰：矢气者，气下泄也。病人内有燥粪，结而不通，则气常下矢。仲景云：欲行大承气，先与小承气，腹中转矢气者，方与大承气汤，若不转矢气，慎未可再攻。是知转矢气，属阳明腑也。

论里中之里

伤寒之邪，三阳为表，三阴为里，人皆知之。而里中之里，人所不知也，何谓里中之里？阳明胃腑是也。三阳三阴之邪，一入胃腑，则无复传，故曰里中之里也。或谓三阴经，脏也，阳明胃，腑也。岂有腑深于脏者乎？答曰：阳明居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犹之溪谷，为众水之所趋也。夫以阴经与阴经较，则三阴为深。以阴经与胃腑较，则胃腑为尤深也。三阳三阴之经，环绕乎胃腑，处处可入。有自太阳入腑者，有自本经入腑者，有自少阳入腑者，有自太阴入腑者，有自少阴入腑者，有自厥阴入腑者，一入胃腑则无复传。故曰里中之里也，治伤寒者，先明传经、直中。即于传经之中，辨明表里，更于表里之中，辨明里中之里。如此则触目洞然，治疗无不切中矣。

复论阳明本症用药法

阳明有经有腑，阳明经病，发热头痛，目痛鼻干，唇焦漱水，宜解肌，葛根汤。阳明经病传腑，蒸热自汗，口渴饮冷，白虎加人参汤，此散漫之热，可清而不可下。阳明腑病，热邪悉入于里，其症潮热谵语，腹满便闭，宜攻之，调胃承气汤，此结聚之热，徒清无益也。夫病当用承气，而只用白虎，则结聚之热不除。当用白虎而遽用承气，则散漫之邪复聚而为结热之症。夫石膏、大黄，同一清剂，而举用不当，尚关成败，何况寒热相反者乎？甚矣，司命之难也。

论阳明兼症用药方

或问：经曰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何也？答曰：太阳阳明，由太阳经传入阳明之腑也；少阳阳明，由少阳经传入阳明之腑也；正阳阳明，由阳明本经而传入本腑也。大法，太阳阳明，太阳症不解，必从太阳解表为主。若表症不解，医误下之，转属阳明，宜下之，小承气汤。若因误下而成结胸，先服小陷胸汤，若不瘥，再服大陷胸汤，余邪未尽，投以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

少阳阳明，脉纯弦者，名曰负。负者，胜负也，为难治。若少阳症多者，必从少阳和解为先，小柴胡汤。若腹满硬痛，便闭谵语者，下之，大柴胡汤。

正阳阳明，在表者，葛根汤，表邪入里，未结聚者，白虎汤。邪已入腑，结聚成实者，

下之，调胃承气汤。凡用下药，必以腹满硬痛便闭为主，或兼下利肠垢，或下利清黄水，色纯青，心下硬，其中有燥屎也，攻之。否则，虽不大便，亦未可攻，但清之润之而已。

合病并病

合并病者，伤寒传经之别名也。或两经同病，或三经同病，名曰合病。若一经病未已，复连及一经，名曰并病。伤寒书云：三阳有合病，有并病，三阴无合病，无并病。果尔，则太阴必不与少阴同病乎？少阴必不与厥阴同病乎？且太阴病未瘥，必不至并于少阴，少阴病未瘥，必不至并于厥阴乎？若然，则三阴之症，何以相兼而并见乎？又何以三阳三阴之邪，互相交错而为病乎？是知合病、并病，有合于阳者，即有合于阴者，有并于阳者，即有并于阴者。仲景谓三阳合病，闭目则汗，面垢，谵语，遗尿，治用白虎汤。此外合三阳之经，内合阳明之腑，故用辛凉和解之。若不入腑，白虎将焉用乎？治法不论三阳三阴，凡两经合病，则用两经药同治之，三经合病，则用三经药同治之。若一经病未瘥，复并一经，则相其先后、缓急、轻重而药之，斯无弊耳。然则合并病者，岂非伤寒传经之别名欤！

直中三阴诸症

直中者，初起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宜用理中汤。中少阴，宜用四逆汤。中厥阴，宜用白通加猪胆汁汤。大抵脏受寒侵，不温则殆，急投辛热不可迟缓。

附子理中汤　治寒邪中于太阴，呕吐清涎沫，腹中冷痛，或下利清谷，吐蛔虫，脉来沉细，急宜温之。

干姜　附子　炙甘草各一钱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水煎服。寒甚者，加干姜二钱。渴欲得水，加人参、白术各一钱。当脐有动气，去白术，加肉桂一钱。吐多者，加生姜一钱五分。下利多者，倍加白术。悸者，加茯苓一钱五分。腹满者，去参、术，加陈皮、半夏、砂仁各八分，附子一钱五分。盖温即是补。

四逆汤　治少阴中寒，手足厥冷，下利清谷，脉沉细，但欲寐。

附子五钱　干姜五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服。如面赤，加葱白二茎。腹痛，加白芍药二钱酒炒。呕者，加生姜二钱。咽痛，加桔梗一钱。利止脉不出，加人参二钱。小便不利，身重疼痛，或眩，此为有水气，去干姜，加白术、茯苓二钱五分，生姜三片。

白通加猪胆汁汤　治少阴中寒，阴盛格阳，热药相拒不入，故加寒味，以立从治之法。

附子五钱　干姜五钱　葱白二茎　人尿半杯　猪胆汁五茶匙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三钱。

理中安蛔散

人参三钱　白术　白茯苓　干姜各一钱五分　川椒十粒　乌梅二个

上作一服，水二盅，煎七分服。凡治蛔，不可用甘草及甜物。盖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得酸则静故也。如未止，加黄连、黄柏各三分，川椒倍之。若足冷，加附子五七分，甚者倍之。

腹中冷痛

问曰：腹中冷痛，何以属直中寒症？答曰：寒气内攻，腹中骤然暴痛，手足口鼻俱冷，或腹中寒冷，欲得热物熨之，不比传经腹痛，由渐而至也。且寒痛绵绵不止，热痛时作时止也。

呕吐清涎沫

问曰：呕吐清涎沫，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胃腑寒热之气，必见于涎沫。经曰：诸水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今见呕吐清涎沫，故知为直中寒症。

下利清谷

问曰：下利清谷，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寒邪内侵，真阳衰少，无以运行三焦，腐化水谷。经曰：食下即化，腐臭流出，是有火也；食下不化，完谷而出，是有寒也。又曰：天寒则水清，天热则水浊。今见下利清谷，即是直中寒症，若传经热症，则下利肠垢，而不下利清谷矣。又问：书云邪热不杀谷，何谓也？答曰：邪热不杀谷者，乃火性急速，不及变化流出，然必杂于肠垢之中，不比直中寒邪，谷和清水，形如鸭溏也。

但欲寐

问曰：但欲寐，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寒邪属阴，阴主静，静则多眠。若传经热症，则属阳。阳主动，则令人烦躁不眠也。又问曰：表症多眠者，何也？答曰：表症多眠，是寒邪外束，阳气不舒，必见头痛发热诸症。若直中多眠，则见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诸症，与表邪自是不同。至于传经里症，则心烦恶热，揭去衣被，甚则谵语发狂，安得多眠。又问曰：热症，亦有昏昏而睡者，何也？答曰：此热邪传入心胞，令人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一二句，与之以水则咽，不与则不思，此乃热甚神昏，非欲寐也。又风温症，风热相搏，亦令神气昏愦，其症鼻鼾，语言难出，与直中寒邪，厥逆清谷诸症，迥然大异矣。

蜷卧

问曰：蜷卧，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热则手足舒伸，寒则手足敛束，譬如春夏则万物发舒，秋冬则万物收藏，此定理也。又问曰：表症亦蜷卧，何也？答曰：表症有蜷卧者，表受寒侵，经络因而敛束，法当温散。至于直中蜷卧，必有厥逆清谷诸症相兼，须温中为主也。又问曰：热症亦蜷卧，何也？答曰：此热邪消烁津液，不能荣养于筋，致有挛急之象，乃肝脏将绝，名曰搐搦，不得与蜷卧同误矣。

四肢厥冷

问曰：四肢厥冷，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四肢为阳，寒邪属阴，今中寒邪，则阳衰不能温其四肢，故厥冷。其甚者，过乎肘膝。肘膝为人之四关，今冷过之，则阴寒极矣。宜大温之。又问曰：阳症亦厥逆，何也？答曰：此物极则反，热极而反见厥也，凡病初起即厥者，寒厥也。初起发热，日久变厥者，热厥也。且热厥必烦躁口渴，恶热，小便短赤，大便或闭，或下利肠垢，脉必沉实有力。寒厥则不渴，必恶寒身痛，小便清长，或下利清谷，脉必沉细无力。安危之机，祸如反掌，不可不辨。

身痛如被杖

问曰：身痛如被杖，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寒邪客于人，则身痛，痛如被杖，寒之极甚者也。又问曰：表症亦身痛，何也？答曰：表症身痛，痛如绳缚也。里症身痛，痛如被杖也。虽有表里之殊，而为寒则一也，宜急温之。表寒则温散，里寒则温中，寒气散，痛自除矣。

囊缩

问曰：囊缩，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热主舒，寒主敛，定理也。春夏则万物发舒，秋冬则万物敛藏，即此观之，可见囊缩为寒矣。又问曰：《指掌》用承气治囊缩，何也？答曰：此传经厥阴症也。伤寒传至厥阴，六经已尽，厥阴者，肝也，肝主周身之筋，又厥阴之脉络阴器，因热邪烁其津液，筋脉不荣，故舌卷而囊缩。其症必口渴烦满，唇焦舌燥，与直中阴寒之症，迥然不同尔。

舌黑而润

问曰：舌黑而润，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黑者，北方水色也，黑而且润，则知其为寒症矣。若传经热邪，舌苔先黄而后黑，必干燥而无津液，此火极似水之象，譬如燔柴变炭之意，乃热甚也。若舌黑而润，津液如常，乃寒气乘心，北方水之色见也，宜急温之。故曰：舌黑而润，为直中寒症也。

脉沉细无力

问曰：脉沉细无力，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脉者，阳气主之也，气盛则脉旺，气弱

则脉细。今脉沉细无力，则为中寒无疑矣。又问曰：经云诸紧为寒。何也？答曰：紧者，脉如引绳转索，有风起水涌之象，北方刚劲之气也，与数脉不同。数以至数名，紧以形象论也。经云诸紧为寒，寒之诊不一。紧为寒，沉细无力亦为寒，迟为寒，又脉洪大搏指，按之空虚者，亦为寒。譬如数则为热，洪大为热，沉实有力为热，脉涩滞，郁而不通者，亦为热。全在以症互相参考，时而舍脉从症，时而舍症从脉，活活泼泼，不胶己见，其于诊法庶矣乎！

吐蛔

问曰：吐蛔，何以是直中寒症？答曰：病人胃寒食少，蛔泛上隔，闻食臭而出，故吐蛔也。宜用理中安蛔散以温之，不可轻用凉药。又问曰：阳症亦有吐蛔者，何也？答曰：病久胃空，既无谷气，蛔上隔求食，至咽而出，须看兼症如何。若阳黄发斑，口疮咽燥，大渴消水，或用清剂，可以收功。然而寒症吐蛔者多，热症吐蛔者少，最宜斟酌。

两　感

两感者，表里双传也，一曰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曰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曰少阳与厥阴同病。如在太阳，则发热头痛。在少阴，则咽干口燥。在阳明，则目痛鼻干，在太阴，则腹痛自利。在少阳，则耳聋胁痛，在厥阴，则烦满囊缩。表里并传，为祸最速，此论传经之两感也。

又如仲景所谓少阴症，反发热，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者，此论直中之两感也。传经两感，以解表为主，而清里佐之。直中两感，以温中为主，而发表次之。此治两感之大法也。

或问曰：太阳初得病，尚未传经，何以即有少阴热症也？答曰：此温热之候多有之，本有积热在内，而外为风寒鼓之，故表里并见，阴阳双传也，其病至暴，倘治失其宜，去生远矣。

伤寒兼症

伤寒兼症者，非传经六经之正病，亦非直中三阴之正病，而实为伤寒所恒有之症，故皆以兼症名之。其间有见于手经者，有因误治而变症者，有病中调摄失宜而变症者，有病气相传染而变症者，临症之时，按法取之，曲尽其情，则伤寒无余蕴矣。

咳嗽者，肺寒也。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是也。肺主皮毛，寒邪侵于皮毛，连及于肺，故令人咳。宜用止嗽散，加荆芥、防风、紫苏子主之。

或问曰：少阳症，与直中症、水气症，皆令人咳嗽，何也？答曰：少阳症兼咳嗽者，以其肺有寒也，仲景用小柴胡去参、枣加干姜者，所以温肺散寒也。直中症兼咳嗽者，亦寒气上束于肺也。但温其中而咳自止。水气症兼咳嗽者，以寒水上射于肺也，宜分表里水气治之。表有水气而发热，用小青龙汤发散以行水，里有水气而下利，则用本方去麻黄，加芫花以攻之，轻则用小半夏加茯苓汤以疏之，俾水饮流通，而咳自止矣。以上三症，皆感寒水之气而咳，故谓咳为肺寒也。

又问曰：俗称热伤风咳嗽者，何也？答曰：热伤风者，如冬温之候，天应寒而反温，自人受之，则为头痛喉肿，咽干咳嗽之属，与正风寒之咳稍异。又或其人素有郁热，而外为风寒束之，热在内而寒在外，谚云“寒包火”是也。又问曰：咳嗽有不兼风寒，而专属火者，何也？答曰：此杂症嗽也。或夏令暑热之火，或饮食辛辣之火，或脾肺气虚之火，或龙雷潜上之火，皆令咳嗽，各有兼症，与伤寒鼻塞声重、头痛发热恶寒之状自是不同，并与热伤风之咳迥别。宜于本门求之，不得与伤寒同日语矣。

止嗽散

桔梗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白前一钱五分
橘红一钱　百部一钱五分　紫菀一钱五分

水煎服。风寒初起，加防风、荆芥、紫苏子。

小半夏加茯苓汤

半夏姜汁炒，二钱　茯苓三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三片

水煎服。

咽痛有表里寒热之分，不可不辨也。风寒在表而兼咽痛者，此风火聚于肺也，宜用甘桔汤，加荆芥、防风、薄荷、牛蒡子之类以散之。少阴里症兼咽痛者，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也。宜分寒热治之。凡传经少阴，口燥舌干而痛者，热也，甘桔汤主之，甚者加黄连、元参、牛蒡之属。凡咽痛，以蒡子为主。直中少阴，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以致咽痛，必兼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诸症，但温其中而痛自止，姜附汤加桔梗主之。夫同一少阴咽痛，而寒热之别相隔千里，不可不察。复有阴毒、阳毒咽痛者，治如少阴症。

更有发汗过多，遂至汗多亡阳，内损津液，而成咽痛者，宜用参、芪、归、术，调补元气，收敛汗液而痛自除。

凡咽痛，通用甘桔汤。在表者，加散药，在里者，分别寒热而加入温凉之剂。仲景立法精粹，学者宜致思焉。

甘桔汤见前少阴症

伤寒吐血者，热迫血而上行也，然有表里之殊，如当汗失汗，以致邪蕴子经而吐血者，用麻黄汤散之，后人以加味参苏饮代之，其法至稳。

若邪气入里，酝酿成热，以致吐血者，宜用犀角地黄汤清之。若大便闭结，热邪上攻者，生地四物汤加大黄下之，釜底抽薪，则火气顿平，而釜中之水，无腾沸之患矣。切忌寻常滋补药，姑息容奸，使邪气流连，反成败症。更有以热济热，而为动阴血者，详辨于后。

犀角地黄汤

犀角镑一钱五分　生地黄四钱　牡丹皮　麦冬　白芍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衄者，鼻中出血也。寒气初客于经，则血凝滞而不行，何得有衄？今见衄者，是寒邪将散，荣血周流，病当解也。古人谓血为红汗是也。然衄症亦有表里之殊，寒邪在经，头痛发热而衄者，表也，宜微汗之，加味香苏散主之。若邪气入里，燥渴烦心而成衄者，宜急清之，犀角地黄汤主之。

或问曰：动阴血与鼻衄，何以别之？答曰：动阴血者，乃传经里症，热极而反发厥，医家误认为寒，投以干姜、附子，以火济火，迫血妄行，或从耳、目、口、鼻涌出，名曰动阴血，又谓下厥上竭，为难治，与鼻衄症，天渊相隔矣。

便脓血者，热迫血而下行也。此传经热邪所致也，法当清之。若瘀血凝聚，少腹痛、拒按，小便自利者，下之。

然亦有阴寒为病，下利脓血者，此下焦虚寒，肠胃不固，譬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非温剂不化，附子理中汤加归、芍主之。斯二者，一为血热，一为血寒，临症时不可不辨。

蓄血者，瘀血蓄于下焦也。仲景云：太阳症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此表症甫除，瘀积始聚，为蓄血之轻者，故用前方。若表邪已尽，里热既深，乃蓄血之重者，则用抵当汤攻之。

但蓄血症，与尿涩、燥粪症相似而不同，宜分别施治。凡伤寒少腹胀满，按之不痛，小便不利者，为尿涩也。若按之绕脐硬痛，小便短涩，大便不通者，此有燥屎也。若按之少腹硬痛，小便自利，或大便黑色，喜忘，如狂者，为蓄血也。此辨症之大法也。

桃核承气汤

桃仁十个　大黄二钱五分　芒硝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　桂枝五分

水煎服。

抵当汤

水蛭　虻虫各十枚，去翅　桃仁十枚　大黄五钱

水煎服。

动阴血，伤寒传经热症，渐至手足厥冷，是为热极而反见厥，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医者不识，误投热药，以火济火，迫血妄行，其血或从耳目，或从目鼻，一拥而出，名曰动阴血，又名下厥上竭，为难治。大抵伤寒初起，即发厥者，寒厥也。初起发热燥渴，渐次而厥者，热厥也。寒厥者，必下利清谷，口鼻气冷，口舌常润，脉沉迟。热厥者，必便闭谵语，或下利肠垢，口渴唇焦，或舌黑而燥，脉滑数。寒热之际，朗然明白，则无动阴血之祸矣。

鼻鼾、鼻鸣。鼻鼾者，鼻中发声，如鼾睡也，此为风热壅闭。鼻鸣者，鼻气不清，言响如从瓮中出也，多属风寒壅塞。须按兼症治之。

不能言及语言难出者，有表里之分。其一，太阳症，发汗已，身犹灼热者，名曰风温。其脉尺寸俱浮，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语言难出，此表邪蕴其内热也。治用萎蕤汤，去麻黄，加秦艽主之。其一，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言，古方治以苦酒汤。然苦酒汤，恐传写之讹，宜用甘桔汤，加蒌子、薄荷、元参、白前之属以清之。复有风寒客于肺中，声哑不能言者，当用半夏、生姜、荆、防等，辛温以散之。更有中寒之症，口鼻气冷，口噤难言者，当用温热之剂。大抵唇焦齿燥，舌干口渴者，热也。唇清口和，口鼻气冷者，寒也。伤寒辨症，莫先于此，学者宜致思焉。

萎蕤汤

萎蕤　石膏　干葛各一钱　白薇　羌活　杏仁　甘草　川芎各六分　防风七分，用此以代麻黄为稳当　青木香五分

水煎服。

温疟。伤寒邪热未除，复感风邪，变为温疟。温疟之状，寒热依时而作，大抵热多寒少，或先热后寒，每致神昏谵语，与时行正疟不同。治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黄连、知母、贝母以清之。然温疟寒热以时，又与少阳病，寒热往来，无定时者，自是不同。

身重难转侧。身重大都属寒，然亦有热者。经曰：风湿相搏，骨节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虚浮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此表寒也。经曰：少阴病，腹痛，四肢沉重疼痛，下利者，治以真武汤。此里寒也。经曰：发汗已，身犹灼热，名曰风温，其症脉浮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治以萎蕤汤。此表寒束其里热也。经曰：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自汗出，白虎汤主之。此表里皆热也。又阴阳易病，身重，少气，少腹里急，气上冲胸，眼中生花，宜用附子理中汤主之。此里虚且寒也。

真武汤见筋惕肉瞤

发黄，湿热俱盛，则发身黄，伤寒至于发黄，为病亦甚矣。热而兼湿，如庵曲相似，日久则变为黄也。然不特湿热发黄，而寒湿亦令人发黄。但寒湿之黄，身如熏黄，色暗而不明。湿热之黄，黄如橘色，出染着衣，正黄如柏也。又如瘀血发黄，亦湿热所致，瘀血与积热熏蒸，故见黄色也，去瘀生新，而黄自退矣。

栀子柏皮汤　伤寒发热，头汗出，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郁热在里，必发黄。宜此汤主之。

栀子三钱　甘草炙，一钱　黄柏二钱

水煎服。

茵陈蒿汤　身黄如橘子色，腹满，便闭者，可下。

茵陈三钱　栀子二钱　大黄二钱

水煎服。小便当如皂角汁，一宿而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茵陈五苓散　阴黄之症，身冷，脉沉细，

乃太阴经中寒湿，身如熏黄，不若阳黄之明，如橘子色也。当问其小便利与不利，小便不利，宜本方；小便自利，茵陈术附汤主之。

茵陈　白术　茯苓各一钱五分　猪苓　泽泻各七分　薄桂五分

水煎服。

茵陈术附汤

茵陈一钱　白术一钱　附子五分　干姜五分　甘草炙，一钱　肉桂三分，去皮

水煎服。

痉者，项背强，头动摇，口噤，背反张是也。此太阳伤风，复感寒湿所致。其有汗恶风为柔痉，无汗恶寒为刚痉。加减小续命汤主之。然痉病有三阳经络之殊，有胃腑实热所致，有三阴中寒所发，有内伤气血虚弱而发，不可不辨。假如头摇，口噤，背反张者，太阳痉也。头低视下，手足牵引，肘膝相勾，阳明痉也。若眼目斜视，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阳痉也。又如口噤胸满，卧不着席，脚挛急，大便闭结不通，必龂齿，此阳明胃腑实热所致，宜用三乙承气汤下。又如发热，脉沉细，手足厥冷，冷汗自出者，为阴痉，风寒中于脏也，附子理中汤加防风、肉桂主之。

然亦有内伤发痉者，病人肝血不足，血燥生风，目斜手搐，逍遥散加人参、桑寄生主之。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是也。若脾虚木旺，反伤脾土，用五味异功散，加柴胡、芍药、木香、钩藤之属。脾气郁结，用加味归脾汤。若大病后，或产后，气血大虚，用十全大补汤加钩藤、桑寄生，如不应，急加附子，此治痉病之大法也。

加减小续命汤

麻黄去节　人参　黄芩　芍药　甘草　川芎　杏仁　防己各一钱　肉桂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附子三分

水煎服。此症若兼阳明，须加葛根、升麻。此症若兼少阳，另用小柴胡加桂枝、钩藤。

三乙承气汤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　厚朴八分　甘草一钱　元明粉　钱五分

水煎服。

斑疹。凡发斑有四症，一曰伤寒，二曰温毒，三曰时气，四曰阴症。

伤寒发斑者，盖因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妄投热药，以致热毒蕴结，发为斑疹。《千金方》云：红赤者胃热，紫赤者热甚，紫黑者胃烂也。凡斑既出，须得脉洪大有力，身温，足暖为顺。若脉沉小，足冷，元气弱者，为逆候也。凡治斑症，不宜发汗，汗之则增斑烂，又不宜早下，下早则斑毒内陷。若脉洪数，热甚烦渴者，用三黄解毒汤，或犀角大青汤以清之。若脉弱者，加人参主之，倘昏闷、谵语、大便四五日不通，以调胃承气汤微利之。如未可下，即用前犀角大青汤，加梨汁、蜜糖以润之。大抵解胃热，胃烂之毒，必以黄连、大青、犀角、元参、升麻、真青黛、石膏、知母、黄芩、山栀、黄柏之类。要在审察病情。合宜而用之。

温毒发斑者，冬应寒而反温，或冬令感寒，春夏之交，发为温热之病，热毒蕴蓄，发为斑也。犀角大青汤主之。

时气发斑者，天时不正之气也，人感之或憎寒壮热，发为斑疹。凡大红点，发于皮肤之上者，谓之斑。小红点，行于皮肤之中者，谓之疹。盖疹轻而斑重也。疹发于肺，宜用升麻葛根汤，加大力子以散之。斑出于胃，犀角大青汤以清之。若时气传染，中无实热，加味逍遥散去白术，加元参、生地以解之。

阴症发斑者，寒伏于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聚于胸中，上熏于肺，致发斑点，如蚊蚤咬痕，此非斑也，与调中温胃之剂，其点自退，理中汤主之。

三黄解毒汤

黄连二钱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犀角大青汤　治斑出已盛，心烦大热，错

语呻吟，不得眠，或咽痛不利。

犀角屑 大青 元参 甘草 升麻 黄连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口渴加石膏。虚者加人参。

结胸痞气。经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阳，三阳也。阴，三阴也。伤寒邪在三阳，固不可下，下之则为结胸之恶候。即邪已入三阴，而未结聚成实，犹宜清解之，若下之太早，尚不免于痞气。结胸症重，痞气较轻也。大抵从胸至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为结胸。胸前痞满不舒者，为痞气。结胸症，先用小陷胸汤，如或结实难解，更用大陷胸汤攻之。痞气症，半夏泻心汤主之。

又有水结胸症，水饮停蓄也，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复有寒实结胸症，乃寒气结聚不应误下而成，须用白散主之。

凡一切结胸、痞气等症，服药不效者，乃浊气结而未散，《活人》俱用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

小陷胸汤 本太阳症，为医误下，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为结胸，应服大陷胸汤。若不按不痛者，为小结胸，应服本方。然用药之道，宜先缓后急，有如探试之法。

半夏汤泡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栝蒌实大者一枚，杵细

上三味，以水六盅，先煮栝蒌，减半，去渣，纳诸药，煮取二盅，温服。

按：此方加枳实一钱五分，更效。

大陷胸汤 结胸症，服前药不效，须用此方。

大黄六钱，去皮生用 芒硝四钱 甘遂二分五厘为末

上三味，以水六盅，先煮大黄，减半，去渣，纳芒硝，煮二三沸，和甘遂末，温服，得快利，止后服。

半夏泻心汤 伤寒传入三阴，而未结聚成实，医早下之，以致胸中痞闷不舒者，为痞气。宜用此方。

半夏洗 黄芩 干姜各一钱五分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黄连一钱 大枣二个，去核

水煎服。本方加枳实五七分为妙。

白散 治寒实结胸，无热症者。此寒痰积食结于胸中，故用此方，亦救急之良法。

桔梗 贝母各三钱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上三味为末，纳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匀，分二服。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如不利，进热粥一杯。若利不止，进冷粥一杯，即止。

枳实理中丸

枳实面炒，一两五钱 茯苓 白术各二两，陈土炒 甘草炙，七钱五分 人参五钱 干姜炮，四钱

上为末，米饮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三服，以瘥为度。

脏结。病人素有宿积，连于脐旁，更加新邪，痛引阴筋。此邪气结实之候，为难治。

振战栗。振者，耸动也，战者，战摇也，栗者，心跳也。虚症多有之，而邪正交争，亦发战栗也，须按兼症治之。

筋惕肉瞤。经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多，津液枯少，阳气大虚，筋肉失养，故惕惕而跳，瞤瞤然而动也。急宜温经益阳。真武汤主之。

真武汤 治伤寒发汗后，筋惕肉瞤，并治中寒下利，里有水气而发咳，或呕吐腹痛。

茯苓三钱 白芍酒炒，三钱 白术二钱 生姜二钱 附子炮，一钱五分

水煎服。若咳者，加五味子十粒，干姜一钱五分。若小便利，去茯苓。若下利，去芍药。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一倍。

叉手冒心。发汗过多，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惊悸，心忪也，惕惕然，跳动也。有气虚者，有汗下过多，损津液者，有水气者，当按兼症施治可也。

小便不利，有数种。因汗下而小便不利

者，津液不足也。黄疸热病，小便不利者，郁热内蓄也。风湿相搏，与夫阳明中风而小便不利者，寒气所乘也。更有气虚而小便不利者，宜详辨之。

遗尿。伤寒遗尿，乃危急之候。下焦虚寒，不能摄水，多致遗尿，理中、四逆辈主之。然三阳合病，每兼此症，有用白虎汤者，此热甚而阴挺失职也。大抵热盛神昏者可治，虚寒逆冷为难治也。若杂症遗尿，多属气虚，参芪归术主之。

呃逆，即哕也，气自脐下直冲胸也。或谓咳逆即呃逆，非也。咳逆为咳嗽，与呃逆有何干涉。大法伤寒当下失下，胃火上冲而呃者，其症燥渴内热，大便闭结，大柴胡汤下之。便不结，泻心汤主之。三阴中寒，胃气欲绝而呃者，其症厥冷恶寒，下利清谷，附子理中汤，合丁香散温之。呃止则吉，不止则凶也。

扁鹊丁香散

丁香五个　柿蒂五个　甘草炙，五分　干姜一钱

为末，沸渴点服，为妙。

懊侬，侬即恼字、古通用。懊侬，心中郁郁不舒，比之烦闷有甚者。由表邪未尽，乘虚内陷，结伏于心胸之间也，栀子豉汤吐之。

栀子豉汤

栀子三钱　香豉五钱

水煎服，服后，随手探吐之。若加枳实，名枳实栀子豉汤，治前症，并伤饮食。

郁冒。昏冒而神不清，俗谓昏愦是也。经云：诸虚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此寒气上逆也。法当温补。

又阳明症，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有燥屎也。法当下之。

又伤寒传至五六日间，渐变神昏不语，形貌如醉，或睡中独语一二句，与之以水则咽，不与则不思。医者不识，投以承气则误矣。盖不知此热传手厥阴心胞络经也。与食则咽，邪不在胃也，不与则不思，神昏故也。邪热既不在胃，而在心胞，宜用导赤散，合黄连解毒汤以清之。

导赤散

木通一钱五分　生地三钱　赤茯苓二钱　灯心二十节

水煎服。

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而痛，如江豚之上窜，此下焦阴冷之气，宜用姜附汤，加肉桂、吴萸肉、茯苓主之。或以橘核、小茴、川楝子佐之，尤效。

身热恶寒，身寒恶热。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窃谓身热，反欲得近衣者，伤寒外感之属也。身寒，反不欲近衣者，热邪内郁之候也。然亦有热者欲得近衣而为内热者，火极似水也。寒者不欲近衣而为里寒者，水极似火也。是不可以不辨。

风温、湿温。伤寒发汗已，更感于风，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误言难出，萎蕤汤主之。

湿温者，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名曰湿温。两胫逆冷，胸满，头目痛，妄言，多汗，其脉阳浮而阴小，切忌发汗，汗之名重暍，为难治。苍术白虎汤主之。

风湿相搏。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虚浮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此症脉虚浮而涩，且不渴，故用此汤。若兼口渴者，则不可用也。

劳复、食复、女劳复。大病后，不宜劳动，若劳倦伤气，无力与精神者，名曰劳复。补中益气汤主之。

若饮食伤脾，名曰食复。宜调胃气，以消积食。枳实栀子豉汤主之。

若病后犯房事，以致病复，名曰女劳复。其症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小腹里急绞痛，以人参三白汤主之。

人参三白汤

人参二钱　白术　白芍　白茯苓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附子炮、一钱　枣二枚

水煎服。

阴阳易。男子病新瘥，与女子接，其病遂遗于女。女子病新瘥，与男子接，其病遂遗于男。名曰阴阳易。其症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小腹里急绞痛，与女劳复症候相似。间有吐舌数寸者，为大危。人参三白汤主之。

狐惑。狐疑不决之状，内热生虫之候也。上唇有疮，则虫蚀其肺，名曰惑。下唇有疮，则虫蚀其肛，名曰狐。雄黄丸主之。

雄黄研　当归炒、各七钱五分　槟榔五钱　芦荟研　麝香研、各二钱五分

上捣研为末，煮面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粥饮下，日三服。

阳毒、阴毒。热之极，寒之甚，至极而无复加者也。阳毒则斑黄狂乱，阴毒则厥逆清谷，身痛如被杖。阴阳二毒，多有兼咽痛者，各宜按症投剂，大抵五日内可治，过此恐难为力。阳毒，栀子汤加人中黄主之。阴毒，四逆汤加葱白主之。

栀子汤治阳毒

栀子　赤芍　知母　大青各一钱　升麻　黄芩　杏仁　石膏各二钱　甘草五分　柴胡一钱五分　豆豉百粒

水煎服，加人中黄一钱尤效。

百合病。行住坐卧，若有神灵，其人默默然，意趣不乐。谓之百合病。用百合知母汤主之。

百合知母汤

百合一枚　知母二钱

水煎服。

坏病。本太阳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知犯何逆，随症治之。按：逆者，治不如法也。随症治之者，见某症用某药以救之也。古方悉以羊肉汤主之，恐未尽然。

又是齐方，不论阴阳二症，或投药错误，致患人沉困垂危，七日后皆可服。传者云：千不失一，用好人参一两，去芦，薄切，水一大升，于银石器内，煎至一盏，坐新汲水内，取冷，作一服。汗不自他出，只在鼻梁尖上涓涓如水，是其验也。余尝用之，屡效。

羊肉汤方

当归　白芍各一钱九分　牡蛎煅赤、一钱　生姜二钱　桂枝五分　龙骨煅赤，四分　黑附子炮、去皮脐、五分

上为末，羊肉二两，葱白二寸，以水二碗，煮减一半，以布滤绞去渣，温服。

热入血室。妇人伤寒，经水适来适断，邪气乘虚内陷于血海之中，以致昼则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是为热入血室。治法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宜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桃仁、红花、生地、丹皮之类主之。

阴躁似阳躁。阴极反发躁也。伤寒阳症发躁，必口渴便闭，下利肠垢，或谵言妄语，脉必沉实有力。若直中阴寒，不应有躁，今反烦躁者，是物极则反，水极似火也。其症口燥渴，思得水而不能饮，欲坐卧泥水之中，脉必沉迟无力，名曰阴躁，宜用温剂，设或认为阳躁而清之，误之甚矣。

阳厥似阴厥。阳厥者，热极而反发厥也。直中寒邪，则手足厥冷。今传经热症而亦发厥者，乃物极则反，火极似水也。书云：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但寒厥初病即见，热厥则渐次而至，大不同尔。

肿有三症，太阳风湿相搏，身微肿者，宜疏风祛湿。阳明风热，耳前后肿者，宜刺。大病瘥后，腰以下肿者，宜利小便。

除中。伤寒六七日，脉迟，迟则为寒，医者不察，反以凉药彻其热，腹中应冷不能食，今反能食，名曰除中。言食下即除去也。为难治，试与素饼食之，得饼发热者，除中，不发热者，非除中也。

气上冲心。腹里气时时上冲也。伤寒传至厥阴，消渴，气上冲心，热症也。经云：诸

逆冲上，皆属于火是也。

病如桂枝症，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按寒字当作痰。

瓜蒂散

瓜蒂炒黄　赤小豆等分

上研为细末，取一钱，同豉一撮，汤一碗，先渍之，须臾煎成稀糜，去渣，取汁和末药五分，温服。药下便卧，欲吐，且忍之，良久再吐。如不吐，复如前进一服，以手指探之即吐，如过时又不吐，饮热汤一升以助药力，吐讫，便可食。若服药过多者，饮清水解之。

诸方补遗

姜附汤　温中回阳。

干姜三钱　熟附子三钱

水煎服。

香薷饮见伤暑

桂枝附子汤即桂枝汤加附子，见太阳经症

藿香正气散见伤暑

保和汤见心痛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二陈汤见中风

槟榔散见胸气

四物汤见虚症

泽兰汤见腰痛

甘草附子汤　治风湿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甘草炙　熟附子各一钱　白术桂枝各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麻黄附子细辛汤　温经发表。

麻黄　附子各一钱　细辛五分　生姜三片

水煎服。

六味汤见类中

十枣汤　水停胁下，硬满而痛，不可忍，干呕，气短，自汗出，不恶寒。

芫花　甘遂　大戟等分为末

水一盅半，先煎大枣十枚，取八分，入药末三分，温服，若病不除，再服三分。

桂枝加芍药汤见太阳经症

人参膏　用顶参六两，水五碗，煎取二碗，复煎，用水二碗，煎取一碗，去渣，将三碗参汁合为一处，缓火煎熬，以箸尝尝搅之，候汁稠厚，即成膏矣。凡救虚危将脱之症，得此为善。

六味汤见类中

当归补血汤　治血虚燥热，症象白虎，误服白虎者，不治。

黄芪八钱　当归二钱　大枣五枚

水煎服。

酸枣仁汤　治汗下后，虚烦不得眠。

枣仁炒透一钱　甘草　知母　麦冬　茯苓各六分　干姜三分

水煎服。

小青龙汤　治表不解，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

麻黄　桂枝　芍药各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姜汁炒　甘草炙　干姜　细辛各五分　五味子七粒

水煎服。

逍遥散见类中

五味异功散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并见虚症

桂枝甘草汤即桂枝汤倍甘草，见太阳经症

医学心悟　卷三

清　天都　程国彭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中　风　门

中风者，真中风也。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外有六经之形症，与伤寒六经传变之症无异也。中太阳，用桂枝汤。中阳明，葛根汤加桂枝。中少阳，小柴胡汤加桂枝。其法悉具伤寒门，兹不赘。

中脏者，中在里也。其人眩仆昏冒，不醒人事，或痰声如曳锯，宜分脏腑寒热而治之。假如其人素挟虚寒，或暴中新寒，则风水相遭，寒冰彻骨，而风为寒风矣。假如其人素有积热，或郁火暴发，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而风为热风矣。为热风，多见闭症，其症牙关紧急，两手握固。法当疏风开窍，先用搐鼻散吹之，次用牛黄丸灌之。若大便闭结，腹满胀闷，火势极盛者，以三化汤攻之。为寒风，多见脱症，其症手撒脾绝，眼合肝绝，口张心绝，声如鼾肺绝，遗尿肾绝，更有两目直视，摇头上窜，发直如妆，汗出如珠，皆脱绝之症。法当温补元气，急用大剂附子理中汤灌之。若痰涎壅盛，以三生饮加人参灌之。间亦有寒痰壅塞，介乎闭、脱之间，不便骤补者，用半夏、橘红各一两，浓煎至一杯，以生姜自然汁对冲，频频灌之，其人即苏，然后按其虚而调之。然予自揣生平用附子理中治愈者甚多。其用牛黄丸治愈者，亦恒有之。惟三化汤一方，并未举用。此必天时、地土、人事之不同。然寒热之剂，屹然并立，古方具在，法不可泯。故两存之，以备参酌。

中血脉者，中在经络之中也。其症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是也。大秦艽汤主之。偏在左，倍用四物汤，偏在右，佐以四君子汤，左右俱病，佐以八珍汤，并虎骨胶丸。此治真中之大法也。

口噤、角弓反张，痉病也。但口噤而兼反张者，是已成痉也，小续命汤。口噤而不反张者，是未成痉也，大秦艽汤。其痉病俱见前伤寒兼症中，宜细加查核。

不语，有心、脾、肾三经之异，又有风寒客于会厌，卒然无音者。大法：若因痰迷心窍，当清心火，牛黄丸、神仙解语丹。若因风痰聚于脾经，当导痰涎，二陈汤加竹沥、姜汁，并用解语丹。若因肾经虚火上炎，当壮水之主，六味汤加远志、石菖蒲。若因肾经虚寒厥逆，当益火之源，刘河间地黄饮子，或用虎骨胶丸加鹿茸。若风寒客于会厌，声音不扬者，用甘桔汤加疏散药。

遗尿，谓之肾绝，多难救。然反目遗尿者，为肾绝，若不反目，但遗尿者，多属气虚，重用参、芪等药补之则愈。

桂枝汤　葛根汤　小柴胡汤俱见伤寒

搐鼻散　治一切中风，不醒人事。用此吹鼻中，有嚏者生，无嚏者难治。

细辛去叶　皂角去皮弦，各一两　半夏生用，五钱

为极细末，磁瓶收注，勿泄气，临用吹一二分入鼻孔中，取嚏。

牛黄丸　治中风痰火闭结，或痴疯瘫痪，语言謇涩，恍惚眩晕，精神昏愦，不省人事，或喘嗽痰壅，烦心等症。

牛黄六钱　麝香　龙脑以上三味另研　羚羊角　当归酒洗　防风　黄芩　柴胡　白术　麦冬去心　白芍各七钱五分　桔梗　白茯苓　杏仁去皮尖　川芎　大豆黄卷　阿胶各八钱五分　蒲黄　人参去芦　神曲各一两二钱五分　雄黄另研，四钱　甘草二两五钱　白蒺　肉桂去皮　干姜各三钱七分　犀角镑一两　干山药三两五钱　大枣五十枚，蒸烂，去皮核　金箔六百五十片内存二百片为衣

为细末，炼蜜同枣膏丸，每两作十丸，用金箔为衣，每服一丸，温水化下。

三化汤　治中风入脏，热势极盛，闭结不通，便尿阻隔不行，乃风火相搏而为热风者，本方主之。设内有寒气，大便反硬，名曰阴结。阴结者，得和气暖日，寒冰自化，不可误用攻药，误即不复救，慎之慎之。

厚朴姜汁炒　大黄酒蒸　枳实面炒　羌活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附子理中汤见中寒　治寒风中脏，阴冷极盛，脱症随见，此风水相遭，而为寒风者。急服此药，犹可得生。夫病属脱症，设误用疏通开窍之药，如人既入井而又加之以石也。必须参附大剂饮之。方为合法。

三生饮　治寒风中脏，六脉沉细，痰壅喉乡，不省人事，乃寒痰厥逆之候。

生南星　生乌头去皮尖　生附子各一钱五分　生姜五片　生木香五分

水煎服。薛立斋云：三生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良药，斩关夺旗之神剂。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驭而行，庶可驱外邪而补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芪附、术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

大秦艽汤　治风中经络，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或语言謇涩，乃血弱不能养于筋，宜用养血疏风之剂。经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是也。

秦艽一钱五分　甘草炙　川芎　当归　芍药　生地　熟地自制　茯苓　羌活　独活　白术　防风　白芷　黄芩酒炒，各八分　细辛二分

水煎服。如或烦躁口渴，加石膏一钱五分。阴雨加生姜三片，春夏加知母八分。窃谓本方，初时宜用，若日久，则以四物、四君为主，而以风药佐之，庶收全功。

四物汤　四君子汤　八珍汤俱见虚症

虎骨胶丸见痹症

小续命汤见伤寒发痉

六味汤见后类中门

甘桔便汤见伤寒咽痛

神仙解语丹

白附子炮　石菖蒲去毛　远志去心　甘草水泡，炒　天麻　全蝎去尾，甘草水洗　羌活　南星牛胆制多次更佳，各一两　木香五钱

上为末，面糊丸，龙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

二陈汤

陈皮　茯苓　半夏姜汁炒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加大枣二枚，水煎服。

地黄饮子

熟地九蒸晒，二钱　巴戟去心　萸肉去核　肉苁蓉酒浸，焙　石斛　附子炮　五味炸炒　白茯苓各一钱　石菖蒲去毛　桂心　麦冬去心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各五分

入薄荷少许，姜一片，枣二枚。水煎服。气虚加人参二钱。

甘桔汤见伤寒咽痛

类　中　风

类中风者，谓火中，虚中、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也。共有八种，与真中相类而实不同也。然类中有与真中相兼者，须细察其形症而辨之。凡真中之症，必连经络，多见歪斜偏废之候，与类中之专气致病者，自是不同。然而风乘火势，邪乘虚人，寒风相搏，暑风相炫，饮食招风，种种变症，所在多有，务在详辨精细。果其为真

中也，则用前驱风法。果其为类中也，则照本门施治。果其为真中、类中相兼也，则以两门医法合治之。斯无弊耳。兹举类中诸症，详列于下，俾学者触目洞然也。

一曰火中。火之自外来者，名曰贼，实火也。火之自内出者，名曰子，虚火也。中火之症，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故卒然昏倒，不可作实火论。假如怒动肝火，逍遥散。心火郁结，牛黄清心丸。肺火壅遏，贝母瓜蒌散。思虑伤脾，加味归脾汤。肾火枯涸，虚火上炎者，六味地黄汤。若肾经阳虚，火不归原者，八味地黄汤，刘河间地黄饮子并主之。此治火中之法也。或问：火中而用桂附者，何也？答曰：肾阳飞越，则丹田虚冷。其痰涎上壅者，水不归原也。面赤烦躁者，火不归原也。惟桂附八味能引火归原，火归水中，则水能生木，木不生风，而风自熄矣。

二曰虚中。凡人体质虚弱，过于作劳，损伤元气，以致痰壅气浮，卒然昏倒。宜用六君子汤主之。中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主之。

三曰湿中。湿中者，即痰中也。凡人嗜食肥甘，或醇酒乳酪，则湿从内受。或山岚瘴气，久雨阴晦，或远行涉水，坐卧湿地，则湿从外受。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故卒然昏倒无知也。苍白二陈汤主之。

四曰寒中。凡人暴中于寒，卒然口鼻气冷，手足厥冷，或腹痛，下利清谷，或身体强硬，口噤不语，四肢战摇，此寒邪直中于里也。宜用姜附汤，或附子理中汤加桂主之。

五曰暑中。凡人务农子赤日，行旅于长途，暑气逼迫，卒然昏倒，自汗面垢，昏不知人，急用《千金》消暑丸灌之。其人立苏。此药有回生之功，一切暑药皆不及此。村落中，各宜预备。灌醒后，以益元散清之，或以四味香薷饮，去厚朴，加丹参、茯苓、黄连治之。虚者加人参。余详论伤暑门。

六曰气中。七情气结，或怒动肝气，以致气逆痰壅，牙关紧急。极与中风相似，但中风身热，中气身凉，中风脉浮，中气脉沉，凡病有根由，必须细究，宜用木香调气散主之。

七曰食中。醉饱过度，或着恼怒，以致饮食填塞胸中，胃气不行，卒然昏倒。宜用橘红二两，生姜一两，炒盐一撮，煎汤灌而吐之。次用神术散和之。其最甚者，胸高满闷，闭而不通，或牙关紧急，厥晕不醒，但心头温者，即以独行丸攻之。药既下咽，其人或吐或泻，自应渐苏。或泻不止者，以冷粥汤饮之，即止。

八曰恶中。登冢入庙，冷屋栖迟，以致邪气相侵，卒然错语妄言，或头面青黯，昏不知人。急用葱姜汤灌之，次以神术散调之，苏合丸亦佳。

加味逍遥散　治肝经郁火，胸胁胀痛，或作寒热。甚至肝木生风，眩晕振摇，或咬牙发痉，一目斜视，一手一足搐搦，此皆肝气不和之症。经云：木郁达之是已。

柴胡　甘草　茯苓　白术　当归　白芍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薄荷五分

水煎服。

牛黄清心丸见真中门

贝母瓜蒌散

贝母二钱　瓜蒌仁一钱五分　胆南星五分　黄芩　橘红　黄连炒各一钱　甘草　黑山栀各五分

水煎服。

加味归脾汤

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　白术　茯神　当归　枣仁炒，各一钱　远志去心，泡　甘草炙，各七分　丹皮　黑山栀各八分

元眼肉五枚，水煎服。

六味地黄汤　滋水制火，则无上盛下虚之患。

即六味地黄丸方。

水煎服。本方加肉桂、熟附子各五分，名八味地黄汤。

六君子汤　理脾祛痰。

人参　茯苓　白术陈土炒　陈皮去白　甘草炙　半夏汤泡七次，各一钱

生姜五分，大枣二枚，水煎服。

补中益气汤　中气下陷，宜服此以升举之。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术陈土炒　人参　当归　甘草炙，各一钱　柴胡　升麻各三分　陈皮五分

生姜一片，大枣二枚，水煎服。

苍白二陈汤见中风　即二陈汤，加苍术、白术各一钱。

姜附汤见诸方补遗

四味香薷饮见伤暑

木香调气散　平肝气，和胃气。

白蔻仁去壳研　檀香　木香各一两　丁香三钱　香附五两　藿香四两　甘草炙　砂仁　陈皮各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点服。

神术散　此药能治时行不正之气，发热头痛，伤食停饮，胸满腹痛，呕吐泻利，并能解秽驱邪，除山岚瘴气，鬼疟尸注，中食、中恶诸症，其效至速。予尝合此普送，药到病除，罔不应验。

苍术陈土炒　陈皮　厚朴姜汁炒，各二斤　甘草炙，十二两　藿香八两　砂仁四两

共为末，每服二三钱，开水调下。

独行丸　治中食，胸高满闷，吐法不效，须用此药攻之，若昏晕不醒，四肢僵硬，但心头温者，抉齿灌之。

大黄酒炒　巴豆去壳、去油　干姜各一钱

研细，姜汁为丸，如黄豆大，每服五七丸，用姜汤化下。若服后泻不止者，用冷粥汤饮之，即止。

苏合丸　治劳瘵骨蒸，疰忤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疫疠，瘀血月闭，痃癖疔肿，惊痫中风，中气痰厥，昏迷等证。

白术　青木香　犀角　香附炒，去毛　朱砂水飞　诃黎勒煨，取皮　檀香　安息香酒熬膏　沉香　麝香　丁香　荜拨各二两　龙脑　熏陆香别研　苏合香各二两

上为细末，研药匀，用安息香膏，并苏合香油，炼蜜和剂，丸如弹子大，以蜡匮固，绯绢当心带之，一切邪祟不敢近。

伤暑霍乱搅肠痧

古称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暑阴而热阳也，不思暑字，以日为首，正言热气之袭人耳。夏日烈烈，为太阳之亢气，人触之则生暑病。至于静而得之者，乃纳凉于深堂水阁，大扇风车，嗜食瓜果，致生寒疾。或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外感于寒也。或呕吐腹痛，四肢厥冷者，直中于寒也，与暑症有何干涉。大抵暑症辨法，以自汗，口渴，烦心，尿赤，身热，脉虚为的。

然有伤暑、中暑、闭暑之不同。伤暑者，感之轻者也。其症烦热，口渴，益元散主之。中暑者，感之重者也。其症汗大泄，昏闷不醒，或烦心，喘喝，妄言也。昏闷之际，以消暑丸灌之，立醒。既醒，则验其暑气之轻重而清之，轻者益元散，重者白虎汤。闭暑者，内伏暑气而外为风寒闭之也。其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风寒也。口渴烦心者，暑也。四味香薷饮加荆芥、秦艽主之。

又有暑天受湿，呕吐泻利，发为霍乱，此停食伏饮所致，宜分寒热治之。热者，口必渴，黄连香薷饮主之，寒者，口不渴，藿香正气散主之。更有干霍乱症，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搅肠大痛，变在须臾。古方以烧盐和阴阳水引而吐之，或以陈皮同煎吐之，或用多年陈香橼煎汤更佳。俗名搅肠痧、乌痧胀，皆此之类。此系秽气闭塞经隧，气滞血凝，脾土壅满，不能转输，失天地运行之常，则胀闭而危矣。是以治法宜速，切戒饮粥汤，食诸物，入口即败，慎之慎之。

消暑丸　**益元散**见类中　**白虎汤**见阳明腑病

四味香薷饮　治风寒闭暑之症，头痛发热，烦心口渴，或呕吐泄泻发为霍乱，或两

足转筋。凡闭暑不能发越者，非香薷不可。香薷乃消暑之要药，而方书称为散剂，俗称为夏月之禁剂，夏既禁用，则当用于何时乎？此不经之说，致令良药受屈，殊可扼腕，故辩之。

香薷　扁豆　厚朴姜汁炒、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水煎服。若兼风寒，本方加荆芥、秦艽、蔓荆子。若兼霍乱吐泻，烦心口渴，本方加黄连。若两足转筋，本方加木瓜、茯苓。木瓜治转筋之神剂。若风暑相搏，而发搐搦者，本方加羌活、钩藤。凡暑症不宜发汗，今用风药者，因其暑中挟风也。若暑湿相搏，名曰湿温，误汗则名重暍，多难治，宜用苍术白虎汤。时医不论暑湿，概行发散，伤生匪浅。

藿香正气散　治暑月贪凉饮冷，发为霍乱，腹痛吐泻，憎寒壮热。

藿香　砂仁　厚朴　茯苓　紫苏　陈皮各一钱　白术土炒　半夏　桔梗　白芷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三片，水煎服。

清暑益气汤　预服此药，以防暑气。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术一钱　人参　当归　陈皮　麦冬去心　炙甘草各五分　扁豆二钱　茯苓七分　升麻　柴胡　北五味各三分　神曲四分　黄柏　泽泻各二分

水煎服。

疫　疠

疫论已见首卷，分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详且尽矣。大法，天行之气，从经络入，其症头痛发热，宜微散，香苏散散之。病气传染，从口鼻入，其症呕恶胸满，宜解秽，神术散和之。

若两路之邪，归并于里，腹胀满闷，谵语发狂，唇焦口渴者，治疫清凉散清之。便闭不通者，加大黄下之。其清凉散内，人中黄一味，乃退热之要药，解秽之灵丹，医家缺而不备，安能取效？

复有虚人患疫，或病久变虚，或妄治变虚者，须用人参、白术、当归等药，加入清凉药内，以扶助正气。如或病气渐退，正气大虚，更宜补益正气为主。夫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四法外，而以补法驾驭其间，此收效万全之策也。

予尝用麦冬、生地各一两，加人参二三钱，以救津液。又尝用人参汤，送下加味枳术丸，以治虚人郁热、便闭之症，病气退而元气安。遂侍为囊中活法，谨告同志，各自存神。又有头面肿大，名曰大头瘟者。颈项粗肿，名曰蛤蟆瘟者，古方普济消毒饮并主之。但头肿之极，须用针砭，若医者不究其理，患者畏而不行，多致溃裂腐烂而难救。若颈肿之极，须用橘红淡盐汤吐去其痰，再用前方倍甘桔主之，须宜早治，不可忽也。

香苏散见太阳症

神术散见类中

治疫清凉散

秦艽　赤芍　知母　贝母　连翘各一钱　荷叶七分　丹参五钱　柴胡一钱五分　人中黄二钱

水煎服。如伤食胸满，加麦芽、山楂、萝卜子、陈皮。胁下痞，加鳖甲、枳壳。昏愦谵语，加黄连。热甚大渴，能消水者，加石膏、天花粉、人参。便闭不痛，腹中胀痛者，加大黄下之。虚人自汗多，倍加人参。津液枯少，更加麦冬、生地。若时行寒疫，不可轻用凉药，宜斟酌投剂。

普济消毒饮针砭法并见头痛

加味枳术丸见腹痛

制人中黄法　用竹筒两头留节，刮去青皮，开一孔，将甘草装满，仍用木屑塞口，融松香封固，用绳扎定，于腊月初一日，投厕缸中，一月足，取起，用水濯洗，然后劈开竹筒，将甘草晒干，收贮听用。

或问：香苏散、神术散，芳香药也，人

中黄，有秽气者也，而皆以之解疫毒，消秽气，何也？不知邪客上焦，乃清虚之所，故用芳香以解之。邪客中下二焦，乃浊阴之所，疫毒至此，结而为秽，则非芳香所能解，必须以秽攻秽，而秽气始除，此人中黄之用，所以切当也。夫病有先后，有部位，有更变，而用药随之，方为活法。医家常须识此，不只治疫一端而已。

虚　劳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此言气虚之候也。东垣宗其说，发补中益气之论，卓立千古。朱丹溪从而广之，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人之劳心好色，内损肾元者，多属真阴亏损，宜用六味汤加知母、黄柏，补其阴而火自降，此又以血虚为言也。后人论补气者，则宗东垣，论补血者，则宗丹溪。且曰：水为天一之元，土为万物之母，其说至为有理。然而阳虚易补，阴虚难疗。治虚损者，当就其阴血未枯之时而早补之。患虚损者，当就其未槁之时而重养之，亦庶乎其可矣。凡虚劳之症，多见吐血、痰涌、发热、梦遗、经闭，以及肺痿、肺疽、咽痛、音哑、侧卧、传尸、鬼注诸疾，今照葛仙翁《十药神书》例，增损方法，胪列于下，以便观览。

甲字号方

止咳嗽为主。予见虚损之成，多由于吐血。吐血之因，多由于咳嗽。咳嗽之原，多起于风寒。仲景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者，用麻黄汤，东垣师其意，改用麻人参黄芩药汤。可见咳嗽吐红之症，多因于外感者，不可不察也。予治外感咳嗽，用止嗽散加荆、防、苏梗以散之。散后肺虚，即用五味异功散，补脾土以生肺金。虚中挟邪，则用团鱼丸解之。虚损渐成，咳嗽不止，乃用紫菀散、月华丸，清而补之。此治虚咳之要诀也。余详本门。

止嗽散见后咳嗽门

五味异功散即四君子汤加陈皮，方见后

团鱼丸　治久咳不止，恐成劳瘵。

贝母去心　知母　前胡　柴胡　杏仁去皮尖及双仁者，各四钱大团鱼一个，重十二两以上者，去肠

上药与鱼同煮取，取肉连汁食之，将药渣焙干为末，用鱼骨煮汁一盏，和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麦冬汤下，日三服。

海藏紫菀散　润肺止嗽，并治肺痿。

人参五分　紫菀　知母蒸　贝母去心　桔梗　茯苓　真阿胶蛤粉炒成珠，各一钱　五味子　甘草炙，各三分

水煎服。

月华丸　滋阴降火，消痰祛瘀，止咳定喘，保肺平肝，消风热，杀尸虫，此阴虚发咳之圣药也。

天冬去心，蒸　麦冬去心，蒸　生地酒洗　熟地九蒸，晒　山药乳蒸　百部蒸　沙参蒸　川贝母去心，蒸　真阿胶各一两　茯苓乳蒸　獭肝广三七各五钱

用白菊花二两去蒂，桑叶二两经霜者熬膏，将阿胶化入膏内，和药稍加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噙化，日三服。

乙字号方

止吐血为主。凡血症，有阳乘阴者，有阴乘阳者。假如脉数，内热，口舌干燥，或平素血虚火旺，加以醇酒炙爆之物，此乃热气腾沸，迫血妄行，名曰阳乘阴。法当清降，四生丸等主之。吐止后，则用六味地黄丸补之。又如脉息沉迟，口舌清润，平素体质虚寒，或兼受风冷之气，此谓天寒地冻，水凝成冰，名曰阴乘阳。法当温散，理中汤主之，凡治血症，不论阴阳，俱以照顾脾胃为收功良策。诚以脾胃者，吉凶之关也。书云：自

上损下者，一损损于肺，二损损于肝，三损损于脾，过于脾，则不可治。自下损上者，一损损于肾，二损损于心，三损损于胃，过于胃，则不可治。所谓过于脾胃者，吐泻是也。古人有言，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与安和。丹溪云：凡血症，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其言深有至理，然而补脾养胃，不专在药，而在饮食之得宜。《难经》曰：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诚以饮食之补，远胜于药耳。世之治损者，亦可恍然悟矣。

四生丸　治阳盛阴虚，热迫血而妄行，以致吐血、咯血、衄血，法当清降。

生地黄　生荷叶　生侧柏叶　生艾叶各等分

细切，同捣极烂为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水煎，去渣服。吐甚者，用此丸煎汤，调下花蕊散一二钱，尤佳。

花蕊石散　能化瘀血为水，而不动脏腑，真神药也。

花蕊石一斤　明硫黄四两

入瓦罐内，封口，铁线紧扎，盐泥包裹，晒干，硬炭围定，炼二炷香，细研过筛，每服二三钱，童便、热酒调服。

生地黄汤

生地三钱　牛膝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丹参　元参　麦冬　白芍各一钱五分　郁金　广三七　荷叶各七分

水煎，加陈墨汁、清童便各半杯，和服。

六味地黄丸　滋益先天，生肾水，制虚火，乃医门要药，尤红症之灵丹也。见类中

理中汤见中寒门　治阴盛阳虚，不能统血，以致阴血走散，法当温补。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

大枣二枚，生姜一片，水煎服。

丙字号方

治大吐血成升斗者。先用花蕊散止之，随用独参汤补之，所谓血脱益气，阳生阴长之理，贫者以归脾汤代之。

人参一两，去芦

水煎服，听其熟睡，切勿惊醒，则阴血复生矣。

归脾汤

白术　人参　当归　枣仁炒　白芍各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远志去心，泡七分　甘草炙，五分　元眼肉五枚

水煎服。

丁字号方

治咳嗽吐红，渐成骨蒸劳热之症，如人胃强气盛，大便结，脉有力，此阳盛生热，法当清凉，清骨散主之。若胃虚脾弱，大便溏，脉虚细，此阴虚发热，法当养阴，逍遥散、四物汤主之。若气血两虚而发热者，八珍汤补之若元气大虚，变症百出，难以名状，不问其脉，不论其病，但用人参养荣汤，诸症自退。经云：甘温能除大热，如或误用寒凉，反伐生气，多至不救。

清骨散

柴胡　白芍各一钱　秦艽七分　甘草五分　丹皮　地骨皮　青蒿　鳖甲各一钱二分　知母　黄芩　胡黄连各四分

水煎服，加童便尤妙，凡逍遥、四物、八珍方内，皆可加入。

逍遥散方见类中　治肝经血虚，烦躁，口渴，胸胁刺痛，头眩，心悸，颊赤，口苦，发热盗汗，食少嗜卧。又治女人经水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疟。并治室女经闭，痰嗽潮热，肌瘦劳热等症。

四物汤

大熟地自制　当归　白芍各一钱五分　川芎五分

水煎服。加丹皮、麦冬、玉竹、山药、茯苓，退虚热至效。

八珍汤　治气血虚，发热、潮热。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炙　熟地　当归　白芍各一钱　川芎五分

枣二枚，水煎服。

本方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汤。加丹皮、黑山栀，柴胡，名加味八珍汤。

人参养荣汤

白芍炒，二钱　人参　黄芪蜜炙　当归　白术　熟地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　茯苓　远志去心泡，各七分　北五味　桂心　陈皮各四分

姜一片，枣二枚，水煎服。

戊字号方

治肺痿、肺痈。久咳不止，时吐白沫，如米粥者，名曰肺痿，此火盛金伤，肺热而金化也。保和汤主之。咳嗽吐脓血，咳引胸中痛，此肺内生毒也，名曰肺痈，加味桔梗汤主之。

保和汤　治肺痿。

知母蒸，五分　贝母二钱　天冬去心麦冬去心，一钱苡仁五钱北五味十粒甘草桔梗马兜铃百合阿胶蛤粉炒成珠，各八分薄荷二分

水煎服，饴糖一匙，温服，虚者加人参。

加味桔梗汤　治肺痈。

桔梗去芦　白及　橘红　甜葶苈微炒，各八分　甘草节　贝母各一钱五分　苡仁　金银花各五钱

水煎服。初起，加荆芥、防风各一钱，溃后，加人参、黄芪各一钱。

己字号方

治咽痛、音哑、喉疮。夫劳病至此，乃真阴枯涸，虚阳上泛之危症，多属难起。宜用六味丸滋肾水，而以治标之法佐之可也。

百药煎散　治咽痛。

百药煎五钱　硼砂一钱五分　甘草二钱

为末，每服一钱，米饮调，食后细细咽之。

通音煎　治音哑。

白蜜一斤　川贝母一两，去心，为末　款冬花二两，去梗，为末　胡桃仁十二两，去衣，研烂

上四味和均，饭上蒸熟，不拘时，开水点服。

柳华散　治喉疮，并口舌生疮，咽喉肿痛诸症。

真青黛　蒲黄炒　黄柏炒　人中白一两　冰片三分　硼砂五钱

共为细末，吹喉极效。

庚字号方

治男子梦遗精滑。其梦而遗者，相火之强也。不梦而遗者，心肾之衰也。宜分别之。

秘精丸　有相火，必生湿热，则水不清，不清则不固，故本方以理脾导湿为先，湿祛水清，而精自止矣。治浊之法亦然。

白术　山药　茯苓　茯神　莲子肉去心，蒸，各二两　芡实四两　莲花须　牡蛎各一两五钱　黄柏五钱　车前子三两

共为末，金樱膏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开水下。气虚者，加人参一两。

十补丸　气旺则能摄精，时下体虚者众，服此累效。

黄芪　白术各二两　茯苓　山药各一两五钱　人参一两　大熟地三两　当归　白芍各一两　山萸肉　杜仲　续断各二两　枣仁二两　远志一两　北五味　龙骨　牡蛎各七钱五分

金樱膏为丸，每服四钱，开水下。

辛字号方

治女人经水不调，并治室女经闭成损。按：女人经水不调，乃气血不和，其病尤浅。室女经闭，则水源断绝，其病至深。夫所谓天癸者，癸生于子，天一所生之本也。所谓月经者，经常也，反常则灾病至矣。室女乃血气完足之人，尤不宜闭，闭则鬓发焦，咳嗽发热，诸病蜂起，势难为也。

泽兰汤　调经，通血脉，治经闭。

泽兰二钱　柏子仁　当归　白芍　熟地　牛膝　茺蔚子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益母胜金丹

熟地　当归各四两　白芍酒炒，三两　川芎一两五钱　牛膝二两　白术　香附酒醋、姜汤、盐水各炒一次　丹参　茺蔚子各四两

益母草一斤，酒水各半，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晚用清酒下二钱。经水后期而来，小腹冷痛，为寒，加肉桂五钱。经水先期妄行，自觉血热，加丹皮二两，酒炒条芩五钱。凡遇经水作痛，乃血凝气滞，加延胡索一两。

壬字号方

治传尸劳瘵，驱邪杀虫，劳症之有虫，如树之有蠹，去其蠹而后培其根，则树不生长。劳症不去虫，而待恃补养，未见其受益者。古法具在，不可废也。

驱虫丸

明雄黄一两　芜荑　雷丸　鬼箭羽各五钱　獭肝一具　丹参一两五钱　麝香二分五厘

炼蜜丸，如桐子大，每食后开水下十丸，日三服。紫金丹亦效，或用真苏合香丸，治之尤佳。

癸字号方

补五脏虚损。凡病，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况由虚致病者乎？则补法为最要。《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按法治之。

补天大造丸　补五脏虚损。

人参二两　黄芪　白术陈土蒸，各三两　当归酒蒸　枣仁去壳，炒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　白芍酒炒　山药乳蒸　茯苓乳蒸，各一两五钱　枸杞子酒蒸　大熟地九蒸，晒，各四两　河车一具，甘草水洗　鹿角一斤，熬膏　龟版八两，与鹿角同熬膏

以龟鹿胶和药，加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阴虚内热甚者，加丹皮二两，阳虚内寒者，加肉桂五钱。

咳　嗽

咳嗽症，虚劳门已言之。而未详及外感诸病因，故再言之。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煿之火，自内攻之则亦鸣。医者不去其鸣钟之具，而日磨锉其钟，将钟损声嘶而鸣之者如故也。钟其能保乎？吾愿治咳者，作如是观。

大法，风寒初起，头痛鼻塞，发热恶寒而咳嗽者，用止嗽散，加荆芥、防风、苏叶、生姜以散邪。既散而咳不止，专用本方，调和肺气，或兼用人参胡桃汤，以润之。若汗多食少，此脾虚也，用五味异功散加桔梗，补脾土以生肺金。

若中寒入里而咳者，但温其中而咳自止。若暑气伤肺，口渴、烦心、尿赤者，其症最重，用止嗽散，加黄连、黄芩、花粉以直折其火。若湿气生痰，痰涎稠粘者，用止嗽散，加半夏、茯苓、桑白皮、生姜、大枣以祛其湿。若燥气焚金，干咳无痰者，用止嗽散，加瓜蒌、贝母、知母、柏子仁，以润燥。此外感之治法也。

然外感之邪，初病在肺，肺咳不已，则移于五脏，脏咳不已，则移于六腑。须按《内经》十二经见症，而加减如法，则治无不痊。经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者，属肺脏，此即风寒咳血也，止嗽散加荆芥、紫苏、赤芍、丹参。咳而两胁痛，不能转侧，属肝脏，前方加柴胡、枳壳、赤芍。咳而喉中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属心脏，前方倍桔梗，加莠子。咳而右胁痛，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属脾脏，前方加葛根、秦艽，郁金。咳而腰背痛，甚则咳涎者，属肾脏，前方加附子。咳而呕苦水者，属胆腑，前方加黄芩、半夏、生姜。咳而矢气者，属小肠腑，前方加芍药。咳而呕，呕甚则长虫

出，属胃腑，前方去甘草，加乌梅，川椒、干姜，有热佐之以黄连。咳而遗屎，属大肠腑，前方加白术、赤石脂。咳而遗尿，属膀胱腑，前方加茯苓、半夏。久咳不止，三焦受之，其症腹满不食，令人多涕唾，面目浮肿，气逆，以止嗽散，合五味异功散并用。投之对症，其效如神。

又以内伤论，前症若七情气结，郁火上冲者，用止嗽散，加香附、贝母、柴胡、黑山栀。若肾经阴虚，水衰不能制火，内热，脉细数者，宜朝用地黄丸滋肾水，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知母、贝母以开火郁，仍佐以萎蕤胡桃汤。若客邪混合肺经，变生虚热者，更佐以团鱼丸。若病势深沉，变为虚损，或尸虫入肺，喉痒而咳者，更佐以月华丸。

若内伤饮食，口干痞闷，五更咳甚者，乃食积之火，至此时流入肺经，用止嗽散，加连翘、山楂、麦芽、卜子。若脾气虚弱，饮食不思，此气弱也，用五味异功散加桔梗。此内伤之治法也。

凡治咳嗽，贵在初起得法为善。经云：微寒微咳，咳嗽之因，属风寒者十居其九。故初治必须发散，而又不可以过散，不散则邪不去，过散则肺气必虚，皆令缠绵难愈。薛立斋云：肺有火，则风邪易入，治宜解表兼清肺火；肺气虚，则腠理不固，治宜解表兼补肺气。又云：肺属辛金，生于己土，久咳不已，必须补脾土以生肺金。此诚格致之言也。

然清火之药，不宜久服。无论脉之洪大滑数，数剂后，即宜舍去也。但用六味丸频频服之，而兼以白蜜、胡桃润之，其咳自住。若脾肺气虚，则用五味异功散、六君子等药，补土生肺，反掌收功，为至捷也。

治咳者，宜细加详审。患咳者，宜戒口慎风。毋令久咳不除，变为肺痿、肺疳、虚损、劳瘵之候，慎之戒之。

止嗽散　治诸般咳嗽

桔梗炒　荆芥　紫菀　百部　白前蒸，各二斤甘草炒、十二两陈皮水洗，去白，一斤

共为末，每服三钱，开水调下，食后临卧服，初感风寒，生姜汤调下。予制此药普送，只前七味，服者多效。或问：药极轻微，而取效甚广，何也？予曰：药不贵险峻，惟期中病而已，此方系予苦心揣摩而得也。盖肺体属金，畏火者也，过热则咳。金性刚燥，恶冷者也，过寒亦咳。且肺为娇脏，攻击之剂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则邪气留连而不解。经曰：微寒微咳，寒之感也，若小寇然，启门逐之即去矣。医者不审，妄用清凉酸涩之剂，未免闭门留寇，寇欲出而无门，必至穿逾而走，则咳而见红。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鼻窍贵开而不闭，喉窍宜闭而不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将启，能无虑乎？本方温润和平，不寒不热，既无攻击过当之虞，大有启门驱贼之势。是以客邪易散，肺气安宁。宜其投之有效欤？附论于此，以咨明哲。

人参胡桃汤　止嗽定喘。

人参五分　胡桃仁三钱，连衣研　生姜三片

水煎服。本方以萎蕤易生姜，名萎蕤胡桃汤，治阴虚症。

又方，用白蜜二斤，胡桃仁二斤，隔汤炖熟，开水点服，不拘时。

五味异功散　六味丸　团鱼丸　月华丸　俱见虚劳

六君子汤见类中

喘

经云：诸病喘满，皆属于热。盖寒则息微而气缓，热则息粗而气急也。由是观之，喘之属火无疑矣。然而外感寒邪，以及脾肾虚寒，皆能令喘，未便概以火断也。假如风寒外客而喘者，散之。直中于寒而喘者，温之。热邪传里，便闭而喘者，攻之。暑热伤气而喘者，清而补之。湿痰壅遏而喘者，消之。燥火入肺而喘者，润之。此外感之治法也，各

详本门。

若夫七情气结，郁火上冲者，疏而达之，加味逍遥散。肾水虚而火上炎者，壮水制之，知柏八味丸。肾经真阳不足而火上泛者，引火归根，桂附八味丸。若因脾虚不能生肺而而喘者，五味异功散加桔梗，补土生金。此内伤之治法也。

夫外感之喘，多出于肺，内伤之喘，未有不由于肾者。经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下。定喘之法，当于肾经责其真水、真火之不足而主之。如或脾气大虚，则以人参、白术为主。参、术补脾土以生肺金，金旺则能生水，乃隔二、隔三之治也。

更有哮症与喘相似，呀呷不已，喘息有音，此表寒束其内热，致成斯疾，加味甘桔汤主之，止嗽散亦佳。古今治喘哮症，方论甚繁，大意总不出此。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知柏八味丸即六味丸加知母、黄柏　**桂附八味丸**俱见类中

五味异功散见虚症

加味甘桔汤　治喘、定哮。

甘草五分　桔梗　川贝母　百部　白前　橘红　茯苓　旋覆花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止嗽散见伤寒咳嗽

吐　血

暴吐血，以祛瘀为主，而兼之降火；久吐血，以养阴为主，而兼之理脾。古方四生丸、十灰散、花蕊石散，祛瘀降火之法也。古方六味汤、四物汤、四君子汤，养阴补脾之法也。

然血症有外感、内伤之不同。假如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者，此风寒也，加味香苏散散之。务农赤日，行旅长途，口渴自汗而吐血者，此伤暑也，益元散清之。夏令火炎，更乘秋燥，发为干咳，脉数大而吐血者，此燥火焚金也，三黄解毒汤降之。此外感之治法也。

又如阴虚吐血者，初用四生丸、十灰散以化之，兼用生地黄、连以清之。吐止，则用地黄丸补之。阳虚大吐，血成升斗者，初用花蕊石散以化之，随用独参汤以补之，继则用四君、八珍等以调之。脏寒吐血，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也，用理中汤以温之。其或七情气结，怒动肝火者，则用加味逍遥散以疏达之。伤力吐血者，则用泽兰汤行之。此内伤之治法也。

夫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暴吐之时，气血未衰，饮食如常，大便结实，法当导之下行。病势既久，气血衰微，饮食渐减，大便不实，法当养阴血兼补脾气。大凡吐血、咯血，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盖阴血生于阳气，脾气旺则能生血耳。治者念之。

四生丸见虚症

十灰散　祛瘀生新，止血之良剂。

大蓟　小蓟　茅根　茜根　老丝瓜　山栀　蒲黄　荷叶　大黄　乱发

烧灰存性，每服二三钱，藕汤调下。

花蕊石散　**六味汤**　**四物汤**　**四君子汤**并见虚症

加味香苏散即香苏散加山栀、丹皮、丹参、方见伤寒太阳症

益元散见类中

三黄解毒汤见伤寒

生地黄汤见虚症

独参汤　**八珍汤**见虚症

理中汤见中寒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泽兰汤见后腰痛

头　痛

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不升，则邪气乘之，致令头痛。然有内伤、外感之异。外感风寒者，宜散之。热邪传入胃腑，热气上攻者，宜

清之。直中症，寒气上逼者，宜温之。治法详见伤寒门，兹不赘。

然除正风寒外，复有偏头风、雷头风、客寒犯脑、胃火上冲、痰厥头痛、大头天行、破脑伤风、眉棱骨痛、眼眶痛等症。更有真头痛，朝不保暮，势更危急。皆宜细辨。

偏头风者，半边头痛，有风热，有血虚。风热者，筋脉抽搐，或鼻寒，常流浊涕，清空膏主之。血虚者，昼轻夜重，痛连眼角，逍遥散主之。雷头风者，头痛而起核块，或头中雷鸣，多属痰火，清震汤主之。客寒犯脑者，脑痛连齿，手足厥冷，口鼻气冷，羌活附子汤主之。胃火上冲者，脉洪大，口渴饮冷，头筋扛起者，加味升麻汤主之。痰厥头痛者，胸膈多痰，动则眩晕，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肾厥头痛者，头重足浮，腰膝酸软，经所谓下虚上实是也。肾气衰，则下虚，浮火上泛，故上实也。然肾经有真水虚者，脉必数而无力；有真火虚者，脉必大而无力。水虚，六味丸，火虚，八味丸。大头天行者，头肿大，甚如斗，时疫之症也，轻者名发颐，肿在耳前后，皆火郁也，普济消毒饮主之，更加针砭以佐之。破脑伤风者，风从破处而入，其症多发搐搦，防风散主之。眉棱骨痛，或眼眶痛，俱属肝经。见光则头痛者，属血虚，逍遥散；痛不可开者，属风热，清空膏。真头痛者，多属阳衰。头统诸阳，而脑为髓海，不任受邪，若阳气大虚，脑受邪侵，则发为真头痛，手足青至节，势难为矣。速用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川芎、附子，并进八味丸，间有得生者，不可忽也。

清空膏

羌活　防风各六分　柴胡五分　黄芩半生半炒，一钱二分　川芎四分　甘草炙，一钱　薄荷三分黄连酒炒，六分

水煎服。

逍遥散见虚劳

加味清震汤

升麻一钱　苍术一钱　青荷叶一个，全用

甘草炙　陈皮各八分　蔓荆子　荆芥各一钱五分　薄荷五分

水煎服。

羌活附子散

羌活一钱　附子　干姜各五分　炙甘草八分

水煎服。

加味升麻汤

升麻　葛根　赤芍　甘草各一钱　石膏二钱　薄荷三分

灯心二十节，水煎服。

半夏白术天麻汤

半夏一钱五分　白术　天麻　陈皮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三个　蔓荆子一钱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

六味丸　八味丸见类中

普济消毒饮　治大头症。肿甚者，宜砭之。

甘草　桔梗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一钱　马勃　元参　橘红　柴胡各五分　薄荷六分　升麻二分　连翘　牛蒡子各八分

水煎服。体虚，加人参五分。便闭，加大黄酒煨一钱。愚按：此症须用贝母、人中黄、荷叶为妙。发颐症，倍柴胡，加丹皮；喉咙肿痛，倍桔梗、甘草。

砭法　以上细磁锋，用竹片夹定，紧扎，放锋出半分，对患处，另以箸敲之，遍刺肿处，俾紫血多出为善。刺毕，以精肉贴片时，再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涂之。此地不宜成脓，头内中空，耳前后更多曲折，提脓拔毒，恒多不便，故针砭断不可少。

针法　以小布针两枚，手法扣定，露锋纤少，遍刺肿处，血出立松。更敷前药，自然消散，用针砭时，须正心诚意，咬定牙齿，下手刺之。

防风散　治破脑伤风。

防风　生南星炮，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童便冲酒调服。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心　痛

当胸之下，歧骨陷去，属心之部位，其发痛者，则曰心痛。然心不受邪，受邪则为真心痛，旦暮不保矣。凡有痛者，胞络受病也。胞络者，心主之宫城也。寇凌宫禁，势已可危，而况犯主乎？故治之宜亟亟也。心痛有九种，一曰气，二曰血，三曰热，四曰寒，五曰饮，六曰食，七曰虚，八曰虫，九曰疰，宜分而治之。

气痛者，气壅攻刺而痛，游走不定也，沉香降气散主之。血痛者，痛有定处而不移，转侧若刀锥之刺，手拈散主之。热痛者，舌燥唇焦，尿赤便闭，喜冷畏热，其痛或作或止，脉洪大有力，清中汤主之。寒痛者，其痛暴发，手足厥冷，口鼻喜冷，喜热畏寒，其痛绵绵不休，脉沉细无力，姜附汤加肉桂主之。饮痛者，水饮停积也，干呕吐涎，或咳，或噎，甚则摇之作水声，脉弦滑，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食痛者，伤于饮食，心胸胀闷，手不可按，或吞酸嗳腐，脉紧滑，保和汤主之。虚痛者，心悸怔仲，以手按之则痛止，归脾汤主之。虫痛者，面白唇红，或唇之上下有白斑点，或口吐白沫，饥时更甚，化虫丸主之。疰痛者，触冒邪祟，卒尔心痛，面目青暗，或昏愦谵语，脉来乍大乍小，或两手如出两人，神术散、葱白酒、生姜汤并主之。此治心痛之大法也。

或问：久痛无寒，暴痛无火，然乎？否乎？答曰：此说亦宜斟酌。如人素有积热，或受暑湿之热，或热食所伤面发，则暴痛亦属火矣，岂宜热药疗之。如人本体虚寒，经年累月，凭发无休，是久痛亦属寒矣，岂宜寒药疗之。且凡病始受热中，末传寒中者，比比皆是。必须临症审确，逐一明辨，斯无误也。又或谓：诸痛为实，痛无补法。亦非也。如人果属实痛，则不可补，若属虚痛，必须补之。虚而且寒，则宜温补并行，若寒而不虚，则专以温剂主之。丹溪云：温即是补。若虚而兼火，则补剂中须加凉药。此治痛之良法，治者宜详审焉。

沉香降气散　治气滞心痛。

沉香三钱，细锉　砂仁七钱　甘草炙，五钱　香附盐水炒，五钱　元胡索一两，酒炒　川楝子煨，去肉、净，一两

共为末，每服二钱，淡姜汤下。

手拈散　治血积心痛。

元胡索醋炒　香附酒炒　五灵脂去土，醋炒　没药箸上炙干，等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血老者，用红花五分，桃仁十粒，煎酒调下。

清中汤　治热厥心痛。

香附　陈皮各一钱五分　黑山栀　金铃子即川楝子　元胡索各八分　甘草炙，五分　川黄连姜汁炒，一钱

水煎服。

姜附汤见诸方补遗　治寒厥心痛。又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宜用本方大剂饮之，或救十中之一二。若痛时喜手紧按，更加人参。

小半夏加茯苓汤见伤寒咳嗽

保和汤　治伤食心痛。

麦芽　山楂　卜子　厚朴　香附各一钱　甘草　连翘各五分　陈皮一钱五分

水煎服。

归脾汤　治气血虚弱，以致心痛。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术　人参　茯神　枣仁　当归各一钱　远志七分　木香　甘草炙，各五分　元眼肉五枚

水煎服。若挟肝火，加柴胡、山栀、丹皮各一钱。

化虫丸　治虫啮心痛。

芜荑去壳　白雷丸各五钱　槟榔一钱五分　雄黄一钱五分　木香　白术　陈皮各三钱　神曲四钱，炒

以百部二两，熬膏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一钱五分，米饮下，如取下虫积，加大黄

五钱酒炒。

神术散见中食

胸　痛

胸者，肺之分野。然少阳胆经受病，亦令胸痛，此邪气初传入里，而未深入于里，故胸痛也。古方用柴胡加枳壳治之，如未应，本方加小陷胸汤一服，其效如神。又风寒在肺，胸满痛，气喘，宜用甘桔汤，加理气散风之剂。又饮食填塞者，宜用吐法。其肺痈、肺痿二症，详见虚劳，兹不赘。

柴胡汤见伤寒少阳症

甘桔汤见伤寒咽痛

胁　痛

伤寒胁痛，属少阳经受邪，用小柴胡汤。杂症胁痛，左为肝气不和，用柴胡疏肝散。七情郁结，用逍遥散。若兼肝火、痰饮、食积、瘀血，随症加药。右为肝移邪于肺，用推气散。凡治实症胁痛，左用枳壳，右用郁金，皆为的剂。然亦有虚寒作痛，得温则散，按之则止者，又宜温补，不可拘执也。

小柴胡汤见伤寒

柴胡疏肝散治左胁痛。

柴胡　陈皮各一钱二分　川芎　赤芍　枳壳麸炒　香附醋炒，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煎服。唇焦口渴，乍痛乍止者，火也，加山栀，黄芩。肝经一条扛起者，食积也，加青皮、麦芽、山楂。痛有定处而不移，日轻夜重者，瘀血也，加归尾、红花、桃仁、牡丹皮。干呕，咳引胁下痛者，停饮也，加半夏、茯苓。喜热畏寒，欲得热手按者，寒气也，加肉桂、吴茱萸。

逍遥散见虚劳

推气散　治右胁痛。

枳壳一钱　郁金一钱　桂心　甘草炙、各五分　桔梗　陈皮各八分　干姜二片　大枣二枚

水煎服。

瓜蒌散　治肝气躁急而胁痛，或发水泡。

大瓜蒌一枚，连皮捣烂　粉甘草二钱　红花七分

水煎服。按：郁火日久，肝气燥急，不得发越，故皮肤起泡，转为胀痛。经云：损其肝者，缓其中。瓜蒌为物甘缓而润，于郁不逆，又如油之洗物，滑而不滞，此其所以奏功也。

胃脘痛

胃脘痛，治法与心痛相仿。但停食一症，其胀痛连胸者，吐之，胀痛连腹者，下之。其食积之轻者，则用神术散消之。又有胃脘痈症，呕而吐脓血者，不得妄治。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

神术散方见食中

腹　痛

腹中痛，其寒热、食积、气血、虫蛊，辨法亦与心痛相符。惟有肝木乘脾、搅肠痧、腹内痈，兹三症有不同耳。经云：诸痛皆属于肝。肝木乘脾则腹痛，仲景以芍药甘草汤主之。甘草味甘，甘者，己也，芍药味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则肝木平，而腹痛止矣。伤寒症中，有由少阳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柴胡汤加芍药。有因误下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柴胡汤加芍药。有因误下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桂枝汤加芍药，即同此意。

寻常腹痛，全在寒热、食积，分别详明为主。凡腹痛乍作乍止，脉洪有力，热也，以芍药甘草汤加黄连清之。若嗳腐吞酸，饱闷膨胀，腹中有一条扛起者，是食积也，保和丸消之。消之而痛不止，便闭不行，腹痛拒按者，三黄枳术丸下之。设或下后仍痛，以手按其腹，若更痛者，积未尽也。仍用平药再消之。若按之痛止者，积已去而中气虚也，

五味异功散补之。若消导攻下之后，渐变寒中，遂至恶冷喜热，须易温中之剂。此火痛兼食之治法也。

若腹痛绵绵不减，脉迟无力者，寒也，香砂理中汤温之。若兼饱闷胀痛，是有食积，不便骤补，香砂二陈汤，加姜、桂、楂、芽、厚朴，温而消之。消之而痛不止，大便反闭，名曰阴结，以木香丸热药下之。下后，仍以温剂和之。此寒痛兼食之治法也。

若因浊气壅塞，走注疼痛，木香调气散散之。若因瘀血积聚，呆痛不移，泽兰汤行之。虫啮而痛，唇有斑点，饥时更甚，化虫丸消之。伤暑霍乱，四味香薷饮解之。

更有干霍乱症，欲吐不得吐，欲泻不能泻，变在须臾，俗名搅肠痧是也。更有遍体紫黑者，名曰乌痧胀。急用烧盐，和阴阳水吐之。或用四陈汤服之，外用武侯平安散，点左右大眼角，其人即苏。

其腹内痈一症，当脐肿胀，转侧作水声，小便如淋，千金牡丹皮散化之。

古方治腹痛症，多以寒者为虚，热者为实，未尽然也。盖寒症亦有实痛者，热症亦有虚痛者，如寒痛兼食，则为实矣，挟热久痢，则为虚矣。凡看症之法，寒热虚实，互相辨明，斯无误也。

芍药甘草汤　止腹痛如神。

白芍药酒炒，三钱　甘草炙，一钱五分

水煎服。脉迟为寒，加干姜。脉洪为热，加黄连。脉缓为湿，加苍术、生姜。脉涩伤血，加当归。脉弦伤气，加芍药。

保和丸见心痛　消食积，清湿热，腹中有一条扛起者，是食积也。舌干口燥，是湿热也。本方主之。有热，加黄连。

三黄枳术丸　消热食，除积滞，腹痛拒按，便闭尿赤，名曰阳结，宜用本方。若冷食所伤，宜用木香丸。若冷热互伤，须酌其所食冷热之多寡而并用之。此东垣法也。

黄芩一两　黄连五钱　大黄七钱五分　神曲　白术　枳实　陈皮各五钱

荷叶一枚，煎水叠为丸，量虚实用。

五味异功散见虚寒

香砂理中汤见中寒　治客寒犯胃，其症手足厥冷，口鼻气冷，其痛绵绵不止，喜热畏寒，脉沉细。不比热痛乍止乍作，喜冷畏热，唇焦舌燥，口渴脉洪也。寒热之别，相隔千里。

香砂二陈汤见类中，即二陈汤加木香、砂仁

木香丸　治寒积冷食，腹痛拒按，或大便闭结，谓之冷闭，名曰阴结。本方攻之。

木香　丁香各一钱五分　干姜三钱　麦芽炒，五钱　陈皮三钱　巴豆三十粒，去壳，炒黑

神曲煮糊为丸，每服十丸，或二十丸，开水下，痛甚者倍之。所食之物，应随利出。如利不止，以冷粥饮之，即止。

木香调气散见类中

泽兰汤见吐血

化虫丸见心痛

四味香薷饮见伤暑

诸葛武侯平安散

朱砂二钱　麝香　冰片各五厘　明雄黄硼砂各五分　白硝二分

共研极细末，用小磁罐收贮，每用清水，以骨簪点二三厘在大眼角内，如点眼药法。点后，忌热茶饮食半日，即愈。

四陈汤

陈皮去白　陈香圆去瓤　陈枳壳去瓤，面炒　陈茶叶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开水点服。

千金牡丹皮散　治腹内痈。

牡丹皮三钱　苡仁五钱　桃仁十粒　瓜蒌仁去壳，去油，净，二钱

水煎服。

少　腹　痛

书云：大腹属太阴，当脐属少阴，小腹属厥阴。伤寒传至厥阴，少腹痛甚，此热邪也。宜下之。若热结在里，蓄血下焦，亦宜

下之，若直中厥阴，小腹冷痛，则为寒邪，宜温之。治法已详本门。

寻常少腹痛，多属疝、瘕、奔豚之类。书云：男子外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古人更有痃癖癥瘕之名，皆一类也。痃，如弓痃，筋扛起也。癖者，隐辟，沉附着骨也。癥则有块可征，犹积也，多属于血。瘕者，假也。忽聚而忽散，气为之也。奔豚者，如江豚之上窜，冷气上冲也。其癥瘕之气，聚于小肠，则曰小肠气，聚于膀胱，则曰膀胱气也。小肠气，矢气则快。膀胱气，少腹热，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也。凡治少腹痛，当用坠降之药。其行气皆当用核，乃能宣达病所以取效也。橘核丸、奔豚丸并主之。

橘核丸　通治癥瘕、痃癖，小肠、膀胱等气。

橘核盐酒炒，二两　川楝子煨，去肉　山楂子炒　香附姜汁浸，炒，各一两五钱　荔枝核煨，研　小茴香微炒，各一两

神曲四两，煮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淡盐水下。寒甚，加附子五钱，肉桂三钱，当归一两。有热加黑山栀七钱。又疝气症，表寒束其内热，丹溪以黑山栀、吴茱萸并用。按：此二味，若寒热不调者，加入丸中更佳。若胞痹小便不利，去小茴，加茯苓、车前子，丹参、黑山栀。

奔豚丸见积聚

身　痛

身体痛，内伤、外感均有之。如身痛而拘急者，外感风寒也。身痛如受杖者，中寒也。身痛而重坠者，湿也。若劳力辛苦之人，一身酸软无力而痛者，虚也。治法：风则散之，香苏散；寒则温之，理中汤；湿则燥之，苍白二陈汤；虚则补之，补中益气汤。大抵身痛多属于寒，盖热主流通，寒主闭塞也。无论风湿与虚，挟寒者多，挟热者少。治者审之。

香苏散见太阳症

理中汤见中寒

苍白二陈汤即二陈汤加苍术、白术，见类中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肩背臂膊痛

肩臂痛，古方主以茯苓丸，谓痰饮为患也，而亦有不尽然者。凡背痛，多属于风，胸痛，多属于气。气滞则痰凝，脏腑之病也。背为诸腧之所伏，凡风邪袭人，必从腧入，经络之病也。间有胸痛连背者，气闭其经也。亦有背痛连胸者，风鼓其气也。治胸痛者，理痰气，治背痛者，祛风邪，此一定之理。理痰气，宜用木香调气散，并前丸。祛风邪，宜用秦艽天麻汤。挟寒者，加附、桂；挟虚者，以补中益气加秦艽、天麻主之。如或风邪痰气，互相鼓煽，痰饮随风，走入经络，而肩臂肿痛。则煎丸二方，须酌量合用，治无不效矣。

茯苓丸

茯苓　半夏各二两，姜汁炒　风化硝　枳壳面炒，各五钱

姜汁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淡姜汤下。

木香调气散见类中

秦艽天麻汤

秦艽一钱五分　天麻　羌活　陈皮　当归　川芎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生姜三片　桑枝三钱，酒炒

水煎服。挟寒，加附子、桂枝。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腰　痛

腰痛，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瘀血、有气滞、有痰饮、皆标也。肾虚，其本也。

腰痛拘急，牵引腿足，脉浮弦者，风也。

腰冷如冰，喜得热手熨，脉沉迟，或紧者，寒也。并用独活汤主之。腰痛如坐水中，身体沉重，腰间如带重物，脉濡细者，湿也。苍白二陈汤加独活主之。若腰重疼痛，腰间发热，痿软无力，脉弦数者，湿热也。恐成痿症，前方加黄柏主之。若因闪挫跌扑，瘀积于内，转侧若刀锥之刺，大便黑色，脉涩，或芤者，瘀血也。泽兰汤主之。走注刺痛，忽聚忽散，脉弦急者，气滞也。橘核丸主之。腰间肿，按之濡软不痛，脉滑者，痰也。二陈汤，加白术、苡蘘、白芥子、竹沥、姜汁主之。

腰痛似脱，重按稍止，脉细弱无力者，虚也。六君子汤加杜仲、续断主之。若兼阴冷，更佐以八味丸。大抵腰痛，悉属肾虚，既挟邪气，必须祛邪。如无外邪，则惟补肾而已。然肾虚之中，又须分辨寒热二症。如脉虚软无力，尿清便溏，腰间冷痛，此为阳虚。须补命门之火，则用八味丸。若脉细数无力，便结尿赤，虚火时炎，此肾气热，髓减骨枯，恐成骨痿，斯为阴虚。须补先天之水，则用六味丸，合补阴丸之类。不可误用热药，以灼其阴，治者审之。

独活汤 治肾虚兼受风寒湿气。

独活 桑寄生 防风 秦艽 威灵仙 牛膝 茯苓各一钱 桂心五分 细辛 甘草炙，各三分 当归 金毛狗脊各二钱 生姜二片

水煎服。丹溪云：久腰痛，必用官桂开之，方止。寒甚者，更加附子。但有湿热，则二者皆不宜用。

苍白二陈汤见类中

泽兰汤 治闪挫跌扑，瘀血内蓄，转侧若刀锥之刺。

泽兰二钱 丹皮 牛膝各二钱 桃仁十粒，去皮尖、研 红花五分 当归尾五钱 广三七一钱 赤芍药一钱五分

水煎，热酒冲服。如二便不通，加酒蒸大黄三钱。凡跌扑伤重，便尿不通者，非大黄不救。若大便已通，则用广三七煎酒，或山羊血冲酒，青木香煎酒，随用一味，皆可立止疼痛。

橘核丸见小腹痛

茯苓丸见臂肩痛

六君子汤见类中

六味丸 八味丸见虚劳

补阴丸 治肾气热，腰软无力，恐成骨痿。

熟地三两 丹皮 天冬 当归 枸杞子 牛膝 山药 女贞子 茯苓 龟版 杜仲 续断各一两二钱 人参 黄柏各五钱

石斛四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淡盐水下三钱。

痹鹤膝风

痹者，痛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游走不定也。寒气胜者为痛痹，筋骨挛痛也。湿气胜者为着痹，浮肿重坠也。然既曰胜，则受病有偏重矣。治行痹者，散风为主，而以除寒祛湿佐之。大抵参以补血之剂，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而以疏风燥湿佐之。大抵参以补火之剂，所谓热则流通，寒则凝塞，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也。治着痹者，燥湿为主，而以祛风散寒佐之。大抵参以补脾之剂，盖土旺则能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通用蠲痹汤加减主之，痛甚者，佐以松枝酒。

复有患痹日久，腿足枯细，膝头肿大，名曰鹤膝风。此三阴本亏，寒邪袭于经络，遂成斯症。宜服虎骨胶丸。外贴普救万全膏，则渐次可愈。失此不治，则成痼疾，而为废人矣。

蠲痹汤 通治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

羌活行上力大 独活行下力专，各一钱 桂心五分 秦艽一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七分，治风先治血 甘草炙、五分 海风藤二钱 桑枝三钱 乳

香透明者　木香各八分，止痛须理气

水煎服。风气胜者，更加秦艽、防风。寒气胜者，加附子。湿气胜者，加防己、萆薢、苡仁。痛在上者，去独活，加荆芥。痛在下者，加牛膝。间有湿热者，其人舌干喜冷，口渴尿赤，肿处热辣，此寒久变热也，去肉桂，加黄柏三分。

松枝酒　治白虎历节风，走注疼痛，或如虫行，诸般风气。

松节　桑枝　桑寄生　钩藤　续断　天麻　金毛狗脊　虎骨　秦艽　青木香　海风藤　菊花　五加皮各一两　当归三两

每药一两，用生酒二斤煮，退火七日饮。痛专在下，加牛膝。

虎骨膏丸　治鹤膝风，并治瘫痪诸症。

虎骨二斤，锉碎、洗净，用嫩桑枝、金毛狗脊去毛、白菊花去蒂、各十两，秦艽二两，煎水，熬虎骨成胶，收起如蜜样，和药为丸，如不足量加炼蜜　大熟地四两　当归三两　牛膝　山药　茯苓　杜仲　枸杞　续断　桑寄生各二两　熟附子七钱　厚肉桂去皮，不见火，五钱　丹皮　泽泻八钱　人参二两，贫者以黄芪四两代之

上为末，以虎骨胶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

普救万全膏　治一切风气，走注疼痛，以及白虎历节风、鹤膝风、寒湿流注、痈疽发背、疔疮瘰疬、跌打损伤、腹中食积痞块、多年疟母、顽痰瘀血停蓄、腹痛泄利、小儿疳积、女人癥瘕诸症，并贴患处。咳嗽、疟疾，贴背脊心第七椎。予制此膏普送，取效神速。倘贴后起泡出水，此病气本深，尽为药力拔出，吉兆也，不必疑惧，记之记之。

藿香　白芷　当归尾　贝母　大枫子　木香　白蔹　乌药　生地　萝卜子　丁香　白及　僵蚕　细辛　蓖麻子　檀香　秦艽　蜂房　防风　五加皮　苦参　肉桂　蝉退　丁皮　白鲜皮　羌活　桂枝　全蝎　赤芍　高良姜　元参　南星　鳖甲　荆芥　两头尖　独活　苏木　枳壳　连翘　威灵仙　桃仁　牛膝　红花　续断　花百头　杏仁　苍术　艾绒　藁本　骨碎补　川芎　黄芩　麻黄　甘草　黑山栀　川乌附子　牙皂　半夏　草乌　紫　荆皮　青风藤以上各一两五钱　大黄三两　蜈蚣三十五条　蛇脱五条　槐枝　桃枝　柳枝　桑枝　楝枝　榆枝　楮枝以上各十五寸　男人血余三两，以上俱浸油内　真麻油十五斤，用二十两秤称　松香一百斤，棕皮滤净　百草霜十斤，细研筛过

冬浸九宿，春秋七宿，夏五宿，分数次入锅，文武火熬，以药枯油黑，滴水成珠为度，滤去渣，重称，每药油十二两，下滤净片子松香四斤，同熬至滴水不散，每锅下百草霜细末六两，勿住手搅，俟火候成则倾入水缸中，以棒搅和成块，用两人扯拔数次，磁钵收贮，治一切风寒湿气，疮疽等症，其效如神。

又法，治疮疽，用血丹收，更妙，每油一斤，用丹六两。

痿

痿，大症也。诸痿生于肺热。经云：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肺气热，则皮毛先痿而为肺鸣。心气热，则脉痿，胫纵不任地。肝气热，则筋痿，口苦而经挛。脾气热，则肉痿，肌肤不仁。肾气热，则骨痿，腰脊不举。丹溪治法，泻南方，补北方。泻南方，则肺金不受刑，补北方，则心火自下降。俾西方清肃之令下行，庶肺气转清，筋脉骨肉之间，湿热渐消而痿可愈也。然经云：治痿独取阳明，何也？盖阳明为脏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由前论之，则曰五脏有热；由后论之，则曰阳明之虚，二说似异而实同。盖阳明胃属湿土，土虚而感寒热之化，则母病传子，肺金受伤，而痿症作矣。是以治痿独取阳明也。取阳明者，所以祛其湿。泻南补北者，所以清其热。治

痿之法，不外补中祛湿，养阴清热而已矣。

五痿汤　治五脏痿。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四分　当归一钱五分　苡仁三钱　麦冬二钱　黄柏炒褐色　知母各五分

水煎服。心气热，加黄连三分，丹参、生地各一钱。肝气热，加黄芩、丹皮、牛膝各一钱。脾气热，加连翘一钱，生地一钱五分。肾气热，加生地、牛膝、石斛各一钱五分。肺气热，加天冬、百合各二钱。挟痰，加川贝、竹沥。湿痰，加半夏曲。瘀血，加桃仁、红花。如气血两虚，另用十全大补汤。肾肝虚热，髓减骨枯，兼用虎潜丸主之。

十全大补汤见虚劳

虎潜丸

龟版四两　杜仲　熟地各三两　黄柏炒褐色　知母各五钱　牛膝　白芍药　虎骨酒炙酥　当归各二两　陈皮四钱　干姜二钱

为末，酒糊丸，每服二钱，淡盐水下。加人参一两，尤妙。

脚　气

脚气者，脚下肿痛，即痹症之类也。因其痛专在脚，故以脚气名之。其肿者，名湿脚气；不肿者，名干脚气。湿脚气，水气胜也，槟榔散主之。干脚气，风气胜也，四物汤加牛膝、木瓜主之。

槟榔散　脚气谓之壅疾，不宜骤补。

槟榔　牛膝　防己　独活　秦艽各一钱　青木香　天麻　赤芍各八分　桑枝二钱　当归五分

水煎服。

四物汤见虚症

疠　风

疠风，癞也，俗称大麻风。湿热在内，而为风鼓之，则肌肉生虫，白屑重叠，瘙痒顽麻，甚则眉毛脱落，鼻柱崩坏，事不可为矣。治法，清湿热，祛风邪，以苦参汤、地黄酒并主之。外以当归膏涂之，往往取效。未可据视为废疾而忽之也。

苦参汤

苦参一钱五分　生地二钱　黄柏五分　当归　秦艽　莠子　赤芍　白蒺藜　丹参　丹皮　银花　贝母各一钱

加甘菊三钱，水煎服。

地黄酒

生地二两　黄柏　苦参　丹参　单薜　菊花　银花　丹皮　赤芍　当归　枸杞子　蔓荆子　赤茯苓各一两　秦艽　独活　威灵仙各五钱　桑枝一两五钱　乌梢蛇去头尾，一具

上煮好头生酒五十斤，退火七日用。

加味当归膏　治一切疮疹，并痈肿，收口皆效。

当归　生地各一两　紫草　木鳖子肉去壳　麻黄　大枫子肉去壳，研　防风　黄柏　元参各五钱　麻油八两　黄蜡二两

先将前九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再将油复入锅内，熬至滴水成珠，再下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倾入盖碗内，坐水中出火三日，听搽。

噎　膈

古方治噎膈，多以止吐之剂通用，不思吐，湿症也；宜燥。噎膈，燥症也，宜润。经云：三阳结谓之膈。结，结热也，热甚则物干。凡噎膈症，不出胃脘干槁四字。槁在上脘者，水饮可行，食物难入。槁在下脘者，食虽可入，久而复出。夫胃既槁矣，而复以燥药投之，不愈益其燥乎？是以大、小半夏二汤，在噎膈门为禁剂。予尝用启膈散开关，更佐以四君子汤调理脾胃。挟郁者，则用逍遥散主之；虽然药逍遥而人不逍遥，亦无益也。张鸡峰云：止症乃神思间病，法当内观静养。斯言深中病情。然其间有挟虫、挟血、挟痰

与食而为患者，皆当按法兼治，不可忽也。

启膈散　通噎膈，开关之剂，屡效。

沙参三钱　丹参三钱　茯苓一钱　川贝母去心，一钱五分　郁金五分　砂仁壳四分　荷叶蒂二个　杵头糠五分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前症若兼虫积，加胡连、芜荑，甚则用河间雄黄散吐之。若兼血积，加桃仁、红花，或另以生韭汁饮之。若兼痰积，加广橘红。若兼食积，加卜子、麦芽山楂。此症有生蛇虺者，华佗以醋蒜食之，令饱，则吐物而出，真神法也。

四君子汤见虚症

调中散　通噎膈，开关和胃。

北沙参三两　荷叶去筋，净，一两　广陈皮浸，去白，一两　茯苓一两　川贝母去心，粘米拌炒，一两　丹参二两　陈仓米炒熟，三两　五谷虫酒炒焦黄，一两

共为细末，每用米饮调下二钱，日二服。

逍遥散见类中

河间雄黄散

雄黄　瓜蒂　赤小豆各一钱

共为细末，每服五分，温水调，滴入狗油数匙，服下，以吐为度。吐去膈间小虫，随用五味异功散安之。续用逍遥散调之。

痢　疾

古人治痢，多用坠下之品，如槟榔、枳实、厚朴、大黄之属，所谓通因通用。法非不善矣，然而效者半，不效者半。其不效者，每至缠绵难愈，或呕逆不食而成败症者，比比皆是。予为此症，仔细揣摩不能置，忽见烛光，遂恍然有得，因思火性炎上者也，何以降下于肠间而为痢？良由积热在中，或为外感风寒所闭，或为饮食生冷所遏，以致火气不得舒伸，逼迫于下，里急而后重也。医者不察，更用槟榔等药下坠之，则降者愈降，而痢愈甚矣。予因制治痢散，以治痢症初起之时。方用葛根为君，鼓舞胃气上行也。陈茶、苦参为臣，清湿热也。麦芽、山楂为佐，消宿食也。赤芍药、广陈皮为使，所谓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也。制药普送，效者极多。惟于腹中胀痛、不可手按者，此有宿食，更佐以朴黄丸下之。若日久脾虚，食少痢多者，五味异功散，加白芍、黄连、木香清而补之。气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升提之。若邪热秽气，塞于胃脘，呕逆不食者，开噤散启之。若久痢变为虚寒，四肢厥冷，脉微细，饮食不消者，附子理中汤加桂温之。夫久痢必伤肾，不为温暖元阳，误事者众矣，可不谨欤！

治痢散　专治痢疾初起之时，不论赤白皆效。

葛根　苦参酒炒　陈皮　陈松萝茶各一斤　赤芍酒炒　麦芽炒　山楂炒，各十二两

上药细末，每服四钱，水煎，连药末服下，小儿减半。忌荤腥、面食、煎炒、闭气、发气诸物，本方加川连四两，尤妙。

朴黄丸　治痢疾初起，腹中实痛，不得手按，此有宿食也，宜下之。

陈皮　厚朴姜汁炒，各十二两　大黄一斤四两，酒蒸　广木香四两

荷叶水叠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开水下，小儿二钱。

五味异功散即六君子汤除半夏，见类中门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开噤散　治呕逆食不入，书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故用黄连。痢而不食，则气益虚，故加人参。虚人久痢，并用此法。

人参　川黄连姜水炒，各五分　石菖蒲不见铁，七分　丹参三钱　石莲子去壳，即建莲中有黑壳者　茯苓　陈皮　陈米一撮　冬瓜仁去壳，一钱五分　荷叶蒂二个

水煎服。

附子理中汤见中寒门

泄　泻

书云：湿多五泻。泻之属湿也明矣。然有湿热、有湿寒，有食积，有脾虚，有肾虚，皆能致泻，宜分而治之。假如口渴、尿赤、下泻肠垢，湿热也。尿清、口和、下泻清谷，湿寒也。胸满痞闷、嗳腐吞酸、泻下臭秽，食积也。食少、便频、面色㿠白，脾虚也。五更天明，依时作泻，肾虚也。治泻，神术散主之，寒热食积，随症加药。脾虚者，香砂六君子汤，肾虚者，加减七神丸。凡治泻，须利小便，然有食积未消者，正不宜利小便，必俟食积既消，然后利之斯为合法。

神术散见类中　燥湿理脾，消积滞，为止泻之良药。湿热，加连翘。湿寒，加炮姜、木香。食积，加山楂、麦芽、神曲。

香砂六君子汤见类中　治脾虚作泻。挟寒者，加姜、桂，甚加附子。

加味七神丸　止肾泻如神。

肉豆蔻面裹煨　吴茱萸去梗，汤泡七次　广木香各一两　补骨脂盐酒炒，二两　白术陈土炒，四两　茯苓蒸，二两　车前子去壳，蒸，二两

大枣煎汤叠为丸，每服二钱，开水下。

疟　疾

疟者，暴疟之状，因形而得名也。经曰：阴阳相搏而疟作矣。阴搏阳而为寒，阳搏阴而为热，如二人交争，此胜则彼负，彼胜则此负，阴阳互相胜负，故寒热并作也。善治疟者，调其阴阳，平其争胜，察其相兼之症，而用药得宜，应手而愈。大法：疟症初起，香苏散散之，随用加减小柴胡汤和之。二三发后，止疟丹截之。久疟脾虚，六君子汤加柴胡补之。中气下陷，补中益气汤举之，元气即回，疟症自止。书云：一日一发者，其病浅；两日一发者，其病深；三日一发者，其病尤深。然而寒热往来，总在少阳，久而不愈，总不离乎脾胃，盖胃虚亦恶寒，脾虚亦发热也。疏理少阳，扶助脾胃，治疟无余蕴矣。

香苏散见伤寒太阳症

加减小柴胡汤　治疟症之通剂，须按加减法主之。

柴胡　秦艽　赤芍各一钱　甘草五分　陈皮一钱五分

生姜一片，桑枝二钱，水煎服。

热多者，加黄芩一钱。寒多者，加黑姜五分。口渴甚者，加知母一钱，贝母一钱五分。呕恶，加半夏、茯苓各一钱，砂仁七分，生姜二片。汗少者，加荆芥一钱，川芎五分。汗多者，去秦艽，减柴胡一半，加人参一钱，白术一钱五分。饮食停滞，胸膈饱闷，加麦芽、神曲、山楂、厚朴各一钱。如欲止之，加白蔻仁八分，鳖甲醋炙二钱，更另用止疟丹一二丸截之，神效。如体虚气弱，加人参、黄芪、白术各二钱，当归，茯苓各一钱。久病成疟母，加白术一钱，木香、枳实各五分，鳖甲二钱。

止疟丹　治疟症二三发后，以此止之，应手取效。

常山火酒炒　草果仁去壳　半夏曲姜汁炒　香附子酒炒　青皮去穰醋炒，各四两

真杭神曲十二两为末，用米饮煮糊为丸，如弹子大，朱砂为衣。轻者一丸，重者二丸，红枣五六枚，煎汤化下，清晨面东空腹服。

六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俱见类中

疟久变虚，宜用前二方主之，但真虚者多挟寒，须加肉桂、附子、炮姜、砂仁之类，温补元气，甫克收功。

论水肿鼓胀

问曰：水肿、鼓胀，何以别之？答曰：目窠与足先肿，后腹大者，水也；先腹大，后四肢肿者，胀也。然水肿亦有兼胀者，胀亦有兼水者，须按其先后多寡而治之，今分为

两门，治者宜合参焉。

水　肿

水肿症，有表里、寒热、肾胃之分。大抵四肢肿，腹不肿者，表也。四肢肿，腹亦肿者，里也。烦渴口燥，尿赤便闭，饮食喜凉，此属阳水，热也。不烦渴，大便自调，饮食喜热，此属阴水，寒也。先喘而后肿者，肾经聚水也。先肿而后喘，或但肿而不喘者，胃经蓄水也。经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闭则水积，然胃病而关亦自闭矣。治胃者，五皮饮加减主之。治肾者，肾气丸加减主之。或问：书云先喘后肿，其病在肺，何也？答曰：喘虽肺病，其本在肾，经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下是也。若外感致喘，或专属肺经受邪，内伤致喘，未有不由于肾者，治者详之。

五皮饮　治胃经聚水，及通用之剂，华佗《中藏经》之方也，累用累验。

大腹皮黑豆汁洗　茯苓皮　陈皮　桑白皮各一钱五分　生姜皮八分

水煎服。

仲景云：腰以上肿，宜发汗，加紫苏、秦艽、荆芥、防风。腰以下肿，宜利小便，加赤小豆、赤茯苓、泽泻、车前子、萆薢、防己。若大便不通，宜下之，加大黄、葶苈。腹中胀满，加卜子、厚朴、陈皮、麦芽、山楂。体虚者，加白术、人参、茯苓。审是阴水，加附子、干姜、肉桂；审是阳水，加连翘、黄柏、黄芩。挟痰者，加半夏、生姜。既消之后，宜用理中汤健脾实胃，或以金匮丸温暖命门，或以六味加牛膝、车前，滋肾水，清余热，庶收全功。

附子理中汤见中寒

金匮肾气丸　治肾经聚水，小便不利，腹胀肢肿，或痰喘气急，渐或水蛊，其效如神。然肾经聚水，亦有阴阳之分，不可不辨也。经云：阴无阳无以生，阳无阴无以化。经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假如肾经阳虚，阴无以生，真火不能制水者，宜用此丸。假如肾经阴虚，阳无以化，真阴不能化气者，宜用本方去附、桂主之，东垣云：土在雨中化为泥，阴水之象也。河间云：夏热之甚，庶土蒸溽，阳水之象也。知斯意者，可以治水矣。

大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　丹皮　泽泻　车前子　牛膝各二两　茯苓六两　肉桂一两　附子一两，虚寒甚者倍之

用五加皮八两，煮水一大碗，滤去渣，和药，加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早开水下四钱。前症若属阴虚，本方去桂、附，加文蛤、牡蛎各二两。湿热甚者，加黄柏五钱，不用五加皮，以萆薢八两熬汁代之。

论血分、水分：

妇人经水先断，后发肿者，名曰血分，通经丸主之。先发水肿，然后经断者，名曰水分，五皮饮送下通经丸主之。

通经丸

当归尾　赤芍药　生地　黄川芎　牛膝　五灵脂各一两　红花　桃仁各五钱　香附三两　琥珀七钱五分

苏木屑二两，煎酒，和砂糖，熬化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酒下。体虚者，用理中汤送下。若血寒，加肉桂五钱。

鼓　胀

或问：方书有鼓胀、蛊胀之别，何也？答曰：鼓者，中空无物，有似于鼓；蛊者，中实有物，非虫即血也。中空无物，填实则消，经所谓塞因塞用是已。中实有物，消之则平，经所谓坚者削之是已。然胀满有寒、热、虚、实，浅、深、部位之不同，若不细辨，何由取效。

假如尿赤，便闭，脉数有力，色紫黑，气粗厉，口渴饮冷，唇焦，舌燥，多属于热。假如尿清，便溏，脉细无力，色皖白，气短促，喜饮热汤，舌润，口和，多属于寒。又如腹

胀满，按之不痛，或时胀时减者，为虚；按之愈痛，腹胀不减者，为实。凡胀满，饮食如常者，其病浅；饮食减少者，其病深。且胀有部分，纵是通腹胀，亦必有胀甚之部与病先起处，即可知属何脏腑，而用药必以之为主。东垣治胀满，不外枳术、补中二方，出入加减，寒热攻补，随症施治。予因制和中丸普送，效者甚多，有力者，当修合以济贫乏。又气虚中满，宜用白术丸，而以六君子汤佐之。中空无物，不用枳实，恐伤气也。

枳术丸　除胀消食。

枳实一两，面炒　白术二两，陈土炒

共为末，荷叶包，烂饭煨透，并和为丸，每服二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和中丸

白术陈土炒，四两　扁豆炒，三两　茯苓一两五钱　枳实面炒，二两　陈皮三两　神曲炒黑　麦芽炒　山楂炒　香附姜汁炒，各二两　砂仁一两五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　丹参二两，酒蒸　五谷虫三两，酒拌，炒焦黄色

荷叶一枚，煎水叠为丸，每日上午、下午开水下二钱。此方不寒不热，和平之治法也。若寒气盛，加干姜、吴萸、肉桂。若湿热盛，加黄连、连翘。若大便闭结，先用三黄枳术丸下之，随用本方渐磨之。若兼瘀血，加厚朴、赤芍。若脾虚气弱，用六君子汤吞服此丸，或以补中益气汤送下。此医门之秘法，不可不讲。

白术丸　治气虚中满。

白术　茯苓　陈皮各二两　砂仁　神曲各一两五钱　五谷虫四两

用荷叶、老米，煎水，叠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三黄枳术丸　治热食所伤，肚腹胀痛，并湿热胀满，大便闭结者。

黄芩一两，酒炒　黄连四钱，酒炒　大黄七钱五分，酒蒸　神曲炒　枳实面炒　白术陈土炒　陈皮各五钱

荷叶煎水，叠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一钱五分，或二三钱，量人虚实用。

六君子汤见类中

积　聚

积者，推之不移，成于五脏，多属血病；聚者，推之则移，成于六腑，多属气病。治积聚者，当按初、中、末之三法焉。邪气初客，积聚未坚，宜直消之，而后和之。若积聚日久，邪盛正虚，法从中治，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住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更有虚人患积者，必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然后用药攻其积，斯为善治。此先补后攻之法也。初治，太无神功散主之；中治，和中丸主之；末治，理中汤主之。予尝以此三法，互相为用，往往有功。

太无神功散　治痞积，不拘气血饮食，虫积痰水，皆效。

地鳖蕾　罂麦穗　大麦芽各五钱　神曲二钱五分　沉香　木香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钱　大黄酒蒸，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灯心、竹叶煎汤，及无灰酒调服。女以灯心、红花、当归煎汤，及无灰酒送下。忌油腻、动气之物及房室一月。药须黄昏服，勿食晚饭，大小便见恶物为度。

和中丸见鼓胀　书云：肝之积，在左胁下，名曰肥气，加柴胡、鳖甲、青皮、莪术。肺之积，在右胁下，名曰息贲，加白蒺藜仁、桑白皮、郁金。心之积，起脐上，上至心下，大如臂，名曰伏梁，加石菖蒲、厚朴、红花、莪术。脾之积，在胃脘，腹大如盘，名曰痞气，加厚朴。肾之积，在脐下，发子小腹，上冲心而痛，名曰奔豚，另用奔豚丸主之。热积，加黄连、黄芩。寒积，加肉桂、干姜、附子。酒积，加葛根。痰积，加半夏。水积，加桑白皮、赤小豆。血积，加桃仁、红花、干漆。

肉积，加阿魏、山楂。

奔豚丸

川楝子煨，去肉，一两　茯苓　橘核盐酒炒，各一两五钱　肉桂二钱　附子炮　吴茱萸汤泡七次，各五钱　荔枝子煨，八钱　小茴香　木香各七钱

熬砂糖为丸，每服二钱，淡盐汤下。若有热者，去附、桂。

理中汤见中寒

疝　气

疝者，少腹痛，引睾丸也。经云：任脉为病，男子外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七疝者，一曰冲疝，气上冲心，二便不通也。二曰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也。三曰癫疝，阴囊肿大，如升如斗也。四曰厥疝，肝气上逆也。五曰瘕疝，腹有癥瘕，痛而热，时下白浊也。六曰痹疝，内裹脓血也。七曰痹癃疝，内裹脓血，小便不通也。愚按：厥疝即冲疝，痹癃疝即痹疝，其名有七，其实五者而已。疝之根起于各脏，而归并总在厥阴。以肝主筋，又主痛也。治疝之法非一，而分别不外气血，气则游走不定，血则凝聚不散也。橘核丸加减主之。

橘核丸　通治七疝。

橘核二两，盐酒炒　小茴香川楝子煨，去肉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炒　香附醋炒　山楂子炒，各一两　广木香　红花各五钱

以神曲三两，打糊为丸，每服三钱。冲疝，用白茯苓一钱，松子仁三钱，煎汤送下。狐疝，用当归二钱，牛膝一钱五分，煎酒送下。癫疝，用白茯苓、陈皮、赤茯苓各一钱，煎汤送下。厥疝，治同冲疝。瘕疝，用丹参、白茯苓各一钱五分；煎汤送下。痹疝，本方内加五灵脂一两醋炒，赤芍一两五钱酒炒，服时用牛膝一钱五分，当归尾三钱，煎酒送下。痹癃疝，治法同上。此症若寒气深重，本方内加吴茱萸、肉桂心各五钱，甚则加附子一枚。若表寒束其内热，肢痛热辣，或流白浊者，本方内加黑山栀五钱，川萆薢一两，吴茱萸三钱汤泡七次。吴萸散表寒，山栀清内热，二者并行，丹溪心法也。

小肠气者，脐下转痛，矢气则快。

膀胱气者，脐热痛，涩于小便，即胞痹也。

疾者，状如弓弦，筋病也。

癖者，隐状于内，疼痛着骨也。

瘕者，有块可瘕，血病也。

瘕者，假也，忽聚忽散，气病也。

以上诸症，虽作痛，不引睾丸，故不以疝名之。然而治法，可以仿佛前丸加减，或轻或重，因时制宜也。

痰　饮

凡病未有不发热，不生痰者。是痰与热，乃杂病兼见之症，似无容专立法门矣。然而有杂病轻而痰饮重，则专以痰饮为主治。书有五痰之名，以五脏分主之也。五饮之名，随症见也，其实犹未确当。大抵痰以燥湿为分，饮以表里为别。湿痰滑而易出，多生于脾，脾实则消之，二陈汤，甚则滚痰丸，脾虚则补之，六君子汤，兼寒、兼热、随症加药。燥痰涩而难出，多生于肺，肺燥则润之，贝母瓜蒌散。肺受火刑，不能下降，以致真水上泛，则滋其阴，六味丸。饮有在表者，干燥，发热而咳，面目、四肢浮肿，香苏五皮散。饮有在里者，或停心下，或伏两腋肢，咳则相引而痛，或走肠间，辘辘有声，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随其部位而分治之。此治痰饮之大法也。书云：治痰须理脾，以痰属湿，脾土旺则能胜湿耳。治痰如此，饮亦宜然。然脾经痰饮，当健脾以祛其湿。若肾虚水泛，为痰为饮者，必滋其肾。肾水不足，则用六味；若命门真火衰微，寒痰上泛者，则用八味肾气丸，补火生土，开胃家之关，导泉水下流而痰饮自消矣。

二陈汤

半夏　茯苓　陈皮去白，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生姜二片，大枣二枚，煎服。加人参、白术各一钱，名六君子汤。

滚痰丸　治实热老痰，变生怪症。

大黄蒸片，切　黄芩炒，各四两　青礞石硝煅金色　沉香细锉，各三钱　辰砂细研，水飞，二钱

水叠为丸，辰砂为衣，每服一二钱，开水下。此药但取痰积，并不刮肠大泻，为老痰要药。

贝母瓜蒌散

贝母一钱五分　瓜蒌一钱　花粉　茯苓　橘红　桔梗各八分

水煎服。

香苏散见太阳症

五皮饮见水肿

小半夏加茯苓汤见伤寒咳嗽

六味丸　**十味肾气丸**即八味丸加车前、牛膝，并见类中门

呕吐哕呃逆

呕者，声与物俱出。吐者，有物无声。哕者，有声无物，世俗谓之干呕。东垣以此三者，皆因脾胃虚弱，或寒气所客，或饮食所伤，以致气逆而食不得下也。香砂二陈汤主之。然呕吐多有属火者。经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有寒也。若拒格饮食，点滴不入者，必用姜水炒黄连以开之，累用累效。至于食入反出，固为有寒，若大便闭结，须加血药以润之。润之不去，宜蜜煎导而通之。盖下窍开，上窍即人也。其有因脾胃虚弱而吐者，补中为主，理中汤。其有因痞积滞碍而吐者，消积为主，和中丸。若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者，补火为主，八味丸。复有呃逆之症，气自脐下直冲上，多因痰饮所致，或气郁所发，扁鹊丁香散主之。若火气上冲，橘皮竹茹汤主之。至于大病中见呃逆者，是谓土败木贼，为胃绝，多难治也。

二陈汤见痰饮　通治呕吐、哕，随症加减。

前症若脾胃虚弱，加人参、白术。若寒气所侵，加姜、桂，甚加附子。若饮食所伤，加山楂、麦芽、神曲、香附，砂仁、藿香。若饮食冲口而出，不得入者，是为有火，加黄连、山栀。若大便结燥，加当归、黄芩、知母。若有积滞，宜兼服和中丸。

理中汤见中寒

和中丸见蛊胀

八味丸见类中

扁鹊丁香散见伤寒呃逆

橘皮竹茹汤

陈皮去白，二钱　竹茹一团　半夏　人参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三　消

经云：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口渴、小水如膏者，为下消。三消之症，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地黄汤、生脉散并主之。夫上消清胃者，使胃火不得伤肺也；中消滋肾者，使相火不得攻胃也；下消清肺者，滋上源以生水也。三消之治，不必专执本经，而滋其化源则病易痊矣。书又云：饮一溲一，或饮一溲二，病势危急，仲景用八味丸主之，所以安固肾气也。而河间则用黄芪汤和平之剂，大抵肺肾虚而不寒者，宜用此法。又按：仲景少阴篇云：肾经虚，必频饮热汤以自救。乃同气相求之理。今肾经虚寒，则引水自灌，虚寒不能约制，故小便频数，似此不必与消症同论，宜用理中汤，加益智仁主之。然予尝见伤暑发喘之症，小便极多，不啻饮一而溲二者，用六味加知柏而效，可见此症，又由肾经阴虚而得，治宜通变，正当临症制宜，未可一途而取也。

二冬汤　治上消。

天冬去心、二钱　麦冬去心、三钱　花粉一钱　黄芩一钱　知母一钱　甘草五分　人参五分　荷叶一钱，水煎服。

生地八物汤　治中消。

生地二钱　山药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黄芩一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丹皮一钱五分　荷叶二钱，水煎服。

六味地黄汤见类中

生脉散

麦冬二钱　人参一钱　北五味十五粒　水煎服。

八味丸即六味加桂、附

黄芪汤　治肺肾两虚，饮少溲多。

黄芪三钱　五味子一钱　人参　麦冬　枸杞子　大熟地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理中汤见中寒

热　淋

淋者，小便频数，不得流通，尿已而痛是也。大抵由膀胱经湿热所致。然淋有六种，一曰石淋，下如砂石，有似汤瓶，久在火中，底结白碱也，益元散加琥珀末主之。二曰膏淋，滴下浊液，如脂膏也，萆薢饮主之。三曰气淋，气滞不通，水道阻塞，脐下妨闷胀痛也，假苏散主之。四曰血淋，瘀血停蓄，茎中割痛难忍是也，生地四物汤加红花、桃仁、花蕊石主之，或兼服代抵当丸。五曰劳淋，劳力辛苦而发，此为气虚，以至气化不及州都，补中益气汤主之。六曰冷淋，寒气坚闭，水道不行，其症四肢厥冷，口鼻气冷，喜饮热汤是也，金匮肾气丸主之。更有过服金石热药，败精流注，转而为淋者，又老人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以致大小便牵痛如淋，愈淋则愈便，愈便则愈痛，宜用前萆薢饮，去黄柏，加菟丝、远志导去其精，然后用六味地黄汤补之，方为有益，淋症多端，未可执一而论也。

益元散见类中

萆薢饮　治膏淋，并治诸淋。

萆薢三钱　文蛤粉研细　石韦　车前子　茯苓各一钱五分　灯心二十节　莲子肉　石菖蒲　黄柏各八分

假苏散　治气淋。

荆芥　陈皮　香附　麦芽炒　瞿麦本通　赤茯苓

各等分，为末，每服三钱，开水下。

生地四物汤即四物汤以生地易熟地，方见虚劳

代抵当丸

生地　当归　赤芍各一两　川芎　五灵脂各七钱五分　大黄一两五钱，酒蒸　砂糖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金匮肾气汤见水肿

小便不通关格　孕妇转胞

小便不通，谓之癃闭。癃闭与淋症不同，淋则便数而茎痛，癃闭则小便点滴而难通。东垣云：渴而小便不利者，热在上焦气分也，宜用四苓散加山栀、黄芩等药以分利之。若大便亦闭，加大黄、元明粉之类。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热在下焦血分也，宜用滋阴化气之法，若滋肾丸之类是已。大法：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下元真阴不足，则阳气不化，必滋其阴；若下元真阳不足，则阴气不生，必补其阳。譬如水肿鼓胀，小便不通者，服金匮肾气丸，而小便自行，阴得阳以生也；复有除桂、附服之而亦效者，阳得阴而化也。此阴阳气化之精义也。

更有小便不通，因而吐食者，名曰关格。经云：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关格者，不得尽其命矣。宜用假苏散治之。

又丹溪治孕妇转胞，小便不通者，用补中益气汤，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效。譬如

滴水之器，上窍闭则下窍不通，必上窍开，然后下窍之水出焉。丹溪初试此法，以为偶中，后来屡用屡验，遂恃为救急良法。每见今人治转胞症，投补中益气，而不为探吐，且曰古法不效，有是理乎？予尝用茯苓升麻汤，治此有验。盖用升麻以举其胎气，用茯苓以利小便，用归、芎以活其胎，用苎根理胞丝之缭乱，此以升剂为通之法也。附录于此，以俟明哲。

四苓散即五苓散去桂枝，方见太阳腑病

滋肾丸

黄柏炒褐色　知母蒸，各二两　肉桂去皮，一钱

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开水下。

金匮肾气丸见水肿

假苏散见淋症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茯苓升麻汤

茯苓赤白各五钱　升麻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川芎一钱　苎根三钱

急流水煎服，或琥珀末二钱服，更佳。

大便不通大小肠交遗尿脱肛

经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是知肾主二便，肾经津液干枯，则大便闭结矣。然有实闭、虚闭、热闭、冷闭之不同。如阳明胃实，燥渴、谵语，不大便者，实闭也，小承气汤下之。若老弱人精血不足，新产妇人气血干枯，以致肠胃不润，此虚闭也，四物汤加松子仁、柏子仁、肉苁蓉、枸杞、人乳之类以润之，或以蜜煎导而通之。若气血两虚，则用八珍汤。热闭者，口燥、唇焦，舌苔黄、小便赤，喜冷、恶热，此名阳结，宜用清药及攻下之法，三黄枳术丸主之。冷闭者，唇淡、口和，舌苔白，小便清，喜热，恶寒，此名阴结，宜用温药而兼润燥之法，理中汤加归、芎主之。凡虚人不大便，未可勉强通之。大便虽闭，腹无所苦，但与润剂，积久自行，不比伤寒邪热，消烁津液，有不容刻缓之势也。予尝治老人虚闭，数至圊而不能便者，用四物汤及滋润药加升麻，屡试屡验，此亦救急之良法也。

大小肠交，阴阳拂逆也。大便前出，小便后出，名曰交肠，五苓散主之。复有老人阴血干枯，大肠结燥，便尿俱自前出，此非交肠，乃血液枯涸之征，气血衰败之候也。多服大剂八珍汤，或可稍延发月耳。

遗尿有二症：一因脾胃虚弱，仓廪不固，肠滑而遗者；一因火性急速，逼迫而遗者，宜分别治之。脾虚，理中汤，火盛，芍药甘草汤加黄连。

脱肛亦有二症：一因气虚下陷而脱者，补中益气汤。一因肠胃有火，肿胀下脱者，四物加升麻、黄芩、荷叶之属。

小承气汤见伤寒少阴经症

四物汤见虚劳

蜜煎导法见伤寒

理中汤见伤寒中寒门

三黄枳术丸见腹痛

八珍汤见虚劳

五苓散见太阳腑病

芍药甘草汤见腹痛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小便不禁

经云：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尿。所以不约者，其因有三。一曰肝热，肝气热则阴挺失职，书云肝主疏泄是已，加味逍遥散主之。二曰气虚，中气虚则不能统摄，以致遗尿，十补汤主之。大抵老幼多见此症，悉属胞气不固，老人挟寒者多，婴儿挟热者众。挟寒者，用本方，挟热者，六味地黄丸。三曰肾败，狂言反目，溲便自遗者，此肾绝也。伤寒日久见之，多难救。中症见之，随用大剂附子理中汤频灌，间有得生者。盖暴脱者

可以暴复，若病势日深，则不可为也。然中症亦有阴虚而遗尿者，不宜偏用热药，治者详之。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十全大补汤见虚劳

六味地黄丸见虚劳

附子理中汤见中寒

便　血

便血症，有肠风，有脏毒，有热，有寒。病人脏腑有热，风邪乘之，则下鲜血，此名肠风，清魂散主之。若肠胃不清，下如鱼肠，或如豆汁，此名脏毒，芍药汤主之。凡下血症，脉数有力，唇焦、口燥，喜冷、畏热，是为有火，宜用前方加黄芩、丹皮、生地之属。若脉细无力，唇淡、口和，喜热、畏寒，或四肢厥冷，是为有寒，宜用温药止之，理中加归、芍主之。若便久不止，气血大虚，宜用归脾、十全辈统血归经。血本属阴，生于阳气，治者宜滋其化源。

清魂散

荆芥二钱　当归五钱

水煎服。

芍药汤见腹痛

理中汤见中寒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俱见虚劳

尿　血

心主血，心气热，则遗热于膀胱，阴血妄行而尿出焉。又肝主疏泄，肝火盛，亦令尿血。清心，阿胶散主之；平肝，加味逍遥散主之。若久病气血俱虚而见此症，八珍汤主之。凡治尿血，不可轻用止涩药，恐积瘀于阴茎，痛楚难当也。

阿胶散

阿胶水化开，冲服，一钱　丹皮　生地各二钱　黑山栀　丹参　血余即乱发，烧灰存性　麦冬　当归各八分

水煎服。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八珍汤见虚劳

医学心悟　卷四

清　天都　程国彭　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　炳章圈点

遗　精

梦而遗者，谓之遗精。不梦而遗者，谓之精滑。大抵有梦者，由于相火之强，不梦者，由于心肾之虚。然今人体薄，火旺者，十中之一，虚弱者，十中之九。予因以二丸分主之。一曰清心丸，泻火止遗之法也。一曰十补丸，大补气血，俾气旺则能摄精也。其有因诵读劳心而得者，更宜补益，不可轻用凉药。复有因于湿热者，湿热伤肾，则水不清，法当导湿为先，湿去水清，而精自固矣。秘精丸主之。

清心丸　清心火、泻相火，安神定志，止梦泄。

生地四两，酒洗　丹参二两　黄柏五钱　牡蛎　山药　枣仁炒　茯苓　茯神　麦冬各一两五钱　北五味　车前子　远志各一两

用金樱膏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十补丸

大熟地四两　当归二两　白芍二两　黄芪四两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茯苓二两　山药三两　枣仁二两　远志一两　山萸肉三两　杜仲三两　续断二两　北五味一两　龙骨一两　牡蛎一两

用石斛四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凡使煎剂，仿佛丸方。

秘精丸见虚症

赤　白　浊

浊之因有二种，一由肾虚败精流注，一由湿热渗入膀胱。肾气虚，补肾之中，必兼利水。盖肾经有二窍，尿窍开，则精窍闭也。湿热者，导湿之中，必兼理脾。盖土旺则能胜湿，且土坚凝，则水自澄清也。补肾，菟丝子丸主之。导湿，萆薢分清饮主之。或问浊有赤者，何也？答曰：此浊液流多，不及变化也。又或心火盛，亦见赤色。宜加入莲子心、灯心、丹参等药则愈矣。

菟丝子丸

菟丝子四两　茯苓　山药　沙苑蒺藜炒　车前子　远志肉去心，甘草水泡，炒，各二两　牡蛎煅醋碎，一两

用石斛四两，熬膏，量加炼蜜为丸，每服三四钱，开水下。

萆薢分清饮

川萆薢二钱　黄柏炒褐色　石菖蒲各五分　茯苓　白术各一钱　莲子心七分　丹参　车前子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黄　疸

黄疸者，目珠黄，渐及皮肤，皆见黄色也。此湿热壅遏所致。如龈曲相似，湿蒸热郁而黄色成矣。

然湿热之黄，黄如橘子、柏皮，因火气而光彩，此名阳黄。又有寒湿之黄，黄如熏黄色，暗而不明。或手足厥冷，脉沉细，此名阴黄。阳黄者，栀子柏皮汤。若便闭不通，宜用茵陈大黄汤。阴黄者，茵陈五苓散。如不应，用茵陈姜附汤。

其间有伤食者，名曰谷疸。伤酒者，名曰酒疸。出汗染衣，名曰黄汗。皆阳黄之类也。谷疸，胸膈满闷，嗳腐吞酸，以加味枳术汤加茵陈治之，应手辄效。酒疸，更加葛根。黄汗，用栀子柏皮汤加白术。

其间有女劳疸，乃阴黄之类，宜用姜附汤加参术补之。

复有久病之人，乃老年人脾胃亏损，面目发黄，其色黑暗不明，此脏腑之真气泄露于外，多为难治。宜用六君子汤主之。

栀子柏皮汤　茵陈大黄汤　茵陈五苓散　茵陈姜附汤俱用伤寒发黄

加味枳术汤

白术二钱　枳实　陈皮　麦芽　山楂　茯苓　神曲　连翘各一钱茵陈　荷叶各一钱五分　泽泻五分

水煎服。如兼伤酒加葛根一钱。若便闭，去白术，加卜子、黄芩。

六君子汤见类中

不　能　食

有风寒食不消者，病气退而食自进。有积滞食不消者，去其积而食自消。古方神术散、保和汤、枳术丸，皆消积进食之法也。然有脾气虚不能消化者，有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而食不消者。东垣云：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衰，则不能食而瘦。坤土虚弱不能消食，岂可更行克伐，宜用六君子、补中益气汤补之。许学士云：不能食者，未可专责之脾，肾经元阳不足，不能熏蒸腐化，譬如釜中水谷，底下无火，其何能熟？火为土母，虚则补其母，庶元气蒸腾，饮食增益，八味丸主之。世俗每见不能食症，辄取枳、朴、楂连。实者当之犹可，虚人得之，祸不旋踵矣。大凡不能食而吞酸嗳腐，胸膈满闷，未必尽属积食也，多有脾虚、肾弱而致此者，治者详之。

神术散见类中

保和汤见心痛

枳术丸见鼓胀

六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　八味丸俱见类中

不　得　卧

有胃不和，卧不安者，胃中胀闷疼痛，此食积也，保和汤主之。有心血空虚，卧不安者，皆由思虑太过，神不藏也，归脾汤主之。有风寒邪热传心，或暑热乘心，以致躁扰不安者，清之神自定。有寒气在内而神不安者，温之而神自藏。有惊恐不安卧者，其人梦中惊跳怵惕是也，安神定志丸主之。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证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更有被褥冷暖太过，天时寒热不匀，皆令不得安卧，非关于病，医家慎勿误治也。

保和汤　归脾汤俱见心痛

安神定志丸

茯苓　茯神　人参　远志各一两　石菖蒲　龙齿各五钱

炼蜜为丸，如桐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二钱，开水下。

二陈汤见中风

自汗　盗汗

自汗症，有风伤卫自汗出者，有热邪传里自汗出者，有中暑自汗出者，有中寒冷汗自出者，治法俱见本门。然风火暑热症，自汗太多，犹恐亡阳，尚当照顾元气，矧在虚寒者乎？是以人参、芪、术为敛汗圣药。挟寒者，则以附子佐之。轻剂不应，则当重剂以投之。设仍不应，则以龙骨、牡蛎、北五味等收涩之品，辅助而行。或以人参养荣汤，相兼而用。盖补可去弱，涩可固脱，自然之理也。其盗汗症，伤寒邪客少阳则有之，外此悉属阴虚。古方当归六黄汤，药味过凉，不

宜于阴虚人。阴已虚而更伤其阳，能无损乎？宜用八珍汤加黄芪、麦冬、五味主之。方有参、芪，以气旺则能生阴也。

人参养荣汤见虚劳

当归六黄汤

当归　黄芪　黄芩　黄柏　黄连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

八珍汤见虚劳

癫狂痫

经云：重阴为癫，重阳为狂。而痫症，则痰涎聚于经络也。癫者，痴呆之状，或笑或泣，如醉如梦，言语无序，秽洁不知。此志愿太高而不遂所欲者多得之，安神定志丸主之。狂者，发作刚暴，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此痰火结聚所致，或伤痛阳明邪热所发。痰火，生铁落饮、滚痰丸并治之。伤寒邪热，大承气汤下之。痫者，忽然发作。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则瘛疭抽掣，目斜口喎，痰涎直流，叫喊作畜声。医家听其五声，分为五脏。如犬吠者，肺也；羊嘶者，肝也；马鸣者，心也；牛吼者，脾也；猪叫者，肾也。虽有五脏之殊，而为痰涎则一，定痫丸主之。既愈之后，则用河车丸以断其根。以上三症，皆频治取验者也，若妄意求奇，失之远矣。

安神定志丸见不得卧

生铁落饮

天冬去心　麦冬去心　贝母各三钱　胆星　橘红　远志肉　石菖蒲　连翘　茯苓　茯神各一钱　元参　钩藤　丹参各一钱五分　辰砂三分

用生铁落，煎熬三炷线香，取此水煎药，服后安神静睡，不可惊骇叫醒，犯之则病复作，难乎为力。凡狂症服此药二十余剂而愈者多矣。若大便闭结，或先用滚痰丸下之。

滚痰丸见痰饮

大承气汤见伤寒少阳症

定痫丸男、妇、小儿痫症，并皆治之。凡癫狂症，亦有服此药而愈者。

明天麻一两　川贝母一两　胆南星九制者五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　陈皮洗去白，七钱　茯苓蒸，一两　茯神去木蒸，一两　丹参酒蒸，二两　麦冬去心二两　石菖蒲石杵碎，取粉，五钱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七钱　全蝎去尾、甘草水洗，五钱　僵蚕甘草水洗、去嘴炒，五钱　真琥珀五钱，腐凛灯草研　辰砂细研、水飞，三钱

用竹沥一小碗，姜汁一杯，再用甘草四两熬膏，和药为丸，如弹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一丸，照五痫分引下。犬痫，杏仁五枚，煎汤化下。羊痫，薄荷三分，煎汤化下。马痫，麦冬二钱，煎汤化下。牛痫，大枣二枚，煎汤化下。猪痫，黑料豆三钱，煎汤化下。日再服。本方内加人参三钱尤佳。

河车丸

紫河车一具　茯苓　茯神　远志各一两　人参五钱　丹参七钱

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

惊悸恐

惊者，惊骇也。悸者，心动也。恐者，畏惧也。此三者皆发于心，而肝肾因之。方书分为三门，似可不必。经云：东方青色，入通乎肝，其病发惊骇。惊虽属肝，然心有主持，则不惊矣。心惊然后胆怯，乃一定之理。心气热，朱砂安神丸主之。心气虚，安神定志丸主之。悸为心动，谓之怔忡，心筑筑而跳、摇摇而动也，皆由心虚挟痰所致，定志丸加半夏、橘红主之。恐为肾志，亦多由心虚而得。经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十全大补汤主之。若肾经真阳不足以致恐者，更佐以八味丸加鹿茸、人参之类。予尝治惊悸恐惧之症，有用大补数十剂，或百余剂而后愈者，毋谓七情之病而忽视之也。

朱砂安神丸

黄连酒炒，一钱五分　朱砂水飞，一钱　甘草五分　生地黄酒洗，五钱　当归酒拌，二钱

蒸饼丸，绿豆大，每服十丸，开水下。

安神定志丸见不得卧

十全大补汤见虚劳

八味丸见类中

眩　晕

眩，谓眼黑，晕者，头旋也。古称头旋眼花是也。其中有肝火内动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是也，逍遥散主之。有湿痰壅遏者，书云：头旋眼花，非天麻、半夏不除是也，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有气虚挟痰者，书曰：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则上重下轻也，六君子汤主之。亦有肾水不足，虚火上炎者，六味汤。亦有命门火衰，真阳上泛者，八味汤。此治眩晕之大法也。予尝治大虚之人，眩晕自汗，气短脉微，其间有参数斤而愈者，有用参十数斤而愈者，有用附子二三斤者，有用芪、术熬膏近半石者，其所用方，总不离十全、八味、六君子等。惟时破格投剂，见者皆惊，坚守不移，闻者尽骇，及至事定功成，甫知非此不可。想因天时薄弱，人禀渐虚，至于如此。摄生者，可不知所慎欤！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半夏白术天麻汤

半夏一钱五分　天麻　茯苓　橘红各一钱　白术三钱　甘草五分

生姜一片、大枣二枚，水煎服。

六君子汤　六味汤　八味汤俱见类中

十全大补汤见虚症

健　忘

经云：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肾主智，肾虚则智不足，故喜忘其前言。又心藏神，神明不充，则遇事遗忘也。健忘之症，大概由于心肾不交，法当补之，归脾汤、十补丸主之。亦有痰因火动，痰客心胞者，此乃神志昏愦，与健忘症稍不相同，法当清心开窍，二陈汤加竹沥、姜汁，并朱砂安神丸主之。

归脾汤　十补丸见虚劳

二陈汤见中风

朱砂安神丸见惊悸

嘈　杂

嘈杂者，躁扰不宁之貌，得食暂已，少顷复嘈。其中有挟痰与火者，则口燥、唇焦、脉滑数也，二陈汤加山栀、黄连之类。有脾虚挟痰者，则气促食少，脉小弱也，五味异功散主之。嘈杂之症，治失其宜，变为噎塞者众矣，可不慎乎？更有元气大虚，心中扰乱不安者，名曰虚烦，此与嘈杂不同，当按其虚而重补之。夫病有兼症，各有情形，善治者宜斟酌焉。

二陈汤见中风

五味异功散见类中

咽　喉口、舌、齿、唇

咽能咽物，通乎地气，喉能纳气，通乎天气。气之呼吸，食之升降，而人命之存亡系焉。咽喉之病，挟热者十之六七，挟寒者十之二三，而风寒包火者，则十中之八九。古人开手一方，只用甘草桔梗，《三因方》加以荆芥，其他蒡子、薄荷、贝母、川连之类、皆出后人续补。可见咽喉之病，不便轻用凉药，而专主开发升散者，所谓结者开之，火郁发之是已。及其火势极盛，则清剂方施，结热下焦而攻法始用，非得已也。方书杂称咽喉为三十二症，命名各殊，治法亦异，眩人心目，兹予细加订正，不遗不赘，并选古今治法，而择其平善至效者，详列于下。诚以咽

喉关要之地，命如悬缕，学者宜致思焉。

一曰喉痹。痹者，痛也。经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者，手少阴心，一阳者，手少阳三焦也。心为君火，三焦为相火，二火冲击，咽喉痹痛。法当散之、清之，加味甘桔汤主之。又有非时暴寒，潜伏于少阴经，越旬日而后发，名曰伏气咽痛，谚云肾伤寒是已。法当辛温以散之，半夏桔甘汤主之。复有少阴中寒之重证，寒客下焦，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遂致咽痛，其症手足厥冷，脉沉细，下利清谷，但用理中、四逆汤，疗寒而咽痛自止。斯二者，寒也，其他悉属热症，不可不知。

二曰缠喉风。咽喉肿痛胀塞，红丝缠绕，故名缠喉风。其症口吐涎沫，食物难入，甚则肿达于外，头如蛇缠。先用黄蓉汁调元明粉少许，灌喉中，搅去其痰，次用蜜水润之。若蓉汁不能拔痰，则用土牛膝，连根捣烂和酸醋灌之。如或顽痰胶固，吐仍不出，咽喉胀闭不通，滴水难入者，则用解毒雄黄丸，极酸醋磨下七丸，自然得吐而通。既通，可用牛黄清心丸，加味甘桔汤。如或肿势达外，延及颈项头面，红如火光，药力难敌，急用磁锋砭去恶血，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润之，立瘥。或用芭蕉根汁润之，以解其毒。若口中肿胀紫黑，急用银针刺去其血，或用小刀点之，随以淡盐汤洗之，吹上冰片散。更有肿在喉里，针法难施，急于手少商穴出血，则喉花自开，仍以解毒雄黄丸灌之，自然通透。此等病热危恶，非吐痰、解毒、煎丸并进，刀针、砭石按法善施，鲜克有济也。治此者，平时揣摩纯熟，临症庶能措手，幸毋轻忽怠缓以误人也。少商穴，在手大拇指内侧，去爪甲一韭叶许，针时，用布针针之。

三曰走马喉风。喉舌之间，暴发暴肿，转肿转大，名曰走马喉风，又名飞疡。不急治，即杀人。用小刀点出血，淡盐汤洗之，吹以冰片散，仍服加味甘桔汤，加金银花一二两。若牙关紧急，则用搐鼻散吹鼻中，随以解毒雄黄丸，醋磨灌之。太乙紫金丹亦佳，紫金丹，治喉咽等症，无往不神验也。

四曰缠舌喉风。硬舌根而烂两旁，急服加味甘桔汤，吹以冰片散，缓则不救。若有烂处，以头发作帚子，用甘草汤洗净，然后吹药。

五曰双单乳蛾。状如乳头，生喉间，一边生者，名单乳蛾，两边生者，名双乳蛾，宜用蓉菜汁调元明粉，灌去痰涎，吹以冰片散，随服甘桔汤，自应消散。若不消，以小刀点乳头上出血，立瘥。凡针乳蛾，宜针头尾，不可针中间，鲜血者易治，血黑而少者难痊。凡用刀针，血不止者，用广三七末，嚼敷刀口上，即止。凡使刀针，不可误伤蒂丁，损则不救。慎之！慎之！

六曰喉疔。形似靴钉，但差长耳。先用小刀点刺，随用冰片散吹之，以甘桔汤多加菊花煎饮之。菊花连根带叶，皆消疔之圣药也。每用四两，煎汤顿服，一切疔肿皆散，自然汁尤效。

七曰木舌、重舌、莲花舌。此皆心火炽盛致然也，用水洗去舌上白垢，若有黑处，用小刀点破，去瘀血，吹冰片散。服甘桔汤加黄连。若莲花舌，靠牙而起数峰，中不可针，宜针两旁。针中间，恐伤舌下根，伤则不能收动。凡口内使刀针，有两处不可伤，一蒂丁，二舌下根，切记不可伤之。至要！至要！又舌衄症，出血不止，于甘桔汤内，倍加生地、丹皮主之。冰片散亦可吹。

八曰悬痈。生于上腭，形如紫李，此脾经蕴热所致，不急治，恐毒气上攻脑，则不可救。宜用银针针破痈头，用盐汤搅净瘀血，然后吹以冰片散，仍服加味甘桔汤。

九曰兜腮痈。生腮下，绕喉壅肿。先用鹅汁调元明粉，搅去其痰，再看其紫黑处针之，以盐汤搅去其血，吹以冰片散，仍服甘桔汤。若饮食不少，急用解毒雄黄丸，醋磨下七丸。大凡腮痈，脓从口中出者，易治。脓从腮外出者，难痊，穿破故也。

十曰喉疮。少阴肾经阴火上冲也。宜用荸荠汁探去其痰，若疮势灌脓，以银针挑破之，随用荆芥汤洗之，再吹冰片散，饮以甘桔汤。其上腭生疮，脾热也，舌上生疮，心热也。吹服如前法。

十一曰走马牙疳。牙间红肿，渐变紫黑臭秽，此胃经湿热也，以午后年干激之，再吹同气散，速服清胃散。

十二曰牙痈。牙边肿痛，如豆大，脾胃二经湿热也，可用小刀点破之，吹以冰片散，仍服清胃散。又牙宣症，牙根尽肿，宣露于外，或齿衄不止，并服前方。仍用陈茶、薄荷、金银花等频服之，再用冰片散搽之。

十三曰喉瘤。生于喉旁，形如圆眼，血丝相裹。此肺经蕴热所致，不可用刀针，宜吹麝香散，服甘桔汤，切忌多言耗神。有一人口内生肉球，有根线长五寸余，吐球出，方可饮食，以手轻捻，痛彻至心，因用疏风降火药，每服加麝香五分，仍用麝香散吹之，三日根化而愈。

十四曰茧唇。唇上起小泡，渐肿渐大如茧。如心脾郁热所致。初起时，即用艾绒如麦粒大，灸之，仍服甘桔汤，加香附、远志之类。

十五曰肺绝喉痹。凡喉痹日久，频服清降之药，以致痰涎壅于咽喉，声如曳锯。此肺气相绝之候也，法在难治。宜用人参膏，加橘红汤纵饮之。设无参膏，即用独参汤加橘红亦可，每参一钱，用橘红一分。早服者，可救十中之二三，迟则不救矣。或用四君子汤亦佳。

十六曰经闭喉肿。女人经水不调，壅塞经脉，亦令喉肿，宜用四物汤，加牛膝、芜蔚子、香附、桃仁之类。俾经脉流通，其肿自消也。又有梅核气症，男妇皆同，喉中如有物，吞不入，吐不出，宜用甘桔汤，加苏梗、橘红、香附、金沸草之类，渐次可愈。

凡治咽喉、口舌之症，初则疏风解毒，继则滋水养阴，若元气渐虚，急顾脾胃。如六味滋水，四君补脾，皆为要药。否则真气亏败，势难挽矣。治者审之！

加味甘桔汤

甘草三钱，炙　桔梗　荆芥　牛蒡子炒　贝母各一钱五分　薄荷三分

水煎服。若内热甚，或饮食到口即吐，加黄连一钱。若口渴，唇焦舌燥，便闭尿赤，更加黄柏、黄芩、山栀、黄连。若有肿处，加金银花五钱。

半夏桂甘汤见伤寒咽痛

理中汤　四逆汤见中寒

解毒雄黄丸

明雄黄一两，水飞　郁金一两　巴豆三十五粒

共为末，醋和丸，如黄豆大，每服五七丸，清茶下，吐出痰涎立醒。如未吐，再服。倘人事昏愦，心头温者，急研末灌之。

牛黄清心丸

牛胆南星九制者，一两　麝香五分　珍珠五分　冰片五分　黄连二钱　防风一钱　荆芥二钱　五倍子一钱　桔梗一钱　元参三钱　茯神一钱　天竺黄二钱　明雄黄二钱　当归一钱　犀角末二钱　辰砂二钱，水飞

上为细末，和匀，甘草四两煮膏为丸，如龙眼大，辰砂为衣，日中晒干，入磁瓶中，紧塞，勿走气，临服薄荷汤化下一丸。

冰片散

冰片一钱　硼砂五钱　明雄黄二钱　黄柏蜜炙，三钱　靛花二钱　甘草炙，三钱　鸡内金即鸡肫皮，烧存性一钱　人中白煅五钱　川黄连二钱　元明粉二钱　铜青煅，五分　蒲黄炒　三钱

共为极细末，吹患处。一方加牛黄、熊胆、珍珠各一钱，儿茶八分，麝香三分。

搐鼻散见中风

紫金丹　解诸毒，疗疮肿，主用极弘，立见奇效，凡居家出入，远游仕宦者，不可缺此。

山慈菇洗净，二两　五倍子捶破，洗净，二两　千金子去壳，去油，净，一两　红芽大戟去芦根，洗净，焙干为末，一两五钱　明雄黄三钱　朱砂三钱，

水飞　麝香当门子，三钱

以上药，干净室中，制为极细末，候端午、七夕，或天、月二德日，合起，以糯米浓粥汤和匀，杵千下。凡合药。切忌妇人、鸡犬见。每锭一钱，每服一锭或半锭，开水磨服。病在上者必吐，在下者必利。吐利后，以温粥补之。

一治饮食药毒。蛊毒、齿毒、河豚中毒，自败牛、马、猪、羊等肉，人误食之，必胀闷昏倒，急用水磨一锭灌之，或吐或泻，其人立苏。

一南方山岚瘴气，雾露水湿，自人感之，即觉满闷呕恶，憎寒壮热，随用开水磨服数分，即愈。

一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天蛇毒、杨梅疮，并用无灰清酒磨服，外用醋磨涂疮上，日夜数次，觉痒而消。

一治喉痹、喉风、喉疔、乳蛾等症。并用薄荷煎汤磨服一锭，即见消散。

一治绞肠痧、乌痧胀。通腹搅痛非常，用清水磨服一锭，即愈。

一治妇人邪气鬼胎。用石菖蒲煎汤，磨服一锭，即消。

一治自缢，溺水，魇梦，鬼魅迷人。但心头温者，俱用生姜汁磨服一锭，立苏。

一治恶蛇、疯犬、毒蝎、溪涧诸恶虫伤人，随即发肿，攻注走痛，或昏闷喊叫，命在须臾，急角清酒磨下一锭，仍取他人口涎磨敷患处，再服葱汤一大碗，被盖出汗，其人必活。

一治天行时疫，延门传染，用米醋磨浓涂鼻孔中，仍以开水服少许，即不传及。

一治传尸劳瘵，诸药不效。每早用清水磨服一锭，三日即下恶物。有一女子患瘵症，方士教服此，片时吐下小虫十余条，后服苏合香丸，其病顿愈。以此相传，活人不计其数。此真济世卫生之宝药也。

午后牟干漱口方

午后汁即白马粪也，如一时不辨，预取为末，临时水泡取汁亦得万年干即粪碱也，用新瓦合盖，烧灰存性，为末

用牟干二钱，和午后汁二盏，漱口，去疳毒，再用同气散吹之。

同气散

五谷虫洗净，焙干，三钱　人中白三钱　黄连去须　薄荷叶　细辛　硼砂各一钱　真青黛二钱　冰片二分

共为细末，掺齿缝中。

清胃散

升麻一钱　生地二钱　黄连　连翘　丹皮各一钱

水煎服。

冰黄散　止牙痛，神效。

牙硝二钱　硼砂三钱　明雄黄二钱　冰片一分五厘　麝香五厘

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

麝香散

真麝香二钱　冰片三分　黄连一钱

共为末，一日夜，吹五六次。

四君子汤　四物汤俱见虚证

六味汤见类中

目

目有五轮，合乎五脏。眼眶属脾，为肉轮。红丝属心，为血轮。白色属肺，为气轮。青色属肝，为风轮。瞳人属肾，为水轮。是知目者，五脏精华之所系也。目疾专家，呼为七十二症，著之问答，其实重叠者多，总不若辨明虚实为的当。凡目疾暴赤肿痛，畏日羞明，名曰外障，实症也。久痛昏花，细小沉陷名曰内障，虚症也。实者由于风热，虚者由于血少，实则散风泻火，虚则滋水养阴。然散风之后，必继以养血，经曰：目得血而能视也。养阴之中，更加以补气，经曰：气旺则能生血也。治外障者，蒺藜汤、蝉花无比散散之。若兼饮食所伤，加消导药。如大便久闭不通，四顺清凉饮下之。治内障者，逍

遥散、明目地黄丸补之。若兼气虚，益气聪明汤主之。且如初起翳障，只须服药散之，不可遽用点药，恐病反深痼。当用天然水，乘热频洗之，热能散风，水能制火故也。水中不用一味药，盖目不染尘，药汁入目，亦见羞涩。更忌刀针刺血、割肉，及点硇硼之类，真为行险侥幸。刺血者，恐伤肉。用硇硼，恐溃烂不息。惟宜珍珠散点之，乃眼药中至宝也。再凡用散药，不可太过以伤其血，用补气药，不可太过以助其火。又不宜过用寒凉，使血脉凝结，反生青黄之障膜。温存肝肾，调剂和平，而目疾自全愈矣。

蒺藜汤　治暴赤肿痛。

白蒺藜麸炒，去刺，研，一钱五分　羌活　防风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荆芥　赤芍各一钱　葱白连须用，二段

水煎服。若伤煎、炒、炙、煿之物，加连翘、山楂、黄连。若伤酒，更加葛根。

蝉花无比散　通治男、妇、小儿，远近目疾，赤肿胀痛，或目胞风粟痒痛，或翳膜遮睛，或眼眶赤烂，或鬃睛胬肉，或瞳人突出、或拳毛倒睫，小儿痘疹风眼，并皆治之，其应如响。

蝉退去足，二两　羌活一两　川芎　石决明盐水煮一时　防风　茯苓　赤芍各一两五钱　白蒺藜麸炒，去刺，八两　甘草炙　当归各三两　苍术米泔水浸，切片，陈土炒，一两

共为细末，食后，米汤调服三钱。忌生冷、油面、煎炒诸物。

四顺清凉饮

当归　赤芍　甘草　大黄各一钱，如不行，加一钱

水煎服。

逍遥散见类中

明目地黄丸　治内障，隐涩羞明，细小沉陷。

生地一斤，酒洗　牛膝二两　麦冬六两　当归五两　枸杞子三两

用甘菊花八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益气聪明汤　治气虚目不明。有人目忽不见，丹溪用参膏治之，服参数斤余而复，此气脱也。予谓血脱者，亦应照此治例，经曰：血脱益气是也。

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五分　白术一钱　炙甘草五分　升麻三分　柴胡三分　蔓荆子五分　当归　白芍各八分　陈皮三分　大枣二枚

水煎服。

天然水　用洁净开水，以洁净茶盏，盛之。用洁净元色绢片，乘热淋洗。洗后，水混浊，换水再洗，及洗至水清无垢方止，如此数次即愈。水内并不用药，故曰天然水也。

珍珠散　古歌云：不用刀针割，全凭此药方。

珍珠一钱五分　玛瑙一钱五分　琥珀一钱五分　珊瑚一钱五分（以上四味，俱用豆腐煮过再研）　硼砂五分　熊胆五分，用笋壳盛，供脆，为末　龙脑四分　麝香二分五厘　瓜蒌七分五厘　朱砂细研水飞，七分五厘　黄连末去须、芦，研细五分　明乳香箸上炙干，五分　没药箸上炙干，五分　炉甘石一两五钱，按法炮制为主

以上诸药，各为细末，用上细粉罗筛过，再照分数秤定，合为一处，研万匝，复以棉纸筛下，磁罐收贮听用，其效如神。

制炉甘石法：择上上甘石半斤，用倾银铺内大紫土罐一个，入甘石在内，外用紫土泥封口，择一净室，于地上安大铁钉三根，将罐搁稳，四周用栗炭覆盖，上下起火，自早至晚为度，研细，粉罗筛下，水飞。仍候药水制，再用：

鹅不食草　黄连　黄柏　黄芩　当归　生地　栀子　连翘　赤芍　薄荷　大黄　细辛　白芷　羌活　独活　甘草　胆草　红花　杏仁　白菊　防风　荆芥　蔓荆子　薏仁各一钱　桃叶　桑叶　枇杷叶　槐叶　杏叶各七片

入水二大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金银箔各七张，再熬至一盅，用煅过炉甘石二两，入洁净铜器内，和匀、隔汤煮干，取起，再

入金银箔各加七张，择清爽天气，露一宿，晒一日，迎日月之精华，配药方有神验。其甘石认法，形如羊脑，白如雪，松如花，方美。若沉重黑暗，即不堪用，用亦无功，而且有损，慎之！

一方用炉甘石二钱制过，朱砂、硼砂各五分，研细常点，亦效。

面

经云：足阳明之脉，络面下于鼻。凡面上浮肿而痛者，风也。书云：面肿为风，足肿为水。宜用升麻葛根汤，加白芷主之。若兼挟水湿，加入五皮饮，为至妙也。然又有黄胖面肿者，湿热也，有痿黄虚浮者，脾虚也。湿热，和中丸主之。脾虚，六君子汤主之。若面上生疮，如水痘，蔓延不止者，黄柏散敷之，即愈。

升麻葛根汤见伤寒阳明经症

五皮饮见水肿

和中丸见鼓胀

六君子汤见类中

黄柏散　黄柏一块，猪胰涂炙酥，为末。湿者干掺，干者，麻油调搽。

瘰　疬

瘰疬者，肝病也。肝主筋，肝经血燥有火，则筋急而生瘰。瘰多生于耳前后者，肝之部位也。其初起即宜消瘰丸消散之。不可用刀针，乃敷溃烂之药。若病久已经溃烂者，外贴普救万全膏，内服消瘰丸，并逍遥散，自无不愈。更宜戒恼怒，断煎炒，及发气、闭气诸物，免致脓水淋漓，渐成虚损。患此者可毋戒欤！

消瘰丸此方奇效，治愈者不可胜计。予亦刻方普送矣。

元参蒸　牡蛎煅醋，研　贝母去心，蒸，各四两

共为末，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服。

普救万全膏见痈门

逍遥散见类中

鼻

《素问》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鼻塞者，肺寒也。鼻流清涕者，肺风也，香苏散散之。若鼻中常出浊涕，源源不断者，名曰鼻渊，此脑中受寒，久而不散，以致浊涕常流，如泉水之涓涓耳。然鼻渊初起，多由于寒，日久则寒化为热矣。治宜通窍清热，川芎茶调散主之。更有鼻生瘪肉，名曰鼻痔，臭不可近，痛不可摇，宜用白矾散少许，点之，顷刻化水而消。又鼻中流血不止，名曰鼻衄，四生丸、生地六味汤主之。如不止，加犀角。

香苏散见太阳经症

川芎茶调散

川芎酒拌　荆芥　白芷　桔梗炒　甘草　黄芩酒炒　川贝母去心，各一两　黑山栀二两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陈松萝细茶调下，日三服。

白矾散

白矾煅枯，二钱　硇砂五分

共为细末，每用少许，点鼻痔上，即消。

四生丸　生地六味汤俱见虚劳

耳

耳者，肾之外候。《中藏经》曰：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于耳。然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皆络于耳。风伤寒邪热耳聋者，属少阳证，小柴胡汤主之。若病非外感，有暴发耳聋者，乃气火上冲，名曰气闭耳聋，宜用逍遥散，加蔓荆子、石菖蒲、香附主之。若久患耳聋，则属肾虚，精气不足，不能上通于耳，宜用六味地黄丸加枸杞、入

参、石菖蒲、远志之类。其患耳鸣，如蝉声，如钟鼓声，或患脓，以前法治之。若风热相搏，津液凝聚，变为停豆抵耳，蝉鼓声，或脓水淋漓，或痒极疼痛，此皆厥阴肝经风热所至，宜用加味逍遥散，去白术，加荷叶、木耳、贝母、香附、菖蒲之属，外用红棉散吹之。若耳内生疮，并用前药加金银花主之。百虫入耳，宜用猫尿滴之，次则葱汁犹可。若用麻油，恐虫陷耳中不得出也。又法，以猪肉炙香，置耳边，作枕寝，令虫闻肉香，则出矣。

小柴胡汤见少阳经病

逍遥散见类中

六味地黄丸见虚劳

红棉散

白矾二钱　胭脂一钱，烧灰存性

上研匀，先用棉杖子，搅去脓水，更另用棉杖子蘸药，掺入耳底，即干。若停豆抵耳，加麝香五厘。

痔　疮

方书有牝、牡、血之异名，而其实皆大肠经积热所致。大法宜用石菖蒲、忍冬藤煎水，以瓦罐盛药，对痔熏透，然后倾入盆中浸洗之，冷则加水。如此频频熏洗，并服加减六味丸，及国老散，自然渐次消散，可免刀针药线之苦，此亦医痔之良法也。又肛门之前，肾囊之后，此间若有肿胀出脓，名曰悬痈，又名海底漏，最难收功。若生于肛门之两旁，则曰脏毒，较悬痈为轻耳，并用前药主之。此症皆由肾水不足，相火内烁庚金而致然也，患者速宜保养真元，用药扶持，庶可延生，幸毋忽视是祷。

加减六味丸

大熟地九蒸晒　大生地酒洗，各三两　山药乳蒸　茯苓乳蒸　丹皮酒蒸，各一两五钱　泽泻盐水蒸，一两　当归酒蒸　白芍酒炒　柏子仁去壳，隔纸炒　丹参酒蒸，各二两　自败龟版浸去墙，童便炙酥，研为极细末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蒸，各四两

共为末，用金钗石斛四两，金银花十二两，熬膏，为炼蜜为丸，每早淡盐汤下四钱。

国老散　治悬痈、脏毒，神效。

甘草七段，用急流水一碗，浸之，炙干，又浸，又炙，以水尽为度，研细末，每日空心开水调下一钱。忌煎炒、烟、酒、炙煿、辛辣、发气等物。

内　痈

口中咳，胸中隐隐而痛，吐痰腥臭者，肺痈也，桔梗汤主之。当脐而痛，腹皮膨急，尿数如淋，转侧摇之则水声者，肠痈也，千金牡丹皮散主之。胃脘胀痛，手不可按，时吐脓者，胃脘痈也，忍冬汤主之。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是胃脘痈之已溃者，不须治也。

桔梗汤见虚劳

千金牡丹皮散

丹皮五钱　苡仁五钱　瓜蒌仁一两五钱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十二枚，研

水煎服。若大便闭结不通，加大黄一钱五分，当归三钱，得利，止后服。

忍冬汤　一切内外痈肿，皆可立消，但宜早服。

金银花四两　甘草三钱

水煎，顿服。能饮者，用酒煎服。

诸　虫

虫之名有九，而犹不足以尽其状也，然总不外乎湿热所生。凡物湿蒸热郁，则生虫矣。书云：虫长尺许，则能杀人。虫痛贯心，伤人甚速，宜急治之，追虫丸主之。但胃寒吐蛔，宜用理中安蛔散，与治别虫之法不同，医者志之。

追虫丸

大黄酒拌，三蒸三晒，五钱　木香五钱　槟榔

一两　芜荑去梗、一两　白雷丸一两　白术陈土炒、七钱　陈皮七钱　神曲炒、五钱　枳实面炒、三钱五分

上为末，用苦楝根皮、猪牙皂角各二两，浓煎汁一碗，和前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砂糖水送下。若大便不实者，本方内除大黄。

理中安蛔散见中寒

又方，用榧子数斤，陆续去壳，空心服一二十枚。一月之后，其虫尽去，神色大转矣。

蛊　毒

岭南之地，多有埋蛊害人之法，其法取毒物之毒，暗置饮食中，其人即中毒矣。但中毒之入，不知解法，发时即不可救，惟太乙紫金丹，可以立解之。是以远游川广，不可无此药。

紫金丹见咽喉

五　绝

五绝者，一自缢，二摧压，三溺水，四魇魅，五服毒也。

自缢者，自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自暮至旦，则难治，阴气盛也。然予尝见自暮至旦而犹救活者，不可轻弃也。救治之法，先将人抱下，以被褥塞住谷道，次将绳索徐徐解去，不得遽然截断，然后将手按摩胸膛。若有气从口出，微有呼吸，即以好肉桂心二三钱，煎汤灌之。若已僵直，令两人以竹管吹其两耳，然后以半仙丸，纳鼻孔中，并研末，吹入耳中。但心头温者，虽一日犹可活也。

摧压者，或坠堕，压覆打伤，心头温者，皆可救也。将本人如僧打坐，令一人提往头发，用半仙丸纳入鼻中，并以广三七二三钱，煎酒灌之。青木香煎酒灌之亦佳。

溺水者，捞起，以其人横伏牛背上，如无牛，以凳代之，沥去其水，用半仙丸纳入鼻中，或用搐鼻散吹之，仍以生姜自然汁灌之，但鼻孔无血出者，皆可救也。

魇魅者，梦而不醒也。此浊气顽痰闭塞所致。先用通天散吹鼻中，随用苏合香丸灌之。或用韭根捣汁灌之。或用姜汁，或用葱白酒灌之。但卧处原有灯，则存，如无灯，切不可以灯照其面，只可远远点灯耳。一法，令人痛咬其大拇指，而唾其面，即活。

服毒者，砒信为重也。用小蓟根捣汁饮之，立救。或用黄矾散治之，据云奇效。又救自刎法，若喉管未断，急以麻线缝定，用金疮药厚敷之，以布缠定，旬日自愈。

半仙丸

半夏为末，水丸，如黄豆大，每用一丸，纳鼻中，男左女右。

搐鼻散见真中风

黄矾散

大黄一两　明矾五钱

共为末，每服三四钱，冷水调下。

天下第一金疮药　凡刀斧损伤，跌扑打碎，敷上即时止痛止血，更不作脓，胜于他药多矣。其伤处不可见水。予制此药普送，因路远者一时难取，故刻方广传之。今并笔之于书，则所传益广矣。各乡有力之家，宜修合以济急也。

雄猪油一斤四两，熬化，去渣　**松香**六两，熬化、去渣六两，　**黄蜡**六两，熬化、去渣　**面粉**四两，炒黄　**樟脑**三两，研极细　**麝香**六分　冰片六分　血竭一两　儿茶一两　乳香一两，箸皮上烘，去油　没药一两，箸皮上烘，去油

以上药研极细，先将猪油、松香、黄蜡三味熬化，合为一处，待将冷，再入药末搅匀，磁瓶收贮，不可泄气，用时即知其神妙也。

又方，用降真香为末，敷上即愈。广三七末，敷之亦效。

医学心悟　卷五

清　天都　程国彭　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　炳章圈点

妇　人　门

妇人之症，多与男子同，惟经行胎产，与男子异耳。兹特举其异者，详述于后，以备参考。其同者，悉照前法主之，不复赘及。

月经不调

经，常也。一月一行，循乎常道，以象月盈则亏也。经不行则反常，而灾沴至矣。方书以趱前为热，退后为寒，其理近似，然亦不可尽拘也。假如脏腑空虚，经水淋漓不断，频频数见，岂可便断为热？又如内热血枯，经脉迟滞不来，岂可便断为寒？必须察其兼症，如果脉数内热，唇焦口燥，畏热喜冷，斯为有热。如果脉迟腹冷，唇淡口和，喜热畏寒，斯为有寒。阳脏、阴脏，于斯有别。再问其经来，血多色鲜者，血有余也。血少色淡者，血不足也。将行而腹痛拒按者，气滞血凝也。既行而腹痛，喜手按者，气虚血少也。予以益母胜金丹，及四物汤加减主之，应手取效。

益母胜金丹

大熟地砂仁、酒拌、九蒸九晒　当归酒蒸，四两　白芍酒炒，三两　川芎酒蒸，一两五钱　丹参酒蒸，三两　茺蔚子酒蒸，四两　香附四两，醋、酒、姜汁、盐水各炒一两　白术四两，陈土炒

以益母草八两，酒水各半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血热者，加丹皮、生地各二两。血寒者，加厚肉桂五钱。若不寒不热，只照本方。

四物汤见虚劳　调经养血之要药，其地黄须九蒸九晒，方能取效，否则滞膈生痰，妨碍饮食，乃制药之过，非立方之罪也。血热者，加丹参、丹皮、益母草。血寒者，加桂心、牛膝。经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香附、木香。经既行而腹痛喜按按，加人参、白术。血少色淡者，亦并加此。若腹中素有痞，饮食满闷者，本方内除熟地，专用三物加丹参、陈皮、香附之属。

室女经闭成损

妇人经闭，其治较易，室女经闭，其治较难。妇人胎产乳子之后，血气空虚。经水一时不至，俟其气血渐回，而经脉自通矣。室女浑全之人，气血正旺，不应阻塞，其闭也，若非血海干枯，则经脉逆转。血海枯，则内热咳嗽，髮髮焦，而成怯症。经脉逆转，则失其顺行之常，而为吐为衄。夫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速宜调其经脉，俾月水流通，庶几可救。予以益母胜金丹，加牛膝主之。若其人肝经怒火炽盛者，则颈生瘰疬，或左胁刺痛，更佐以加味逍遥散，及消瘰丸。若其人脾气虚弱，不能消化饮食，血无从生，更佐以五味异功散。若其人精神倦怠，晡热、内热，此气血两亏，无经可行，更佐以八珍汤。此治室女经闭之良法。倘妄行霸道，破血通经，其不偾事者几希矣。

益母胜金丹见前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消瘰丸见瘰疬门

五味异功散　八珍汤俱见虚劳

暴崩下血

经云：阴虚阳搏谓之崩。此言热迫血而妄行也。又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外溢者，从上出，内溢者，从下流也。病人过于作劳，喜怒不节，则络脉伤损而血妄行矣。前症若因热迫血而妄行者，用加味四物汤。若因络脉伤损者，用八珍汤。若瘀血凝积，佐以独圣丸。若因肝经火旺，不能藏血者，加味逍遥散。若因脾气虚，不能统血者，四君子汤加归、芪主之。若因思虑伤脾，不能摄血归经者，归脾汤。若气血两亏，血崩不止，更用十全大补汤。丹溪云：凡血症，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若大吐、大下，毋以脉论，当急用独参汤救之。若潮热、咳嗽、脉数，乃元气虚弱假热之象，尤当用参术调补脾土。若服参术不相安者，即专以和平饮食调理之。此等症候，无不由脾气先 故脉息虚浮而大，须令脾胃健旺，后天根本坚固，乃为可治。设或过用寒凉，复伤胃气，反不能摄血归经，是速其危也。

加味四物汤本方内加丹皮、阿胶、黄芩、黑山栀，方见虚劳

八珍汤见虚劳

独圣丸　治瘀血凝积，瘀血不去则新血不得归经，此丸主之。虚人以补药相间而用。

五灵脂去土、炒烟尽

为末，醋丸，绿豆大，每服一二钱，淡醋水下，清酒亦得。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四君子汤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并见虚劳

带　下

带下之症，方书以青、黄、赤、白、黑，分属五脏，各立药方。其实不必拘泥，大抵此症不外脾虚有湿。脾气壮旺，则饮食之精华生气血而不生带。脾气虚弱，则五味之实秀，生带而不生气血。南方地土卑湿，人禀常弱，故浊带之症，十人有九，予以五味异功散，加扁豆、苡仁、山药之类，揣之辄效。倘挟五色，则加本脏药一二味足矣。夫带症似属寻常，若崩而不止，多至髓竭骨枯而成损。治此者，宁可忽诸！

五味异功散见虚劳

健脾止浊带，前症若专下白色，属肺，倍用苡仁。若兼赤色，属心，加丹参、当归。若兼青色，属肝，加柴胡、山栀。若兼黄色，属脾，加石斛、荷叶、陈米。若兼黑色，属肾，加杜仲、续断。若脉数有热，加炒黄柏、莲子心。若脉迟厥冷，加黑姜、大枣。

求　嗣

子嗣者，极寻常事，而不得者，则极其艰难。皆由男女之际，调摄未得其方也。男子以保精为主，女子以调经为主。保精之道，莫如寡欲。远房帏，勿纵饮，少劳神，则精气足矣。如或先天不足，则用药培之。大抵左尺无力，或脉数有热，此真水虚也，六味丸，合五子丸，以补天一之水。若右尺无力，或脉迟厥冷，此真火衰也，八味丸合五子丸，以补地二之火。若二尺俱无力，或中气馁弱，是水火两亏，气血并虚也，用十补丸，合五子丸而大补之。倘精薄不凝，更加鱼鳔、鹿角胶之属。精不射远，更用黄芪斤许熬膏为丸，以益其气，此治男子之法也。调经之道，先在养性。诗云：妇人和平，则乐有子。和则气血不乖，平则阴阳不争。书云：和平之气，三旬一见是已。如或经事愆期，则用药调之。大抵先期而至，或脉数有热，此血热也，益母胜金丹，加生地、丹皮主之。若后期而至，或脉迟厥冷，此血寒也，益母胜金丹，加肉桂主之。若将行而腹痛者，是气滞也，更加顺气之药。若食少气虚，面色㿠白，四肢无力，是为气血两亏，即用前方减香附一半，加人参、黄芪、河车、茯神、枣仁、远志之属。俾其气血充旺，则经脉自调。譬如久旱不雨，河道安得流通，河道不通，而欲其润泽万物，不

亦难乎？女人以水不通，或淋漓希少，而欲其生子，何可得耶？此论女子之治法也。是以保精之道，责之男子，调经之要，责之女子。各有病处，须细心体认，不可蒙混而失生生之理也。求嗣者，念之哉！

六味合五子丸

大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四两　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三两　枸杞子　菟丝子各四两　五味子　车前子　覆盆子各二两

石斛六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

八味丸见类中门

十补丸即十全大补汤为丸，见虚损门

益母胜金丹见月水不调

转女为男说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刚用事，得阳气之专者，则多男。坤柔用事，得阴事之全者则多女，此定理也。男子平时清心寡欲，养其乾健之体，则所感而生男矣。至于受胎时日之法，谓断经一二日，感者成男，三四五日，感者成女。诚以一二日间，阴气方亏，则阳气当胜，故生男。三四五日，阴血既回，则阳气不胜，故生女。此乾坤之性情，刚柔之体用也。今方家备载转女为男之法，有束皮革者，有佩雄黄者，有暗藏雄鸡羽于席下者，有暗藏斧于床下而柔刃向下者，种种诸法，或验或不验。其验者，安知其非幸中耶？终不若讲究本原为合理也。如或男女命运乖舛，速宜修德以祈之，广积阴功，多行善事，三年五载，勤勉不息，自应得男。更兼戒杀放生，则所生男，益当聪明长寿。冥冥中有主之者，未可徒恃于药，而归怨于命也，求男者，理应敬听吾言。

诊妇人有孕法

经谓妇人有孕者，身有病而无邪脉也。有病，谓经闭。无邪脉，谓脉息如常，不断绝也。经又云：手少阴动甚者，孕子也。少阴，心也。心主血脉，心脉旺则血旺，而为孕子之兆。经又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言二尺脉旺，与两寸迥别，亦为有孕。以上三者，但得其一，即为孕脉。分而占之，合而推之，而孕脉无遁情矣，或谓流利雀啄，亦为孕脉，何也？答曰：流利者，血正旺，雀啄者，经脉闭塞不行，故脉疾而歇至，此数月之胎也。不知者断为病脉，则令人耻笑。或谓：孕有男女，何以脉而知之也？答曰：左寸为太阳，脉浮大，知为男也。右寸为太阴，脉沉实，知为女也。若两寸皆浮大，主生二男。两寸皆沉实，主生二女。凡孕脉弦紧滑利为顺，沉细微弱为逆也。

验胎法

妇人经水不行，已经三月，或脉不应指，或经事偶见，法当验之。用川芎为细末，煎艾汤，空心调下二钱，腹内微动，则有胎，不动者，非胎也。

食忌

有孕之后，凡忌食之物，切宜戒谨：一食鸡子糯米，令子生寸白虫。一食羊肝，令子多疾。一食鲤鱼，令儿成疳。一食犬肉，令子无声。一食兔肉，令子缺唇。一食鳖，令子项短。一食鸭子，令子心寒。一食螃蟹，多致横生。一食雀肉，令子好淫。一食豆酱，令子发哮。一食野兽肉，令子多怪疾。一食生姜，令子多指。一食水鸡、鳝鱼，令子生癞。一食骡、马肉，延月难产。

如此之类，无不验者，所当深戒。

药忌

娠孕药忌歌，凡数十种。推之尚不止此，然药中如斑蝥、水蛭、蛇蜕、蜈蚣、水银、信

砒等药，皆非恒用之品，姑置勿论。兹特选其易犯者，约纂数语，俾医家举笔存神，免致差误。其他怪异险峻之品，在有孕时，自应避忌，不待言也。

乌头附子与天雄，牛黄巴豆并桃仁，芒硝大黄牡丹桂，牛膝藜芦茅茜根，槐角红花与皂角，三棱莪术薏苡仁，干漆蔺茹瞿麦穗，半夏南星通草同，干姜大蒜马刀豆，延胡常山麝莫闻，此系妇人胎前忌，常须记念在心胸。

上药忌犯，似矣。然安胎止呕，有用半夏者，娠孕热病，有用大黄者，娠孕中寒，有用干姜、桂、附者，是何说也？昔黄帝问于岐伯曰：妇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对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有故者，谓有病。无殒者，无损乎胎也。亦无殒者，于产母亦无损也。盖有病则病当之，故毒药无损乎胎气。然必大积大聚，病势坚强，乃可投之，又须得半而止，不宜过剂，则慎之又慎矣。用药者，可不按岐黄之大法耶？

恶　阻

娠妊之际，经脉不行，浊气上干清道，以致中脘停痰，眩晕呕吐，胸膈满闷，名曰恶阻。法当理脾化痰，升清降浊，以安胃气，用二陈汤加枳壳主之。若脾虚者，用六君子汤，加苏梗、枳壳，砂仁、香附主之。其半夏，虽为妊中禁药，然痰气阻塞中脘，阴阳拂逆，非此不除。以姜汤泡七次，炒透用之，即无碍也。若与参、术同行犹为稳当。凡安胎气，止呕、定眩，须用白术为君，而以半夏、茯苓、陈皮、砂仁佐之，往往有效。夫娠妊恶阻，似属寻常，然呕吐太多，恐伤胎气，医者可不善为调摄乎？

二陈汤　六君子汤俱见类中

胎动不安

娠妊胎动不安，多因起居不慎，或饮食触犯禁忌，或风寒搏其冲任之脉，或跌仆伤损，或怒动肝火，或脾气虚弱，宜各推其因而治之。大法，若因母病而胎动，但治其病而胎自安。若因胎动而致病，但安其胎而母病自愈。再诊其色，若面赤舌青，则子难保，若面青舌赤，吐沫，母亦难全。娠吐中切宜戒谨。

安胎饮

当归　川芎　白芍药酒炒　大熟地九制　茯苓　阿胶各一钱　甘草炙　艾叶各三分　白术二钱

水煎。若起居不慎，加人参、黄芪、杜仲、续断。若饮食触犯，加人参，倍加白术。若风寒相搏，当按经络以祛风寒。若跌仆伤损，另用佛手散，加青木香、益母草。若怒动肝火，本方加柴胡、山栀。若脾气虚弱，去熟地，加人参、扁豆、陈皮。然因时调治，对症处方，全在活法，不可胶执也。

佛手散

当归五钱　川芎二钱五分

水煎，酒冲服。若跌仆伤重，加青木香一钱五分，益母草三钱。

胎　漏

女人之血，无孕时，则为经水，有孕时，则聚之以养胎，蓄之为乳汁。若经水忽下，名曰漏胎，血沥尽，则胎不保矣。大法，若因风热动血者，用四物汤，送下防风黄芩丸。若因血虚。用本方加茯神、阿胶、艾叶。若因怒动肝火，用加味逍遥散。若去血太多，用八珍汤，如不应，用补中益气汤。凡脾虚下陷，不能摄血归经者，皆宜补中益气。假如气血俱盛而见血者，乃小儿饮少也，不必服药。

四物汤见虚劳

防风黄芩丸

细实条芩炒焦　防风各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钱，食前开水送下。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八珍汤见虚劳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子　悬子眩

子悬者，胎上逼也。胎气上逆，紧塞于胸次之间，名曰子悬。其症由于恚怒伤肝者居多，亦有不慎起居者，亦有脾气郁结者，宜用紫苏饮加减主之。更有气逆之甚，因而厥晕，名曰子眩。并用前药主之。然子眩有由脾虚挟痰者，宜和六君子汤。若顽痰闭塞，而脾气不虚者，二陈汤加竹沥、姜汁。虚实之间，所当深辨也。

紫苏饮　治子悬，并催生顺产，神效。

当归　川芎　紫苏各一钱　甘草炙　人参　白芍药酒炒，各五分　大腹皮黑豆煎水洗，八分

上生姜一片，葱白一寸，水煎服。

前症，若因恚怒伤肝者，加柴胡。若因不慎起居者，加白术、砂仁。若因脾气郁结者，加木香。

六君子汤　二陈汤俱见类中

胎　不　长

娠妊胎不长者，多因产母有宿疾，或不慎起居，不善调摄，以致脾胃亏损，气血衰弱，而胎不长也。法当祛其宿疾，补其脾胃，培其气血，更加调摄得宜，而胎自长矣。补脾胃，五味异功散主之。培气血，八珍汤主之。祛宿疾，随症治之。

五味异功散　八珍汤俱见虚劳

半　产

半产者，小产也。或至三五月而胎堕，或未足月而欲生，均谓之小产。小产重于大产，盖大产如瓜熟自落，小产如生断其根蒂，岂不重哉？其将产未产之时，当以安胎为急，安胎饮主之。既产而腹痛拒按者，此瘀血也，法当祛瘀生新，当归泽兰汤主之。若小产后血不止，或烦渴、面赤，脉虚微者，此气血大虚也，八珍汤加炮姜以补之。若腹痛呕泻，此脾胃虚也，香砂六君子汤加姜、桂以温之。其在产母，更宜慎风寒，节饮食，多服补药，以坚固气血，毋使轻车熟路，每一受孕，即至期损动，而养育维艰也。戒之！慎之！

安胎饮　见前胎动不安

当归泽　兰汤

当归　泽兰　白芍酒炒　川芎　大熟地九制，各一钱五分　延胡索酒炒　红花　香附丹皮各五分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炒、研，七粒

水煎，入童便、热酒各半盏，热服。

八珍汤见虚劳

六君子汤见类中

子　烦

娠妊子烦者，烦心闷乱也。书云：孕四月，受少阴君火以养精，六月，受少阳相火以养气。子烦之症，大率由此。窃谓妇人有孕，则君相二火，皆翕聚以养胎，不独四六月而已。大法，火盛内热而烦者，淡竹叶汤。若气滞痰凝而闷乱者，二陈汤加白术、黄芩、苏梗、枳壳。若脾胃虚弱，呕恶食少而烦者，用六君子汤。子烦之候，不善调摄，则胎动不安矣。慎之！

淡竹叶汤

淡竹叶七片　黄芩知母麦冬各一钱　茯苓二钱

水煎服。

二陈汤　六君子汤俱见类中

子　痫

娠妊中，血虚受风，以致口噤，腰背反张，名曰子痫。其症最暴且急。审其果挟风邪，宜用羚羊角散定之。若兼怒动肝火，佐以逍遥散加人参。若兼胎气上逆，佐以紫苏饮。若兼脾虚挟痰，佐以六君子汤。若因中寒而发者，宜用理中汤，加防风、钩藤。此症必须速愈为善，若频发无休，非惟胎妊骤下，将见气血随胎涣散，母命亦难保全。大抵此症，胎气未动，以补气、养血、定风为主。胎气既下，则以大补气血为主。此一定之理，予尝屡治屡验矣。

羚羊角散

羚羊角镑　独活　当归各一钱　川芎　茯神　防风　甘草炙，各七分　钩藤三钱　人参五分　桑寄生二钱

姜五分，枣二枚，水煎服。

逍遥散见类中

紫苏饮见前胎动

六君子汤见虚劳

理中汤见中寒

子　鸣

娠妊腹内自鸣，系小儿在腹内哭声也。谓之子鸣，又谓之腹内钟鸣。古方用鼠穴中土二钱，加麝香少许，清酒调下。或用黄连浓煎呷之，即止。但黄连性寒，麝香开窍，不宜轻用。此症乃脐上疙瘩，儿含口中，因孕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以此作声。令孕妇曲腰就地，如拾物，一二刻间，疙瘩仍入儿口，其鸣即止。可服四物汤加白术、茯苓一二剂，安固胎气。

四物汤见虚劳

子　瘖

娠妊至八九月间，忽然不语，谓之子瘖，但当饮食调养，不须服药。昔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何也？岐伯对曰：胞胎系于肾，肾脉贯系舌本，故不能言。十月分娩后，自为之言也。愚按：肾脉贯系舌本，因胎气壅闭，肾脉阻塞，致不能言，自应调摄以需之，不必惊畏。或用四物汤加茯神、远志数剂，亦可。倘妄为投药，恐反误事，慎之！

四物汤见虚劳

孕妇内痈

孕痈，腹内生痈也。生于有妊之时，犹为可畏，宜用千金牡丹皮散，或神效瓜蒌散治之。但丹皮、苡仁、桃仁，皆动之药，因有病，则病当之，故无损也。

千金牡丹皮散　治肠痈之圣药。

丹皮三两　苡仁四两　瓜蒌仁去壳、去油　桃仁去皮尖、双仁者，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五七钱，水煎服。若肠痈大便闭结，小腹坚肿，加大黄一钱五分。但有孕时，大黄不宜轻用，须斟酌投之。

神效瓜蒌散　治肠痈，并乳痈，及一切痈疽初起，肿痛即消，脓成即溃，脓溃即愈。

瓜蒌一枚，烂研　生粉草　当归酒洗，各五钱　明乳香没药各一钱

水煎，热酒冲服，如量，渣再煎服，即消。

鬼　胎梦与鬼交

凡人脏腑安和，血气充实，精神健旺，荣卫条畅，则妖魅之气，安得而乘之？惟夫体质虚衰，精神惑乱，以致邪气交侵，经闭腹大，如怀子之状。其面色青黄不泽，脉涩细，

或乍大乍小，两手如出两人，或寒热往来，此乃肝脾膜郁之气，非胎也。宜用雄黄丸攻之，而以各经见症之药，辅佐元气。大法：肝经郁火，佐以逍遥散。脾气郁结，佐以归脾汤。脾虚挟痰，佐以六君子汤。此症乃元气不足，或经事愆期，失于调补所致。不可浪行攻击而忘根本，则鬼胎行而元气无伤矣。复有梦与鬼交者，亦由气血空虚，神志惑乱，宜用安神志惑乱，宜用安神定志丸主之。

雄黄丸

明雄黄　鬼甲去毛　丹砂细研、水飞，各五钱　延胡索七钱　麝香一钱　川芎七钱　半夏一两，姜汁炒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逍遥散见类中

归脾汤见虚损

六君子汤见类中

安神定志丸见不得卧

热病胎损

娠妊热病不解，以致胎损腹中，不能出者。须验其产母，面赤舌青者，其子已损。若面青舌赤，母亦难全。古方通用黑神散下之，然药性燥烈，不宜于热病，应用平胃散加朴硝五钱下之，为稳当也。

黑神散　隆冬寒月，及体气虚寒者，须此。

桂心　当归　芍药　甘草炙　干姜炒　生地黄各一两　黑豆炒，去皮，二两　附子炮，去皮脐，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用牛膝三钱，煎水调下。

平胃散见类中

又方朴硝三钱，童子小便一盅，和热酒调下，立出。

娠妊小便不通转胞胞损

娠妊中，小便不通，乃小肠有热，古方用四物汤加黄芩、泽泻主之。然孕妇胞胎坠下，多致压胞，胞系缭乱，则小便点滴不通，名曰转胞，其祸最速，法当升举其胎，俾胎不下坠，则小便通矣。丹溪用补中益气，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验。予用茯苓升麻汤，亦多获效，皆升举之意也。然则仲景治转胞，用桂附八味汤，何也？予曰：此下焦虚寒，胎气阴冷，无阳则阴不化，寒水断流，得桂、附，温暖命门，则阳气宣通，寒冰解冻，而小便行矣。况方内复有茯苓、泽泻为之疏决乎！然亦有阳亢阴消，孤阳无阴，不能化气者，必须补其真阴，古方用滋肾丸，予尝用六味加车前、牛膝，往往收功。斯二者，一阴一阳，一水一火，如冰炭相反，最宜深究。大抵右尺偏旺，左尺偏弱，脉细数而无力者，真水虚也。左尺偏旺，右尺偏弱，脉虚大而无力者，真火虚也。火虚者，腹中阴冷，喜热、畏寒，小便滴沥而清白。水虚者，腹中烦热，喜冷、畏热，小便滴出如黄柏。脉症自是不同，安危在于反掌，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复有分娩之时，稳婆不谨，偏损尿胞，以致小便滴沥淋漓，不知约束，因思在外肌肉尚可补完，腹中之肉，独不可补乎？遂用大剂八珍汤，加紫河车三钱，而以猪胞中汤，煎药饮之，如此数服即愈。但须早治，不可轻忽。

八味汤见类中

滋肾丸

黄柏　知母各二两　肉桂一钱

炼蜜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八珍汤见虚证

胎水肿满

娠妊胎水肿满，名曰子肿，又名曰子气。其症多属胞胎壅遏，水饮不及通流，或脾虚

不能制水，以致停蓄。大法，胎水壅遏，用五皮饮加白术、茯苓主之。脾虚不能制水，用六君子汤主之。凡腰以上肿，宜发汗，加秦艽、荆芥、防风。腰以下肿，宜利小便，加车前、泽泻、防己。胎水通行。生息顺易，宜先时治之。不可俟其既产而自消也。

五皮饮见水肿

六君子汤见类中

乳　自　出

娠妊乳自出，名曰乳泣，生子多不育。然予以为气血虚弱不能统摄，用八珍汤频频补之，其子遂育。夫医理有培补之功，赞化之能，岂可执常说而自画欤！

八珍汤见虚劳

临产将护法

凡临产将护之法有四：一曰善养。当安神静虑，勿着恼怒，时常行动，不可呆坐，不可多睡，不可饱食，及过饮酒醪与杂物。惟频食糜粥，以解饥渴，最善。天气热，则预择凉处，免生火晕。天气寒，则密室温暖，免致血寒，调养得宜，而生息顺易矣。二曰择稳。须预请老练稳婆，备办需用之物，临产时，不许多人喧闹，免致惊惶，但用老妇二人撑扶，及凭物站立，倦即仰卧，以枕安腿中，徐徐俟之，直待浆水到，腰腹齐痛甚紧时，是胎已离经。令产妇再仰卧，俾儿转身，头对产门，稍一用力，即生下矣。人生人，系天生人，有自然之造化，不用人为造作，但顺其性而已。三曰服药。凡新产女子，其脏气坚固，胞胎紧实。八月，宜服保产无忧汤一二剂，临产再服二三剂，撑开道路，则儿易生。复有用力太早，以致浆水先行，或连日不产，劳倦神疲，中气不续，宜服加味八珍汤以助其力。若多胎产妇，更宜预服此药。复有华佗顺生丹，须俟临盆腰腹齐痛时，再与一二丸，用佛手散煎送下。凡验产法，腰痛，腹不痛者，未产；腹痛，腰不痛者，未产；必腰腹齐痛甚紧时，此真欲产也。如或迟滞，即以顺生丹投之，适当其时矣。四曰吉方。凡安产妇床帐，及藏衣，宜择月空方位。每逢单月，月空在壬丙，逢双月，月空在甲庚。必须看定方位，不必游移，吉无不利。

神验保生无忧散　妇人临产，先服一二剂，自然易生。或遇横生倒产，甚至连日不生，速服一二剂，应手取效。永救孕妇产难之灾，常保子母安全之吉。

当归酒洗，一钱五分　川贝母一钱　黄芪八分　白芍酒炒一钱二分，冬月用一钱　菟丝子一钱四分　厚朴姜汁炒，七分　艾叶七分　荆芥穗八分　枳壳面炒，六分　川芎一钱三分　羌活五分

水二盅，姜三片，煎至八分，空腹温服。

此方流传海内，用者无不响应。而制方之妙，人皆不得其解，是故疑信相半，予因解之：新孕妇人，胎气安固，腹皮紧窄，气血裹其胞胎，最难转动，此方用撑法焉。当归、川芎、白芍，养血活血者也。厚朴，去瘀血者也，用之撑开血脉，俾恶露不致填塞。羌活、荆芥，疏通太阳，将背后一撑，太阳经脉最长，太阳治而诸经皆治。枳壳，疏理结气，将面前一撑，俾胎气敛抑而无阻滞之虞。艾叶，温暖子宫，撑动子宫，则胞胎灵动。川贝、菟丝，最能运胎顺产，将胎气全体一撑，大具天然活泼之趣矣。加黄芪者，所以撑扶元气，元气旺则转之有力也。生姜，通神明去秽恶，散寒止呕，所以撑扶正气而安胃气。甘草，协和诸药，俾其左宜右宜，而全其撑法之神者也。此真无上良方，而世人不知所用，即用之而不知制之方妙，则亦惘惘然矣。予故备言之，以醒学者。

加味八珍汤凡临产误自惊惶，用力太早，致浆水去多，干涩难生。速服此方，补养气血以助其力。虚甚者，速服二三剂必效，但宜大碗饮之，不可迟疑。志之，志之。

人参八分（虚者一钱二分，俗见不用人参，恐胎气上逆也。不知当归数倍于人参，则不能上逆，只可助药力下行耳。凡用之浆水已行时，尤为稳当）　白术一钱，陈土炒　茯苓八分　当归五钱　炙甘草三分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酒炒，二钱　大熟地一钱五分　明乳香五分　丹参二钱，酒炒　益母草二钱

水煎服。冬月天寒，加黑姜五分。服药而呕，加生姜二片，砂仁五分。如或浆水去多，横生倒产，用老练稳婆，轻手扶正，随用此汤，即时分晓清吉。总之，浆水未行，用保生无忧散，以顺其胎。浆水去多，必用加味八珍汤，大补气血以助其力，保产顺生，百无一失。

华佗顺生丹

朱砂五钱，细研水飞　明乳香一两，着上炙干

上为末，端午日，猪心血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丸，用当归三钱，川芎二钱，煎汤送下。不经女人手。

顺生丹

朱砂五钱　丁香五钱　麝香一钱　明乳香一两　石燕一对（一雌一雄，圆为雌，长为雄）煅，醋淬七次

上为末，择天月德日，用益母草熬膏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二丸，用归芎汤送下。

催生如神散　治逆产横生，其功甚大。

百草霜　白芷不见火，各为末，等分

上每服三钱，以童便、米醋和如膏，加沸汤调下，或用酒煎，加入童便少许，热服。书云：血见黑则止，此药不但顺生，大能固血，又免血枯为妙。

十　产　论

杨子建云：凡生产，先知此十症，庶母子两命，皆得保全。世之收生者，殊少精良妙手，多致误事，予因痛切而备言之。

一曰正产。怀胎十月，阴阳气足，忽然腰腹齐痛，儿自转身，头向产门，浆破血下，儿即正生。

二曰催产。儿头至产门，腰腹齐痛，仍不产者，方服药催之。或经日久，产母困倦难生，宜服药以助气血，令儿速生。

三曰伤产。怀胎未足月，有所伤动，以致脐腹疼痛，忽然欲产。或妄服催药，逼儿速生，如此生息，未必无伤，慎之。

四曰冻产。天气寒冷，产母血气凝滞，难以速生，则衣服宜厚，产室宜暖，下衣更宜温厚，庶儿易生。更不宜火气大热，恐致血晕。

五曰热产。盛暑之月，产妇当温凉得中，过热则头目昏眩，而生血晕之症。若凉台水阁，以及狂风阴雨，更当谨避。

六曰横生。言儿方转身，产母用力太急，逼令儿身不正，当着产母安然仰睡，令老练稳婆先推儿身顺直，头对产门，以中指探儿肩，不令脐带扳羁，然后用药催之，再令产妇努力，儿即顺生。

七曰倒产。言儿并未转身，产母妄自努力，至令手脚先出。当着产母安然仰睡，令稳婆轻手推入，候儿自顺。若良久不生，令稳婆手入产户，就一边拨儿转顺产门，却服催生药，并努力即出。

八曰偏产。言儿虽已转身，但未顺生路，产母急于努力，逼儿头偏一边，虽露顶，非也，乃额角耳。当令产母仰睡，稳婆轻手扶正其头，却服催药，并努力，儿即下。若儿顶后骨，偏注谷道，露额，令稳婆以棉衣烘暖，裹手于谷道外旁，轻手托正，令产母努力，儿即生。

九曰碍产。言儿身已正，门路已顺，儿头已露，因儿转身，脐带绊其肩，以致不生。令产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去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十曰盘肠生。临产母肠先出，然后生子。肠出时，以极洁净，不破损漆器盛之。古方，用蓖麻子四十九粒，研烂，涂产母头顶，肠收上，急洗去。其肠若干，以磨刀水少许，温

润之，再用磁石煎汤服之收上。磁石，须阴阳家用过有验者。古法，有用醋水喋母面背者，恐惊则气散，深为未便。又方，大指捻麻油润之，点灯吹熄，以烟熏产妇鼻中，肠即上。此方平善，宜用。

以上十产论，可谓精且密矣，而交骨不开，尚未论及，足见医道繁难，不容浮躁者问津也。

交骨不开　产门不闭

交骨不开，有锁骨者，有血虚不能运达者，令稳婆以麻油调滑石，涂入产门，或用两指缓缓撑开。并服加味归芎汤，候药力行到，即分娩清吉。若产门不闭，气血虚也，用八珍汤补之，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

加味归芎汤

当归五钱　自败龟版童便炙酥，三钱　川芎三钱　妇人头发一握，烧灰存性

水煎服，约入行五里，即生，设是息胎，亦下。灼过龟版亦可用。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俱见虚劳

胞衣不下

胞衣不下，或因气力疲惫，不能努力，宜于剪脐时，用物系定，再用归芎汤一服，即下。或血入衣中，胀大而不能下，以致心腹胀痛喘急，速用清酒下失笑丸三钱，即血散胀消，其衣自下。如不应，更佐以花蕊石散，或牛膝散亦效。

归芎汤见前

失笑丸　治瘀血胀胞，并治儿枕痛，神效。

五灵脂去土炒　蒲黄炒，等分

共为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钱，淡醋水下。

花蕊石散　治产后败血不尽，血迷血晕，胎衣不下，胀急不省人事，但心头温者，急用一服灌下，瘀血化水而出，其人即苏。效验如神，医家不可缺此。

花蕊石一斤　上色硫黄四两

上为末，和匀。先用纸泥封固瓦罐一个，入二药，仍用纸泥封口，晒干，用炭煅二炷香，次日取出，细研，每服一钱，童便和热酒调下，甚者用二三钱。

牛膝散　治胎衣不下，腹中胀急，此药腐化而下，缓则不救。

牛膝　川芎　蒲黄微炒　丹皮各二两　当归一两五钱　桂心四钱

共为末，每服五钱，水煎服。

产后将护法

产后将护之法有四。一曰倚坐。妇人产毕，须闭目稍坐，上床以被褥靠之，暑月，以凳靠之。若自己把持不住，则用老练女人靠之，不可遽然倒睡。常以手从心揉至脐下，俾瘀露下行。房内宜烧漆器及醋炭，以防血晕。如或昏晕不醒，更宜用此二法。二曰择食。凡产后，宜专食白粥，数日后，以石首鱼纤少，洗淡食之。至半月后，可食鸡子，亦须打开煮之，方能养胃。满月之后，再食羊肉、猪蹄少许。酒虽活血，然气性剽悍，亦不宜多。如此则产中无病，产后更加健旺矣。三曰避风、养神、慎言。凡新产，须避风寒，不宜梳头，洗面，更忌濯足，惟恐招风受湿，疾病随起。又不宜独宿，恐受虚惊，惊则神气散乱，变症百出。初生之际，不必问是男是女，恐因言语而泄气，或以爱憎而动气。寻常亦不可多言，恐中气馁弱，皆能致病。慎之，戒之。四曰服药。初产毕，古方用热童便少许饮之，此物一时难以猝办，稍冷恐致呕恶，或用生化汤服之亦佳。然产后每多心慌自汗之症，予因制归姜饮投之，殊觉妥适。加减如法，能救产后垂危之厄。凡产后用药，不宜轻投凉剂，又不宜过于辛热。产后气血空虚，用凉剂恐生脏寒；然桂、附、干姜，气

味辛热．若脏腑无寒，何处消受，理应和平调治．方为合法。如或有偏寒偏热之症，又须活法治之，不可胶执也。

生化汤　凡产后服一二剂，祛瘀生新，为妙。

当归三钱　黑姜五分　川芎一钱五分　益母草一钱　桃仁十粒，去皮尖及双仁者，炒、研

水煎服。入童便少许，尤佳。

归姜汤　治产后心慌自汗，用此安之。

当归三钱　黑姜七分　枣仁一钱五分

大枣五枚，去核。水煎服。若服后自汗仍多，心慌无主，恐其晕脱，即加人参二钱，熟附子一钱，先顾根本，方内重用当归，则瘀血不得停留。入参可用，世人狐疑不决，多致误事。予尝治新产大虚之人，有用入参数两而治愈者，更有用十全大补加附子，数十剂而治愈者。倘瘀血作痛，即以失笑丸间服，攻补并行，不相妨也。

十全大补汤见虚损

产后血晕

产后血晕，宜烧漆器，熏醋炭，以开其窍。若瘀血上攻，胸腹胀痛拒按者，宜用归芎汤，下失笑丸。若去多过多，心慌自汗，用归姜饮加人参。虚甚者，更加熟附子。若脾胃虚弱，痰厥头眩而呕恶者，用六君子汤。大抵产后眩晕，多属气虚，察其外症，面白、眼合、口张、手撒，皆为气虚欲脱之象。若兼口鼻气冷，手足厥冷，此为真虚挟寒，速宜温补，每用人参两余，而以姜、附佐之，庶得回春，不可忽也。

失笑丸见胎衣不下

归姜汤见前

六君子汤见类中

产后不语

不语之症，有心病不能上通者，有脾病不能运动舌本者，有肾病不能上效于心者，虽致病之因不同，而受病之处，总不出此三经耳。产后不语，多由心肾不交，气血虚弱，纵有微邪，亦皆由元气不足所致。古方七珍散主之。若兼思虑伤脾，倦怠少食，更佐以归脾汤。若兼气血两虚，内热晡热，更佐以八珍汤。若兼肾气虚寒，厥冷痹痛，更佐以地黄饮子。若兼水虚火炎，内热面赤，更佐以六味地黄汤。如此调治，自应渐愈，倘妄行祛风攻痰，失之远矣。

七珍散

人参　石菖蒲　生地黄　川芎各一两　防风　辰砂另研、水飞、各半两　细辛二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薄荷汤调下。

归脾汤　八珍汤俱见虚证

六君子汤　地黄饮子　六味汤俱见类中

产后发热

产后若无风寒而忽发热者，血虚也，宜用四物汤补阴血也，加以黑干姜之苦温从治，收其浮散使归依于阴，则热即退矣。如未应，更加童子小便为引，自无不效。然产后多有脾虚与伤食而发热者，误作血虚，即不验矣。法当调其饮食，理其脾胃，宜用五味异功散加神曲、麦芽。大凡风寒发热，昼夜不退。血虚与伤食，则日晡发热，清晨即退，是以二症相似也。然伤食之症，必吞酸嗳腐，胸膈满闷，显然可辨。若血虚证，则无此等症候。然产后复有气血大虚，恶寒发热，烦躁作渴，乃阳随阴散之危症，宜用十全大补汤，如不应，更加附子。若呕吐泻利，食少腹痛，脉沉细，或浮大无力，更佐以理中汤。此皆虚寒假热之候。设误认为火而清之，祸如反掌。

四物汤　五味异功散　十全大补汤俱见虚劳

理中汤见中寒

产后癫狂

产后癫狂，及狂言谵语，乍见鬼神，乍见鬼神，其间有败血上冲者，有血虚神不守舍者。大抵败血上冲，则胸腹胀痛，恶露不行，宜用泽兰汤，并失笑丸。若血虚神不守舍，则心慌自汗，胸腹无苦，宜用安神定志丸，倍人参，加归、芎主之，归脾汤亦得。此症多由心脾气血不足，神思不宁所致。非补养元气不可，倘视为实证而攻之，祸不旋踵。

泽兰汤

泽兰　生地酒洗　当归　赤芍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一钱　大枣四枚　桂心三分

水煎服。

失笑丸见胸衣不下

安神定志丸见不得卧

归脾汤见虚症

心神惊悸

产后心神惊悸，或目睛不转，语言健忘，皆由血空虚所致。夫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惊悸所由来也。法当补养气血为主。

汗多变痉

产后汗出不止，皆由阳气顿虚，腠理不密，而津液妄泄也。急用十全大补汤止之。如不应，用参附、芪附、术附等汤。若病势危急，则以参、芪、术三汤合饮之。如或汗多亡阳，遂变为痉，其症口噤咬牙，角弓反张，尤为气血大虚之恶候。更当速服前药，庶可救疗或问：无汗为刚痉，有汗为柔痉，古人治以小续命汤者，何也？答曰：此外感发痉也，病属外感则当祛邪为急。若产后汗多发痉，此内伤元气，气血大亏，筋无所养，虚极生风，藉非十全大补加附子，安能敛汗液，定搐搦，而救此垂危之症乎？且伤寒汗下过多，溃疡脓血大泄，亦多发痉，并宜补养气血为主，则产后之治法更无疑矣。甚矣！察症宜明，而投剂贵审也。

十全大补汤见虚症

产后身痛

产后遍身疼痛，良由生产时百节开张，血脉空虚，不能荣养，或败乘虚而注于经络，皆令作痛。大法，若偏身疼痛，手按更痛者，是瘀血凝滞也，用四物汤，加黑姜、桃仁、红花、泽兰，补而化之。若按之而痛稍止，此血虚也，用四物汤，加黑姜、人参、白术，补而养之。其或有闪风寒者，则发热恶寒，头痛鼻塞，口出火气，斯为外感，宜用古拜散，加当归、川芎、秦艽、黑姜，以散之。散后痛未除，恐血虚也，宜用八珍汤以补之。此治身痛之大法也。

四物汤见虚症

古拜散　治产后受风，筋脉引急，或发搐搦，或昏愦不省人事，或发热恶寒，头痛身痛。

荆芥穗

上为末，每服三钱，生姜汤调下。

又方，加当归等分为末，治症如前，名清魂散。

八珍汤见虚症

产后腰痛

书云：腰以下，皆肾所主。因产时劳伤肾气，以致风冷客之则腰痛。凡腰痛上连脊背，下连腿膝者，风也。若独自腰痛者，虚也。风用独活寄生汤。虚用八珍汤加杜仲、续断、肉桂之属。若产后恶露不尽，流注腿股，痛如锥刺，手不可按，速用桃仁汤消化之，免作痈肿。凡病，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中

有实，实中有虚，补泻之间，更宜斟酌焉。

独活寄生汤见腰痛

八珍汤见虚症

桃仁汤

桃仁十粒，炒，研　当归三钱　牛膝二钱　泽兰三钱　苏木一钱

水煎，热酒冲，空心服。

恶露不绝

产后恶露不绝，大抵因产时，劳伤经脉所致也。其症，若肝气不和，不能藏血者，宜用逍遥散。若脾气虚弱，不能统血者，宜用归脾汤。若气血两虚，经络亏损者，宜用八珍汤。若瘀血停积，阻碍新血，不得归经者，其症腹痛拒按，宜用归芎汤，送下失笑丸，先去其瘀而后补其新，则血归经矣。

逍遥散见类中

归脾汤　八珍汤俱见虚症

归芎汤又名佛手散

当归川芎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热酒冲服。

失笑丸见胞衣不下

产后心腹诸痛

产后心腹诸痛，若非风冷客之，饮食停之，则为瘀血凝积。然产后中气虚寒，多致暴痛，宜各审其因而药之。大法，风寒者，口鼻气冷，停食者，吞酸满闷，俱用二香散主之，瘀血者，转侧若刀锥之刺，手不可按，痛不可移，失笑丸主之。中气虚寒者，腹中冷痛，按之稍止，热物熨之稍松，理中汤加桂心主之。若小腹痛，气自脐下逆冲而上，忽聚忽散者，此瘕气也，橘核丸主之。若小腹痛处有块，不可手按，此瘀血壅滞，名曰儿枕痛，并用前失笑丸，瘀血行而痛止矣。

二香散　散寒、消食。

砂仁　木香　黑姜　陈皮　炙甘草各一两　香附二两，姜汁炒

共为末，每服二钱，生姜汤调下。

失笑丸见胞衣不下

理中汤见中寒

橘核丸见杂症小腹痛

薄　劳

产后气血空虚，真元未复，有所作劳则寒热食少，头目四肢胀痛，名曰薄劳，最难调治。大法，阳虚则恶寒，阴虚则发热，清气不升则头痛，血气不充则四肢痛，宜用大剂八珍汤以补之。若脾虚食少，即用六君子加炮姜以温补之，诸证自退。凡产后调治之法，或补养气血，或温补脾土，虽有他症，从末治之，此一定之法也。

八珍汤见虚症

六君子汤见类中

喘　促

新产后喉中气急喘促，因营血暴竭，卫气无依，名曰孤阳，最为难治，宜用六味汤加人参以益其阴。

若脾肺两虚，阳气不足，宜用四君子汤，加黑姜、当归，以益其阳。若自汗厥冷，更加附子。若兼外感，即于四君方内加荆芥、陈皮、炮姜、川芎、当归以散之。若瘀血入肺，口鼻起黑气，及鼻衄者，此肺胃将绝之候，急服二味参苏饮，间有得生者。

六味汤见虚症

六君子汤见类中

二味参苏饮

人参一两　苏木三钱，锉细

水煎顿服。若厥冷自汗，更加附子二三钱。

鼻黑鼻衄

足阳阴胃脉，起于鼻，交颏中，还出挟

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盖鼻准属脾土，鼻孔属肺金，而胃实统之。产后口鼻起黑气，及鼻衄，皆由气血空虚，荣气散乱，乃胃败肺绝之危症，急用二味参苏加附子，间有得生者。

二味参苏饮见前

产后乳疾

妇人产后，有乳少者，有吹乳者，有妒乳者。乳为气血所化，若元气虚弱，则乳汁不生，必须补养气血为主。若乳房燃胀，是有乳而未通也，宜疏导之。复有乳儿之际，为儿口气所吹，致令乳汁不通，壅滞肿痛，不急治即成乳痈，速服瓜蒌散，敷以香附饼，立见消散。亦有儿饮不尽，饮乳停蓄，以致肿痛，名曰妒乳，速宜吮通，并敷服前药，免成痈患。若妇人乳盛，不自乳子，宜用炒麦芽五钱煎服，其乳即消。若妇人郁怒而乳肿者，于瓜蒌散内，更加柴胡、赤芍、甘草、橘叶之属。

瓜蒌散

瓜蒌一个　明乳香一钱

酒煎服。

香附饼　敷乳痈，即时消散，一切痈肿皆可敷。

香附细末，净，一两　麝香二分

上二味，研匀，以蒲公英二两，煎酒，去渣，以酒调药，顿热敷患处。

乳痈　乳岩乳卸

乳痈者，乳房肿痛，数日之外，燃肿而溃，稠脓涌出，脓尽而愈，此属胆胃热毒，气血壅滞所致，犹为易治。若乳岩者，初起内结小核，如棋子，不赤不痛，积久渐大崩溃，形如熟榴，内溃深洞，血水淋漓，有蟾岩之势，故名曰乳岩。此属脾肺郁结，气血亏损，最为难治。

乳痈初起，若服瓜蒌散，敷以香附饼，即见消散。如已成脓，则以神化太乙膏贴之，吸尽脓自愈矣。乳岩初起，若用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二方间服，亦可内消，及其病势已成，虽有卢扁，亦难为力，但当确服前方，补养气血，纵未脱体，亦可延生。若妄用行气破血之剂，是速其危也。更有乳卸症，乳头拖下，长一二尺，此肝经风热发泄也，用小柴胡汤，加羌活、防风主之。外用羌活、防风、白敛，烧烟薰之，仍以蓖麻四十九粒，麝香一分，研烂涂顶心，俟乳收上，急洗去，此属怪症，女人盛怒者，多得之，不可不识。

瓜蒌散　香附饼俱见前

神仙太乙膏　治切痈疽，不问脓之成否，并宜贴之。

元参　白芷　当归　肉桂　生地　赤芍　大黄各一两　黄丹十三两，炒，箔

上用麻油二斤，内诸药，煎黑，滤去渣，复将油入锅，熬至滴水成珠，入黄丹十三两，再熬，滴水中，看其软硬得中，即成膏矣。如软，再加黄丹数钱。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加味归脾汤见虚证

小柴胡汤见伤寒少阳症

妇人隐疾

妇人隐疾，前阴诸疾也。有阴肿、阴痒、阴疮、阴挺下脱诸症。其肿也，或如菌、如蛇、如蒂、如鸡冠，种种不一，而推其因，总不外子湿热也，古方有九味芦荟丸主之。若兼怒动肝火，佐以加味逍遥散。若肝经湿热极盛，佐以龙胆泻肝汤。若脾虚气弱，中气下陷，佐以补中益气汤。若思虑伤脾，脾气郁结，佐以加味归脾汤。若肾水不足，佐以六味丸加归芍，庶克收功。夫此症虽属湿热，而元气虚弱者多，若不顾根本，而专用清凉，恐不免寒中之患也。治者慎之。

九味芦荟丸　治三焦风热，目生云翳，或

颈项瘰疬，耳内生疮，或龈蚀落，颊腮腐烂，下疳、阴蚀、疮肿诸症。

芦荟五钱　胡黄连　当归　芍药炒　川芎　芜荑各一两　木香　甘草各三钱　龙胆草七钱酒浸，炒焦

上为末，米糊丸，麻子仁大，每服一钱，或一钱五分，开水下。

加味逍遥散见类中

龙胆泻肝汤　治肝经湿热，两拗肿痛，或小便涩滞，下疳溃烂等症。

龙胆草酒拌，炒黄　泽泻各一钱　山栀炒　当归酒拌　黄芩炒　甘草炒，各五分

水煎服。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

归脾汤　**六味丸**并见虚症

医学心悟　卷六

清　天都　程国彭钟龄撰著
鄞县　曹赤电炳章圈点

外科十法

外科十法者，予归宗普陀时所作也。余自普陀生长天都，五十有三载，业医者凡三十年。爰著《医学心悟》一书，详言内症，梓行于世，而外科有未及。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适逢圣祖仁皇帝广发帑金，修葺我菩萨行宫，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予为调法悉痊。复有患背疽者，有患广疮、瘰癧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予在天都时，仅著内科，而未及外科，亦一时之阙略也。乃复聚精会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以十法。而施治之道，似无余蕴。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以之问世，庶几其有小补乎？将见《十法》一书，与《医学心悟》，并行于天壤间也。

内消法一

内消者，肿毒初起，随用药消散也。凡病痈疽、发背、对口、疔毒，其初起憎寒壮热，有似伤寒，而痛偏一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当初起时，脓尚未成，不过气血乖违，逆于肉里耳。外敷以远志膏，或贴普救万全膏，内服银花甘草汤，即时消散。若系疔疮，急宜刺破或艾灸肿处，搽上蟾蜍饼，贴以万全膏，内服菊花甘草汤，随即平伏。菊花连根带叶，皆治疔疮之圣药也。其中亦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先用芎芷香苏散以散之，随服菊花、银花等药，即可内消。须及早下手，不可迟滞。

艾灸法二

隔蒜灸法，胜用刀针。书云：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痛时。凡治痈疽、疔肿、流注，及一切无名肿毒，以大蒜切片，安疮顶上，用陈艾炷安蒜上，香点灸之，其艾炷大小，看疮毒大小为取裁。若痈疽之大者，以蒜捣饼，敷上灸之。不痛者灸至痛而止，痛者灸至不痛而止。若内已有脓，即将乌金膏涂灸处，外用普救万全膏贴之，烂开大口，卸却瘀脓易收功也。若口不收，或腐肉不脱，洗用防风汤，敷以海浮散，外贴万全膏，腐自去，新自生。计日可愈，真神药也。

神火照法三

凡肿在头面以上者，不宜艾灸，恐引火气上攻，宜用火照法，神乎其神。法用火照散，安纸捻中，以麻油浸点，每用火三枝，离毒半寸许照之。自外而内，俾气透入，皮色紫滞者，立转红活，若疮热平塌者，立转高耸，仍须不时照之，则毒气顿解，转阴为阳，以收全功。且此法不止施于头上，即如发背等毒，亦宜用之。其头面患毒，亦有艾灸而愈者，因其毒纯阴，平塌顽麻，非艾灸无功。但艾炷宜小，如黍粒样式。二法乃疮疽门之宝筏，宜互用参考，以神其用。

刀针砭石法四

凡毒有胀痛紧急，脓已成熟，无暇待灼艾火照者，即宜用刀法开之。但刀法须在的确脓熟之时，又须要深浅合度。以左手按肿

处，先看脓之成否。如按下软而不痛，肿随手起者，脓已成也。按下硬而痛，或凹陷不起者，脓未成也。已成脓者可刺，未成脓者宜姑待之。若脾气虚弱者，宜托补之。又须看其脓之深浅，以手指按下，软肉深者，其脓必深；软肉浅者，其脓亦浅。若脓浅刀举动，恐伤好肉。脓深刀浅，恐脓不出而肉败，最宜斟酌。更有伏骨之疽，脓腐于肉，皮色不变者，宜以刀刺入深处，放出瘀脓，或灸开大口，放出之，不得姑息因循，俾毒气越烂越深也。其小刀，须利刃，勿令病者见，恐惊彼耳。砭法，施于头面及耳前后，因其漫肿无头，急用此法，以泻其毒。取上细磁锋，用竹箸夹住，紧扎，放锋出半分，对患处，另以箸敲之，遍刺肿处，俾紫血多出为善。刺毕，以精肉切片贴，再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润之。此地不宜成脓，头肉中空，耳前后更多曲折，提脓拔毒，恒多未便。故砭法，断宜早施。

围药法五

书云：用膏贴顶上，敷药四边围。凡肿毒之大者，将以成脓，用乌金膏贴疮头上，然后用万全膏盖之，四旁用芙蓉膏敷之。贴膏处取其出脓，敷药处取其消散，并能箍住根脚，不令展开。其作三层敷围法：第一层，用乌金膏贴疮头，若漫肿无头，以湿纸张贴上，先干处是疮头也。第二层，万全膏贴之。第三层，芙蓉膏围之。然予尝用万全膏，遍敷肿处，连根脚一齐箍住。其中消处自消，溃处自溃，竟收全功。可见膏药之妙矣。

开口除脓法六

凡治痈疽，口小脓多，则脓不出，或出而不尽，或薄脓可出，硬脓难出，以致瘀不去而新不生，延绵难愈。法当烂开大口，俾瘀脓尽出为善。其烂药，乌金散最佳，祛瘀肉，不伤新肉，且不甚掀痛，为至妙也。若有脓管，以棉绝捻裹药纳入，频换数条，即化去耳。亦有顽硬之极，非乌金散所能去者，则用化腐紫霞膏搽之，然终不若乌金散为至稳。

收口法七

凡治痈疽最难收口者，由瘀肉夹杂，瘀脓不尽所致。庸工不识，妄用补涩之剂，勉强收口，恐他日内毒复发，更甚于目前。惟予所用海浮散堪称至宝。以此敷上，瘀肉自脱，不必用刀，新肉自生，又不藏毒，万举万当也。大法先用防风汤洗之，再上末药。洗时须避风为主。书云：频将汤洗，切忌风吹是已。更有体虚不能收口者，须内服补药以助之。

总论服药法八

凡痈疽服药，宜照顾脾胃为主。不得已而用清凉，但期中病，切勿过剂。大法初起时，设有挟风寒者，宜先用芎芷香苏散，一剂以散之。散后而肿未消，随用银花、甘草以和解之。若肿势烦痛，大便闭结，内热极盛者，则用卫生汤，加大黄以疏利之。若病势虽盛，而元气渐虚者，则清药中，须兼托补之剂，透脓散主之。若脓水已溃，必须托补元气为主，参芪内托散主之。如或元气虚寒，则补托药中，须用辛热以佐之。脾虚者，理中汤，参苓白术散。气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胃经受寒，饮食停滞者，藿香正气散。气血两虚者，十全大补汤，加附子、鹿茸辈。间亦有虚而挟热者，即于前方中，去附子、姜、桂，加麦冬、银花、丹皮等以收功，是又不可不知也。大抵有阳毒，有阴毒，有半阴半阳，宜细辨之。阳毒者，疮势红肿，疮顶尖耸，根脚不散，饮食如常，口渴便结，五心烦热，脉洪数。阴毒者，疮势灰白，平塌顽麻，少痛，根脚走散，食少，便溏，手足厥冷，口鼻气冷，脉沉迟。半阴半阳者，疮肿虽红，不甚尖耸，饮食差减，大便不结，寒热往来，微渴喜热，脉虚软。此三者必须细

辨，俾用药寒温得宜，方为合法。治阳者，清凉解毒，治阴者，温中回阳，半阴半阳之治，清不伤胃，温不助邪，如斯而已矣。

复论五善七恶救援法九

或问：痈疽，五善七恶，何谓也？答曰：五善者，饮食知味，一也；便尿调匀，二也；脓溃肿消，脓水不臭，三也；神气清爽，动息自宁，四也；脉息有神，不违时令，五也。七恶者，大渴发热，泄泻淋闭，一也；脓溃尤肿，脓稀臭秽，二也；目睛无神，语声不亮，三也；食少不化，服药作呕，四也；恍惚嗜卧，气短乏力，腰背沉重，五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肿，六也；脉息无神，或躁动不和，七也。古语云：五善得三则吉，七恶得四则凶。余谓七恶之凶，不待四矣。然而急救之方，正不容以不讲。大抵热渴、淋闭、喘急、内热皆真阴受伤，宜六味汤加麦冬、五味。如不应，用八珍汤加麦冬、五味。更不应，用十全大补汤，兼服六味地黄丸。此乃补阴生阳之说也。若气短、倦怠、昏愦、乏力、饮食不化，乃阳虚之候，宜用补中益气汤。若卧睡不宁，宜用归脾汤。若饮食减少，面目浮肿，宜用香砂六君子汤。若兼脾胃虚寒，更用理中汤。肾气虚寒，须用桂附八味丸，兼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此温补回阳之法。若痈疽溃后，脓血去多，变为角弓反张，手足搐搦，肢体振摇，而发痉者，并用参、芪、归、术，并附子等药以救之。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间有可生者，当此时势，性命急如悬缕，司命者，宜叮咛反复熟思而审处之。

将息法十

凡病中设有挟风寒者，即宜断去荤腥油腻，微服散药，俟外邪祛尽，另用滋味调补。大抵将息痈肿，不可缺少滋味，以血肉能生血肉也。然又不宜过多，使肉气胜谷气。更忌生冷滞气之物，恐反伤脾胃耳。并宜避风邪，戒嗔怒，寡思虑，少言语，兢兢保养为贵。至于病后将息，毒大者，三年内宜远帷帏，毒小者，期年内宜远帷帏。犯之则成虚损，或成偏枯，或阴减天年，不可不慎也。其他戒怒慎风，亦须常作有病时想。

已上十法，乃治痈疽发背之大纲，大者可为，小者可知已。余生平喜治外症，其心法全在于此。约而能该，确而可守也。至于周身上下所患之病名，备载于后，以资参考。

外科症治方药

发背对心发肾俞发搭背手发足发

生于背，名曰发背，肺经火毒也。生于背下，与心相对，名曰对心发，心经火毒也。生于腰，名曰肾俞发，肾经相火之毒。若生于肩背，名曰搭背，右为肺火，左为肝火也。生手背，名曰手发，生足背，名曰足发，脾经湿热之毒也。有如莲子形者，头多突起。有如蜂窠形者，孔多内陷，外结螺盖。此二种，须防毒陷。大率此症，皆由膏粱厚味，或六淫外客、七情内郁所致，积聚不散，以致荣气不从，逆于肉理耳。初觉肿痛，即宜用药消散之。散而不去，则用艾灸提脓等法。痈疽之症，始为热中，末为寒中，不可不察也。

远志膏　凡一切痈疽肿毒，初起之时，随用远志肉二三两，去心，清酒煮烂，捣为泥，敷患处，用油纸张隔布扎定，越一宿，其毒立消，屡试屡验，其效如神。

普救万全膏见卷三痈症

银花甘草汤　治肿毒初起时，皆可立消，内服此药，外敷远志膏，一切恶毒，无不消散。但宜早服为妙，倘疮已成脓，必须外溃，无从消散也。

金银花二两　**甘草**二钱

水煎，清酒冲服。若毒在下焦，加牛膝二钱。

陈艾圆　每岁端午日，蓄蕲艾一二斤，愈

久愈良。用时取叶为炷，或加麝香、木香、雄黄末，搓成团，安蒜上灸之，名药艾圆。

蟾蜍饼　治疔毒、脑疽、乳痈、附骨疽、臀痈，一切患症，或不痛或大痛，或麻木，用此敷贴疮头。

蟾蜍一钱，酒化　轻粉五分　乳香　没药　雄黄　巴豆各二钱　麝香三分　朱砂一钱　樟脑一钱

已上各为细末，于五月五日午时，在净室中，用蟾蜍酒和药丸，如绿豆大，每用一丸，口涎调涂，贴疔疮上，以膏盖之。

菊花甘草汤　治疔之仙药也。

白菊花四两　甘草四两

水煎顿服，渣随即再煎。重者不过二剂，即消，至稳至效，一切消疔之剂，皆不及此。

芎芷香苏散　凡毒多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先用此散之。如毒不消，随服银花、甘草等药。

川芎　白芷　紫苏叶　赤芍　陈皮　甘草各一钱　荆芥　香附　秦艽各一钱五分

连须葱白二寸，水煎服。若兼伤食，加山楂、麦芽、卜子。若内热极盛，加连翘、莠子。

乌金膏　去腐肉，不伤新肉，最为平善。

巴豆去壳，新瓦上炒黑，研细听用，多寡看疮势酌量。

防风汤

防风　白芷　甘草　赤芍　川芎　归尾各二钱　雄猪蹄一节

加连须葱白五根，用三大碗水煎，以绢片蘸水洗之，拭干，然后上药，其深曲处，以羊毛笔洗之。

海浮散　敷此，腐肉自化，新肉自生，此外科回生保命之灵丹也。予治外症全倚之。

乳香　没药等分

上二味，安箸皮上，火炙干，为极细末，敷患处，再贴膏药。此散，毒净则收口，毒不净则提脓外出，其神妙难以言喻。

火照散

朱砂　血竭　没药　明雄黄各三钱　麝香五分

上五味，为细末，用绵纸条，长尺许，每条裹药三分，真麻油浸点自外而内，周围照之，疮毒随药气解散，自不内侵脏腑。初用三条，渐加至五七条，疮势渐平，又渐减之。熏罢，随上乌金膏，贴以万全膏。若肿势漫衍，周围用芙蓉膏敷之。如再熏，须洗去末药，其贴膏药处，药油可不必洗。

芙蓉膏　用赤小豆四两，芙蓉叶四两，香附四两，菊花叶四两，白及四两，为细末，每末一两，加麝香一分，米醋调，涂住根脚，鸡子清调亦可。

化腐紫霞膏　治痈疽发背，瘀肉不腐，及不作脓者。又治恶疮，内有脓，而外肉不穿溃者。

轻粉　蓖麻仁研，各三钱　巴豆研，白仁、五钱　白结二钱　樟脑　螺狮肉各一钱　金顶砒煅，五分

为末，磁罐收贮，临用时麻油调，搽顽硬肉上，以万全膏贴之，至顽者，不过二次即软，其力大于乌金散。

卫生汤　解毒消痈，清热、活血、止痛，初起相宜。

白芷　连翘　花粉各八分　荆芥　甘草节　莠子各一钱　防风　乳香　没药各五分　银花二钱　贝母　归尾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若大便闭结，热势极盛者，加酒炒大黄二三钱。

透脓散　凡痈毒内已成脓，不穿破者，服即破。

黄芪四钱　皂刺　白芷　川芎　牛蒡子　穿山甲炒研，各一钱　金银花　当归各五分

酒水各半煎服。

参芪内托散　凡溪云：痈疽未溃，以疏托解毒为主；痈疽既溃，以托补元气为主。二语可为外科枢要。

人参一钱，虚甚者倍用　黄芪三钱，酒炒　当归二钱　川芎酒炒，五分　炙草一钱五分　陈皮金

银花五钱　丹皮一钱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一钱五分

大枣五枚，水煎服。

理中汤　温补中气，挽回元阳。

人参二钱　黑姜一钱五分　甘草炙、二钱　白术三钱，陈土炒　附子姜汁甘草水制，一钱

大枣五枚，去核，水煎服。

参苓白术散　健脾养胃。

人参一两　茯苓二两，蒸　山药炒　苡仁炒　扁豆炒　莲肉去心炒，各二钱　砂仁一两　神曲炒黑　甘草炒，各五分　白术陈土炒，四两　陈皮一两，微炒

共为细末，每用三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　中气下陷者举之，巅顶有病，需此。

人参　炙甘草　当归各一钱　升麻　柴胡各三分　陈皮五分　黄芪二钱　白术一钱五分

大枣二枚，生姜三片，水煎服。

藿香正气散　散风寒、消饮食，止呕吐泻利。

藿香　砂仁　厚朴　茯苓　紫苏叶　陈皮各一钱　白术陈土炒　半夏　桔梗　白芷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三片，水煎服。

十全大补汤　峻补气血，及扶危定倾之大药，为收功保命之神丹。

人参　白术陈土炒，各三钱　黄芪蜜炙，五钱　茯苓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大熟地一钱，九蒸九晒　白芍一钱五分，酒炒　甘草炙，八分　川芎肉桂去皮，各五分

大枣五枚，姜三片，水煎服。虚甚者，更加附子、鹿茸。

六味汤　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凡肾经真水不足，虚火上炎，脉数有热者，宜此。

大熟地四钱　山萸　山药各二钱　丹皮　茯苓各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

水煎服。

八珍汤　即大补汤，去黄芪、肉桂。

归脾汤　治思虑伤脾，荣血不足，睡卧不宁。

人参　白术　当归　枣仁炒　白芍各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　甘草炒，各七分　木香五分　圆眼肉五枚

水煎服。

香砂六君子汤　理脾化痰，温胃进食。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半夏各一钱　砂仁　藿香各八分

姜二片，枣三枚，水煎服。

桂附八味汤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凡肾经真阳不足，火衰不能生土，脉虚大无力者，宜此。

大熟地八两　山萸肉　山药各四两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三两　附子　肉桂各一两

用炼蜜丸，每服四钱，淡盐水下。

紫金锭见卷四咽喉症

脑疽对口偏对口

生于脑，名曰脑疽。生于颈后，名曰对口。生于颈旁，名曰偏对口。正对口易治，偏对口难治。因其软肉与喉相近也。多因膏粱醇酒，风寒壅遏所致，宜用神火照法，次用乌金膏搽之，外贴万全膏，取其易溃，溃后则用防风汤洗之，掺以海浮散，仍贴万全膏，频换数次，即愈矣。

鬓疽发颐时毒大头天行

生于耳前后，名曰鬓疽。生于两颐，名曰发颐。初起宜用银花甘草汤，加柴胡、荆芥、薄荷、蒡子，以清散之。若肿势甚极，须用砭法。若已成脓而未溃者，以乌金膏搽疮头，贴以万全膏，自然腐溃。溃后则用海浮散，并贴万全膏，自应寻愈。颏下漫肿无头，名曰时毒，俗名蛤蟆瘟是也。头面尽肿，名曰大头天行，俗名大头瘟是也。此皆风火郁热所致，初起宜用加味甘桔汤，以消散之。散而不去，则用普济消毒饮以清之。若肿势极盛，兼用砭法。

普济消毒饮

甘草　桔梗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一钱　玄参　橘红　柴胡各五分　薄荷六分　升麻一分　连翘　牛蒡子炒，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便闭甚，加大黄酒炒一钱。体虚加人参五分。

井口疽胁痈肚痈穿骨疽鱼口臀痈

生于心，名曰井口疽。生于胁，名曰胁痈。生于腹名曰肚痈。生于手足腕，名曰穿骨疽。生于腿岔，名曰鱼口，生于臀，名曰臀痈。施治并如前法。

护心散　患井口疽者，宜多用，他症亦宜用此。

远志肉一两五钱，去心，甘草水泡炒　绿豆粉二两　甘草炒，五钱　明乳香箸上炒，二两　辰砂二钱，研细水飞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开水下。

九龙丹　治鱼口便毒、骑马痈、横痃，初起未成脓者，宜此。

儿茶　血竭　乳香　没药　青木香　穿山甲炒，各一两

上各等分，为末，归尾三两，红花二两，酒煎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空心热酒送下。数服自消。

胡桃散　以大胡桃剖开口，将全蝎二枚纳入，烧灰，存性，研末，热酒冲服。

疔　疮

疔疮初起如疥，形如粉刺，或小泡坚硬如疔，故名曰疔。大抵肉色红肿，根脚不散者吉。若平塌漫肿，四围灰白者凶。其状不一，其色不同，有红、紫、黄、白、黑之五种，以应五脏。若生两足，多有红丝至脐，生两手，多有红丝至心，生面唇，多有红丝入喉，俱难治。速宜针红丝出血，多有生者。若患于肢末之处，毒愈凝滞，药难导达。艾灸之功为大，内服菊花甘草汤至效。如妄用疏利之剂，耗损真气，不惟无以去毒，而害反随之矣。其治法，即见前十法中。

喉　痹

喉间肿痛，名曰喉痹。古人通用甘桔汤主之。然有虚火、实火之分，紧喉、慢喉之别，不可不审。虚火者，色淡，微肿、尿清，便利，脉虚细，饮食减少。此因神思过度，脾气不能中护，虚火易至上炎，乃内伤之火，名曰慢喉风，虚症也。午前痛甚者，属阳虚，四物汤加桔梗、元参。如不效，必加桂、附以引导之用，加减八味汤，加牛膝主之。若脉数有热，六味汤主之。更有中寒咽痛，治用半夏桂甘汤，不可误投凉药。实火者，醇酒膏粱，风火积热，火动生痰，肿痛暴发，甚则风痰壅塞，汤水不下，声音不出。此外至之火，名曰紧喉风，实症也。宜用灯窝油，和浆水灌之，导去痰涎。或用土牛膝，捣烂，和酸醋灌之。或针刺红肿之处，发泄毒血。或用金锁匙吹之，俾喉渐松开，饮食可入，声音得出，乃止，宜用加味甘桔汤。热甚者，兼用三黄解毒汤。谚云：走马看喉痹是也。凡喉肿不刺血，喉风不吐痰，喉痈不放脓，乳蛾不针破，此皆非法。又有劳嗽日久，咽伤声损者，无法可疗。

缠　喉　风

缠喉风症，咽喉肿痛，胀塞，红丝缠绕，故名缠喉风。甚则肿达于外，颈如蛇缠，探吐悉如前法。

缠　舌　喉　风

缠舌喉风，硬舌根而烂两旁，以羊毛笔蘸甘草水洗之，吹以柳花散。

乳　蛾

乳蛾生喉间，状如乳头，一边生者，名单乳蛾，两边生者，名双乳蛾。以小刀点乳头出血，立瘥。吹以柳花散，再服甘桔汤。凡针乳蛾，宜针头尾，不可针中间，鲜血者易治，血黑而少者难治。凡用刀针，血不止者，

用广三七为细末，吹刀口上即止。凡使刀针，不可伤蒂下．及舌下根，切记！

舌　衄

舌衄，出血不止，用六味汤，加生地、麦冬、牛膝、玄参主之。并吹柳花散。

悬　痈

悬痈生于上腭，形如紫李。宜针破痈头，用甘草汤搅尽瘀血，吹服柳花散。

腮　痈

腮痈生腮下，绕喉壅肿，先用蒜汁，调玄明粉，搅去其痰，再看其紫黑处，针去瘀血，其吹服如前法。

喉　疮

喉疮，命门相火也。疮势灌脓，以银针挑破之，随用荆芥、甘草煎汤洗之。其吹服如前法。

走马牙疳牙痈牙宣牙痛

走马牙疳，牙龈红肿，渐变紫黑臭秽，胃热也。牙痈，牙边肿痛灌脓也。牙宣，牙根尽肿，宣露于外也。吹以柳花散，兼服清胃散。牙痛，疗牙止痛散，兼服葛根汤。

喉　瘤

喉瘤，生于喉旁，形如圆眼，血丝相裹。不可用刀针，宜吹麝香散，并服加味甘桔汤。

茧　唇

茧唇，唇上起泡如茧，初起即用小小艾炷炙之，贴以万全膏。

肺绝喉痹

肺绝喉痹，凡喉痹日久，频服服清降之药，以致痰涌声痞，或痰声如曳锯，此肺气将绝之候也。法在难治，宜用独参汤，或兼进八味汤，或兼用十全大补汤。早服者，可救十中之一二。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炙，各一钱

大枣二枚，生姜一片，水煎服。

四物汤

川芎五分　大熟地　当归　白芍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加丹皮、麦冬、玉竹、山药、茯苓，退虚热至效。

加减八味汤

大熟地四钱　山萸去核　山药各二钱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一钱五分　肉桂　五味各五分

水煎服。本方去五味，加附子，名八味肾气汤。

金钥匙　治喉闭，缠喉风，痰涎壅塞，口噤不开，汤水难下。

焰硝一两五钱　硼砂五钱　片脑二分五厘　雄黄二钱　白僵蚕一钱

各另研为末，和匀，以竹筒吹患处，痰涎即出。如痰虽出，肿痛仍不消，急针患处，去恶血，服前药。

三黄解毒汤

黄连一钱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柳花散　治喉疮，并口舌生疮，走马牙疳，咽喉肿痛诸症。

真青黛　薄黄炒　黄柏炒　人中白各一两　冰片五分　硼砂五钱

共为细末，吹喉极效。

清胃散

升麻一钱　生地二钱　黄连　连翘　丹皮各一钱

水煎服。

疗牙止痛散　止牙痛神效。

牙硝三钱　硼砂三钱　雄黄二钱　冰片一分五厘　麝香五厘

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

葛根汤

葛根一钱　升麻一钱　甘草五分　赤芍一钱五分

水煎服。风胜，加荆芥、防风、薄荷。火胜，加连翘、丹皮、生地、莠子。

麝香散

真麝香二钱　冰片三分　黄连一钱

共为末，一日夜吹五六次。

瘰　疬

瘰疬，颈上痰瘰疬串也。此肝火郁结而成，宜用消瘰丸，兼服加味逍遥散。

消瘰丸　此方奇效，治愈者不可胜计。予曾刻方普送矣。

玄参蒸　牡蛎煅、钝碎　贝母去心，蒸，各四两

共为末，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服。

加味逍遥散　治肝经郁火，颈生瘰疬并胸胁胀痛，或作寒热，甚至肝木生风，眩晕振摇，或咬牙发痉诸痉。经云：木郁达之是已。

柴胡　茯苓　当归　白术　甘草　白芍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薄荷五分

水煎服。

鼻　痔鼻渊

鼻痔，鼻生息肉也，起于湿热，可吹硇砂散。鼻渊，鼻流浊涕不止也，起于风热，可用古拜散。

硇砂散

硇砂五分　白矾煅枯，五钱

共为细末，每用少许，点鼻痔上，即消。

古拜散

荆芥穗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生姜汤调下，有火者，陈茶调下。

聤　耳百虫入耳

聤耳抵耳，耳内生疔也。乃肝经郁火所结，可用红棉散，兼服加味逍遥散，加菊花。百虫入耳，以猫尿滴入，奇效。

红棉散

白矾二钱　胭脂一钱，烧火存性

上研匀，先用棉杖子搅去脓水，更用棉杖子搅药，掺入于耳底，即干。若聤耳抵耳，加麝香五厘。

眼　丹眼珠忽突

眼丹，眼旁生泡，溃而流水也，属风热，加味逍遥散主之。又眼珠忽然肿胀害出，属祟症，平祟散主之。

平祟散

黄连二分　甘草　冰片各一分　硼砂二分

人乳调，点两眼角，立消。

白　秃　疮落发不生

白秃疮，此火旺血虚而生虫也。麦饯散主之。发落不生，骨碎补为末，麻油调搽之。

麦饯散

用小麦一升，炒枯黄色，乘热入钵内为末，和硫黄末四两，白砒末五钱，搅匀，待冷取起，加烟胶半斤，川椒末二两，生枯矾二两，共碾极细。临用葱汤洗净，末药二三钱，麻油调搽，油纸盖扎，三日一换，三次愈。

粉刺雀斑

粉刺雀斑，风热也，改容丸主之。

改容丸

大贝母去心　白附子　防风　白芷　菊花　叶滑石各五钱

上为细末，用大猪皂十笑，蒸熟去筋膜，捣和药为丸，早晚洗面。

破伤风

破伤风，因跌打伤头脑，而客邪乘之，以致手足搐搦，人事昏愦，天麻散主之。

天麻散

天麻生南星泡去脐　防风各一两　荆芥三两

上为细末，每用五钱，连须葱白，煎汤调下。

跌打损伤

跌打损伤之后，凡大小便通利者，可用广三七二三钱，酒煎饮之，或服泽兰汤。若二便不通，必加大黄，其破损处，可用血竭，为极细末掺之，韭叶散亦良。余用天下第一金疮药最佳，可保无虞。

泽兰汤　通二便，除肠中瘀血，乃活命之灵丹也。

泽兰　当归各五钱　红花一钱　丹皮三钱　青木香一钱五分　桃仁去皮尖，研，十粒　赤芍一钱五分

水煎，热酒冲服。如大便不通，加大黄二三钱，酒炒。

韭叶散　止血如神。

石灰同韭菜叶，捣饼，贴壁候干，细研，筛下听用。

天下第一金疮药　凡刀斧损伤，跌仆打碎，敷上即止痛，止血，更不作脓，胜于他药多矣。其伤处不可见水，余制此药普送，因路远者，一时难取，故刻方广传之，今并笔之书，则此方传益广矣。各乡有力之家，宜修合以济急也。

雄猪油一斤四两　松香六两　面粉四两，炒黄　麝香六分　黄蜡六两　樟脑三两，研极细　冰片六分　血竭一两　儿茶一两　乳香一两，箸皮上烘，去油　没药一两，同上制

以上药研极细，先将猪油、松香、黄蜡三味熬化，滤去渣，待将冷、再入药末，搅匀，磁器收贮，不可泄气。

乳　痈乳岩

乳痈者，乳房肿痛作脓，脓尽则愈。其初起，宜服瓜蒌散，敷以香附饼，即时消散。若已成脓，则用太乙膏贴之，若溃烂，则用海浮散掺之，外贴膏药，吸尽脓自愈。乳岩者，初起内结小核，如棋子，积久渐大崩溃，有巉岩之势，故名乳岩。宜服逍遥散，归脾汤等药。虽不能愈，亦可延生，若妄行攻伐，是速其危也。

瓜蒌散

瓜蒌一个　明乳香二钱

酒煎服。

香附饼　敷乳岩，即时消散，一切痈肿，皆可敷。

香附细末，一两　麝香二分

上二味研匀，以蒲公英二两，煎酒去渣，以酒调药，热敷患处。

太乙膏　治一切痈疽肿毒，用之提脓极效。

肉桂一钱五分　白芷　当归　玄参　赤芍　生地　大黄　土木鳖各五钱　乳香末，二钱　没药末，二钱　阿魏一钱　轻粉一钱五分　血余一团　黄丹六两五钱

以上各药，用真麻油一斤，浸入，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倾入锅内，文武火熬至药枯浮起为度，住火片时，用布袋滤净药渣，将锅展净，入油，下血余再熬，以柳枝挑看，俟血余熬枯浮起，方算熬熟。每净油一斤，将炒过黄丹六两五钱，徐徐投入，不住手搅，候锅内先发青烟，后至白烟叠叠旋起，其膏已成，将膏滴入水中，试软得中，端下锅来，方下阿魏散膏面上，候化尽，次下乳香、没药、轻粉，搅匀，倾入水内，以柳木搅成一块。

附　骨　疽伏兔疽

附骨疽，肉里漫肿，而皮色不变也。宜用艾炷灸之，俾其转阳为阳乃吉。若生于膝

上三寸，名曰伏兔疽，法在不治。

蛇头毒

蛇头毒，手足指肿，大如蛇头也。宜用艾炷，隔蒜灸之，以雄黄、白芷，等分为末，同大蒜捣烂敷之，或嚼生栗，敷之亦效。

脱疽

脱疽，生于手足指，宜用艾灸之。若肿腐溃烂，掺以海浮散，贴以万全膏。

臁疮

臁疮，生于足之内外臁，宜服生熟地黄丸，并敷海浮散，贴以万全膏。若湿热甚，而溃烂不收口者，于海浮散内加入黄柏散，同敷立效。

肠痈

肠痈，有生于肠内者，腹内胀急，大小便牵痛如淋，转侧摇之作水声，溃后则脓从大便出。有生于肠外者，当脐肿痛，腹皮胀急，溃后则脓自脐出，甚则穿溃大肠，食虫亦自脐出，势难为矣。初起宜用千金牡丹皮散以消之。既溃，则用参芪内托之剂。

千金牡丹皮散

丹皮五钱　苡仁一两　瓜蒌仁去皮尖，研，二十枚

水煎服。

悬痈脏毒　内痔　外痔　脱肛

悬痈，生于肾囊之后，肛门之前，又名海底漏，最难收功。脏毒，生于肛门之两旁，初时肿痛，继则溃脓，总由湿热相火，内灼庚金而然者，宜服国老散，加减地黄丸，并敷海浮散，贴膏药，此一定之治法也。内痔外痔，亦并可服前药，洗以忍冬藤、菖蒲草，兼用田螺水搽之，可以立消。脱肛属气虚，补中益气汤。亦有血虚火旺者，四物汤加升麻。

国老散

甘草七段

用急流水一碗浸之，炙干，又浸又炙，以水尽为度，研细末，每日空心，开水调下二钱，忌煎、炒、烟、酒、炙、煿、辛辣、发气等物。

生熟地黄丸

大熟地九蒸晒　大生地酒洗，各三两　山药乳拌，蒸　茯苓乳拌，蒸　丹皮酒蒸，各一两半　泽泻盐水蒸，一两当归酒蒸　白芍酒炒　柏子去壳，隔纸炒　丹参酒蒸，各二两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蒸，四两　自败龟版浸净，童便炙研炒，为极细末，四两

共为末，用金石斛四两，金银花十二两，熬膏，和炼蜜，杵为丸，每早淡盐汤下四钱。

田螺水

法用大田螺一个，以冰片掺脐中，仰放盏内，少顷水流出，取搽痔疮上，其肿立消。

下疳

下疳，生疮湿痒，或阴茎肿烂，或如菌如蛇，此湿热之甚也，宜服九味芦荟丸，并用加味逍遥散。气虚者，佐以加减归脾汤。

九味芦荟丸

芦荟五钱　胡黄连　当归　芍药　川芎　芜荑各一两　木香　甘草各三钱　胆草七钱，酒浸、炒焦

上为末，米粥糊丸，麻子仁大，每服一钱，或一钱五分，开水下。

杨梅结毒

杨梅结毒，不可搽轻粉，恐毒气入内，宜服忍冬汤，贴以万全膏，并用金蝉脱甲酒。

忍冬汤

金银花一两　甘草二钱　黑料豆二两土茯苓四两

水煎，每日一剂，须尽饮。

金蝉脱甲酒治杨梅疮，不拘新久轻重皆效，好酒五斤，用大蛤蟆一个，浸酒封口，煮香二枝取起，待次日随量之大小，总以醉为

度，冬夏盖暖出汗为效，存酒次日只服量之一半，酒尽疮愈。又治杨梅结毒，筋骨疼痛，诸药不效者更妙。服酒后七日，不许见风为要，忌口及房事百日，绝根矣。

大麻风赤白游风鹅掌风烂脚风

大麻风，皮肤肿起，瘙痒顽麻，如树皮吐汁之状，此湿毒生虫，甚则眉毛剥落，鼻柱崩坏，事不可为也。宜服蕲蛇酒，搽以当归膏。赤白游风，肌肤瘙痒起皮也。鹅掌风，手足心顽厚起皮也。烂脚风，脚下湿烂也。并可搽当归膏，内服逍遥散，兼用生熟地黄丸。

蕲蛇酒

蕲蛇乌梢蛇亦可，去头尾，一具　生地二两　黄柏　苦参　丹参　菊花　银花　丹皮　赤芍　当归　枸杞子　蔓荆子　赤茯苓　萆薢　百部各一两　秦艽　独活　灵仙各五钱　桑枝一两五钱

上煮好生酒五六斤，退火七日饮。

当归膏　治疬风，并可搽去游丹、鹅掌诸风。

当归　生地各一两　紫草　麻黄　木鳖子去壳　大枫子去壳　防风　黄柏　玄参各五钱　麻油八两　黄蜡二两

先将前九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再将油复入锅内，熬至滴水成珠，再下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候稍冷，倾入盖碗内，坐水中，出火毒，三日听用。

汤泡火烧

汤泡火烧，不宜见冷水，宜用白芝麻壳，烧灰存性，研细末敷之。若患处干燥，则用麻油调搽。或用柏子树皮为末，麻油调敷亦善。

疥　疮天疱疮

疥疮，有细小不足脓者，多属风热，有肥大灌脓者，多属湿热，俱用麻黄膏搽之，十日可愈而不隐疮。仍多服金银花为妙。更有天疱疮，肿起白泡，小者如绿豆大，大者如蚕豆大，连片而生，或生头顶，或生耳前后，宜用黄柏散敷之立瘥。

麻黄膏

雄猪油四两　斑蝥三个　麻黄五钱　蓖麻子一百粒，去壳，研烂　大枫子一百粒，去壳，研烂

先将猪油化开，下斑蝥煎数沸，随去斑蝥，再下麻黄，煎枯滤去渣，将大枫、蓖麻肉和匀听搽。

黄柏散

黄柏一大块，以猪脂涂酥炙为末，麻油调搽。

顽　癣

顽癣乃湿热凝聚，虫行皮中，有顽厚坚硬者，俗称牛皮癣，是宜用百部膏搽之。

百部膏

百部　白鲜皮　蓖麻子去壳　鹤虱　黄柏　当归　生地各一两　黄蜡二两　明雄　黄末五钱　麻油八两

先将百部等七味，入油煎枯，滤去渣，复将油熬至滴水成珠，再用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端起锅来，将雄黄末和入，候稍冷，倾入磁盆中收贮，退火听用。

自　刎

救自刎法，凡自刎喉管未断者，不可见水，急用麻线缝之，外以血竭细末搽之，随用天下第一金疮药厚涂之。绵纸盖定，然后用狭布裹脚缠住，线扎之，间日加敷药，头不可动摇，十日愈。

竹木刺入肉

竹木刺入肉，拔不出者，用象牙磨水滴之，良久自出。或用蝼蛄捣烂敷之亦出。若日久血凝肿胀者，以花蕊散，用象牙水调敷，瘀血散而刺并出矣。

花蕊散

花蕊石末八两　硫黄末四两

和匀，瓦罐盛之，封口，盐泥固，须晒干，安风炉中，上下著火，炼二炷香，候冷打开，研筛为极细末，收贮。此散瘀血之神药也。

疯犬咬毒蛇　蜈蚣咬

疯犬咬，用明雄黄末五钱，杏仁去皮尖一百粒，炒研，每服二钱，虎骨煎酒送下。服尽必愈。外并用此敷患处。毒蛇、蜈蚣咬，用明雄黄细末，用蒜捣烂敷之，内服白芷护心散。

白芷护心散

白芷一两　乳香三钱　雄黄五钱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四钱，清酒调下。

误服砒毒野菌毒

误服砒毒，小蓟根捣汁灌之，或用金汁灌之，或用明矾、大黄为末，新汲水调灌之，得吐利为效。野菌毒，亦用金汁解之，紫金丹亦佳。

自缢

救自缢，抱下解除绳索，用好肉桂三钱，煎汤灌之。

落水

救落水，以其人横伏水牛背上，沥出腹中之水，如无牛以凳代之，随用通天搐鼻散，吹鼻孔中，得嚏则活。独用半夏末吹之亦佳。

魇梦不醒

魇梦不醒，吹以通天散，更用葱白、生姜煎汤灌之。

搐鼻通天散

猪牙皂角去皮弦、一两　细辛去叶　半夏各五钱

共为极细末，每用一二分，吹鼻中，得嚏则苏。

补遗

加味甘桔汤在鬓疽门

甘草　桔梗各三钱　莠子炒，二钱　荆芥三钱　薄荷五分　贝母一钱五分

水煎服。若两颐肿盛者，加柴胡一钱五分，丹皮三钱。

《医学心悟》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医学大成　九　医论分册
作者=
页数=988
SS号=11155359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隋）巢元方　　撰
儒门事亲&（金）张从正　　撰
重订灵兰要览&（明）王肯堂　　撰著
肯堂医论&（明）王肯堂　　撰著
知医必辨&（清）李冠仙　　撰著
研经言&（清）莫枚士　　述
医学读书记&（清）尤在泾　　著述
读医随笔&（清）周学海　　著
市隐庐医学杂著&（清）王严士　　著
叶选医衡&（清）叶天士　　选定
医学源流论&（清）徐大椿　　著
慎疾刍言&（清）徐大椿　　著
医暇卮言&（清）程林　　辑
医学心悟&（清）程国彭　　著
附录页

知盈医学资源网 WWW.KNOWWING.COM

金沙医院 专业妇科疑难杂症治疗

廖艺 专家 咨询>>

杨碧玉 专家 咨询>>

点击咨询更多>> 医保定点医院/二级乙等医院 028 66250088 200032222

焦点图片

站内统计 | 站内公告

- 共有资源数量 541
- 今日更新资源： 0 个
- 资源总的容量： 7.512 G
- 共有书籍数量： 441 个
- 今日更新书籍： 0 个
- 共有文献数量： 100 个
- 共有视频数量： 0 个
- 当前在线人数： 0

下载更新 more

- [药膳食疗]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2012-05-22
- [美容养颜]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2012-05-22
- [饮食健康]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2012-05-22
- [饮食健康]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2012-05-22
- [男性养生]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病 2012-05-22
- [男性养生]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自诊手册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当代男性病妙方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2012-05-22
- [男性养生]妻子关爱丈夫健康枕边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性健康管理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走进男性健康生活 2012-05-22
- [男性养生]细说男性健康202个细节 2012-05-22
- [男性养生]中国男人书——我们的身体秘密和健康选择 2012-05-22
- [男性养生]男人二十四小时健康保养书 2012-05-22
- [男性养生]家用男性保健养生药酒666例 2012-05-22
- [男性养生]青年男性常见病自我按摩与养生 2012-05-22

推荐下载

- 骨桥蛋白通过MAPK信号通路上调MM
- 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HA蛋白
- IL-6、TNF-α在术后肠梗阻动物模
- 肠道病毒71型的层析纯化
- 耻垢分枝杆菌MSMEG_6402基因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1096的表达及功能
- 结核分枝杆菌Rv3717基因的克隆、
- 首次利用人iPSC产生HCV能够感染的
- 鉴定出产生培育造血干细胞微环境
- 揭示LSD1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起关
- 猪髂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模型的建
- 开发一种指导干细胞增加骨生成和
- 人源白细胞介素(h-IL2)基因克隆及
- 防腐固定心脏材料制作心血管铸型
- 兔抗Myosin X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 内质网应激与胰岛β细胞功能
- 负载人热休克蛋白抗原肽的树突状
- 人DC-STAMP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 NK细胞联合西妥昔单抗对大肠癌细
- 血红素加氧酶-1高表达对大鼠同种

中医书籍 more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7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5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4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3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2册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1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6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4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9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10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8册
-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第5册

养生书籍 more

-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版）
-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养生密码
-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方
- 细说男性病
-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 男性自诊手册
- 男性保健与疾病防治189法
- 男人不可不知的118个保健细节
- 当代男性病妙方
- 男人幸福一生的健康法则

本月下载排行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
5.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6.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7. 叶桔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9.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10.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1.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一日养生24法

中药功效 more

- 大黄蛰虫丸在络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丹红注射液治疗维吾尔族青年人急性脑梗死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COPD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70例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46例疗效观察
- 通督手法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中药药理 more

- 大蒜油拮抗酒精性肝损伤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 芦笋多糖、芦笋皂苷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 蒿红方止咳抗炎的药效研究和机理的初步探讨
- 黄芪丹参药对及其有效组分对肾纤维化JAK/STAT...
-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 生黄合剂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脂质过氧化损伤...

本周下载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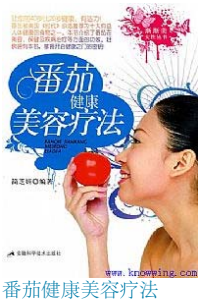
1. 谢海洲——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2. 于已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3. 周次清——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4. 张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5. 米伯让——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6. 张缙——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

› 中药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95例疗效分析...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hs-CRP的...
› 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循环动力学影响...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丹红注射液治疗老年患者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疗效...
› 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对血浆TXB_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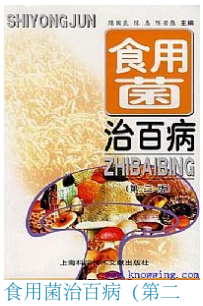
› 中药何首乌饮对衰老大鼠睾丸组织NO和iNOS含量...
› 中药吴茱萸活性成分吴茱萸次碱与牛血清蛋白作...
› 桂枝加葛根汤对组胺致大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
› 宁夏四种道地药材及其复方醇提物体外抑菌实验...
› 菩人丹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
› 大黄水提物对雄性小鼠睾丸影响的实验研究

7 俞慎初——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8 许润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9 一日养生24法
10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
11 张镜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12 邹云翔——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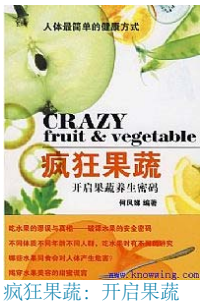
家庭食疗妙方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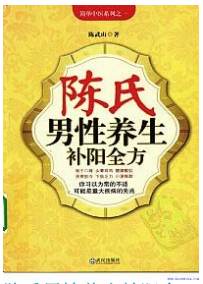
番茄健康美容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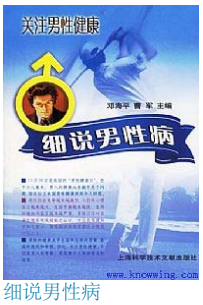
食用菌治百病（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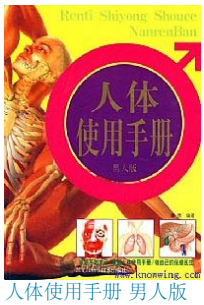
疯狂果蔬：开启果蔬



陈氏男性养生补阳全



细说男性病



人体使用手册 男人版

首页连接(首页连接日IP>15000,次页连接无流量限制,欢迎合作连接!)

华夏中医网 华夏中医论坛 华夏医学视频网 华夏中药店 绵阳药品批发网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更多链接

按字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按声母检索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数字	符号	

Copyright © 2008-2012 KnowW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页面执行时间：250.00000 毫秒

Powered by：Www.Knowwing.Com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